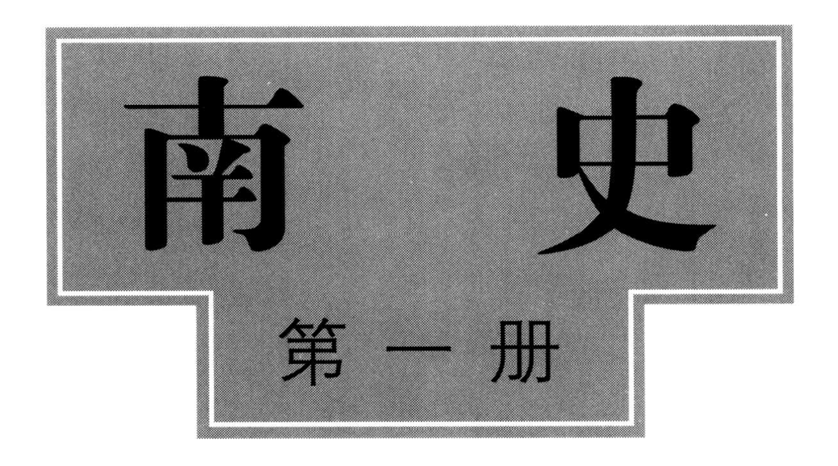


南　史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南史

第一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史/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4-9

I.南…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南朝時代-紀傳體②南史-譯文 IV.K239.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南　史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09.75　字數 2,7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4-9/K・8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南史》2 册　34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衡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畮”、“畒”、“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禪（禮）
辯（晉習習）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飈）	剛（剄）	料（析）	觴（醻）
餅（粄）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縠（縠）	櫺（櫺）	疏（踈疏）
躚（躚）	罐（甎）	騮（駵駠）	搜（拸）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髗）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櫄欜）
欸（欵）	悸（痵）	秣（秣）	蜿（蟠）
垂（舜垩）	奸（姧）	弊（獘）	腕（掔）
齪（躐）	殲（殲）	腦（膃）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鞍）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剩）	腰（骨）
斗（鬥）	絶（㡭）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閪）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穮）	禹（禼）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裹,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篡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敘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顔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衹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祇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入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簽"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簽"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税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實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謡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虚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虚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南史》全譯主編:楊忠。譯者:馬啓俊、劉玉才、王建莉、王德保、孫湘雲、秦良、梅俊道、凌左義、余光煜、余讓堯、葉樹發、周國林、杜華雲、戴訓超、閔定慶、劉友林、胡迎建、孫曉梅、沈重。

南史目録

第一册

卷一　本紀第一
宋本紀(上) …… 1
武帝劉裕 …… 1
少帝劉義符 …… 29
卷二　本紀第二
宋本紀(中) …… 33
文帝劉義隆 …… 33
孝武帝劉駿 …… 45
前廢帝劉子業 …… 55
卷三　本紀第三
宋本紀(下) …… 61
明帝劉彧 …… 61
後廢帝劉昱 …… 67
順帝劉準 …… 71
卷四　本紀第四
齊本紀(上) …… 75
高帝蕭道成 …… 75
武帝蕭賾 …… 93
卷五　本紀第五
齊本紀(下) …… 103
廢帝鬱林王蕭昭業 …… 103
廢帝海陵王蕭昭文 …… 108
明帝蕭鸞 …… 109
廢帝東昏侯蕭寶卷 …… 114
和帝蕭寶融 …… 125
卷六　本紀第六
梁本紀(上) …… 129
武帝蕭衍(上) …… 129
卷七　本紀第七
梁本紀(中) …… 159
武帝蕭衍(下) …… 159
卷八　本紀第八
梁本紀(下) …… 179
簡文帝蕭綱 …… 179
元帝蕭繹 …… 183
敬帝蕭方智 …… 194
卷九　本紀第九
陳本紀(上) …… 201
武帝陳霸先 …… 201
文帝陳蒨 …… 219
廢帝陳伯宗 …… 225
卷十　本紀第十
陳本紀(下) …… 229
宣帝陳頊 …… 229
後主陳叔寶 …… 236
卷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 247
宋孝穆趙皇后 …… 249
孝懿蕭皇后 …… 249
武敬臧皇后 …… 249
武帝張夫人 …… 250
文章胡太后 …… 250
少帝司馬皇后 …… 250
文元袁皇后 …… 250
潘淑妃 …… 251
孝武昭路太后 …… 251
明宣沈太后 …… 253
孝武文穆王皇后 …… 253
宣貴妃 …… 253
前廢帝何皇后 …… 254
明恭王皇后 …… 255
後廢帝陳太妃 …… 255

後廢帝江皇后 …… 256
順陳太妃 …… 256
順謝皇后 …… 256
齊宣孝陳皇后 …… 256
高昭劉皇后 …… 257
武穆裴皇后 …… 258
文安王皇后 …… 259
鬱林王何妃 …… 259
海陵王王妃 …… 260
明敬劉皇后 …… 261
東昏褚皇后 …… 261
和王皇后 …… 261
卷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 263
梁文獻張皇后 …… 263
武德郗皇后 …… 264
武丁貴嬪 …… 264
武阮修容 …… 266
簡文王皇后 …… 266
元帝徐妃 …… 266
敬夏太后 …… 267
敬王皇后 …… 267
陳武宣章皇后 …… 267
文沈皇后 …… 268
廢帝王皇后 …… 269
宣柳皇后 …… 269
後主沈皇后 …… 270
張貴妃 …… 271
卷十三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 275
長沙景王劉道鄰 …… 275
劉義欣 …… 276
劉韞 …… 276
劉述 …… 276
劉義融 …… 277
劉襲 …… 277
劉義宗 …… 277
劉彦節 …… 277
劉遐 …… 278
劉義賓 …… 279
劉義綦 …… 279
臨川烈武王劉道規 …… 279
劉義慶 …… 281
鮑照 …… 282
營浦侯劉遵考 …… 283
劉季連 …… 283
武帝諸子 …… 285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 …… 285
王脩 …… 285
段宏 …… 286
彭城王劉義康 …… 288
江夏文獻王劉義恭 …… 291
南郡王劉義宣 …… 296
劉恢 …… 300
劉愷 …… 300
衡陽文王劉義季 …… 300
卷十四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 303
文帝諸子 …… 303
元凶劉劭 …… 303
始興王劉濬 …… 310
南平穆王劉鑠 …… 313
陳憲 …… 313
竟陵王劉誕 …… 314
建平宣簡王劉宏 …… 318
劉景素 …… 319
廬江王劉褘 …… 321
晉熙王劉昶 …… 321
劉燮 …… 322
武昌王劉渾 …… 322
建安王劉休仁 …… 323
晉平剌王劉休祐 …… 325
海陵王劉休茂 …… 327
鄱陽哀王劉休業 …… 327
臨慶冲王劉休倩 …… 327
新野懷王劉夷父 …… 327
桂陽王劉休範 …… 328
巴陵哀王劉休若 …… 329

孝武諸子 …… 330
豫章王劉子尚 …… 331
晉安王劉子勛 …… 332
松滋侯劉子房 …… 332
臨海王劉子頊 …… 332
始平孝敬王劉子鸞 …… 333
永嘉王劉子仁 …… 333
始安王劉子真 …… 333
邵陵王劉子元 …… 333
齊敬王劉子羽 …… 333
淮南王劉子孟 …… 333
晉陵孝王劉子雲 …… 333
南海哀王劉子師 …… 334
淮陽思王劉子霄 …… 334
東平王劉子嗣 …… 334
武陵王劉贊 …… 334
孝明諸子 …… 334
邵陵殤王劉友 …… 334
隨陽王劉翽 …… 334
新興王劉嵩 …… 335
始建王劉禧 …… 335
卷十五　列傳第五
劉穆之 …… 337
劉邕 …… 342
劉彪 …… 343
劉式之 …… 343
劉瑀 …… 343
劉祥 …… 344
劉秀之 …… 345
徐羨之 …… 347
徐佩之 …… 349
徐逵之 …… 349
徐湛之 …… 350
徐孝嗣 …… 353
徐君蒨 …… 356
傅亮 …… 356
傅隆 …… 359
檀道濟 …… 360
檀韶 …… 362
檀珪 …… 363
檀祗 …… 363
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 365
朱齡石 …… 368
朱綽 …… 369
朱超石 …… 370
毛脩之 …… 371
毛惠素 …… 372
傅弘之 …… 372
朱脩之 …… 373
王玄謨 …… 375
王寬 …… 378
王瞻 …… 378
王玄象 …… 379
王玄載 …… 379
王玄邈 …… 379
房叔安 …… 380
卷十七　列傳第七
劉敬宣 …… 383
劉懷肅 …… 386
劉道存 …… 386
劉懷敬 …… 387
劉真道 …… 387
劉懷慎 …… 387
劉德願 …… 388
劉榮祖 …… 388
劉懷默 …… 389
劉道隆 …… 389
劉粹 …… 389
劉道濟 …… 390
劉損 …… 391
劉鎮之 …… 391
劉伯龍 …… 391
孫處 …… 391
蒯恩 …… 392
向靖 …… 392
向柳 …… 392
劉鍾 …… 393

虞丘進 …… 394
孟懷玉 …… 394
孟龍符 …… 394
胡藩 …… 394
劉康祖 …… 397
劉虔之 …… 397
劉簡之 …… 398
劉謙之 …… 398
劉道産 …… 398
劉延孫 …… 398
卷十八　列傳第八
趙倫之 …… 401
趙伯符 …… 401
蕭思話 …… 402
蕭惠開 …… 404
蕭惠明 …… 406
蕭昕素 …… 406
蕭惠基 …… 407
王抗 …… 407
褚思莊 …… 407
夏赤松 …… 407
蕭洽 …… 408
蕭惠休 …… 408
蕭惠朗 …… 408
蕭介 …… 409
蕭允 …… 409
蕭引 …… 411
蕭琛 …… 412
臧燾 …… 415
臧凝之 …… 418
臧嚴 …… 419
臧未甄 …… 419
臧盾 …… 419
臧厥 …… 420
臧熹 …… 420
臧質 …… 421
卷十九　列傳第九
謝晦 …… 427
謝世基 …… 431
謝瞻 …… 431
謝曙 …… 433
謝澹 …… 433
謝裕 …… 434
謝恂 …… 435
謝孺子 …… 435
謝微 …… 435
謝純 …… 436
謝述 …… 436
謝朓 …… 438
謝謨 …… 441
謝方明 …… 441
謝惠連 …… 443
謝靈運 …… 444
何長瑜 …… 445
孟顗 …… 446
謝超宗 …… 448
謝幾卿 …… 450
卷二十　列傳第十
謝弘微 …… 453
謝莊 …… 457
謝朏 …… 462
謝諼 …… 465
謝譓 …… 465
謝哲 …… 465
謝顥 …… 465
謝瀹 …… 466
謝覽 …… 467
謝舉 …… 468
謝嘏 …… 469
謝僑 …… 470
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王弘 …… 471
王錫 …… 474
王僧達 …… 475
王融 …… 478
魏準 …… 481
王微 …… 481
王遠 …… 482

王僧祐 …… 482
王籍 …… 483
王瞻 …… 484
王冲 …… 485
王瑒 …… 486
王瑜 …… 486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 489
王僧綽 …… 491
王儉 …… 493
王遜 …… 500
王騫 …… 500
王規 …… 501
王暕 …… 503
王承 …… 503
王訓 …… 504
王僧虔 …… 504
王慈 …… 511
王泰 …… 512
王志 …… 512
王筠 …… 514
王彬 …… 517
王寂 …… 517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王誕 …… 519
王偃 …… 520
王藻 …… 520
王瑩 …… 523
王實 …… 525
王亮 …… 525
王華 …… 527
王廞 …… 527
孔甯子 …… 528
王琨 …… 529
王惠 …… 531
王球 …… 532
王彧 …… 534
王僧朗 …… 534
王智 …… 534
王絢 …… 538
王繢 …… 538
王約 …… 539
王克 …… 539
王蘊 …… 539
王奐 …… 540
王份 …… 542
王琳 …… 542
王銓 …… 542
王錫 …… 542
王僉 …… 543
王通 …… 544
王勱 …… 544
王質 …… 545
王固 …… 545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 …… 547
王恢之 …… 548
王秀之 …… 549
王延之 …… 550
阮韜 …… 550
王綸之 …… 550
王昕 …… 551
王峻 …… 551
王琮 …… 551
王鎮之 …… 551
王弘之 …… 552
王曇生 …… 553
阮萬齡 …… 553
王晏 …… 553
王德元 …… 556
王詡 …… 556
王思遠 …… 556
王韶之 …… 558
王悦之 …… 559
王准之 …… 559
王進之 …… 560
王清 …… 560
王猛 …… 561

王逡之 …… 562
王珪之 …… 563
王素 …… 563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王懿 …… 565
王文和 …… 567
到彥之 …… 567
到撝 …… 569
到沆 …… 570
到溉 …… 570
到鏡 …… 573
到藎 …… 573
到洽 …… 573
到仲舉 …… 574
到郁 …… 575
垣護之 …… 575
垣崇祖 …… 576
夏侯恭叔 …… 578
垣榮祖 …… 578
垣歷生 …… 580
垣閎 …… 580
垣憘伯 …… 581
垣曇深 …… 581
丘景賓 …… 582
張興世 …… 582
張欣泰 …… 583
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袁湛 …… 587
袁豹 …… 588
袁淑 …… 588
袁顗 …… 590
袁粲 …… 592
袁最 …… 597
莫嗣祖 …… 597
袁彖 …… 598
袁廓之 …… 599
袁昂 …… 600
馬仙琕 …… 606
袁君正 …… 608
袁樞 …… 609
袁憲 …… 610
袁敬 …… 613
袁泌 …… 614
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七
孔靖 …… 617
孔靈符 …… 618
孔淵之 …… 618
孔琇之 …… 619
孔奐 …… 619
孔琳之 …… 622
孔覬 …… 626
孔道存 …… 629
殷景仁 …… 629
殷淳 …… 631
殷孚 …… 631
殷臻 …… 631
殷沖 …… 632
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 633
褚秀之 …… 633
褚淡之 …… 633
褚球 …… 635
褚湛之 …… 635
褚彥回 …… 635
褚賁 …… 641
褚蓁 …… 641
褚向 …… 641
褚翔 …… 642
褚澄 …… 642
褚炤 …… 643
褚炫 …… 643
褚澐 …… 644
褚玠 …… 644
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 …… 647
蔡興宗 …… 648
蔡約 …… 657
蔡撙 …… 658

蔡凝 …… 660
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 663
何偃 …… 667
何戢 …… 668
何求 …… 668
何點 …… 669
何胤 …… 671
何炯 …… 675
何昌寓 …… 676
何敬容 …… 677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 683
張鏡 …… 684
張永 …… 684
張岱 …… 686
張緒 …… 688
張完 …… 690
張充 …… 690
張瓌 …… 692
張率 …… 694
張盾 …… 696
張稷 …… 696
張嵊 …… 698
張種 …… 699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 701
張敷 …… 703
張柬 …… 705
張冲 …… 705
張暢 …… 706
張悦 …… 710
張淹 …… 710
張融 …… 710
張寶積 …… 715
徐文伯 …… 715
徐嗣伯 …… 717
薛伯宗 …… 718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 721
范曄 …… 724
孔熙先 …… 725
荀伯子 …… 732
荀昶 …… 733
荀萬秋 …… 734
徐廣 …… 734
郗紹 …… 735
徐豁 …… 736
鄭鮮之 …… 736
裴松之 …… 739
裴駰 …… 740
裴昭明 …… 740
裴子野 …… 741
何承天 …… 744
何遜 …… 746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顔延之 …… 749
顔竣 …… 753
顔測 …… 757
顔臭 …… 757
顔師伯 …… 757
沈懷文 …… 759
沈沖 …… 762
沈淡 …… 763
沈深 …… 763
沈曇慶 …… 763
周朗 …… 763
周顒 …… 764
周捨 …… 766
周弘正 …… 767
周弘讓 …… 770
周弘直 …… 771
周確 …… 771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 773
庾悦 …… 776
庾登之 …… 777
庾仲遠 …… 778

庾仲文 …… 778
庾弘遠 …… 783
庾仲容 …… 783
顧琛 …… 784
顧覬之 …… 786
顧愿 …… 788
顧憲之 …… 788
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 795
羊玄保 …… 796
羊戎 …… 797
羊希 …… 798
羊崇 …… 799
沈演之 …… 799
沈勃 …… 800
沈顗 …… 801
沈憲 …… 801
丘仲起 …… 802
沈浚 …… 802
江夷 …… 803
江湛 …… 803
江斅 …… 804
江蒨 …… 806
江曇 …… 807
江禄 …… 807
江紑 …… 808
江總 …… 808
江智深 …… 809
江秉之 …… 811
江邃 …… 811
江謐 …… 811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 815
沈昭略 …… 822
沈昭光 …… 822
沈曇亮 …… 822
沈文季 …… 823
沈文秀 …… 825
沈攸之 …… 825
宗儼之 …… 830
臧寅 …… 830
邊榮 …… 830
程邕之 …… 831
沈僧昭 …… 831
宗慤 …… 832
宗夬 …… 834
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 …… 837
柳元怙 …… 842
柳光世 …… 842
柳世隆 …… 842
柳惔 …… 845
柳惲 …… 846
柳偃 …… 848
柳盼 …… 848
柳憕 …… 848
柳忱 …… 849
柳慶遠 …… 850
柳津 …… 851
柳仲禮 …… 851
柳敬禮 …… 853

第二册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 855
殷琰 …… 856
劉勔 …… 856
劉悛 …… 858
劉孺 …… 862
劉覽 …… 863
劉遵 …… 863
劉苞 …… 864
劉繪 …… 865
劉孝綽 …… 866
劉諒 …… 868

劉潛 …… 868
劉孝勝 …… 869
劉孝威 …… 869
劉孝先 …… 869
劉瑱 …… 870
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魯爽 …… 871
魯秀 …… 871
薛安都 …… 873
傅靈越 …… 874
薛深 …… 875
鄧琬 …… 875
劉胡 …… 879
宗越 …… 879
譚金 …… 881
童太一 …… 881
吴喜 …… 881
黄回 …… 883
王宜興 …… 884
高道慶 …… 884
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 887
衡陽元王蕭道度 …… 887
蕭鈞 …… 887
蕭子珉 …… 888
始安貞王蕭道生 …… 889
蕭鳳 …… 889
始安王蕭遥光 …… 889
曲江公蕭遥欣 …… 891
蕭幾 …… 892
安陸昭王蕭緬 …… 893
蕭寶晊 …… 893
新吴侯蕭景先 …… 893
蕭毅 …… 894
南豐伯蕭赤斧 …… 895
蕭穎胄 …… 895
蕭穎達 …… 898
蕭穎孚 …… 898
蕭斆 …… 899
衡陽公蕭諶 …… 899
蕭誕 …… 900
蕭誄 …… 901
蕭季敞 …… 901
臨汝侯蕭坦之 …… 901
蕭翼宗 …… 904
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 905
豫章文獻王蕭嶷 …… 905
蕭子廉 …… 909
蕭子廉 …… 913
蕭子恪 …… 914
蕭子操 …… 916
蕭子範 …… 916
蕭乾 …… 917
蕭子顯 …… 918
蕭愷 …… 920
蕭子雲 …… 920
蕭特 …… 922
蕭子暉 …… 922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 923
臨川獻王蕭映 …… 923
長沙威王蕭晃 …… 923
武陵昭王蕭曄 …… 924
安成恭王蕭暠 …… 927
鄱陽王蕭鏘 …… 927
桂陽王蕭鑠 …… 928
始興簡王蕭鑑 …… 929
江夏王蕭鋒 …… 931
南平王蕭鋭 …… 933
宜都王蕭鏗 …… 933
晋熙王蕭銶 …… 934
河東王蕭鉉 …… 934
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 937
文惠太子蕭長懋 …… 937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 941
蕭昭胄 …… 945

蕭賁 …… 946
廬陵王蕭子卿 …… 946
魚復侯蕭子響 …… 947
安陸王蕭子敬 …… 949
晉安王蕭子懋 …… 950
董僧慧 …… 951
陸超之 …… 952
隨郡王蕭子隆 …… 952
建安王蕭子真 …… 953
西陽王蕭子明 …… 953
南海王蕭子罕 …… 953
巴陵王蕭子倫 …… 953
邵陵王蕭子貞 …… 955
臨賀王蕭子岳 …… 955
西陽王蕭子文 …… 955
衡陽王蕭子峻 …… 955
南康王蕭子琳 …… 955
湘東王蕭子建 …… 956
南郡王蕭子夏 …… 956
文惠諸子 …… 956
巴陵王蕭昭秀 …… 956
桂陽王蕭昭粲 …… 956
明帝諸子 …… 957
巴陵隱王蕭寶義 …… 957
江夏王蕭寶玄 …… 957
廬陵王蕭寶源 …… 958
鄱陽王蕭寶寅 …… 958
邵陵王蕭寶攸 …… 958
晉熙王蕭寶嵩 …… 959
桂陽王蕭寶貞 …… 959
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 961
陳顯達 …… 967
張敬兒 …… 970
崔慧景 …… 974
崔恭祖 …… 975
崔覺 …… 975
崔偃 …… 977
婁逞 …… 977
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 …… 979
李元履 …… 980
戴僧静 …… 981
桓康 …… 982
焦度 …… 982
曹武 …… 984
曹世宗 …… 985
吕安國 …… 985
周山圖 …… 985
周盤龍 …… 987
周奉叔 …… 987
王廣之 …… 989
王珍國 …… 990
張齊 …… 991
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 993
崔祖思 …… 995
崔景真 …… 997
崔元祖 …… 997
崔文仲 …… 998
蘇侃 …… 998
虞悰 …… 999
胡諧之 …… 1000
范柏年 …… 1001
虞玩之 …… 1002
劉休 …… 1003
江祏 …… 1004
江祀 …… 1007
劉暄 …… 1007
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 1009
陸慧曉 …… 1011
陸子真 …… 1011
陸倕 …… 1013
陸倕 …… 1014
陸繕 …… 1014
陸閑 …… 1015
陸絳 …… 1015

陸厥…… 1015
王斌…… 1018
虞炎…… 1018
陸襄…… 1019
陸雲公…… 1020
陸瓊…… 1021
陸從典…… 1022
陸琰…… 1022
陸瑜…… 1023
陸玠…… 1023
陸琛…… 1023
陸杲…… 1023
陸徽…… 1023
陸煦…… 1024
陸罩…… 1025
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 1027
庾蓽…… 1028
庾喬…… 1029
庾蕢…… 1029
王諶…… 1029
王摛…… 1030
何憲…… 1031
孔逷…… 1031
孔珪…… 1031
孔靈產…… 1031
劉懷珍…… 1033
劉靈哲…… 1034
劉峻…… 1035
劉孝慶…… 1035
劉沼…… 1037
劉懷慰…… 1037
劉霽…… 1038
劉杳…… 1038
劉歊…… 1040
王敬胤…… 1042
劉訏…… 1042
劉善明…… 1044
劉僧副…… 1047
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劉瓛…… 1049
蔡仲熊…… 1052
劉璡…… 1052
江重欣…… 1052
劉顯…… 1053
劉瑴…… 1054
明僧紹…… 1054
明僧胤…… 1055
明慧照…… 1056
明僧暠…… 1056
明山賓…… 1056
明少遐…… 1057
庾易…… 1057
庾黔婁…… 1058
庾於陵…… 1059
庾肩吾…… 1059
劉虯…… 1061
劉之遴…… 1062
劉三達…… 1065
劉之亨…… 1065
劉廣德…… 1066
劉之遲…… 1066
劉仲威…… 1066
劉坦…… 1066
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1069
吴平侯蕭景…… 1069
蕭勱…… 1071
蕭勸…… 1072
蕭勔…… 1073
蕭勃…… 1073
蕭昌…… 1073
蕭昂…… 1073
蕭昱…… 1074
長沙宣武王蕭懿…… 1074
蕭業…… 1076
蕭孝儼…… 1076
蕭藻…… 1077

蕭猷…… 1078
蕭韶…… 1078
蕭駿…… 1079
蕭朗…… 1079
蕭明…… 1079
永陽昭王蕭敷…… 1081
衡陽宣王蕭暢…… 1082
桂陽簡王蕭融…… 1082
蕭象…… 1082
蕭慥…… 1082
臨川靖惠王蕭宏…… 1083
蕭正仁…… 1087
蕭正義…… 1087
蕭正德…… 1087
蕭見理…… 1091
蕭正則…… 1091
蕭正立…… 1091
蕭賁…… 1091
蕭正表…… 1092
蕭正信…… 1092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1093
安成康王蕭秀…… 1093
蕭機…… 1096
蕭推…… 1096
南平元襄王蕭偉…… 1096
蕭恪…… 1098
蕭恭…… 1098
蕭静…… 1100
蕭祇…… 1100
鄱陽忠烈王蕭恢…… 1100
蕭範…… 1101
蕭嗣…… 1103
蕭諮…… 1103
蕭脩…… 1104
蕭泰…… 1106
始興忠武王蕭憺…… 1106
蕭暎…… 1108
蕭曄…… 1109
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1111
昭明太子蕭統…… 1111
蕭歡…… 1116
蕭棟…… 1117
蕭譽…… 1117
豫章王蕭綜…… 1118
南康簡王蕭績…… 1121
蕭會理…… 1122
褚冕…… 1123
蕭通理…… 1123
蕭乂理…… 1123
廬陵威王蕭續…… 1124
邵陵攜王蕭綸…… 1125
蕭堅…… 1129
蕭確…… 1129
武陵王蕭紀…… 1130
蕭圓照…… 1134
蕭圓正…… 1134
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1137
哀太子蕭大器…… 1137
尋陽王蕭大心…… 1138
臨川王蕭大款…… 1139
南海王蕭大臨…… 1139
南郡王蕭大連…… 1140
安陸王蕭大春…… 1140
桂陽王蕭大成…… 1141
汝南王蕭大封…… 1141
瀏陽公蕭大雅…… 1141
新興王蕭大莊…… 1141
西陽王蕭大鈞…… 1141
武寧王蕭大威…… 1142
皇子蕭大訓…… 1142
建平王蕭大球…… 1142
義安王蕭大昕…… 1142
綏建王蕭大摯…… 1142
樂良王蕭大圜…… 1142
元帝諸子…… 1143

武烈世子蕭方等…… 1143
蕭莊…… 1144
貞惠世子蕭方諸…… 1144
愍懷太子蕭方矩…… 1145
始安王蕭方略…… 1145
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 1147
王貞秀…… 1149
曹景宗…… 1149
曹義宗…… 1153
席闡文…… 1153
夏侯詳…… 1153
夏侯亶…… 1154
夏侯夔…… 1156
夏侯譒…… 1156
魚弘…… 1157
吉士瞻…… 1157
蔡道恭…… 1158
楊公則…… 1159
鄧元起…… 1161
羅研…… 1163
李膺…… 1163
張惠紹…… 1164
張澄…… 1164
馮道根…… 1165
康絢…… 1167
昌義之…… 1169
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1171
張緬…… 1173
張纘…… 1174
張綰…… 1178
庾域…… 1179
庾子輿…… 1180
鄭紹叔…… 1181
吕僧珍…… 1183
樂藹…… 1186
樂法才…… 1187
樂法藏…… 1187
樂子雲…… 1187
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1189
沈嶪…… 1190
沈穆夫…… 1191
沈田子…… 1191
沈林子…… 1192
沈璞…… 1195
沈旋…… 1200
沈衆…… 1200
范雲…… 1201
孫伯翳…… 1206
范縝…… 1206
范胥…… 1207
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1209
韋纂…… 1214
韋闡…… 1214
韋放…… 1214
韋粲…… 1215
韋正…… 1217
韋載…… 1217
韋鼎…… 1218
韋稜…… 1220
韋黯…… 1220
裴邃…… 1220
裴之禮…… 1222
裴之高…… 1222
裴之平…… 1223
裴忌…… 1223
裴之横…… 1224
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1227
任昉…… 1231
任遥…… 1231
任遐…… 1231
王僧孺…… 1239
虞羲(等)…… 1243
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

范岫…… 1245
傅昭…… 1246
傅映…… 1248
孔休源…… 1248
江革…… 1250
江德藻…… 1254
江從簡…… 1254
徐勉…… 1254
徐悱…… 1263
許懋…… 1263
許亨…… 1264
殷鈞…… 1265
殷叡…… 1265
殷芸…… 1266
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1267
陳武牙…… 1268
褚緭…… 1271
陳慶之…… 1271
俞藥…… 1275
陳昕…… 1275
陳暄…… 1275
蘭欽…… 1277
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 1279
賀革…… 1280
賀琛…… 1280
司馬褧…… 1285
朱异…… 1286
朱謙之…… 1286
朱選之…… 1286
顧協…… 1290
徐摛…… 1292
徐陵…… 1293
徐儉…… 1296
徐份…… 1297
徐儀…… 1297
徐孝克…… 1297
鮑泉…… 1299
鮑幾…… 1299
鮑行卿…… 1301
鮑客卿…… 1301
鮑正…… 1301
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1303
楊華…… 1303
王僧辯…… 1304
王頒…… 1309
王僧愔…… 1310
徐嗣徽…… 1310
羊侃…… 1311
羊鵾…… 1315
羊鴉仁…… 1315
羊亮…… 1316
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1319
江子四…… 1319
江子五…… 1320
胡僧祐…… 1320
徐文盛…… 1321
陰子春…… 1322
陰鏗…… 1323
杜崱…… 1323
杜懷寶…… 1323
杜嶷…… 1323
杜岸…… 1324
杜幼安…… 1325
杜龕…… 1325
王琳…… 1326
張彪…… 1331
楊氏…… 1332
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 1335
永脩侯陳擬…… 1335
遂興侯陳詳…… 1335
宜黄侯陳慧紀…… 1336
衡陽獻王陳昌…… 1337
陳伯信…… 1337

南康愍王陳曇朗…………………… 1337
陳方泰………………………… 1338
陳方慶………………………… 1339
鄭萬頃………………………… 1339
文帝諸子 ……………………… 1340
始興王陳伯茂…………………… 1340
鄱陽王陳伯山…………………… 1341
陳君範………………………… 1342
新安王陳伯固…………………… 1342
晉安王陳伯恭…………………… 1343
廬陵王陳伯仁…………………… 1343
江夏王陳伯義…………………… 1343
武陵王陳伯禮…………………… 1343
永陽王陳伯智…………………… 1343
桂陽王陳伯謀…………………… 1344
宣帝諸子 ……………………… 1344
始興王陳叔陵…………………… 1344
豫章王陳叔英…………………… 1347
長沙王陳叔堅…………………… 1347
建安王陳叔卿…………………… 1348
宜都王陳叔明…………………… 1348
河東王陳叔獻…………………… 1348
新蔡王陳叔齊…………………… 1348
晉熙王陳叔文…………………… 1349
淮南王陳叔彪…………………… 1349
始興王陳叔重…………………… 1349
尋陽王陳叔儼…………………… 1349
岳陽王陳叔慎…………………… 1349
義陽王陳叔達…………………… 1350
巴山王陳叔雄…………………… 1350
武昌王陳叔虞…………………… 1350
湘東王陳叔平…………………… 1350
臨賀王陳叔敖…………………… 1350
陽山王陳叔宣…………………… 1351
西陽王陳叔穆…………………… 1351
南安王陳叔儉…………………… 1351
南郡王陳叔澄…………………… 1351
沅陵王陳叔興…………………… 1351
岳山王陳叔韶…………………… 1351
新興王陳叔純…………………… 1351
巴東王陳叔謨…………………… 1351
臨海王陳叔顯…………………… 1351
新會王陳叔坦…………………… 1351
新寧王陳叔隆…………………… 1352
新昌王陳叔榮…………………… 1352
太原王陳叔匡…………………… 1352
後主諸子 ……………………… 1352
太子陳深………………………… 1352
吴興王陳胤……………………… 1353
南平王陳嶷……………………… 1353
永嘉王陳彦……………………… 1353
南海王陳虔……………………… 1353
信義王陳祗……………………… 1353
邵陵王陳兢……………………… 1353
會稽王陳莊……………………… 1353
東陽王陳恮……………………… 1354
吴郡王陳藩……………………… 1354
錢唐王陳恬……………………… 1354
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杜僧明………………………… 1355
周文育………………………… 1356
周寶安………………………… 1360
侯瑱………………………… 1361
侯安都………………………… 1363
歐陽頠………………………… 1368
歐陽紇………………………… 1370
黄法氍………………………… 1370
淳于量………………………… 1371
章昭達………………………… 1372
章大寶………………………… 1374
吴明徹………………………… 1374
裴子烈………………………… 1376
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胡穎………………………… 1379
徐度………………………… 1379
徐敬成………………………… 1380
杜稜………………………… 1381
周鐵虎………………………… 1382

程靈洗…… 1382
程文季…… 1383
沈恪…… 1384
陸子隆…… 1385
陸子武…… 1386
陸子才…… 1386
錢道戢…… 1386
駱文牙…… 1387
孫瑒…… 1387
徐世譜…… 1389
周敷…… 1389
荀朗…… 1390
荀法尚…… 1391
周炅…… 1391
魯悉達…… 1392
魯廣達…… 1393
楊孝辯…… 1394
蕭摩訶…… 1395
蕭世廉…… 1398
陳智深…… 1398
陳禹…… 1398
任忠…… 1398
樊毅…… 1400
樊猛…… 1401
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趙知禮…… 1403
蔡景歷…… 1403
江大權…… 1405
蔡徵…… 1405
宗元饒…… 1407
韓子高…… 1407
華皎…… 1408
劉師知…… 1409
謝岐…… 1411
毛喜…… 1411
沈君理…… 1414
沈君高…… 1414
沈君公…… 1414
陸山才…… 1415
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1417
虞荔…… 1419
虞寄…… 1420
傅縡…… 1426
章華…… 1428
顧野王…… 1428
蕭濟…… 1429
姚察…… 1429
姚僧垣…… 1429
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吏…… 1433
吉翰…… 1436
杜驥…… 1436
杜坦…… 1436
姚聳夫…… 1437
杜琬…… 1438
杜幼文…… 1438
申恬…… 1438
申坦…… 1439
申令孫…… 1439
申闡…… 1439
杜慧度…… 1440
杜瑗…… 1440
杜弘文…… 1440
阮長之…… 1441
王歆之…… 1442
甄法崇…… 1442
甄彬…… 1442
傅琰…… 1443
王沈…… 1444
丘寂之…… 1444
沈巑之…… 1444
周洽…… 1445
傅翽…… 1445
劉玄明…… 1445
傅岐…… 1445
虞愿…… 1447
王洪範…… 1449

李珪之…… 1449
沈瑀…… 1449
范述曾…… 1451
丘師施…… 1452
孫謙…… 1452
孫廉…… 1454
何遠…… 1455
郭祖深…… 1457
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1463
伏曼容…… 1464
伏暅…… 1465
伏挺…… 1466
伏知命…… 1467
何佟之…… 1467
劉澄…… 1468
嚴植之…… 1468
司馬筠…… 1469
卞華…… 1472
崔靈恩…… 1472
虞僧誕…… 1472
孔僉…… 1473
盧廣…… 1473
沈峻…… 1473
太史叔明…… 1474
沈文阿…… 1474
孔子袪…… 1476
皇侃…… 1477
沈洙…… 1477
戚衮…… 1480
鄭灼…… 1481
張崖…… 1481
陸詡…… 1481
沈德威…… 1481
賀德基…… 1482
全緩…… 1482
張譏…… 1482
顧越…… 1484
龔孟舒…… 1486
沈不害…… 1486
王元規…… 1486
陸慶…… 1488
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學…… 1489
丘靈鞠…… 1490
丘遲…… 1491
丘仲孚…… 1491
檀超…… 1492
熊襄…… 1493
吳邁遠…… 1493
檀道鸞…… 1493
卞彬…… 1493
諸葛勗…… 1495
袁嘏…… 1495
高爽…… 1495
孫抱…… 1495
丘巨源…… 1496
孔廣…… 1496
孔逭…… 1496
虞通之…… 1497
虞龢…… 1497
司馬憲…… 1497
袁仲明…… 1497
孫詵…… 1497
王智深…… 1497
崔慰祖…… 1498
祖冲之…… 1499
祖暅之…… 1500
祖皓…… 1500
來嶷…… 1501
賈希鏡…… 1501
袁峻…… 1502
劉昭…… 1502
劉縚…… 1503
劉緩…… 1503
鍾嶸…… 1503
鍾岏…… 1504
鍾嶼…… 1504

周興嗣…………………………… 1504
吳均…………………………… 1505
江洪…………………………… 1506
劉勰…………………………… 1506
何思澄…………………………… 1507
何子朗…………………………… 1508
王子雲…………………………… 1508
費昶…………………………… 1508
任孝恭…………………………… 1508
顏協…………………………… 1509
顏晃遠…………………………… 1509
范懷約…………………………… 1509
謝善勛…………………………… 1509
韋仲…………………………… 1509
紀少瑜…………………………… 1510
杜之偉…………………………… 1510
顏晃…………………………… 1511
岑之敬…………………………… 1511
何之元…………………………… 1512
徐伯陽…………………………… 1513
張正見…………………………… 1514
阮卓…………………………… 1514
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1517
龔穎…………………………… 1518
劉瑜…………………………… 1518
董陽…………………………… 1519
賈恩…………………………… 1519
郭世通…………………………… 1519
郭原平…………………………… 1519
嚴世期…………………………… 1522
吳逵…………………………… 1522
潘綜…………………………… 1523
陳遺…………………………… 1524
秦綿…………………………… 1524
張進之…………………………… 1524
俞僉…………………………… 1524
張楚…………………………… 1525
丘傑…………………………… 1525
師覺授…………………………… 1525
王彭…………………………… 1525
蔣恭…………………………… 1526
徐耕…………………………… 1526
嚴成…………………………… 1526
王道蓋…………………………… 1526
孫法宗…………………………… 1527
范叔孫…………………………… 1527
吳國夫…………………………… 1528
卜天與…………………………… 1528
卜天生…………………………… 1528
許昭先…………………………… 1529
余齊民…………………………… 1529
孫棘…………………………… 1530
許氏…………………………… 1530
徐元妻許氏…………………………… 1530
錢延慶…………………………… 1530
何子平…………………………… 1531
崔懷順…………………………… 1532
王虛之…………………………… 1533
顧昌衍…………………………… 1533
江柔之…………………………… 1533
江軻…………………………… 1533
吳慶之…………………………… 1533
蕭叡明…………………………… 1533
鮮于文宗…………………………… 1534
鮮于文英…………………………… 1534
蕭矯妻羊淑禕…………………………… 1534
羊佩任…………………………… 1534
吳康之妻趙氏…………………………… 1535
蔣儁之妻黄氏…………………………… 1535
吳翼之母丁氏…………………………… 1535
會稽陳氏三女…………………………… 1535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1536
諸暨東洿里屠氏女…………………………… 1536
吳興乘公濟妻姚氏…………………………… 1536
吳郡范法恂妻褚氏…………………………… 1536
公孫僧遠…………………………… 1537
吳欣之…………………………… 1537

韓係伯…… 1537
聞人夐…… 1537
丘冠先…… 1538
孫淡…… 1538
華寶…… 1538
薛天生…… 1539
劉懷胤…… 1539
解叔謙…… 1539
宗元卿…… 1539
庾震…… 1539
朱文濟…… 1540
匡昕…… 1540
魯康祚…… 1540
謝昌寓…… 1540
韓靈敏…… 1540
劉渢…… 1540
劉溓…… 1540
柳叔夜…… 1542
封延伯…… 1542
陳玄子(等)…… 1542
吴達之…… 1542
蔡曇智…… 1543
何伯璵…… 1543
何幼璵…… 1543
王文殊…… 1543
樂頤之…… 1543
樂預…… 1544
沈昇之…… 1544
江泌…… 1545
庾道愍…… 1545
庾沙彌…… 1546
庾持…… 1547
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1549
滕曇恭…… 1549
徐普濟…… 1550
張悌…… 1550
陶季直…… 1550
沈崇傃…… 1551
荀匠…… 1552
吉翂…… 1553
甄恬…… 1555
趙拔扈…… 1555
韓懷明…… 1555
褚脩…… 1556
張景仁…… 1556
宛陵女子…… 1557
衛敬瑜妻王氏…… 1557
劉景昕…… 1557
陶子鏘…… 1557
成景儁…… 1558
李慶緒…… 1558
謝藺…… 1559
謝貞…… 1559
殷不害…… 1561
殷不佞…… 1562
司馬暠…… 1563
司馬延義…… 1564
張昭…… 1564
張乾…… 1564
王知玄…… 1564
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1567
陶潛…… 1568
宗少文…… 1572
宗測…… 1573
宗彧之…… 1575
沈道虔…… 1575
孔淳之…… 1576
周續之…… 1577
戴顒…… 1578
翟法賜…… 1579
雷次宗…… 1579
郭希林…… 1580
劉凝之…… 1580
龔祈…… 1581
朱百年…… 1581
孔氏…… 1581

姚吟…………1582
闞康之…………1582
辛普明…………1583
樓惠明…………1583
漁父…………1583
孫緬…………1583
褚伯玉…………1584
顧歡…………1585
孟景翼…………1591
盧度…………1593
杜京產…………1593
孔道徽…………1593
杜栖…………1594
剡縣小兒…………1595
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1597
臧榮緒…………1597
吴苞…………1598
趙僧巖…………1598
蔡薈…………1598
孔嗣之…………1598
徐伯珍…………1598
婁幼瑜…………1599
沈麟士…………1599
阮孝緒…………1602
鄧郁…………1605
陶弘景…………1606
釋寶誌…………1610
諸葛璩…………1611
劉慧斐…………1611
劉慧鏡…………1612
劉曇净…………1612
范元琰…………1612
庾詵…………1613
庾曼倩…………1614
張孝秀…………1614
庾承先…………1615
馬樞…………1616
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1619
戴法興…………1620
戴明寶…………1622
董元嗣…………1622
奚顯度…………1623
徐爰…………1623
徐希秀…………1625
阮佃夫…………1625
朱幼…………1626
于天寶…………1628
壽寂之…………1628
姜產之…………1629
王道隆…………1629
楊運長…………1629
紀僧真…………1629
楊法持…………1632
劉係宗…………1632
茹法亮…………1633
吕文度…………1633
綦母珍之…………1634
杜文謙…………1635
徐龍駒…………1635
曹道剛…………1636
吕文顯…………1637
茹法珍…………1638
梅蟲兒…………1638
徐世檦…………1638
周石珍…………1640
陸驗…………1641
徐驎…………1641
司馬申…………1642
施文慶…………1643
沈客卿…………1645
孔範…………1646
王瑳…………1647
王儀…………1647
沈瓘…………1647
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1651

海南諸國 …… 1651
林邑國 …… 1651
扶南國 …… 1655
西南夷 …… 1661
訶羅陁國 …… 1661
呵羅單國 …… 1661
婆皇國 …… 1661
婆達國 …… 1661
闍婆達國 …… 1662
槃槃國 …… 1662
丹丹國 …… 1662
干陁利國 …… 1662
狼牙脩國 …… 1663
婆利國 …… 1663
中天竺國 …… 1664
天竺迦毗黎國 …… 1665
師子國 …… 1667
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 1669
東夷 …… 1669
高句麗 …… 1669
百濟 …… 1671
新羅 …… 1672
倭國 …… 1673
文身 …… 1674
大漢 …… 1675
扶桑 …… 1675
西戎 …… 1676
河南 …… 1676
宕昌 …… 1677
鄧至 …… 1677
武興 …… 1678
諸蠻 …… 1679
荆雍州蠻 …… 1679
豫州蠻 …… 1680
西域諸國 …… 1681
高昌 …… 1681
滑國 …… 1682
呵跋檀 …… 1682
周古柯 …… 1682
胡密丹 …… 1682
白題 …… 1683
龜兹 …… 1683
于闐 …… 1683
渴盤陁 …… 1683
末國 …… 1683
波斯 …… 1683
北狄 …… 1684
蠕蠕 …… 1684
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賊臣 …… 1687
侯景 …… 1687
王偉 …… 1711
熊曇朗 …… 1712
周迪 …… 1713
留異 …… 1715
陳寶應 …… 1716

南史卷一

本紀第一

宋本紀(上)

武帝劉裕

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

宋高祖武皇帝名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是漢楚元王劉交的二十一代孫。彭城是楚的都城，所以楚元王的後代居住在那裏。晉朝東遷之後，劉家也移居到晉陵丹徒的京口里。祖父劉靖，爲晉東安太守。父親劉翹，字顯宗，曾任郡功曹。劉裕生於晉哀帝興寧元年也就是癸亥年三月壬寅日之夜，當時神異的光照得滿屋通明，當夜甘露降於墓樹。長大後，姿容雄偉，才能出衆，很有度量。身高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做事不拘小節，侍奉繼母以孝順聞名。

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睹焉。及貴，龍形更大。

帝曾經游覽京口竹林寺，獨自睡在講堂前，身上有五色的龍的花紋，衆位僧人看見這種景象，都很吃驚并把這事告訴帝，帝暗自高興說："上人不要胡說。"父親的墓在丹徒的候山，那塊地方正是秦史中所說的在曲阿、丹徒之間有天子氣的地方。當時有個叫孔恭的人，很善於占墓，帝曾經和他一起經過帝父親的墓，帝欺騙他說："這座墓怎麽樣?"孔恭回答說："這是一塊不同平常的地方。"帝因此更加自負。帝行止時能見到兩條小龍附着在他的兩側，在山間沼澤砍柴捕魚時，同伴有的也能看見。等到帝地位顯貴後，龍的形狀就更大。

帝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

帝一向貧窮，當時的人没有誰能够和他交好，衹有琅邪王謐深深地敬仰他。帝曾經欠刁逵社錢三萬，很長時間没有還，結果被刁逵抓住，王謐偷偷地用自己的錢代爲償還，因此帝纔

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黄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創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并驗。

得以釋放。後來帝在新洲砍伐荻，看見有大蛇長達數丈，就射擊它，蛇受了傷。第二天帝又到了新洲，聽到洲裏有杵臼撞擊的聲音，帝於是前去觀察，看見數位童子都穿着青色衣服，在叢生的荆棘中擣藥。帝詢問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他們回答説："我們的王被劉寄奴射傷，我們配製藥散來給他敷塗。"帝説："你們的王神爲什麽不殺掉劉寄奴呢?"他們回答説："劉寄奴是王不會死，不能殺他。"帝大聲呵斥他們，他們都散去，帝就收起藥物返回。帝又曾經經過并客居下邳的旅社，碰見一個沙門對帝説："江南將要大亂，使它安定的人，大概就在您了吧?"帝早先手臂創傷，過了好幾年也不痊愈，沙門有一種黄藥，就留給了帝，不一會兒沙門忽然消失。帝用黄藥敷塗創口，他的創口經過一次敷塗就痊愈了。帝把其餘的黄藥和他所得到的童子們的藥散當作寶貝，每當遇到刀槍之傷，帝用這些藥散一塗都能見效。

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晋隆安三年十一月，袄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帝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帝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并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帝當初做冠軍孫無終的司馬。晋隆安三年十一月，袄賊孫恩在會稽作亂，朝廷派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去討伐。劉牢之邀請帝參與官府軍事，命令帝和數十人一起偵察賊人，遇上幾千賊兵，帝便與賊兵接戰，帝所帶領的人大多戰死，而帝揮動長刀，殺死殺傷的敵人很多。劉牢之的兒子敬宣懷疑帝被賊圍困，就率領輕騎尋找他；不久衆多的騎兵一起到達，於是平定山陰，孫恩逃遁海上。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征，使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帝獨無所犯。

四年五月，孫恩又攻入會稽，殺死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又一次東征，派遣帝戍守句章。句章城小而且人也很少，但是帝每次出戰都能攻陷敵陣，賊兵於是退回浹口。當時東征的各位將領，他們的士卒都殘暴掠奪，老百姓都被他們害苦了，惟有帝一無所犯。

五年春，恩頻攻句章，帝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帝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少，帝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帝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五年的春天，孫恩頻繁地向句章進攻，帝屢次擊敗他，孫恩又逃入海中。三月，孫恩向北出擊海鹽，帝在海鹽故址築城墻，賊兵每天來攻城，城内兵卒很少，帝就挑選敢死的士兵出擊使賊兵敗逃。當時雖然連續取勝，帝仍然對衆寡懸殊深感憂慮，於是有一天夜裏放倒旗子向賊兵顯

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滬瀆，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爲前驅，帝以吴人不習戰，命之在後，不從。是夜帝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没。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晋帝以帝爲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恩自是飢饉，奔臨海。

示勢弱，觀察到賊兵懈怠時，就奮力出擊，大敗賊兵。孫恩知道城不能攻下，就前進奔向滬瀆，帝棄城追逐他們。海鹽令鮑陋派遣兒子嗣之率領一千名吴兵作爲前驅，而帝認爲吴人不熟悉戰法，命令他們在後面，嗣之不聽從。這天夜裏帝設了很多奇兵，再加上設置了旗鼓，第二天作戰，伏兵出動，賊兵退却，嗣之追趕逃跑的賊兵結果陷没。帝一邊後退一邊戰鬥，部下死傷將盡，於是又到了先前設伏的地方停下來，帝命令身邊的人解開取走死人的衣服來向賊兵顯示閑暇。賊兵懷疑還有埋伏，於是退去。六月，孫恩乘船渡海到了丹徒，帝日夜兼行與賊兵一起趕到，奔馳襲擊大敗賊兵。孫恩到達建鄴，知道朝廷有所準備，於是奔向鬱洲。八月，晋帝任命帝爲下邳太守。帝又追擊孫恩到了鬱洲和海鹽，頻頻地打敗他們。孫恩從此遭受饑荒，奔逃到臨海。

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東海何無忌并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

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起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派遣劉牢之抵抗桓玄，帝又參與劉牢之的軍事。桓玄到了，帝請求攻擊他，劉牢之不允許，却派遣兒子劉敬宣到桓玄處求和。帝和東海何無忌一起堅持勸諫，但是劉牢之不從。桓玄攻破建鄴，任命劉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恐懼，招引帝在廣陵起兵，帝説："人心已背離了，廣陵難道也可以得到它嗎？"牢之最終在新洲自縊身死。何無忌對帝説："我將到哪裏去？"帝説："可以隨我回京口。桓玄假如守臣子禮節，我定會與您一起侍奉他；否則，就和您一起謀取他。"

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復遣帝東征。

桓玄堂兄桓脩以撫軍將軍之職鎮守丹徒，任命帝爲中兵參軍。孫恩自從失敗後，懼怕被抓獲，就在臨海投水而死，其餘賊衆推舉孫恩妹夫盧循爲主。桓玄又派遣帝東征。

二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内史。

二年，盧循奔向永嘉，帝追擊并打敗了他們。六月，加帝爲彭城内史。

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晋帝於尋陽。桓脩入朝，帝從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

十二月，桓玄篡位，把晋帝遷移到尋陽。桓脩入朝，帝跟從他到了建鄴。桓玄看見帝，對司徒王謐説："昨天看見劉裕，他風骨不凡，大概是人中俊傑吧。"每次游覽聚集，桓玄給帝的饋

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

贈賞賜都很豐厚。桓玄妻劉氏，是尚書令劉耽的女兒，聰明有智慧善鑒察，曾經見過帝，就對桓玄說："劉裕龍行虎步，眼神不凡，恐怕一定不會居於人下，應該早日給他找個處所把他安置好。"桓玄說："我正在平定掃蕩中原，沒有劉裕就不能達到目的，等到關、隴平定了，然後再來商議這件事。"

脩尋還京口，帝托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并同義謀。時桓脩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爲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建鄴攻玄，剋期齊發。

桓脩不久回到京口，帝假托刀傷發作，不能步行跟從，就與無忌同船共返，倡議恢復大計，和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一同參與合宜的謀劃。當時桓脩的弟弟桓弘任青州刺史，鎮守廣陵，道規是桓弘的中兵參軍，孟昶是州的主簿，帝於是命令劉毅到孟昶處商議一起襲擊桓弘的事。長民是豫州刺史刁逵的左軍府參軍，謀劃依據歷陽來相呼應，元德、厚之謀劃在建鄴攻打桓玄，約定時間一齊發動事變。

三年二月乙卯，帝托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祗、隆、道濟，昶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帝哭之甚慟，厚加斂恤。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

三年二月乙卯，帝假托要去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劉毅堂弟劉藩，憑之從子檀韶、檀祗、檀隆、道濟，孟昶族弟懷玉等，聚集義徒共有二十七人，還有願意跟從的人共有一百多人。丙辰，等到城門打開，無忌等義徒身穿傳詔服，舉起詔書居於前列，義衆隨後奔馳而入齊聲高叫，官吏士卒驚駭逃散，義徒就斬殺桓脩來示衆。帝爲他哭泣非常悲哀，給予厚葬和撫恤。孟昶勸桓弘這天出獵，天還未亮，城裏開門放出獵人，孟昶、道規、劉毅等人率領五六十個壯士，趁開門直入。桓弘正在吃粥，就斬殺了他，於是收攏義衆渡江。

義軍初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并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晋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帝命誅弘等。

義軍剛攻取京城時，桓脩的司馬刁弘率領文武官吏趕來，帝登上城墻對他們說："郭江州已奉詔在尋陽反正，我們也一起被秘密詔令誅殺逆黨，今天賊人桓玄的頭應當已經在大航被懸挂示衆了。各位不是大晋的臣民嗎?"刁弘等人聽信了帝的話退却了。劉毅到達後，帝命令他誅殺刁弘等人。

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帝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内應。邁

劉毅的哥哥劉邁先在建鄴，事變未發生前數天，帝派遣同謀周安穆向他報告，讓他做内應。

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

劉邁很恐懼，安穆擔心事情暴露，驅馬疾行返回。這時桓玄任命劉邁爲竟陵太守，劉邁便下到船上，想到竟陵郡去。這天夜裏桓玄給劉邁去信說："北府人心如何？您近日見到劉裕說了些什麼？"劉邁以爲桓玄已經知道他的計謀，早晨起來就告訴了他。桓玄大驚，封劉邁爲重安侯，又因爲不拘捕安穆的緣故而殺死劉邁，還誅殺了元德、扈興、厚之等人。桓玄於是派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上抗拒義軍。

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爲盟主，以孟昶爲長史，總後事，檀憑之爲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

在此之前，帝造訪游擊將軍何澹之，他身邊的人看見帝光芒照耀滿屋，把這件事告訴了澹之，澹之又把這件事告訴了桓玄，桓玄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這時候，聽說義兵起事，非常恐懼。有人說："劉裕等人勢力很弱，陛下爲什麼深深地憂慮？"桓玄說："劉裕足以成爲一代英雄，劉毅家中没有一瓮一石的糧食儲備，參加摴蒱博戲却一擲百萬，何無忌，是劉牢之的外甥，酷似他的舅舅，他們共同發動大事，怎麼能説他們不能成功。"此時義衆推舉帝爲盟主，讓孟昶做長史，總管後事，又推檀憑之做司馬，百姓願意跟從的有一千多人。義軍駐扎在竹里，把檄文傳送到京都説：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晋，屢遘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逾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毁墜，雖夏后之離浞、豷，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兹，未足爲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板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

成功與失敗互相沿襲，理不能常通，狡猾肆虐時，有時會遇到聖明。自從我大晋，屢次遭遇陽九厄運，尤其隆安以來，皇室多有變故，忠貞善良之人被豺狼蒙蔽，忠臣身碎虎口。逆臣桓玄膽敢放肆凌侮傲慢，在荆郢之間倚仗軍隊，肆虐暴掠都市城鎮，老天没有忘記這些災難，凶力實在是多，超過一年的時間，就傾覆了皇室的國統。主上流亡離散，流離失所，國家的重器沉淪受辱，宗廟毁壞崩墜，即使夏后遇上浞、豷，有漢碰到莽、卓，與此相比，也不值得一比。自從桓玄篡權叛逆，到今天也歷經一載，整年的大旱，使得民不聊生，文人士衆被輾轉運輸折磨得十分疲倦，文武大臣被高城深池所圍困，家庭破散，父子背離，難道僅僅是《大東》有由機杼車軸引發的悲傷，《摽梅》有頃筐的哀怨就罷了嗎！仰觀天文，俯察人

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

事，如果此時的國家還可存在，那麼天下哪裏還有可以滅亡的呢！凡是有心的人，誰不扼腕而嘆。這就是劉裕等人傷心泣血，無暇安居的原因所在呀。

是故夕寐宵興，搜奬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并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内應。同力協契，所在蜂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争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并俯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虚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頽之運，接勢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所以我們遲睡早起，搜求并奬勵忠臣烈士，暗下裏交接他們却道路崎嶇，比踩在老虎身上還險惡，我們乘機奮發，從道義上説不圖身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人，忠烈之心可以斷金，精誠可以横貫白日，荷戈待戰，志在獻身。益州刺史毛璩，在萬里國土上統一號令，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在尋陽建立行宫。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人一起率領部下，保護據有石頭城。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經占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暗地聯結，作爲内應。同力協作投合，所在之處義士蜂起，就在此時斬殺僞徐州刺史安成王桓脩、青州刺史桓弘。義士兵衆已經聚集，文武大臣争先恐後，人們都説没有統一的領導，那麼事情没辦法協調。劉裕推辭但未獲准，於是總攬軍隊要務，期望上憑祖宗之靈，下盡義士的氣節，消滅或捕獲那些逃跑的叛賊，蕩清京城。諸位公侯，有的世代建立起忠貞的形象，有的身負爵位和恩寵，然而却一起俯首聽命於奸猾的宫中小臣，無法自主效力，回過頭來看看周朝的君臣之道，難道不傷痛憂慮嗎！今天的義舉，的確是順應了那個機會了。劉裕因爲空虚淺薄，才能不及古人，在國運已經衰頽的時候接受任務，在時機已經廢棄的時候承接大勢，丹心誠意未及宣明，感慨憤激不已。仰望雲霄天漢而長久地感懷，看山河而更加長久地站立。檄書投發的日子，也是我們神速地馳襲賊庭的時候。

三月戊午，遇吴甫之於江乘，帝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

三月戊午，帝等人在江乘遇到吴甫之，帝親手拿着長刀，大聲呼叫，當即殺了吴甫之。軍隊前進到羅落橋，又遇到皇甫敷，檀憑之作戰失

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

敗，因此而死，兵衆後退，帝却前進戰鬥而且更加勇猛，又斬掉皇甫敷的頭。當初，帝策劃恢復大計，有個善於相命的人相帝和無忌等人近期應當大貴，衹說憑之没有福相。到這時候，憑之戰死，帝知道他的事一定會成功。

玄聞敷等没，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烟焰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决，别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

桓玄聽說皇甫敷等人死了，就派桓謙駐扎在東陵口，卞範之駐扎在覆舟山以西。己未，義軍前進到覆舟山以東，設疑兵，把油帔覆蓋在衆多的樹頂上，布滿了山谷。帝先縱馬奔馳，將士們都殊死作戰，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驚天動地。趁着風勢放火，烟焰滿天，桓謙等人大敗。桓玄開始時雖然派遣軍隊，但是逃走的心意已定，就另派領軍殷仲文在石頭城備辦舟船，聽説桓謙失敗，就乘輕船南逃。

庚申，帝鎮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帝固辭，乃以謐爲録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爲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

庚申，帝鎮守石頭城，設立留臺百官，在宣陽門外焚燒桓温的牌位，在太廟裏建起晉的新牌位。派各位將領追擊桓玄，又命令尚書王嘏率領百官奉迎車駕。司徒王謐與衆人商議要推舉帝領揚州，帝堅決推辭，就讓王謐擔任録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爲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

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當初，晉陵人韋叟精通相術，桓脩令他看看帝應當不應當得到州官，韋叟說：“應當得到邊州刺史之職。”退下後韋叟又私下對帝說：“您的相貴不可言。”帝笑着說：“如果你說對了，我當會用你爲司馬。”到這時，韋叟就到帝那裏說：“成王不背棄寫在桐葉上的諾言，您也應當不忘用我爲司馬的話。現在我不敢希望有鎮軍司馬的職位，衹希望能領軍佐。”帝於是用了韋叟。

時諸葛長民失期，爲刁逵執送，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爲具乘輿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甚陵帝，至是，及其父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并及誅。

這時諸葛長民誤期，被刁逵拘捕押送，還未送到桓玄處桓玄就失敗了。桓玄經過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替他備辦車駕法物。當初，荆州刺史王綏因爲是江左的首姓之人，又是桓氏的外甥，平素非常欺侮帝，到這時，和他的父親尚書左僕射王愉有自疑之心，一起被誅殺。

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玄一祖後不免。桓玄之篡，王謐佐命，手解安帝

四月戊子，尊奉武陵王司馬遵爲大將軍，承襲舊制，大赦天下，惟獨桓玄一族祖宗後代都不得赦免。桓玄篡位，王謐輔佐聽命，親手解掉

璽紱。及義旗建，衆謂謐宜誅，惟帝素德謐，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誅，此是翦除勝己。兄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曲阿。帝箋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

安帝的璽印絲帶。等到義旗建起，衆人都説王謐應當被殺掉，惟有帝平素感激王謐，保護扶持他。劉毅曾經趁着朝會，問王謐璽印絲帶在哪裏，王謐更加恐懼。等到王愉父子被殺，王謐的堂弟王諶對王謐説："王駒無罪被殺，這是滅除勝過自己的人。兄既然是桓氏的黨徒附從，希求免禍這可能嗎?"駒，是王愉的小字。王謐恐懼，奔逃到曲阿。帝寫信告訴大將軍迎回王謐，恢復他的官位。

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峥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晋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别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

桓玄挾持天子逃到江陵，又渡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人相遇於峥嶸洲，衆軍大敗桓玄。桓玄的同黨殷仲文奉迎晋二皇后回建鄴。桓玄又挾持天子到江陵，接着又逃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别駕王康產尊奉天子進入南郡府。

初，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爲玄舉哀，立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安帝。劉毅、何無忌進及桓振戰，敗績于靈谿。

當初，益州刺史毛璩派堂孫祐之和參軍費恬一起送弟喪到州，毛璩弟弟的兒子脩之當時是桓玄的屯騎校尉，誘使桓玄入蜀，到了枚回洲，費恬與祐之迎接并射擊他，益州督護馮遷斬殺桓玄，把他的頭送到建鄴。桓玄的從子桓振逃到華容的涌中，招集叛逆的黨徒，襲擊江陵城，王騰之、王康產都被殺害。桓謙先隱匿在沮川，此時也聚衆響應桓振。爲桓玄舉哀，設立喪庭。桓謙率領衆多官員進獻璽印絲帶給安帝。劉毅、何無忌進兵和桓振作戰，在靈谿失敗了。

十月，帝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十月，帝領青州刺史，可率一百名披甲執仗的人進入宫殿。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午，晋帝至自江陵。庚子，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帝固讓，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領兖州刺史。

義熙元年正月，劉毅等人到了江津，打敗桓謙、桓振，江陵平定。三月甲午，晋帝從江陵到。庚子，晋帝下詔進帝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帝堅決辭讓，不久鎮守丹徒。九月乙巳，加帝領兖州刺史。

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吴隱之，即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

盧循渡海攻破廣州，俘獲刺史吴隱之，就任命盧循爲廣州刺史，把他的同黨徐道覆任命爲始興相。

二年三月，進帝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復勛，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户，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

二年三月，進帝督交、廣二州。十月，議論匡復的功勛，封帝爲豫章郡公，食邑一萬户，賞賜絹三萬匹。其餘的人封賞各有等差。

差。

三年十二月，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

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先是，帝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帝以敬宣挫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

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爲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

六月，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其廣甯王賀剌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爲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

大軍分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幰，御者執矟，以騎爲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

三年十二月，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王謐去世。

四年正月，徵召帝入宫輔佐，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之職仍然保留。帝上表請求解除兗州刺史之職。在這之前，帝派冠軍劉敬宣討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帝因爲敬宣受挫後退的緣故，請求讓位，晋帝不允許。十月，這纔降爲中軍將軍，開府之職仍如從前。

五年二月，僞燕主慕容超大肆搶掠淮北。三月，帝上表北伐，讓丹陽尹孟昶監管中軍留府的事情。於是帝乘船渡過淮河進入泗水，五月，到達下邳。留下船隻，讓軍隊步行進入琅邪，所過之處都築城留軍駐守。

慕容超的大將公孫五樓請求阻斷大峴，堅壁清野來等待交戰，慕容超不聽從。當初謀劃這次戰役時，議論的人認爲賊兵如果嚴守大峴，軍隊就無所資助，怎麼能自己返回？帝説："不是這樣。鮮卑人本性貪婪，謀略不到長遠之事，到了他們僥幸獲勝，又愛惜他們的穀物，他們必將避開我，而且他們也很輕視作戰。我們的軍隊一進入峴，我還憂慮什麼呢。"等到軍隊進入峴，帝舉手指天説："我的事成了。"衆人問他是什麼緣故，帝説："軍隊已經過了險處，士卒有了必死的心志，其餘的糧食停留在農田裏，軍隊没有物資匱乏之憂，勝利是一定的了。"

六月，慕容超留下羸弱衰老的士兵防守廣固，派他的廣甯王賀剌盧和公孫五樓盡力據守臨朐。離城四十里有巨蔑水，慕容超告訴五樓趕緊占據它。等到五樓兵到，巨蔑水已被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有，五樓於是退兵。

大軍把四千輛車分成二側翼，并軌慢行，車子都張挂帷幕，駕車人手拿矟，把騎兵作爲游動的軍隊，軍令非常嚴肅。等到到達臨朐，賊兵的騎兵交相來到，帝命令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人攻破賊陣。太陽西斜時，戰鬥猶酣，帝采用參軍胡藩的策略，襲擊并攻破臨朐，賊兵於是大敗奔逃。慕容超逃回廣固，帝獲得他的玉

輦等，送于都。丙子，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

璽、豹尾、輦等物，都送到了京都。丙子，帝攻克廣固的大城，慕容超衹能固守廣固的小城。帝於是設下長長的包圍圈來圍困他們，在青土修館屯穀，停止江、淮之間的貨物輾轉運輸。

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爲界，獻馬千匹，不聽。

七月，慕容超的尚書郎張綱向姚興請求援軍，從長安返回，泰山太守申宣拘捕并押送他。張綱有靈巧的構思，在這之前，帝修造攻城的器具，城上的人説："你不得到張綱，又如何能做到呢。"等到張綱被送到，帝用樓車把他升起來給敵人看，城内的人無不大驚失色。慕容超既求救兵而不成，張綱又反被俘虜，於是請求稱屬國，劃割大峴作爲疆界，并進獻良馬千匹，帝不接受。

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録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强也。"

這時姚興派遣使者，聲稱將渡過淮東，帝對使者説："你報告姚興，我平定青州，將經過函谷關，賊如能自己送上門來，現在正是時候。"録事參軍劉穆之趕緊進來説："這些話不足以威懾敵人，或許還能使他們發怒。如果鮮卑未能拔除，西羌人又來到，您憑什麽對付他們?"帝於是笑着説："這是用兵的機謀，不是您所能瞭解的。羌人如果能來救援，就不會先造聲勢，他們現在的做法正是自稱强大。"

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潜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晋使將到，輒復如之。

十月，張綱修成了攻城的器具，設有飛樓懸梯，木幔的板屋，都用牛皮覆蓋，弓箭對它們没有用處。劉毅派上黨太守趙恢率領一千餘人來援助，帝夜裏暗暗地派軍隊與他會合。第二天，趙恢的兵衆五千人，并行前進，每當晋使將要來到，帝就又像這樣做。

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逾城走，追獲之，斬于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納生口萬餘，馬二千匹。

六年二月丁亥，帝屠廣固城，慕容超越過城墻逃跑，被追兵俘獲，在建康的街市上被斬首。殺死他的王公以下的人，收容人口一萬多，馬二千匹。

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虚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説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

當初，帝到北方去後，徐道覆勸盧循乘虚出擊，盧循不聽從，道覆於是到番禺勸説盧循道："今天的機會，萬萬不能丢失。如果我們攻破京城，劉公即使回兵救援，也無能爲力了。"盧循聽從了他的話。就在這個月，他們侵犯南康、廬陵、豫章各郡，郡太守們都逃跑了。當時帝將要鎮守下邳，進兵河、洛，等到徵召帝的使者到

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

來，帝當日就回師救援。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徐道覆作戰，在豫章戰敗死亡，朝廷內外震驚，朝廷議論想尊奉晉帝北逃。帝駐扎在山陽，聽説兵敗，捲起鎧甲和幾十人到江上追問，知道了賊兵還未到來。

四月癸未，帝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帝以賊新捷鋒鋭，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帝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

四月癸未，帝到了京都。劉毅自己上表要求南征，帝認爲賊兵剛剛取勝鋒芒正鋭，我們必須軍陣嚴整共同前進，派劉藩制止劉毅南進，劉毅不聽從。五月壬午，盧循在桑落洲打敗劉毅。等到賊兵得知帝勝利進入京城，都相顧變色，想回尋陽，平定江陵，占據二州來對抗朝廷。徐道覆請求乘勝南下，爲此爭論了十天，盧循纔聽從。

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帝征慕容超，惟孟昶勸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

在這時北方的軍隊剛剛回來，創傷尚未康復，戰士僅有幾千人，賊兵有十幾萬，戰船綿延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恐懼，想護衛天子過江，帝説："現在兵士雖然很少，但還足以一戰，如果此戰能够成功，那麽臣主可以同慶；如果此戰不能取勝，那麽就不再能在草野之間求得活命了，我的主意已經定了。"當初，帝征伐慕容超，惟有孟昶勸晉主北行，丙辰，孟昶就上表給天子，自認有罪，喝藥死去。

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人測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悦。庚辰，賊設伏於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劉毅、諸葛長民北拒焉，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帝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帝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陣於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

當時議事的人想分兵駐守各個渡口，帝説："賊兵多我兵少，分散我們的兵力那麽敵人就會估測到我們的虛實，假如一處失利，那麽就要渙散三軍將士的軍心，若能在石頭城聚集衆兵，那麽衆人的力量就不會分散。"戊午，帝移往石頭城鎮守。乙丑，賊兵大量來到，帝説："賊兵如果從新亭直上，我們將要迴避他們；如果回師停泊在蔡洲，他們就要成爲我們的俘虜了。"徐道覆想從新亭那裏燒毀船隻再作戰，盧循多疑慮少決斷，常求萬全之計，於是泊船蔡洲來等待北軍潰敗。帝登上石頭城來瞭望，看見這種情況，很高興。庚辰，賊設伏兵於南岸，又向白石派佯攻的軍隊。帝率領劉毅、諸葛長民北上抗拒他們，留下參軍徐赤特戍守查浦，帝告誡并命令徐赤特不要接戰。帝已經北上，賊兵焚燒查浦并且前進到張侯橋，赤特與賊交戰，大敗，賊兵進駐丹陽郡。帝一路疾行回到石頭城，斬掉徐赤特。經過長久的休戰，纔在南塘列出陣勢。七月庚申，盧

曰："我十二月必破祆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

循從蔡洲退兵，將回到尋陽，帝派輔國將軍王仲德等人追趕他。派建威將軍孫處從海道襲擊番禺，告誡他説："我十二月一定打敗祆寇，您也足以到達番禺，先傾覆了他們的老巢窩窟了。"

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湓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剋其城，盧循父蝦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旋，晉帝遣侍中黄門勞師于行所。

十月，帝率領水軍南下討伐，讓劉毅主持太尉留府。這個月，徐道覆侵擾江陵，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敗賊兵，道覆逃回湓口。十一月，孫處到達番禺，攻破這座城，盧循父親盧蝦奔逃到始興，孫處安撫那裏的人來守城。十二月己卯，大軍駐扎在大雷。庚辰，賊兵兩船并行順江而下，帝親自提着幡鼓，命令衆軍齊心合力攻擊賊兵，軍中有很多萬鈞力量的神弩，箭所到之處没有不被摧毁射穿的。帝親自在江中緊逼賊船，由於風水的走勢，賊艦全都迫近西岸，岸上的軍隊先備好了放火器具焚燒賊船，賊兵大敗。盧循回尋陽，於是又逃到豫章，盡力設柵欄防守左里。丙申，大軍駐扎在左里，將要戰鬥時，帝揮動旗子指揮大軍，旗竿折斷，旗子沉到水中，衆人都很恐懼，帝笑着説："從前覆舟山一役也是如此，現在勝利是一定的了。"於是攻打賊兵的栅欄，盧循乘單船逃走，餘衆都投降了。軍隊凱旋，晉帝派侍中黄門在行軍所在地慰勞軍隊。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歸，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并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并列上賻贈，尸喪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土。

七年正月己未，帝整頓軍隊而後返回，晉帝改授帝爲大將軍、揚州牧，賜給二十名帶木劍的隨從，本官一并如前不變。帝堅決推辭。凡是在南北征伐中陣亡的人，一起列名上報并贈送財物幫助他們辦喪事，尸體丢失没有運回的，派主帥迎接，送回本土。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

二月，盧循到了番禺，被孫處兵攻破，盧循收拾殘餘兵衆南逃。劉藩、孟懷玉在始興斬殺徐道覆。

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强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帝誅亮，免會稽内史司馬休之。

自從晉中興以來，朝廷綱紀廢弛紊亂，權勢之家互相兼并，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住他們的産業。桓玄很想改正，但終究不能實行。帝成爲輔臣以後，廣泛宣傳法則，豪强因此肅然，遠近的人也令行禁止。到此時，會稽餘姚人虞亮又藏匿逃命的人一千多名。帝誅殺虞亮，免去會稽内史司馬休之的職務。

晉帝又申前詔，帝固辭。於是改

晉帝又重申前次的詔令，帝仍然堅決推辭

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黄鉞。

於是改授帝太尉、中書監之職，帝纔接受任命，送上黄鉞。

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交州刺史杜惠度斬殺盧循父子，用匣子裝七顆人頭送到京都。

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舊例，策試之。

在這之前，各州郡所派的秀才、孝廉多不是合適人選，帝於是上表申明舊時慣例，策問考試他們。

荆州刺史劉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晋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并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并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帝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稱疾篤，表求從弟兖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帝僞許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并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黄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

荆州刺史劉道規生了病，請求回家，八年四月，改授劉道規爲豫州刺史，讓豫州刺史劉毅代替劉道規任荆州刺史。劉毅既有雄才大志，又與帝一起振興恢復晋室，自認爲京城、廣陵兩處的功勞足以互相匹敵，雖然暫且奉事推許帝，但是心中不服。自己對自己厚加誇耀贊許，朝中士人素有聲望的大多歸順他，劉毅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結交。等到劉毅鎮守江陵，豫州舊府的人多割職來自動跟隨，請求僧施做南蠻校尉。帝知道劉毅最終會成爲異己之人，就在心裏秘密地圖謀他。劉毅到了西邊，自稱病重，上表請求堂弟兖州刺史劉藩做爲副職，帝假意同意他。九月，劉藩上朝，帝下令逮捕劉藩和謝混，一起賜死。帝親自上表要求討伐劉毅，又加授黄鉞，率領各路大軍西征。任命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守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管太尉留府的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把物資、兵力配備給他。壬午，兵衆從建鄴出發，派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向前襲擊江陵，攻破了江陵，劉毅和他的同黨都被殺掉。

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爲湘州，帝仍進督焉。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使伐蜀。晋帝進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

十一月，帝到達江陵，分出荆州十郡爲湘州，帝仍進行監督。任命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派他征伐蜀。晋帝進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帶木劍作儀仗的人二十名。

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横，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

九年二月乙丑，帝從江陵到來。當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横，帝常優待寬容他。劉毅被殺後，諸葛長民對所親近的人説："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災禍大概要降臨到我身上了。"準備謀劃作亂。帝約定期限要到京城，却常常停留不進。公卿以下的官員，一起每天在新亭奉候，長

民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悦。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於坐拉焉，死於床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民也多次出來等候。不久帝乘輕舟秘密地到達京城，已經回到東府了。長民到門口，帝召引他進前，屏退旁人與長民説閑話，凡是平生話語所没有説盡的，都和他説到了，長民很高興。帝已秘密地命令身邊的人丁旿從帳幔後走出，從座位上拉諸葛長民，諸葛長民死在座位旁邊。用車子載着他的尸體交付廷尉，又殺了長民的弟弟諸葛黎民。丁旿驍勇有力，當時的人説道："不要驕横跋扈，否則交給丁旿。"

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强所奪，百姓薪采漁釣，皆責税直，至是禁斷之。時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并省。

在這之前，山林湖泊河流沼澤都被豪强所奪占，老百姓砍柴采摘捕魚釣魚，都被責令繳税，到這時都被禁止斷絶了。當時的人居止不定，帝上表定下制度，於是按照郡縣界限統一編著人口户籍，惟有徐、兖、青三州住在晋陵的人不在土斷之例。各流寓僑居的郡縣，大多被合并减省。

以帝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帝固讓太傅、揚州牧及班劍，奉還黄鉞。

晋帝任命帝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帝堅决辭讓太傅、揚州牧和佩劍侍衛，送還黄鉞。

七月，朱齡石平蜀，斬譙縱，傳首建鄴。

七月，朱齡石平定蜀，斬殺譙縱，把他的頭傳送到建鄴。

九月，晋帝以帝平齊、定盧循功，封帝次子義真爲桂陽縣公；并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百僚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劍，餘固辭。

九月，晋帝因爲帝平定齊、盧循的功勞，封帝次子劉義真爲桂陽縣公；并且重申前次的詔令，授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帶劍護衛二十人。將士百官敦促規勸，帝纔接受羽葆、鼓吹、帶劍護衛，其餘的堅决推辭。

十年，息人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

十年，使人民休養生息减輕勞役，築起東府城，建起府庫館舍。

帝以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帝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帝書陳謝。

帝認爲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是晋帝宗室的重臣，又深得江、漢各地的人心，懷疑他有異心；而且休之的兒子譙王文思在京城，招聚輕生重義勇於急人之難的人，帝拘捕并押送文思到休之處，令休之自己給文思找個安身之處。休之上表廢棄文思，并給帝寫信陳述歉意。

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并賜死，率衆西討。復假黄鉞，領荆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帝。休之府録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

十一年正月，帝逮捕休之的兒子文寶、哥哥的兒子文祖，一并賜死，率領大軍西去征討。又假黄鉞，領荆州刺史。讓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管留府的事。休之上表給晋帝自我表白心志，并且揭露帝的罪狀。休之府中的録事參軍韓延之很有才

才，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爲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帝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幹，帝還未到達江陵，就用密信招引他。延之回信說："承蒙您親率兵馬，遠征西邊偏僻之地，全境士民，没有誰不惶恐驚駭。煩您來信陳述，我知道是因爲譙王以前的事，很讓我長久嘆息。司馬平西體恤國家忠貞不二，待人接物心懷誠懇，因爲公有匡復晋室的功勛，家庭和國家依賴您，所以他推恩德托誠心給您，每件事都詢問您仰仗您。譙王從前因爲小事被彈劾，尚且能自己上表請求退位；何况因爲大錯而應當沉默呢！您來信表示説，'居心求物，自然有他的由來'。現在您討伐别人的君主，用好處來引誘别人，真可以説是'居心求物'的人了。劉藩死在閶闔的門前，諸葛長民死在您身邊人的手裏，甜言蜜語使一方的首領驚詫，却又用輕兵去襲擊他，於是使得席上再没有心懷誠意的人，城外没有自信的諸侯，您以爲得計，然而的確是我所感到耻辱的。我雖然鄙微低劣，但也曾從君子那裏聽説過道理，憑着平西的至上美德，他難道可以没有授予命令的大臣嗎？假如老天長久地製造喪亂，九流都是渾濁，我當會與臧洪同游地下。不要再多説。"帝看着信在嘆息，并把信給將佐們看説："奉事人應當像這樣。"

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爲帝容，常爲讖曰："魚登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帝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不許。下書開寬大之恩。

三月，帝的軍隊駐扎在江陵。當初，雍州刺史魯宗之依仗勇力喜好作亂，而且考慮自己不被帝容忍，常常説預言道："魚登日，輔帝室。"他和司馬休之互相結好。到這時，率領他的兒子竟陵太守魯軌在江陵與司馬休之會師。帝渡過江，休之軍隊潰敗，和魯軌等人奔逃襄陽，江陵平定。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校尉時，遇到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陳述改日，不同意。下書開恩寬大處理。

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姚興。晋帝復申前令，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帝至自江陵，奉還黄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

四月，帝進軍襄陽，休之等人逃奔姚興。晋帝重申以前的詔令，授太傅、揚州牧，可以帶劍着履上殿，上朝時可以不小步快走，贊拜時不稱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帝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帝從江陵到京，奉還黄鉞，堅決推辭太傅、揚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的聽受命令。

十二年正月，晉帝詔帝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帝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并大府。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

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兖二州刺史。帝欲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鍾，獻之天子。癸巳，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八月丁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師，入居東府，總攝内外。九月，帝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

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曰：

> 朕以寡昧，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絶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絶，俾昏作明，元勛至德，朕實攸賴。

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

十二年正月，晉帝詔令帝依舊例徵召人才，加領平北將軍、兖州刺史，增督南秦，共二十二州。帝因爲平北的文臣武將太少，不適宜另外置府，於是罷去平北府，把它合并到大府裏。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

當初，帝平定齊，還有平定關、洛的意思，遇到盧循侵犯逼迫，所以暫時止息。等到荆、雍平定，於是考慮對外方略。碰上姚興死了，他兒子姚泓剛剛即位，兄弟互相殘殺，關中受擾亂。四月乙丑，帝上表討伐關、洛，於是告誡緊急北上討伐，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讓世子做徐、兖二州刺史。帝想用仁義的聲望懷柔遠方的人，尊奉琅邪王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塌，獲得六口鐘，把它們獻給了天子。癸巳，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加帶劍侍衛爲四十人。八月丁巳，帝率領大軍進發，把世子作爲中軍將軍，監管太尉留府的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師，入居東府，全面管理内外的事。九月，帝到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大軍到了洛，包圍金墉，并且使它投降了。帝修復了晉的五座陵墓，并安置人守衛。

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官位相國，總攬各種政事、揚州牧，封給十郡稱爲宋公，加九錫，加璽印絲帶、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文説：

> 朕因爲寡聞愚昧，仰承國家洪業偉基，夷羿乘隙，摇動顛覆王室，王臣離散在南部邊遠的地方，輾轉遷徙到了九江。宗廟祭祀斷絶了供奉，人與神都無位置，帶着衆多的不幸，托命給江邊，我祖宗的威烈，便突然墜落於地，七百年的國統，已經衰弱傾覆，如同涉水過巨淵，不知道從哪裏渡過。可是老天没有斷絶晉的命脉，生育了英雄的輔佐，重振那廢弛的國家綱紀，再造天下，使敗亡的重新振興使斷絶的重新延續，使昏暗的地方變作光明，這最大的功勛至上的美德，朕確實有所依賴。

現在將授公典策，希望公敬聽朕命：先

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僚俯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朝日，氣陵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群慝，剋復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長騖，薄伐峥嵘，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兹保弼，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户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介恃遐阻，仍爲邊害，公蒐乘秣馬，奮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功也。盧循袄凶，伺隙五嶺，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國議遷都之規，家獻徙卜之計，公乘輤南濟，義形于色，運奇攄略，英謨不世，狡寇窮衄，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鳥散魚潰，元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换，負釁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奸暴，公禦軌以刑，消之不日，罪人斯得，荆、衡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帥，授以良圖，陵波憑湍，致届井絡，僭豎伏鑕，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内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逾風

前，桓玄放肆僭越，如洪水滔天泯滅夏，拔除根本堵塞源頭，顛倒六位，百姓與官員都低首俯眉，四方民衆無人顧恤。公精神横貫朝日，氣概凌駕在彩虹之上，奮發公的靈武，大滅衆多的惡人，收復皇家的城鎮，奉祭神靈。這是公的偉大節操，是從勤王開始的。傳授律令給衆位君后，逆流而上長途奔馳，迫近并討伐峥嵘，在南郢獻來捷報，大奸臣斷了頭，衆多的叛逆都被平定，三光重現光彩，舊的事物又回到正路上來。這又是公的功勞。出可以保衛社稷，進可以輔佐朝廷，使這些保護輔佐得以加强，使財物增多使利益可以爲人所用，使老百姓繁衍生殖，在編的户口每年都在增加，疆土一天比一天廣闊，引導人們遵守道德明確刑律，四境得以整治。這又是公的功勞。鮮卑人依仗人多勢衆，侵盜三齊，依賴邊界既遠又充滿險阻，屢次成爲邊境禍害，公檢閲兵車喂養馬匹，深入遥遠的邊疆，戰車和艦船四處出擊，敵人的萬座城池都被攻破，開拓疆土三千里，在國家的大漠地帶也顯示了威風。這又是公的功勞。盧循是袄妄凶頑的人，在五嶺尋找機會，侵擾顛覆江、豫，箭已射到王城，朝廷議論遷都的規劃，家人獻上遷徙卜居的計謀，公乘車南渡，義形於色，運用發揮奇謀異略，英明的謀略世上罕見，狡猾的賊寇困窘失敗，丢失旗幟連夜逃跑，使我王城周圍，在將要喪失時又得到了拯救。這又是公的功勞。追逐逃跑的敵人，在江邊揚旗，另派軍隊渡海，時間不長很快地到達，番禺一仗的功勞，俘獲和殺死的敵人有上萬人，左里大捷，敵人如鳥兒散去如魚兒分離，首惡向遠處逃竄，仍被從萬里之外送來首級。這又是公的功勞。劉毅叛變，負罪西夏，欺凌蒙騙主上，心志放肆奸邪暴虐，公用刑法抵抗犯法作亂的人，消滅他們不要幾天，罪人就得到了，荆、衡因此寧静安定。這又是公的功勞。譙縱依仗戰亂，侵擾并竊得一個角落，王室的教化因此受阻隔，三巴

電，回旆河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荆、雍來蘇。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没世之憤，遺甿有《匪風》之思，公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耻，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群帥，北徇司、兖，許、鄭風靡，鞏、洛載清，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

因此而沉淪，公指定副帥，授給他良計，越過波濤涉過湍流，到達賊寇居住地，狂妄的小人伏誅，梁、岷安定。這又是公的功勞。司馬休之、魯宗之，倚仗兵力在内地輕慢驕縱，驅趕并率領兩個地方的兵衆，軍隊合在一起作亂，公投袂而起得天昭示，研討破敵上策，江津的軍隊，氣勢超過風和電，回師河川，實在給敵人很多震懾，二個叛臣奔散，荆、雍得以恢復。這又是公的功勞。永嘉不强勁，所以四方蠻夷獨攬中華，五都傾覆動蕩，山陵也深受凌辱，祖宗懷有蓋世的憤恨，遺民有《匪風》中同樣的憂思，公遠追商代伊尹迫切出民於水火之中的仁義之心，近時却又與小白同懷滅亡的耻辱，培養軍隊陳兵布陣，聲威顯赫大加號令，分别命令衆多將帥，北上巡行司、兖，結果許、鄭望風披靡，鞏、洛始清，百年來的荆棘污穢，一朝掃除。這又是公的功勞。

公有康宇内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强祆，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是以絶域獻琛，遐夷納贐，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兹。

公有使天下平安的功勛，加上有賢明的品德。當初發迹時，奇謀冠蓋古今，如閃電擊中强大的祆賊，鋒芒無人可以在前阻擋，使王城東郊得以安寧，使老百姓大有收獲。如果是粗魯愚昧不通經綸，就讓他們在歲月生計中受到潜移默化，扶持危險安定動亂，使道德在鄉野民間得以穩固。免除或削减繁多的賦税，明顯地如同整齊畫一，淳厚的民風優美的教化，充塞在天地之間。所以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有人來進獻珍寶，遠方的夷狄也前來交納貢品，王略有所宣告，天下歸順。即使是大禹之功、皋陶之德，也不過如此。

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勛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賜。惟公道冠前烈，勛高振古，而殊典未飾，朕甚懵焉！今進授

朕聽説先王主宰世界時，使用有功勛的人尊重賢能的人，給他們封侯賜土，并賜以表示高官顯爵的章服來褒獎他們，使他們的標志物品都變得更加高貴，這是爲了讓他們協助輔佐皇室，永遠使屏障之地興隆牢固。所以曲阜光芒發出，就荒廢了徐宅，營丘以海爲屏障，四方國土都有耳聞。這在襄王時，也就依賴他們匡扶稱霸，又命令晉文

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晋、鄭啓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傅，出總二南，内外之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晋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絶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準備財物給以表揚賞賜。惟獨公道義超過前世的有功業的人，功勛之高震動古人，然而特殊的典禮没有爲公而舉辦，朕很無知啊！現在進授公爲相國，把徐州的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的高平魯泰山十個郡封給公并封公爲宋公，賞賜給公這些黑土，用白茅包裹，於是使你定居下來，在那裏建立祖墳社廟。從前晋、鄭從藩鎮起身，入朝作了卿士，周公、召公在朝中教導輔佐，出朝則總管二南，内外的重任，公確實都兼任起來了。現在朕命令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晋寧縣五等男湛授公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公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官高没有不受總攬的，禮遇超過朝中各級，平常的官名，應和事情一起革除。其中因爲相國總領百事，去掉録尚書的官名；向上送回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爲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一如從前。

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罔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仇，滌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

公遵守紀綱禮度，萬國尊爲楷模，秉持標準踩穩方向，没有改變志向，因此賜公大車、戰車各一輛，黑色的雄馬八匹；公抑制商業敦促農業，致力農業重視積聚，采摘的菜實在是富足，莊稼也很豐盛，因此賜公衹有貴族高官纔能穿的禮服禮帽，紅色的鞋與它們相配套；公棄邪惡揚正直，移風易俗，陶冶均衡各種事物，使它們如音樂般和諧，因此賜公軒懸樂器、六佾的舞蹈；公宣揚天子的教化使之淳美，引導褒揚美善的風氣，華夏夷狄都踮起脚後跟來盼望歸順，遠方的人都來聚集，因此賜公朱門華宅以便居住；公爲官正直任用賢能，網羅舉薦默默無聞滯留民間的人，有才能的人離開鄉野，知名人士充滿朝廷，因此賜公可沿皇宫的臺階而登上大殿；公正處在重要的地位上，用道義率領部下，阻遏賊寇仇敵，蕩除暴虐邪惡，因此賜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賞罰分明刑法寬

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温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四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

仁，衆多的案件詳審公允，放縱性命于犯綱紀的，没有去縱容他們，因此賜公鈇鉞刑具各一個；公如龍騰鳳翔，咫尺之遠如八方宏大，囊括四海，折斷衝擊之力没有人能超過，因此賜公彤弓一枝、彤箭百枝、玈弓十枝、玈矢千枝；公温和恭敬孝心多思，祭祀時十分虔誠，忠誠肅敬之心，成爲四方的典範，因此賜公用黑黍釀成的香酒一卣，圭瓚與它相配。宋國置丞相以下官員，一切遵循舊時禮儀。恭敬啊，希望公恭敬地服從以往的命令，美好地對待上天的恩賜，要簡政體恤庶民邦國，敬施顯明的道德，以完成我高祖的美好使命！

置宋國侍中、黄門侍郎、尚書左丞，即隨大使奉迎。

設置宋國侍中、黄門侍郎、尚書左丞，立即隨大使奉迎。

枹罕虜乞伏熾盤遣使謁帝，求效力討姚泓，拜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枹罕虜乞伏熾盤派遣使者謁見帝，請求參與討伐姚泓，拜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時修飾棟宇致薦焉。晉帝追贈帝祖爲太常，父爲特進、左光禄大夫，讓不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帝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陜，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惑、太白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

十三年正月，帝率領舟船水軍進討，留下彭城公義隆鎮守彭城。軍隊駐扎在陳留城，經過張良廟，帝下令按時修葺裝飾棟梁屋檐進獻祭品。晉帝追贈帝祖父爲太常，父親爲特進、左光禄大夫，帝辭讓不接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隊駐扎在潼關。三月庚辰，帝率領大軍進入黄河。五月，帝到達洛陽，拜謁晉五座帝陵。七月，到達陜，龍驤將軍王鎮惡水軍從黄河渡至渭水。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在藍田大敗姚泓軍，王鎮惡攻克長安，捕獲姚泓。當初義熙九年時，歲、鎮、熒惑、太白聚於東井，至此關中平定。九月，帝到了長安。長安富足，倉庫收藏的錢財充盈累積，帝先收集那裏的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以及秦始皇的玉璽送到京都；其餘的珍寶珠玉，全都用來分發賞賜給各位將帥。把姚泓的宗親遷移到江南，把姚泓送到建康并斬首於市。帝拜謁漢代的長陵，在未央殿大會文臣武將。

十月，晉帝詔進宋公爵爲王，加十郡益宋國，并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

十月，晉帝詔令進宋公爵位爲王，增加十郡增益宋國土地，合先前的封郡共爲二十郡。帝的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

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帝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

十四年正月壬戌，帝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帝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鍾十二，出自潛壤。鞏縣人宗曜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帝以獻，晉帝以歸于我。帝冲讓，乃止。

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内殊死以下。詔崇豫章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爲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還，爲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并没。

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晉帝詔徵帝入輔，又申前令，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内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九月，解揚州。十二月，晉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

刺史等職仍如從前。帝想在長安休息，謀劃治理趙、魏之地，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去世，纔回去。十二月庚子，從長安動身，讓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守長安，留下心腹將佐來輔助義真。

十四年正月壬戌，帝到達彭城，解除非常的戒備措施使士兵們休息。帝讓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守蒲坂。帝解去司州刺史之職，領徐、冀二州刺史，堅決辭讓進爵。此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岸邊有異樣的聲音如同雷聲，不久河岸崩倒，有十二口銅鐘，從深土中露出。鞏縣人宗曜從他的田中收穫了嘉禾，九穗同一莖，帝把它們獻給晉帝，晉帝又把它們賜歸給帝。帝謙虚辭讓，這事纔停止。

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免國内死刑以下的犯人。詔令尊崇豫章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爲中軍將軍副職，相國府百官全部按照朝廷的制度。又詔令宋國所封的十郡以外，都能被帝整治使用。

在這之前，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死安西司馬王鎮惡，衆位將領又殺死安西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十月，帝派右將軍朱齡石代替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爲雍州刺史。義真返回，被赫連勃勃追趕，大敗，祇保住自己性命，各位將帥以及朱齡石都戰死。

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晉帝下詔徵召帝入朝輔政，又重申先前的詔令，進公爵位爲王，把徐州的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的新蔡、兗州的北陳留、司州的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加給宋國。七月，帝纔接受詔令。赦免國内五年刑期以下的犯人，遷都城到壽陽。九月，帝解除揚州刺史之職。十二月，晉帝命令帝的禮帽可以有十二串玉珠，可以豎起天子的旌旗，出入都可警戒和開路清道，可以乘金根車，以六匹馬駕車，備用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樂舞可以是八佾，可設鐘虡宮懸。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的稱號，一切如同舊

號，一如舊儀。

二年正月，帝表讓殊禮。竟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帝獻之晉帝，讓不受，於是歸諸瑞物，藏於相府。四月，詔遣敦勸，兼徵帝入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

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兹道，是以天禄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兹。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勛，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爲心者也。

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惟一世，曾是弗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人，

時禮儀。

二年正月，帝上表辭讓這些特殊的禮遇。竟陵郡江岸邊自己裂開，有古代銅禮器十餘枚出土，帝把它們獻給晉帝，晉帝辭讓不接受，於是把這些吉祥之物送回，藏在相府。四月，晉帝下詔派人敦促勸説帝，并且徵召帝入朝輔政。六月壬戌，帝到達京都。甲寅，晉帝禪位給宋。有關官員起草詔書已經完成，請天子書寫它，天子馬上拿起筆，對身邊的人説道："桓玄的時候，天朝命運已經改變，重新被劉公延續，將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本來就是我心甘情願的。"甲子，派遣使者送來文書説：

宋王啊，遠古的起始，因爲時間遥遠，已經不得其詳。自從有了書契，沿續到三皇、五帝，没有不是以上聖之人君臨四海，平息戰争安定國家大業。既然這樣，那麽帝王這樣的人，是主宰萬物的全才，爲君之道，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在從前的上古時代，君主深深借鑒這個道理，所以天賜禄位已經終結，唐堯、虞舜不能傳給他的後代；符命來到，舜、禹不能做到保全他們的謙讓。因此聯絡天地人三才，澄清理順法度教化，作出典範振動古人，高風亮節流傳萬世，没有比這更高尚的。從此以後，歷代更加勉力而行。漢已從放勛那裏繼承美德，魏也和重華并駕齊驅，因爲在人鬼之間協同謀劃，而且是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得到體諒。

從前我的祖宗恭敬英明，如星辰位居星空的極點，而且光明和昏暗依次交替，月圓與月缺都有一定的期限，消滅商預兆災禍，不祇一代，竟然不能克服這些，况且這在現在，是上天要廢棄，是有由來的。祇是王身上有聖上的姿容，包藏有天地二儀的美德，英明與日月同等，道德與四時相合。先前，國家傾覆，王拯救并且保存了它，中原荒蕪阻塞，王又接濟而且恢復了它。自從有人依仗地險城堅而不順從，干犯綱紀放縱生命，肆意叛逆罪惡滔天，偷偷占據萬里國土，王無不以和風細雨滋潤他們，以萬鈞雷霆震懾

濟斯黔庶，固已義洽四海，道盛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人頌乎野，億兆抃踴，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群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其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

他們。九伐的道理已經布施，八法的教化自然理清，難道這要廣施於衆人，幫助這些老百姓，本來就已經高義遍及四海，大道盛傳到八方了。至於説上天賜下預兆，四靈顯出徵兆，圖讖上的文字既已顯明，人和神的期望都已改變，百工在朝廷裹歌咏頌揚，老百姓在郊野贊頌歡呼，億萬人鼓掌跳躍，側身久立思念革新。假如不是百姓樂於推崇，天命所集，難道這是我所能獨斷專行的嗎。因此仰敬皇靈，俯從群議，敬禪祭神寶器，傳授帝位給你。大晋國統已盡，天賜福禄永遠終結。可嘆！希望王答應施行這種妥當的安排，敬遵典則訓示，符合全國人的美好願望，恢復洪偉事業以至無窮，時時受到好運的保祐，以報答三靈的思慕仰望。

又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禄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讓，晋帝已遜于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群臣并上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晋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晋，晋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

又派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禄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送璽印文書，歸還皇帝璽綬，接受終位的禮儀，一概按照唐堯虞舜、漢魏舊時的事例。帝進表陳述辭讓之意，晋帝已經在琅邪王府第遜位，奏表未獲通過。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以及宋官署的衆位臣子一起上表勸帝進位，帝仍然不答應。太史令駱達陳述天文所示符命徵兆説：“考察晋義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太白星白天出現經過天空總共七次，占卜的結果：‘太白星經過天空，人民要更換主人，異姓的人要興盛。’義熙七年，五條彩虹出現在東方，占卜的結果是：‘五虹出現，天子要被廢棄，聖人要出現。’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集在東井。十三年，鎮星進入太微。占卜的結果是：‘鎮星守住太微，就會有新立的王，有離位的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次登上天，《易傳》説：‘冬，龍出現，天子失去國家，大人接受任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訴他的弟子説：‘嵩神説，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的後代，應當接受天命，我把璧玉三十二件、鎮金一餅給他，這正是預測劉氏治世的數目。’漢建武到建安末年共一百九十六年而後禪讓國統給魏，魏從黄初到咸熙末年共四十六年而後禪讓國統給晋，晋從泰始到現在共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拱手

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晋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群臣又固請，乃從之。

相讓，都在六上終結。又漢光武在南陽立有社廟，漢末社樹死去，劉備據有蜀地，是應此而興起的；到了晋的末年，那樹的舊根又開始萌生新枝，到此時已茂盛了。”像這樣的情況有幾十條。衆位大臣又堅持請求，帝於是聽從了衆人的意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晋以卜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勛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晋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堙滅。裕雖地非齊、晋，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横流，投袂一起，則皇祀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奸宄具殲，僭僞亦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晋室，撥亂濟時，因藉時來，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晋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群議，恭兹大禮。猥以寡德，托于兆人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霣。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

永初元年夏季六月丁卯，皇帝在南郊即位，設祭壇，焚燒柴薪向上天告白說：

皇帝臣劉裕冒昧地用黑色的雄獸，向皇皇后帝昭告：

晋因卜算統治世界的時間已告終結，運數已有歸屬，敬此宏運，把國家命脉交給劉裕。建立君主主宰天下，應以天下爲公，憑道德充當帝王，是百姓樂於推崇天命所集的人。遠古從唐堯虞舜開始，沿續到漢魏，無不是因爲高人能臣位至文祖，有首功的人登上帝位，所以纔能大力拯救百姓，流傳下來的準則可至無窮。晋自從東遷，各種法度不能整頓，宰輔之臣又依靠什麽，這樣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困難多次出現在隆安年間，災禍在元興年間形成，於是導致帝主遷移流亡，宗廟祭祀廢棄不存。劉裕即使地無齊、晋之勢，兵衆不足一旅，但是仰憤時世艱難，俯哀人欲横流，投袖而起，皇室祭祀得以恢復。以及危險劉裕能支撑，顛覆劉裕能扶起，奸邪之人犯法之徒都被殲除，僭越邪僞也被消滅，確實是興盛和廢棄都有一定的期限，邪惡終究有限度。至於使晋室大有所成，撥亂反正周濟時人，憑藉時運到來，這確實主管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加上不同習俗的人羡慕高義，帶着許多翻譯人員來到朝廷，正式曆法所至之地，人們都服從聲威教化。至此三靈傳下徵兆，山川顯示吉祥，人神同福，歲月更加榮顯。所以衆位公卿士人，億萬夷人，都説：“皇靈在上面降下訓示，晋朝在下表示誠意，天命不能够長久拖延，宫殿的極位也不可以短暫空缺。”於是迫使群臣謀議，恭敬地行此大禮。鄙陋的人憑着些少品德，托於萬億人之上，即使仰畏

饗！

大威，考慮此等小節，也要深長思之，敬懼如同對待死亡。敬選第一天，升壇受禪，告訴上帝，因此也酬謝萬國百姓的深情，上天保佑能够興盛，永遠賜福給有宋。希望神靈饗用這些祭品！

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宫，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責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盗，一皆蕩滌。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封晋帝爲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晋典，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宫于故秣陵。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妣爲穆皇后，尊王太后爲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嘆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廢絶，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爲縣公，廬陵公爲柴桑縣公，始安公爲荔浦縣侯，長沙公爲醴陵縣侯，康樂公即降爲縣侯，奉王導、謝安、温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者，一仍本秩。"

祭禮完畢，備好天子的車駕，幸建康宫，到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賜民爵位二級。凡是鰥寡孤獨不能自己養活自己的人，每人發給五斛穀，欠交的租賦舊時的債款不要再收。那些冒犯了鄉里的評論社會輿論，獲不義之財行爲不正淫蕩盗竊的，一律都滌除。長期服勞役的人，特別地都要遣回原籍。丢掉官職失去爵位、被禁止做官或被奪去功勞的，一切都依照從前的標準。封晋帝爲零陵王，一郡税收全都給他食用，車上可建起天子的旌旗，可乘五時副車，實行晋時的曆法，在郊外祭祀天地，禮樂制度，都采用晋時的典章制度，上書不必叫表，答表也不稱詔，在從前的秣陵建立宫殿。追尊皇考爲孝穆皇帝，妣爲穆皇后，尊王太后爲皇太后。詔令説："晋之功德，令人感嘆，念其仁政而不忍伐其樹。即使在不同的時代，其中的道義不能廢棄斷絶，降職殺戮之儀則，一律依順前朝典制。可降始興公爲縣公，廬陵公爲柴桑縣公，始安公爲荔浦縣侯，長沙公爲醴陵縣侯，康樂公就降爲縣侯，尊奉王導、謝安、温嶠、陶侃、謝玄等人的祭祀，那些爲義熙出力的人，一律按照原來的品級對待。"

庚午，以司空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乙亥，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賢舉善，問人疾苦，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未允人聽者，皆具以聞。戊寅，詔增百官奉。己卯，改晋《泰始曆》爲《永初曆》，社以子，臘以辰。

庚午，任命司空道憐爲太尉，封爲長沙王，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又詔令評定戰死的人被追贈以及酬謝獎賞授職免税的律條。乙亥，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義康爲彭城王。丁丑，派遣使節巡行四方，表彰賢明舉薦善人，詢問百姓疾苦，凡是案件訴訟不足或過多、政治刑法背離差失、有傷風化擾亂習俗、不能使人治事公允的，都要具體地把這些情况報聞。戊寅，詔令增加百官薪俸。己卯，改晋《泰始曆》爲《永初曆》，社祭在子時，臘祭在辰時。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諸流徙之家，并聽還本。又

秋季七月丁亥，原先流放的劫賊的剩餘家口被收在官府的，各個被流放遷徙的人家，都聽任

以市税繁苦，優量减降。從征關、洛，殞身不反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平西將軍乞伏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宫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改權制，率從寬簡。

八月辛酉，詔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戊辰，詔曰："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復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乙亥，赦見罪人。

閏月壬午，置晉帝諸陵守衛，其名賢先哲，詳加灑掃。丁酉，林邑國遣使朝貢。

九月壬子，置東宫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是歲，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西凉亡。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

二月己丑，策試州郡秀、孝于延賢堂。倭國遣使朝貢。

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他們回到本籍。又因爲市場税收繁多讓人困苦，就酌量減少降低。那些隨軍征伐關、洛，身死没有返回的人，贍養并賞賜他們的家庭。己丑，陳留王曹虔嗣去世。辛卯，重又設置五校三將官，增設殿中將軍二十人，其餘的在名額之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平西將軍乞伏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設置東宫冗從僕射、旅賁中郎將官職。戊申，把神主遷到太廟，皇帝親自參與其事。壬子，詔令改革計量制度，標準從寬從簡。

八月辛酉，詔令舊時郡縣有以北爲名的全部除去此名，寄居建立在南方的郡縣，聽任用南爲名號。戊辰，詔書説："彭城爲故鄉，督促農業纔能興盛，應該與豐、沛相同。令沛郡、下邳各免除租税布匹三十年。"辛未，追謚妃子臧氏爲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乙亥，赦免并接見罪人。

閏八月壬午，設置晉帝各陵的守衛官，那些名人賢士先知聖哲的墳墓，要詳加灑掃。丁酉，林邑國派遣使者朝賀進貢。

九月壬子，設置東宫殿中將軍十人，名額之外有二十人。壬申，設置都官尚書。

這年，是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西凉滅亡。

二年春季正月辛酉，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丙寅，禁止用金銀作塗料。任命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任命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己卯，禁止辦喪事用銅釘。罷除會稽郡府。

二月己丑，在延賢堂策試各州郡的秀才、孝廉。倭國派遣使者前來朝拜進獻貢品。

三月乙丑，開始限制荆州府設置將領不能超過二千人，官吏不得超過一萬人。州設置將領不能超過五百人，官吏不能超過五千人。兵士不在這個限制之内。

夏四月己卯，初禁淫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聽訟於華林園。

夏季的四月己卯，開始禁止無節制的祭祀活動，廢除各處的祠堂。那些辭世的賢人憑着功勛道德建立祠堂的，不在這一類。戊申，在華林園聽理訴訟。

五月己酉，置東宫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

五月己酉，設置東宫屯騎、步兵、翊軍三種校尉官。

秋七月己巳，地震。

秋季的七月己巳，發生了地震。

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車駕率百僚臨于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葬以晋禮。

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史》記載了他。帝率領百官在朝堂哀哭三天，像魏明帝爲山陽公服喪的舊事一樣。派兼太尉持節主管喪事，按照晋的禮儀安葬了零陵王。

冬十月己亥，以凉州胡帥大且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

冬季的十月己亥，任命凉州胡統帥大且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

十一月辛亥，葬晋恭皇帝于冲平陵，車駕率百官瞻送。

十一月辛亥，把晋恭皇帝安葬在冲平陵，帝率領百官瞻仰恭送。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罰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録尚書事，刺史如故。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爲尚書僕射。

三年的春季正月甲辰初一，帝詔令刑罰無論輕重全都赦免。癸丑，任命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録尚書事，刺史之職仍如從前。進江州刺史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太子詹事傅亮爲尚書僕射。

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虚、危。

二月丙戌，彗星出現在虚宿、危宿之間光芒四射。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羡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并入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丁未，以廬陵王義真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上疾瘳，大赦。

三月，天子有病，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羡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一起入朝侍奉醫藥。群臣請求向天地神靈祈禱，皇上不允許，衹使侍中謝方明把疾病向宗廟祭告罷了。丁未，任命廬陵王義真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皇上病好了，於是大赦天下。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郡王。

夏季的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郡王。

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羡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屢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

五月，皇上病情加重，召見太子，向他告誡説："檀道濟雖然有才略，但是没有遠大志向，不如哥哥檀韶有難以駕御的氣象。徐羡之、傅亮應當没有别的圖謀。謝晦屢次隨從我征伐，很懂得機變，如果有變異，必定是此人。如有稍稍推

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别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劍。"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悦，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床，寢之，極以爲佳，乃嘆曰："木床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毁之。制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綉金玉。内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内左右逍遥，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羡之住西州，嘗思羡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

辭，可以安置他到會稽、江州。"又寫下手詔："朝廷不必再有别府，宰相帶領揚州，可設穿鎧甲的士兵一千人。如果大臣中職責重要的，應該有助手，以防備不祥的人，可以在官署接見并留下軍隊供他使用。如有征討，全部配上官署裏接見時使用的軍隊，返回後再恢復舊制。後世如果有幼小的君主，朝廷大事一律委托給宰相，母后不必煩她臨朝處理朝政。兵器既然不允許帶入官署宫殿的大門，重要的人可以普遍地賜給班劍。"癸亥，皇上在西殿逝世，當時的年齡是六十歲。七月己酉，葬在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群臣敬上謚號叫武皇帝，廟號是高祖。

皇上清廉少欲望，嚴肅規整很有法度，不曾向人們顯示珠玉車馬之類的裝飾，後庭没有絹綢樂器的聲音。當初，朝廷没有準備音樂，長史殷仲文把這作爲進諫之言，帝説："每天没有閑空，而且我不懂音樂。"仲文説："多次聽了自然就能理解它了。"帝説："正因爲理解了就愛好它，所以我不去聽它。"寧州曾獻琥珀枕，光彩顔色很美麗，價值百金。當時將要北伐，因琥珀能治療金屬創傷，皇上很高興，命令打碎琥珀枕分賜給各位將領。平定關中，得到了姚興侄女，帝對她深深地寵愛，因此荒廢政事，謝晦進諫，當時就將此女遣出。財物布帛都在外面的倉庫，内府没有私自的收藏。宋官署建成，官員奏請東西堂放置曲脚床，用塗飾金子的釘，皇上不同意。讓用直脚床，用鐵釘。廣州曾進獻筒細布，一端長八丈，帝厭惡它精美艷麗使人勞苦，就交付主管官員彈劾太守，把布退還給他，并且規定嶺南禁止製作這種布。帝平時有熱病，并且有兵器創傷，晚年尤其嚴重，坐卧常常需要冷東西。後來有人獻上石床，睡在上面，認爲很好，於是感嘆説："木床尚且花費大，况且是石床呢。"就下令毁掉它。規定各位公主出嫁，遣送花費不能超過二十萬，没有錦綉金玉。内外人員奉守禁令，没有誰不節儉。帝性格特别疏略平易，曾經穿着連齒的木屐，喜歡從神武門内出去在左右逍遥，跟從的人不超過十多個。當時徐羡之住在西州，帝曾經思念羡之，便步行出了西掖門，羽儀絡繹不絶地

焉。

追隨，帝已走出西明門了。帝的各位皇子早晨來問候帝起居，進門脱掉公服，衹穿裙戴帽，按照家人的禮節去做。

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宫，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慚。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睹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皇上卑微的時候親自在丹徒耕種，等到接受朝廷任命，耨耜之類的農具還保存很多，都命人收藏好它們，以便留到以後用它們。等到文帝巡幸舊居，見到這些農具就詢問，左右的人把實情回答了文帝，文帝面有慚色。有親近的侍臣進諫説："大舜在歷山親自耕種，伯禹親自從事土木建築，陛下不看各位先聖的遺物，憑什麽知道稼穡的艱難，憑什麽能知道先帝的至高品德呢。"到了孝武大明年間，毁掉皇上所住的密室，在那個地方建起玉燭殿，和群臣一起觀看它，床頭有土屏障，墻壁上挂着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特别稱贊皇上勤儉樸素的品德，孝武不回答，獨自説："農夫得到這些，已經是過分了。"所以皇上能享有天下，成就大業，真是興盛啊。

少帝劉義符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帝於京口。時武帝年逾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悦。年六歲，拜豫章公世子。帝膂力絶人，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是武帝的長子。母親叫張夫人，晉義熙二年，她在京口生下少帝。當時武帝年過四十，還没有男孩，等到少帝出生，很高興。少帝年滿六歲，拜爲豫章公世子。帝體力超人，善於騎馬射箭，通曉音律。宋官署建成，拜授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讓，少帝被立爲皇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當天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規定服喪三年，尊稱皇太后叫太皇太后。

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羡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

六月壬申，任命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由司空徐羡之、領軍將軍謝晦以及傅亮輔佐朝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去世。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秋季的九月丁未，主管官員奏請武皇帝配祭於南郊，武敬皇后配祭於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于營室。

冬季的十一月戊午，有彗星出現在營室光芒四射。

十二月庚戌，魏軍剋滑臺。

十二月庚戌，魏軍攻破滑臺。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

景平元年春季的正月己亥初一，大赦天下，

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丑，祀南郊。魏軍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大且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阿豺并遣使朝貢。庚辰，進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爲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祔葬于興寧陵。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剋虎牢。

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

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

是歲，魏明元皇帝崩。

二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風，天有雲五色，占者以爲有兵。執政使使者誅皇弟義真于新安。高麗國遣使朝貢。時帝居處所爲多乖失。

夏五月乙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晋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

始徐羡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訃，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羡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紱。群臣拜辭送于東宫，遂幽于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還璽紱，檀道濟

改元，文武百官都賜給爵位二等。辛丑，在南郊祭祀。魏軍進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彗星出現在東壁光芒四射。

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大且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阿豺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庚辰，進蒙遜爲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任命阿豺爲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爲澆河公。

三月壬寅，孝懿皇后合葬在興寧陵。這個月，高麗國派遣使者朝拜進貢。

夏季的閏四月己未，魏軍攻克虎牢。

秋季的七月癸酉，尊稱親生母親張夫人爲皇太后。丁丑，赦免五年刑期以下的人。

冬季的十月己未，有彗星出現在氐宿光芒四射。

這一年，魏明元皇帝去世。

二年的春季二月癸巳初一，有日食現象。少帝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百姓，遷到新安郡。乙巳，有大風，天上有五色雲，占卜者認爲有戰爭。主持政事者派使者在新安誅殺皇帝的弟弟義真。高麗國派遣使者前來朝拜進貢。此時帝起居處事所作所爲多有背理失誤。

夏季的五月乙酉，皇太后命令暴露帝的過錯惡行，廢帝爲營陽王。一切依照漢昌邑、晋海西的先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朝繼承皇帝世系。

當初徐羡之、傅亮將要廢掉帝，諷勸王弘、檀道濟請求奔赴國喪，王弘等人來到朝廷，派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這天早晨，道濟、謝晦領兵走在前面，羡之等人隨後進發，趁着東掖門打開，從雲龍門進入，潘盛等人先告誡過夜間守衛，所以没有人抵抗。這時帝在華林園設排列的店鋪，親自賣東西，又開挖河流并聚積泥土，來模擬破岡埭，和左右的人牽引船隻并唱歌歡呼，以此作爲歡樂。晚上游玩天淵池，就在龍舟上就寢。那天早晨帝還未起床，兵士就進來了，殺死兩個在帝身邊的侍僕，傷了帝的手指，扶出東邊小門，便收走璽紱。群臣拜别送帝到東宫，於是帝被幽禁在吴郡。這天，赦免死罪以下

入守朝堂。

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温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誅内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顔，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禀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險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的囚犯。太后命令送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

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人派中書舍人邢安泰在金昌亭弒帝。帝有勇氣力量，没有立即受控制，突圍逃出昌門，邢安泰率人追趕用門閂擊倒帝而致死，此時帝年方十九歲。

論曰：晉自從國家南移，朝綱廢弛紊亂，朝廷權力國家命脉，一個接一個歸於高官重臣，君主之道雖然尚存，但是主上的威信久已衰弱。桓温雄才大略超過世人，功勛卓著高過一時，篡位的事已經成功，天與人的期望將要改變。從此以後，皇帝爲政之道更加昏亂，道子首開禍端，元顯成其禍尾。桓玄乘時機藉運氣，再加上天資，改革天命接受成果，人們没有不同的願望。宋武地勢不如齊、晉，兵衆不足一旅，竟然在不滿十年的時間裏，平定凶險剪除暴亂，鏟除内亂清除外敵，功及上下人等。如果説那樂於推崇之心所歸向的，歌曲歌頌所集中的，與魏、晉相比較，可以説是收獲了它們的實質。然而武皇將到五十歲，年幼的後代纔開始養育，雖然有慈祥的面容，却没有嚴格的教訓在他們面前。少帝依靠容易受影響的品質，禀承可變差的姿態，外界事物没有觸犯他的心，他所想的事必定會放縱他的心志，奸邪放縱不用學就會，危險覆亡不用期望就會聚集，他遭至覆滅，并非不幸。可悲啊！

南史卷二

本紀第二

宋本紀(中)

文帝劉義隆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悦。

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并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宫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内見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弑害，及鑾駕西迎，人懷疑懼，惟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彦之共期朝臣未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内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

太祖文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是武帝的第三個兒子。晉義熙三年生在京口。十一年，被封爲彭城縣公。永初元年，被封爲宜都郡王，位居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授都督，時年十四歲。帝身高七尺五寸，廣泛涉獵經史，善寫隸書。這一年來京師朝見武帝，碰到武帝正聽審訟案，就派太祖審訊建康獄中囚犯，太祖的辨析裁斷都符合武帝旨意，武帝很高興。

景平初年，有黑龍出現在西方，五色雲緊隨着它。二年，江陵城上有紫色雲氣。望氣的人都認爲這是帝王的符命，帝王當出在西方。這一年少帝被廢，百官討論再立位的人，徐羨之、傅亮等人因爲吉祥的符命集中在太祖身上，所以準備法駕奉迎太祖，以便入朝接續皇統。行臺到達江陵，尚書令傅亮奉奏表章進獻璽紱，州府的官佐差役都自願稱臣，請求在各道城門題榜公布，一切依照宫省慣例行事，太祖皆不允許。令各州、府、國的綱紀寬恕所統轄地區内被判刑的人。這個時候，司空徐羨之等人新近有弑害行爲，以及用鑾駕西迎太祖，人們都懷有疑惑恐懼之心，惟有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彦之共同期望朝中大臣没有異心。帝説："諸公接受皇帝的遺命輔政，不容背叛和懷有二心；况且辛勞的大臣舊時的將領，充滿了朝廷内外，現在兵力又足够用來控制事情，有什麽可懷疑的！"

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令到彦之監襄陽。車

七月甲戌，纔從江陵出發，太祖命令王華執掌州府，留下鎮守陝西，又令到彦之監守襄陽。

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寧陵，還次中堂，百官奉璽紱，冲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宫，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拜太廟。詔追復廬陵王先封，奉迎靈柩。辛丑，謁臨川烈武王陵。癸卯，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己酉，減荆、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

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辛未，祀南郊，大赦。

秋八月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司空王弘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一月癸酉，以武都王世子楊玄爲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

是歲，赫連屈丐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彦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荆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大赦。丁卯，以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録尚書事。

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右僕射。戊辰，到彦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

車駕正在途中，有黑龍騰躍背負太祖所乘舟船，太祖身邊的人没有不大驚失色的，太祖對王曇首說："這是夏禹接受天命時的徵兆，我有什麽德纔可以承受它。"等到到達京都，群臣在新亭迎接拜見太祖。太祖先拜謁初寧陵，回來後在中堂停留，百官奉獻璽紱，太祖謙虚辭讓没有接受，百官勸説請求了四次，太祖纔聽從百官的意見。

元嘉元年秋季八月丁酉，皇帝在中堂即位，置備好法駕進入宫廷，御臨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年號，文武大臣都賜給爵位二級。戊戌，拜祭太廟。詔令追復廬陵王先前的封號，奉迎他的靈柩。辛丑，拜謁臨川烈武王陵墓。癸卯，進司空徐羨之官位爲司徒，江州刺史王弘官位爲司空，尚書令傅亮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甲辰，追尊生母胡婕妤爲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己酉，減免荆、湘二州今年税布的一半。

九月丙子，立妃子袁氏爲皇后。

這一年，是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季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進奏表章把政權歸還太祖，太祖於是開始親自處理紛繁的政務。辛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

秋季的八月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司空王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季十一月癸酉，任命武都王世子楊玄爲北秦州刺史，繼承封號武都王。

這一年，赫連屈丐死去。

三年春季的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被殺。派中領軍到彦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伐荆州刺史謝晦，皇上親自率領六軍西征。大赦天下。丁卯，任命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録尚書事。

二月戊午，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右僕射。戊辰，到彦之、檀道濟在隱磯大敗謝晦。丙子，太祖的車駕從蕪湖返回。己卯，在延頭擒獲謝晦，送到京都

旆。己卯，禽晦於延頭，送都伏誅。

處死。

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大且渠蒙遜改爲車騎大將軍。詔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丙午，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秋，旱且蝗。

夏季的五月乙未，任命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凉州牧大且渠蒙遜改任爲車騎大將軍。詔令大使巡視四方，觀察風俗民情。丙午，太祖到延賢堂聽審訟案，從此每年都要審訊案件三次。秋天，天旱并且有蝗蟲災害。

冬十二月，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謀反，伏誅。

冬季的十二月，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謀反，被誅殺。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鄴百里内。辛巳，祀南郊。

四年春季正月乙亥初一，特赦建鄴百里之内的人。辛巳，祭祀南郊。

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

二月乙卯，太祖巡行臨幸丹徒，拜謁京陵。

三月丙子，宴丹徒宫，帝鄉父老咸與焉。蠲丹徒今年租布，原五歲刑以下。丁亥，車駕還宫。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采富陽令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

三月丙子，在丹徒宫舉行宴會，帝家鄉父老都參加了。免除丹徒今年的租布，寬赦五年以下徒刑。丁亥，車駕回到宫中。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去世。壬寅，采納富陽令諸葛闡的建議，禁止人們在夏至日佩戴五彩絲命縷之類的物品。

夏五月，都下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器。

夏季五月，京都地區流行疾病，太祖派遣使者慰問，供給醫藥，死去的人如果没有家屬的，就賜給他們棺材葬器。

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六月癸卯初一，有日食現象。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以陰陽愆序，求讜言。甲申，臨玄武館閲武。戊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振恤。

五年春季正月乙亥，詔令因爲陰陽失序，求進直言。甲申，帝到玄武館閲兵。戊子，京都發生大火，帝派遣使者巡視撫慰救濟。

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振贍。

夏季的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都又發大水。乙卯，帝派遣使者檢查巡行救濟賑恤。

十二月，天竺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天竺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是歲，魏神䴥元年，太武皇帝伐赫連昌，滅之。乞伏熾盤死。

這一年，是魏神䴥元年，太武皇帝攻伐赫連昌，滅掉了它。乞伏熾盤死去。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以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録尚書事。

六年春季正月辛丑，帝在南郊祭祀。癸丑，任命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録尚書事。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皇太子。戊午，大赦，賜文武位一等。

三月丁巳，立皇子劉劭爲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賜給文武大臣爵位一等。

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右僕

夏季四月癸亥，任命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右僕射。

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百濟國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星晝見。

十二月，河西、河南國并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壬戌，雪且雷。

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到彦之侵魏。

夏六月己卯，封氐楊難當爲武都王。

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魏剋金墉城。

十一月癸未，又剋虎牢。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右將軍到彦之自滑臺奔退。

十二月，都下火，延燒于太社北墻。

是歲，馮跋死。倭、百濟、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并遣使朝貢。吴興、晋陵、義興大水，遣使巡行振恤。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

三月，大雩。

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

閏六月乙巳，遣使省行獄訟，簡息傜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弘、征南大將軍永脩公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鎮惡，或履道廣深、執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準弘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弘帝載，武功以隆景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享，寤寐屬慮，永言興懷。便

五月壬辰初一，有日食現象。

秋季七月，百濟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冬季十一月己丑初一，有日食現象，星星在白天出現。

十二月，河西、河南國一起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七年春季二月壬戌，下雪并且打雷。

三月戊子，帝派右將軍到彦之侵犯魏。

夏季六月己卯，封氐人楊難當爲武都王。

冬季十月戊午，設立錢署，鑄造四銖錢。戊寅，魏攻克金墉城。

十一月癸未，又攻克虎牢。壬辰，帝派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抗拒魏軍，右將軍到彦之從滑臺奔逃退走。

十二月，京都失火，蔓延燒到太社北墻。

這一年，馮跋死。倭、百濟、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一起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吴興、晋陵、義興發大水，帝派使者巡視災區救濟災民。

八年春季二月辛酉，魏攻克滑臺。癸酉，檀道濟領軍返回，從此河南又丢失了。

三月，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求雨活動。

夏季的六月乙丑，大赦天下，這是因旱災的緣故。又一次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求雨活動。

閏六月乙巳，帝派使者巡行察看官司訟案，有選擇地停息人們的徭役。

九年春季二月辛卯，帝詔令說："故去的太傅長沙景王、故去的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去的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王弘、征南大將軍永脩公道濟、故去的左將軍龍陽侯鎮惡，他們有的履行道義廣泛深遠、固守仁德謙虚邈遠；有的雅量高遠美好，風度見識清朗而曠遠；有的識見弘大正確，才能謀略宏廣超群。都是文德能光大帝史，武功能興盛大業。然而太常旗上没有銘記他們的功績，從屬於祭祀又没有犧

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

牲可以享用，終日憂慮，長久地產生懷想。便應該在廟庭上配祭，在天府裏勒記功名。”

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弘爲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爲司空。

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弘爲太保。丁巳，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爲司空。

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弘薨。

夏季五月壬申，新任的太保王弘薨。

六月癸未，置積射、强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璝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壬寅，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六月癸未，設置積射將軍、强弩將軍官位。乙未，任命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璝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壬寅，任命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秋七月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

秋季七月庚午，任命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

冬十二月庚寅，立皇子紹爲廬陵王，奉孝獻王祀；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王，奉營陽王祀。

冬季十二月庚寅，立皇子劉紹爲廬陵王，供奉孝獻王的祭祀；立江夏王義恭子劉朗爲南豐王，供奉營陽王的祭祀。

是歲，魏延和元年。

這一年，是魏延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義宣爲南譙王。己未，大赦。

十年春季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義宣爲南譙王。己未，大赦天下。

夏，林邑、闍婆達國、訶羅單國并遣使朝貢。

夏季，林邑、闍婆達國、訶羅單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

秋季七月戊戌，特赦益、梁、秦三州。

冬十一月，氐楊難當據有梁州。是月，且渠蒙遜死。

冬季十一月，氐楊難當占據梁州。這個月，且渠蒙遜死去。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梁州平。

十一年夏季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攻破氐，梁州平定。

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以北。戊寅，以大且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五月丁卯，特赦梁、南秦二州劍閣以北地區的賦税。戊寅，任命大且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是歲，林邑、扶南、訶羅單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林邑、扶南、訶羅單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祀南郊。癸酉，封馮弘爲燕王。

十二年春季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在南郊祭祀。癸酉，封馮弘爲燕王。

夏四月丙辰，詔內外舉士。都下地震。

夏季四月丙辰，詔令朝廷內外舉薦賢士。京都發生地震。

六月，禁酒。師子國遣使朝貢。丹陽、淮南、吴、吴興、義興大水，

六月，帝下令禁酒。師子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丹陽、淮南、吴、吴興、義興發大水，

都下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五郡遭水人。

秋七月辛酉，闍婆達、扶南國并遣使朝貢。

八月乙亥，原除遭水郡諸逋負。

九月，蜀賊張尋爲寇。

是歲，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

三月己未，誅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庚申，大赦。

夏六月，高麗、武都等國并遣使朝貢。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殂，追崇爲晋皇后，葬以晋禮。

九月癸丑，立皇子濬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

是歲，馮弘奔高麗。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戊戌，鳳凰二見于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凰里。

夏四月，蜀賊張尋、趙廣降，遷之建鄴。

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賀雪，河南、河西、訶羅單國并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二月，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

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東宫。

是歲，武都、河南、高麗、倭、扶南、林邑等國并遣使朝貢。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閲武于北郊。庚寅，進彭城王義康爲大將軍、領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夏王義恭爲司空。

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

京都人都要乘船外出。己酉，把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的米穀百萬斛，賜給五郡遭受水災的人。

秋季七月辛酉，闍婆達、扶南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八月乙亥，赦免遭受水災的州郡各種拖欠的賦税。

九月，蜀賊張尋暴亂。

這一年，是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季正月癸丑初一，皇上有病，不舉行朝會。

三月己未，誅殺了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庚申，大赦天下。

夏季六月，高麗、武都等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秋季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去世，追封爲晋皇后，用晋朝禮節安葬了她。

九月癸丑，立皇子劉濬爲始興王、劉駿爲武陵王。

這一年，馮弘奔逃到高麗。

十四年春季正月辛卯，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戊戌，鳳凰兩次出現在都城，衆多的鳥隨着它，改這塊地方叫鳳凰里。

夏季四月，蜀賊張尋、趙廣投降，把他們移送到建鄴。

冬季十二月辛酉，剛停瑞雪，河南、河西、訶羅單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十五年春季二月，任命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

秋季七月辛未，發生地震。新建了東宫。

這一年，武都、河南、高麗、倭、扶南、林邑等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在北郊建立儒學館，令雷次宗住在那裏。

十六年春季正月戊寅，帝在北郊閲兵。庚寅，進彭城王義康爲大將軍、領司徒，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江夏王義恭爲司空。

夏季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延爲

渾慕延爲河南王。

秋八月庚子，立皇子鑠爲南平王。

九月，魏滅且渠茂虔。

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

是歲，武都、河南、林邑、高麗等國并遣使朝貢。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兗、青、冀四州大水，遣使振恤。

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于長寧陵。

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大赦，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甲戌，以司空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録尚書事。

十一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

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戊辰，以南豫州刺史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是歲，武都、河南、百濟等國并遣使朝貢。

是歲，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刪定郎官。

夏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并開府儀同三司。甲申，沔水泛溢，害居人。

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賑贍。

冬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

河南王。

秋季八月庚子，立皇子劉鑠爲南平王。

九月，魏滅掉且渠茂虔。

冬季十二月乙亥，皇太子行冠禮，大赦天下。

這一年，武都、河南、林邑、高麗等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皇上喜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自聚集門徒，有很多就學的人。江左的風俗，從此變得美好，後世說到政治教化，都稱頌元嘉年間。

十七年夏季四月戊午初一，有日食出現。

秋季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兗、青、冀四州發大水，帝派遣使者救濟災民。

九月壬子，元皇后葬在長寧陵。

冬季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被殺。大赦天下，文武百官賜給爵位一級。任命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大將軍的職位照舊。甲戌，任命司空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録尚書事。

十一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死去。

十二月癸亥，任命光禄大夫王球爲尚書僕射。戊辰，任命南豫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揚州刺史。這一年，武都、河南、百濟等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這一年，是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季三月庚子，天上降下雹子。戊申，設置尚書刪定郎官。

夏季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都爲開府儀同三司。甲申，沔水泛濫，危害居民。

六月戊辰，帝派遣使者巡行救濟災民供給食用。

冬季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去世。己

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氐楊難當寇漢川。

十二月，晋寧太守爨松子舉兵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是歲，河南、肅特、高麗、蘇摩黎、林邑等國并遣使來朝貢。

十九年夏四月甲戌，上以久疾愈，始奉初礿，大赦。

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楊難當，仇池平。

閏月，都下水，遣使巡行賑恤。

六月，以大且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爲彗，入文昌，貫五車，掃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

冬十二月丙申，詔奉聖之胤，速議承襲；及令修廟，四時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洒掃，栽松柏六百株。

是歲，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國并遣使朝貢。西凉武昭王孫李寶始歸于魏。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

二月甲申，閱武於白下。魏軍剋仇池。

夏四月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冬十月，雷。

十二月壬午，置藉田。

是歲，河西、高麗、百濟、倭國并遣使朝貢。自去歲至是，諸州郡水旱傷稼。人大飢，遣使開倉賑恤。

亥，任命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氐楊難當侵犯漢川。

十二月，晋寧太守爨松子舉兵造反，寧州刺史徐循討伐并且平定了他。

這一年，河南、肅特、高麗、蘇摩黎、林邑等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十九年夏季四月甲戌，皇上因爲久病剛好，開始進行首次夏祭，大赦天下。

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攻破楊難當，仇池平定。

閏五月，都城發大水，帝派遣使者巡行救濟災民。

六月，任命大且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秋季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丙辰，有客星出現在北斗，因而成爲彗星，進入文昌星座，貫穿五車星座，掃過畢星，拂過天節星，經過天苑星，冬末纔消失。

冬季十二月丙申，詔令尊奉聖王的血脉，趕快商議承襲王位的事；以及詔令修廟，四時祭祀；并命令免除陵墓附近五家的賦税以供灑掃陵墓，栽下松柏六百株。

這一年，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西凉武昭王孫李寶開始歸順魏。

二十年春季正月辛亥，在南郊祭祀。

二月甲申，在白下閱兵。魏軍攻克仇池。

夏季四月甲午，立皇子劉誕爲廣陵王。

秋季七月癸丑，任命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爲武都王。

冬季十月，打雷。

十二月壬午，設置藉田。

這一年，河西、高麗、百濟、倭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從去年到現在，各州郡水旱災害傷害莊稼。人們非常飢餓，帝派遣使者打開糧倉救濟災民。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兗、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并禁酒。辛酉，親耕藉田，大赦。

二十一年春季正月己亥，南徐、南兗、南豫州、揚州的浙江西部，一并禁酒。辛酉，帝親自耕種藉田，大赦天下。

二月己丑，司徒、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宏爲建平王。

二月己丑，司徒、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劉宏爲建平王。

秋八月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秋季八月戊辰，任命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九月甲辰，以大且渠安周爲征西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九月甲辰，任命大且渠安周爲征西將軍、凉州刺史，封河西王。

冬十月乙亥，命刺史郡守修東耕。丙子，雷且電。

冬季十月乙亥，命刺史和郡守整治春耕用具。丙子，打雷并且有閃電。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

二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卯初一，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研製的《元嘉新曆》。

二月甲戌，立皇子禕爲東海王，昶爲義陽王。

二月甲戌，立皇子劉禕爲東海王，劉昶爲義陽王。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

秋季七月己未，任命尚書僕射孟顗爲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爲右僕射。

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

九月己未，解除酒禁。癸酉，在武帳堂舉行宴會，皇上將要出發時，告誡各位兒子暫且不要吃東西，到宴會場所再賜給食物。直到天晚，食物没有送來，帝的兒子們臉上有飢餓的表情。皇上告誡他們說："你們這些人從小生長在豐足安逸的環境裏，没有看見過百姓的艱難，今天使你們記住世上還有飢餓困苦，知道用節儉對待事物。"

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絶屬籍。

冬季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范曄以及他的黨羽都被殺死。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取消他的屬籍。

是冬，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

這年冬天，疏浚淮河，整治起湖熟廢田一千多頃。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

二十三年夏季四月丁未，大赦天下。

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剋之。

六月癸未初一，有日食出現。交州刺史檀和之攻伐林邑國，并攻克了它。

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興景陽山于華林園，役重人怨。

這一年，大有收成。修築北堤，在樂游苑北修建玄武湖，在華林園興建景陽山，勞役繁重人們怨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賜

二十四年春季正月甲戌，大赦天下，賜給文

文武位一等。

夏四月，河、濟俱清。

六月，都下疫癘，使巡省給醫藥。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

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渾爲汝陰王。

是歲，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二十五年春閏二月己酉，大蒐於宣武場。

三月庚辰，校獵。

夏四月乙巳，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

五月己卯，罷當兩大錢。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丙寅，加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位司空。

八月甲子，立皇子彧爲淮陽王。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

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月己亥，幸丹徒，謁京陵。

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大赦；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過，蠲田租之半。癸亥，使祭晋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墓。

五月壬午，至自丹徒。丙戌，婆皇國，壬辰，婆達國并遣使朝貢。

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爲隨郡王。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

武百官爵位一等。

夏季四月，河、濟水都很清澈。

六月，京都發生瘟疫，帝派人巡行檢查供給病人醫藥。因爲貨物價貴，就製造大錢，一個大錢當兩個小錢使用。

秋季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

冬季十一月甲寅，立皇子劉渾爲汝陰王。

這一年，徐、兖、青、冀四州發大水。

二十五年春季閏二月己酉，在宣武場舉行大規模檢閲軍隊的活動。

三月庚辰，帝打獵。

夏季四月乙巳，新建了閶闔、廣莫二座城門，改先前的廣莫門叫承明門，開陽門叫津陽門。

五月己卯，停止使用一當兩大錢。

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丙寅，加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位爲司空。

八月甲子，立皇子劉彧爲淮陽王。

九月辛未，任命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爲左僕射。

冬季，從青州城南遠望，看見地中如同有水，還有倒影，人們叫它“地鏡”。

二十六年春季正月辛巳，在南郊祭祀。

二月己亥，帝巡幸丹徒，拜謁京陵。

三月丁巳，帝在丹徒宫舉行宴會，大赦天下；恢復丹徒縣僑民舊户今年租調的一半，所經過的地方，免除田租的一半。癸亥，派人祭奠晋故去的司空忠肅公何無忌的墓。

五月壬午，從丹徒到達京都。丙戌，婆皇國，壬辰，婆達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冬季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劉誕爲隨郡王。癸卯，彗星出現在太微星座。甲辰，任命揚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季正月辛卯，百濟國派遣使者前

使朝貢。

二月，魏軍攻縣瓠。以軍興，減百官奉禄三分之一。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奉禄，同内百官，於是諸州郡縣丞尉并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

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

冬十一月丁未，大赦。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内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悦，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

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車駕還宫。丙申，拜初寧陵。大旱。

夏四月癸酉，婆達國遣使朝貢。己卯，彗星見于昴。是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給醫藥。

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國并遣使朝貢。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左僕射、護軍將軍。壬子，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坐。

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

來朝見進貢。

二月，魏軍攻打縣瓠。因爲戰争興起，減少百官三分之一的俸禄。

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請求減少俸禄，與朝廷百官相同，於是各州郡縣的丞尉全部一同減少俸禄。戊寅，停罷國子學。

秋季七月庚午，帝派寧朔將軍王玄謨抵抗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發後軍隊駐扎在彭城，總領各路軍隊。

冬季十一月丁未，大赦天下。

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領大軍到達瓜步，聲稱要渡江，京都人士震驚恐懼，都挑着擔子站着。壬午，京都内外都戒嚴，沿江六七百里舳艫首尾相接。當初議論北侵魏的事，朝中人士多有不同意見，到了這時，帝登上烽火樓極目遠望，心中不高興，對江湛説："北伐的計謀，意見相同的人很少，今天士人庶民勞苦怨恨，我不能不慚愧。給大夫帶來憂愁，是我的過錯。"甲申，派人贈送百牢給魏。

二十八年春季正月丁亥，魏太武帝從瓜步退歸，俘獲廣陵居民一萬多家北上，徐、豫、青、冀加上二兗州共六州被殺死的人和被掠奪的財物不可勝數，所經過的州郡，赤地千里一覽無餘。

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帝巡幸瓜步。這一天，解除戒嚴。

三月乙酉，帝回到宫中。丙申，拜祭初寧陵。天下大旱。

夏季四月癸酉，婆達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貢。己卯，彗星出現在昴星附近。這個月，京都發生了瘟疫，帝派使者巡行檢查供給醫藥。

五月乙酉，亡命之徒司馬順則自封齊王，占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戊申，任命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左僕射、護軍將軍。壬子，彗星出現在太微星座中，正對着帝座星。

秋季的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經濟爲

綏濟爲安東大將軍。

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秋，猛獸入郭内爲災。

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徙彭城流人於瓜步，淮西流人于姑孰，合萬許家。

是歲，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逢災澇，可量加赦贍。

二月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火。

夏四月戊午，訶羅單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

九月丁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

十二月戊辰，黄霧四塞。辛未，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録尚書如故。

是歲，魏中常侍宗愛構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爲帝，改元爲承平，後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爲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會群臣於太極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宫上。戊寅，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

安東大將軍。

八月癸亥，梁鄒被平定，斬殺了司馬順則。這一年秋天，猛獸進入郭内造成禍害。

冬季十月癸亥，高麗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十一月壬寅，特赦二兖、徐、豫、青、冀六州，遷徙彭城流浪在外的人到瓜步，遷徙淮西流浪在外的人去姑孰，合計一萬家左右。

這一年，是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季正月甲午，帝下詔經過侵擾的六州，又遇澇災，可以酌量加以救濟。

二月乙卯，打雷并且下雪。戊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王。

三月壬午，大風拔起樹木，都城發生大火。

夏季四月戊午，訶羅單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秋季七月壬辰，改封汝陰王劉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劉彧爲湘東王。丁酉，減掉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位。

九月丁亥，任命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冬季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紹薨。

十二月戊辰，黄霧四處瀰漫。辛未，任命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録尚書之職仍舊。

這一年，魏中常侍宗愛謀反，太武皇帝崩，於是尊奉南安王拓拔余爲帝，改元爲承平，後來又傷害拓拔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尊奉皇孫爲帝，這就是文成皇帝，改元叫興安。

三十年春季正月乙亥初一，帝在太極前殿會見群臣，有青黑氣從東南方來，陰影覆蓋在宫殿上。戊寅，任命司空、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任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劉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戊子，派江州刺史武陵王劉駿統率衆軍討伐西陽蠻。

衆軍伐西陽蠻。

二月甲子，元凶劭構逆，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

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爲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悦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篷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篷未至於壞，紫色貴，并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二月甲子，元凶劉劭謀反，帝在合殿崩，當時的年齡是四十七歲。謚號爲景皇帝，廟號爲中宗。三月癸巳，葬在長寧陵。孝武帝即位後，追改帝的謚號爲文帝，廟號爲太祖。

帝聰明仁義寬厚，很器重文人儒士，親自盡力處理政事，孜孜不倦，加上在位的日子很長，一心衹想簡約清静。這個時候政治清平訟案得到審理，朝野之人喜悦和睦，是江左政權中所没有的。帝又生性勤儉節約，不愛奢侈。車府令曾因爲輦篷的緣故，請求改换它；又因爲輦席過去都是烏皮的緣故，想用紫皮代替，太祖認爲竹篷没有壞，紫色皮太貴，都不讓改動。他簡易樸素就像這樣。

孝武帝劉駿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决愛武，長於騎射。

十二年，立爲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晋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爲都督、江州刺史。時緣江蠻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

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弑逆，上率衆入討。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并舉義兵。

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是文帝的第三個兒子。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間出生，有光亮照射室中。帝少年機巧聰穎，神明俊爽，讀書時七行字一起看下，才能文采都很美好，雄强果决愛武，擅長騎馬射箭。

十二年，帝被文帝立爲武陵王，二十二年，累次遷官至雍州刺史。自從晋遷入江左以來，襄陽没有皇子統治的重鎮，當時文帝想經營統治關、河，所以有這次授官。等到魏太武帝大舉進兵至淮南，當時帝鎮守彭城，魏派尚書李孝伯到彭城，帝派長史張暢與他説話，帝改穿便服觀察他們談話。孝伯不停地看着帝，等到出來，他對人説："張侯身邊有人風骨目光，都不是普通人所有的。"二十八年，爲都督、江州刺史。當時因爲江蠻侵略，文帝派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人討伐他們，派世祖總領衆軍。

三十年正月，世祖率領軍隊出發駐扎在西陽的五洲，碰上元凶叛逆弑帝，世祖率軍入京都討伐。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一并發動義兵。

三月乙未，世祖在軍門樹起牙旗。這時人們大多不熟悉舊時禮儀，有一個老人頭髮花白，自稱少年時跟從武帝征伐，很熟悉戰事，世祖就派他指揮，事情結束之後，這個老人忽然失去了踪

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蔭于牙上。

四月辛酉，上次溧洲。丙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文帝號謚。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并録尚書六條事。以安東將軍隨王誕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質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并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右僕射。改新亭爲中興亭。

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剋東府。丙子，剋建鄴，二凶及同逆并伏誅。庚辰，詔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謁初寧陵，曲赦建鄴二百里内，并蠲今年租税。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

六月丙午，車駕還宫。初置殿門及上閤門屯兵。庚午，以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右僕射。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

閏月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庚申，加太傅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是月，置衛尉官。

影。從冬天到春天，常颳東北風，連續陰天不晴，這一天牙旗樹立之後，風轉向西南，景色開朗，有二片紫雲遮蓋在牙旗上。

四月辛酉，世祖駐扎在溧洲。丙寅，駐扎在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前來投奔，奉獻奏表進上尊號。戊辰，世祖到了新亭。己巳，世祖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文帝謚號。任命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任命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一起録尚書六條事。任命安東將軍隨王劉誕爲衛將軍、荆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質車騎將軍、江州刺史。一起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任命征虜將軍王僧達爲右僕射。改新亭名爲中興亭。

夏季的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攻克東府。丙子，攻克建鄴，二凶以及他們的同謀一并被殺。庚辰，世祖下詔分派大使巡察地方風俗。這一天解除戒嚴。辛巳，臨幸東府城。甲申，尊奉親生母親路淑媛爲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壬辰，任命太尉江夏王義恭爲太傅，領大司馬。甲午，世祖拜謁初寧陵，特赦建鄴方圓二百里以内的人，并且免除本年的租税。戊戌，任命撫軍將軍南平王劉鑠爲司空，建平王劉宏爲尚書左僕射。

六月丙午，世祖還宫。初步設置殿門以及上閤門屯集軍隊。庚午，任命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右僕射。庚申，世祖詔令有司評定功績分發獎賞各有差别。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劉誕爲竟陵王。

閏六月丙子，派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視察風俗。庚申，加太傅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任命荆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甲申，免除尋陽、西陽郡租調三年。這個月，設置衛尉官。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辛酉，詔崇儉約，禁淫侈。己巳，司空南平王鑠薨，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癸未，聽訟於閱武堂。

十一月丙辰，停臺省衆官朔望問訊。丙寅，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甲戌，省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官，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祀南郊，大赦，改元。壬戌，更鑄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月，起正光殿。

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兖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壬午，曲赦豫州。

三月己亥，内外戒嚴。

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破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吴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爲人所斬，傳首建鄴。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及鎮北大將軍沈慶之并開府儀同三司。癸未，罷南蠻校尉官。戊子，省録尚書官。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既。丙辰，大赦，賜文武爵一級。

冬十月戊寅，詔開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秋季的七月辛丑初一，有日食出現。辛酉，詔令崇尚勤儉節約，禁止淫逸奢侈。己巳，司空南平王劉鑠去世，任命侍中南郡王世子劉恢爲尚書右僕射。

冬季十月癸未，世祖在閱武堂聽理訟案。

十一月丙辰，世祖停止臺省衆多官員每月初一和十五問訊的慣制。丙寅，高麗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十二月甲戌，免去都水使者之官職，設置水衡令官職。癸未，因爲要開置東宫，撤除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職。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去舊員的一半。

孝建元年春季正月己亥初一，世祖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改元。壬戌，改鑄四銖錢。丙寅，世祖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給天下爲人之子者爵位一級。這個月，起建正光殿。

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兖州刺史徐遺寶舉兵造反。壬午，特赦豫州。

三月己亥，宫廷内外戒嚴。

夏季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打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敗叛兵。己未，解除戒嚴。癸亥，任命吴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戊辰，臧質逃到武昌，被人殺死，首級傳送到建鄴。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爲撫軍大將軍，與鎮北大將軍沈慶之一起開府儀同三司。癸未，罷去南蠻校尉官職。戊子，撤除録尚書官職。庚寅，義宣在江陵被賜死。

秋季七月丙申初一，有日食出現，是日全食。丙辰，大赦天下，賜文武百官爵位一級。

冬季十月戊寅，世祖下詔開建仲尼廟，制定與諸侯相同的禮制，詳細選擇高爽而乾燥的地勢，多給祭祀的費用。

十一月癸卯，復置都水使者官。始課南徐州僑人租。

十一月癸卯，又設置都水使者官職。開始徵收南徐州從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的租稅。

是歲，魏興光元年。

這一年，是魏興光元年。

二年春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朝貢。丙寅，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季二月己丑，婆皇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丙寅，任命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夏四月壬申，河南國遣使朝貢。

夏季四月壬申，河南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乙未，熒惑星進入南斗星座。戊戌，任命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

六月甲子，因爲國哀免除罪行釋放犯人，大赦天下。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己酉，槃槃國遣使朝貢。

秋季七月癸巳，世祖立皇弟休祐爲山陽王、休茂爲海陵王、休業爲鄱陽王。己酉，槃槃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罪，廢爲庶人，自殺。辛酉，干陀利國遣使朝貢。三吳饑，詔所在振貸。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劉渾有罪，被廢爲庶人，自殺了。辛酉，干陀利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三吳饑荒，世祖下詔災荒所在的地方救濟寬貸。

九月丁亥，閱武於宣武場。

九月丁亥，世祖在宣武場閱兵。

冬十月壬午，以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南徐州刺史，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爲尚書令。

冬季十月壬午，任命揚州刺史竟陵王劉誕爲司空、南徐州刺史，任命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劉宏爲尚書令。

十一月辛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辛亥，高麗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是歲，魏太安元年。

這一年，是魏太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爲順陽郡王，休若爲巴陵郡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爲西陽郡王。辛丑，祀南郊。以驃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彦之，衛將軍、左光祿大夫新建文宣侯王華，豫寧文侯王曇首配饗文帝廟庭。壬子，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群臣上禮。

三年春季正月庚寅，世祖立皇弟休範爲順陽郡王，休若爲巴陵郡王。戊戌，世祖立皇子子尚爲西陽郡王。辛丑，在南郊祭祀。把驃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彦之，衛將軍、左光祿大夫新建文宣侯王華，豫寧文侯王曇首配祭在文帝的廟庭中。壬子，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衆位大臣上賀禮。

二月丁丑，制朔望臨西堂，接群下，受奏事。

二月丁丑，定制每月初一和十五皇上臨幸西堂，接待群臣，接受奏事。

閏三月癸酉，鄱陽王休業薨。

閏三月癸酉，鄱陽王休業薨。

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夏季四月甲子，開始禁止人們乘坐的車以及酒店器具使用銅。

五月辛酉，制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統内，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

五月辛酉，制定荆、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統轄範圍内，家中有一匹馬的，免除一人的賦税徭役。

秋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秋季九月壬戌，任命丹陽尹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冬季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

大明元年春季正月辛亥初一，大赦天下，改元。庚午，京都下大雨發大水。辛未，世祖派使者檢查巡行，賜給災民柴米。

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宫城門。

三月壬戌，規定大臣中加班劍者不能進入宫城門。

夏四月，都下疾疫。丙申，遣使巡，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爲斂埋。

夏季四月，京都發生瘟疫。丙申，世祖派使者巡視，賜給病人醫藥；死了無人收殮的，由公家爲他收殮掩埋。

五月，吴興、義興大水，人飢。乙卯，遣使開倉振恤。癸酉，聽訟于華林園。自是，非巡狩軍役，則車駕歲三臨訊。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栱間有紫氣，清暑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爲慶雲樓，清暑殿爲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乙亥，以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封宕昌王。

五月，吴興、義興發大水，人們鬧饑荒。乙卯，世祖派使者打開糧倉救濟災民。癸酉，在華林園聽理訟案。從此，不是巡幸狩獵戰争勞役，那麽車駕每年三次幸臨訊問。丙寅，芳香琴堂東西邊有雙橘連理，景陽樓的上層西南的梁栱之間有紫氣，清暑殿西甍鴟尾中央生長出嘉禾，一株共生五根莖。世祖改景陽樓爲慶雲樓，清暑殿爲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乙亥，任命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封宕昌王。

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

秋季七月辛未，統一編著雍州各僑郡縣的人口户籍，納税服役。

九月，建康、秣陵二縣各置都官從事一人，司水、火、劫、盜。

九月，建康、秣陵二縣各設置都官從事一人，主管水、火、劫、盜方面的事。

冬十月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冬季十月甲辰，任命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

十二月丁亥，改封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

十二月丁亥，改封順陽王休範爲桂陽王。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禄奉。壬戌，拜初寧陵。

二年春季正月辛亥，在南郊祭祀。丙辰，免除郡縣田禄，和九親的俸禄。壬戌，拜祭初寧陵。

二月丙戌，衛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

二月丙戌，衛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劉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任命丹陽尹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

三月丁未，尚書令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命太官停殺牛。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辛丑，地震。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省五兵尚書官。丁亥，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下獄死。

九月壬戌，襄陽大水，遣使巡行振恤。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

冬十二月己亥，制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

是歲，河南、高麗、林邑等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尚書令。

二月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爲揚州。甲子，復置廷尉監官。

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反。以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誕。

秋七月己巳，剋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内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是日解嚴。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加南兗州刺史沈慶之位司空。

九月壬辰，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甲午，移南郊壇於牛頭山，以正陽位。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蠶宫於西郊。

十二月辛酉，置謁者僕射官。

是歲，婆皇、河西、高麗、肅慎等國各遣使朝貢。西域獻儛馬。

三月丁未，尚書令建平王劉宏薨。乙卯，因爲是農耕的重要月份，皇上命太官停止殺牛。

夏季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陸王。辛丑，地震。

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減免五兵尚書這個官職。丁亥，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開府儀同三司。

秋季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被關進牢獄死去。

九月壬戌，襄陽發大水，皇上派遣使者巡行救濟災民。庚午，設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

冬季十二月己亥，規定王和妃、公主以及庶姓中官位品秩和公相同的，喪事允許設置凶門，其餘全部停設。

這一年，河南、高麗、林邑等國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三年春季正月己丑，任命領軍將軍柳元景爲尚書令。

二月乙卯，把揚州所統轄的六郡作爲王都所管轄的地區，把東揚州作爲揚州。甲子，又設廷尉監官。

夏季四月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有罪，被貶低爵位，劉誕不接受命令，依據廣陵造反。皇上任命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伐劉誕。

秋季七月己巳，沈慶之軍攻克廣陵城，斬殺劉誕，并把城内男人全部殺掉，把女人作爲給軍隊的奬賞。這一天解除戒嚴。辛未，大赦天下。丙子，任命丹陽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加南兗州刺史沈慶之位司空。

九月壬辰，在玄武湖北建立上林苑。甲午，把南郊壇移到牛頭山，來校正陽位。

冬十一月甲子，在西郊建立皇后蠶宫。

十二月辛酉，設置謁者僕射的官職。

這一年，婆皇、河西、高麗、肅慎等國各自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西域進獻舞馬。

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甲戌，宕昌國遣使朝貢。乙亥，親耕藉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勛爲晋安王，子房爲尋陽王，子項爲歷陽王，子鸞爲襄陽王。

四年春季正月辛未，在南郊祭祀。甲戌，宕昌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乙亥，皇上親自耕種藉田，大赦天下。庚寅，立皇子子勛爲晋安王，子房爲尋陽王，子項爲歷陽王，子鸞爲襄陽王。

三月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

三月甲申，皇后親自在西郊植桑。

夏四月丙午，詔四時供限，詳減太半。辛亥，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表請封岱宗，詔不從。辛酉，詔以都下疾疫，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亡者隨宜賑恤。

夏季四月丙午，皇上下詔四時供給有限制，都減少大半。辛亥，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上表請求封祭岱宗，皇上詔令不從。辛酉，皇上下詔因爲京都發生瘟疫，派使者慰問，并且賜給醫藥。對死去的人隨即救濟其家。

五月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五月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薨。

秋季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薨。

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加賑恤。

八月，雍州發大水，甲寅，皇上派人加以救濟。

九月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九月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

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緣江蠻。

冬季十月庚寅，派新任司空沈慶之討伐緣江蠻。

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

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又設置大司農官職。

十二月辛丑，幸廷尉寺，宥繫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辛丑，皇上到廷尉寺，寬恕被囚禁的犯人。魏派使者來勾通和好。丁未，皇上臨幸建康縣，寬恕釋放獄中囚犯。倭國派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是歲，魏和平元年。

這一年，是魏和平元年。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華雪降，散爲六出，上悦，以爲瑞。

五年春季正月戊午初一，花如雪降下來，散落成六出，皇上很高興，認爲是祥瑞。

二月癸巳，閱武，軍幢以下，普加班錫，多所原宥。

二月癸巳，皇上閱兵，軍旗下面的人，普遍地加以分等賞賜，對過錯多加原諒。

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保王弘、光禄大夫王曇首墓。

三月甲戌，皇上巡行臨幸江乘，派人祭奠故去的太保王弘、光禄大夫王曇首的墳墓。

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玄慶起義，斬之，傳

夏季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爲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死司馬庾深之，舉兵造反，參軍尹玄慶起義，斬殺休茂，把他的首級傳送到建鄴。

首建鄴。

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期親，官非禄官者，月給錢十萬。

秋七月丁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午，曲赦雍州。

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爲永嘉王，子真爲始安王。己丑，詔以來歲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禕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有蝕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遣囚繫。庚午，河、濟清。

閏月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人户歲輸布四匹。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

二月乙卯，復百官禄。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壬寅，以倭世子興爲安東將軍、倭國王。

夏四月庚申，新作大航門。

五月丙戌，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禮。

六月辛酉，尚書左僕射劉延孫卒。

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兖州尤甚，於是魯郡山摇者二。乙

五月，在國學南丙巳之地起建明堂。癸亥，規定帝室近親，不是有俸禄的官的，每月供給錢十萬。

秋季七月丁卯，高麗國派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庚午，特赦雍州。

八月戊子，皇上立皇子子仁爲永嘉王，子真爲始安王。己丑，皇上詔令來年修葺學校，表彰聘請皇家貴族子弟。庚寅，規定方鎮代理無誥命的郡縣之職，年限依照臺除，食禄祇有三分之一，這是不給送税賦的緣故。衛將軍東海王劉禕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有日食出現。丁卯，皇上巡幸琅邪郡，赦免遣返那些被囚禁的人。庚午，河、濟水變清。

閏九月丙申，開始建設馳道，從閶闔門到達朱雀門，又從承明門到達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

冬季十月甲寅，任命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壬申，任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規定天下人家每年送布四匹。

六年春季正月辛卯，皇上在南郊祭祀。這一天，又在明堂宗祀文皇帝，以此配祭上帝。大赦天下。乙未，設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職。

二月乙卯，恢復百官的俸禄。

三月庚寅，皇上立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壬寅，任命倭世子興爲安東將軍、倭國王。

夏季四月庚申，新建大航門。

五月丙戌，在覆舟山設置藏冰室，實行藏冰的禮節。

六月辛酉，尚書左僕射劉延孫卒。

秋季七月甲申，發生地震，聲如打雷，兖州尤爲劇烈，在這時候魯郡有二座山摇動。乙未，

未，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

八月乙丑，置清臺令官。

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以丹陽尹王僧朗爲右僕射。

冬十月丁卯，詔上林苑内士庶丘墓欲還合葬者，勿禁。

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克日於玄武湖大閲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右衛將軍顔師伯爲尚書左僕射。

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巳，校獵烏江。己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戌，大赦，行幸所經，無出今年租布，賜人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郡守邑宰及人夫從蒐者，普加沾賚。又詔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人疾苦。癸亥，行幸尉氏，觀温泉。壬申，車駕至都，拜二廟，乃還宫。

夏四月甲子，詔自今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者，皆依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

五月丙子，詔自今刺史守宰動人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奸釁内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六月戊申，蠕蠕、高麗等國并遣使朝貢。

秋七月乙亥，進高麗王高璉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産爲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

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兼司徒。乙未，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立皇子子雲爲晉陵王。

八月乙丑，設置清臺令官職。

九月，規定沙門要對人君致敬。乙未，任命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左僕射，任命丹陽尹王僧朗爲右僕射。

冬季十月丁卯，皇上詔令上林苑内無論士人庶民的墳墓要遷出合葬的，不要禁止。

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

七年春季正月癸未，皇上詔令約定日期在玄武湖大規模檢閲水軍，并且巡視江右，練武圍獵。丁亥，任命右衛將軍顔師伯爲尚書左僕射。

二月甲寅，皇上巡視南豫、南兗二州。丁巳，在烏江圍獵。己未，皇上登上烏江縣六合山。壬戌，大赦天下，皇上巡幸所經過的地方，不要出今年的租調，賜給人們爵位一級，女子百户賜給牛酒，郡守和邑宰以及被徵發勞役的人跟從狩獵的人，普遍地加以賞賜。又下詔免除歷陽郡租賦三年，派遣使者巡視撫慰，問候人們的疾苦。癸亥，皇上巡行臨幸尉氏，觀看温泉。壬申，皇上到京都，拜謁二廟，纔返回宫中。

夏季四月甲子，皇上下詔從今以後如果不是戰争時期，一律不能專事殺戮；其罪責涉及重法的，都依舊例必須先上報，有司要嚴加審查，違犯的人以殺人罪論處。

五月丙子，皇上下詔從今以後刺史或守宰要動用人力調動軍隊，都必須有皇上親筆詔書纔能施行；惟有邊境發生外患以及奸邪罪惡發生在宫内，事變發生在倉猝之間的，不依這個條例。

六月戊申，蠕蠕、高麗等國一起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

秋季七月乙亥，進高麗王高璉位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爲淮南王、子産爲臨賀王。皇上臨幸建康、秣陵縣審訊獄中囚犯。

九月庚寅，任命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兼司徒。乙未，皇上臨幸廷尉聽理獄中囚犯。丙申，立皇子子嗣爲東平王。

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爲司空，加中軍將軍義陽王昶開府儀同三司。己巳，校獵於姑孰。

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祭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上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祀梁山，大閲水師。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元爲神雀，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浙江東諸郡大旱。

十二月壬寅，遣使開倉賑恤，聽受雜物當租。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賜歷陽郡女子百户牛酒，蠲郡租十年。己未，加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亥，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還宗祀文帝于明堂。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

夏閏五月壬寅，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五。七月丙午，葬于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帝末年爲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冬季十月壬寅，皇太子行冠禮，賜給王公以下大臣的帛各有不同。戊申，皇上巡視南豫州，侍奉太后同行。癸丑，皇上巡行幸臨江寧縣聽理獄中囚犯。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劉禕爲司空，加中軍將軍義陽王劉昶開府儀同三司。己巳，在姑孰圍獵。

十一月丙子，特赦南豫州死刑以下罪犯。巡幸所經過的地方，普遍減少今年的田租。乙酉，皇上下詔祭祀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的墓。皇上在巡行的臨時住所裏聽理溧陽、永世、丹陽縣的囚犯。癸巳，皇上祭祀梁山，大規模檢閲水軍。在中江，有二隻白雀停在華蓋上，有司上奏改元爲神雀，皇上下詔不同意。乙未，赦免釋放流放的、在獄中的和罰做苦役的人。浙江東部各郡大旱。

十二月壬寅，皇上派人開倉放糧救濟災民，允許接受災民的雜物充當租税。丙午，皇上巡行臨幸歷陽。甲寅，皇上大赦天下，賜給歷陽郡女子百户牛酒，免除此郡十年的租税。己未，加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在博望梁山建立雙闕。癸亥，從歷陽到達京城。

八年春季正月辛巳，皇上在南郊祭祀。這一天，又到明堂宗祀文帝。甲戌，皇上下詔説："東部地區去年收成不好，應該擴大商貿貨源，遠近販賣米粟的人，可以停收中途的雜税。其中用杖防身的，一律不得禁止。"

夏季閏五月壬寅，任命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庚申，帝在玉燭殿崩，時年三十五歲。七月丙午，帝被葬在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帝晚年喜歡長夜飲酒，每天早晨睡覺起來，洗漱完畢，仍又命人同飲，一會兒喝下數斗酒，靠着几案昏睡，如同大醉了一樣。有時外間有人奏事，帝便嚴肅地整頓容色，不再有喝醉酒的表情。朝廷内外佩服他的神明，没有人敢鬆弛怠惰。

前廢帝劉子業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於侍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孝武踐阼，立爲皇太子。始未之東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宫。七年，加元服。

前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是孝武帝的長子。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出生。孝武鎮守尋陽時，帝留在京都。三十年，孝武入京討伐叛逆，元凶劉劭把帝囚禁在侍中下省，多次將要加害帝，但每次都最終能安然無恙。等到孝武即帝位，立帝爲皇太子。一開始帝没有去東宫，與中庶子、二率一起入值永福省。大明二年，帝出來居住在東宫。七年，帝行冠禮加冠。

八年閏五月庚申，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令。甲子，置録尚書官，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

八年閏五月庚申，孝武崩，這一天，太子登上皇位，大赦天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令官職。甲子，設置録尚書官職，任命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庚戌，婆皇國遣使朝貢。崇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改孝建以來所變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

秋季七月庚戌，婆皇國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進貢。尊崇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叫皇太后。乙卯，停用南北兩條馳道，把孝建以來所改變的制度，恢復到元嘉時的制度。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

八月己丑，皇太后崩。

八月己丑，皇太后崩。

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

九月乙卯，文穆皇后合葬在景寧陵。

冬十二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僕射。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以揚州爲東揚州。癸巳，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

冬季十二月乙酉，任命尚書左僕射顔師伯爲尚書僕射。壬辰，把京都周圍地區各郡劃爲揚州，把原揚州改爲東揚州。癸巳，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爲司徒。

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數百，都下亦至百餘，餓死者十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盗鑄，錢轉僞小，商貨不行。

去年和今年，東部各郡大旱，旱災嚴重的地方一斗米值數百錢，京都也漲至百餘錢，餓死的人占十分之六七。孝建以來，又設立錢署鑄造錢幣，老百姓因此偷鑄錢，錢變得又次又小，商品貨物不流通。

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爲永光。乙巳，省諸州臺傳。

景和元年春季正月乙未初一，帝大赦天下，改元爲永光。乙巳，撤除各州的郵驛。

二月乙丑，減州郡縣田禄之半。庚寅，鑄二銖錢。

二月乙丑，減免州郡縣官吏田地薪俸的一半。庚寅，鑄造二銖錢。

夏五月，魏文成皇帝崩。

夏季五月，魏文成皇帝崩。

秋八月庚午，以尚書僕射顔師伯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

秋季八月庚午，任命尚書僕射顔師伯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癸酉，帝親自率

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帝釋素服，御錦衣。以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庚辰，以石頭城爲長樂宫，東府城爲未央宫。甲申，以北邸爲建章宫，南第爲長楊宫。己丑，復立南北二馳道。

領宿衛軍誅殺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甲戌，任命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帝脱下素服，穿上錦衣。任命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庚辰，把石頭城稱作長樂宫，把東府城稱作未央宫。甲申，把北面的官邸稱作建章宫，南邊的府第稱作長楊宫。己丑，又建成南北二條馳道。

九月癸巳，幸湖熟，奏鼓吹。戊戌，還宫。帝自以爲昔在東宫，不爲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齇奴"，又遣發殷貴嬪墓，忿其爲孝武所寵。初，貴嬪薨，武帝爲造新安寺，乃遣壞之。又欲誅諸遠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庶人，賜死。丁未，加衛將軍湘東王彧開府儀同三司。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内外戒嚴，昶奔魏。戊午，解嚴。開百姓鑄錢。

九月癸巳，帝臨幸湖熟，人們演奏鼓吹之樂。戊戌，帝回到宫中。帝自認爲他從前在東宫時，不被孝武所喜愛，等到他即位時，將挖掘景寧陵，太史對帝説這樣不利於帝纔停止。於是把糞放在陵墓上，放肆地罵孝武帝是"齇奴"，又派人打開殷貴嬪墓，怨恨她被孝武所寵愛。當初，貴嬪薨，武帝爲她造了新安寺，於是帝派人破壞了它。帝又想誅殺各位遠近的僧尼。辛丑，免去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王位廢爲庶人，賜他死。丁未，加衛將軍湘東王劉彧開府儀同三司。己酉，帝討伐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京城内外戒嚴，劉昶奔逃到魏。戊午，解除戒嚴。允許百姓鑄錢。

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丁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爲貴嬪夫人，改姓謝氏。加武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季十月癸亥，特赦徐州。丁卯，東陽太守王藻被關進監獄死了。把文帝第十個女兒新蔡公主封爲貴嬪夫人，改姓謝。加給武賁鈒戟，鸞輅龍旗，出入有人開路清道和警戒。謊稱公主薨，空辦喪事。乙酉，任命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死。癸巳，殺新除太尉沈慶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曲赦揚、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曚之子也。大赦，贓汚淫盗，悉皆原蕩，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并賜死。

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被關進牢獄死了。癸巳，帝殺死新任太尉沈慶之。壬寅，帝立皇后路氏，四廂演奏音樂。特赦揚、南徐二州。丁未，皇子出生，是少府劉曚的兒子。帝大赦天下，貪贜受賄淫惡盗竊，一律赦免，賜給作爲繼承者的人一級爵位。壬子，任命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一并被賜死。

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内外

這時帝凶暴悖亂一天比一天厲害，誅殺的事

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彧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先是，帝好游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游後堂，有一女子駡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宫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駡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宫綵女數百人隨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諸姬迸逸，廢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奉湘東王彧纂承皇統。於是葬帝於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

一件接一件，朝廷内外的百官，都保不住腦袋。在這之前，謡言湘中要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來鎮壓這些謡言，打算明天早晨誅殺除掉四叔，然後再發兵引導前進。這一天夜裹湘東王劉彧和左右的人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秘密結交了帝身邊的壽寂之、姜産之等十一個人，商議共同廢除帝。在這之前，帝喜歡游華林園竹林堂，讓婦女裸着身體互相追逐，有一個婦女不聽從命令，帝斬殺了她。經過很短時間後，帝夜裹做夢游後堂，有一個女子駡道："帝悖亂暴虐無道，明年等不到莊稼成熟你就要死了。"帝發怒，從宫中找到一個像帝所夢見的人殺了她。那天晚上又夢見所殺的女子駡道："你冤枉我殺了我，我已經告訴了上帝。"至此，男女巫都説"這堂中有鬼"。帝和山陰公主以及六宫宫女數百人隨着群巫一起捕鬼，撤去侍衛，帝親自射鬼。事情完畢，將奏靡靡之音時，壽寂之懷揣刀直闖進來，姜産之做他的副手，各位姬妾奔散逃逸，廢帝也逃跑。二人追趕上帝時，帝大呼："寂！寂！"像這樣三次，帝已手不能舉起，於是在華光殿駕崩，這一年他十七歲。太皇太后下令尊奉湘東王劉彧繼承皇統。於是把帝葬在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邊。

帝蜂目鳥喙，長頸鋭下，幼而狷急，在東宫每爲孝武所責。孝武西巡，帝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初踐阼，受璽紱，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嘆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群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内外危懼，殿省騷然。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曰："汝

帝長着蜂一樣的眼睛鳥一樣的尖嘴，長頸尖下巴，幼小的時候就很急躁，在東宫時常被孝武帝所指責。孝武帝西去巡察，帝陳述參謁承命起居等情況，書寫的字迹不恭謹，皇上責問他説："書寫没有長進，這衹是一條罷了。聽説你近來連平素的學業都懈怠，急躁暴戾一天比一天厲害，爲什麽如此頑固！"帝剛即位，接受璽紱時，竟傲慢地没有哀痛的表情。蔡興宗退朝後就感嘆説："從前魯昭不悲傷，叔孫請求死，國家的災禍，大概就在這上面吧。"帝開始時尚且懼怕各位大臣以及戴法興等人，等到已經殺了法興以後，各位大臣没有誰不受到震驚懾服。於是帝又誅殺群公，元、凱以下的官員，都被毆打行杖刑或被拖拉，宫廷内外的人都感到危險恐懼，殿省騷動。太后病重，派人喊帝，帝説："病人中間多有鬼，可怕，哪裹可去！"太后發怒，對侍者

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并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爲患。

説道：“拿刀來破開我肚子，哪能生出這樣的兒子！”等到太后崩後好幾天，帝夢見太后對他説道：“你不仁不孝，本來没有人君的樣子，子尚如此愚昧悖亂，也不是國運帝位所應給予的人。孝武陰險暴虐滅亡道義，與人神結下仇恨，兒子雖然有很多，但是都没有天命；天命歸及的，應該還給文帝的兒子。”所以帝把各位叔父聚集在京都，擔心他們在外成爲禍患。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宫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山陰公主過度淫蕩放縱，對帝説：“妾與陛下雖然男女有别，但都是先帝所生，陛下後宫嬪妃有幾百人，妾惟有駙馬一個人，這事不公平，爲什麽到了這種地步！”帝於是爲她配備供其玩弄的美男子三十個人，進她爵位爲會稽郡長公主，俸禄與郡王相同，湯沐邑達二千户，賜給鼓吹一部，增加班劍二十個人。帝每次外出，公主和朝臣常常一起陪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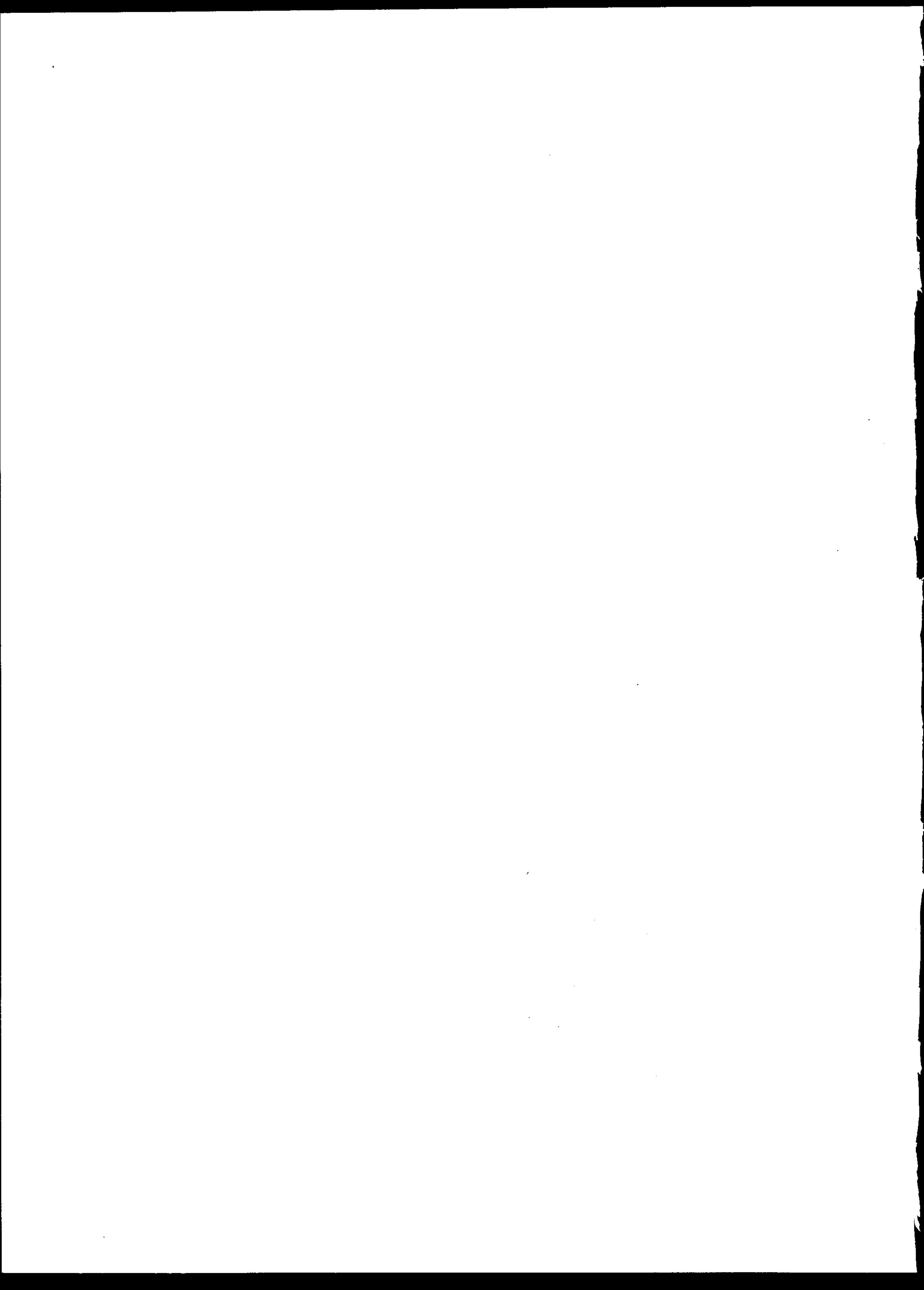
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帝年少時喜好讀書，很瞭解古時的事，粗略地有些文才，自作《孝武帝誄》以及雜篇章，往往有些辭采。因爲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於是設置這二種官職，讓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任這兩個官職，其餘的事迹，分見各列傳。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閫。才謝光武，而遥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結凶竪，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殁亦爲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霣，况乎兼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論曰：文帝幼年特别優秀，禀賦君主的品德。等到即帝位南面稱王，經歷的年月長久，國家的法度齊全，條律禁令明白嚴密，獎罰有一慣的科條，爵位没有過濫的品位。所以能使朝廷内外清明安定，四海平静。然而授命將帥派遣軍隊，事情不協調使統兵在外的將帥分心。才能不及光武，却在遠處控制兵家謀略，到了攻戰的日子，都是聽了别人的話就下聖旨，雖然軍隊覆没軍旅喪失，是因爲將領不是韓信、白起那樣的人才，但是引進賊寇踐踏國境，抑或就是因爲這個原因。等到言辭被同床共枕的人泄露，與凶人竪臣結下怨仇，雖然災禍意外發生，大概也是有原因而成爲這樣的。用盡人命來養活自己，大概祗是桀、紂的品行；觀察大明時代，大概將要用盡人命了吧。即使是周公的才能和美善，也當因爲禍亂終命，由此説來，能死去也就是幸事了。至

於像廢帝那樣的事，他的行事已顯露在篇章中，假如用中等才能的國君，有一種惡行在他身上，也足够因此而導致衰亡，更何況兼有這衆多的惡行，不滅亡難道可能嗎！



南史卷三

本紀第三

宋本紀(下)

明帝劉彧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孝武踐阼，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

是歲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時廢帝左右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是夜并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二十九日，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并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伏誅。

十二月庚申朔，令書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以晋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産爲南平王，晋熙王子輿

太宗明皇帝名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是文帝的第十一個兒子。元嘉十六年十月出生。二十五年，被封爲淮陽王，二十九年又改封爲湘東王。孝武即帝位後，他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

這一年他入京朝見，當時廢帝懷疑懼怕各位叔父，把皇上交付廷尉，第二天將要加以禍害，皇上就和心腹阮佃夫、李道兒等人密謀。此時廢帝左右的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這天夜裏都住在外面，佃夫、道兒就結交壽寂之等人，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後堂弑廢帝。建安王休仁就稱臣，奉引皇上上了西堂，登上御座。由於事出倉猝，皇上丢了鞋子，赤着脚，還戴着烏紗帽，休仁喊主上用白紗代替衣服穿上。皇上未正式即位時，凡是衆多的政事一律叫令書。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一并被賜死，宗越、譚金、童太一被誅殺。

十二月庚申初一，令書任命東海王劉禕爲中書監、太尉，任命晋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任命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爲江夏王。

泰始元年就是大明九年，魏和平六年。冬季十二月丙寅，皇上在太極前殿即位，大赦天下，改元。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産爲南平王，晋熙王子輿爲廬陵王。壬申，任命王景文爲尚

爲廬陵王。壬申，以王景文爲尚書僕射。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太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皇后王氏。罷二銖錢。

書僕射。乙亥，追尊親生母親沈婕妤叫宣皇太后。戊寅，改稱太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王氏爲皇后。停用二銖錢。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赴之。壬午，謁太廟。甲申，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舉兵同逆。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起兵造反，鎮軍長史鄧琬是他的主謀，雍州刺史袁顗參加了這次造反。壬午，皇上拜謁太廟。甲申，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一并起兵共同叛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勛僭即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反。甲午，内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丙申，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逆。丙午，車駕親御六軍，頓中興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西討。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晋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并舉兵反。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

二年春季正月乙未，晋安王子勛在尋陽擅自即僞皇位，年號是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起兵造反。甲午，宫廷内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各路軍馬南去討伐叛軍。丙申，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虬、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一并共同叛逆。丙午，帝御臨六軍，停宿在中興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任爲豫州刺史，西去討逆。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晋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一起舉兵造反。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領軍隊東去討伐叛軍。壬子，崇憲皇太后崩。

二月乙丑，以蔡興宗爲尚書右僕射。壬申，吴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蕭道成東討，平晋陵。丁亥，建武將軍吴喜公率諸軍破賊於吴、吴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蕭道成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西討。劉胡衆四萬據赭圻。

二月乙丑，任命蔡興宗爲尚書右僕射。壬申，吴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蕭道成東去討伐，平定晋陵。丁亥，建武將軍吴喜公率領各路軍馬在吴、吴興、會稽打敗賊兵，平定了三郡，一同叛逆的人都被殺掉。輔國將軍蕭道成作爲前鋒向北討伐，輔國將軍劉勔作爲前鋒向西討伐。劉胡的兵衆四萬人占據赭圻。

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衆稍盛，袁顗頓鵲尾，連營至濃湖，衆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松滋縣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减此

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打赭圻，戰死。任命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兵漸漸强盛，袁顗停留在鵲尾，軍營連接到濃湖，軍隊有十多萬人。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管北伐的各種軍事活動。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的爵位爲松滋縣侯。癸卯，令凡是向官府交七百石米的人都可以授郡守職，少於這個數的也各

各有差。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夏五月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脩寧陵。

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湘、雍五州，平之。晋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并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帥封賞各有差。

九月癸巳，六軍解嚴。戊戌，以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

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并賜死。丁卯，以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戊寅，立皇子昱爲皇太子。

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爲新安王。

十二月，薛安都要引魏軍，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是歲，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詔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

閏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振貸各有差。

二月甲申，爲戰亡將士舉哀。丙申，曲赦青、冀二州。

夏四月丙戌，詔以故丞相江夏文獻王、故太尉巴東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之、故征西將軍洮陽肅侯宗慤陪祭孝武廟庭。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豐

有不等的獎賞。壬子，停用新錢，專用古錢。

夏季五月甲寅，在脩寧陵安葬了崇憲皇太后。

秋季七月丁酉，任命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封爲武都王。

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領衆軍大破賊兵，斬殺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軍討伐江、郢、荆、湘、雍五州，平定了這五州。晋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一并被賜死，同黨都被殺。各位將帥封官賞物各有區别。

九月癸巳，六軍解除戒嚴。戊戌，任命王玄謨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

冬季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一并被賜死。丁卯，任命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一起北上討賊。戊寅，立皇子劉昱爲皇太子。

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的兒子延年爲新安王。

十二月，薛安都邀迎魏軍南下，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就丢失了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的土地。

這一年，是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季正月庚子，因爲農業生産將要開始，詔令太官停止宰牛。癸卯，特赦豫、南豫二州。

閏正月庚午，京城下起大雪，皇上派遣使者巡行災區，救濟借貸各有差别。

二月甲申，爲陣亡將士舉哀。丙申，特赦青、冀二州。

夏季四月丙戌，詔令讓已故丞相江夏文獻王、已故太尉巴東忠烈公柳元景、已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之、已故征西將軍洮陽肅侯宗慤陪祭在孝武帝的廟庭。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個兒子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個兒子劉銑爲南豐王，以此來奉祀廬江昭王、南豐哀王

王，以奉廬江昭王、南豐哀王祀。

五月丙辰，詔宣太后崇寧陵禁內墳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僕射。

秋八月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衆北伐。

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

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爲始平王。辛丑，以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爲征西大將軍。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爲江夏王。

是歲，魏皇興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宫。乙亥，零陵王司馬勖薨。

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薨。

三月，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袄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

夏四月丙申，改封東海王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晋平王。

秋九月戊辰，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冶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詰讁。"及上崩，其例乃寢。庚午，上備法駕幸東宫。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伐。

五月丙辰，詔令宣太后崇寧陵禁區内的墳墓凡是遷走的官府供給安葬的錢，免除他家的賦税徭役。壬戌，任命太子詹事袁粲爲尚書僕射。

秋季的八月壬寅，任命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之職，率領軍隊北上討伐賊兵。

九月戊午，把皇后六宫以下的人的千領雜衣、千枚金釵，賜給北伐的將士。

冬季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爲始平王。辛丑，任命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爲征西大將軍。

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個兒子伯猷爲江夏王。

這一年，是魏皇興元年。

四年春季正月丙辰初一，天上有草落在宫裏。乙亥，零陵王司馬勖去世。

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去世。

三月，交州人李長仁據州郡發動叛亂。反賊攻打廣州，殺掉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伐并平定了這些叛軍。

夏季四月丙申，改封東海王劉禕爲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爲晋平王。

秋季九月戊辰，詔令制定黥刖的刑制。有關官員進奏説："從今以後凡是搶劫偷竊執拿官仗、與巡邏機構抗拒交戰的、攻打搶劫亭寺以及傷害官吏人民的，以及監督機構官員將領官吏自行劫掠的，都不受人數限制，都按舊制行斬刑。如果遇到赦免，就在兩頰上黥'劫'字，斷去兩隻脚的脚筋，遷徙交付交、梁、寧三州。五人以下僅僅互相逼奪的，亦按刑制黥上'劫'字，斷去兩脚的脚筋，遷徙交付遠處的州郡。如果遇上赦免，原斷定的刑徒還是要黥面，依舊制補充進從事冶煉鑄造的刑徒的行列。家口應該連坐，都依舊制了結流放之事。"等到皇上崩，這些條例纔停止。庚午，皇上備好法駕臨幸東宫。

冬季十月癸酉初一，有日食出現，皇上徵發各州兵馬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親耕藉田。乙丑，魏剋青州，執刺史沈文秀以歸。

五年春季正月癸亥，皇上親自耕種藉田。乙丑，魏攻克青州城，拘囚刺史沈文秀北歸。

二月丙申，以廬江王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二月丙申，任命廬江王劉禕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爲南平王。

夏季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的兒子宣曜爲南平王。

秋七月壬戌，改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

秋季七月壬戌，改稱輔國將軍爲輔師將軍。

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

九月甲寅，立長沙王劉纂的兒子延之爲始平王。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冬季十月丁卯初一，有日食出現。

十一月丁未，魏人來聘。

十一月丁未，魏國人前來聘問。

十二月庚申，分荆、益之五郡置三巴校尉。

十二月庚申，分荆、益的五郡設置三巴校尉官職。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六年春季正月乙亥，開始制定間隔二年祭一次南郊，間隔一年祭一次明堂的制度。

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燮爲晉熙王。

夏季四月癸亥，立皇子劉燮爲晉熙王。

六月癸卯，以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袁粲爲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爲臨慶郡。

六月癸卯，任命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任命袁粲爲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名爲臨慶郡。

秋七月丙戌，臨慶王智井薨。

秋季七月丙戌，臨慶王智井去世。

九月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

九月戊寅，設立總明觀，徵召學士來擔任其職務。設置東觀祭酒、訪舉官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民間談陰陽的就没有這種人了。

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贊爲武陵王。

冬季十月辛卯，立皇子劉贊爲武陵王。

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隔在異域者，悉使婚宦。

十二月癸巳，因爲邊關戰争的災難還未停息，規定父母隔離在不同地域的人，都讓他們結婚或做官。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

七年春季正月甲戌，設置散騎奏舉郎官職。

二月癸丑，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及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并開府儀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

二月癸丑，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和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一起爲開府儀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

三月辛酉，魏人來聘。

三月辛酉，魏國人前來聘問。

夏五月戊午，鴆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爲尚書令，褚彦回爲右僕射。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賜死。

八月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帝疾間。戊戌，立皇子準爲安成王。

是歲，魏孝文帝延興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故改元。丁巳，巨人迹見西池冰上。

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爲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彦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閣被顧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東宫，上幸宫見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内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移床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爲祝策，如大祭饗。

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爲詔敕，郡守令長一缺十除，

夏季五月戊午，毒死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任命袁粲爲尚書令，褚彦回爲右僕射。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秋季七月丁巳，撤除散騎奏舉郎官。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被賜死。

八月戊子，讓皇子劉躋繼承江夏文獻王義恭的封號。庚寅，帝突然生病。戊戌，帝立皇子劉準爲安成王。

這一年，是魏孝文帝延興元年。

泰豫元年春季正月甲寅初一，皇上因爲疾病没有痊愈，所以改元。丁巳，有巨人的足迹出現在西池冰上。

夏季四月己亥，皇上的病情大大加重。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爲司空，任命劉勔爲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爲安西將軍。袁粲、褚彦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被召入内閣領受皇帝遺詔。這一天，皇上在景福殿駕崩，時年三十四歲。五月戊寅，皇上被安葬在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

帝喜歡讀書，喜愛文中大義，在藩國時撰寫了《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寫了衛瓘所注的《論語》二卷。等到即帝位，舊時臣下有才學的人多蒙帝引進。帝晚年好鬼神之事，多有忌諱，别人的言語文章中有禍敗凶喪或懷疑相似的應迴避的話，觸犯的人就要加以殺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因爲"騧"字與"禍"字相似的緣故。曾經把南苑借給張永，説："暫且借給三百年，期限到了再領受。"宣陽門又叫白門，皇上認爲白門不吉祥，避諱它。尚書右丞江謐曾經誤犯，皇上變了臉色説："白你家的門！"路太后停尸在漆床上被人移出東宫，皇上幸臨東宫看見，發怒，罷免中庶子，因爲這件事連坐而判死罪的有數十人。宫廷内外的人常常擔憂觸犯忌諱，人人不能自保。移動床修墻壁，先要祭祀土神，讓文士寫祝告策，如同進行大型的饗祭。

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都專權作威，説的話成了詔書敕令，郡守令長缺了一人就任命十

内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刳剒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府藏空虚，内外百官并斷禄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黄門於殿内埋錢以爲私藏。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啖腊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人，朝廷内外一片混亂，官職因爲賄賂而任命，王、阮兩家比公家還富有。中書舍人胡母顥也專權，他的奏章没有不被皇上認可的。當時的人説道："禾絹閉着眼答應，胡母顥大張着口袋。""禾絹"，説的是皇上。到了泰始、泰豫的時候，左右的人冒犯聖旨，往往有人被剖開身體切割皮膚截斷四肢，宫禁中的人恐懼得如同踐踏刀劍。帝曾夜裏夢見豫章太守劉愔造反，就派人到豫章郡殺了他。軍隊不停地打仗，倉庫空虚，朝廷内外的百官都斷了俸禄。在朝廷裏做官的人都是市井中受雇傭販貨人的子弟。帝却又命令小黄門在宫殿内埋錢以此作爲私人的藏錢。用蜂蜜浸泡鱁鮧，一次要吃數升，吃臘肉常常要吃到二百小塊。帝奢侈花費過度，每次製造物品，必須製造正御品三十個，副御品、次副品又各三十個。帝需要一物，總是造九十枚。天下動亂，老百姓不能承受命運的折磨。宋氏的帝業，從此衰敗了。

後廢帝劉昱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爲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爲小字，故帝小字慧震。泰始二年，立爲皇太子。六年，出東宫。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衮冕九章衣。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彦回共輔朝政，班劍依舊入殿。

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

秋七月戊辰，拜帝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

八月戊午，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

冬十一月己亥，新除郢州刺史劉彦節爲尚書左僕射。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自元年以前徙放者并聽還本。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是明帝的長子。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在衛尉府。帝的母親陳氏，是李道兒的妾，明帝娶了她，所以人們喊帝是李氏的兒子，帝也自稱李將軍。明帝的各位兒子在母腹裏時，都用《周易》來給他們占卜，就用所得卦象做他們的小字，所以帝的小字是慧震。泰始二年，帝被立爲皇太子。六年，出居東宫。又規定太子元正朝賀，穿衮冕九章衣。明帝崩，庚子，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彦回共同輔佐朝政，依舊可以佩劍進入宫殿。

六月乙巳，尊稱皇后叫皇太后，立江氏爲皇后。

秋季七月戊辰，拜帝親生母親陳貴妃爲皇太妃。

八月戊午，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

冬季十一月己亥，新任郢州刺史劉彦節爲尚書左僕射。

元徽元年春季正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詔令從元年以前流放的人一律聽憑回到本鄉。魏人

魏人來聘。

夏六月乙卯，壽陽大水。

秋八月，都下旱。庚午，陳留王曹銑薨。

九月丁亥，立衡陽王嶷子伯玉爲南平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進桂陽王休範位太尉。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始安縣王。

二年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庚寅，內外戒嚴，中領軍劉勔、右衛將軍蕭道成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彥回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道成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勔拒賊，敗績，死之。右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于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午，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苟兒等又破賊，進平東府城，梟禽群賊。丁酉，大赦，解嚴。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并舉義兵赴建鄴。

六月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剋尋陽，江州平。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爲邵陵王。乙酉，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酉，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彥回爲尚書令。

冬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爲江夏王，贊爲武陵王。

前來聘問。

夏季六月乙卯，壽陽發大水。

秋季八月，京城大旱。庚午，陳留王曹銑薨。

九月丁亥，立衡陽王劉嶷的兒子伯玉爲南平王。

冬季十二月癸卯初一，有日食出現。乙巳，進桂陽王休範位爲太尉。癸亥，立前建安王的世子伯融爲始安縣王。

元徽二年夏季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起兵造反。庚寅，宮廷內外戒嚴，中領軍劉勔、右衛將軍蕭道成作爲前鋒南去討伐，出發後駐扎在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兵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守石頭城；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彥回進入殿省守衛。壬辰，賊兵突然來到，攻打新亭壘，道成抗拒出擊，大敗賊兵。越騎校尉張苟兒斬殺休範，賊首同黨杜黑蠡、丁文豪分兵奔向朱雀航，劉勔抗拒賊兵，失敗了，死於此戰。右將軍王道隆奔逃，遇害。張永在白下潰敗，沈懷明軍從石頭城奔逃潰散。甲午，車騎典籤茅恬打開東府接納賊兵，賊兵入東府駐扎在中堂，羽林監陳顯達出擊，大敗賊兵。丙申，張苟兒等人又打敗賊兵，進而平定東府城，殺死或擒獲了群賊。丁酉，大赦天下，解除戒嚴。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劉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一并起義兵奔赴建鄴。

六月癸卯，晉熙王劉燮派軍隊攻克尋陽，江州平定。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將軍。

秋季七月庚辰，立皇弟劉友爲邵陵王。乙酉，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酉，任命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彥回爲尚書令。

冬季十一月丙戌，帝行加冠禮。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劉躋爲江夏王，立劉贊爲武陵王。

元徽三年春三月己巳，都下大水。

元徽三年的春季三月己巳，京城發大水。

夏六月，魏人來聘。

夏季六月，魏國人前來聘問。

秋七月庚戌，以袁粲爲尚書令。

秋季七月庚戌，任命袁粲爲尚書令。

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大將軍。

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爲車騎大將軍。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元徽四年夏季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戊子，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己丑，内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黄回北討，蕭道成總統衆軍。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并賜死。乙未，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

秋季七月戊子，建平王景素依據京城造反。己丑，宫廷内外集中戒嚴。派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黄回北上討伐，蕭道成總領衆軍。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一起被賜死。乙未，攻克京城，斬殺景素，一同叛逆的人都被殺死。

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爲南陽王，嵩爲新興王，禧爲始建王。

八月丁卯，立皇帝的弟弟劉翽爲南陽王，劉嵩爲新興王，劉禧爲始建王。

九月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被賜死。己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劉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辛酉，以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

冬季十月辛酉，任命王僧虔爲尚書右僕射。

五年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皆伏誅。

五年夏季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密謀廢帝立新君，都被殺掉。

五月，地震。

五月，發生地震。

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

六月甲戌，誅殺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

七月戊子夜，帝遇弑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貶帝爲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

七月戊子深夜，帝在仁壽殿遇害，當時年齡僅十五歲。己丑，皇太后下令貶帝爲蒼梧郡王，葬在丹陽秣陵縣郊壇的西邊。

初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曰："太子也。"及在東宫，五六歲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徒跣蹲踞。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憚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三年，好出

當初帝出生的那天晚上，明帝夢見有人乘馬，馬没有頭和後足，有人説："這是太子。"等到帝在東宫時，五六歲就能順着漆帳竿爬上去，離地一丈多，像這樣子半頓飯之久纔下來。漸漸長大，却喜怒背離禮節，身邊的人不合旨意就親手加以撲打，令其赤脚蹲坐。等到帝繼位，對内畏懼太后，對外害怕大臣，還不能够放肆他的心

入，單將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罵則悦而受焉。四年，無日不出，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并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人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行人。嘗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棓數十，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左右，爲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爲樂。左右人見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與右衛翼輦管女子私通，每從之游，持數千錢爲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群聚飲酒，以爲歡適。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爲佃夫委信，佃夫敗，叛走，復捕得，自於承明門以車轢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躬揮矛鋋，手自臠割。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盾馳馬，自往刺杜叔文於玄武北湖。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吴興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之，便投鋋，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逾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臠割。制露車一乘，施篷，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别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韵。天性好殺，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内外憂惶，夕不及旦。領軍將軍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單馬先走，羽儀不及，左右張五兒馬墜湖，帝怒，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

志。自己加冠。三年，喜好出入宫城，一個人帶領左右的人，或者出去十里、二十里，或者進入市里，如遇别人謾罵就高興地接受。四年，帝没有一天不出去，與身邊的解僧智、張五兒常常夜裏出去打開承明門，晚上出去早晨返回，早晨出去傍晚歸來，跟從的人都手執鋋矛，行人無論男女和狗馬牛驢遇上他們就没有幸免的。民間受侵擾和恐嚇，白天不敢開門，道上没有行人。帝曾經穿着小褲，不穿衣服不戴帽子。帝有白棍子數十根，各自都有名號，鉗鑿錐鋸，不離帝的左右，做出擊腦、椎陰、剖心這樣的誅殺之事，每天都有數十起。帝常常看見倒卧的尸體流淌的鮮血，然後覺得快樂。左右的人中如果看見有皺眉頭的，帝命令他立正，用矛刺穿他。曜靈殿上養有數十頭驢，自己所乘的馬，就養在御床旁邊。帝與右衛翼輦管的女子私通，每次讓她們跟隨帝出游，都要拿幾千錢作爲酒肉的花費。出玩時遇上娶親送葬的，帝就與挽車的小兒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以此作爲歡暢舒適的事。阮佃夫的心腹張羊被佃夫委用信任，佃夫失敗後，張羊叛逃，又捕獲，帝自己在承明門用車輪碾死了他。殺杜延載、杜幼文時，帝親自揮動矛鋋，親手一小塊一小塊地割他們的肉。帝察覺孫超有蒜味，就剖開他的肚子查看。帝手持盾牌驅馬奔馳，親自到玄武北湖去刺殺杜叔文。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明帝殺掉其中十六個，其餘都是帝殺掉了他們。吴興沈勃有很多寶貝財物，帝去搶劫他，揮舞刀獨自上前，左右的人還未到，沈勃當時正居喪在廬舍裏，帝望見了他，便投擲鋋，没有擊中；沈勃知道不能免死，就用手擊打帝的耳朵，唾罵帝説："你的罪過超越了桀、紂，殺死你的日子不長了!"沈勃於是被殺害，帝親自一小塊一小塊地割沈勃的肉。帝製一輛露車，設篷，乘坐它進出，讓幾十人跟從，羽儀們追趕他，常常不能追上，又各自擔憂禍患，也不敢追，衹好整頓隊伍，另在一處地方觀望罷了。凡是各種俗陋的事，帝過目就會，鍛銀、裁衣、做帽子，没有不精絶的。帝未曾吹過篪，拿起管來吹便能與韵律諧和。帝天性好殺戮，一天没事，就心情慘然不

胡伎爲樂。又於蠻岡賭跳，因乘露車，無復鹵簿，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己，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卧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帝出入無禁，王敬則先結玉夫、陳奉伯、楊萬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與萬年同入氈幄內，取千牛刀殺之。

快樂。宫廷内外憂懼驚恐，晚上擔心不能活到早晨。領軍將軍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劃對付他。七月戊子，帝微服巡行出了北湖，一個人騎着馬先走，羽儀們追趕不上，隨從張五兒的馬墜入湖中，帝發怒，自己驅馬趕來刺殺墜入湖中的馬，屠宰切割這匹馬。帝與左右的人扮作羌胡伎取樂。又在蠻岡賭跳，就乘露車，不再用盾牌和文書，前往青園尼寺。晚上到新安寺偷狗，與曇度道人一起煮狗肉飲酒。楊玉夫常常得皇上心意，忽然被帝憎恨，帝遇到他總是咬牙切齒，説："明天當殺掉這個小子，取他的肝肺。"這夜是七夕夜，帝令楊玉夫探察織女渡橋，報告自己，就與内人穿針完畢，帝大醉，睡卧在仁壽殿東阿氈幄中。帝進出没有警戒，王敬則先聯合玉夫、陳奉伯、楊萬年等共二十五人，這天晚上玉夫等到帝睡熟了，到了乙夜，和萬年一同進入氈幄裏，取出千牛刀殺死了帝。

順帝劉準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廢帝即位，加揚州刺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及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順皇帝，名準，字仲謨，小字知觀，是明帝的第三個兒子。泰始五年七月癸丑出生。七年，封安成王。帝容貌端莊華貴，眉毛眼睛如同畫上去的，看見的人都以爲他是神人。廢帝即位時，加帝揚州刺史。元徽二年，加帝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帝號爲驃騎大將軍，等到廢帝死，蕭道成奉太后命迎接王進入朝堂居住。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爲昇明元年。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蕭道成司空、録尚書事。以袁粲爲中書監、司徒，以褚彦回爲衛將軍，劉彦節爲尚書令，加中軍將軍。辛丑，以王僧虔爲尚書僕射。癸卯，車駕謁太廟。

昇明元年秋季七月壬辰，皇帝登上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徽五年爲昇明元年。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城，輔佐朝政。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蕭道成爲司空、録尚書事。任命袁粲爲中書監、司徒，任命褚彦回爲衛將軍，劉彦節爲尚書令，加中軍將軍。辛丑，任命王僧虔爲尚書僕射。癸卯，帝拜謁太廟。

八月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以蕭道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如故。

八月癸亥，司徒袁粲鎮守石頭城。戊辰，帝尊崇拜稱帝的親生母親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任命蕭道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舊録尚書。

九月己酉，廬陵王暠薨。

九月己酉，廬陵王劉暠薨。

十二月丁巳，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丁卯，蕭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戊辰，中外纂嚴。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乙亥，以王僧虔爲左僕射，王延之爲右僕射。吴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執政，令張瓌攻斬之。

閏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癸巳，沈攸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嚴，假蕭道成黄鉞。乙巳，道成出頓新亭。

是歲，魏太和元年。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敗，己巳，華容縣人斬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剋江陵，荆州平。丙子，解嚴。以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旋鎮東府。

二月庚辰，以王僧虔爲尚書令，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蕭道成加授太尉，以褚彦回爲中書監、司空。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

三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貳于執政，賜死。

五月戊午，以倭國王武爲安東大將軍。

六月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

秋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蕭道成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賜殊禮。以揚州刺史晋熙王燮爲司徒。

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

十一月，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頒爲南豐縣王。癸亥，誅臨澧侯劉晃。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爲隨郡王。

十二月丁巳，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不聽從執政的命令。丁卯，蕭道成進入朝堂守衛，侍中蕭嶷鎮守東府。戊辰，宫廷内外集中戒嚴。壬申，司徒袁粲依據石頭城，謀劃誅殺道成，没有成功，不久就被覆滅。乙亥，任命王僧虔爲左僕射，王延之爲右僕射。吴郡太守劉遐依據本郡不聽從執政的命令，帝令張瓌攻殺了他。

閏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對執政有貳心，被誅殺。癸巳，沈攸之進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堅守。己亥，宫廷内外戒嚴，帝授給蕭道成黄鉞。乙巳，道成出京屯兵新亭。

這一年，是魏太和元年。

二年春季正月丁卯，沈攸之戰敗，己巳，華容縣人斬下攸之的頭送到京城。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攻克江陵，荆州平定。丙子，解除戒嚴。帝任命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隨即鎮守東府。

二月庚辰，任命王僧虔爲尚書令，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蕭道成加授太尉，任命褚彦回爲中書監、司空。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晋熙王劉燮進號爲中軍將軍。

三月己酉初一，有日食出現。

夏季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對執政有二心，被賜死。

五月戊午，任命倭國王武爲安東大將軍。

六月丁酉，任命輔國將軍楊文弘爲北秦州刺史，封爲武都王。

秋季九月乙巳初一，有日食出現。丙午，加授太尉蕭道成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賜給他特殊的禮遇。任命揚州刺史晋熙王劉燮爲司徒。

冬季十月壬寅，立謝氏爲皇后。

十一月，立故去的武昌太守劉琨的兒子劉頒爲南豐縣王。癸亥，誅殺臨澧侯劉晃。甲子，改封南陽王劉翽爲隨郡王。

十二月丙戌，皇后見于太廟。

三年春正月辛亥，領軍將軍蕭賾加尚書右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丙申，地震建陽門。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加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庚戌，誅臨川王綽。

夏四月壬申，進齊公蕭道成爵爲王。壬午，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辛卯，帝禪位於齊。壬辰，遜于東邸。是日，王敬則以兵陳于殿庭，帝猶居內，聞之，逃于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閹豎索，扶幸板輿。黃門或促之，帝怒，抽刀投之，中項而殞。帝既出，宮人行哭，俱還。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封帝爲汝陰王，居丹陽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謚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十二月丙戌，皇后拜謁太廟。

三年春季正月辛亥，領軍將軍蕭賾加尚書右僕射，進號爲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劉友薨。丙申，建陽門發生地震。

三月癸卯初一，有日食出現。甲辰，加蕭道成相國官位，總理百官事務，封給十郡稱爲齊公，爲他備置九錫之禮。庚戌，帝誅殺臨川王劉綽。

夏季四月壬申，帝進齊公蕭道成爵位爲王。壬午，安西將軍武陵王劉贊薨。辛卯，帝禪讓皇位給齊。壬辰，帝在東邊的官邸遜位。這一天，王敬則把軍隊排列在殿庭裏，帝還居住在宮內，聽到這個消息，逃到佛蓋的下面。太后恐懼，親自率領閹臣宦官前來尋找，扶着幸臨板車。有一個黃門來催促，帝發怒，抽出刀來投擲他，擊中他的脖子而死。帝已經出來，宮人一邊行路一邊哭泣，都遷出了宮。帝準備了羽儀，乘坐畫輪的車，從東掖門出去。齊封帝爲汝陰王，住在丹陽宮，齊兵守衛他。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聽到外邊有跑馬的聲音，恐懼變亂發生；監督的人殺了汝陰王就快速奔赴齊地，齊人感激他，把城邑獎賞給他。六月乙酉，帝被安葬在遂寧陵，謚號叫順帝。宋的王侯無論年少年長都被幽禁而死。

論曰：文帝負扆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因猜忍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托，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

論曰：文帝背靠屏風面向南稱帝，確有人君的美好風度，治理國家的道義雖然宏大，但是興盛家庭的方法不足。彭城明明不能窺見古意，本來就没有卓越的天資，衹看見兄弟之間情義深厚，不知道君臣之間禮節不同。用這樣的家庭親情，在治國之道上推行它，主人忌諱却還犯，恩情疏遠了却不醒悟。導致了欺凌威逼的過錯，終於造成滅親的災禍。開啓爭端，種下仇怨，留傳給後人。明帝沿襲猜忌殘忍之心，根據已經推行的典則，剪滅大的樹枝，願望不等待考慮。不久樹根没有了庇護，幼主因此孤立，下面没有磐石的依托，上面有累卵一樣的危險。纔又藏起璽印

矣。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懷着印帶，佩帶着用魚皮做的箭袋忘了返家，高冠短制，單槍匹馬獨自出征，以致滅亡，按道理本來就應該這樣。政權因爲主上勢力衰弱而傾側遷移，天命隨着百姓樂於推崇而回轉改動。這大概是鞋上的霜有個逐漸增加的過程，何祇是一夜的功夫，哪裏祇是小小的汝陰王揖讓就罷了。

南史卷四

本紀第四

齊本紀(上)

高帝蕭道成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鬭將，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分東海郡爲蘭陵，故復爲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

皇曾祖儁，字子武，位即丘令。皇祖樂子，字閨子，位輔國參軍，宋昇明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爲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龍驤將軍，後爲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梁土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遍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横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

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帝捨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名鬭將，姓蕭。其祖先本來居住在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惠帝從東海郡分出蘭陵郡，所以又是蘭陵郡人。中經朝廷動亂，皇高祖淮陰令蕭整，字公齊，渡過長江居住在晉陵郡武進縣的東城里，寓居江南的人，都是在僑居地重置本土地名，前面加上“南”字，於是改爲南蘭陵郡人。

皇曾祖蕭儁，字子武，官位是即丘令。皇祖蕭樂子，字閨子，官位是輔國參軍，宋昇明年間贈封太常。皇考蕭承之，字嗣伯，年輕時就有遠大的志向，才智勇力超乎常人，在宋朝官居漢中太守。在梁州的平定中，因爲有功加封龍驤將軍，後來做南泰山郡太守，封爲晉興縣五等男，升任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死，梁州地區思念他，在峨公山設廟祭祀。昇明二年，贈封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高帝在宋元嘉四年丁卯年出生，姿態儀表英俊非凡，額頭如龍，聲音似鐘，高七尺五寸，全身都是龍鱗紋。舊居在武進縣，居宅南面有一棵桑樹，樹幹高三丈，横生四個枝杈，形狀類似華蓋。高帝幾歲時，喜歡在樹下玩，堂兄蕭敬宗說：“這樹是爲你生的。”儒生雷次宗在雞籠山立學館，高帝十三歲，前去學習《禮》以及《左氏春秋》。

元嘉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廢黜，徙官豫章，高帝的父親領兵防守，高帝捨棄學業

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宋文帝遣帝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帝自隨，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其武興、蘭皋二壘，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帝，攻拔談提城。魏救兵至，帝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

隨從南行。十九年，竟陵蠻騷動，宋文帝派高帝率領非主力部隊討伐沔北蠻。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守襄陽，啓奏朝廷讓高帝跟隨他，最初任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九年，率領非主力部隊征討仇池，攻破其武興、蘭皋兩處堡壘，於是從谷口入函谷關。走到離長安八十多里時，梁州刺史劉秀之派司馬馬注協助高帝，攻克談提城。魏救兵趕到，高帝兵力少而且疲憊，又聽説文帝駕崩，於是燒掉城池回到南鄭。

後襲爵晉興縣五等男。爲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

後世襲父親爵位晉興縣五等男。任建康令，有賢能的名聲。少府蕭惠開有知人之明，對別人説："當年魏武帝治理洛陽北部時，人們佩服他的英明，如今看蕭建康，衹會超過他。"

宋明帝即位，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徵帝討破之，索兒走鍾離，帝追至黯黮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

宋明帝即位，任右軍將軍。當時四方反叛，會稽郡太守尋陽王劉子房以及東方各郡都起兵。明帝加封高帝爲輔國將軍，東征。到達晉陵，一天攻克叛賊十二座堡壘，分派軍隊平定各縣。等到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據彭城投奔魏，派侄子索兒進攻淮陰，又徵召高帝討伐擊敗了他，索兒逃向鍾離，高帝追到黯黮纔返回。升任驍騎將軍，封爲西陽縣侯，轉任巴陵王衛軍司馬，隨從鎮守會稽。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吴，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

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派臨川內史張淹從鄱陽走山道侵入三吴，明帝派高帝討伐他們。當時朝廷的武器裝備都充實了南伐的軍隊，高帝的部隊缺乏裝備，於是編棕皮作爲馬具馬衣，折斷竹杆作爲武器，夜間舉火行進。賊軍望見恐懼，不戰而逃。班師後，升任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兼管南徐州事。等到張永等在彭城戰敗，淮南勢力單薄，任命高帝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守淮陰。轉任南兗州刺史，加封督轄五州，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職務依舊。

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吴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

明帝猜疑高帝不是人臣相貌，而民間流傳，高帝當做天子，明帝更加疑忌，派冠軍將軍吴喜把軍隊留在破釜，親自拿着銀壺裝的酒賞賜高帝。高帝穿戎裝出門迎接，害怕有鴆毒，不敢喝，將要出逃，吴喜坦誠相告，自己先喝了，高

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悦。

帝就斟滿喝下。吴喜回朝，明帝内心纔高興起來。

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彦回、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泰始七年，徵召高帝回京，部下奉勸不要應徵。高帝説："皇上誅殺自己的各個弟弟，是因爲太子年幼弱小，要作身後之事的打算，跟其他家族有何關係。我衹應當儘快出發，事情延緩了當會被懷疑。如今他們骨肉相殘，自然不會有長久的運氣，災難將要興起，正好與你們共同努力。"高帝趕到後，被任命爲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駕崩，遺詔任命高帝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增加親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彦回、領軍劉勔共同掌管機要政事。不久解除衛尉，加任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與褚彦回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并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别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内亂走。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

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在尋陽起兵，朝廷恐慌，高帝與褚彦回等聚集在中書省商量對策，没有人發表意見。高帝説："從前在我們上游謀反的，都是因爲行動遲緩而失敗，劉休範必定以前人的過失爲戒，輕兵急下，乘我們没有防備，我請求駐扎新亭而阻擋他們的前鋒。"就要筆寫下建議，其他人都注明同意。中書舍人孫千齡與劉休範有秘密協議，衹有他説："應當依照原先安排，派部隊占據梁山。"高帝端正臉色説："賊軍如今已經逼近，梁山怎麽能够到達！新亭既然是軍事要衝，衹能考慮以死報國了。"就乘單車穿白衣出守新亭。加封高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增加鼓吹一部。修築新亭城壘尚未完畢，賊軍先頭部隊已經到達，高帝正脱衣高卧，以此安定衆人的心。於是取白虎幡，登上西墻，派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乘船與賊兵水戰，大敗賊軍。未時，張敬兒斬殺了劉休範，臺軍以及賊衆都不知道。賊軍别率杜黑蠡急攻東面堡壘，高帝挺身上馬，率領數百人出去迎戰，與杜黑蠡交戰，從傍晚到天亮，箭石不停。這天夜裏下大雨，鼓聲叫聲不再聽到。將士連日得不到睡眠飲食，軍中馬匹夜間受驚，城内亂跑。高帝手持蠟燭端坐，厲聲呵斥制止，像這樣先後四次。

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皁莢

賊帥丁文豪設下埋伏，在皁莢橋擊敗臺軍，

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并戰没。初，勔高尚其意，托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宫内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帝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宫闕。

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彦回、劉彦節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爲公。與袁粲、褚彦回、劉彦節等更日入直决事，號爲“四貴”。

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内，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潜爲自全計，布誠於帝，帝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帝出屯玄武

一直打到朱雀航，王道隆、劉勔都陣亡。起初，劉勔表示自己志趣高尚，寄情於建造園林宅舍，取名叫“東山”，頗疏忽了當時的要務。高帝對他説：“將軍受先王遺命的重托，眼下正是危難之日，却迷戀崇尚名士的從容風度，廢削減省自己的勢力，一旦遇到事情，後悔能來得及嗎?”劉勔不聽，最終敗亡。等到賊兵攻打到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打開東府放進賊兵，冠軍將軍沈懷明在石頭逃散，張永在白下潰敗，宫内傳説新亭也失陷，太后抓住蒼梧王的手哭道：“天下完了。”高帝派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渡過淮河，走小路從承明門進入宫中保衛。

當時劉休範的典籤許公與假稱劉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恐不安，前往營壘想投奔劉休範，投遞名帖的數以千計，等趕到新亭，却是高帝。高帝得到名帖隨即燒掉。他登上城北對那些人説：“劉休範父子前天都已被殺死，死尸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諸位請看清楚。你們的名帖都已焚毁，不要害怕。”朝廷分派衆軍平定叛賊，高帝整頓軍隊凱旋而歸。百姓沿着街道圍觀，説：“保全國家的，就是此公。”高帝與袁粲、褚彦回、劉彦節引咎辭職，没有批准。遷任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封爵位爲公。與袁粲、褚彦回、劉彦節等人輪流進宫廷值班處理國事，號稱“四貴”。

劉休範平定後，蒼梧王日漸施行凶暴，屢次想加害高帝。曾率領數十人直接進入領軍府，當時暑天炎熱，高帝白天脱光衣服躺着，蒼梧王讓高帝站在室内，在他肚子上畫上靶心，自己拉滿弓，將要射他。高帝神色不變，板起面孔説：“老臣没有罪。”蒼梧王身邊的王天恩勸諫説：“領軍的肚子大，是最好的箭靶，可一箭就射死了，以後没有可射的了，不如用雹箭射他。”於是取來雹箭，一發就射中高帝的肚臍。蒼梧王把弓扔到地上，大笑説：“這一手怎麽樣?”當時建平王劉景素是朝野心向的對象，私下爲保全自己考慮，向高帝表達忠懇心意，高帝推拒不接

湖，事平乃還。

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帝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帝出，因作難，帝堅卧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呼之爲帝。加以手自磨鋌，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駡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故止。高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

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閤將軍王敬則通謀弒蒼梧。齎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大呼，自言報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室中以首見帝，帝猶不信，乃於墻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逾垣入。帝跣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入殿中，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阼，號此馬爲"龍驤赤"。明旦，召袁粲、褚彦回、劉彦節入會西鍾槐樹下計議。帝以事讓彦節，彦節未答。帝鬚髯盡張，眼光如電。次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床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彦節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鎮東府，與袁粲、褚彦回、劉彦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

受。劉景素不久起兵反叛，高帝出兵駐守玄武湖，事變平息纔回師。

高帝威名已重，蒼梧王對他猜忌很深，用木頭刻成高帝的人形，在肚子上畫上箭靶，自己射它，又命令身邊的人射，射中的獎賞，都没能射中。當時高帝在領軍府，蒼梧王親自來放火燒，希望高帝出來，就此發難，高帝一直躺着不動。蒼梧王更加憤恨，所看到的東西，都稱爲高帝。親手加以削磨刺殺，説："明天當手刃蕭道成。"陳太妃駡他説："蕭道成爲國家立了大功，現在害死他，誰給你盡力?"所以没有動手。高帝密謀與袁、褚一起廢黜蒼梧王，另立皇帝，他們都不肯服從。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閤將軍王敬則合謀弒蒼梧王。包裹首級，派身邊的陳奉伯藏在衣袖中，依照平常的做法，聲稱皇帝敕令，打開承明門，把首級裝在袋中，交給王敬則。王敬則飛奔到領軍府，敲門大叫，自説有事報告高帝，門還是不開，王敬則從門上的孔中把首級給高帝看，高帝還是不信，王敬則就把首級從墻上扔進去，高帝找來水洗净了看，王敬則纔越墻而入。高帝赤脚出來，王敬則叫道："事態平定了。"高帝於是穿上軍服，乘坐平常所騎的赤馬，夜裏進入宫殿中，宫内驚慌害怕，等知道蒼梧王死了，都呼喊萬歲。等高帝登基，稱這匹赤馬爲"龍驤赤"。第二天早晨，召集袁粲、褚彦回、劉彦節進宫在西鐘槐樹下商議。高帝把國事讓給劉彦節，劉彦節没有答應。高帝鬍鬚全部張開，目光如電。接下又謙讓袁粲，又不接受。王敬則於是拔出刀，在床邊躍起指着衆人説："天下的事，都應交給蕭公，有誰敢張嘴説一句話，就讓他血染我的刀!"跟着喊虎賁劍戟儀仗，自己親手拿來白紗帽戴在高帝頭上，讓高帝即位，説："今天誰敢再動，事情要趁熱打鐵。"高帝端正臉色呵斥他説："你們都不理解我。"袁粲想有話説，王敬則又呵叱他，纔停止。高帝於是作出決定，準備皇帝車駕，前往東城，迎請順帝即位，這時用長刀遮擋袁粲、劉彦節等人，他們大驚失色地離去。甲午日，高帝移駐東府，與袁粲、褚彦

申，加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給油幢絡車，班劍三十人。帝固辭上台，即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丁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黄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藴，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爲郢州長史，藴伺武帝出吊，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藴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吊。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彦節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藴及黄回等相結舉事，殿内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彦節從弟領軍韞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内應，帝命王敬則於宫内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藴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彦節走額檐湖，藴逃鬬場，并禽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藴嬖人張承伯藏匿藴，高帝亦并赦而用之。時黄回頓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高帝表送黄鉞。三月己酉，增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高帝輔政，奏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其中宫

回、劉彦節各帶衛士五十人進殿。丙申日，加封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賜給油幢絡車，儀仗三十人。高帝堅決辭去司空，就授給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叛，號稱太后詔令自己入京。丁卯日，高帝進入朝廷殿堂居住，命令各位將領西征，平西將軍黄回作爲都督前驅。此前，太后哥哥的兒子前湘州刺史王藴，遭逢母親去世，卸掉官職，還鄉到巴陵，停船與沈攸之密謀，就順流而下到達郢州。武帝時任郢州長史，王藴等候武帝出城吊唁，就此作亂，占據郢城。武帝知道這一情况，没有出城。王藴回到東府前，又希望見到高帝，高帝又不出來吊唁。第二次計謀没有得逞，王藴在外部作亂的陰謀更加堅定。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彦節看到高帝的權威日漸强盛，心中感到不安，就與王藴及黄回等相互勾結起事，宫内衛軍主帥無不協同。等到沈攸之反叛的消息剛傳來，高帝前往石頭拜訪袁粲商議計策，袁粲假稱有病不見，他們約定壬申夜起兵占領石頭。這天夜裏，丹陽丞王遜報告兵變的消息。劉彦節的堂弟領軍劉韞以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整部隊作爲内應，高帝命令王敬則在宫内殺死他們。派遣各位將領進攻石頭，王藴率領數百精兵，携帶兵甲投奔袁粲，城門已經關閉，官兵又到，纔逃散。各軍進攻石頭，斬掉袁粲，劉彦節逃到額檐湖，王藴逃到鬬場，都擒住斬首。袁粲手下典籤莫嗣祖參予袁粲的陰謀，王藴寵幸的張承伯藏匿王藴，高帝也一并赦免而且加以任用。當時黄回駐扎在新亭，聽説石頭已經攻克，就假稱前來救援，高帝明白但不説話，撫慰黄回更加優厚，派遣他西上，流着眼淚告别。

昇明二年正月，沈攸之被平定。二月，宋帝進封高帝爲太尉，都督十六州各項軍事，高帝上表辭黄鉞。三月己酉，增加帶劍儀仗四十人，披甲儀仗一百人，可以進入宫殿。丙子日，加封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來，相沿奢侈，在百姓中成爲風俗，等到高帝輔政，奏請取消御府，减省兩尚方爲帝王宫廷御製的各種裝飾品和玩物，至此，又上表請求禁止人間華而不實的各類物

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制。

品，共十七條。其中宮和諸王的服飾器物，雖然依照舊例，但也請謹慎服用。

九月丙午，加帝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黄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九月丙午，加封高帝假黄鉞、都督内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允許他佩劍穿鞋上殿，朝見皇帝不必小步快走，參拜時可以不報名，府中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堅决推辭，皇上詔令大臣盡力勸請，這纔接受了黄鉞，但仍辭去特殊的禮遇。甲寅日，賜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高帝表蠲百姓逋責。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高帝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禮，加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緑綟綬。甲寅，使以備物典禮進，策曰：

昇明三年正月乙巳，高帝上表請求赦免百姓拖欠的賦税。丙辰，加封前部羽葆、鼓吹。丁巳日，命令太傅府依舊推薦、徵召官吏。丁卯日，賜給高帝五百人的儀仗，可以出入皇宫前殿和後宫。甲午日，重申先前的詔命，高帝可以佩劍穿鞋上殿，朝見皇帝時不必小步快走，參拜時可以不報名。三月甲辰日，宋帝詔令進封高帝官位爲相國，總理國政，加封十郡爵號爲齊公，配備九錫之禮，加授遠游冠，地位在諸侯王之上，加授相國緑綟綬。甲寅日，宋帝讓置備物品舉行典禮進封，策書説：

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群飛，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高勛至德，振古絶倫，雖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

朕因爲處身失所，早罹憂患。繼位的國君德行不好，史書上未予記載。侵犯五行，劫掠九州，神明止歇，可靈魂不散，海水涌起激蕩，君權旁落的危險，不足以形容其嚴重，豈止是《小宛》進行的譏刺，《黍離》作歌曉諭而已。上天輔助皇宋，確實開啓了聖明統治，於是登基踐位，繼承大業，至高無比的功德，振古絶倫，即使伊尹輔佐殷商，霍光匡扶東漢，與此相比也不足爲重。現在將舉行授予公爵號的典禮，恭敬地聆聽朕的旨命：

乃者袁、鄧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顧瞻宫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徇難，超然奮發，登寅車而戒路，執金板而先驅，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

從前，袁、鄧作亂，確實有很多黨徒，子房不遵守臣道，舉兵協從叛亂，回看宫城，即將成爲茂密的草地，言語中念及邦國，就要被仇敵消滅。在這個時候，人都没有固定的心志。公毅然投身國難，卓然奮發，登上戰車踏上出征的道路，手持金板率先馳奔，大軍一到，敵黨土崩瓦解。這是霸業的根基，爲王事盡力的開始。安都背叛，

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浦。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逾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人，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沮。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醜羯侜張，勢振彭、泗。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吊死扶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玆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已老，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分疆畫界，開創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烈火焚于王城，飛矢集乎君屋，群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謨冠世，把旄指麾，則懦夫成勇，信宿之間，宣陽底定。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藩，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指授六師，義形于色，役未逾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辜，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

私自占據徐方，竟敢率領犬羊之輩，肆意侵犯淮河沿岸。索兒愚笨叛逆，協同作惡，天祚不明時運，背棄正義歸順叛逆，致使北部邊區的百姓，淪入生靈塗炭的境地。公受命於宗廟，精誠貫通如早晨的太陽，持節軍門，氣衝霄漢，破釜的勝仗，殺敵遍野，石梁之戰，擒獲酋首，保全國土百姓，江南免遭戰亂。這又是公的功勞。張淹昏昧，不顧本朝，從南方起兵，志在圖謀東夏，軍隊潛入，窺探時機。當時長江沿岸尚未平定，官道屢屢受阻。公忠誠慷慨，在危險時更加閃亮，以少勝多，所向披靡。朝廷沒有了東顧之憂，閩、越有復生的喜慶。這又是公的功勞。匈奴野心勃勃，侵掠邊疆，醜羯欺詐誑騙，威勢振動彭、泗。公義正辭嚴，討伐罪惡，清晨宣告出征，兵車一交鋒，不祥氣氛立時蕩清，吊唁死者安撫傷員，宣揚皇帝恩澤，使我朝的淮、肥各地，再享太平盛世。這又是公的功勞。從這以後，獫狁擴張，猶如貪婪殘暴的大豬長蛇，再度窺伺皇室。可是由於事變頻繁，軍隊長期在外，角城高大的堡壘，指日之間淪陷。公眷顧王室之事，奮發忘食，親自披挂甲冑，把艱險視作平地，劃分疆界，開創青州、兖州。這又是公的功勞。桂陽王辜負衆望，輕率地僭越帝位，妄圖撕毀冠冕，拔除帝基，堵塞源泉。烈火在王城燃燒，飛射的箭矢集中在國君的房屋，諸位后妃憂慮惶恐，主帥也沒了主意。公按劍凝神靜思，就會有橫貫世間的奇謀，舉旗指揮，就會使懦夫變成勇士，兩夜之間，宣陽得到平定。這又是公的功勞。皇室多災多難，親屬之間發生爭端，建平王失去主見，起兵入侵。公指揮授意六軍，正義表露在臉色之上，仗未打過一旬，朱方就被平定。這又是公的功勞。蒼梧王肆行暴虐，華夏各地動亂不已，濫用刑罰逞强，誰會無罪？百姓悲哀，早晨無法考慮晚上的事情，高祖開創的基業已經淪喪，文帝、明帝的制度誰來繼承。公遠效法殷、漢的道義，近遵

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晋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劉攜貳，成此亂階，醜圖潜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内運，霜鋒外舉，祆沴載澄，國塗悦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惟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公把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

照魏、晋的典章，使得我這個渺小之人，進宗廟奉祠，宗廟清静無事，九州撥亂反正。這又是公的功勞。袁、劉懷有二心，造成秩序混亂，暗中策劃醜惡的陰謀，私下引發危機，占據石頭城，定要進犯宫廷。公内心運籌神妙的計謀，外表舉起冰霜般的刀鋒，妖孽開始澄清，國家走上歡樂和睦之路。這又是公的功勞，沈攸之包藏禍心，年歲越久越明顯，猶如毒蜂的眼睛，豺狼的叫聲，擁兵自重，怎能容忍。回首西看，如同他鄉異國一樣。國家政治剛剛起步，九伐尚未伸張，罪惡長期不悔改，於是表現爲凶惡的叛逆。公手持斧鉞出關，威嚴凝聚在長江沿岸，正義的情感與明日一樣光亮，英明的膽略與秋雲競争清爽。由於至高無上的道義的感化，人人歸心，多年未能執行的誅殺，一下子大肆施行，沮浦得以平穩的流動，章臺得以走向軌道。這又是公的功勞。

公有濟天下之勛，重之以明哲，道庇生靈，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也。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圭顯錫，姬旦宣哲，曲阜啓藩。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絶常班，寵冠群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勛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静言欽嘆，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晋陵、義興，揚州之吴郡、會

公有拯救天下的功勞，而且特别重視洞察事理，道義庇護百姓，立志匡救天下，盡心盡力，效勞王室，各種艱難險阻，都已嘗受。至於締造宗廟社稷的辛勞，創始萬物的恩澤，猶如雲霧散布，光照大地籠罩着六幽之處，輔佐我一人，四海永遠清平。因此秬草在郊野園中散發芬芳，景星在天河灑下光輝，遠方的人仰慕仁義叩關通好，蠻荒地區的人通過輾轉翻譯前來朝覲，真是汪洋廣闊啊！没有什麽能來稱述的。我聽説酬報功勞表彰德業，是歷代帝王盛大的典禮，尊崇賞封侯伯，各國家都相同。所以大禹建成功業，賜給玄珪表彰；周公賢明通達，得以在曲阜開創封國。或是賞賜超越禮儀規格的玉器而弘揚風氣，或是分封土地而宣揚教化，禮儀超越正常的次第，寵愛勝過諸侯、卿士。等到齊桓公、晋文公、車輛服飾等級也是特殊禮遇。惟有公的功勛偉業超過前代的建功立業者，可是在舊的制度中缺乏獎賞的規定，古今的道德標準，怎麽這樣不同？衹是説一些欽敬感嘆的話，實在是不够的。現

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兹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彦回，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逾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在晋升爲相國，把青州的齊郡，徐州的梁郡，南徐州的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晋陵、義興，揚州的吴郡、會稽，總共十個郡，加封公爲齊公。賜給這塊黑土，用白茅草包裹，安定你的邦國家室，建起宗廟社稷。這的確是尚父故有的封地，世代作爲盟主，統率各級邦國，共同遵守舊的準則。從前周公、召公建立了自己的封國，同時又兼任太師、太保；毛公、畢公有執珪爵位，入朝廷作卿士，可見身兼内外重任，在古代就有同樣的規定。現在命令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褚彦回授給公相國印綬、齊公璽印。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王僧虔授給齊公白茅草包裹的土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顆的左半，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顆的左半。相國處於總管百官的位置，官級超過三公，職位根據禮制而移動，封號隨着事情的變化而改變。公居相國之位總管百官，除去録尚書的稱號。送還所擁有的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綬策書。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仍舊保留。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

另外加封公九錫，你恭敬地聆聽下面的旨命：

以公執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儛。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回首内附。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寅式。是用錫公虎

因爲公執守禮儀，推廣律令，在天下樹立典範，使得遠近一體，百姓安分守己。所以賞賜大輅、戎輅各一輛，玄牡八匹。公重視農業生産，視糧食爲寶物，致使國庫充實，百姓繁衍。所以賞賜衮衣冠冕，配上赤舄。公謙和處世，用道義引導萬物，教化調和普通人，使他們無不和悦。所以賞賜公軒懸樂曲，六佾舞蹈。公輔助王道的推行，聲名教化播及遠方，蠻夷誠意友好，回頭歸依。所以賞賜公朱户居住。公明於鑒别人的品級，涇渭分明，爲官方正幹練，才能卓越，能成就事業。所以賞賜公納陛登殿的禮遇。公保佑皇朝，以身作則教化部下，防微杜漸，使所有生靈尊重法律。所以賞賜公三百名虎賁勇士。公用刑法制裁强盜，用道德

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奸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騰八表，威靈所振，異類同乂。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卣，圭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敬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

治理奸邪，皇親國戚不得叛亂，叛亂必定被誅殺。所以賜給公鈇鉞各一把。公像鳳一樣升起在天地的四角，像龍一樣飛騰在八方之外，在您的威靈震撼之下，夷狄被平定同化。所以賞賜公一張彤弓、一百隻彤箭、十張盧弓、一千支盧箭。公心懷孝道，嚴肅恭敬地祭祀祖先，孝敬的深重，感動了神靈。所以賞賜公一卣秬鬯，配上珪和瓚。齊國設置丞相以下的官吏，恭敬地遵守舊的制度。往事令人欽敬，希望敬奉服從朕的命令，治理天地，光大宏偉的事業，昭顯你的大德，發揚我高祖美好的旨命。

高帝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以太尉左長史王儉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高帝三次推讓，公卿督促勸說堅決請求，纔接受了。丁巳日，下令赦免國內斬首罪以下的囚犯。宋帝詔令齊公除十郡之外，可以根據需要徵用。因爲齊國是初建，給予五百萬錢、五千匹布、五千匹絹。任命太尉左長史王儉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四月癸酉，宋帝又詔進齊公爲王，以豫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增王封爲二十郡。使司空褚彥回奉策授璽紱，改立王社，餘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王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

四月癸酉，宋帝又詔令進封齊公爲王，又加封豫州的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的盱眙、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使齊王的封地增至二十郡。派司空褚彥回奉命授給璽印，改立王一級的社壇，其他的依舊。丙戌日，命令齊王的禮帽用十二旒，設立天子的旌旗，出入警戒清道，乘坐金根車，駕馭六匹馬拉的馬車，配備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享用八佾樂舞，陳設鐘虡宮懸，王的嫡長子稱太子，王女、王孫的爵位誥命，一概遵照舊的制度。

辛卯，宋帝以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于東邸。壬辰，遣使奉策曰：

辛卯日，宋帝因爲天命屬於齊王，於是下詔書禪讓帝位，這天在東邸遜位。壬辰日，派使者敬奉策書說：

咨爾齊王：伊太古初陳，萬化紛綸，開曜靈以鑒品物，立元后以馭黎元。若夫容成、大庭之世，伏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索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

請問你齊王：遠古初創時期，萬物紛紜，放射陽光照亮物品，設立天子管理百姓。像那容成、大庭的年代，伏羲、五龍的時候，已無法瞭解。自軒轅黃帝以來，典籍所記載的，大略可以說的，沒有比堯和舜更高的了。纏繞金繩而掌握明月，開啓玉匣而

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謗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不敢失墜，爰逮有晋，亦遵前典。昔我祖宗英睿，旁格幽明，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惟王聖哲欽明，榮鏡區宇，仁育群生，義征不譓，聲化遠洎，荒服無虞，殊類同規，華戎一族。是以五色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徹，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焕，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庶引領。

總管大地，道德趨向美善旺盛，帝位居北極，運數有終結之時，把帝位禪讓給賢能的人。所以唐堯退位，發出謗聲唱起歌，虞舜辭讓，吉祥雲氣發出五彩，遺傳的風俗偉業，光照無邊。漢、魏沿襲，不敢改掉，等到晋代，也遵照先前的制度。從前我的祖宗英明通達，感通天地，後世行爲失措，世間頻頻發生變故。祇有你齊王聖達明智、光照宇宙，用仁愛化育衆生，依照道義征討反叛，聲名教化傳到遠方，邊疆平定無事，不同的民族遵奉共同的制度，華族和戎族化爲同一民族。因此五色鳳凰栖止在庭院，孕含芬芳的九穗嘉禾生長在郊野。日月五星明亮清澈，除舊布新的符瑞已經顯示，圖讖彪炳，改朝换代的意思已經很明確，神靈眷顧，百姓期盼。

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群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裘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并命璽書，遣兼太保、司空褚彦回，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

朕聽説最高的道深遠隱微，祇有靠人去闡發，天命無常，祇屬於有德之人。所以上識别天的情實，下體察百姓的願望，恭敬地禪讓神器，把帝位傳授給你。四海困窮，天賜的福禄永遠地終結了。於戲！齊王執守中正，效法前代制度，不要辜負全國的歡喜和渴望。命令司裘拜謁蒼天，演奏《雲門》樂曲登上圓丘，承奉時運舉行大禮，永久保有洪大的基業，豈不是盛事！并且頒布璽書，派遣兼太保、司空褚彦回，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奉上皇帝璽印，接受帝位的典禮，一概依照唐堯、虞舜的故事。

高帝固讓，宋朝王公以下陳留王粲等，詣門陳請，帝猶未許。齊世子卿士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晋；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膺符

高帝堅决辭讓，宋朝王公以下陳留王曹粲等，上門陳述請求，高帝仍然没有答應。齊世子卿士以下堅决請求。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陳述上天的符瑞，據説漢從建武到建安二十五年，經過一百九十六年後禪讓給魏；魏從黄初到咸熙二年，經過四十六年後禪讓給晋；晋從泰始到元熙二年，經過一百五十六年後禪讓給宋；宋從永初元年到昇明三年，一共六十年：都是在六數終結傳受。六，是亢位。查考古往今來，就是如此清楚，斗膽根據自己的職責，詳細陳述管見，伏地祈求順應天時，應驗符瑞。二朝百官又堅決請

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受禪。"高帝乃許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夫肇自生靈，樹以司牧，所以闡極立則，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粤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煥諸方策，載在典謨。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道成匡救之功，以弘濟乎厥難。大造顛墜，再構區宇，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群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暨乎百蠻，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統，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答人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禮畢，備大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責勿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者，特加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爲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宋諸王皆降爲公，郡公主爲縣君，縣公主爲鄉君。詔降宋南康郡公爲縣公，華容公爲侯，萍鄉侯爲伯，減户

求。尚書右僕射王儉上奏："接受宋詔令退位，爲臣等相互商量，應當限定日期接受禪讓。"高帝纔答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在南郊即位，設柴堆燎祭稟告上天説：

皇帝臣道成，大膽采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

自人類起源，設立管理者，目的是闡明至理確立規則，開啓新元創造萬物，擴展這一大道。天下是公衆的，上天不會長期授命於一人。從前在虞舜、夏禹時期，都是從上代承繼帝位，及到漢、魏，中葉就相互揖讓，這些都清楚地見諸史册，載於典籍。宋秉承的水德既已衰微，累代多有變故，實際是依賴道成匡扶拯救的功績，纔度過那些危難。再造顛覆墜亡的王朝，重新構築疆域，大到天人之際，無不表示感應。於是敬依天運，委任賢能，把天命賦予我身。我推辭德業不足以繼承帝位，達到數次，然而諸位公卿士大夫，長官執事，以及衆多賢人，包括各地蠻夷，全都説："皇天眷愛并賦予重任，不可以堅持推辭，人神無所統系，不可以空缺帝位。"我害怕天的威嚴，怎敢不恭敬地順從天數。敬選吉日，恭奉皇符，登壇接受禪讓，類祭稟告上帝，以報答人民的衷心，傳布萬國。希望聖明神靈享用！

典禮結束，置備皇帝車駕，幸臨建康宮，來到太極前殿。宣布大赦，改年號，賜予國民爵位二級，文武官員晉升二等官位，鰥寡孤獨不能自我謀生者，每人給五斛穀。拖欠的田租舊債免收。觸犯鄉里考核評議的律條、貪污奸淫盜竊者，一律都予以清理，洗除原先所加的罪名，讓他們重新開始。長期服勞役和欽定關押者，都特赦遣散。丢失官爵，受禁錮被奪去功勞，一律依照從前的規定予以恢復。封宋帝爲汝陰王，在丹陽舊縣爲其建造宮室，采用宋的曆法，車駕、儀仗、服飾的顏色，一概如同晉禪位給宋的舊事，上書朝廷不用稱表，皇帝對其上書的回覆不稱詔。宋的各位王都降爲公，郡公主降爲縣君，縣

有差，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祀。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詔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悉原赦。諸負釁流徙者，皆聽還本土。戊戌，以荆州刺史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二宫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乃停太官池籞税。庚子，詔宋帝后藩王諸陵，量置守衛。

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驃騎大將軍。詔宋氏第秩，量所廢置。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曆》爲《建元曆》，祖以正月卯，臘以十二月未。丁未，詔曰："設募取將，縣賞購士，蓋出權宜，自今可斷衆募。"乙卯，河南國遣使朝貢。丙辰，詔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四方。己未，汝陰王殂，齊志也，追謚爲宋順帝。辛酉，誅陰安公劉燮等。

六月乙亥，詔宋末以來，枯骸毁櫬，宣下埋藏。庚辰，備法駕，奉七廟主于太廟。甲申，立齊太子賾爲皇太子。斷諸州郡禮慶，降死罪以下刑，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曄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興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秋七月丁未，曲赦交州部内。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給復十年。

八月癸巳，省陳留國。丁巳，立

公主降爲鄉君。詔令降宋南康郡公爲縣公，降華容公爲侯，降萍鄉侯爲伯，食邑的户數依次減少，以此奉祀劉穆之、王弘、何無忌。追尊皇考爲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陵墓稱永安。追尊妃爲昭皇后，陵墓稱泰安。詔令强盗剩餘家口被没入官府的，全部赦免釋放。那些舉家流浪遷徙的，一律聽任返回本土。戊戌日，任命荆州刺史蕭嶷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禁止各地進貢慶賀禮。己亥日，詔令二宫各王，都不得營造設立屯田府邸，封占山湖。於是停止對太官掌管的皇家園林徵税。庚子日，詔令宋朝皇帝、皇后、各王的陵墓，酌量設置守衛。

五月丙午日，任命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爲驃騎大將軍。詔令宋氏的等第禄秩，酌情廢棄。主管部門奏請留用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免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曆法改《元嘉曆》爲《建元曆》，祭祖在正月卯日，祭臘在十二月未日。丁未日，下詔令説："招募選取將領，懸賞徵求士人，出於權宜之計，從今以後可禁止在民衆中的招募。"乙卯日，河南國派使者朝見進貢。丙辰日，詔令派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到各地巡查。己未日，汝陰王死亡，這是齊的願望，追封謚號爲宋順帝。辛酉日，處死陰安公劉燮等人。

六月乙亥日，詔令宋末以來，枯朽的骨骸，毁掘的棺材，通知下坑埋葬。庚辰日，動用皇帝車駕，恭奉七座宋廟神主進入太廟。甲申日，立齊太子蕭賾爲皇太子。禁止各州郡送禮慶賀，減輕死罪以下的刑罰，并且申明先前的赦免一百天。立皇子蕭嶷爲豫章王，蕭映爲臨川王，蕭晃爲長沙王，蕭曄爲武陵王，蕭暠爲安成王，蕭鏘爲鄱陽王，蕭鑠爲桂陽王，蕭鑑爲廣興王，皇孫蕭長懋爲南郡王。乙酉日，把宋順帝安葬在遂寧陵。

秋七月丁未日，特赦交州部屬。丁巳日，詔令南蘭陵是家鄉故土，長期減免田租布帛，武進是奠基帝王大業的所在，給予免除十年賦税徭役。

八月癸巳日，視察陳留國。丁巳日，立皇子

皇子鈞爲衡陽王。

九月辛丑，詔以二吴、義興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乙巳，復置南蠻校尉官。丙午，加司空褚彦回尚書令。

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後。己卯，享太廟。辛巳，汝陰王太妃王氏薨，追贈宋恭皇后。己丑，荆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彦回爲司徒，以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辛丑，祀南郊。

二月丁卯，魏軍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人尤貧遘難者。

三月，百濟國遣使朝貢，以其王牟都爲鎮東大將軍。

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

五月，立六門都墻。

秋九月甲午朔，日有蝕之。丙子，蠕蠕國遣使朝貢。

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彦回爲司徒。壬子，以驃騎豫章王嶷爲司空。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立皇子鋒爲江夏王。

二月癸丑，罷南蠻校尉官。

夏四月辛亥，始制東宫臣僚用下官禮敬聞喜公子良等。

六月壬子，大赦。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九月辛未，蠕蠕國王遣使欲俱攻魏，獻師子皮袴褶。烏程令吴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尸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丙戌，置會稽山陰縣獄丞。

蕭鈞爲衡陽王。

九月辛丑日，詔令因爲二吴、義興三郡遭水災，减免今年的田租。乙巳日，再次設置南蠻校尉官。丙午日，加封司空褚彦回爲尚書令。

冬十月丙子日，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作爲宋帝後代奉祀。己卯日，享祀太廟。辛巳日，汝陰王太妃王氏死去，追贈爲宋恭皇后。己丑日，荆州天井湖漂出綿，人們取來用和平常的綿没有什麽不同。

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朔日，大赦。任命司空褚彦回爲司徒，任命尚書右僕射王儉爲左僕射。辛丑日，南郊祀天。

二月丁卯日，魏軍進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擊退了他們。癸巳日，派遣大使巡視慰問淮、肥、徐、豫特别貧困和遭逢災難的邊民。

三月，百濟國派遣使者朝覲進貢，任命他們的國王牟都爲鎮東大將軍。

夏四月丙寅，進封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的名號爲驃騎大將軍。

五月，建造國都六門城墻。

秋九月甲午朔日，發生日食。丙子日，蠕蠕國派使者朝見進貢。

冬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司空褚彦回爲司徒。壬子日，任命驃騎大將軍豫章王蕭嶷爲司空。

建元三年春正月壬戌朔日，詔令王公卿士直言進諫。丙子日，立皇子蕭鋒爲江夏王。

二月癸丑日，廢止南蠻校尉官。

夏四月辛亥日，最初規定東宫的臣僚用下官的禮數敬奉聞喜公蕭子良等。

六月壬子日，大赦。

秋七月己未朔日，發生日食。

九月辛未日，蠕蠕國王派遣使者要求一起進攻魏，進獻獅子皮褲褶。烏程令吴郡顧昌玄，因父親法秀宋泰始年間北征死亡，尸骨未能返歸故土，可是昌玄却宴樂嬉游，和其他人没有什麽差别而坐罪。主管部門請求對他加以清議。丙戌日，設置會稽山陰縣獄丞。

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冬十月戊子日，任命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十二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命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

十二月丁亥日，高麗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命令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各州郡，考察風俗。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免元年以前逋責。

建元四年春二月乙未日，皇上身體不適。庚戌日，詔令減免京城囚犯罪行不等，免除建元元年以前拖欠的債務。

三月庚申，召司徒褚彦回、左僕射王儉受顧托。壬戌，皇帝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群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梓宫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内外反吉。

三月庚申日，召見司徒褚彦回、左僕射王儉受命托付後事。壬戌日，皇帝在臨光殿駕崩，終年五十六歲。群臣奉上謚號叫高皇帝，廟號爲太祖。梓木棺材在東府前岸邊登上龍舟。四月丙午日，安葬在武進泰安陵，在龍舟上行卒哭禮，内外恢復正常。

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沈静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毁棄。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皇上從小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静默，經常有包容四海的胸懷。博學，擅長撰文，工於草書隸書，弈棋達到第二品。雖然致力於治理國家消除危難，但也没有捨棄平素喜好的事業。等到即帝位後，自身不用精細物品，君主的衣服上裝飾玉介導，認爲是助長奢侈之風的根源，命令打碎它。凡是珍奇的物品，都讓依照此例毁棄。後宫的器物欄檻，用銅作爲裝飾的都改用鐵。内殿用黄紗帳，宫人穿紫皮履。車輛的華蓋除去金花爪，用鐵回釘。常説："讓我治理天下十年，當會使黄金與土同價。"想親身表率天下，移風易俗。性格寬厚，曾經和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一起下棋，連下幾局没有倦意，周覆就按住皇上的手，不讓他再開局。他的性格寬厚就是如此。所撰寫的文章，詔令中書侍郎江淹編次。另外詔令東觀學士編撰《史林》三十篇，是魏文帝《皇覽》一類的書。

始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絶，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

當初高帝十七歲時，曾經夢到自己乘坐青龍上天，西去追逐太陽。高帝祖先的墳塋在武進縣彭山，峰巒連綿，數百里没有斷絶，山上經常有五色雲，還有龍出現，高帝當時已經顯貴，宋明帝認爲非常不吉祥，派擅長相墓的高靈文前去墓地占驗察看。高靈文先前在高帝手下做事，回來，假意回答明帝説："不過能出個諸侯。"私下

"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龍鳴，震響山谷。明帝寢疾，爲身後之慮，多翦功臣，上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卧，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兖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己："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及爲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有紫黄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立，時咸言爲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之言，其在此也。

對高帝説："此地貴不可言。"明帝還不放心，派人踐踏，用巫術鎮壓。高帝後來在那裏立儀仗柱時，忽然有龍鳴聲，響震山谷。明帝卧病，爲了身後考慮，大量剪除功臣，高帝也被懷疑，常説："蕭道成有不是臣下的面相。"高帝當時鎮守淮陰，常常心懷憂慮恐懼，忽然見到有神人對自己説："没有什麽可憂慮的，子孫定當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派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前往淮陰監護元旦朝會。奉伯過去與高帝交好，這次出行，高帝與奉伯同室睡覺，奉伯夢見高帝乘龍上天，他在下捉龍脚，没有捉住。等到醒來，叙述夢境，就對高帝説："您將會庇護廣大百姓，而爲弟是不能參與了。"奉伯竟死在宋代。另外參軍崔靈建夢到上天對自己説："蕭道成是我的第十九個兒子，我去年已經派人授給他天子之位。"查考自三皇、五帝以來，承受天命的次序，到高帝是十九個。等到做了領軍，望雲氣占卜的陳安寶看到高帝身上常有紫黄氣。安寶對王洪範説："此人高貴得無法説。"高帝居住的武進縣有一條路，相傳叫"天子路"。有人説是秦始皇所走過的，也有説是孫氏的舊迹。當時訛傳東城出天子，此後建安王休仁鎮守東府，宋明帝害怕，殺死休仁，而且長期關閉東府不住人。明帝又屢次駕臨，改"代"作"伐"，以此壓制王氣。又派兒子安成王代替。等到蒼梧王失敗，安成王代立，當時都説是應驗了。占卜者推考，高帝舊居武進縣東城村，"東城"的話，指的就是此。

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木堅白，字色乃黄。《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静，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

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涌水井北，忽然聽到金石聲響，懷疑其異常，挖地三尺深，得到一口涌水的井，像浪一樣奔涌。該地又有聲響，就又挖掘，又得到一口井，也是一樣奔涌。井中發現一根木簡，長一尺，寬二分，上邊有隱起的文字，説："廬山道人張陵再拜，問候起居。"木簡質地極白，字却呈黄色。《瑞應圖》説："涌起水浪的井不用挖掘自會形成，帝王追求清静，就要由仙人主事。"會稽郡剡縣有座山，名叫刻石山。當地父老相傳説"山雖然名叫刻石，却不知文字在哪兒"。昇明末年，該縣百

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黄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孝經鉤命决》曰："誰者起，視名將。"將，帝小字也。《河洛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案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讖曰："蕭爲二士天下樂。"案二士"主"字也。郭文舉《金雄記》曰："當復有作，肅入草。"《易》曰："聖人作，萬物睹。""當復有作"，言聖人作也。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也，熟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翦也。孔子《河洛讖》曰："堨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爲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堨河梁，則行路成矣。路，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水氏之災害也。《河圖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吴分野，草屋者居上，"蕭"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玄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

姓兒襲祖打獵，忽然看到石頭上有文字，共三處，青苔生在上面，字無法辨認，就除去青苔看，其中大石頭上的文字是："這個齊，是黄石公的化氣。"立着的石頭上的文字是："黄天星，姓蕭，字道成，得到傑出的將帥，天下太平。"小石頭上的文字是："刻石的人是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立。"《孝經鉤命决》說："誰升起，看名叫將的。"將是高帝的小名。《河洛讖》說："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說："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據考宋是水德。義熙元年，是宋武帝王業的開始，到齊承受天命，七十年。另外讖語說："蕭爲二士天下樂。"據考二士是"主"字。郭文舉《金雄記》說："當復有作，肅入草。"《易》說："聖人創造，萬物出現。""當復有作"，是說聖人創造。王子年歌唱說："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的精細者，是稻，也即是道，熟好比是成。又歌唱說："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是"劉"字，刈好比是剪除。孔子《河洛讖》說："堨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就是宋，宋代製造災害，所以叫水災。梁也是水，截水成河梁，就會形成道路。路，好比是道，消除水災，就是消除秉承水德的宋的災害。《河圖讖》又說："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屬於吴的分野，在上面的"草屋"，是"蕭"字的象徵。此前，益州有座山，自古以來相傳叫齊后山。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位僧人玄暢，在此山建立精舍，這天高帝登基。這月二十四日，滎陽郡百姓尹千，在嵩山東南角看到天上降下石雨，石落到地上裂開，裏邊有玉璽。玉璽三寸見方，上面的文字是："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說："皇帝運興。"尹千捧着玉璽拜見雍州刺史蕭赤斧，蕭赤斧把它進獻，據考宋武帝在嵩高山得到三十二枚玉璧，神人說："這是占卜預測宋的運數。"三十二，是兩個"三十"，宋從承受天命到禪位給齊總共六十年。高帝的符瑞應驗就是像這樣，現在全都被説到了。

斧，赤斧以獻。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今備之云。

武帝蕭賾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宫。將産之夕，孝皇后、昭皇后并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爲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内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爲"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

世祖武皇帝名諱蕭賾，字宣遠，是高帝的長子。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日出生在建康縣的青溪宫。臨産的夜裏，孝皇后、昭皇后都夢到龍盤據房屋上，所以給武帝起小名爲龍兒。十三歲那年，夢到有人在他身體左右畫了兩個翅膀，還穿着孔雀羽毛衣裳在空中飛翔，全身長毛，頭髮長到脚。有人指着武帝所踏的地説："周文王的田地"。另外在所住的堂内得到一枚璽印，上面的文字是"皇帝行璽"。還得到奇怪的錢幣，文字是"北斗星"，有雙刀、雙貝以及帶劍的人形。

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疏，有殊群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陰，正當會所，會罷乃散。及爲廣興相，嶺南積旱，連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

在宋代出任贛令。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勛反叛，武帝没有從命，南康相沈肅之把武帝關進郡監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攻破南康郡，迎出武帝，武帝於是率領一百多名部曲起義。避難揭陽山中，有白雀前來栖息，聽到山中傳來漏壺發出的清聲。另外在山上砌石建佛塔，塔的旁邊忽然長出一棵樹，形狀像是華蓋，青翠繁茂，有别於其他樹木。武帝將要討伐戴凱之，大宴士卒。這天非常熱，武帝讓各自折荆枝遮蔽，話没説完就有雲彩垂下蔭凉，正好對着宴會場所，宴會結束纔散去。等到任廣興相，嶺南持續乾旱，連水乾涸受阻，商旅不能通行。武帝的隊伍來到後，没有下雨而河流暴漲，於是得以便利横渡。

元徽四年，累遷晋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晋熙王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城爲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盆城掘壍，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于時城内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内，遇

元徽四年，連續轉任至晋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順帝即位，徵召晋熙王劉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任命武帝爲左衛將軍，輔助劉燮一起沿江而下。沈攸之反叛事起，朝廷還未加以處置，武帝認爲中游可以等待敵人，當即占據盆口城做戰争防守的準備。高帝聽到後説："這真是我的兒子啊!"在盆城挖壕溝，發現一枚大錢幣，上面的文字是"太平百歲"。當時城内缺水，想引水進城，剛在城内開挖，就碰到地下

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黄回等，皆受上節度。昇明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爲三十人。以石頭爲世子宫，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宫。進爲王太子。高帝即位，爲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彦回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内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前將軍王奂爲尚書左僕射。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爲太尉。癸酉，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晋、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并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悦焉。

夏四月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

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

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爲皇太子。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

泉水涌出，像這樣有九處，不愁没有水用。上表請求西征，没被允許，於是派部分軍隊支援郢，平西將軍黄回等人，都受武帝指揮。昇明二年，事變平息，遷任江州刺史，封爲聞喜縣侯。這年，徵召爲侍中、領軍將軍。不久又加封督京畿諸軍事。昇明三年，又加封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升爵號爲公，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

齊國建立，被立爲齊公世子。改封侍中、南豫州刺史，賜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加班劍儀仗爲三十人。把石頭作爲世子宫，設置左右衛率以下屬官，官署、服制，和東宫完全相同。進封爲王太子。高帝即位，被立爲皇太子。

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駕崩，這天，皇太子即位爲皇帝，實行大赦。征鎮、州郡長官、軍屯營部，各行喪三天，不得擅離職守。駐守都市的戍衛部隊，一律不得回來。乙丑日，聲稱先帝遺詔，任命司徒褚彦回爲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任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書説："喪禮雖然有一定的制度，可是先王的旨命每每存有簡約之意，近侍臣僚可以三天來哭吊一次，宫外百官可以在閑暇時進宫哭吊一次。今後有大的喪禮都如此。"丁卯日，任命前將軍王奂爲尚書左僕射。庚午日，任命司空豫章王蕭嶷爲太尉。癸酉日，詔令免除拖欠的修城錢財，從今以後，申明舊的制度。起初晋、宋舊的制度，接受官職二十日，就送交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年，兵役大增，接受官職的數以萬計，軍情緊急，事情來不及辦，因此令僕以下的官吏，并没有交納修城錢。二十年中，大的限期不可勝數，行文下令督促，難免擾亂地方，至此清除，百姓高興。

夏四月辛卯日，追尊穆妃爲皇后。

五月庚申日，用高皇帝配祀天，用高昭皇后配祀地。

六月甲申朔日，立南郡王蕭長懋爲皇太子。詔令重申壬戌日宣布的赦免恩典一百天。丙申日，立王氏爲皇太子妃。加封聞喜公蕭子良爲

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爲晋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王，皇子子真爲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戊戌，以水潦爲患，星緯乖序，剋日訊都下囚，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人加振賜，必令周悉。吴興、義興遭水縣，蠲降租調。以司徒褚彦回爲司空。

竟陵王，臨汝公蕭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蕭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蕭子懋爲晋安王，枝江公蕭子隆爲隨王，皇子蕭子真爲建安王，皇孫蕭昭業爲南郡王。戊戌日，因爲洪澇爲患，天象錯亂，限期審訊京城囚犯，外地各監獄的囚犯，委托刺史按時審查判决。建康、秣陵兩縣的貧民增加賑濟賞賜，一定要做到周到全面。吴興、義興遭水害的縣，免除租税。任命司徒褚彦回爲司空。

秋八月癸卯，司空褚彦回薨。

秋八月癸卯日，司空褚彦回死。

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巳日，以國喪爲由，停辦國子學。辛未日，任命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乙未，以中書令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

冬十月乙未日，任命中書令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如之。"

十二月己丑日，下詔書説："沿淮河戍衛的將領，長期承受戍邊勞苦，值此元旦新年伊始，應當享受恩典歡慶，可以派中書舍人親臨會見宣布聖旨。今後每年都如此。"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内外群僚，各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又詔守宰禄奉，蓋有恒準。往以邊虜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宜加優奬。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壬戌，立皇弟鋭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天子氣。甲子，築青溪舊宫，作新林、婁湖苑以厭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日，南郊祭天，大赦，改年號。壬子日，詔令内外群臣，各自直言進諫，王公卿士，各自推舉自己知道的人才。又詔令各級官吏的俸禄，大體有固定的標準。往年因爲邊境告急，所以根據時勢的變化予以增減。如今境内安寧，應當加以優待奬賞。郡縣的丞尉，可以恢復禄田。壬戌日，立皇弟蕭鋭爲南平王，蕭鏗爲宜都王，皇子蕭子明爲武昌王，蕭子罕爲南海王。望氣的人説：新林、婁湖、東府西有天子氣。甲子日，修築青溪舊宫，建造新林、婁湖苑來鎮壓。

二月庚寅，以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

二月庚寅日，任命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封爲陰平王。

三月丙辰，詔以星緯失序，陰陽愆度，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爲始。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敕繫，悉皆原赦。

三月丙辰日，詔令因星象失序，陰陽錯亂，延長辛亥日的赦免恩典五十天，從辛亥日赦免期限的終了算起。戊寅日，詔令各地在押的囚犯，無論罪行輕重，以及强盗餘下的家口，長期服勞役的人，欽定的罪犯，全部原諒赦免。

夏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

夏五月丁酉日，車騎將軍張敬兒犯罪被處死。

秋八月壬申，魏人來聘。

冬十月丙寅，使驍騎將軍劉纘聘于魏。

十一月己卯，雷。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以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以新除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爲左僕射，以丹陽尹李安人爲右僕射。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八月丙午，幸舊宫，申都下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戊申，幸玄武湖講武。壬子，扶南國遣使朝貢，并獻頌章云。甲子，詔都下二縣，墳墓毁發，隨宜掩埋，遺骸未櫬者，并加斂瘞。疾困不能存者，詳加沾賚。

冬十二月庚申，魏人來聘。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内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

三月甲寅，使輔國將軍劉纘聘于魏。

夏五月，省總明觀。

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辛卯，於益州置平蠻校尉官。

八月乙未，幸中堂聽訟。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凉二州刺史，封隴西公、宕昌王。

冬十月丙辰，魏人來聘。

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奂爲尚書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爲西陽王。

四年春閏正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爲邵陵王。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耕藉田。詔宥

秋八月壬申日，魏人前來訪問。

冬十月丙寅日，派驍騎將軍劉纘訪問魏。

十一月己卯日，打雷。

十二月乙巳朔日，發生日食。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日，任命護軍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任命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蕭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日，任命新任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爲左僕射，任命丹陽尹李安人爲右僕射。

秋七月甲申日，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

八月丙午日，世祖親臨舊宫，申明京城監獄的囚犯及三署正服役的刑徒，酌量予以減免寬赦。戊申日，親臨玄武湖講習軍事。壬子日，扶南國派遣使者朝見進貢，并進獻祝頌的表章等。甲子，詔令京城二縣，墳墓被毁壞發掘的，隨地適當掩埋，遺骸没有入棺的，一并予以殮葬掩埋。對患病貧困不能維持生活的人，周到地給予賞賜。

冬十二月庚申日，魏人來訪問。

永明三年春正月辛卯日，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都邑三百里之内犯了罪應從重處罰的，降罪一等，其餘的依據赦令的規定。

三月甲寅日，派輔國將軍劉纘出訪魏。

夏五月，視察總明觀。

秋七月甲戌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死去。辛卯日，在益州設置平蠻校尉官。

八月乙未日，親臨中堂聽取訴訟。乙巳日，任命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凉二州刺史，加封隴西公、宕昌王。

冬十月丙辰日，魏人來訪問。

十二月，任命江州刺史王奂爲尚書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爲西陽王。

永明四年春閏正月癸巳日，立皇子蕭子貞爲邵陵王。丁未日，任命武都王楊集始爲北秦州刺史。辛亥日，行藉田禮。詔令寬赦死刑以下的

殊死以下。甲寅，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幸宣武堂講武。

二月丙寅，大風，吴興偏甚，樹葉皆赤。己未，立皇弟銶爲晋熙王，鉉爲河東王。壬午，使通直郎裴昭明聘于魏。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并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爲尚書左僕射。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

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廟，降諸囚徒。

先是，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秋九月辛卯，車駕幸焉。

冬十月，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三月甲申，詔皇太子於東宫玄圃園宣猷堂臨訊及三署徒隸。己亥，封皇子子響爲巴東王。

夏五月庚辰，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表陳射雉，書奏賜死。又潁川荀丕亦以諫諍，托他事及誅。

六月辛未，詔省州郡縣送故輸錢者。

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爲瑞，班賜公卿。

九月壬寅，於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烟，入人眼鼻，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鸞爲右僕射。辛亥，祀南郊，大

囚犯。甲寅日，親臨閱武堂，犒勞酒食，舉行小型聚會，賞賜王公以下在座的人帛不等。戊午日，親臨宣武堂講習軍事。

二月丙寅日，颳大風，吴興風力特别猛，樹葉都紅了。己未日，立皇弟蕭銶爲晋熙王，蕭鉉爲河東王。壬午，派通直郎裴昭明出訪魏。

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日，任命太尉豫章王蕭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蕭子良爲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蕭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都以本來封號爲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尚書右僕射王奐爲尚書左僕射。辛卯日，對孤寡年老有病的人各有不等的賞賜。

夏四月庚午日，在太廟舉行殷祀禮，對囚徒减刑。

在此之前，在孫陵岡設立商飈館，世人稱爲九日臺，秋九月辛卯日，乘車親臨這裏。

冬十月，開始建造新林苑。

永明六年春三月甲申日，詔令皇太子在東宫玄圃園宣猷堂親臨審訊三署服勞役的刑徒。己亥，加封皇子蕭子響爲巴東王。

夏五月庚辰日，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表陳奏射雉事，上奏後被賜死。另外潁川荀丕也忠言直諫，被假藉其他事處死。

六月辛未日，詔令减省州郡縣輸送原來要交納的錢。

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在郡城壕溝發現三十七萬錢，都是車輪一樣厚，直徑一寸半，把它們進獻，武帝認爲是祥瑞，分賜給公卿。

九月壬寅日，在琅邪城講習軍事，訓練水兵步兵。

冬十月庚申日，立冬，首次親臨太極殿宣讀時令。

十一月丙戌日，土霧滿天，像烟一樣，進入人的眼鼻，兩天纔停止。

永明七年春正月丙午日，任命鎮南將軍柳世隆爲尚書左僕射，任命豫州刺史西昌侯蕭鸞爲右僕射。辛亥日，南郊祭天，實行大赦。申明不

赦。申明不舉子之科；若有產子者，復其父。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詔以諸大夫年秩隆重，增俸，給見役。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

夏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

秋九月壬寅，魏人來聘。

冬十一月戊申，詔平南參軍顏幼明聘于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領軍王奐爲尚書左僕射。丁巳，以行百濟王泰爲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二月辛卯，零陵王司馬藥師薨。

夏四月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

六月己巳，魏人來聘。庚午，長沙王晃薨。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

秋七月癸卯，詔以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可大赦。

八月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爲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壬辰，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丹陽尹蕭順之討之，子響伏誅。

冬十二月戊寅，詔量增尚書丞郎賜祿。己卯，改封宣城王子琳爲南康王，立皇子子建爲湘東王。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平蠻府。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見囚。戊午，詔射聲校尉裴昭明聘于魏。

三月癸巳，明堂災。

夏五月丙申，林邑國獻金簟。丁未，魏人來聘。安成王暠薨。己未，

生育子女的處罰禁令；如果有生育兒子的，免除父親的賦税勞役。壬戌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蕭映死去。戊辰日，詔令因爲各位大夫年事已高，增加俸禄，賜給現職。

三月甲寅日，立皇子蕭子岳爲臨賀王，蕭子峻爲廣漢王，蕭子琳爲宣城王，蕭子珉爲義安王。

夏五月乙巳日，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死去。甲子日，任命新任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

秋九月壬寅日，魏人來訪問。

冬十一月戊申日，詔令平南參軍顏幼明出訪魏。

永明八年春正月庚子日，任命領軍王奐爲尚書左僕射。丁巳日，任命行百濟王蕭泰爲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二月辛卯日，零陵王司馬藥師死去。

夏四月戊辰朔日，詔令公卿以下各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才。

六月己巳日，魏人來訪問。庚午日，長沙王蕭晃死去。丙申日，下大雷雨，有黄光照耀整個天空，照在地上好像金子。乙酉日，都城颳大風吹掀了房屋。

秋七月癸卯日，詔令因爲陰陽失調，星象錯亂，皇位繼承人遭遇不幸，已沿續了很長時間，可以實行大赦。

八月乙酉日，任命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爲西秦、河二州刺史，加封河南王。壬辰日，荊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反叛，派遣丹陽尹蕭順之討伐他，蕭子響被殺。

冬十二月戊寅日，詔令酌量增加尚書丞郎的賞賜俸禄。己卯日，改封宣城王蕭子琳爲南康王，立皇子蕭子建爲湘東王。

永明九年春正月甲午日，撤銷平蠻府。辛丑日，南郊祭天，減免都城在押囚犯的刑期。戊午日，詔令射聲校尉裴昭明出訪魏。

三月癸巳日，明堂受災。

夏五月丙申日，林邑國進獻金簟。丁未日，魏人前來訪問。安成王蕭暠死去。己未日，樂

樂游正陽堂災。

秋八月己亥，使司徒參軍蕭琛聘于魏。吴興、義興大水。乙卯，蠲二郡租。

九月戊辰，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冬十月甲寅，魏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西昌侯鸞爲左僕射。詔增内外有務衆官禄奉。丙戌，詔故太宰褚彦回、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饗太祖廟庭。

十二月乙巳，使司徒參軍蕭琛聘于魏。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爲司空。乙亥，皇太子長懋薨。

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

三月丙寅，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晏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未，魏人來聘。甲午，立皇孫昭業爲皇太孫，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

五月戊辰，以旱故，都下二縣、朱方、姑孰權斷酒。

秋七月丁巳，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責，并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人，復除已訖，更申五年。

先是魏地謡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争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吴興丘國賓密以

游正陽堂受災。

秋八月己亥日，派司徒參軍蕭琛出訪魏。吴興、義興發大水。乙卯日，免除二郡的田租。

九月戊辰日，親臨琅邪城講習軍事，全城的人觀看，普遍頒發酒肉。

冬十月甲寅日，魏人來訪問。

永明十年春正月戊午日，任命司徒竟陵王蕭子良領尚書令，任命尚書右僕射西昌侯蕭鸞爲左僕射。詔令增加朝廷内外任職的諸位官吏的俸禄。丙戌日，詔令已故太宰褚彦回、已故太尉王儉、已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已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祭太祖廟庭。

十二月乙巳日，派司徒參軍蕭琛出訪魏。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戊午日，任命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爲司空。乙亥日，皇太子蕭長懋死去。

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法被殺。

三月丙寅日，任命金紫光禄大夫王晏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未日，魏人來訪問。甲午日，立皇孫蕭昭業爲皇太孫，賞賜天下繼承父業的人爵位一級。

五月戊辰日，由於旱災的緣故，都城二縣、朱方、姑孰暫且禁止釀酒。

秋七月丁巳日，赦免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的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的三調，民衆拖欠的舊債，一并免除。那些在淮河沿岸及青、冀二州新依附的僑民，已免除的徭役，再延長五年。

在此之前，魏地有謡言，説“赤火南流喪南國”。這年，有位僧人從北携帶此火前來，顔色比平常的火光要紅而且微弱，説可用來治病。貴族平民争着取火，大多得到應驗。二十多天，京城沸沸揚揚，都説是“聖火”。詔令查禁但不能制止。用此火灸烤至七炷病就痊愈。吴興丘國賓

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自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内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識滅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絓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夾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入梓宫。祭敬之典，本在因心，靈上慎勿以牲爲祭。祭惟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人，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宫，并不須從山陵。内殿鳳華、壽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别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并嚴斷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别詔。諸小小賜乞，及閤内處分，亦有别牒。内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令蕭諶優量驅使之。"是日上

秘密帶回家鄉，同鄉楊道慶身體虛弱二十年，依法炙烤病就痊愈了。

這月，世祖身體不適，移駕延昌殿，剛登上臺階，宫殿的屋子就發出嗚叫呼喝聲，世祖認爲不祥而厭惡。魏軍將要到來，世祖擔心朝野憂慮恐懼，勉强支撑病體，召集樂府演奏正統的樂舞。戊寅日，世祖病情加劇，下詔書説："生死大限，聖賢也不能避免，我年將六十，還有什麽可遺憾的。但是帝業艱難，有許多關係重大的事務，不能没有身後的顧慮啊。太孫的德業日益發展進步，國家已有寄托，子良要善加輔佐，想着光大正確的道理。内外事無巨細，都要和蕭鸞坦誠商討。尚書是最關鍵的職位，全權委托王晏、徐孝嗣。行軍戍邊的方略，委托給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深等人。大小官吏，各自奉行職守，小心事奉太孫，不得懈怠。"又下詔書説："我意識喪絶之後，身上穿夏衣、畫天衣，用鑲黑邊的犀角做的綰頭髮的導，應用的各種器物和祭服，一律不得用寶物和紡織品等，衹放置複衣、夾衣各一身。平常所佩帶的長短兩口有鐵環的刀，隨我放入梓宫。祭祀致敬的典禮，關鍵在於内心，靈柩上千萬不要用牲畜做祭品。祭祀衹擺設餅、茶飲、乾飯、酒脯即可。天下無論貴賤，都要用此種喪制。没有起陵墓之前，朔日、望日可陳設菜食獻祭。陵墓是死後萬世的居所，我内心曾恨休安陵不稱己意，現在可以用東三處地的最東邊來安葬我，命名爲景安陵。喪禮要常存節儉，不要煩擾百姓，百官停職六個時辰到宫内哭吊，朔日、望日、祭祖日可以依照舊例。各位封王及六宫后妃，都不須跟隨到山陵。宫内鳳華、壽昌、曜靈三處殿堂，是我所整修的。高貴到擁有天下，富有到兼容四海，日常起居休息的地方如果不加修飾，就會顯得鄙陋，我認爲這處在奢侈和節儉之間，千萬不要毁壞掉。顯陽殿諸尊玉佛像及供養像，另外備有譜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他們。應該有的功德法事，可以專在其中舉辦。從今以後，公私人等都不得出家學道，以及建造塔寺，把住宅作爲精舍，一并嚴加處置。惟有年歲六十的人，必會

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有悟道之心，可聽取朝中賢者意見，量才授官，這已另有詔書。其他一些賜予事宜，以及家庭後事的安排，也另有書札。內外禁衛值勤於前主帥左右很辛苦，全部委托給蕭諶從優役使。”這天世祖在延昌殿駕崩，終年五十四歲。群臣奉上謚號叫武皇帝，廟號叫世祖。九月丙寅日，安葬在景安陵。

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絶。”

世祖剛毅有決斷，治理國家能抓住本質，把富國放在首位。很喜歡出游宴飲，以及雕飾美服等事，言語中常常表示憎惡，但未能立刻消除。臨駕崩，又下詔書說：“凡是那些出游耗費，應該停止。從今以後，遠近各地的進貢，一定要節儉，不得越出地界搜求，相互攀比奢侈華麗。黄金粟米絲綿，弊害百姓已經很多，珠寶玉器珍玩，損傷風俗更加嚴重，嚴加禁絶。”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懔懔，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己出。外表無塵，内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内充，人鮮勞役。宫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據齊、梁紀録，并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爲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爲勛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録。近秘書監顔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論曰：齊高帝受命奠定國基之初，武力深藏不用，泰始年間國運開啓，大大地拯救了當時的危難。等到蒼梧王暴虐，與朝野結怨，百姓惶恐不已，性命朝不保夕。既然當權，就要兼濟天下。大的功績會動摇君主地位，國家大權難以假藉給别人，各方合力，實際是懷有自己的想法。哪祇是上天厭棄水德，人們希求木德的願望也很强烈。把功績歸還賢能，事情到此達到極點。武帝登基之初，功績高比天命，雖然是承繼大統，但事業實際很艱難。身穿帝王禮服冠冕，深切地保存治國的典章法制，文武官員的授職任命，不革除舊有的規定，賞罰分明，施恩寬厚，而且都是自己做出决定。社會没有醜惡，朝内多有安樂，國家要事有條不紊，四方貢物常年不斷，國家府庫充實，百姓很少有勞役。宫室園囿，不足以浪費錢財，安享歡樂，延年益壽，成爲百姓所共有的幸運。也是齊代的好君主。根據齊、梁的記載，都説是出自蕭何一系，還把御史大夫蕭望之編入他們的先祖之列。查考蕭何及蕭望之在漢代都是有功勛德業之人，可是蕭望之本傳没有記述這種關係，齊典籍的記載，便不是真實的記録。最近秘書監顔師古廣泛考訂典籍，注解《漢書》，已經改正這一錯誤，現在隨之删改。

南史卷五

本紀第五

齊本紀(下)

廢帝鬱林王蕭昭業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爲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床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其後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即位，封爲南郡王，時年十歲。

廢帝鬱林王名昭業，字元尚，小名法身，是文惠太子的長子。高帝作爲輔佐大臣，鎮守東府，鬱林王當時五歲，在床前玩耍。高帝正讓身邊的人拔除白髮，問他說："你說我是誰?"回答說："太翁。"高帝笑着對身邊的人說："哪有作人的曾祖還拔白髮的。"就丢掉鏡子、鑷子。此後問起來，高帝指着鬱林王對賓客說："我奠基的事業到他就是四代了。"等到武帝即位，被封爲南郡王，當時是十歲。

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宫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南郡王扶二人。

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在東宫崇正殿舉行加冠禮。這天舉行小型聚會，賞賜王公以下絲帛各不等，賜給南郡王扶二人。

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禮絶群王。十一年，給皂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爲皇太孫，居東宫。

永明七年，主管部門奏請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鼓吹一部。選擇最好的朋友、學校，享受禮遇超過各王。十一年，賜給皂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爲皇太孫，居住東宫。

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帝位，大赦。

這年七月戊寅，武帝駕崩，皇太孫即帝位，實行大赦。

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并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爲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爲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

八月壬午，下詔號稱先王遺詔，任命護軍將軍武陵王蕭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就用本號，并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尚書左僕射西昌侯蕭鸞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爲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爲右僕射。癸未，加封司徒竟陵王蕭子良官位爲太傅，增加班劍儀仗三十人。免除三調以及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的各種拖欠。减省御府以及無用的池塘、田地、府第、冶煉，减免

府及無用池田邸冶，減關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

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鏘爲尚書右僕射。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宥隆昌元年以來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劉斅聘于魏。

二月辛卯，祀明堂。

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曅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

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爲竟陵文宣王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焉。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

關卡集市的徵稅。從前，經常有減免寬赦的詔書，但大多没有實際執行，仍舊督促責求。這時西昌侯蕭鸞掌管朝政，天下都望風而復生，至此恩惠信義都得以施行，全國老百姓没有不高興的。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

冬十月壬寅，尊封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

十一月庚戌，魏人前來訪問。辛亥，立臨汝公蕭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蕭昭秀爲臨海王，皇弟蕭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實行大赦，改用新年號。加封太傅竟陵王蕭子良特殊的禮遇。鎮軍將軍西昌侯蕭鸞就用本號爲大將軍，賜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任命領軍鄱陽王蕭鏘爲尚書右僕射。詔令百官盡力發表有關朝政得失的意見。又詔令王公以下官員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才。辛亥，南郊祭天，寬恕隆昌元年以來流放的罪人。戊午，拜祭崇安陵。甲戌，派司徒參軍劉斅到魏訪問。

二月辛卯，祭祀明堂。

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蕭曅去世。戊子，太傅竟陵王蕭子良去世。丁酉，任命驃騎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蕭鏘爲驃騎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丁卯，任命鎮軍大將軍西昌侯蕭鸞就用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甲戌朔日，發生日食。

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下令廢帝爲鬱林王。

鬱林王年輕，容貌舉止優美，喜歡隸書，武帝特别鍾愛他，敕令皇孫的手迹不得隨便拿到外面，以此表示貴重。進退言談，非常受贊譽。出生後就被竟陵文宣王所收養，經常在袁妃身邊。竟陵王遷往西州居住，鬱林王隨從前往。生性非常聰慧善辯，哀傷喜悦都不同於常人。接待賓客，都能殷勤周到。掩飾真情和僞詐，暗藏粗鄙

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閤，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并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黄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又别作籥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宫，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係自殺，二宫不知也。武帝以暨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毋珍之代仁祖，剡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和罪惡。他與身邊的二十多個無賴小夥伴共同衣食起居。他的妃何氏從中挑選漂亮的，都和他們交歡。暗中向富裕的商人要錢，没人敢不給。等到竟陵王遷往西邸，鬱林王獨自住在西州，每到晚上就打開後堂閤，和那些不得志的小人，到各軍營官署中淫樂宴飲。凡是那夥小人，都胡亂加封爵位，把官名封號列在黄紙上，讓他們各自裝在口袋中帶着，答應登上帝位的時候，就加以兑現。又另外配了門鑰匙，加上善於仿效别人的筆迹，每次私自外出回來，就把門重新鎖閉，封條題字像原先一樣，所以没人知道。他的老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聽説這事，一起商量説："如果把這事告訴二宫，未必就能改變他，如果在軍營官署被外人毆打，或者被狗之類的咬傷，那豈止是我們一人的罪，全家都會遭殃。我們都年已七十，餘生哪還值得吝惜。"幾天之内，二人相繼自殺，二宫不知道。武帝用暨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毋珍之代替史仁祖，剡縣寒人馬澄代替胡天翼。文惠太子常限制他的日常起居，節制他的用度。他對豫章王妃庾氏説："阿婆，佛法説有福德生在帝王家，現在看作爲天王，便是大罪過，動輒就被身邊的將帥所拘禁，比市場上屠户酒家的富兒差百倍了。"

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毁，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閤，於太妃房内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宫，帝迎拜號慟，絶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哥》，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宫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戚，言發

文惠太子從生病到去世，鬱林王侍候及服喪，容貌悲哀，號咷大哭，旁人見了，没有不嗚咽的。剛回到自己房間，就歡笑暢飲，盡是吃甘美的食物。安葬完畢，鬱林王被立爲皇太孫。他向太妃請安，鑿壁作成夾房，從太妃房内前往何氏房間，每次進去就很長時間不出來。武帝前往東宫，鬱林王迎請號咷痛哭，氣絶而復醒，武帝親自下了乘輿抱起來，越發寵愛。另外在西州時讓女巫楊氏祈禱，以求早日得到帝位。等到文惠太子死去，説是由於楊氏的神力，更加敬重信服，稱她楊婆。宋代以來，民間有《楊婆兒哥》，大概就是這事的徵兆。武帝有病，又讓楊氏日夜祈禱，讓武帝早日駕崩。當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没有駕崩前數日，病情稍見危險，鬱林王給何氏寫信，信紙中央寫一個大"喜"字，旁邊寫三十六個小"喜"字圍繞。侍候武帝的病，滿面憂愁

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長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

凄慘，言出淚下。武帝每次談及國家存亡，他就哽咽不能自制。武帝據此認爲他一定能擔當大業，對他説："五年内一切事務委托宰相處理，你不要參預意見。五年以後，不要再委托别人。就是自己没有什麽作爲，也没有多少遺憾。"臨駕崩前，抓住鬱林王的手説："阿奴，你要是懷念爺爺，就應當好好幹。"這樣説了兩次而駕崩。大殮剛結束，就悉數喊來武帝的各類藝伎，完全地演奏各種樂曲，各位藝伎雖然害怕他的權威不得不從，但都哽咽流淚。

素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毁武帝所起招婉殿，以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額并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宫下渚，帝於端門内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内。裁入閤，即於内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内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匆匆邪?"坦之曰："此政是内人哭響徹耳。"自山陵之後，便於閤内乘内人車問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間，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群小共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

鬱林王平素喜好狗馬，登基不到十天，就拆毁武帝所建造的招婉殿，把材料賜給宦官徐龍駒，在其住處修築馬埒。奔馳中掉下馬來，面額都磕傷了，假裝有病幾天不出來。搜集了許多名鷹快犬，用美食佳肴供養。等武帝的棺木下到岸邊，鬱林王在端門内奉告辭别，武帝的喪車還没有出端門，他便稱病回到宫内。剛進入門房，就在房内演奏胡地樂舞，鼓鈴的聲音響震内外。當時司空王敬則問新任射聲校尉蕭坦之説："就是如此，也不應當匆匆忙忙呀?"蕭坦之説："這正是宫内人哭聲響徹啊。"自武帝下葬之後，便在宫内乘坐宫伎的車子問安，前往皇后的生母宋氏那裏，就穿便服在街市游走。另外經常去文帝崇安陵的隧道中，與一群小人共同玩一些粗鄙下流的投擲、塗抹、賭博、跳躍、放鷹、跑狗等游戲。

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决之西昌侯鸞，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期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群小。取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

鬱林王既然無道，朝廷事情不論大小，都由西昌侯蕭鸞决定，蕭鸞的勸諫，大多不被聽從。任意賞賜左右，動輒達百數十萬。每次看到錢就説："我從前想你一個都得不到，今天能用你不?"武帝聚集的金錢上庫有五億萬，齋庫也能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等不可計數。鬱林王即位不到一年，所用已經過半，都賜給了那些貪得無厭的小人。拿那些實物相互擊打，摔碎它們，以此歡笑取樂。等到他被廢黜時，府庫全部空了。

其在内，常裸袒，著紅紫錦綉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好鬥鷄，密買鷄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爲後閤舍

鬱林王在宫内，經常袒衣裸體，穿紅紫錦綉新衣、錦帽、紅縠褌，雜色内衣。喜歡鬥鷄，秘密買的鷄價值數千錢。武帝御用的甘草杖，宫人折成短段使用。徐龍駒任後閤舍人，白天晚上在

人，日夜在六宫房内。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宫内，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内外淆雜，無復分别。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并爲之羽翼。

六宫房内。鬱林王與文帝寵幸的姬妾霍氏淫亂私通，讓她改姓徐氏，徐龍駒勸説將她長期留在宫中，聲稱讓霍氏出家作尼姑，實際用别人代替。皇后也淫亂，齋閤門户整夜大開，内外混雜，不再有什麽區别。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都是鬱林王的爪牙。

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媪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内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宫，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遇弒，年二十二。舁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并賜死，餘黨亦見誅。

西昌侯蕭鸞屢次進諫不被采納；隨後有個老尼姑從外地來，傳播許多怪誕的言論，於是懷疑蕭鸞有野心。中書令何胤因爲是皇后的堂叔而被親近，讓他在宫廷值班。鬱林王經常跟在後面叫何胤爲三父。與何胤密謀殺死蕭鸞，讓何胤接受這件事，何胤不敢擔當，遲疑不決，進諫阻止，於是作罷。又密謀放逐蕭鸞到西州，親自當政，不再商議咨詢。蕭鸞擔心事變，先派蕭諶、坦之等在尚書省殺死曹道剛、朱隆之等人，率兵從尚書省進入雲龍門，在軍服外面套上紅色官服。等到進入宫門，多次失掉鞋子，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隨後跟進。鬱林王正在壽昌殿，裸體與霍氏相對，聽説外邊發生事變，讓關閉内殿各房門，命令宦官登上興光樓瞭望，回來報告説："看見一個人穿着軍服，跟着數百人，全副武裝，在西鐘樓下。"不久，蕭諶率兵首先入宫，鬱林王走向愛妾徐氏的房間，拔劍自殺没有刺進，拿帛纏了脖子，用車接出延德殿。蕭諶剛進入宫殿，守衛將士都拿起弓盾要抵抗，蕭諶説："要抓的自有其人，你們不要動。"守衛相信了他。等到鬱林王出來，各人都要拼命，可鬱林王竟没説一句話。走出西弄，遭殺害，當時二十二歲。用車裝載尸首從徐龍駒宅第出來，依照王的禮儀殯葬。霍氏以及廣昌君宋氏都賜死，餘黨也被殺死。

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宫，號曰"舊宫"，反之"窮厩"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爲犬

此前文惠太子在鍾山下建樓館，取名叫"東田"，太子多次前往游玩，"東田"倒過來讀就是"顛童"。武帝又在青溪建宫殿，取名叫"舊宫"，倒過來就是"窮厩"。果然因爲輕薄浮躁而陷入困境。另外武帝時有個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説"皇太子不能當名叫"，於是把"太"字的一點移到外邊，改名爲犬子。處士何點説："太子是天

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于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祅也。帽自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諶亦誅死之效焉。

地的牽挂，關係到天地人三才，如今化作犬，就立不起來了。”不久文惠太子死去，鬱林王、海陵王相繼廢黜，這就是應驗。永明年間，百姓忽然戴破後帽，從建業開始，流傳到四周邊遠地區，無論貴賤紛紛穿戴，這是服飾妖異。該帽傳自蕭諶的家，流傳得非常廣，上天的意思好像說：這是武穆、文昭都當絶滅，而蕭諶也將被殺死的應驗。

廢帝海陵王蕭昭文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帝纂統。

廢帝海陵恭王名昭文，字季尚，是文惠太子第二個兒子。永明四年，被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等到鬱林王被廢黜，西昌侯蕭鸞奉海陵恭王繼承帝統。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賜文武位二等。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加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爲左僕射，以領軍將軍沈文季爲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諶各五十人入殿。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大赦，改年號，賞賜文武大臣官位二等。任命鎮軍大將軍西昌侯蕭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加封班劍儀仗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任命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任命丹陽尹徐孝嗣爲左僕射，任命領軍將軍沈文季爲右僕射，任命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任命驃騎大將軍鄱陽王蕭鏘爲司徒。命令宣城公蕭鸞可以帶一百名兵甲儀仗進殿，陳顯達、王晏、徐孝嗣、蕭諶各帶五十人進殿。

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前司空王敬則爲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使者觀省風俗。

八月壬辰，魏人求訪問。甲午，任命前司空王敬則爲太尉。辛丑，重設南蠻校尉官。甲辰，下詔派使者到各地考察風俗。

九月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誅之。乙酉，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郢州刺史晋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以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癸未，殺死新任司徒鄱陽王蕭鏘、中軍大將軍隨王蕭子隆。派平西將軍王廣之殺死南兗州刺史安陸王蕭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晋安王蕭子懋起兵反叛，朝廷派中護軍王玄邈征討殺死了他。乙酉，又殺死湘州刺史南平王蕭鋭、郢州刺史晋熙王蕭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蕭鏗。丁亥，任命衛將軍廬陵王蕭子卿爲司徒，任命撫軍將軍桂陽王蕭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鸞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録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統。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鍾簴宫縣。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輼輬車，九旒大輅，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謚曰恭。

冬十月丁酉，加封宣城公蕭鸞黃鉞，授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加給特殊的禮遇，進爵位爲王。戊戌，處死新任中軍將軍桂陽王蕭鑠、撫軍將軍衡陽王蕭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蕭鋒、鎮軍將軍建安王蕭子真、左將軍巴陵王蕭子倫。這時宣城王蕭鸞輔政，海陵恭王的飲食起居都要咨詢他後纔能去做。海陵恭王想吃蒸魚菜，太官令回答没有得到宣城王的命令，竟然不給。辛亥，皇太后下令廢黜皇帝爲海陵王，讓宣城王入繼帝統。建武元年，詔令海陵王依照漢東海王劉彊的舊事，給予虎賁、旄頭、畫輪車，可在居處四壁懸挂編鐘之類樂器。十一月，説海陵王有病，多次派御醫察看，就死了。賜給温明棺材，用衮服冕旒殮葬，大鴻臚監護喪事。下葬賜給輼輬車，九旒大輅，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照東海王劉彊舊事，謚號爲恭。

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爲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禅也，"靈"者神明之目也，武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鬥鑿"，"鑿"之爲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爲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爲帽，半其裙而析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攘建武"，至是朝士勸進，實爲匆遽，"倚勸""擾攘"之言，於是驗矣。

此前武帝在京城建立禪靈寺，當時認爲很壯觀，上天的意思好像説"禪"就是禪讓，"靈"是神明的眼睛，武帝駕崩之後帝業轉移。永明年間，街市小孩用鐵在地上相互擊打，稱作"鬥鑿"，"鑿"的發音是"族"，到此宗室被族滅。另外武帝時用燕支草染作朱衣，朝廷士族都服用，等到明帝以宗子的身份即位，這又是篡奪朱色的應驗。當時又多用生紗做帽子，用裙的一半裁成，名叫"倚勸"。此前民間好説"擾攘建武"，到此朝廷士人奉勸登基，確實是倉促，"倚勸""擾攘"的話，在這裏應驗了。

明帝蕭鸞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玄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將軍。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帝獨乘下

高宗明皇帝名鸞，字景栖，是始安貞王蕭道生的兒子，小名玄度。年幼成爲孤兒，高帝撫養了他，待他超過幾個兒子。宋泰豫元年，任安吉令，有嚴格幹練的名聲。昇明年間，連續升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封號爲輔國將軍。高帝登基，被封爲西昌侯，位居郢州刺史。永明元年，任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爵按舊制乘坐纏帷車，明帝獨獨乘坐低檐帷車，儀仗隨從如同

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以白武帝，帝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十年，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

海陵王立，爲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加都督，增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事難，假黄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爲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爲第三子，群臣三請，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以司空陳顯達爲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

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内。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衣帢危坐，以至事畢。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江氏爲懿后，别立寢廟，號陵曰脩安。封桂陽王鑠等諸王子皆爲列侯。凡諸王侯得罪者，諸子皆復屬籍。又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

寒素的士人。公務混雜而且受干擾，賣吃食的挑着火誤燒了牛鼻子，豫章王告訴武帝，武帝大笑。轉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爲皇上出行清道。永明十年，積官升任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任命他爲侍中、尚書令，不久加封鎮軍將軍，賜給班劍儀仗二十人。隆昌元年，就用本號爲大將軍，賜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不久加封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

海陵王即位，明帝任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加封都督，增加班劍儀仗爲三十人，封爲宣城郡公，鎮守東府城，賞給五千名士兵，二百萬錢，一千匹布。九江事變，假藉天子黄鉞，事變平息後，上表送回。不久加封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加班劍儀仗爲四十人，賜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特許帶劍穿鞋上殿，進入朝堂不用小步快走，司儀宣讀行禮儀式時不直呼其名，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爲宣城王。還没有接受，太后下令廢黜海陵王，把明帝作爲高帝的第三個兒子繼承帝位，群臣三次請求，明帝纔接受旨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明帝即位，大赦，改年號，文武官員賜官位二等。任命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任命司空陳顯達爲太尉。乙丑，詔令禁絶遠近進貢禮物。丁卯，詔令"今後殿堂樓閣的雕刻裝飾，需每年四季更新的，可全部停止減省。各級地方官吏，如有進貢物品，不是任職地方出産，嚴加禁絶"。

十一月壬申，發生日食。明帝晚上沐浴，不近妻妾。當天，齋戒吃素，停止朝廷政務，禁止别人打擾，身穿單衣正襟危坐，直到事情完畢。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其妃江氏爲懿后，另外建立陵寢廟宇，陵的名字叫脩安。封桂陽王蕭鑠等各王的兒子都爲列侯。各位王侯凡是被治罪的，他們的兒子都恢復族籍。又下令派遣大使到各地視察。癸酉，改變永明朝的制度，依照晉、宋舊的典制，太子用對待老師的禮儀敬奉少傅。甲戌，進封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位

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百姓地者，悉以還主。廢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氏爲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晋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斷官長貢獻及私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寶晊襲封安陸王。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己丑，詔東宫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并窮困私門。庚子，詔"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叙之科"。

十二月庚戌，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是歲，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内外群僚各進忠言，無有所諱。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己卯，詔都下二縣，有毁發墳壠，隨宜修理。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内外纂嚴。

二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攻敗魏軍。詔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悉停今年税調。丙寅，停青州麥租。魏軍自壽春退。

三月甲申，解嚴。

夏四月己亥朔，親録三百里内獄

食邑各有不等。廢掉新林苑，原先是百姓的土地，都還給主人。廢除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尊妃劉氏爲敬皇后，陵墓名叫興安。庚辰，立皇子蕭寶義爲晋安王，蕭寶玄爲江夏王，蕭寶源爲廬陵王，蕭寶寅爲建安王，蕭寶融爲隨郡王，蕭寶攸爲南平王。甲申，禁止地方官的進貢以及私人官餉的贈送。讓安陸昭王蕭緬的第二個兒子蕭寶晊世襲封號安陸王。丁亥，詔令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各部門的工匠，可以全部輪番歇假，交替休息。戊子，立皇子蕭寶卷爲皇太子，賞賜天下繼承父業者爵位一級。己丑，詔令東宫始建，遠近如有賀禮，可全數禁絶。永明年間，御史中丞沈深上表：百官到了七十歲的，全部讓他們辭官回家，并杜絶行私請托的門路。庚子，詔令"士大夫年齡到了之後，可一律遵照永明七年以前官吏升降的條例"。

十二月庚戌，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的兒子，犯了不贍養哥哥的兒子的罪，致使他們隨着母親改嫁，免去官職，終身不許做官，交給鄉里評論。

這年，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

建武二年春正月辛未，減免京城關押的死刑以下的囚犯。詔令王公以下官員各自推舉瞭解的人才，内外百官大臣各自進諫忠言，不要有什麽忌諱。魏進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派鎮南將軍王廣之督統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統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統豫州，來抵抗魏。己卯，詔令京城兩縣，有掘毁的墳墓，量情予以修整。乙未，魏軍進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擊敗了他們。丙申，加封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内外戒嚴。

二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進攻打敗魏軍。詔令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遭戰火的家庭，全部免交今年的賦税。丙寅，免交青州的麥租。魏軍從壽春撤退。

三月甲申，解除戒嚴。

夏四月己亥朔日，親自審訊三百里内的訴訟

訟，自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魏軍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

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賜位一等。

六月壬戌，誅領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毁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

十二月丁酉，詔晋帝諸陵，悉皆修理，并增守衛。吴、晋陵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卯，以陰平王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者，并送還本土。

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校飾者，皆剔除之。

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岷擊破之。

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壬寅，詔"人産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誅尚書令王晏。

二月，以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

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魏軍攻沔北。

案，三百里以外的委托州郡審訊，三署服勞役的罪犯，赦免遣散不等。魏軍包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抵抗擊退了他們。

五月甲午，宗廟建成，詔令賜給監作長帥官位一等。

六月壬戌，處死領軍蕭諶、西陽王蕭子明、南海王蕭子罕、邵陵王蕭子貞。

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蕭寶攸爲邵陵王，蜀郡王蕭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蕭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蕭昭秀爲巴陵王，永嘉王蕭昭粲爲桂陽王。

冬十月癸卯，下詔廢止東田，拆毁興光樓，并詔令水衡酌量減省御用車輛。乙卯，爲皇太子納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頒賜各有不等，禁止各地進貢禮物。

十二月丁酉，詔令晋帝的各個陵墓，都要加以修整，并增加守衛人員。吴、晋陵兩郡歉收的鄉村，減免三調不等。

建武三年春正月丁卯，任命陰平王楊炅的兒子楊崇祖爲沙州刺史，封爲陰平王。己巳，詔令申明郡守和縣令的六周制度，此事最終没有施行。乙酉，詔令把去年魏進攻沿邊各州郡時，陣亡和患病死亡的將士，都送還家鄉。

三月壬午，詔令車府掌管的車馬，有用金銀裝飾或加固的，都要剔除。

夏四月，魏軍進攻司州，櫟城戍衛主帥魏僧岷擊敗了他們。

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加冠，賞賜王公以下帛各有不等，繼承父業者賞賜爵位一級，禁止遠近進貢禮物。

建武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壬寅，詔令"百姓生育兒子的，免其父母賦税徭役一年，另外賞賜米十斛。新結婚的，免除丈夫一年徭役"。丙辰，處死尚書令王晏。

二月，任命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

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的生母王氏爲恭太后。魏軍進攻沔北。

冬十月，又逼司、雍二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禦之。

十一月丙辰，以氐楊靈珍爲北秦刺史，封仇池公、武都王。

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爲魏所攻，相繼亡敗，新野太守劉思忌隨宜應接，食盡，煮土爲粥，而救兵不至，城被剋，死之。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

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敗魏軍於淮北。

三月丙午，蠲雍州遇魏軍之縣租布。戊申，詔增仲尼祭秩。

上以疾患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爲衡陽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

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鄴，曲赦浙東吴、晋陵等七郡。

秋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腹

冬十月，又逼近司、雍二州。甲戌，派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抵抗。

十一月丙辰，任命氐人楊靈珍爲北秦刺史，封爲仇池公、武都王。

十二月丁丑，派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援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日，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就用本來封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各郡，受到魏的進攻，相繼淪陷，新野太守劉思忌隨機應變，糧食用盡，把土煮成粥，可救兵不到，城池被攻克，戰死。乙巳，派太尉陳顯達持節救援雍州。丁未，處死河東王蕭鉉、臨賀王蕭子岳、西陽王蕭子文、衡陽王蕭子峻、南康王蕭子琳、永陽王蕭子珉、湘東王蕭子建、南郡王蕭子夏、巴陵王蕭昭秀、桂陽王蕭昭粲。

二月癸丑，派左衛將軍蕭惠休持符節援救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在淮北擊敗魏軍。

三月丙午，免除雍州遭遇魏軍的縣的田租貨幣。戊申，詔令增加孔子的祭祀等級。

皇上因爲患病不能痊愈，望氣占卜的人説應當改年號，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年號，文武大臣賞賜官位二等。己未，立武陵昭王的兒子蕭子坦爲衡陽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叛。

五月壬午，派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征。乙酉，斬殺王敬則，在建鄴傳遞首級示衆，寬赦浙東吴、晋陵等七郡。

秋七月己酉，明帝在正福殿駕崩，終年四十七歲。遺詔説："徐孝嗣可再次宣布爲八命，中書監及本來的官職全部保留。沈文季可以任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職務仍舊保留。江祏可以任右僕射，江祀可以任侍中，劉暄可以任衛尉卿。軍政大事委托給陳太尉。朝廷內外各事無論大小，委托給徐孝嗣、蕭遥光、蕭坦之、江祏；其中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共同商議。心腹大

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群臣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葬興安陵。

事，可以委托給劉悛、蕭惠休、崔慧景。”群臣奉上謚號叫明皇帝，廟號叫高宗，安葬在興安陵。

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傘，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

明帝明察精細有管理之才，執法公正。親自執掌朝政，臣下整肅清正。驅使門第低微的人不得用四幅傘，心存儉省。停建武帝所起造的新林苑，把土地還給百姓。廢除文惠太子所修造的東田，直接賣掉。永明年間，御用車船乘輦，全部剔除金銀，歸還給主衣庫，用牙角料代替。有次使用皂莢盥洗，洗完後，把剩餘的皂莢液給身邊的人，説：“這些明天還能用。”太官呈進御食，其中有裹蒸，明帝在上邊劃了個十字，説：“可以切成四片，剩下的晚飯吃。”然而武帝妃嬪居處的宫殿、服飾、車馬、没有任何改變。他的儉省節約就是這樣。

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官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無此水則不立”。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明帝性情猜忌多疑，屢次施行殺戮。信奉方術，應用占算。每次外出，先要占卜吉凶。深居簡出，將要到南邊就假稱到西邊，將要到東邊就假稱到北邊，都不説實話，竟然不到南郊祭天。剛有病時，没有停止聽朝覽政，群臣没人知道。等到病情加重，行文命令臺省府署尋找白魚作爲藥，外面纔知道。身穿絳色衣裳，服飾都是赤色，用來詛咒制勝。巫師説“後湖的水源經過宫内，導致皇帝有病”。明帝於是親自到太官巡視水溝，左右啓奏説“太官如果没有這條水流就無法供給飯食”。明帝决意堵塞它，想從南面引淮河水，碰巧駕崩，事情也就作罷。

廢帝東昏侯蕭寶卷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

廢帝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是明帝的第二個兒子。本來名叫明賢，明帝輔政後改名。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駕崩，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晋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晋安王蕭寶義進封號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己未，詔删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祏更直殿省，總監宿衛。辛未，詔劉暄、江祏更直延明殿省。

冬十月己未，詔令删改减省法律條文。癸亥，詔令蕭坦之、江祏輪流在殿省值班，總管禁衛部隊。辛未，詔令劉暄、江祏輪流在延明殿省值班。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卺以真銀杯，蓋出近俗；又牢燭侈繢，亦虧曩制。今除金銀連鎖，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庚寅，尚書令徐孝嗣建議："王侯貴人成婚，合卺時酒杯用真銀酒杯，大概出自近年的風俗，另外婚禮花燭奢華浪費，也與古制不符。現在可除去金銀連鎖，其餘的新器皿，全部用陶器，婚禮花燭奢華浪費，也應當停用。"奏議被許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丁酉，改封隨王寶融爲南康王，安陸王寶晊爲湘東王，竟陵王昭胄爲巴陵王。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日，大赦，改年號。辛卯，南郊祭天。丁酉，改封隨王蕭寶融爲南康王，安陸王蕭寶晊爲湘東王，竟陵王蕭昭胄爲巴陵王。

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

二月，太尉陳顯達在馬圈戰敗。

夏四月丙午朔，魏孝文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爲皇太子，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夏四月丙午朔日，魏孝文皇帝駕崩。己巳，立皇子蕭誦爲皇太子，大赦，賞賜繼承父業者爵位一級。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遥光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癸亥，加封撫軍大將軍始安王蕭遥光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

六月甲子，詔令免除雍州今年的調粟、調帛及雜調。

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亥，都下大水，死者甚衆。賜死者材器，并加振恤。

秋七月辛未，淮河水變成血一樣的赤色。丙戌，殺死尚書右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從此到來年一直地震，晝夜不止，小的房屋大多毁壞。丁亥，京城發大水，死的人非常多。賜給死者棺材葬器，并加以救濟。

八月乙巳，蠲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税。又詔爲馬圈戰亡將士舉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詔曲赦都下，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致討。戊午，斬遥光，傳首。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以領軍蕭坦之爲尚書左僕射。

八月乙巳，免除遭遇水災財産被冲走者今年的賦税。又下詔爲馬圈陣亡的將士致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遥光占據東府反叛。詔令在京城特赦，内外實施戒嚴，派領軍將軍蕭坦之前往征討。戊午，斬殺蕭遥光，傳遞首級示衆。己巳，任命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任命領軍將軍蕭坦之爲尚書左僕射。

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

閏月丙子，封江陵公蕭寶覽爲始安王。

九月甲辰，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戊午，殺領軍將軍劉暄。壬戌，以頻殺大臣，大赦。

九月甲辰，殺死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戊午，殺死領軍將軍劉暄。壬戌，因爲頻繁殺戮大臣，實行大赦。

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庚子，以吴興太守蕭惠休爲尚書右僕射。辛丑，以侍中王亮爲左僕

冬十月乙未，處死尚書令、新任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任鎮軍將軍沈文季。庚子，任命吴興太守蕭惠休爲尚書右僕射。辛丑，任命侍中王亮爲左僕射。

射。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於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

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乙酉，斬顯達，傳其首。餘黨盡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己丑，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魏。

三月乙卯，命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崔慧景於廣陵反，舉兵內向。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督都下水步衆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鄴，臺城內閉門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興兵入援。己巳，以懿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赦。己丑，曲赦都下及南徐、兗二州。

六月庚寅，車駕於樂游苑內會，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觀。

秋七月甲辰夜，宮內火，唯東閤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

冬十月己卯，殺尚書令蕭懿。

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荆州。

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

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在尋陽起兵反叛。乙丑，加封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統率各部隊南征。

十二月甲申，陳顯達攻到京城，宮内戒嚴。乙酉，斬殺陳顯達，傳送其首級示衆。餘黨全部鏟平。

永元二年春正月庚午，詔令討伐豫州刺史裴叔業。

二月己丑，裴叔業病死，他哥哥的兒子裴植把壽春獻給魏投降。

三月乙卯，命令平西將軍崔慧景進攻壽春。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去世。丁未，崔慧景在廣陵反叛，率兵掉頭進攻京城。壬子，命令右衛將軍左興盛統率京城水步各軍抵抗。南徐州刺史江夏王蕭寶玄把京城獻給崔慧景。乙卯，派中領軍王瑩率各部隊駐守北籬門。壬戌，崔慧景攻到，王瑩等戰敗。甲子，崔慧景攻入建鄴，臺城内關門抵抗。豫州刺史蕭懿起兵進京救援。己巳，任命蕭懿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酉，崔慧景拋棄衆人逃跑，被斬殺。詔令特赦京城及南徐、南兗二州。乙亥，任命新任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任命中領軍王瑩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己酉，江夏王蕭寶玄被處死。壬子，大赦。己丑，特赦京城及南徐、兗二州。

六月庚寅，御駕在樂游苑内歡會，如同過元旦，允許京城婦女自由參觀。

秋七月甲辰夜，宮内失火，祇有東閤内明帝時的幾棟舊殿以及太極殿以南得以保存，其餘的都燒完了。

冬十月己卯，殺死尚書令蕭懿。

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在荆州起兵反叛。

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在襄陽起兵反叛。

是歲，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官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爲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讜言。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始內橫吹五部於殿內，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

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

六月，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

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鬥于建康淮，激水五里。

八月辛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甲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冑軍二萬人於姑孰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於新亭，見敗。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敗於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

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

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爲非，但勖以家人之行，

這年，是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永元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發生日食。皇帝和宮人在閱武堂舉行元旦朝會，皇后端莊入座。宦官擺列儀仗，皇帝身着戎服親臨觀看。丁酉，任命驃騎大將軍晉安王蕭寶義爲司徒，任命新任撫軍將軍建安王蕭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出現，劃過天際。辛亥，南郊祭天，大赦，詔令百官忠言直諫。

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厢失火。壬午，下詔令派羽林兵征討雍州，內外戒嚴。開始把橫吹五部樂隊擺在殿內，日夜吹奏。壬戌，蚩尤旗彗星出現。

三月乙巳，南康王蕭寶融在江陵即皇帝位。癸丑，派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

六月，蕭穎胄的弟弟蕭穎孚在廬陵起兵反叛。戊子，赦免江州安成、廬陵二郡。

秋七月癸巳，特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郡太守王靈秀率領石頭的文武官員擁戴建安王蕭寶寅向中央政府進軍，走到杜姥宅，宮門關閉，於是散逃。丙辰，龍在建康的淮水中相鬥，激蕩水面五里。

八月辛卯，任命太子左率李居士爲總督西討諸軍事，駐守新亭。

九月甲辰，蕭衍打到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申冑軍隊兩萬人在姑孰投奔。丙辰，李居士與蕭衍的部隊在新亭交戰，被打敗。

冬十月甲戌，王珍國又在朱雀航戰敗。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獻東府城投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京護衛，駐守東宮，不久也投降蕭衍，於是關閉宮城門自守。

十二月丙寅，新任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進殿殺掉皇帝，皇帝當時十九歲。

皇帝在東宮做太子時，就喜歡玩耍，不喜歡讀書學習，明帝也不認爲他不對，衹是用家人的

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宫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争，得逾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脱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秃鶖啼來乎。"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堂戲馬，鼓噪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横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竪以紙包裹魚肉還家，并是五省黄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匆遽而罷。

品行勸勉他，讓太子請求一天兩次入朝，然後自己下詔不許，衹讓他三天入朝一次。在宫中曾經通宵達旦地捕鼠，以此取笑逗樂。明帝臨駕崩前，囑咐後事，要他以鬱林王爲戒，説："做事要先下手爲强。"所以他倚重信任衆多小人，誅殺各位朝廷大臣，無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性格遲鈍，寡言少語，不與朝中士人交往。他想儘快安葬明帝，討厭靈柩停放在太極殿，徐孝嗣堅决抗争，纔得以過了一個月。每到哭的時候，就説喉嚨痛。太中大夫羊闡入宫哭吊，他没有頭髮，俯身起身號咷大哭時，包頭巾就掉在地上，皇帝停止哭泣大笑起來，對宦官王寶孫説："這叫做秃鶖啼叫着飛來吧。"自從江祏、始安王遥光等人被殺死，更加肆無忌憚，日夜在後堂玩馬，鼓噪喧鬧取樂。整個晚上，就是敲擊金鼓吹號角，讓身邊的幾百人叫喊，夾雜着羌胡的横吹樂部的演奏。常常在五更時入睡，到下午晡時纔起來，王侯以下在節日朔日朝見，晡時以後纔能上前，有時要到天黑纔被放出來。尚書省上奏的案卷，一個多月纔有回覆，有時竟不知丢到何處。宦官用紙包裹魚肉回家，都是用的五省案卷。永元二年元旦朝見群臣，皇帝吃過飯纔出來，朝見拜賀儀式剛完，他便回到西厢房睡覺，自巳時睡到申時，百官留在席位奉陪，都倒卧在地，面帶菜色。等到他起來會見，却又匆忙草率地結束了。

太子所生母黄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又有金銀校具，錦綉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綉處，患爲雨所濕，織雜采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黄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

太子的生母黄貴嬪早年去世，讓潘妃養育他。封潘氏爲貴妃，乘坐卧輿，皇帝騎馬跟在後面，穿着織成褲褶，戴着金薄帽，手持七寶縛矟。另外有金銀裝飾的器具，數十種錦綉帽子，各有名字。穿一身戰服，急行裝束，扎褲腿，上邊穿絳色衫，作爲平常衣服，無論寒冷温暖都不改變。頂雨冒雪，不避坑窪。奔跑得口渴困乏，就下馬解下腰邊的葫蘆瓢舀水飲用，然後又上馬奔馳而去。乘馬用具上使用錦綉的地方，擔心被雨淋濕，編織各色珠子作爲遮蓋，極盡雕飾精巧。訓練五六十個太監作爲騎客，又挑選軍營官署中一批擅長奔跑的無賴小人，作爲追逐馬後的鷹犬，身邊數百人，經常讓他們跟隨自己，奔走

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玳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争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致腕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寶。舍人、主書及至左右主帥，并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顔。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騎。

陳顯達平，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驅，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宫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内，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遍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掆移之。無人掆者，扶匐道側，吏司又加捶打，絶命者相係。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昏姻之家，移産寄室，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

往來，没有一點空閑。設置射雉獵場二百九十六處，遮掩物中的帷帳以及步障，都用緑紅錦做夾裏，弩牙用金銀雕鏤，箭杆用玳瑁裝飾。每次出行，就與鷹犬隊長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并馬而走，左右争相追逐。另外很有筋力，能拉三斛五斗重的弓。能擔旗幢，初學擔旗幢的時候，每次旗幢末端歪倒，必定導致手腕受傷。其後，七丈五尺的白虎幢，用牙齒擔起，牙齒折斷也不厭倦。擔旗幢的各種用具服飾，都是自己製作，綴連金花、玉鏡等衆多寶物。舍人、主書直到左右主帥，都侍立在他身邊，表現出各種變態，竟然没有羞愧之色。最初想騎馬，但不熟習騎術，俞靈韻給他製作木馬，人在木馬中間，行動進退，隨心所欲，此後就擅長騎馬了。

陳顯達叛亂平定後，皇帝逐漸外出巡游，因爲不想讓人見到，就驅趕百姓，衹讓留下空房子。當時一個月幾乎外出二十多次，外出又没有確定的去處，尉司常常擔心得罪皇帝，皇帝東行時驅趕西邊的百姓，南行時驅趕北邊的百姓，遇到清晨外出，頭天夜裏便驅逐百姓，官吏奔跑驅趕，滿路的喊叫聲。打鼓踩圈，聽到鼓聲，就應逃走，由於臨時驅趕，來不及披衣服，甚至赤着脚跑出，違犯禁令的人被隨手格殺。百姓不再工作，成天躲避在路邊。從萬春門經東宫往東直到郊外，數十里内，都被趕得家中空無一人。街道懸挂帷幔作成高屏障，安排人防守，稱爲“屏除”。高屏障之内，設置隊列儀仗，另外還有幾隊，都是演奏鼓吹的羌胡樂伎，演奏鼓角横吹曲。夜裏返回，火光照亮天空。常常在夜裏三四更時，鼓聲四起，旗幟儀仗横行路中，百姓喧鬧奔跑，無從分辨士人庶民。有時在街市店鋪左側路過自己寵幸的小人之家，圍繞巡回，遍及整個都城，使得老少震驚，道路上充滿啼號聲。各處都禁止通行，不知從哪裏過。疾病嚴重的，全都要扛起來搬走。没人扛的，自己爬到道邊，官吏又加以鞭打，不斷有死亡的。隨從的騎士及身邊人趁機到富有的家庭搶東西，無不洗劫一空。作坊和商家没人營業，道路上看不到打柴割草的人。以至於懷孕婦女和新婚人家，都轉移財産寄

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産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産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長秋卿王儇病篤，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圍之舍。每還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爲"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爲讖焉。

居別家，有人抱病登車棄尸路旁，得不到殯葬。有人把病人丢棄在青溪邊，役吏害怕被監察官盤問，就將病人推入水中，用泥巴蓋在他臉上，一會就死了，連骨骸都找不到。前魏興太守王敬賓剛死尚未殮葬，家人就被趕走，不能留下來照看，等到家人回來，老鼠把死者的兩隻眼都吃完了。這樣的事不止一件。又曾經到沈公城，有一個婦人正趕上生孩子没有離去，皇帝進到她家裏，問："爲什麽一個人在這裏？"回答説："臨近生産不能離去。"就割開孕婦肚子看看是男是女。另外長秋卿王儇病重，不許停在家中，死在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趕急了，狼狽逃跑，衹帶了兩個門生跟着自己，藏在朱雀航南邊的酒壚中，到晚上纔找到儀仗回家。皇帝喜歡游獵，不怕危險。到蔣山定林寺時，一個和尚生病不能避開，藏在草叢中，被軍人抓到，當即殺死。身邊的韓暉光説："老道人可憐。"皇帝説："你看到獐鹿也不射嗎？"仍舊是百箭齊發。所以富貴的人家，都設幾處宅第，作爲避免圈圍的居處。皇帝每次回宫中，常常要到半夜三更，百姓纔能回家。禁斷的地方又不馬上開通，處處難行，有的地方泥濘，有的地方結冰，老少啼哭，不忍聽到看見。當時人把皇帝圈圍的地方叫做"長圍"。等到建康城被圍困，也稱作長圍，有見識的人認爲是讖語。

三年，殿内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宫内諸房閤已閉，内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内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宫，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柏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匝飾以金

永元三年，宫殿内失火，大火天黑時就着起來了，當時皇帝還没有回宫，宫内各房屋已經關閉，裏邊的人不能出來，外邊的人又不敢輕易打開門，等到打開之後，死尸相互壓在一起。領軍將軍王瑩率領衆人救火，太極殿得以保全。宫内宫外的叫喚聲，震天動地。皇帝在三更間纔回宫，先到東宫，擔心有動亂，不敢馬上進宫，探察明白没有異常後，纔回宫。此後出外游玩，大火又燒掉了璿儀、曜靈等十幾處宫殿以及柏寢，北到華林，西到秘閣，三千多間房屋都燒光了。身邊的趙鬼能讀《西京賦》，説："柏梁已經遭災，就營造建章。"於是大肆興建各宫殿，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宫殿，又另外爲潘妃建造了神仙、永壽、玉壽三座宫

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綉綺，窗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爲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爲之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鈿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

殿，四周都用金璧裝飾。其中玉壽殿設有飛仙幃帳，四面都是刺綉絲織，窗子間畫的都是神仙。又畫七賢圖像，身邊都有美女侍奉。鑿取金銀作書寫之用，用靈獸、神禽、風雲、華麗的蠟燭，作爲玩物裝飾。房椽頂頭，全部垂挂鈴鐺佩物。江南文物，有幾隻古玉律，全部裁割鑲嵌笛子。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上有光相，禪靈寺塔的寶貝飾物，都剥下來用作潘妃宮殿的裝飾。皇帝性情急躁暴烈，他所做的事情就要儘快做成，建造宮殿還未架梁椽，就在地上畫，衹是要宏大美麗，不知道精巧嚴密。一點不需要另外設計，衹要絢麗燦爛就行，所以各工匠藉此就不再用心。還鑿取黄金做成蓮花貼在地上，讓潘妃在上面走，說："這是步步生出蓮花。"塗墻壁都是用麝香，錦綉幔帳，珠串門簾，極盡綺麗。抓來服役的工匠，通宵達旦地幹，仍然達不到要求的速度，於是剔取各佛寺殿堂的藻井、仙人、騎獸來補充。武帝時建的興光樓上塗着青漆，世人稱它爲"青樓"，皇帝說："武帝不懂得精巧，爲什麽不全部使用琉璃。"

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奸，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太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

潘氏的服飾車乘，都選擇最好的珍寶，主衣庫所存的舊物，已經不再够用，高價收購民間的金銀寶物，價錢都高出數倍。一隻虎珀釧，價值一百七十萬。京城的酒税，都折價叫人交納黄金，供給雜用。還不够用，又取消揚、南徐二州修築橋梁塘壩的丁壯的勞役，計算工時折價，收取現錢，供給太樂及主衣庫各項開支。因此那些地方的塘壩溝渠，多有毁壞。又徵收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種物品千條規定，没有窮盡。所寵幸的小人，乘機謀取私利，規定徵收一分，實際收取十分。又各在當地州縣找人輸送，准許交納現錢，就不用再輸送。地方官懼怕淫威，聲稱没有得到輸送，在所需物品産地，重復索求。如此相沿襲，前後不止，百姓困頓窮盡，道路上滿是號泣之聲。少府太官，凡是各類要購買的東西，事情都是很急迫，接連不斷地催促索求。官吏奔跑，遇到就搶奪，致使市場離散，商人不敢外出經商。

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

又在閱武堂興建芳樂苑，極盡奇巧富麗。在

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令富室賣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宫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悦子之道，顧言不用耳。"

暑天種樹，早晨種晚上死，死了又種，没有一棵成活。於是就到百姓家徵求，望見樹木就要取走，拆墻毀屋，加以移栽。合抱粗的大樹，也都要挖出移走，插葉繫花，求取一時的玩樂。鏟取細草，用來種在臺階庭院，在烈日之下，運到就焦枯了。往來紛紛，不再有停歇的時候。山石都塗上五彩顔色，横跨池水矗立紫閣等樓臺，墻壁上畫着男女淫穢的圖像。明帝時就聚集了許多金寶，到這時視金爲泥，仍不够用，讓富户賣金，也不問多少，就限給一個低價，還不給錢。張欣泰曾對舍人裴長穆説："怎麽能這樣迅速地建造宫殿！憑着秦朝的富有，建造了一座阿房宫就滅亡了，現在趕不上秦朝的一個郡富有，却一下子建起數十座阿房宫，這就危險了。"裴長穆説："不是不贊成你的意見，衹是顧慮建議不會被采用。"

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奸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没，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粗布。群小來吊，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閹竪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菜。

潘妃恣意放縱，在遠近施行威權。她的父親寶慶和各小人一起做奸詐惡毒的事，富人都被誣陷有罪，田地、房屋、財産，没有不開口索要的。或者説是依附隱藏，又加以没收，預計一家被陷害，親戚鄰居連帶遭殃。又擔心有後患，凡是男子一定殺掉。明帝駕崩時，竟然没有吃一天素食，起居衣服，和平常没有兩樣。潘妃生了個女孩，一百天就死了，製作斬衰經杖，衣服都是用粗布。衆小人前來吊唁，盤坐在地上，舉手領受素食，幾旬不聽歌舞。身邊的值班長宦官王寶孫等人，共同烹製菜肴，説是爲天子解除素食。

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宫人閹竪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録事，將鬥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閤内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宫人皆露褌，著緑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閲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又在苑中設立店鋪，模仿大集市，成天在集市中游玩，擺列貨物，和宫人宦官一起做小販。讓潘妃扮作市令，自己扮作市吏録事，將爭鬥者交由潘妃處罰。皇帝有點小的過失，潘妃就用杖打，於是敕令虎賁儀仗不得拿進大荆子，閤内不得放進實中荻。雖然畏懼潘氏，暗地裏却與她的姊妹通奸。每次外出游玩，潘氏乘坐小輿，宫人都露着滿襠褲，穿着緑絲草鞋，皇帝自己戎裝騎馬跟在後面。另外還開鑿水渠設立水壩，親自拉船，在水壩上設店鋪，坐店割肉賣。當時百姓有歌謡説："閲武堂，種楊柳，皇上割肉，潘妃賣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啓，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媪，迎送紛紜。光尚輒托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

另外還偏信蔣侯神，迎請到宫中，日夜祈禱。身邊的朱光尚假稱見到了神靈，動輒就向他咨詢，并且説神靈降福。始安事變平定後，朱光尚就被加封爲相國，後來又號稱“靈帝”，乘車、服飾及儀仗，一切依照王的規格。而且片面相信一些不正當的祠祀，每天有十幾起，巫師魔女，迎送不絶。朱光尚就假托説是神的旨意。范雲對朱光尚説：“您是天子的要人，應當周到地考慮。”朱光尚説：“對皇上不能用正確的意見勸諫，應當假托鬼神表達意思。”後來皇帝向東進入樂游，人和馬忽然受驚，問朱光尚什麽原因，朱光尚説：“此前看到先帝瞪大眼睛發怒，不許多次外出。”皇帝大怒，拔刀和朱光尚等人一起尋找，没有找到之後，就把菰綁起來做成明帝形狀，面向北斬首，把頭挂在苑門上。

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内難，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横調徵求，皆出百姓。

皇上自永元以後，由於魏經常進犯，加上内部作難，揚、南徐二州的人丁，三人中徵取兩人，并將此作爲制度。邊遠的郡都讓他們交納米代替服役，一人五十斛，交納完米之後，仍舊要服役。另外在此之前各郡應服役的人，多依托有名望的家族作爲附屬奴僕，稱爲“屬名”。另外東部邊境服役勞苦，百姓大多注銷户籍詐稱有病，於是派出醫生巫師，在各地檢查占驗各“屬名”的奴僕，并徵取有病者服役。凡是“屬名”者大多不用服役，衹用小小的一點藉口就可逃避，因爲都是在蔭封的家族服役。凡是因病注銷户籍的，有的已經多年，都要抓來服兵役。另外追交病者的田租布帛，根據他們稱病年歲的多少。奉命行事的人，都受人賄賂，隨意免除服役。而横徵暴斂，都由百姓交納。

群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正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决。”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充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鬥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倀子。寶

衆位小人認爲陳顯達順江下來幾天後就潰敗，崔慧景圍城正好十天，等蕭衍的部隊趕到，認爲也會落得同樣下場。儲藏糧食、柴草以及所需要的物品，衹作了維持一百天的打算。皇帝對茹法珍説：“等他們打到白門前，當决一死戰。”等叛軍到了近郊，纔集中部隊商量固守的計策，召集王侯分别安置在尚書都座和殿省。尚書臺的舊文書，都用作了祭神的紙甲。派冠軍將軍王珍國率領三萬人據守大桁，没有鬥志，派王寶孫督

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内軍事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

戰，喊作王倀子。王寶孫痛駡各位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衝入敵陣戰死。席豪是一名猛將，他戰死之後，各部隊隨之土崩瓦解。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跳進淮水而死的不計其數。於是關閉城門自守，城内的軍事委任王珍國主持。兖州刺史張稷進京護駕，任命張稷爲副帥，實際兵員仍有七萬人。

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蕩。又受刀敕等教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宫於華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擱將去，以此厭勝。又於閲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内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幾中之。衆皆怠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内皆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内，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蕭衍長圍既立，塹栅嚴固，然後出蕩，屢戰不捷。

皇帝戴黑帽穿褲褶，準備好儀仗侍衛，登上南掖門眺望。另外虛設騎馬帶甲的儀仗隊武士一千人，都張弓拔劍，衝出東掖門，説是蔣王出兵衝殺。又受親信侍從等的教唆，身穿五音兒衣，登上城墻瞭望戰事。還與身邊侍衛及六宫宫人在華光殿設立營壘，用金玉製作鎧甲兵器，親臨戰陣，假裝受了傷，用板擱抬走，用此種方法詛咒制勝。又在閲武堂設置牙門軍營，每夜嚴加戒備。皇帝在殿内騎馬，從鳳莊門進入徽明門，馬身上披着銀製的蓮葉，裝備着鎧甲，裝飾着孔雀和翠鳥的各色羽毛，擔任"逐馬"的人跟隨在左右侍衛，和平常一樣白天睡覺夜間出游。聽到外邊鼓噪叫喊的聲音，披着大紅袍登上景陽樓瞭望，差點被箭射中。衆人都懈怠怨恨，不肯爲他盡力，招募士兵出去交戰，出城門纔幾十步，就都棄甲而歸。擔心城外有伏兵，於是燒毁城墻旁各官署，六個城門之内都焚燒一空。城中西掖門内架起棧道，相聚爲集市，販賣死牛馬肉。蕭衍完成合圍，溝塹栅欄嚴密堅固，然後出兵衝殺，但屢戰不勝。

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法珍、蟲兒又説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强。强許之，密令游蕩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

皇帝特别吝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求賞賜，皇帝説："賊寇來難道衹抓我一個嗎，爲什麽向我要東西?"後堂儲備有數百片木板，請求用來修築城防工事，皇帝説："準備蓋殿堂用。"竟然不給。修築城防的巧匠，都被命令去建造宫殿，晝夜不停。還催促御府細作署製造三百人使用的精巧器仗，等到解圍以後準備做"屏除"。對金銀雕鏤雜物的索求，比平常加倍地急迫。法珍、蟲兒又勸皇帝説："大臣没有盡心盡力，致使圍困不能解除，應當全部把他們殺掉。"王珍國、張稷害怕災禍及身，就陰謀響應蕭衍，把這計劃告訴了後閤舍人錢强。錢强答應了他

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宫，御刀豐勇之爲内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宫。清曜閤已閉，閹人禁防黄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們，暗中命令游蕩主崔叔智夜裏打開雲龍門。張稷以及王珍國率兵進入宫殿，又分兵從西上閤進入後宫，御刀豐勇之做内應。這天夜裏，皇帝在含德殿，吹笙歌唱《女兒子》樂曲，躺下尚未睡熟。聽説士兵進來了，急忙從北門逃出，想回到後宫。但清曜閤已經關閉，擔任禁衛的宦官黄泰平用刀刺傷了皇帝的膝蓋，皇帝倒地，回頭喝道："奴才造反了嗎！"後宫值勤的張齊斬下皇帝的首級，送給蕭衍。宣德太后下令依照漢代海昏侯的舊事，追封爲東昏侯。

和帝蕭寶融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督七州軍事。

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教纂嚴。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

十二月乙亥，群僚勸進，并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置僚屬。"

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己巳，群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爲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夜彗星竟天。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以晉安王寶義爲司空，廬陵王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爲零陵侯，詔不許。又

和帝名寶融，字智昭，是明帝的第八個兒子。建武元年，被封爲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爲南康王，出任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督七州軍事。

建武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起兵擁戴王。當天金星和水星都在西方天空出現。乙卯，實施戒嚴。丙辰，任命雍州刺史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蕭衍上表勸請登基。

十二月乙亥，諸位官員勸請登基，都没有答應。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從建鄴來到江陵，聲稱宣德太后命令："西中郎將南康王應當繼承皇位，治理萬民，可以暫且封爲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封黄鉞，有權設置屬官。"

建武三年正月乙巳，蕭寶融登基，實行大赦，衹有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免之列。當天，長星出現，劃過整個天際。甲寅，在城南樹立牙旗。二月己巳，群臣奉上尊號，設立宗廟及祭祀天地的南北祭壇。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年號爲中興，文武官員賞賜官位二等。當天夜裏有彗星劃過天際。任命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爲尚書令，加封雍州刺史蕭衍爲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任命晉安王蕭寶義爲司空，廬陵王蕭寶源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主管部門奏請封平民蕭寶卷爲零陵侯，詔令不同意。又奏請封爲涪陵王，詔令許可。

奏爲涪陵王，詔可。

夏四月戊辰，詔凡東討衆軍及諸向義之衆，普復除五年。

秋七月丁巳，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

九月己未，詔假黄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

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卒。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爲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晋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臨朝，入居内殿。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

二月壬戌，誅湘東王寶晊。丙戌，進梁公蕭衍爵爲王。

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寅奔魏。誅邵陵王寶攸、晋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庚戌，車駕東歸至姑孰。丙辰，遜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

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居外宫。梁受命，奉帝爲巴陵王，宫于姑孰。戊辰，巴陵王殂，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

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俯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

夏四月戊辰，詔令凡是參加東征的各部隊以及歸附義軍的百姓，可普遍免除五年徭役。

秋七月丁巳，魯山城主帥孫樂祖獻城投降。己未，郢城主帥薛元嗣投降。

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投降。

九月己未，詔令藉用天子黄鉞給蕭衍，如果能平定京城，可以相機行事。

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胄去世。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定。己巳，宣德皇太后下令，任命征東大將軍蕭衍爲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爲建安郡公，依照晋武陵王司馬遵直接秉承御旨的舊事。壬申，改封建安王蕭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任命司徒、揚州刺史晋安王蕭寶義爲太尉，領司徒。乙酉，任命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

中興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當朝處理政事，進入内殿居住。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封特殊的禮遇。己酉，任命大司馬長史王亮爲守尚書令。甲寅，加封大司馬蕭衍官位爲相國，梁公，配備九錫之禮。

二月壬戌，處死湘東王蕭寶晊。丙戌，進封梁公蕭衍爵號爲王。

三月辛丑，鄱陽王蕭寶寅投奔魏。處死邵陵王蕭寶攸、晋熙王蕭寶嵩、桂陽王蕭寶貞。庚戌，皇帝車駕東歸姑孰。丙辰，禪位給梁王。丁巳，廬陵王蕭寶源死去。

四月辛酉，禪位的詔書傳到，皇太后退居外宫。梁王受命，奉皇帝爲巴陵王，宫室建在姑孰。戊辰，巴陵王死去，終年十五歲。追尊爲齊和帝，安葬在恭安陵。

當初，梁武帝想把南海郡作爲巴陵國城邑，將齊和帝遷往，就這事問范雲，范雲低下頭没有回答。沈約説："古今事情不同，魏武帝所説，'不可以因愛慕虚名而遭受實際的災禍'。"梁武

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并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應之；又起舊宮於青溪，以弭其氣。而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衆軍城於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虜。

帝頷首贊同，於是派鄭伯禽送進生金，齊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有醇酒就够了。"於是拿來酒喝掉一升，鄭伯禽就加害了他。此前，文惠太子與有才華的文人一起賦七言詩，句尾就說"愁和帝"，至此他們的話纔得到驗證。另外永明年間，望氣占卜的人說新林、婁湖、青溪都有天子氣，於是在這些地方大肆建造樓臺苑囿宮觀，武帝屢次親臨巡游而加以應驗；又在青溪修建舊宮，而止息當地的天子氣。齊明帝的舊居在東府城西，延興末年，明帝興起，至此梁武帝的各部隊在新林建城，而武帝的舊宅也在征虜。

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祆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爲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宫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群小别立帽，騫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黄麗"。東昏與刀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壁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黄麗"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胸，名曰"假兩"，此又服祆。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百姓都戴下屋白紗帽，而且把裙反過來蓋在頭頂。東昏侯說："裙應在下面，現在改在上面，不吉祥。"下令禁止。於是百姓都把裙反轉朝下，這就是服飾災異。帽子是寄托在頭頂上的，現在朝下，上天的意思似乎是說，君主將會變得低賤吧。東昏侯又讓身邊的人製作逐鹿帽，形狀很狹窄，後來果然發生了逐鹿争雄的事。東昏侯宫内還束散叛髮型，髮型根部反轉向後，百姓争相學習，等到東昏侯狂亂昏惑，天下就離散背叛。東昏侯還和諸小人製作别出心裁的帽子，帽口飛仰，兩翅舒展，名叫"鳳度三橋"。帽裙向後，扎在一起，名叫"反縛黄麗"。東昏侯和侍從之輩親自戴這種帽子，都裝飾黄金寶玉，鑿成壁璫。還製作著調帽，用黄金寶玉雕鏤，穿插着孔雀和翠鳥毛，這些都是天意。梁武帝的舊宅在三橋，而"鳳度"的名稱，則是鳳鳥飛翔的應驗。"黄麗"就是"皇離"，作爲太陽的象徵而被反綁，這是東昏侯被殺死的應兆。"調"是指梁武帝到京，風俗調和。此前百姓以及朝中士人，都把方帛加在胸前，名叫"假兩"，這又是服飾奇異。假不是正規的名號，連續兩代都是假的，明顯是不能得到真的。東昏侯被殺，他的兒子被廢作平民，這就是假兩的意思。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玆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慾鄙内作，兆自宫闈，雖爲害未遠，而足傾社

論曰：鬱林王處在嫡長子的位置，罪惡尚未暴露，而且武皇帝内心裏，不想改變周確立的制度，所以鬱林王得以保住神器，即位爲君。不久内部生出罪惡，首先從宫中發起，雖然爲害時間

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殲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内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之禪，術士誡之，東昏以"卷"名，"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不長，但足以顛覆國家。郭璞稱永昌年號的名字，有兩個太陽的意象，隆昌年號，實際也相同。明帝是從旁支身份僭越登基，身負重任，又是藉着機遇興起的，所以大肆誅滅異己，流着眼淚施行殺戮，這不能説是符合道義的舉動，都是爲了眼前的利益，并不能得到安定，因而怎能没有内疚。過後培植自己本支的勢力，可是後嗣孤弱，把他傳下的帝業，交付給了凶殘愚笨的人，導致宗族覆滅，也在情理之中。名稱代表着意義，先賢已留下過教導，劉備傳位給劉禪，術士曾經告誡他，東昏侯用"卷"作名字，"藏"成爲了終結，這也是預先有了徵兆，大概也是上天的旨意吧。

南史卷六

本紀第六

梁本紀(上)

武帝蕭衍(上)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鎋，位濟陰太守。鎋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從事。副子生皇祖道賜，位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生皇考，諱順之，字文緯，於齊高帝爲始族弟。

皇考外甚清和，而內懷英氣，與齊高少而款狎。嘗共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縱橫，齊高謂皇考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懔然動色。皇考由此知齊高有大志，常相隨逐。齊高每外討，皇考常爲軍副。及北討，薛索兒夜遣人入營，提刀徑至齊高眠床，皇考手刃之。頻爲齊高鎮軍司馬、長史。時宋帝昏虐，齊高謀出外，皇考以爲一旦奔亡，則危幾不測，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齊高深然之。歷黄門郎、安西長史，吳郡內史，所經皆著名。吳郡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之據石頭，黄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皇考，石頭幾不據矣。及齊高創

梁高祖武皇帝名衍，字叔達，小名練兒，是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和齊共同承繼淮陰令蕭整。蕭整生了皇高祖鎋，官至濟陰太守。蕭鎋生了皇曾祖副子，官至州治中從事。副子生了皇祖父道賜，官至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生了皇先父，名順之，字文緯，對於齊高帝算做是最初的族弟。

皇先父外表非常清靜平和，却心懷英武豪邁的氣慨，和齊高帝從小就十分地親近。他們曾經共同登上金牛山，路邊有白骨交錯，齊高帝對皇先父說："周文王以後幾年，還有掩埋這些白骨的人嗎?"說時態度嚴肅臉上顯出受感動的表情。皇先父從此知道齊高帝有大的志向，經常追隨他。齊高帝每次對外討伐，皇先父常常擔任軍中副帥。等到向北討伐，薛索兒夜裏派人進入營帳，提刀徑直走到齊高帝的睡床前，皇先父殺死了他。皇先父多次出任齊高帝的鎮軍司馬、長史。當時宋帝昏庸肆虐，齊高帝謀劃出逃，皇先父認爲一旦逃亡，那麽危險幾乎不可預測，不如隨順人們的欲望，做伊、霍的事情，齊高帝很贊同他。皇先父歷任黄門郎、安西長史，吳郡內史，在任職之處治理的事情都很著名。吳郡張緒經常稱贊說："文武兼備，又有品德，又有操行，我很敬重蕭順之。"袁粲占據石頭，黄回和他勾通謀劃，皇先父聽到亂事發生，率領家兵據守朱雀橋，黄回的密探返回報告說："朱雀橋南面有一長者，英勇威武，坐在胡床上面向南方。"

造皇業，推鋒决勝，莫不垂拱仰成焉。齊建元末，齊高從容謂皇考曰："當令阿玉解揚州相授。"玉，豫章王嶷小名也。齊武帝在東宮，皇考嘗問訊，及退，齊武指皇考謂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致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憚，故不居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歷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謚曰懿。

黄回說："這就是蕭順之。"於是不敢出兵。當時如果没有皇先父，石頭城幾乎不能據守。等到齊高帝創建大業，用兵取得勝利，没有人不垂手敬仰他獲得的成功。齊建元末年，齊高帝隨便地對皇先父說："應當命令阿玉解免揚州授任於你。"玉是豫章王蕭嶷的小名。齊武帝在東宮，皇先父曾經詢問他，等到皇先父退下，齊武帝指着皇先父對蕭嶷說："没有這位老人，我們這些人不能到今天。"等到齊武帝即位，非常顧慮畏懼他，所以不讓他居於三公宰輔之位。因爲皇先父參與輔佐帝王創業，被封爲臨湘縣侯。歷任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謚號叫懿。

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産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顔，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胯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

武帝在宋孝武大明八年歲次甲辰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院裏。當初，他的母親張氏曾經做夢懷抱太陽，不久懷胎，就生下了武帝。武帝出生時有奇異的光，形貌很特別，額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狀如日，眉骨圓起似龍，像大山中的老虎一樣環顧四周，舌頭上的紋路有八字，頸上有浮光，身體反映日光却無影子，兩胯間是并列的骨頭，頸上鼓起，在右手上有個"武"字。武帝兒童時，能够凌空而行。等到長大後，學識廣博通曉許多事情，喜歡謀劃，具有文武才幹。居住的屋中，常常像有雲氣，有人經過時，表現就很恭敬。

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户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并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尋以皇考艱去職，歸建鄴。

武帝當初擔任衛軍王儉的東閤祭酒，王儉一見就很器重他，認爲他很奇特，請武帝充任户曹屬。王儉對廬江何憲說："這位蕭郎三十歲内應當作侍中，三十歲以後將高貴不可言說。"竟陵王子良開闢西邸，招任文學，武帝和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一起到那裏游學，號稱"八友"。王融英俊豪爽，見識超過一般人，特别敬重武帝認爲他很奇異，常對親近的人說："主宰統治天下的，一定是這個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出行經過牛渚，遇到大風，進入停泊在龍瀆，有一老人對武帝說："您龍行虎步，相貌不可言說，天下正亂，安定天下的人難道就在於您嗎?"武帝詢問他的名字，老人就忽然不見了。不久武帝因爲父親喪事而離

職，返回建鄴。

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爲帳内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强也!"

等到齊武帝有病，竟陵王子良用武帝和兄長蕭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充任帳内軍主。王融想趁齊武帝晏駕而立子良，武帝説："建立不尋常的事業，一定得等待不平凡的人，王融的才能不能受先帝遺命輔佐幼帝，看他會失敗的。"范雲説："憂慮國家的，衹有王中書。"武帝説："憂慮國家是想成爲周、召嗎？還是想成爲豎、刁?"蕭懿説："正直啊，史魚，多麽質直剛强!"

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先耻，齊明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爲變，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并惟利是與，若啖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娱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爲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并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

當初，先父死時，没有實現其志願，事情見《南齊書》的《魚復侯傳》。到這時，鬱林失去德操，齊明帝作輔佐，將要謀劃廢立之事，武帝想幫助齊明，傾害齊武的子孫，來洗除以前的耻辱，齊明也知曉這件事情，常同武帝謀劃。當時齊明將要召引隨王，恐怕他不聽從，又因王敬則在會稽，怕發生變故，來詢問武帝。武帝説："隨王雖然有美好的名聲，但實際上平庸頑劣，已無機智謀劃之士，勇猛的得力幫手衹倚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這些人衹參與有利的事情，如果用顯要的職務引誘他們，没有不車馬疾行跟着跑的。隨王衹須一封書信就能召來了。王敬則志願在江東安身，終生保持富貴，應該選擇美女使他得到娱樂。"齊明帝説："這也是我的心意。"就徵召歷生作太子左衛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他們一起到達。接着召隨王到都城，賜他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帝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玄慶并曰："慧景反迹既彰，實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黄門侍郎。

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齊武帝的舊臣，自己深爲不安，齊明帝憂慮這件事情，就起用武帝鎮守壽陽，對外聲稱防備魏，實際是防範崔慧景。軍隊到達長瀨，慧景害怕犯罪，穿着便裝來迎接他們，梁武帝安撫并且寬宥了他。將軍房伯玉、徐玄慶一起説："慧景反叛的迹象已很明顯，實是一個叛賊，我們這些武將，好像是臂韝上的鷹，將軍一聲命令我們就立即制服他。"武帝笑着説："他像手掌中的嬰兒，殺了他不符合武德。"於是盡意與他和解，慧景就安定了下來。隆昌元年，帝拜中書侍郎，遷黄門侍郎。

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

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打司州刺史蕭

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爲偏帥隸廣之。行次熨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魏絶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帝因與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噪，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

誕非常緊急，齊明帝派遣左衛將軍王廣之奔赴救援，武帝任偏帥隸屬廣之。行軍到達熨斗洲，有一個人身長八尺多，容貌衣冠都很潔白，沿長江叫道："蕭王大貴。"武帝已經多次有吉祥的徵兆，心中更加自以爲了不起。當時距離蕭誕有一百里，衆軍士因爲魏軍氣盛，不敢上前。武帝想大展勇武才略，對各位將領説："現在屯駐在下梁城中，阻塞了鑿峴的險要之處，守住雉腳的道路，占據賢首山，溝通西關，到達賊寇的保壘下，從三個方面分兵牽制敵人，出其不備，一定會打敗他們。"廣之等人不聽從。後來派遣徐玄慶進軍占據賢首山，魏軍斷絶了他們的糧道，軍士畏懼，没有人敢援助蕭誕，衹有武帝獨自一人奮起請求率先進軍。在這時廣之給武帝增加精鋭的士兵，夜裏銜枚於口中無聲前進。迷失了道路，望見好像拿着兩把火炬的人，跟隨他果然找到了路，徑直登上賢首山，廣之的軍隊因此而能够前進了。魏軍前來威脅，武帝加固壁壘不前進。當時王肅獨自攻打城邑，敲一遍鼓就後退了。劉昶起了疑心，武帝趁機給他寫信，離間他們使他們之間産生仇恨。一天早上，有風從西北颳起，陣雲隨風而來，覆蓋在王肅軍營的上空，不久風回雲散，還向着西北。武帝説："這就是所説的歸氣，魏軍要逃跑了。"命令軍中説："望見戰旗前進，聽見鼓聲行動。"王肅就指揮軍營中的十萬大軍傾巢出動，在水的北面布陣，武帝揮動戰旗擊鼓吶喊，響聲振動山谷，敢於冒死的士兵，拿着短兵器先登上山，手執長戟的士兵遮護着他們。城中見援軍到達，趁機派出軍隊攻打魏軍的栅欄，魏軍裏外受敵，因此大敗。王肅、劉昶獨自騎馬逃跑了，斬殺俘獲的敵兵數以千計，流的血把原野都染紅了。在繳獲王肅和劉昶的織物箱中找到了魏帝的敕書説："聽説蕭衍擅於用兵，不要和他交戰，等待我到達；如果能擒獲這個人，那麼江東我就占有了。"武帝因爲有功被封爲建陽縣男。

尋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

不久武帝擔任司州刺史。有一個和尚自稱是僧惲，對武帝説："您頸上有爬伏的龍，不會是别人的臣子。"他要再問，不知道那個和尚到哪

有威名。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還都爲太子中庶子，領四厢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勖勵朝臣。

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舊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欲使后弟劉暄爲雍州，暄不願出外，因江祏得留。齊明帝擬帝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征南將軍陳顯達相續援襄陽。慧景與帝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

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謡言更甚。及齊明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語在《張弘策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乃召弟

裏去了。武帝在州中，很有威赫的名聲。曾經有人贈送給他一匹馬，武帝不接受，贈送馬的人暗地裏把馬拴在齋中的柱子上就離去了。武帝出來看見馬，就寫了一封殷勤答謝的信，把它綁在馬頭上，命令别人趕出城外，馬自己又回去了。武帝返回都城擔任太子中庶子，任四厢直。出京鎮守石頭。齊明帝本性多疑，武帝躲避當時的疑忌，遣散了自家的部隊，經常乘坐折去角的小牛車。齊明帝常稱贊武帝清廉儉樸，以此勉勵朝中大臣。

建武四年，魏孝文帝親自率領軍隊逼近雍州，刺史曹武渡過沔水鎮守樊城，曹武是齊武帝的心腹老臣，齊明帝忌恨他，想派遣皇后的弟弟劉暄管理雍州，劉暄不願意到朝外任職，於是江祏能够留下。齊明帝計劃在雍州稱帝，傳布秘密旨令整頓軍隊，聲稱因爲軍事行動而調遣軍隊。他又命令五兵尚書崔慧景、征南將軍陳顯達遞相連續支援襄陽。崔慧景和武帝進軍駐扎在鄧城，魏孝文帝率領十多萬騎兵突然到達，慧景要後退，武帝制止了他，崔慧景不聽從，於是軍隊大敗。武帝率領士兵抵抗戰鬥，獨自保全了整個軍隊。等到魏軍退去，齊明帝封武帝爲輔國將軍，監察雍州的事情。

以前，雍州傳説樊城有帝王之氣，到這時謡言更厲害。等到齊明帝崩，遺詔令武帝爲都督、雍州刺史。當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在宫中輪流值班，分開日子在奏章上簽署意見，這就是世上所説的“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個人，號稱爲“八要”。以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多人，都以口獨攬君王的話，暫且行使國家的法令制度。武帝對張弘策説：“政令出自多家，就會擾亂它的根據。現在躲避災禍，祇有在這個地方，勤勉地施行仁義，可以使西伯安然而爲；祇是諸位弟弟在都城，恐怕遭受禍患，必須和益州謀劃這件事情。”當時皇帝長兄蕭懿被罷免從益州返回，仍舊管理郢州的事情，武帝就讓弘策到郢州，向蕭懿陳述計劃，話在《張弘策傳》。説後蕭懿不聽從，弘

偉及憺，是歲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時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季秋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烟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朗，其上紫雲騰起，形如傘蓋，望者莫不異焉。

尋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

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武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唇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暗見同邪。挾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武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及問天武，口無所説。天武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

策返回，武帝就召弟弟蕭偉和蕭憺，當年到達襄陽。他們暗中製造兵器，多多砍伐竹子和樹木，把它們沉在檀溪，秘密地做着船隻組裝的準備。當時武帝住的屋中經常有氣，五種顔色迴環旋轉，形狀好像蟠龍。晚秋出九日臺，忽然狂風飛起，烟霧灰塵四處瀰漫，武帝的居所獨自像明日一樣清净明亮，房上紫色的雲飛起，形狀像傘蓋，望見的人没有不認爲奇異的。

不久大臣們相繼被殺戮。永元二年冬天，蕭懿又被害死。消息得到後，武帝秘密召見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劃這件事。當時就定下在十一月乙巳召令屬吏們聚集在廳堂議事，把舉兵起事的事情告訴他們。當天軍隊出師前樹立軍旗，撈出檀溪中的竹子和木頭組裝船隻，用了十天辦完。百姓中願意跟從的，得到戰馬五千匹，披甲的士兵三萬人。

在這以前，東昏把劉山陽任爲巴西太守，派他經過荆州立即使蕭穎冑襲擊襄陽。武帝知道他們的謀劃，就派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到江陵，周遍地同州府官員談論指揮作戰的事情。天武已經發兵，武帝對諮議參軍張弘策説："現在天武不費勁就可以收取天下了。荆州等到天武到達，一定彷徨不定没有計策，如果不附和他，奪取它就像拾揀地上的小草。截斷三峽，占據巴、蜀，分别派兵安定湘中，便可全部占有上流。憑藉這種威武的名聲，面對九派，截斷彭蠡，把檄文傳布到江南，風颳倒草，也不足以與此相比，政令雖小但可引導太陽和月亮。江陵本來就害怕襄陽人，再加唇亡齒寒，一定不會單獨存在，必定曉悟不會昏昧地附和他。挾制荆州、雍州的軍隊，討伐平定東夏，韓、白重新出來，也不能謀劃，更何况没有謀略的昏庸君主，役使御刀順應帝命的這些人呢！"等到山陽到達巴陵，武帝又命令天武給穎冑兄弟送信。他離開後，武帝對張弘策説："打仗的方法，從心理上進攻是上策，攻打城池爲次；從心理上交戰是上策，用兵作戰是下策，現在就是這樣。最近派遣天武去州府，人們都有書信，現在衹有兩封，給行事兄弟，説'其他事情天武口頭陳述'。等到他們詢問天武，口

武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柳忱勸斬天武，送首山陽，穎胄乃謂天武曰：“天下之事，縣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逾閾，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頭上没有要説的話。天武是行事主要的輔佐人員，他們之間一定會被認爲行事兄弟和天武共同隱瞞那件事情，那麽人人都會産生懷疑。山陽被衆人之口所迷惑，判相又嫌疑貳心，那麽行事前進與後退就無法自己明白，這就是傳揚兩封空信來平定一州。”山陽到達江安，聽説後，果然懷疑没有前進。柳忱勸説殺掉天武，把他的頭送給山陽，穎胄就對天武説：“天下的事情，維係在你身上，現在向你借頭，來欺騙山陽；過去樊於期也把頭借給荆軻。”於是殺了他，把頭送給山陽，山陽相信了他，急速進入城池，將要出城門，縣門打開，折斷了他的車轅，山陽棄車奔逃，中兵參軍陳秀拔出戟追逐他，在門外殺死了他，把山陽的頭傳給了武帝。不久把南康王尊號之議來禀告，并且説：“天時不利，應當須在第二年二月。立即就發動軍隊，恐怕不是精細深遠的打算。”武帝回答説：“現在擁有十萬大軍，糧食自己就會用完，如果使軍隊停頓百天，一定會發生災禍。并且太白星從西方出來，倚仗正義而行動，天時是靠人謀劃的，有什麽不利？過去武王伐紂，是討伐倒行逆施凶惡强暴之人，還必須等待年月嗎？”竟陵太守曹景宗派遣杜思冲勸説武帝迎接南康，在襄陽建都，當時糾正尊號，武帝不聽從。王茂又私下對張弘策説：“現在把南康放置在别人手中，他們挾持天子來命令諸侯，你的部下前去被别人使用，這怎能是亂世的計策。”張弘策向武帝講了這些話，武帝説：“如果前程戰事不能勝利，那麽蘭艾自然會共同焚毁；如果功名事業能够建立，誰敢不聽從？哪裏是這樣隨衆附和受别人的指揮處置！”在沔南設立新野郡，來招集新的依附之人。

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帝爲征東將軍。戊申，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悦。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鄴，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

三年二月，南康王擔任相國，把武帝作爲征東將軍。戊申，武帝向襄陽進軍。自從入冬以來長時間下雪粒，到這時風雪停天氣晴，士兵們都很高興。武帝就留下弟弟蕭偉鎮守襄陽城，對他説：“你應當與襄陽人心心相通，誠摯地信任他們，不要有疑心。天下成爲一家了，就應當以誠相見。”於是把檄文傳到建鄴，闡發宣揚他們的威風。等到達竟陵，命令長史王茂和太守曹景宗

守竟陵城。茂、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游遏中江，絶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及冲長史程茂爲主。

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據守竟陵城。王茂、景宗率領軍隊渡過河岸，進軍停宿在九里。那天，郢州刺史張冲出兵迎戰，王茂等人的軍隊打得他大敗。荆州派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在夏口會集軍隊。武帝修築漢口城來防守魯山，命令水軍將領張惠紹、朱思遠等在長江中阻止運游，截斷郢、魯二城的使臣。當時張冲死去，衆人推舉軍主薛元嗣和張冲長史程茂作爲主將。

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遥廢東昏爲涪陵王，以帝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黄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是日，有紫雲如蓋，蔭于壘幕。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吴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衿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三月乙巳，南康王在江陵即帝位。遠廢東昏爲涪陵王，把武帝任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黄鉞。西臺又派遣冠軍將軍蕭穎達帶領軍隊來會合。四月，武帝從沔出兵，命令王茂、蕭穎達等逼近郢城。五月己酉，武帝移兵屯駐在漢水以南。這天，有紫雲好像華蓋，遮蓋在軍中營帳之上。甲寅，東昏派遣寧朔將軍吴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援郢州，進兵據守巴口。七月，武帝命令王茂率領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秘密發兵襲擊加湖，逼近子陽。水乾涸不能通船，子衿很高興。那夜流星掉到城中，四更中没有下雨而水却突然漲起來，士兵們乘着流水一齊前進，擂鼓呐喊攻打他們，不久敵軍便大敗，子陽等四處逃跑，士卒都淹死在長江中，王茂俘虜了他的殘兵凱旋而歸。郢、魯二城相互觀望喪失了勇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讋服。陳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凶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以前，東昏派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守江州，支援子陽等。武帝對各位將領説："征戰討伐不必一定靠實際力量，是要靠聽到的威武名聲。今天加湖的失敗，誰能不恐懼。陳武牙就是伯之的兒子，狼狽奔逃而歸，那些人之間的感情，按理應當恐懼。我認爲九江傳布檄文就可平定。"因此他命令搜查俘獲的囚犯，找到了伯之的幢主蘇隆之，給予豐厚的賞賜，讓他傳達使命。

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逾堞且泣，因投黄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帝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

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投降。己未夜間，郢城有幾百名微不足道的人翻過城墻哭泣着，來投靠了黄鵠磯，都是郢城中精壯的人。等到早晨，他們的城主程茂、薛元嗣派遣參軍朱曉請求投降。武帝説："城中自然可以不知曉天命，如此長久謾罵是什麽意思？"朱曉説："明公没有思考

嘗不吠堯。”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并加隱恤，其死者命給棺槥。

東昏聞郢城没，乃爲城守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内日斬百餘人。尚書令王亮苦諫，不從。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黄門郎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

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棄姑孰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吕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禽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送款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皁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雀，憑淮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

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

這件事，桀的狗何曾不向堯狂吠。”當初，郢城關閉，將佐文武百姓十多萬人，疾病流行死去的人占十分之七八。等到城門打開，武帝全部加以撫恤，命令發給那些死去的人棺材。

東昏聽説郢城覆没，就爲城池的守護謀劃，選拔兩個關押罪囚之所和兩個冶場的犯人來充當配軍。那些不能活命的，在朱雀門内一天斬首一百多人。尚書令王亮努力勸諫，他不聽從。陳伯之派遣蘇隆之覆命，請求不便進兵。武帝説：“伯之的這些話，心懷遲疑不決，可以等到他猶豫時再逼迫他。”武帝就命令鄧元起當日順流而下。八月，天子派遣兼黄門郎蘇回慰勞軍隊。武帝登上船，命令各路軍隊按照次序上路出發，留下上庸太守韋叡鎮守郢城，辦理州中的事情。鄧元起將要到尋陽，陳伯之猶豫害怕，就收集軍隊退回防守湖口，留下他的兒子武牙據守盆城。等到武帝到達，就收起盔甲請求服罪。

九月，天子詔令武帝平定東夏，可以斟酌事宜自行決斷處理事情。前面的軍隊到達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丢棄姑孰逃走，到這時大軍進入占據了姑孰。自從從雍州出發，武帝乘的船常有兩條龍引導方向，附近的人没有看不見的。夾道歡迎的百姓們，都好像披着綿衣。武帝不久派遣曹景宗、蕭穎達帶領軍隊進駐江寧。東昏派遣征虜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抗擊使他逃跑。於是王茂、鄧元起、吕僧珍進兵占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機動軍隊。這天，新亭城主江道林率領士兵出來作戰，衆士兵在陣地上擒住他。大部隊到達新林，建康的士人平民傾城而出，送上人們的誠懇熱情或用血書寫他們的書信。武帝命令王茂進軍占據越城，曹景宗據守皁莢橋，鄧元起據守道士墩，陳伯之據守籬笆門。道林的殘餘軍隊後退屯駐在航南，脅迫他，因此又逃散，退回防守朱雀，憑藉淮河自守。當時李居士還據守新亭壘，請求東昏燒毁南岸的城邑房屋，來開闢戰場。從大航以西，新亭以北，全部被燒毁。

十月，東昏的石頭軍主朱僧勇投降。東昏又派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在航南的大路上擺開陣勢，全部配備精鋭的士兵鋒利的武器，有十多萬人，

萬，閹人王倀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并宵潰。壬午，帝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内，驅逼營署官府并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帝命諸軍築長圍。

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帝遣曉喻，并降。帝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吴郡太守蔡夤棄郡赴降。

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黄油裹首送軍。帝命吕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凶黨王晅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宫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帝中書監、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户，給班劍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并如故。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帝入屯閲武堂，下令大赦。丙戌，入鎮殿内。是日，鳳皇集建鄴。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丁亥，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

二年正月辛卯，下令：“通檢尚

太監王倀子握着白虎旗督察各路軍隊。王茂、曹景宗等分兵夾擊他們，珍國的軍隊，一時大敗。許多士兵追到宣陽門，李居士在新亭壘，徐元瑜在東府城投降，石頭、白下的各路軍隊都在夜間潰逃。壬午，武帝鎮守石頭，命令軍隊包圍六門。東昏把門内全部焚毁，驅趕逼迫營舍官署一齊進入城中，有二十萬人。青州刺史桓和誘騙東昏出來迎戰，趁機投降。以前，俗語説秘密欺詐别人的叫“和欺”。於是蟲兒、法珍等説：“現在事敗於桓和，可以稱爲和欺了。”武帝命令各路軍隊築起很長的包圍圈。

當初，衆軍隊已經逼近，東昏派遣軍主左僧慶鎮守京口，常僧景鎮守廣陵，李叔獻屯駐在瓜步。等到申胄從姑孰奔逃返回，又讓他屯駐在破墩，來爲東北方面的軍隊的支援。到這時武帝派人勸導他們，這些人都投降了。武帝就派遣弟弟輔國將軍蕭秀鎮守京口，輔國將軍蕭恢屯駐在破墩，堂弟寧朔將軍蕭景鎮守廣陵。吴郡太守蔡夤丟棄郡城投降。

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殺死了東昏，那天夜間用黄油包着頭送到軍隊裏。武帝命令吕僧珍、張彌率領士兵封閉府庫和圖畫書籍。武帝進入，逮捕東昏寵愛的妾潘妃并殺死了她，以及凶惡的朋黨王晅之以下四十八個屬吏，宫女二千人，都分别賞賜給了將士。宣德皇后命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授武帝中書監、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封邑有萬户，賜給班劍儀仗武士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還和從前一樣。依照晋武陵王司馬遵承制舊例，百官們致敬。己卯，武帝進入駐在閲武堂，命令大赦。丙戌，坐鎮殿内。這天，鳳凰集中在建鄴。他又命令：“凡是昏亂的制度錯誤的徵税、過分的刑罰過度的勞役，其他的可以詳細檢查先前的來源，全部都廢除。那些負責守護流散遺失，各種損壞耗費的，都要設立法令條文，全部依從原來的慣例。”丁亥，武帝派遣豫州刺史李元履帶領士兵五千人慰勞東面的十二郡。

二年正月辛卯，武帝下命令：“傳告檢查尚

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其義師臨陣致命，疾病死亡者，并加葬斂，收恤遺孤。”甲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勞都下。追贈皇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皇考侍中、丞相。乙未，下令：“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又下令減損浮費，自非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命外詳爲條格。

書衆曹東昏時各位諫諍争辯對君主失理的人和停輟不按時實行的人，詳加審問辨正，根據事情議論上奏。那些義師士兵在戰場上犧牲，得病死亡的，都加以裝殮，收容撫恤死者遺留下來的孤兒。”甲午，天子派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都軍隊。追贈皇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皇先父侍中、丞相。乙未，天子下令：“朱雀之戰大捷，叛逆之徒死去的，衹允許家裏人出殯埋葬；如果没有親戚，有的又很貧窮艱苦，二縣長尉就替他們掩埋。建康城内不通曉天命，自取滅亡，也和這類相同。”他又命令減少多餘的費用，除了接受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穀物，修補紱冕，學習禮樂之法，修繕武器裝備，此外全部禁止斷絶。御府的官署，估量應該罷免省除的宫廷内府，命令對外詳細地制定條例法規。

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内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壬寅，詔進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依舊辟士，餘并如故。甲寅，齊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王上。策曰：

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祖以休明早崩，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睹，朝權國柄，委之群孽，剿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公藉昏明之期，因兆庶之願，爰率群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絶綱，大造皇家者也。

戊戌，宣德皇后執掌朝政，居住在内殿，拜武帝大司馬，解免承制，百官還像從前一樣向他致敬。壬寅，詔令進武帝都督中外諸軍事，可以不解劍不脱鞋上殿，入朝不小步急行，朝拜帝王時不報姓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依舊徵召士人，剩餘的都像過去一樣。甲寅，齊帝升武帝爲相國，統領百官，封十郡爲梁公，具備最高的禮遇，加戴遠游冠，緑色的綟綬，位在各位王公之上。封策説：

上天不成就我們，災禍賦予皇室，世祖在美好清明盛世而早崩，世宗因仁愛而不足以繼承前人之位。高宗沿襲一脉相傳的系統，帝位也不長久，雖然早晚辛勞，但是太平盛世治理得不周全。後代君主昏亂暴虐，上書文卷不看，國家大權，委托給了不忠不孝之人，滅絶殺戮忠誠賢良，誅殺殘害三公宰輔，人們滿含冤屈心懷悲痛，活着的人没有多少。公憑藉昏亂顯明的時期，根據百姓的願望，於是率領公卿，輔佐朝廷恢復皇室帝業，宗廟的危險已經鞏固，上天百姓的願望被滿足，這的確是你扭轉了我朝斷絶的綱紀，成就了皇室。

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排危冒險，剛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内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總兵外討，卷甲長騖，焚廬毁帳，胡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公作藩爰始，因資靡托，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爲强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難行。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逾邑綸，勳高代入，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蠢，湮爲洪流。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兹地險，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群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淮湖。桴旝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奸孽震皇，復懷舉斧，畜兵九派，用擬勤王。公棱威直指，勢逾風電，旌旆小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兵威所震，望旗自駭，此又公之功也。

永明末年，邊疆招致了很大的怨恨，荆河統帥，招引聚居在邊遠地區的西方少數民族。公從本朝接受命令，帶領輕鋭部隊奔赴襲擊，不顧危險排除危機，剛柔輪流使用，安定一方，返回後使屬地降服，這又是你的功勞。在過去的隆昌時，大業已經衰亡，高宗深深地憂慮國家，將要實行臨時措施。公在帳營中制定决策，激勵宣揚高遠宏大的志節，廢除皇帝封立王侯，謀劃精深明瞭，這又是公的功勞。建武時顯揚宏業，那些謀劃雖然深遠，但是戎狄向内地侵犯，憑藉着邊關要塞，司部軍隊危迫急切，滅亡指日可待。公帶領軍隊對外討伐，輕裝疾進長久追逐，焚毁了廬帳，胡人哭喊着求降，這又是公的功勞。樊、漢臨危急切，貼着羽毛的緊急書信接連到達，公急速告誡軍隊，遵奉命令去出征，拯救我朝邊境的危機，使他們重新獲得安居的生活，這又是公的功勞。漢水的南岸很貧弱，僻遠的地方距離强敵很近。公於是開始使藩地興起，因爲資財没有依靠，就訓練軍隊，有次序地狩獵，使我們危險的城池，變爲强大的市鎮，這又是公的功勞。永元年間，亂世無所歸依之民爲求明主已經到達，雖然廢除昏君有法則，但伊尹、霍光那樣的功業很難做到。公首先制定大計，開始推立英明的君主，仁義超越了愁悶不樂的綸，功勛高過代國的歸順，這又是公的功勞。文王的教化，雖然遍及長江、漢水，京城騷動，沉没爲浩大的水流。公激勵奮發萬里，拯救陷入苦難境地的人們，仁義的名聲廣布的地方，没有認爲不對的，這又是公的功勞。魯城、夏合流水北，阻塞倚靠着中流，憑藉着山設置壁壘，縈繞着河流固守。公管理這些烏合之衆，登上險要的地方，消費没有遺失一枝箭，打仗没有竭盡軍隊，踐踏華夏的堅固之地，相望之地全部拔除，這又是公的功勞。這些横暴作惡的人，共同作惡相互救助，沿着長江背負着險要之地，像螞蟻一樣聚集在淮湖附近。航行的令

群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阪泉，勢逾洹水，此又公之功也。瑯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謀密運，威略潛回，忠勇之徒，得申厥效，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勛，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世。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岡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祖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嘆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人命，還之斗極，憫憫縉紳，重符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逾於嵩、岱，功鄰於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

旗一到，他們就當時潰滅，這又是公的功勞。奸邪叛逆之輩使皇帝震恐，又想着拿起武器，蓄養多支軍隊，準備出兵救援王室。公憑藉威勢直接指揮，勢氣超過風電，旗幟剛到，全州的人都順服，這又是公的功勞。姑孰是要地，與國都及其附近的地方很靠近，凶惡之徒勢氣很盛聚集在一起，阻斷了要塞渡口。公的軍隊威風震動的地方，人們望見戰旗自己就害怕，這又是公的功勞。衆多小人猖獗，志在作最後的決戰，似猪那樣亂闖到淮河岸邊，武裝的騎兵像雲一般聚集。公奉命英勇戰鬥，趁着時機馳騁銳氣，氣概覆蓋阪泉，氣勢越過洹水，這又是公的功勞。瑯邪、石首，山川屏障環繞如襟似帶非常險固，新壘、東墉，與金城湯池等同，憑藉着險要之地防守，兵器糧食都有資助，急風雷電令人驚駭，没有不震動堡壘的，城又在無水的護城壕裏，險要而便於固守，這又是公的功勞。殘暴無道的君主凶狠剛愎，憑藉着城池并不恐懼，敲擊鐘鼓發出鞺鞳之聲，高傲有餘，親近這些奸邪之人，忌恨賢良的大臣，凶狠狡猾之輩都依靠他，肆意殺戮。公奇異的謀略細緻地運用，威勢深沉秘密運轉，忠誠勇猛之人，能够施展他們的效忠之心，使宣室投降，没有人能與之相比，這又是公的功勞。公有拯救庶民百姓的功勛，又用英明的德操來增加它。當初磨煉意志，潛心修道於儒家學派，洗冠纓來做官，清明的謀劃映照當世。當時命運艱難，宗廟危險，崐岡已經延燒，玉石共同焚毁。您率領勇猛的將士，使雷霆電閃高低起伏，仁義與南巢相等同，功勛與牧野相齊。至於説到禹的功績冷落空廓，若無管仲誰是繼承人，您拯救了那些人與我，驅使他們披散頭髮，解去這些紛亂的綱紀，理清這些細微的事物，恢復禮儀和太平安居的生活，還歸了黄河大海附近人們的歡樂。永平時的舊事，聽説的人們都嘆息，司隸舊的規章，看見的人都落下眼淚，請用我的壽命，還給爲天下所

敬仰的人，可憐的官員們，愼重傳達生存於人間的慶賀，哀痛的百姓們，又承蒙踏在領地上的恩澤，德行越過了嵩山、泰山，功業與創造萬物相接近，高超邈遠啊，更是不能說盡了。

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厝罔用。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敬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吴吴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兹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内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群后，任總百司，恒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

朕又聽說：酬報功勞賜予恩德，封立諸侯國作爲屏障，都是用來鞏固四方的，永遠使萬世興盛。因此二南流布教化，地方長官征討，王道質樸廣博，刑罰擱置不用。公治理天下，安定匡濟華夏，道義超過了伊、稷，賞賜却薄於桓、文，哪裏是用來效法齊、魯長久地駕馭天下的方法。敬奉以前的功業，朕非常懼怕。現在升任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把豫州的梁郡歷陽、南徐州的義興、揚州的淮南宣城吴吴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賜給這些白土，用白茅包着，開始安定你的疆土，用來建設冢墳社廟。在昔日的旦、奭時，入朝居住保護，直到畢、毛時，也作卿士，兼任朝内外職務，按照禮儀確實應該這樣。現在命令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給梁公用白茅草包着的土，金虎符第一到第五左，竹使符第一到第十左。相國官位超過百官，承擔統領衆官員，固定的法典、制度應當隨着事情而改變。用相國來統領百官，去掉録尚書的稱號，皇上所封授的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還如從前。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

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人天，丕崇務本，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人，載和

又加賜公九錫，敬聽後又命：

因爲公禮儀法令都有研究，刑罰恩德一起施行，悲哀憐憫地判決訴訟案件，没有不用真情的。因此賜公大車、戎車各一輛，拉車用的黑色的公馬四匹兩套。公勞心農事，思念於人天，明顯地崇尚從事農業，祇把糧食當作寶貝。因此賜給公衮衣冠冕，和紅色的複底的鞋。公陶冶養育恩澤所及的地方，

邦國。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髽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咏。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範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奸宄，放命圮族，刑兹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

變通《風》和《雅》，改變民俗造就人才，再與邦國和好。因此賜給公軒懸的音樂，六佾的舞蹈。公文德廣泛地傳布，仁義之聲遠遠地傳播，邊遠的少數民族，唱着夷歌請求治理。因此賜給公紅屋來居住。公褒揚清明貶抑污濁，官吏應守的禮法都有次序，很多士人興起，《棫樸》被傳布歌頌。因此賜給公納陛來登升。公神色莊重地管理屬下，以身作則，抵禦意料不到的事情，把敵人的戰車逼退得很遠。因此賜給公勇士三百人。公的威勢與夏日相同，有志清除作亂的人，放棄教命毁棄同族，施以刑罰從不赦免。因此賜給公鈇鉞各一件。公跨越嵩山大海，穿過居住的地區，就好像日月，幽微的空隙都一定會射到。因此賜給公朱紅色的弓一把、紅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枝。公常談孝敬，使衆神都很感動，對祭祀的禮儀恭敬嚴肅，祭祀時還有特別的尊敬。因此賜給公一卣用黑黍和郁金香草釀造的酒，一副圭瓚。梁國安置在丞相以下，全部遵照過去的制度。欽佩啊，尊敬地遵循過去的大策，恭敬地順服大的禮儀，互相宣揚上天的眷顧，以受用許多福祐，來弘揚我太祖的美善的命令。

帝固辭，府僚勸進，不許。

武帝堅決辭讓，府中官員們勸他即位，他不答應。

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人，經綸草昧，嘆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冤。明

二月辛酉，府中官員們重新請求説："近來因爲朝廷命令積聚計謀，冒昧地上奏赤誠之言，尊奉被歸還的命令，没有承蒙接受官位，官員們仰慕，長久不能得志。聽説從府中接受錢財，是通達之人的高致，隱居到海角，是平常人的小氣節，因此踏在石頭上周公不認爲是疑忌，贈送玉璜太公不認爲應當謙讓。何况世上的哲人繼承法則，祖先的德性取决於人，籌劃治理國家大事草率昏昧，深嘆没有管仲，加上朱方之役，依憑着荆河，出征的軍隊勝利歸來又振興休整軍隊，成就了皇室，雖然又去救助宋國而使足上磨出重重硬皮，使楚國生存脚底都結了繭塊，但是從現在看過去，又哪裏值得説呢。而且被盜鐘所迷

公據鞍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吊人，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龜玉不毁，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受相國、梁公之命。命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齊帝追贈梁公夫人爲梁國妃。

惑，有功勞却懷疑不加以賞賜，天神地祇，也不能忍得住他的殘酷。因此玉馬奔跑，表明微子的離開，金板從地上出來，告示了龍逢的冤屈。明公按着馬鞍號哭，來勉勵三軍的志氣，獨自居住掩面哭泣，來激勵士卒們的心，所以能使海若升爲地神，全部籌劃呈現福祉，山戎、孤竹，繫好馬像影子一樣跟從着，征討有罪之人，匡正天下使之平静，没有承受天的功勞，確實是勤勉使脚都沾污了。龜玉没有毁掉，這是誰的功績，您衹做君子，將要使伊、周到哪裏呢。"於是開始接受相國、梁公的任命。他命令在都城的街上焚毁了東昏六十二種過分奢侈的奇異服裝。齊帝追贈梁公夫人爲梁國妃。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内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寅，詔梁國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帝上表，以"前代選官，皆立選簿，請自今選曹，精加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詔依表施行。丙戌，詔進梁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晋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帝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

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在宣武城内鑿井，得到玉鏤麒麟、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件。鳳凰又出現在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贊是吉祥的徵兆，把它們歸屬於相國府。丙寅，詔令梁國根據過去的規定選拔各種要職，全部依照天朝的制度。武帝上表，認爲"前代選拔官員，都訂立選簿，請從現在起選拔官吏，全部加上暗中搜求，依照舊制設立選簿，使冠履没有差失，名聲與實際不相違背，普通人識别界限，登門請托就會自己停止。并且聽説在選拔過程中訂立規章，甲族子弟二十歲就可以做官，寒族子弟却要過了而立之年纔能經考試充任小吏，這哪裏是用來弘揚獎勵傑出人物，鼓勵後輩的方法。這確實是巨大的損害，尤其應該削革"。皇帝下詔依照上表施行。丙戌，詔令進梁公爵爲王，把豫州的南譙廬江、江州的尋陽、郢州的武昌西陽、南徐州的南琅邪南東海晋陵、揚州的臨海永嘉十郡增加給梁國，合并以前的共爲二十郡。他的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還如從前。武帝堅决辭讓，詔令拒絶了他的上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領百官誠懇地請求他任職。

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國内殊死以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齊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

三月癸巳，他接受梁王的任命。下令赦免國内殊死以下的人，鰥寡孤獨不能自己生存的，賜給五斛糧食，統領的府州也同樣免除。丙午，齊帝命令武帝戴有十二旒的冕，竪立天子的旗幟，出行戒備進入止行，乘坐金根車，駕馭六匹馬，

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宫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即安姑孰。

準備五個時辰的副車，設置儀仗中的騎兵，八佾的音樂舞蹈，設立鐘虡宫懸，王妃、王子、王女爵位命名的稱號，全部像過去的禮儀。丙辰，齊帝下詔書禪讓帝位，就在姑孰安身。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別宫。"壬戌，策曰：

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肇有生靈，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并龍圖鳥迹以前，慌惚杳冥之世，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釋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黄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旗旌，蓋欲令歸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庶，徇物而君四海。及於菁華内竭，畚橇外勞，則撫兹歸運，惟能是與。四百告終，有漢所以高揖，黄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受歷，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毁紊天綱，凋絶地紐，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兹上哲，明聖在躬，端冕而協邕熙，推鋒而拯塗炭，武功與日車并運，文教與鵬翼齊舉。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卿雲叢天而已哉。至於晝睹争明，夜飛枉矢，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集。今便仰祇乾象，俯從

四月辛酉，宣德皇后命令説："西面的詔令到達，皇帝效法前代的規章，把神器禪讓給梁，闡明可以不坐正殿而御前殿，派遣使者授予璽紱，我便返回到别宫。"壬戌，策命説：

梁王，往昔渺茫的年代，開始有生命，皇雄、大庭開闢世界，赫胥、尊盧以後，以及龍鳥出没以前，模糊不明的世上，本來就不能細説。等到農、軒、炎、皞的時代，放勛、重華主宰天下，没有人不用大道來統治百姓，公胸懷駕馭天下，居住下來好像拿着腐朽的大繩，離開它好像解下沉重的負擔，一旦駕臨汾陽，就有深遠的志向，剛到箕嶺，就萌動讓王的心思。所以我知道尊奉天子、佩帶皇帝的玉印，不是用來顯示富貴稱頌尊嚴的，乘坐大車、竪立旗幟，是想使指歸的意向有地位。因此忘却自己而養育百姓，遵循萬物而統治天下。至於精華在體内耗盡，拿着畚乘着橇在外面辛勞，就持有返歸的運氣，衹結交有能力的人。四百年宣告終結，漢朝遜讓的原因，是美好的品德已經衰亡，這也是魏氏高興地推讓的原因。等到晉、宋時，也弘揚這些法典。我們的太祖《握河》接受天命，順應徵兆開啓運氣，二代重新發揚光大，三位聖賢繼承法則。後代君主喪失了德操，昏亂地廢棄法紀，毁壞擾亂了上天的綱紀，損傷絶斷了維係大地的繩子，因此山間流水滿盈平野草木枯萎，山中飛揚着鬼的哭聲，王朝已經危機，人和神都没有了主心骨。衹有王親近這些具有超凡道德才智的人，英明聖賢都在自己身上，端正冠冕來協調和平盛世，帶領軍隊來拯救處於極端困苦境地受折磨的人們，武事和太陽一齊運轉，禮儀法度和大鵬一齊飛行。本來秘密地顯示其存心，謳歌贊頌這

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疆之祚，豈不盛與。并命璽書，遣兼太保、中書監、兼尚書令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

些屬下；哪裏衹是槌鼓在大地上相應傳揚，慶雲聚集在天上罷了。至於白天看不够明亮，夜裏天空飛過枉矢大流星，除去舊制的徵兆一定會顯示出來，更換姓名的符信的確已經聚集。現在仰頭尊奉天象，俯身順從人們的願望，尊敬地禪讓帝位，把帝位授給你。國家社稷帝位完結，天賜的福禄永遠終窮。嗚乎，王適合在朝中執掌政權，遵照以前的法典，來符合上天的願望，虔誠地祭祀上帝并且統領百姓，到太祖廟接受大業，來傳播無邊的帝業，哪裏會不興盛。并且賜命詔書，派遣兼太保、中書監、兼尚書令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捧皇帝印璽。承受帝位的禮節，全部依照唐、虞舊時的典章制度。

帝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范雲等一百一十七人，并上表勸進，帝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武帝拒絶接受并陳述自己的意見，上表没有獲得通過。於是齊的衆官員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以及梁臺侍中范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一齊上表勸登帝位，帝謙讓不接受。這天，太史令蔣道秀陳述了天象符兆六十四條，事情全部都顯明，衆臣重新上表堅決請求，他纔聽從了大家。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甿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崇是長，肆厥奸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挂冠之情，用拯兆庶之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在南郊即位，設置祭壇燒起柴草祭告上天説：

皇帝臣蕭衍，用黑色的公畜，向皇皇后帝昭告。

齊氏因爲歷運將盡，閉塞到極點就轉向通達，敬順上天的顯應，來賜命給蕭衍。承擔這種管理天下的責任，是衹授給有才能的人，上天的意旨不在久常，帝王不在一個族類，唐終結虞接受，漢廢棄魏登升，等到晉、宋，法令制度都成爲過去，全部用君主的德操來駕馭天下，功臣們把百姓當成自己的孩子，所以能够庇佑百姓，廣有天下。齊末，君主昏亂凶狠，奸邪之輩非常狂戾，對他們的崇長，使這些奸惡邪僻殘暴昏亂肆行，使災禍在我們的邦國内播揚，使全國各地的統帥岳牧等官吏，額角叩地屈膝下拜，拯救都没有方法。蕭衍甩袖號召大家，帶領

切，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物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效祉，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并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衍自惟匪德，辭不獲遂，仰迫上玄之眷，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人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兹寡薄，臨馭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兹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軍隊馳騁萬里，激勵那些辭官隱居之人拯救百姓的殷切之心，趁着時機而來，主管掌理國家，救助萬物治理天下，實際祇有這些功勞。而且日與星呈現祥兆，河川山岳呈現福祉，取代舊王朝的徵兆已經顯示出來，削除運氣的時期已經到達，不同風俗的少數民族，歸順獻上誠懇之心，人神遠近，没有不和諧安定的。於是衆官員，全部致送這種誠敬，并且因爲皇天降下命令，難以抗拒。蕭衍自己没有德操，辭讓不能獲准，仰頭而望面臨着上天的寵愛，俯身想着衆百姓的心願，帝位不可長久地空缺，人神不可缺乏君主，就憑藉衆人的擁戴，接受這美好的福佑。因爲我才寡德薄，駕馭四方，回顧探求過去的志願，永遠敬慎恐懼。恭敬地選擇良辰，舉行這樣的大禮，升壇接受禪讓，祭告上帝，能够廣播福祉，來弘揚盛大的功業，將它傳給後代，永遠保佑我們有梁，饗祀聖明的神靈。

禮畢，有詔放觀。

禮儀結束，詔令開放讓人去觀看。

乃備法駕還建康宫，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人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責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盗，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以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帝后王氏爲巴陵王妃，齊代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效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劫賊餘口没在臺府者，悉皆蠲放。諸流徙之家，并聽還本。以兼尚書令王亮爲尚書令，兼尚書右僕射沈約爲尚書僕射。封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自郡王以

武帝就備好帝王的法駕返回建康宫，到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號，賜給人們爵位二級，文武官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己生存的，每人給五斛糧食；欠交的租錢、人口税、過去的債不要再收；那些違犯鄉裏的評論和對時政的議論、貪贓納賄荒淫偷盗的，全部清除，去掉以前的記載，給與他們除舊布新的機會。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部受納一郡，陳設天子的旌旗，乘坐五時副車，實行齊的帝王新頒的曆法，於郊外祭祀天地，禮樂制度，都按照齊的法典。把齊宣德皇后作爲齊文帝妃，齊帝的皇后王氏作爲巴陵王妃，齊代王侯封爵，全部都降職罷免，那些貢獻明顯工作辛勞的，另外有續發的命令。祇有宋汝陰王不在罷職的行列。强盜殘餘的人口關在御史府的，全部都釋放。那些流放遷徙的人家，全部都返回本土。把兼尚書令王亮任爲尚書令，兼尚書右僕射沈約任爲尚書僕射。封皇帝的弟弟中護軍蕭宏爲臨川王，南徐州刺史蕭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蕭偉爲建安王，右衛將軍蕭恢爲鄱陽王，荆州刺

下，列爵爲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户；王之庶子爲縣侯，五百户，謂之諸侯；功臣爵邑無定科。鳳凰集南蘭陵。

史蕭憺爲始興王。從郡王以下，列爵位劃定縣爲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食邑二千户；王的庶出兒子爲縣侯，食邑五百户，稱作諸侯；功臣的爵位食邑没有一定的規章。鳳凰集中在南蘭陵。

丁卯，詔凡後宫、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被幽逼者，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者，官給稟食。戊辰，遺巴陵王錢二百萬，絹布各千匹，綿二千斤。車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己巳，巴陵王殂于姑孰，追謚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

丁卯，皇帝詔令凡是後宫、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被幽禁逼迫的，全部釋放遣送。如果衰老不能自己生存的，官府發給糧食。戊辰，送給巴陵王二百萬錢，絹布各一千匹，絲綿二千斤。車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己巳，巴陵王在姑孰死去，追加謚號爲齊和帝，喪禮全部依照過去的制度。

庚午，詔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謡，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各依名騰奏，罔或遺隱。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永言叔季，偷薄成風，嬰愆入罪，厥塗匪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無因自反，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庚午，皇帝詔令分别派遣内侍，巡察四方，觀察政情聽取歌謡，查訪賢良舉薦被遺漏的人。那些有田野不開闢，訴訟案件没有條理，忘記公家曲從私情，致力於侵奪的，全部辦理傳達給皇帝。如果懷有才德而不爲國用，積聚奇才等待使者，蓄積聲名藏起本性，不求顯達的，各自依照名類傳奏，不能有所遺漏和隱瞞。皇帝又下詔説："以財物贖罪，聽説從古而來，繳納貨幣就可免罪，一直施行到中代。長言末世，不敦厚成爲風氣，沉淪獲罪，那些被污染的并不是一個。死去的人不能再活，受刑的人没有時機自己反省，從此就希望增加財富，用它來達到目的。可以依照周、漢的舊有法制，有罪之人繳納貨幣來贖罪，另外詳細地制定法令，按時上奏聽聞。"

辛未，以新除謝沐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新除相國軍諮祭酒謝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癸酉，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吕之術，抱屈、賈之嘆，其理有

辛未，把新授任的謝沐公蕭寶義任爲巴陵王，用此來尊奉齊。恢復南蘭陵武進縣，依據前代的規章。徵召新任命的相國軍諮祭酒謝朏任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廢除南徐州諸僑置郡縣，將僑寓户口編入所在郡縣。癸酉，皇帝詔令"在公車府謗木、肺石的旁邊各自設置一個匣子。如果做官的人不談論，平民百姓要有非議，就將指責書信投在謗木函中。如果跟從着我在江、漢，功勞可以書之於策，犀兕都很低劣，龍與蛇相差纔大；其次才能高超，擯棄壓抑處境不順利，懷有傅、吕的方

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

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詔以憲綱日弛，漸以爲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有司奏，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張氏爲獻皇后，陵曰建陵，郗氏爲德皇后，陵曰脩陵。

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六月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

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鶩鳥見樂游苑。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命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詔尚書郎依昔奏事。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林邑、干陁利國各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

十二月，大雪，深三尺。

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右僕射。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庚辰，以仇池公楊靈珍爲北梁州刺

術，存有屈、賈的感嘆，理論清楚明白，受困於包裹的匣子中的；施大政的官員侵奪小官員，巨富權貴之家欺淩貧賤之人，百姓處境已經困難，帝王離的太遠没有被告知，如果想自己申述的，全部可以投在肺石函裏”。甲戌，皇帝詔令斷絶遠近向上慶賀的禮儀。

閏月丁酉，把行宕昌王梁彌邕任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下詔因法令制度一天天地鬆弛，逐漸地變成習俗，命令宰輔重臣把傳聞上奏給天子，依照元熙的舊有制度。官吏上奏，追尊皇先父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先母張氏爲獻皇后，陵墓叫建陵，郗氏爲德皇后，陵墓叫脩陵。

五月乙亥夜裏，盜賊進入南北掖，燒了神武門、總章觀，殺害了衛尉卿張弘策。六月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帶領軍隊反叛。皇帝任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領軍隊討伐他。

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武都王。這月陳伯之奔逃到魏，江州被平定。以前的益州刺史劉季連據守成都反叛。

秋季七月丁巳初一，有日食。

八月戊戌，設置建康三官。癸卯，鶩鳥出現在樂游苑。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皇帝命令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預制定法律條令。詔令尚書郎依舊上奏皇帝議論事情。交州獻上能唱歌的鸚鵡，詔令不接納。林邑、干陁利國各自派遣使者上朝進貢。

冬季十一月己未，建立小廟。甲子，立皇子蕭統爲皇太子，賜給全國爲人之子者爵一級。

十二月，下大雪，深達三尺。

這一年大旱，一斗米值五千錢，有許多人都餓死了。

二年春正月乙卯，尚書僕射沈約任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任右僕射。辛酉，在南郊祭天，降低死罪以下囚犯的罪行。庚辰，把仇池公楊靈珍任爲北梁州刺史，封仇池王。

史，封仇池王。

夏四月癸卯，尚書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夏季四月癸卯，尚書删定郎蔡法度獻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五月，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剋成都，曲赦益州。

五月，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攻下成都，曲赦益州。

六月丁亥，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是夏，多癘疫。

六月丁亥，把新任命的左光祿大夫謝朏任爲司徒、尚書令。甲午，把中書監王瑩任爲尚書右僕射。這年夏天，多瘟疫。

秋七月，扶南、龜兹、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

秋季七月，扶南、龜兹、中天竺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十月，皇子綱生，降都下死罪以下囚。

冬季十月，皇子蕭綱出生，降低京都死罪以下囚犯的罪行。

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

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天色昏暗。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右僕射。

三年春正月癸丑，把尚書右僕射王瑩任爲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任爲右僕射。

二月，魏剋梁州。

二月，魏攻下梁州。

三月，隕霜殺草。

三月，降霜使草衰敗。

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

夏季五月丁巳，扶南王憍陳如闍耶跋摩任安南將軍。

六月丙子，詔分遣使巡察州部，視人冤酷。癸未，大赦。

六月丙子，詔令分别派遣使臣巡察州部，考察屈打成招的冤案。癸未，大赦。

秋七月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

秋季七月甲子，立皇子蕭綜爲豫章王。

八月，魏剋司州。

八月，魏攻下司州。

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朝貢。

九月壬子，河南王的嫡長子伏連籌任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北天竺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十一月甲子，詔除贖罪科。

冬季十一月甲子，詔令免除贖罪條令。

是歲，魏正始元年。

這年，是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有司奏：吴令唐傭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丙午，省《鳳凰銜書伎》。戊申，詔"往代多命宫人帷宫觀禋郊

四年春正月癸卯，皇帝下詔"從現在起九品常選，年齡未滿三十，不通曉一經，不能做官；如果才能與甘、顏相同，不限制年齡等次"。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有關衙署上奏：吴令唐傭鑄造盤龍火爐、翔鳳硯蓋。皇帝詔令禁止終身做官。丙午，省視《鳳凰銜書伎》。戊申，詔令"前代多次命令宫人帷宫到郊外觀看祭祀的禮節，

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今停止”。辛亥，祀南郊，大赦。

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曌討平之，曲赦交州。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冬十月，使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侵魏。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起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甲申，立皇子綱爲晋安王。

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甲寅，初立詔獄。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爲南獄，廷尉爲北獄。

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朝貢。

八月辛酉，作東宫。

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

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魏人乘勝攻鍾離。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

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師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己酉，

這不是用來敬奉蒼天，從今停止”。辛亥，在南郊祭天，大赦。

二月，開始設置胄子律博士。壬午，派遣衛尉卿楊公則率領宿衛兵阻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守州反叛，長史李曌討伐平定了他，特赦交州。這個月在秣陵建興里建立建興苑。

夏季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任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六月庚戌，建立孔子廟。

冬季十月，派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都督向北討伐的諸軍侵犯魏。因爲起兵耗費資財，王公以下各自上交國租和田穀來幫助軍用物資。

這年莊稼大豐收，一斛米值三十錢。

五年春正月丁卯初一，詔令“凡諸郡國舊族邦内没有在朝位的，選官搜求，使在郡内有一人”。乙亥，起用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甲申，立皇子蕭綱爲晋安王。

三月丙寅初一，有日食。

夏季四月甲寅，初步訂立詔令訴訟案件。詔令建康縣設置三官，和廷尉三官分别執掌訴訟案件，稱建康爲南獄，廷尉爲北獄。

五月，設置集雅館來招集遠方的學者。

秋季七月乙丑，鄧至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八月辛酉，興建東宫。

九月，臨川王蕭宏的軍隊到達洛口，大敗，死亡的人數以萬計，蕭宏單獨騎馬返回。

冬季十一月甲子，京都地震，生出白色霉菌。乙丑，因爲軍隊出兵很久，大赦。魏人乘着勝利攻打鍾離。

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死去。

六年春三月庚申，降霜使草衰枯。這個月，有三頭象進入建鄴。

夏季四月壬辰，設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在邵陽洲攻破魏軍，斬殺俘獲的人數以萬計。己酉，江州刺史王

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光禄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

五月己巳，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

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

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

冬閏十月乙丑，以開府臨川王宏爲司徒，以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以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爲兼尚書右僕射。甲申，以左光禄大夫夏侯詳爲左僕射。

十二月丙辰，左僕射夏侯詳卒。

七年春正月戊子，以元樹爲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戊戌，詔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二月乙卯，新作國門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以法日數；凡二十四班，以法氣序；不登十品，别有八班，以象八風；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合一百九號。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四月乙卯，以皇太子納妃故，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

五月，都下大水。戊子，詔蘭陵縣建脩二陵周回五里内居人賜復終身。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及置朱衣直閤將軍官。

六月辛酉，改陵監爲令。

秋八月丁巳，皇子繹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

茂任尚書右僕射。丁巳，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任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右光禄大夫沈約任尚書左僕射。

五月己巳，設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

秋季八月戊子，大赦。戊戌，京都發大水。

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

冬季閏十月乙丑，開府臨川王蕭宏任司徒，兼任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擔任尚書令，兼任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任兼尚書右僕射。甲申，左光禄大夫夏侯詳任左僕射。

十二月丙辰，左僕射夏侯詳卒。

七年春正月戊子，元樹任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戊戌，詔令在端門、大司馬門外修建神龍、仁獸闕。

二月乙卯，在越城的南面新修國門。乙丑，增設鎮衛將軍以下爲十品，來效法過去的法則；共二十四個位次，來效法節氣的次序；不入十品，另外有八班，來依順八方之風；又設置施行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共一百零九個稱號。庚午，詔令在州郡縣設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門掌管搜求推薦。乙亥，把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任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季四月乙卯，因爲皇太子娶妃的緣故，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頒發賞賜朝臣和近侍各有等級。

五月，京城發大水。戊子，詔令蘭陵縣建脩兩座帝王陵墓周圍五里内居住的人們終身免除賦稅徭役。己亥，詔令又設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加太府、太舟，沿襲以前設置的十二卿，以及設置朱衣直閤將軍官職。

六月辛酉，改陵監爲令。

秋季八月丁巳，皇子蕭繹出生，赦免死刑以下没有定案判決的囚犯。

九月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王。

九月壬辰，設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蕭績爲南康王。

冬十月丙寅，以吴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丙子，詔大舉北侵。丁丑，魏縣瓠鎮主白早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内屬。

冬季十月丙寅，吴興太守張稷任尚書左僕射。丙子，詔令舉兵向北侵伐。丁丑，魏縣瓠鎮主白早生、豫州刺史胡遜率城歸附。

是歲，魏永平元年。

這年，是魏永平元年。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以宿預城内屬。

八年春正月辛巳，在南郊祭祀，大赦。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率宿預城歸附。

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夏季四月戊申，司徒臨川王蕭宏任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

秋季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死去。

冬十一月壬寅，立皇子續爲廬陵王。

冬季十一月壬寅，立皇子蕭續爲廬陵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左光禄大夫王瑩爲尚書令。庚寅，新作緣淮塘。

九年春正月乙亥，左光禄大夫王瑩任尚書令。庚寅，沿着淮河新造堤岸。

三月己丑，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賜祭酒以下各有差。乙未，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入學。

三月己丑，帝王駕臨國子學，親自講習，賞賜祭酒以下官員各有等級。乙未，詔令皇太子和王侯之子，年齡到能跟老師學習的，都進入學校讀書。

夏四月丁巳，選尚書五都令史，革用士流。

夏季四月丁巳，選拔尚書五都令史，革除使用出身士族的人。

六月癸丑，盗殺宣城太守朱僧勇。

六月癸丑，强盗殺害了宣城太守朱僧勇。

閏六月己丑，宣城盗轉寇吴興，太守蔡撙討平之。

閏六月己丑，宣城的盗賊轉入侵犯吴興，太守蔡撙討伐平定了他。

冬十二月癸未，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冬季十二月癸未，皇帝駕臨國子學，檢驗國子學生員，賞賜訓教的官員各有等級。

是歲，于闐、林邑國并遣使朝貢。

這年，于闐、林邑國一齊派遣使者上朝進貢。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戊申，荆州言騶虞見。

十年春正月辛丑，在南郊祭祀，大赦。戊申，荆州告知騶虞出現。

三月，盗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盧昶。

三月，强盗殺害了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把朐山劃定給了魏徐州刺史盧昶。

夏六月，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

夏季六月，國子祭酒張充任尚書左僕射。

冬十二月，山車見臨城縣。振遠

冬季十二月，山車出現在臨城縣。振遠將軍

將軍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復朐山城。

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朝貢，婆利國貢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

三月丁巳，爲旱故，曲赦揚、徐二州。庚申，高麗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百濟、扶南、林邑等國各遣使朝貢。

秋九月，宕昌國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爲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

是歲，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

二月辛酉，兼尚書右僕射袁昂即正。丙寅，詔“明下遠近，若委骸不葬，或篨衣莫改，量給棺具收斂”。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以從閏數。

閏三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

夏四月，都下大水。

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

秋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以司空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馬仙琕大敗魏軍，斬殺敵人十多萬，收復朐山城。

這一年，開始修建宮城門三重樓并且開通二道。宕昌國派遣使者上朝進貢，婆利國進貢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令“從今流配謫放的人家，牽連犯罪應該作人質，如果年紀有老的和小的，可以停止遣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蕭偉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進位太尉，把驃騎將軍王茂任爲司空。

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結成繭。

三月丁巳，因爲乾旱的緣故，特赦揚、徐二州。庚申，高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夏季四月，百濟、扶南、林邑等國各自派遣使者上朝進貢。

秋季九月，宕昌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季十一月乙未，吳郡太守袁昂任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任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死去。

這年，是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在南郊祭祀，赦免死刑以下的罪犯。

二月辛酉，兼尚書右僕射袁昂就任正職。丙寅，詔令“公開傳布遠近的人們，如果丟棄尸骸不埋葬，或者粗竹席衣服都没有改换，酌量發給棺材殮葬”。辛巳，新建太極殿，改爲十三間，來依從閏的規律。

閏三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去世。

夏季四月，京都發大水。

六月癸巳，新建太廟，增加地基九尺。

秋季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位司空，司空王茂任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

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居卑濕，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冬季十月丁亥，詔令說："墓前祭臺地勢低下潮濕，可以測斷靠近矮墻建造，來盡誠敬之心。"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丁亥，耕藉田，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初一，西南地區發生地震，天好像裂開一樣。丁亥，耕種藉田，大赦，賜予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種的人們爵位一級。

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夏季六月，京都訛傳有棖棖，取人的肝肺和血，來喂天狗吃。百姓非常恐懼，二十天後纔停止。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

秋季七月乙亥，立皇子蕭綸爲邵陵王、蕭繹爲湘東王、蕭紀爲武陵王。

是歲，林邑、扶南、于闐國各遣使朝貢。作浮山堰。

這年，林邑、扶南、于闐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修建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辛亥，祀南郊，詔班下遠近，博采英異。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除其條。丙辰，汝陰王劉胤薨。丁巳，魏宣武皇帝崩。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初一，皇太子成年，行加冠禮，大赦，賜予爲父後的人爵位一級，王公以下頒賜各有等級。停止遠近向上慶賀的禮儀。辛亥，在南郊祭祀，詔令頒布遠近的人們，廣泛地收納德才非凡的人。又以前有把墨刑用來代替極刑的，除去這個法令。丙辰，汝陰王劉胤死去。丁巳，魏宣武皇帝崩。

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

夏季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死去。

冬十月，浮山堰壞。

冬季十月，浮山堰毁壞。

是歲，蠕蠕、狼牙脩國各遣使來朝貢。

這年，蠕蠕、狼牙脩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初一，有日食，日全食。

夏四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夏季四月，高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右僕射。

六月庚子，尚書令王瑩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任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任右僕射。

秋八月，蠕蠕、河南國各遣使朝貢。

秋季八月，蠕蠕、河南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大赦。

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死去。壬辰，大赦。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反者阮宗孝，傳首建鄴。曲赦交州。

冬季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殺反叛的阮宗孝，把他的頭傳遞到建鄴。特赦交州。

是歲，魏明皇帝熙平元年。

這年，是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及優蠲産子之家，恤理冤獄，并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在南郊祭祀。詔令特别貧困的人家今年不徵收糧食、絹帛，不攤派勞役，没有田産的，居住地區應該酌量分配發給；以及從寬免除生孩子的人家，慎重整理冤屈案件，并且賑濟孤老鰥寡不能自己生存的人。

二月辛亥，耕藉田。甲寅，赦罪人。

二月辛亥，耕種藉田。甲寅，赦免有罪之人。

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爲藥；公家織官紋錦飾，并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翦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麵，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

三月丙子，命令太醫不能用活物做藥；朝廷織官紋和色彩鮮艷華美的裝飾，并且禁絶仙人鳥獸的形狀，把它們作爲内衣，裁剪會背離仁恕之道。在這時祈求禱告天地宗廟，把戒殺生的道理，想加給衆生。郊區廟中的牲牷，都用麵代替，山川的各種祭祀不可代换。當時因宗廟祭祀不用牲畜，則不再殺牲取血，雖諸公卿對此多有異議，進廷内外喧囂不止，最終也未依從。

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冬季十月，宗廟進獻美味的食品，開始食用蔬菜水果。

是歲，河南、扶南、婆利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年，河南、扶南、婆利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蕭秀死去。甲辰，大赦。

三月丙寅，改封建安郡王偉爲南平王。

三月丙寅，改封建安郡王蕭偉爲南平王。

夏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

夏季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蕭宏兼任司徒。

秋八月壬寅，詔“兵騶奴婢，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爲編户”。

秋季八月壬寅，詔令“騎馬的侍從奴僕，男子年齡六十六，女子年齡六十，脱免爲編入户籍的普通人家”。

閏八月，干陁利國遣使朝貢。

閏八月，干陁利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十月乙亥，以行司徒臨川王宏即正。

冬季十月乙亥，兼代司徒的臨川王蕭宏就任正職。

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辛亥，把南平王蕭偉任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是歲，魏神龜元年。

這年，是魏神龜元年。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以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袁昂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領軍將軍鄱陽王蕭恢任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把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任爲中撫將軍，均開府儀同三司。把尚書左僕射袁昂任爲尚書令，把右僕射王暕任爲左僕射，把

爲尚書令，以右僕射王暕爲左僕射，以太子詹事徐勉爲右僕射。辛卯，祀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太子詹事徐勉任爲右僕射。辛卯，在南郊祭祀，孝順父母尊敬兄長致力耕田的人賜予爵位一級。

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碍殿受佛戒，赦罪人。

夏季四月丁巳，武帝在無碍殿接受佛教的戒律，赦免有罪之人。

秋七月，于闐、扶南國各遣使朝貢。

秋季七月，于闐、扶南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南史卷七

本紀第七

梁本紀(中)

武帝蕭衍(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以金紫光禄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等國并遣使朝貢。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初一，大赦，改年號。丙子，有日食。己卯，任司徒臨川王蕭宏爲太尉、揚州刺史，任金紫光禄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等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二月癸丑，以高麗王嗣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二月癸丑，任高麗王的嫡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

三月，滑國遣使朝貢。

三月，滑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夏四月，河南國遣使朝貢。

夏季四月，河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秋七月己卯，江、淮、海并溢。

秋季七月己卯，長江、淮河、大海一齊泛濫。

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九月乙亥，有星在早晨出現於東方，光亮鮮明如火。

是歲，魏正光元年。

這年，是魏正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以恤孤幼。戊子，大赦。

二年春正月辛巳，在南郊祭天，詔令設置孤獨園來撫恤孤兒幼子。戊子，大赦。

二月辛丑，祀明堂。

三月辛丑，在墓前祭臺祭祀。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

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具兹千畝。"於是徙藉田於東郊外十五里。

夏季四月乙卯，改建南北郊。丙辰，詔令説："辨次耕作的先後而春耕，義不在南，前代沿襲而來，違背了禮制。大約在東方，具備千畝土地。"於是把藉田遷到東郊外十五里的地方。

五月己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宫屋三千間。

五月己卯，琬琰殿起火，蔓延燒毀了後宫三千間房屋。

閏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

閏五月丁巳，詔令從今可以停止慶賀祥瑞。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率州歸附魏。

歸魏。

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侵魏。甲寅，魏荆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貢。

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吴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庚戌，都下地震。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

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

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秋八月甲子，婆利、白題國各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始興王憺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辛亥，祀明堂。

二月乙亥，耕藉田，孝弟力田賜爵一級，豫耕之司，尅日勞酒。

冬十月庚午，以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

十二月戊午，用給事中王子雲議，始鑄鐵錢。狼牙脩國遣使朝貢。

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鬥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侵魏。

六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

秋季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率衆軍侵犯魏。甲寅，魏荆州刺史桓叔興率領軍隊投降。

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冬季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十二月戊辰，任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任吴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庚戌，京都發生地震。

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屏薨。

夏季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

五月壬辰初一，有日食，是日全食。癸巳，大赦。詔令公卿百官各自奉上密封的奏章，連帶郡國舉薦有德性才能、行爲品性正直無邪、直言敢諫之士。

秋季八月甲子，婆利、白題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季十一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始興王蕭憺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在南郊祭天，大赦。辛亥，在墓前祭臺祭祀。

二月乙亥，耕種藉田，孝順長輩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賜予爵位一級，參與的官員，限定日期設宴慰勞。

冬季十月庚午，任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依據原來的官號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癸未初一，有日食。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去世。

十二月戊午，采用給事中王子雲的主張，開始鑄造鐵錢。狼牙脩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五年夏六月乙酉，龍在曲阿王陂相鬥，接着向西行至建陵城，經過的地方樹木都倒下折斷，使地裂開數十丈。庚子，任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領士兵侵伐魏。

六年春正月辛亥，在南郊祭祀，大赦。庚

赦。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來降。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甲戌，以元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王。

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爲宋王。

三月丙午，賜新附人長復除，註誤罪失，一無所問。

夏五月己酉，修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侵魏。

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魏，魏復據彭城。

秋七月壬戌，大赦。

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

是歲，魏孝昌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死罪以下。

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詔在位群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

秋九月己酉，荆州刺史鄱陽王恢薨。

冬十一月庚辰，丁貴嬪薨，大赦。

是歲，河南、高麗、林邑、滑國并遣使朝貢。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右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詔百官奉禄，自今可長給見錢。辛未，祀南郊。詔流亡者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孝弟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剋。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

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

申，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率領彭城來投降。從去年以來，北侵衆軍隊，所到之地都獲得勝利。甲戌，任元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王。

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爲宋王。

三月丙午，賜予新近歸附之人的首領又免除舊職授予新職，因牽連而受的處分罪過，全部不查問。

夏季五月己酉，修建宿預堰，又在濟陰修建曹公堰。壬子，派遣中護軍夏侯亶統率壽陽的各路軍隊侵伐魏。

六月庚辰，豫章王蕭綜奔逃到魏，魏又占據彭城。

秋季七月壬戌，大赦。

冬季十二月壬辰，京都地震。

這年，是魏孝昌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初一，赦免死罪以下的囚犯。

夏季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蕭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禄。詔令在位的百官，各自舉薦所知的官員，凡是清廉的官吏，都命令推薦上報皇帝。

秋季九月己酉，荆州刺史鄱陽王蕭恢薨。

冬季十一月庚辰，丁貴嬪薨，大赦。

這年，河南、高麗、林邑、滑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任尚書右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詔令百官的俸禄，從今可以長久給予現錢。辛未，在南郊祭祀。詔令流亡的人聽任其治理住宅，減免徭役五年，特别貧困的家庭不收取今年的三户税，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賜予爵位一級。當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兵三關，所到的地方都被攻下。當初，帝創立同泰寺，到這時開設大通門來與同泰寺的南門相對，取反語來與同泰相協合。從此早晨晚上講説經義，多從此門經過。

三月辛未，皇帝駕臨寺廟爲宣揚佛法而自作

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

苦行。甲戌返回宫殿，大赦，改年號大通，來與寺和門的名字相符合。

夏五月丙寅，成景儁剋魏臨潼、竹邑。

夏季五月丙寅，成景儁攻下魏臨潼、竹邑。

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内屬。甲寅，曲赦東豫州。

冬季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率渦陽歸附朝廷。甲寅，特赦東豫州。

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藻爲都督侵魏，鎮于渦陽。

十一月丁卯，任中護軍蕭藻爲都督侵犯魏，鎮守在渦陽。

是歲，林邑、師子、高麗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年，林邑、師子、高麗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二年春正月乙酉，蠕蠕國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酉，蠕蠕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二月，築寒山堰。癸丑，魏孝明皇帝崩。

二月，修築寒山堰。癸丑，魏孝明皇帝崩。

夏四月戊戌，魏尒朱榮推奉孝莊帝。庚子，榮殺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降，封願達爲樂平王。是時魏大亂，其北海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悦并來奔。北青州刺史元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

夏季四月戊戌，魏尒朱榮推戴尊奉孝莊帝。庚子，尒朱榮殺害了幼主和太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在義陽投降，封願達爲樂平王。這時魏大亂，它的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悦一齊來投奔。北青州刺史元儁、南荆州刺史李志都在屬地投降。

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降。

冬季十月丁亥，用魏北海王元顥主管魏，派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保衛護送返回北方。魏豫州刺史鄧獻在本地投降。

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爲建義，又改曰永安。

這年，是魏武泰元年，不久改爲建義，又改叫永安。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巳，祀明堂。

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在南郊祭天，大赦，賜予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人爵位一級。辛巳，在墓前祭臺祭祀。

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禽魏濟陰王暉業。

夏季四月癸巳，陳慶之攻下魏梁城，進入屠殺考城的人們，擒獲了魏濟陰王暉業。

五月癸酉，進剋虎牢，魏孝莊帝出居河北。乙亥，元顥入京師，僭號建武。

五月癸酉，進兵攻下虎牢，魏孝莊帝出城居住在黄河的北面。乙亥，元顥進入京都，超越本分自封帝王的封號爲建武。

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爲禱。

六月壬午，因爲永興公主病重的原故，大赦，這是公主的願望。這個月，都城疾疫很厲害，帝在重雲殿爲百姓設置救苦齋，以身祭神祝告祈福。

閏月，護軍將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將尒朱榮攻殺元顥，京師反正。

閏六月，護軍將軍南康王蕭績薨。己卯，魏將尒朱榮攻打殺害了元顥，京都帝王復位。

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捨，以便省爲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并稱頓首。

秋季九月辛巳，朱雀航的華表失火燃燒成災。癸巳，皇帝駕臨同泰寺，設立四部無遮大會。皇上脱下御服，披上法衣，净行息心，大奉布施，把便省爲房屋，使用不加油漆的白木床和不加裝飾的瓦器，乘坐小車，個人擔任勞役。甲午，登上講堂的正座，爲四部大衆宣講《涅槃經》。癸卯，百官用一億萬錢贖還皇帝菩薩大捨，僧人都默默地答應了。乙巳，衆官員到寺東門上表，請求皇帝回到帝位，三次請求纔答應。帝三次回答上書，文章前後都稱頓首。

冬十月己酉，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宫，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冬季十月己酉，又設立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多人。大會結束，帝乘金輅回宫，臨幸到太極殿，大赦，改年號紀年。

十一月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

十一月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獻城投降。

是歲，盤盤、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這年，盤盤國、蠕蠕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申，大雨雹。

二年夏季四月癸丑，皇帝駕臨同泰寺，設立平等會。庚申，有大雨冰雹。

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悦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司州牧，隨悦北侵。是月，林邑、扶南國遣使朝貢。

六月丁巳，派遣魏汝南王元悦返回北方主管魏。庚申，任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司州牧，跟隨元悦向北侵伐。這個月，林邑、扶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秋八月庚戌，幸德陽堂，祖魏主元悦。山賊寇會稽郡縣。

秋季八月庚戌，皇帝駕臨德陽堂，祭祀魏主元悦。山賊侵犯會稽郡縣。

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制軍隊討伐山賊。

是歲，魏莊帝殺其權臣尒朱榮，其黨奉魏長廣王曄爲主而殺孝莊帝，年號建明。

這年，魏莊帝殺死了他的有權勢之臣尒朱榮，他的朋黨敬奉魏長廣王元曄爲主而殺害了孝莊帝，年號建明。

三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辛巳，在南郊祭天，大赦。丙申，任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

二月辛丑，祀明堂。

二月辛丑，在墓前祭臺祭祀。

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

夏季四月乙巳，皇太子蕭統薨。

六月癸丑，立昭明太子子華容公

六月癸丑，立昭明太子的兒子華容公蕭歡

歡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爲河東郡王，曲江公詧爲岳陽郡王。是月，丹丹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賜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并爵一級。庚寅，詔宗戚有服屬者，并賜湯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狼牙脩國遣使朝貢。是秋，吴興生野稻，飢者賴焉。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爲四部衆説《涅槃經》，迄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説《般若經》，迄于十二月辛丑。

是歲，魏尒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别奉勃海太守朗爲主，改普泰元年爲中興。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爲大司馬，以司空宋王元法僧爲太尉、尚書令，以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爲司空。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位列諸王上。癸未，魏南兖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

二月壬寅，以太尉元法僧還北主魏，以侍中元景隆爲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仲爲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隨法僧北侵。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

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

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蕭譽爲河東郡王，曲江公蕭詧爲岳陽郡王。這個月，丹丹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秋季七月乙亥，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大赦。賞賜同姓王的繼承者，以及出仕隱退忠誠孝敬、文武清廉勤懇的官員，都給爵位一級。庚寅，詔令同宗同族五服内的親族，都賜予湯沐食邑，鄉亭侯各隨遠近來定賞賜的等級。壬辰，任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狼牙脩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這年秋天，吴興生長野稻，飢餓的人依靠它謀生。

冬季十月己酉，皇上駕臨同泰寺，升法座，給四部衆講《涅槃經》，直到乙卯。以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放，到這時招集引誘逃亡之人，想侵略廣州，所在地的人們討伐平定了他。

十一月乙未，皇帝駕臨同泰寺，升法座，給四部衆講《般若經》，直到十二月辛丑。

這年，魏尒朱兆又廢掉他的君主元曄而尊奉節閔皇帝，把建明二年改爲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高歡從信都舉兵，另外奉勃海太守元朗爲君主，把普泰元年改爲中興。

四年春正月丙寅，任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蕭偉爲大司馬，任司空宋王元法僧爲太尉、尚書令，任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爲司空。立臨川靖惠王蕭宏的兒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官位列在諸王之上。癸未，魏南兖州刺史劉世明獻城投降。

二月壬寅，命太尉元法僧回到北面管理魏，任侍中元景隆爲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仲爲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跟隨法僧向北侵伐。庚戌，新任揚州刺史邵陵王蕭綸有罪，免職降爲庶人。

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請求設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門陳

十人，專通帝所釋《孝經》義。

夏四月，盤盤國遣使朝貢。

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九月乙巳，加司空袁昂尚書令。

冬十一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丙子，魏彭城王尒朱仲遠來奔，以爲定洛將軍，封河南王，北侵。隨所剋土，使自封建。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爲郢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

是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尒朱氏，廢節閔皇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脩，是爲孝武皇帝。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尋又改爲永熙元年。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黄白雜色，食頃乃滅。戊申，都下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祀明堂。

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坐，發《金字般若經》題，訖于己丑。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

夏五月戊子，都下大水，御道通船。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東徐州刺史崔庠，以下邳降。

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

是歲，河南、波斯、盤盤等國并遣使朝貢。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藉田，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

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正封河南王。

述皇帝闡釋的《孝經》之義。

夏季四月，盤盤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秋季七月甲辰，星辰像雨一樣降落。

九月乙巳，加司空袁昂尚書令。

冬季十一月，高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十二月丙子，魏彭城王尒朱仲遠來投奔，任他爲定洛將軍，封河南王，向北侵伐。依據攻占的國土，使他自己封邦建國。庚辰，任太尉元法僧爲郢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

這年，魏相勃海王高歡平定尒朱氏，廢黜節閔皇帝和自己尊奉的勃海故王元朗，而尊奉平陽王元脩，這就是孝武皇帝。把中興二年改爲太昌，不久又改爲永熙元年。

五年春正月辛卯，在南郊祭天，大赦。賜給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爵位一級。在這以前一天的三更夜裏，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巡行，忽然聞到香氣三次隨風而至。等到又做事，奏樂迎神完畢，有神光充滿在壇上，朱紫黄白間雜顔色，一會兒就消失了。戊申，京都地震。己酉，長星出現。辛亥，在明堂祭祀。

二月癸未，皇帝到達同泰寺，設立四部大會，升法座，闡發《金字般若經》，直到己丑。

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薨。

夏季五月戊子，京都發大水，供帝王車駕通行的道路可以通船。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死了東徐州刺史崔庠，在下邳投降。

冬季十月庚申，任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爲左僕射，任吏部尚書謝舉爲右僕射。

這年，河南、波斯、盤盤等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種藉田，大赦。賜給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爵位一級。

三月己亥，任兼任的河南王可沓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正封河南王。甲辰，百濟國派遣使

甲辰，百濟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

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封魏王，率衆北侵。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

是歲，魏孝武帝迫于其相高歡，出居關中。歡又別奉清河王世子善見爲主，是爲孝静帝。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丞相宇文泰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二月辛巳，祀明堂。丁亥，耕藉田。辛丑，高麗、丹丹國并遣使朝貢。

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辛未，滑國遣使朝貢。

夏四月庚子，波斯國遣使朝貢。五月壬戌，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

秋七月辛卯，扶南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雨黄塵如雪。

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復梁州。

是歲，西魏文皇帝大統元年。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藉田。

三月庚申，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在位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夏四月乙未，以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

五月癸卯，以魏梁州刺史元羅爲青、冀二州刺史，封東郡王。

六月丁亥，詔南郊明堂陵廟等令，改視散騎侍郎。

秋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

臣上朝進貢。

夏季四月丁卯，火星在南斗。

秋季七月甲辰，林邑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季十月丁卯，任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封魏王，率領軍隊向北侵伐。

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二聲雷響。

這年，魏孝武帝被他的丞相高歡逼迫，出城居住在關中。高歡又另外尊奉清河王的嫡長子善見爲君主，這就是孝静帝。把永熙三年改爲天平元年。魏從此開始分裂爲兩部分。孝武到達關中後，又同丞相宇文泰不和，没有多久，遭到毒殺而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初一，大赦，改年號紀年。

二月辛巳，在明堂祭祀。丁亥，耕種藉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三月丙寅，皇帝到達同泰寺，設立無遮大會。辛未，滑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夏季四月庚子，波斯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五月壬戌，皇帝到達同泰寺，鑄造十方銀像，并且設立無礙會。

秋季七月辛卯，扶南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冬季十月，黄色的灰塵像雪一樣降落。

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打漢中，魏梁州刺史元羅投降。癸亥，恢復梁州。

這年，是西魏文皇帝大統元年。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種藉田。

三月庚申，詔令徵求正直的言論，并且命令在位的文武官員舉薦士人。戊寅，皇帝駕臨同泰寺，設立平等法會。

夏季四月乙未，任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

五月癸卯，任魏梁州刺史元羅爲青、冀二州刺史，封東郡王。

六月丁亥，詔令南郊明堂陵廟等令，改爲散騎侍郎。

秋季九月辛亥，皇帝駕臨同泰寺，設立四部

無碍法會。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侵。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大會。

十一月，雨黄塵如雪，攬之盈掬。己亥，詔北侵衆軍班師。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

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和。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雨灰，黄色。

二月丁亥，耕藉田。癸巳，以護軍將軍蕭藻爲尚書左僕射。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謍爲武昌郡王，譽爲義陽郡王。

夏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碍法會。

六月，青州朐山隕霜。

秋七月，青州雪，害苗稼。癸卯，東魏人來聘。己酉，義陽王譽薨。

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碍法喜食，大赦。

九月，使兼散騎常侍張皋聘于東魏。

閏九月甲子，侍中、太尉元法僧薨。

冬十月丙辰，都下地震。

是歲饑。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藉田。

三月，河南、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夏五月甲戌，東魏人來聘。

六月辛丑，日有蝕之。

秋七月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象牙如來真形，大赦。戊辰，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聘于東魏。

八月甲辰，詔南兗等十二州，既

無礙法會。

冬季十月乙亥，詔令大舉向北侵伐。壬午，皇帝駕臨同泰寺，設立無礙大會。

十一月，黄色的塵土像雪一樣降落，攬接它就可得到滿滿一捧。己亥，詔令北侵衆軍士勝利歸來。辛亥，京都地震，生出白色霉菌，長達二尺。

十二月壬申，和東魏講和。

三年春正月辛丑，在南郊祭天，大赦。賜給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的爵位一級。這天夜間，朱雀門發生火災。壬寅，降落灰塵，黄顔色。

二月丁亥，耕種藉田。癸巳，任護軍將軍蕭藻爲尚書左僕射。

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的兒子蕭謍爲武昌郡王，蕭譽爲義陽郡王。

夏季五月癸未，皇帝到達同泰寺，鑄造十方金銅像，設立無礙法會。

六月，青州朐山降霜。

秋季七月，青州下雪，傷害了禾苗。癸卯，東魏人來訪問。己酉，義陽王蕭譽薨。

八月辛卯，皇帝駕臨阿育王寺，開設無礙法喜食，大赦。

九月，派遣兼散騎常侍張皋訪問東魏。

閏九月甲子，侍中、太尉元法僧薨。

冬十月丙辰，京都地震。

這年五穀不熟。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種藉田。

三月，河南、蠕蠕國一齊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夏季五月甲戌，東魏人來訪問。

六月辛丑，有日食。

秋季七月癸亥，詔令因爲東冶的囚徒李胤之迎來象牙如來的真形，所以大赦。戊辰，派遣兼散騎常侍劉孝儀到東魏訪問。

八月甲辰，詔令南兗等十二州，經歷了荒災

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

九月，閲武于樂游苑。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廬陵王續爲驃騎將軍，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藻爲中衛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僕射。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并宜御輦，不復乘路。二郊請用素輦，藉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郊祀宗廟乘佩輦。辛未，祀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

秋八月乙酉，扶南國獻生犀。

冬十一月乙亥，東魏人來聘。

十二月，使兼散騎常侍柳豹聘于東魏。

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飴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仗，數月乃止。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

二月己亥，耕藉田。

夏四月癸未，詔晋、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

五月己卯，河南王遣使朝，獻馬及方物，求釋迦像并經論十四條。敕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秋七月丁亥，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

八月戊午，大赦。辛未，盤盤國遣使朝貢。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冬十一月己卯，曲赦都下。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

後，特赦免除欠下的租税和過去的債，不收今年的三户税。

九月，在樂游苑講習武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任護軍將軍廬陵王蕭續爲驃騎將軍，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藻爲中衛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官號任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僕射。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上奏説："現在南北二郊以及藉田的往返，都適合皇帝乘車，不用再乘坐路車。二郊請使用素輦，藉田的往返乘坐常輦，都用侍中陪乘。停用大將軍和太僕。"詔令交付尚書博議施行。把素輦的名字改爲大同輦。去二郊祭祀宗廟乘坐佩輦。辛未，在南郊祭祀，詔令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致力耕田以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的，各賜給爵位一級。

秋季八月乙酉，扶南國進獻活的犀牛。

冬季十一月乙亥，東魏人來訪問。

十二月，派遣兼散騎常侍柳豹到東魏訪問。

這年，京都謡傳天子取人的肝來喂天狗吃，老少都很警覺，每天晚上關上門拿起武器，一連幾個月纔停止。

六年春正月庚戌初一，特赦司、豫、徐、兖四州。

二月己亥，耕種藉田。

夏季四月癸未，詔令晋、宋、齊三代各陵墓有職務的，努力加以守護。

五月己卯，河南王派遣使者上朝，進獻馬和本地産物，尋求釋迦像和經論十四條。敕令付給像和《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零三卷。

秋季七月丁亥，東魏人來訪問。派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回訪。

八月戊午，大赦。辛未，盤盤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

冬季十一月己卯，特赦京都。

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蕭歡薨。

歡葬。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七年春正月辛巳，在南郊祭祀，大赦。辛丑，在明堂祭祀。

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辛亥，耕藉田。乙卯，都下地震。

二月乙巳，任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辛亥，耕種藉田。乙卯，京都地震。

夏四月戊申，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

夏季四月戊申，東魏人來訪問，派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回訪。

冬十一月丙子，詔停所在使役女丁。

冬季十一月丙子，詔令停止各地役使女子。

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丙辰，於宫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訪問，派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回訪。丙辰，在宫城西設立士林館，邀請在學術上有一定造詣的人。

是歲，宕昌、蠕蠕、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朝貢。百濟求《涅槃》等經疏及醫工、畫師、《毛詩》博士，并許之。交州人李賁攻刺史蕭諮。

這年，宕昌、蠕蠕、高麗、百濟、滑國各自派遣使臣上朝進貢。百濟請求《涅槃》等經疏和醫工、畫師、《毛詩》博士，全部答應給它。交州人李賁攻打刺史蕭諮。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人劉敬躬倚仗邪門左道反叛。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禽之，送于都，斬之建康市。

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派遣中兵曹子郢討伐擒獲了他，送到京都，在建康街市殺死了他。

三月，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

三月，在江州新蔡高塘設立頌平屯，開墾耕作荒蕪遥遠的田地。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毛。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出白色的霉菌。

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三月，任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敗走之。

夏季四月，林邑王攻破德州，攻打李賁，李賁的將領范脩又在九德攻破林邑王，使他敗逃。

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季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王蕭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於交阯，年號天德。

十年春正月，李賁在交阯僭用帝王尊號，年號天德。

三月甲午，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

三月甲午，皇帝駕臨蘭陵。庚子，拜謁建陵，有紫雲遮蔽在陵墓上，不久就散去。帝望着

陵流涕，所沾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辛丑，哭于脩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并錫位一階，并加賜賚。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夏四月乙卯，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恤各有差。

五月，廣州人盧子略反，刺史新渝侯映討平之。詔曲赦廣州。

秋九月己丑，赦。

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上天，累刻乃止。

夏四月，東魏人來聘。

冬十月己未，詔復開贖罪典。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蛇鬥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

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

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秋七月甲子，詔自今有犯罪者，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佰錢，佰減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

陵墓流下眼淚，浸濡的草都變了顏色。陵墓旁邊有枯泉，從此流出的水芳香潔净。辛丑，帝吊唁脩陵。壬寅，在皇基寺設立法會，詔令賜給蘭陵老少位一階，并且加以賞賜。經過的縣邑，不交今年的租賦。於是賦《還舊鄉詩》。癸卯，詔令園陵主管其事的官員，勤勉地奉行職事，賜予爵位一階，并加以賞賜。己酉，皇帝駕臨京口城北固樓，因此改名北顧。庚戌，皇帝到達回賓亭，賜宴帝家鄉年高而見識多的人以及經過的臨近縣迎接等候的老少數千人，各賞賜二千錢。

夏季四月乙卯，從蘭陵回到京都。詔令鰥寡孤獨非常貧苦的人，賑濟撫恤各有等級。

五月，廣州人盧子略反叛，刺史新渝侯蕭映討伐平定了他。詔令特赦廣州。

秋季九月己丑，赦免罪囚。

冬季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正月，雷擊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皇帝貶損自己向上天行拜禮以謝罪，很長時間纔停止。

夏季四月，東魏人來訪問。

冬季十月己未，詔令重立贖罪法。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洞口的石頭辟邪起舞，有大蛇在洞中相鬥，其中的一條帶着傷奔逃。青蟲幾乎把陵樹葉都吃盡了。癸丑，交州刺史楊瞟攻下了交阯嘉寧城，李賁逃竄到屈獠洞。交州被平定。

三月乙巳，大赦。庚戌，皇帝到達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并捨身。

夏季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贖，并在同泰寺停止講經，設立法會，大赦，改年號紀年。這夜，同泰寺發生火災。

六月辛巳，整個天空有聲，好像風水相侵。

秋季七月甲子，詔令從今有犯罪的，不是有犯上作亂等罪行，父母祖父母不連坐。丙寅，詔令說："朝四暮三，衆獮猴都高興，名分與實際没有虧損，但是惟憑喜怒而行事。最近聽說外面很多人使用九佰錢，佰錢減少了分值東西就貴，佰錢足值東西就便宜，并不是東西有貴賤，這是

更滋甚。自今可通用足佰錢。”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警薨。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

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壬寅，荆州刺史廬陵王續薨。辛酉，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是月，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

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内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丁亥，耕藉田。

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净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床、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率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遣兵攻景，景又割地求救於西魏，方解圍。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座，講《金字三慧經》，捨身。

夏四月庚午，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答，頓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衮冕，御輦還宫。幸太極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

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縣瓠城。

八月乙丑，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爲大都督。赦緣邊初附諸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

想法上下倒置了。到很遠的地方，就一天比一天厲害。從今可以通用足佰錢。”

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蕭警薨。甲午，渴槃陁國派遣使臣進獻地方産物。

冬季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

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初一，有日食。壬寅，荆州刺史廬陵王蕭續薨。辛酉，在南郊祭祀，大赦。甲子，在明堂祭祀。這個月，東魏相勃海王高歡薨。

二月己卯，白虹遮蔽了日光。庚辰，東魏司徒侯景請求把河南十三州歸附朝廷爲屬地。壬午，任侯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按鄧禹舊例秉承皇帝的旨意而便宜行事。丁亥，耕種藉田。

三月庚子，皇帝到達同泰寺，設立無遮大會。皇上脱下御服，穿上法衣，净行息心大捨，名字叫“羯磨”。把五明殿作爲廟宇，擺設無雕飾的木床、葛布帳、土製的瓦器，乘坐小車，自己實行勞役。乘坐的車和合乎禮法的服飾，全部去除。甲辰，派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率領土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接應侯景。軍隊没有到達，而東魏却派遣士兵攻打侯景，侯景又割捨土地向西魏求救，方纔解去圍困。乙巳，帝登上光嚴殿的講堂，坐在獅子座，講《金字三慧經》，捨身。

夏季四月庚午，百官用一億萬錢贖還皇帝菩薩，衆僧都默默答應了。戊寅，百官到鳳莊門上表，三次請求三次答謝，叩頭，全部像中大通元年的舊例。丁亥，皇帝穿上衮冕，乘御輦返回宫中。皇帝到達太極殿，舉行即位的禮儀，大赦，改年號紀年。這個月，神馬出現，皇太子獻上《寶馬頌》。

六月戊辰，任前雍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征北將軍，統領督察漢北征的各種軍事。

秋季七月庚申，羊鴉仁進入縣瓠城。

八月乙丑，各路軍隊向北征討，任南豫州刺史蕭明爲大都督。赦免沿邊疆剛歸附的各州。戊子，讓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事。

事。

九月癸卯，王游苑成，輿駕幸苑。

冬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被俘執。紹宗進圍潼州。

十二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爲東魏主。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戊戌，詔在位各舉所知。己亥，東魏克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以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東魏剋殷、豫二州。

三月甲辰，撫軍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子成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屈獠洞斬李賁，傳首建鄴。

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士。

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

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班聘于東魏結和。

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

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壞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益州市有飛蜂萬群，螫人死。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

十一月戊午朔，設壇，刑白馬，

九月癸卯，王游苑建成，皇帝駕臨苑中。

冬季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在寒山打敗蕭明，蕭明被俘虜抓獲。紹宗進軍包圍了潼州。

十二月戊辰，命令太子舍人元貞返回北方擔任東魏主。

二年春正月癸巳初一，兩個月亮相互承接就像鈎子，出現在西方。戊戌，詔令在位的官員各自舉薦所知道的賢人。己亥，東魏攻克渦陽。辛丑，任尚書僕射謝舉爲尚書令，任守吏部尚書王克爲尚書僕射。甲辰，東魏攻下殷、豫二州。

三月甲辰，撫軍將軍高麗王高延去世，任他的兒子高成爲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屈獠洞斬殺了李賁，把他的頭傳到了建鄴。

夏季四月丙子，詔令在朝中和州郡的官員各自舉薦士人。

五月辛丑，任新除中書令邵陵王蕭綸爲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亥，特赦交、愛、德三州。

六月，天在西北方向裂開，長十丈，寬二丈，光亮如電閃，聲音如雷響。

秋季七月，派遣兼散騎常侍謝班到東魏訪問媾和。

八月戊戌，侯景率領軍隊反叛。甲辰，派遣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蕭綸都督衆軍討伐侯景，特赦南豫州。

九月戊辰，地震，江左特別厲害，毀壞了房屋砸死了人。地上長出白色霉菌，長達二尺。益州街市有萬群飛動的蜜蜂，螫死了人。

冬季十月，侯景襲擊譙州，進軍攻下了歷陽。戊申，任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統率諸軍屯駐在丹陽郡。己酉，侯景從橫江渡過采石。辛亥，到達建鄴，臨賀王正德率領軍隊歸附賊人。

十一月戊午初一，設壇，殺白馬，在太極殿

祀蚩尤於太極殿前。己未，景立蕭正德爲天子於南闕前。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乙酉，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率衆入援，次張公洲。

前祭祀蚩尤。己未，侯景在南面的皇宮前立蕭正德爲天子。辛酉，賊軍攻下東府城。庚辰，邵陵王蕭綸率領武州刺史蕭弄璋、以前的譙州刺史趙伯超等進入救援。乙酉，進兵湖頭，和賊軍交戰，大敗。丙戌，安北將軍鄱陽王蕭範派遣嫡長子蕭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率領軍隊進入救援，駐扎在張公洲。

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率軍入援。

十二月戊申，天的西北裂開，光亮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以前的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以前的司州刺史羊鴉仁等率領軍隊進入救援。

三年春正月丁巳，大都督柳仲禮率衆軍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殺韋粲。庚申，白虹貫日三重。邵陵王綸、臨城公大連等率兵集南岸。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李遷仕及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

三年春正月丁巳，大都督柳仲禮率領軍隊分別占據南岸，賊軍渡江到達青塘，襲擊殺害了韋粲。庚申，白虹把太陽遮蔽了三重。邵陵王蕭綸、臨城公大連等率領軍隊聚集在南岸。戊辰，有流星長達三十丈，墜落到放武器的倉庫中。李遷仕和天門太守樊文皎進兵青溪的東面，被賊軍打敗，文皎戰死在那裏。壬午，熒惑停留在心星天區。

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景既運東城米歸于石頭，亦不解圍，啓求遣諸軍退。丁未，皇太子又命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率江北之衆，頓于江潭苑。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爲司空，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州刺史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僕射。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

二月，侯景派遣使者求和，皇太子堅決請求，皇帝纔答應了他。在西華門下盟誓。侯景把東城的米運給石頭後，也没有解去圍困，開始請求讓各路軍隊退兵。丁未，皇太子又命令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以前的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率領江北的軍隊，駐扎在江潭苑。庚戌，任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蕭綸爲司空，任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司州刺史柳仲禮爲侍中、尚書僕射。當時侯景的奸邪之計已經定成，就上表陳述皇帝的過失，又向皇宮發兵。

三月，城内以景違盟，設壇告天地神祇。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鬥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

三月，城内的人們因爲侯景違背盟約，設壇告示天地神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兵東府的北面，和賊人交戰，大敗。當時四方出征救援的三十多萬人，没有鬥志，衹是互相搶劫掠奪罷了。丁卯，賊人攻下皇宮，縱使士兵大肆劫掠。己巳，賊人假傳詔令派遣石城公大款解去

赦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事。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

夏四月己丑，都下地震。丙申，又震。己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東魏。

五月丙辰，帝崩于净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梓宫于太極前殿。十一月乙卯，葬于脩陵，追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

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毁骨立，親表士友，皆不復識。望宅奉諱，氣絶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内，日惟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淚所洒，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於臺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設净饌，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

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爲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

外面援救的軍隊。庚午，侯景自任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事。辛未，援軍各自退下散去。丙子，熒惑停留在心星天區。

夏季四月己丑，京都地震。丙申，又地震。己酉，帝因爲需求的没有上供，憂慮氣憤而生病。這個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自率領全州依附東魏。

五月丙辰，帝在净居殿崩，當時年齡八十六歲。辛巳，把皇帝的靈柩遷到太極前殿。十一月乙卯，埋葬在脩陵，追加尊號爲武皇帝，廟號高祖。

帝生性淳樸孝順，六歲時，獻皇太后崩，他三天水漿不入口，哭泣超過了成人。等到遇上文帝喪事，當時他任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聽到文帝得病的消息，就扔下揭發罪行的文狀像流星一樣飛馳，不再睡覺吃飯，兼程上路。狂風駭浪，也不曾使他停止一會兒。帝的外貌本來健壯，等到到達都城，身體受損極度消瘦，親戚表親士人朋友，都不能再認出他了。帝去葬地居喪，昏厥很久。每次哭泣，就吐出幾升血。在喪期之内，每天衹吃二鎰麥子。在山陵掃墓，流下的眼淚，使松草都變了色。等他居於帝位，就在鍾山修造大愛敬寺，青溪邊建造智度寺，在臺内修建至敬等殿，又修建七廟堂。月中時又擺設乾净的美食，每次到來都行跪拜禮，淚流得很多，感動了左右的人們。

帝年少而且好學，能做到的事就全部完成。雖然政務繁多，但還不放下書卷，在身邊燃起蠟燭，常到戊夜。撰寫《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和《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共二百多卷。王侯朝臣都上表提出疑問，帝都爲他們解説。修整裝飾國學，增加生員，設立五館，設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年，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答覆著述皇帝的命令，并且撰寫吉凶賓軍嘉五種禮儀，一千多卷，帝代行職權决斷疑

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宫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説、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决、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難。大同年間，在臺西建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輪流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也在東宫宣猷堂及揚州官舍開講。於是周圍的郡國，没有不仰慕他的學問的。從他在田野中，到登上帝位，親自制定贊、序、詔誥、銘、誄、説、箴、頌、箋、奏等文，又有一百二十卷。六藝嫻熟，棋藝超衆脱俗，陰陽、緯候、卜筮、占决、草隸、尺牘、騎射，没有不被稱頌贊美的。

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説，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帝晚年就沉溺於信奉佛道，每天衹吃一頓飯，飯食没有美味，衹是豆羹粗米罷了。有時遇到事情纏繞，太陽如果移到正中，就漱口過去了。帝寫作《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經義約計幾百卷。聽聞觀看閑暇時，就在重雲殿和同泰寺講説，名僧博學的人，四部聽衆，經常有一萬多人。

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宫職司貴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

帝身穿布衣，使用木綿做的黑色帳子，一頂冠戴三年，一床被子蓋二年。從五十以後就斷絶了房事，後宫官員貴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衣裙都不拖到地上，全無華麗的絲織的衣服。帝不喝酒，不聽音樂，除了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和各種法事，就不曾演奏音樂。

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

他勤理政務，勤勉努力從不懈怠。每年冬天四更完了，就命令持燭察看事情，冒着嚴寒拿起筆，手因此而皴裂。然而他仁愛不能决斷，所喜愛的親近之人犯罪有很多被寬放了，所以政令刑罰鬆弛紛亂。每次判决死刑，經常憐憫哭泣，然後纔許可奏准。

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内竪小臣，亦如遇大賓也。

帝本性正直，雖然居住在小殿暗室，但還常整理衣冠稍坐片刻，酷暑時節也不曾撩起衣服袒露身體。即使接見宫中小臣，也像接見尊貴的賓客一樣對待他們。

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

當初，齊高帝夢見穿着屐登上殿，回頭看見武、明二帝後面的一個人手張開天地圖却不認識，問他，回答説："順從你的後代。"等到崔慧景逼迫，長沙宣武王入朝救援，到達越城，夢見乘着馬飛到半空就掉了下來，帝乘的馬變爲赤

龍，騰虛獨上。時臺内有宿衛士爲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爲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

龍，騰空獨上。當時臺内有值宿衛士做男巫，常見太極殿有六條龍各守着一根柱子，最後忽然失去其中的兩條，後來出現在宣武王的宅子中。當時宣武任職於益州，男巫就去蜀服侍。等到宣武在郢，這個男巫返回都城，仍見六條龍都在帝的寢齋中，於是離開郢到雍。中途得病將要死去，他對同伴說："蕭雍州一定會作天子。"把以前的事情全部告訴了他們。據此推斷，大概是天命。

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

即使失位逃亡在外，蒙受風塵，齋戒仍不廢棄，等到得病不能進食，他還像從前一樣洗手漱口。皇太子在太陽正中時兩次上朝，每次問到是否安康，就涕泗交流。賊臣的侍從，没有不掩面哭泣的。病久口苦，尋求蜂蜜却得不到，說了兩遍："荷，荷！"就逝世了。賊人把帝隱蔽起來，太子問候起居却不能見面，就在側門下放聲大哭。

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剋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孰爲致之？酉爲口舌，當乎說位。說言乎《兑》，故知善言之口，宜前爲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爲祆。以比石季龍之敗，殿

起初天監年間，沙門釋寶誌作詩說："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讓周捨記下它密封起來。等到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發生火災，帝啓開密封看見周捨的手迹，爲它流下眼淚。帝在甲辰出生，三十八歲，正是攻克建鄴的那年。遇到災年是在丙寅，他八十三歲了。四月十四日發生火災，火起的當初，是從佛塔第三層開始。三，是帝兄弟間的排次。帝認爲這個不好，召見太史令虞履爲之占卜，遇到《巛》。虞履說："没有危害。《繇》上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上說：'東北喪朋，最終就會有可慶賀的事。'"帝說："這是魔鬼。酉應見卯，金來克木，卯爲陰賊。鬼連帶着賊，不是魔鬼是什麽。爲誰而招致他呢？酉爲口舌，應當是說位置。說言乎《兑》，所以知道善言之口，應該預先做法事。"於是人人稱善，没有不迅即響應的。有的扎出血灑在地上，有的采取血寫經，從中間通過點起燈，坐禪不吃東西。等到太清元年，帝在光嚴、重雲殿捨身，游仙界的化生都震顫晃動，三天纔停止。當時認爲這很吉祥。有見識的人認爲不該動而動，在《鴻範》中就是物類的反常現象。用它和石季龍的失敗相比較，殿中的壁畫都是人的脖頸蜷縮

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并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遍體，而顔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挂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户，自户適于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内化之，遂至喪亡云。

入頭中這一類。

當時海中的浮鵠山，距離餘姚約一千多里，岸上有女人年齡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紀都超過一百，衹在山中學道。派遣使臣獻上紅席。帝正在捨身時，其使者正好到達，說這張草席有紅鳥居住在下面，所以用此給它命名。看它的外貌形狀，就是鸞鳥。當時有個男子不知道是什麽人，在大衆中自己割下身上的肉來喂飢餓的鳥，流血遍布身體，但臉色不變。又沙門智泉用鐵鈎挂住身體，來點燃千盞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的那天，有三足鳥飛集在殿的東門，從門到西南方向的柁梁，三飛三落。白雀一隻，出現在重雲閣前的連理樹上。又有五色雲浮現在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流亡後更爲厲害，在境内勸化，一直到喪亡。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爲深痛，可爲至戒者乎！

論曰：梁武帝時遇到昏昧暴虐，家中遭逢冤屈災禍，在境地處於形勢優越後，乘着機會而發起，憑藉這種文德，又有這些武功。開始運用湯、武一樣的軍隊，終於成就了唐、虞一樣的功業，難道説是人謀，也是靠天命呀。等到根據圖讖符命之書，經過多年，製作禮樂，崇尚風雅，從江左以來，超過二百年，禮樂制度的昌盛，衹在這時被稱贊。然而先王文武遞相使用，恩德刑罰全部施行，與水火相比擬，效法陰陽，治國之道，不可專任；但是帝關心祭祀，不牽挂戰争，沉湎於釋教，在刑典上很放鬆。因而帝的綱紀不能建立，違反正道、犯上作亂開始産生，背叛拉弓，都是自己的兒子與兄弟，事態發展已有産生嚴重後果的預兆却不警戒，終於到戰亂滅亡。自古排除禍亂的國君，本來就已很多了，他們或者是樹立安置失去的地方，却讓後代子孫失去它，没有自己得到，自己却又喪失的。效法徐偃的仁慈，而招致滅亡的慘痛，真可算做深痛，可以算是最大的儆戒了！



南史卷八

本紀第八

梁本紀(下)

簡文帝蕭綱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晋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晋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晋安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宫，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宫。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是武帝的第三子，昭明太子的同母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出生在顯陽殿。五年，他被封爲晋安王。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召入朝，没有到，昭明太子對左右説："我夢見和晋安王下棋打亂了方法，我把有花紋的劍授給他，王回來，應當有這個施予。"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晋安王爲皇太子。七月乙亥，皇帝不坐正殿而御前殿以策書封立。因爲修繕東宫，暫且居住在東府。四年九月，遷回東宫。

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未，追尊穆貴嬪爲皇太后，追謚妃王氏爲簡皇后。

太清三年，臺城淪陷，太子坐永福省召見侯景，神色自若，没有懼怕的表情。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未，追尊穆貴嬪爲皇太后，追加妃王氏謚號爲簡皇后。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塗公大成爲山陽郡王，臨湘公大封爲宜都郡王，高唐公大莊爲新興郡王。

六月丙戌，任南康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立當陽公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塗公大成爲山陽郡王，臨湘公大封爲宜都郡王，高唐公大莊爲新興郡王。

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

秋季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劃順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打他，景仲自殺。霸先迎

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爲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王會理爲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藻薨。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正公，自今悉不加將軍，以爲定準。"

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貢，見城寺荒蕪，哭于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黄沙。己未，西魏剋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

二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

夏五月丙辰，東魏静帝遜位于齊。庚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薨。自春迄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

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

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

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

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

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侯景害司空南康王會理。

接定州刺史蕭勃爲刺史。庚午，任司空南康王會理爲兼尚書令。這個月，九江發生饑荒，人們互相殘食的占十分之四五。

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藻薨。丙午，侯景假傳詔令："儀同三司的官位與正公相比況，從今後都不加將軍，把這個作爲一定的準則。"

冬季十月丁未，發生地震。這個月，百濟國派遣使臣上朝進貢，看見城中的寺廟一派荒蕪，就在宫闕之下哭泣。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初一，大赦，改年號紀年。丁巳，天降落黄沙。己未，西魏攻下安陸，抓獲了司州刺史柳仲禮，全部占有了漢東土地。丙寅，月亮在白天出現於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在廣陵發起義兵。

二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祖皓被殺害。乙巳，任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駕臨西州。

夏季五月丙辰，東魏静帝讓位於齊。庚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蕭範薨。從春到夏大旱，人相食，京都尤其厲害。

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從尚書省奔逃到江陵。

秋季七月戊辰，賊人行臺任約侵犯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率領全州投降他。

八月甲午，湘東王蕭繹派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進逼郢州，邵陵王蕭綸丢棄郢州逃跑。

九月乙亥，侯景自己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

冬季十月乙未，侯景又逼迫帝駕臨西州的宫中之宴，自己加官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侯景殺害了司空南康王會理。

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魏所攻，見殺。

三月庚戌，魏文帝崩。

夏四月，侯景圍巴陵。

六月乙巳，解圍宵遁。

秋七月，景還至建鄴。

八月戊午，景遣僞衛尉卿彭雋、厢公王僧貴入殿，廢帝爲晋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爲帝詔，以爲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吕季略送詔，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棟即位，改元天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吴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

冬十月壬寅，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宫升朝堂。元帝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

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嘆曰："常以東阿爲虚，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

十一月，任約進軍占據西陽，分別派兵侵犯齊昌，抓獲衡陽王蕭獻送到京都，殺害了他。湘東王蕭繹派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抵抗任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張彪在會稽若邪山仗義起兵，攻下了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蕭綸跑到安陸董城，爲魏所攻打，被殺害。

三月庚戌，魏文帝崩。

夏季四月，侯景包圍巴陵。

六月乙巳，解除敵軍的圍困乘夜逃跑。

秋季七月，侯景返回到建鄴。

八月戊午，侯景派遣僞衛尉卿彭雋、厢公王僧貴入殿，廢帝爲晋安王。殺害了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建安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和尋陽王諸子二十多人。假造皇帝的詔令，認爲次子是庶出，應該歸正於嫡子，禪讓給豫章王蕭棟。派吕季略送詔書，命令帝寫下它。帝寫到"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的穩固，高升不應是次子，於是舉薦君主振興國家"，嗚咽不能自止，賊衆都爲之掩面哭泣。於是把帝幽禁在永福省。蕭棟即位，改年號天正。派人在吴郡殺害了南海王大臨、在姑孰殺害了南郡王大連、在會稽殺害了安陸王大春、在京口殺害了新興王大莊。

冬季十月壬寅，帝在永福省駕崩，時年四十九歲。賊人僞上謚號叫明皇帝，廟號稱高宗。第二年三月己丑，王僧辯平定了侯景，率領百官奉梓宫於朝堂。元帝追崇爲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埋葬在莊陵。

帝幼年時聰慧睿智，六歲就能撰寫文章，武帝不相信他，在堂前當面測試，帝握筆立即就把文章寫成了。武帝嘆道："經常把東阿看做是虚浮的，現在却相信了。"等到他長大後，胸懷寬闊氣量宏深，不曾見到喜怒之色，尊貴而威嚴好像神一樣。下頷豐滿面呈方形，鬍鬚鬢髮如繪畫一般，挺直的頭髮垂到地上，雙眉呈青緑色。頸項上的毛向左旋轉，華紋、形狀似相連的銅錢伸

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毁骨立，所坐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侵魏，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進軍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

入背部。手拿玉如意，不能互相分辨。左顧右盼目光就能洞悉人心。讀書一目十行，辭藻華美，博采群言，善談玄理。從十一歲就能親理各種政務，歷任藩政，所在之地都加稱贊。生性恭敬孝順，逢穆貴嬪喪事，居喪時因過度悲哀而形體憔悴，坐的席子被淚水沾濕而都爛掉了。在襄陽上奏章請求伐魏，派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進兵攻下南陽、新野等郡，開拓土地一千多里。

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豪必察。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宫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壁》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棋品》五卷，《彈棋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并行於世。

等到他任監國撫軍，非常寬宏，公文案卷官府記事的簿册，細微之處都要察看。招引接納有才學之士，賞識并延請從不疲倦。曾經在玄圃闡述武帝寫的《五經講疏》，朝野都來聽講。平素喜歡賦詩，他的自序説："七歲就有作詩的癖好，長久不厭倦。"然而帝的文章失之於輕佻浮淺，當時號稱"宫體"。所寫的《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壁》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棋品》五卷，《彈棋譜》一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全部在世上流傳。

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强臣，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説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誅，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晋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

帝剛即位，制定年號將叫"文明"，來對外控制擅權的大臣，取《周易》"内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怕賊臣警覺，就改叫大寶。雖然失位逃亡在外，還招引衆儒生講論道義，披閱尋討典籍史書，不曾放下一會兒。等到看見南康王會理被殺，知道自己也不能久活，就指着居住的殿堂對舍人殷不害説："龐涓將死在這下面。"又説："我昨日夢見吞土，請思考這件事情。"不害説："過去重耳被饋贈給土塊，終於返回到晋國，陛下所夢見的，將會是這個徵兆。"帝説："倘若地府有徵兆，希望這些話不是荒誕的。"

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廢帝而後間主。苦

當初，侯景娶了帝的女兒溧陽公主，公主有姿色，侯景被她誘惑，妨礙了政治，王偉常因此而進言，侯景把這些話告訴了公主，公主説出無禮中傷的言語。王偉知道後，害怕被讒害，就謀

勸行殺，以絶衆心。廢後，王偉乃與彭儁、王脩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酣，謂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脩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偉撤户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

劃廢帝然後離間公主。竭力勸説施行殺戮，來斷絶民心。廢棄後，王偉就和彭儁、王脩纂向帝進觴説："丞相認爲陛下暗地憂慮已經很久，使臣向您敬酒。"帝笑着説："已經禪讓了帝位，怎能稱陛下？這壽酒將不全在於此吧。"於是彭儁等備辦了酒肴、曲項琵琶，和帝痛飲。帝知道將要被殺，就喝得很暢快，説："不打算作樂，竟然到了這個地步。"醉後就寢，王偉就出來，彭儁進上裝土的袋子，王脩纂坐在上面，帝就去世了。竟然和夢相同。王偉拆下門扇做棺材，殯葬在城北酒庫中。

帝自幽縶之後，賊乃撤内外侍衛，使突騎圍守，墻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鄣爲文。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絶句五篇，文并凄愴云。

帝從被囚禁以後，賊就撤去内外侍衛，派用於衝鋒陷陣的精鋭騎兵包圍防守，墻上都有枳木和棘木。不再給紙，帝就在墻壁和木板屏障上寫文章。自序説："梁朝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足實踐自己的主張，始終如一，風雨交加天昏地暗，鷄鳴不已。雖在别人看不見的地方，也不做虧心事，更何況有日月星三光？命運到達這個地步，又該怎麽辦呢！"又作數百篇文章。崩後，王偉觀看這些文字，憎恨他言辭殷切，就派人刮掉。有跟隨王偉進入的，誦讀他的《連珠》三首，詩四篇，絶句五篇，文辭都很悲凉。

元帝蕭繹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托生王宫。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户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爲修容。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爲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是武帝的第七子。當初，武帝夢見一目失明的僧人拿着香爐，自稱要托生在王宫。不久帝母在采女宿處侍候，起初揭起帳幕，有風吹捲衣襟，武帝胸懷觸動與她同房。采女夢見月亮墮到腹中，於是懷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下帝，整個屋子非常香，有奇異的紫胎衣。武帝認爲這很奇怪，因此賜予采女姓阮，進爲修容。十三年，封帝爲湘東王。太清元年，帝累遷爲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

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箋請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

三年三月，侯景攻陷了建鄴。四月，嫡長子方等從建鄴到達，知道臺城守不住了。帝命令在江陵城圍起柵欄，四周環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奉上表請求帝做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答應，説："我在天下不是位卑之人，難道去等待都督之名；帝王之子的尊貴，怎

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

是月，帝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

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

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寇江陵，其將杜崱兄弟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未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

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畧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爲兄弟。

四月，剋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蕃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綸書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來奔。

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箋進位相國，總百揆。帝不從。

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

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屯師巴陵。

五月癸未，帝遣將胡僧祐、陸法

麽能依托三公宰輔的位置。奏議的人可以斬殺他。”投筆流淚。王冲等重新請求，不聽從。又請求做司空，來管理諸侯，也不從。就開設鎮西府，徵辟天下的士人。

這個月，帝向湘州刺史河東王蕭譽徵兵，蕭譽抗拒帝命。不久上甲侯蕭韶從建鄴到達，宣告三月十五日的密詔，授帝位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在南郡建立行臺并且設置百官。

七月，派遣嫡長子方等討伐河東王蕭譽，軍隊大敗，方等被殺死。又派遣鎮兵將軍鮑泉討伐蕭譽。

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發動軍隊入侵江陵，他的將領杜崱兄弟來投降，蕭詧逃跑。鮑泉攻打湘州，没有攻下；又派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替率兵。

等到簡文帝即位，改年號爲大寶元年。帝因爲簡文被賊挾制，終於没有遵照實行。正月，讓小兒子方畧到魏做人質，魏没有接受人質却和他結成兄弟。

四月，攻克湘州，斬殺蕭譽，湘州被平定。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自稱梁王，被魏所分封，魏派遣軍隊幫助攻打襄陽。在這以前，邵陵王蕭綸的書信已講明喪事，把這件事隱藏起來，以等待湘州的捷報。這個月壬寅，纔命令陳瑩傳報武帝駕崩的音訊，帝在治事的宫室哭泣。

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從信安來投奔。

九月辛酉，把以前的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作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

十一月甲子，南平王蕭恪等上書請求帝進位相國，統領百官。帝不聽從。

二年三月，侯景率領全部軍隊向西進軍。

四月，侯景派遣他的將領宋子仙、任約襲擊郢州，捉拿了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把軍隊駐扎在巴陵。

五月癸未，帝派遣將領胡僧祐、陸法和支援

和援巴陵。

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約軍，禽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帥衆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賊將宋子仙等。

九月，盤盤國獻馴象。

十月辛丑朔，紫雲如蓋臨江陵城。是月，簡文帝崩，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答表不許。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群僚，江州別駕張佚率吏人，并奉箋勸進。帝固讓。

十一月乙亥，僧辯又奉表勸進，又不從。時巨寇尚存，帝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送首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匹。

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又表勸進曰：

> 衆軍以今月戊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奸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群，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群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
>
> 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壖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臨兵，

巴陵。

六月，僧祐等攻破侯景的將領任約的軍隊，擒獲了任約，侯景解除圍困乘夜逃跑了。把王僧辯任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率領軍隊追擊侯景，所到之處都獲得了勝利。進兵包圍郢州，抓獲了賊將宋子仙等。

九月，盤盤國進獻馴象。

十月辛丑初一，紫雲如華蓋一般降臨江陵城。這個月，簡文帝崩，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辯等上表勸登帝位。帝舉喪，聚哭告哀三日，官員們穿着白色的喪服，帝回覆臣下的表奏不答應。司空南平王蕭恪率領皇族，領軍將軍胡僧祐率領百官，江州別駕張佚率領吏民，一齊上表勸帝即位。帝堅決辭讓。

十一月乙亥，僧辯又上表勸帝即位，又不聽從。當時叛逆權臣還存在，帝不想即位，但四方的上表勸進，前後相連，就下令斷絶上表。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的衆軍從尋陽出發，帝向四方迅速傳送檄文，懸賞徵求抓獲侯景和送頭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匹。

三月，僧辯等平定了侯景，把他的頭傳到了江陵。戊子，因爲賊人已被平定祭告明堂、太社。己丑，僧辯等又上表勸帝即位説：

> 衆士兵在這個月戊子，全部聚集在建康，賊侯景像鳥一樣趴伏像獸一樣走投無路，頻繁攻擊頻繁受挫，奸邪欺詐用盡，挖好深溝自己固守。臣等分别統率軍隊，從不同的道路一齊奔赴，衝鋒陷陣的騎兵和持短兵器的士兵，穿着犀牛皮做的鎧甲拿着鐵做的盾牌，排成隊伍有上千群，持戟的有百萬人，阻止紂七步，圍困項三重，轟然崩潰，凶惡之人滅亡。京都老少，都稱贊萬歲。長安酒食，在這時價格都很高。九州雲散，天地清净明朗，那些百姓，誰不歡笑跳躍。
>
> 陛下細嚼着苦痛含着悲哀，纏繞着義憤忍着慘痛。從朝廷，胡塵四起，在好時修起宫外的矮墻，冀地的馬像雲一樣聚集着，面

嘗膽誓衆。而吴、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凉義衆，阻秦塞而不通，并州遺黎，跨飛狐而見絶。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并雪，永尋霜露，伊何可勝。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園陵。嗣后升遐，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宫莫測。并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

對着軍隊無聲痛哭淚如血涌，刻苦自勵發奮圖强。吴、楚一家，正和七國一齊反叛，管、蔡散布流言，又因爲武庚、管叔和蔡叔在作亂。西凉的仁義之軍，阻斷了秦國的要塞而不能使它通過，并州遺留下來的百姓，跨越飛狐却被阻絶。暴虐奸邪之人掌握國政，不衹是一個人，凶暴不義之人没有被斬殺，時間極快地已經過去五年了。英俊勇武之人能够振奮，怨恨耻辱一并昭雪，永久地對父母祖先的悲思，何人可以承受。臣等就依據舊例，修建社廟，使者拿着符節，分别到帝王的墓地祭告。隨後帝王去世，天子柩車没有出殯，承華就遮掩了日光，皇帝的靈柩也看不清。都立即隨由備辦，喪禮供置因荒災而簡陋，舉國同哀，士兵袒左臂痛哭。具有神聖的情義孝敬友愛之人，按理應當感傷哀慟。

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杳然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人樂推，逾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黄帝迷於襄城，尚訪御人之道，放勛寂於姑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領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顔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靈之瑞，基於應物之初。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文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

從前，百官中的封疆大吏，請求皇帝審閲鑒察，把授以高官重爵的功效，歸到政治清明，繼承帝位的禮節，確實聖明。嘉獎的詔書非常謙虚，悠然深遠，飛龍可以登升，而《乾》爻變化在四方，宫門有叫聲，但閶闔却没有打開。謳頌的歌聲再次飛揚，因此人們抬頭而望。所以越人堅持己見，不肯變通，熏丹穴來請求國君，周人樂意擁戴，越過岐山來事奉君主。漢王不即位，没有用來使功臣尊貴的辦法，光武阻止蕭王，怎能説是繼承宗廟。黄帝被襄城所迷戀，還訪問制馭他人的方法，放勛在姑射很恬静，還使酒器禮器有所歸屬。這些假若來臨，聖人的欲望，帝王的響應，怎會不能獲得呢。伏讀璽書，尋繹誦讀皇帝的旨意，領懷世外之志，没有奉上慈愛的内心。陛下日角龍顔的身姿，出現在疾速的時日，彤雲白靈的吉兆，開始在順應事物的當初。廣博的學識深廣得無法形容，深刻的言論在文章對事物的認識中顯得光明燦爛。忠誠就是美好的品德，孝順就會感動天。加上憑藉英威美盛的才略，超群的用兵謀略，發令調遣丹浦就不戰而

維絶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袗衣而游廣城，登崍山而去東土，群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宫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鸞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邦凱復，函、洛已平，高奴、櫟陽，宫館雖毁；濁河清渭，佳氣猶存。皋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其已立，豈得不揚清驚而赴名都，具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迹基百里，劍仗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卒，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辯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無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祈奏。

克，顧眄之間阪泉就會蕩平。地維斷了再重新結起，天柱傾倒再重新竪立。在孟門開鑿河津，百川又重新被開導；用五彩石補天，萬物復生。聽任陛下撩起盛服而游歷廣城，登上崍山而離開中原本土，百官怎能傾訴，黎民將把仁義歸到哪裏。何况郊祀又要以先祖配祭，堆砌着盛物的竹器禮儀曠廢，天子齋戒的宫殿和帝王的宗廟，匏竹没有陳列。仰望帝王的座車，不是早晨就是晚上，看見帝王的車駕，就又渴又餓。怎麽可以長久地延遲大家的奏議，曠廢了常規。過去的邦國凱旋恢復，函、洛已經平定，高奴、櫟陽，宫館雖然毁壞；污濁的黄河清澈的渭水，佳氣還存在。皇都最外層的門又高，甘泉向四周敞開，土圭測量日影，仙人承接露水。這大概就是九州赤縣，六合的關鍵。博士捧着圖書逐漸返回，太常制定他們已經設立的禮儀，怎能不宣揚清静的帝王而奔赴名都，準備車駕而返回帝王治事的地方。昔日東周遷移後，鎬京就不再恢復，長安一亂，就長久地把郟、洛作爲居住地區。夏后以萬國使諸侯朝見，文王以六州匡正天下，測量他的踪迹從百里開始，憑藉着三尺長的劍，以殘破的楚地，抗拒六戎，靠着一旅的士卒，剪滅了夷人三次反叛，泰然安定，駕御世變回到東方。在冀州分解五牛，在譙郡喂養六馬，遥遠地探求前古，怎麽可以得到呢？答受天命而頌揚之，没有什麽讓德的，有理存在，冒昧地重新祈求上奏。

帝尚未從。

帝還是没有聽從。

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奉帝密旨，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樛。

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奉帝密令，害死了豫章王蕭棟和他的兩個弟弟蕭橋、蕭樛。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鉞、太尉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帝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丁巳，下令解嚴。

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鉞、太尉武陵王蕭紀在蜀超越本分，自居帝位，年號天正。帝派遣兼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見塋陵，修復社廟。丁巳，下令解除非常的戒備措施。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蕭恪和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又拜表請上尊號。帝還是堅决

尊號。帝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内。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

辭讓。甲申，把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作爲司徒。乙酉，在江陵市斬殺賊臣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亶，而下令赦免境内。齊將潘樂、辛術等攻打秦郡，王僧辯派遣將領杜崱率領軍隊抵抗他們。把陳霸先作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慶賀平定了侯景。

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

八月，武陵王蕭紀率領巴、蜀的軍隊東下，派遣護軍將軍陸法和屯駐在巴峽來抗拒他們。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蕭恪薨。

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江陵，以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内。庚戌，琳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表，三上，乃許之。

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從魏到江陵，把他任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在殿内抓獲了湘州刺史王琳。庚戌，王琳的長史陸納和他的將領潘烏累等率兵反叛，攻陷湘州。這個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又上表勸帝即位，三次上表，帝纔答應了他們。

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并許弘宥。孝子順孫，悉皆賜爵。長徒鎖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改謚忠壯太子爲武烈太子，封武烈子莊爲永嘉王。是月，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

冬季十一月丙子，皇帝在江陵即位，把太清六年改爲承聖元年。欠下的租税和過去的債務，全部允許寬宥。孝順的子孫，都賜給爵位。長期流放的犯人和被禁錮的士人，特别加以赦免。禁錮奪勞，全部都曠除。這天，帝不登正殿，衹是公卿陪列罷了。當時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生母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改謚忠壯太子爲武烈太子，封武烈的兒子蕭莊爲永嘉王。這個月，陸納派遣將軍潘烏累等在淥口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道貴逃跑到零陵。

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星隕吴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獸暴食人。

十二月，陸納分别派兵襲擊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攻擊使他逃跑。天門山抓獲野人，從山中出來三天就死了。星墜落到吴郡。淮南有數百頭野象，毁壞了人們的屋舍。宣城郡猛獸凶暴地吃人。

是歲，魏廢帝元年。

這年，是魏廢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右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令王僧辯討伐陸納。戊寅，把吏部尚書王褒任爲尚書右僕射。己卯，江

僕射。己卯，江夏宫南門籥牡飛。

三月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

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

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

秋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見殺。

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

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

冬十一月辛酉，僧辯留鎮姑孰，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吴興太守裴之横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右僕射。

十二月，宿預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化，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爲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

三月，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宫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群小蛇繞之，并黑色。帝惡之，宫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龍騰出，焕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群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爲窟若數百斛圌。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復消歇。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

夏宫南門籥牡鎖鑰不翼而飛。

三月庚寅，有兩條龍出現在湘州西江。

夏季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軍逼迫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在城内迎接尉遲迥。己丑，武陵王蕭紀的軍隊到達西陵。

六月乙卯，王僧辯平定湘州。

秋季七月，武陵王蕭紀的軍隊大敗，被殺。

八月戊戌，尉遲迥平定了蜀。

九月，齊派遣郭元建和將領邢杲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率領軍隊屯駐在合肥。

冬季十一月辛酉，僧辯留下鎮守姑孰，豫州刺史侯瑱據守東關的壁壘，徵召吴興太守裴之横率領軍隊接應他。戊戌，把尚書右僕射王褒任爲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右僕射。

十二月，宿預的本地人東方光據城歸順，齊江西州郡都起兵響應他。

三年春正月，魏帝被相安定公所廢棄，而立齊王元廓，這就是恭帝元年。

三月，放君主衣服的庫房出現長約一丈的黑蛇，數十條小蛇跟隨着它，抬頭高達一丈多向南眺望，一會兒就在所在的地方消失了。帝又和宫人駕臨玄洲苑，又看見大蛇在他的前面盤屈着，衆多小蛇環繞着它，全部都是黑色的。帝憎惡它，宫人説："這不奇怪，恐怕這是錢龍。"帝命令專管官員當日取數千萬錢放在蛇呆的地方來鎮伏災禍。因此設立法會，赦免囚徒，賑救窮困貧乏的人們，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中墮落到帝的帽子上，突然就消失了。又龍光殿上所用的轎子中又看見小蛇盤屈在裏面，把頭駕夾在膝前金龍的頭上，看見人就逃跑而去，人們追不上它。護城河中龍騰飛而出，五種顔色光亮燦爛，跳躍入雲，六七條小龍跟隨着它飛去。衆多的魚跳躍，跌死在陸地的路上。龍居處是洞窟好像數百斛圌。過去的大城上常有紫氣，到這時又逐漸地消散了。甲辰，把司徒王僧辯任爲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把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任爲司徒。

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

夏季四月癸酉，把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任爲司空。

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内。

六月癸未，有黑氣如龍出現在殿内。

秋九月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

秋季九月辛卯，帝在龍光殿講述《老子》義理。在這以前，魏派遣宇文仁恕來訪問，齊的使臣又到江陵，帝接待仁恕不周到，魏相安定公心感不滿。乙巳，派柱國萬紐于謹來攻打。

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内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僚戎服以聽。詔徵王僧辯。

冬季十月丙寅，魏軍到達襄陽，梁王蕭詧率領軍隊與他們會合。丁卯，停講，城的内外都戒嚴，皇帝的車駕出城走到城邊的柵欄前，大風把柵木都拔掉了。丙子，繼續講述，百官穿着戎服聽講。詔令徵召王僧辯。

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帝親觀閲，風雨總集，部分未交，旗幟飄亂，帝趣駕而回，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驚焉。乙酉，以領軍胡僧祐爲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丁亥，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内火燒居人數千家。以爲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日，帝猶賦詩無廢。以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晋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帝援蓍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帛爲書催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

十一月甲申，皇帝駕臨津陽門講武，設置南北兩城主。帝親自去觀閲，風雨匯集，軍隊分兵還没有交接，旗幟就亂飄，帝驅車而回，不再有次序。風雨隨着停息，衆人私下都很驚奇。乙酉，把領軍胡僧祐作爲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丁亥，魏軍到達柵欄下。丙申，徵召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颳大風，城内起火燒了住户數千家。認爲過失在婦人，就斬首陳尸示衆。這天，帝仍不停止賦詩。把胡僧祐作爲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晋安王司馬任約的軍隊駐扎在馬頭岸。這天夜間，有流星墜落到城中，帝拿蓍草占卜它，卦成，取龜式檢驗它，於是擲到地上説："我如果死在這下面，難道不是命運嗎?"因此撕帛寫信催僧辯説："我忍着死亡等待公，可以到達了。"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來交戰，買臣大敗。辛亥，魏軍猛攻，帝出枇杷門親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箭薨，軍隊失敗，逃回的人殺死了西門防守的士卒來接納魏軍。帝被逮捕，到梁王蕭詧營中，被責問侮辱。另一天，就看見魏僕射長孫儉，欺騙長孫儉説："在城内埋了千斤金子，想把它贈給你。"長孫儉就帶帝入城，帝趁機講述蕭詧侮辱他的情狀，對長孫儉説："以前姑且欺詐你，是想説這些話罷了；哪有天子自己埋金

狀，謂儉曰："向聊相謔，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

子的呢?"長孫儉就把帝留在主衣庫。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魏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爲元皇帝，廟號世祖。

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守巴陵。辛未，魏人殺害了帝。第二年四月，梁王方智承接制命，追尊爲元皇帝，廟號世祖。

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爲論，音響若鍾。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嘆。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及長好學，博極群書。武帝嘗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

帝聰明英俊開朗，天分傑出勃發，出言成論，聲如洪鐘。年齡在五六歲時，武帝曾問及讀的書，他回答說："能背誦《曲禮》。"武帝讓他背誦，他就背誦了上篇。旁邊的人没有不驚嘆的。剛生下時害眼病，治療必定會加重，武帝自己決意給他治療，於是瞎了一隻眼。武帝回想以前的夢，就更加憐愛他。等到長大後喜愛學習，廣博地通覽各種書籍。武帝曾經問道："孫策在江東，在那年是多大?"他回答說："十七。"武帝說："正是你的這個年齡。"

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爲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温，惟纘許焉。

帝生性不喜歡聲色，非常傾慕高尚的名聲，做荆州刺史時，建造州學宣尼廟。曾經設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學生三十人，給予薪資。帝工於書畫，自己畫宣尼像，爲它作贊并題寫下來，當時的人們把它稱爲三絶。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以及當時才華出衆的人結成不拘身份高低的朋友。經常以諸葛亮、桓温自比，衹有張纘同意。

性好矯飾，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毀害。帝姑義興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妒害其美，遂改寵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遍被其禍。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秘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爲像，置于百福殿内，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静必啓聞，迹其虚矯如此。

帝性喜好做作，多猜疑，在名聲上没有寬容別人的。如果有超過自己的，一定加以迫害。帝的姑姑義興昭長公主的兒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美好的名聲。帝忌妒他們的美名，就把寵姬王氏的兄弟王珩的名字改爲王琳來和他們的父親同名。忌恨劉之遴的才學，就派人用毒酒害死了他。像這樣的事情很多，即使是骨肉也都遭受過他的禍害。當初逢文宣太后的喪事，依照丁蘭製作生母的木像。等到武帝崩，秘密發喪超過了一年，纔公布死訊，他纔用檀木刻成像，放在百福殿内，侍奉非常恭敬。從早到晚衹吃蔬菜，或動或静都要陳述聽到的事情，考察他竟是如此的虚浮矯飾。

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

他本性喜愛書籍，患眼病後，多不自己拿

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

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敕賀革爲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别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脱帽授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

自侯景之難，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爲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是矣。

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懍、黄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户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懍及御史中丞劉瑴以爲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宫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帝觀之慨然而謂朝臣文武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閹人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懍、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於人中。

及魏人燒栅，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

書，安置左右的人給他讀書，輪流當值，從白天到夜間經常如此，很少休息，即使睡覺，書卷也不離手。五人各自伺候一更，常到天亮。他經常睡熟大鼾，周圍的人們有睡着的，讀書失去了次序，或是抽出書卷越過張數。帝必定驚醒，又命令補讀，并用檟條笞打。雖然軍事衆多，政務繁重，但軍書羽檄，文章詔誥，以筆加點就完，幾乎不空閑着手。他常説："我包容文士，愧對武夫。"談論的人們認爲他説得對。

當初在尋陽，夢見人説："天下將亂，王一定維係它。"又背部生出黑點，巫媪看見説："這是大貴不可説。"當初，武帝命令賀革做帝府諮議，使他講《三禮》。賀革向西而行，心中很不高興，過去與御史中丞江革告别。江革告訴他説："我曾經夢見主上接見各位公子，到湘東王，脱帽授予了他。這個人以後一定會稱帝，卿還是走吧。"賀革點頭稱是。等到太清的禍亂，於是就承受了順時而至的天運。

自從侯景之難以來，州郡一多半歸入魏，從巴陵以下到建康，以長江爲界限。荆州地界以北全部歸武寧，西到峽口；從山嶺以南，又被蕭勃所占據。法令條文相同，祇在千里之近，寫在户口册上的人數，不滿三萬。中興的昌盛，就在這時消失殆盡了。

武陵平定，奏議之人想憑藉他們的船遷都建鄴，宗懍、黄羅漢都是楚國人，不想遷移，帝和胡僧祐也都不想動。僕射王褒、左户尚書周弘正屢次説到楚地不方便。宗懍和御史中丞劉瑴認爲建鄴的王氣已散盡，且渚宫洲已滿百年，在這時纔留下。不久歲星在井宿，火星停留在心宿，帝觀看後感慨地對文武朝臣説："我看天象，恐怕將有賊人。但吉凶在我，命運由天，躲避它有什麽好處?"等到魏軍逼迫，閹人朱買臣按劍上前説："祇有殺了宗懍、黄羅漢，纔可以謝罪於天下。"帝説："過去這是我的心意，宗、黄有什麽罪。"二人退入到衆人中。

等到魏人燒毁栅欄，買臣、謝答仁勸帝趁着天暗突破包圍出城投靠任約。帝平素不善於騎

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勛，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黄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剋。

馬，説："事情一定不會成功，衹能增加侮辱。"答仁又請求親自扶持，帝因此詢問僕射王褒。王褒説："答仁，是侯景的朋黨，怎麽可以相信呢？成就他們的功勛，還不如投降。"於是就收集圖書十多萬卷全部燒毁了。答仁又請求防守大城所附的小城，收集士兵可得五千人。帝同意了他，就授予城内大都督，把帝的鼓吹送給他，把公主許配給他。不久又召集王褒謀劃這件事情，答仁請入没有得到允許，吐血而去。於是派皇太子、王褒出去做人質請求投降。一會兒，黄門郎裴政違禁强行打開城門而出。帝乘着白馬穿着白衣出了東門，拔劍擊門説："蕭世誠竟到如此地步了！"魏軍到達共二十八天，帝從四方徵兵，没有到達城就被攻破了。

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絶。其一曰："南風且絶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鵾鵬。"其三曰："松風侵曉哀，霜霧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爲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于齊。將軍裴畿、畿弟機并被害。謝答仁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并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

在被幽禁逼迫時，他尋找酒飲下，寫了四首絶句。其中的一首是："南風且絶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他的第二首是："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鵾鵬。"他的第三首是："松風侵曉哀，霜霧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他的第四首是："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蕭詧派遣尚書傅準監督行刑，帝對他説："希望卿爲我宣讀送行。"傅準捧着詩，流淚不能禁止，進上裝土的袋子殺害了他。梁王蕭詧派人用布帊纏裹尸體，用蒲席葬殮，用白茅捆束，用一輛車子，埋葬在津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和始安王方略等，都被殺害。徐世譜、任約從馬頭逃到巴陵。任約後來降順了齊。將軍裴畿、裴畿的弟弟裴機都被害。謝答仁三人互相擁抱，都被屠殺。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以下，都被俘虜返回長安。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别做奴婢，幼小體弱的都被殺害。

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説，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

帝在技藝方術上没有不精通的，曾經得不到南面的消息，爲之占卜，契合《剥》之《艮》卦。説"南面的消息已到，現在應當派遣左右季心去看"。果然像他所説的，賓客都驚訝於他的高妙。凡是他占卜決斷的都對。當初跟隨劉景學

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墻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修改。庭草蕪没，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

習相術，趁機以年壽來問訊他，回答説："不到五十，應當有小的災難，祭禱它就可免除。"帝自己勉勵説："如果到一定的期限，祭禱它又有什麽益處呢？"到這時是四十七歲。他有特别多的禁忌，墻壁倒塌，房屋傾倒，時間不便利，最終不會修補改建。庭院中的草茂盛淹没，命令用鞭子抽去，他竟如此地謹慎愛護。

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内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録》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著寫《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録》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而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逾年而遘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荆州刺史，内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没。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當初，承聖二年三月，有兩條龍從南郡的城西升上天，百姓們聚集觀看，五彩分明。江陵故老們互相偷偷地哭泣説："昔日龍從建康淮河出來，而天下大亂，現在又有龍出現，禍害到達没有幾日了。"帝聽説後就很憎惡此事，過了一年就遭遇了禍亂。又江陵以前有九十九洲，隔代的老人們傳説："洲滿百，應當出天子。"桓玄任荆州刺史時，懷着篡權叛逆之心，就派人開鑿破出一洲，來應和一百的數字。緊接着崩潰，終究没有成功。宋文帝爲宜都王，在藩地，一洲自立，不久文帝篡權統治。後來遇到元凶的災禍，這個洲又沉没了。太清末年，枝江楊之閣浦又生出一洲，衆官員上疏稱贊慶賀，第二年帝即位。承聖末年，這個洲和岸邊相通，又祇是九十九個洲了。

敬帝蕭方智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

敬皇帝名叫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是元帝的第九個兒子。太清三年，封興梁侯。

承聖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爲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魏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

承聖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任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魏攻下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把帝作爲梁王、太宰、承制。

以帝爲梁王、太宰、承制。

四年二月癸丑，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

四年二月癸丑，帝在江州被迎接到建鄴，入居臨朝的殿堂。把太尉王僧辯任爲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二十人。把湘州刺史蕭循任爲太尉，廣州刺史蕭勃作爲司徒。

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涣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吴興太守裴之横拒之。與戰，敗績，死之。

三月，齊派遣其上黨王高涣送貞陽侯蕭明來主管梁的後代，到達東關，帝派遣吴興太守裴之横抵抗他。裴之横和他交戰，大敗，死去。

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

四月，司徒陸法和率郢州依附齊，派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伐他。

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建鄴。丙午，即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

七月辛丑，僧辯接納貞陽侯蕭明，從采石渡過長江。甲辰，進入建鄴。丙午，即僞位。年號天成，把帝作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擊殺害了王僧辯，罷免蕭明而奉帝。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以貞陽侯蕭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應之。癸丑，以太尉蕭循爲太保，以司徒蕭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舉兵據石頭反。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皇帝即位。冬季十月己巳，大赦，改年號。把貞陽侯蕭明任爲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發動軍隊，在長城攻打信武將軍陳蒨，義興太守韋載響應他。癸丑，任命太尉蕭循爲太保，任命司徒蕭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任命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把生母夏貴妃尊爲皇太后，立妃子王氏爲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韋載投降。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帶領軍隊占據石頭反叛。

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石頭。

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領軍隊奔赴任約，進入石頭。

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徽等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於江寧邀擊，敗之，約、嗣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并放還

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徽等到采石迎接齊的援兵。丙辰，派遣猛烈將軍侯安都到江寧攔擊，打敗了他，任約、嗣徽等奔到長江的西面。庚申，翟子崇等投降，都被流放回到北方。

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謚簡文帝諸子。封故永安侯確子後爲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赦吴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

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邪村人斬張彪，傳首建鄴，赦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遣大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

三月壬午，班下遠近，并雜用今古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大敗之。

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蕭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内外纂嚴。

六月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乙卯，陳霸先大破齊軍。戊午，大赦。辛酉，解嚴。

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録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冲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王通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薨。

十一月，起雲龍、神武門。

十二月壬申，進太尉蕭勃爲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沇爲巴陵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簡文帝的各位公子謚號。封已故的永安侯蕭確的子後爲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震州刺史杜龕投降，詔令賜死，赦免吴興郡。己亥，把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在剡巖包圍了臨海太守王懷振。

二月庚戌，派遣周文育、陳蒨襲擊會稽討伐張彪，張彪失敗而逃。把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邪村人斬殺張彪，把他的頭傳到建鄴，赦東揚州。甲子，因爲東方經歷了杜龕、張彪的禍亂，派遣大使巡省。這個月，齊人來訪問，派遣侍中王廓回訪。

三月壬午，頒令全國各地，同時間雜使用現在和過去的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進軍，陳霸先打敗了他。

夏季四月壬申，侯安都的輕鋭部隊在歷陽襲擊齊行臺司馬恭，打敗了他們。

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蕭明薨。庚寅，齊軍涉水進入丹陽縣，城内外軍隊嚴裝戒備。

六月壬子，齊軍到達玄武湖的西北面。乙卯，陳霸先大破齊軍。戊午，大赦。辛酉，解除戒嚴。

秋季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亥，把開府儀同三司侯瑱任爲司空。

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蕭循薨。

九月壬寅，大赦，改年號。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録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冲開府儀同三司，把吏部尚書王通任爲尚書右僕射。

冬季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薨。

十一月，修建雲龍、神武門。

十二月壬申，進太尉蕭勃爲太保。甲午，封以前的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沇爲巴陵王，尊奉宋、齊二代之後。庚子，魏

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恭帝遜位于周。

恭帝讓位給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爲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令求魯國孔氏族人爲奉聖侯，并且修繕廟堂，供奉準備祀典。又詔令諸州各自設置中正。依照舊例訪問舉薦，不能就承單狀安排官位，都必須由中正執掌呈上，然後度量授官。選拔中正，每次尋求年高德劭全都具備的，用別的官位兼領。把開府儀同三司王琳任爲司空，把尚書右僕射王通任爲左僕射。

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舶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獲蕭勃僞帥歐陽頠。

二月庚午，派遣領軍將軍徐度進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起兵反叛，詔令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向南討伐。戊子，徐度到達合肥，燒掉齊船舶三千艘。癸巳，周文育駐軍在巴山，抓獲蕭勃僞帥歐陽頠。

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於始興攻殺蕭勃。

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遠在始興攻打殺害了蕭勃。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拘逼者。己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用細錢。

夏季四月癸酉，特赦江、廣、衡三州，并且察看在內被賊人拘禁逼迫的人。己卯，鑄造四柱錢，一當二十。齊派遣使臣溝通講和。壬辰，改爲四柱錢，以一當十。丙申，又使用細錢。

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求降。

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派遣使者到丞相府請求投降。

秋八月，加丞相陳霸先殊禮。

秋季八月，加丞相陳霸先特殊的禮遇。

九月，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

九月，周的冢宰宇文護殺死了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

冬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爲王。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冬季十月戊辰，進陳國公爵爲王。辛未，帝讓位給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在外邸薨，當時年齡十六，追謚敬皇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國所常遵。其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

論曰：帝王之位，是天下重要的職務，文武之道，是防守國家所應經常遵行的。它們的施行使用，公正合宜的道理與水火相等同，相互資助可以，專一使用就會產生禍亂。觀察梁朝各位皇

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宫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虚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啓中興之業，既雪仇耻，且應天人。而内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忍酷於逾年；定省之制，申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釁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屈於僧辯，殘虐極於圓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强鄰，外弛藩籬，内崇講肆，卒於溘至戕隕，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頹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初，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爲九佰，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爲六佰。識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歷數，非人事也。

帝，都是專一任用罷了。簡文帝文雅英明的資質，稟承於天授，從旁支庶出入居於帝位，治理國家的謀算，他的方法没有聽到。傳揚的《宫體》，又改變於朝廷民間，雖然擁有虚浮的稱號，但怎麼能拯救滅亡。元帝居於形勢優勝的地位，開啓中興的大業，洗除耻辱後，又順應了天人。而他内心積存着猜忌殘忍，對外崇尚做作，攀附稱號的禮節，在好些年都很殘酷；制定省視的制度，向木製的偶像申述真情。終於雍州招致侵犯，事端從河東的殺戮發生，益地親自尋查，溫習了邵陵的窘迫。悖逆之辭到僧辯這兒用盡，殘暴在圓正那裏達到頂點，不仁義不親近，像這樣是很厲害的。而且又謀劃不能治理將來，心神勞碌志向遠大，近捨掉宗族國家，遠迫於强大的鄰國，對外放鬆邊界，對内崇尚講肆，最終在忽然來臨的殘害中死去，纔追尋始皇的踪迹，雖然又滿腹文籍，怎能拯救國家這座廢墟。歷觀有書籍記載以來，大概也是荒廢興盛每代都有，没有見過三代遭遇憂患，困頓像蕭姓家族這樣嚴重的。敬皇以此年幼，面對着這種頹敗的時運，將不辭讓，他怎能辦到呢。當初，武帝末年，京都使用錢，每一百都除它的九，稱爲九佰，終於有了侯景的禍亂。等到江陵將要覆滅，每一百又除六文，稱爲六佰。有見識的人認爲九是陽九，六是百六，大概符合天命曆數，不是人能改變的。

善乎鄭文貞公論之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縣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悦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

鄭文貞公議論它的話很對：高祖本來是上天聽任的，聰慧明智考察古事治國之道依傍生人的智慧，學習的是廣泛的事物，修文習武，多才多藝。自從衆多生人，有不受束縛的法度，遭遇昏亂凶狠暴虐，天倫招致禍亂，他聚合仁義軍隊，將要洗除家中的冤仇。説紂可以討伐，不期就會到來，龍躍出樊、漢，電擊湘、郢。剪滅背離的德行就像振落枯木，抓取獨夫就像拾揀丢下的東西，他的超群的才華謀略，本來就無法稱頌。白色帥旗懸挂起首級以後，纔順應了上天的眷念，廣布仁德施行恩惠，使近處的高興使遠方的投奔而來。開闢寬闊的王道，革除頹廢淫蕩的商代風俗。修養文教，盛大地修飾禮儀容止，鼓動玄學之風，闡釋宣揚儒家的事業。披甲戴盔的仁義之

魏、晋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脱屣，終戀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仇，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睿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受分陜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内懷觖望，坐觀國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

軍，挫退敵方的戰車，聲名震動天下，恩澤流布邊遠的地方，戰争被止息，共幾十年，美好，衆多，魏、晋以來，没有像這樣盛大的。然而不能停止非根本的事情去督勸根本的事情，削去雕飾成爲樸素，傾慕名聲喜歡多事，推崇華而不實，褒貶孔、墨，對釋、老留戀不止。有時徹夜不睡，有時天已晚也不吃飯，不是弘揚道理使事情有利，衹是修飾智力使愚人震驚。并且心中没有丢下榮耀，虛僞地置身於頭裹青巾的士兵中，脱鞋高談，最終依戀黄屋的尊貴。人的大的欲望，在於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不是有切身的急迫。高祖去除嗜好欲望，留戀帝位，得到他難以得到的，却停滯在易做的事情上，可以説是心神有不能通達的，智慧有不能通曉的。直到精華逐漸用盡，美好的品德已經衰竭，被聽到納受的所迷惑，權力在奸邪之人手中，儲后百官，不能盡言。險惡浮躁的心，晚年更厲害，看見有利就行動，拒絶諫諍違背卜辭。打開門給强盜拱手行禮，捨棄友好接近仇人，事端從内部發起，禍亂在戎、羯那裏形成，死於意外的災禍，災難遍及百姓。官吏們倒在鋒利的劍下，老少在戎馬的足下碎成粉末，觀看《黍離》，對於周廟哀痛很深；長久談論《麥秀》，對於殷墟非常悲痛。從古把安全作爲危險，成功後就失敗，覆滅的快速，是書上記載所没有聽到的。《易經》説："天所幫助的順利，人所幫助的誠信。"高祖遭遇這些聚集的傷害，没有死去，大概是行動達到了危險，不聽由信順，失去天人的幫助，怎能免掉這些呢。太宗敏捷聰慧超過一般人，神采出衆，多聞博達，詩文的文采富贍。然而文辭艷麗用處很少，華麗却不實際，文體竭盡過分的艷麗，意義很少能疏通，悲思之音，就改變了風俗，用此來正各國，就與周誦、漢莊不同了。活着不得其時，又經歷多種災難，凶暴叛逆之人圖謀鼓動，狡詐瀰漫上天，開始與牖里的拘禁相同，最終和望夷的禍亂類似，遥遠的蒼天，怎麽可以問呢。昔日國家的命運開始艱難的時候，軍隊包圍了魏的朝廷，百官放棄職位，拂動衣袖爲王室盡力。元帝率領如磐石一樣的宗族，接受分擔陜的重任，關

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泰山，算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采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仇。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聯着君親的災難，居於軍隊主將之長，不能按劍嘗膽，枕戈泣血，自己先於士兵，作爲先鋒獻出生命。於是就擁兵遲疑不決，内心懷着解脱的期望，坐觀國家的變化，認爲自己是幸運的。對王莽、董卓的誅殺不急迫，先施行兄弟間的殺戮。又沉溺於猜疑殘酷，多行無禮之事，施展機智的辯論來掩飾錯誤，肆行忿怒蠻横來傷害他人，武臣重將，心腹謀臣，有的左右顧盼就被拘捕囚禁，有的説一句話就被剁成肉醬，朝中的官吏，互相觀望都很畏懼。自己認爲像泰山一樣穩固，没有遺漏謀算，害怕邪説，就在荆楚安身。雖然首惡能被剪滅，但國家不安寧，而且西面的鄰國斥責，不久惹禍大敗，這是天上的神靈降下儆戒，在此藉他人之手爲自己辦事，天道人事，怎麽可以誣諂呢。他篤志於辭章，采取浮艷華麗而丢棄忠實誠信，征伐顯示出果敢剛毅，先骨肉然後是仇敵。口中誦讀《六經》，心中通曉百家，有像仲尼一樣的學問，有像公旦一般的才華，正好足以增加他的驕傲，增加他的禍患，怎能補救金陵的覆滅，怎能挽救江陵的滅亡！敬帝遭逢家族没有成就，繼續這種艱難的時運，征伐有親自出戰的時候，政令刑罰不能隨順自己。當時没有像伊、霍這類人的輔助，怎能不行退讓呢。

南史卷九

本紀第九

陳本紀(上)

武帝陳霸先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吴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晋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爲丞相掾，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

陳高祖武皇帝名諱爲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是吴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他的家世本來是很卑微的，自稱是漢太丘長陳寔的後代。陳寔玄孫是晋太尉陳準。陳準生陳匡，陳匡生陳達，永嘉之亂時陳達南遷，任丞相掾，太子洗馬，出朝任長城令，喜愛這裏的山水風景，於是在這兒安家。他曾對自己的親人説："這地方山川秀麗，應當有帝王在這兒産生，二百年後，我的子孫一定會應合這福運。"陳達生陳康，陳康也曾任丞相掾，咸和年間中土重新確定屬籍，所以陳康成爲長城縣人。陳康生盱眙太守陳英，陳英生尚書郎陳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陳鼎，陳鼎生散騎侍郎陳高，陳高生懷安令陳詠，陳詠生安成太守陳猛，陳猛生太常卿陳道巨，道巨生高祖的父親陳文讚。

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産。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虚、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顔，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内猶熱，帝心獨喜。初仕鄉爲里司，後至建鄴爲油庫吏，徙爲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爲映所賞。及映爲吴興太守，甚重帝，謂僚佐

武帝出生於梁朝天監二年癸未年。年輕時豪爽有遠大志向，擅長謀略，意氣雄傑，不經營私家産業。到長大後，涉獵史書典籍，喜愛讀兵書，通曉緯候、孤虚、遁甲等方術之學，武藝高强，明達事理辦事果斷，被時人推崇敬服。身高七尺五寸，生就額頭隆起的帝王之相，垂手過膝。曾經漫游義興，在許氏住宿，夢見天裂開數丈，有四個穿朱衣的人，捧着太陽而來，放進武帝的口内，醒來時，腹内還是熱的，武帝内心暗暗高興。初仕在鄉里任職爲里司，後來到建鄴任油庫吏，遷任新喻侯蕭映的傳教，辦事勤勉，被蕭映賞識。當蕭映任吴興太守時，特别看重武

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爲廣州，帝爲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映令帝招集士馬。

帝，對僚佐説："這人前途遠大，一定會勝過我。"待到蕭映任廣州刺史，武帝任他的中直兵參軍，隨蕭映到鎮所，蕭映命令武帝招募兵馬。

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嚴刻失和，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賁。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侄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衆大潰。僧明後有功業，遂降。梁武帝深嘆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縣子，仍遣圖帝貌而觀之。

先前武林侯蕭諮任交州刺史，因嚴酷苛刻不受士民擁戴，士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之士同時造反，朝廷派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帶兵進擊李賁。孫冏等人不能按時進兵，都在廣州被殺。盧子雄弟子略與孫冏的子侄以及部隊的主將杜天合、杜僧明一起舉兵謀反，抓獲南江督護沈顗，進兵攻掠廣州，日夜强攻，州城中震驚恐慌。武帝率領精兵來救援，賊軍部衆大敗潰散。杜僧明投降，後來建有功業。梁武帝深深贊嘆武帝有卓異的才幹，授予他直閤將軍，封新安縣子，於是派人畫武帝相貌來觀看。

其年冬，蕭映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爲交州司馬，與刺史楊瞟南討。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委帝經略。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説留瞟。瞟集諸將問計，帝曰："交阯叛换，罪由宗室，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於是鼓行而進。軍至交州，瞟推帝爲前鋒，所向摧陷。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鄴。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帝討平之。除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這年冬，蕭映去世。次年，武帝送喪還京城，行至大庾嶺，正好有詔書任命他爲交州司馬，與刺史楊瞟南下征討。武帝愈加多招勇猛之士，裝備精良的兵器軍械，楊瞟委任武帝指揮作戰。當時蕭勃任定州刺史，在西江兩軍相會，蕭勃知道軍士害怕遠征，於是委婉勸説楊瞟留下。楊瞟召集部下衆將問計策，武帝説："交阯叛亂，首罪是宗室，將軍奉詔討伐罪人，所以應當不顧生死來執行朝命。"於是大軍擊鼓前進。軍隊來到交州，楊瞟推舉武帝爲先鋒，所向攻無不克。李賁逃竄到屈僚洞中，屈僚斬李賁；首級送到建鄴。這年是太清元年。李賁的哥哥天寶逃入九真，與叛軍頭目李紹隆收集餘兵，殺死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兵圍攻愛州，武帝征討平定了這次叛亂。任命爲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二年冬，侯景寇逼，帝將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將圖帝。帝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縊於閤下，帝迎蕭勃鎮廣州。

太清二年冬，侯景進軍威逼京城，武帝將要赴京援助朝廷，廣州刺史元景仲陰謀暗害武帝。武帝知道這一情况，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在南海集聚兵力，馳馬傳檄討伐景仲。景仲在閤下上吊自殺，武帝迎接蕭勃鎮守廣州。

時臨賀内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帝救之，悉禽裕等。仍監始興郡事。帝遣杜僧明、胡

當時臨賀内史歐陽頠治理衡州，蘭裕、蘭京禮煽動誘騙始興等十郡一起攻擊歐陽頠，歐陽頠請求蕭勃救援，蕭勃命令武帝援救他，將蘭裕等人全部擒獲。於是監管始興郡事務。武帝派遣杜

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衆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悦説停帝，帝泣謂休悦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僕行計决矣。"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

僧明、胡穎帶領二千人屯兵在嶺上，并誠心結交始興郡的豪傑之士，共同謀劃義舉，侯安都、張偲等人率衆來歸附。蕭勃聽説這件事，派鍾休悦勸説武帝停止行動。武帝流着淚對鍾休悦説："君受辱臣可死，有誰愛惜性命呢？鄙人行動計劃已决定了。"當時蔡路養起兵占據南康，蕭勃派遣心腹譚世遠任曲江令，與路養勾結，一同阻遏勤王義軍。

大寶元年正月，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進頓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帝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於是修理崎頭古城徙居之。劉惠騫等望見恒有紫氣冒城上，遠近驚異，故惠騫等深自結於帝。尋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高州刺史李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帝遣杜僧明等據白口禦之。

大寶元年正月，武帝從始興出發，駐扎在大庾嶺，大破路養的軍隊，進兵屯駐南康。湘東王蕭繹秉承皇帝旨意任命武帝爲交州刺史，改封爲南野縣伯，在當地修理崎頭古城遷居至裏面。劉惠騫等人望見常有紫氣飄浮在城上，遠近之人都很驚奇，所以惠騫等人都傾心與武帝相交往。不久又改封爲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當時寧都人劉藹等人資助高州刺史李遷仕舟船艦隻兵器軍械，將要襲擊南康，武帝派遣杜僧明等人占據白口來抵禦敵軍。

二年，僧明禽遷仕，送南康斬之。承制授帝江州刺史。帝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爲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没。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曜，軍民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床於閤下，忽有神光滿閤，廊廡之間，并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盆城，帝率杜僧明等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衮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

二年，杜僧明擒獲遷仕，送往南康斬首。承制任命武帝爲江州刺史。武帝從南康出發，灨石原有二十四灘，灘中頗多巨石，行船頗感艱難。武帝出兵時，江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全被淹没。進軍駐守西昌，有龍出現在江邊，五丈高，五彩繽紛，軍民觀看者有數萬人。武帝又曾獨自坐在閤下的胡床上，忽然滿閤出現一片神光，廊廡之間，都能看見。趙知禮在身旁侍候，驚怪而問武帝，武帝笑而不答。當時承制派征東將軍王僧辯統領衆軍討伐侯景，駐兵盆城，武帝率領杜僧明等人集合三萬人將同大軍會師。當時西部軍隊缺乏糧食，武帝原先儲存軍糧五十萬石，到此時分三十萬石資助西軍。於是屯軍巴丘。正趕上侯景廢除簡文帝，立豫章嗣王蕭棟，武帝派兼長史沈衮持表到江陵勸攝政即皇帝位。承制任命武帝爲東揚州刺史，兼任會稽太守。

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盆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

三年，武帝率領軍隊從豫章出發。二月，駐扎在桑落洲。當時僧辯已從盆城出發，同武帝在白茅灣會合，於是登岸築壇，殺牲口締結盟約。進軍駐在大雷，軍人杜稜夢見雷池君、周、何之

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

神，自稱是征討大將軍，乘紅色大船，陳列兵甲，説是東下征伐侯景，一會兒就回還了，説已經殺了侯景。

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孰，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悦，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舣艕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崱問計於帝，帝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栅。即於石頭西横壠築栅。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强制弱。"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啓命帝鎮京口。

三月，武帝與諸軍進攻攻克姑孰城，於是進駐蔡洲。侯景登上石頭城，看見官軍强盛，不高興，嘴裏説："這麽多人，哪裏值得一打。"但暗中對左右親信説："這支軍隊上空有紫氣，不容易抵擋。"就用小船盛石塊，鑿沉堵塞在淮河口，緣淮河築城，從石頭城至青溪十餘里間，烽亭城樓相接。僧辯派杜崱向武帝詢問計策，武帝因爲其他將領都不敢抵擋侯景的鋒芒，請求先往前方建立營栅。便在石頭城西邊横亘丘壠修築營栅。衆軍依次相連結成八城，一直往東北方向延伸。敵賊惟恐西州退路被切斷，也在東北的果林修築五城，用以阻擋大路。武帝説："善於用兵者，就好像鬥常山之蛇，使它救了頭救不了尾而救了尾又救不了頭，困乏而没有閑暇。如今我軍既然人數衆多，侯景黨徒人數很少，就應該分散賊軍的兵力，以强制弱。"於是命令諸將分散各處部署兵力，武帝與王琳、杜龕等人全力攻擊敵軍，侯景部衆大敗潰散。僧辯命令武帝鎮守京口。

五月，齊遣將辛術圍嚴超達于秦郡，帝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帝乃自率萬人解其圍，振旅南歸。承制授帝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城縣公。及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帝代鎮揚州。

五月，齊派將領辛術在秦郡圍攻嚴超達，武帝命令徐度帶兵幫助超達防守。齊軍堆起土山，挖通地道，攻勢十分凶猛，武帝就親自率領萬人解秦郡之圍，整隊班師南歸。承制任命武帝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爲長城縣公。到王僧辯往湘州征討陸納時，攝政命令武帝代鎮揚州。

承聖二年，湘州平，帝旋鎮京口。

承聖二年，湘州叛亂平息，武帝又回鎮京口。

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啓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帝班劍二十人。

三年三月，晉升武帝爲司空。當魏攻陷江陵後，武帝與王僧辯等上書請求晉安王以太宰身份秉承皇帝旨意便宜行事。十二月，晉安王從尋陽來到京城，入宫居住朝堂，賜給武帝班劍儀仗二十人。

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帝固争之，以爲不可，不見

四年五月，齊送還貞陽侯蕭明主持社稷，王僧辯接納了他。蕭明即皇帝位，改年號爲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起初，齊國接納貞陽侯，武帝極力争辯，認爲不可以，没有被聽從。

從。帝居常憤嘆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資。

武帝平常憤憤不平喟嘆説："嗣主晋安王是高祖的孫子，元帝的兒子，究竟有何罪過，以至於被廢黜，暫立貞陽侯没有依照順序，此中隱情可以知曉。"於是暗中準備數千件衣袍和錦綵金銀，作爲賞賜的財物。

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及其子顗。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晋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并如故。仍詔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九月壬寅日，武帝召集徐度、侯安都、周文育，部署將士，水陸俱進，夜晚從南徐州出發，討伐王僧辯。甲辰日，武帝來到石頭城，先派勇士從城北越入城中。當時王僧辯正在審理政務，聽外面報告有兵，急忙逃跑。武帝大軍不久到達，順風縱火，王僧辯被抓獲。當夜絞死，他的兒子王顗也同時被殺。於是廢除貞陽侯，推奉晋安王即皇帝位，改年號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日，朝廷下詔任命武帝任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吹一并如故。又詔令帶甲士兵百人出入宫殿臺省守衛。

震州刺史杜龕據吴興，與義興太守韋載舉兵逆命。辛未，帝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城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乘虚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龕從弟北叟來降，帝撫而釋之，仍以載兄鼎知郡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

震州刺史杜龕占據吴興，與義興太守韋載一起舉兵抗逆朝命。辛未日，武帝上表親自東征，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保衛臺省。甲戌日，大軍來到義興。秦州刺史徐嗣徽，占據州城投降齊國，又邀約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響應杜龕，齊人資助士兵糧食。嗣徽乘虚突然攻至皇城下，侯安都出城迎戰，嗣徽等人退守石頭城。丁丑日，韋載以及杜龕的堂弟杜北叟來投降，武帝安撫并釋放他們，并任命韋載的哥哥韋鼎主管郡中事務。因爲嗣徽攻掠威逼京城，收拾軍械返回京都，命令周文育進軍討伐杜龕。

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據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燒齊船，周鐵武率舟師斷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

十一月己卯日，齊派遣五千兵卒，進駐姑孰城，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在胡墅運輸米粟三萬石、馬千匹進入石頭城。武帝於是派侯安都帶領水軍夜襲胡墅，燒毁齊軍船隻，周鐵武率領水軍切斷齊軍運輸，武帝帶領鐵騎兵從西明門襲擊敵軍。齊軍大敗潰散，嗣徽留下達摩等人守城。自己帶領親屬腹心，前往南州的采石，以迎接齊的援兵。

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乙卯出于東方。丙辰，帝盡命

此前，太白星從十一月丙戌日起没有出現，十二月乙卯日出現於東方。丙辰日，武帝命令衆

衆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栅。柳達摩等度淮置陣，帝督兵疾戰，縱火燒栅，烟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脱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栅，移度北岸起栅，以絶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謡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黄。'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黄，豈謡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帝許之。乃於城外盟約，其將士恣其南北。辛酉，帝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齊人殺之。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遠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孰，不從。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聚其首爲京觀。是月，杜龕以城降。

二年正月癸未，誅龕，其弟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并賜死。

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出栅口，向梁山，帳内蕩主黄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五月丙申，齊兵至秣陵故城。己亥，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栅，引度兵馬。癸卯，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都下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彦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六

軍各部全體士兵，面對冶城修治航道，渡運軍隊攻擊敵人江南二處營栅。柳達摩等人渡過淮河布置兵陣，武帝督兵急戰，縱火燒毁營栅，烟塵衝天，齊軍大敗潰散，繳獲了他們的全部船艦。當天，嗣徽、任約等人帶領齊兵返回占據石頭城，武帝派侯安都帶領水軍擊敗他們，嗣徽等人乘單船逃脱。丁巳日，攻克石頭城南岸營栅，移兵至北岸拔掉營栅，以此斷絶敵軍汲水道路。又填塞東門故城中的各個水井。齊軍據守的城中没有水，水一盒换米一升，一升米换一匹絹，有人炒米來吃。達摩對手下人説："不久前在北方，童謡説：'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黄。'侯景部下穿青衣，已在這裏失敗，如今我軍穿黄衣，難道是童謡被驗證了。"庚申日，達摩派侯子欽、劉士榮等人請和，武帝應允了。於是在城外締結盟約，允許他們的將士往南北散去。辛酉日，武帝出石頭城南門布置兵陣，送回歸北方的齊軍。當這些人回到齊國，被齊人殺死。壬戌日，齊和州長史烏丸遠從南州逃回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占據姑孰城，不服從朝命。武帝命令侯安都、徐度等人討伐平定了他們，收集敵人首級堆成高冢。本月，杜龕獻城投降。

二年正月癸未日，誅殺杜龕，他的弟弟杜龕、堂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一起賜死。

三月戊戌日，齊派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同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軍衆十萬從栅口出兵，進軍梁山，帳内蕩主黄叢出兵迎戰，打敗齊軍，燒毁齊前軍的船艦。齊人駐軍守護蕪湖。五月丙申日，齊兵攻至秣陵故城。己亥日，武帝率領宗室王侯以及朝臣，在大司馬門外的白虎闕下，殺牲祭天，因爲齊人背棄盟約，發言時慷慨激昂，淚涕交流，觀看的士卒愈加神情激奮。辛丑日，齊軍在秣陵故城，横跨淮河修立橋梁，引渡兵馬。癸卯日，從方山進軍至兒塘，擔任巡邏突擊的騎兵到了臺省，京城震驚恐駭。武帝暗中配三千精兵給沈泰，渡過長江在瓜步襲擊齊行臺趙彦深，繳獲敵軍糧船。六月甲辰日，齊兵暗中進軍至鍾山的龍

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帝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之。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鬲以爨，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臠，人人裹飯，婫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先是童謡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晋、宋以後，經绖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于時以賞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己未，斬劉歸義、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誅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庚申，追贈皇考侍中、光禄大夫，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梁帝敕丞相自今問訊，可施别榻，以近扆坐。

二年正月壬寅，詔加帝班劍十人，并前爲三十。丁未，詔贈皇兄道談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謚曰昭

尾。丁未日，進軍至莫府山。武帝派錢明帶領水軍從江乘出兵，在途中攔擊齊人的糧食運輸，將軍糧全部繳獲。齊軍大飢，殺馬驢來吃。壬子日，齊軍來到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要占據北郊壇。梁衆軍從覆舟向東轉移，屯兵郊壇北面，與齊軍相對。當夜，大雨雷電，暴風拔起樹木，平地漲起一丈多深的大水。齊軍日夜坐立在泥水中，懸着釜鬲做飯，脚趾都潰爛了。而臺中和潮溝以北，大水退去道路乾燥，官軍感覺要舒服一些。甲寅日，天漸漸轉晴。這時軍中糧食已經吃光，調集市人的糧食來供給軍隊，全以麥屑作飯，用荷葉包裹而分給軍士，間雜有麥餅，兵士都感到困乏。正好文帝陳蒨派人送來三千石米，千餘隻鴨，武帝立即命令燒飯煮鴨，發誓決一死戰。士兵衹帶防身的器物，計算糧食和肉食，使每個士兵都帶上米飯，夾雜鴨肉。武帝命令衆軍飽餐一頓，攻擊敵人，齊軍大敗潰散。抓獲嗣徽及其弟弟嗣宗，將他們斬首示衆。俘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齊軍將士能逃竄到長江邊的人，扎竹筏渡江，到長江中流而沉溺，尸體漂流至京口的滿岸都是。衹有任約、王僧愔僥幸逃脱。先前有童謡説："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從晋、宋以後，滯留在北魏境内長江、淮河以北的人，南方人把他們全稱作虜，當時士兵以賞賜得到的俘虜换酒，一名俘虜衹能换得一醉而已。丁巳日，衆軍從南州出發，燒毁敵軍的戰船。己未日，在建康市斬劉歸義、徐嗣彦、傅野猪。當天解除戒嚴。庚申日，誅殺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人。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日，武帝晋升爲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爵位進封爲義興郡公。庚申日，追贈武帝之父爲侍中、光禄大夫，封義興郡公，謚號爲恭。十月甲戌日，梁帝敕令丞相自今以後上朝問訊，可以布置另一座席，以接近御座。

二年正月壬寅日，詔令增加武帝班劍十人，合并先前人數爲三十人。丁未日，下詔追贈皇兄道談爲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謚號爲昭烈。皇

烈。皇弟休先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謚曰忠壯。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皇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封皇祖妣許氏吴郡嘉興縣君，謚曰敬。皇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謚曰宣。

弟休先爲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謚號爲忠壯。甲寅日，派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日，下詔追贈武帝祖父爲侍中、太常卿，謚號爲孝。追封武帝祖母許氏爲吴郡嘉興縣君，謚號爲敬。已故的母親張氏爲義興國太夫人，謚號爲宣。

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

二月庚午日，蕭勃舉兵從廣州度過大庾嶺，駐兵南康，遣部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兒子蕭孜爲前鋒，進兵豫章，分兵屯守險要之地，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響應蕭勃，武帝命令周文育、侯安都率軍討伐平定了這次叛亂。

八月甲午，帝進位太傅，加黄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丙申，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

八月甲午日，武帝晋升爲太傅，加黄鉞，可佩劍着履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贊拜不稱名姓。丙申日，增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當時，湘州刺史王琳擁有强兵不順從朝命，派周文育、侯安都率軍征伐他。

九月辛丑，梁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策曰：

九月辛丑日，梁帝晋升武帝爲相國，總理國家政務，封十郡爲陳公，具備九錫禮儀，加印璽綬帶，戴遠游冠，緑綟色綬帶，地位在諸侯王之上。策書寫道：

>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谿藴其玉璜，堯、舜之臣，榮河鏤其金板！况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岡，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晋，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

> 偉大的上天，憑藉日月光輝以正道示人，宏闊的大地，憑藉山岳河川來負載萬物。所以上天最偉大，與其相配的天子聰慧明哲；帝王建立國家，輔佐的重臣像聖人一樣賢能。因此周文王、武王的輔佐出現，磻谿藴藏着玉璜；帝堯、帝舜的大臣出現，黄河有雕鏤的金板！何况體得純正偉大的身影，平息時運巨大的災禍，力挽碣石的狂瀾，撲滅崑岡的大火，馳騁輾轉於各諸侯國中，運用神功豈能没有效果，行使聖道豈能没有功名？如今將要授予明公典策，請恭敬地聽朕的詔令。

> 日者，昊天不吊，鍾亂于我國家，網漏吞舟，强胡内鼂，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以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黔

> 先前，蒼天不保佑，使我國禍亂叢生，漏網之魚居然吞下大舟，强暴的胡虜侯景挑起朝内大亂，宇宙一片渾茫，百姓人人恐懼，各色人等，萬不剩一。太清年間時運極其乖否，武帝之死的痛楚異常深沉；大寶年間，簡文帝相繼被害。傑出的宰臣

黎，鞠旅於溟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縣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群飛，光啓中興，蕩寧上國。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冢司昏撓，旁引寇仇，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摇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歌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

應運而生，拯救苦難百姓，在溟池之南、桂嶺之北揮旗舉兵，使已經墜落的日月星三光重新升入天空，使混亂不堪的四海重新安寧，光輝開啓中興之業，掃蕩平息國中妖氛。這就是陳公重新造就皇室的大功勞。後來上天并未撤去禍亂厄運，夷寇醜類接連來到，南方國土動蕩不安，西京江陵被攻陷傾覆。朝中重臣昏聵不堪，勾引敵寇勢力滲入，我被廢黜打入冷宮，正要圖謀危害漢家江山，皇室時運已然危險，何異於虚有其名的贅旒，國家根基動摇，不僅如千鈞一髮。明公奮然挺身而出，拯救本朝，恢復莒齊京都的平静，使王室平安度過難關。朕之所以能够重新延續皇朝命脉，重新居住在皇宫，景仰漢光武的風範，謳歌周宣王《雅》《頌》歌詩。這又是陳公再造皇室的功績。

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孫、盧肇釁，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祅壘洞開，白羽纔撝，凶徒紛潰。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公英謨雅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逖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所不届，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争朝邊候，歸賧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宫闈幽辱，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剿定，執沛令而釁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公以國盗邊警，知無不爲，恤是同盟，誅其醜類，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

陳公從事政務之初，登上仕途之始，寇盜横行製造禍端，邊境蠻族構成災禍，番邦形成極大危害，國家局勢似乎瀕臨淪喪衰敗。陳公紅旗所指之處，妖賊的軍營爲之洞開，白羽扇剛一揮出，凶惡之徒紛紛潰散。這又是陳公的功勞。大同年間末期，邊務不完善，李賁狂暴迷亂，竊據我交、愛二州。陳公謀算英明，雷厲風行，指揮高大的戰船，一直横跨滄海。重山叠巒中的僚人洞穴，海角天涯的蠻人聚居區，遥遠的居住水上的村落，遥遠的火山之國，馬援未曾到過，陶璜也不曾開發，這些地方没有誰不懼怕我皇室神靈，争相朝拜邊境守軍，獻寶給天朝，呈狀於鴻臚寺。這又是陳公的功績。自從寇虜威逼長江，宫廷飽受凌辱，而番禺一帶的頭領，本來出自各夷族部落，認爲侯景是他們的同類，於是心懷共同作亂之意。陳公憑藉滿腔忠誠，乘機剿殲平定禍亂，爲擒獲抗逆朝命的官吏而釁鼓，爲平定地方叛亂而馳馬。這又是陳公的功績。世道開初艱難，四方多災多難，陳公因爲國賊横行邊警四起，

緣道酋豪，遞爲榛梗，路養渠帥，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强陣，清袄氛於瀧石，滅沴氣於雩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皋，乞活類馬騰之軍，流人多杜弢之衆。公坐揮三略，遥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静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盗。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届滄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彭蠡，積穀巴丘，億庾之咏斯豐，壺漿之畛是衆。故使三軍勇鋭，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盆壘猜携，用淹戎略。公志惟同獎，師克在和，屈禮交盟，神祇感咽，故能使舟師并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襟要，崤、函所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盗負其扃鐍。公一校纔撝，三雄并奮，左賢右角，沙潰土崩，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公回兹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此又公之功也。内難初静，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公舟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群氐，遂殫封豕。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啓狄人，伊、洛之間，咸爲虜戍，朝暗戎塵，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栽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

竭盡全力無所不爲，體恤同盟，誅殺醜類，南方的百姓，重新獲得新生和休養。這又是陳公的功績。長驅在嶺嶠一帶，夢中縈想京畿，沿路的豪雄頭目，争相作梗阻撓，蔡路養是這些人的首領，全部占據大的都邑，蓄養聚集亡命逃犯，正謀劃恃險作亂。陳公似龍騰虎躍，叱咤風雲，所向之處山頭没有堅不可摧的城堡，平野没有攻不可破的軍陣，在瀧石掃蕩妖氛，在雩都蕩清濁氣。這又是陳公的功績。李遷仕凶惡頑劣，屯兵占據大皋，逃亡求食的飢民似馬騰的軍隊，流離失所的人衆多於杜弢的徒衆。陳公悠然安坐策劃謀略，制定千里之外的六奇之計，忠義勇猛之士協力同心，威猛的軍隊全力作戰，似雷奔電擊，使山谷寧静，當地數郡没有犬吠的驚擾，各個祠堂再也没有狐鳴狗盗的逆賊。這又是陳公的功績。王師討伐侯景，營地面臨江河水道，軍中没有多餘的糧食，士兵面帶飢色。陳公回師彭蠡湖，在巴丘積聚糧食，頗似《詩·小雅·楚茨》歌咏糧食豐收，農民以壺盛酒犒賞軍隊。所以使得三軍將士勇猛鋭利，百戰百勝，依靠這些軍糧，消滅了凶殘的逆賊。這又是陳公的功績。盆城的軍隊相互猜忌，因而耽誤了軍事策略的實施。陳公志在激勵衆軍同仇敵愾，軍隊克敵制勝在於和洽，不惜屈尊締結盟約，神靈也感動得嗚咽流淚，所以能使水陸二軍同路，遠近齊心。這又是陳公的功績。姑孰地處險要之地，猶如崤、函拱衛長安，寇虜占據姑孰的關口橋梁，大敵掌握了門户的關鍵。陳公大旗一揮，其餘三軍一起奮力殺敵，虜寇左右二軍，土崩瓦解，鄂坂的關隘被打通，夷庚要道没有了障礙。這又是陳公的功績。義軍大衆，一起聚集京城，逆亂謀反的凶徒，依然盤踞皇城。陳公以回地之力，布下天羅地網，在很短的時間内，將敵軍徹底消滅。這又是陳公的功績。内難剛剛平息，諸侯重臣紛紛到各

反高墉。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渙，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狼心無改。公左甄右落，箕張翼舒，掃是欃槍，驅其獫狁，投秦坑而盡沸，噎濉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衣製杖戎，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祆酋震懾，遽請灰釘。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凶横，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公雖宗居汝、潁，世寓東南，眷言桑梓，公私憤切，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公論兵於廟堂之上，决勝於尊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待甸師。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祆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横，爰洎交、廣。吕嘉既獲，吴濞已鏦，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禽。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公求衣昧旦，昃食高春，興構宫闈，具瞻退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泰始之風流，重睹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

州郡鎮守，邊境又傳來烽火報警，北齊軍又侵犯邊塞。陳公率領水步軍馬，横亘在長江中、平野上，殲滅大量氐軍，擒獲敵人的大將。這又是陳公的功績。陳公消除禍難，辛辛苦苦爲皇室操勞，而朝中一夥奸臣朋比爲奸，反而引入異族狄人，伊水、洛水之間，全被虜寇占領，京城也被敵軍烟塵遮蔽，夜晚衹聽得胡鼓的喧鬧聲。陳公經過深思熟慮謀劃，布列軍陣迎戰，舉起矛戟，射出箭矢，將敵寇全部擒獲，奪回了城樓。這又是陳公的功績。任約叛離朝廷，凶狠不思悔改，齊人貪婪無度，狼心不會改變。陳公率領左右二軍，布下天羅地網，掃蕩敵人的軍隊，驅趕齊寇，敵人士兵狼狽逃竄溺水而亡仿佛跳入沸騰的秦坑之中，尸體阻斷濉水而不流暢。這又是陳公的功績。陳公作爲宰相居守朝廷，决定國家政務，而有些地位低下的地方官員，同懷狂妄惡毒之心。陳公夙夜兼行，身着戎服手持兵器，斧鉞即將揮出，金鉦聊作警戒，叛軍頭領便被震懾，於是投降請死。這又是陳公的功績。賊臣杜龕凶狠强横，在太湖一帶暴虐放肆，舉兵反叛朝廷殘忍至極，乘國家危難恃亂横行。陳公的祖籍雖在汝水、潁水一帶，却是幾世寄居東南，挂念故鄉，公憤私恨尤爲深切，剿滅這樣頑劣的巨賊，猶如燒一碟小菜。這又是陳公的功績。宗室同姓蕭勃，頑劣凶狠不順從朝廷，憑藉宗室地位，妄圖危害社稷。陳公在朝廷策劃兵略，在酒宴之間便能决定勝負，麾下的寇、賈、樊、滕諸位大將，率兵順江渡過湍急的流水，很快撲滅叛逆，不必等待執刑官來處理。這又是陳公的功績。盤踞在豫章的賊寇，依恃山嶺湖澤之險，修繕集聚兵甲，歷時多年，縱横勾結，從交州直到廣州。叛臣已經被擒獲，宗室逆賊已經伏法，命令我軍還師，征討不敬之臣，叛軍連營全被攻克，逆黨全被擒獲。這又是陳公的功績。自從

全國各地被割據瓜分，稱王稱帝者，州縣相連到處都是。陳公的武運既已暢通，教化的德行又被弘揚，一紙通令告示各地，風教傳播遠方。這又是陳公的功績。京城發生禍亂，歷經寒暑，宮門雙闕低昂，京都九門頹壞。陳公日夜辛勞，廢寢忘食，興建宮殿，得到遠近臣民的敬仰。郊祀庠序宗廟社稷的典禮，朝廷官員等級制度的恢復，使人又聽到西晉泰始年間的風流，重新看到東漢永平年間的舊制。這又是陳公的功績。

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功成化洽，樂奏《咸》《雲》，安上御人，禮兼文質。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史牒，高勳逾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

陳公有拯救天下的功勛，加上有高尚的德行，專心致志履行天道，符合道德和天意。以誠心役使百姓，能適應各種事物的變化而處理政務，至上的德行難以表彰，無爲乃是最大的有爲。夏天成長春日生出，顯示出仁義而潛藏着功用，功業成就教化融和，四方齊奏《咸池》《雲和》之樂，安定皇室統領萬民，禮義文質相兼。所以上天不會隱藏寶物，大地會表現出祥瑞，陳公輝煌成就已經記載於圖書，將會在史册上大放光彩，崇高的勛業超越了日月星辰，累積的德行高過了嵩、華二岳，固然難以用言辭來稱頌了。

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群伯。二南崇絶，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岩岩泰山，俾侯于魯。况復經營宇宙，寧惟斷鰲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慚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吴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陜，俱爲保師，

朕又聽説，先前帝王統治天下，賞賜豐厚尊重賢人，樹立功績卓著的藩國，總領其他諸侯。二南之地遥遠，四方之境曠邈，在浩蕩的大海邊，分封給齊國領地；巍峨泰山，封歸魯國。更何况陳公經營天下，難道不能和女媧斷鰲足立四極的功勞相比，拯救百姓，難道比不上大禹鑿通險峻的龍門治理大水的功績。然而酬報陳公的功績德行，沉寂無聞，這正是朕得以安寧地統治天下，感到慚愧的事情。現在授陳公爲相國，將南豫州的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的吴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的義興、江州的鄱陽臨川十郡分封給公，爲陳公。賜給這一方的青土，包裹上白茅，分封土地以定你邦，以建冢土。先前周公旦、召

晋、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秩逾三鉉，任總百司，位絶朝班，禮由事革。以相國總百揆，除録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幹，律等衡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人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儛。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巖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軌兹明罰，期在刑厝，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

公奭分治陜地，都身任三公之職，晋、鄭爲諸侯國，國君也兼任周朝卿士。兼管朝中朝外，在禮義上實在是適宜的。現在命令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予相國、陳公的印章和綬帶；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的秩禄超過三公，職責總攬所有的官府臺署，地位在所有的朝臣之上，禮儀因爲新情況而有所變更。以相國身份總理朝中政務，授予録尚書事之號。先前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還有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

又加陳公九錫，請聽後文的策命：因爲陳公以禮義爲經緯，以法律爲準則，全國各地都有秩序，駕馭天下的八柄也有章法，因此賜給陳公大輅、戎輅各一乘，四匹玄牡馬車二乘。因爲陳公輕視財寶而重視穀物，不重爵位而善待農民，京城中穀物豐足，人人都有榮辱之心，因此賜給陳公衮冕之服，以及與之配套的赤舄。因爲陳公調理陰陽，協調社會風俗，日月星適時降臨，舉國上下和睦同心，因而賜給陳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因爲陳公宣導王道，弘揚教化，光輝所照之處，即使是未開化的夷狄也一定會開通，因此賜給陳公紅色府第居住。因爲陳公揚清抑濁，褒揚有德之人擢拔賢能之士，有才德的人士充盈朝廷，高潔的隱士也都離開了山谷，因而賜陳公由檐下陛級登殿的特權。陳公品德高尚輔佐朝廷，爲時世作出了表率，領軍在各地征討，征服四面八方，因而賜給陳公虎賁勇士三百人。因爲陳公遵循法律嚴明刑罰，目的在於不用刑戮，貌恭心狠的人不予赦免，干犯法紀必遭誅罰，因而賜給陳公斧鉞各一。因爲陳公謀略英明器量弘闊，横跨中原海疆，統一中原，囊括天下，因而賜給陳公彤弓一件、彤矢百支、盧弓十件、盧矢千支。因爲陳公經天緯地，

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鴻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功德貫通幽明兩界，春露秋霜，穀米供給祭祀，因而賜給陳公黑黍酒一卣，配以圭瓚。陳國設置丞相以下的官職，一依舊制。以上便是朕的策命啊！陳公要恭敬地遵循朕的策命，盡力輔助皇天，興盛邦國，成就偉大業績，從而光大我朝高祖皇帝美好福運。

十月戊辰，又進帝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安、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爲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并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宫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

十月戊辰日，又晉升武帝的爵位爲王。將揚州的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的晉陵信安、江州的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合并先前所封共二十郡，增加陳國的封地。其相國、揚州牧、鎮衛大將軍的職務一概如故。又策命陳王冠冕有十二旒，建立天子旌旗，出入警戒清道，乘坐金根車，駕馭六馬，隨時節不同備置不同的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樂舞爲八佾，設鐘虡宫懸。王妃、王子、王女爵位的稱號，陳國所屬百官的設置，一概依照舊典制。

辛未，梁帝禪位于陳，策曰：

辛未日，梁帝將帝位禪讓給陳，策書説：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人，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世，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脱弊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沉刻璧，菁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暨天成，輕弄龜鼎，慄慄黔首，若崩厥角，黴黴皇極，將甚綴旒。

告訴你啊陳王，在先前上古之時，生民之初，在驪連氏、栗陸氏之前，容成氏、大庭氏時代，渺茫幽遠，所以詳細情況不得而知。自從伏羲、神農、軒轅、少昊等帝王，陶唐、有虞等君主，有的垂衣而統治天下，有的無爲而治理萬民，居帝位謹慎小心就好像用朽索駕馭馬車，離開帝位就好像脱去破鞋，因而堯剛遇到許由，就能捨棄帝位，舜一經遇到善卷，便讓出帝位。所以知道玄扈山的鳳圖和北斗魁星，與地位尊貴無關，金根車和玉輅車，祇是表示君王駕臨。待到從南遠眺黃河，河東沉下刻字的玉璧，精華之氣既然已經衰竭，又倦於年老仍勤於政務，於是昂首而笑，將大位讓給賢人，放聲作歌，選拔賢能授予大位。這遺留下來的風教和功業，史籍明確地記載了，漢、魏遵循遺風，已是前朝史實，宋、齊二朝授予和接受，又弘揚這一大義。我高祖皇帝應運而起，統治了天下，三代皇帝相繼繼位，列祖列宗德行與聖人齊肩。祇是時世正逢厄運之時，大奸巨惡吞食皇室，西都失去控制，夷

狄屢次侵犯。以至於到天成年間，逆賊輕侮國家社稷，苦難中的百姓恐懼不安，就好像牛羊頭角崩裂，輝煌的皇室，的確將要爲臣下所挾制，大權旁落了。

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并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曰乃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翦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貿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并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嶺南叛换，湘、郢連結，賊帥既禽，凶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泉，蛟魚并見，謳歌攸屬。况乎長彗横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群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郊祀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與！

陳王神聖，經天緯地功德崇高，調理陰陽二儀，春夏秋冬四時風調雨順，天賜給他大智大勇，是人中優秀的豪傑，天庭飽滿突出，龍行虎步儀態不凡。當初奮力起兵，救援朝廷王室，似雷電掃蕩番禺，彭蠡湖澤雲開日出，剪滅逆賊的首領，安定我皇室的京城地區。廢除建安王蕭淵明而立高祖孫朕爲帝，讓我與淵明的衣冠作了交换，陳王既然施行了伊尹、霍光之舉，便盡力保護朕。太湖、會稽二地守官，都懷有叛逆之心，魏、齊虜寇，屢次三番擾亂我京城，陳王祇派了部將出征，太湖、會稽二地逆賊便自行滅亡，又征伐虜寇，六軍兵馬全被消滅。嶺南叛離朝廷，湘、郢二州勾結起來呼應，逆賊將帥被擒獲，叛軍首領的頭顱傳到京城。陳王因而能够總攬時世，國家四方清静安寧，没有人不臣服，再遠的地方也來京城朝貢，功德上達蒼天，下貫深泉，蛟龍池魚一起出現，謳歌以示歸屬陳王。何况長長的彗星横貫天宇，已顯示除舊布新的徵兆，太陽正圓，實在是表示朝廷易姓的符瑞。王朝没有常期，帝王并非一姓。先前木德已經衰敗，而傳國祚於我梁朝。上天的曆數，聚集於明哲身上。遵循先代的典則，廣泛徵詢群臣的意見，王公卿尹，莫不歸屬陳王，恭敬地順從人神的願望，將帝位授給你本人。四海處於窮困之中，天賜福禄永遠終結，陳王公正地執掌朝廷，遵照前代典則，從而符合普天之下的企望。在郊外祭祀上帝，即時行即位大禮，永遠鞏固宏偉基業，難道不是盛事嗎！

又命璽書，遣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是日，梁帝遜于别宫。帝謙讓

又詔令草擬璽書，派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手捧皇帝璽印紱綬，行承受帝位的禮節，一概依照堯、舜禪讓的故事。這天，梁帝在别宫退位。武帝再三謙讓，

再三，群臣固請，乃許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

梁氏以圮剥荐臻，曆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黎烝，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有梁末運，仍葉遘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板蕩，紀綱泯絶。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雲表色，日月呈祥，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歌，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慚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答甿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尚饗。

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至是日，景氣清晏。禮畢，輿駕還宫，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百姓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責，皆勿復

群臣一再請求，纔同意接受帝位。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日，皇帝在南郊即位，燒柴上告天帝説：

皇帝臣霸先，大膽用玄牡昭告於昊天上帝：

梁朝因爲衰落頽敗，曆數氣運到了終點，與上天氣數相應合，因而天命落在霸先身上。自從有了百姓萬民，就建立朝廷官府，選拔賢德和有才人士，并非集中在某個姓氏。有梁一朝末期，便交上厄運，虜賊醜類欺凌朝廷，久已傾覆社稷。梁元帝在朝外，并不能祭祀太廟，上天没有撤去所加的災禍，元帝又遭敵寇俘掠。嫡傳後嗣被廢黜，宗室旁支僭越稱帝，天地動蕩不安，倫理綱常滅絶不存。霸先起初奮力起兵勤王，大力拯救似洪水泛濫的禍亂，多次率領義軍，戡平許許多多的災難。廢建安王而立梁帝，的確有巨大功勞，安定國家社稷，費盡了心力，從而達到了小康，正期望國家走上大治之道。不久烟雲顯現出美麗的顔色，日月呈現一派祥氣，除舊布新，天象已經清楚表現出來，新舊朝廷變易，況且與民間歌謡相符，全國四面八方，一起表示忠心，人們祭祀百神時，都表達了内心願望，梁帝高辭萬邦，將皇帝大位授給我。霸先自認爲才德菲薄，謙讓不接受，以至於屢次三番，辭讓不得允許。因爲百姓需要君主，國家事務必須及時處理，皇天將天命托付於我，是不可以謙遜拒絶的。畏懼皇天的威嚴，因而登上皇帝寶位，常常想到平日志願，怎能不感到慚愧。恭敬地挑選好日子，升壇接受禪讓。對上告慰皇天上帝，對下酬答百姓萬民的願望，永遠保祐我有陳王朝，萬能的神靈請接受祭品。

先前濃霧瀰漫雨雪紛紛，日夜晦暗不明，到武帝即位的這天，天氣晴朗。典禮完畢，皇帝輿駕回到宫殿，來到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年號。賜給百姓爵位二級，文武官職二等。鰥夫寡婦孤獨無親生活無法自理者，每人給穀五斛。積

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其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詔百司各依位攝職。丙子，幸鍾山，祭蔣帝廟。戊寅，幸華林園覽辭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刪定郎，刊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

欠的租税舊時的債務，全部免除不再收繳。有人被鄉論清議所譴責、犯有受賄貪污奸淫盜竊等罪過者，都抹去先前罪行不論，讓他們自我更新。那些判處長期徒刑下令收監的人，特別加以寬恕。免官失爵，禁錮不准出仕剥奪所建功勞的人，都依照舊的典制。又下詔將江陰郡劃給梁主爲江陰王，仍用梁朝的曆法，車旗服色，一概依照先前標準。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下詔朝廷百官都按各自官職攝行政務。丙子日，皇帝親臨鍾山，祭祀蔣帝廟。戊寅日，到華林園聽取審理案件，親自赦免囚徒。己卯日，分派大使赴各地宣傳朝廷旨意慰勞百姓。庚辰日，下詔從杜姥宅迎出佛牙，集合四部開設無遮大會。辛巳日，追尊帝父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母董太夫人爲安皇后，皇帝已故夫人錢氏爲昭皇后，已故世子陳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日，尊稱景帝陵墓爲瑞陵、昭皇后陵墓爲嘉陵，依照梁朝初年建立園陵的舊有法則。建立刪定郎公署，刊定法律條令。戊子日，將景皇帝神位遷移至太廟祔祭。

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没于王琳。

本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在郢州戰敗，被王琳抓獲。

十一月丙申，封皇兄子長城縣侯蒨爲臨川郡王，頊襲封始興郡王，皇弟子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庚申，都下火。

十一月丙申日，封皇兄之子長城縣侯陳蒨爲臨川郡王，陳頊襲封始興郡王，皇弟之子陳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庚申日，京城失火。

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

十二月庚辰日，皇后拜謁太廟。

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又爲明帝元年。

這一年，是周閔帝元年，到九月，宰相宇文護廢除閔帝而立明帝。又是明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辛丑，祀南郊；大赦。甲寅，遣中書舍人韋鼎、策吴興楚王神爲帝。戊午，祀明堂。

二年春正月乙未日，任命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辛丑日，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甲寅日，派中書舍人韋鼎册封吴興的楚王神爲帝。戊午日，在明堂祭祀。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辛卯，詔司空侯瑱總督水陸衆軍以禦齊。

二月壬申日，南豫州刺史沈泰逃奔齊國。辛卯日，詔令司空侯瑱總領水陸衆軍來防禦齊軍。

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以

三月，王琳立梁朝永嘉王蕭莊來延續梁朝，

奉梁後，即位于郢州。

夏四月甲子，祀太廟。乙丑，江陰王殂，陳志也。追謚梁敬帝。詔太宰吊祭，司空監護喪事。以梁武林侯蕭諮子季卿嗣爲江陰王。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烟屬天。

五月乙未，都下地震。壬寅，立梁邵陵攜王廟室，祭以太牢。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群臣表請還宫。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討王琳。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宥之，并復本官。丁亥，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庚午，遣鎮南將軍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加高州刺史黄法𣰰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幸大莊嚴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群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宫。丙戌，加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三年春正月丁酉，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迹見。甲子，廣州言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

二月辛酉，加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閏四月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

在郢州即位。

夏四月甲子日，祭祀太廟。乙丑日，江陰王去世，陳史記載下來。追謚爲梁敬帝。詔令太宰吊喪祭祀，司空監辦喪事。以梁朝武林侯蕭諮的兒子季卿繼承爵位爲江陰王。戊辰日，重雲殿東的屋脊鴟尾處有紫烟升入天空。

五月乙未日，京都周圍發生地震。壬寅日，爲梁朝的邵陵攜王建立廟室，用太牢祭祀。辛酉日，皇帝來到大莊嚴寺，在寺中宣揚佛法自作苦行。壬戌日，群臣上表請皇帝還宫。

六月己巳日，詔令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討伐王琳。先前，侯景之亂被平定時，太極殿被焚毁，承聖年間議論過要重新營建，但是惟獨缺一大柱。秋七月，有一根十八圍的大樟木，長四丈五尺，順水流到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上報朝廷。詔令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營建太極殿。

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人從王琳軍中逃歸京城，自動向廷尉認罪，當天皇帝接見，寬宥他們，都官復原職。丁亥日，加江州刺史周迪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庚午日，派鎮南將軍周文育都督衆軍從豫章發兵，討伐余孝勱。乙亥日，皇帝來到莊嚴寺，闡發《金光明經》題旨。丁酉日，加高州刺史黄法𣰰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日，皇帝來到大莊嚴寺，設無礙大會，施捨皇帝車駕和其他御用之物，群臣又準備御用車駕來迎接，當天返回宫殿。丙戌日，加北江州刺史熊曇朗爲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三年春正月丁酉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以原本的官號開府儀同三司。當夜下大雪，到天亮時，太極殿前出現龍的足迹。甲子日，廣州傳言仙人出現於羅浮山寺的小石樓。

二月辛酉日，加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夏閏四月甲午日，下詔依從前代設置西省學

學士，兼取伎術士。是時久不雨。丙午，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士，同時録用方伎術士。當時長久不下雨。丙午日，皇帝到鍾山祭蔣帝廟。這天降雨，一直綿延至月末。

五月丙辰朔，日有蝕之。有司奏舊儀帝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永可爲準。"丙子，扶南國遣使朝貢。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勱。

五月丙辰初一，出現了日食。有司奏報按照舊有儀典，皇帝應親臨前殿，穿朱紗袍，戴通天冠。下詔説："這種儀典原是前代沿用，朕尚有不贊同處，看不見月光就要仰仗於太陽，應該配備袞冕禮服，從今以後可以永遠成爲定則。"丙子日，扶南國派遣使者來朝貢。乙酉日，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害都督周文育，舉兵謀反。王琳派部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助余孝勱。

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四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人斬之，傳首建鄴。甲午，衆軍凱歸。

六月戊子日，儀同侯安都在左里戰敗衆愛等人，俘獲王琳的堂弟王襲、主將羊暕等四十餘人，衆愛逃走。庚寅日，廬山居民殺衆愛，將其頭顱傳到建鄴。甲午日，衆軍凱旋。

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右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帝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帝素服哭于朝堂，哀甚。癸卯，上臨訊獄訟。是夜，熒惑在天尊，上疾甚。丙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纘大業。甲寅，殯于太極殿西階。八月甲午，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丙申，葬萬安陵。

丁酉日，皇帝患病，派兼太宰、尚書右僕射王通將疾病祈告於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祈告太社、南北郊。辛丑日，皇帝稍稍痊愈。已故司空周文育的靈柩從建昌運到京城。壬寅日，皇帝着素服在靈堂哭文育，非常哀傷。癸卯日，皇帝親自審理案件。當夜，熒惑星停在天尊座，皇上疾病加重。丙午日，皇帝在璿璣殿駕崩，當時五十七歲。遺詔急召臨川王陳蒨入朝繼承帝位。甲寅日，在太極殿西階入殯。八月甲午日，群臣上謚號爲武皇帝，廟號爲高祖。丙申日，武帝安葬於萬安陵。

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虚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阼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武帝雄壯勇武英明善斷，天性非常仁愛。在他擔任宰相之時，長期推崇寬容簡要。尤爲崇尚節儉樸素，平常膳食不過是幾樣菜。私人宴請，器皿都是瓦蚌製作的，菜肴肉食果品，衹要充足就行，從不浪費鋪張。起初從平定侯景至立敬帝之時，他得到的男女人口金玉絹帛都分賞給將士們。他後房的姬妾們，不穿華麗的衣服，不用黄金翠玉首飾，歌女樂工不列於堂前。稱帝之後，愈加節儉。所以他傑出的功績高尚的德行，光耀於江東。

文帝陳蒨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沉敏，有識

世祖文皇帝名諱爲蒨，字子華，是始興昭烈王的長子。年輕時沉着機敏，有見識器量，容

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梁太清初，帝夢兩日鬥，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侯景之亂，避地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及衡陽獻王出都。帝乃密袖小刀，候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

貌儀態英俊，留心閱讀經史。武帝非常喜愛他，常稱讚他是“我家優秀人才”。梁太清初年，文帝夢見兩日相鬥，一大一小，大的那個光芒熄滅而墜落地下，顏色正黃，有一斗大小，文帝取下三分之一放入懷中。侯景之亂時，他躲避到臨安縣郭文舉的舊宅。待到武帝領兵南下平叛，侯景派吳興太守信都遵逮捕他和衡陽獻王去都城。文帝便在袖中暗帶着小刀，等待碰到侯景要將他殺掉。到都城後，將他交付郎中王翻囚禁，所以謀殺侯景之事沒有成功。武帝圍攻石頭城，侯景多次要加害文帝，後來侯景敗亡，文帝纔得以出獄。

起家吳興太守。武帝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婿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栅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澄、蔣元舉攻下龕。拜會稽太守。武帝受禪，立爲臨川王。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己。周文育、侯安都之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帝嗣膺寶籙，帝辭讓至于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詔州郡悉停奔赴。

最初出仕時任吳興太守。武帝討伐王僧辯時，先召見文帝一起謀劃。當時僧辯的女婿杜龕據守吳興，兵員頗多，武帝暗中命令文帝返回長城縣，設立營栅防備杜龕。杜龕派將領杜泰乘虛突然襲擊，將士相視大驚失色，文帝談笑自若，部署愈加嚴明，於是軍心纔安定下來。待到武帝派周文育討伐杜龕，文帝派將軍劉澄、蔣元舉打敗杜龕。文帝官拜會稽太守。武帝接受梁朝禪讓，立文帝爲臨川王。夢見梁武帝將寶刀贈給自己。周文育、侯安都在沌口戰敗，武帝詔令文帝入朝總攬軍政。不久又奉命帶兵鎮守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日，武帝駕崩，皇后宣讀遺詔徵召文帝入朝繼承帝位。甲寅日，從南皖來到都城，入朝居住中書省。皇后命令文帝繼承帝位，文帝再三辭讓，公卿一再請求，當天在太極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令各州郡全部停止赴京奔喪。

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辛酉，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丑，重雲殿災。

秋七月丙辰日，尊稱皇后爲皇太后。辛酉日，任命司空侯瑱爲太尉，任命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任命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丑日，重雲殿發生火災。

八月庚戌，立皇子伯茂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頊爲安成王。

八月庚戌日，立皇子伯茂爲始興王，作爲昭烈王的後嗣，將始興嗣王陳頊移封爲安成王。

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

九月辛酉日，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官員依等級贈給絹帛。乙亥日，立妃沈氏爲皇

妃沈氏爲皇后。

冬十月甲子，齊文宣帝殂。

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詔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禦之。

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祀南郊。詔賜人爵一級。

二月丙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禽齊將劉伯球。王琳及其主蕭莊奔齊。庚子，分遣使者齎璽書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盆城。庚戌，立武帝第六子昌爲衡陽王。

三月丙辰，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帥熊曇朗，傳首建鄴。戊午，齊軍棄魯山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丙子，衡陽王昌沉于江。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後。

辛丑，周明帝崩。

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改葬梁元帝於江寧舊塋，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仍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建鄴殊死以下。

秋七月丙辰，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八月壬午，齊孝昭帝廢其主殷而自立。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容所須，

后。

冬十月甲子日，齊國文宣帝去世。

十一月乙卯日，王琳進犯大雷，詔令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防禦王琳。

這一年，周明帝將天王改稱皇帝，重新建年號爲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下詔賜給鰥夫寡婦孤獨無親生活不能自理者，每人五斛粟。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勉種田者，以及品行高尚不同常人者，加爵位一級。甲寅日，分派大使赴各地宣傳朝廷旨意慰勞百姓。辛酉日，到南郊祭天。下詔賜給臣民一級爵。

二月丙申日，太尉侯瑱在梁山戰敗王琳，在博望戰敗齊兵，俘獲齊將劉伯球。王琳及其主子蕭莊逃奔齊國。庚子日，分派使者赴各地携帶璽書宣傳朝廷旨意慰勞百姓。乙巳日，派太尉侯瑱鎮守盆城。庚戌日，立武帝第六個兒子陳昌爲衡陽王。

三月丙辰日，蕭莊所任命的郢州刺史孫瑒帶領全州歸順朝廷。丁巳日，江州刺史周迪平定南中，斬逆賊帥熊曇朗，首級傳送到建鄴。戊午日，齊軍放棄魯山城逃跑，詔令南豫州刺史程靈洗鎮守此城。丙子日，衡陽王陳昌在長江中沉溺而死。

夏四月丁亥日，立皇子伯信爲衡陽王，作爲衡陽獻王的後嗣。

辛丑日，周明帝駕崩。

六月辛巳日，將皇帝祖母景安皇后改謚號爲景文皇后。壬辰日，下詔將梁元帝改葬於江寧舊墳地，車旗禮儀規章，全用梁朝的典制，一概依照從前魏葬漢獻帝的禮儀。甲午日，追加策封已故始興昭烈王妃爲孝妃。辛丑日，是武帝逝世周年的國哀忌日，皇上親臨太極前殿，百官助行哭禮。赦免建鄴城死罪以下的囚犯。

秋七月丙辰日，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

八月壬午日，齊孝昭帝廢黜君主高殷而自立爲帝。戊子日，詔令如果不是軍器和國家形象所

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丁酉，幸正陽堂閱武。

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禦之。

冬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拒周軍。

十二月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庚子，獨孤盛潛遁走。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二月庚寅，曲赦湘州諸郡。

三月乙卯，太尉、湘州刺史侯瑱薨。

夏六月己亥，齊人通好。

秋七月丙午，周將賀若敦遁歸，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

九月甲寅，詔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周文育、故開府儀同三司杜僧明、故中護軍胡穎、故領軍陳擬配食武帝廟庭。

冬十月癸丑，霍州西山蠻率部內屬。乙卯，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甲辰，齊孝昭帝殂。

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國廟于都下，用王者禮。以國用不足，立煮海鹽賦及榷酤科。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王琳，丙戌，詔司空侯安都討之。

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祀南郊，詔賜人爵一級，孝悌力田加一等。

二月，梁宣帝殂。

閏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麗王高湯爲寧東將軍。

必須的，像金銀珠玉和衣服上的裝飾物品，一概加以禁止使用。丁酉日，皇帝到正陽堂檢閱軍隊。

九月癸丑日，出現彗星。乙卯日，周將獨孤盛帶領水軍殺向巴、湘二州，與賀若敦水陸并進，太尉侯瑱從尋陽出兵抵禦周軍。

冬十月癸巳日，侯瑱在楊葉洲打敗獨孤盛，獨孤盛棄船上岸築城自保。丁酉日，詔令司空侯安都率領衆軍與侯瑱會師向南行進抗拒周軍。

十二月己亥日，周朝的巴陵城守將尉遲憲投降。庚子日，獨孤盛暗中逃跑。

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大赦天下。辛未日，周朝湘州守將殷亮投降，湘州被平定。

二月庚寅日，特赦湘州所屬各郡。

三月乙卯日，太尉、湘州刺史侯瑱去世。

夏六月己亥日，齊人表示希望兩國友好。

秋七月丙午日，周將賀若敦逃歸本國，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各郡全部平定。

九月甲寅日，下詔令以已故太尉侯瑱、已故司空周文育、已故開府儀同三司杜僧明、已故中護軍胡穎、已故領軍陳擬祔祀於武帝廟庭。

冬十月癸丑日，霍州西山蠻人率部衆歸附朝廷。乙卯日，高麗國派使者朝貢。

十一月甲辰日，齊孝昭帝去世。

十二月甲申日，在京城建立始興國廟，祭祀規格用王者禮儀。因國家費用不充足，設立煮海鹽的賦税和酤酒税。先前縉州刺史留異呼應王琳，丙戌日，詔令司空侯安都率兵征伐他。

這一年，是周武帝保定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日，在南郊設置帷宮，以繒帛祭告胡公以配祭於天。辛亥日，在南郊祭天，下詔賜臣民每人爵一級，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勉種田者加爵位一等。

二月，梁宣帝去世。

閏月己酉日，任命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麗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率

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甲子，改鑄五銖錢。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自周。丁丑，以安右將軍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大赦。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枝嶺，異奔晋安，東陽郡平。

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人來聘。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

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以侍中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丁亥，周迪請降。

四年春正月丙子，干陁利國遣使朝貢。甲申，周迪走投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

夏四月辛丑，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乙卯，加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巳，司空侯安都賜死。

秋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曲赦都下。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將軍章昭達討平之。

冬十二月丙申，大赦。詔昭達進軍建安，討陳寶應。

五年春三月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武配食武帝廟庭。

夏五月，周、齊并遣使來聘。

秋七月丁丑，曲赦都下。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己丑，章昭達禽陳寶應、留異，送建鄴，晋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晋安二

兵呼應留異。甲子日，改鑄五銖錢。

三月丙子日，安成王陳頊從周回到京城。丁丑日，任命安右將軍吴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統領衆軍南征。甲申日，大赦天下。庚寅日，司空侯安都在桃枝嶺打敗留異，留異逃奔晋安，東陽郡被平定。

夏四月癸卯日，特赦東陽郡。乙巳日，齊人來朝通問修好。

秋七月己丑日，皇太子娶王氏爲妃。在位文武官員按級别賜給不等的絹帛，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勉種田和作爲本宗繼承者的人，賜爵二等。

九月戊辰初一，出現了日食。任命侍中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丁亥日，周迪請求投降。

四年春正月丙子日，干陁利國派使者朝貢。甲申日，周迪逃奔至閩州，刺史陳寶應收納了他。

夏四月辛丑日，開設無礙大會，皇帝在太極前殿宣揚佛法，自作苦行。乙卯日，加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陳頊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巳日，賜司空侯安都死。

秋九月壬戌日，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去世。癸亥日，特赦都城。辛未日，周迪又起兵攻掠臨川，詔令護軍將軍章昭達討伐平定了叛軍。

冬十二月丙申日，大赦天下。詔令昭達進軍建安，討伐陳寶應。

五年春三月壬午日，下詔以已故護軍將軍周鐵武在武帝廟庭袝祭。

夏五月，周、齊二國都派使者來朝通問修好。

秋七月丁丑日，特赦都城。

九月，修築京都西城。

冬十一月己丑日，章昭達擒獲陳寶應、留異，送往建鄴，晋安郡被平定。甲辰日，任命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日，特赦建安、晋安二郡。討伐

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并給棺櫬，送還本鄉，并復其家。癸未，齊人來聘。

陳寶應爲朝廷陣亡的將士，都賜給棺椁安葬，送歸他們的故鄉，并免收他們家庭的賦税。癸未日，齊人來朝廷通問修好。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

六年春正月甲午日，皇太子行加冠禮，王公以下官員，賜給不等的絹帛，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勉種田和作爲本宗繼承者的人，賜爵一級，鰥夫寡婦孤獨無親生活不能自理者，每人賜穀五斛。

夏四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司空。

夏四月甲寅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陳頊爲司空。

五月，齊武成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

五月，齊武成帝傳帝位給太子高緯，自號太上皇帝。

六月辛酉，彗星見于上台北。周人來聘。

六月辛酉日，彗星出現於上台的北方。周人來朝通問修好。

秋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至，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丙戌，臨川太守駱牙斬周迪，傳首建鄴，梟於朱雀航。

秋七月癸未日，有大風從西南颳來，範圍有百餘步寬。掀壞靈臺的候樓。甲申日，儀賢堂無故自行損壞。丙戌日，臨川太守駱牙斬周迪，首級傳到建鄴，被懸挂在朱雀航示衆。

八月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八月己卯日，立皇子伯固爲新安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

九月，新作大航。

九月，新造大航。

冬十月辛亥，齊人來聘。

冬十月辛亥日，齊人來朝廷通問修好。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癸亥，曲赦都下。

十二月乙卯日，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癸亥日，特赦都城。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三月己卯，以司空安成王頊爲尚書令。

三月己卯日，任命司空安成王陳頊爲尚書令。

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賜在位文武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群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群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陵。

夏四月乙卯日，皇孫至澤出生，賜給在職文武官員不等的絹帛，身爲本宗繼嗣者賜爵一級。癸酉日，皇帝在有覺殿駕崩。遺詔皇太子可以即時即皇帝位，陵墓安葬一定要儉省和迅速，大殮完畢後，群臣三日到靈前致哀一次，因公而除喪服的制度，一概依照前代的典則。六月甲子日，群臣追奉謚號爲文皇帝，廟號爲世祖。丙寅日，安葬於永寧陵。

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僞，下不

文帝出身於平民，知曉百姓的疾苦，國家資財用度，凡事務從節儉。對真僞的辨識頗有眼

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槍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强若此云。

光，不允許臣下的奸佞情狀。有時一夜之中緊急文書投入宮中而文帝立即就宮外事務予以處理，前後連續不斷。每當報時衛士觀察漏壺傳籤到宮殿中，命令他們把籤擲在階石上，發出鏗鏘的響聲，文帝說："我雖然可以睡覺，但也要保持警覺狀態。"他自强不息到這一地步。

廢帝陳伯宗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爲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廢帝名諱爲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是文帝的嫡長子。梁朝承聖三年五月庚寅日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日，拜臨川王世子。三年，文帝繼承帝位，八月庚戌日，伯宗立爲皇太子。自從梁室動亂頻仍，太子居所東宮被焚毁，太子居住在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詔內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日，文帝駕崩，這天太子在太極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下詔朝廷內外文武官員都恢復各人職務，遠方的官員都停止赴朝奔喪。

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爲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司空，以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以吴興太守沈欽爲右僕射。

五月己卯日，尊稱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庚寅日，任命司空、揚州刺史、新任尚書令安成王陳頊爲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日，任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司空，任命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任命吴興太守沈欽爲右僕射。

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

冬十月庚申，享太廟。

十一月乙亥，周人來吊。

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朝貢。

是歲，周天和元年。

秋七月丁酉日，立妃王氏爲皇后。

冬十月庚申日，祭祀太廟。

十一月乙亥日，周朝派使者前來吊喪。

十二月甲子日，高麗國派使者來朝貢。

這一年，是周朝天和元年。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大赦，改元，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卯，祀南郊。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日，尚書左僕射袁樞去世。乙亥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賜給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勉種田者一級爵。辛卯日，在南郊祭祀。

二月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

二月辛亥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被殺。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僕射。

三月甲午日，任命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僕射。

夏五月乙未，湘州刺史華皎不從執政，丙申，以中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爲征南大將軍，總舟師討之。

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都下衆軍，自步道襲湘州。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

九月丙辰，百濟國遣使朝貢。是月，周將拓拔定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吴明徹等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禽定送建鄴。

冬十月辛巳，曲赦湘、巴二州爲皎所詿誤者。

十一月甲子，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冲薨。

十二月庚寅，以儀同三司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司徒、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以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及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吴明徹即本號并開府儀同三司。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并給棺槥，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司空徐度薨。

夏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

六月丁亥，彗星見。

秋七月戊申，新羅國遣使朝貢。壬戌，立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九月，林邑、狼牙脩國并遣使朝貢。

冬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曰：

伯宗昔在儲宫，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太傅親承顧托，義深垣屏，而攢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

夏五月乙未日，湘州刺史華皎不服從朝廷執政宰臣，丙申日，任命中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爲征南大將軍，總領水軍討伐華皎。

六月壬寅日，任命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領都城衆軍隊，從陸路襲擊湘州。

秋七月戊申日，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身爲本宗繼嗣者一級爵，王公以下的官員賞賜不等的絹帛。

九月丙辰日，百濟國派使者來朝貢。這個月，周將拓拔定進入郢州，與華皎水陸并進。都督淳于量、吴明徹等人大敗敵軍，華皎單船逃奔江陵，俘獲拓拔定送往建鄴。

冬十月辛巳日，特赦湘、巴二州被華皎牽連而誤入歧途者。

十一月甲子日，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冲去世。

十二月庚寅日，封儀同三司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作爲孔子後嗣敬奉祭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日，司徒、安成王陳頊晋升爲太傅，兼任司徒，加以特殊禮遇。以新任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并任命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吴明徹以原本官號開府儀同三司。庚子日，下詔凡因討伐華皎爲朝廷戰死的將士，都給以棺椁，送歸各自故鄉，并免去他們家庭的賦税。甲子日，司空徐度去世。

夏五月丙辰日，太傅安成王陳頊獻上玉璽一枚。

六月丁亥日，出現彗星。

秋七月戊申日，新羅國派使者來朝貢。壬戌日，立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

九月，林邑、狼牙脩國都派使者來朝貢。

冬十一月甲寅日，慈訓太后敕令説：

伯宗先前在儲宫，本來就没有良好的聲譽，當他即帝位後，便極盡凶頑淫蕩。太傅親自承受文帝顧命托付，恩義深入宫垣殿内，但是文帝尚未安葬，即位没過兩

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陰謀禍亂，賴元相維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宗社之靈，祆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但賊豎皆亡，日望懲改，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蕩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內，啖以深利，謀興肘腋；又蕩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天誘其衷，自然開發。此諸文迹，今以相示，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生靈。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豫，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久符太伯。今可還申舊志，崇立賢君，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

天，伯宗就指使劉師知、殷不佞等人公然排斥太傅，陰謀造成禍亂，仰賴於首相維護社稷，衹清除了帝王身旁的奸臣。又因爲余孝頃靠近京城，就要徵召他入朝，仰賴於社稷神靈，妖氛被清除了。於是又秘密詔令華皎，在上流舉兵，國家社稷憂懼，幾乎被醜類顛覆。又另令歐陽紇等進攻威逼衡州，嶺南動亂紛紛，鬧騰了數月。在賊臣全滅亡後，日夜希望他改過自新，然而他背棄禮義而不顧道德，情性沒有悔改。副將侯法喜等人，在太傅麾下，長期來往於太傅府中，用重利誘惑他，陰謀在太傅心腹處發難；又與副將孫泰等人暗中勾結，交往密切，是上天誘導了這些人的良心，自行揭露這些陰謀。這些斑斑劣迹，如今公布於衆，豈能够再讓他主持太廟祭祀，君臨萬民生靈。現在可以特別將他降爲臨海郡王，送歸他的封國府第。太傅安成王，天生具備帝王之德，像聖人那樣深廣，武、文二帝十分器重他，天地人三靈都十分企盼他。自從文帝病重，他負有總理國家朝政的重任，恩威并重，刑法禮義兼行。況且地下發現了玉璽，上天出現了彗星，布新除舊，各種祥瑞都顯示出來了。文帝對兒子的瞭解，超過了帝堯對丹朱的瞭解，將帝位傳給弟弟的情懷，長期以來就存有吳太伯之心。如今可以一遂文帝舊願，推崇并另立賢明君主，另外應該依照舊有的儀典，迎奉新皇帝車駕入宮。

是日，帝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時年十九。

這天，廢帝出宮居住別的地方。太建二年四月乙卯日去世，當時十九歲。

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尊位，政刑皆歸冢宰，故宣太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廢帝天性仁厚軟弱，缺乏君王的器度，當他即帝位時，朝政大權都歸於宰相，所以宣太后矯稱文帝的遺志而將他廢除了。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屬殷憂之運，功存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乎西都蕩覆，江表阽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

論曰：陳武帝以他雄武英毅的姿質，在國難艱深的時代，具有拯救水深火熱的百姓、力挽狂瀾的功德，隨機應變，的確是人中豪傑。當西都江陵被傾覆，江東面臨危機，王僧辯職任類同伊

恨，貞陽入假秦兵，不息穆嬴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玄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柴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己，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永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摯，文后雖欲不鑒殷道，蓋亦其可得邪？

尹，徒然與梁帝結下怨恨，貞陽侯入齊借兵，好似申包胥在秦庭向穆公哀泣不息。武帝乘機舉事，運用傑出的計謀，帝業創立的基礎，是從這裏開始的，燃柴告天改朝換代，是有所憑藉的。文帝以宗室繼承帝位，懷有警惕之心，加上他崇尚儒術，喜愛文辭，躬行節儉，辛勤理政拯濟天下，志向高遠而氣度弘闊，有前代賢君之風，至於他明察真僞駕馭臣下，可與東漢永平年間的政治相比。臨海郡王懦弱，與帝摯相似，文宣太后即使不想借鑒前代，難道辦得到嗎？

南史卷十

本紀第十

陳本紀(下)

宣帝陳頊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侄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爲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高宗孝宣皇帝名諱爲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個兒子。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日出生，當時紅光滿屋。年輕時爲人寬容，頗有謀略。成人後，儀表英俊，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勇猛有氣力，擅長騎馬射箭。武帝平定侯景，鎮守京口，梁元帝徵召武帝的子侄入朝侍衛，武帝派宣帝赴江陵。歷官至中書侍郎。當時有位叫李總的軍官與宣帝有老交情，經常在一起游玩，宣帝曾經在某夜喝醉酒，點着燈睡覺，李總正好外出，不久又返回，便看到宣帝是條大龍，於是驚恐地跑到別的房間裏。魏攻克江陵，宣帝被遷移到長安。宣帝看上去不聰明，魏將楊忠的門客張子煦看見他覺得很驚奇，說："這人頭形似虎，將來肯定會大富大貴。"

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歷位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廢帝爲臨海王，以帝入纘皇統。

永定元年，在長安襲封始興郡王。文帝繼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從周南還，任命爲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備置佐史。歷任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時，拜司徒、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二年正月，晋升爲太傅，領司徒，加以特殊禮遇，佩劍着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日，慈訓太后廢黜廢帝爲臨海王，以宣帝入宫接受帝位。

是月，齊武成帝殂。

這個月，齊武成帝去世。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日，皇帝在太極前殿即位，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文武官員賜官位一階，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勞種田者和同宗繼承

級。鰥寡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觀省四方風俗。以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辛丑，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建安侯叔英爲豫章王，豐城侯叔堅爲長沙王。

二月乙亥，耕藉田。

夏五月甲午，齊人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

冬十月，新除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反。辛未，遣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討之。

二年春二月癸未，章昭達禽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

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又詔自討周迪、華皎以來，兵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斂，并給棺槥，送還本鄉。

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于萬安陵。

五月壬午，齊人來吊。

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朝貢。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州郡，省冤屈。

冬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癸巳，雷。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祀南郊。

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三月丁丑，大赦。

夏四月壬辰，齊人來聘。

人，賜給爵位一級。鰥夫寡婦生活不能自理者，每人賜穀五斛。恢復太皇太后的尊號爲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敬奉昭烈王的祭祀。乙未日，拜謁太廟。丁酉日，分派各路大使，赴全國各地觀察風俗人情。任命尚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辛丑日，在南郊祭天。壬寅日，封皇子建安侯叔英爲豫章王，豐城侯叔堅爲長沙王。

二月乙亥日，皇帝在藉田耕種。

夏五月甲午日，齊人派使者通問修好。丁巳日，任命吏部尚書徐陵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辛卯日，皇太子娶沈氏爲妃子，王公以下的官員，賜給不等的絹帛。

冬十月，新任左衛將軍歐陽紇占據廣州謀反。辛未日，派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討伐他。

二年春二月癸未日，章昭達擒獲歐陽紇送往京城，在建康市場斬首，廣州之亂被平息。

三月丙申日，皇太后駕崩。丙午日，特赦廣、衡二州。丁未日，大赦天下。又下詔自從討伐周迪、華皎以來，所有陣亡的士兵，都命令予以收殮，并賜給棺椁，送歸死者本鄉。

夏四月乙卯日，臨海王伯宗去世。戊寅日，皇太后合葬於萬安陵。

五月壬午日，齊國派使者來吊喪。

六月戊子日，新羅國派使者來朝貢。辛卯日，下大雨冰雹。乙巳日，分派大使巡視各州郡，審理冤屈案件。

冬十一月辛酉日，高麗國派使者來朝貢。

十二月癸巳日，雷震。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任命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日，在南郊祭天。

二月辛巳日，祭祀明堂。丁酉日，皇帝在藉田耕種。

三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辰日，齊人來朝通問修好。

五月辛亥，高麗、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并遣使朝貢。

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冬十月乙酉，周人來聘。

十二月壬辰，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右僕射。

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

三月乙丑，扶南、林邑國并遣使朝貢。

夏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勱卒。

是月周人誅冢宰宇文護。

秋八月辛未，周人來聘。

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丙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三司杜稜、程靈洗配食武帝廟庭；故司空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

冬十一月己亥，地震。

是歲，周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宫。

三月壬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略地北邊。丙戌，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皇孫胤生，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夏六月癸亥，周人來聘。

秋九月癸未，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壬辰晦，夜明。

冬十月己亥，以特進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吴明徹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

五月辛亥日，高麗、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都派使者來朝貢。

六月丁亥日，江陰王蕭季卿因爲罪過而被罷免。甲辰日，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爲江陰王。

冬十月乙酉日，周朝派使者來朝通問修好。

十二月壬辰日，司空章昭達去世。

四年春正月丙午日，任命尚書僕射徐陵爲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爲右僕射。

二月乙酉日，立皇子叔卿爲建安王。

三月乙丑日，扶南、林邑國都派使者來朝貢。

夏五月癸卯日，尚書右僕射王勱去世。

本月，周人誅殺宰臣宇文護。

秋八月辛未日，周朝派人來通問修好。

九月庚子初一，出現日食。辛亥日，大赦天下。丙寅日，以已故太尉徐度，儀同三司杜稜、程靈洗配享於武帝廟庭；已故司空章昭達配享於文帝廟庭。

冬十一月己亥日，發生地震。

這一年是周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日，任命吏部尚書沈君理爲尚書右僕射，仍領吏部尚書。辛巳日，在南郊祭天。

二月辛丑日，在明堂祭祀。乙卯日夜，有白氣如虹，從北方貫穿北斗紫宫。

三月壬午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開拓北部邊界的領土。丙戌日，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日，皇孫陳胤出生，朝廷内外文武官員賜給不等的絹帛，同宗繼承者賜爵一級。

夏六月癸亥日，周朝派人來朝通問修好。

秋九月癸未日，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去世。壬辰晦日，夜空明亮。

冬十月己亥日，任命特進周弘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日，吴明徹攻克壽陽城，斬殺王琳，首級傳送建鄴，懸挂在朱雀航示衆。

十二月壬辰，詔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王琳首并還親屬，以弘廣宥。乙巳，立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是歲，諸軍略地，所在剋捷。

六年春正月壬戌，赦江右淮北諸州。甲申，周人來聘。高麗國遣使朝貢。

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耕藉田。

夏四月庚子，彗星見。

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卒。

冬十一月乙亥，詔北邊行軍之所，并給復十年。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

三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

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以還百姓。乙未，桃根又上織成羅紋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

六月丙戌，詔爲北行將士死王事者，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獸門。

秋八月癸卯，周人來聘。

閏九月壬辰，都督吴明徹大破齊軍於吕梁。是月，甘露頻降樂游苑。丁未，輿駕幸苑采甘露，宴群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晋熙王。

十二月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爲

十二月壬辰日，詔令將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人以及王琳的首級都還給他們的親屬，以弘揚朝廷的寬宥之恩。乙巳日，立皇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

這一年，諸軍開拓疆土，所向皆攻克。

六年春正月壬戌日，赦長江以西淮河以北各州。甲申日，周朝派使者來通問修好。高麗國派使者朝貢。

二月壬辰初一，發生了日食。辛亥日，皇帝到藉田耕種。

夏四月庚子日，出現彗星。

六月壬辰日，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去世。

冬十一月乙亥日，下詔北方軍隊行經之處，都免去賦税十年。

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

七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南郊祭天。

三月辛未日，詔令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等州在長江以北的各郡，設置雲旗招募義士，前往大軍及在各鎮駐防。

夏四月丙戌日，有彗星出現於大角星座。庚寅日，監豫州陳桃根獻上青牛，詔令還回百姓。乙未日，桃根又獻上用羅紋錦織成的被單、被面各二床，詔令在雲龍門外予以燒毁。壬子日，郢州獻上瑞鍾六枚。

六月丙戌日，下詔爲北征將士中爲國家陣亡者，在近日舉哀。壬辰日，任命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僕射。己酉日，改建雲龍、神獸門。

秋八月癸卯日，周朝派人來通問修好。

閏九月壬辰日，都督吴明徹在吕梁大敗齊軍。這個月，甘露頻頻降落在樂游苑。丁未日，皇帝乘輿駕親自到苑中采集甘露，宴請群臣，下詔在苑中的龍舟山建立甘露亭。

冬十月己巳日，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晋熙王。

十二月壬戌日，任命尚書僕射王瑒爲左僕

左僕射，太子詹事陸繕爲右僕射。甲子，南康郡獻瑞鍾一。

八年春二月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爲司空。

夏五月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六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新除晋陵太守王克爲右僕射。

秋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

是月，周滅齊。

二月壬子，耕藉田。

秋七月己卯，百濟國遣使朝貢。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震死。

冬十月戊午，司空吴明徹破周將梁士彦於吕梁。

十二月戊申，東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彦，大敗司空吴明徹於吕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

三月辛未，震武庫。丙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乙酉，大赦。

夏四月庚戌，詔維在軍者，并賜爵二級。又詔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奉恤者，并各量減。庚申，大雨雹。

六月丁酉，周武帝崩。

閏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内槐樹及鴻臚府門。

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朝貢。

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

射，太子詹事陸繕爲右僕射。甲子日，南康郡獻上瑞鍾一枚。

八年春二月壬申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吴明徹爲司空。

夏五月庚寅日，尚書左僕射王瑒去世。

六月甲寅日，任命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左僕射，新任晋陵太守王克爲右僕射。

秋九月戊戌日，立皇子叔彪爲淮南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日，齊國主傳帝位於太子高恒，自號太上皇。

本月，周朝滅掉齊國。

二月壬子日，皇帝在藉田耕種。

秋七月己卯日，百濟國派使者來朝貢。庚辰日，下大雨，雷擊萬安陵華表。己丑日，雷擊慧日寺刹和瓦官寺的重門，一女子被震死。

冬十月戊午日，司空吴明徹在吕梁戰敗周將梁士彦。

十二月戊申日，東宫建成，皇太子遷居新宫。

十年春二月甲子日，周軍援救梁士彦，在吕梁大敗司空吴明徹，將領和士卒全被囚禁不能回還。

三月辛未日，武庫震動。丙子日，分派衆軍防備周軍。乙酉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庚戌日，下詔現在軍隊的將士，都賜爵位二級。又詔令宫廷堂署所建造的器物，除禮樂官服軍器之外，一概停止製作。宫廷内部的日常供應，王侯妃子公主等有秩禄者，都酌情減少。庚申日，下大雨冰雹。

六月丁酉日，周武帝駕崩。

閏六月丁卯日，下大雨，雷擊大皇寺廟宇、莊嚴寺承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内的槐樹和鴻臚府的大門。

秋七月戊戌日，新羅國派使者來朝貢。

八月戊寅日，降霜傷害水稻和豆菽。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幸婁湖，臨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以上下相警。

冬十月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

是歲，周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南兗州言龍見。

二月癸亥，耕藉田。

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八月丁卯，幸大壯觀閱武。

冬十月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以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爲右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戊戌，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剋之。辛亥，又剋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

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向建鄴。周又剋譙、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于周矣。己巳，詔非軍國所須，多所減損，歸于儉約。

是歲，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年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己卯，大雩。壬午，雨。

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僕射。己酉，周宣帝崩。

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皋門中闥。

秋八月己未，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鎮之地來降。詔因以消難爲大都督，加司空，封隨郡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趨

九月乙巳日，在婁湖建立方明壇。戊申日，任命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任王官伯，到壇盟誓。甲寅日，皇帝來到婁湖，到壇與衆臣一起盟誓。乙卯日，分派大使將盟誓頒布四方，從而使舉國上下處於戒備狀態。

冬十月戊子日，任命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

十二月乙亥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山搶掠樅陽，刺史魯廣達討伐平定了他們。

這一年，是周朝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日，南兗州說出現了龍。

二月癸亥日，皇帝到藉田耕種。

秋七月辛卯日，開始起用大貨幣六銖錢。

八月丁卯日，親往大壯觀檢閱軍隊。

冬十月甲戌日，任命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任命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爲右僕射。十一月辛卯日，大赦天下。戊戌日，周將梁士彥圍攻壽陽，攻下了。辛亥日，又攻克了霍州。癸丑日，任命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

十二月乙丑日，南兗、北兗、晉三州以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的百姓都自行向建鄴開拔。周又攻克譙、北徐二州。從此以後，淮南的土地，全歸屬於周。己巳日，詔令凡是無關國家軍事所需要的費用，大多予以減少，從而厲行節儉。

這一年，是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年夏四月癸亥日，尚書左僕射陸繕去世。己卯日，因大旱祭天。壬午日，下雨。

五月癸巳日，任命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尚書僕射。己酉日，周宣帝駕崩。

六月壬戌日，颳大風，吹壞皋門內的中門。

秋八月己未日，周朝的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以他所統領的九州八鎮土地來投降。於是下詔任命消難爲大都督，加司空，封隨郡公。庚申日，詔令鎮西將軍樊毅晉升爲都督沔、漢二水流域的諸軍事。派南豫州刺史任忠帶兵奔赴歷陽，超武將

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趨南兖州。戊辰，以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剋祐州城。

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來降。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禽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軍主曹藥率衆來降。

冬十月癸丑，大雨，震電。

十二月庚辰，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僕射晋安王伯恭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爲右僕射。

二月乙亥，耕藉田。

秋九月癸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拔樹，大雨雹。

冬十月壬寅，丹丹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

是歲，周静帝大定元年，遜位于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舊準。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并停奔赴。"二月辛卯，群臣上謚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

帝之在田，本有恢弘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屬。于時國步初

軍陳慧紀任前軍都督，奔赴南兖州。戊辰日，任命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日，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攻克臨江郡。癸酉日，智武將軍魯廣達攻克郭默城。甲戌日，大雨不停。丙子日，淳于陵攻克祐州城。

九月癸未日，周朝的臨江太守劉顯光率部屬來投降。這天夜晚，天空東南方有聲響，如風水相互撞擊，三夜纔停止。丁亥日，周朝將領王延貴率軍隊援助歷陽，任忠打敗他們，擒獲延貴等人。己酉日，周朝廣陵的義軍頭領曹藥率部隊來降順。

冬十月癸丑日，下大雨，出現雷電。

十二月庚辰日，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去世。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日，任命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任命尚書僕射晋安王伯恭爲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爲右僕射。

二月乙亥日，皇帝在藉田耕種。

秋九月癸亥日夜晚，西北吹來大風，掀倒房屋拔起樹木，下大雨冰雹。

冬十月壬寅日，丹丹國派使者來朝貢。

十二月辛巳日，西南出現彗星。

這一年，是周静帝大定元年，讓帝位於隋文帝，改年號爲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日，皇上身體不適。甲寅日，在宣福殿駕崩，當時五十三歲。遺詔說："所有喪葬禮儀制度，務必要節約行事，金銀一類的飾物，不要放入墓穴中，隨葬明器皆用陶瓦。以一日當一月以及因公除服的制度，都依照舊有的規則。在朝的各級官員，三天往陵墓悼念一次。全國四方州鎮長官，五等諸侯，各守自己的職責，都停止來京城奔喪。"二月辛卯日，群臣上謚號爲孝宣皇帝，廟號爲高宗。癸巳日，安葬於顯寧陵。

宣帝在野時，本來就具有恢弘的氣度，待他居帝位時，的確是天人歸心。當時國運剛剛安

弭，創痍未復，淮南之地，并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意反侵地，强弱之形，理則縣絶，犯斯不韙，適足爲禽。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還至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爲捍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痴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穩，戰亂創傷尚未恢復，淮河以南的土地，都被齊國吞并。宣帝志在收復舊有疆土，決意奪回被侵占的土地，然而軍事實力的强弱，相差很大，犯下這一過錯，的確足以招致敗亡。待到周兵滅掉齊國，乘勝長驅南下，搶奪土地直到長江邊上，從此開始感到恐懼。後來修整都城，以防備北兵的進攻，獲得銘文説："二百年後，會有蠢人修整我的城。"當時没有誰能推測這銘文來自何方。

後主陳叔寶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魏平江陵，宣帝遷于長安，留後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建鄴，立爲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累遷侍中。

後主名諱爲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是宣帝的嫡長子。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日，出生於江陵。次年，魏攻陷江陵，宣帝遷入長安，將後主留在穰城。天嘉三年，回到建鄴，立爲安成王的世子。光大二年，屢次晋升官至侍中。

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構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并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丁卯，立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叔慎爲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熊爲巴山王，叔虞爲武昌王。甲戌，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

太建元年正月甲午日，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日，宣帝駕崩。乙卯日，始興王叔陵叛亂被殺。丁巳日，太子在太極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在職文武官員以及孝順父母友愛弟兄勤勞種田有子女的人，都賜爵一級，孤獨年邁鰥夫寡婦無力自謀生計的人，每人賜穀五斛、布帛二匹。癸亥日，任命侍中、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乙丑日，尊稱皇后爲皇太后。丁卯日，立皇弟叔重爲始興王，敬奉昭烈王的祭祀。己巳日，立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日，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叔慎爲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熊爲巴山王，叔虞爲武昌王。甲戌日，在太極前殿設無礙大會。

三月癸亥，詔内外衆官九品以上，各薦一人。又詔求忠讜，無所隱諱。己巳，以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

三月癸亥日，詔令朝廷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員，各推薦一人。又下詔徵求忠直的諫言，不要有隱諱。己巳日，任命新任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鏤金銀薄、庶物化生、土木人、綵

夏四月丙申日，立皇子永康公陳胤爲皇太子，賜天下有子女者爵位一級，王公以下官員不等的絹帛。庚子日，詔令："鏤金錯銀的飾物、各種事物的仿製品、土木偶像、綵布飾花之類的

華之屬，及布帛短狹輕疏者，并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祀祅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并皆禁絶。”

東西，以及布帛短狹輕薄之類，都耗費財物荒廢本業，特别容易形成禍害。另外僧尼道士，挾持邪門左道，不遵循經典法律，世俗所流行的濫祀祅書各種珍奇怪事，都詳加用條例限制，都要加以禁絶。”

秋七月辛未，大赦。是月，自建鄴至荆州，江水色赤如血。

秋七月辛未日，大赦天下。本月，從建鄴到荆州，長江水色紅如血。

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又如之。

八月癸未，天空有聲音像是風水相激。乙酉日夜晚，又出現了這種情況。

九月丙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丙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丙午日，在太極前殿設無礙大會，捨身及皇帝的車乘和御服，大赦天下。辛亥日夜，天空東北有聲音如蟲飛，漸漸向西北移動。丙寅日，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爲中衛大將軍；以司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車騎將軍。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任命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爲中衛大將軍；任命司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晋升爲車騎將軍。癸卯日，立皇子陳深爲始安王。

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

秋八月丁卯日，任命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

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九月丁巳日，天空東南有聲音如蟲飛。

冬十一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冬十一月丁酉日，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

十二月丙辰，頭和國遣使朝貢。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内有青黄雜色，隆隆若雷聲。

十二月丙辰日，頭和國派使者來朝貢。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被免職。戊午日夜，天空開裂，從西北綿延至東南，其中有青黄雜色，轟隆隆好像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癸巳，大赦。

二年春正月丁卯日，分派大使，巡視各地風俗民情。癸巳日，大赦天下。

夏五月戊子，以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

夏五月戊子日，任命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

秋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

冬十一月丙寅，大赦。是月，盤盤、百濟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

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建鄴。

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辛巳，幸長干寺，大赦。

十二月癸卯，高麗國遣使朝貢。

是歲，梁明帝殂。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王公以下各薦所知，無隔輿皁。

二月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

秋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肄艫艦閱武。丁未，百濟國遣使朝貢。

冬十月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己卯，大赦。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

秋九月庚寅，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荆州刺史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荆州刺史陳慧紀請降。辛卯，巖等帥其文武官男女濟江。甲午，大赦。

冬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爲平東將

秋七月壬午日，皇太子行冠禮，在職文武官員賜給不等的絹帛。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勤勞種田有子女者，賜爵一級；鰥夫寡婦病弱衰老無力自謀生計者，每人賜穀五斛。

冬十一月丙寅日，大赦天下。本月，盤盤、百濟國都派使者來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初一，日食。庚午日，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辛酉日，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起兵謀反。

夏四月庚戌日，豐州義軍首領陳景詳斬大寶，首級傳到建鄴。

冬十月己丑日，丹丹國派使者來朝貢。

十一月己未日，下詔修復仲尼廟。辛巳日，皇帝來到長干寺，大赦天下。

十二月癸卯日，高麗國派使者來朝貢。

這一年，梁明帝去世。

四年春正月甲寅日，詔令王公以下各級官員都舉薦所知曉的賢人，即使是地位卑微的車夫和小吏也在舉薦之列。

二月丙申日，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

夏五月丁巳日，立皇子陳莊爲會稽王。

秋九月甲午日，皇帝來到玄武湖，排列船艦檢閱軍隊。丁未日，百濟國派使者來朝貢。

冬十月癸亥日，任命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爲尚書僕射。

十一月己卯日，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乙未日，發生地震。

秋九月庚寅日，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荆州刺史蕭瓛，派他們的都官尚書沈君公拜會荆州刺史陳慧紀請求投降。辛卯日，蕭巖等人率領文武官員及兒女家眷渡過長江。甲午日，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丙子日，任命蕭巖爲平東將軍、開

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兼司徒。

十二月丙辰，以前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唐王。

夏四月戊申，有群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人家。

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朝貢。庚子，廢皇太子胤爲吴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皇太子。辛丑，以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没舟乘。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藩爲吴王。己酉，幸莫府山，大校獵。

十一月丁卯，詔尅日於大政殿訊獄。丙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

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吊，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説，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爲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并奮求致討。後副使袁彦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

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丁亥日，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任司徒。

十二月丙辰日，任命前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日，立皇子陳恮爲東陽王，陳恬爲錢唐王。

夏四月戊申日，有無數隻成群老鼠，從蔡洲岸進入石頭城，渡過淮河到達青塘兩岸，幾天後自行死去，隨江水流出長江口。本月，郢州南浦的河水色黑如墨。

五月甲午日，東冶鑄鐵處，有一紅色物體，有數升大小，從天空墜入熔爐中，發出隆隆的雷聲，鐵水飛出墻外，燒着住家房屋。

六月戊戌日，扶南國派使者來朝貢。庚子日，廢黜皇太子陳胤爲吴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陳深爲皇太子。辛丑日，任命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丁巳日，西北方向大風激起浪濤涌入石頭城，淮河暴漲，掀翻淹没了船隻。

冬十月己亥日，立皇子陳藩爲吴王。己酉日，皇帝到莫府山，大範圍地校獵。

十一月丁卯日，下詔即日在大政殿審理刑獄。丙子日，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

起初隋文帝接受周朝禪讓，很注意與鄰國友好相處，宣帝還不防備北兵的入侵掠奪。太建末，隋朝大舉兵馬南下，聽説宣帝駕崩，於是命令班師回朝，派使者赴陳吊喪，用敵國的禮儀，書信稱姓名頓首。而後主愈加驕傲，回信的末尾説："料想你現在所統治的區域應該感到滿意，這樣天下就太平了。"隋文帝讀後不高興，給朝臣傳閱。清河公楊素認爲是國君的耻辱，再三叩首請罪，與襄邑公賀若弼都奮力請求起兵討伐。後來副使袁彦出使隋朝，暗自描繪隋文帝的容貌回朝，後主見了大爲驚恐説："我不想見到這個人。"每回派遣間諜，隋文帝都供給衣服馬匹，以禮待之而遣送回陳朝。

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而盛修宫室，無時休止。税江税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

後主愈加驕傲，不擔憂境外强敵，沉溺於酒色中，不關心政事，心腹寵臣奸佞小人居高位佩奇貂尾者達五十人，美貌婦女身着華麗衣服佩奇巧首飾隨侍後主的達千餘人。經常讓張貴妃、孔貴人等八名貴婦雜坐在一起，江總、孔範等十人參加宴席，稱作“狎客”。先讓八名貴婦舖彩箋，作五言詩，十狎客同時唱和，後完成者罰酒。君臣一起酣飲，從夜晚到次日天明，這是常有的事。并且大修宫殿，没有止盡。徵收江税市税，百般掠奪。濫用酷刑，監獄常常人滿爲患。

覆舟山及蔣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釂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黄衣人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爲血。有血沾階至於坐床頭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以爲祆，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禳之。於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筏至牛渚磯，盡没水中，既而漁人見筏浮於海上。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北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覆舟山與蔣山柏樹林，冬季經常有很多分泌出來的汁液，後主認爲是甘露的符瑞。先後出現了許多災異之事。有神仙自稱是老子，在京城漫游，與人對話而不見形貌，預言吉凶之事非常靈驗，得到酒便飲盡，歷經三四年纔離去。江水船下有聲音説“明年亂”。搜尋，得到一具無頭的三尺嬰兒。蔣山群鳥用翅膀雙雙扇動拍着胸前，説：“奈何帝！奈何帝！”又有建鄴城墻無故自行損壞。青龍在建陽門出現，井中涌出霧氣，紅土壤長出黑白毛，大風掀倒朱雀門，臨平湖以前被草堵塞，忽然自行通暢。後主又夢見着黄衣服的人圍攻都城，於是將環繞城墻的橘樹盡行清除。又看見大蛇從中間分開，首尾都能爬行。夜晚要喝水，忽然變成了血。有血濺到臺階和坐床頭而燃起火來。有狐狸竄入他的床底下，捕捉却又不見。認爲是妖精，於是自賣進佛寺爲奴從而來鎮邪。在城中大皇佛寺造七級寶塔，没有完工，火從塔内燒起，飛到石頭城，燒死的人很多。又在湘州采伐木頭，準備做皇帝身後用的棺槨，木筏漂至牛渚磯，全部沉入水中，後來漁人看見木筏在海上漂浮。造齊雲觀，國内有人唱歌説：“齊雲觀，敵寇進來無際無邊。”先前在北齊末年，各省的長官大多稱作省主，不久北齊滅亡。後主這時，整個朝廷也有這一稱呼，有見識的人認爲省主，將是國主被省去的徵兆。

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柿

隋文帝對僕射高熲説：“我作爲天下百姓的父母，豈能因爲一衣帶水的長江的阻隔而不拯救南方的百姓嗎？”命令大量製造戰船。有人請秘密製造，隋文帝説：“我將要公開替天行使誅伐，

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瓛、蕭巖，隋文愈忿，以晋王廣爲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遍喻江外。

爲什麼要保守秘密！將木屑扔進長江，如果他能悔改，我又會有别的要求嗎?”當後主接受梁朝蕭瓛、蕭巖投降，隋文帝更加憤怒，任命晋王楊廣爲元帥，率領八十位總管出兵征討。於是傳送璽書，揭露後主二十條罪狀。又到處散發詔書，書寫了三十萬張紙，使長江以南地區人人知曉。

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并抑而不言。

隋朝軍隊順江東下之後，沿長江的守軍相繼向朝廷報告。新任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執掌機密事務，都壓下報告不説。

初蕭巖、蕭瓛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吴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吴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彦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鬥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没。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起初蕭巖、蕭瓛投奔陳朝時，德教學士沈君道夢見殿前有巨人，着朱衣戴軍盔，頭超出殿前欄杆，揮動手臂憤怒地説:“哪能輕率接納叛逆的蕭氏而耽誤國事。”後主聽説後，猜忌二蕭，所以將他們的兵力遠遠地調離，任命蕭巖爲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吴州刺史。派領軍將軍任忠出朝鎮守吴興郡，從而控制二州。派南平王陳嶷鎮守江州，永嘉王陳彦鎮守南徐州。不久徵召二王赴京按期參加第二年元旦的朝會，命令沿江各種備戰艦隻，都跟隨二王回到京都造成盛大威勢，從而展示於梁朝來投降者，因此長江中没有一艘戰船。上游各州駐軍，都阻止楊素軍隊不准他攻入境内。京城一帶還有軍兵十餘萬人。當聽説隋軍也到江邊上，後主説:“王氣獨鍾我朝，齊兵三度進攻，周兵兩度來攻，都被擊退潰敗。虜寇如今又來進攻必然自取失敗。”孔範也説隋軍没有渡江的道理。依然奏樂縱酒不停地寫詩。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趨横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孰，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變。戊辰，乃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嚴。”於是以蕭摩訶爲皇畿大都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乙丑初一，舉行朝會，大霧瀰漫，進入人的鼻孔都感到辛酸。後主昏睡不醒，直到傍晚時分纔醒來。這天，隋朝大將賀若弼從北路渡過廣陵，韓擒虎前往横江南渡，分派兵力在早晨襲擊并奪取了采石。又進兵攻克姑孰，來到了新林。當時賀若弼攻克了京口，沿江各個駐防的軍城都望風而逃，賀若弼分派兵力切斷曲阿要塞而進入城中。丙寅日，采石的守將徐子建到都城報告事變始末。戊辰日，便下詔説:“虜寇侵凌放縱，侵犯都城近郊的城邑，巨毒有害的蜂蠆，應該及時掃定，朕當親自帶領六軍，廓清國内八方，朝廷内外都處於戒嚴狀態。”於是任命

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并爲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皆執役。

蕭摩訶爲皇城防守大都督，樊猛爲長江上游的大都督，樊毅爲下游的大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同任大監軍，確立優厚的獎賞條例，分派兵員鎮守要害地方，僧尼道士皆被强迫執行勞役。

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并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宫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仍引擒經朱雀航趣宫城，自南掖門入。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爲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東謡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晋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丙戌，晋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宫。

庚午日，賀若弼攻下南徐州。辛未日，韓擒虎又攻占了南豫州。隋軍從南北二路齊進。辛巳日，賀若弼進軍到鍾山，屯兵在白土岡的東南，各支防守部隊都被打敗。賀若弼乘勝進軍到宫城，燒毁北掖門。這時，韓擒虎率領軍隊從新林攻到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城向擒虎投降，於是引導擒虎經過朱雀航殺向宫城，從南掖門進入。城中文武百官都逃出都城，衹有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候在後主身旁。袁憲勸後主端正地坐在宫殿上，臉色嚴正地等待隋兵。後主説："在鋒利的劍刃之下，來不及抵擋，我自然有計策對付。"於是逃入井中。二人苦苦勸諫但後主不聽從，他們又用身體擋住井口，後主同他們爭論了許久方纔得以進入井中。沈后居處如常。太子陳深十五歲，關上門坐着，太子舍人孔伯魚在一旁侍候。隋軍士兵叩門而進入，陳深安坐慰勞他們説："你們征戰在外，我不能親臨軍隊慰勞。"後來隋軍軍人對着井口呼叫，後主不答應。軍士要扔下石塊，纔聽到井底叫聲。用繩子將他拉上來，爲其過於沉重而驚奇，待他出來，原來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一起上來。隋文帝聽説此事十分驚奇。開府鮑宏説："東井在天空之上天文的分野爲秦，如今王都在秦，他投入井中這是天意呀。"先前江東民謡多唱王獻之的《桃葉辭》，説："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接迎汝。"當晋王楊廣在六合鎮駐軍，當地有山名桃葉，果然乘坐陳船而渡江。丙戌日，晋王楊廣入京占據臺城，將後主送入東宫居住。

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宅以俟，内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咏，忘其亡焉。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絶。"隋文帝嗟嘆曰："一至於

三月己巳日，後主與王公百官，一同從建鄴出發，到長安。隋文帝暫時分派京城居民住宅等待陳朝君臣，裏外予以修整，派使者來迎接慰問，陳人謳歌隋朝恩德，忘記自己已亡了國。使者還朝上奏文帝説："從後主以下，男女老少在路上，連綿不絶有五百里。"隋文帝嗟嘆説："居

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内史令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隋文帝詔陳武、文、宣三帝陵，總給五户分守之。

然到這一地步。”當他們到京城時，將陳朝的車乘服裝器物陳列於皇宫大庭前，引導後主排在前列，與前後二太子、衆叔父衆弟衆子封王者，共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尚書郎以上官員二百餘人，文帝派納言宣布朝廷詔令予以慰勞。另外派内史令宣布詔令責備後主，後主伏在地上屏住呼吸不能應對，於是被原諒。隋文帝詔令對於陳武、文、宣三帝陵墓，總共派五户人家守護。

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在東宫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云。

最初，武帝剛即位時，當夜奉朝請史普在臺省值班，夢見有人從天而降，引導和隨從有數十人，到太極殿前，面北手執有金字的玉策說：“陳氏共有五帝三十二年。”當後主在東宫爲太子時，有婦人突然闖進宫中，唱道：“最後的國主。”有獨足鳥，在殿庭前栖息，用喙在地上畫成文字，説：“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釋者認爲獨足指的是後主專斷獨行不得民心，盛草説的是荒蕪，隋朝承火德而王，草遇到火便成爲灰。當後主到京城長安，他與家屬住在都水臺，這就是所説的上高臺當水。鳥畫的文字全都應驗了。有人説後主名叫叔寶，反語爲“少福”，也是敗亡的徵兆。

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吴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

他被寬恕之後，隋文帝給他賞賜非常優厚，屢次召見他，班位與三品官相等。每次參加宴會，恐怕使他傷心，因此不演奏吴地音樂。後來監守人上奏説：“叔寶説，‘既然没有官位，經常參加朝中集會，希望能得到一個官號’。”隋文帝説：“叔寶完全没有心肝。”監守人又説：“叔寶經常沉溺於醉鄉，很少有清醒的時候。”隋文帝要他節制喝酒，後來又説：“由他的性子去；不這樣，他如何過日子。”不久，皇帝又問監守人叔寶有何嗜好。回答説：“喜歡驢肉。”又問飲多少酒？回答説：“與他的子弟每日飲酒一石。”隋文帝大吃一驚。當他隨從文帝東巡，登上芒山，陪侍皇帝飲宴，賦詩説：“日月光天德，山川壯

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宫，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苻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且上表請求封禪。隋文帝下詔理解他的誠心表示謙讓却未允許。後來又隨從至仁壽宫，經常陪侍宴會，當他出去時，隋文帝看着他說："這人敗亡難道不是因爲飲酒嗎？如果將精力放在作詩方面，哪如思量使國家安寧的時事。當賀若弼攻下京口時，陳人密件告急，叔寶因爲飲酒，所以不知道這事。高熲到陳宫時，還看見密件在床下，没有開封。這也的確可笑，大概是天要亡陳吧！先前苻氏征伐占領的國家，對戰敗國君主都使他們保持榮華富貴。如果想尋求虚名，則不知道這違背了天命，給他們官職，就是有違天意。"

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

隋文帝因爲陳氏子弟衆多，恐怕在京城形成禍害，將他們分别安置在各個州縣，每年賞賜衣服從而保護他們。

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後主在隋文帝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日在洛陽去世，當時五十二歲。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號爲煬。葬在河南洛陽的芒山。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悆，咸已委托矣。至於纘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吕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覆車之迹，尚且追踪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爲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黄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辯滅，群臣以謡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

論曰：陳宣帝器度宏大深厚，具備國君的器量。文帝知道自己的繼承人仁厚懦弱，很早就有吴太伯遜讓的心思，當他身體不行時，將國事全都托付給宣帝。宣帝繼位後，開拓疆土，大抵德行不如文帝，智謀不及武帝，志大無邊，晚年以至於有吕梁之戰的失敗，江東國力日益衰弱，或許這是重大原因。後主沿襲國力衰弱的餘續，遭遇國家滅亡的氣運，刑律法政没有建立，又荒淫無道。以夏、商、周三代隆盛，經歷數十代君主，當它們滅亡時，都敗亡在婦女身上。何況以小小的陳朝，境外與聖明德行的隋文帝爲鄰，國家敗亡的軌迹，尚且可以追溯到末世，陳朝能够支撑幾年，也算得幸運。即使忠義之士感慨流涕，在井旁表示痛心疾首。如何能解救《麥秀》所抒寫的國家敗亡的深沉悲傷，却正好讓後世取笑。唉！最初梁朝末年有童謡説："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黄塵起。黄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王僧辯滅亡後，群臣將童謡奏上朝廷，説：僧辯原本乘坐巴地産的馬攻擊

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羖羊角爲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侯景，馬上郎，是王僧辯的小名，麈說的是陳；而不理解皂莢的意思。後來陳朝被隋朝滅亡，解說者認爲江東稱皂莢爲羖羊角，隋朝姓楊，楊，音同羊，童謡是說終究被隋朝滅亡。這様看國家盛興滅亡的徵兆，都有一定的氣數。

南史卷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宋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

六宮的名號，歷史上各代有所不同　晉武帝采用漢魏兩代的制度，設置貴嬪、夫人、貴人，這是三夫人，地位比照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這是九嬪，地位比照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地位比照俸禄千石以下的官員。宋武帝裁減二才人，其餘沿用晉代的制度。案貴嬪，是魏文帝所設立的。夫人，是魏武帝初建魏國時所設立的。貴人，是漢光武帝所設立的。淑妃，是魏明帝所設立的。淑媛，是魏文帝所設立的。淑儀、修華，是晉武帝所設立的。修容，是魏文帝所設立的。修儀，是魏明帝所設立的。婕妤、容華，是前漢的舊名號。充華，是晉武帝所設立的。美人，是漢光武帝所設立的。及至孝武帝孝建三年，裁減夫人；設置貴妃，地位比照相國，升貴嬪的地位比照丞相，貴人比照三司，作爲三夫人。又設置昭儀、昭容、昭華，以取代修華、修儀、修容。又設置中才人、充衣，作爲閑

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晋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

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内職焉。

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温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

梁武撥亂反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爲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爲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爲三職。東宫置良娣、保林爲二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蕃，或迫在拘縶，或逼於寇亂；且妃并先殂，更不建椒闈。

陳武光膺天歷，以樸素自居，故

散的職位。案昭儀，是漢元帝所設立的。昭容，是孝武帝所設立的。昭華，是魏明帝所設立的。中才人，是晋武帝所設立的。充衣，是前漢的舊制。

及至明帝泰始二年，裁減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又設置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裁減貴人，設置貴姬，以完備三夫人的數額；又設置昭華，增設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共五個職位，次於九嬪；美人、才人、良人是三個没有固定職事的職位。後來，皇帝留心後宫，比照百官，完備地設置妃嬪。

到齊高帝建元元年，有關部門奏請設置貴嬪、夫人、貴人作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作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作爲散職。三年，太子宫設置三個妃嬪：良娣比照開國侯，保林比照五等侯，才人比照駙馬都尉。到永明元年，有關部門奏請貴妃、淑妃一并戴金印和紫色綬帶；佩于寘玉；淑妃過去比照九卿，由於淑是温和恭敬的稱號，妃是僅次於皇后的名號，上升地位如同貴妃，來比照三司；夫人的稱號，與藩國没有差别；降淑媛的地位比照九卿。七年，重新設置昭容，地位列在九嬪。

梁武帝撥亂反正，深以奢侈逸樂爲鑒，配偶過早去世，皇后的位子空着。制定法令以貴妃、貴嬪、貴姬爲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爲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爲三職。東宫設置良娣、保林二職。到簡文帝、元帝從封地來繼承帝位，或迫於束縛，或逼於外患和内亂；而且配偶都先去世，不另修建后妃居住的宫室。

陳武帝榮受天命，以樸素自任，所以後宫職

後宫員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宫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爲後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今總綴緝，以立此篇云。

位，數額多有缺略。文帝天嘉以後，詔令後宫職位要滿員。他所建立的制度，没有改變梁朝的舊制。把它編入法令條文，作爲後世的法式。然而皇帝生性恭謹儉約，所以姬妾并不齊備。宣帝、後主，無所更改。如今彙總編輯，以寫作這篇文字。

宋孝穆趙皇后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嬪于孝皇帝，以産武帝，殂于丹徒官舍，葬晋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追贈裔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宋孝穆趙皇后名安宗，是下邳僮人。父親趙裔，任平原太守。皇后在晋穆帝升平四年嫁給孝皇帝，由於生武帝，在丹徒官府宅第去世，安葬在晋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尊謚號，陵號爲興寧。永初二年，有關部門奏請追贈趙裔爲光禄大夫，加授黄金印章紫色綬帶；封趙裔受封號的夫人孫氏爲豫章郡建昌縣君。當年，又追封趙裔爲臨賀縣侯。趙裔的兒子倫之自己有傳。

孝懿蕭皇后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爲孝皇帝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爲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號。帝踐阼，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宫。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内别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别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令云。

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吴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孝懿蕭皇后名文壽，是蘭陵人。父親蕭卓字子略，任洮陽縣令。蕭皇后是孝皇帝的繼配，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封爲豫章公太夫人，武帝做了宋公、宋王以後，又加封太妃、太后的名號。武帝登基以後，尊奉爲皇太后，居住宣訓宫。皇上有恭敬孝順的品行，事奉太后素來恭敬，及至做皇帝時，年歲已高，每天早上問候太后，未曾錯過時辰。少帝即位以後，加尊號爲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在顯陽殿逝世，終年八十一歲。遺令説："漢代的皇帝皇后，陵墓都不在一處。如今可在墓地之内另外開掘一處墓穴，一律遵循以往的制度。"於是另外開掘墓穴，與興寧陵合墳。起初，武帝低微時，過於貧窮，孝皇帝去世的時候，葬禮多有欠缺。武帝遺令説："太后百年之後不必合葬。"所以到這時稱是太后的遺令。

蕭卓起初與趙裔一同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爲封陽縣侯。妻子下邳人趙氏被封爲吴郡壽昌縣君。蕭卓的兒子源之繼承爵位，源之的事情記載在兒子傳記《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

武敬臧皇后名愛親，是東莞人。祖父臧汪，

祖汪，尚書郎，父僬，郡功曹。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葬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僬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陵永平鄉君。僬子燾、熹，并自有傳。

任尚書郎，父親臧僬，任郡功曹。皇后嫁給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皇帝以儉約中正作下屬的表率，皇后恭敬謹慎而不違背。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日，在東城去世，追贈爲豫章公夫人，尸體運回丹徒安葬。皇帝將要逝世時，遺詔留在建鄴安葬。於是備好車駕迎取皇后的棺材，合葬於初寧陵。宋初追贈臧僬爲金紫光禄大夫，妻子高密人叔孫氏爲遷陵永平鄉君。臧僬的兒子臧燾、臧熹，自己都有傳記。

武帝張夫人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宫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吴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武帝張夫人，名字失載，也不知是哪裏的人。生少帝和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被封爲夫人。少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奉上尊號爲皇太后，宫號爲永樂。少帝被廢黜以後，太后歸還印璽和綬帶，隨同到吴郡居住。文帝元嘉元年，被封爲營陽國太妃，二年逝世。

文章胡太后

文章胡太后諱道安，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阼，追贈婕妤。文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鄴。

文章胡太后名道安，是淮南人。義熙初年，爲武帝所娶。文帝生後五年，她受譴責并賜令自殺，葬在丹徒。武帝即位以後，追贈她爲婕妤。文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奉上尊號爲章皇太后，陵號爲熙寧，在建鄴建立廟宇。

少帝司馬皇后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晋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少帝司馬皇后名茂英，是晋恭帝的女兒。起初封爲海鹽公主，身爲公子的少帝娶她爲妻。宋初封爲皇太子妃，少帝即位以後，被立爲皇后。元嘉元年，被降黜爲營陽王妃，又封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逝世。

文元袁皇后

文元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禄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宫，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

文元袁皇后名齊嬀，陳郡陽夏人，是左光禄大夫袁湛的庶女。生母原本卑賤，皇后長到六歲纔被扶正。後來嫁給文帝，起初封爲宜都王妃，生兒子劉劭、東陽獻公主英娥。皇上待皇后禮遇很優厚，袁氏貧窮，皇后常常向皇上索求金錢布帛以周濟袁氏。皇上生性節儉，皇后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匹。後來潘淑妃受寵，受到的寵愛超過後宫裏所有人，都説她所求無不得。皇后聽説這事，不知是真是假，就通過潘淑妃索求三十萬錢給家裏，以觀察皇上的心意，早

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顔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詔謚曰元。

上請求晚上就得到了。因此怨恨而稱説有病，不再見皇上，終於怨恨成疾。元嘉十七年病重，皇上握着她的手潸然淚下，問她有什麽話要説。皇后看了皇上很久，就拉起被子遮住臉，在顯陽殿逝世。皇上對她的死感到十分悲傷痛心，詔令前任永嘉太守顔延之作頌揚皇后功德的韵文，文章很華麗。及至文章奏上，皇上自己添加“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表達情意。有關部門奏請謚號宣皇后，詔令謚號爲元。

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户外，手撥幔禁之乃止。

起初，皇后生下劉劭，自己細看他以後，派使者跑去禀報皇帝説：“這個兒子外形容貌異常，必定破國亡家，不能撫養。”就想殺死他。文帝匆忙趕到皇后居住的殿門外，用手撥動簾幔阻止她纔罷休。

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帝所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户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皇后去世以後，常常有小小的靈應。明帝的生母沈美人因爲强加之罪受處罰，應當賜令自殺，從皇后過去所住的徽音殿前經過。該殿有五間，自從皇后逝世以後常關着門。美人行至殿前流着淚大聲説：“今天無罪而受刑，先后如果有靈應當知道冤情。”殿門應聲豁然敞開，負責此事的人急忙報告文帝，文帝吃驚地去察看情況，美人於是得到赦免。

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蕭、臧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户，各給蠻户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大明五年，孝武帝於是詔令追贈皇后的外祖母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令趙、蕭、臧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的陵墓，先前没有供給守墳的民户，各供給三户蠻人以供灑掃。皇后的父親袁湛之自己有傳記。

潘淑妃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户，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宫。

潘淑妃，本來因貌美被選入宫，起初没有受到賞識。皇帝好乘羊車巡行各房，淑妃每次都化妝修飾撩起帷幔等候皇帝，并且悄悄命令身邊的人用鹽水灑地。皇帝每次到門口，羊總是舐着地面不肯離去。皇帝説：“羊尚且爲你徘徊，何况人呢。”從此受到的寵愛超過後宫所有人。

孝武昭路太后

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宫，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蕃。孝武即位，有司奏奉尊號

孝武昭路太后名惠男，是丹陽建康人。因爲姿色容貌嬌美被選入後宫，生孝武帝，被封爲淑媛。及至年齡大時，不受寵愛，常隨孝武帝到封地去。孝武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奉上尊

曰太后，宫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内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人間咸有醜聲。宫掖事秘，亦莫能辨也。

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并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并從。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阼，號崇憲太后。

初，明帝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别居外宫，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事如禮。遷殯東宫，題曰崇憲宫。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脩寧陵。

號爲太后，宫號爲崇憲。太后居住顯陽殿，皇上在閨門之内合乎禮儀的行爲很少，每次臨幸，就停留在太后房内，所以在民間都有壞名聲。宫中的事情都很神秘，也不能辨别。

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的父親興之爲散騎常侍，興之的妻子爲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弟的兒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己陳述。有關部門秉承旨意，奏請贈瓊之的父親道慶爲給事中，瓊之及弟弟休之、茂之都位居顯職。太后較多干預政事，贈給瓊之等人財物，使他們家累千金，住所器用服飾與皇子相當。大明五年，太后隨皇上巡行南豫州，妃子公主以下都隨從。廢帝即位以後，尊號爲太皇太后。明帝登基以後，尊號爲崇憲太后。

起初，明帝年幼時失去生母，爲太后所撫養，關懷愛護之情很深厚。及至即位，供奉太后的禮儀，與往日無異。有關部門上奏説太后應當移居另外的宫殿，詔令説想要親自晨昏定省，使太后盡歡，不同意該項奏請。及至聽説義嘉之難發生，太后心中慶幸這事，邀請皇上飲酒，在酒中下毒給皇上進酒。侍從的人扯皇上的衣服，皇上醒悟，起身端着這卮酒給太后。這一天，太后逝世，不公開死訊，喪事按照喪禮辦理。把靈柩移到東宫，題名爲崇憲宫。又詔令纂述太后對他的寵愛慈惠，特别服齊衰喪服三個月，以表達追念太后的虔誠。謚號爲昭皇太后，葬在孝武帝陵墓東南，陵號爲脩寧陵。

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毁去梓宫以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禮改創。"有司奏請"脩寧陵玄宫補葺毁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宫，事畢即窆"。詔可。

先前，晉安王子勛没有平定，巫師説應當打開昭太后的陵墓，毁掉棺材以詛咒制服敵人。修復倉促，不能符合喪禮。皇上生性忌諱，擔心將來招致災禍，泰始四年夏季，詔令有關部門説："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墓地，大明年間，久經占卜。去年遭遇藩王之難，喪禮權宜而行，無暇改建，而且陵墓所在，山陵原野卑陋，可遵照舊的典章，根據禮制改建。"有關部門奏請"修繕被毁壞的脩寧陵墳墓，權且用油布帳幕張設殿堂，暫時起出棺材，完工後就下葬"。皇上下詔批准。

廢帝景和中，又追贈興之侍中、

廢帝景和年間，又追贈興之爲侍中、金紫

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道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侯。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

光祿大夫，謚號爲孝侯。追贈道慶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敬侯。道慶的女兒爲皇后以後，任命休之爲侍中。

明宣沈太后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爲文帝美人，生明帝，拜婕妤。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宣，陵號崇寧。

明宣沈太后名容姬，不知是哪裏的人。是文帝的美人，生明帝以後，被封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去世，葬在建康的莫府山。孝武帝即位以後，追贈爲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奉上尊號爲皇太后，謚號爲宣，陵號爲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孝武在蕃，后甚寵異，及即位爲皇后焉。

孝武文穆王皇后名憲嫄，是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封爲武陵王妃，生有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孝武帝在封地時，皇后受到非常特殊的寵愛，及至即位被立爲皇后。

大明四年，后率六宫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并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宫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寧陵。父偃别有傳。

大明四年，皇后率領六宫在西郊親自采桑以勸農事，皇太后觀禮，妃子公主以下都給予賞賜。廢帝即位以後，尊崇爲皇太后，宫名爲永訓。當年在含章殿逝世，合葬在景寧陵。父親王偃另外有傳記。

宣貴妃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睹尸。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床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又諷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乃立别廟於都下。

殷淑儀，是南郡王義宣的女兒。長得漂亮，笑得甜美。義宣失敗以後，皇帝悄悄地娶她，所受寵愛在後宫屬第一。僞托姓殷，身邊泄露的人大多被處死，所以當時無人知道她的來歷。及至逝世，皇帝常常想見她，於是製造像抽屜一樣可以隨意開閉的通替棺，想見時就拉開棺材一睹尸體，這樣過了好多天，形色不變。追贈爲貴妃，謚號爲宣。及至下葬，賜給喪車、宿衛武官、儀仗武士。還賜給天子的車駕和旗號、天子的車蓋和車飾、前後部羽葆儀仗、鼓吹儀仗，皇上親自在南掖門哭吊，走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的人莫不哭泣。皇上痛惜不已，心神不定，很爲此曠廢政事。每次就寢，先在靈床邊斟祭奠的酒而飲，接着慟哭不能自止。又用委婉的語言暗示有關部門上奏説："據《春秋》記載，仲子不是魯惠公的原配夫人，尚且能够相地營建别宫。如今

貴妃是上等爵位，理應新建。”於是在都城建立別廟。

時有巫者能見鬼，説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宫云。

當時有巫師能看見鬼，對皇帝説貴妃可以招致。皇帝大喜，命令召來貴妃。過了一會兒，果然在帷幔中看見貴妃形如往常。皇帝想與她交談，她默然不答。將要握手，忽然消失，更使皇帝憾恨鬱積在心，於是草擬《李夫人賦》以寄托心意。謝莊作歌頌生前功德的韵文奏上，皇帝卧床閲讀，坐起來流着淚説：“没想到當今還有這樣的人才。”都城傳抄，一時洛陽紙貴。有人説，貴妃是嫁到義宣家的殷琰的家人，義宣失敗以後入宫。

前廢帝何皇后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宫徽光殿，謚曰獻妃。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

前廢帝何皇后名令婉，是廬江灊縣人。孝建三年，被娶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在東宫徽光殿逝世，謚號爲獻妃。廢帝即位以後，追贈爲獻皇后。明帝登基以後，把皇后的靈柩遷到龍山北面與廢帝合葬。

后父瑀字幼玉，晋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并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疏戚莫不沾被恩禮。瑀位右衛將軍，公主薨，瑀墓開，孝武追贈瑀金紫光禄大夫。

皇后的父親何瑀字幼玉，是晋朝尚書左僕射何澄的曾孫。何瑀娶武帝的小女兒豫章康長公主次男爲妻。公主先前嫁的徐喬，容貌美好，聰明機敏有心計。文帝時期，禮遇特别優厚。何瑀在當時奢侈比富，與平昌人孟靈休、東海人何勗等人都以車馬争高。公主與何瑀情愛深厚親密，何氏遠近親屬莫不蒙受恩典禮遇。何瑀位居右衛將軍，公主逝世時，何瑀的墳墓開裂，孝武帝追贈何瑀爲金紫光禄大夫。

子邁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宫，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即位，追封建寧縣侯。

兒子何邁娶文帝的第十個女兒新蔡公主英媚爲妻。何邁年輕時因爲是貴戚而位居顯官，喜歡飛馬走狗，大量聚集賢才和武士，位居南濟陰太守。廢帝把公主納入後宫，假説逝世了，殺死一個婢女送出何邁府第，殯葬舉行喪禮，常常害怕何邁有謀叛的意圖。何邁也招聚志向相同的人，想藉機廢舊皇帝立新皇帝，事情發覺後被殺。明帝即位以後，追封爲建寧縣侯。

瑀兄子衍性躁動，位黄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

何瑀哥哥的兒子何衍性情浮躁好動，任黄門郎，授官完畢，就謀求司徒司馬；得到司馬，又謀求太子右率；授官後衹一兩天，又謀求侍中。十天之間，謀求晋升没有止境。没有得到侍中一

死。

明恭王皇后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爲皇后。上嘗宫内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爲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傳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宫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勖譬，始猶見順，後狂悖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鴆害，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宫，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謚，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别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陽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并行，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

職，因爲怨恨咒駡而被賜令自殺。

明恭王皇后名貞風，是琅邪臨沂人。初封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以後，立爲皇后。皇上曾經在宫内大聚會，却裸露婦人形體來觀看，以取歡笑。皇后用扇子擋着臉，獨自不説話。皇帝惱怒地説："皇后小家子氣，現在一同嬉笑玩樂，爲什麽就你不看。"皇后説："行樂的事，方式自然不少；哪裏有姐妹們聚會，却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我家尋求歡樂愜意的方式，與此不同。"皇帝大怒，命令皇后站起來。皇后的哥哥揚州刺史景文把這事告訴堂舅陳郡人謝緯説："皇后在家是懦弱的婦人，没想到這一回竟能如此剛正。"

廢帝即位以後，尊崇她爲皇太后，宫名爲弘訓。廢帝没有德行，太后常常對他勉勵勸導，起初他還聽從，後來狂悖邪惡逐漸加劇。太后曾經賜給皇帝玉柄毛扇，皇帝嫌毛扇不華麗，因此想要加以毒害，命令太醫煮藥。左右的人阻止他説："如果做了這事，陛下就要居喪，怎麽能出入游戲呢。"皇帝説："你的話很有道理。"這纔罷手。順帝即位以後，齊高帝掌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人有叛離之心，太后與這事略有關連。順帝禪讓皇位，太后與皇帝退居到東邸，於是遷居丹陽王宫，封爲汝陰王太妃。順帝在丹陽逝世以後，重新在都城建立宅第。建元元年，在家中逝世，追加謚號，按照宋朝的禮制安葬。太后的父親僧朗，另有傳記。

後廢帝陳太妃名妙登，是丹陽建康屠户的女兒。孝武帝曾經派遣尉司官員搜求尋訪民間有姿色的女子，太妃的家在建康縣，住着兩三間草屋。皇上出行，問尉官説："御道邊怎麽會有這樣的草屋，必定是由於家裏貧窮。"賜給錢三萬，命令建造瓦屋。尉官親自送錢給這一家，家裏人都出去了，衹有太妃在家，當時十二三歲。尉官見她美麗，當即稟報孝武帝，於是接入宫中，留

宫，在路太后房内。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同皇太子。廢帝踐阼，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晋孝武李太妃故事。宫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

在路太后房内。過了兩年兩次傳喚而不交接，太后於是對皇上説，把她賜給明帝。起初受寵愛，一年以後寵衰，把她賜給了李道兒。不久又接回來，生下廢帝。先前民間説明帝不能生育，所以都稱廢帝爲李氏的兒子。廢帝後來每次微服出行，自稱李將軍，有時自稱李統。明帝即位以後，封爲貴妃，品位與皇太子相同。廢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奉上尊號爲皇太妃，車駕冠服和儀仗一如晋孝武帝李太妃舊例。宫名爲弘化，設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爲太姬。昇明初年，降爲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泰始五年，明帝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爲華族，而后父祖并已亡，弟又弱小，以卜筮吉，故爲太子納之。六年，拜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后爲蒼梧王妃。祖智深自有傳。

後廢帝江皇后名簡珪，是濟陽考城人。泰始五年，明帝訪求太子妃時很相信術數，名門閨秀多不符合。江氏雖然是高門貴族，但是皇后的父親祖父都已經去世，弟弟又弱小，加之卜筮得吉兆，所以爲皇太子娶了她。六年，立爲皇太子妃，委婉地暗示中央和地方官員都獻納禮物，禮物多的幾乎價值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衹獻了琴書，此外没有别的東西。皇上大怒，賜藥命令他自殺，不久又寬恕了他。太子即帝位以後，立爲皇后。皇帝被廢黜以後，降黜皇后爲蒼梧王妃。祖父智深自己有傳記。

順陳太妃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明帝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内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六宫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爲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帝陳太妃名法容，是丹陽建康人。明帝素來肥胖，晚年由於陽痿而不能與婦人同房，諸弟姬妾有懷孕的人，就取而入宫。等到生下男孩，把他們的生母全都殺死，而交給六宫所寵愛的人撫養。順帝，是桂陽王休範的兒子，以陳昭華作爲母親。明帝逝世以後，昭華被封爲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以後，升爲皇太妃。順帝禪讓皇位以後，廢去皇字而保留太妃的名號。

順謝皇后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禄大夫莊之孫也。父颺，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順帝謝皇后名梵境，陳郡陽夏人。是右光禄大夫謝莊的孫女。父親謝颺，任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讓皇位以後，降爲汝陰王妃。祖父謝莊自己有傳記。

齊宣孝陳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

齊宣孝陳皇后名道止，臨淮東陽人，是魏

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嘆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

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爲齊國太妃，并璽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謚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麵餅鴨臛，孝皇后薦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并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并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有雲氣。

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軌

國司徒陳矯的後人。皇后家貧困，從小勤於紡織，家人憐憫她勞苦，時或阻止她，她始終不改。嫁給宣帝。宣帝妾生的兒子有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皇后生有高帝。高帝兩歲那年，乳母乳汁不足，皇后夢見有人拿兩小盆芝麻粥給她，醒後乳汁迅猛涌出，從此豐足。宣帝在外做官，皇后常常留在家中，有個看相的人對皇后説："夫人有貴子而你不能親眼見到。"皇后嘆息説："我有三個兒子，誰將應驗這話？"呼喚着高帝的小名説："衹應當是你。"

宣帝去世以後，皇后親自從事勞作，婢妾有過錯，都寬恕而不追究。高帝雖然做官，但是家業原本貧乏，做建康縣令時，明帝等人身上冬月還没有絲絮，供奉皇后的膳食却很豐厚，皇后每次都撤去一種肉食，説："對於我來説過於豐足了。"在縣衙去世。昇明二年，追贈爲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立以後，追贈爲齊國太妃，并且賜給蜂蠟刻的官印、有紋飾的青色綬帶，用太牢祭祀。建元元年，追尊爲孝皇后。追贈外祖父肇之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敬侯，皇后的母親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永明九年，詔令太廟四季祭祀，宣皇帝祭獻發面餅鴨肉羹，孝皇后祭獻竹筍鴨蛋乾肉醬炙白肉，高皇帝祭獻肉末酸菜羹，昭皇后祭獻茶葉粽子炙魚。都是生平所嗜好的。

高昭劉皇后名智容，是廣陵人。祖父玄之，父親壽之，都任員外郎。皇后的母親桓氏，夢見吞食玉製飾物而生下皇后，當時有紫光滿室，把這些情况告訴了壽之。壽之説："衹遺憾不是男孩。"桓氏笑着説："即使是女孩也足以興家啊。"皇后睡眠息止，見有以鳥羽爲飾的車蓋遮蓋她的上方，家人試着察看她，常常看見她的上方好像有雲氣遮掩着。

十七歲時，裴方明爲兒子求婚，已經答應確定，皇后夢見先有迎娶的車駕到來，猶如尋常人家迎娶的方式，皇后不肯去；隨後有迎娶的車駕到來，有龍旗豹尾這樣的儀仗，不同尋常，皇后高興地隨之而去。不久没有與裴氏成婚，倒嫁給

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了皇上。端莊而有規範法度，倉促之間也必定遵循禮儀法度。生有太子和豫章王蕭嶷。皇后剛剛懷太子時，曾經回娘家看望父母，遇到家裏祭祀，那一天因陰暗而起床晚了，全家都急忙製作祭祀用的食品。皇后協助炒胡麻，剛剛再次添加柴薪，未及索取火種，火就自己着了。宋泰豫元年去世，靈柩送回安葬在宣帝的墓側，就是泰安陵。門客王清與墓工剛剛下鐵鍬，有一隻白兔跳起來，尋找它却找不到。及到墳墓修成，白兔又回來栖息在墳上。昇明二年，追贈爲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追贈齊國妃印章和綬帶。齊建元元年，尊崇謚號爲昭皇后。二年，追贈皇后的父親壽之爲金紫光祿大夫，母親桓氏爲上虞都鄉君。

武穆裴皇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武帝亦薄焉。

武穆裴皇后名惠昭，是河東聞喜人。祖父封之，任給事中。父親璣之，任左參軍。皇后年輕時與豫章王妃庾氏是妯娌，庾氏勤於女工，事奉高昭后恭敬謹慎不懈怠，皇后比不上，所以不被公公婆婆看重，武帝也輕視她。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二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

她的性格剛强嚴峻，竟陵王子良的妃子袁氏在做平民的時候有過失，皇后加以訓責懲處。昇明三年，立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立爲皇太子妃。二年，皇后逝世，謚號穆妃，葬在休安陵。

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絶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

當時朝議想要建立墓志，王儉說："墓志不是出自禮書，而是起源於宋元嘉年間顏延之作王球的墓志。寒門没有銘文和策文，所以用墓志記録德行。從那時以來，共同宗奉學習。太子妃尊貴，禮儀超過常例，既然有歌功頌德的韵文，就不必再要墓志。"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武帝即位以後，追贈她爲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璣之爲金紫光祿大夫，皇后的母親檀氏爲餘杭廣昌鄉元君。

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

以往顯陽、昭陽二殿，是太后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永明年間没有太后和皇后，羊貴嬪居住昭陽殿西，范貴妃居住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住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在壽昌畫殿南閣，設置白鷺

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宫人從後車。宫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宫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邪城，宫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故呼爲雞鳴埭。

鼓吹儀仗兩班，乾光殿東西兩頭，設置鐘磬兩箱，都是設宴奏樂的地方。皇上屢次出游諸苑囿，携帶宫人侍從車駕。宫内幽深，聽不到端門的鼓漏聲，就在景陽樓上設鐘，應和五鼓及三鼓。宫人聽到鐘聲，早早起床梳妝打扮。皇上屢次去琅邪城，宫人常常隨從，出發很早，到了湖北邊的堤壩上，鷄纔打鳴，因此稱雞鳴埭。

婦人吴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宫。宋明帝時用爲宫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宫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云。

婦女吴郡人韓蘭英文辭華麗，宋孝武帝時獻《中興賦》，受到欣賞而入宫。宋明帝時被委派爲宫中職官僚屬。及至武帝任用她做博士，教授六宫典籍。因爲她年老見識多，稱呼她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吴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高帝爲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宫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床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宫，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曄之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宫。

文安王皇后名寶明，是琅邪臨沂人。祖父韶之，任吴興太守。父親曄之，任太宰祭酒。宋代時，高帝爲文惠太子娶了皇后，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立爲皇太子妃，不受寵愛。太子爲宫人製作新奇華麗的衣裳和首飾，而皇后床帳陳舊，僅有帶有垂飾的古舊頭釵十幾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王即位以後，尊崇爲皇太后，稱宣德宫，在身邊安置男人三十人，這是前代所没有的。追贈太后的父親曄之爲金紫光禄大夫，母親桓氏爲豐安縣君。當年十二月，備好天子車駕謁告祖廟。明帝即位，她外出居住在鄱陽王故第，改稱宣德宫。

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宫，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宫。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曰安后。祖韶之自有傳。

永元三年，梁武帝平定建鄴，迎接入宫，皇后代行皇帝的職權。到禪讓皇位以後，退居外邊的宅第。梁天監十一年逝世，葬在崇安陵，謚號爲安后。祖父韶之自己有傳記。

鬱林王何妃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女也。初將納爲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昏。王儉以南郡王妃，便爲將來外戚，唯須高胄，不須强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成昏。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縣人，是撫軍將軍何戢的女兒。起初將要娶爲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何戢没有兒子，家門孤立，不想與他結爲婚姻。王儉以爲南郡王妃，就是將來的外戚，祇需世系高貴，不需家門强大。如今何氏門第顯貴而家族衰弱，確實符合外戚的標準。永明三年，於是成婚。

妃稟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悦，常與鬥腕較力，南郡王以爲歡笑。

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爲秣陵縣所録，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爲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澄曰："僕父爲給事中，門户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爲妾耳。"徽孚訶而遣之。十一年，爲皇太孫妃。又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悦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即帝位，爲皇后，封后嫡母劉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爲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床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爲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爲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并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别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爲阿奴，曰"阿奴暫去"。坦之乃曰："外間并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爲敕。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

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宫，嘗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爲王妃。父戢自有傳。

何妃稟性淫亂，南郡王所交往的無賴之人，她選擇其中貌美的，都和他們交接取樂。南郡王的侍書人馬澄年輕貌美，很受何妃愛慕，何妃常常與他做比試腕力的游戲，南郡王以此爲歡笑。

馬澄本是剡縣寒門人士，曾經在南岸强搶他人閨女，爲秣陵縣所拘捕，因南郡王在縣裏説了話而被釋放。馬澄又强求姨媽的閨女爲妾，姨媽不答應，馬澄就進謁建康縣令沈徽孚控告這事。徽孚説："姨媽的閨女可以做妻子，不可以做妾。"馬澄説："我父親任給事中，門户已經形成，姨媽家仍然微賤，衹能做妾。"徽孚大聲斥責并打發他出去。永明十一年，何妃被立爲皇太孫妃。又有女巫的兒子楊珉之，也有美貌，何妃尤其愛慕他，與他同寢共處，如同夫妻。及至太孫即帝位，立爲皇后，封她的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皇后將要拜謝，床上的鏡子無故墮地。當年冬天，與太后同日謁告太廟。楊珉之爲皇帝所寵幸，常常在宫中侍奉。明帝爲輔臣時，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都當面向皇帝奏請除掉楊珉之，皇帝没有聽從。又使蕭諶、坦之堅决請求，皇后與皇帝同席而坐，淚流滿面，對坦之説："楊郎是好青年，没有罪過，怎麽可以枉殺。"坦之對皇帝耳語道："這事另有一層意思，不能讓他人聽到。"皇帝稱皇后爲阿奴，説："阿奴暫且離開。"坦之這纔説："外邊都説楊珉之與皇后有不正常的情感，遠近廣爲傳聞。"皇帝不得已，於是下達敕令。坦之飛馬報告明帝，當即命令在建康行刑，而隨後果然有敕令寬恕他，但是珉之已經被處死。

皇后既淫亂，又與皇帝相親愛，所以皇帝聽之任之。又迎接皇后的親戚入宫，曾經賜給人家一百幾十萬錢，用武帝的曜靈殿安置皇后的家屬。皇帝被廢黜以後，皇后被貶爲王妃。父親何戢自己有傳記。

海陵王王妃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是太常王慈的女兒。永明八年，被娶爲臨汝公夫人。鬱林王即位以後，立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立爲皇后。當年，降爲海陵王妃。王妃的父親王慈自

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

己有傳記。

明敬劉皇后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爲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明帝即位，追尊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爲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明敬劉皇后名惠端，彭城人，是光禄大夫道弘的孫女。高帝給明帝娶了她。建元三年，封爲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去世，葬在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追贈爲宣城王妃。明帝即位以後，追贈爲敬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通直郎景猷爲金紫光禄大夫，母親王氏爲平陽鄉君。明帝逝世以後，改葬，合葬在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爲亂。明年，妃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黄淑儀生太子誦而卒，東昏廢，后及誦并爲庶人。后父澄自有傳。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是太常褚澄的女兒。建武二年，被娶爲皇太子妃却不受寵愛。皇帝對左右的人説："如果得到像山陰主那樣的人就没有遺憾了。"山陰主，是明帝的長女，後來竟然與她淫亂。第二年，褚妃告謁敬后廟。東昏即位以後，立爲皇后。皇帝寵愛潘妃，皇后不能蒙受恩遇，黄淑儀生下太子蕭誦以後去世，東昏被廢以後，皇后和蕭誦都貶爲庶人。皇后的父親褚澄自己有傳記。

和王皇后

和王皇后諱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妃祖儉自有傳。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琅邪臨沂人，是太尉王儉的孫女。起初封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立爲皇后。皇帝禪讓帝位以後，皇后降爲妃。王妃的祖父王儉自己有傳記。

南史卷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修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后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晋陵武進縣東城里山。

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謚曰獻。

穆之字思静，晋司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爲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求爲交阯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阼，追贈穆之光禄大夫，

梁文獻張皇后名尚柔，是范陽方城人。父親穆之娶文帝的堂姑而生下皇后。皇后在宋元嘉年間嫁給文帝，生長沙宣武王蕭懿、永陽昭王蕭敷，然後生武帝。懷孕期間，忽然看見庭前有菖蒲生出花朵，光彩異常，吃驚地告訴他人，侍奉的人都説没有看見。皇后説："常聽人説看見菖蒲花的人必定富貴。"於是摘取菖蒲花吞食，當月生下武帝。臨産的那天晚上，皇后看見庭内好像有士大夫陪侍。隨後生衡陽宣王蕭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皇后於宋泰始七年在秣陵縣同夏里家中去世，葬在晋陵武進縣東城里山。

天監元年五月甲辰日，追奉尊號爲皇后，謚號爲獻。

穆之字思静，是晋朝司空張華的六世孫。年輕雅正，有見地和鑒别力。初任員外散騎侍郎，很被始興王劉濬招致結納。穆之明察其災禍有所萌發，請求任交阯太守，有不尋常的政績。宋文帝將任命他爲交州刺史，適逢生病去世。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任鎮西參軍，在任上去世。梁武帝登基以後，追贈穆之爲光禄大夫，加授黄金

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子纘嗣，别有傳。

印章和紫色綬帶。追贈弘籍爲廷尉卿。弘籍没有兒子，堂弟弘策把兒子張纘過繼給他，另有傳記。

武德郗皇后

武德郗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曄，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

武德郗皇后名徽，是高平金鄉人。祖父郗紹，任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親郗曄，任太子舍人，去世早。皇后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尋陽公主，在懷孕期間，夢見必生貴子。到皇后出生的時候，有紅光照在室中，器具全都發亮，家人都爲這事感到奇怪。巫師説這個女孩血光高衝，將有所妨害，於是到水邊祭祀以求除災去邪。

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并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及武帝爲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爲梁公。齊帝詔贈后爲梁公妃。及武帝踐阼，追崇爲皇后，謚曰德。陵曰脩陵。后父曄，贈金紫光禄大夫。

皇后自幼聰明，擅長隸書，閲讀史籍。女工方面的事，無不嫻熟。宋後廢帝打算娶她爲后，齊初，安陸王蕭緬又想要與她結婚，郗氏都以閨女有病推辭，纔作罷。齊建元末年，嫁給武帝，生有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及至武帝任雍州刺史，她在襄陽官署去世，終年三十二歲。當年把靈柩送回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安葬。中興二年，武帝被封爲梁公。齊帝詔令追贈皇后爲梁公妃。及至武帝登基，追尊爲皇后，謚號爲德。陵號爲脩陵。皇后的父親郗曄，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后酷妒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宫井，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皇后極妒忌，及至去世，化作龍潛入後宫井中，托夢給皇帝。有時候顯形，光彩閃耀。皇帝身體如果不安，龍就激水騰涌。皇帝在露井上建殿，衣服堆積，常常擺設裝入百味的銀鹿盧金瓶以祭祀她。所以皇帝最終没有再立皇后。

武丁貴嬪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産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并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娉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

武帝丁貴嬪名令光，是譙國人。祖父在襄陽做官，因而居住在沔水北邊的五女村，寄居在劉惠明的家中。貴嬪出生在樊城，剛出世的時候有神異的光綫，紫氣滿室，因此以“光”爲名。相面的人説“必定大貴”。年少時與鄰女一同在月下紡絲麻，女孩們都怕蚊子，而貴妃没有感覺到蚊子叮咬。同鄉人魏益德打算娶她，未及成婚，而武帝鎮守樊城，曾經登樓遠望，見漢水邊五彩如龍，下面有女子漂洗絲棉絮，就是貴嬪。

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并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側，仿佛若見神人，心獨異之。

另外丁氏通過他人把相面的話説給皇帝聽，皇帝於是以金環相贈，娶她爲妻，當時十四歲。貴嬪生下來左臂上就有紅痣，經過醫治不能消除；而且身上長了好多疣子，到這時很快都消失了。德后極妒忌，對待貴妃不近情理，驅使她每天舂米五斛，她舂米總能達到標準，好像有誰幫助似的，遭受的待遇雖然嚴厲，却更加小心恭敬。曾經在供養經案旁邊，仿佛看見了神人，内心獨自詫異。

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爲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即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宫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并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并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宫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官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逾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

天監元年五月，有關部門奏請封爲貴人，没有封授；當年八月，又奏請封爲貴嬪，居住顯陽殿。及至太子確立，有關部門上奏説："皇太子是儲君，天下都行官員的禮儀。既然對儲君竭盡禮儀，那麽生母就不容不敬。王侯妃主能够常常互通音信的，及六宫三夫人雖然與貴嬪同列，都應當以敬皇太子的禮儀敬貴嬪。宋元嘉年間，始興、武陵國臣僚都以屬吏的禮數來尊敬王的生母潘淑妃、路淑媛。貴嬪對於太子屬官來説雖然不是天子正妻，義理没有差異，與宋朝泰豫年間朝廷商議百官以屬吏的禮數來尊敬皇帝的生母，事理恰好相同。臣等以爲太子屬吏行禮，應當與屬吏所行的禮儀相同，到神獸門上表文拜見，年節道賀，也都如此。况且太子妃相匹配，遵循的是美好的法則，讓媳婦超過婆婆，更加乖違次序，臣等以爲禮敬貴嬪的法度一概與太子没有差異。"於是貴嬪完備法度禮數，與太子相同，她的話就稱爲令。

貴嬪性仁恕，及居宫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净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宫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册文，有司奏謚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后。

貴嬪生性仁愛寬容，及至治理後宫，下邊的人都得其歡心。不喜歡華麗的裝飾，器具服飾没有珍奇艷麗的。未曾爲親戚私下請求。及至武帝弘揚佛教，貴嬪長期吃素食。受戒的那天，甘露降在殿前，方圓一丈五尺。皇帝所確立的經義，都能掌握主旨，尤其精通《净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逝世，靈柩移到東宫臨雲殿，當時四十二歲。詔令吏部郎張纘作歌功頌德的韵文，有關部門奏請謚號爲穆，葬在寧陵，附祭於小廟。簡文帝即位以後，追尊爲太后。

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爲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

貴嬪的父親道遷，天監初年，任歷陽太守。廬陵威王出生的時候，武帝對他説："賢女又生

"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爲笑。後位兖州刺史、宣城太守。

了一個兒子。"他回答說:"莫提不成器的孩子。"世人以爲笑話。後來任兖州刺史、宣城太守。

武阮修容

文宣阮太后諱令嬴,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昏宫。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床。天監七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宫。是日大赦。尋拜爲修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九年六月,薨于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還祔小廟。

文宣阮太后名令嬴,是會稽餘姚人。本姓石。起初,齊始安王遥光娶了她。遥光失敗以後,入東昏侯宫中。建康城平定以後,成爲武帝的采女。懷孕期間,夢見龍遮蓋着她的床。天監七年八月,在後宫生下元帝。這一天大赦天下。不久封爲修容,賜姓阮氏。曾經隨着元帝到封地去。大同九年六月,在江州宫室逝世,當時六十七歲。當年十一月,送回江寧縣通望山安葬,謚號爲宣。元帝即位以後,有關部門奏請追尊爲文宣太后,神位遷回附祭於小廟。

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的父親已故的齊國奉朝請石靈寶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爲武康縣侯,母親陳氏爲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䂵。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簡文王皇后名靈賓,是琅邪臨沂人。祖父王儉,任齊國太尉、南昌文憲公。父親王騫,任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皇后幼年就柔順聰明,叔父王暕見了她說:"是我家閨女的榜樣啊。"天監十一年,封爲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䂵。大通三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在永福省逝世,當時四十五歲。這一年,簡文帝即位,追尊爲皇后,謚號爲簡。大寶元年九月,安葬在莊陵。

元帝徐妃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

元帝徐妃名昭佩,是東海郯縣人。祖父徐孝嗣,任齊國太尉、枝江文忠公。父親徐緄,任侍中、信武將軍。徐妃在天監十六年十二月被封爲湘東王妃,生有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徐妃容貌姿質醜陋,不蒙禮遇,皇帝兩三年纔入一次她的房間。徐妃因爲皇帝瞎了一隻眼睛,每當知道皇帝將要到的時候,必畫半面妝等候,皇帝一見就大怒而出。徐妃生性喜歡喝酒,經常大

房，必吐衣中。與荆州後堂瑶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妒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醉，皇帝返回房間，必定吐在衣服上。與荆州王府後堂的瑶光寺智遠道人私通。極妒忌，見到無寵的妾，便同座共飲。如果發覺有懷孕的，就親手以刀刃相向。皇帝身邊的暨季江儀容美好，又與他私通。季江感嘆説："栢直的狗雖老仍能打獵，蕭溧陽的馬雖老仍然奔跑快，徐娘半老風韵猶存。"當時有個叫賀徽的人容貌美好，徐妃邀請他到普賢尼寺，在白角枕上寫詩相贈答。

既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尸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不久貞惠世子方諸的母親王氏受寵愛，時日不長就去世了，元帝歸咎於徐妃；及至方等死去，更遭痛恨。太清三年，終於强迫命令她自殺。徐妃自知逃不脱，於是投井而死。皇帝把尸體還給徐家，稱她爲被休棄的妻子。葬在江陵瓦官寺。皇帝寫作《金樓子》記述她的淫亂德行。起初，徐妃出嫁的那天晚上，車駕行至西州，疾風大起，震動房屋摧折樹木。不久，雪和小冰珠相交落下，帷幔和簾子都白了。及至回娘家探視的時候，又有大雷把西州廳堂的兩根柱子都震碎了。皇帝以爲不吉利，後來果然不能盡婦道。

敬夏太后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宫，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晋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爲太后。明年冬，降爲江陰國太妃。

敬帝夏太后，是會稽人。普通年間，被娶入湘東王宫，生敬帝。承聖元年冬天，封爲晋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爲太后。第二年冬天，降爲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晋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

敬帝王皇后，是琅邪臨沂人。承聖元年十一月，封爲晋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立爲皇后。第二年，降爲江陰王妃。父親王僉自己有傳記。

陳武宣章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吴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陳武宣章皇后，名要兒，吴興烏程人。本姓鈕，父親景明爲章氏所收養，因而改姓章。皇后的母親蘇氏，曾經遇到道人把一個小龜送給自己，有五色光彩，説"三年有徵兆"。到了期限，皇后出生，紫光照耀室内，於是烏龜消失了。

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

皇后年少聰穎，儀容美好，手指甲長五寸，

寸，色并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葬吴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謚曰温。

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慈訓。廢帝即位，后爲太皇太后。

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太建元年，復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并從儉約，諸饋奠不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祔葬萬安陵。

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

文沈皇后諱妙容，吴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録事參軍。后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吴興，及后并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阼，后爲臨川王妃。文帝即位，爲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爲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安德。

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并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禁中，參决衆事，而宣帝爲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

顏色都是紅白色。每當有五服以内的宗親去世，就有一指甲事先折斷。武帝先前娶了同郡人錢仲方的女兒，過早去世，後來纔聘娶皇后。

皇后擅長文字與籌算，能背誦《詩經》和《楚辭》。皇帝封爲長城縣公，皇后封爲夫人。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梁國散騎侍郎景明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授黄金印章和紫色綬帶。封皇后的母親蘇氏爲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去世，與皇后的父親一同葬在吴興。第二年，追封皇后的父親爲廣德縣侯，謚號爲温。

武帝逝世，皇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商定計策，秘密不發布喪事。當時衡陽獻王陳昌没有到，就召入文帝。及至文帝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宫號爲慈訓。廢帝即位以後，尊太后爲太皇太后。

光大二年，太皇太后下令罷黜廢帝爲臨海王，命令宣帝繼承君位。太建元年，又尊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在紫極殿逝世，當時六十五歲。遺令喪事遵循節儉的原則，各種祭祀不用牲畜。當年四月，群臣奉上謚號爲宣，合葬在萬安陵。

皇太后的親屬没有列朝爲官的，衹有本家族的哥哥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帝沈皇后名妙容，是吴興武康人。父親法深，任梁國安前中録事參軍。皇后十歲多的時候，在梁國大同年間嫁給文帝。武帝討伐侯景，文帝當時在吴興，和皇后一同被拘捕，侯景被平定以後，得以避免不幸。武帝登基以後，封皇后爲臨川王妃。文帝即位以後，立爲皇后。追贈皇后的父親法深爲光禄大夫，加授黄金印章紫色綬帶，封爲建城縣侯，謚號爲恭。追贈皇后的母親高氏爲綏安縣君，謚號爲定。廢帝即位以後，尊皇后爲皇太后，宫號爲安德。

這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人，都接受遺詔輔政。師知與仲舉常在宫中，參與决策各項事務，而宣帝位居揚州刺史，與身邊的三百人，住在尚書省。師知忌憚宣帝權重，假托敕

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

令要宣帝返回東府治理州務。宣帝將要離去，毛喜阻止他說："現在如果出就外任，便會受制，像曹爽想做富家公也不可能一樣。"宣帝於是稱說有病，召師知過來并留他交談，派毛喜先入宮，向太后陳述情況。太后說："現在伯宗年幼，政事都交付二郎，這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向廢帝陳述，廢帝說："這自然是師知等人的所作所爲，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出宮報知宣帝，宣帝於是囚禁師知。親自入宮晋見太后和皇帝，竭力陳說師知的罪過。又自己草擬敕令請求簽押，把師知交付廷尉，師知當夜在獄中被賜令自殺。從此政歸宣帝。

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并殺之。

太后憂愁煩悶，無計可施，於是悄悄賄賂宦官蔣裕，派他誘使建安人張安國占據郡城反叛，希望藉此對付宣帝。安國在事情暴露以後被殺，當時太后身邊的親近侍從略知此事，太后害怕牽連拘捕黨羽，將他們一并殺害。

宣帝即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

宣帝即位以後，稱太后爲文皇后。陳國滅亡而進入隋朝，大業初年從長安回到長江以南，不久去世。

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位尚書左僕射。欽素無伎能，奉己而已。卒，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皇后的哥哥沈欽，繼承爵位爲建城侯，任尚書左僕射。沈欽生平没有技能，衹是養護自己而已。去世，謚號爲成。兒子沈觀繼嗣，很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廢爲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自有傳。

廢帝王皇后，是琅邪臨沂人。天嘉元年，立爲皇太子妃。廢帝即位以後，立爲皇后。廢帝降爲臨海王，皇后被廢黜爲妃。至德年間逝世。皇后生有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被立爲皇太子，太建元年，繼承封爵爲臨海嗣王。陳國滅亡，進入長安。皇后的父親王固自己有傳記。

宣柳皇后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惲，父偃，并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

宣帝柳皇后名敬言，是河東解縣人。曾祖父世隆，祖父柳惲，父柳偃，都有傳記。皇后九歲時，就像成人料理家事。侯景之亂時，皇后與弟弟柳盼前往江陵，依附梁元帝，皇帝因爲長城公主的緣故，待遇很優厚，把她嫁給宣帝。

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剋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宣帝即位，立爲皇后。

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吴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己御其次焉。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吴媪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宫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决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

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陽之芒山。

承聖二年，皇后在江陵生下後主。及至魏國攻克江陵，宣帝遷移到關右，皇后與後主都留在穰城。天嘉二年，皇后與後主一同還朝，被封爲安成王妃。宣帝即位，立她爲皇后。

皇后儀容美好，身高七尺二寸，手臂下垂過膝。起初，宣帝居住鄉間，先娶吴興錢氏，及至即位，封爲貴妃，很受寵愛。皇后傾心謙讓她，每次尚方供奉的物品，上好的都推讓給貴妃，而自己用次一等的。

宣帝逝世，始興王叔陵叛亂，後主賴皇后與吴媪相救而得以避免不幸。後主即位以後，尊皇后爲皇太后，宫號爲弘範。這時剛剛丢失淮水以南地區，隋朝軍隊到達長江邊，而且國家遭逢大喪，後主受傷不能聽政。誅殺叔陵，安排先帝喪事，邊境防守及各部門的政務，雖然假藉後主的敕令，實際上都由太后决定。後主傷愈，纔交還政權。

皇后秉性謙遜謹慎，未曾爲宗族有所請求，即使是衣食也無所分送。陳國滅亡，進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在東都逝世，終年八十三歲。安葬在洛陽芒山。

後主沈皇后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吴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毁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内外敬異焉。太建元年，拜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

后性端静，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强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宫，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别殿，哀毁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宫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綉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閲圖史及釋典爲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胤爲

後主沈皇后名婺華，是吴興武康人。父親君理自己有傳記。皇后的母親是武帝的閨女會稽穆公主，過早去世。當時皇后還年幼，却哀傷過度。及至服喪完畢，每當年節初一、十五，總是獨坐流淚，悲傷感動了左右的人，宫内宫外的人都敬重她。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

皇后秉性端莊嫻静，有見識和度量，少嗜欲，聰明機敏而記憶力强，涉獵經史，工於書信。後主在東宫，然而皇后因父親去世，就守喪住在别殿，悲傷消瘦超過禮儀。後主對皇后的禮遇既薄，而張貴妃受寵，讓她總理後宫事務，皇后淡然處之而未曾有所忌恨。而且以儉省自處，不穿錦綉服飾，身邊的近侍纔一百多人，衹以尋求閲讀圖書史籍及佛教經典爲事。有一年曾經遇到乾旱，自己一邊曬着一邊誦讀佛經，雨應時而

己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

降。没有兒子，撫養孫姬的兒子陳胤爲自己的兒子。因爲屢次上書諫諍，後主準備廢掉她，而立張貴妃，恰逢國家滅亡而没有實施，於是與後主一同入長安。及至後主逝世，皇后自己作悼詞，文辭很悲切。

隋煬帝每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静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隋煬帝每次出游，總是命令她隨從。及至煬帝被殺，皇后從廣陵過長江，到毗陵天静寺做尼姑，法名觀音。貞觀初年去世。

張貴妃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宫。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悦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

張貴妃名麗華，士兵家庭出身。父兄以織席爲職業。後主做太子時，被選入宫中。當時龔貴嬪是良娣，貴妃年僅十歲，供她役使。後主一見到她就愛慕，因而得與後主同房，於是懷孕，生太子陳深。後主即位以後，封爲貴妃。秉性聰慧，十分受寵愛。

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殿。時諸姬并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無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别居求賢殿。

後主起初由於始興王叔陵之亂，受傷，躺在承香殿。當時衆姬妾都不許進殿，衹有貴妃在那裏服侍。然而柳太后仍然居住柏梁殿，就是皇后的正殿。而沈皇后向來不受後主寵愛，不能侍候護理生病的皇帝，另外居住在求賢殿。

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并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

至德二年，皇帝在光昭殿前建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幾十丈，共有幾十間。它們的窗户、壁中露出的横木、柁梁、欄杆之類，都用沉香木和檀香木製造，又裝飾金玉，間雜珍珠翡翠，外邊張設珠簾。内有貴重的卧具和華美的帳幔，那服飾器用珍玩之類，是近古所未有的瑰麗物品。每當微風吹來的瞬間，香聞幾里，朝陽初照，光芒映照後庭。在閣下積石造山，引水修池，種植奇樹，雜植花木藥草。後主自己居住臨春閣，張貴妃居住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住望仙閣，都從閣道上相互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都受寵愛，輪换着到閣上游玩。任命宫女中有文采的袁大捨等人爲女學士。後主每次招致賓客，同貴妃等人游樂，就命令各位貴人和女學士與陪伴游樂的人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用其中特别艷麗的，作爲歌曲，配上新作的樂曲。選取數以千百計的美貌宫女，命令練習和歌唱，分部遞進，以此助樂。那些歌曲有《玉樹後庭花》、

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臨春樂》等。它們大致是說："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基本的意思，都是贊美張貴妃、孔貴嬪的儀容。

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妝，臨于軒檻，宮中遥望，飄若神仙。才辯强記，善候人主顔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

張貴妃髮長七尺，稠黑如漆，光澤可照影。特别聰慧，有神采，舉止文雅優美，容貌端莊美麗。每當瞻視顧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曾經在閣上梳妝打扮，臨近欄杆，在宮中遥望，飄然若神仙。機辯强記有才智，善察皇帝臉色。由於引薦衆宮女，後宮都感激她，争説她的好處。又擅長祈禱鬼神的方術，憑藉鬼神邪説迷惑後主。在宮中設置不合禮制的祭祀，聚集衆女巫并命令她們鼓舞以祭神。

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并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并爲疏條，無所遺脱。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絶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晋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橋。

當時後主懈怠政事，各部門進言上書，都通過宦官蔡臨兒、李善度進奏請示，後主身倚靠枕，把張貴妃放在膝上一同裁决奏請的事宜。李、蔡所不能記住的，貴妃都爲他們分條陳述，無所遺漏。由於訪查外邊的事情，民間一言一事，貴妃必定先知道并稟報，因此更加特别受寵，在後宮中無人可比。然而後宮姬妾的家人，不守法度，有阻礙於情理的，衹要向貴妃求恩賜，貴妃就命令李、蔡先稟告那些事，而後從容爲她們求情。大臣有不順從的，就説他的壞話，言無不聽。於是張氏、孔氏兩家的權勢，盛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薦任用，大臣掌管國家政事，也順風依附。閹宦和阿諛逢迎之徒，内外勾結，轉相推薦。賄賂公行，賞罰没有常規，綱紀紊亂。及至隋軍攻克臺城，貴妃與後主都躲入井中，隋軍把他們逼出來，晋王楊廣下令在青溪中橋斬殺她。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節文。若夫義篤閨闈，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并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單被，愛罔偏流，專貞内表，

論曰：吃喝玩樂，是人的基本欲望所在，所以聖人順乎人情而制定法度。王宮分六級，士室分二等，都隨事增减，從而確立禮儀制度。至於以名分約束内宮，以政令和刑法治理國家，古先哲王有因此實現太平的。后妃專自侍寢，配偶因爲德行而被舉薦，姬妾都受到御幸，入宮的人不是因爲美色而受寵愛，欲使情有普施，愛無偏頗

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德，燮理陰政。

流弊，完善内宫的規範，平息外邊蠱惑害人的邪術，纔能够輔助君主的仁德，協和治理後宫之事。

宋氏因晋之舊典，聘納有方，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内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厮皂，非若晋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没殷姬，并后匹嫡，其爲喪敗，亦已甚矣。

宋氏沿用晋朝的舊制，以禮娶親講究品類，皇后配偶，必定是諸侯的後人。自從元嘉年間以來，妃嬪逐漸繁多，所選取的衹在軍官之家，徵召引薦的直到差役之家，不像晋氏選擇的那樣，濫及仕宦之家。而且寵愛衹在内室，大權不授予外人，饋賜親戚的食物，一年四季不過魚肉酒漿，這是美好的制度。及至文帝迷戀潘妃，同婦人謀劃；大明年間殷姬死亡，與皇后嫡配禮遇相當，他們造成的死傷禍亂，也太嚴重了。

齊氏孝、昭二后，并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宫禁貶約，衣不文綉，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檉，花梁綉柱，雕金鏤寶，昭燭房帷，趙瑟《吴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陋，奉己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誡，其在斯乎。

齊氏孝、昭二皇后，都是賢明的典範，可惜過早地去世，不能以人母的儀範照臨萬國。有婦人呵，枉自思慕周代典制，祥瑞顯示吉祥，徒然萃集美名。高皇接受天命，后妃節儉，不穿刺綉華美的衣服，没有紅色的彩飾，宫中長巷空無所有，如同寒室。武帝即位，依托太平的世運，壽昌殿前興，鳳華殿晚構，香柏文檉，畫梁綉柱，雕金鏤玉，照耀宫中，趙地琴瑟奏《吴趨》，憑欄奏曲，花費出自私蓄，無損於國家儲蓄。明帝治理大業，矯情儉陋，克制自己的制度，一直不變。東昏侯失去道義，奢侈之風大興，多謀慮的婦人傾敗城國，與殷、夏兩代相同，可用以垂示警誡的，就在於此吧。

梁武志在約己，示存宫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

梁武帝志在約束自己，訓示保存宫中，即使貴嬪的美德早著，生育太子，衹受尊重，没有聽説立爲皇后的。徐妃没有德行，她的死是罪有應得。

陳武撫兹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宫壸，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陳武帝順應天運，開啓帝業。至於與天子一同做天下的表率，共同興盛天子的教化，宣太后就值得贊美。文帝、宣帝時宫掖中，没有聽説失德；後主繼承大業，確實敗亡於后妃，既然是母鷄司晨，也就衹有使家業敗盡了。

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鄰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劉道鄰

長沙景王道鄰，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武帝剋京城及平建鄴，道鄰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鄰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

道鄰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爲空。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

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鄰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鄰，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鄰所了。"太后曰："道鄰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鄰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

長沙景王道鄰，是宋武帝的二弟。謝琰任徐州刺史時，任命爲從事史。武帝收復京城及平定建鄴，道鄰常常留下來侍奉太后，後來憑軍功被封爲新渝縣男。跟隨武帝出征廣固，他所率領的部隊俘獲了慕容超，憑此項功績改封他爲竟陵縣公。到討伐司馬休之的時候，道鄰掌管太尉留府事務。江陵平定後，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總領南蠻校尉，加都督銜，軍府文武職官都替他配備周全。

道鄰一向没有才能，説話很粗俗，舉動多半鄙陋笨拙，積聚財物常常像不能滿足似的。離開方鎮的時候，官府的倉庫都被他弄得一空如洗。徵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銜，出鎮京口。武帝稱帝後，他遷升太尉，被封爲長沙王。

在此以前，廬陵王義真任揚州刺史，太后對皇帝説："道鄰是你的貧賤兄弟，應該用作揚州刺史。"皇上説："寄奴對於道鄰，豈能有所吝惜。但揚州是國家根基所寄托的地方，事務最重，不是道鄰所能明白處置的。"太后説："道鄰五十歲了，難道不如十歲的孩子嗎?"皇上説："車士雖然任刺史，但是事無大小，都由我處理。道鄰年長，不熟悉那些事務，在聲望方面有所不足。"太后纔不説了，最終也没授予他。

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侯王鎮惡，并勒功天府，配祭廟庭。

永初三年死，加贈太傅，葬禮依照晉朝太宰安平王司馬孚的先例，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用一百名佩帶飾有花紋的木劍的勇士護喪。文帝元嘉九年，詔已故太傅長沙景王、已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已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已故青州刺史龍陽縣侯王鎮惡，一并在天府刻石記功，配祭先帝廟庭。

劉義欣

道鄰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内畏服，道不拾遺，遂爲盛藩强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

道鄰之子義欣繼承王爵，位至豫州刺史，鎮守壽陽，管轄的範圍内都怕他而服從他，路上遺失的東西都没人敢撿，於是成爲大藩强鎮。死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做成王。

子悼王瑾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

義欣之子悼王劉瑾繼承王爵，爵位傳到他兒子時，齊朝受禪，封國被取消。

劉韞

瑾弟韞字彦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元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鄙類如此。

劉瑾之弟劉韞，字彦文，位至雍州刺史，侍中，兼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元年，被齊高帝誅殺。劉韞人才平庸淺薄，偏偏受到明帝的寵信。在湘州、雍州的時候，令善於繪畫的人畫出他出行時的鹵簿羽儀，常常獨自展開來賞玩。曾經把圖畫展示給征西將軍蔡興宗看，興宗戲謔他，假裝看不懂圖畫似的，指着劉韞的畫像問他説："這是哪個人坐在車上?"劉韞説："正是我。"他的平庸淺陋大抵如此。

劉述

韞弟述字彦思，亦甚庸劣。從子俣疾危篤，父彦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俣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悟。"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劉韞之弟劉述，字彦思，也很平庸鄙劣。侄子劉俣病情危重，其父彦節和其母蕭氏對着他哭泣。劉述曾去看望劉俣，當即命令左右的人取來酒肉叫劉俣把它吃下去，旁人都不知道他用意何在。有人問到這事，他回答説："《禮記》上説，有病的人要喝酒吃肉。"劉述的遠親新有喪事，有人到他家去，問他母親是否平安，他説："祇是有些愁悶。"接着詢問他兒子的情況，他回答説："所謂'父子聚麀'。"大概是把"麀"字的意思誤解作"憂愁"了。

劉義融　劉襲

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户。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户。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卒謚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襲以子晃繼。襲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

義欣之弟義融被封爲桂陽縣侯，食邑一千户。凡是王子封爲侯爵，食邑都是一千户。義融位至五兵尚書，領軍，有才能，善於使用短武器和盾牌。死後謚號爲恭侯。其子孝侯劉覬繼承爵位，没有兒子，其弟劉襲把兒子劉晃過繼給他繼承了爵位。劉襲字茂德，生性庸俗粗鄙，任郢州刺史，暑月裏穿着短内褲上公堂，當時有個主簿正藏匿在門房裏，從小窗往外看見了，覺得奇怪，一詢問纔知道是劉襲。

劉義宗

義融弟義宗，幼爲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横打人，入義宗第蔽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兖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彦節以子承繼。

義融之弟義宗，小時候是武帝喜愛的人，字叫伯奴，封爲新渝縣侯，位至太子左衛率。因爲其門下侍從杜德靈放肆打人，逃入義宗府第隱藏，被免官。德靈因爲有姿色，所以義宗寵愛他。義宗死於南兖州刺史任上，謚號叫做惠侯。其子懷珍繼承爵位，懷珍没有兒子，其弟彦節用自己的兒子劉承繼承了他的爵位。

劉彦節

彦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彦節從弟祗諷彦節啓證其事。彦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乃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彦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彦回分日入直，平决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彦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彦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彦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

彦節年少時因爲是宗室子弟又清白謹慎，爲他人所知。孝武帝時代，其弟劉遐因爲與嫡母殷氏的養女雲敷私通，常常受到殷氏的制止。殷氏死去的時候，口裏流出血來，衆人懷疑是劉遐下毒害死了她。孝武帝派彦節的堂弟劉祗來婉言勸説彦節告發這件事。彦節説："行路之人尚且不應該如此自相殘殺，今日豈能够一家人同歸於盡？我不能接受敕命。"衆人因此而稱贊他。後廢帝即位後，他多次遷升至尚書左僕射，參預銓選。元徽元年，總管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反叛，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城，彦節暫時兼任領軍將軍，朝廷給予的加兵，他自己讓他們跟隨入殿。封爲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彦回分日輪流入宫值班，評定决斷機密大事，遷任中書令，加撫軍將軍銜。等到皇帝被廢爲蒼梧王的時候，彦節從大臣聚會議事的地方出來，在路上碰到堂弟劉韞。劉韞問他説："如今的事態，仍然應當歸老兄你作主吧?"彦節説："我等已經讓給蕭領軍了。"劉韞搥着胸口説："老兄你的肉裏面哪裏還有血呢，今年我們要被滅族了。"齊高

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强勸令食，彥節歠羹寫胸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内，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逾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俁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爲祆句。事敗，俁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爲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

帝聽説以後就憎惡他們。宋順帝即位，轉任尚書令。當時齊高帝輔佐朝政，彥節知道皇位將要改换主人，暗地裏懷着另外的打算。到沈攸之發兵東下的時候，齊高帝入居朝廷駐守，袁粲鎮守石頭城，偷偷地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人謀劃某天夜裏在石頭城聚集，第二天早晨再發動兵變。彥節素來膽怯，自己心裏惶惶不安。商量好以次日晚飯之後，就從丹陽郡府用車子載着女眷，全家逃往石頭城。臨走之前，其妻蕭氏硬勸他進食，彥節喝肉湯時流瀉胸前，手一個勁地發抖，自己没法控制。其主簿丁靈衛聽説他們要發難就進來了，告訴左右的人説："今天的事，要取得成功很難。但我曾受到過劉公的大恩，從道義上説不應該懷有二心。"袁粲見彥節來了，大吃一驚，説："爲什麽急忙就來了，如今事情壞了！"彥節説："現在能看到你，就是死一萬次也無所遺恨了。"堂弟劉韞在宫禁之中值班，與直閤將軍卜伯興商議那天夜裏共同進攻齊高帝，適逢彥節出逃的事被發現了，秣陵縣令劉實、建康縣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當夜就派驍騎將軍王敬則把劉韞逮來殺掉了，伯興也遇害。袁粲失敗後，彥節越過城墻逃跑，在額檐湖被抓獲殺死。彥節之子劉俁曾經賦詩説："城墻上的草，植根并非不高，恨的是風霜來得太早。"當時人都認爲這是預示禍難的詩句。事變失敗時，劉俁與其弟劉陔剃去頭髮披着僧侣的法服逃向京口，在旅館被人認出，抓到建康獄中全被殺了。彥節地位高貴以後，士大夫如不是三署以上的官員不能上方榻跟他議事，當時人因此瞧不起他。其妻是蕭思話的女兒，常常害怕惹禍失敗，每每對他説："您得到的富貴已經足够了，所以應該替兒子打算。"彥節不聽，所以大禍臨頭。

劉遐

彥節弟遐字彥道，爲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吴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主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呆若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

彥節之弟劉遐，字彥道，因爲嫡母殷氏暴死，官吏舉發了他，遷移到始安郡。後來得以回還，位至吴郡太守，到這時也被誅殺。劉遐人才很一般，忌諱别人説自己的名字，就像避諱皇帝的名字一樣，常常對客人説："孝武帝無道，我被誣陷説殺了自己的嫡母。"其愚蠢狂妄到如此

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

地步。到彥節當權的時候，劉遐多次請求做地方長官，彥節説："我在主管朝廷政務的位置上，用你做州官，在聲望方面便有所欠缺。"劉遐説："富貴了就説不能關照我，受株連的那一天能够得到免死嗎?"到這時果然株連而死。

劉義賓 劉義綦

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肅侯。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義宗之弟義賓，封爲興安侯，位至徐州刺史。死後的謚號爲肅侯。義賓之弟義綦，封爲營道縣侯，平庸粗鄙，毫無見識。始興王劉濬曾經對他説："陸士衡寫詩説'營道無烈心'，他這樣極力攻擊叔父，不知是什麼原因。"義綦説："下官以前也不認識士衡呀，爲什麼突然受到他的攻擊?"他的昏庸閉塞，都像這樣。位至湘州刺史，謚號爲僖侯。

臨川烈武王劉道規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倜儻有大志，預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爲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爲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

臨川烈武王劉道規，字道則，是武帝的小弟。卓越豪邁，有遠大志向，曾參與誅滅桓玄的預謀。當時桓弘鎮守廣陵，用他任征虜中兵參軍。武帝收復京城，道規也就在那一天同劉毅、孟昶斬了桓弘。桓玄失敗後逃跑，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趕上去又打敗了他。無忌想乘勝進軍，一直打到江陵。道規説："桓氏諸人世代居於西楚，一幫小人都替他盡力；桓振的勇力和武略是三軍之冠，不能够輕視。我們暫且將軍隊安頓下來，用計策牽制他。"無忌不聽從他的建議，果然被桓振打敗了。於是退回尋陽，修好了戰船和兵器再次進軍，終於平定了巴陵。江陵的平定，道規推舉劉毅爲功勞最大的人，其次是何無忌，自己則居於最末。因爲起義的功勛，被封爲華容縣公，多次遷升至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銜。道規善於運用刑罰和政令，士大夫和百姓既害怕他又喜歡他。

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

盧循侵逼建鄴，道規派遣司馬王鎮之和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奔赴戰場，救援朝廷，至尋陽，被盧循的黨徒荀林打敗。荀林乘勝攻伐江陵，聲稱徐道覆已經攻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以後，譙縱用桓謙任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一起率軍侵犯江陵。道規就會集將士，告訴他們説："我們東來的文官和武將足以

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悦。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

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剋都，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横擊，大破之。初使遵爲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

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爲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爲後。義慶爲荆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勛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黄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皆準給。

成就大事，想要走的人，我們不制止。"因此在夜晚打開城門，衆人都畏懼服從，没有離去的。雍州刺史魯宗之從襄陽趕來，有人説宗之此來不可預測，道規竟然獨自駕車去迎接他，衆人都爲之感動而欣喜。衆人商議想派遣檀道濟、到彦之共同抗擊荀林等，道規説："不讓我親自去，不决戰！"於是讓宗之在州裏留守，將心腹重任委托給他。自己率領諸將大敗桓謙，斬了他。諮議劉遵追擊荀林，在巴陵將他斬了。原來桓謙到達枝江時，江陵的士大夫和百姓都寫信給桓謙，説城裏的虚實情况。道規將繳獲的這些書信全都燒掉，於是衆心大定。

徐道覆突然來到破冢，那時魯宗之已回襄陽，因此人心大爲震動。有人傳説盧循已經攻下都城，派遣徐道覆上來任刺史。江、漢士民感激道規焚燒書信的恩德，再也没有二心。道規派劉遵率一支軍隊流動作戰，自己率主力抵擋道覆。先頭部隊打了敗仗，愈加激勵了道規的壯烈氣概，劉遵從外面横擊過來，大破徐道覆軍。起先派劉遵作爲游擊部隊，衆人都説不宜割裂現有軍力放在没用的地方。等到進攻道覆的時候，果然得力於游擊部隊，衆人纔佩服了。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是道規的表兄，位至淮南太守，追封爲監利縣侯。

道規進號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刺史，因爲生病而没有拜任。義熙八年在都城逝世，追贈爲司徒，謚號爲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稱帝後，追贈爲大司馬，追封爲臨川王。他没有兒子，把長沙景王的第二個兒子義慶過繼給他，并繼承爵位。原來，文帝從小受到道規撫養，武帝令他作道規的繼承人。人們都認爲按照禮儀制度來説，同一個人不能作爲兩家的繼承人，於是文帝回到自己家裏，而確定義慶作爲道規的後人。義慶任荆州刺史，廟主應當遷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勛德及慈愛庇護之大恩，追崇爲丞相，加以特殊的禮節，鸞輅九旒，黄屋左纛，配備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一百名佩帶班劍的勇士護送。到長沙王太妃檀氏、臨川王太妃曹氏死去的時候，葬禮都依據這個標準進行。

劉義慶　鮑照

義慶幼爲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仇。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仇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爲“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義慶幼年受到武帝賞識，年僅十三歲就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年間，任丹陽尹。有個百姓名叫黄初，他的妻子趙氏殺死了兒媳婦，遇赦免死，但依法應當避開對她懷有殺母之仇的孫子。義慶評判此案，認爲“周代的法典規定：判决殺害他人父母的罪人，即使遇赦免死，也應該判他遠避到海外去。大概因爲父母被害是莫大的冤仇，按理説不能剥奪其子女復仇的權力。至於家庭成員互相殘害，應當從法律之外去尋求處理辦法。法律有寬宥過失的規定，但没有孫子可以仇視祖母的條文。况且趙氏的行凶殺人，原本是由於醉酒，論其本心和此案發生的實際過程，完全是由於年老昏聵所致。哪能把年老昏聵的祖母跟有深仇大恨的路人一樣對待？應該和睦共存，不要有虧於孝道”。六年，加封爲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左執法星，義慶害怕有災禍，請求離開朝廷去鎮守地方。文帝詔諭他，認爲“天象幽暗不明，左執法星曾經有過變化，但王光禄至今平安無事。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是天下最忌諱的，晋孝武帝初年有此異常天象。那人不過是個平庸的皇帝罷了，竟也没有别的災禍”。義慶堅决請求解除僕射職務，於是允許他辭去此職。

九年，出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遍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虚，始至及去鎮，迎送物并不受。十二年，普使内外群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沮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陽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内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以述皇代之美。

九年，出任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銜。荆州是位於長江上游的重鎮，物資出産和軍隊人數占朝廷的一半，所以荆州刺史由武帝諸子輪流擔任。義慶因爲是宗室之中名聲最好的人，所以特别授予他此職。義慶性格謙虚，從開始到任及至卸任離鎮，迎送的物品一概不受。十二年，朝廷普遍地讓内外群臣推薦士人，義慶上表推舉前臨沮縣令新野人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人龔祈、處士南陽人師覺授。義慶注意體恤人心，州統之内的官長父母年老不隨任住在官舍裏的，每年同意按吏禄之三成饋贈其家。在此以前，王弘任江州刺史，也有此項制度。在州八年，奠定了西部地區安定的局面。撰寫《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朝廷。又仿效班固的《典引》創作《典叙》，以記述本朝的美政。

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并帶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改授江州刺史，又遷任南兗州刺史，都帶都督職務。接着就在原來的官號上加開府儀同三司。義慶天性簡易樸素，嗜好和欲望很少，愛好文章，他創作的文章辭賦雖然不多，但已足以成爲宗室的表率。歷任都没有過於浮華的失誤，祇是晚年奉行佛教致使耗費較大。少年時善於騎馬，到長大後却不再騎馬，招聚才學之士，不論遠近，一定設法請到。太尉袁淑的文章，當時第一，義慶在江州時請他任衛軍諮議。其餘如吳郡的陸展、東海的何長瑜、鮑照等人，都有很好的詩文，義慶援引他們出任輔國的官吏重臣。所著《世說新語》十卷，編纂《集林》二百卷，都在社會上流行。文帝每次給義慶寫信，常常留心斟酌文詞。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鮑照，字明遠，東海郡人，詩文豐富而俊逸。曾作古樂府詩，文詞很剛健美麗。元嘉年間，黄河和濟水都清了，當時認爲是美好的預兆。鮑照寫了《河清頌》，序文寫得十分精巧很見功力。鮑照原來曾經拜訪義慶而未被瞭解，想獻詩言志，有人勸阻他説："您地位還低，不可輕慢大王。"鮑照激動地説："歷史上有英才異士而沉没不被人們知道的，哪裏數得盡呢！大丈夫豈能就這樣埋没自己的智能，使幽蘭和艾蒿不分，整天碌碌無爲，跟燕雀相隨呢！"於是獻詩，義慶覺得此人不同凡響。賜帛二十匹，不久，選拔爲國侍郎，很受賞識。遷任秣陵縣令，文帝又用他作中書舍人。皇上喜歡寫文章，自己認爲别人没有趕得上的，鮑照領悟了他的心意，寫出文章來便故意多用些淺薄、重複的詞句，當時人都認爲鮑照才華已盡，其實并不是這樣的。臨海王子頊任荆州刺史，鮑照任前軍參軍，掌書記。子頊敗亡時，鮑照被亂兵殺死。

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麋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曄嗣，爲元凶所殺。曄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義慶在廣陵得了病，又看到白虹穿城而過，野獐跑入王府，心里很厭惡這些事。因此上表陳情，請求回京，文帝允許他解除州職，以原來的官號回朝。二十一年，在都下逝世，追贈爲司空，謚號叫做康王。其子哀王劉曄繼承王位，被元凶殺害。劉曄的兒子劉綽繼承王位，昇明三年被殺害，封國被取消。

營浦侯劉遵考　劉季連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晋帝遜位，居秣陵宫，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爲政嚴暴，聚斂無節，爲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公。

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爲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爲寶。"誕忸然不悦。誕之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并，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黄門郎，詔謝莊爲誄。

遵考從父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彦回素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爲平西蕭遥欣長史、南郡太守。遥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遥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遥欣爲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爲益州刺史，令據遥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爲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善待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

營浦侯劉遵考，是武帝的族弟。其曾祖父劉淳，是武帝曾祖武原縣令劉混之弟，位至正員郎。祖父劉巖，任海西縣令。父親劉涓子，任彭城內史。原先武帝的兒子們都幼弱，宗室中衹有遵考可用。到北伐平定後，用他作并州刺史，兼河東太守，鎮守蒲坂。關中失守，撤回河南，又遷任冠軍將軍。晋恭帝讓位後居住秣陵宫，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即位初年，封他爲營浦縣侯。元嘉年間，多次遷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銜。遵考實行嚴厲殘暴的統治政策，聚斂財富没有節制，被官吏檢舉揭發，皇上壓住不予追究。孝武帝大明年間，位至尚書左僕射，兼任崇憲太僕。後來老病失明。元徽元年死去，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元公。

子名澄之，昇明末年顯貴。澄之弟琨之任竟陵王劉誕的司空主簿。劉誕有寶琴，左右的人碰斷了那琴上的琴弦，劉誕處罰了他。琨之勸阻，劉誕説："這是我的寶貝啊。"琨之説："古代的賢人把好的人才當作寶貝，不把珠玉看成寶貝，所以王孫圉稱觀父爲楚國之寶，没有聽説把琴瑟作爲寶貝的。"劉誕慚愧了，不高興。劉誕叛亂時，用他作中兵參軍，琨之拒絶説："忠和孝不能兩全，我的老父在世，將來到哪兒去呢！"劉誕把他殺了。後來追贈爲黄門侍郎，詔謝莊寫誄文表示哀悼。

遵考的堂弟思考也官列於清貴顯要之中，死在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任上。

子名季連，字惠續，早年歷任政事清簡的官職。齊高帝受禪時，即將被殺，太宰褚彦回素來跟他要好，堅决請求纔使他免於一死。建武年間，任平西將軍蕭遥欣幕下的長史、南郡太守。遥欣招攬了很多賓客，明帝很討厭他這樣做。季連對遥欣有所怨恨，於是秘密上表給明帝説他有謀叛的迹象。明帝就將遥欣調任雍州刺史，而心裏面感激季連，用他任益州刺史，令他據守遥欣的上游地區。季連之父思考，宋朝時曾任益州刺史，雖然没有什麼政績，州人還是與他有些情

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慐累世有學行，辟爲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佷，土人始怨。

義，所以很客氣地對待季連。季連慰問故老，見到父親那時的屬官都流淚相對。遂寧人龔慐幾代人都有學問和德行，徵召出來，任命爲府主簿。等到聽説東昏侯的過惡以後，便逐漸自高自大。他本來就性格忌刻，器量狹小，嚴厲殘酷，剛愎自用，當地人開始怨恨他。

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

永元元年九月，以講習武事爲名，派遣中兵參軍宋買率兵襲擊中水穰人李託。宋買戰鬥失利，退回，所轄州郡便多次發生叛亂。第二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擁戴其同鄉李弘爲聖主。劉弘乘坐着佛車，用五彩綢緞裹着青石頭，欺騙百姓説上天已經把玉印交給了自己，應當統治蜀川。季連派遣中兵參軍李奉伯打敗了他們，并將他們全部抓獲。即將行刑的時候，李弘對劊子手説："我片刻間就飛去。"又説："你白殺我，三月三日我會再一次出來。"於是殺了他。

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淵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録，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説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説季連求爲巴西郡守，三子爲質，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算之，精甲十萬。臨軍嘆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并不受命。

梁武帝平定建鄴，派左右陳建孫送季連的兩個兒子和其弟通直郎子淵到益州，并傳達諭旨。季連接受命令，收拾行裝，準備回都城。武帝用西臺將鄧元起任益州刺史。元起是南郡人，季連任南郡太守時，素來待他不好。元起幕下的典籤朱道琛，曾任季連府都録，是個無賴漢，季連想殺了他，被他逃脱了。道琛現在勸説元起，請求先派他去檢校沿途安排迎接。到達以後，言語不恭敬；又遍訪府州人士，見到好的器物就搶走，説"不久就屬於别人了，何必苦苦愛惜"。軍府官吏非常害怕，到季連那兒訴説，季連認爲他們説得對。他又惱恨自己過去對元起不禮貌，更加憤懣。司馬朱士略勸説季連請求作巴西郡守，派三個兒子到朝廷去作人質，季連同意了他的建議。接着，召集他所統的軍隊，算起來有十萬精兵。季連對着軍隊嘆息説："據有天險之地，掌握這樣强大的軍隊，進可以匡救國家，退不失作劉備那樣的人物，還想憑藉這樣的條件歸向哪方呢。"於是假説得到齊宣德皇后的詔令，再返回來，抓住朱道琛殺了他。寫信告訴朱士略，兼召涪縣縣令李膺，他們都不接受命令。

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

天監元年六月，元起到達巴西，季連派遣其部下將領李奉伯拒戰，被打敗。季連固守，元起

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襲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

圍城。城中餓死的人縱横相枕，接着又開始人吃人。二年，他纔裸胸露背出城請罪。元起將季連遷移到城外，不久就去看他，按照禮節對待他。季連道歉説："早知道如此，哪會有不久前發生的那些事情。"元起殺了李奉伯，送季連回都城。動身之前，没有誰來看他，祇有襲愜來送行。原先，元起在路上的時候，害怕事情不成功没有東西可行賞，士人來投奔的他都答應給予徵召任用，到這時候，得到"别駕"、"中從事"任命文書的將近二千人。

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爲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爲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季連到京以後，進宫請罪，從東掖門入宫，走幾步就跪下磕一個頭，就這樣來到皇帝面前。皇帝笑着説："你想效法劉備却還不如公孫述，難道是没有諸葛亮那樣的計謀之士嗎。"赦爲平民百姓。四年，從建陽門出城，被蜀人藺道恭殺死。季連在蜀之時，殺死了他的父親。他改名逃到建鄴，到這時報了仇。然後就自己捆綁起來到官府請罪。皇帝贊美他的行爲，因此赦免了他。

武帝諸子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吕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宋武帝七個兒子：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吕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 王脩 段宏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宫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爲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與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

廬陵孝獻王義真，儀貌美好，神情清秀。起初封爲桂陽縣公。十二歲，跟隨父親北征。平定關中後，武帝東歸朝廷，想留下偏將鎮守，擔心不足以穩定人心，便用義真任雍州刺史，加都督銜。用太尉諮議參軍京兆人王脩任長史，把鎮守關中的重任委托給他。武帝即將回京，三秦父老哭訴説："殘存的生靈不能沾濡君王的德化，到現在已一百來年。纔看到本朝衣冠，正仰望主上的恩澤。長安十陵，是您家的墳墓，咸陽宫殿，是您家的屋宅，放棄這些，到什麽地方去呢?"武帝表現出悲憫的樣子，安慰勸告説："我受命於朝廷，不能擅自留下。今留第二兒與文武賢才共同鎮守此境。"快要回去的時候，自己握

其子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户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嘆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

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脩。脩字叔治，京兆霸城人。初南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脩既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初，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知義真免乃止。義真尋爲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

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阼，義真色不悦，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武帝不豫，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聰

着義真的手交給王脩，令王脩握着其子孝孫的手交給自己。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兼東秦州刺史。當時隴上流散人户多在關中，希望能回歸本鄉。等到設置東秦州，父老們知道不再有收復隴右、鞏固關中的意圖，都爲之嘆息。而赫連勃勃的侵犯接連而來。

沈田子殺了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加上他裁減義真賞賜給手下人的物資，引起了義真手下人的怨恨。因此，他們對義真説："鎮惡想謀反，所以田子殺了他；王脩殺田子，豈不是又想謀反嗎？"義真派親信劉乞殺了王脩。王脩字叔治，京兆霸城人。南渡後初見桓玄，桓玄就對他説："您是太平時代吏部郎的人才。"王脩死後人心離散。武帝派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替義真鎮守關中，令義真趕快回京。衆將官争着聚斂財貨，在路上兩車并排，慢慢地行走。建威將軍傅弘之説："虜騎若是來了，我們這個樣子，用什麽辦法對付他們？"敵人的追兵果然來了。到青泥，大敗，義真獨自逃到草叢裏。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聽出了他的聲音，説："您不是段中兵嗎？我在這裏。我們一起走一定不能兩全，您可以割了我的頭向南跑回去，使家父不要盼望了。"段宏流着眼淚説："不管死生我們都在一起，下官不忍心。"於是將義真束在馬背上，單馬而歸。義真對段宏説："男子漢不經過這種磨難，從哪裏去知道世事的艱難。"

起初，武帝没有得到義真的詳細情況，怒氣很大，限定日期就要北伐。謝晦勸阻，不聽，及至得到段宏的信，知道義真已幸免，纔止住了。義真不久又任司州刺史，加都督銜。用段宏作義真的諮議參軍。段宏是鮮卑族人，曾任慕容超的尚書左僕射，武帝攻伐廣固時投誠的。

義真改任揚州刺史，鎮守石頭城。永初元年，受封爲廬陵王。武帝剛登上皇位的時候，義真臉色不大高興，侍讀博士蔡茂之問他什麽原因，他回答説："居安思危，憑什麽高興呢？"第二年，升遷爲司徒。武帝病了，用他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銜，鎮守歷陽，還没去上任武帝就逝世了。義真聰明敏

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道人爲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昵狎過甚，使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

慧，愛好詩文，但是舉止輕浮，没有德行和事業心。與陳郡的謝靈運、琅邪的顔延之、慧琳道人都交往異於常人，説“得志之日，用靈運、延之任宰相，慧琳道人任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人嫌義真跟靈運、延之親密得過分了，派過去的屬吏范晏去提醒他。義真説：“靈運空放粗略，延之狹隘輕薄，是魏文帝所説的‘很少能以名譽和節操自立’的人。我衹是在性情愛好方面有所獲得，而在理解欣賞時又未能達到心領神會的程度，所以纔跟他們相處同游，不過如此罷了。”將要去方鎮的時候，在東府前排列部隊。已是國喪期間，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人坐着檢閲部隊，就在船上宴會，并派左右將他母親孫修儀乘坐的船從主航道中排擠出去以行駛自己的船，還選取在此無禮行爲中表現突出者予以獎勵。到達歷陽以後，多所索取，徐羨之等每次都不能完全按照他的要求供給，因此他對朝廷執政大臣産生了很深的怨恨，便上表請求調回都城。

初，少帝之居東宫，多狎群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悦。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起初，少帝做太子時，經常跟一幫小人過分親昵。謝晦曾經對武帝説：“陛下您已經年老了，應當考慮怎樣傳之萬代的大事，帝位是最重要的，不能讓没有才能的人來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武帝説：“廬陵王怎麽樣?”謝晦説：“請讓我去觀察他。”謝晦拜訪義真時，義真很想跟他談話，謝晦不大應答，回去後説：“德行輕於才華，不是能做皇帝的人才。”因此讓他出居外藩。到羨之等獨攬政權的時候，義真更不高興。當時少帝已經失去人君之德，羨之等謀劃廢黜他而另立新君，按次序應在義真。因爲義真輕薄狡猾，不能勝任主持國家的大事，又因爲他跟少帝不和，便上奏廢黜他爲庶人，遷移到新安郡。前吉陽縣令張約之上疏勸阻，改任梁州府參軍，不久便把他殺了。

景平二年，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之以郡。

景平二年，羨之等人派使者在遷移後的住所殺了義真，時年十八歲。元嘉元年八月，詔令恢復他原先的封號，迎接他的靈柩，并讓孫修華和謝妃同時回到京城。三年正月，誅殺徐羨之、傅亮等人。這一天，追崇義真爲侍中、大將軍，王爵仍跟從前一樣。追贈張約之以郡守的官職。

義真無子，文帝以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義真没有兒子，文帝將自己的第五個兒子劉紹字休胤的過繼給他，襲封廬陵王。劉紹年輕時寬和文雅，位至揚州刺史。他死時也没有兒子，將南平王劉鑠的兒子敬先過繼給他。

彭城王劉義康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并加都督。文帝即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爲彭城王。歷任南豫、南徐二州刺史，并加都督銜。文帝即位，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州刺史，配備三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

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爲侍中、司徒、録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

義康小時候就聰穎明察，到出任獨當一方的重任時，職責内的事情做得很好，而且很有條理。六年，司徒王弘上表提出義康應該回朝輔佐政治。徵爲侍中、司徒、録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跟王弘共同輔佐朝政，王弘已多病，又每事推讓，從此内外各種事務完全由義康决斷。太子詹事劉湛有治國的才幹，義康從前在豫州時，劉湛任長史，既然素來感情和洽，到這時對待他便特别尊重，凡有舉措，都先向他咨詢，所以前後在藩鎮時多有善政。九年，王弘逝世，義康又兼任揚州刺史。十二年，又兼太子太傅。

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朝權，事决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并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凑，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虚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内外衆事，皆專决

義康生性喜歡做官任職，專心一意於公文案卷，檢察分析是非問題，没有不達到精密詳盡的。既已獨掌朝廷大權，凡事都由自己决斷，生殺大事，都憑藉録命判决。凡所陳述奏明事情，報告皇上没有不批准的，方伯以下的官員，都委托義康授職，因此無論朝廷還是地方大事的决斷權，都集中於他一人，他的權力壓倒全國所有的人。義康也自强不息，没有鬆懈或疲倦的時候。府門前每天早晨常有數百人乘車來見他，即使是地位低下而又没有名氣的人，都得到接待和引進。人又聰明，見識過人，聽過一遍的事情一定能記住，曾有偶然間遇到過的人和事，一輩子也不忘記。在大庭廣衆之下，常常將記憶中的一些事情提出來評論，以顯示自己的聰明，人們因此更加推崇他、佩服他。義康愛惜官爵，不曾把官爵私自給人。凡是朝廷士大夫中有才能的人，都引進到自己的府上，自然下屬樂意爲他竭力，不

施行。

敢欺瞞負心。文帝有虛損勞傷的慢性病，每當心中有所思想，便覺得心裏疼痛得像被撕裂，病危的情况一次接着一次。義康入宫侍候文帝請醫服藥，盡心盡力保護奉養，凡是文帝服用的湯藥或飲食，不經自己親口嘗過不敢奉進。有時候連夜不睡，整天不解衣。朝廷内外的各種事務，都由他獨自決斷實行。

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暗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并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十六年，進位大將軍，仍兼任司徒。義康素來没有學問，對待文辭義理之士很瞧不起。袁淑曾到過義康那兒，義康問他多大年紀，袁淑回答説："正好是鄧仲華拜任衮職的那一年。"義康説："本人不知道。"袁淑又説："跟陸機進洛陽時的年紀一樣。"義康説："本人不讀書，您不要用文縐縐的話跟我説。"他的淺陋到了如此程度。既不明白大體，又以爲跟皇帝是兄弟至親，在行動迹象方面就不再留心君臣之别。任意行事，不曾有猜疑防備之心。私自赦免奴僕六千餘人，不把這事跟臺省的其他大臣商議。當時四方貢獻饋贈，都把上等的物品獻給義康，却把次等的供給皇宫。皇上曾經在冬天裏吃柑子，感嘆它的外觀和味道都很差。義康在座，説："今年的柑子有特别好的。"派人回東府取來柑子，大於供給皇宫的三寸。

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并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并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晋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構以罪黜。每

僕射殷景仁受到皇帝寵信，跟劉湛素來很要好，到晚年却意趣和愛好都發生了分歧，劉湛常常希望憑藉宰輔的權勢壓倒景仁。景仁受到皇帝的保護和扶植，義康屢次進言不被采用，劉湛更加氣憤。南陽劉斌，是劉湛的同宗，有經營世事的才能，受到義康的賞識，從司徒右長史提拔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人王履、主簿沛郡人劉敬文、祭酒魯郡人孔胤秀都用不正當的手段主動投靠義康，看到皇帝病重，都説應該擁立年長的君主。皇上曾經病危，令義康準備遺詔。義康回到官署，流着眼淚把這事告訴了劉湛和殷景仁。劉湛説："天下艱難，豈是幼主所能駕御的？"義康、景仁都不答話；而胤秀等人即時就向尚書儀曹索取東晋咸康末年擁立康帝時的禮儀文書，義康并不知道。皇帝病好以後，稍微聽到了一些這方面的消息，而劉斌等人既然受到義康的寵

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

信，於是就結成朋黨，若是有盡忠奉國而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一定捏造罪名予以黜退。常常收集景仁的短處，或者虛構異同拿來告訴劉湛，從此皇帝和宰相的勢力分立了。

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吴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録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顔遥之、湛弟黄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内，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所昵，劉斌等譏之被斥，乃以斌爲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左右愛念者并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義康想用劉斌任丹陽尹，説他家裏貧困。皇上發覺了這件事，説："讓他到吴郡去任職。"此後，會稽太守羊玄保要求回朝，義康又想用劉斌代替他。皇上當時尚未擬定人選，匆忙地説："我已經委用了王鴻。"皇上認爲雙方已經有了嫌隙，將會釀成大禍。十七年，便逮捕劉湛；又殺了劉斌及大將軍録事參軍劉敬文與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縣令盛曇泰；遷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縣令韓景之、永興縣令顔遥之、劉湛之弟黄門郎劉素、劉斌之弟給事中劉温到廣州；王履廢黜回家。青州刺史杜驥率軍隊駐扎殿内，用來防備發生突然事變。義康當時入宫值宿，被留住在中書省内，派人去向他宣讀聖旨，把劉湛等人的罪名告訴他。義康上表辭職，於是改授江州刺史，遷出朝廷鎮守豫章，實際上是把他幽禁了起來。在中書省停留了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問看望。在省内告辭後，便走向江邊，皇上祇是對着他慟哭，派和尚慧琳看他。義康説："弟子還有回來的份嗎？"琳公説："遺憾的是您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曾受義康親昵，因受到劉斌等人的譏害而被貶斥，這時就用蕭斌任諮議，兼豫章太守，事無大小都委托給他。司徒主簿謝綜素來受到義康親近，用他任記室。親信中愛他念他的都隨從到豫章。辭去江州刺史，被允許，於是給予優厚的俸禄，朝廷大事都告訴他。

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并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義康失敗之前，東府大廳前井水忽然涌出，野鷄江鷗都飛到義康所住的房子前面來了。龍驤參軍巴東人扶令育上表爲義康申辯，奏上朝廷，立即被逮捕，送往建康獄逼令自殺。

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

會稽長公主在兄弟姊妹中最年長，受到皇帝的親近和尊敬。皇上曾赴公主家宴會，非常高興時，公主離開座位再拜磕頭，悲痛得無法抑制。皇上不知道她的意思，親自離座扶她，公主説：

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車子年老時，一定不被容納，我衹是乞求保全他的性命。”接着就慟哭。皇上也流淚了，指着蔣山說：“我絶對没有殺他的想法，如果違背今天的誓言，就是辜負了葬在初寧陵的先皇。”當即封好他們所喝的酒派人賜給義康，并且説：“會稽大姐喝酒時想念弟弟，所喝的酒有剩餘，現在封好送給你。”車子，是義康的小名。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并子女并免爲庶人，絶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

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人謀反，事情牽連到義康，皇帝下詔特别赦免他的死刑，連同子女一起降爲庶人，從皇室家族名册中全部除名，遷移到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看到淮南厲王劉長的故事，丢開書嘆息說：“前代就有這樣的先例，我得此懲罰是應該的啊！”

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吴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爲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并言宜早爲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龒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吴平縣令袁惲等人圖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上奏，建議遷移義康到廣州去，奏議被批准，還未實行，就遇上魏國軍隊打到瓜步致使天下騷動的事，皇帝顧慮别有用心的人擁戴義康作亂。孝武帝當時鎮守彭城，與尚書左僕射何尚之都説應該趁早對義康作出處置。二十八年正月，派中書舍人嚴龒拿毒藥去命令義康自殺。義康不肯吃毒藥，説：“佛教説自殺的人不再轉生爲人。”於是用被子壓住使他窒息而死，用對待侯爵的禮節將他埋葬在安成郡。其子劉允，被元凶殺害。孝武帝大明四年，義康之女玉秀等請求將他歸葬祖塋，詔令同意她們的請求。

江夏文獻王劉義恭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嶷，姿顔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盞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啖，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江夏文獻王義恭，小時候就聰明而自信，容貌端正而英俊，武帝特别喜歡他。武帝天性儉樸，諸子的飲食不超過五盞盤，而義恭索取的果品食物，却是每天都多得没法計算。得了又不曾吃，全部拿去給旁人。諸王未嘗敢去求取，求了也得不到。

元嘉六年，爲都督、荆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

>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

元嘉六年，任都督、荆州刺史。義恭廣泛地閲讀文章，但是驕傲奢侈，不知節制。到出守藩鎮的時候，文帝寫信告誡他説：

> 敬重賢人，有禮貌地對待地位低的人，這是聖人留下的遺訓；驕傲奢侈，誇耀自己，總想争個出人頭地，這種做法爲古代賢

《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人所唾棄。氣量寬宏，能够容得下别人，這是漢高祖的美德；猜疑忌刻，器量狹小而性情急躁，這是魏武帝的過失。《漢書》稱贊衛青説："大將軍用敬重而有禮貌的態度接待士大夫，對待平民百姓有恩惠。"西門豹、董安于糾正自己急躁的性情，都美名流傳；關羽、張飛放任自己偏激的性格，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要想實現自己的志向，做好要做的事情，應該深深地以這些人作爲鑒戒。你每月自己的用度不能超過三十萬，若能在這個數字内節省一些就更好。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决，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

西楚地方富裕遼闊，對於國家至關重要。你應該經常早起，接待賓客朋友。園池堂觀，估計不須改建。凡是審問犯人的前一兩天，可以取案卷秘密地跟劉湛等人一起粗略地全面討論一番，千萬不要憑自己的喜怒將意見强加於人。能選擇好的主張而遵照去做，美名自然會歸屬自己。不能一心想着獨自决斷，以自誇獨斷的英明。刑事案件不能積留不决，每月之中可以審訊兩次。

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吏，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何由具知衆事。

凡事都應該慎重嚴密。車服儀仗應該好好地細心愛護，不能隨便把它借給别人。歌舞嬉游不要過分。應該經常接見佐吏，不衹是因爲他們怕你，而是你本來應該接見他們。不經常接見，他們和我們之間就不會親近，不親近就没有辦法完全赢得人心，不能完全赢得人心，由什麽途徑去全面地瞭解各種事態呢？

九年，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司徒、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别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

九年，任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銜，鎮守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第二年，彭城王義康得罪而外放地方任職，徵義恭任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司徒、録尚書事，兼任太子太傅。配備三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配置僚屬，掌管内軍。二十一年，晋升太尉，兼任司徒。義恭小心謹慎，并且以義康的失敗爲鑒戒，雖然他是總領百官的宰相，也不過是按照公文案卷辦事罷了。文帝對他放心，每年給相府二千萬錢，其他的物品也相當於這個標準。義恭喜歡奢侈，開支常常不足，文帝又另外給錢，每年達到千萬。當時有

賜義恭。

人獻日行五百里的駿馬，文帝把它賜給了義恭。

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勒。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耻。"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柏樹二十四株，歷漢、晋，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

二十七年，文帝想治理河、洛一帶，義恭總統各軍將帥，出鎮彭城。到魏軍打到瓜步的時候，義恭跟孝武帝關閉城門自我防禦。起初，魏軍深入，皇上擔心義恭不能固守彭城，曾周密地予以告誡約束。義恭回答説："臣雖不能够親臨北海，横渡居延澤，但差不多可以免遭劉仲逃跑的耻辱。"魏軍到了以後，義恭果真想逃跑，全靠衆人的議論，纔得以停止。降官號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二十四株柏樹，經歷漢晋兩代數百年，樹幹大得兩人纔能合抱。有兩株先倒下了，本地人崇敬它們，没有人敢去觸犯。義恭派人將這些柏樹全部砍倒運走，父老們没有不嘆息的。又以本官兼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銜，移鎮盱眙，修造館宇，仿照東城的規模。

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内兵仗，并送還臺。進位太保。

二十九年冬，回到朝廷，皇上在自己所乘坐的蒼鷹船上迎接他。遭其母桓太妃之喪，改授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行逆亂那一天，劉劭緊急召見義恭。在此以前，文帝下詔召見太子及諸王，擔心有人欺騙胡説造成禍害，傳達召見詔命的都有專人。到這時候，義恭要求見到平時派來向他傳達詔令的人，劉劭派那個人去了，然後纔能進入義恭府第，義恭把府内所有的兵器全部送回臺省。進位太保。

孝武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并住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

孝武帝進軍討伐叛逆，劉劭懷疑義恭有二心，便派人進駐尚書下省，分派自己的幾個兒子同時進駐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帝的先頭部隊打到新亭，劉劭挾持義恭出戰，所以不能自求脱身。戰敗後，義恭單馬南奔。劉劭大怒，派始興王劉濬殺死義恭的十二個兒子。

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假黄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宫文案，使先經義恭。

義恭到了孝武帝駐地以後，勸孝武即皇帝位。孝武授給他太尉、録尚書六條事的要職，并假以黄鉞以增其威重。事變平定以後，進位太傅，兼大司馬，佩帶班劍的衛士增加到三十人，孝武還把自己在藩鎮時所佩帶的玉環大綬賜給了他。皇上不想向太傅行禮，暗示官吏奏"天子不應加拜"，然後表示聽從這個建議。立了太子以後，東宫的公文案卷，讓有關人員先送給義恭。

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强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録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擱；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内史相及封内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

到南郡王義宣等人造反時，又一次加給他黄鉞，衛士百人護衛他出入六門。事變平定之後，把臧質的日行七百里的好馬賜給義恭。孝武帝認爲義宣叛亂是由於力量强盛，想削弱王侯的實力。義恭迎合旨意，請求停設録尚書事的官職，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他又跟驃騎大將軍竟陵王劉誕上奏，陳述九條削减的規則，皇帝下詔交給外廷認真討論。於是官吏上奏説九條規則外還有没能完全包括的應削减的事項，再加增益，共二十四條。其内容大抵上是"處理政事時不能面向南方而坐，也不能施設帷帳；國家的官吏不能在冬天裏赤脚登上國家的宫殿；公主與王妃身邊的傳令人員不能穿紅色衣服；轎子不能用四根抬杠；障扇上不能用野鷄尾巴上的羽毛；佩劍的劍把不能做成轆轤的形狀；長矛上的羽毛裝飾不能用孔雀的白羽毛；車子兩邊的衛隊不能穿紅色夾襖；平時乘騎的没有鞍韉的馬不能超過兩匹；胡伎不能穿彩色衣服；舞伎在冬天穿上衣，面部不能化妝；諸王妃、公主不能用織帶；題表官號的旗幟，不是臺省官員的王侯全部用紅色；郡縣官員、内史、相以及各封國内的長官對於其境内的諸侯，罷官以後就不再追加敬意，不再稱臣；諸鎮的王侯平時出行，車前的人馬不能超過六隊；刀把上的裝飾物不得超過銀和銅；諸王之女封縣主，諸王的子孫中按世襲制度封王者的妃子及封侯者的夫人輩，都不能使用儀仗隊；諸王子按照禮制繼承王爵的，婚喪吉凶之事，完全按照諸國公侯的禮儀，不能跟皇弟或皇子等同；如果不是使者乘坐的車子，車厢不能使用油塗的帷幕；平時乘坐的船都降低兩頭作坦露的平臺狀，不能模擬龍舟的式樣"。皇帝詔令予以認可。

孝建二年，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晋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

孝建二年，任揚州刺史，增加上朝時不用小步快走，朝見皇帝行禮時不自報名，可以佩劍穿靴上殿的待遇。他堅決辭去這種特殊的禮遇。義恭編撰《要記》五卷，從前漢開始到晋太元年間爲止，上表獻給朝廷。詔令交付秘閣收藏。當時西陽王子尚極爲得寵，義恭自動解除揚州刺史職務以避其鋒芒。於是進位太宰，兼任司徒。

義恭常慮爲孝武所疑，及海陵王

義恭常常擔心受到孝武帝的懷疑，當海陵王

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悦。及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决。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委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

休茂在襄陽作亂的時候，便上表説“諸王的地位高貴重要，不應該處於邊陲。從行政區劃來説，有州的地方就不必設置府”。其他制度也多有削減。當時孝武帝嚴厲殘暴，義恭擔心不被容納，就用謙卑的話語曲意附和，但也都符合法度和禮儀，每當有祥瑞出現時就獻賦或者獻頌。大明元年，有三條葉脊的茅草生在石頭城的西岸，他又趁機勸孝武帝封禪，皇上很高興。孝武帝駕崩的時候留下遺詔説：“義恭解除尚書令職務，加中書監。柳元景兼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完全經過此二公裁決，大事與沈慶之參議決斷。如果發生戰爭，沈可以任統帥。尚書省的事交給顔師伯，外監所統管的事務交給王玄謨。”

前廢帝即位，復録尚書，本官如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

前廢帝即位，再次録尚書事，原有的官職跟從前一樣。尚書令柳元景就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統率軍隊設置僚佐，一切都按照從前的標準。又增加義恭佩帶班劍的衛士爲四十人，再次申明給予特殊禮節待遇的詔命。他又堅決辭去這種特殊禮遇。

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

義恭的性格嗜好不穩定，隨着時局的變化而轉移，自始至終，多次搬遷府第宅院。跟人往來親近，意趣和愛好也大多不能始終一致。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寵信的人，有時請求賜予，他一次能給一二百萬；稍有觸犯他心意的時候就追奪回來。大明時代，物資供給豐厚，他却常常不够花費。賒取市場上百姓的物品，無錢可還，百姓有用書信要求他還錢的，他常常在書信後面寫個“原”字。善於騎馬，懂得音律，出外游賞有時走出二三百里，孝武帝任他想到哪裏就到哪裏。往東到過吴郡，登過虎丘山，又登上無錫縣烏山以眺望太湖。大明年間朝廷撰寫國史，孝武帝親自替義恭作傳記。

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

到永光年間，雖然還是任宰相之職，而奉迎近臣戴法興等人常常生怕趕不上似的。前廢帝狂妄悖理没有德政，義恭和元景想廢黜他而另立新君，廢帝就率領羽林兵到他家裏殺害了他及他的四個兒子。肢解義恭的軀體，剖開他的腹胃，挖出眼珠用蜜淹泡起來，叫做“鬼目粽”。明帝平定禍亂，令書“追崇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

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爵跟生前一様。配備九旒鸞輅，佩帶班劍的勇士一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送葬”。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先帝廟庭。

南郡王劉義宣 劉恢 劉愷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群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

南郡王義宣，生來就舌頭短，説話不流暢。元嘉元年，封爲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升爲中書監，中軍將軍，給予鼓吹樂隊。當時竟陵一帶群蠻充斥，官府役使刻剥，百姓流散，改封爲南譙王。十三年，出任江州刺史，加都督銜。

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强，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换，更在欲爲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

原來，武帝認爲荆州處於國家上游地區，形勢優越便利，地域廣闊，軍隊强大，遺詔令諸子按次序鎮守此地。謝晦被平定後，把它授給彭城王義康，義康入朝任宰相，依次授給江夏王義恭，又因爲臨川王義慶是宗室中最有名望的人，并且臨川烈武王對國家有大功，所以義慶又居此州。他以後應輪到義宣，皇上認爲義宣其人素來缺少才幹，擔當不起坐鎮上游的重任。十六年，用衡陽王義季接替義慶，而用義宣爲南徐州刺史。會稽公主常常拿這件事來替義宣説話，皇上猶豫了很久。二十一年，纔用義宣爲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上任之前，皇帝賜給他手詔説：“師護因爲在西部地區很久了，接連上表要求回京，以便出入左右，這自然符合治國的常理，又何必讓他在管轄了很久的地方應付。現在想聽從他的要求，用你代替他。師護雖然没有特別的政績，但自身廉潔，節省開支，通曉人情事理，不放縱屬下的人。這個地方實在不容易治理，在他手裏已經有了頭緒，是士大夫和百姓都習慣了的，輿論并且説没有誰想要改變那裏的制度。現在讓他回來，讓你去替换，更在於爲你所想啊。你跟師護在年齡上是一輩的，各有自己的長處，辨别名分的道理，也互有不足和錯誤。如果你對目前接手的事務輕率地予以削減，對於國家跟西夏的交往就有巨大的障礙，人們對於替代者的譏諷，一定會把責任歸結到我頭上的。”師護，是義季的小名。義宣到達方鎮以後，勤於親自考核督促，政事美善而有條理。其人皮

膚潔白，鬚髯和眉毛都很漂亮，身高七尺五寸，腰帶長達十圍。養了很多妻妾，後房女子一千餘人，尼姑數百人，生育了兒女共三十人。他崇尚華麗的服飾，費用極大。進位司空，改任侍中。

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

二十七年，魏國軍隊南下侵犯，義宣擔心敵軍來進攻，想逃到上明去。等到魏軍退走後，文帝給他詔書說："好好地治理民政事務，不要作逃跑的打算。"遷任司徒、揚州刺史，仍跟從前一樣任侍中。

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先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内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并加賞秩。

元凶弒父自立，用義宣任中書監、太尉，兼司徒。義宣聽説這事以後，當時就起兵，徵集武器和兵員，向遠近州郡傳發檄文。恰逢孝武帝進軍討伐元凶，義宣派參軍徐遺寶率領三千人馬，協助孝武并充當先鋒。孝武帝即位，用義宣任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配備羽葆、鼓吹，給他四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改封爲南郡王。追謚義宣的生母爲獻太妃，封其次子宜陽侯劉愷爲南譙王。義宣堅決辭去朝内的職務和劉愷的王爵。於是改授爲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跟原來一樣。把劉愷的爵號降爲宜陽縣王，對義宣的將佐以下人員，都給予賞賜和晋級。

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義宣在藩鎮十年，軍隊强大，財用富足。既然首先起兵創建大義，威名標舉於天下，因此，凡是他想要求得到的，朝廷一定依從。朝廷頒發的制度，跟他的意見不同的，完全不予接受和遵循。曾經獻酒給孝武帝，却先自己斟酒喝了，剩下來的纔封好送去，他不識大體到了這種程度。

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説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鮮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

原來，臧質暗地裏有叛亂的陰謀，認爲義宣平庸軟弱，容易傾覆動摇，想藉他的名義叛亂，以成就自己的奸謀。從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結交；到了江州以後，常常用密信勸説義宣，認爲"有大才，仗恃着大功，挾着使主上震驚的威勢，這樣的人自古以來很少有能够保全自己的。應當在衆人面前趁早拿出一個對付的辦法，如果不這樣，一旦受到禍害，後悔是來不及的"。義宣暗中采納了臧質的話。孝武帝在私生活方面不講禮義，跟義宣的幾個女兒淫亂，義宣因此發

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奸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

怒，秘密地整治船隻和兵器，限定在孝建元年的秋冬之間發動兵變，通知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令他們同時起兵。魯爽狂放醉酒弄錯了他的意思，那年正月就叛亂了。派遣府中的户曹奉送版圖，用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專用的羽扇儀仗。遺寶也統率軍隊向彭城進發。義宣與臧質在此窘迫的情況下倉促起兵。二月，朝廷加義宣都督中外諸軍事，設置左右長史、司馬，令他手下的僚屬佐吏在參見時完全自稱其名。義宣派傳車奉送表文，説因爲奸臣作亂，彼伏此起，陰謀顛覆國家，他就召集士卒，來消滅這些凶惡的醜類。皇帝用詔書回答了他。太傅江夏王義恭又給他寫了信，告訴他利害禍福的關係。

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没，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痴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質并駭懼。

義宣向各州郡發布檄文，派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領軍隊往下游靠近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擁戴朝廷。義宣率領十萬軍隊，從江津出發，船頭船尾相連長達數百里。這一天颳大風，船都差點覆没，僅僅能够進入中夏口。用第八子劉慆任輔國將軍，留下鎮守江陵。派遣魯秀、朱曇韶率領萬餘人北上討伐朱脩之。魯秀初到江陵見到義宣，一出來就拍着胸口説："阿兄誤人之事，竟然跟痴呆的人一起來作叛賊，今年要失敗了！"義宣到尋陽，與臧質一道率兵東下。臧質作爲前鋒到達鵲頭，聽到徐遺寶已經失敗，魯爽在小峴被人割了腦袋的消息，互相看着，臉色都變了。孝武帝派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魯爽的頭給義宣，并給他信。義宣和臧質見了都驚駭而恐懼。

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内，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栅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

皇上先派豫州刺史王玄謨率水軍駐扎在梁山洲内，東西兩岸築成却月城，營房栅欄很牢固。撫軍柳元景據守姑孰爲大統帥，偏師鄭琨、武念防守南浦。臧質直接進入梁山，在距離玄謨一里路左右的地方扎營。義宣屯於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烈，臧質乘風順流而下，攻打玄謨西邊的營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作戰失利，放棄營壘渡江來依就玄謨。臧質又派遣將領龐法起率數千名士兵趕到南浦，仍然令他從後面掩殺玄謨。與鄭琨、武念相遇。法起在戰鬥中大敗，士兵差不多全都跳進水裏淹死了。義宣到梁山，臧

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燄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并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遥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

質從陸路出軍東岸進攻玄謨。玄謨分别派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衝出營壘奮勇反擊，把臧質的軍隊打得大敗，軍人同時投水逃命。護之等人趁風縱火，焚燒他們的舟船，風勢猛烈，烟焰籠罩了江面。義宣當時屯駐在西岸，蔓延的大火把他的營壘差不多都燒光了。朝廷諸將趁着風火之勢，命令士兵盡力攻殺，他的部衆一下子就潰散奔逃了。義宣跟臧質走散，各自單舟奔逃。東岸的官吏與百姓一起歸順了朝廷，西岸的人跟隨義宣，戰船還有一百餘艘。義宣的女兒原先嫁給了臧質的兒子，他路過尋陽時，進城接出女兒，用船載着一起向西奔逃。到了江夏，聽説巴陵有軍隊，去路被截斷，回頭進入遥口，步行走向江陵。衆人走散即將净盡，左右衹有十幾個人了。義宣脚痛不能再走，就在百姓家裏租了一輛没有帷蓋的車子自己乘坐。没有吃的了，就沿途乞討。到江陵城外，竺超人備辦了羽扇儀仗來迎接他。江陵當時還有將士一萬餘人。

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内戎服，盛糧糗，帶背刀，携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白刃交横，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人還守城。

義宣既已入城，仍然到大廳裏接見賓客。近臣翟靈寶告誡他撫慰衆賓客，用“臧質違背正確的指揮，因此遭到失利。現在整頓軍隊，修理兵器，再作以後的打算。從前漢高祖失敗了上百次，最後成就了偉大事業”之類的話給大家鼓氣。義宣却錯説成“項羽失敗了上千次”，衆人都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還作爲他的爪牙，想集合剩下的人馬，再策劃一場决戰。義宣却已經迷糊不清，情緒低落，進入府内不再出來，左右心腹相繼奔逃叛變。魯秀北逃，義宣不再追求自立，想跟着魯秀北去。於是在衣服裏面穿上鎧甲，盛了乾糧，帶了背刀，携帶着兒子劉慆以及他的五個愛妾，都穿着男子的服裝跟着他。城内秩序混亂，刀槍縱横，義宣很害怕從馬上摔下來，仍然步行。超人送到城外，又把馬給了他們。然後超人回去守城。

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黄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床，席地至旦。遣黄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

義宣希望能趕上魯秀，又希望諸將送他到北方直至進入魏國。既已不知魯秀在什麽地方，再加上還没走出外城，將士們就全都逃走了，衹剩下劉慆和五個愛妾兩個黄門而已。夜裏回頭走回城裏，進入南郡空蕩蕩的官署，没有床，席地而

奸。義宣止獄户，坐地嘆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

坐到天亮。派黄門去報告超人，超人派來一輛義宣從前乘坐的車子，載着他送到刺奸衙門。義宣待在監獄裏面，坐在地上嘆息説："臧質老東西誤了我。"起初跟五個愛妾一同入獄，不久，五妾被遣出。義宣哭喊着對獄吏説："平日不苦，今日分别纔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公八座寫信給荆州刺史朱脩之説："義宣違反道義，背叛朝廷恩德，你可以便宜行事，對他判决并執行死刑。"信未到，脩之已到江陵，在監獄裏處决了他。孝武帝同意將他的尸體運回，葬入祖塋。

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晋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録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宫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内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内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詡誅。其餘并爲脩之所殺。

長子劉恢十一歲，拜南譙王世子。晋朝過江以後，不設置城門校尉和衛尉卿。孝武帝想重視城門之禁，所以重新設置衛尉卿，用劉恢任侍中，兼衛尉。衛尉的設置，從劉恢開始。義宣反叛時，朝廷逮捕他交付廷尉，他自殺了。劉恢弟劉愷字景穆，生下來後就在宫裏撫養，同皇子一樣受到寵愛。十歲封爲宜陽侯，孝武帝時代晋封爲王。義宣叛亂的消息傳到京城，劉愷在尚書寺内穿着婦人的衣服，乘問訊車投奔臨汝公孟詡，孟詡在他妻子的住室裏挖地窖讓他躲藏。這事被發覺以後，劉愷同孟詡一道被殺。義宣其餘的兒子都被朱脩之殺了。

衡陽文王劉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爲荆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爲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州刺史。

衡陽文王義季，從小就恬淡質樸，没有粗俗淺陋的牽累。文帝任荆州刺史時，武帝令他跟隨同去，因此特别受到文帝的喜愛。元嘉元年，封爲衡陽王。十六年，接替臨川王義慶任都督、荆州刺史。

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啖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

原來義慶在任的時候，遇到巴、蜀局勢混亂，因爲供應軍隊所需，造成了府庫空虚的局面。義季到任以後，積蓄財賦，節省開支，數年之間回到府庫充實的狀况。隊主續豐母親年老，家境貧窮，無力贍養母親，便不吃肉。義季憐憫他的志向，給他母親每月二斛米，一千錢，并令續豐吃肉。義季素來拙於書法，皇上同意他讓别人代寫書啓，衹是自己署名而已。

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

曾經在郢州舉行大規模的春季圍獵，有個鄉下老人帶着守喪時坐的草墊在田間耕作，義季命

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

令左右斥責他。老人抱着耒回答説：“古時候楚子娱樂游玩，受到令尹的譏諷。如今春氣和暖，正是開始播種的時令，一天不耕作，農人就失去了他耕作的時令。大王以馳聘爲樂，驅趕并斥責老夫，不是鼓勵農民耕作的意思。”義季停住馬説：“這是賢人啊。”命令賜給他飲食。老人説：“吁！希望大王均匀地施捨他的恩惠，如果不剥奪農人按時耕作的機會，那麽大家都同時享受到大王的恩賜了，老人不用在别人之前享受他得到的偏愛。這飯也不敢當。”問他的名字，他不言而退。義季素來喜歡喝酒，自從彭城王義康被廢黜後，便作長夜之飲，很少有白天清醒的時候。文帝責問説：“這樣不但損害事業，也損害了自己的生命，都是你所熟知的。近來長沙王兄弟都由於這個嗜好以至於病故，將軍蘇徽沉湎於酒而造成了病痛，早晚將死。全家都没有這種酣飲的習慣，你從哪裏染上它的?”義季雖然奉承旨意，但酣飲縱酒不改而致病，以至於去世。

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

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銜。離開荆州出發的時候，帷帳器服等應隨刺史帶走的，他完全留下，荆楚一帶以此作爲美談。

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

二十二年，遷任徐州刺史。第二年，魏軍進攻邊境地區，北方各州騷動不安。義季顧慮禍患，不想憑功勞自成事業，没有其他的籌劃，衹是飲酒而已。文帝又下詔書責備他。

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二十四年，義季在彭城去世。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請求解除職務去迎喪，不批准。皇上派東海王劉禕迎喪，追贈爲司空。傳國到他孫子那一代，齊朝受禪，封國被取消。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祆内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攬群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勍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迹其行事，有以

論曰：自古帝王的興起，雖然和天命有關，至於經營開拓時困難重重，無不加倍地憑藉親友和賢才。當時内有祆黨的殘餘肆虐，荀林、桓謙兩路夾攻，荆楚一帶的形勢，如累卵之危。如果使最好的策略不能盡情施展，全盤的策劃有所遺漏，那麽得或失的機遇如何，不可知啊！烈武王攬結人才，展揚大略，一舉而掃滅勁敵，大概還是依靠人謀而達到的吧。長沙王雖然地位在三

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釁迹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逾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誡，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公之列，得不到根本大業的寄托，考核他的行事，從中可以得知武皇的知人善任。廬陵王憑藉帝子的重要地位，兼有高超明達的資質，自立的迹象没有顯露，災禍産生於忌克之心，令人痛心啊！兄弟叔侄，形體雖分而血緣相同，應該互相親近愛護的道理，人類社會的道德規範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富貴之後，人的情義就發生了錯亂。龐公的話説得真好啊：拿周公和管叔、蔡叔兄弟來比較，假若處在茅屋之中當平民百姓，應是没有兄長將兄弟殺死或流放的慘痛。看看彭城王、南郡王，情況不正是這樣的麽？江夏王是武帝的愛子，在朝廷中居於首相之位，大明時期，受到的親近和禮敬壓倒滿朝文武，委屈求全，自歸於卑下，使得兩朝暴君，永遠不會對他産生猜疑。憑藉尊貴的國戚身份保護自己，歷時超過了十年。到了永光年間，幼主登基，做周公旦的重任，按照孝武遺詔所囑咐的，已是歸屬於他，自認爲如履薄冰的顧慮已經消除，如泰山一般的安穩可以憑恃。哪裏知道還没有多久，就被裂體分肌。古人用潛藏幽深來表示告誡，這是含意深刻的。衡陽王晚年保全酒德，跟年輕時的表現是多麽不同，他大概是心裏存在着翻車的鑒戒；如果不是這樣，怎麽會到這個地步呢！

南史卷十四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晋熙王昶，江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顔美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文帝十九個兒子：元皇后生元凶劉劭，潘淑妃生始興王劉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儀生南平穆王劉鑠，高修儀生廬陵昭王劉紹，殷修華生竟陵王劉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劉宏，陳修容生東海王劉禕，謝容華生晋熙王劉昶，江修容生武昌王劉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劉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劉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劉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劉休業，顔美人生臨慶冲王劉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劉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劉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劉休若。劉紹出繼廬陵孝獻王劉義真。

元凶劉劭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阼，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

元凶劉劭字休遠，是文帝的長子。文帝即位後，在守孝期間生下劉劭，所以秘而不宣。元嘉三年閏正月纔説劉劭出生。從前各朝代中，人君即位後皇后就生了太子的衹有殷代的帝乙，他登位時，正妃生下了紂，到這時又有劉劭。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悦。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宫，制度嚴

剛出生後三天，文帝便去看他，文帝頭上簪帽戴得很牢，當時也没有颳風，帽子竟掉到了劉劭身邊，皇上不高興。開始給他命名爲劭，在文字結構上是由“召刀”二字組成，皇上後來討厭這個字，就把右邊的“刀”改爲“力”。六歲那

麗。年十二，出居東宫，納黄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宫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宫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并從。

年，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到永福省爲他值勤。另外替他修建了宫殿，規模宏大，莊嚴壯麗。十二歲時出居東宫，娶黄門侍郎殷淳的女兒爲妃。十三歲時加戴禮帽。劉劭喜歡讀史書，尤其喜愛騎馬射箭。長大以後，鬍鬚眉毛都很漂亮，大大的眼睛，端正的嘴巴，身高七尺四寸。他親自視察宫内事務，招攬賓客。他心裏想做的，皇上一定依從。東宫設置兵衛，人數和裝備與羽林軍相等。十七年，劉劭拜謁京陵，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竟陵王劉誕、桂陽侯劉義融都隨同前往。

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

二十七年，皇上將要北侵，劉劭與蕭思話極力勸阻，皇上不聽。魏太武帝追到瓜步，皇上登石頭城，有憂慮的神色。劉劭説："不殺了江湛和徐湛之，没有辦法向天下人道歉。"皇上説："北伐本來是我的主意，不關他二人的事；衹是江湛等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見罷了。"從此以後，劉劭跟江、徐二人不和。

上時務本業，使宫内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没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托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并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并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咒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

皇上當時致力於農桑根本事業，令後宫裏面的人都來養蠶，想用這個措施來委婉地激勵天下人。有個女巫名叫嚴道育，丈夫做强盗，因此家被抄没，她本人被處罰到奚官署當奴婢。劉劭之姊東陽公主内庭使唤的婢女王鸚鵡告訴公主，説道育能跟神靈相通，公主就找了個托辭告訴皇上，説她善於養蠶，請求召她進宫。道育進宫後對公主説："您所尊奉的天神，將按照您的願望賜給您吉祥的預兆。"公主傍晚時睡在床上，看見流光相隨而來，樣子像是螢火蟲，竟進入巾箱裏面變成了一對寶珠，又圓又青很可愛。於是公主和劉劭都被她迷惑，相信了她的鬼話。始興王劉濬素來逢迎討好劉劭，并且有很多過失，擔心皇上知道，便叫道育替他祈請神靈保佑，使皇上不會知道自己的過失。於是歌舞詛咒，不分晝夜地進行。道育常説："我親自上天去陳述祈請，你們一定不能泄露。"劉劭等人恭敬地事奉她，稱爲天師。後來便漸漸地被巫術所迷惑，用玉石刻成皇上的形像，埋在含章殿前面。

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

當初，東陽公主有個奴僕叫陳天興，鸚鵡認他作爲養子，却又跟他私通。鸚鵡、天興與寧州

寧州所獻黄門慶國并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吴興沈懷遠爲妾。不啓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宫内。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宫。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旿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止書傳空言，不意親睹。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

進獻的黄門慶國都參與了用巫術加害皇上的事。劉劭用天興補任隊主。東陽公主去世，鸚鵡應該出嫁，劉劭擔心她出去以後説話泄露機密，就跟劉濬商量，把她嫁給劉濬府中佐吏吴興人沈懷遠爲妾。不稟報皇上，擔心事情泄露，衹是藉臨賀公主的口委婉地跟皇上説了這事。皇上後來知道天興已經在率領衛隊，就派閹人奚承祖去責備劉劭説："你近來任命的隊主、隊副全是奴僕嗎？奴婢想嫁人的又嫁到哪裏去了？"劉劭回答説："南第從前的下屬天興請求作爲將吏使用，看他樣子粗豪健壯，便讓他兼了隊副；奴婢想嫁人的還没有地方。"當時鸚鵡已經嫁給懷遠了。劉劭害怕了，寫信告訴劉濬，并且叫他告訴臨賀公主，如果皇上問鸚鵡嫁往何處應當説還没有定。劉濬回信説："請臨賀轉告此事已經很多天了，今天纔來問，應是因爲有人觸動了他的疑心。我想臨賀説話本來不應翻覆變化，自己使人産生懷疑。這個老婦人從來是挾持兩端的，難於叫她單獨保護哪一個。正是這樣他就會自己去問臨賀希望得到詳細的實情。他若是問到此事，應當用模棱兩可的話回答他。天興原先曾在佞人府上被使用過，佞人也不知道監上原本没有此人的名册，應該趕快把他閹割了。殿下是否已經見過王？應該依照這個情况準備好，令嚴親自上去報告。那個人若抓住此事不放，正可以縮減他那半條命，説不定是大可慶幸之事的開端。"凡是劉劭、劉濬互相往來的信件大抵如此，所説的都是代號，稱皇上是"那個人"，或者叫做"他"，稱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公主府第在西掖門外，所以稱"南第"。"王"即鸚鵡之姓，"親自上天去報告"的話，是令道育上天去告訴天神。鸚鵡既已嫁給懷遠，擔心與天興私通的事泄露，請求劉劭殺了他。劉劭就秘密地派人害死了天興。接着，慶國認爲跟他們往來的衹有兩個人，現在天興已經死了，他便擔心要輪到自己，所以將這些事報告了皇上。皇上驚訝惋惜，當即就派人抄鸚鵡的家，搜到劉劭、劉濬的親筆信，都是詛咒的話和用邪術害人的話，在宫裏挖出了他們所埋的皇上的雕像。道育叛逃，没有抓到。皇上

質問此事，斥責劉劭、劉濬，劉劭、劉濬衹是陳辭請罪而已。道育變换服裝，化裝成尼姑，逃進東宫裏面躲藏起來。劉濬到京口去，又讓她跟隨自己。有時走出官署到百姓張旿家裏居住。皇上對江夏王義恭説：“常常看到典籍上有這種事的記載，以爲衹是書傳上没有根據的傳説，没想到會親眼看到這種事情。劉劭即位的時候，不再是我和你的事了。你兒子多，將來會遇到這種不幸的。”

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

先是二十八年，彗星從畢、昴二宿起來，進入太微，掃過帝座端門，遮蔽翼、軫二宿。二十九年，熒惑星逆向運行守住了氐宿，從十一月起連綿大雨，并連帶着下雪，很少有陽光照耀的時候。當時道士范材修煉形體解脱之術，這一年自己説了死去的日期，後來就在那天死了。殯殮以後，江夏王懷疑他是神仙，叫打開棺材來看他，頭像剛被割下似的，血流到背上，皇上聽説就感到惡心。

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東宫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宫，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

三十年的正月，大風飛揚雪珠散落，并有雷聲，皇上憂慮有人暗地發動兵變，就增加劉劭手下的軍隊，此時東宫已實有將士一萬人。那年二月，劉濬從京口入朝，應當去鎮守江陵。又載着道育回到東宫，想跟劉劭告别後帶着他西上江陵。有人告訴皇上説：“京口百姓張旿家裏有一個尼姑服食丹藥，出入征北軍府内，好像是嚴道育。”皇上派人趁他不防備時抓來兩個婢女，她們説：“道育已經跟隨征北軍回到都城。”皇上驚駭，惆悵惋惜，立即檢察核實，打算廢黜劉劭，賜劉濬自殺。原來劉濬的生母早亡，皇上令潘淑妃撫養劉濬作爲自己的兒子。淑妃喜歡劉濬，但劉濬的心不向着她。淑妃受到寵愛，皇上將正在謀議的這件事告訴了她。她把這話告訴了劉濬，劉濬又報告了劉劭，因此劉劭有了叛亂的陰謀。他每天夜裏犒勞將士，有時親自巡行酌酒勸飲，秘密地跟親信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劃這件事。

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

那個月的二十一日夜裏，劉劭僞造皇上詔書，説：“魯秀謀反，你可以在天亮時率領部下衆人入宫。”接着，派超之等人集合平時豢養的

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書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并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并驚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宫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户席并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超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隊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

敢死之士兩千餘人，都披上鎧甲，說“有所討伐”。深夜召見前任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跟左衛率袁淑、中書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一起入府，把發動叛亂的計劃告訴他們，自己起來拜蕭斌等人，接着就流淚。他們都感到驚愕。第二天清早，劉劭將紅袍披在軍服外面，跟蕭斌一起乘着畫輪車，讓衛隊跟隨着如同平常入朝的儀仗一樣，從萬春門入宫。按從前的制度，東宫的衛隊不能進皇城，劉劭告訴門衛說：“受皇上詔有所收討。”命令後面的人迅速進來，張超之等數十人乘馬跑進雲龍東中華門。到了齋閤以後，拔出刀來徑直走上合殿。皇上那天夜裏跟尚書僕射徐湛之秘密商談，到天亮時蠟燭還没有熄滅，門前臺階上和室内坐席邊都没有侍衛。皇上舉起几案保護自己，超之施行殺害皇上的陰謀，皇上的五個指頭都被砍落，徐湛之同時被殺。劉劭進入合殿中閤時，文帝已經死去。劉劭從中閤出來，坐在東堂上，蕭斌拿着刀侍立值班，呼叫中書舍人顧嘏。顧嘏害怕，没有及時出來，等到他出來以後，劉劭問道：“他們想共謀廢黜我，你爲什麽不早來禀報?”没讓他來得及回答，就殺了他。派人到崇禮闥，殺了吏部尚書江湛。文帝的左細仗隊主卜天與在東堂抗擊劉劭，被殺死。又派人進入後宫殺潘淑妃，剖開她的胸膛看心臟是邪的還是正的，使者奉承劉劭的心意，回答說：“心是邪的。”劉劭說：“奸巧諂媚之人的心，本來就應該是邪的。”又殺害了文帝的左右親信數十人。急忙召令始興王劉濬率領部隊屯駐中堂。

劭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逾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

劉劭就登僞皇帝大位，百官來參加儀式的衹有幾十個人。於是寫詔書說：“徐湛之殺害皇上，我帶兵入宫救援，已經是趕不上了。現在罪犯已經被擒獲，罪魁禍首已經被我消滅，可以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太初。”這是他平素跟道育定下的年號。蕭斌說：“從前的慣例是過了年纔改年號。”劉劭拿這事問侍中王僧綽，僧綽說：“晉惠帝是一即位就改了年號的。”劉劭高興地聽從他的意見。起初令蕭斌寫詔書，蕭斌以自己没有文采推辭了，於是令王僧綽寫。當初文帝未崩前一

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弑逆，聞而嘆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

天夜晚初更時分，太史上奏："東方有緊急軍事行動，它的禍患不可預測，應當布置上萬名武裝士兵到太極前殿，纔可以消除災禍。"皇上不聽從。劉劭殺死皇帝後聽説此事，嘆息説："幾乎誤了我的大事。"於是問太史令説："我能得幾年皇位?"回答説："得十年。"太史令出來後告訴別人説："不過百日罷了。"劉劭聽説後大怒，將他毆打致死。

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

即位儀式舉行完畢，劉劭便説自己有病回到永福省，然後遷移剛死去的皇帝的遺體登太極殿。用蕭斌任尚書僕射，何尚之任司空。剛死去的皇帝大殮時，劉劭托病推辭，不敢出來。原先發給各個部門的兵器，全部收回到武器庫裏。派人告訴魯秀説："徐湛之常想危害您，我已經替您除掉了他。"令魯秀跟屯騎校尉龐秀之共同掌握軍隊。用侍中王僧綽任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任侍中。

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并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

皇帝喪禮那天，劉劭登上太極殿，來到文帝的靈前，放聲大哭，悲痛之情無法自我克制。他廣泛地詢訪公卿，徵求治國之道，派遣使者分別巡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個郡設立會州，撤銷揚州，設置司隸校尉，用殷冲充任這個職務。用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任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任太尉。荆州刺史始興王劉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因爲原來參預了廢立的計劃而被殺。長沙王劉瑾之弟劉楷、臨川王劉燁、桂陽侯劉覬、新渝侯劉玠，都因爲從前的舊怨而被勒令自殺。禮官迎合劉劭旨意，追謚文帝不敢完全采用贊美的稱謂，謚號叫中宗景皇帝。等到聽説南譙王義宣、隨王劉誕等發動起義，就把諸王全部集中到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到尚書省下的住房之中，分隔義恭諸子住到侍中下省的住房之中。

四月，立妻殷爲皇后。

四月，劉劭立其妻殷氏爲皇后。

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

孝武帝討伐劉劭的檄文傳到都城，劉劭自以爲素來通曉軍事，吩咐朝士説："你們幫助我處理文書事務，不要留心戰場上的事。如果有敵軍發難，我會親自出城迎戰，衹怕賊虜不敢發動呢。"城裏城外都戒嚴。將孝武諸子禁閉在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禁閉在太倉的空屋子裏。

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令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

劉劭令劉濬寫信給孝武，說“皇上親自統率六軍，太保又手執斧鉞臨陣指揮，我與烏羊相繼帶兵出征。皇上聖恩常常厚待法師，叫他在宮裏住，估計兄弟你想知道他的消息，所以又寫到他”。烏羊，是南平王劉鑠；法師，是孝武世子的小名。

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説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

劉劭想殺掉三鎮士大夫及百姓的家屬，江夏王義恭和何尚之都勸説道：“凡是發動大事的人都不顧家屬；何況下面的人多半是被驅使脅迫的呢。現在忽然誅殺他們的餘累，正足以堅定那些人的意志。”劉劭就發下文書，一個也不追究。

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决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虚，容能爲患。不如養鋭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悦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决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

劉濬跟蕭斌勸劉劭部署水軍親自上陣决戰，江夏王義恭擔心義軍急忙起事，船舫狹小，不適合水戰。於是獻計，認爲“應該就近等待他們來决戰，遠出則京師空虚缺乏力量，若東面的軍隊乘虚而來，也許能够成爲禍患。不如保養鋭氣，等待時機”。劉劭認爲他的建議好。蕭斌神色嚴厲地説：“南中郎將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如此年輕能發動這樣的大事，我們哪能够輕易估量他的能力呢?”劉劭不予采納。懷疑朝廷舊臣不聽自己使用，極力撫慰王羅漢、魯秀等人，將軍事指揮權完全交給他們，大量地賞賜珍玩美女以娱悦他們的心意。羅漢原來任南平王劉鑠的右軍參軍，劉劭認爲他有大將之才，所以把他當作親信骨幹委用。有人勸劉劭堅守石頭城，劉劭説：“從前的人所以固守石頭城，不過是等待諸侯救援朝廷罷了。我如果固守此地，誰會來救援我！衹能是努力打仗戰勝他們。”他天天出來巡視軍隊，慰勞將士。令官吏奏請立其子偉之爲皇太子。

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携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宫内，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

義軍打到新亭時，劉劭登上朱雀門親自督戰。將士們想得到劉劭的重賞，都替他努力作戰。快要戰勝的時候，魯秀却打起了退軍鼓，軍隊就停止追擊，被柳元景等伺機反攻，所以大敗。褚湛之帶着兩個兒子跟檀和之一道歸順了義軍。劉劭害怕，奔回臺城。那天夜裏，魯秀又南奔了。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劉劭派劉濬殺了義恭諸子，用宫車迎接蔣侯神像到宫内，乞求神靈給予恩惠，於是拜蔣侯爲大司馬，

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

封爲鍾山郡王，拜蘇侯爲驃騎將軍。令南平王劉鑠寫祝文，宣布孝武的罪狀。二十七日，到殿前檐下的平臺上，拜其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都穿着軍服，劉劭獨自一人穿着衮服，發下文書宣布大赦，衹是孝武、義恭、義宣、劉誕不在被赦免之列。

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内鑿塹立栅，以露車爲樓。城内沸亂，將吏并逾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

五月三日，魯秀等進攻大航，鉤得一條船。王羅漢酣飲沉醉演奏伎樂，聽説官車已經渡過大航，驚慌地放下武器歸降。這天夜裏，劉劭緊閉六門，在城門内挖掘壕溝，樹起栅欄，用露車作城樓。城内沸沸揚揚，人心混亂，將吏們都越過城墻逃走。劉劭令詹叔兒燒毁御輦和皇袍皇冠。蕭斌聽説大航失守，惶恐窘急不知道該幹什麼，他命令所統率的軍隊都放下武器，不久，就自己舉着白旗來投降，就在軍營門口被處以死刑。

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并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并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得能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

四日，跟劉劭共同作亂的心腹編外小吏原先屯扎在閶闔門外的，都逃進來進入殿内。程天祚與薛安都及其副將譚金因而乘這機會，立即都進了皇城。臧質從廣莫門入皇城，同會於太極殿前。當即斬了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個被劉劭拘禁的諸侯王都哭喊着出來。劉劭穿過西垣跳入武庫的井中，副隊主高禽逮捕了他。劉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劉鑠從西明門出城，一起南逃，在越城遇到了江夏王義恭。劉濬下馬，問："南中郎現在在哪裏?"義恭説："已經統治萬國。"又自稱其小名説："虎頭這時候纔來，恐怕晚了吧?"義恭説："使人遺憾，晚了。"又説："應當不會被處死吧?"義恭説："你可以到行臺去請罪。"又説："不知道還能得到一個職位自己效力否?"義恭又説："這没法估計。"於是勒令劉濬跟他一道回城，接着就命令手下人在馬上將他斬首。

始興王劉濬

濬字休明，將産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宫無主，潘專總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

劉濬字休明，快出生的那天傍晚，有猫頭鷹在屋上叫，聽到的人没有不感到厭惡的。元嘉十三年，年僅八歲，就被封爲始興王。劉濬從小就愛好文章和書籍，資質端正美好，其母潘淑妃極爲得寵。當時後宫没有主管之人，潘淑妃總攬宫内政務。劉濬人才既然美好，母親又最被寵愛，

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并以文義往復。

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嘆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

因此比較受文帝的注意。他與建平王劉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都以文章相往來。

原先，元皇后性格妒忌，因爲潘氏被寵幸，便心裏怨恨以至於死去。所以劉劭非常忌恨潘氏和劉濬。劉濬擔心自己將來受到迫害，於是曲意事奉劉劭，劉劭就漸漸地跟他好起來了。劉濬有很多過失，屢次受到皇上的批評，心裏又擔心又害怕，於是跟劉劭一起用邪法加害皇上。後來外放鎮守京口，就藉助於員外散騎侍郎徐爰要求鎮守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但尚書令何尚之等都説劉濬是太子的二弟，不應該遠出。皇上認爲荆州是上游的重鎮，應該由最親近的人去鎮守，所以用劉濬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劉濬入朝後，皇上又派他回京口，做好出行和留守的交接安排。到京口幾天以後，用邪法加害皇上的事被揭發，當時是二十九年七月。皇上整天惋惜、嘆息，對潘淑妃説："太子貪圖富貴，别是一番道理；虎頭也跟他這樣，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們母子二人難道可以一天没有我嗎?"第二年，讓他任荆州刺史的事纔準備付諸實施。二月，劉濬回朝。十四日，在皇宫前檐下的平臺上接受拜任。那一天，私藏嚴道育的事暴露了。第二天早晨劉濬入宫謝恩，皇上臉色跟往常不一樣，那天傍晚就加以質問。劉濬衹有謝罪而已。潘淑妃抱着劉濬流淚説："你原來咒詛皇上的事被揭發以後，我還希望你嚴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的錯誤，怎麽也想不到忽然又出了你私藏嚴道育的事。我今天還要活着做什麽，你可以拿毒藥來，我當先自殺了，不忍心看到你自取禍敗。"劉濬奮然拂衣而去，説："天下大事不久就自有決斷，一定不會連累你。"

劭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内叫唤，宫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宫内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不

劉劭入宫殺害文帝的那天早上，劉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説："臺内叫喊聲很大，宫門都關閉了，路人傳説太子造反，不知道禍變到了什麽程度?"劉濬假裝吃驚地説："現在該怎麽辦呢?"劉濬没有得到劉劭的消息，不知道事變的成功與否，騷動不安，不知該幹什麽。將軍王慶説："現在宫内有變亂，我們不知道皇上的安危，

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

處在人臣和人子的地位，應當奮不顧身地奔赴急難。"劉濬不聽。不久，劉劭派張超之騎馬跑來召喚劉濬，他詢問情況已畢，立即穿上軍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堅決阻止劉濬，不讓他去，他不聽。到中門時，王慶又勸他不要順從叛逆。劉濬說："皇太子有命令，敢有再說的，斬！"進宮見了劉劭之後，就勸他殺荀赤松等人。劉劭對劉濬說："潘淑妃竟被亂兵殺害了。"劉濬說："這是我心裏向來所希望的。"他違背人情忤逆不孝到了如此程度。劉劭快要失敗時，他勸劉劭入海，并用車子載珍寶繒帛下船。

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辯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駡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嘆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并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并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

劉劭逃入井裏，高禽從井裏拉出他來。劉劭問天子在什麽地方，高禽說："至尊近在新亭。"帶劉劭到殿前，臧質見到他就慟哭起來，劉劭說："我這種人天所不覆，地所不容，長者爲什麽見面就哭?"臧質接着申説他的叛逆情狀，劉劭回答說："在先朝時我正當被廢黜，又不願做監獄裏的囚犯。向蕭斌問計，他勸我這樣做。"又問臧質說："可以替我乞求流放到邊遠之地嗎?"臧質說："主上近在航南，自然會有所處置。"説完這話就叫人將劉劭綁縛在馬背上，武裝押送到軍營門口。到了牙旗下，靠在馬鞍上回頭觀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衆王爺一起來看他臨死前的狼狽相，義恭說："我背棄你這個叛逆，歸順大義，這有什麽大罪? 你一下子就把我的十二個兒子殺了！"劉劭說："殺衆兄弟這件事對不起叔父。"江湛的妻子庾氏坐着車來駡他，龐秀之也責駡他。劉劭大聲說道："你們這些人怎麽這樣囉嗦。"於是先當着他的面殺掉他的四個兒子，他對南平王劉鑠說："這又有什麽呢?"接着就在牙旗下殺了他。臨刑時嘆息說："想不到宋皇室一下子就到了這個地步！"劉劭、劉濬以及他們的兒子都在大航梟首，在街市上暴露尸體以示懲罰。劉劭妻殷氏被判决在廷尉監獄裏自殺。她臨刑前對獄丞江恪說："你們皇家骨肉相殘，憑什麽殺害天下無罪的人?"江恪說："你接受拜任做了他的皇后，這不是罪過是什麽?"殷氏說："這不過是權宜之計罷了，他會用鸚鵡做皇后的啊。"劉濬妻褚氏，是丹陽尹湛之的女兒。

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啖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并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毁劭東宫所住齋，汚潴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并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湛之南奔之後，褚氏就被離絶，所以免於被誅殺。其他的子女妾媵都在監獄裏被勒令自殺。劉劭和劉濬的尸體都被投入長江，其他同謀叛逆的罪犯和王羅漢等都受死刑。張超之聽説義軍入城，就跑到合殿舊址，站在過去御床所在的地方，被亂兵殺死，剖腹挖心，一塊塊地割下他的肉來，衆將領生吃了他，并焚燒他的頭和骨架。當時不見傳國玉璽，問劉劭，説在嚴道育處，就從她那裏拿到了。道育和鸚鵡都被判决在都市的大街上用鞭子打死，在石頭城四望山焚燒她們的尸體，然後將骨灰灑入長江。毁掉劉劭在東宫所居住的宫室，使之成爲汚穢積聚的地方。封高禽爲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園夫人，安排人替她守墓。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都被勒令自殺。殷沖替劉劭起草篡權奪位的符命文書，又是殷妃的叔父；尹弘替劉劭選配兵士，替他盡心竭力，所以有這樣的懲罰。

南平穆王劉鑠　陳憲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并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

南平穆王劉鑠字休玄，是文帝的第四個兒子。元嘉十六年，他九歲時，被封爲南平王。劉鑠從小就好學，有文才，不到二十歲就作了《擬古》三十餘首，同時的文人認爲這些詩作僅次於陸機的《擬古》詩。二十二年，任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當時文帝正致力於對外用兵，撤銷南豫州，并入壽陽，用劉鑠任豫州刺史，兼安蠻校尉。

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内，城内負户以汲。又毁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内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蟆車填塹，肉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鋭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

二十六年，魏太武帝圍攻汝南懸瓠城，代理汝南太守陳憲保護城池孤軍固守。魏軍在城外造高樓，并在樓上安裝用機械發射的大弓向城内射箭，城裏的人頂着門板纔能到房子外面汲水。魏軍又拆毁佛塔，取塔内金佛像做成大鉤子，裝在衝車的頂端用來套住城樓上的矮墻，企圖把城墻牽倒。城内有一個和尚，比較有計策謀略，常常想出些奇特的招數用來對付魏軍。魏軍用蝦蟆車填平護城壕，肉搏攻城，死尸堆積得跟城墻一樣高，於是踏着尸體登上城，陳憲更加鋭氣奮發，戰士無不一以當百，殺傷敵人以萬數計，汝水都因此阻塞不流。相拒四十餘日，劉鑠纔派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同寧朔將軍臧質來救援陳憲，魏

國人燒掉攻城器械就撤退了。

元凶弒立，以鑠爲侍中、録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宫内，疏孝武年諱厭咒，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宫，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宫，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

元凶殺害文帝自立，用劉鑠任侍中、録尚書事。劉劭迎接蔣侯神像到宫内，寫出孝武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用來詛咒，希望憑這些邪術取勝。劉劭又向蔣侯禱告，懇求暫時授給自己名位和稱號，令劉鑠編造策文。義軍入宫時，劉鑠和劉濬都歸順了孝武。劉濬當時就受到國法的懲罰。皇上迎接劉鑠入宫，當時他在匆忙之中遺失了南平國璽，事態安定下來以後，朝廷另外鑄了一顆給他。進位侍中、司空，率領軍隊，設置佐吏。因爲國喪還没有完，他辭去了侍中的職位。

鑠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爲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

劉鑠既然歸義最遲，便常常懷着憂慮、恐懼的心理，每每在睡眠之中急忙坐起，跟人説話也多有荒繆乖僻之言。他告訴家裏人説："我自己覺得再也没有靈魂守在身上了。"劉鑠爲人自負才氣，狡詐争奪，常跟兄弟們比較技藝才能，跟皇帝又不能和諧相處，吃食物中毒，不久就死了。追贈爲司徒，加給他楚穆的謚號。有三個兒子：敬猷、敬深、敬先。

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宫，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産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晋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過繼給廬陵王劉紹。前廢帝景和末年，召劉鑠妃江氏入宫，命令手下人在自己面前逼迫、侮辱她。江氏拒絶接受侮辱，前廢帝就對她説："如果不順從，就殺死你三個兒子。"江氏還是不肯屈從，於是派使者到她府上殺了敬猷、敬深、敬先等人，打江氏一百鞭。那天夜裏廢帝也喪了命。明帝即位，追贈敬猷爲侍中，謚號叫做懷王。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個兒子臨賀王子産字孝仁爲南平王，繼承劉鑠之後，還没有拜任，就被殺死。泰始五年，立晋平王休祐的第七個兒子宣曜爲南平王，繼承劉鑠。休祐死後，宣曜被廢黜發回本家。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劉嶷的第二個兒子伯玉爲南平王，承繼劉鑠之後，昇明三年被殺。

竟陵王劉誕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

竟陵王劉誕，字休文，是文帝的第六個兒子。元嘉二十年，十一歲，被封爲廣陵王。二十六年，任雍州刺史，加都督銜。因爲廣陵殘破，改封爲隨郡王。皇上想大規模侵犯魏國，認爲襄陽外圍連接關中和黄河中游地區，想擴大雍州的

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税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并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尅弘農、關、陜。元凶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

財力和兵力，就撤銷江州軍府，文武官員全部調配到雍州，湘州應納入臺省的租税以及各項物資，也完全給襄陽。大規模北侵的時候，命令各個方鎮都派出軍隊參加北伐，結果都失敗奔逃，衹有劉誕派遣的中兵參軍柳元景攻克了弘農、關中和陜。元凶自立以後，把揚州浙江所屬的西部各郡隸屬於司隸校尉，劃浙江東面五個郡設立會州，用劉誕任刺史。

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荆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

孝武進軍討逆，派遣寧朔將軍顧彬之接受劉誕的指揮調度，劉誕派遣參軍劉季之發兵跟顧彬之部合并。在曲阿的奔牛塘跟劉劭的將領華欽、庾遵遭遇，將他們打得大敗。事變平定以後，用劉誕任荆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劉誕因爲這些職位和名號都跟劉濬的相同，討厭它們，就請求朝廷收回并予以更改，於是進號驃騎將軍，配給佩帶班劍的衛士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接受徵召，於是用劉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仍跟從前一樣。改封爲竟陵王。劉誕的性格謙恭温和，得到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愛戴，并且比較有勇氣和膽略。

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勛。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第二年義宣造反，擁有荆、江、兗、豫四州的兵力，聲勢震動天下。皇上即位的時間短，對於義宣的叛亂，朝廷和民間都非常害怕。皇上想進獻乘輿法物以迎接義宣，劉誕堅決不同意，説"怎麼能够拿這個寶座送給别人。"皇帝又增加劉誕的禮節，增加執武器的儀仗衛士五十名，可以出入六門。長江上游地區得到平定，靠得是劉誕的力量。劉誕原先在討伐元凶的時候，參與共同起兵的義舉，有奔牛塘大捷。到這時又有特殊的功勛。皇上的性格多猜忌，頗有些懷疑畏懼他。劉誕建造府第房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在當時居於首位。他聚集了很多有才幹、有勇力的人士來充實自己的力量。他府中有精良的鎧甲、鋭利的武器，没有不是上等品的。皇上心裏更加感到不安。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爲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的頭銜出任都督、南徐州刺史。皇上因爲京口距離都城很近，所以更加懷疑他。

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

大明元年秋天，又出任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銜。劉誕知道自己已經被猜疑，也暗暗地爲這事作些準備。到廣陵後，因爲魏軍侵犯邊境，便修築城墻，挖掘護城河，聚積糧草，訓練軍隊。嫌隙既然已經明顯，連道路上都常常有人傳説劉誕要造反。

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爲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吴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龍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内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侣言之。誕知，密捕殺道龍。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傅元禮等潛圖奸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咒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黄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

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説其父陳饒任劉誕府史，常常令他進山畫道路圖，不讓回家。劉誕知道後大發脾氣，令人殺死陳饒。吴郡人劉成又控訴説他的兒子道龍事奉劉誕，看見他在石頭城内修造乘輿法物，練習吆喝警蹕。他向同伴説了，劉誕知道後，秘密地將道龍逮捕并殺害了。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説其弟詠之在劉誕身邊，看見劉誕與左右莊慶、傅元禮等人暗地裏謀劃邪惡的叛亂陰謀，常常寫上陛下的年紀和姓名，到巫人鄭師憐家裏去詛咒。詠之跟建康右尉黄達往來，劉誕懷疑他泄露機密，用誣陷的罪名，將他殺害。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絶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

那年四月，皇上令官吏劾奏劉誕的罪惡，應該從皇族名册中除名，剥奪他的爵位和封地，逮捕他，交給監獄看管。皇上不同意，官吏又堅決請求，於是將他的爵位貶爲侯爵，派遣使者命令他到封國去。

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内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録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

皇上想要暗算劉誕，就用義興太守垣閬任兗州刺史，配給他羽林禁軍。并派給事中戴明寶隨同垣閬襲擊劉誕，令垣閬以到鎮所就任爲名。垣閬到廣陵後，劉誕還没明白這事。明寶夜裏通知劉誕府上的典籤蔣成叫他作内應，蔣成將這事告訴了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報告了劉誕。劉誕大吃一驚，起來召見録事參軍王璵之説："我什麽地方得罪了上天，以至於到了如此地步。"於是斬了蔣成，部署軍隊自衛。派遣親信率領壯士攻擊明寶等人，攻破了他們的防綫，垣閬當即遇害。明寶逃到海陵界上，然後從那裏回到朝廷。

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宫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并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内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

皇上派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伐劉誕，劉誕進獻表文，投到城外，自己申辯没有對不起國家的事，并且宣揚皇帝的宫闈醜聞。孝武因此而深切忿恨，把凡是劉誕的左右親信同户籍的人的近親都殺了，死者上千人。皇帝車駕出宫，停留於宣武堂，内外戒嚴。劉誕見各路軍隊大規模集

并不欲去，請誕乃還城。

結，想放棄城市向北方逃跑，行走了十餘里路，衆人都不想去，請劉誕還是回城。

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内，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其不利主"。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説誕求爲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

五月十九日夜裏，有顆光芒長達十餘丈的流星從西北方向飛來墜落在城内，這星叫做天狗。占卜得到的預言説："天狗所墜落的方向，下面有伏尸流血的災難發生。"廣陵城從前不開南門，説"開南門不利於他的主人"。劉誕竟然打開了南門。彭城人邵領宗在城内暗地勾結敢死之士想襲擊劉誕，想先向沈慶之表示誠意，就游説劉誕請求出城去實行反間的計謀，得到允許。領宗出城表示投誠的意願已畢，又回到城裏。事情泄露，劉誕鞭打他二百下，拷問，他不招供，便用肢解的酷刑將他處死了。

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内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

皇上派人送來兩顆印章：其一是"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户"，懸賞招募勇士擒拿劉誕。其二是"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懸賞招募最先登上城墻的人。如果攻克外城舉一把烽火，攻克内城就舉兩把烽火，抓住了劉誕舉三把烽火。

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内女口爲軍賞，男丁殺爲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并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

七月二日，沈慶之進軍，攻克了廣陵的外城，乘勝又攻克了小城。劉誕聽説官軍進來了，就向後園跑去，失足墜落水中，被拉上岸後殺了，將首級傳到建鄴，尸體在廣陵就地埋葬，貶低他的姓氏爲留氏。皇帝命令對城内居民無論大小全部斬首，慶之勸阻，身高在五尺以下的保全他們的性命，於是同黨全部受到死刑。城内女人用來作爲對軍人的賞賜，將成年男子殺了堆在一起用土封起來，作爲炫耀武功的京觀。死者在數千人以上，每當風雨天氣的清晨和夜晚常有哭喊的聲音。劉誕的母親殷氏、妻子徐氏都自殺了。朝廷追贈殷氏爲長寧國淑妃。

初，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床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稍毦。"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

起初，劉誕任南徐州刺史，到京口，夜裏颳大風使屋上的瓦片飛落，城門口的鹿床傾倒，劉誕對此感到煩悶。到遷鎮廣陵的時候，快要進城了，一股巨風突然而起，塵土飛揚，白晝頓時昏暗。又曾在半夜裏閑坐，忽然有紅光照耀室内，看到的人没有不感到驚愕的。劉誕手下值班伺候的人，睡眠中夢見有人告訴説："你們這些官員的鬍子和頭髮將成爲槊槍上的纓毛。"醒來後發

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强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内。

現已經失去了髮髻，像這樣的人有幾十個。劉誕感到奇怪，也很害怕。大明二年，徵調民夫修築廣陵城的城墻，劉誕巡視，有人衝到他乘坐的車子前面，高聲大罵說："大兵不久就要來了，憑什麽還要辛苦百姓。"劉誕命令抓住他，問他的來歷。那人回答說："我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君、佛祖商量，想消滅這個地方的人。道君和佛祖苦苦勸阻，勉强得以保全到今天。大禍就要來了，爲什麽不立六慎門？"劉誕說："什麽是六慎門？"那人回答說："古人說過，禍不過六慎門。"劉誕認爲他説話狂妄錯亂，殺了他。又有樂師忽然精神錯亂，白日見鬼，驚慌恐怖地哭着說："外面軍隊圍城了，城上快張開白布帆。"劉誕抓起他來審問了二十多天纔殺掉他。廣陵城陷落的那一天，雲霧昏暗，白虹飄臨北門，横貫城内。

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并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

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劉昶任徐州刺史，路過廣陵，到劉誕墓前盡情地表達哀悼，上表文請求改葬劉誕。詔令用百姓的禮儀改葬劉誕和他的妻兒。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用少牢的規格祭祀了他。

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王璵之，是琅邪人，有才幹。他的五個兒子都在建鄴。有一次，璵之登上城樓，沈慶之在城下，綁着他的五個兒子，叫他看，并且招降他，還拿富貴向他許願。璵之說："我受主王厚恩，不能够懷有二心。三十歲了，不過是没有得到值得去死的地方罷了，怎麽可以用個人的親屬生死來引誘我變節。"五個兒子在城外號哭，呼喊他們的父親。廣陵城被平定以後，沈慶之把這些孩子全部打死了。

建平宣簡王劉宏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

建平宣簡王劉宏，字休度，是文帝的第七個兒子。早年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十一歲時，封爲建平王。劉宏在少年時代就清閑樸素，非常愛好文章和書籍，文帝對他的寵愛也異乎尋常，替他在雞籠山建造府第，儘量選擇風光最優美的地方。建平國的職官高於其他王國一個等級。歷任中護軍，中書令。

元凶弑立，孝武入討，劭録宏殿

元凶殺害文帝而自立，孝武入京討伐叛逆

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伏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户，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

時，劉劭逮捕劉宏，禁閉在宮殿裏，他没有辦法使自己脱身而去。孝武原先曾經將一塊手板給了他，這時，他就派親信周法道携帶手板到孝武那兒去，以表明自己的立場。事變平定以後，孝武用他任尚書左僕射，令他去迎接太后。回朝後加任中軍將軍、中書監。劉宏爲人謙虚儉樸周到細緻，接待賢士很有禮貌，對於政治事務明瞭而通達，皇上很信賴他。轉任尚書令。劉宏年輕，但有很多病，自己請求免去尚書令職務。以原來的官號開府儀同三司，還没有拜任就去世了。追贈爲司徒。皇上沉痛悼念，很見深情，每月初一和十五都出宮親臨靈堂吊唁，親自替他寫了墓志銘和誄文。五年，增加諸弟封國的土地人口，各一千户，已薨者不在其例，衹有劉宏得到追加。其子景素繼承王爵。

劉景素

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

景素年少時就具有其父的風度，任南徐州刺史，加都督銜。桂陽王休範發動叛亂，景素雖然集合軍隊以奔赴朝廷爲名，却暗地裏心懷異端。等到事變平定後，他進號鎮北將軍。

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并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

景素愛好文章和書籍，喜歡招攬有才能和正義感的人士，以此收攬名譽，於是朝廷和民間的有識之士都歸心於他。後廢帝狂妄凶暴，没有德政，朝廷内外都認爲景素適合掌握國家權力，惟獨廢帝生母陳氏的親戚非常害怕他掌權，而楊運長和阮佃夫都是過去隸屬於明帝的人，貪圖扶立年幼的皇帝以便長久地占有他們手中的權力，擔心景素被立爲皇帝後，這位年長的君主容不得他們專權，因此非常猜忌、害怕。

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并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

元徽三年，景素手下的防閤將軍王季符因爲怨恨景素，便逃出去告發他。運長等人便想派遣軍隊對他進行討伐。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衆官員都護着他，景素也迅速派遣世子延齡趕回都城，準備自己申訴解釋。運長等人就徙季符到梁州，同時剥奪景素的征北將軍和開府儀同三司職務。從此以後，廢帝狂妄胡爲一天甚於一天，朝廷和民間都歸心於景素。陳氏和運長等人便更加猜疑他。景素因此而稍微作些自我防衛的計劃，多用金錢財物結交勇士。當時大臣多被殺害甚至

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於被滅族，孝武的子孫們有的被殺害，有的被廢黜，不再有在朝廷裏的人。况且景素處於諸侯之位又很得人心，毁謗的輿論便也一天天增多，於是他懷着深深的憂慮和畏懼。他曾經跟從前的下屬官員劉璡單獨坐在曲臺上，有喜鵲栖集在承塵板上，飛鳴着互相追逐游戲。景素見此情景泫然流淚，説："像這鳥兒一樣，要出去游戲就高飛於風烟之上，要停下來休息就隱藏到林木之下，餓了就啄食，渴了就飲水，它的形體不受周圍的世界牽累，内心裏也没有得或失的憂慮，這是多麽地快樂啊。"

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匆匆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

當時，廢帝喜歡獨自一人乘馬出宫，到郊野上行走游玩。輔國將軍曹欣之等人商量等廢帝出行的時候聚衆發難，事情成功了就擁戴景素。景素常常禁止他們，他不想匆忙地有所舉動。運長秘密地派遣北方人周天賜假裝投奔景素，勸他另謀大事，景素知道後就斬了他，將他的頭送回臺省。

四年七月，羽林監垣祗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即纂嚴。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爲，竟爲臺軍破，斬之。即葬京口。

四年七月，羽林監垣祇祖投奔景素，説臺城的勢力已經崩潰。景素信了他的話，即刻發兵，運長等人常常懷疑景素有反叛的意圖，得到他發兵的消息便立刻戒嚴。景素本來就缺乏魄力和謀略，此時更不知道該幹什麽纔好，竟然被臺軍攻破，被斬了頭。尸體就地埋葬於京口。

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呴呴，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爲荆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宫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冤。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冤，并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景素的性格非常仁慈孝順，侍奉獻太妃，早晚不離侍養。太妃有不舒服的時候，景素在她身邊奔走侍候竟至於蓬頭散髮也顧不上梳理。跟人談話時態度和順恭敬，常常害怕傷害了别人的自尊。他又很樸素儉約，任荆州刺史時，州裏有用柏木建造的雕梁刻柱的上等官舍，景素竟然不肯居住。朝廷要賜給他豪華住宅，他推辭不要。兩宫所贈送的珍寶玩物，他放在盛東西的竹器裏任灰塵堆積。平時吃飯，肉類的菜肴常常祇有一種，餐具祇用没有花紋的陶器。當時有人向他進獻美玉鏤刻的器具，景素回頭對主簿何昌寓説："我拿這東西有什麽用啊！"於是表示謝意當面退還給人家。景素敗亡以後，昌寓跟他從前的記室王摛等人上書訴説他的冤枉。齊朝接受禪讓後，景素從前的秀才劉璡又上書稱述他的美好品德，

陳述他的冤案，都没有得到省察。到齊武帝即位時，纔發下詔書説："宋朝的建平王劉景素，其父是先朝名臣。雖然他晚年行事失策，而推究其本心，實屬事出有因。可以依照禮儀把他的遺體遷回其祖塋安葬。"

廬江王劉褘

廬江王褘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太尉，封廬江王。初，廢帝目褘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

廬江王劉褘，字休秀，是文帝的第八個兒子。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歲時，封爲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爲司空。明帝即位後，進位爲太尉，封廬江王。原來，廢帝認爲劉褘的樣子像驢，皇上又認爲廢帝此話跟實際相似，所以改封他爲廬江王。

文帝諸子，褘尤凡劣，諸兄弟并蚩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褘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褘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褘，褘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爲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褘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文帝諸子之中，劉褘是特别平庸低劣的人。諸兄弟都嗤笑他、瞧不起他。南平王劉鑠已死，其子敬深結婚時，劉褘去參觀他的婚禮，然後告訴孝武帝説要借歌舞伎樂。孝武回答説："婚禮已完畢不需要舉行樂舞，况且敬深孤苦，伎樂不是這時候適合使用的。"這事發生後，明帝在給建安王休仁的詔書上説："人們既然不願意跟西方公同列，你便作諸侯之長。"當時劉褘住在西州，所以稱他爲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想立劉褘爲皇帝。劉褘也跟他互相酬答。欣慰勾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却把他們的陰謀全部上奏給朝廷。皇上公布他的罪惡，將他貶黜爲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皇上并派遣心腹楊運長領兵防衛。第二年，又令官吏上奏説劉褘心懷怨恨，逼令他自殺。然後在宣城就地埋葬。

晉熙王劉昶 劉燮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爲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

晉熙王劉昶，字休道，是文帝的第九個兒子。元嘉二十二年，十歲時，封爲義陽王。大明年間，官位升到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後，任徐州刺史，加都督銜。劉昶浮躁偏激，不能事奉孝武，在大明年間常常受到猜疑和斥責，人們常常説劉昶將會有叛變的意圖。

廢帝既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

廢帝在殺害了各位王公大臣以後，更加放縱其狂妄昏亂的行爲，常常對左右説："我即大位以來，竟然没有戒嚴，使人憂鬱不安。"江夏王

求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并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黄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絶，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遥拜其母。

義恭被殺後，劉昶上表請求入朝，派遣典籤蘧法生帶着這個使命去朝見。皇帝對法生説："義陽王跟太宰企圖謀反，我正想討伐他，現在知道他要求回來，很好。"又問法生："義陽王企圖反叛，你爲什麽不禀報?"法生聽了害怕，立即逃回彭城，皇帝因此北上討伐。法生一回到彭城，劉昶就起兵，他管轄内的各郡都不接受他的命令。他知道兵變不能成功，便在深夜打開城門投奔魏國，抛下母親和妻子，衹帶着一個小妾，化裝成男子的模樣，騎馬跟他同行。在路上悲凉感傷地作了一首絶句説："白雲滿目來邊塞，黄塵飛揚漫半空。四面關山絶歸路，遥望故鄉幾千程。"接着便握着愛妾的手南望慟哭，左右隨從的人没有不悲哀哽咽的。以後每逢節日，他便感到悲慟，望着南方的天空遥拜他的母親。

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并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爲晋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詔曰："晋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况以義合，免苦爲難。可還其本家，削絶蕃秩。"

劉昶的家眷回到都城，二妾各生了一個兒子，明帝即位，給大的起名叫思遠，小的叫懷遠，但不久都死了。皇帝拿出千兩黄金向魏國贖劉昶，未能如願，於是用第六個皇子劉燮字仲綏的繼承劉昶王位，封爲晋熙王。明帝既然用劉燮繼承劉昶王位，於是便下詔書説："晋熙國太妃謝氏，嚴厲刻薄没有親情，按常理來説世上少有，骨肉至親，尚且抛棄不管，何况以道義承繼的後嗣，她還能不把免除别人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災難。可以讓她回到她的本家去，剥奪他的藩屬品級。"

先是，改謝氏爲射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爲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謝氏爲晋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陰安縣公，謀反賜死。

在此以前，已經把謝氏改爲射氏。元徽元年，劉燮四歲，用他任郢州刺史。第二年，恢復劉昶的生母謝氏爲晋熙國太妃。齊朝受禪以後，劉燮降封爲陰安縣公，因爲謀反而被勒令自殺。

武昌王劉渾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

武昌王劉渾，字休深，是文帝的第十個兒子。元嘉二十四年，九歲時，封爲汝陰王，後來遷徙到武昌。

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爲笑樂。

劉渾從小就凶狠暴戾，曾經因爲對手下的人感到忿怒，就拔出防身的佩刀砍人。元凶殺父自立，任他爲中書令。安葬文帝的那天傍晚，他裸身露頭，跑到散騎省游戲，接着又拉弓搭箭射通直郎周朗，射中了周朗車子後面的横木，以此取

孝建元年，爲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絶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劉休仁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并聚之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并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録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并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阬阱，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内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誁悦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并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宫，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擔付太官，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

笑尋樂。

孝建元年，任雍州刺史，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荆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到方鎮以後，與左右的人作檄文，自稱楚王，稱年號爲元光，配備百官用來作爲游戲玩樂。長史王翼之得到他的手書以後，密封了派人送呈孝武。皇上令官吏奏請將他免職，貶爲庶人，向太常下令，將他從皇族名册中除名，命令將他交給始安郡看管，又逼令他自殺，并就地埋葬在襄陽。大明四年，讓他歸葬到其母江太妃墓旁。明帝即位後，追封他爲武昌縣侯。

建安王劉休仁，是文帝的第十二個兒子。元嘉二十九年，十歲時，立爲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屢次升遷至護軍將軍。當時廢帝狂妄胡爲，没有德政，殺害各位王公大臣，猜忌害怕各位叔父，把他們都拘集到宫殿裏，毆打侮辱，不講人道。休仁與明帝、山陽王休祐都身體肥壯，皇帝就用籠子將他們裝起來稱重量，因爲明帝特别肥，就稱作"猪王"，稱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因爲這三位王年長，是他特别害怕的人，所以常常將他們拘禁在靠近自己的地方，不離左右。東海王劉禕平庸低劣，稱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所以都得到寬鬆的對待。曾經用木槽盛飯，并放進各種各樣的雜食，把它們攪拌在一起；又在地上挖個坑，用泥水灌滿；然後把明帝脱光衣服丢進坑裏，把食槽擺到他面前，令他用口就在槽裏啜着吃，以此作爲歡笑取樂。廢帝想害死明帝和休仁、休祐，前後共有十來次。休仁詭計多，常常用玩笑調侃、奸巧阿諛的話應酬他，使他高興，所以得到拖延。廢帝還常常在休仁的面前，令手下的人放蕩地逼迫、凌辱休仁的生母楊太妃。手下的人大都是不得已而順從命令，輪到右衛將軍劉道隆的時候，他就歡天喜地地接受旨意，盡情地表演各種醜態。那時，廷尉劉蒙的小妾懷孕足月快要生孩子了，廢帝把她接到後宫，希望她生男孩，然後立爲太子。明帝曾經違背他的旨意，廢帝發怒了，就剥光他的衣服，綁住他的手脚，

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拿木棍從綁住的手和脚中間横穿過去，令人抬去交給太官，説當天就殺"猪"。休仁笑着對廢帝説："不應該讓他死。"廢帝問他什麽原因，休仁説："等到皇太子出生的時候，殺猪取肺肝多好哩。"廢帝的怒氣消了，説："暫且交給廷尉。"過了一夜就把明帝放出來了。

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

廢帝將要南游荆、湘二州，想在第二天清早殺了幾個叔父就出發，可是當天夜裏他就在華林園被殺死了。休仁當天就在明帝面前施行人臣見君主的禮節。那時候，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殺害以後還没有殯殮，休仁和休祐同乘一車到他們停喪的地方，拉開帷帳，歡聲笑語，没有一點哀悼之情，來去的路上都使用了鼓吹樂隊，當時的人們對他們的這種做法都有所非議。

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爲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

明帝用休仁任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他配備三望車。當時，劉道隆任護軍，休仁請求解除職務，説："我不能跟這種人在朝廷共事。"皇上就勒令道隆自殺。不久，各藩鎮叛亂，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皇上使他身邊佩帶班劍的衛士增加爲三十人。他出兵占據獸檻，進駐赭圻。不久，兼太子太傅，總統各路兵馬。長江中游地區的平定，靠的是休仁的力量。明帝原先跟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求賜與幫助。到事變平定後，明帝在給休仁的信上説："這段時間得到蘇兄神力的特别幫助。"

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勛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凑。上甚不悦。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車，固辭劍履。

休仁年齡僅次於明帝，都愛好文章和書籍，所以素來互相愛護。到廢帝時代，共同經歷過艱危，明帝憑藉休仁的權變和譎詐之力纔得以保全。泰始初年，四方叛亂，休仁親臨戰陣，建立了莫大的功勛。他的職責是總領百官，因此結交和依附他的人很多，四方人士都聚攏到他的周圍。皇上對此很不高興。休仁明白皇帝的意思，上表要求解除揚州刺史職務，得到批准。進位爲太尉，兼司徒，他堅决推辭。又加授乘漆輪車、佩劍和穿鞋上殿朝見的待遇，他接受了漆輪車，堅决不要佩劍和穿鞋上殿的待遇。

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晋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爲身後計。運長等

明帝末年多猜忌之心，休仁常常感到自己難於安身。明帝殺了晋平王休祐以後，他的憂慮與恐懼就更加深切。那一年皇上病重，跟楊運長

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内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爲庶人，絶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爲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爲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吴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悦之，遂與奸。事泄，遣還家賜死。

作自己死後的安排。運長等人擔心皇帝死以後，休仁一旦居於周公那樣的地位，他們這幫人就不能把持政權，因此更加促成皇上的主張，讓他殺害諸王。皇上病情急劇發作的時候，朝廷内外都歸心於休仁。主書以下的官員都到東府拜謁休仁所親信的人，預先主動結交。那些有時因爲值班而不能出來結交的人都很害怕。皇帝與運長等人定下陰謀，召休仁入宫到尚書下省住宿，那天夜裏就派人送去毒藥逼令休仁自殺。休仁對使者罵道："皇上有天下，是誰的功勞啊！孝武帝因爲誅殺子孫而使國家瀕臨滅亡，現在又重蹈覆轍，濫殺親兄弟！爲什麽忠臣要抱着這樣的極大冤枉去死？我們大宋的基業，難道還能長久嗎？"皇上病久了，憂慮人心不同，怕休仁不死，於是自己努力乘車出端門，休仁死後纔進去。詔書説他自殺，寬恕他的兩個兒子，并保全封爵。官吏奏請將休仁降爲庶人，從皇族家譜中除名，把他的兒子全部遷移到邊遠的州郡去。詔令衹將休仁降爲始安縣王，并停止對其子伯融等人的流放，讓他們繼承封爵。明帝病危時，看見休仁的鬼魂前來索命，就大叫道："司徒稍微寬恕我一下吧！"不久駕崩。伯融，是休仁的妃子殷氏所生。殷氏，是吴興太守殷沖的女兒。范陽人祖翻有醫術，外表又英俊。殷氏有病，祖翻入府爲其診脉，殷氏喜歡他，便跟他通奸。事情泄露以後，朝廷將殷氏遣送回家并且勒令她自殺。

晉平剌王劉休祐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休祐素無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荆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

晉平剌王劉休祐，是文帝的第十三個兒子。孝建二年，十一歲時，封爲山陽王。明帝即位時，因爲山陽荒凉凋敝，改封爲晉平王，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

休祐向來没有才能，剛愎自用。大明時代，不能自己專權，到這時就貪婪淫亂，追求財貨和美色，在荆州大量地經營財貨。他用不足實數的一百錢放債給窮人，田裏莊稼收穫以後就要求人家給一斛白米，米粒兒要内外全部潔白透明，如果是碎了的或斷成兩截的米全都不要。民間買這種米是每斗一百錢，因此到時候他就不收米，而

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

是評議米價索取現錢。他所有的各種求取贏利的做法都是這樣。百姓喧擾，不再能忍受這種苛政。徵召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銜。皇上認爲休祐貪婪暴虐，不能够讓他統治百姓，留他在都城，派上等佐吏去代理府州事務。

休祐狠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棋，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黄麾内，左右從者并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暗，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絶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硎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十三子并徙晉平。

休祐狂妄而粗暴，先後冒犯皇上不止一次。在荆州的時候，手下的范景達善於彈棋，皇上召他，休祐留住不送去。皇上很生氣地責問他，并且考慮休祐將來難於控制，想在方便的時候除掉他。七年二月，皇帝在巖山射野鷄，有一隻野鷄不肯入圍場，太陽落山了，皇帝將要回去，留下休祐射它，命令他如果射不到這隻野鷄就不要回去。休祐當時跟隨在皇帝的儀仗隊裏，他的隨從都在隊伍後面。休祐便馳馬而去，皇上派自己手下數人跟着他。皇上既然要回去，前驅就得清理道路，休祐的隨從都已被驅散，不再找得到。皇上又派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他。天色將暗時，他們趕上了休祐，踢打他，使他掉下馬來。休祐素來勇武壯實，有氣力，揮動拳頭左右回擊，没有人能够靠近。有一人從他後面過去，猛扯他的下身，因此倒地。他們立即同時動手把他拉扯殺死。於是派人馳馬報告皇上，邊跑邊吆喝："驃騎落馬啦！"皇上聽到以後，裝出吃驚的樣子説："驃騎身體高大，落馬受傷很不容易治呢。"立即派御醫和司藥相繼趕到出事的地方。不久，休祐左右的人趕到，但休祐已經斷氣很久了，於是用車子載着他的尸體回府。朝廷追贈休祐爲司空。當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出事那天，皇上就派人馳馬送信告訴休若説："我跟驃騎將軍到南山射野鷄，驃騎的馬受了驚嚇，跟直閤夏文秀的馬相踏，文秀跌落到地上，驃騎失於控制，馬再次受驚，碰到松樹上接着又墜落到地上然後掉進陷阱之中，當場就昏迷不醒。特此用快馬告訴弟弟。"那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十三個兒子都遷移到晉平。

明帝尋病，見休祐爲祟，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并賜死。

明帝不久就生病了，看見休祐的鬼魂出現，就派遣使者到晉平去撫慰他的兒子們。皇帝過不多久就駕崩了。廢帝元徽元年，讓休祐的兒子們回到都城。順帝昇明三年，説他們謀反，勒

令他們全體自殺。

海陵王劉休茂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休茂曰："今爲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絶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不許。即葬襄陽。

海陵王劉休茂，是文帝的第十四個兒子。孝建二年，時年十一歲，封爲海陵王。大明二年，任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當時是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想自己專權，深之和主帥常常禁止他那樣做，因此他就常常心懷忿怒。手下的張伯超是他最親近最喜歡的人，多有罪過，主帥常常因此而對他加以責罵。伯超害怕受到懲罰，就對休茂說："主帥秘密地寫您的罪狀，想拿它啓奏朝廷。"休茂說："現在想什麽辦法好呢？"伯超說："衹有殺掉行事和主帥，發兵自衛，縱然不成功，也不失逃入外族中爲王。"休茂便依從他的陰謀，夜裏派伯超等人殺害司馬庾深之，集結兵馬，樹起牙旗，用快馬發送起事的檄文。休茂出城巡視軍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人關閉城門抵抗他。城被他攻陷，斬了暢之。那一天，參軍尹玄度起兵進攻休茂，抓住了他，斬首。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自殺了，同黨全部伏法處以死刑。官吏奏請將休茂從皇族宗譜中除名，貶姓爲留，皇上不批准。休茂被就地埋葬在襄陽。

鄱陽哀王劉休業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鄱陽哀王劉休業，是文帝的第十五個兒子。孝建二年，十一歲，封爲鄱陽王，三年就死了，將山陽王休祐的次子士弘過繼給他，後來被廢黜，封國被取消。

臨慶冲王劉休倩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絶。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休倩爲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臨慶冲王劉休倩，是文帝的第十六個兒子。孝建元年，時年九歲，病重，封爲東平王，還没有拜任，就死了。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承嗣休倩。泰始三年回到本家。休倩便絶了後。六年，孝武帝將第五皇子智井封爲東平王，繼承休倩，還没有拜任，就死了。那年，追改休倩爲臨慶王。休倩是文帝寵愛的人，所以孝武帝先後多次給他追加後嗣。

新野懷王劉夷父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

新野懷王劉夷父，是文帝的第十七個兒子。元嘉二十九年死。明帝泰始五年，給他追加封

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劉休範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狠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

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擬留，自太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

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

贈和謚號。

桂陽王劉休範，是文帝的第十八個兒子。孝建三年，九歲時，封爲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爲桂陽王。泰始六年，多次升遷至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銜。遺詔又進位司空、侍中，加授給三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休範素來平庸寡言，懂得的知識也很少，不被諸位兄長以兄弟相待。明帝曾經指着左右的人對王景文說："休範的人才趕不上這些人，因爲是我兄弟的緣故，生下來便享受富貴。釋氏願意出生在帝王之家，確實是有原因的。"到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因爲狂妄粗暴遭到災禍，建安王休仁因爲權力太大使皇帝感到逼迫而不被容忍，巴陵王休若素來得人心，因此被害；衹有休範小心而遲鈍，没有才能，不爲人們注目，所以能够保全自己，但也常常懷着憂懼之心。

明帝晏駕後，皇帝年幼，時局艱難，休範自以爲皇室宗親裏面没有人能跟他相比，應該居於宰輔之位。這等好事既然不來，他便滿懷怨憤，鬱結不開。於是招引勇士，修繕器械，對於出外旅行路過尋陽的人，他無不降低身份曲意結交，於是投奔到他那裏去的人都感到像回到了自己家裏似的。朝廷知道他的動向，暗地裏防禦着他。母荀太妃死去，就在廬山安葬，以此表示他不回都城的志向。當時夏口缺人鎮守，朝廷議論認爲夏口地處尋陽上游，想在那裏培植親信，并加强他的兵力，以牽制尋陽。元徽元年，用第五皇弟晉熙王劉燮任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給他配備實力，出兵鎮守夏口。擔心被休範調撥截留，就取道太子洑，而不經過尋陽。休範很生氣，想發兵，就上表要求修城墻。那一年進位爲太尉，第二年五月就叛亂了。從尋陽出發，晝夜趕路，大雷戍主杜道欣快馬奔馳到都城報告事態的變化。道欣到達纔一個夜晚，休範就已經到了新林，朝廷爲之震動。

齊高帝出兵，在新亭壘駐扎下來。當時事情發生得很倉促，朝廷的兵力很弱，臨時打開武器庫，隨將士的心意取用。休範從新林步戰往上攻

屯騎校尉黄回乃僞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悦，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爲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并散。

打新亭壘。屯騎校尉黄回就假裝往休範軍中投誠，并揚言説是齊高帝的意思。休範非常高興，將他安排在自己身邊。休範的壯士李恒、鍾爽勸告他不要親近黄回，休範説："我不在信用方面欺人。"那時候，休範天天喝着美酒，將兩個兒子德宣和德嗣交給齊高帝作爲人質,，一到新亭壘就被齊高帝斬了。黄回跟越騎校尉張敬兒徑直上前斬了休範的頭提了回去，休範手下的人見此情景都逃散了。

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内，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齎首還臺，逢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墨蠡徑至杜姥宅，宫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晋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起先，休範在新林分派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人一直殺向朱雀門。休範雖然死了，墨蠡等人却不知道。王道隆率領羽林兵在朱雀門内，聽説賊兵來了，緊急徵召劉勔。劉勔從石頭城來赴戰，死於戰鬥之中。墨蠡等人乘勝一直殺進朱雀門，道隆被亂兵殺死。墨蠡等人大聲吆喝："太尉來了!"休範死後，齊高帝派遣隊主陳靈寶送他的頭顱回臺城，路上遇到賊兵，他就將休範的頭埋在路邊，自己挺身回到臺城。雖然他高聲報告説已經平定，却没有什麽可作根據，衆人更加疑惑。墨蠡一直攻到杜姥宅，宫中和臺省恐懼慌張，不再有固守的心思。撫軍長史褚澄用東府接待賊軍。賊衆擁戴安成王入據東府，宣稱休範的教令説："安成王是我的兒子，不能侵擾。"賊勢正在逼進，衆人没有能奮起抵抗的。不久，丁文豪的部隊得知休範已死，漸漸地有些退後逃散的趨勢。文豪的勇氣特别豪壯，厲聲説："我難道不能定天下嗎?"休範的頭送到了，又加上羽林監陳顯達率領部下在杜姥宅擊敗了墨蠡等人，衆賊兵一下子就逃散了。斬了墨蠡、文豪等人。晋熙王劉燮從夏口派出軍隊平定了尋陽。

巴陵哀王劉休若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録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内外戒嚴并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并不知沈居

巴陵哀王劉休若，是文帝的第十九個兒子。孝建三年，九歲時，封爲巴陵王。明帝即位後，出任會稽太守，加都督銜。二年，遷升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以前跟休若一起在會稽的録事參軍陳郡人謝沈用不正當的手段事奉他，受了很多賄賂。當時内外戒嚴并都穿着軍服，謝沈在其母的喪期之中被起用，却觀賞歌舞，追求娛樂，盡情喝酒，跟處於吉祥之中的人没有兩樣。

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敕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

衣服和帽子既没有特别不同之處，衆人便都不知道謝沈正處於母親的喪期之中。他有一次自稱"孤子"，衆人纔感到驚詫。休若因爲跟謝沈一起褻黷禮教，官號被降爲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奉休若没有禮貌，休若啓奏明帝要殺寶期，擔心得不到批准，啓奏上去還没有得到批覆，就在監獄裏把他處死了。明帝回信反而令他將夏寶期押送回朝，而寶期已經死了。皇上憤怒地教訓他説："在孝建時代，你怎敢如此?"命令其母羅氏責打他三百棍。

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呛呛有聲。休若甚惡之。

四年，改任湘州刺史。六年，任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被猜疑，都城裏謡傳休若有大貴之相，明帝將這話寫信告訴了他，休若因此很憂慮。有一次，衆賓滿座的時候，一隻怪鳥飛到席位的角落上，哀鳴着墜地而死。另一次是大廳上兩條一丈多長的白蛇，發出"呛呛"的叫聲。休若十分厭惡這些事情。

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録，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適逢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如從前。休若的心腹將佐都説回朝一定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人王敬先勸他割據荆楚。休若把他逮捕，派使者迅速稟告明帝，敬先因此被殺。休若到京口，皇上因爲休若善於協調人心，擔心他將來傾軋幼主，想派使者去殺他，擔心他不接受詔令。徵入朝廷，又怕他猜疑害怕。於是假意授給他江州刺史的職務，到達以後，就在府内賜他自殺，死後追贈侍中、司空。其子冲始繼承封爵。

孝武諸子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

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文穆皇后生廢帝劉子業、豫章王劉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劉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劉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劉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劉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劉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劉子鸞，次子永嘉王劉子仁與皇子劉子深同年出生。何婕妤生皇子劉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劉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劉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劉子元，次子齊敬王劉子羽跟始平孝敬王劉子鸞同年出生。江美人生

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况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産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晋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并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悦。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并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况、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悦未封，爲明帝所殺。

皇子劉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劉子孟。次皇子劉子况跟皇子劉子玄同年出生，次南平王劉子産跟永嘉王劉子仁同年出生，次晋陵孝王劉子雲、次皇子劉子文都跟始平孝敬王子鸞同年出生；次廬陵王劉子輿跟淮南王劉子孟同年出生；次南海哀王劉子師跟始平孝敬王子鸞同年出生；次淮陽思王劉子霄跟皇子劉子玄同年出生；次皇子劉子雍跟始安王劉子真同年出生；次皇子劉子趨跟皇子劉子鳳同年出生；次皇子劉子期跟皇子劉子衡同年出生；次東平王劉子嗣跟始安王劉子真同年出生。張容華生皇子劉子悦。安陸王劉子綏、南平王劉子産、廬陵王劉子輿都出繼。皇子劉子深、劉子鳳、劉子玄、劉子衡、劉子况、劉子文、劉子雍都没有封爵，因爲早亡的緣故。劉子趨、劉子期、劉子悦没有封號，都被明帝殺掉了。

豫章王劉子尚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以子尚爲刺史，加都督。五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畻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

豫章王劉子尚，字孝師，是孝武帝的第二個兒子。孝建三年，六歲時，封爲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以西設立王畿；以浙江以東爲揚州，用子尚任刺史，加都督銜。五年，改封爲豫章王，兼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時東部地區大旱，而鄞縣有很多通溝渠灌溉的田地，孝武令子尚上表要求到鄞縣勉勵農民耕作，又設立左學，招集學生入學，設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將他當作老師予以尊敬，地位跟州中從事并列；文學祭酒一人，跟州西曹并列。勸學從事二人，跟祭酒從事并列。

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玉淫亂，并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

前廢帝即皇帝位，撤銷王畿，恢復從前的行政區劃，召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兼尚書令。原來在孝建年間，孝武因爲子尚是太子的同母兄弟，很關心他；後來新安王子鸞因爲母親得寵而被喜愛，子尚的寵遇便衰落了。到長大以後，凶狠邪惡，有廢帝的作風。明帝既已殺了廢帝，便聲稱奉太皇太后詔令："子尚凶頑，楚玉淫亂，都在府第賜其自殺。"楚玉，是廢帝之

廢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帝敗。

姊山陰公主，廢帝改封她爲會稽郡長公主，授給鼓吹樂隊一部，加授二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還没有拜授廢帝就敗亡了。

晉安王劉子勛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爲孝武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爲江州。

晉安王劉子勛，字孝德，是孝武帝的第三個兒子。因爲患風眼病，得不到孝武的喜愛。大明四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任江州刺史，加都督銜。八年，改授爲雍州刺史，還没有拜任孝武就駕崩了，還是任江州刺史。

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

當時，廢帝狂妄凶暴，殺害了很多人。前任撫軍諮議參軍何邁策劃趁皇帝出行時發動兵變，迎接子勛來立爲皇帝。事情泄露，廢帝殺了何邁，令朝廷八個職位最高的官員聯名奏告子勛與何邁同謀，派遣手下的朱景送毒藥去勒令子勛自殺。朱景到盆口以後，派人通知長史鄧琬。鄧琬等人擁戴子勛起兵，就以廢立爲號召。明帝平定朝廷内部的混亂以後，進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鄧琬等人不接受任命。

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即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并詣尋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擁立子勛做皇帝，在尋陽即僞皇帝位，年號叫義嘉，完備地配置百官，得到各地響應。這一年，各地的賦税和貢物都送到尋陽。軍事上失敗以後，子勛被殺，時年十一歲。就地埋葬在尋陽的廬山。

松滋侯劉子房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覬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覬，送子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松滋侯劉子房，字孝良，是孝武帝的第六個兒子。大明四年，五歲，被封爲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任會稽太守，加都督銜。明帝即位後，徵爲撫軍，兼太常。長史孔覬不接受任命，發兵響應晉安王子勛。上虞縣縣令王晏殺了孔覬，送子房回建鄴。皇上寬恕了他，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認爲子房兄弟最終還是會成爲禍害，勸皇上除掉他們。於是將他廢黜，流放到邊遠州郡以後又殺了他，子房死時，年僅十一歲。

臨海王劉子項

臨海王子項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荆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勛。

臨海王劉子項，字孝烈，是孝武帝的第七個兒子。起初封爲歷陽王，後來改封爲臨海王，官位是荆州刺史。明帝即位後，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接受任命，響應晉安王子勛。事情失

事敗賜死，年十一。

敗後被朝廷勒令自殺，年僅十一歲。

始平孝敬王劉子鸞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眄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爲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

始平孝敬王劉子鸞，字孝羽，是孝武帝的第八個兒子。大明四年，封爲襄陽王，不久，改封爲新安王。五年，任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兼南琅邪太守。其母殷淑儀受到皇帝寵愛，超過後宫的所有女人，子鸞得到的寵愛也居於諸子之首位。凡是受到皇上重視的人没有不出入子鸞的府第和封國的。他任南徐州刺史時，孝武又割取吳郡歸他管轄。六年，母喪守孝。

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群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并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前廢帝向來嫉妒子鸞受寵，即位以後，既誅殺群臣，又派使者勒令子鸞自殺，時年十歲。子鸞臨死時對左右説："但願來世不出生在帝王之家!"同母所生的弟妹都被勒令自殺。明帝即位，改封爲始平王，把建平王劉景素的兒子延年作爲他的後嗣，繼承爵位。

永嘉王劉子仁

永嘉王子仁字孝䲡，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位，以爲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永嘉王劉子仁，字孝䲡，是孝武帝的第九個兒子。大明五年，封爲永嘉王。明帝即位，用他任湘州刺史。皇帝不久就聽從司徒建安王休仁的詭計，還没有拜任就勒令他自殺而死，當時，他年僅十歲。

始安王劉子真　邵陵王劉子元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并被明帝賜死。

始安王劉子真，字孝貞，是孝武帝的第十一個兒子。邵陵王劉子元，字孝善，是孝武帝的第十三個兒子。他們都是被明帝勒令自殺的。

齊敬王劉子羽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謚。

齊敬王劉子羽，字孝英，是孝武帝的第十四個兒子。出生纔兩歲就死了，封爵和謚號都是後來追加的。

淮南王劉子孟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淮南王劉子孟，字孝光，是孝武帝的第十六個兒子。起初封爲淮南王，明帝將他改封爲安成王，没等到正式拜授就勒令自殺而死。

晉陵孝王劉子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晉陵孝王劉子雲，字孝舉，是孝武帝的第十九個兒子。大明六年封王，還没拜受就死去了。

南海哀王劉子師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爲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南海哀王劉子師，字孝友，是孝武帝的第二十二個兒子。大明七年封南海王，還没拜授就被前廢帝害死了。明帝即位後追加了謚號。

淮陽思王劉子霄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淮陽思王劉子霄，字孝雲，是孝武帝的第二十三個兒子。早死，封爵和謚號都是追加的。

東平王劉子嗣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東平王劉子嗣，字孝叔，是孝武帝的第二十七個兒子，被明帝勒令自殺而死。

武陵王劉贊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武陵王劉贊，字仲敷，小名智隨，是明帝的第九個兒子。明帝既然已經把孝武帝的兒子殺盡，就下詔用智隨奉祀孝武帝，作爲他的兒子，封爲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死去，封國被取消。

孝明諸子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晋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并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明帝十二個兒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劉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劉智井。次晋熙王劉燮與皇子法良同年出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劉友；次江夏王劉躋與第四皇子同年出生。徐良人生武陵王劉贊。杜修華生隨陽王劉翽。次新興王劉嵩跟武陵王劉贊同年出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劉禧。智井、劉燮、劉躋和劉贊都出繼。法良没有受封。第四皇子没有起名，很早就夭折了。

邵陵殤王劉友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邵陵殤王劉友，字仲賢，是明帝的第七個兒子。五歲那年，出任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爲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被殺以後，王室勢力微弱，劉友府州的文書檔案人員和國臣佐吏便不避諱"有無"的"有"了。順帝昇明二年，遷任南豫州刺史，没過多久就死了。因爲没有兒子，封國被取消。

隨陽王劉翽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

隨陽王劉翽，字仲儀，是明帝的第十個兒子。起先封爲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爲隨陽

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王。齊朝受禪後，封爲舞陰縣公。

新興王劉嵩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新興王劉嵩，字仲岳，是明帝的第十一個兒子。齊朝受禪後，降封爲定襄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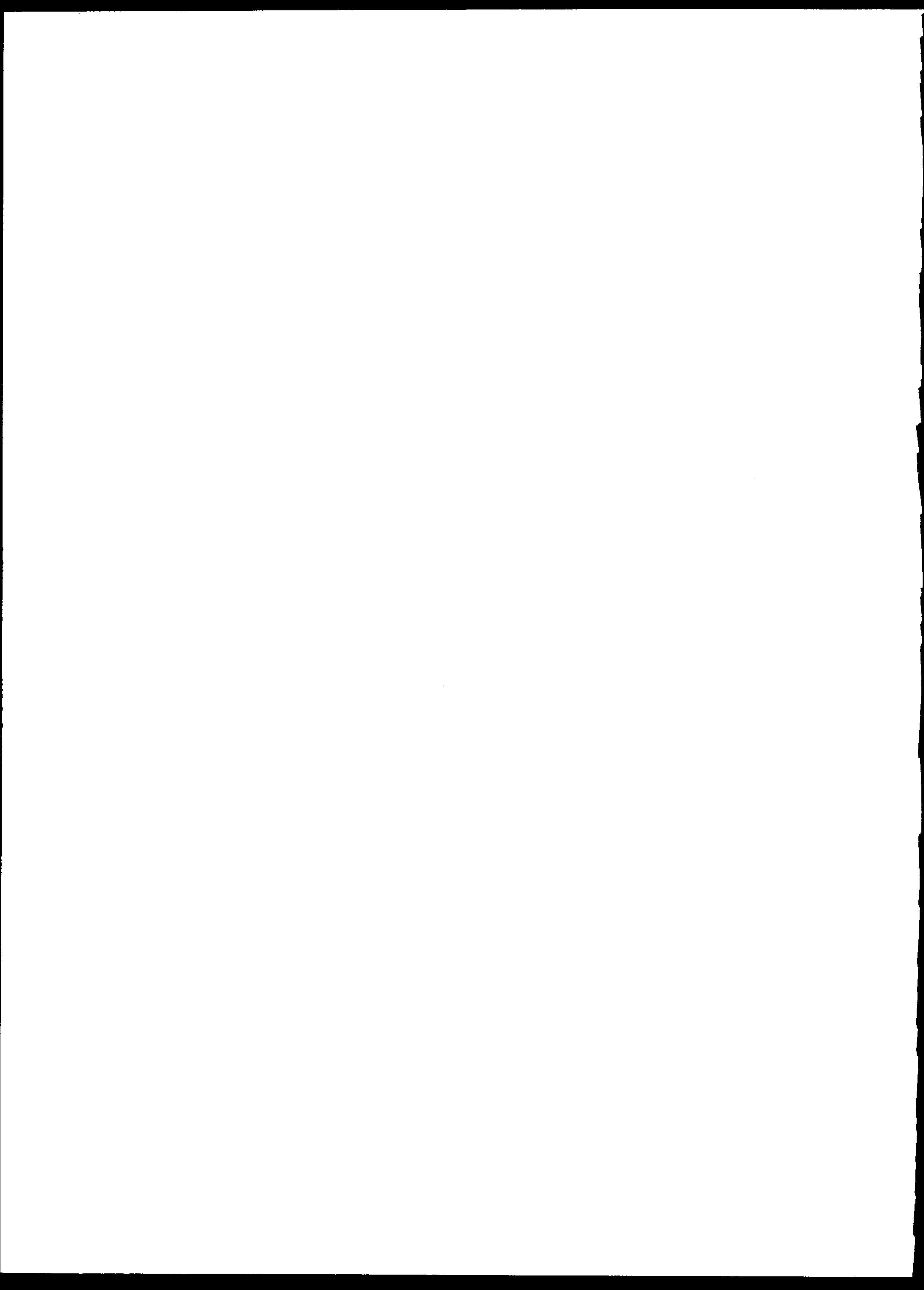
始建王劉禧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并云謀反賜死。

始建王劉禧，字仲安，是明帝的第十二個兒子。齊朝受禪後，降封爲荔浦縣公。不久，就説他和劉翽、劉嵩謀反，全都被勒令自殺而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内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晋剌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鴆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釁亂，遂至宇内沸騰，王室如毁，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强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己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論曰：太過分了啊！文帝竟然遭到殺身的災難。弑君叛逆的禍端，事起於親生骨肉，任性而行的孩子，竟然失去了天性。即使是匈奴冒頓單于用響箭射殺父親的殘酷行徑，也没有達到像劉劭等人這樣極端的地步，國家不至於覆滅，也還算幸運啊！明帝掌握國家命運，在内部製造猜疑和嫌隙，即位不久就刀斧相加，先從王公國戚開始。晋平剌王因爲粗獷凶暴而被打死，巴陵哀王因爲和順善良也被毒殺，保全自身的道路，不知道在哪裏呀！從前有人告誡兒子説"千萬不要做好人"，仔細推敲這話的意思，恐怕是有深遠含意的吧。《詩經》上説："不要由我自己最先，也不要讓自己落在最後。"這大概是古人害怕亂世虐政的話吧。孝武帝的兒子們，相互呼應以結成叛亂的勢力，竟至於全國沸騰，王室像要被火焚毁，而孝武帝的後代也没有不被消滅的。剛强不如柔弱，道理就在這裏。明帝以任用他人爲慶幸，終於導致國家政權不再掌握在自己後人的手裏。譬如一棵大樹，他的枝葉不茂盛，哪裏能够庇護它的樹幹呢！



南史卷十五

列傳第五

劉穆之（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羡之（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孝嗣孫）君蒨
傅亮（族兄）隆　檀道濟（兄）韶（韶孫）珪（韶弟）祗

劉穆之　劉邕　劉彪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悦。

劉穆之，字道和，小名叫道民，是東莞郡莒縣人，但世世代代在京口居住。起先任琅邪府主簿，曾經夢見與宋武帝泛舟海上時遇到大風，驚慌之間俯視船下，看見兩條白龍在船的兩側挾持着他們乘坐的船。接着就到了一座山上，山峰高聳，風光秀麗，他的心情非常愉快。

及武帝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逾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并穆之所建，遂動見咨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宋武帝攻克京城後，向何無忌徵求可任府主簿的人選，無忌推薦了穆之。武帝説："我也認識他。"立即派人馳馬去召他來見。當時劉穆之聽到京城方向有叫他的聲音，清晨走出家門，來到路口，恰好跟送信的使者相會，接到命令後，他雙眼直視一言不發地站了好久，回到家裏拆掉一條布裙做成褲子穿上就去京城見武帝。武帝對他説："我正開始發動一場伸張正義的大事業，很急切地需要一名軍吏，您看誰是合適的人選?"穆之説："没有比我更適合的人了。"武帝笑着説："您能委屈自己，我的事業就成功了。"穆之就在座位上接受了任命文書。跟從武帝平定建鄴，許多大事的處置，都是在倉猝之間拿定主意的，也都是穆之的建議，於是動不動就咨詢他。穆之也竭盡誠意，無所遺漏或隱瞞。

時晋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當時晋朝的法令寬鬆不嚴謹，國家没有威信，禁令得不到執行，豪門大族，仗勢欺壓放縱；再加上司馬元顯政令錯亂，桓玄的法令條文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時矯正，不滿十天，社

會風俗頓時有了改觀。

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厠，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

遷任尚書祠部郎，又任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兼堂邑太守。憑着平定桓玄的功勞，封西華縣五等子爵。揚州刺史王謐去世後，按次序應由武帝入朝輔政。劉毅等人不想讓武帝入朝，商量用中領軍謝混任揚州刺史，有人想使武帝在丹徒兼州職，而州府内的事務則交給僕射孟昶。他們派遣尚書右丞皮沈將這兩項商議結果去詢問武帝的意見。皮沈先跟穆之説，穆之假裝上厠所，立即秘密地一條一條地告訴了武帝，説皮沈的話不能聽從。武帝見了皮沈談話以後，叫他暫時出去一下，而把穆之叫來談這件事。穆之説："您現在怎麽能够用謙讓的態度對待自己，竟然願意做一個守衛方鎮的將領呢？劉毅、孟昶諸公都從老百姓起家，共同創立正義的事業，如今的事態是前一個時期互相推讓的結果，不是命裏注定有臣有主的本分。雙方勢均力敵，最終會互相吞并。揚州關係着國家的根本，不可以拱手讓給他人。前次授給王謐，事出於權宜之計，現在如果再授給他人，您就應該受制於他人了。一旦失去了權力，便没有辦法得到。您功勛極大，不能祇處於疑忌畏懼之中，現在就可以到朝廷去一起交换意見。您到了京都所在地區，他們一定不敢越過您而再授給他人。"武帝聽從他的建議，從此開始入朝輔政。

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從廣固回來抵禦盧循，常常處於幕府之中出謀劃策。劉毅等人恨他，每每從容地説他的權力太大了，武帝因此越是信任他。穆之在外面得到的見聞，無論大事小事都一定稟報，即使是民間開玩笑的話，也都挑一、二件讓武帝知道。武帝常常將社會上的一些秘密消息抖露出來，以顯示他的見聞很廣泛，這些消息都是由穆之提供的。他又喜歡跟賓客游樂，家裏坐客常滿，他從中安排親信用來刺探消息，所以朝廷和民間的不同意見，穆之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是親近的人，其長處和短處，他也都一一上奏，無所隱諱。有人因此而譏笑他，穆之説："我受到主公的恩惠，從道義上説不應該有所隱諱，這就是張遼所以告發關羽想叛逃的原因。"

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武帝的舉止行爲，穆之都替他節制調度，武帝的書法向來笨拙，穆之説："這雖然是小事，但是文書發到四面八方，還是會産生影響的，希望您寫字時稍微再注意一點。"武帝既不能留心，又因天賦另有所在，字還是寫不好，穆之就説："您衹管放開筆勢寫大字，每個字一尺見方都没有什麽妨礙。大的字既足以把筆劃全都包括進去，它的氣勢也是很美的。"武帝聽從他的意見，每張紙不超過六七個字就寫滿了。

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并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穆之對於凡是他推薦上來的人才，武帝不接受他就不罷休。他常説："我雖然不如荀令君那樣善於推薦好人，但是我不推薦不好的人。"穆之和朱齡石都善於書信寫作，曾經在武帝的面前跟朱齡石一起寫回信，從清早到中午，穆之寫了一百封，齡石寫了八十封，但穆之并没有停止跟武帝的對話。

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長民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民伏誅。進前將軍。

遷任中軍、太尉司馬，加授丹陽尹。武帝西進，討伐劉毅，用諸葛長民監留府，懷疑他難於單獨承擔重任，留下穆之幫助他。加授建威將軍，設置佐吏，配給兵力。長民果然有謀反的陰謀，但猶豫不決，不能發動，於是避開旁人告訴穆之説："衆人之言，都説太尉跟我不和，怎麽會到這種地步呢？"穆之説："主公逆流而上，出師遠征，討伐劉毅，將老母弱子托付給您，假若有一絲一毫的不放心，豈能像這樣對您委以重任？"長民心裏纔稍微安心，穆之也爲防備他兵變而作好了足够準備。長民對他親近的人説："人在貧賤時常常想得到富貴，富貴了一定會陷入潛伏的禍端，我現在想做丹徒的平民百姓，也不可能了。"武帝回朝後，長民被殺。穆之進位前將軍。

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武帝西征，討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主持留守事務，但事無大小，完全取决於穆之。遷任尚書右僕射，兼管選舉，任將軍、丹陽府尹仍跟從前一樣。武帝北伐時，留下世子任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任穆之爲左僕射，兼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丹陽尹、兼管選舉的職務不變，帶着披鎧甲執兵器的衛士五十人進入宫殿，入居東城。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

穆之對內總攬朝廷政務，對外供應軍旅所需物資，决斷迅速，該辦的事從不積壓或拖延。就像車輻集中於車轂一般，賓客從四面八方前來投奔，求告和控訴頭緒紛繁，朝廷內外來向他請示和報告的人，擠滿了室內并且站滿了階沿。他眼睛瀏覽公文，手頭批答文書，耳朵在聽人講話，嘴裏同時回答應酬，不會互相摻雜牽連，完全能够安然自得地進行。有時談笑賞玩，整時整天，不曾感到疲倦。剛有一點空閑，就親自寫作，尋覽文章，校定古書。性格奢侈豪華，吃飯時擺在面前的菜肴一定要堆滿一丈見方的大桌，早晨常常是十人同桌進餐，不曾有獨自一人進餐的時候。每到吃飯的時候，客人衹能在十人以內，帳下依照常例分發食品，以此作爲慣例。曾經自己稟告武帝說："穆之家裏本來貧賤，生活供給常常多有缺乏。愧居高位以來，雖然常常留心節約减損，但早晚所需，仍是稍微過於豐厚，除此以外沒有一點辜負您的地方。"

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决於穆之者，并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

義熙十三年逝世。武帝在長安，原來想以關中作爲大本營，籌謀伐取趙、魏，聽到穆之去世的消息，感到震驚和悲慟，哀傷惋惜了好幾天。因爲擔心在朝廷內部自己的力量空虛，就奔回彭城，用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事務，而朝廷大事從前完全取决於穆之的，現在完全北上咨詢後纔能施行。穆之前軍府文武人員兩萬，將三千分配給羨之建威將軍府，其餘的完全調配給世子率領的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又上表給天子說：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勛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贊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勛，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

臣聽說尊崇賢者表彰好人，是帝王教化臣民的先務；懷念功臣記載其勞績，其深刻意義在於久遠之後也不被忘記。所以司勛手持簡策，對於勤勞王事的人一定予以記載，使其品德的美善光輝之處，在死後更加明顯。已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來自布衣之民，從舉義之始就來協助輔佐，竭盡內心的計謀，操勞各種政務，爲軍國大事勤勉努力，用盡了全部的心思和才力。及至舉用爲朝廷大臣，治理京畿地區，宣揚各種政策法令，協助推行新的宏大謀劃，卓有成

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絶。所以勛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效。前不久，軍隊遠征，他居於都中捍衛朝廷，使朝野真正諧和，立下了安定後方的大功。他的見識、器量和情趣，都表現出棟梁之才。正當他效力於推廣美好的教化，繼續爲聖明時代增光溢彩的時候，他的忠誠和功業抱負没有來得及施展就告別了人間，對於他的去世，無論遠近都表現出哀悼之情。皇上恩寵，予以贊美稱道，使他的位次同於三公，恩榮和哀思既已完備，得寵的靈魂已經安息。臣私下裏尋思，自從義熙草創以來，艱危和禍患没有消除，外患已經是很多，內憂也積聚難消，時局艱難，世事亦多變亂，没有一個安寧的年頭。臣以孤陋寡聞之才，負荷國家的重任，實在是依賴穆之匡正輔助的力量。豈止是正言良謀，充滿世人的聽聞，至於忠言規勸和秘密謀劃，暗中思慮於帷幄之中，兩人對坐以陳其大策奇謀，没有人能見到他的踪迹。行事不爲皇朝所知，功績隱没於人們耳目之外的，不可勝數。所以施展才力十二年，能够有所成就，不論出師征伐還是入朝輔佐，都僥幸地没有辱没使命。如果没有他的影響，就不能安定地成就那些事業啊。穆之遵行謙虚的品德，自處於寡求之中，保持這種操守的態度越到後來就越是堅定，每當商議到封爵問題，他就深深地壓抑自己，所以功勛高於當年的其他大臣，而分茅裂土的封賞却没有他一份。回顧往事而深深懷念，怎麽可以將他的功德埋没？應當加贈正式的官職，追憶他的功勞，明確賜予封地。使忠貞的功臣，在死後不至於泯滅；使大的賜予，永遠用於對好人的表彰。臣與穆之聚散於艱難之中，回顧相識以來的始終經過，兄弟情緣，義重情深，所以獻上我對他的懷念，傳布於朝廷的聽聞。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於是重新追贈爲侍中、司徒，封爲南昌縣侯。

及帝受禪，每嘆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對

武帝受禪以後，常常嘆息着懷念他，説："穆之不死，應當幫助我治理天下。可説是'一個賢人死去了，國家就要困苦了'。"光禄大夫范

曰："聖主在上，英彦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毁。"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勛，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

泰回答説："聖主在上，英才滿朝，穆之雖然在艱難時期勞績卓著，不能説他便關係到國家的興亡。"武帝笑着説："你没有聽説過駿馬吧，它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一日能够到達千里之外啊。"武帝後來又説："穆之死了，旁人就輕視我。"他被武帝思念到如此程度。因爲是佐命元勛，追贈爲南康郡公，謚號爲文宣。

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穆之年輕的時候，家裏貧窮但他却有曠達的節操，貪於酒食，不修邊幅不約束自己。喜歡到妻兄家裏乞求飲食，屢次被侮辱，但是他不以爲耻。他的妻子是江嗣的女兒，很有見識，每每因此而約束他不讓他到江家去。後來江家有喜慶宴會，其妻囑咐他不要去。穆之還是去了，吃完飯之後還要求嚼檳榔。江氏兄弟取笑他説："檳榔是消食的，你却常常吃不飽，何必要吃這東西?"其妻又剪掉頭髮買來菜肴，替他的兄弟贈給穆之帶回去，從此，她不再當着穆之的面梳頭或洗頭。到穆之任丹陽尹的時候，將要召唤妻子的兄弟，其妻流着眼淚磕頭以表示道歉。穆之説："原本就没有懷恨在心，不會有使你擔憂的事。"等到大家酒足飯飽之後，穆之就叫厨子用金盤子裝了一斛檳榔捧上來給他們吃。

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

元嘉二十五年，皇帝巡視江寧，經過穆之的墓，詔令在墓前祭奠。

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内史、相并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并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不?"歆之因斅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

長子慮之繼承爵位，他死後，其子劉邕繼承爵位。在此以前用郡縣作爲封國的，内史和相都對國主稱臣，離任以後就停止稱臣。孝建年間纔改革此項制度爲下屬官吏對國主自稱"下官"以表示敬意。河東人王歆之曾經做過南康相，素來瞧不起劉邕。後來歆之跟劉邕都參加元旦朝會而同坐一席，劉邕好酒貪杯，對歆之説："您從前曾是我的臣下，今天能勸我一杯酒否?"歆之便效法孫皓的故事唱歌回答説："從前曾爲你作臣，今日我與你平起平坐，既不勸你一杯酒，也不願你活長年。"劉邕的性格特點是喜歡吃瘡痂，認爲味道跟鰒魚相似。曾經有一次，他到了孟靈休家，靈休原先患灸瘡，痂皮落在床上，劉邕撿起來就吃了。靈休大吃一驚，痂皮還没有脱落的，完全剥下來給他吃。劉邕離去以後，靈休給何勗

鞭，瘡痂常以給膳。

寫信說："劉邕來看我，我被他吃了，竟遍身流血。"南康國下屬官吏有兩百來個人，不問有罪無罪，按次序輪流鞭打，以便常常有瘡痂用來作爲膳食。

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輿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劉邕死後，其子劉彤繼承爵位。因爲用刀砍自己的妻子而被剥奪爵位繼承權，用他的兄弟劉彪繼承。齊朝建元初年，降封爲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因爲對家廟和祖先墳墓不予修繕，削去爵位，任羽林監。又因爲跟亡弟之母楊氏分家，楊氏死後他不予殯葬，崇聖寺尼姑慧首剃去頭髮作了尼姑，用五百錢爲楊氏買棺材，用泥洹車替她送葬，被官吏奏上朝廷，這些事被壓住没有發下來追究。

劉式之　劉瑀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况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

穆之的次子式之，字延叔，任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了貪污受賄的罪，揚州刺史王弘派從事下去查核這些事。式之召見從事并告訴他說："你回去告訴刺史，劉式之在國家裏略有些卑微的名分，偷數百萬錢有什麽要緊？何况不是偷的呢！"從事回去告訴王弘，因此得以停止核查。從征關中、洛陽一帶有功勞，封爲德陽縣五等侯。死後謚號爲恭。

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吴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

其子劉瑀，字茂琳，始興王劉濬任南徐州刺史時，用劉瑀任別駕。劉瑀的性格特點是喜歡超越於他人之上，并且護短而决不認錯。當時劉濬征北府行參軍吴郡人顧邁輕薄但有才能，劉濬待他優厚。劉瑀就强行克制自己的自尊心而事奉顧邁，顧邁因爲劉瑀待他極其誠懇，就把劉濬跟他說的機密之事，全部告訴了劉瑀。一日，劉瑀跟顧邁一起進入射堂之下，他忽然回頭向左右看，尋找穿官衣戴官帽的劉濬，顧邁問他原因，劉瑀說："主公把您當作自家人看待，對您言無不盡，您對外人宣揚，泄露機密。我是主公的屬吏，怎麽能够不禀告他呢？"劉濬得到報告後非常生氣，啓奏文帝將顧邁流放到廣州。

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勛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劉瑀本性喜好意氣用事超越他人，後來任御史中丞，很得志。彈劾蕭惠開說："不是人才也没有人望，没有功勞也没有德行。"彈劾王僧達說："憑藉高門大族的庇蔭，人品却是冗才末

流。”朝士没有不害怕他的筆鋒的。

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馳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争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户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

轉任右衛將軍。年輩和地位本來在何偃的前面，孝武初年，何偃任吏部尚書，劉瑀謀求侍中的職位但没有得到。跟何偃一起隨從皇帝郊祀，當時何偃乘坐車子走在前面，劉瑀趕着馬落在後面，相距數十步，劉瑀踢着馬趕上了他，對何偃説：“您的車子怎麽跑得這麽快？”何偃説：“牛好，駕馭的技術又精，所以快啊。”接着，何偃問他：“您的馬怎麽這樣慢呢？”他回答説：“駿馬被籠頭和繮繩束縛住了，所以落在後面。”何偃説：“怎麽不拿鞭子抽打使它日行千里呢？”他回答説：“一踢自然能到青雲之上，何至於跟劣馬争路呢！”但後來還是很不得志，於是對所親近的人説：“人做官，不出則當進，不進則當出，怎麽能够長期處於門檻上！”因此要求去益州。到走的時候，很不高興，到江陵給顔竣寫信説：“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於荆州，在用梓油塗飾的帳幕下，他若是做出謝宣明的面孔對着我，令齋帥用長刀拉我下席，對我來説有什麽關係？衹恐怕匈奴輕視漢朝罷了。”後來，因爲搶奪别人的妻子作妾而被罷了官。

後爲吴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後任吴興太守，侍中何偃曾經考評他説：“應錯综比較當代有名望的人。”劉瑀大怒説：“我跟當代有聲望的人有什麽可比較的！”於是跟何偃絶交。他的族叔秀之任丹陽尹，劉瑀又給親戚朋友寫信説：“我家黑臉阿秀竟然居於劉安衆處，朝廷不是大有人才。”

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那一年，劉瑀背上發了毒瘡，何偃的背上也發了毒瘡。劉瑀的病已經很重，聽説何偃死了，歡呼跳躍，激動不已，於是也死了。謚號爲剛。

劉祥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韵剛疏，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劉祥，字顯徵，是式之的孫子。其父劉敳，任太宰從事中郎。劉祥年輕時愛好鑽研文章學問，性情剛强粗疏，言語輕薄，行爲放肆，不避高低。齊建元年間，任正員郎。司徒褚彦回入朝，用腰扇遮擋太陽，劉祥從旁邊走過，説：“作如此舉止幹什麽喲？羞於没臉見人，用扇子擋住有什麽好處。”彦回説：“寒士不謙遜啊。”劉祥説：“不能殺袁粲、劉彦節，怎麽能够免爲

寒士?"

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奂爲尚書僕射，祥與奂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永明初年，撰寫《宋書》，譏議并斥責禪代之事，尚書令王儉秘密地將這事啓奏皇上，皇上心裏怨恨却不予追究。任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劉祥之兄劉整任廣州刺史，死於官任上，劉祥向劉整的妻子索取將劉整遺體接回故鄉的開銷，事情傳聞到朝廷。又對朝中士大夫多所貶低、輕視。王奂任尚書僕射，劉祥跟王奂的兒子王融同乘一車，行到中堂，看見路上有人驅趕驢子，劉祥説："驢，你好自爲之，像你這樣的人才，早已做到了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托他的懷抱。其中譏議時政的篇章説："世上稀有的寶貝，如果不適合時宜就一定價格低賤；偉於世俗的人才，如果没有聖人的賞識就會淪落。所以美玉在楚國的山谷裏被黜退，章甫在越人那裏就没有用場。"有人將《連珠》向皇上報告了，皇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啓奏他的罪過，將他交付廷尉治罪。皇上又另外派人送敕令給劉祥説："我决定赦免你的死罪，讓你到萬里之外去反省自己的過錯。你若能改變思想和行爲，會讓你回來的。"於是流放廣州。由於不得意，就整天毫無節制地飲酒，没過多久就死了。

劉秀之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并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慼不歡宴者十年。

劉秀之，字道寶，是穆之叔伯弟兄的兒子。其祖父劉爽，是山陰縣縣令。其父劉仲道，是餘姚縣的縣令。秀之少年時孤寒貧苦，十歲時與小夥伴們在家門前面的江中小洲上游戲，忽然有一條大蛇出現了，來勢非常凶猛，小夥伴們都大驚失色，呼喊着跌跌撞撞地奔逃，獨有秀之不動，衆人都認爲他不同尋常。東海人何承天很瞭解他，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其兄欽之任朱齡石右軍參軍，跟齡石一道失敗陣亡，秀之因爲其兄的死去而感到哀傷，一連十年不參加歡樂的宴會。

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决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

宋景平二年，拜任駙馬都尉。元嘉年間，兩次任建康縣令，政績好，有聲望。孝武鎮守襄陽時，用他任撫軍録事參軍、襄陽縣令。襄陽有個六門堰，灌溉良田數千頃，水壩因爲年代久遠而崩壞，公田和私田都因無水灌溉而荒廢。孝武

復，雍部由是大豐。

派遣秀之修復水壩，雍州管轄的地區因此獲得大豐收。

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

後來，拜任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授都督銜。漢川發生大饑荒，秀之親自帶頭節約。在此以前，漢川完全用絹作貨幣，秀之限定用錢，百姓認爲這樣方便。

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

二十七年，大規模北侵，派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接受秀之指揮，軍威震蕩汧山隴水一帶。

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還益州刺史，折留奉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并都下貧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悦焉。

元凶弒父叛亂，秀之當天就起兵，要求開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允許。事變平定以後，遷任益州刺史，臨走前留下俸禄二百八十萬付給梁州鎮庫，除此以外，他一無所有。梁州、益州富饒，前任和後任的刺史没有誰不是大肆謀求積聚財富的，多的人達到萬金。他們帶去的幕僚都是京城裏的下等貧寒之人，派下去任郡縣長官，都能隨便地自行積聚。秀之處理政務整齊嚴肅，無論遠近都感到高興。

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遥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

南譙王義宣割據荆州發動叛亂，派使者向秀之徵調軍隊，秀之斬了他的使者。因爲起義的功勞，封爲康樂縣侯，遷升爲丹陽尹。在此以前，秀之的堂叔穆之任丹陽尹時，跟子弟們在大廳上宴會，大廳的柱子上有一個穿孔，穆之對子弟和秀之説："你們試着用栗子遠遠地向柱子投過去，能投入穿孔的將來一定能得到此郡。"祇有秀之投進去了，穆之的話竟然應驗。當時朝廷賒買百姓的東西不還錢，秀之認爲這不合適，他向朝廷陳述對此事的建議，言辭很痛切。朝廷雖然采納了他的建議，但最終没有付諸實施。

還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疑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

遷任尚書右僕射。當時制定法令，對於判處百姓殺害長官罪的條文有疑義，參加討論的人説如果恰好遇上大赦的時候應該以流放論處。秀之認爲"法律條文雖不明顯寫出百姓殺長官的意思，如果遇上大赦祇以流放論處，就跟殺了人還悠閑自在没有一點不同了。百姓敬重官長，將官長比做父母，行施殺害長官的人即使遇到大赦，也應當長期交付尚方看管，强制從事勞役，一直到他自然死亡爲止。并判家中男口補充兵役"。朝廷依從了他的建議。

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

後來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銜。即將徵拜爲左僕射，恰好就在這時逝世了。追贈爲司空，謚號爲忠成公。

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秀之粗野而没有風度，但思想堅定正確，辦事能力很强。皇上因爲他爲官清白廉潔，家裏没有剩餘的錢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封爵傳到他孫子那一代，齊朝受禪，封國被取消。

徐羨之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

徐羨之，字宗文，是東海郡郯縣人。其祖父徐寧，是尚書吏部郎。其父徐祚之，是上虞縣縣令。羨之任桓脩部下的撫軍中兵參軍，跟宋武帝在同一官署，很注意跟武帝親近結交。武帝北伐的時候，稍微升遷爲太尉左司馬，掌管留守的事務，作爲劉穆之的副手。

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

皇帝提議北伐，朝中士大夫多數勸阻，衹有羨之默然不語。有人問他爲什麽不説話，羨之説："現在荆州、雍州兩方叛亂都已經平定。開拓了上萬里的疆土，衹有小小的羌族還没有平定。主公因此而寢食不安，怎麽可以輕易參預他們這些反對派的議論?"

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

穆之逝世後，皇帝想用王弘接任他的職務。謝晦説："休元輕薄浮躁，不如徐羨之。"於是用羨之任丹陽尹，總管留守事務，帶着二十名披甲執兵器的衛士隨從出入，并加授尚書僕射。

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癎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的妻子周氏生了個兒子，起名叫道扶，年僅三歲，就得了癲癎病。周氏因爲他的病治不好，就挖個坑活埋了他，被道扶的姑母雙女所告發，官吏判決將周氏斬首并在市場上陳尸示衆。羨之建議説："秉着自然的愛心，豺狼對其幼崽尚且仁慈，按周氏犯罪手段的凶惡殘忍，應該給予明正典刑處決示衆。但臣認爲在法律之外還應該通達情理，母親受到死刑，是由於兒子而被公開正法。按照做兒子的道義，這兒子哪裏有地方讓自己容身呢? 我認爲可以特别對待，將她流放到邊遠地區去。"聽從了他的建議。

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

武帝即位後，封他爲南昌縣公，任司空、録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從布衣寒士起家，又没有學問，衹因爲有器度，所以一旦居於朝廷之

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嘆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

上，朝廷和民間都推崇佩服，都説他有當宰相的聲望。羨之深沉寡言，不將憂愁或喜悦在神色上表現出來。他比較精於下棋，但在看别人下棋時却常常像没看懂似的，不説話，當時的人們因此而特别推重他。傅亮、蔡廓曾經説徐公通曉萬事，并善於安撫有不同意見的人。曾跟傅亮、謝晦等人在宴會上相聚，傅亮、謝晦才學廣博，善於辯論，羨之風度隨和，安詳莊重，適當的時候纔講話。鄭鮮之感嘆地説："觀察徐、傅二人的言論，不再以學問作爲長處了。"

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宫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官内月一决獄。

武帝病重時，給他配備了三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武帝晏駕時，他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時被囑托爲顧命大臣。少帝詔令羨之、傅亮等率領衆官員每月一次判决獄訟案件。

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内。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

少帝後來缺乏德政，羨之等人將圖謀廢黜他而另立新君，但廬陵王義真多有過失，不能勝任統治全國的重任。於是先廢掉義真，然後廢黜少帝。當時謝晦任領軍將軍，以府舍内房屋破敗應該修理爲藉口，將家中人口全部遷移出去，而把將士們聚集到府内。檀道濟以先朝老將的資格，憑威力可以懾服宫中和臺省，况且他有軍隊，因此召他入朝把這些計劃告訴他。廢黜少帝以後，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同意。文帝即位以後，加封他爲南平郡公，他堅决辭讓加封。官吏奏請皇帝車駕按照武帝時代的慣例親臨華林園處理案件，詔令像以前一樣由徐、傅二公暫時代理審訊。

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吴興太守王韶之等，并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

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將政權歸還給皇帝，三次奏請纔得到允許。羨之仍然退位，退回到自家府第。其兄之子佩之及程道惠、吴興太守王韶之等，都説不合適，極力勸勉他繼續留任。他再次奉詔代皇帝處理政務。

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數月間再肆鴆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皭爲黄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

三年正月，皇帝因爲羨之、傅亮、謝晦等人在數月之間兩次放肆地用毒酒殺害其皇兄，下詔公布他們的罪惡，懲罰他們。這一天，詔令傳唤徐羨之到西明門外，當時謝晦之弟謝皭任黄門郎，正在值班，報告傅亮説："宫中有異常安排。"傅亮馳馬通知羨之，羨之乘宫人的問訊車

竃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羡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

出城，步行到新林，走入陶竃中自己上吊而死，時年六十三歲。羡之起初不接受詔命，皇上派遣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趕他，對他進行討伐。他死了以後，鄉下百姓將消息報告上去，朝廷下令用車子將他的尸體拉回來交付廷尉。

初，羡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羡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鷄犬亦盡，唯羡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鸛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唤，竟以凶終。

原來羡之年輕時，曾有一個人來告訴他説："我是你的祖父。"羡之拜見。這個人説："你有貴相，但有大難，應將二十八文錢分埋在住宅四角上，可以免除災禍。過了這一關就可以達到人臣的最高地位。"後來羡之隨父親到上虞縣，住在縣城裏。曾經出去過很短的一段時間，而賊兵從那以後就攻破了縣城，城裏的人無一幸免，鷄犬都被殺盡了，衹有羡之在外面得到保全。又曾跟隨任臨海樂安縣縣令的堂兄履之去上任，路過一座山，看到一條一丈多長的黑龍，頭上有角，前面兩脚俱全，後面没有脚，拖着尾巴行走。拜任司空以後，將從守關入朝，彗星辰時出現在危宿的南面。還有，正當舉行拜任儀式的時候，一對鸛鳥飛集到太極殿東面的鴟尾上鳴叫。所以他最後還是以凶死告終。

徐佩之

羡之兄欽之位秘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羡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羡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己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羡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

羡之兄欽之官至秘書監。欽之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因爲他是姻親，屢次加以寵任，曾任丹陽尹。景平初年，因爲羡之主管政府事務，他也稍微參預了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成朋黨。當時謝晦病了很久，連連針灸，禁不起見客的勞累，不大出來，佩之等人懷疑他推説有病而實際上有謀叛的意圖，與韶之、道惠同乘一車到傅亮那兒，説是羡之的意思，想叫他作詔書誅滅謝晦。傅亮説："我們三人同受先帝遺詔，豈可自相殘殺。"佩之等人纔停止了殺謝晦的陰謀。羡之被殺以後，文帝特别赦免佩之，衹是免去官職而已。那年冬天，佩之謀反的事暴露了，因此被誅殺。

徐逵之

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并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

佩之弟逵之娶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任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都年幼，因爲逵之是女婿，將對他委以重任，想先使他立功。到討伐司馬休之的時候，令他統率軍隊作先鋒，等攻克

鋒，待克當即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以後就授予荆州刺史職務，結果在陣上被害。追贈爲中書侍郎。其子名湛之。

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

徐湛之，字孝源，幼年時就成了孤兒，受到武帝的疼愛。常跟江夏王義恭一道，吃飯睡覺都不離開皇帝身邊。永初三年，詔書説公主是一家的嫡長女，况且湛之是爲國獻身死節者的後代，因此封爲枝江縣侯。一連幾年，與其弟淳之同車行止，有一次牛奔跑起來把車子翻倒了，左右人急忙馳馬來救護。湛之首先令左右救出其弟，衆人都感嘆他年幼而有見識。長大以後閲讀了許多文章義理，善於自處以等待時機，侍奉祖母和母親，以孝順聞名於世。

元嘉中，以爲黄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秘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宫，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

元嘉年間，用他任黄門侍郎。以祖母年老，而任官要在朝廷值班不便侍養爲理由推辭，没有拜任。後來拜任秘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之位，受到文帝的禮敬，家裏的事無論大小都一定要跟她商量以後纔施行。西征謝晦時，令公主留在臺省之内，代爲總管六宫，每當有不順意的時候，就放聲大哭，皇上很怕她。

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往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見文帝，因號哭下床，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原來武帝卑賤時非常貧窮，曾經親自到新洲割蘆葦，所有的粗布衣襖，都是敬皇后親手製作的。武帝富貴以後，將這些粗布衣襖等交給公主保存，説："後世如有驕横奢侈不知道節制的，可以拿這衣服給他看。"湛之受到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的愛護，跟劉湛等人相互之間比較附合。到他們受到懲罰時，事情牽連到湛之。文帝大怒，將要把他處死。湛之憂慮、害怕，想不出辦法來，就將此事告訴了公主。公主當天就進宫，等見到文帝時，當即從坐床上大哭着走下來，不再施行臣妾見皇帝的禮節，把用錦囊盛着的武帝的粗布衣服，摔到地上給皇上看，并且哭着説："你家本來貧賤，這是我母親替你父親做的這粗布衣服。今天有一頓飽飯吃了，就想殘害我兒子！"皇上也大哭，湛之因此得到保全。

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强，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吴富

兩次遷任太子詹事，不久就加授侍中職務。湛之善於寫書信，他寫的文章，讀起來文辭順暢，音節嘹亮。作爲貴戚豪强，他的産業是很豐厚的，他的屋宇園池，朝廷顯貴中没人可比得

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并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棋，官至秘書監。

上，伎樂之妙，也爲當時第一，無人可及。門客幕僚有千餘名，都是三吴一帶的富家子弟，儀表端正，舉止優美，衣服鮮艷華麗。每當行游出入的時候，道路上里巷間都滿是他的人。碰上道路泥濘的下雨天氣，全部乘坐侍從所乘坐的車。文帝常常嫌他奢侈過度。當時有安成公何勗，是何無忌的兒子，臨汝公孟靈休，是孟昶的兒子，都是奢侈得出了名的豪强，與湛之在肴膳、器服、車馬方面相攀比。都城的人替他們編了一首順口溜，說："安成的飲食，臨汝的器物。"湛之的奢華之美兼有何、孟二家的長處。何勗官至侍中，追謚爲荒公。靈休善於下棋，官至秘書監。

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爲"初通其謀，爲誘引之辭，曄等并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便以關啓，懼成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慺慺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耻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㬅放，伏待鈇鑕。"上優詔

湛之後來遷任丹陽尹，加授散騎常侍，因爲在公主的喪期之中，没有拜任。過了葬期以後，再次授予上述職務。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開始跟他同謀，後來揭發那些事，所陳述的很多事没有全部揭露，被范曄等人的供辭牽連進去了。有關衙署認爲湛之參預逆黨的活動，事情已經發生了多年，最後纔回頭來報告，并且有很多隱瞞，請求免去其官職，削除其爵位，交付廷尉審判。皇上不允許這樣做。湛之到殿前上疏請罪，以爲"起初知道他們有陰謀，說了些引誘他們說出實情的話，范曄等人都怨恨我，陰謀陷害我。還有從前義康剛剛南出的時候，皇上敕令臣入館跟他作伴以便安慰，他的懇切情意和謀反的思想，許多都表現在言談話語之中。他送給臣利刀，希望我跟他投合。臣苦苦地諫阻勸說，堅決拒絕。并且認爲他這是怨憤所致，不值得憂慮，如果把這些稟報上來，又害怕造成虛假的冤案。不是因爲接受了他的禮物，就委婉地替他掩蓋和隱瞞。他又令我向范曄致意，解釋原來交往中的遺憾；令我向蕭思話致意，遺憾的是結親家的意思没有說明。我以爲這些心懷僥幸的話也不值得宣揚。陛下重視并愛惜兄弟之情，這是全國都知道的，對藩國的禁令寬鬆不煩，親情和政治都協和暢通。又因從前得到他的眷念顧惜，不可以自動絕交，所以言語書信，時時互相往來。有時話說得少但含意很深，旨意深刻而文辭淺顯易懂，文辭語氣之間，往往難於測識。臣回想自己心裏

不許。

沒有不正當的錯誤念頭，所以沒有稍微自避嫌疑，耿耿忠心，完全像此文稟報的一樣。臣雖然才能低下，也并非如木石一般不通人情，難道不知道污點難於掩蓋，伏劍自殺倒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慚愧地活着，忍此餘生，實在不是苟且地吝惜這一微賤的薄命，而藉故拖延時間。確實是因爲負此罪名如灰滅般地死去，留下的耻辱正不斷而來，所以貪圖活命，以便能够稍微自我表白申訴。我請求得到處死或流放，伏首等待受刑。”皇上寬容詔答，不批准他的要求。

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爲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并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二十四年，守孝期滿，除去喪服，轉任中書令、太子詹事，出任南兖州刺史。妥善的政策法令都得到嚴肅推行，既注重威嚴又施加恩惠。廣陵從前有座高樓，湛之再對它加以修繕整治，可以登樓南望鍾山。城北有湖澤，水物豐盛，湛之又興建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樹竹木繁茂，芍藥花成行。湛之在這裏招集文士，盡情賞玩以快心適意。當時有個僧人叫釋惠休，善於寫文章，湛之跟他交情很深。孝武命令讓他還俗。惠休原來姓湯，後來官至揚州從事史。

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算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

二十六年，湛之入朝任丹陽尹、兼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國太武帝進軍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兵守衛石頭城。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自家部隊來投奔，魯爽等人是魯軌的兒子，湛之認爲他們是朝廷制定的戰勝敵人的謀略所特別獎勵引進的人，自己不敢隨便申述殺父的私仇，請求退避到鄉下去。皇帝不批准。

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并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并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

轉任尚書僕射，兼護軍將軍。當時的尚書令何尚之因爲湛之是國戚，極受皇上信任，想把朝政推給他負責。湛之認爲尚書令對於朝廷事務沒有不該總管的，又把政務歸屬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請朝廷將他們一并罷免。詔令却使湛之與尚之一起受理訴訟。尚之雖任尚書令，仍將朝廷事務完全歸屬湛之。

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并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并居權要，世謂之江、

起初，劉湛被處死，殷景仁去世，文帝任用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人，後來又有江湛、何瑀之。自從范曄被誅殺，炳之被罷免，演之和瑀之都去世了。到這時，江湛任吏部尚書，與湛之一起居於權要地位，世人稱之爲江、徐。皇上常

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

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并被愛，而鑠妃即湛妹，湛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决。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常生病，湛之便常常侍奉醫藥。

二凶用邪術加害皇上的事被揭發以後，皇上想廢黜劉劭，賜劉濬死，而孝武得不到寵愛，屢次被外放出任外藩，不許在都城停留。南平王劉鑠、建平王劉宏都是皇上喜愛的人，而劉鑠之妃就是江湛之妹，江湛勸皇上立他，徵召劉鑠從壽陽入朝。劉鑠到京以後又不稱皇上的心，因此皇上又想立劉宏，但又嫌他不是按長幼順序當立的人，議論了很久都没有決斷。皇上與湛之商議，有時連日連夜地進行。每到夜晚，令湛之親自拿蠟燭繞着墻壁行走檢查，擔心有竊聽的人。劉劭入宫殺父的那天早晨，因爲先一天夜晚皇上與湛之秘密商談，到天亮時燭光還未熄滅。湛之驚慌之中起身奔向北門，没來得及開門，就被害了。時年四十四歲。孝武帝即位，追贈爲司空，謚號爲忠烈公。其子聿之被元凶殺害。聿之的兒子名孝嗣。

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床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侯，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襪，爲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

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彦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

孝嗣，字始昌。父親被害時，孝嗣正孕育在母腹之中，母親年輕，想另行改嫁，不願意有孩子，從床上跳下地無數次，又用擣衣的棒槌舂擊自己的腰，并且服用墮胎藥，胎位却更加牢固。所以出生以後，小名就叫遺奴。

孝嗣年幼的時候就挺然自立。八歲時繼承枝江縣侯的爵位，進見宋孝武，登上殿前臺階就流淚，一直流到就座的時候。皇帝很喜歡他，命他跟康樂公主成親，拜任駙馬都尉。泰始年間，因爲上殿時不穿襪子，被書侍御史蔡準參奏，并受到罰金二兩的處罰。

孝嗣的姑母嫁給東莞人劉舍，劉舍之兄劉藏任尚書左丞，孝嗣到他府上拜訪他。劉藏事後對劉舍説："徐郎是當尚書令和僕射的人才，三十來歲就可以主持政事，你應該好好地結交他。"昇明年間，任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兼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年，屢次遷升，任長兼侍中。孝嗣善於小步快走，儀表嫻雅，與太宰褚彦回相同。尚書令王儉對人説："徐孝嗣將來一定會任宰相。"轉任御史中丞。武帝問王儉説："誰能接任您的職務?"王儉説："臣魂歸

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

出爲吴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彦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

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宫，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黄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

武帝崩，遺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厘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悦。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并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

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受。

東都之日，大概是徐孝嗣吧。”

出任吴興太守，王儉贈給孝嗣一首四言詩説：“方軌叔茂，追清彦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當時人們將它比作蔡子尼的行狀。孝嗣在郡有能吏的名聲。

王儉去世，皇上徵召孝嗣任五兵尚書。就在那一年，敕令撰寫自東晋南遷江左以來的儀典，令咨詢孝嗣。第二年，遷任太子詹事。跟隨武帝巡視方山。皇上説：“我起先營建這山的南面，然後再建離宫，建成之後，應該超過靈丘。”靈丘山湖，就是新林苑。孝嗣回答説：“繞黄山，到牛首，是盛漢的故事。目前江南土地不廣，願陛下稍微再留點精神經營國事。”皇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竟陵王蕭子良待他很好。孝嗣歷任吏部尚書，右軍將軍，兼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務多半委托他處理。

武帝崩，遺詔用他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任丹陽尹。明帝圖謀廢黜鬱林王，派遣手下人莫智明將這計劃告訴孝嗣，孝嗣奉旨無所更改，當即回家起草太后詔令。明帝進入宫殿，孝嗣身穿軍服跟在後面。鬱林王死後，明帝等待太后的詔令，孝嗣從袖子裏取出來進獻給他，皇帝非常高興。當時商議將高帝、武帝的子孫全部殺掉，孝嗣堅决保護他們，所以能够平安無事。因爲廢立的功勞，封爲枝江縣侯，隨帶五十名披甲執兵器的衛士進出宫殿。轉任左僕射。明帝即位，將他晋升爲公爵，配給二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另加衛兵一百人。從前拜授三公纔到殿前，到這時，皇帝特别下詔，叫他跟陳顯達、王晏一同到殿前拜授。當時王晏任尚書令，在人們心目中的名望不及孝嗣，王晏被殺以後，孝嗣轉任尚書令。孝嗣愛好文章學術，器量寬弘高雅，不以權勢自居，所以能被明帝時代容納。

原先在率府的時候，午後睡在房子的北墻下，夢見兩個小孩子急忙跑來對他説：“快移開您的床。”孝嗣大驚，立即起床，聽到墻壁有聲音，纔走開幾步，墻壁就崩塌下來壓倒床了。建武四年，朝廷授予他以原來的官職享受開府儀同三司的待遇，他推辭不受。

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托，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

當時，魏軍連年侵擾，國家財用困乏空虛，孝嗣上表提出建立屯田制度。皇帝已經病重，戰事没有結束，他的主張最終没得到推行。到皇帝駕崩，受遺命托付，再次表明開府的命令，并加授中書監。永元初年輔佐朝廷政務，從尚書下省搬出，住到宮城南宅，不能回家。皇帝無德，孝嗣不敢勸諫，江祏被殺以後，他就心懷憂慮和恐懼，但没有在神色上表現出來。始安王蕭遥光反叛，衆人心裏都惶恐疑惑，看到孝嗣入宮纔安心，但是朝廷裏已是一幫小人掌權，孝嗣已經不能控制了。

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决。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

當時孝嗣認爲皇帝最終會攪亂朝廷的綱常，便想要廢黜他。孝嗣與沈文季都在南掖門，他想邀文季利用城門作爲內應，一連四五次用目光示意，文季常常用其他的話來打亂他的話，孝嗣便不說了。進位司空，他堅决推辭。要求解除所任丹陽尹職務，没得到批准。孝嗣是文人，不顯露不同政見，所以名聲和地位雖然很高，却還没有受到禍害。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量也有武勇，向他陳說事機，勸他實行廢立的大事。孝嗣遲疑不决，說一定没有動用武力的道理，一定要等到少主出游的時候，關閉城門，召集百官聚會商議廢黜他。雖然有這個想法，却最終不能决斷。那幫小人也略有些恨孝嗣，勸皇帝除掉他。那年冬天，孝嗣入華林省，皇帝派茹法珍送毒藥去叫他自殺，孝嗣臉色不變，對沈昭略說："始安王起事的時候，我想打開城門響應他，賢叔如果跟我同心，便没有今天的遺恨了。"孝嗣稍微能喝些酒，飲藥到一斗多纔死。於是下詔說因爲有罪而處死了他。在那時候凡是被殺的人，都被取下蟬冕，剥掉衣服，衆人心裏素來敬重孝嗣，所以能够無所侵犯。

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并拜駙馬都尉，俱見殺。

他的長子徐演，與齊武帝之女武康公主成親，位至太子中庶子；第三子徐況，與明帝之女山陰公主成親，并拜任駙馬都尉，這時都被殺害。

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温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

孝嗣被殺，衆人都害怕受到牽連，没有人敢來吊喪，衹有會稽人魏温仁來奔喪，并用私人的錢財幫他經辦喪葬之事，受到當時人的稱道。

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吴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决之。"

起初，孝嗣恢復了從前的封爵，叫他原先的下屬吴興人丘叡用蓍草占卜這封爵當傳幾代。丘叡説："恐怕您這一輩子都保不住。"孝嗣聽了以後臉色變得很難看，過了一會兒纔緩緩地説："正因爲有此顧慮，所以纔請您來判斷。"

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

中興元年，和帝追贈孝嗣爲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令增加四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配備羽葆儀仗、鼓吹樂隊，定謚號爲文忠，改封爲餘干縣公。

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其子徐緄，在梁朝做了官，歷任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號爲頃子。

徐君蒨

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讌，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於弘也。

徐緄之子君蒨，字懷簡，從小聰明好學，特别擅長於編訂大部書籍，凡有提問，没有回答不出來的，并善於彈琴唱歌。任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他比較愛好音樂和女色，侍妾好幾十個，都頭戴金翠首飾，身後拖着綾羅綢緞，使用與玩賞的物品全是用金銀做成。他飲酒數升便醉，却關起門來整天酣飲歌唱。每當遇到喜樂之事，便要飲酒一斗以上。有時跟歌妓同乘一車出外任意游賞，荆楚一帶的山川名勝，没有他没游玩過的地方。那些愛好游玩的朋友和賓客，很難得見到他。當時襄陽魚弘也以豪華奢侈而被世人稱道，於是府中流傳歌謡説："北路的魚，南路的徐。"但是他的服用和玩賞之物次於魚弘。

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君蒨在辭令方面長於巧辯，湘東王曾有一次出征，有人帶着婦女跟隨其後。湘東王説："才能有愧於李陵，不能事先將女子殺了；將略遠不如孫武，却想驅使婦人上戰場。"君蒨接着便説："項羽是壯士，還有對虞姬的愛情；紀信的成功，也憑藉婦人的力量。"君蒨的文才是一府裏面最有名的，特别是具有輕薄艷麗的文才，他所作的新歌巧於變化，人們多能背誦。他最後是死在官任上。

傅亮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晋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是晋朝的司隸校尉傅咸的玄孫。其父傅瑗以學術成就爲世人所知，位至安成太守。傅瑗跟郗超要好，郗超常到傅瑗家去，見其二子傅迪與傅亮。傅亮那時四

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逾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

五歲的年紀，郗超令人脱下他的衣服拿了走，他一點吝惜的神色都没有。郗超對傅瑗説："您的小兒子將來才名和官位會遠遠超過其兄，但保家最終還在大兒子。"傅迪，字長猷，宋代初年官位終於五兵尚書，追贈爲太常。

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禄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宫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

傅亮廣泛閲讀經書史籍，尤其善於寫文章。義熙年間，屢次遷升至中書黄門侍郎，在西省值班。宋武帝因爲他長久值班的勞績，想用他爲東陽郡太守。先把這事告訴傅迪，傅迪大喜，回來就告訴傅亮，傅亮不回答，立即騎馬去見武帝，陳述不高興出京的理由。武帝笑着説："我認爲你需要增加俸禄纔這樣安排啊，你能够這樣，很合於我的希望。"用他任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建立之初，任侍中，兼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跟隨武帝回到壽陽以後，武帝有受禪的意圖，却難於自己開口明説，於是召集朝廷大臣宴會飲酒，在席上平静地説："桓玄突然篡位，政權已經轉移，我首先提倡大義，恢復皇室的地位使它再度興起，現在我年老體衰，想回到京師養老。"群臣衹是極力稱贊武帝的功勛和品德，没有人理解這番話的意思。傅亮領悟了他的心意，這天天黑宫門關閉之後，他叩門請求武帝接見，説："我眼下該回都城。"武帝知道他的意思，不再説别的，衹説："需要派幾個人送你?"傅亮説："必須要有幾十個人。"於是奉命告辭。出來以後，夜裏看見彗星從天空横貫而過，拍着大腿説："我平常不信天文，現在纔相信了。"傅亮到都城後，朝廷就徵召武帝入朝輔政。

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彦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秘書監。

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并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

永初元年，加授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到中書省值班，專門主管起草詔命。武帝讓傅亮總攬國家權力，允許他在省内接見賓客。神獸門外，每天早晨載人來辦事的車子常有數百輛之多。武帝被選拔任用的初期，文章都是參軍滕演起草，北征廣固時，完全委托長史王誕，從此以後直到受命稱帝，表策文誥，都是傅亮的文辭。滕演，字彦將，是南陽西鄂人，位至秘書監。

二年，加授傅亮爲尚書僕射。武帝病危時，他與徐羨之、謝晦一同接受遺詔，配備二十名佩帶班劍的衛士。少帝即位後，他進位中書監、尚

書令，領護軍將軍。

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

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内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

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内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書令，兼護軍將軍。

少帝被廢以後，傅亮奉迎文帝，在江陵城南建立行臺，題爲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官到文帝門前拜獻表文，容貌舉止莊重嚴肅，氣勢很大。文帝在即將下車時接見傅亮，哭泣之哀感動左右。接着問義真死去和少帝被廢的經過情況，悲號嗚咽，使侍立兩側的人没有誰忍心仰頭看他，傅亮汗流浹背不能回答。於是皇帝在到彥之、王華等人中安排自己的親信。回到都城以後，徐羨之問他當今皇帝可以跟誰相比，傅亮説："晋朝的文帝、景帝以上的人。"羨之説："一定能够明白我們的忠心。"傅亮説："不會這様。"

文帝即位後，封他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官員即爲左光禄府屬官，進爵位爲始興郡公，他堅決推辭進封。

元嘉三年，皇帝要殺傅亮，先傳唤他入宫晋見，省内有人把這消息秘密報告了他。傅亮以嫂嫂有病爲理由突然回家，同時派信使去告訴徐羨之，自己便乘車出城門，然後騎馬奔向其兄傅迪之墓。屯騎校尉郭泓逮捕了他。剛到廣莫門，皇上派的使者也來了，詔書告訴他説："憑着您到江陵接我即位的誠意，當使您的兒子們平安無事。"傅亮讀完詔書後説："我傅亮受到先帝在布衣之時的恩遇，於是接受臨終時的顧命托以國家大事。廢黜昏君而扶立明主，這是爲了國家的大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受到死刑，其妻子和兒女被流放到建安。

傅亮在剛剛成爲權貴的時候，其兄傅迪常常深切地告誡他，但他不能聽從。及至親眼看到世道艱難險惡之後，寫下了一篇題爲《演慎》的論著。到少帝失去了德政，他心裏懷着憂慮與恐懼。因爲值班而夜裏在宫禁中住宿，看到飛蛾撲向燭光而被燒死，於是作《感物賦》以寄托内心的憂思。當初侍奉着文帝的大駕，路途上作了三首詩，其中一篇有悔恨憂懼之辭。他知道自己將會覆滅，尋求退步抽身又没有合適的機會，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贊他們見微知著的美德。

傅隆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并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

傅隆，字伯祚，是傅亮的族兄。其曾祖傅晞，做過司徒的屬官。父親和祖父都死得早。傅隆少年時代孤獨貧寒，但有學問和品行。義熙初年，四十歲，任孟昶建威參軍，多次升遷至尚書左丞。因爲族弟傅亮任僕射，親戚不能相隸屬，徙爲太子率更令。

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黄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巨痛深，固無仇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絶，事理然也。"從之。

元嘉初年，任御史中丞，很得司直官的體統，轉任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百姓黄初的妻子趙氏，打死了其子黄載之妻王氏，遇到大赦。王氏有父母和兒子黄稱、女兒黄葉，依照法律應當將趙氏流放到兩千里之外去。傅隆建議説："禮教和法律的興起，本於自然，從人情事理中求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是從地裏冒出來的。父子是最親近的，形體雖分而呼吸相同，黄稱跟黄載的關係，就是黄載跟趙氏的關係，雖然是三代人，但形體還是一脉相傳。黄稱雖然因爲喪母而心靈受到巨大的創傷，感到深切的悲痛，但原本就没有仇視祖母的道理。假若石厚的兒子、金日磾的孫子，磨礪鋒刃挺刀相向，與他們的祖父不共戴天，那麽石碏、秺侯怎麽能够流名百世？從前的法令説殺害别人的父母，應流放到二千里之外，它不能施行於父子祖孫之間是很明瞭的。趙氏應當迴避王氏娘家的近親於千里之外。法令上也説凡是被判處流放的罪人，他們的同籍近親想相隨而去的就允許他們去，這又是大通人情事體的規定，是利用親戚關係以愛人之心來教育罪犯的措施。趙氏既然被流放，黄載作爲趙氏的兒子，怎麽能够不跟隨？黄載隨行而黄稱不去，難道是禮教所允許的？這樣，黄稱和趙氏之間最終是不能分開。趙氏雖然内心抱愧終身，黄稱雖然有畢生的沉痛，但孫子跟祖母的恩義，自然不能够永遠隔絶，事情的道理就是這樣。"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

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

外放任義興太守，有政績好的名聲。拜任左民尚書，因爲正在值班時接到地方上拿來合驗的假節，查對符節的人還没有到，他就將有關的文書交出去了，所以受到撤職、以平民身份供職的處分。不久，轉任太常卿，文帝將新撰寫的《禮

論》交給傅隆，叫他再留心斟酌。傅隆上表陳述了五十二條修改意見。

後致仕，拜光禄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後來退休，拜授光禄大夫，歸家養老。傅隆一生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別精通《周禮》、《儀禮》和《禮記》。八十三歲去世。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

檀道濟，是高平郡金鄉縣人，世代居住在京口。他小時候就成了孤兒，在守喪期間完全按禮儀行事，侍奉兄姊因爲和順細心而受到稱贊。宋武帝創建大義，道濟與其兄檀韶、檀祗等跟隨平定京城，都參與了武帝建武將軍府的軍事活動，多次升遷至太尉參軍，封爲作唐縣男。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悦，歸者甚衆。長安平，以爲琅邪内史。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任前鋒，所到之處，望風降服，一直攻進洛陽。議事的人説所獲的俘虜，應當全部殺掉將尸體堆作大墳作爲炫耀武功的大觀。道濟説："討伐罪人，慰問民衆，正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於是將俘虜都釋放了并發遣回家，因此中原一帶的人民感激、喜悦，歸順的人很多。長安平定以後，用他任琅邪内史。

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

武帝受命，因爲輔佐的功勞，改封爲永脩縣公爵，任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病危時，給他配備佩帶班劍的衛士二十名。出任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人商議廢立之事，暗示道濟入朝廷，把將要廢黜廬陵王義真的事告訴他，道濟多次陳述不能如此行事的理由，竟然不被采納。將要廢黜少帝的那天夜裏，道濟進入領軍將軍府就在謝晦那兒住宿，謝晦恐懼喘息得睡不着覺，道濟一躺下就睡熟了，謝晦因此而佩服他。

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

文帝即位，賜予他鼓吹樂隊一部，進封爲武陵郡公。他堅决推辭進封。道濟向來跟王弘要好，當時王弘正深受皇帝寵信，道濟便更加結交依附於他，每每挑撥中傷羨之等人，王弘也非常倚仗他。皇上將要殺徐羨之等人，召見道濟想命令他西討謝晦。王華説："不可以。"皇上説："道濟是跟隨别人行事的人，從前不是首謀，撫慰他并驅使他，一定没有什麽可顧慮的。"道濟到達京城的第二天，皇上殺了徐羨之和傅亮。接着就命令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作爲前鋒西伐。皇

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决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羡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上向道濟詢問計策，他回答説：“臣過去同謝晦一道跟隨先帝北伐，入關的十條計策，有九條是謝晦提出來的。他的才能與謀略明白練達，大概難於跟他匹敵；但是他不曾孤軍决戰取得勝利，打仗恐怕不是他擅長的。臣知道謝晦的智慧，謝晦知道臣的勇敢。如今臣奉王命出師討伐他，一定用不着對陣决戰就能把他擒獲。”當時謝晦以爲道濟會跟羡之同時被殺，忽然聽説他來陣前指揮，於是還未交戰就自動潰敗了。事件平定後，遷任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説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元嘉八年，到彦之侵犯魏國，已經平定黄河以南地區，後來又失去了。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上奪取地盤，轉戰到濟水上游地區，那時魏軍勢力强大，竟然攻克滑臺。道濟當時與魏軍打了三十多仗，多半都獲得勝利，軍隊打到歷城後，因爲軍需物資供應不上纔退回。當時投降魏國的人都説官軍已經完全没有糧食了，於是士卒憂慮畏懼，没有固守的意志了。道濟在夜裏吆喝着數籌碼量沙子，將剩下的少量的米撒在上面。到天亮時，魏軍見了他的糧堆，認爲他糧食有餘，所以不再追；又認爲投降他們的人胡説八道，於是將他們斬首示衆。

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尋陽。

當時道濟的兵力少而弱，軍隊中人心惶惶，非常害怕魏軍來追擊。道濟就命令軍士全部穿上鎧甲，自己身穿白袍乘着車子，從容不迫地突出包圍。魏軍害怕有埋伏，不敢進逼，就回去了。道濟雖然不能平定黄河以南地區，但保全了整個軍隊而回來，還是威名大震。魏國人很害怕他，畫了他的像來驅除鬼神。回朝進位爲司空，鎮守尋陽。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

道濟在前朝就立下了大功，權威和名望都很大，左右親信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幾個兒子又有才氣，使得朝廷懷疑害怕他。當時有人這樣看他，説：“怎麽知道他不是司馬懿那樣的人呢?”

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説，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宫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

文帝多年卧病在床，屢次經過危險期，領軍劉湛貪圖掌握朝廷政務，擔心道濟提出不同意見，還有彭城王義康也擔心皇帝去世後，道濟不再能够被控制。十二年，皇上病重，恰逢魏軍南伐，便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説：“高出於世

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鶴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中尊等八人并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并道濟心腹也。

人的功勛，這是道家所忌諱的，現在朝廷没有事却召你去，大概是災難到了。”道濟到達京城時，皇上的病已經好轉。十三年春天，即將派遣他回歸方鎮，已經離開江渚還没有啓程，有一種像是鶴鶏的鳥飛集到船上悲哀地鳴叫。恰逢皇上的病又發作了，義康假傳詔令召道濟入宫餞别，逮捕他交付廷尉，然後跟他的兒子給事黄門侍郎檀植、司徒從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混、征北主簿檀承伯、秘書郎中檀尊等八人同時被殺。當時人作歌謡説：“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的那一天，建鄴地震，地上長出白毛。還殺了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等，他們都是道濟的親信。

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脱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吴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

道濟被逮捕，怒氣衝天，目光像火炬一樣，頃刻間就獨自喝掉了一罎酒。於是脱下頭巾丢到地上，恨恨地説：“你自己毁壞你的萬里長城！”魏國人聽説這事以後，都説“道濟已經死了，吴國的那些小子們不足以再使人害怕了”。從此以後連年南伐，有到長江飲馬的志向。

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文帝問殷景仁説：“誰能够接替道濟的角色？”景仁回答説：“道濟因爲屢次有戰功，所以招來了威名，其他的人祇是没有被任用罷了。”皇帝説：“不能這樣説。從前李廣在朝廷任職，匈奴人不敢南下挑衅，後繼者又能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追到瓜步，文帝登上石頭城眺望，大有憂慮的神色，嘆息説：“若是道濟還活着，哪裏會到這一步！”

檀韶

韶字令孫，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内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侯，拜江州刺史，以罪免。

檀韶，字令孫，因爲平定桓玄的功勞被封爲巴丘縣侯。跟隨武帝出征廣固，率領他手下的軍隊首先登上城墻，因此位至琅邪内史。隨從武帝討伐盧循，因爲軍功被改封爲宜陽縣侯，拜任江州刺史，因爲犯罪而被免職。

韶嗜酒貪横，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檀韶嗜酒，貪婪强横，所到任職之處没有政績，皇上嘉奬他全家隨從起義，道濟又有大功，所以他特别受到寵信而被授以重要職務。去世。其子檀臻，字係宗，位至員外郎。檀臻之子名叫檀珪。

檀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爲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禄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嫓帝姻，而令子侄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爲安成郡丞。

檀珪，字伯玉，任沅南縣縣令。元徽年間，王僧虔任吏部尚書，用檀珪任征北板行參軍。檀珪告訴僧虔要求增加俸禄，没有如願，就給僧虔寫信説："我一家人雖然在文辭通暢方面不如别人，却愧居於武功發達之列。堂姑堂叔成群，三次跟帝王之家聯姻，却使他們的子侄餓死，竟然得不到一點恩澤。以至於腹扁如蟬腸空如龜，時間已經很長久了。飢餓的老虎能够嚇人，人們趕快就拿肉給它；飢餓的麒麟不會咬人，誰會丢下一根草給它？雖然一再處於孤立寒微之中，但是歷代國士之家，婚姻官宦方面，也不落後於他人。尚書您的同堂姊做江夏王的妃子，檀珪的同堂姑母做南譙王的妃子；尚書您的伯父任江州刺史，檀珪的祖父也曾任江州刺史。我跟尚書您本來人地懸隔，不大熟悉，至於婚姻仕宦方面都不會特别隔絶。目前雖然通顯與困窘處境不同，却還愧居於跟您同一類人之中，尚書您爲什麽這樣爲難我呢？"僧虔回信説："我與你素來没有怨恨，憑什麽要爲難你呢？祇是意見有些不同罷了。"於是用他任安成郡丞。

檀祇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檀祇，字恭叔，與兄檀韶、弟檀道濟都參加起義，封爲西昌縣侯，歷任至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之徒司馬國璠兄弟從北徐州邊界上偷偷地越過淮河，趁着天色陰暗，夜裏率領一百餘人從廣陵城墻上爬進城，叫喊着一直殺上官府的大廳。檀祇被射傷了大腿，告訴左右的人説："賊人乘夜色昏暗進城來，是想趁我們没有準備的時候突然襲擊，祇需打五更鼓使他們害怕，天亮一定會逃跑了。"賊聽到鼓響，祇以爲天亮了，於是奔逃，官軍追殺百餘人。

宋國初建，爲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内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宋國初建的時候，任領軍將軍。檀祇性格驕傲，爲人豪放，喜歡在外地任職自由隨意，不願意到朝廷内任職，因爲不得志，發病後自己不願治療，當年就在廣陵死了。謚號爲威侯。爵位世代相傳到齊朝受禪時，封國被取消。

論曰：自晋綱不綱，主威莫樹，

論曰：自從晋朝的王綱失去約束力以後，皇

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横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己有道，可謂位無虚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托，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宫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録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祗克傳胤嗣，其木雁之間乎。

上的權威就没有能够樹立得起來的，王室成爲禍亂的基礎，災難覆蓋整個江南。宋武帝一代創業之主，他的事功類似於滄海横流，改革紊亂的朝廷制度，使國家又歸於平治的道路。用晋元帝、晋穆帝時代的雄風，來改變太元、隆安以來的末俗，這大概是文宣公劉穆之的作爲吧，他配饗於宗廟，難道是平白無故的嗎？至於那些以才能自負而藐視别人的事，即使是周公旦來做也還免不了擔驚受怕，而以劉祥那樣的人處於當時那樣的處境，他能够以病亡告終也是很幸運的了。秀之實行自己的主張而使政治清明，可以説他的爵位不是憑空授予的。當徐、傅二公跪着接受武帝臨終囑托的時候，如果能够使武帝死而復生，他們一定會約定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等到處於權貴顯要之列、决定朝廷機宜、居於威震人主的地位，纔想到攘除朝廷的後患，防止自身的災禍，於是使失德之主有突然間失去皇位和性命的痛苦，使跛扈的諸侯并非風寒疾病而死，如果從國家存亡的根本利益來講，那麽道理就不同於此説了。湛之、孝嗣面對着時機不能决斷，既因此敗壞國家大事，又因此犧牲了自身，"反而使自己受到禍亂"，這就是他們本該當機立斷而不當機立斷的結果。道濟開始因爲被録用，所以能够忘記他的缺點，晚年受困於太大的名聲，以至於全家覆滅。檀韶、檀祗能够世代相傳承繼爵位，大概是因爲處於才與不才之間的原因吧。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子）瞻（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

王鎮惡是北海劇人。祖父王猛，在苻堅手下爲官，位居將相。父親王休任河東太守。鎮惡是五月份出生的，家裏人認爲這是世間所忌諱的事，想把他過繼給遠親。王猛説："這個孩子非同一般。以前孟嘗君也是凶月出生，結果却做了齊國的丞相，這個孩子將來能使我們家門第興旺。"所以取名爲鎮惡。鎮惡十三歲時，苻堅兵敗，鎮惡寄居在澠池人李方家中。李方對他很好，鎮惡對李方説："我如果遇上英主，必定要取萬户侯之位，到時候一定重重地報答你。"李方説："你是丞相的孫子，又有如此品貌風度，何愁將來不大富貴，到時候讓我當個本縣的縣令就心滿意足了。"

後隨叔父曜歸晋，客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横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鎮惡後來隨叔父王曜歸順晋朝，客居荆州讀了很多諸子兵法，喜歡討論軍國大事，騎馬射箭不是他的長處，但多謀善斷。宋武帝劉裕兵伐廣固，鎮惡當時任天門郡臨澧令。有人向武帝推薦，武帝召見并與他談話，對他的才能感到很驚異，於是就留他住了一夜。第二天武帝對僚佐們説："鎮惡是王猛的孫子，真是將門有後。"馬上派鎮惡任前部賊曹。又因抵禦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

武帝謀劃討伐劉毅，鎮惡説："您如果想對西楚一帶用兵，請撥給我百條戰船爲先鋒。"及至西討劉毅時，轉任鎮惡爲參軍事，派他率龍驤將軍蒯恩及戰船百艘爲前鋒進發。鎮惡受命後，

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

就晝夜兼行，故意放出風聲説兗州刺史劉藩西上就任。劉毅也就相信了，不知道將被襲擊。

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内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鬥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

鎮惡在離江陵城二十里地，下船步行而上。蒯恩的軍隊走在前面，鎮惡隨後，每艘船上留一兩個人，對着岸上樹起旗幟，安上軍鼓。鎮惡吩咐留下的人説："估計我們將到城下時，就長時間地戒嚴，好像後面還有大部隊一樣。"又分了一支部隊在後面，令他們燒掉江津的戰船。鎮惡等直奔城下，渡口的守兵和百姓都認爲是劉藩過來了，安然而不生疑。鎮惡部隊將到城下，正遇上劉毅的大將朱顯之馳馬奔來詢問劉藩在哪裏，軍士們都回答："在後面。"朱顯之走到隊伍的後面也没有看見劉藩，又望見江津的戰船被燒而又鼓聲大作，便知道不是劉藩西上就任，於是馬上飛馬回城報告劉毅，并下令關上城門。鎮惡帶着部隊也急奔進了城，進城後就藉風放火，燒掉了大城南門和東門。又派人將安帝的詔令和赦令及武帝給劉毅的親筆信共三件送給劉毅，而劉毅看都不看，都扔到火裏燒掉了。牙城裏劉毅的將士也不相信劉裕親自來征討他們。及至短兵相接時，鎮惡的軍士和劉毅的將士之間，有的是父子、兄弟關係，有的是表兄弟關係，於是互相邊打邊説話，知道武帝在後，這樣劉毅的將士們也就没有鬥志了。

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起先，劉毅所乘坐的馬在城外進不來，倉促逃跑時没有馬，就派人去要他兒子劉肅的馬，劉肅不給。朱顯之説："人家要你父親的命，你却捨不得馬，你想跑到哪裏去？"奪下劉肅的馬牽給劉毅，劉毅從大城東門逃出，到牛牧佛寺上吊自殺了。戰鬥中，鎮惡身中五箭，手上所握的長矛也折斷了。江陵平定後二十天，武帝劉裕的大軍纔到，鎮惡因平定江陵的功勞被封爲漢壽縣子。

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托風雲，并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

及至武帝劉裕北伐，鎮惡任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兼領前鋒。軍隊將出發，前將軍劉穆之説："當年晉文王將攻取蜀國的重任委托給鄧艾，現在大都督劉裕將收復關中的重任托付給您，您要努力做好。"鎮惡説："我們藉助風雲際會，都受到重用，如今咸陽如不能攻克，我誓不

錫不至，亦卿之責矣。”

渡江回歸。而三秦之地如果平定而明公不能被朝廷賜加九錫，這就是您的責任了。”

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澠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

鎮惡率軍隊進入敵境，戰無不勝，攻破了虎牢和栢谷塢。進入澠池，造訪老朋友李方家，進堂屋拜見李方的母親，并重重地酬謝李方，又封李方爲澠池令。車輛并行直取潼關，而軍糧缺乏，於是鎮惡親自到弘農縣督促收租。老百姓争着送來軍糧，這樣軍隊的糧草又充足了。

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

起先，武帝與鎮惡等人約定，假若要攻克洛陽，必須等待大軍到來，不可輕舉妄動。不久鎮惡等到了潼關，被北魏大將軍姚紹阻擋而不得前進，派人飛馳報告武帝請求糧草支援。當時武帝帶的軍隊要過黄河，魏軍駐扎在河的對岸，武帝不得前進。於是武帝叫鎮惡所派求援的人打開軍船的北窗指着河上的軍隊説：“我已經對他説過，不要深入敵境，目下對岸許多敵軍，我又如何能派出軍隊支援他。”鎮惡既已經得到了百姓送的公糧，敵將姚紹又病死了，由僞撫軍將軍姚讚代替姚紹守潼關，軍力還特别强盛。武帝軍至湖城時，姚讚帶兵撤退了。

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溯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并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内六萬餘户，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大軍駐扎在潼關，商量進軍計策，鎮惡請求率領水軍經黄河入渭水，直上渭橋。鎮惡的軍隊所乘坐的都是小戰船，駕船的人都在艙裏，逆渭水而上，船外看不見駕船的人。北方素來没有舟船，魏軍見了船無不以爲是神物。鎮惡指揮船隊到了岸邊，就命令將士飽食一頓後棄船上岸。渭水水流很急，空戰船都隨波流走了，這時鎮惡安撫將士們説：“這裏是長安城北門外，離家萬里之遥，而我們的戰船衣食都被水冲走，目前祇有決一死戰這條路，各位可立大功。”於是身先士卒，很快攻下了長安城。城内有六萬多户居民，鎮惡進城後撫慰剛剛歸降的軍民，軍令很嚴肅。鎮惡到灞上恭迎武帝入城，武帝慰勞他説：“助我成霸業的真是你啊！”鎮惡辭謝説：“這是明公的武威，諸將的勇力。”武帝笑着説：“你也要學馮異嗎？”

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

當時關中富足，鎮惡生性很貪婪，在城中搜刮的男女和財物不可勝計，武帝因爲他功勞大，也就置之不問。當時有人向武帝報告鎮惡私藏了

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

後秦皇帝姚泓的車輦，有不臣之心，武帝派人去看，纔知道鎮惡是剔下了車輦上的金銀飾物，而把車輦扔在墻邊，武帝這纔心安。

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捍禦之任。

武帝留二兒子桂陽公劉義真任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守長安。鎮惡任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捍衛長安的重任。

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

及至武帝大軍東歸，夏王赫連勃勃兵逼北地，劉義真派中兵參軍沈田子去抵禦。虜兵十分强悍，田子退兵駐扎在劉因堡，派人回長安報告鎮惡。鎮惡指着田子派來的使者對安西長史王脩說："武帝把十歲的小兒子交給我們輔助，應當同心協力，如今有人擁兵不進，賊寇怎麼能平定?"使者回去將此話報告給田子，田子心中很害怕。

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争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弘，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横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王猛任苻堅的丞相時，北方人將他比作諸葛亮。如今入關的功勞，又首推王鎮惡，當時人們的言談中對鎮惡都深有戒心。田子在嶢柳取得大捷，威名震動三輔，因此與鎮惡争功。武帝將東歸時，留下了田子與鎮惡，私下對田子說："以往鍾會不得作亂的緣故，是因爲有衛瓘等人在。俗話說：'一頭獸敵不過一群狐狸。'你等十多個人又何必懼怕王鎮惡。"因此鎮惡和田子二人常有互相猜疑之心。當時鎮惡駐軍在涇上，一次與田子在傅弘之營中會面，田子請鎮惡屏退隨從，隨之將鎮惡在帳中斬首，與鎮惡一同被殺的還有他的兄長王基，弟王鴻、王遵、王深，堂弟王昭、王朗、王弘，共七人。傅弘之急忙將此事報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身披鎧甲，登上横門，以觀其變。一會兒田子趕來了，報告說鎮惡謀反。王脩將田子抓起來，以擅自殺戮的罪名，將他斬首。這一年，正是晋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後來，朝廷追贈鎮惡爲左將軍、青州刺史。及至武帝即位，又追封他龍陽縣侯，謚號爲壯。傳封國至曾孫王叡，齊高帝即位後，封地被廢除。

朱齡石 朱綽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并爲西中郎袁真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世代爲將，伯父朱憲、朱斌都是西中郎袁真的將佐。桓温伐袁

將佐。桓温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温，并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温。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

真於壽陽時，袁真認爲朱憲兄弟暗通桓温，將他們一起殺了，齡石的父親朱綽逃走，歸順了桓温。壽陽被桓温攻下後，袁真已死，朱綽就打開他的棺木，砍爛了尸首。桓温知道此事後大怒，要斬朱綽，幸得桓温弟弟桓冲請求，朱綽纔得免死。朱綽受桓冲再生之恩，對待桓冲如同親生父親。朱綽後任西陽、廣平太守。及至桓冲去世，朱綽也傷心嘔血而死。

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齡石自小喜好武事，行爲放縱不檢點。他舅舅淮南蔣氏才行低劣，齡石讓舅舅卧在床上聽人報告事情，剪了一寸見方的紙片貼在舅舅的枕頭上，以小刀遠遠地投擲，雖相隔八九尺遠，百擲百中。而舅舅怕齡石，始終不敢拿他怎麽樣。舅舅頭上長有一顆大肉瘤，齡石乘舅舅睡着時，偷偷地割下來，舅舅馬上死了。

武帝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强，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

武帝克復京城，任齡石爲建武參軍。齡石跟隨武帝大軍到江乘，將要與桓玄開戰，齡石説自己世代受桓氏大恩，如今不能對他兵刃相向，請求自己率部在大軍之後。武帝認爲這是義舉，便允許了他的請求。後任齡石爲鎮軍參軍，又遷任武康令。武康縣裏有一歹徒姚係祖，專門搶劫犯罪，而郡縣官府都害怕他，又無可奈何。齡石到任後，假裝很器重他，徵召他爲參軍。係祖自恃强悍，竟然到縣衙應召。齡石將他殺掉，并且掩捕他全家，將他的兄弟全部殺掉，因此這一地區方得平静。齡石後來領中兵之職。齡石有治軍之才，又有文吏之能，武帝十分親信重用。後因平盧循有功，授任西陽太守。

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黄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别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義熙九年，齡石轉任益州刺史，任伐蜀元帥。當初，武帝曾與齡石密謀進軍取蜀之計，説："劉敬宣往年出兵黄武，無功而回。賊兵認爲我們如今本應當從外水進兵，而料定我們會出其不意地仍從内水進來，必然以重兵守涪城，在内道防備。如果我軍由黄武進兵，正中了敵人之計。如今我軍應以大軍從外水進取成都，而出疑兵自内水佯進，這是克敵制勝的奇計。"而武帝又怕此計過早泄露，使賊軍瞭解虚實，就另寫一信封好交付齡石，信封上寫明至白帝纔開。諸軍雖然仍在行進，但不知部署。到白帝後，齡石打

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武。”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别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

開信，信上説：“大軍都從外水直取成都；臧熹、朱枚從中水取廣漢；派老弱殘兵乘大艦十餘艘，從内水開向黄武。”譙縱果然在内水防備，派他的大將譙道福戍守涪城，派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守彭模，夾水築城寨。義熙十年六月，齡石軍至彭模。七月，齡石率部下劉鍾、蒯恩等在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軍至廣漢，再破譙道福的一支部隊。譙縱奔逃到涪城，被巴西人王志殺了，并將首級送到齡石軍中，齡石又抓獲了道福，斬首於帳前。

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克辦，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

武帝伐蜀前，將要物色出征元帥時，就親自推舉了齡石。衆人都説齡石資歷淺，名聲不大，擔心他不能勝任，有此議論的人很多，武帝都不聽。武帝分大軍的一半給齡石，并將猛將勁卒都調給他。臧熹是敬皇后的弟弟，也命令他受齡石節制。及至打了勝仗，大家都佩服武帝知人善任，又贊揚齡石善於打仗。齡石因平蜀有功，封豐城侯。

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義熙十四年，桂陽公劉義真被朝廷召回，朝廷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到長安後，劉義真纔動身回京。後劉義真在青泥被夏兵打敗，齡石也棄城而逃被追殺。齡石的封國傳至孫輩，齊高帝接受禪讓後，齡石的封國廢除了。

朱超石

齡石弟超石，亦果鋭。雖出自將家，兄弟并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齡石的弟弟超石，也很果敢勇鋭。雖然是武將之子，但兄弟二人都善文墨書信。桓謙爲衛將軍時，以他補任行參軍。後任武帝的徐州主簿，桓謙死後，他收迎桓謙的尸首，親自安排了殯葬事宜。

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爲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并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超石任前鋒到了黄河邊。當時軍隊沿着河南岸排了百丈之遠。晋軍有漂游到北岸的，立即就被魏軍所殺。於是武帝派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以及一百乘戰車在北岸排成却月陣，陣的東西兩頭緊靠着黄河，每一車上有七名持兵刃的軍士。安排完畢後，又派人豎起一杆長長的白羽毛旗。魏軍不明其意，都未行動。武帝先已命令超石率二千兵士作好戰鬥準備，白羽毛旗豎起來後，超石衝上前去，并帶上

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

大弓一百張，每輛戰車上增加到二十人，在車轅上架起盾牌。魏軍見晉軍擺下了陣勢，於是就渡河攻陣。超石先用弱弓小箭來射魏軍，引誘魏軍從四面來到。魏明元皇帝又派南平公長孫嵩率騎兵三萬迫近作戰，肉搏攻營，這時晉軍的百張大弓齊發。但魏軍太多，用弓箭也不能制服，超石發兵時，另外帶了大槌以及一千餘張竹矛，這時就將竹矛砍成三四尺長并用槌子槌尖，一根竹矛就能刺穿三、四個人。魏軍不能抵擋，潰敗下來。晉軍攻克蒲坂，武帝命超石爲河東太守。

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没赫連勃勃，見殺。

超石後來又任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大亂時，武帝派超石慰勞河洛一帶，他與兄長齡石一道敗於夏王赫連勃勃，被殺。

毛脩之　毛惠素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并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祖父毛武生、伯父毛璩都任過益州刺史。父親毛瑾，任梁、秦二州刺史。

脩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脩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父伯并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

脩之在桓玄部下任屯騎校尉，隨桓玄西逃。桓玄想逃往漢川，脩之引誘他入蜀。馮遷斬桓玄於枚洄洲，此舉全賴脩之出力。宋武帝任命他爲鎮軍諮議，又遷任右衛將軍。脩之既有斬桓玄之謀，又有父親、伯父都在蜀爲官，武帝想讓他爲攻蜀的外助，所以頻頻賜加高爵。

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脩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并得還。

及至脩之的父親毛瑾被譙縱所殺，武帝表奏任命他爲龍驤將軍，撥配兵力由他率領討蜀。當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出兵討伐，脩之向武帝報告，武帝又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但無功而返。譙縱因此纔送回了脩之的父親、伯父以及表親的棺木多具。

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後來劉毅出京鎮守江陵，任脩之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然是劉毅的部將，又與武帝有深交，及至劉毅失敗而脩之被寬宥。當時武帝派朱齡石伐蜀，脩之堅決請求同行。武帝擔心脩之到蜀後要大肆誅殺無辜，而且當地人已與毛氏一家有仇隙，也必然要以死相拼，因此没有允許脩之隨軍伐蜀。

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并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

脩之不信鬼神，所到之處一定要焚燒廟宇。當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他一并奪爲己有。脩之後來不斷升遷，官至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

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

守洛陽時，修立了城壘。武帝到了視察後，很滿意，賜給脩之衣服和玩物，當時人估價值二千萬錢。

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眞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太武，大悦，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禄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

王鎮惡死，脩之代其爲安西司馬。桂陽公劉義真兵敗，脩之被夏王赫連勃勃所俘。及至赫連昌被滅，脩之又入魏。脩之在洛陽時很恭敬地對待嵩高道士寇謙之。而謙之又受魏太武帝的信任敬重，正因爲謙之的營救保護，脩之纔得以不死。脩之曾做了羊肉羹獻給魏國尚書，尚書吃後認爲是絶美的食品，又獻給太武帝，太武帝大喜，任脩之爲太官令，後大受寵愛，又任命爲尚書、光禄大夫，後來又封南郡公，太官令、尚書依舊。

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

後來朱脩之被俘於魏也得寵，毛脩之問朱脩之，南朝當權的人是誰，回答説是殷景仁。毛脩之笑着説："我在南朝時，殷景仁還年幼，我待罪回歸之日，就要戴頭巾、穿單衣去拜訪他。"脩之一年來不忍心問自己家中的消息，過了很久纔開始向朱脩之打聽。朱脩之將他家中情況一一相告，并説："您的兒子元矯很能處世。"脩之悲傷得説不出話來，直瞪瞪地望着朱脩之，很久纔嘆息説："嗚呼！"從此再也不問家中的消息了。

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當初，北方人來來去去傳言説毛脩之鼓動魏國侵犯南朝，并教給魏國南朝的禮制，宋文帝很是氣惱。後來朱脩之得以回到南朝，一一爲之申述，文帝方纔意平。脩之在魏妻妾很多，僕役成群，最後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床帳屏帷，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毛脩之的孫子惠素，在齊朝任少府卿。惠素生性極其孝順，爲母親服喪完畢後，又修整了母親住處的床帳屏帷，每月的初一、十五向着帷帳悲泣，旁人見到也爲之感傷，終生如此。

惠素吏才强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惠素很有處理公務的才幹，處事很清正嚴格，武帝曾令銅官采辦碧青一千二百斤以供宫廷内繪畫所用，用錢六十五萬。有人讒告惠素受賄，武帝發怒，敕令尚書評估價值，達二十八萬多錢，有關部門上奏，惠素被判死刑。死後家徒四壁，武帝這纔知道他是受了冤屈，十分悔恨。

傅弘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原籍屬

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没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

靈州，漢末靈州歸屬馮翊郡，下設泥陽、富平二縣，廢除了靈州郡，所以傅氏原籍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重立靈州縣，傅氏原籍又歸屬靈州。弘之的高祖傅祗，是晉朝的司徒，後受封爲靈州公。傅祗不願封在靈州本縣，所以傅祗一門的原籍又回屬泥陽。弘之的曾祖傅暢，晉朝秘書丞，戰亂中被石勒所俘，在北方生下兒子傅洪。晉穆帝永和年間，石勒内部大亂，傅洪乘機渡江南歸。傅洪生梁州刺史傅歆，傅歆生弘之。

少倜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内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并嘆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

弘之自小就卓立不凡，胸有大志，歷任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支軍隊入自武關。弘之素來精於騎術，他在後秦姚泓的御道上騎馬游戲，騎姿優美，當時有數千羌、胡人圍觀，大家都感嘆稱贊。武帝東歸，弘之留在長安任桂陽公劉義真的雍州中從事史。

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及至義真率部東歸時，夏王赫連勃勃率舉國之兵追踪，在青泥大戰，當時弘之親披鐵甲戴鐵盔，氣冠三軍，兵敗被俘，始終不屈。當時天寒地凍，夏軍將弘之裸體推到野地受凍，弘之大罵，被殺。

朱脩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曾祖朱燾，任晉朝的平西將軍。祖父朱序，任豫州刺史。父親朱諶，任益州刺史。

脩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

脩之起初任州主簿，宋文帝元嘉年間，逐步升遷爲司徒從事中郎。文帝對他說：“你曾祖父過去是王導丞相的中郎，如今你又是王弘的中郎，可以說是没有辱没祖先了。”

後隨右軍到彦之北侵，彦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没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

脩之後來隨右軍到彦之北伐，彦之打到河南就回來了，脩之留守滑臺，被北魏將領安頡圍攻。軍糧吃完了，將士們捉老鼠燒着吃。脩之被圍很久，他母親在家很擔憂，忽然一天乳汁驚出，母親痛哭着告訴家裏人說：“我這麼大年紀，本不應有乳汁，如今這樣，我的兒子一定完了。”魏軍果真是在這一天攻下了滑臺，脩之被囚。魏太武帝賞識他固守滑臺的氣節，任命他爲雲中鎮將，將皇室的女兒嫁給他爲妻。

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

脩之暗中圖謀回到南朝，他妻子心疑，每每

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并從。又有徐卓者亦没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

流着眼淚説："我看您没有留下之意，爲何不把實情告訴我，我一定不會背叛您。"脩之深深感服妻子的情義，但終究没有告之實情。及至魏太武帝伐馮弘時，脩之以及同他一起被俘的邢懷明都跟從太武帝出征。當時又有一個叫徐卓的人，也是被俘的南朝人，也想率領在北朝的南方人偷偷舉事，但事情泄露被殺。脩之和懷明怕此事禍及自己，於是就一同投奔馮弘，但在馮弘處未受到禮遇。過了一年，正遇上宋朝使臣來到。脩之的名聲素來顯赫，傳詔見到脩之，納頭便拜。而馮弘的黄龍國素來敬重傳詔，稱之爲天子身邊人。馮弘等見傳詔對脩之如此尊敬，於是纔開始對脩之以禮相待。

時魏屢伐黄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説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柂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黄門侍郎。

當時北魏屢次侵伐黄龍國，馮弘打算派人向宋朝求救兵，脩之就讓宋朝的傳詔向馮弘建議，馮弘同意派脩之前往。脩之出發，渡海而行，還未到東萊，船舵就斷了，大風正猛，駕船的擔心會把船颳到北邊去，於是垂下長繩，船又擺正了。船工看見天上有鳥飛，知道離岸不遠，一會兒就到了東萊。脩之回到南朝後，被授黄門侍郎。

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雍土時饑，脩之僞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脩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脩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宋孝武帝初年，脩之逐漸升遷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特加都督。脩之治政寬和簡約，受百姓擁戴。到荆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反叛，朝廷召脩之發兵。當時雍州正遇饑荒，脩之一面假意答應支持義宣；一面派人向孝武帝報告，孝武帝十分贊許，又任他爲荆州刺史，特加都督銜。義宣聽説脩之不齊心，重新派魯秀爲雍州刺史，攻擊襄陽。脩之下令截斷馬鞍山的通道，魯秀兵馬無法前進，衹有退兵。脩之率部出擊江陵，此時竺超已經抓獲了義宣，脩之兵到後，就在獄中將義宣殺死了。脩之因平義宣之功，封南昌縣侯。

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

脩之立身清廉簡約，屬下百城官員們贈送的財物，他一概不收。惟獨考慮對蠻人應加安撫，所以蠻人送的錢財禮物，他都收下，收下後就與部屬們賭博游戲，自己也不曾私收。離任之日，秋毫無犯。并且計算在任時所燒的油料及私人牛馬所吃的官倉糧草，以自己的六十萬錢賠償。但處世過於儉嗇苛刻，與人寡情，他姐姐在鄉下，

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彦達爲益州刺史，携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禄，西土稱焉。

飢寒無法生活，而脩之貴爲刺史，未曾對姐姐供給贍養。一次他到姐姐家，姐姐故意做粗飯菜湯給他吃，想氣氣他，而脩之説："這是窮人家的好飯食，可以吃飽。"以前，新野人庾彦達任益州刺史，帶着他姐姐一起到任所，負責姐姐的一切供給，平分俸禄，西邊的人都稱道他。

脩之後拜左户尚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脩之後來官拜左户尚書、領軍將軍。回到建鄴時，駕車的牛受驚狂奔，脩之跌下來，摔斷了腿，因此辭去了尚書之職，改任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因脚病不能單獨朝見皇帝，皇帝特允許他帶人扶持侍候。死後，謚號爲貞侯。

王玄謨　王寬

王玄謨字彦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

王玄謨字彦德，太原祁人。玄謨六世祖王宏，官居河東太守、綿竹侯，漢末因堂叔司徒王允遭難，王宏棄官舉家北上遷居新興，後仍任新興、雁門太守。以上是王宏寫的《自序》中所説。玄謨祖父王牢，在燕國慕容氏朝中任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親王秀，早死。

玄謨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概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

玄謨自幼卓立不群，伯父王蕤善於鑒察人物，常常笑着説："這孩子氣節高亮，有太尉彦雲的風度。"宋武帝到徐州，徵召他爲從事史，與他談話後也感到奇異。宋少帝末年，謝晦任荆州刺史，請他任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謝晦謀反失敗後，玄謨因爲不是叛軍主帥而被朝廷寬宥。

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宋文帝元嘉年間，玄謨任長沙王劉義欣的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玄謨常常在文帝面前陳説北伐的計劃，文帝對殷景仁説："聽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北進中原，在狼居胥山上祭天的願望。"

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

後來玄謨又任興安侯劉義賓的輔國將軍司馬、彭城太守。義賓去世，玄謨上表文帝，認爲彭城是水陸要衝，建議派皇子前來任州郡長官，於是文帝派當時還是皇子的孝武帝劉駿出朝鎮守彭城。

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碻磝，玄謨進向滑臺，圍城

到文帝大舉北伐時，任玄謨爲寧朔將軍。玄謨率前鋒到黄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的指揮。大軍至碻磝，玄謨率軍進向滑臺，圍城二百多天，魏

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穴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并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太武帝親自來救滑臺，率軍號稱百萬，戰鼓震天動地。玄謨這次所帶的軍隊也不少，軍械也很精嚴，但他過分自行其是，殺人太多。圍城之初，城內大多是茅屋，部下請示用火箭來燒，而玄謨說："這樣會損傷我軍實力。"不聽部下建議。而城中敵軍馬上就拆掉茅屋，挖地道居住。及至魏救兵來到，衆將又請求擺開軍車爲營陣，玄謨又不聽。於是將士們都怨憤不滿。玄謨又貪圖財貨，一匹布竟要换別人八百斤梨，因此大失人心。及至魏太武帝軍到，玄謨趁夜間逃走了，部下也四散逃走。於是，輔國將軍蕭斌要斬玄謨，沈慶之苦苦諫阻說："太武帝佛狸威震天下，率衆百萬豈是玄謨能抵擋的。殺掉戰將衹會削弱自己，不是良策。"蕭斌這纔作罷。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

當初，玄謨將要被殺時，夜間夢見一人對他說："你念《觀世音經》一千遍就可以免死。"玄謨說："怎麼能念得完啊。"於是這人將《觀世音經》傳授給玄謨，他醒來後不停地念，想念滿一千遍。第二天上刑場時，玄謨還是念個不停。忽然傳來停止行刑的命令，令他代守碻磝。此時，江夏王劉義恭任征討都督，認爲碻磝是座沙城，不可守，令玄謨回軍。玄謨在回軍路上，受到魏軍追擊，大敗，被流箭射中手臂。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回到歷城。劉義恭寫信給玄謨說："我聽過人們雖失敗而不氣餒，最終成功的事，你臂上的金傷，莫不是將來要佩金印的先兆吧？"

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

元凶弒文帝自立爲帝，任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帝討伐元凶逆黨，玄謨派濟南太守垣護之等率兵參加討逆義軍。孝武帝平元凶後，任命玄謨爲徐州刺史，加都督銜。

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没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并免官。

及至南郡王劉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謀反，朝廷命令玄謨代理輔國將軍，任先鋒南討，拜豫州刺史。不久臧質叛軍到，玄謨大敗臧質。又加都督銜，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向孝武帝報告，説玄謨曾在梁山與劉義宣合謀反叛。審查之後雖無實據，但皇上不能消除疑心，就讓有關部門上奏玄謨私藏繳獲的寶物，虛報戰功，於是，玄謨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一道被免官。

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

不久又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銜。

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并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吴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

雍州轄地內有許多外鄉人寄居的地區，玄謨上表朝廷説，他所統屬的這些外地人寄居地區没有固定邊界，新舊歸屬錯亂，交納租税也不按時，應當加以合并。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精減合并雍州境內郡縣，從此管理起來就方便多了。而寄居雍州的外地百姓却又不願歸屬雍州籍。這年，玄謨又命令屬下九品以上官員向政府交租税，以此均貧富，境內的官員無不抱怨。有人就乘機造謠説玄謨想謀反，當時朝內是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弟僧景任新城太守，藉元景的勢力，下令雍州境內的南陽、順陽、上庸、新城等郡一起發兵，準備討伐玄謨。玄謨命令雍州城內外安然不動，以消解衆人的疑惑，一面又派人飛報孝武帝，一一陳述事情的始末。孝武帝知道傳言不實，又派主書吴喜公速到雍州安撫玄謨。又寫信回答玄謨説："玄謨把事情解釋清楚之時，七十歲的老公公還有什麽話説？姑且回信給你説説笑話，我想足以使你舒展眉頭。"玄謨生性嚴肅，從不隨便言笑，當時有人説玄謨的眉頭未曾舒展過，所以孝武帝以此來開玩笑。

後爲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常呼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勛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并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飡，瓟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群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

玄謨後來任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到朝廷修建明堂時，玄謨又以本身官職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帝喜歡戲侮群臣，爲群臣各起綽號，鬍子多的叫做"羊"，身材長矮肥瘦的都有比方。顔師伯的牙齒缺了，就稱他爲"露齒"。劉秀之吝嗇，就稱他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身體肥胖，在朝堂上跪拜和起立都很艱難，每次君臣集會，孝武帝動不動就在座中賜給他衣服食物，前後賞賜不斷，讓靈秀跪拜道謝，前顛後倒，以此取樂。又刻了一尊靈秀父親光禄勛叔獻的木像，送到靈秀家中廳事。柳元景、垣護之雖然和玄謨一樣都是北方人，孝武帝單單就給玄謨起了個"老鄙夫"的外號。孝武帝給人取的這些外號，就是在給人寫信時也是這樣稱呼。孝武帝曾經爲玄謨作了一首《四時詩》説："野菜是你春天的飯食，粟子醬充當夏日的美餐，小瓜醬作你秋季的菜肴，老白乾爲你解解冬寒。"孝武帝又寵信一個崑崙來的奴僕，名叫白主，常帶在左右，命他用棍棒毆打群臣。朝廷自柳元景以下無

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群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顔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侄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

不受其害。

不久，玄謨遷任徐州刺史，加都督銜。當時北方災荒，玄謨拿出私人的十萬斛穀、一千頭牛來救濟災民。孝武帝崩，玄謨與諸公都受孝武帝臨終之托，輔佐少帝。當時朝廷混亂，政出多門，玄謨因剛直嚴正而爲少帝不容，出朝任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又誅殺了大臣顔師伯、柳元景等，更加狂妄昏亂。後來少帝又徵召玄謨回朝任領軍將軍，玄謨的子侄們都勸他推病不去。玄謨說："避難苟活，既違背了做臣子的應服事君王的大節，何況我受到先皇的大恩，此時更不能猶豫彷徨。"到了京城上任後，多次上表直言勸諫少帝，又痛哭流涕地請求少帝放寬刑法，不要隨意殺戮，以安天下百姓的心。少帝大怒。

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筒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

宋明帝即位後，對玄謨的禮遇更高。當時各地都在起兵反叛朝廷，玄謨領水軍前鋒之職，南討叛軍，因爲他脚病未痊愈，朝廷特許他乘車出入宫廷。不久又任命他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劉休仁在赭圻，將諸葛亮用過的筒袖鎧賜給玄謨。不久，朝廷又任命他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後遷任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去世時八十二歲，謚號爲莊公。

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禄大夫。

玄謨的兒子王深早死，王深的兒子王績承嗣。王深弟弟王寬，在明帝泰始初年，任隨郡太守。當時正逢天下反叛，父親玄謨正在京城建鄴，王寬辭官回到京城父親身邊。又因母親在西邊被反賊抓起來了，就請求率兵西討，很快攻破隨郡，救出母親。反叛平定後，明帝對王寬很嘉許，讓人畫了王寬的像送上。齊永明元年，王寬任太常，因在私宅殺牛而犯法，被免官。王寬最後死在光禄大夫任上。

王瞻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彦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彦節外迹雖酬之，意甚不悦。

王寬的弟弟王瞻，字明遠，又一字叔鸞。王瞻恃氣傲世，喜好貶損别人。在宋朝任王府參軍。曾造訪劉彦節，進門後直登彦節的坐榻上說："您是公侯之孫，我是公侯之子，能够在一起喝酒談天的，衹有我們二人。"彦節表面上雖

然應酬他，但心裏不高興。

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床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嶷小名阿玉，"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黄門侍郎。

齊豫章王蕭嶷年少時與王瞻是朋友。王瞻常常去探望蕭嶷，一起高談闊論，蕭嶷的哥哥齊武帝在大床上睡覺，王瞻對蕭嶷說："帳子中的人也同别人一道卧起。"蕭嶷在談話中忽然問起王景文的兄長王楷和殷道矜相比，誰賢誰愚，王瞻說："你還説别人的兄長呀。"齊武帝笑着叫蕭嶷的小名阿玉說："你的兄長很愚笨，怎麽忽然問起王參軍來了呢?"王瞻說："祇怕真像你說的那樣。"武帝心中氣憤，但臉上没有表露出來。王瞻後來任黄門侍郎。

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宫，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齊建元初年，王瞻爲永嘉太守，上朝不按禮制跪拜。武帝知道後，將王瞻召進東宫，然後抓起來送到廷尉府殺掉了。殺了王瞻後，武帝命左右啓奏高帝說："父親受辱，兒子當死；王瞻傲視朝廷，臣已經將他收捕了。"高帝說："這點小事何必計較。"及至聽說王瞻已死，默默無言。

王玄象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椁。人間垣内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謨堂弟玄象，官居下邳太守。玄象喜好掘墓，一時下邳地下没有完整的棺木。民間矮墻内有一小墳，墳上大略是平的，每天太陽出來時，可見一女子站在墳上，走近去看就消失了。有人將此告訴玄象，玄象就命掘開墳墓。掘開後，墓中有一棺木尚且完整，還有金蠶、銅人等隨葬物品上百件。打開棺木見有一女子，年紀大約二十歲，形態如同活人，躺在棺中說："我是東海王家女兒，應當復生，我將墓中財物送給你們，請千萬不要害我。"女子臂上有一玉釧，掘墳的人貪財，斬斷了她的手臂取下玉釧，於是女子又死了。當時王玄謨任徐州刺史，聽說此事後上奏朝廷，玄象因此被罷了官。

王玄載

玄載字彦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户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字彦休，玄謨的堂弟。父親王蕤，任過東莞太守。玄載在宋朝爲官，任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發難時，玄載起義，投誠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任左户尚書。齊永明四年，任兗州刺史，死於任所。謚號爲烈子。

王玄邈

玄載弟玄邈字彦遠，仕宋位青州

玄載的弟弟玄邈，字彦遠，在宋朝官居青州

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

刺史。齊高帝蕭道成鎮守淮陰時，被宋明帝懷疑有異心，於是就想聯絡北魏，又派人送信拉攏玄邈。玄邈的長史房叔安進言説："穿布衣繫皮帶的貧士，受人一餐飯的恩典而終生不忘，是義的道德標準使他這樣做。如今將軍居一州刺史的重任，身負君臣大義，無緣無故地拋棄忠孝大節，三齊大地的有志之士寧可赴東海而死，也不敢追隨將軍。"於是，玄邈忠於宋朝之心已定。玄邈就派叔安到京城建鄴，揭發齊高帝的陰謀。高帝在半路上將叔安抓住，并向他索要玄邈向朝廷上的奏章。叔安説："主公派我上表給天子，不是給您。况且我所説的話，對國家有利而對將軍不利，我們没有什麽可説的。"荀伯玉勸高帝殺掉叔安，高帝説："人各爲其主，也没有什麽可責怪的。"玄邈在青州任滿回京，高帝在半路上邀請他，而玄邈整飭軍隊，徑直而過，不予理睬。回到京都，啓奏宋明帝，説高帝有異心，而高帝知道後也不恨他。宋昇明年間，高帝推薦玄邈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玄邈很害怕，而高帝待他如同從前。後再遷任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與玄載兄弟二人同時爲一方大員。

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携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

齊建元初年，亡命之徒李烏奴在梁地作亂，玄邈派人向烏奴詐降，告訴他説："王使君兵力很弱，已經帶着兩個愛妾逃走了。"烏奴大喜，輕裝襲擊梁州，玄邈就發奇兵將他擊破。高帝聞聽後説："玄邈果然不辜負我。"

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晋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

齊海陵王延興元年，玄邈任中護軍。齊明帝蕭鸞派玄邈到江州去殺晋安王蕭子懋，玄邈苦苦推辭不去，朝廷又派王廣之到廣陵收捕安陸王蕭子敬，玄邈纔不得已接旨而行。齊明帝建武年間，玄邈卒於護軍任上，追贈雍州刺史，謚號壯侯。

房叔安

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嘆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

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後，很懷念他忠誠正直的表現，這時叔安任益州司馬、寧蜀太守，高帝又封他爲前將軍。正要用叔安爲梁州刺史時，正好他病死了。高帝嘆息説："叔安的大義大節，祇有在古人中纔能見到，遺憾的是他

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遥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温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勛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險。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强陣，爲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踈勒之難，苟誠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吴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沒有做到一方大員而死了。”叔安的兒子長瑜，也有忠義的德行，齊永明年間，任州中從事。

論曰：自從晉王朝東遷，來居揚、越之地，邊關遥遠，汧、隴荒凉，國土山河分裂成内外兩半。桓温一代英傑，立志北伐，收復晉朝的山河，如不是兵挫於霸上，失利於枋頭，那麽光復的大功，就會在他中年時實現。宋武帝由平民崛起，并沒有很好的聲望可憑藉，一旦他率領了烏合之衆，便很快地興起了霸業，功勞雖有餘但德行却未合。他如果不是建立意外的奇功，震威名於四海，就不能成就德配天地的大業，統一萬衆之心。所以必須在外累積武功，以收取人心。及至他攻克了洛陽金墉城，首功已立，又想要把戰旗挂在龍門，挫敗冀、趙的强敵，立功超越桓温，勝過前人。還要閲兵於崤山、渭水，陳師於天險。及至在他的聲威震撼下，重關不戰而開，長安克服。因此説明了英明的謀劃可包容一切，在戰前已經知道勝負了。王鎮惡鋭鋒直指，所向披靡，不愧是宋朝的方叔，真是十分勇壯啊。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傅弘之等在歸順之衆心志難定的情况下，正逢上英雄勇士建功立業的機會，後來兵敗陷敵，實在是不幸。朱脩之守滑臺時，兵敗失守被魏軍俘獲，但他忠誠的氣節仍在，始終忠於南朝，他後來在北魏受到尊榮，難道是憑空無依嗎？最終他還是借道而歸還南方，這是狐死首丘的大義啊。王玄謨有北進中原，封狼居胥的願望，雖然也正合皇帝的心意；然而上天却正在幫助魏國，這豈又是人力所能支持的。宋朝以三吴的疲弱兵卒，來對付八州的勁旅，想取得勝利，不是很困難嗎？削地喪師，這是情理中的事。因此觀察沈慶之的言論，可以説是通達時務。王瞻傲慢尖刻而又不改悔，最終導致喪命，然而齊武帝記恨平常小事，這就使人害怕了。而王玄邈的行爲氣度，可以説有君子風範啊。

南史卷十七

列傳第七

劉敬宣　劉懷肅（弟）懷敬 懷慎　劉粹（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簡之子）道產（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父親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死了母親，他日夜呼號哭泣，表親們很驚嘆。輔國將軍桓序鎮守蕪湖，牢之參預桓序的軍事。時俗四月八日是浴佛節，敬宣看到人們浴佛，就取下頭上金鏡權作母親的遺像來灌浴，并且悲傷哭泣不止。桓序就對牢之說："您這孩子不僅是家中的孝子，將來一定是國家的忠臣。"

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

敬宣起始做王恭的前軍參軍，還參與會稽世子司馬元顯征虜軍事。東晉安帝隆安二年，王恭從京口起兵，以討伐司馬尚之爲藉口，牢之此時是王恭的前軍司馬。王恭總以皇親國戚自居，非常傲慢無禮，牢之心裏很不高興。這次王恭安舉派遣牢之做前鋒，牢之反而命令敬宣偷襲王恭，擊敗他。元顯因此提升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

三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吴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

安帝隆安三年，孫恩叛亂，劉牢之主動上書請求東征，敬宣請以騎兵靠南山偷襲孫恩後路。海盜南人，懼怕騎兵，孫恩又怕前後受敵，於是大敗孫恩，乘勝平定了會稽。敬宣升爲後軍從事中郎。

宋武帝既累破祆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

宋武帝連續擊破祆賊孫恩，威名聲望一天比一天高，敬宣就加意和他結好。元顯進號驃騎將軍，敬宣仍然在元顯府中供職。元顯驕橫放縱，部下也受其感染。敬宣每次參加宴會，席間戲謔

不悦。

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暗，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説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爲任。

取笑，他從不答腔，元顯非常不高興。

安帝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沉醉。牢之認爲司馬道子昏亂暗弱，元顯極爲殘暴，恐怕平定桓玄之日，内亂就會發生。恰巧桓玄派人送信游説牢之，牢之也想藉桓玄除掉道子、元顯，然後再趁桓玄不備消滅他，自己就可以掌握國家大權。打算答應歸順桓玄。敬宣勸諫：恐怕桓玄地位鞏固，就難對付。牢之氣憤地説："我難道還不知道現在除掉桓玄，易如反掌，但是削平桓玄之後，叫我如何對付元顯?"就派敬宣和桓玄聯係。

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

桓玄因而取勝，大權在握，殺害元顯，廢掉道子，任命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和敬宣策劃偷襲桓玄，約定天亮動手。這一天却大霧，府門遲開，到傍晚，敬宣還没來。牢之以爲謀劃泄露，想逃到廣陵，實際上是敬宣回京口轉移家小，所以誤期。牢之以爲敬宣已被桓玄抓獲，就上吊自殺。敬宣聞訊奔喪，哭完，就和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人，投奔到北朝的洛陽，來去長安途中，求救於姚興，是後又投靠慕容德。

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要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

敬宣素來通曉天象，推測一定有興復國家的人。不久做夢吞下土丸，夢醒高興地説："丸，和桓諧音，吞丸預兆桓吞，我可能復得原有的地盤。"就結交青州大姓崔、封各族，策劃消滅慕容德，推舉司馬休之做盟主。這時慕容德的司空劉軌正大被信任，高雅之又牽連劉軌，謀劃泄露，敬宣、雅之就共同殺了劉軌後逃走。正值宋武帝平定京口，親筆寫信徵召敬宣，敬宣立即趕回，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

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爲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爲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

劉毅年輕的時候，有人總以英雄豪傑稱贊他。敬宣説："劉毅這個人表面上寬恕而内心猜忌，還自誇高人一等，假使有一天得志，可能會因犯上遭禍。"劉毅聽到後非常懷恨敬宣。到劉毅駐江陵，得知敬宣回朝，不久又得知敬宣做江州刺史，大爲吃驚。敬宣也更加不安心。安帝復位，敬宣主動請求解職。而宋武帝對他特别加恩厚愛周到親切，賞賜没有誰能比得上。敬宣的女兒出嫁，武帝送禮賜錢三百萬，各色綢緞上千匹。

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爲"道遠運漕難繼，毛脩之家仇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黄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奏免官。

武帝非常信任愛重敬宣，想讓他建立功業。義熙三年，上表派遣敬宣討伐蜀。博士周祗勸諫，認爲"征途路遠，軍需糧秣很難及時供給。雖然毛脩之於蜀有殺父之仇，不會以此番出征戰死爲恨；劉敬宣得您搭救恩德，也會捨身報答。現在將軍想利用他們兩人不怕死的决心，却不考慮國家關鍵利害，我私下以爲不妥當"。武帝不聽勸告。給敬宣統兵大權，總管征蜀各路人馬。敬宣率兵至黄武，離成都衹有五百里，而軍糧用盡，又碰上瘟疫疾病，衹得退回。被有關方面彈劾而罷官。

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兖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班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萬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

晉安帝義熙五年，宋武帝討伐南燕慕容超，敬宣任中軍諮議參軍，和兖州刺史劉藩合兵大敗慕容超。進圍廣固，敬宣一再向武帝提出戰略方案。此時，盧循乘虚進逼建鄴，敬宣分兵率領鮮卑族的虎斑突騎，布置陣勢十分嚴整。盧循衹得退走，敬宣繼續追擊南逃的盧循，升爲左衛將軍。敬宣爲人寬恕厚道，對待部下十分體貼，他自己又多才多藝，射箭騎馬音樂等等，無不精通。當時尚書僕射謝混總以自己才識地位優越，很少和一般人往來，但是和敬宣相見却竭盡禮儀。有人問謝混："您從來不隨便與人交往，獨對劉敬宣如此親切，這爲什麽?"謝混説："當年孔融敬重太史慈，天下難道有人責難他嗎?"

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 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爲荆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

先前，敬宣伐蜀兵敗退回，劉毅想趁機嚴懲敬宣。而宋武帝對敬宣多年信任倚重，同時何無忌又提出不可公報私仇，不顧大局。劉毅雖然不得已打消原意，但他還對武帝説："即使平生至交，難道就可以偏信? 漢光武後悔誤信龐萌，曹操失誤輕信孟卓，當引以爲戒。"不久，劉毅出爲荆州刺史，對敬宣説："想委曲您做我的長史、南蠻校尉，您樂意協助我嗎?"敬宣怕遭劉毅暗算，就告知武帝。武帝笑着對敬宣説："會使老兄平安，一定不要過於擔心。"敬宣隨後被調領冀州刺史。

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

過後武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代行太尉軍事，給敬宣的信説："盤龍殘暴專横，自取滅亡。各種敵對勢力快要全被肅清，社會即將平靖，趁此時機，奪取天下大權，你我可以合

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

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并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作。"敬宣回信說："我時常害怕地位過高容易得禍，真想避開富貴甘居下位。謀取富貴的意圖，不是我所敢承當的。"又把諸葛長人的信上呈，武帝看了，對王誕說："阿壽果然不會背叛我。"

安帝義熙十一年，敬宣進號右軍將軍。當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正值武帝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乘機暗中勾結府中同僚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人叛變造反。道賜自封齊王，企圖占據廣固，起兵響應司馬休之。王猛子趁敬宣不備，奪得敬宣防身刀殺害了敬宣，府中文武官員立即討伐，將道賜、道秀、猛子處死。早些時候，敬宣曾經晚上和僚屬一起飲宴，突然半空中墜下一隻草鞋，正好落在敬宣的菜盤上，草鞋長三尺五寸，已經被人穿過，草鞋的鼻辮和兩邊耳幫都快要穿壞，不久敬宣就遭暗殺。敬宣被害的消息傳到京師，武帝親臨吊喪，痛哭非常悲傷。敬宣的兒子光祖繼承爵位，到劉宋篡晉，其爵位被削除。

劉懷肅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爲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

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群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内史。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的表兄，家境貧寒，但他種田自給努力讀書。在晉代做費縣縣令。當聽到宋武帝起義，就丢掉縣令不做，投奔武帝。

晉安帝義熙元年，劉懷肅做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義熙二年，又兼領劉毅的撫軍司馬，在討伐桓玄中立了功，封爲東興縣侯。這年冬天，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在胡桃山糾衆作亂，懷肅消滅了他們。而江、淮之間群蠻以及桓玄餘黨繼續騷亂，懷肅主動請求剿擊，但在行軍中因未執行朝廷部署，劉毅報請朝廷撤了懷肅的官職。義熙三年懷肅死了，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其子蔚祖繼嗣，後蔚祖做到江夏内史。

劉道存

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蔚祖死後，其子道存繼承，官至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的諮議參軍。宋孝武帝討伐元凶劉劭，道存奔向義軍，元凶劉劭就殺害道存的母親來示衆。宋前廢帝景和年間，道存爲劉義恭的太宰從事中郎。義恭謀廢失敗，道存因是義恭的同

黨受株連，下獄處死。

劉懷敬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禄大夫。

懷肅二弟懷敬，無口才又無能力。原先宋武帝劉裕剛出世，他的母親就死了，當時劉裕的父親貧窮，没有錢雇奶媽，就商量不留養，恰巧劉裕的姨媽生懷敬，還不滿周歲，竟斷掉懷敬的奶來哺育劉裕。所以，武帝因記當年恩德，懷敬一再得寵升官，做到會稽太守。當人們議論以爲提拔太快，武帝説："去世的姨媽對我哺育恩重，這怎麽可以忘却?"懷敬以後做到尚書、金紫光禄大夫。

劉真道

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的兒子真道任錢唐令，宋元嘉十三年，浙江一帶大饑荒，文帝派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察該地區災情，演之上表稱贊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救災有力，政績卓著。文帝嘉獎他們，各賜穀一千斛，真道升爲步兵校尉。

宋文帝元嘉十四年，真道調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西北氐族首領楊難當侵入搶掠漢中，真道擊敗他，但是難當還不斷騷擾，文帝派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領衛戍都城的精兵五千人，歸真道指揮。十九年，方明到武興，率領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取得徹底勝利，真道升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升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另外，朝廷又下令褒揚已故晉壽太守姜道盛爲國捐軀，追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曾注《古文尚書》流傳於世。真道、方明後來都因貪污攻破仇池所繳獲金銀財寶等，又私下吞没楊難當的好馬，下獄處死。

劉懷慎　劉德願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内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内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懷敬的弟弟懷慎，年輕就謹慎質樸爽直。跟隨宋武帝東征西討，官位做到徐州刺史。他爲政嚴厲，因而地方上懾服社會安定。因平定廣固、盧循有功，封南城縣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宋武帝北伐，派他做中領軍、征虜將軍，負責保衛京城。因本衙門官佐相殺，懷慎被撤職。懷慎雖然官位步步高升，但他待人更加恭敬，凡是所去拜訪，即使地位比自己低的，也都把官服整理一

下，不到門口就下車，他謹慎謙虚大致如此。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禄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

宋武帝永初元年，因有輔佐功勞，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宋少帝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朝廷給他的俸禄賞賜，他都分給同姓本家，自己毫無積蓄，死後謚號肅侯。

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粗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悦，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

懷慎的兒子德願繼承封爵。宋孝武帝大明初年，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因受行商韓佛智賄賂，下獄奪去襲爵。以後德願又做秦郡太守。德願爲人性格粗放，常被孝武帝戲弄。孝武帝的愛姬殷貴妃病故，葬了，孝武帝還多次帶領群臣到殷妃墓上，并對德願説："你哭貴妃真的傷心，就給你重賞。"話音未落，德願就呼號大哭，捶胸拍心頓足，眼淚鼻涕相混交流。孝武帝非常滿意，以德願爲豫州刺史。同時，孝武帝又叫宫廷醫官羊志哭殷妃，羊志也低聲哭泣。過些時候有人問羊志："你哪來的這副急淚？"羊志這時剛死了愛妾，就回答説："我那實在是哭我自己的亡妾罷了。"羊志滑稽，喜歡開玩笑，孝武帝也親昵他。

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

德願擅長駕車，曾經竪兩根木柱，中間距離僅僅能通過車軸兩輪，就在百餘步外勒緊繮轡猛衝，離木柱不到數尺，重抽牛背飛跑，從兩柱之間筆直闖過，他的車技高明到如此地步。孝武帝聽到他有駕車絶招，讓他駕乘御用的畫輪車，到太宰江夏王義恭府第。德願戴着一頂高大的武官帽，穿大紅短褂，手執繮繩或進或停，非常從容。到宋前廢帝永光年間，德願爲廷尉，德願和柳元景十分友好。元景圖謀廢立失敗，德願受株連下獄被處死。

劉榮祖

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栅，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没，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

懷慎庶長子榮祖，從小就喜歡騎馬射箭，爲宋武帝所賞識。到盧循攻逼，當時盧循賊兵利用小船偷入淮河，拔掉宋軍水栅工事，武帝明令全軍不要對賊船任意射箭。榮祖不勝憤怒，竟違反軍令開弓發箭，被射中的應弦而倒，武帝更加器重榮祖。因戰功參太尉軍事，跟隨武帝討伐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戰敗而死，將校們因而鬥志消沉，可是榮祖請戰更加激烈，武帝就脱下穿

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

在身上的鎧甲戰袍獎給榮祖。榮祖衝鋒陷陣，身上受傷多處。到武帝北伐，榮祖轉鎮西中兵參軍。榮祖率水師驅入黄河邊，和朱超石在半城地區大敗魏軍。武帝在慶功宴上，誇獎榮祖說："你以少勝多，没有攻不破的堅固陣地，即使古代名將誰能超過你。"宋武帝永初年間，榮祖升爲輔國將軍。朝廷追叙半城戰役的功勛，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仗義，善於撫慰將士；但他性情偏急，因此，士人君子很不滿意他。死在任上。

劉懷默

懷慎弟懷默，江夏内史。子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禄，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尸弱如生。謚曰剛侯。

懷慎之弟懷默，江夏内史。其子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劉亮，從小就精熟刀盾，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任梁、益二州刺史。他在任上廉潔省儉，應得的官銀俸禄，全部交公，宋明帝曾下詔表彰。劉亮在梁州任上，輕率地學道家，服食丹藥，想長生不老，迎接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來要他煉製仙藥，藥煉成，劉亮吞服後就死了。到殯殮時，尸體柔軟像活人一樣。謚爲剛侯。

劉道隆

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孫登之弟道隆，宋前廢帝景和年間，任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前廢帝劉子業授予他腹心之任。到宋明帝泰始初年，道隆又爲明帝盡力，升爲左衛將軍、中護軍。被賜死，具體情況載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

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并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縣人。家在京口。起初做州從事佐吏，後來跟隨宋武帝平定建鄴，征廣固，有戰功封西安縣五等侯，逐步晋升爲中軍諮議參軍。盧循叛亂，京口要地責任重大，文帝那時纔四歲，武帝留劉粹侍奉文帝鎮守京口。是後，劉粹做江夏相。

劉粹的族兄劉毅對宋武帝有二心，而劉粹和劉毅相反盡忠於武帝。武帝正謀劃討伐劉毅，大家都懷疑在夏口的劉粹，可是武帝更加信任他。到大軍至夏口，劉粹盡其全力。討平劉毅，劉粹封爲灄陽縣男。宋武帝永初元年，因輔佐新朝的功勛，改封爲建安縣侯。文帝即位，劉粹爲雍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

元嘉三年，宋文帝討伐謝晦。原先謝晦和劉粹十分友好，用劉粹之子劉曠之做參軍，到這時文帝很懷疑劉粹。王弘說："劉粹是忠公無私的人，一定没有憂患。"到奉命南下討伐謝晦，劉粹毫無猶豫。文帝因此嘉獎他。而謝晦也不害曠之，還放他回來。劉粹不久死了，曠之繼承爵位。

劉道濟

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晋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晋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并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枹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

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

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

劉粹之弟道濟，官居益州刺史，聽任長史費謙等人搜刮民財，傷政害民。原先，東晋末年，有叫司馬飛龍的，自稱與皇室同宗，跑到仇池定居。宋文帝元嘉九年，得知劉道濟爲官失職大失人心，就從仇池攻入綿竹搶掠燒殺，道濟派兵圍剿抓獲司馬飛龍斬首示衆。在此以前道濟用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堅决不同意；外地來成都的商人，費謙又加以抑制。來往商旅都叫苦怨恨，百姓都想造反，氐奴等人趁機聚衆爲盜，到趙廣等人製造謠言説司馬殿下還活着，在陽泉山中。遷到蜀地與司馬氏有關係的舊家子弟聞風聯合起來造反，公推道人程道養，還説就是飛龍。道養，實是外地枹罕縣人。趙廣改名爲龍興，自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設置朝廷百官，以道養之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守涪城。趙廣又自號鎮軍將軍，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協助程道養圍攻成都。劉道濟派遣中兵參軍裴方明抗擊，一再打敗亂軍。

元嘉十年正月，道養等賊寇又大舉反撲，逼迫成都，此時，劉道濟突然死了，裴方明等人將其尸體埋在後房，選挑字迹和道濟相似的假充道濟手筆，寫信批文撰奏，和平常一樣，連道濟的母親妻子都不知道道濟已死。這年二月，程道養升壇祭天，正要舉行柴燎祭祀，裴方明突然襲擊，大敗賊軍。此時，正值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派巴東太守周籍之率領大軍馳援成都，趙廣等人屯兵占據廣漢，分兵圍守郫川。籍之和方明奪回郫川。方明抓獲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伸，斬首示衆。龍伸就是道助。涪、蜀兩地纔都平定。

過了不久，張尋攻破陰平，又和道養會合，

合，逃于郪山，其餘群賊出爲盗不絶。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

逃到郪山，其餘各股賊盗繼續作惡不止。文帝派遣寧朔將軍蕭汪之剿擊。元嘉十四年，殘餘賊衆纔全部肅清，遷移趙廣、張尋等人，安置在建鄴。十六年，趙廣、張尋又和國山縣縣令司馬敬琳勾結謀反，被處極刑。

劉損　劉鎮之

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以左光禄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吴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毁，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仿佛，衡宇一何摧頽！”即令修葺。卒，贈太常。

劉粹族弟劉損字子騫，是衛將軍劉毅的堂弟。劉損的父親名鎮之字仲德，雖因劉毅官高位顯，却在京口閑住，不曾接受朝廷的召聘。鎮之經常告誡劉毅説：“你一定會弄得我們家破人亡。”劉毅很害怕鎮之，每次回京口，從來不敢帶領儀仗衛隊到鎮之處。朝廷以左光禄大夫聘請他，鎮之不肯就任，死在家中。劉損在元嘉年間爲吴郡太守，一到昌門，就拜謁吴太伯廟。當時廟宇毁壞，垣墻倒塌，劉損感慨地説：“太伯的清高風采依稀可見，廟宇爲何如此殘破！”立即派人重修。劉損死後，追贈太常。

劉伯龍

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劉損同鄉本家有個叫劉伯龍的，少年時，家境貧困，到成年之後，做過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却更加貧困。他在家中很氣憤，就召集親近的手下人商量，想做生意買賣，以得什一之利。突然看到一個鬼在近旁拍手大笑。伯龍感嘆説：“貧家本來是命中注定，現在竟又被鬼揶揄取笑啊。”就打消經商念頭。

孫處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夷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候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户口册上衹載其字季高，故以字行。年輕時就以抑强扶弱爲己任，宋武帝征孫恩，季高積極跟從。到平定建鄴，被封爲新夷縣五等侯。盧循繼續作惡，武帝對季高説：“這股海盗就將擊破，但非你不能徹底清剿其賊巢。”就派遣季高渡海襲擊盧循的老巢番禺，果然攻克。盧循的父親盧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人乘坐小船逃到始興，季高就分兵數路派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人率領討平嶺表諸郡。盧循從左里反撲偷襲廣州，季高還擊打退盧循。安帝義熙七年，季高死，追贈南海太守，封候官縣侯。九年，宋武帝上表加贈交州刺史。

蒯恩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嘆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祆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録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

蒯恩字道恩，蘭陵郡承縣人。宋武帝征討孫恩，縣裏派蒯恩割喂馬草，他總是背大捆，比別人多一兩倍。他經常把草甩在地上，嘆氣說："男子漢能拉彎三石硬度的弓弩，怎麽甘心當馬夫。"武帝聽到，馬上給他武器。從征孫恩祆賊，蒯通總是衝鋒在最前面。他膽量氣力超過一般人，武帝很愛惜信賴他。在婁縣戰役中，被箭射中右目。平定京城，收復建鄴，他作戰立功封都鄉侯。又跟隨武帝討伐廣固，攻破盧循，跟劉藩一道追斬徐道覆，和王鎮惡聯軍襲擊江陵，跟朱齡石討伐蜀，又隨從武帝討伐司馬休之。蒯恩自從投入東征西討以來，打過一百多次仗，身受重傷。武帝總結蒯恩前後戰功，封新寧縣男。

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没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武帝北伐中原，留蒯恩護衛世子，并且命令朝中文武和蒯恩交游。蒯恩更加謙虚遜讓，和人交談總是稱呼對方的官位，自稱鄙人，關心部下既有恩德，又有原則。到世子建置府署，設立官屬，蒯恩再遷爲司馬。後來入關迎接桂陽公義真，與夏王赫連勃勃作戰時戰死。封爵傳到孫子，無後，爵位撤除。

向靖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并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向靖的名和宋武帝祖父的名諱相同，所以改以小字彌行世。向彌和武帝是老朋友，跟隨武帝平定京城，參與軍隊建設，進平建鄴，因戰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後來又從征廣固，討伐盧循，所有行軍作戰都功績卓著，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以及征討關中，向彌都得到信任派遣。到宋武帝受禪，以開國元勛封爲曲江縣侯，官位做到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死在任上。

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向彌一生勤儉節約，不爲自己營置房屋，也無田園和商業經營，當時都稱贊他清廉。

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向彌的兒子向植繼嗣，一再違法犯過，不聽從母親教誨，被削除爵位。另换向植的二弟向楨繼承封位，向楨又因殺人，爵位被革除。

向柳

楨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

向楨之弟向柳字玄季，有學問、道德、才華、能力，爲人正派端莊。太尉袁淑、司空徐湛

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之、東揚州刺史顏竣都和他有很深交情。到顏竣地位升高，向柳自以爲是，還以從前朋友關係相待，不去推崇顏竣。順陽范璩勸誡向柳說："名望地位變了，禮數也應該不同以前，你怎麽還用老眼光對待呢?"向柳說："我和顏竣知交多年，難道可以突然以勢利眼光巴結他。"後來向柳爲南康郡守，涉及南郡王劉義宣謀反事敗，關押在建康監獄。他一再秘密請求顏竣救援説情。孝武帝也曾經和顏竣談及向柳案情，顏竣却不肯講情。向柳就被依法處死。

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范璩字伯玉，平北將軍范汪的曾孫，官位做到淮南太守。

劉鍾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并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内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從小死了父親，依隨同鄉中山太守劉回過活，經常因自己貧賤憤憤不平。後來跟隨宋武帝征伐，竭盡心力。到武帝建義旗，武帝就提拔劉鍾做郡主簿，説："凡是參預起義的彭城同鄉，都可依照劉主簿安排。"於是建立義軍，連續作戰都取得勝利。到桓謙在東陵駐扎軍隊，卞範之屯兵在覆舟山以西，武帝懷疑有埋伏，環視兩旁將校，正好看到劉鍾，就説："這山下可能有伏兵，你可帶隊前往偵察。"劉鍾趕去伺探，果然有伏兵，賊衆措手不及奔跑逃命。劉鍾以後任官南齊國内史，封安丘縣五等侯。劉鍾請求改葬他的父、祖及親屬十人，武帝加厚賞賜他安葬費。

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没，鍾直入取其尸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

跟隨武帝征伐廣固，孟龍符戰死敵陣，劉鍾直衝過去奪得孟龍符尸首回營。盧循進逼建鄴，劉鍾堅守防柵，身受重傷，敵軍無法攻入。盧循南逃，劉鍾又跟着劉藩追擊徐道覆，殺掉他。

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凶懼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彼將知人虚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

以後又跟朱齡石討伐西蜀做先鋒，離成都僅二百里，這時劉鍾脚上有毛病，齡石就去看望他，商量想暫時休整，等待敵人有疏忽的戰機再進攻。劉鍾説："不能這樣，不久前我們宣傳大軍正向内水進剿，所以譙道福不敢離開涪城，現在我們以優勢兵力突然逼近成都，是出其不意，敵人已經聞風破膽了。賊衆現在恃險把守，這是他們恐懼不敢出陣迎戰，并非他們能持久固守。敵人表面凶惡其實内心恐懼，趁這時進攻，這是

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

難得戰機，我們一定勝利；假使延遲出擊，敵方將探知我們部署虛實，到那時，恐將被蜀賊所俘虜啊。”朱齡石接受劉鍾的建議，第二天，就攻破敵人二座城邑，長驅直入平定了成都。劉鍾因征廣固有戰功，封永新縣男。

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宋武帝北伐中原，劉鍾在後方鎮守。他歷次晉升做到右衛將軍。晉恭帝元熙元年，劉鍾死了。他的爵位傳到孫子，蕭齊受禪封爵被削除。

虞丘進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縣人。年輕時跟隨謝玄討伐苻堅立下戰功，封關內侯。後來又跟隨宋武帝征討孫恩，在多次戰役中立功。接着跟從武帝平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

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到盧循進逼京城，孟昶等人建議侍奉皇帝過江避難，虞丘進在參加朝廷商議中，表示絶對不可以，當面駁斥孟昶等人，宋武帝非常欣賞他。升鄱陽太守。後來又跟劉藩一起斬了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所立戰功銓叙，封望蔡縣男。宋武帝永初二年，屢次升遷爲太子右衛率。死後，追叙討伐司馬休之戰功，進爲子爵。傳位到曾孫，齊受禪，爵位被削除。

孟懷玉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軍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世代居住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懷玉爲建武司馬。參預武帝起義，從征平定京口、建鄴，以戰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進逼京都，懷玉以戰功爲中軍諮議參軍。盧循被討平，孟懷玉被封爲陽豐縣男，任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死在任上。無子，爵位被削除。

孟龍符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懷玉之弟龍符，勇敢果斷有膽氣，很早就被宋武帝所賞識，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跟隨武帝討伐廣固，任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趕逃竄敵軍，被包圍戰死，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早年父親就去

少孤，居喪以毁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侄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説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悦。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

世，他居喪哀傷到不顧身體健康，以盡孝聞名。太守韓伯看到胡藩，就對胡藩的叔父尚書胡少廣説：“您這位侄兒會以道義剛正揚名。”地方官推薦，他謝絶，等到兩個弟弟都成人成家後，胡藩纔參與郗恢北伐軍事。此時殷仲堪做荆州刺史，胡藩妻兄羅企生做仲堪參軍。胡藩到江陵看望企生，藉此機會規勸仲堪説：“桓玄心術不正，你對他推崇親厚太過分，這不是爲將來打算啊。”仲堪聽了不高興。胡藩退回就對企生説：“殷仲堪叛變投敵，一定會有大禍，你不早日離開，後悔都來不及。”後來，桓玄從夏口偷襲仲堪，胡藩參與桓玄後軍軍事。仲堪被打敗，企生果然因附從仲堪株連被殺。

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

胡藩轉而參預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桓玄戰敗想逃跑，胡藩牽住桓玄的坐馬説：“眼前護衛騎兵還有八百人，都是你的子弟兵，現在甩掉他們，想回去還能招攏這些親軍嗎？”桓玄衹是用馬鞭指着天無言可答。由是這些親兵奔逃失散，有的追至蕪湖找到桓玄。桓玄見到胡藩興奮地對張須無説：“你的家鄉本來就出豪傑，現在又重逢王脩。”桑落戰敗，胡藩艦船被燒毁，他連人帶鎧甲投水，在水底潛行十幾丈遠，纔脱險上岸。就回家中。

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吴平縣五等子。

宋武帝平日就聽説胡藩對殷仲堪敢於直言，後來又爲桓玄盡忠，就邀他參與鎮軍軍事。跟隨武帝征討慕容超，慕容超的軍隊結集在臨朐。胡藩向武帝建議説：“敵方大軍駐扎在城外，城内留守兵力一定有限，立即攻下這座城池，砍掉他的帥旗，這是當年韓信用來破趙的戰策呀。”武帝就派檀韶和胡藩領兵偷襲，很快就占領敵城。敵人望見城池已失陷，一下子奔逃，回軍據守廣固。武帝包圍了廣固，快要攻克的這天夜晚，突然有一隻像鵝大的鳥，羽毛青黑色，飛進武帝的帥帳，大家以爲是不吉利的預兆。惟獨胡藩祝賀説：“青黑的顔色，是主北方胡虜屬色，青黑色大鳥自投入帳，預兆胡虜將歸順於我，是大吉大利的兆頭。”第二天攻城，占領了廣固。胡藩又跟隨武帝征討逃竄到左里的盧循，多次戰鬥都立功，封吴平縣五等子。

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咏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

胡藩不久任鄱陽太守，跟隨武帝討伐劉毅。先前，劉毅鎮守荆州，曾上表請求東行回建鄴掃墓。離京都祇有幾十里，劉毅却不進京城朝拜朝廷。還是武帝親到倪塘會見劉毅，胡藩提出趁機殺掉劉毅，就對武帝說："您認爲劉將軍甘心做您下屬嗎?"武帝說："你説這話是什麽意思?"胡藩回答説："論豁達大度，功蓋全國，率領百萬大軍，符合天意和民意，劉毅自然因此佩服您。至於博學歷史，作詩高談，又認爲自己是英雄豪傑，加上自誇自詡，還有許多在朝在野的文官武將和白面書生，從四方八面來歸附，是劉毅不肯做您的下屬的原因啊。"武帝説："我和劉毅都有光復晋室大功，目前，他的罪過還未全部暴露，不可自相謀算。"到這次征討劉毅，武帝對胡藩説："當時聽從你在倪塘的建議，就不必今番出兵了。"

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没，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

胡藩又跟隨武帝征討司馬休之，仍做參軍。徐逵之戰敗死在戰陣，武帝很憤怒，當天在馬頭岸渡江。江津岸高峭削筆直像數丈的高墻，司馬休之靠岸布置防守，幾乎無法搶攻登岸。武帝大叫胡藩，命他搶登，胡藩很猶豫爲難。武帝大怒，命令衛隊把胡藩押起來，想處斬他。胡藩不肯甘心受死，環顧衆人説："我寧可上戰陣戰死罷了。"就用刀頭鑿穿岸孔，僅容脚趾踩入攀登而上，跟隨胡藩搶登的勇士也不少。登上江岸，拼死血戰，終於戰敗司馬休之。

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别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并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

後來胡藩又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另率一支軍隊到河東。狂風將輜重大船飈到北岸，魏軍牽得這艘滿載軍需的大船。胡藩怒氣大發，率領親兵十二名乘小船直奔過去。岸上北魏騎兵五六百人，看到胡藩的小船奔來都笑他不自量力。哪裏知道胡藩本來射技高超，上岸發箭，應弦而倒的有十多人。魏軍都退走，全部奪回所失輜重回營。武帝又派遣胡藩和朱超石等進擊魏軍至半城，敵軍騎兵數萬重重包圍，胡藩和朱超石的兵力不到五千，奮力决戰，大敗魏軍。武帝回到彭城，胡藩參相國軍事。評定討平司馬休之和廣固戰功，胡藩受封爲陽山縣男。宋文帝元嘉年間，胡藩任太子左衛率。死後，謚號爲壯侯。子隆世

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繼承爵位。

胡藩的兒子多不遵守國家法律朝廷制度，第十四子遵世夥同孔熙先謀逆，文帝因爲胡藩是功臣，不便暴露世遵謀反大罪，暗中使江州刺史以別的罪名處死遵世。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來又想擁立庶人司馬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到豫章討伐平定了他們。

劉康祖　劉虔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

劉康祖，彭城呂縣人，祖居京口。父親虔之輕財好施，官居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以及魯宗之，宗之的兒子魯軌襲擊殺死虔之，虔之被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

康祖便弓馬，膂力絶人，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逾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并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并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勛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蒱戲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

劉康祖擅長射箭騎馬，腰壯力大勝過常人，但他以輕佻放蕩狂賭酗酒爲樂。經常犯法被郡上縣裏所拘捕，他總是翻屋跳墻逃脱，没有誰能抓住他。黑夜闖進人家，被官府包圍，康祖竟能突圍逃走，没有人敢去追，趁夜回京口，半夜就到家。天亮，守城差役到州府申述關防情況，不一會建康方面來公文要逮捕康祖，府州主管治安吏佐都證明康祖昨晚是在京口，就得以逃過災禍。長期以來一再被指控揭發，宋文帝以康祖是功臣子弟往往寬赦他。後來襲封拜員外郎，又因賭博被撤職。宋孝武帝爲豫州刺史，駐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這次被委任官職，康祖痛改前非修身自勵。歷任南平王劉鑠的安蠻府司馬。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軍圍攻汝南，文帝調遣各路兵馬救援，康祖總管援軍做先鋒。援軍挺進新蔡，打敗魏軍，距離懸瓠衹有四十里。魏太武帝燒掉營壘退兵。康祖升爲左軍將軍。這時，文帝想乘勝大舉北伐，康祖認爲季節已到下半年，建議等到明年。文帝不同意。這一年秋天，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人帶兵渡過黄河，康祖率領豫州部隊出許昌、洛陽。王玄謨等人戰敗退回，這時，南平王劉鑠還在壽陽，文帝怕他們被魏軍所圍，召康祖趕快撤回。康祖退兵，離壽陽不到數十里，正值魏永昌王率領長安大軍八萬騎兵，和康祖相遇於尉武。康祖僅有八千人馬，就連車爲營前進。魏軍

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没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四面圍攻，將部隊分做三批，輪番作戰。康祖率領督促士卒，戰士也無不以一當百，魏軍死亡過半，戰地上積血漫過足面。但因康祖被魏軍流矢射中頭部戰死，因此大敗，全軍覆没，生存的纔數十人。魏軍將康祖的頭送到彭城示衆，康祖的面色未變還和活着一樣。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劉簡之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剋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

康祖的伯父簡之，很有志氣和才幹，被宋武帝所賞識。武帝正準備興復天下，收羅交結有才識或擅長武藝的人才，曾經兩次拜訪簡之，正有客人在座。簡之瞭解劉裕來訪的目的，就對虔之説："劉將軍兩次來訪，一定有其意圖。既然不便説出，你應該去拜訪他試探試探。"及虔之到他處，武帝已占領了京口，虔之就加入劉裕的義軍。簡之聽到劉裕舉義消息，就殺掉耕牛，召集願意參與的群衆，投奔劉裕。以後，劉簡之官至太尉諮議參軍。

劉謙之

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晋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弟謙之，勤奮求學，著有《晋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劉道產　劉延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晋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線絰號哭，追送至於沔口。

簡之子道產，剛從政做無錫縣令，襲爵晋安縣五等侯。宋文帝元嘉三年，升到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他在任内以恩德感化老百姓。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很會治理政務，在雍州任内，政績更加顯著。當時蠻夷，以前逞强不受教化的，現在都歸順服從，百姓安居樂業，因此有《襄陽樂歌》，是自劉道產在任老百姓編的。道產死在任上，謚曰襄侯。劉道產政績廣被西部地區，到道產靈柩運回，諸蠻都披麻戴孝呼號哭泣，追送到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

道產的長子延孫，宋孝武帝初年，位至侍中，封東昌縣侯，多次遷升做到尚書右僕射。孝武帝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又調外任做南徐州刺史。原先，宋武帝遺詔：京口戰略要地，離國都很近，不是皇族帝戚不准任此要職。而劉氏祖籍彭城的，分爲三里，武帝一支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一支住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一支住叢亭里。三里以及延孫祖籍呂

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

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

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别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埸，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逾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孫隆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托，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縣，共有四劉，雖然都是漢楚元王後代，但從來不排次序輩分，延孫和皇帝本來不是同宗，不應當授與南徐州要職。當時司空竟陵王劉誕爲徐州刺史，孝武帝非常擔心猜忌他，不願讓劉誕管轄京口，遷他到廣陵。廣陵和京口是對岸，就派可靠官員做徐州刺史據守京口，以防劉誕不軌，所以將南徐州給延孫掌治，孝武帝又和延孫連宗，命諸王和延孫序長幼輩分。

大明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劉誕觸犯國法却不接受朝廷詔令，劉延孫急派中兵參軍杜幼文前去討伐，及杜幼文兵到，劉誕已緊閉城門防守，杜幼文就退回。劉誕又派遣劉公泰送信邀結劉延孫，延孫殺掉公泰，將其首級送到京城建鄴，又派遣杜幼文歸討伐劉誕的沈慶之指揮。

大明五年，朝廷下詔給劉延孫說："當年以京城舊親結認同宗，原是正確的。現在危機早已消除，應該將戰略要地，交皇帝至親晚輩管轄。"就調劉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已病，不曾受職到任。死後贈司徒，給班劍儀仗隊二十人。有關方面奏請謚"忠穆"，朝廷下詔改爲文穆。子劉質襲位。

論曰：劉敬宣和宋武帝劉裕的交情在尚未稱帝之前，義分早已同心，雖然起義之時，未能相從，但是深寄希望，從來没有改變。而隆盛顯赫的封賞，竟止於敬宣在世，褒揚襲爵，不及於身後，恩禮之薄，或且另有原因吧？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人，有的是憑藉多年交往，同心協力，有的是攀龍附鳳，雄飛展翅，都能起自下位，達到封侯。《詩》說"無德不報"，這句話真實啊。劉康祖一家追隨武帝，早年就裂土受封，受命出征重任，赴湯蹈火遂其心願。道產功在漢南，十多年，遺留下來的風範和功業，是足以稱道的啊。綜觀他們的事迹，可以説前後不同兩種作風而都可以稱贊。延孫位高得寵，經選擇授予重任，孝武帝以腹心重托，獲得國家宗臣的隆譽，也是他非常的機遇啊。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趙倫之（子）伯符　蕭思話（子）惠開 惠明（惠明子）眎素（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惠基弟）惠休（惠休弟子）介（介子）允 引（惠開從子）琛
臧燾（玄孫）嚴（嚴族叔）未甄（未甄子）盾 厥（燾弟）熹（熹子）質

趙倫之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是宋孝穆皇后的弟弟。幼而喪父，家境貧苦，服侍母親孝順，爲人所稱道。宋武帝起兵，倫之因有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經多次升遷至雍州刺史。

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

武帝北伐後秦，倫之派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兵嶢柳，在藍田大破後秦姚泓的軍隊。到武帝即皇帝位，倫之因輔佐即位有功，被封爲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爲護軍將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

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倫之雖爲外戚而有尊貴寵幸的地位，而他生活樸素，性格粗野固執，對於人世間的事情多不能理解。久在地方長官任上，於公於私，他都身處富貴。徵入朝中爲護軍，他的資力與這職務不相稱，所以被貶。光祿大夫范泰喜歡開玩笑，笑着對他說："如果司徒這個位置缺人，一定用你這位老僕人。我不會說破你的資力所能擔任的職務，總之司徒的位置是由外戚中職務高的人按先後次序擔任的。"倫之聽了大喜，經常帶着酒菜去拜訪范泰。元嘉五年逝世，謚號元侯。子伯符繼承他的爵位。

趙伯符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

伯符字潤遠，小時候喜歡弓箭馬匹，任寧遠將軍，總領他的部屬，住在宮城北面。每當有了火警盜賊打劫，他就披甲戴盔，幫助郡縣官吏前去討伐，武帝對他很是稱贊。

文帝即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劫盗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别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爲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慚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文帝即皇帝位，伯符幾經升遷至徐州、兖州二州刺史。他當政苛刻暴虐，官吏畏懼他仿佛是同虎狼居住在一起，盗賊遠遠逃走，不敢進入本州境内。元嘉十八年，徵入朝廷任領軍將軍。在此以前，外監不隸屬領軍管轄，需要領軍統管的，皇帝當有特别詔令，到伯符爲領軍將軍纔開始統領外監。後任丹陽尹，他在郡中爲人嚴厲殘酷，官署中的官吏再也受不了他的政令，有的因爲棄官叛離受到罪責，跳水而死。典筆吏因没有按照伯符旨意去取筆，立即打了他五十鞭。伯符子趙倩娶文帝第四個女兒海鹽公主，對她十分喜歡與敬重。趙倩曾因説笑話，用手打了海鹽公主。此事讓文帝知道了，文帝發怒，公主便與趙倩離婚。伯符因此既慚愧又害怕，發病逝世，謚號稱肅。傳封地至孫趙勗，齊高帝接受禪讓以後，趙勗的封地被取消。

蕭思話 蕭惠開 蕭惠明 蕭眎素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兖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弟的兒子。他的父親蕭源之字君流，歷任徐州、兖州二州刺史。永初元年逝世，追贈爲前將軍。

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

思話十多歲時，還不知讀書，喜歡騎在屋頂上玩耍，好打細腰鼓，對鄰居侵害施暴，没有誰不痛恨他的。自他强自節制改變平日志行，幾年之中也就有了好的聲譽。他的隸書寫得比較好，善於彈琴，會騎馬射箭。後來繼承封陽縣侯的爵位。

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

元嘉年間，任青州刺史。亡命之徒司馬朗之兄弟聚集黨徒謀劃作亂，思話派遣北海太守蕭汪之前去討伐，將他們殺了。

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嘆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還鎮南鄭。

元嘉八年，魏國大軍入侵，思話逃離州署奔入平昌。後魏軍中途駐定不來，思話也就因棄州逃走被召入朝中，拘繫在尚方署中。原先在青州，思話常用銅斗覆扣在藥厨下，忽然在斗下有兩隻死雀。思話嘆道："斗覆而雙雀死，這是不祥之兆吧?"不久果然被拘繫。到了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上與人不和，氐軍帥楊難當因此入侵漢中，於是思話從勞役之中起用爲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平定了漢中，全部收回被侵略的地方，在葭萌水駐兵設防。思話回師鎮守南鄭。

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

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

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

元凶弒立，以爲徐、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

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法護是中山無極人。渡過長江，寓居在南郡。他的弟弟法崇從少府擢拔爲益州刺史。法護逃亡故土有罪，被地方官收捕，命令他在獄中自殺。文帝因爲法崇受任治理一方這一層關係，便命衹説法護是因病死了。文帝令思話上報平定漢中的始末，并交付史官。

元嘉十四年，遷任臨川王劉義慶的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給他弓琴，親手寫下告誡的話説："從前得到此琴，説是舊物，現在將它授予你，并往日的桑弓一張，如此，這些器物纔稱快意。美好的器材，應當在儘量發揮它作用的地方，您老對於我的饋贈當是没有什麽推辭的了。"思話曾跟隨文帝登鍾山北面山頭，半道有磐石清泉，文帝請思話在石上彈琴，於是用銀杯盛酒賜他，對他説："在這裏一起欣賞音樂，有隱士情調。"歷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督四州軍事，徵入爲吏部尚書。思話因離開了雍州再没有幹活的人，便請求撥給九名府軍。文帝和他開玩笑説："您老衹要不爲農父居住鄉里，何憂無人使唤呢？"没有到任，遷護軍將軍。

當時，魏軍進攻懸瓠，文帝將要大舉北侵，朝中衆官都贊同北侵，而思話執意勸諫，不被聽從。到魏軍退却，即代孝武任徐州、兗州二州刺史，監督四州軍事。後來圍攻碻磝城，不能攻破，撤軍至歷下，因江夏王劉義恭的奏請，免去了官職。

劉劭殺了文帝自立爲皇帝，又用思話爲徐州、兗州二州刺史，即時起義以響應孝武。孝武即皇帝位，召思話爲尚書左僕射，思話堅决推辭，改任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當時京城多有搶劫，二十天内，竟達十七起之多，思話引咎辭職，朝廷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逝世，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稱穆侯。

思話在外戚中因有美好聲望，早年便受到信賴和器重，歷任十二州刺史，奉令監督過九個州的軍事。他所任職的地方，雖然没有表現出顯著的高風亮節，也没有污穢的毛病。愛才好士，人多歸附於他。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長子惠開年輕時便有風度，涉獵文史，雖然出身於貴戚家庭，而他的居住，服飾都簡單樸素。初入仕途時任秘書郎，愛好多與衆人不同，關係十分親近的人，有的三年不和他説話。外祖父光禄大夫沛郡劉成勸誡他説："你是朝廷恩惠所及的外戚人家子弟，這與集中天下人的妒嫉差不多。"轉任太子舍人，和任同一官職的汝南周朗友好，以偏頗奇特的性情而相互尊重。

孝建元年，爲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争推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别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嘆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

孝建元年，爲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争相推論積射將軍徐冲之的事，何偃官運正盛，怒使部屬彈劾惠開，惠開便上書辭職，因此冒犯了皇帝的旨意。皇帝特别指令有關官吏以托病過多的緣故，免去惠開職務。思話一貫恭敬謹慎，與惠開不同，因此，常對惠開表示憎惡，加以責備，到看到惠開請求解職的奏書，感嘆説："兒不幸與周朗游好，理應如此。"對他杖責二百。不久，任中庶子，父死去官，守喪有孝心。家中一向信奉佛教，惠開共爲父親建造了四座寺廟：南岡下一座名爲禪岡寺，曲阿舊鄉宅一座名爲禪鄉寺，京口墓亭一座名爲禪亭寺，封地封陽縣一座名爲禪封寺。對封邑中的部屬説："封地的收入少而我們兄弟很多，如果全部收入衹給一人，這就在於我的推讓；如果是兄弟們平等分享，這事又顯得悲凉可耻。現在既已建造了這些寺廟，就應當將封地的收入用來供給僧衆。"繼承封陽縣侯的爵位，任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

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

惠開的妹妹將要嫁給桂陽王休範，女兒又將要嫁給孝武帝的兒子，打發出嫁的資財當要二千萬。朝廷便以惠開爲豫章内史，聽任他肆意收取錢財，因此在郡任上以貪婪殘暴著稱。再遷任御史中丞。孝武給劉秀之的詔書説："如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希望他能够稱職。但一到任上，就自然特别有所震懾。"到他上任，百官都害怕他。

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爲劉

後任益州刺史，赴任時路經江陵。當時吉翰的兒子在荆州，他與惠開有交情，便給惠開設置女樂。樂人中有形容娟好的，惠開求賜，不給；想用四女妓换取，又不許。惠開發怒，把吉翰捉來殺了，便收取了他的女妓。給朝廷的報告説：

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毁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吉翰爲劉義宣所用，交結不逞之徒，在我的面前誹謗朝政，我便將他殺了。”孝武帝稱此爲快事。

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爲大功可立。才疏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過人，嘗供三千沙門，一閲其名，退無所失。

惠開素來心懷大志，到了蜀地想要多方面地實現他的謀略。他善於叙述自己的主張，聽他説話的人都以爲他大功可成。但他才力不够而想得很多，終於不能成就事業。他運用嚴酷的刑罰，蜀地人稱他爲“卧虎”。他清楚的辨析能力超過一般的人，曾供養三千和尚，一旦見過他們的名字，回頭没有記錯的。

明帝即位，晋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晋原郡反，諸郡悉應，并來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并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奬説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别駕費欣業分兵并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

明帝劉彧即皇帝位，晋安王劉子勛反叛，惠開便召集高級軍官，對他們説：“我受世祖的寵愛，當奔命萬里，擁戴晋安王在九江稱帝。”蜀地百姓本來怨恨惠開嚴酷，到此時，他所遣發的兵士都不肯前進。晋原郡反叛，各郡一起響應，都來圍困益州城池。城内江東兵士不過二千，凡是蜀人，惠開對他都有疑心，全都打發出城。劉子勛不久兵敗，蜀地人衆都要入城屠殺，想以此來得到朝廷豐厚的賞賜。明帝以爲蜀地既險且遠，赦免對惠開誅殺和責罰，派遣他的弟弟惠基出使蜀地宣布這一旨意。但蜀人志在屠城，所以不願讓皇帝的詔命很快傳到益州城中，而在途中攔阻惠基，惠基打敗他們的首領後得以前行。惠開奉行詔命，歸順明帝，圍困城池的蜀人纔得解散。明帝又派惠開的同宗蕭寶首從水路慰勞益州人，而寶首想要得到安定蜀地的功績，不但不責備蜀人，反而奬賞取悦他們，於是動亂之民，處處蜂起。惠開於是向朝廷報告情况，朝廷派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别駕費欣業分兵向蜀并進，大破動亂人衆，捉拿蕭寶首，將他送回京都。惠開回到京城，明帝向他詢問事件的起因，朝廷侍衛和皇帝身旁官員無不害怕得不敢正眼相看，而惠開舉動自若，從容地回答説：“臣衹知道叛逆或者歸順，而不知道上天的意思。”又説：“不是臣就不會叛亂，不是臣也就没有太平。”

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

原先，惠開幕府中的録事參軍劉希微欠蜀人債款近百萬，被債主强留，不能與惠開一起回京。惠開與希微共事，交情并不深厚，而馬厩中共有馬六十匹，惠開請希微全都用來還債。他的

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

意趣不同常人便是這樣。惠開退出自己的俸資二千餘萬，全部施捨給僧徒與普通百姓，自己一無所留。

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後來任桂陽王劉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那年，會稽太守蔡興宗到郡上任，惠開請假由京口回京都，二人在曲阿相逢。惠開原先與興宗名分地位大略相同，又曾經是情意融洽，但以爲自己負罪摧折，故猜想興宗不可能來拜訪自己，於是警戒部下：如果蔡興宗的部隊有什麼詢問，千萬不能回答。惠開一貫嚴厲，部下没有人敢違反。興宗見惠開的船工很多，派人前去問訊，船夫二三百人都低着頭走開，没有一個答話的人。

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内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

不久，任命爲少府，加官給事中。惠開素來性情剛烈，到此時更不得志，説："大丈夫在朝廷就要主管機要，在地方就要爲一方長官，能再低頭到朝中嗎?"官署内他所住的房前，一向種着很美的花草，惠開將它們全部鏟除，另種白楊。他常對人説："人生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雖然有萬年的壽命還是如短命死了。"他生病吐血，吐出來的像是肺肝一般的東西。逝世，他的兒子蕭睿繼承了他的爵位。齊高帝接受禪讓之後，封地被取消。

惠開與諸弟并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産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開與他的兄弟們并不和睦，惠基出使到益州，竟不相見。與同母弟惠明也竟成猜疑仇恨。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吴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惠明是惠開的二弟，在當時也有好的聲譽。泰始初年，任吴興太守，吴興郡邊界上有一座卞山，山下有項羽廟。人們互相傳説項羽神多在郡中治理政事，吴興的前後太守都不敢上任。惠明對郡府主簿説："孔季恭曾治理此郡，没聽説他有什麼災難。"於是大擺宴席接待賓客。過幾日，見一人有一丈多高，拉開弓搭着箭指向惠明，一會兒不見了。惠明因此背上生瘡，祇十天就死了。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

惠明子眎素，梁代天監年間，任丹陽尹丞。開始授任的時候，梁武帝給他賜錢八萬，眎素很快地將它散給了親戚朋友。升任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

性静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并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别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昕素性格静守退讓，少有嗜好欲望，喜歡學習，能清談，不把名利放在心上，喜怒不表現於臉色。不論身在百姓之間或身居官位，都放縱性情，通達真率，不自己誇耀，簡樸天然。當他任南徐州從事到了京口，便有在那裏終仕的意願。後任中書侍郎。在這個職位上没多久，請求去任諸暨縣令。到縣十餘日，將官服官帽挂在縣門口離任而去。獨自居家，摒去世事，不是親戚不能到他家門。他的妻子即是齊國太尉王儉的女兒，長久分開居住，所以没有兒女。逝世以後，親戚故舊根據他的行爲事迹，取謚號稱貞文先生。

蕭惠基　王抗　褚思莊　夏赤松　蕭洽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嘆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棋，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

惠明弟惠基，小時候因爲皇帝外家的關係拜見宋朝江夏王義恭，義恭贊美他爲人詳察，將女兒嫁給他。歷任中書黄門郎。惠基擅長隸書和下棋，齊高帝和他交情和好，共得其樂。桂陽王休範的妃子，是惠基的姐姐，高帝對她説："你嫁給桂陽王，終久還做賊。"高帝屯兵新亭壘，用惠基爲軍中副帥。惠基弟惠朗親自爲桂陽王休範攻打城池，惠基在城内安定自若，没有一些疑意。後任長兼侍中。

袁粲、劉彦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彦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静，不與彦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

袁粲、劉彦節起兵攻打高帝的時候，高帝因爲彦節是惠基的妹夫，而惠基當時在宫中當值，便派王敬則去觀察惠基的動静，見惠基安静如常，不和彦節互通消息，高帝因此對惠基更加寵信。

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遷太常，加給事中。

出仕齊任都官尚書，掌管吏部。永明年間任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在朝廷地位尊貴而有聲望，惠基和他同在尚書省，如果不是因爲有公事，惠基不去拜見他。升任太常，加官給事中。

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悦不能已。

自宋代大明年以來，士人們對於音樂的崇尚，多是鄭、衛之聲，而雅正的音樂却少有人喜歡。惠基懂得音律，却特别愛好魏代的三祖曲和《相和歌》，每次聽到演奏便高興得不能自已。

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吴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鬥棋。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

當時擅長下棋的人以琅邪王抗爲第一等，吴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爲第二等。夏赤松思維敏捷，善於從大局行棋；思莊則行棋遲緩，巧於鬥棋。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太守，文帝派

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并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

思莊東入會稽，與玄保戲棋，因此設計出棋的局式圖案，回到文帝面前覆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手以賭輸贏，從早飯時候下到傍晚，一局纔終。高帝觀棋已倦，叫他們回尚書省，到五更時分纔決出高下。王抗回去便睡，思莊却是到天亮不眠。當時有人說，思莊所以能達到這樣高的等級，是因爲他思考得深入，没有人能够與他對抗。王抗、思莊都官至給事中。永明年間，皇帝下令讓王抗品評棋藝，竟陵王子良派惠基主持這事。

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原先，思話先在曲阿建造房屋，有嫻静空曠的情致。惠基常對他所親近的人説："要等到兒女們婚嫁完畢，就當回到舊居養老。"立身謙退淡泊，朝廷稱爲善士。逝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子蕭洽字宏稱，小時聰慧警悟，七歲時，朗讀《楚辭》大致出口流利。到長大以後，喜愛學習，博覽群書，善作文。出仕梁朝，任南徐州中從事。這裏是接近京城的要地，官吏數千人，前後在此任職的人都成爲大富翁。蕭洽以清廉之身奉行職事，贈送財物一點也不接受，老婆孩子免不了忍受飢寒。經多次升遷至臨海太守，處理政事清正平和，不主張凶猛，民間風俗聽由自便。回朝中授任司徒左長史。皇帝命令他撰寫《當塗堰碑》，辭采十分富麗。在任上去世。有文集二十卷刊行於世間。

蕭惠休　蕭惠朗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

惠基弟惠休。齊代永明四年任廣州刺史，離任之日，將他的全部資財奉獻朝廷。皇帝命令中書舍人茹法亮説："可以去問問蕭惠休，本來就不應有私財嗎？我要分享這項資財了。"後來封爲建安縣子。

永元元年，徙吴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吴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永元元年，調任爲吴興太守。徵入朝中爲尚書右僕射。以前吴興郡項羽神一向殘暴，人們説惠休是因爲侍奉項羽神恭敬，所以能升到好的官職。那時朝中官員多被誅殺，永元二年，惠休回到平望，皇帝命令他服毒藥而死，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

惠休弟惠朗，夥同桂陽王休範叛逆，齊高

敕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

帝赦免了他。後任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刺史的職事，因犯法免官。

惠朗弟惠蒨，仕齊左户尚書。子介。

惠朗弟惠蒨，出仕齊朝任左户尚書。子名介。

蕭介　蕭允　蕭引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

蕭介字茂鏡，小時候聰明而有悟性，有才器膽識。梁朝大同年間，武陵王蕭紀任揚州刺史，用蕭介任府衙中的長史，在職以清白爲人所稱道。武帝對何敬容說："蕭介很窮，可以將一個郡交給他。"又說："始興郡一再不得好太守，可使蕭介去任這個職務。"因此出任始興太守。他到了始興，聲威德行都很有名。

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并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

徵入朝中爲少府卿，不久加官散騎常侍。恰巧侍中這個職位缺人，選拔人才的官署推舉王筠等四人，但都不合皇帝的意思。皇上說："我門庭之中長久來没有這個職務，應當用蕭介去擔任這一職務。"蕭介在皇帝身邊回答問題，對於皇帝的意思有許多修正的地方，皇帝對他很器重。

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

升任都官尚書，皇帝每次有軍務國政的大事，必定先訪問蕭介。皇帝對朱异說："蕭介是尚書省長官的材料呀。"中大同二年，以疾辭官，皇帝不准，而蕭介到底不肯再出來任事，於是派謁者僕射魏祥到蕭介府上去授他爲光禄大夫。

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嘆息，卒不能用。

太清年間，侯景在渦陽戰敗逃走，進入壽陽。武帝命令助防韋黯去招降侯景，蕭介聞訊上表章勸阻，極言不可以招降。武帝讀表嘆息，而最終未采用。

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蕭介性格清高簡約，不大和人交往，衹與同族兄蕭琛、堂兄蕭眎素及蕭洽的堂弟蕭淑等喝酒論文慶賞嘉會，當時人將他們比作謝氏家族在烏衣巷中的游樂。

初，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原先，武帝召請後仕之士二十餘人，擺酒賦詩。臧盾因作詩不成，罰酒一斗。臧盾飲盡，臉色不變，談笑自若。蕭介握筆蘸墨，立即便成，而不必修飾。武帝贊美他們說："臧盾的酒量，蕭介的文章，席間之美呀。"蕭介七十三歲時，逝世於家中。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

蕭介的第三個兒子蕭允字叔佐，年輕時便爲人所知。他的風采精神安定深沉，通達事理而有

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宫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争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静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識别能力，表情舉止寬和含蓄，出仕梁朝任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官逃散，蕭允獨自一人衣帽整齊地坐於太子官署之中，侯景的軍隊尊敬他，没有對他進行逼迫。不久出都至京口居住。當時到處都是强盗，老百姓驚恐逃亡，衹有蕭允不走。有人問他爲什麽不離家逃難，蕭允説："性命本有它一定的成數，哪可以逃走而免於死亡嗎？現在百姓争着要奮臂而立大功，對於我這樣一個書生還有什麽事做呢？像莊周所説的爲了逃脱自己的影子和避開自己的足迹而拼命逃走的辦法，我是不做的。"於是關上房門静心而居，照常每天吃飯，到底免遭禍難。

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爲黄門侍郎。晋安王爲南豫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禄卿。

陳朝永定年間，侯安都任南徐州刺史，親自到蕭允家中拜訪，以表示後輩對於長者的尊敬。宣帝即皇帝位，蕭允任黄門侍郎。晋安王任南豫州刺史時，用蕭允爲長史。當時晋安王還年輕，没有親自料理事務，所以委托蕭允代行治理府衙中的事情。徵入朝中爲光禄卿。

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晋安出鎮湘州，又苦携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并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晋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

蕭允性格敦厚，從不曾爲榮利費心。到晋安王離京去鎮守湘州，又極力帶着蕭允同行。蕭允年輕時與蔡景歷友善，景歷子蔡徵爲了表示對父親親友的敬愛，聽説蕭允將要上路，於是去拜訪蕭允説："您年歲功德一樣高大，是國家的元老，從容安坐宫中，早晚料理自己官署中的事，爲什麽要辛苦到外地的藩國去？"蕭允回答説："我已答應了晋安王，怎麽可以忘掉信用。"他淡泊於榮名勢利就是這樣。

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托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虚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禄大夫。

至德年間，鄱陽王離京去鎮守會稽，又用蕭允爲長史，兼會稽郡丞。途經延陵季子廟，采蘋藻設祭，藉此作異代的交游，蕭允作詩表述這種願望，文辭思想清麗典雅。陳後主曾向蔡徵問蕭允的爲人，蔡徵説："他清净深遠，幾乎不可測；至於文章，則可有一説。"於是朗誦蕭允的詩作爲回答。後主聽了嘆賞甚久。不久蕭允授光禄大夫。

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并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到隋朝的軍隊渡江滅陳，蕭允被隋軍遣送到函谷關以西。當時南朝文士被强迫到長安的，隋朝照例給他們授以官職，而蕭允與尚書僕射謝伷則以老病推辭。隋文帝以爲他們是忠義之士，給

他們賞賜了很多絲織品。不久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同府主簿。

蕭允的弟弟蕭引字叔休，爲人端平正直而有器度，性情聰明敏鋭，博學善於作文。出仕梁朝任西昌侯儀同府主簿。

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争，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

侯景反叛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中官員多歸附元帝。蕭引説："現在諸王力争天下，災禍剛剛開始，今日衹宜逃難，不是選擇君主的時候。我家兩代任始興郡太守，在百姓中留下愛心，如今正可以南行到那裏去，以保存我們的家族罷了。"便與弟蕭彤及族中親近等一百餘人向南逃奔嶺表。當時始興人歐陽頠任衡州刺史，便到衡州去依附他。

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疏。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并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

歐陽頠調任廣州病死，他的兒子歐陽紇領導他的部屬，蕭引懷疑歐陽紇圖謀不軌，因此對他進行規勸，兩人的情感禮數由此逐漸生疏。到歐陽紇反叛，當時在廣州的京都文士岑之敬、公孫挺等都感到惶恐，衹有蕭引神態怡然，他對岑之敬等人説："管幼安、袁曜卿也衹是安坐罷了。君子端正自己以闡明道理，直道立身以奉行忠義，又有什麼憂慮呢?"到章昭達平定番禺，蕭引纔北還京都，授尚書金部侍郎。

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

蕭引擅長隸書，爲當時人所看重，宣帝曾披閱奏章，指着蕭引的署名説："此字筆趣翩翩，像鳥要飛的樣子。"蕭引道謝説："這是由於陛下授給其羽毛罷了。"宣帝又對蕭引説："我每當心中有所不平，見到你也就消解了，這是什麼緣故?"蕭引回答説："這是陛下不發怒，我於此恩惠有何干涉。"

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黄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

蕭引性格剛直，不投靠權貴，宣帝每次想擢拔他，便爲主事的人所阻斷。到了吕梁大敗之後，戰備已經空缺，轉任蕭引爲庫部侍郎，主管軍用物資的製造。蕭引任職一年，器械充足。又歷任中書，黄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在嶺表很得人心，而士卒精練，每年深入少數民族的住地，多次都有戰功，朝廷、民間頗有不同議論。宣帝認爲蕭引熟悉嶺外人情，姑且派蕭引去觀察馬靖，審察他的行動，暗示他給朝廷送上人質。蕭引一到，馬靖立即悟到了宣帝的意思，送

上兒子和弟弟作爲人質。

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内隊主吴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脱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黄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吴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後主即皇帝位，蕭引任中庶子、建康令。當時宫中隊長吴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脱兒等多有請求托付，蕭引一概不許。蕭引始族子蕭密，當時爲黄門侍郎，他勸諫蕭引説："李、蔡的權勢，在位的人都害怕他們，您也應當稍稍爲自己的進退考慮。"蕭引説："我的立身，自然有原委，又怎能因爲李、蔡而屈節呢？即使使他們感到不平，我不過被免去職務罷了。"吴璡竟作匿名信，又由李、蔡來作證明，因此罷官，逝世於家中。

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蕭引子中以德言最爲知名。蕭引弟蕭彤，任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蕭琛

琛字彦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荆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并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璝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

蕭琛字彦瑜，惠開的侄子。他的祖父僧珍，在宋朝任廷尉卿。父惠訓，齊朝末年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在荆州即皇帝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聯合一起，以巴東、巴西兩郡和和帝對抗，惠訓派出他兒子蕭璝占據上明。直到梁武帝平定建康之後，惠訓纔歸降梁朝。梁武帝寬容了他，授他爲太中大夫，逝世於任上。

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悦。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

蕭琛自小聰明而有悟性，有才學而善辯。纔幾歲時，堂伯惠開見到他，以爲他是一個奇才，摸着他的背説："一定可以使我蕭門興旺發達起來。"開始時任齊朝的太學博士。那時王儉主理朝政，蕭琛年少，不被王儉所瞭解。蕭琛恃仗他的才氣，守望王儉飲宴於樂游，於是穿虎皮靴，策桃枝手杖，徑自往王儉座前走去。王儉與他談話，十分高興。王儉此時任丹陽尹，召請蕭琛爲主簿。

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宴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悦服，彪乃受琛酒。

永明九年，北魏始與齊通使和好，蕭琛再度受命出使北魏，還朝以後任通直散騎侍郎。當時北魏派李彪來使齊國，齊武帝設宴接待他。蕭琛在皇帝擺設的宴席上舉杯給李彪勸酒，李彪不飲，説："公庭之中没有私禮，不容許我受勸。"蕭琛回答説："《詩經》裏有這樣的詩句'好雨落到公田裏，同時也落到我私人地'。"座中的人都對其才辯心悦誠服，李彪於是接受了蕭琛的敬酒。

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

經多次擢拔官至尚書左丞。當時齊明帝施用

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别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輪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

刑罰非常嚴酷，尚書郎犯了杖罰法規的一律立即執行，蕭琛於是秘密向明帝報告説："郎官有杖罰的自後漢開始，那時郎官職位低下，他們主持文書，與令史没有什麽差别。所以設郎官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因此古人多以擔任這種職務感到可耻。自魏、晉以來，郎官稍爲顯得重要。現在正開始起用一些出身高貴的士人爲郎官，而吏部又接近於顯貴的位置，不應當官位比以前高了，而處罰仍然遵照舊時的規定。所以從來對於郎官的彈劾，雖有文書在案，空文而已，而允許拖延處置，或者是讓他遇到皇帝的大赦而免去處分，或者拖延到立春，便得停止執行。宋元嘉、大明年間曾有被罰的，那是别有觸犯主上心意的原因，不是一般的準則。自從泰始、建元以來，杖責郎官的事，没有實行過，此事廢除已久，所以士大夫已不習慣。而今，自從奉行皇上的命令之後，已執行過對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的責罰，人們對此無不心中慚愧而畏懼。同時有的郎官子弟已成長，杖罰之事更是難爲取法。那些應當處罰的，可以特准讓用財物贖罪，使得對於郎官的責罰與令史有别，以表示皇上優待寬大的恩惠。"明帝采納了蕭琛的意見。從此郎官中應受罰的，均依前朝舊例，不予實行。

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

東昏侯繼承帝位，人們説没有到宗廟拜見祖宗的祭文。蕭琛説參照《詩經·周頌》中的《烈文》、《閔予》兩篇，那都是即帝位時拜見祖宗的典範文章。於是東昏侯聽從了他的意見。

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

梁武帝在西邸時，與蕭琛有交情。梁武帝建立行臺時，以蕭琛任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經多次升遷爲平西長史、江夏太守。

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賫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宫。

起先，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一北方僧人南來，衹携一瓠蘆，其中有《漢書·序傳》，僧人説："此是三輔地區故舊相傳，認爲是班固的真本。"蕭琛一再請求得到此書，這書文字多有與當今《漢書》不同的地方，而紙墨也顯得古舊，字體多如飛龍一類，不是隸書，又不是篆書。蕭琛嚴加珍藏。寫信將它贈送給鄱陽王蕭範，獻給了東宫。

後爲吴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

後來任吴興太守，郡中有項羽神廟，當地人

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床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産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户、度支二尚書，侍中。

取名爲“憤王”，很有靈驗，便在郡府聽事廳中安放床幕作爲項羽神座，公事私事都向項羽神座祈禱。前後郡守皆在廳中參拜祭祀，而在另一間房中宰殺耕牛充作祭品。蕭琛到郡，穿着鞋子登上聽事堂，聽到房内有喝叱的聲音。蕭琛臉色嚴肅地説：“活着時不能與漢高祖争奪中原，死了還占據這廳堂，這是爲什麽？”於是將項羽神座遷出到神廟之中。同時禁止殺牛祭祀，用乾肉代替鮮肉。蕭琛多次出任大郡，不治理財産，缺乏應用則向公家財庫支取，不擔心這樣會引起嫌疑。歷任左户、度支二尚書，又任侍中。

帝每朝宴，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説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悦。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武帝每次在朝中設宴，以舊時的交情接待蕭琛。一次蕭琛犯了武帝名字中的一字忌諱，武帝臉上嚴肅起來。蕭琛從容地説：“一名二字，諱一字不能算諱。”武帝説：“各家有各家的風尚。”蕭琛説：“那將如何對待《禮記》的解釋呢？”又曾參加武帝宴席，醉酒伏於席中，武帝用棗子丢在蕭琛身上，蕭琛便取栗子向武帝擲去，恰好打中面部。當時御史中丞在座，武帝不高興地説：“這裏有人，不能這樣，你還有什麽道理可講？”蕭琛立即回答説：“陛下以赤心丢給我，臣怎敢不以戰栗相報？”武帝高興地笑了。武帝常常稱呼蕭琛爲宗老，蕭琛也向武帝奉陳以往所受的恩遇，“早年依附着太陽，素來被焦引爲同志，雖然交上了好運道，依舊蒙受着您的大恩”。武帝回答道：“雖然説我們早就生死相約，却又不是志同道合。請不要談你交的好運，還是説説你這狂奴的與衆不同吧。”

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脱，常自解竈，事畢餘餕，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

蕭琛常説：“少壯時有三種愛好：音樂、書、酒。年紀大了以後，兩件事都停止了，衹是對於書籍的愛好不衰。”蕭琛性情通達超脱，常常親自祭祀竈神，事後，必享用祭餘食物，陶然而醉。官至特進、金紫光禄大夫。逝世，他給兒子們的遺囑説：“與妻同一墳墓，但分别棺槨，用蔬菜祭祀。葬車衹用十乘，喪事要注意簡樸。”皇帝前往吊喪，哭泣十分哀痛，謚號稱平子。蕭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各種文集，共數十萬言。

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

蕭琛子蕭遊，任少府卿。蕭遊子蕭密字士

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幾，小時聰明，博學而有美好的文詞。任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緣别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并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并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吕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宫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縣人，宋朝武敬皇后的哥哥。小時好學，熟悉《周禮》、《儀禮》、《禮記》，貧窮但能約束自己，自立成人，操行爲鄉里百姓所稱道。晉太元年間，衛將軍謝安纔開始創立國學，徐州、兖州二州刺史謝玄推舉臧燾爲國學助教。晉孝武帝要推崇已經逝世的庶祖母宣太后，議論此事的人有的説宣太后應當配祭中宗皇帝。臧燾議論説："《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所以仲子、成風都稱爲夫人。《春秋經》説祭仲子廟，如果讓仲子配祭惠公廟，那麽仲子廟就没有理由另外構造了。前漢時孝文太后孝昭太后都是用兒子的名號作爲稱號，在她們的墓地受祭，而不配祭在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的母親稱恭懷皇后，安帝祖母稱敬隱皇后，順帝母親稱恭愍皇后，她們的謚號雖不挂上兒子的名號，也是在陵園之中享受祭祀，不配祭在章帝、安帝廟中。這些故事説明二漢雖有太后皇后的分别，至於都不在廟中配祭，道理如同《陽秋》。衹有光武帝廢除了吕太后廟主在高祖廟中享受祭祀的舊規，而以薄太后廟主遷入高祖廟中與高祖同享祭祀。又有衛太后被廢以後，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在孝武廟中與孝武帝共享祭祀。這些不是母以子貴的例子，衹是高帝、武帝廟没有隨同享受祭祀的廟主罷了。又漢代在陵園中建立寢殿，這與晉代制度自是不同。臣以爲從遠處説應當以《陽秋》所載祭仲子宫廟的故事爲準則，從近處説應當仰慕前漢、後漢不以皇后廟主配祭的典故。尊貴的名號既已確定，那麽思念父母的感情便已得到表達，爲母親另外建築一座陵廟，那麽尊敬父親的意思也就更加明白了。母后因兒子的名號爲稱號，同時説明了母親所以顯貴的原因。一舉而能適合三方面的情義，此當然是明哲君主的高雅情致了。"議論此事的人都同意臧燾這番議論。

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

不久辭去官職，因爲父母年老，家境清貧，與弟弟臧熹都將人世間的事情抛開，親身耕作，

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

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

自己創業，約束自己，奉養父母十餘年。父母逝世之後，守喪六年，因悲傷而過度消瘦著稱。

宋武帝起兵，臧燾在右將軍何無忌部下參謀軍事，跟隨何無忌府衙轉任鎮南參軍。武帝鎮守京口，爲武帝中軍軍事參謀，徵入朝中授尚書度支郎，改官掌理祠部，封高陵亭侯。

當時皇帝祖廟屋脊上的鴟尾起火，臧燾對著作郎徐廣說："從前孔子在齊國聽説魯國祖廟失火，説一定是桓公、僖公。現在征西和京兆四位府君神位一定毀壞墜落了，不過還能列位廟中受到祭祀，這大約是一種徵候吧？"於是給皇帝上書議論說：

臣聽説："國家大事，在於祭祀與戰爭。"將要營造宮室，先得建築祖廟。古代明哲的君主無不以嚴肅恭謹的誠心，盡崇敬於祖先，如此纔可以使敦厚的教化普及四海，使深厚的情感達於神明，所以應當詳細地考察古代興廢的故事，從情禮兩方面追求適中的態度。

《禮記》說天子七廟，二、四、六祖的廟在左成三昭，三、五、七祖的廟在右成三穆；而太祖的廟在當中，合而爲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都須每月祭祀。遠祖的廟稱爲祧，有二祧，祇有四時的祭祀，而不是每月的祭祀。世代再遠的，遷出祧廟而作壇，再遠的由壇遷出入墠，對於壇墠中的神主則有所祈禱纔去祭祀。這些便是宗廟的次序，親疏的分別。鄭玄注《禮記》認爲祧是文王武王的廟，而王肅則認爲是五世祖和六世祖的廟。尋思所謂"去祧"的話，則祧當不是文王和武王的廟了。文王、武王是周代的祖宗，怎麼能說將他們的神主遷出遠廟而入壇呢？說明遠廟即爲祧的理由是指五服之外無服喪關係的祖先。同時遠廟有降等的祭祀享受，遷出遠廟就有壇墠的不同了，這說明世代愈遠則恩義愈疏了。如果說祧是文王、武王的廟，就應當與五廟一般每月在太祖廟中受祭，儘管是推崇后稷以配祭於天，這是因爲宇宙間的功德都是天地帶來的，并不是推

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

崇之義每有差降了。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所以《左傳》上說："道德深厚的人影響遠，道德淺薄的人則影響近。"《左傳》又說從上而下，禮數以二的數目遞減，這是禮制。這便是高低等級的制度，上下差異的規矩。而說天子諸侯都祭祀五廟，這是爲什麽呢？并且君主爲死去的正妻祭祀，影響到後來的兒孫，而對上的祭祀，用禮不超過高祖。將大恩推及後輩，而廢去對於遠廟的誠敬，這不是聖人規定禮儀的本心。所以泰始年間晋武帝建立宗廟，聽從王氏的建議，依據《禮記》的規定，父親爲士人，子是天子諸侯，以天子諸侯的禮行祭，但他的尸服仍爲士人的服裝，所以對上到征西，以足六代的數目。宣皇雖是太祖，還在子孫的地位，到了大祭的日子，不行東面再拜的禮儀，此正所謂兒子儘管聰敏，不能在父享食之先而享。現在京兆以上已經遷出祖廟，太祖纔能居於正位，議論此事的人以爲三昭三穆的數字不足，想委屈太祖在昭穆的低下的位置，臣以爲這是不合禮法制度的意義的。《禮記》上所說的與太祖而七，當然左昭右穆都已足數了。太祖的廟在六世祖以上，這并不是說一定要滿了七廟纔可以讓太祖的神座安置在那裏。

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毁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絶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并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

議論此事的人又以爲四位府君的神主，應當永遠歸入大祭。我又認爲不當如此。《公羊傳》所謂把撤除的不再奉祀的神主遷於太祖廟中，說的是太祖以下的先君神主。所以《白虎通》說："國王在大祭時祭祀遷廟的神主，是爲了繼承君主的體統，保持宗族傳統不至於斷絶。"難道能像四府君的神主排在太祖的前面嗎？不是繼承統治的君主，没有天命的祥瑞，也不是帝王事業的基礎。以前因爲時代靠近而得到祭祀，現在則於情於禮都已疏遠了，而當永遠享受大祭，永遠空着太祖的位置，從禮儀的典籍中去尋求根據，没有説是可以的。前在永和初年，曾對此種禮儀大加議論，那時虞喜、范宣共

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毁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逾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

以大儒的身份、豐富的學識，都説四府君神主没有理由永存於百代。有人要將它埋在太廟兩階，有人要將它藏在石室，有人要給它另外建廟，雖然這些主張有小的分歧，但大意是一致的。如果宣皇已居於諸廟之上，而四主仍享受大祭不止，那麼大晋大祭就永遠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貴在適中，不必過厚，禮儀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怎麼可以總是承前而不更變？所以臣子的情雖深，而靈、厲的謚號愈加明顯，追念遠祖的情懷雖切，而遷廟的禮尚當用。哪裏不是有心對四主加於厚禮，衹是禮制不可以超越罷了。遷於石室便是藏於太廟北面，改建別廟則不知在什麼地方。虞祭立的神主是用來托身神靈，神移便有瘞埋這個禮法。征西、京兆四位神主如果他們的祭祀應當廢除，這就使四主之魂無所依托了。以前代禮法爲準則，四主的遷移當用虞主瘞埋的禮法。不過經典難以詳盡，群臣的議論又錯綜複雜，這不是我淺薄的才識所能調和取其允當的。

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

當時學者多同意臧燾的議論，而最終没有實行。

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禄，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禄大夫。

宋武帝接受天命，即皇帝位，授臧燾爲太常。雖然作爲王室的外戚，身份顯貴，但臧燾更能自我約束，生活冲淡，住茅屋，吃蔬食，不改他的舊習。他所得俸禄，和親戚共同享用。永初三年退職，授光禄大夫，賜金質印章、紫色綬帶。逝世，少帝追贈他爲左光禄大夫。

長子邃，宜都太守。

長子臧邃，任宜都太守。

臧凝之

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韵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

臧邃兒子凝之，學識修養有用世的才能，與司空徐湛之特別交好。年輕時，與傅僧祐都是世代交好之家的子弟，開始爲文帝所接見。當時文帝正與何尚之議論鑄錢的事，凝之便插話干預他們的談話，文帝便回過頭來同凝之説話。僧祐在一旁牽動凝之的衣服暗示他不要説話，而凝之却大聲説："聖明的君主難以再次遇上，正應當乘此機會説盡我的心裏話。"文帝與凝之對答十餘個往來，凝之語言雅正而有次序，文帝對他很是

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

賞識。後來任尚書左丞，因是徐湛之同黨，被劉劭所殺。凝之子臧寅字士若，他的事迹記載在《沈攸之傳》中。臧寅的弟弟臧稜，任後軍參軍。臧稜子臧嚴。

臧嚴

嚴字彦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毁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携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算》，辭并典麗。

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群蠻悦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臧嚴字彦威，小時候有孝心，爲父親守喪，以哀痛消瘦聞名。既無父親，家境又貧寒，而勤於學問，或行或止總是書不離手。堂叔未甄任江夏郡太守，領着臧嚴上任，臧嚴在途中作《屯游賦》，又作《七算》，文辭都典雅優美。

臧嚴爲人不隨流俗，性格耿直，不曾去拜訪過達官貴人。梁代僕射徐勉想要認識他，而臧嚴始終不去拜訪。經多次升遷至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臧嚴對於學習過的知識多能熟記，對於《漢書》的研讀尤其精深，大致可以背誦。湘東王曾親手拿着四部書目對他進行測驗，臧嚴從甲卷至丁卷各回答一個問題和作者姓名，竟没有失誤的地方。湘東王調任於荆州，臧嚴隨府衙轉任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歷任義陽、武寧郡太守。郡界有蠻人騷擾，前任郡守常常選拔武人用兵力鎮守邊界，臧嚴衹用幾位門生單車進入郡境，蠻人心悦誠服。後來，逝世於鎮南諮議參軍任上。有文集十卷。

臧未甄

嚴族叔未甄，燾曾孫也。父潭之，左户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臧嚴的族叔未甄是臧燾的曾孫。他的父親臧潭之，任左户尚書。未甄有才能，年輕時即爲表兄汝南周顒所賞識，出仕梁朝任太尉長史。爲生母守喪，造小屋在墓側住了三年。歷任廷尉卿，江夏太守，逝世。子臧盾。

臧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悦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

臧盾字宣卿，小時候師從徵士琅邪諸葛璩研讀《五經》。諸葛璩常有學徒數十百人，臧盾生活於這些人中間，没有特别親近的人。諸葛璩説："這學生是帝王的輔佐之才呀。"任尚書中兵郎。臧盾有美好的風度和舉止，每次上朝奏事，梁武帝對他很是喜歡。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

臧盾有孝心，曾跟隨父親夜裏當值在廷尉府中，母親劉氏夜間得急病突然死去，臧盾左手中指忽然痛得不能入睡。到天亮時，家中果然來報

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户，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强，甚稱職。

凶訊，他能够和母親感通便是這樣。爲母親守喪還没有完畢，父親逝世，一共爲父母守喪五年，五年之中没有走出父母墳邊的小屋，傷痛得身體憔悴，以致家裏人都不認識他了。武帝多次告誡他要節制傷感情緒。後來，經多次升遷至御史中丞，性格公正而强悍，很稱職。

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嶷然自若，帝甚嘉焉。

中大通五年，皇帝到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有數萬人衆。南越貢獻的馴象忽然在人群中狂奔，衆人驚恐逃散，衹有臧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依然站在那裏和往常一樣，皇帝對他們很是稱贊。

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先是吴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大同二年，任中領軍。領軍掌管天下軍機要事，官衙中事多，臧盾爲人聰敏有膽識，有氣節，長於處理繁雜的事務，他所擔任的工作處理得很好。原先是吴平侯蕭景任此職事，聲名很大，至此臧盾又繼承了這種名聲。後來逝世於領軍將軍任上，謚號稱忠。

臧厥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

臧盾弟臧厥字獻卿，也以有才幹聞名。任晋安太守。晋安郡處山海之間，百姓常常糾結逃亡，前任郡守進行追捕，不能制止。臧厥一到任便宣傳道德教化，叛亂分子都背負財物出來歸順，從此百姓恢復産業。但臧厥治政也很嚴格，百姓稱他爲臧彪。前後二次兼任中書通事舍人，逝世在兼司農卿任上。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决者，敕并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臧厥前後任職，他所掌管的官署中的重大事務以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定的事務，皇帝都命令交由臧厥處理。他辨析裁斷精明，都能探得其中道理。他逝世後，有人擂起登聞鼓要求給中書舍人治罪，皇帝説："臧厥已亡，此事便没有人可以托辦了。"他爲人知遇便是這樣。子臧操，任尚書三公郎。

臧熹 臧質

熹字義和，燾之弟也，與燾并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并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臧熹字義和，是臧燾的弟弟，他和臧燾都愛好儒家經典學問。晋安帝初起兵時，臧熹便練習騎馬射箭，志在取得功名。曾與溧陽縣令阮崇一起圍獵，遇上猛獸突圍，隨從來圍獵的人一起散開，臧熹一箭射去，猛獸應弦而倒。

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

跟從宋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逃走，

走，武帝便使熹入宫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

武帝便派臧熹進入宫中收取圖書和各種器物，查封府庫。見有金飾樂器，武帝問臧熹說："你要這個嗎?"臧熹臉色嚴肅地說："皇上受到脅迫，流亡到不是皇上所居的地方，將軍您首立大義，勤勞於朝廷，我雖然不肖，實在無心於歌樂。"武帝笑着說："且和你開個玩笑罷了。"以有建義之功，封爲始興縣五等侯，爲武帝車騎，參與中軍軍事。

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

武帝將要出征廣固，議論此事的人多不贊同，而臧熹贊同并助成武帝出征。

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禄勳。

武帝派朱齡石率領大軍征伐蜀地，命令臧熹用奇兵出擊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地頭領譙縱派大將譙撫之屯守牛脾，又派譙小苟重兵守衛打鼻。臧熹至牛脾，撫之兵敗逃走，臧熹將他追殺，平定了成都。臧熹患病在蜀逝世，追贈光禄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頹頂拳髮。初爲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户，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慚謝，質拂衣而去。

臧熹子臧質字含文，小時候喜歡鷹犬，善於賭博、意錢一類的博戲。身高六尺七寸，突面露齒，禿頂而旁有鬈髮。開始任世子中軍參軍，曾去拜謁護軍趙倫之，倫之已經位高名重，不接待他。臧質憤怒地說："大丈夫各以老婦人爲門户，怎麼會在這裏受到輕視。"倫之慚愧道歉，臧質拂衣而去。

後爲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内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爲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義興太守。

後來任江夏王劉義恭撫軍參軍，因爲人輕薄而缺乏約束，被文帝所嫌棄，調任爲給事中。會稽長公主常替他説話，於是出任建平太守，很得蠻人與楚人的擁護。歷任竟陵内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官吏百姓都感到安適。臧質剛剛年過三十，而多次爲名郡太守，廣泛閲讀文史書册，寫作書信十分快捷，有才幹，喜歡議論軍事。文帝認爲可以委以大任，用他作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加官都督。臧質在刺史任上生活奢侈，對部下加官晋爵没有章法，被有司所糾。遇赦得免。與范曄、徐湛之等交情深厚。范曄謀反，朝廷估計臧質必定與他一起行動。碰上范曄事情泄露，又任義興太守。

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内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

元嘉二十七年，調任南譙王劉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内史。没有到任，恰遇魏太武帝兵圍汝南，守衛汝南的統帥陳憲一邊加强防守，一邊向

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臧質爲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床，於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匹。

朝廷告急，文帝派臧質率輕兵往壽陽，會同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助陳憲。此後太武帝率領大軍數十萬趕向彭城，以臧質爲輔國將軍北救。纔到盱眙，太武帝的軍隊已過了淮水。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太武帝從廣陵向北撤軍，用全力攻打盱眙，向臧質要酒。臧質灌封人尿給他，太武憤怒極了，一夜之間便完成了對盱眙城的長長的包圍圈。臧質回覆太武的信説："你没有聽到童謡説嗎？虜人的戰馬飲了長江水，佛狸死在卯年。是死期使你如此，這與人事無關。我接受我朝廷命令將你消滅，等待你在白登這個地方。我的軍隊走得不遠，是你自來送死，哪裏還能讓你占有桑乾呢？即使我不能把你殺了，你也是由於我而死。你如果還幸運，便能爲亂兵殺死；如果不幸，那就是活着受到捆縛，用一頭驢子將你載着，押送到我國京都。你的聰明才識還能趕上一般的人，但怎麼能超過苻堅呢？近年來你所以能表現你的猖狂的原因，是因爲你還没有飲到長江水，歲星未到卯的方位罷了。"當時魏地童謡説："小馬車向北奔來，好像一群群飛雉。没料到虜人的戰馬南下，去喝長江的水。虜人的頭領北歸到石濟死了，虜人要想渡過長江，上天不許過去。"臧質給太武的回信引用了這個童謡。太武看罷臧質的來信大怒，便用鐵製作坐具，座上置利錐，説："攻破城池，生擒臧質，將讓他坐在這上面。"臧質又給魏軍將士發信，信中寫道朝廷懸購魏太武帝的頭顱，獎賞的規格是封萬户侯，賜布、絹各一萬匹。

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内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其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

魏軍用鈎車鈎城樓，臧質則在城内繫繩，用數百人呼喊着拉住繩索，鈎車不能退。臧質又在夜裏用木桶盛人，吊出城外，截住并繳獲鈎車。第二天，魏軍又用衝車攻城，但城墻土質堅硬，衝車每衝一次，不過落下幾斗土來。魏軍於是肉搏登城，掉了下來，再往上登攀，没有後退的。魏軍被殺傷的人數以萬計，尸體堆積得與城墻一樣高。像這樣攻城三旬，戰死的超過半數，太武帝終於解圍撤兵。皇上嘉獎臧質的戰功，授他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管四州諸軍事。第二年，宋文帝又向北侵入，派臧質率領現有兵力奔

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

赴潼關。臧質屯兵不肯按時出發，又捨不下愛妾，將軍隊留在營壘之中，而自己單騎回住城裏，軍府中的現錢被亂花了六七百萬，被有關官員檢舉，而皇上并不問罪。

元凶弑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并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并施龍子幡。

劉劭殺了文帝自立爲皇帝，用臧質爲丹陽縣尹。臧質家中派他的學生師顗向臧質報告，陳述文帝被害死去的消息。臧質派出使者向司空義宣及孝武帝報告，而自己親自率領五千兵馬急奔京都討伐叛逆，從陽口入江陵拜見義宣。當時臧質的幾個兒子都在京城，聽説臧質起義，全逃走了。義宣剛得到臧質的通報，當即起兵，派使者飛馬向孝武帝報告，請授臧質爲征北將軍。孝武即皇帝位，晉升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孝武帝命令臧質從白下步行而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也從南掖門進入，與臧質同在太極殿會合，生擒劉劭。事後，孝武仍命令臧質在朝堂留守，封他爲始興郡公。臧質前往封地，船一千多乘，所帶部屬行伍前後達一百多里，六匹乘騎共同高舉綉有龍的旗幟。

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暗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荆州，亦拜司空。”

當時孝武帝威權獨攬，而臧質却祇將他看成是少年君主，凡刑罰、政令、慶典、賞賜，不再向朝廷詢問報告，以爲自己的才幹足可以稱一代的英雄豪傑。剛剛聽到劉劭殺了文帝的消息，心中便萌生了不良的圖謀，以爲劉義宣平庸懦弱容易控制，想讓京城之外的地方長官推戴尊奉而成就他的計謀。等到了江陵，便向義宣參拜稱名。臧質對於義宣雖然結爲兄弟，但臧質年紀將近大義宣十歲。於是，義宣惶恐地説：“您爲什麽拜起弟弟來了?”臧質説：“事情應該如此。”此時義宣已推崇孝武帝，所以臧質的計謀没有得逞，而常常擔心事情敗露。當到了新亭又去參拜江夏王劉義恭，義恭驚訝，問臧質拜他的原因。臧質説：“現在天下危難，禮節也不同往常了，前些時在荆州，我也參拜過司空了。”

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説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爲義宣子愃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説。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

恰好義宣對於孝武帝有感到遺憾的地方，臧質因此秘密以書信對義宣進行誘勸，陳述朝廷的得失。又説一個人如果有了使君主畏忌的威勢他就不能持久了。臧質的女兒是義宣兒子劉愃的妻子，義宣與臧質既是親家便没有什麽内外不同的

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黄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説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

分別了，於是采納了臧質的意見。并且義宣的心腹將領蔡超、竺超人等都有追求富貴的願望，又慫恿義宣。義宣此時還没有接受丞相這一職務的任命，臧質的兒子臧敦爲黄門侍郎，奉孝武的命令前往荆州去勸説義宣受命，路過尋陽，臧質唆使臧敦换了另一種譬喻的言辭去勸説義宣。這樣，義宣纔拿定主意，便將此事飛報豫州刺史魯爽，約定在孝建元年秋天一同起兵反叛。

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絶，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顔樂之説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啖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魯爽違犯了約定，當即起兵，派人入都城向他的弟弟魯瑜報告消息，大軍席捲，奔馳叛亂。魯瑜的弟弟魯弘是臧質官署中的佐吏，孝武帝派出使者緊急命令臧質殺了魯弘，臧質於是拿下朝廷來使，倉促起兵，并且飛速向義宣報告情況。孝武派撫軍將軍柳元景統領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兵於梁山洲，兩岸構築半月形的戰壘，在水中和陸地等待臧質的軍隊。柳元景討伐叛逆的文書剛剛宣告各地，而義宣起事的文告也跟着到來。江夏王劉義恭給義宣的信中説："從前桓玄向仲堪借兵，像是今天的情形。"義宣因此懷疑臧質。臧質獻計説："現在用一萬人攻取南州，那麽梁山駐軍的來路就斷絶了，用一萬人咬緊王玄謨，他必不敢輕動。我便放戰船在長江，直指石頭城，這是上等的計策。"義宣正要聽從臧質的意見，義宣的門客顔樂之勸誡義宣説："臧質如果再攻下東城，那麽大功都歸他了，應當派遣部隊自己行事。"義宣派出親信劉諶之靠近臧質在城南擺開軍隊。王玄謨留下瘦弱的士兵守城，用全部精兵出戰。薛安都的騎兵衝鋒在前，垣護之率領將領們跟在薛安都的騎兵後面，臧質和劉諶之的部隊大敗潰散。臧質尋找義宣要商量戰事，而義宣已經秘密逃走了。臧質不知當如何行動，也逃到了尋陽，燒了官府的房舍，將妓妾用車載了逃入南湖，采蓮子充飢。見追兵來了，用荷葉蓋頭，身子沉在水中，而鼻子露在外面，軍中主將鄭俱兒看見了，一箭射去，正中臧質的胸間，隨着刀槍亂砍，肚子刺破了，腸子纏繞在水草上。軍官裘應割了臧質的腦袋，送到建鄴。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等人向孝武提議照漢代王莽的舊例辦，將臧質的頭用漆漆了，放在武庫裏面，皇帝

下令准許。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并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嶮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都是以帝王外家的親近身份，同時得到君臣遇合的機緣，説親情當以趙倫之親近，説資望又當以蕭思話爲貴重，古人説“人能弘揚大道”，大概説的便是這個吧？惠開對於父親雖然禮性深厚，而與兄弟之間的隔閡也特别明顯，同是一顆心，而孝順與友愛的感情却不一樣。人的思想有過山川之險，在惠開身上可以得到印證。臧家美好的文章，世代相傳，含文遭到殺身之禍是喜歡叛逆的結果吧？

南史卷十九

列傳第九

謝晦（兄）瞻（弟）曒（從叔）澹
謝裕（子）恂（玄孫）微（裕弟）純 述（述孫）朓
謝方明（子）惠連　謝靈運（孫）超宗（曾孫）幾卿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晋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奕、據、安、萬、鐵，并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曒、遯。絢位至宋武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晋太常謝裒的玄孫。謝裒的兒子謝奕、謝據、謝安、謝萬、謝鐵，前代史書上都有他們的名字。謝據的兒子謝朗字長度，任東陽太守。謝朗的兒子謝重字景重，任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謝重生謝絢、謝瞻、謝晦、謝曒、謝遯。謝絢官至宋武帝鎮軍長史，早年去世。謝晦開始時任孟昶建威府的中兵參軍。孟昶死，武帝問劉穆之，孟昶府衙中誰可以入我府中？穆之推舉謝晦，武帝即授任謝晦爲太尉參軍。

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抱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

一次武帝正要審問案犯，那天早晨刑獄參軍有病，武帝用謝晦替代他。謝晦在車裏剛看了一遍案件文書，武帝就接着問他，他的應答没有差錯。武帝以爲他是奇才，當日任用他爲刑獄賊曹。經多次升遷至太尉主簿。隨從武帝征討司馬休之，當時徐逵之戰死，武帝將要親自登岸出戰，將領們勸阻武帝上岸，武帝不聽。謝晦將武帝抱住，武帝説："我殺了您。"謝晦説："天下可以没有謝晦，不可以没有您，謝晦死了算什麽?"恰好胡藩上岸，賊兵退去，武帝這纔没有上岸出戰。

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内

謝晦風度俊美，善於言笑，眉清目秀，鬢髮如墨。他廣泛閲讀文章，知識豐富而多有精通，同時代人將他比作楊德祖，衹是稍有不及的地方。謝晦聽了，對這種評論還感到遺憾。武帝對

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臣并作。時謝混風華爲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謝晦深爲喜愛和賞識，讓他隨從出征關西、洛陽，内外重要大事全部交付給他辦理。武帝在彭城舉行盛大宴會，要紙筆作詩，謝晦恐怕武帝作詩有不妥處，起身勸諫，并當即代武帝作詩，詩説："首先掃蕩臨淄的污穢，回頭再清除河洛的塵埃。華陽有奔馳的駿馬，桃林没有停下的車輪。"於是大臣們一起作詩。當時謝混的才華爲江左第一，曾與謝晦同在武帝身邊，武帝看着他們説："我同時得到兩位玉人了。"

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

劉穆之派人來向武帝報告事情，謝晦往往持有異議，穆之發怒説："您還有完的時候没有?"到武帝要用謝晦爲從事中郎，穆之堅持不同意，所以直到穆之逝世以前謝晦都得不到升遷。到穆之去世的消息傳來，武帝哭得十分傷心，説："我失去了有德才的朋友。"謝晦此時正在當值，十分高興，自行入閣中審處公事。當日，武帝發出命令，轉任謝晦爲從事中郎。到宋武帝建立行臺，謝晦爲右衛將軍，加官侍中。

武帝聞咸陽淪没，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誦詩，晦咏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宫，晦領游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

武帝聽説咸陽淪陷，想要再次北伐，謝晦以兵馬疲勞相勸，武帝纔取消這一打算。於是登上城樓向北眺望，感慨而不高興，便命令部屬朗誦詩篇。謝晦朗誦王粲的詩説："往南登上霸陵的高岸，回首遥望長安。我感悟到了《下泉》詩作者思念明君的心情，無限傷心，喟然長嘆。"武帝流淚不止，不能自我克制。到武帝即皇帝位，在石頭城築壇登基，用皇帝車馬入宫，謝晦領游動軍士擔任警戒。加任中領軍，封武昌縣公。

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晋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羡之、傅亮、檀道濟并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羡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

永初二年，因用皇帝玉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詔令免去謝晦侍中職務。不久，轉任領軍將軍，加官散騎常侍，按照晋代中軍羊祜的先例，進入宫中當值，總領夜間的警衛部隊。當武帝染病，賜給謝晦佩帶有紋飾的劍的武士二十人作爲儀仗，與徐羡之、傅亮、檀道濟一同侍奉醫藥。少帝即皇帝位，加官中書令，與徐羡之、傅亮共同輔佐朝政。到少帝被廢除帝位，徐羡之用謝晦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是想讓他居住在京城之外，以作聲援。恐怕文帝到來以後，或許要起用他人，故匆匆有此授任。同時將精兵舊將，全部分配給

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脱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

他。文帝即皇帝位，謝晦憂慮不能離開京城，十分惶恐。等到從新亭出發，回望石頭城高興地説："現在得以脱身了。"進封爲建平郡公，謝晦堅決推辭不受。又賜給鼓吹一部。行至江陵，深深地交結侍中王華，希望能免遭災難。兩個女兒應當許配給彭城王劉義康、新野侯劉義賓。元嘉二年，派妻及長子世休送女兒回京城。

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虚，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示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卿且决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説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决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

在此以前，即景平年間，北魏軍隊攻取河南，至此文帝欲殺羨之等人，并出兵討伐謝晦，造出輿論説要北上征討，又説去拜祭祖廟，裝舟艦準備出發。傅亮給謝晦寫信説："近來討伐河朔等地，事情還没有完，朝中民間憂懼的人很多。"又説："將要派出外監萬幼宗前往荆州。"這時朝廷處置不同平常，而謀劃頗多泄露。元嘉三年正月，謝晦弟黄門侍郎謝皭派使者馳馬將消息告知謝晦，謝晦還以爲朝廷不會征討他。唤請諮議參軍何承天，將傅亮的信給他看，説："大約萬幼宗的軍隊一二天之内一定要到了，傅公考慮我喜歡多事，故派人先寄此信。"承天説："外面傳聞，都説朝廷西討荆州已經決定，萬幼宗哪有再西上的道理?"謝晦還是認爲這傳聞是不真實的，使何承天預先準備回答朝廷詔書報告的草稿，認爲朝廷即使北上討伐荆州，也應當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到尋陽郡人的書信，説討伐之事已很明白了，使人將書信給謝晦。謝晦於是向承天詢問對策，承天回答説："蒙將軍的特别關照，常常想回報您對我的恩德，事變已經來臨了，怎麽敢隱瞞真實情況呢? 衹是明日便采取嚴密的防備措施，動用軍法，我雖然有感恩圖報的想法，恐怕也不能完備了。"謝晦恐懼地説："您難道是要我自殺嗎?"承天説："還没有到這種程度，朝廷的軍隊還在荆州境外。"謝晦説："荆州是用武之地，兵員糧食都容易供給。姑且決戰，如果不勝再逃也不算晚。我不是貪生怕死，衹是辜負先帝的恩義，可怎麽辦?"又對何承天説："萬幼宗還没有到，如果再過二三日没有消息，便是不再來了嗎?"承天説："程道慧説朝廷進軍荆州的事已定，怎麽可以再懷疑?"謝晦想燒掉南蠻的兵士簿籍，率現有兵力決戰。當

地人士多勸謝晦發兵。謝晦向將士們問道："三千戰士够守城嗎?"南蠻司馬周超說："不祇是守城，如果有外來的侵犯，還可以立功。"司馬庾登之請解除自己司馬與南郡太守的職務交給周超，謝晦即命令周超爲司馬，庾登之轉任長史。

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嚼、嚼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二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荆州暴其罪狀。

文帝殺了徐羨之等人及謝晦的兒子世休，逮捕了謝嚼、謝嚼的兒子謝世平、侄子謝紹等人。謝晦知道這些消息以後，首先爲徐羨之、傅亮號哭哀悼，其次發布兒子和弟弟遇禍的消息。接着自到射堂，集中了精兵三萬人，於是給文帝進上奏表，表說："我等如果志在專權，不顧國家制度，便當輔佐年幼的君主，背負陛下，哪能够溯江二千里，離開館閣三個月，來奉迎您的車駕，遵循詩《下武》的精神，把您當作能繼承先帝事業的君王。所以廬陵王在少帝時代，多次被猜疑，怨恨多了，冒犯君主，自尋了意外的災禍。没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而捨棄君主、父親，我又在什麽地方辜負了宋王朝呢?"又說："徐羨之、傅亮無罪被殺，王弘兄弟爲人輕躁，昧心鑽營，王華則對人猜疑嫉妒而殘忍。"此時文帝已經戒嚴，尚書省向荆州刺史府衙發出公文公布謝晦罪狀。

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嘆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强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

謝晦率領二萬兵士從江陵出發，戰船從江津一直排列到破冢，旗幟相映。謝晦嘆息說："恨不能用此作爲保衛皇帝的部隊。"將討伐文書傳到建鄴，列舉王弘、曇首、王華等人的罪惡。同時又向文帝奉上奏書陳述衷情。原先，謝晦與徐羨之、傅亮商議自我保全的計劃：謝晦占據長江上游，檀道濟鎮守廣陵，各有强兵，足够用來制約朝廷；羨之、傅亮則在朝中掌握大權，如此可以則有持久的安全了。到文帝將出發討伐謝晦時，召見檀道濟，將軍隊交由他指揮。謝晦起先以爲檀道濟也遭到殺身之禍了，當聽到是他來了，謝晦的軍隊都逃散了。謝晦尋得小船回到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

原先，雍州刺史劉粹派他的弟弟竟陵太守道濟與朝廷軍隊的首領沈敞之襲擊江陵，到沙橋，被周超打得大敗。不久，謝晦敗回江陵，却没有什麽計策，祇是慚愧地向周超謝罪而已。周超當

到彦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

夜到到彦之軍中投降，於是謝晦領了他的弟弟謝遯、他哥哥的兒子謝世基等七人乘馬向北逃走。謝遯肥胖不能騎馬，謝晦常常要等他跟上來，因此不能快跑。到了安陸延頭，謝晦舊日部下官吏戍主光順之將謝晦拿下用檻車送往建鄴。謝晦在途中作《悲人道》歌自鳴哀痛。

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彦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彦之乃執與晦等并伏誅。

周超投降之後，到彦之用他參謀幕府軍事。劉粹派人告訴到彦之，說沙橋兵敗就是由於周超的抵抗。彦之便擒了周超與謝晦一起殺掉。

謝世基

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謝世基是謝絢的兒子。有才氣，臨死前與謝晦聯句，他的詩說："偉大呀縱横海中的大魚，壯美呀如垂天之雲的飛翼，一旦失去了大風和海水，反變爲螞蟻的吃食。"謝晦接着世基的詩句說："我事業的成功像歷史上的英雄，却没有保護自己功成身退的智計和能力。既然涉足險阻重重的太行山，這條路確實難以攀登。"

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横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絶，行人爲之落淚。

謝晦的女兒是彭城王義康的妃子，她聰明而有才貌。謝晦被殺的時候，她散髮赤脚與謝晦訣别說："阿爸，大丈夫應該横尸戰場，怎麽拋尸都市呢?"説罷，大叫昏絶，過路的人都爲她傷心落淚。

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并見原。

謝晦死時三十七歲。他的部屬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等人一并受到寬大。

謝瞻　謝曜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嘆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絶。

謝瞻字宣遠，一説名檐字通遠，是謝晦的二哥。六歲可以作文，曾作《紫石英贊》、《果然詩》，使當時有才學的讀書人感嘆驚奇。謝瞻與堂叔謝混、同宗弟謝靈運都有很大的名聲。謝瞻曾作《喜霽詩》，由靈運書寫，謝混吟誦。當時王弘在座，把這稱作三絶。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吴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凑。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謝瞻小時父母死去，嬸嬸劉氏對他撫養有恩，兄弟侍奉劉氏如同自己母親。劉氏弟弟劉柳爲吴郡太守，携帶姐姐一起到吴郡去，謝瞻不能遠離劉氏，便辭去楚臺秘書郎職務隨從劉氏，因此做了劉柳的建威長史。後任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謝晦當時爲宋臺右衛，已很得劉裕重用。謝晦從彭城回都城迎接家人，賓客從各方趕來，當時謝瞻在家，驚駭地對謝晦説："我們家以不求

户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勛名佐世，不得爲并。”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

仕進爲職守，你的勢力竟壓倒朝野士人，這哪是家門的福分？”於是在庭院中立起籬笆和謝晦家隔開，説：“我不忍心看見這種熱鬧場面。”後來因參加宴會，靈運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誰優誰劣？”謝晦説：“潘安仁巴結權貴人家，陸士衡邀功没完没了，都不能保全自己，不能自求多福。公閭輔佐他的時代而有功勛，不能和潘、陸二人相提并論。”靈運説：“安仁、士衡的才氣爲一時的冠冕，將他們與公閭比較，本來相差甚遠。”謝瞻嚴肅地説：“如果處於尊貴的地位而能放權，如此就不會招惹是非，危難也没有理由到來。君子用自己的聰明保全自己，這道理就在這裏吧？”謝瞻常常節制謝晦便是這樣。

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吴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

謝瞻回到彭城，對武帝説：“我本是出於寒門的士人，父親祖父的官位都不過二千石。我弟弟纔三十歲，志趣本領平凡淺陋，却處在顯要親近的位置上，恐怕福分太過災禍就要發生，所以特請貶降他的職務，以保存我們衰弱的門庭。”如此前後懇請多次。武帝想用謝瞻爲吴興郡太守，謝瞻又自己向武帝要求，於是授任豫章太守。

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説以爲戲笑，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

謝晦有時將朝廷中的秘密告訴謝瞻，謝瞻便將它説給親朋舊友來作爲玩笑，用這種方法來使謝晦不敢再泄露朝廷秘密。謝晦竟成就了輔助武帝登基的功業，而謝瞻却更加憂愁恐懼。永初二年，謝瞻在豫章郡染病，醫治不愈，所幸時間已經不長了。謝晦聽説謝瞻有病，勞碌奔走，謝瞻見謝晦到來，對他説：“你身爲國家大臣，又總領軍中要任，而萬里遠出，必定使人疑心而受到誹謗。”當時果然有誣告謝晦謀反的人。

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

謝瞻的病嚴重起來祇好回到都城，武帝因爲謝晦掌管禁軍，不能在宫外留宿，便讓謝瞻住在晋南郡公主夫婿羊賁的舊宅子裏，宅在領軍府東門。謝瞻説：“我有祖先的破房子，爲什麽要住在這裏？”臨終時給謝晦的信説：“我能够歸骨祖先的山陵之下，又有什麽怨恨呢？弟當思量自勉，爲國爲家。”逝世時三十五歲。

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爲秘書

謝瞻文章之美，與叔叔謝混、同族弟靈運相當。靈運父謝瑍没有才能，任秘書郎，早亡，而

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靈運喜歡品評人物。謝混對此憂慮，想給以批評阻止，却没有方法，對謝瞻說："除了你没有人能制止他。"便與謝晦、謝曜、謝弘微等人一同出游，讓謝瞻與靈運同坐一部車子。靈運一上車便比較人物，謝瞻對他說："你父親死得早，談論他的人對他的評價互相之間也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靈運默不作聲，褒貶别人的言論從此少了。

弟曜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曜晨昏温凊，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曜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黄門侍郎，從坐伏誅。

謝瞻弟弟謝曜字宣鏡，纔幾歲，生母郭氏患病，謝曜早晚噓寒問暖，勤苦憂傷的容顔，没有一會兒改變。恐怕僕人料理疾病粗心疲倦，便親自侍候。他母親因有病害怕驚動，他走路走得很輕，一家尊卑被謝曜的極爲孝順的性情所感動，都收起鞋子走路，屏住呼吸小聲講話，像這樣的情形過了十多年。謝曜位至黄門侍郎，受罪案牽連被殺。

謝澹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晋太傅。父瑶，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

謝澹字景恒，是謝晦的堂叔。他的祖父謝安爲東晋太傅。父親謝瑶，是琅邪王友。謝澹放達任性，不在仕途鑽營，與順陽范泰爲山林朋友。歷任尚書。

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説，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群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

宋武帝將要接受禪讓，有關官員提議使侍中劉叡獻上皇帝的玉璽，武帝說："這個人選應當是有聲望的人。"於是使謝澹擔任此項任務。謝澹曾陪伴武帝飲宴，盡情飲酒、大聲說話，無所顧慮，鄭鮮之想要制止他，武帝以爲謝澹是方外人士，不應當用規矩去約束他，但心中不愉快，不給他授任官職。後來又陪伴皇帝飲酒，喝醉了對皇帝說："陛下使用群臣，衹需委曲順從的人纔被重用，汲黯之類的人没有用處了。"皇帝大笑。

景平中，累遷光禄大夫。從子晦爲荆州，將之鎮，詣澹别。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

景平年間，謝澹經多次升遷官至光禄大夫。侄子謝晦爲荆州刺史，將赴任，去拜見謝澹和他告别。謝晦有自矜的表情，謝澹問謝晦年紀，回答説三十五歲。謝澹笑着說："從前荀中郎二十九歲爲北府都督，你和他相比已算老了。"謝晦便很有慚愧的神色。元嘉年間，官至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逝世。

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

起先，謝澹的堂弟謝混與劉毅親近，謝澹常

爲憂，漸疏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禄勛。

謝裕　謝恂　謝孺子　謝徽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内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

景仁博聞强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説，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

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鋭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

常以此感到憂慮，漸漸與謝混疏遠，常常對他的弟弟謝璞、侄子謝瞻説："益壽這種性格，終究要使家道破落。"謝混不久被殺，朝廷因爲謝澹對謝混早有批評，所以没有牽連受難。

謝璞字景山，小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祖父謝安對他很是賞識愛惜。官至光禄勛。

謝裕字景仁，是謝朗弟謝允的兒子、謝晦的叔叔。他的名字與宋武帝的名字相同，故祇稱字。謝允字令度，任宣城内史。景仁自小被堂祖父謝安賞識，開始任前軍行參軍。會稽王司馬道子的世子司馬元顯寵愛的人張法順權傾一時，王府内外官吏没有不到他門上拜訪的，祇有謝景仁不去，到三十歲方任著作佐郎。桓玄殺了司馬元顯，看見景仁，對四面在座的人説："司馬庶人父子怎麽能不敗，竟使謝景仁三十歲纔爲著作佐郎。"桓玄建立楚臺，補用景仁任黄門侍郎。到篡奪王位以後，景仁又領驍騎將軍。

景仁博聞强記，善於叙述前人的言論事迹，桓玄常常同他談話都不感到疲倦。桓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等人都騎馬散行隨從，而使景仁陪伴乘輦。宋武帝任桓脩撫軍中兵參軍時，曾去拜訪景仁，向他咨詢事務，景仁與武帝説話，於是留武帝吃飯。飯菜還没有做好，而桓玄派人來召見景仁。桓玄性急，一會兒騎馬的使者跟着到來，武帝一再請求離去，景仁不肯，説："主上對待我，應該有道理，我要與客人飲食，難道不能等待？"竟然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而去。武帝對此很是感動。到平定建鄴，景仁和百官一同進見，武帝看着他説："此是名公的孫子呀。"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又任車騎司馬。

義熙五年，武帝將要討伐慕容超，朝廷大臣的議論都説不可進討。劉毅當時鎮守姑孰，堅決制止武帝，以爲"苻堅侵入國境，謝太傅還不親自出征。你身爲宰相遠征南燕，會使國家傾動"。獨有謝景仁説："您建立齊桓公、晋文公一般的功業，得上天和民衆的意願，儘管功業高過往古，而恩德與法制還没有建立。應當掃除衰亡的、鞏固已有的，廣遠地張揚威權與方略。平定

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

之後，安息兵卒，養其鋭氣，然後出兵至洛水、汭水，修復先帝的陵墓，哪有放縱敵人而留下後患的道理呀?"武帝聽從了景仁的話。到北伐時，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是晋安帝的同母弟，是帝位的繼承人，武帝對國家的根本深爲憂慮，於是轉任景仁爲大司馬左司馬，總管帥府事務。又遷景仁爲吏部尚書。此時景仁的堂兄謝混爲尚書左僕射，按朝廷制度二人不能相監督，武帝啓奏朝廷依照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除二人職務。因選拔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獲罪，兩種官職一起除去。安泰以令史職務去拜謁陵廟，被御史中丞鄭鮮之所檢舉，降爲平民代領原職。義熙十一年，景仁任左僕射。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净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葬日，武帝親臨，甚慟。

景仁性格矜持嚴肅，愛好整潔，他住的屋子乾净美麗。每要吐痰便吐在身旁人的衣上，事後，即給他一天的洗衣時間。每次他要吐痰時，身旁的人都争着來接痰。武帝對他很是看重，提出要和他聯姻，廬陵王義真的妃子便是景仁的女兒。義熙十二年逝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埋葬那天，武帝親臨哭吊，極爲哀痛。

子恂字泰温，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

景仁子謝恂字泰温，官至鄱陽太守。謝恂子孺子，年輕時與族兄謝莊齊名。多才多藝，特别善於聲律。車騎將軍王彧是孺子姑姑的兒子。曾與孺子在桐臺飲宴，孺子吹笙，王彧獨自起舞，接着感嘆説："今日真使人飄飄有身在伊水、洛水之間的意味。"任新安王主簿，出任廬江郡太守，辭不赴任，宋孝武帝對有關官員説："謝孺子不可委屈他治理小郡。"於是授任司徒主簿。後來因家貧，請求做西陽太守，逝世在任上。

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户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悦，未叙，會卒。

兒子謝璟，年輕時與叔叔謝朓都有名於世。齊竟陵王蕭子良設西邸，招文學之士，謝璟也參與其中。任中書郎。梁天監年間，任左户尚書，再遷爲侍中，以年老的理由堅決推辭，請求爲金紫光禄大夫，皇帝不高興。他的請求還没有提出商議，他便逝世了。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

謝璟子謝微字玄度，風度美好，好學，擅長寫作，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共事且交情很好。當時魏中山王元略要回到

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韵，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

北方去，梁武帝在武德殿給他餞行，賦詩三十韵，限三刻作成。謝微二刻便作好了，文采很美，武帝一再觀賞。又爲臨汝侯蕭猷作《放生文》，也被世人所贊賞。後來授尚書左丞。

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到昭明太子逝世，武帝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詔書將要發出，衹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謝微三人參加商議。謝微此時資歷還淺，但授任已很重要。後逝世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任上。有文集二十卷。

謝純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廨，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魋字景魋，位司徒右長史。

謝純字景懋，是景仁的弟弟。劉毅鎮守江陵，用謝純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到王鎮惡襲擊劉毅，劉毅正在患病，佐史聽説王鎮惡軍到，馳車進入府衙，身邊人牽車要回到外面官舍中去，謝純呵斥説："我們是人家手下的官吏，要逃到哪裏去?"到進入府衙，劉毅的軍隊已經戰敗，謝純被人殺了。謝純的弟弟謝魋字景魋，官至司徒右長史。

謝述

魋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喜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器遇。

謝魋弟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年輕時已經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德行，跟隨謝純在江陵。謝純被人殺害，謝述送謝純靈柩回都城，行到西塞山前遇上暴風，運載謝純靈柩的船隻漂流不知去向，謝述乘小船尋找。謝述的小船從謝純妻庾氏船邊經過，庾氏打發人對謝述説："小弟去找一定找不着，怎麼可以使已死的、活着的一起喪盡啊?"謝述大哭着回答説："如果靈柩安全到岸，還得去處置，如其已發生了意外，謝述也不想獨生了。"於是衝着江浪前進，看見謝純的靈柩快要沉没，謝述大哭喊天，幸而没有沉没。人們都以爲這是謝述用心精誠的結果。武帝聽到這事，便贊許謝述。到他管理豫州時，婉言勸告中正而使他去迎接主簿，很被器重。

景仁愛魋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魋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飧，其見重如

謝景仁喜歡謝魋而討厭謝述，曾準備美食請宋武帝，希望武帝能命令謝魋入座，而武帝却召謝述參加。謝述知道這并不是景仁的本意，又顧慮是武帝的命令，於是請假不出。武帝派人緊急

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乃獲焉。

招呼謝述，定要等他到了纔進食，謝述被看重就是這樣。到了景仁患病時，謝述盡心料理湯藥，飲食則一定自己嘗過之後纔給景仁飲用。忙得和衣而臥，不加梳洗數十日。景仁感到很慚愧，二人的友愛於是加深了。到景仁逝世，謝述痛哭超過禮法。景仁肥壯，買了幾口棺材都不能用，謝述悲哀不安，親自去挑選纔買到合適的。

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并與述爲異常之交。

任太尉參軍，跟從武帝征討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授中書侍郎。後任彭城王劉義康驃騎長史，兼南郡太守。義康進入朝中爲相，謝述又任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謝述在任上廉政簡約，没有私人房舍，義康待他十分優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都與謝述特别交好。

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勛，宜蒙優貸，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

謝述風度美好，舉止得宜。劉湛常對人説："我看謝道兒從未看够。"雍州刺史張邵因爲貪污納賄將要處以死刑，謝述給朝廷上書陳述張邵過去的功勛，以爲他應當得到寬大處理。文帝親筆詔書采納謝述的意見。謝述對他的兒子謝綜説："皇帝顧念張邵舊日的忠誠，本來要寬恕，我的上書偶然與皇帝意思相合，所以特爲采納。如果這種情况流傳出去，那我就是侵奪了主上對張邵的恩惠了。"使謝綜當面燒去給朝廷的上書文稿。文帝後來對張邵説："您所以免去罪罰，是謝述起的作用。"

述有心虚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吴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嘆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謝述有心虚的病，他的情感和理智有時會有矛盾。逝世在吴興太守任上。他的靈柩運回來離都城數十里地時，殷景仁、劉湛一同乘車去迎接，望見運載謝述靈柩的船隻都傷心落淚。到劉湛被殺，義康離開朝廷出鎮豫章，將要起程，感嘆地説："謝述衹勸我退讓，劉湛就衹勸我進取，謝述亡故而劉湛活着，這是我獲罪的原因。"文帝也説："謝述如果還在，義康一定不會到這種地步。"

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

謝述有三個兒子：謝綜、謝約、謝緯。謝綜有才氣藝能，善於隸書，任太子中舍人。參與范曄謀反被殺，謝約也被殺了。謝緯娶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爲妻，一向被謝綜、謝約憎恨，免去

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死罪，被遷徙到廣州，孝建年間回到京都。謝緯大方文雅而有他父親的風度，任正員郎。他的兒子謝朓。

謝朓 謝㶏

朓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箋辭子隆曰：

謝朓字玄暉，自小喜愛讀書，有美好的名聲，文章清新明麗。任齊朝隨王蕭子隆府中的鎮西功曹，轉任爲文學。蕭子隆爲荆州刺史，喜歡辭賦，謝朓尤其受到賞識，不分白天黑夜和謝朓一起談論文學。長史王秀之因謝朓年少而受到知重不滿，想將自己的意見告知子隆。謝朓知道此事，乘辦事的機會請求回京城，途中作詩寄給子隆。詩中説："常常害怕鷹隼的襲擊，又擔心秋菊在寒霜中凋落。請告訴那布置鳥網的人吧，鳥兒已高飛在空曠無邊的天空。"回京以後，又授任爲新安王中軍記室。謝朓寫信辭别子隆説：

朓聞潢污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摇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宴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顔色。沐髪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

朓聽説低窪處的積水，想流入大海却常常枯竭；乘劣質的馬，希望有赫赫威儀而半道疲憊。爲什麽會這樣呢？郊原葉落，對之使人惆悵；立足在東西分手的岔路，有人悲哀氣塞。況且，您奉行仁義而得到部下的擁戴，而我則心懷歸去的志尚不能相從。邈茫似濛濛飛雨，飄摇如衰敗的秋草。朓實在是平庸之輩，德行能力都不足與人比較。適逢天地休明，山川接納；贊美我這一介書生，推舉我的一些小的好處。所以使我能够在場圃中放下耒耜，在您的府中奉筆效勞。從此在東方泛游三江，在西境浮舟七澤，相聚在軍旗之下，從容談笑於宴席之間。日日拖着長衫，後車載着美食，光榮地立身於您府衙聽事廳前，您恩賜給我美好的顔色。如同洗净我的鬚髮，又沐浴於陽光，恩義深遠，我不能測定它的邊界；我摸着胸膛，而想着報答您的恩惠，早已以自己的身軀立下誓言。不明白大風大浪還没有興起，下面的小臣却在興波作浪；春天剛剛來到渤海，征鳥的翅膀却已折斷。官衙氣象一片清嚴，舊時的蓬門何等寂寞；如今，我輕舟順流入京，你對影獨留在荆州。天空白雲飄蕩，不見龍門，離開了您的恩德，恩德更加長遠；想起您的

恩德，恩德更深厚。祇有等待清明的江水可以望見您的歸帆，我在春江的小渚中等待您的歸來；那時，紅色的官署大門開啓，我再不避淺陋報效賢能吧。如果我的服飾鞋帽還在，席位也没有改變，那麽，即使我死了，也還希望我的妻子兒女知道應該投靠誰。抹拭着眼淚給您作信告辭，悲痛的心情橫亘在我胸間。

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當時去荆州的人等待着謝朓作信，謝朓拿起筆便寫好了，文字没有圈去或改動的地方。

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

謝朓任中軍記室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年，皇帝命謝朓去迎接北魏的使臣，謝朓因爲自己口齒不利，奏請皇帝，推辭這個使命，得到許可。明帝爲宣城王輔佐朝政時，以謝朓爲驃騎諮議，兼管記室，掌管宣城王府的文書，又掌管中書省詔令文誥，調任中書郎。

出爲晋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并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并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覬并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

出任晋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代行南徐州刺史的職事。因向朝廷報告王敬則謀反的消息，皇上對謝朓十分賞識，遷任尚書吏部郎。謝朓三次上表推讓。中書省懷疑謝朓，以爲任這樣的官職没有達到需要謙讓的規格，因此去問國子祭酒沈約。沈約説："宋朝元嘉年間，范曄推辭吏部職務，朱脩之推辭黄門侍郎，蔡興宗推辭中書，都三次上表推辭以後，皇帝詔書答覆。近代小官不辭，竟成爲固定的習慣，這種作法恐怕有違謙讓的本意。王藍田、劉安西都身份貴重，根本不推讓，現在怎麽可以追慕他們而不推讓呢？孫興公、孔覬都推讓記室職務，現在又怎麽可以對於三署這樣的官職都推辭呢？謝吏部現在破格授官，他辭而不受是另有用意，哪裏關係到官職的大小呢？謙讓的美德，本出於人之常情，如果大官就一定推讓，這就和上奏朝廷的文書没有什麽分别。事例既是如此，我以爲都不必懷疑了。"謝朓再辭，皇上詔令嘉獎，但不許推辭。

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謝朓善於草書、隸書，長於五言詩，沈約常説"二百年來没有這樣好的詩了"。明帝死後，敬皇后的遺骨遷出與明帝合葬於安陵，謝朓撰寫哀誄文章，文詞的精美，整個齊代没有能比得上的。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没。”

東昏侯在位，不行德政，江祏想廢了東昏侯立江夏王蕭寶玄爲帝，末了又疑慮起來，和他的弟弟江祀秘密對謝朓説：“江夏王年紀小，倘如不能勝任，不能再行廢立。始安王遥光已經成年，由他入繼帝位，當不負衆望。我們不是想以此貪求富貴，衹是希望國家安定罷了。”蕭遥光又派出親信劉渢向謝朓傳達心意。謝朓自以爲受明帝重恩，因此不肯回答。不久，蕭遥光以謝朓兼任衛尉，謝朓害怕受牽連，便將江祏等人暗謀廢立的事告訴左興盛，又勸劉暄説：“始安王一旦爲帝，那麽，劉渢、劉晏就要占據您今天的職位，還説您是反覆無常的人了。”劉暄表面裝着吃驚的樣子，立即跑去將謝朓的話告知始安王和江祏。始安王想要將謝朓趕出京城去任東陽郡太守，江祏堅持不肯。原先，謝朓常常輕視江祏爲人。江祏曾去謝朓家，謝朓説有一首詩要給江祏看，叫家人取來，立即又不讓了。江祏問其緣故，回答説：“一定給您，不必着急。”江祏以爲這是謝朓輕視他。後來，江祏和弟弟江祀、劉渢、劉晏一同去拜會謝朓，謝朓對江祏説“這可以説帶二江之雙流”，以此嘲弄他們。江祏更是不能忍受，到此時便捏造罪名加害謝朓。東昏侯便詔令揭露他的罪惡，將他拘禁交給廷尉，又指使御史中丞范岫上言逮捕謝朓，將他投入監獄害死，當時年齡三十六歲。臨死時對門下賓客説：“轉告沈公，您正在修撰三代史書，千萬不能被埋没了。”

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原先，謝朓揭發王敬則謀反，敬則的女兒正是謝朓的妻子，她經常身上藏刀要向謝朓報復，謝朓因此不敢和妻子相見。到謝朓遷任吏部郎時，謙讓更甚，尚書郎范縝嘲笑他説：“您的人品學問無愧於吏部郎這一職務，衹是很遺憾不能以禮法對待嫡妻。”謝朓面有愧色。到了臨刑時，他嘆息説：“天理大概是不可以糊弄的吧？我雖然没有殺王公，而王公却是因爲我而死的。”

朓好獎人才，會稽孔覬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

謝朓喜歡獎掖人才，會稽孔覬略有文才，還不被時人所賞識，孔珪曾命孔覬寫一篇辭讓官職的表章給謝朓看，謝朓吟誦了好一會兒，親自裁紙抄寫它，對孔珪説道：“這位書生還没有成

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就聲名，我們應當共同鼓勵他成才，言論之餘不要吝惜對他的贊揚。”他喜歡與人爲善便是這樣。

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譲。及帝爲雍州，二女并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譲，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譲不堪嘆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譲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朓和殷叡一向與梁武帝以文章交好，梁武帝將大女兒永興公主嫁給殷叡的兒子殷鈞，第二個女兒永世公主嫁給謝朓的兒子謝譲。到梁武帝爲雍州刺史時，這兩個女兒都暫時隨同母親到雍州去。到武帝即皇帝位時，兩位女兒纔隨從武帝回到京城。武帝對謝譲感情淡薄，又因爲他是單丁，因此武帝想將女兒改嫁給張弘策的兒子，弘策死了，武帝又將女兒許配王志的兒子王諲。謝譲悵恨難忍，寫了一封像詩那樣的信給永世公主。公主將信呈交給武帝，很得武帝的同情嘆賞，而妻終不能回來。不久，用謝譲爲信安縣令，又漸遷爲王府諮議。當時人以爲沈約早與謝朓友好，替謝譲作了這篇書信。

謝方明　謝惠連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吴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吴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

謝方明是謝裕同曾祖弟弟。方明的祖父謝鐵，字鐵石，官至永嘉太守。父親謝冲，字秀度，任中書郎，家在會稽，因病回到家中，被孫恩殺了，朝廷追贈散騎常侍。方明跟隨伯父吴興郡太守謝邈在郡上。孫恩入寇會稽，東邊各郡響應，吴興人胡桀、郜驃攻破東遷縣，方明勸謝邈躲避寇亂，謝邈不聽，盜賊到了郡上，謝邈被殺害，方明逃走得免於難。

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并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决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産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送并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當初，謝邈舅舅的兒子長樂馮嗣之和北方的士人馮翊仇玄達一起投奔謝邈，謝邈對他們的禮待十分怠慢，二人都心中懷恨，便與孫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人討伐孫恩，孫恩向臨海逃走，馮嗣之等人不能與孫恩一同逃走，纔又相聚一起。謝方明身體素來瘦弱，但勇敢果斷超過一般的人，他邀集謝邈的門生討伐馮嗣之等人，將他們全部擒住親手殺了。當時因在動亂之後喜慶和凶喪的禮法都廢而不行了，方明一家遇難，資産也被劫一空，而操辦喪事盡力，幾個月的時間喪事一概辦理完畢，禮法周到，就是太平時候具備的禮數也無法超過了。不久，孫恩再一次攻下會稽，謝琰被害，於是懸賞捉拿方明很急。方明在上虞運載母親妹妹逃奔東陽，由黄蘗嶠出鄱陽，搭乘客船回到都城，寄居在國子學。方明流

離於險惡的境地，經歷了種種艱苦，而他遁世歸真的操守，在困難的境遇中也不改變。

桓玄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禄。"屢加賞賜。

桓玄攻下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他想將女兒嫁給謝方明，方明始終不給予答覆。桓玄聽説此事，賞識方明，即授任他爲著作佐郎。後來他的堂兄謝景仁推舉他爲宋武帝中軍主簿。方明衹要知道的事没有什麽不去做的，武帝對他説："我慚愧不能對你重賞，姑且和你共同享有豫章地方的福禄。"武帝多次給他賞賜。

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悦，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晋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并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并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嘆服焉。

方明爲人嚴肅恭謹，善於隨遇而安，即使居處没人能看到的暗室之中也從未有過怠惰的樣子。堂兄謝混有很大名望，方明衹是過年過節纔去拜訪一下罷了。丹陽尹劉穆之在當時權力最大，朝野人士都向他投靠，其中不上門拜謁的祇有謝混、謝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劉穆之很恨他們。到謝混等被殺之後，方明、蔡廓去造訪劉穆之，穆之大喜，告訴武帝説："謝方明可以説是名門的千里駒，和蔡廓都是三公的人選，何况還有才能本領。"不久，方明轉任從事中郎，仍任左將軍道憐的長史。武帝命府衙中各種事務都向方明咨詢，由他裁决。又從武帝府衙中調任爲中軍長史。不久，加官爲晋陵太守，又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對他信用如初。曾有一年年終，方明將江陵縣監獄中的囚徒，不論犯罪輕重，全部放回家去過年，讓他們過了正月初三回到獄中，其中罪重的有二十餘人，主簿以下官吏對此無不疑惑擔心。此時晋陵郡前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一起隨從謝方明也在江陵，堅决勸阻，認爲釋放囚徒回家過年雖然以前有過這樣的事，有的是歷史記載中的一種誇張，况且如今的人性格乖巧詭詐，不可用古時的道義來對待。方明不聽，將獄中囚徒同時都放了。囚徒和他們的父兄都驚喜流淚，以爲即使去死，也没有什麽遺憾了。到了應當回獄的日子，有一個犯了重罪的人因酒醉没有回來，逾期兩天纔回來。剩下一個囚徒逾期十天不來，五官朱千期請求方明接見，要親自去捉拿這個囚徒。方明知道朱千期是爲囚徒之事而來，命手下的人謝絶他，説是不必入見，囚徒一定會自己回來。這個囚徒遲疑徘徊在村落

之中，自己不能決計回來，鄉村百姓譴責他，將他帶回獄中，終於没有一個逃走的。於是遠近人士對方明都稱贊佩服了。

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户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咏之。性尤愛惜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宋武帝即皇帝位，方明任侍中，丹陽尹，有能幹的名聲。調任會稽太守。江東人口户數衆多，風俗嚴厲苛刻，强人欺負弱小，貪官污吏成群而起，方明的公文一下，各處文書相接。方明深刻地明白施政的要領，不拘泥法令條文，或衹求大略，或追察細小，都必須服從全局。貴族人家、富豪之士，没有人敢於違犯禁令。廢去一家犯法牽連鄰居的法規，判决久而不决的官司。由於國家前前後後的出兵征討，常常兵員運輸不够，方明於是請求士子庶民全都動員，事情平定以後，使他們回歸農務。但地方長官不明政治，要給予百姓的和要向百姓索取的往往不合理，没有請托説情，就必定受到阻塞。方明删除繁冗，保留精當，各種事務順其方便，東方百姓都稱頌而歌咏他。方明性格尤其愛惜人物，從没有撥弄是非，他繼承前代的政治，不作改動；必須改革的，便漸漸變更而不使它有明顯的痕迹能讓人覺察得到。逝世在任上。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

方明子惠連，十歲時便能作文，族兄靈運稱贊賞識他説：“每次要作詩，面對惠連便有了好句子。”靈運曾在永嘉西堂醖釀詩篇，一整天没有寫成，忽然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的句子，自以爲很工巧，常説：“這詩句有神的功力，不是我的語言呀。”本州徵召惠連任主簿，惠連不去就任。

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

惠連原先喜愛寵幸會稽郡吏人杜德靈，到爲父親守喪，贈給德靈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等篇便是。家族被廢爵位，惠連受到牽連不能進入尊榮的官階。尚書僕射殷景仁喜愛他的才學，與文帝談話時對文帝説：“我在小孩時候，便讀過這篇詩，議論此事的人説是惠連所作，其實不是。”文帝説：“如果是這樣便應對他變通纔是。”元嘉七年，纔任司徒彭城王劉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在護城河中挖得一座古墓，義康給它改葬，命惠連撰寫祭文，讓使者等待惠連的文章，那祭文寫得很美。又作《雪賦》，

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并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以高超華美見奇。靈運見到他的新作常說：“張華重生，也不能改動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也傳播於世了。三十七歲逝世。既是早死，又因爲爲人放蕩多過失，所以没有顯達的官職。没有兒子。惠連弟弟惠宣，官至臨川太守。

謝靈運　何長瑜　孟顗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晋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

謝靈運是安西將軍謝弈的曾孫，又是謝方明的侄子。祖父謝玄，晋車騎將軍。父親謝瑍，生來就不聰明，官職做到秘書郎，早年亡故。靈運自小便聰穎敏悟，謝玄很感奇怪，對親友知己說：“我生了謝瑍，謝瑍的兒子怎會不如我呢？”

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與顔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横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

靈運自幼好學，博覽群書，文章的美麗，與顔延之同爲江左第一流。他的文章文筆奔放俊美勝過延之，但深刻細密不如延之。堂叔謝混對他特别愛重。襲祖爵封康樂公，依國公條例授員外散騎侍郎，不到任。任琅玡王大司馬行參軍。靈運性喜豪華奢侈，車輛服飾都鮮明美麗，衣服多改變舊的樣子，當時都崇尚他的裝飾，稱他爲謝康樂。經多次升遷至秘書丞，因犯法免職。

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黄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

宋武帝北伐後秦，攻下長安，靈運爲宋王世子中軍諮議、黄門侍郎，奉晋安帝的命令到彭城慰勞武帝，寫了一篇《撰征賦》。後來任相國從事中郎，宋王世子左衛率，因擅殺門生免官。宋朝建立，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

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毁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咏以致其意。

靈運常常違犯禮儀規矩，朝廷對他祇以文士相待，不授以處理實際事務的官職。而靈運却自以爲憑着才能可以執掌重權要職，既然不爲皇上重用，所以心中常常悲憤惋惜。廬陵王劉義真自幼愛好書籍，和靈運交情特好。少帝即位，權力由大臣掌握，靈運聯合煽動一些不同意見的人，誹謗詆毁執政大臣，司徒徐羡之等人以爲他是一種禍患，將他排斥出朝廷，去任永嘉太守。永嘉境内有名山勝水，這正是靈運素來愛好的。離開京城來做太守，既不得志，於是任意遨游，走遍了永嘉各縣。一次出游，動輒超過十天，或者一月。治理政事，聽斷訴訟，不再關心，所到之處便作詩以表達他的情致。

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靈運在永嘉一年，自稱有病，離職而去。堂

曜、弘微等并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娱，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

弟謝晦、謝曜、謝弘微等都寫信勸阻他，不聽。靈運的父親、祖父都葬在會稽郡的始寧縣，在那裏還有故宅别墅，於是移居會稽，修整經營舊時的别墅。靈運的莊園依傍青山，門前縈繞着江水，極盡幽静的居住之美。靈運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無拘無束地在那裏游樂，有終老在會稽的願望。靈運每有一首詩傳到京城，不論貴族或貧賤，没有不競相抄寫的，一夜之間在士大夫和老百姓之中都傳遍了，謝靈運的名聲震動京城。又作《山居賦》，并且自己作注，以叙述山居情事。

文帝誅徐羡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禄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秘閣書遺闕，又令撰晋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娱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

宋文帝即位，誅殺權臣徐羡之等人，靈運被徵爲秘書監，兩次徵召，都不應命。文帝命光禄大夫范泰送去書信敦促勉勵，他纔離開會稽入京。文帝命他整理皇家圖書，補充它的遺缺，又命他撰《晋書》，粗略地分出了條目，而書終没寫成。不久升遷爲侍中，文帝對他賞賜恩遇非常深厚。靈運的詩和書法都達到了當時獨一無二的水平，每作成一文，便親手將它寫出來，文帝稱它爲二寶。靈運此時已自以爲身在名流之列了，應當參與時政，而至此，文帝還祇以文士的身份相待，每次陪伴皇帝飲宴，談論賞析詩文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人的名聲地位從來就没有超過靈運，但都受到重用。靈運心中既是不平，便經常托病不到朝廷值宿。在住地挖掘池塘，種植藩籬，栽種竹子、果樹，驅使公府役吏去勞動，没完没了。出城游覽，有時走一百六七十里，十多天也不回府。既不上書皇帝説明情况，也不請假。皇上不想傷害了大臣，便諷示以旨意暗示他停止這種游玩。靈運上表説是有病，於是皇帝給假，讓他東歸始寧休養。臨行時，上書勸文帝征伐河北。靈運回到始寧以後，仍舊游玩飲宴，夜以繼日。又被御史中丞傅隆彈劾免官，這年是元嘉五年。

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

靈運東歸始寧以後，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經常聚會，賞析文章，一起游山玩水，當時人稱他們爲四友。惠連自幼有奇才，不爲他的父親方明所知賞。靈運離開永嘉回到始寧，當時方明任會稽太守，靈運

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内，靈運又以爲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内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韵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并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去拜訪方明，因此得見惠連，對惠連極是賞識。靈運爲人對別人無所推重，衹是看重惠連，和他結成刎頸之交。當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也在方明郡府之内，靈運又以爲此人是無與倫比的。靈運對方明説："阿連有這樣的才氣和禀性，而叔父您却把他當作一般的小孩看待；長瑜是當今王粲，而您給他下等客人的飲食。叔父您既不能禮敬賢士，當將長瑜還給靈運。"便用車載長瑜離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爲臨川内史，爲司空竟陵王劉誕所用，劉誕謀反失敗，璿之受到牽連被殺。長瑜才氣次於惠連，而荀雍、璿之都比不上他。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長瑜從侍郎的職位官至平西記室參軍。長瑜曾在江陵寄信給族中人何勗，用押韵的語言記叙義慶州府中的官吏説："陸展將白髮染黑，要討好他的小妾。染黑不能長久，白髮慢慢又出。"像這樣的押韵文字有五六句。而無聊的年輕人便加以渲染，凡州府中官員都給他擬了題目，都用誇張的語言進行挖苦，這些文字便流傳開來。義慶很不高興，告訴文帝，將長瑜貶爲廣州刺史所轄的曾城縣令。到義慶逝世，朝廷人士都到義慶宅中致哀，何勗對袁淑説："長瑜現在可以回來了。"袁淑回答説："國家剛剛死了朝廷宗室中的英才，不便想到被貶斥的人。"廬陵王劉紹鎮守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行書記的責任。行至板橋，遇暴風落水溺死。

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

靈運繼承祖父、父親留下來的資産，家業很是富實，奴婢僮僕很多，舊日的朋友和門下賓客數百人，開發山地，疏浚湖泊，勞役不止。靈運每次登山涉嶺，一定要到偏僻而高峻的地方，數十重的高山，没有不游到的。他登山常穿着一種木屐，上山則去掉前面的齒釘，下山便去掉後面的齒釘。他曾從始寧南山伐木開路，直到臨海，隨從的人有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異恐慌，以爲是山賊來了，後來知道是靈運游山，纔安下心來。又邀請王琇前往游覽，王琇不肯。靈運贈王琇詩説："太守把山高地險當作艱難，我這旅游的覺得山行容易。"靈運在會稽也有很多隨從游山的人，一旦出游，縣城爲之驚動。太守孟顗信

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痴人事。”

奉佛教，十分虔誠，却被靈運輕視。靈運曾對孟顗說：“得道成佛應有智慧和緣分，您老轉生天道當在靈運之前，成佛必在靈運之後。”孟顗對這話十分忿恨。靈運又與王弘之等人到千秋亭飲酒，光着身子大喊大叫，孟顗很受不了，派人去告知他。靈運大怒說：“我自己大叫，與痴人有什麽相關？”

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决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决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横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内史。

會稽城東郊有回踵湖，靈運請求給他放水造田，文帝下令州郡兩級辦理。此湖離城近，是水產物的生産之處，百姓愛惜此湖。孟顗堅持不肯給。靈運既得不到回踵，又請求將始寧縣的休崲湖拓爲田地，孟顗又堅持不給。靈運認爲孟顗不是想着這湖能造福百姓，祇是想到放了湖裏的水會傷害水中的魚蝦罷了。這言論傷害了孟顗，靈運便和孟顗結下了仇怨。因爲靈運爲人驕横放縱，孟顗便揭發他有反叛朝廷的意圖，一方面調兵防衛，一方面上書朝廷。靈運知道後，馳奔京城給皇帝上表，陳説事情的經過。文帝知道靈運被人誣告，没有問罪。但不想再讓他東歸會稽了，授任他爲臨川内史。

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勛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

靈運到了臨川郡，仍然放肆游蕩，和在永嘉時没有分别，被有關官吏檢舉。司徒派使者隨州從事鄭望生去臨川拘捕靈運。靈運起兵叛逃，於是萌發了反叛的思想。作詩説：“韓國滅亡了，張良發奮要爲韓國復仇；秦王稱帝後，魯仲連感到耻辱。我本是江海中人，我要用對先朝的忠義，感動君子。”官兵追討，將他擒獲，解送廷尉，廷尉議論靈運的罪情，定爲斬刑。文帝愛他才學，想免了官職了事。彭城王劉義康堅持廷尉議定的處分，説不宜寬恕。文帝下詔，詔書説“謝玄功勛與管仲一樣顯赫，他的後代應當得到寬恕。可减去死罪，流放廣州”。

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

後來，秦郡府將領宋齊受出使到涂口，走到桃墟村，見有七人在路邊聚談，懷疑他們不是一般的人，回去向郡縣報告，郡縣派兵隨齊受追討，捉了他們。其中有一人姓趙名欽，招供説：“同村人薛道雙原先和靈運共事，道雙通過同村人成國告訴我説：‘靈運犯法流放廣州，他給了錢叫買弓箭刀盾等兵器，使道雙邀集鄉中健壯的

於三江口篡之。若得志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

男子在三江口劫取靈運。如果得意成功後，大家的功勞都一樣。於是聚合同黨攔劫靈運。事情沒有成功，我們回到鄉里，因爲飢餓，便沿途搶劫。'"有關官吏奏請朝廷逮捕靈運，文帝詔令將靈運在廣州市上斬首示衆。靈運臨死作詩說："龔勝不能有更長的生命，李業也有他終極之時。嵇康也被迫而死，霍生的性命也終於傾頹。"詩中所言的龔勝、李業，如同前面所引詩中的子房、魯連的意思。此時是元嘉十年，靈運四十九歲。所著文章流傳於世。

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并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敘關、洛中事，顗嘆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

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孟昶的弟弟。孟昶、孟顗都有美好的風度，當時人稱他們是兩顆明珠。孟昶地位尊貴名盛，孟顗不應召任職。孟昶死後，孟顗歷任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孟顗等幾個人曾到徐羨之處談論關、洛間舊事，孟顗嘆息劉穆之死後便沒有繼承的人。王弘當時也在場，聽了很不平，說："以前魏朝極重張郃，說不可一日沒有他。到張郃死了，於國家興亡又有什麼關係呢？"孟顗聽了不高興，賓客們笑着給他們勸解。後來逝世於會稽太守任上。

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靈運子謝鳳，因爲靈運的牽連流放嶺南，早亡。

謝超宗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謝鳳子謝超宗。跟隨父親謝鳳到嶺南，元嘉末年纔從嶺南回來。與慧休道人交往。喜歡學習，文章美好，名聲很大。被選補爲新安王子鸞封邑府常侍。新安王母親殷淑儀逝世時，超宗作祭文上奏皇帝，皇帝大爲嘆賞，對謝莊說："超宗很有些'鳳毛'，簡直是靈運再生。"當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侍坐席上，起身出來迎候超宗，說："聽說你有奇異之物，可讓我見見嗎？"超宗說："一無所有的家庭，還有什麼異物呢？"劉道隆是一介武人，沒有學問，正冒犯了他父親的名諱，對超宗說："今早侍宴，皇帝說你有鳳毛。"超宗赤脚回到內室，道隆以爲要在房裏尋找鳳毛，一直到天黑等不到，纔離去。

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并得爲

泰始年間，超宗爲尚書殿中郎。泰始三年，都令史駱宰奏議策試秀才、孝廉的標準，規定是

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

五個問題都能回答正確的爲上等，回答對三至四個問題的爲中等，衹能回答上兩個問題的爲下等，衹能回答一個問題的爲不及格。超宗的意見與此不同，皇帝詔令依駱宰的意見辦理。

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杯，辭氣横出，高帝對之甚歡。

齊高帝爲領軍，愛超宗才華，衛將軍袁粲聽説了，對高帝説："超宗爲人開明，很可以和他議事。"於是調任他爲長史、臨淮太守。袁粲被殺，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因公事而獲罪免職。超宗到東府門上自述事情的原委，那天有風，天氣寒冷，高帝對四旁客人説："這位客人來了，可以使人不穿衣服而自然温暖了。"超宗坐下以後，飲了幾杯酒，言辭勃發，妙語連珠，高帝對他很是喜歡。

及齊受禪，爲黄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彦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

到齊高帝接受禪讓，超宗任黄門郎。有關官員上奏皇帝要撰作郊廟歌，皇上詔令司徒褚彦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等共十人爲作者，衹有超宗的歌辭被選用了。

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彦回出水，沾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超宗爲人依仗才氣任性酗酒，對人多有輕浮，在禁中當值也常是醉酒。皇上召見，談及與北魏關係的事，超宗説："虜人南下侵略已經二十年了，就是佛祖出來也對他們没有辦法。"因爲失禮貶出京城爲南郡王中軍司馬。有人問他説："再有朝廷的任命，當在什麽府衙？"超宗因爲心有怨恨，回答説："不知是司馬，以爲是司驢；既然是驢府，正當是司驢了。"此話被有關官員奏知朝廷，朝廷因他心懷怨恨免去他的官職，禁止他十年不准做官。後司徒褚彦回因護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途中閣道崩壞，掉在水中；僕射王儉又受驚光着脚掉下車來。超宗拍掌笑道："落水三公，墜車僕射。"褚彦回從水中起來，衣服濕透了，形象狼狽。超宗原在王僧虔船上，大聲説："有天理在呀，天所不能容，地所不能接受。將他丢給河伯，河伯也不要。"褚彦回大怒説："窮書生傲慢無禮。"超宗説："我不能出賣袁、劉而得到富貴，怎能不成爲窮書生？"超宗這前前後後的語言譏誚，在朝廷和百姓之中頗爲流傳。

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

梁武帝即皇帝位，命超宗掌管整理國家史

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鬢白皓首。詔徙越巂，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内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

料。授任竟陵王的征北諮議，兼管記室，更不得志。超宗給他兒子娶張敬兒的女兒爲妻，武帝對他很是懷疑。到敬兒被殺，超宗對丹陽尹李安人説："往年殺韓信，今年又殺彭越，你有什麽應對的辦法？"安人將這些話全報告了皇上。皇上積怨超宗輕薄傲慢，指使兼中丞袁彖奏議將超宗交付廷尉。武帝雖然准許了袁彖的奏議，但又以爲他的奏議言辭反復遲疑，因此又命左丞王逡之彈劾袁彖，説他："輕描淡寫，不認真上奏，實際上是違法曲斷而寬容犯罪，請求罷免袁彖現任官職。"武帝下詔説："袁彖隱瞞真情，欺騙朝廷，愛惜朋友，蒙騙君主，免去官職，十年不用。"超宗被逮捕投入廷尉獄中，一夜之間頭髮全部變白。皇帝詔令流放越巂，行到豫章，皇上命豫章内史虞悰賜他自盡，但不要傷害他的尸體。

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第二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發超宗兒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皇上懷疑是不實之辭，將才卿交付廷尉去辯論，以所告不實受到寬恕。王永先却把他害死獄中。

謝幾卿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巂，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毁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大尉晋安王主簿。

才卿弟幾卿，能清談，當時人稱他爲神童。超宗流放越巂，詔令家人不能隨從。此時幾卿纔八歲，在新亭與父親告别，不勝哀痛，便跳入長江。超宗請幾位做買賣的入水打救，許久纔從水中涌出，上了江岸，從耳目口鼻中流出幾斗水來，十多天後纔能説話。爲父親守喪，過於哀痛，形容憔悴。十二歲，被召補爲國子監學生。齊文惠太子親臨策試，他對王儉説："幾卿本來擅長玄理之學，如今可以儒家經典文義去問他。"王儉遵照文惠太子的意思發問，幾卿解釋得清楚流暢，文惠太子大加稱贊。王儉對人説："謝超宗算是没有死了。"幾卿長成，學問廣博而有文采。出仕齊朝，爲太尉晋安王主簿。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

梁朝天監年間，幾卿由尚書三公郎轉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這一職務的，世人稱爲南奔。幾卿很感失意，經常説有病，臺省事務大多不再治理了。經多次升遷到尚書左丞。

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凝

幾卿很熟悉歷史故事，僕射徐勉每當有了疑

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脱，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糾奏，坐免。

難不通之處，多去向他詢問。然而他性格通達瀟脱，祇要適意就做，不拘泥於朝廷的法律。曾參加樂遊苑飲宴，没有喝醉便散席了，於是到路邊酒店，停下車來，扯起車幔，在車前和三個跟車的僕役對飲，當時觀看的人像砌成一道道墻垣一般，而幾卿面對圍觀的人們態度自若。後來又因爲在尚書省衙中夜穿犢鼻褲，與門生登上閣道飲酒呼喊，被有關官員糾察報告皇上，因此被免官。

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别，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普通六年，皇帝詔令西昌侯蕭藻督軍進攻北魏，幾卿上奏要求隨軍北上，提拔爲蕭藻的軍師長史。將要出發，與僕射徐勉告别，徐勉説："淮水、淝水之戰，你謝家的前輩已經以奇功著名，不知今日謝家如何?"幾卿應聲答道："已見今天的徐氏勝過昔日的徐氏，後來的謝氏爲什麼一定要愧對昔日的謝氏呢?"徐勉沉默無言。軍至渦陽戰敗撤退，幾卿因此免官。

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

幾卿免官之後住在白楊石井的住宅中，朝廷中舊時交好的官員載酒到那裏拜訪他，常賓客滿座。當時左丞庾仲容也被免官歸家閑居，二人意氣相投，一起任意狂放，有時乘没蓬車遍游郊野，飲醉了酒便手執樂器相和歌唱，不顧忌别人的議論。湘東王蕭繹在荆州刺史任上寄信勸慰幾卿。

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沾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禄長史。卒，文集行於世。

後任太子率更令。放縱曠達，不注重儀表。不能容許錯誤的事情，與人多不和，有與自己不一致的人，便任情罵他，而罵完以後再不説他。遷任左丞。僕射省曾有一次集中公卿議事，幾卿從外面回來，昨夜醉酒還没有醒，他拿了枕頭就睡，好像没有人在身邊一般。又曾在閣省裸着上身暢飲，喝醉了就地小便，尿濕了下面的令史，被御史臺所彈劾，幾卿也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轉任左光禄長史。逝世，文集流行世上。

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幾卿雖爲人不用一般的操行約束自己，但在家族中與人相處和睦。兄才卿早亡，他的兒子謝藻自幼成了孤兒，幾卿對他撫養很周到。到謝藻長大成人，歷次任職皆清廉公正，這都是由於幾卿教訓勉勵的作用。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内，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繢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兹言乃信，惜乎！

論曰：謝晦以他輔佐武帝建立宋朝的功勛，受武帝臨終顧命的重托，日日憂慮國家大事，罷黜昏庸，開啓聖明，從國家的角度考慮，他的作用是很大的，然而廢除廬陵王，并不是奉了君主的命令，在昌門的叛亂行爲不合於做臣下的道義。霍光被封博陸侯時謹慎的表現，對事理的認識與謝晦有不同。加以謝晦身處京城上游，兵權總領，想要以朝廷之外的力量來控制朝廷之内，這難道是國君所能長時間忍受得了的嗎？假使讓徐羨之、傅亮不死，檀道濟居於朝廷之外，四位權要一起發布命令，那麼，他們的力量就足以和朝廷相敵，則劉氏宗國的危險，就有過於把蛋堆積起來那樣。從這樣的角度來思考對於謝晦的處罰，怎麼可以説是枉殺？謝瞻在謝晦權力傾倒朝野之時就感到驚懼痛心，可以説是看到了謝晦得罪的苗頭了。而謝氏自晉代以後，風雅相傳，謝澹、謝裕以他們的德行傳爲美談，謝純、謝述因他們的節義而聲譽流播。方明立身處事的方法，玄暉辭采的美妙，各有所長名揚一時，可稱爲是光大門庭的人物了。靈運的才氣名聲，獨自振起江左，但是他横行無忌，自取滅亡。人各有其能，觀謝氏一族歷史，此話可以相信了，可惜呀！

南史卷二十

列傳第十

謝弘微（子）莊（孫）朏（曾孫）譓（玄孫）哲
（朏弟）顥（顥弟）瀹（瀹子）覽（覽弟）舉（舉子）嘏（舉兄子）僑

謝弘微

謝密字弘微，晋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

謝密字弘微，是晋西中郎謝萬的曾孫、尚書左僕射謝景仁的侄子。他的祖父謝韶，任車騎司馬。父親謝思，任武昌太守。

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内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

謝弘微十歲時，過繼給堂叔謝峻，因爲他的名犯了嗣母的名諱，所以他使用字。謝弘微幼年時性格穩重謹慎，説話注意場合。他所過繼之家的叔父謝混以能辨識人才而知名，見了謝弘微認爲他有異於常人之處，謝混對謝思説："這孩子沉着穩重聰明早慧，將要成爲出色的人才，有個這樣的孩子就可心滿意足了。"謝峻是司空謝琰的兒子，和謝弘微本來衹是遠親，謝弘微和謝峻家的内外親戚，本來素不相識，但過繼之後謝弘微悉心盡意地對待他們，一舉一動都符合禮儀。

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禄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禄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義熙初年，謝弘微承襲建昌縣侯的爵位。謝弘微家境貧寒且生活素來節儉，嗣父家中却十分富有，但他衹接受了數千卷書，及封國中的幾名吏員而已，遺産俸禄，全不過問。謝混聽説後爲此驚嘆，對國郎中令漆凱之説："建昌縣侯的俸禄本應是我和北舍弘微家共同享用，國侯既然不放在心上，現在就應當按常例分送給他。"謝弘微覺得很難違背謝混的話，但仍然衹是接受了一點點。北舍，是謝弘微自己的家。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

謝混風格孤高，很少與人交往，衹是和同族子侄謝靈運、謝瞻、謝晦、謝曜、謝弘微以賞析文章義理而聚會，常常一起宴飲，因爲他們都住在烏衣巷，所以人們稱他們的聚會爲烏衣之游。

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韵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韵，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俊，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并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

這就是謝混詩中所説的“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即使那些在當時有很高聲譽的外姓人，也不敢登門拜訪。謝瞻等人文辭流暢機智善辯，謝弘微每每以簡約的言辭令衆人折服，謝混特别敬重他，稱他爲微子。謝混對謝瞻等人説：“你們幾個人雖然富於才辯，但未必能使大家心悦誠服，至於領會品評，言辭簡約而説理精當，仍應當與我一起推崇微子。”他常説：“阿遠剛烈浮躁意氣用事；阿客知識廣博但無檢束；謝曜恃才而操守不堅定；謝晦有自知之明但不能廣泛接納善言，假如他的功勛能濟助天地有益百姓，最終還是會因爲這點留下終身遺憾；至於微子，我没有非議之辭。”又説：“微子持不同見解却不傷害别人，持相同觀點却不危害正道，他假如到了六十歲，一定會登上公輔之位。”謝混曾在宴樂酣飲之後，作詩來鼓勵謝靈運、謝瞻等人説：“康樂有大的氣度，實有名家之風，假如用法度加以熏染，剖開瑩石就會現出瓊瑾。宣明有遠見卓識，聰穎通達而又深沉逸俊，假如能够除去固執性情，定能使三才穆穆和順。阿多風範獨具一格，年方弱冠就承繼了華族的胄胤，雖是質樸渾厚但還要力戒缺少文采的毛病，那將能做到品質高尚操守高峻。通遠胸懷高潔生性明慧，博采英名向四方傳布，直轡騎馬很少不顛躓，就應當用這道理除去心中的偏執和鄙吝。微子事事謹慎小心，他没有倦怠是因爲仰慕藺相如，不要輕看傾倒的一筐土，堅持不懈就可以堆成千仞高山。你們幾個要努力啊，當代風流要由你們宏振。如果不犯我已經知道的毛病，除此之外没有什麽需要謹慎。”詩中對謝靈運、謝瞻等人都有勸誡鼓勵的言語，衹有對謝弘微全是褒美之辭。謝曜，是謝弘微的兄長，多是他的小字。通遠是謝瞻的字。客兒是謝靈運的小名。晉代名門出身而又有封爵的人，初次出仕大都授員外散騎侍郎。謝弘微也被授爲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

義熙八年，謝混因爲是劉毅的同黨而被殺，謝混的妻子晉陵公主改嫁給琅邪王練。公主雖然執意不肯前往，但皇帝下詔要她與謝氏離絶。公主把謝混家的事務委托給謝弘微料理。謝混家幾

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并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

代做宰相，一門兩人受封，田產有十餘處，僮役有一千名，祇有兩個女兒，年齡都祇有幾歲。謝弘微經營生計管理家產，如同在官府辦事，一枚錢一尺帛的進出，都有文簿記録。宋武帝受天命登位，晉陵公主被降封爲東鄉君。因爲謝混被前代皇帝定罪，東鄉君的節義值得嘉獎，於是允許她返回謝家。從謝混死到這時已有九年，但謝混家中房屋整齊，糧倉庫房充實，僕人的使喚也和以往没什麼不同。開墾種植的田地，比以前更多。東鄉君感嘆道："僕射生前看重這個孩子，真可以説是善於識别人了，僕射算是後繼有人了。"本族外姓的親戚、朋友故舊凡是探望東鄉君回歸的人，進門見到這種狀況，没有一個不感嘆，甚至有人感動得流淚，這都是被謝弘微的德義感動。

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内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謝弘微生性嚴正，舉動行爲必定遵循禮度，事奉嗣父那一家族的人，比常人更加恭謹。對伯母叔母以及回歸家族的兩位姑母，他都早晚請安問候，盡力誠敬相待。家内家外有時傳話問訊或吩咐，他就整肅衣冠傾聽。他在奴婢僕人面前，不隨便説笑。因此無論尊卑大小，人們都像敬神一樣敬畏他。當時有個叫蔡湛之的人，初見到謝安兄弟，就對人説："謝弘微容貌像中郎，然而性情却像文靖。"

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逾時。文帝即位，爲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選擬。

文帝最初被封爲宜都王，鎮守江陵，他命琅邪王球任宜都王王府友，謝弘微任宜都王王府文學。謝弘微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在家服喪以孝道著稱。服喪期滿，吃蔬菜素食超過了喪期。文帝即位後，他任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人，號稱五臣。他遷任尚書吏部郎，參與機密的商定。不久轉任右衛將軍，文帝原來的輔佐大臣，都由謝弘微提拔選定。

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啖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

謝弘微居家清儉節約，器物服飾不求華美，但飲食滋味極其豐美。他的哥哥謝曜歷任御史中丞、彭城王劉義康驃騎長史，死在任職上。謝弘微因十分哀痛守喪超過禮儀，喪服雖然除去但還不吃魚肉。僧人釋慧琳曾經和他一道進食，見他還是食素，便對他説："你平日一向多病，服喪期滿你還没有恢復平常的膳食。如果因爲無益的

"衣冠之變，禮不可逾，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

哀痛傷了身體，難道這會是你期望的結果嗎?"謝弘微說："喪服的穿着變化有禮節限制不可超越，但心中的哀痛，實在不能止住。"謝弘微便停下筷子流淚抽泣不能自持。

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

謝弘微從小喪父，對待兄長如同對待父親。兄弟之間十分友好和睦，當代没有人能比得上。謝弘微不說別人的短處，而兄長謝曜喜歡褒貶評論人物，每次聽到兄長這種言論，他就常常用別的話來打亂他。謝弘微歷任中庶子，加侍中。他的志向在於做一個清閑之官，害怕忌諱當權受寵，他堅决辭讓，不肯接受新授的官職，皇帝於是讓他辭去中庶子的職務。謝弘微每次上書陳奏提出建議和批評，一定親手書寫然後焚燒底稿，没有一個人知道他陳奏的內容。皇上因爲謝弘微善於做美食，每每前去他家吃飯，謝弘微親自和家人一起置辦菜肴。進食之後，親人向他問起皇上吃的菜，謝弘微都不回答，却用别的話來應付，當時人們把他和漢代的孔光相比。

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吴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争。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争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東鄉君死後，留下財産千萬，十餘處田産住宅，還在會稽、吴興、琅邪等各處有太傅謝安、司空謝琰時留下的家産，奴僕還有數百人。官府和私家都認爲室內的浮財應歸東鄉君的兩個女兒，而田宅和奴僕都應屬於謝弘微，謝弘微一概不取用。他用自己的俸禄操辦喪事。謝混女兒的丈夫殷叡素來喜歡玩摴蒱之類的賭博游戲，聽說謝弘微不要家財，就大量奪取他妻妹和伯母以及兩位姑母的分內財産用來償還賭債，婦女們被謝弘微的禮讓行爲感化，没有一個有所争執。謝弘微舅舅的兒子領軍將軍劉湛對謝弘微說："天下的事應該有合理的裁定，這件事你不過問，如何能當官?"謝弘微笑着不答話。有的人用"謝家幾代的財富，充當了殷君一天的賭債，譬如把東西丢棄到江海裏，却以爲是廉潔"的話來譏諷謝弘微。謝弘微說："親戚間争奪財物，是最鄙陋的事，現在婦人們尚且能够不說什麽，我怎麽可以引導他們争執呢?如今把多的分出來供給少的，還不至於有所匱乏。到人死之後，哪裏還去管它?"

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

東鄉君下葬時，謝混的墳墓被打開，謝弘微

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嘆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逾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

帶病趕去哭祭，於是病得更加厲害。元嘉十年謝弘微去世，死時四十二歲。文帝十分嘆惜，對謝景仁說："謝弘微、王曇首年過四十，他們的聲名地位都沒有能够充分展示才華，這是我的責任啊。"

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别而去。

謝弘微性情寬厚，不隨便表現喜怒。他晚年時曾經與友人下圍棋，友人西南角的棋呈現死勢，又有一客人說："西南風大，有人會翻船。"友人醒悟過來，就下子補救。謝弘微大怒，把棋盤丢在地上，瞭解的人知道這是他年近暮年的表現，果然謝弘微在這一年死了。當時有一個長鬼寄住在司馬文宣家，說自己是被派來殺謝弘微的。謝弘微的病每次加劇，長鬼就預先告知司馬文宣。等到謝弘微死後，纔與司馬文宣告别離去。

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

謝弘微臨死時對身邊的人說："有兩厨信，必須等到劉領軍來，纔可以當面燒了，一定注意不要打開。"這信是宋文帝給謝弘微的手令，對於謝弘微的死皇上十分痛惜，派二衛千人營辦喪事，追贈他爲太常。

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并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蒨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謝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都以簡約淡泊著稱，有人對沈約說："王惠怎麽樣?"沈約說："王令明簡約。"其次問到王球，沈約說："王蒨玉淡泊。"再次問到謝弘微，沈約說："謝弘微簡約而没有疏失，淡泊而不至於放縱，古代的所謂名臣，謝弘微可以當之無愧了。"他被人贊美竟然到了這種程度。謝弘微的兒子是謝莊。

謝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虚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别，合之則宇内爲一。

謝莊字希逸，他七歲就能寫文章，長大成人之後，氣度不凡，容顔儀表也很美。宋文帝見到他而感到與一般人不同，就對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說："藍田産美玉，這話哪會有假!"謝莊任隨王劉誕後軍諮議，兼記室。他解析《左氏春秋》經傳的文字，根據國别分立篇章。他又製作一丈見方的木板，畫出各地山川地貌，各有條理脉絡。分離開來就是各個州郡不同的地圖，并在一起就是天下統一的版圖。

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

元嘉二十七年，魏國進攻彭城，派尚書李孝伯來同鎮軍長史張暢對話，李孝伯詢問謝莊及王

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微，謝莊的名聲竟這樣流傳遠方。元嘉二十九年，謝莊被授任太子中庶子。當時南平王劉鑠進獻赤鸚鵡，皇上向全體朝臣下詔，徵求鸚鵡賦。太子左衛率袁淑在當時文名首屈一指，他作完賦後給謝莊看。等到他看見謝莊寫的賦之後，感嘆地說："如果江東没有我，你將是一枝獨秀；如果没有你，我也是一代人傑。"袁淑於是把自己的賦藏起來，不再呈獻。

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强。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

元凶弑君自立，謝莊轉任司徒左長史。宋孝武帝入京討伐元凶，秘密派人把檄文送到謝莊那裏，命他修改文字之後向四方宣布。謝莊派自己的心腹門生具慶帶着自己的表章密見孝武帝陳述忠誠。到孝武帝登上帝位時，謝莊被授爲侍中。當時魏國請求互相開放集市通商，皇上下詔命群臣廣泛評議。謝莊認爲應當拒絶魏國互市通商的要求而窺伺他們的動静，這樣纔能足以表明我方的强大。驃騎將軍竟陵王劉誕將任荆州刺史，而把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劉義宣徵召進京輔政，劉義宣堅決推托不肯入京，而劉誕已經確定日期上船出發。謝莊認爲丞相既然没有入京的心意，而驃騎將軍却確定了出發的日期，這好像是想要逼迫丞相進京。孝武帝於是寬緩劉誕出發的日期，劉義宣最終也没有進京。

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别，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叠韵。答曰："玄護爲雙聲，碻磝爲叠韵。"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别，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悦，當時以爲知言。

孝建元年，謝莊遷任左將軍。謝莊有口才，巧言善辯。孝武帝曾經問顔延之説："謝希逸的《月賦》寫得怎麽樣?"顔延之回答説："《月賦》美確實是美，但是謝莊衹知道'隔千里兮共明月'。"孝武帝召見謝莊并把顔延之的答話告訴他，謝莊立即回答説："顔延之作《秋胡詩》，衹知道'生爲久離别，没爲長不歸'。"孝武帝爲兩人的對答拍掌贊嘆了一整天。又有一次王玄謨問謝莊什麽是雙聲，什麽是叠韵。謝莊回答説："玄護二字爲雙聲，碻磝二字是叠韵。"謝莊就是這樣反應敏捷。以前，孝武帝曾經賜給謝莊一柄寶劍，謝莊把寶劍轉送給豫州刺史魯爽，後來魯爽叛亂，孝武帝在飲宴時向謝莊問起寶劍的下落。謝莊回答説："以前和魯爽分别的時候，我已經私下代陛下作了杜郵之賜。"皇上十分高興。當時的人都認爲謝莊這話算得上是善於應對。

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

臣聞功傾魏后，非特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而進選之舉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惉懘，奚取九成。

當時搜羅賢才的途徑尚未開闢，謝莊上表陳說求賢的道理說：

我聽説功勞能够使魏王傾慕，不衹是依靠燭照全車的珍寶，德政柔服秦的使者，哪裏衹是憑藉珍貴罕見的璧玉。帝業興盛的原因，功業成敗的緣由，何曾不是憑藉求得賢才得以興盛，因爲失去賢士而導致衰敗。所以《楚書》上説善於用人是國寶，《虞典》則認爲效法賢哲爲難事。而推薦選才的法規在中古已經毀敗，提拔進用賢士的律令，當今又未闡明，如果一定想要鞏固根本使國家用度豐裕，保護百姓救助衆生，不改變天下煩擾動亂的局面，怎麽能够達到大治的極高境界？

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産，七陝愚之所育？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疏嗣，祁奚豈諂仇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己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之褫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

英才由時代産生，古今怎能有不同，俊傑在世上出現，危亂時期和太平時期豈有不同？漢高祖在中陽承受天命，英雄賢俊從徐沛涌出；光武帝在白水膺受符籙，茂才卓異在荆宛出現。難道衹有東西二都纔是産生聰智之士的中心，邊遠地區却是愚人孕育的地方？關鍵在於能不能遇上明主、能不能被任用而已。現在大道光顯，各種事務都期待有德之士來辦理，而九州土地這麽廣大，九品人物的鑒别這麽艱難，提拔銓選衡量才德，全都交給吏部。一個人鑒别賢才的能力容易受到限制，而天下的人才却難以追尋。憑藉容易受到限制的能力，要去明察難於尋求的人才，使京城没有不被録用的賢士，郊野没有滯留不用的人才，那怎麽能做到呢？從前公叔文子與淪爲臣虜的百里奚同登朝堂，管仲從射君之賊被取用爲臣，趙文用人并不是親近士人疏遠子嗣，祁奚薦賢又哪裏是諂媚仇人、偏私自己的兒子。同類人互相牽引舉薦，以前的經典已經列出了範例，臣下要舉薦自己瞭解的人才，這已經在以往的文書中寫明。況且自古以來任人薦賢，賞罰分明。魏成子舉薦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賢哲而自己成爲魏國的輔相，應侯范雎任用鄭安平、王稽二名士而致使自己丢失秦國的相

者刑論。

位，臼季舉薦冀缺而被酬賞以封地，張勃進用陳湯獲罪而被褫奪爵位。這是前代史事被人稱贊的典範，也是後代帝王常用不變的明鑒。我認爲應當向大臣普遍下達命令，各人舉薦他們瞭解的人才，交付尚書省，按照他們的能力分等銓選任用。假如被任用的確實是人才，舉薦者應當得到賞賜；被任用的人如果不稱職，舉薦者應當連坐有罪，罪重的要罷免官職，罪輕的要降職。被舉薦的人，從此要禁止録用，禁用年數多少，要根據他們的罪責量刑確定。假如被舉薦的人犯了死罪，那麽舉薦者也要定罪判刑。

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實歸守宰。故黄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槱之歌克昌。

此外要想實現政事清平而斷獄公正，没有什麽事情比親近百姓更重要，而親近百姓的關鍵，正在於任用地方官。所以黄霸治理潁川多年，杜畿任職於河東數載。他們一個就在本地加官晋爵，一個調入京城蒙受榮寵。現在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應當遵行六年一任的制度，進可以彰明官員的功過，退可以使百姓安定不受驚擾。這樣，朝廷就不會丢棄賢才，臣下也不會虚報浮誇，考核官吏的風氣盛行，歌頌朝廷選用賢吏的薪槱之歌會更加興盛。

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以前，宋文帝在位時，規定年紀到三十歲纔可以在郡縣做官，在任六年纔另外銓選人員替换，有的刺史在任十餘年。到這時候文帝時的這些規定都改變了，出仕者年齡不拘大小，擔任管理百姓的郡縣長官都以三年爲限，宋代的善政從此衰敗。

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箋，自陳"兩脅癖疢，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吊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

這一年，謝莊被授任吏部尚書，謝莊一向多病，不願意待在吏部，他寫信給大司馬江夏王劉義恭，自己陳説："我兩肋下積塊帶來的病痛，幾乎是從我出生就和我相伴，每個月發作，不少於兩三次。每次發作時疼痛逼心，氣息也衹剩下絲絲縷縷，加上患了多年的痢疾，已經成了難治的痼疾。呼吸急促體力衰疲，常常如同行尸走肉。因眼疾五月以來就不再能在夜裏静坐，常要放下帷帳避風。白天黑夜看東西都迷糊不清，因此不能再去朝拜謁見諸位王爺，也不能爲親朋故

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

舊行慶賀與吊慰之禮。現在活動的地方，衹在家中小閣。我微不足道的生命，對於天下并不重要，而對於我自己却不能不重視。我們家世代没有長壽的人，高祖父亡故時四十歲，曾祖父亡故時三十三歲，祖父亡故時四十七歲，我到新年就三十五歲，又加上病成這樣，還將有幾年可活？過年之後我將重申以前的請求，用死來表示自己辭職的决心。希望你侍坐時和皇上言談之間，賜予我幫助。”孝建三年，謝莊因爲多病而被免官。

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别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録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并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

大明元年，謝莊被起用任都官尚書。皇上這時親自掌管朝政，擔心權力轉移到朝臣手中，因爲吏部尚書是掌管選拔舉薦的朝廷大員，因此想要削弱吏部尚書的權力。大明二年，皇上下詔，要吏部尚書按照郎官的設置也分置二人，并全面審察簡并多餘的官員。又另外下詔給太宰江夏王劉義恭説：“吏部尚書一向和録尚書事共掌銓選之事，實在是因爲一個人的見識不能做到樣樣都全面通曉，再加上授權奪官的權威不宜由一人專掌的緣故啊。”於是設置兩名吏部尚書，省除了五兵尚書。謝莊以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一起補任吏部尚書之職。謝莊又遷任左衛將軍，加給事中。當時河南進獻會跳舞的馬，皇上下詔要群臣作賦，謝莊呈奏的《舞馬賦》文辭很美。皇上又令謝莊作《舞馬歌》，命樂府演唱這首歌。

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虚，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大明五年，謝莊又任侍中，兼前軍將軍。一天孝武帝出外巡行夜晚纔回京城，下命令要守軍打開城門。謝莊留守京城，認爲傳信的符證或許是假的，一定要有皇上的親筆詔令纔開門。皇上後來因事設酒宴，皇上慢慢地説：“你想仿效後漢的郅君章嗎？”謝莊回答説：“我聽説搜獵巡狩要有節制，郊外祀神要遵照時令。樂於游逸打獵，前代聖王早有明確的勸誡。陛下現在頂冒風霜，清晨出游而深夜方歸，或許有不逞之徒，有意假傳詔令欺詐，我因此恭敬地等待皇上手詔纔敢打開城門。”

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後除吴郡太守。

大明六年，謝莊又任吏部尚書，兼國子博士。他因爲選任公車令張奇而獲罪免官，事情記載在《顔師伯傳》中。後來謝莊又被授任吴郡太守。

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宫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宫不?"將誅之。孫奉伯説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禄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

前廢帝即位，命謝莊任金紫光禄大夫。以前，孝武帝寵姬殷貴妃去世，謝莊作誄文，誄文中有"輔佐君王堪與堯門相提并論"一語，引用漢昭帝之母趙婕妤的宫門被武帝題爲堯母門一事，太子前廢帝因而對謝莊用這句話暗中銜恨。前廢帝即位之後派人責問謝莊説："你以前寫《殷貴妃誄》的時候，心中有太子嗎?"前廢帝將要殺掉謝莊。孫奉伯勸諫前廢帝説："死是大家都要共同經受的，縱使是一時的痛苦，也不足以帶來困辱。謝莊從小生長在富貴之家，暫且把他關押在尚方獄中，使他遍嘗天下各種痛苦，然後再殺他也不算晚。"前廢帝説："你的話有道理。"於是把謝莊囚禁在左尚方。宋明帝平定禍亂後，謝莊纔被釋放出來。明帝命他起草大赦天下的詔書。謝莊夜晚到官署剛剛坐下，就命人置酒，他喝得微微有些醉意，傳詔的人站在那兒等着謝莊把詔令寫好，詔令文辭十分精美。謝莊後來任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不久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賜給親信二十人。謝莊去世，追贈爲右光禄大夫，謚號爲憲子。他寫的文章共有四百餘篇在世上流傳。

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晋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謝莊有五個兒子：謝颺、謝朏、謝顥、謝嵸、謝瀹，世人説謝莊是以風月景山水給兒子取名。謝颺任晋平太守，他的女兒是宋順帝的皇后，他死後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謝朏 謝諼 謝譓 謝哲

朏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孰，敕莊携朏從駕。詔爲《洞井讃》，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

謝朏字敬冲，自幼聰慧。謝莊很器重他，常常把他帶在身邊。謝朏十歲就能寫文章。謝莊游覽土山，命謝朏寫文章記游，謝朏提筆一氣呵成。琅邪王景文對謝莊説："令郎足以稱得上是神童，他又是將來一輩人中的出色的英才。"謝莊拍着謝朏的背説："你真是我們家價值千金的寶貝。"宋孝武帝游姑孰，命謝莊携帶謝朏隨從自己的車駕。孝武帝下詔命謝朏作《洞井讃》，謝朏在座席上當場寫好呈奏。孝武帝説："謝朏年紀雖小却是個棟梁之材。"

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與謝鳳

謝朏在宋出仕任衛將軍袁粲長史。袁粲生性嚴肅，當時人把他比作漢代李膺。謝朏謁見袁粲後退出，袁粲説："謝令算是後繼有人了。"宋明

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

帝曾經命謝朓與謝鳳之子謝超宗從鳳莊門入宮。二人一同到鳳莊門，因鳳、莊二字分别觸犯二人父親的名諱，謝超宗説："君王的命令不可以不執行。"於是小步快行入門以表敬意。謝朓説："君王要以禮對待臣下。"於是退走不肯進門。當時人對兩人的行爲都加以稱贊，把他們比作漢代的忠臣、孝子王尊、王陽。謝朓後來任臨川內史，因爲收受賄賂而被彈劾，袁粲壓住了奏章。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晋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晋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悦，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朓爲侍中，領秘書監。

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入朝輔政，他選拔謝朓任長史。齊高帝正謀劃禪代之事，想任用謝朓輔佐自己創業，遷任謝朓爲左長史。他每天夜晚設置酒席，單獨與謝朓一起議論魏、晋時的史事，説石苞不早些勸晋文帝成就帝業，晋文帝死後纔痛哭追悔，有人把他和後漢的馮異相比，這是不瞭解事情的關鍵。謝朓説："從前魏的臣子中有人勸魏武帝即位爲帝，魏武帝説：'有人用我，我將要像周文王那樣終身爲臣。'晋文帝世代事奉魏氏，將一定會終身爲臣。假如叫魏氏早些依照唐堯、虞舜的先例實行禪讓，晋文帝也將多次拒絶，他的聲望會更高。"齊高帝不高興，於是另外提拔王儉爲左長史，命謝朓任侍中，兼秘書監。

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

齊接受禪讓的時候，謝朓那天正當值，百官在朝堂陪侍。按禮儀侍中將要從宋帝身上解下玉璽交給齊高帝，謝朓假裝不知道這件事，對來值宿房叫他的傳詔説："有什麽公事?"傳詔説，"要解下玉璽交給齊王"。謝朓説："齊國自己應有侍中。"於是引枕而卧。傳詔害怕了，就叫謝朓説有病，想要兩方都兼顧。謝朓説："我没病，爲什麽要説有病?"他於是穿上朝服出東掖門，在那兒找到車，接着坐車回家。這天，朝廷就命王儉行侍中職責解下宋帝的玉璽。不久，齊武帝請求誅除謝朓，齊高帝説："殺了他就正好讓他成名，這事衹應容忍而暫時置之度外。"謝朓又因爲家境貧窮上表請求到郡中做長官，文氣起伏自如，皇上下詔免除他的官職并禁錮五年不准録用。

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

永明年間，謝朓任義興太守，在郡中任職期間他不過問各種事務，全部交給主簿辦理。他

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爲吳興太守。

説：“我不能做主管事務的吏員，衹能做太守而已。”謝朏歷任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兼新安王師。他請求出京任職，不久就任吳興太守。

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内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齊明帝謀劃進入宫廷繼承帝位，因此聯絡朝廷老臣，謝朏内心想要引退，而且想逃避世事。他的弟弟謝瀹當時任吏部尚書，謝朏到達吳興郡，給謝瀹送去數斛酒，寫信給謝瀹説：“你應當盡力飲用這東西，不要干預世事。”謝朏在郡任職期間，通常不治理政務，却常常極力聚斂財物，大家時時譴責他，他也不放在心上。

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概，賜床帳褥席，奉以卿禄。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并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胤，并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又并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

建武四年，朝廷徵召謝朏爲侍中、中書令，他不應徵召。他把兒子都送往京城，自己單獨與母親留在郡中，在郡的西城邊造了座房子。齊明帝下詔給謝朏優厚的禮遇，來表彰他的清白節操，賜給他床帳褥席，供給他卿的俸禄。當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也上表啓奏辭官回會稽。永元年間，皇上下詔徵召謝朏、何胤，他們兩人都不肯屈從。當時東昏侯在帝位下令迫使他們就職，適逢梁武帝起兵。等到建鄴平定之後，朝廷又徵召謝朏、何胤，命二人都補任軍諮祭酒，二人都不肯應召就職。梁武帝即位之後，下詔徵召謝朏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兩人又都不肯聽從。梁武帝接着派領軍司馬王果規勸開導謝朏，謝朏和何胤商議，何胤想獨自隱遁以抬高自己的節操，於是哄騙謝朏説：“這是勵精圖治的君王在位的時代，怎麽能够長久隱居不肯出仕呢?”

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别，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第二年六月，謝朏乘坐小船離開吳興，到京城去拜見梁武帝。武帝笑着説：“嚴子陵竟然能曲意遷就。”就下詔命謝朏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謝朏提出脚有病，不能行拜謁之禮，於是頭戴角巾乘坐小轎到雲龍門謝恩。梁武帝下詔到華林園接見謝朏，謝朏乘坐小車直到武帝爲他準備的席位。第二天早晨，武帝乘車出宫親臨謝朏家，君臣宴飲交談十分歡暢。謝朏反復陳述自己本來的意願希望歸隱，武帝不答應。他又堅決請求讓自己回家奉迎母親，武帝答應了。他將要動身回鄉的時候，武帝乘輿駕臨，爲他賦詩餞别，一路上送迎的官員絡繹不絶。回到京城，武帝命

材官在謝朏原有的宅基上建造新府。武帝在朝堂前殿，派謁者到謝朏府中給他拜授官職。下詔謝朏停止處理各種公務并免除他初一和十五上朝謁見之禮。

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内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

天監三年元旦朝會，武帝下詔命謝朏乘坐小車上殿。謝朏一向怕麻煩，他位居三公，又兼管尚書省，但具體事務多不親自處理，因此他很使大家失望。那一年謝朏母親去世，他離職守喪。不久武帝下詔命他出任原有職務。

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孝靖。

天監五年，改授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謝朏堅决推辭不肯接受。武帝派謁者規勸開導他接受任命，謁者在謝朏府上一直留到傍晚纔離去，這項任命歷經春夏兩季，到八月，謝朏纔接受任命。這年冬天謝朏去世，武帝親臨哭吊，贈謚號爲孝靖。

建武初，朏爲吴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

建武初年，謝朏任吴興太守，向百姓徵收鷄卵，收受數千隻鷄。他想隱遁而又没有自始至終地保持隱者的操守，因此高雅之士在談話中常常鄙薄他的這些行爲。謝朏著的書和文章在世間流傳。

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謝朏之子謝諼，任司徒右長史，因爲殺牛而獲罪被廢黜。後任東陽内史，任滿返回京城的時候，五官贈送他一萬錢，他衹留下一百錢。并且回答説："我留下的錢比一錢太守劉寵更多，愈加感到慚愧。"

次子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禄大夫。

謝朏的次子謝譓，不隨意和人來往，家中没有閑雜的來客。他有時獨飲而醉，説："進我家的人衹有清風招待，和我對飲的人惟有明月作伴。"謝譓官位升至右光禄大夫。

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醖藉，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謝譓之子謝哲，字穎豫，風度儀表都很美，他舉止從容，胸懷豁達，因此被文人君子看重。他在梁出仕官至廣陵太守，侯景叛亂，他就在廣陵僑居。他在陳歷任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死後，贈謚爲康子。

謝顥

顥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静。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

謝顥字仁悠，是謝朏之弟。他自幼性格簡約沉静。宋末他任豫章太守，到石頭城，他竟穿便裝登上烽火樓，因此獲罪要被免官。他到齊高帝那兒當面認錯，言辭清亮華美，儀容端莊舉止高

宥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友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雅，齊高帝的隨從都注目觀看他，齊高帝也就此寬宥了他的罪過。齊永明初年，朝廷用高標準選拔人才擔任王友和文學之職，選拔謝顥爲竟陵王王府友。謝顥歷任吏部郎，有端莊清秀的聲譽。謝顥在任北中郎長史時去世。

謝瀹

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悦，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爲資送。

謝顥弟謝瀹字義潔。他七歲時，王景文見到他覺得他異於一般的孩童，於是向宋孝武帝説到他，孝武帝在稠人廣衆中召見他，他舉止從容安詳，應對符合皇上的旨意，武帝很高興，下詔命他娶公主爲妻，景和年間孝武帝去世，事情就擱置下來了。僕射褚彥回把女兒嫁給謝瀹，并陪送豐厚的財物。

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

謝瀹生性十分敏捷多智，他曾經與劉悛一起飲酒，推讓了很久，劉悛説："謝莊的兒子不可以説不能飲酒。"謝瀹説："假如遇上合適的人，自然能够在酒中沉溺千日。"劉悛聽了這話很慚愧，默不作聲。謝瀹在齊出仕，屢次遷升至中書侍郎。衛軍王儉拔舉他爲長史，對他非常敬重以禮相待。後來謝瀹被拜授吏部尚書。

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

齊明帝廢黜鬱林王的時候，領兵進入宮殿，隨從驚慌地跑來報告謝瀹。謝瀹正在與客人下圍棋，他每下一子，就説一句"他應當有這打算"，棋局結束後就回到齋中睡下，竟然不管外面發生什麼事。齊明帝即位，謝瀹又以有病爲藉口，不處理公務。蕭諶帶兵到他家威逼他出來處理政事。謝瀹説："天下的事，由公卿處理就足够了；況且死是由命運決定的，怎麼能用死來威脅人。"

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右軍將軍。

後來齊明帝宴請功臣時功臣都向明帝敬酒，尚書令王晏等人都起身離席，謝瀹一個人不起身，他説："陛下順應天命登上帝位，王晏却認爲是自己的功勞。"敬酒的觴到他這兒就没有往下傳。明帝大笑而化解了緊張氣氛。宴席散後，王晏叫謝瀹與自己同乘一車，想要和他親近友好。謝瀹又嚴肅地説："你的巢窟在哪裏？"王晏剛得到班劍的賞賜，謝瀹對王晏説："我們家太傅，也纔得到六人，你憑藉什麼功勞突然得到班劍二十人的賞賜？"王晏很畏忌謝瀹，他對江祏説："他是個凌駕於人上的人，很難和他對話。"

朝廷又加授謝瀹領右軍將軍。

兄朏在吴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朏爲啓，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禄大夫，謚簡子。

謝瀹之兄謝朏在吴興，處理陳奏公事總是延誤，謝瀹往往代謝朏寫表章，皇上知道不是謝朏的筆迹，於是謝瀹被皇上傳問而皇上原諒了他。永泰元年，謝瀹在任太子詹事時去世，他被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簡子。

初，朏爲吴興，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以前，謝朏任吴興太守，謝瀹在征虜渚爲謝朏送行，謝朏指着謝瀹的口説："這當中衹應當飲酒。"謝瀹在建武年間，衹是一味酣飲，他和劉瑱、沈昭略一起互相敬酒，各人都飲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最善作五言詩?"王儉説："謝朏繼承了他父親的精華，江淹有創新之意。"皇上建造禪靈寺，命謝瀹撰寫碑文。謝瀹之子謝覽。

謝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

謝覽字景滌，他被選爲齊錢唐公主的夫婿，被拜授爲駙馬都尉。梁武帝平定建鄴，朝中官員衹有王亮、王瑩等數人參見梁武帝行揖禮，其他人都行跪拜禮，謝覽當時衹有二十餘歲，任太子舍人，參見梁武帝也衹拱手行揖禮而已。他神情從容高雅，眼睛明亮有神，梁武帝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對徐勉説："我覺得這個人全身都有芳蘭的氣質，想象當中的謝莊也正是這樣。"從此謝覽每每得到梁武帝的贊賞。

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毁，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

天監元年，謝覽任中書侍郎，掌管吏部事務，不久即被任命爲吏部的正式長官。謝覽曾經陪侍梁武帝，武帝命他和侍中王暕作詩相贈答，他寫出的詩文辭很工巧，武帝於是要他再作一首，寫出來之後很符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賜詩給他們説："這一雙文人年屬後進，兩位青年全都出身名家。哪裏衹是你們家門興隆，實在也應是國家的精華。"謝覽任侍中，很喜歡喝酒，乘着宴席之機他和散騎常侍蕭琛互相詆毁，被有司上奏彈劾。武帝因爲謝覽年輕并認爲他無理，外放他出任中權長史。

後拜吏部尚書，出爲吴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

後來，謝覽被拜授吏部尚書，又外放任吴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在烏程，黄睦之的子弟强暴蠻横，以前任職的太守都屈尊事奉他們。謝覽還未到達吴興郡，黄睦之家中子弟就來迎接謝

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并爲吴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謝覽把來迎接的船隻都趕走，用杖責打爲他們通報消息的屬吏，從此以後黄睦之家的子弟閉門不出而不敢胡作非爲。吴興郡境内有很多劫賊，爲東部地區的禍患，謝覽到任之後郡内秩序井然。以前齊明帝以及謝覽之父謝瀹、東海徐孝嗣都曾任吴興太守，也都被稱爲名太守，謝覽的政績超過了他們。謝覽以前在新安時，很愛聚斂財物，到這時就因廉潔而著稱，當時人把他和晋代王述相提并論。謝覽在任職期間去世，朝廷追贈他爲中書令。

謝舉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毁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并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

謝覽之弟謝舉字言揚，他自幼好學，與謝覽齊名。他十四歲時，曾經寫詩贈給沈約，被沈約贊賞。二十歲時他父親去世，在守喪期間他幾乎哀痛身絶。服喪期滿，謝舉任太常博士，他和兄長謝覽一同參加元旦朝會。江淹一見到他們就非常欽佩推崇他們，江淹説："這正是人們所説的'駕着二龍登上高階'啊。"

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悦。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户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并經此職，前代少比。

謝舉任太子家令，掌管記，深受昭明太子的賞識。秘書監任昉外放任新安郡郡守，寫詩向謝舉告别説："多想想我這衰老而憂傷之人，將要承擔我給予的重托。"任昉對他竟如此看重。梁武帝曾經向謝覽詢問謝舉的情况，謝覽説："他的見識才能都超過我很多，衹是飲酒趕不上我。"武帝十分高興。不久謝舉被授任安成郡守，他母親在赴郡途中去世，於是他辭去官職不去上任。謝舉歷任左户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謝舉的祖父謝莊、父親謝瀹、兄長謝覽都曾經擔任這一職務，前代很少有同類情况。

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晋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嘆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謝舉尤其擅長於玄理以及佛教義理，他任晋陵郡太守時，曾經和精通佛教經義的僧人輪流講説佛經義理，徵士何胤也從虎丘山出來赴會。他講經的盛况竟到了這種程度。這以前，北方遷來的盧廣精通儒學，任國子博士，他在國學登座開講，僕射徐勉以下的官員都來聽講。謝舉也登上講座且屢屢折服盧廣，言語有力義理宏遠。盧廣深深嘆服，於是就把自己所用的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送給謝舉，表示敬重有學問的人。謝舉被加授侍中，遷任尚書右僕射。

大同三年，出爲吴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吴郡”。及舉爲政，聲迹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題于寺。

入爲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

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内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舉宅内山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宴，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舉托情玄勝，尤長佛理，注《净名經》，常自講説。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謝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

大同三年，謝舉外放任吴郡太守。先前，何敬容任吴郡太守有很好的政績，世人稱他爲“何吴郡”。謝舉任太守，聲譽業績都能和何敬容齊名。謝舉曾經邀約何徵君講説《中論》，因爲何徵君不願穿平民服裝由南門進府，於是謝舉就讓他從東園進來。謝舉和何徵君寫詩酬答，作《虎丘山賦》題寫在寺中。

謝舉入京任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謝舉之父謝瀹在齊代任太子詹事時去世，於是謝舉多次上表請求改授其他官職，皇上下令不准許。謝舉後遷任尚書僕射，侍中、翊左將軍之職不變。謝舉雖然屢居相位，但始終不肯干預時政，以保住自身的恩寵，没有什麽新的政見。他因病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官職，皇上往往賜給他假期，并且命令賜給他處方，賜給他上等好藥。他受到的恩寵竟到了這種地步。

侯景來歸降，皇上咨詢朝臣是否接納，謝舉和朝中大臣都請求皇上拒絶侯景的歸降，皇上聽從朱异的意見接納了侯景，認爲侯景可以爲收復趙、魏之地而立功。謝舉等不敢再説。太清二年，謝舉遷任尚書令，他在尚書省去世。皇上説：“謝舉不僅是歷任官職很多，而且他的才學風度，都久已享有三公的聲望，遺憾的是尚未授予三公之職。應當追贈他爲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謝舉家宅之内的小山和齋閣都捐贈作寺廟，泉水山石秀美，差不多如同自然景觀，臨川王、始興王等常來游玩。邵陵王蕭綸在婁湖建立一座庭園，廣爲宴請賓客，酒後他喜歡收集賓客的冠帽，自己親手撕破，然後丢入痰盂中，誰也不敢作聲。謝舉曾經參加邵陵王舉辦的宴會，邵陵王想要拿取謝舉的冠幘。謝舉嚴肅地説：“要撕毁冠冕，我不敢聽從這樣的命令。”説完拂袖而出。邵陵王多次召唤他都不肯返回，邵陵王露出十分慚愧的神色。謝舉寄情於玄學，尤其精通佛教教義，他注解《净名經》，也常常自己講説這部經書。他有文集二十卷。謝舉之子謝嘏。

謝嘏字含茂，他的風度精神清正高雅，很善

文。仕梁爲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

於寫文章。他在梁朝出仕任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叛亂的時候，他去廣州依附蕭勃。蕭勃失敗，他又在周迪門下。後來依附陳寶應，陳寶應被掃平，他纔到京城。歷任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死後，贈謚爲光子。他有文集在世間流傳。

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伷位尚書僕射。

謝嘏之子謝儼任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另一子謝伷任尚書僕射。

謝僑

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

謝舉兄長之子謝僑字國美。謝僑之父謝玄大，在梁出仕任侍中。謝僑生性一向驕貴，他曾經一天没有飯吃，他兒子提出想要用班固的《漢書》去换錢，他回答説："寧可餓死，難道可以用這東西充當飯食嗎?"謝僑在太清元年去世，有文集十卷。謝僑長子謝禕。

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謝僑之弟謝札字世高，也廣泛閲讀文史，任湘東王諮議，先於謝僑去世。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凴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傴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虚聲，斯之謂矣。

論曰：《易經》中説："積德行善之家，福慶必將流傳給子孫。"謝弘微的言行舉止符合美德，人間傳揚他的美名，他家世代成就功名家道不衰，實在是有所憑依啊。謝敬冲在三個朝代任職，多次經歷變革，他逃離俗世的志向，没有奉行堅定不移的準則，他爲官的原則，没有能够擺脱貪求財貨的拖累。藉助傴伏而獲得敬重，隨應世俗。古人説：處士全是盜取虚名，指的就是這類情況啊。

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王弘（子）錫（錫弟）僧達（曾孫）融（弘弟子）微（微兄）遠
（遠子）僧祐（僧祐子）籍（弘從孫）瞻（弘玄孫）冲（冲子）瑒 瑜

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他的曾祖父王導，晉時任丞相，祖父王洽，任中領軍，父親王珣，任司徒。

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

王弘自幼好學，以聰慧出名。他二十歲時任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主簿。王珣很喜歡積聚財產，他的許多錢財借貸給別人。王珣去世之後，王弘把債券全部燒掉，一概不收取債款，家中其他原有的産業，全部交給弟弟們經營。當時，國家面臨許多內憂外患，守喪的人都不能等到服喪期滿就被徵召，衹有王弘，多次徵召都不應召，一直在家守喪。

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

桓玄攻下建鄴，收捕司馬道子交付廷尉，朝廷大臣、司馬道子的屬吏没有誰敢爲司馬道子送行，王弘當時還在守喪，他單獨在路旁拜辭司馬道子，攀着囚車哭泣，評論這事的人都稱贊王弘的做法。

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

宋武帝召王弘補任鎮軍諮議參軍，王弘因爲有功被封爲華容縣五等侯，他積功遷升爲太尉左長史。他隨從武帝北征，北征大軍前鋒已經平定洛陽，但是賜給武帝的九錫尚未發送，王弘帶着使命回到京城，暗示朝廷賜給宋武帝九錫。當時劉穆之留在京城掌管留任官署，而旨意竟然從北方傳來，劉穆之惶恐害怕，發病而死。宋國建立，王弘任尚書僕射，掌管吏部，領彭城太守。他上奏彈劾世子左衛率謝靈運，因爲軍人桂興和謝靈運的愛妾淫亂，謝靈運殺死桂興，把尸體丢

副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

進洪流中，御史中丞王准之竟然不彈劾舉奏。武帝回覆説：“尚書令整肅風紀，實在符合我的願望，從今以後把整肅風紀作爲長遠的制度。”於是免去謝靈運的官職。王弘後來遷任江州刺史，在任期間，他減輕賦税和勞役，百姓感到安定。

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

永初元年，王弘因爲佐助宋武帝登上帝位有功，被封爲華容縣公。永初三年，王弘入朝，晋升官號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在會集群臣飲宴時説：“我是布衣平民，最初的願望并不想登上帝位。”傅亮等一群人都撰寫詩文，想要極力稱頌武帝的功德。王弘直率地回答説：“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天命，要尋求它却得不到，要推開也辦不到。”當時人都稱贊王弘的回答簡要而周全。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羡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人商議廢黜昏君、另立明主的計劃，把王弘召入朝廷。宋文帝即位，王弘因爲有參預決策安定社稷的功勞，官職晋升爲司空，封爲建安郡公，王弘堅决推托，被准許了。於是晋升他的官號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之職不變。徐羡之等人因爲廢君弑君的罪行，將要被殺，王弘因爲不是主謀，而且王弘之弟王曇首又被皇上親寵信用，於是在將要發兵拘捕徐羡之等人時，王曇首派人秘密告知王弘。徐羡之等人被誅之後，王弘遷任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賜給班劍衛士三十人。皇上西征謝晦，王弘與彭城王劉義康留守京城，王弘入宫住中書下省，可以帶領儀仗出入，司徒府暫且設置參軍。元嘉五年春，發生大旱災，王弘把罪責歸於自己，請求讓出司徒之位。這以前，彭城王劉義康任荆州刺史，鎮守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寫信給王弘，勸誡王弘防止權勢太盛，又同時陳説彭城王應當入朝掌管朝政，竟陵王、衡陽王應當出朝據守藩國。王弘因此上表堅决陳請讓位。朝廷於是將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辭分録。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

元嘉六年，王弘又上表陳奏，彭城王應當入朝輔政，并且請求解除自己揚州刺史之職，劉義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與王弘分掌録尚書事。王弘又辭去分録之職責。王弘熟悉瞭解政務，注

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爲：

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群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

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

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禄，冒利五匹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决之聖旨。

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

意各種事務，能根據情况酌情處理，每每存有寬仁公允之心。他給八座丞郎寫信説："同伍之人犯法，并没有士人不連坐的條文，但是每逢審訊和判罪的時候，都往往提出請求和申訴。假如常常施恩寬宥，那麽法紀就會被廢棄而無法執行，依照實情進行懲治，那麽人們會感到痛苦。恐怕應當另外制定條文。"當時朝臣的議論多不贊同王弘的看法，王弘認爲：

稱做士人，就不會因庶人而連坐；而被署爲庶人，却往往要因士人有罪而受罰，不是有失公正嗎？説士人可以不受同伍之人牽連而受懲治，可以懲治他的奴僕，又有什麽壞處呢？没有奴僕，可以要他交納錢糧贖罪。有人在家中修養德行，和小人實在毫無瓜葛，又有人没有奴僕，這些事又都被大家瞭解，刺史太守就應當親臨核實，依照實情作出判决。

又法律規定，負責守衛的人偷五匹布帛，平常人偷取四十匹布帛，都要判處死刑。評論的人都認爲量刑過重。王弘認爲：

小吏無知，面對錢財容易迷住心竅。有的因爲懶惰疏忽，導致犯下重罪。應當改爲負責守衛者盗取十匹布帛，平常人偷取五十匹布帛要判死罪，偷四十匹布帛減刑，送去補兵。至於官長以上的士人，本就蒙受朝廷的榮寵，享受俸禄，貪求五匹布帛的財利就已經算是大數目，士人到了這種地步，哪裏還能再給予哀憫同情。而且這類士人應當殺，不應當衹是一般性的懲治。我認爲應當把大家的議論啓奏皇上，由皇上的旨意决定。

文帝聽從了王弘的意見。王弘又上書啓奏："以前規定，百姓十三歲服半役，十六歲服全役。現在四方安定，應當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我請求皇上准許，以十五到十六歲之人爲半丁，十七歲纔爲全丁。"文帝也聽從了。王弘之弟王曇首去世的時候，文帝痛惜傷心不已，他見到王弘就哭泣流淚，王弘衹是露出端莊的神色而已。不久，彭城王劉義康對文帝説："王曇首既爲王家

可度。”其見體亮如此。

之寶，又是國家的棟梁，王弘的表情和應有的心境并不相符，這是什麽緣故呢?”文帝説：“賢者的心境不能測度。”王弘竟然這樣得到皇上的體諒。

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

元嘉九年，王弘晋升爲太保，領中書監，其他官號均不變。那一年，王弘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太保、中書監，賜給節，加羽葆、鼓吹，增賜班劍衛士六十人。贈謚爲文昭公，在武帝廟庭配饗。

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録，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顔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悦伏。子錫嗣。

王弘既是衆人景仰的楷模，他的一舉一動都符合禮法。他的舉止動作，以及文書寫法，公文格式，後人都一一仿效，稱之爲王太保家法。王弘雖然曾經擔任國家重臣，但他不營求財利，去世之後，他家中没有其他産業。但王弘舉止輕率，儀容舉止不够莊重。曾經有位客人不知道他的家諱而問起，王弘説：“我的家諱與蘇子高相同。”他生性褊急狹隘，有人違背了他的心意，他往往詈駡并加以凌辱。他年輕時曾經在公城子野家中玩摴蒱的賭博游戲，後來當權時，有人向王弘求取縣令之職。那人曾經因爲玩摴蒱賭博游戲得罪了王弘，王弘詰問那人説：“你能在摴蒱賭博游戲中得錢，還要官俸做什麽?”那人回答説：“我不清楚公城子野的家在哪裏。”王弘聽了，默不作聲。從他擔任吏部尚書及擔任録尚書事負責銓選推舉官員之後，將要把功名爵位封贈給人時，每每先加呵責辱駡，然後再施行加官晋爵之事；假如用笑臉相迎，歡聲笑語，那個人一定什麽也得不到。有人問王弘這樣做的緣故，王弘回答説：“皇上的封爵既然要賜給人，我又加以撫慰，那就成了與君王分享功勞，這就是人們所説的以奸詐事奉君王。假若來求官的人本來就没有做官的機會，既然我没有辦法給他們施加恩惠，又不稍微藉助和顔悦色來安撫他們，那就會結下怨恨，這也是我鄙薄而不願做的事。”問的人聽了心悦誠服。王弘之子王錫承嗣王弘的封爵。

王錫

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

王錫字寡光，任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他自以爲職位高，又蒙受恩遇，因而自視甚高。太

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弘少子僧達。

尉江夏王劉義恭主管朝政，王錫在朝堂箕踞而坐，全無尊重大臣之禮。王錫去世之後，他的兒子王僧亮繼承封爵，齊接受禪讓之後，爵位降爲侯。王僧亮之弟王僧衍，任侍中。王弘小兒子王僧達。

王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暗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

王僧達自幼聰明，王弘任揚州刺史時，王僧達衹有六七歲，遇見有人交來訴狀，他私下看這狀辭，覺得有理。在開庭斷案的那天，王僧達也進入公堂，王弘認爲他小，把他留在身邊，王僧達剖白案情，熟練地背出訴狀的內容，一句也不遺漏。王僧達的兄長王錫爲人質樸，不善辭令，又缺少氣韵風度。宋文帝聽説王僧達很小就很聰慧，於是在德陽殿召見他，他應答安詳敏捷，文帝十分賞識他，把臨川王劉義慶的女兒嫁給他。

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鬥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

王僧達自幼好學，善於寫文章，他任太子舍人，以有病爲托辭，却在揚列橋觀看鬥鴨，因此被有司糾彈，皇上寬宥，不加追究。他生性喜好鷹犬，與坊巷中的少年競馬賽狗，又親自動手殺牛。劉義慶聽到這個消息，命自己的朋友和尚慧觀到王僧達家觀看情況，王僧達擺放着滿案的書籍，和慧觀議論文義，慧觀應答不暇，於是由衷地稱贊誇獎王僧達。王僧達向文帝訴説家中貧窮，請求外放到郡中做官，文帝想讓他作秦郡太守。吏部郎庾仲文説："王弘之子不宜作秦郡太守，王僧達也不能勝任治理百姓的職務。"於是文帝就把這事擱下了。王僧達遷任太子洗馬，因爲母親去世而離職守喪。

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

王僧達與兄長王錫相處不和睦。王錫從臨海郡卸任回家，當地奉送給卸任官員的金錢以及他自己的俸禄，加起來共有百萬以上，王僧達一夜之間就命奴僕們用車把錢取走，一點不剩。王僧達服喪期滿，任宣城太守。他生性喜歡游獵，宣城是座山郡，公事很少，王僧達於是肆意馳騁游獵，有時在山中過三五天纔回郡，接受訴訟斷决案件，常常在打獵的地方進行。有人遇見他，不認識他，問他太守在什麼地方。王僧達回答説："就在附近。"以後他徙爲義興太守。

及元凶弑立，孝武發尋陽，沈慶

元凶弑君自立，孝武帝從尋陽起兵，沈慶之

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

對人説："王僧達一定會趕來參加義軍。"别人問他這樣判斷的依據，沈慶之説："魏國軍隊南侵，飲馬長江，王僧達挺身而出解救危難，我當時看到他在先帝面前，議論豁達恢宏，態度明確果決，從這情況來看，他一定會來。"王僧達不久之後果然來到，孝武帝就命他爲長史。孝武帝即位之後，王僧達任尚書右僕射。王僧達以才能和門第自負，認爲一兩年間就有望作宰相。他曾在答覆詔書時説："亡父亡祖，任司徒司空。"他自負到了這種程度。

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吴郡太守。時期歲五遷，彌不得意。吴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内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吴，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嘆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顔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

王僧達後來任護軍將軍，他認爲不得志，於是請求任徐州刺史，皇上不答應，他堅决陳奏請求，於是朝廷就命他爲吴郡太守。當時他一年五次遷徙官職，更加感到不得意。吴郡城西臺寺有很多富有的和尚，王僧達向他們索求財物不能稱心，於是就派主簿顧曠率領家中僕從搶劫寺中和尚竺法瑶，得到數百萬錢。荆州、江州反叛，朝廷加恩准許王僧達設置佐吏，領有兵卒。朝廷詔書准許他設置一千人的軍隊，而他却擅自設置三十隊兵士，每隊八十人。他在吴郡建造家宅，動用了很多役夫，因此犯罪而被免官。後來孝武帝單獨召見王僧達，他態度高傲，一點也不表示遜謝之意，衹是張目而視。王僧達出宫之後，孝武帝感慨地説："王僧達不是狂妄又是什麽？竟然帶着怒色來見天子。"後來顔師伯拜訪王僧達，王僧達感情激昂地説："大丈夫寧可玉碎，不求瓦全。"顔師伯不答腔，頃刻間便告辭離去了。

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宫，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别，殺埋

以前，王僧達在東宫任太子洗馬，喜愛軍人朱靈寶，外放任宣城太守的時候，朱靈寶已經長大。王僧達詐稱朱靈寶已死，把他寄放在宣城左永之的户籍下，登記爲兒子，改名元序。王僧達上表啓奏文帝，要把他任命爲武陵國典衛令，又讓他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情暴露了，王僧達又被禁錮，不准録用。王僧達上表謝罪，説自己不能依附皇上的近臣，阿諛權貴。皇上愈加惱怒。王僧達的族子王確年少，姿容很美，王僧達和他私下親密交好。王確的叔父王休任永嘉太守，將要携帶王確赴郡上任，王僧達想强迫王確留下來，王確知道王僧

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悦。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

達的心意，於是有意迴避，不再去王僧達那兒。王僧達暗中在自己住的屋後挖了個大坑，想誘騙王確來道别，乘機殺死王確，埋在坑中。王僧達堂弟王僧虔知道王僧達的密謀，呵斥制止王僧達，事情纔没發生。御史中丞劉瑀啓奏請求將王僧達拘捕審問，皇上不准許。孝建二年，王僧達被拜授太常，他心中還是不高興。不久，他上表請求解除職務，表文口氣洋洋自得。因爲他言辭不恭敬，侍中何偃啓奏把他交付御史臺治罪，王僧達又因此獲罪被免官。

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并。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宏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宫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上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絶。

以前，何尚之告老退休在家，又接受朝廷命令出來任職，他在家中設置八關齋，會集朝中官員，要他們各自依次敬香，輪到王僧達，何尚之説：“希望你將放走鷹和犬，不要再游獵。”王僧達回答説：“我家養了一條老狗，放走它却無處可去，已經又跑回來了。”何尚之氣得面無人色。大明年間，王僧達因爲歸順有功，被封爲寧陵縣五等侯，積功遷爲中書令。黄門郎路瓊之，是太后兄路慶之的孫兒，他家宅門和王僧達家門相并。路瓊之曾經穿着禮服乘車拜訪王僧達，王僧達將要去打獵，已經改穿戎服。路瓊之坐下，王僧達不和他講話，衹是對他説：“我們家以前的騶卒路慶之是你的什麽親人？”後來竟然放火燒路瓊之所坐的座榻。太后十分惱怒，流着淚向孝武帝説：“我尚健在，但却有人凌辱我家人，我死後他們就要向人乞討食物了。”孝武帝説：“瓊之年輕，没有事却到王僧達家，被凌辱也是應當的。王僧達是貴家公子，怎麽能憑這事就治罪呢？”太后又對孝武帝説：“我終不能和王僧達同活。”這以前，南彭城蕃縣人高闍、和尚釋曇標、道方等人一同欺誑迷惑人，説鬼神預示自己有龍鳳的徵兆，常常聽到空中的簫鼓之音，和秣陵人藍宏期等圖謀作亂，又勾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人，要他們起兵攻打宫門。事情暴露，參預這事的黨徒一共有數十人被處死。王僧達屢屢觸忤皇上，皇上認爲他始終没有悔改之心，就藉着高闍的事陷害他，把他收捕交付廷尉，他在獄中被賜死。死時三十六歲。孝武帝也對這事覺得悔恨，他對江夏王劉義恭説：“王僧達竟然没有逃

脱死罪，追思王太保的功業，使人更加感傷。”於是下詔，太保華容文昭公家的爵位全不受貶，與皇家的婚姻也不必斷絶。

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即聞啓，亦伏誅。

當時有個蘇寶，名叫寶生，本是貧寒出身，寫文章有文采，官職升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預先知道高闍謀反，却不立即啓奏，也因此而獲罪被誅。

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内史，未至郡，卒。子融。

王僧達之子王道琰，被流放到新安。元徽年間，王道琰任廬陵内史，還未到達廬陵郡就去世。王道琰之子王融。

王融 魏準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

王融字元長，自幼智力過人，機敏聰慧。他母親是臨川太守謝惠宣之女，生性質樸機敏，她教王融讀書寫字。王融廣泛閲讀，很有文采，他的堂叔王儉對人説：“這孩子到四十歲，聲名地位自然趕得上他的祖父。”王融被薦舉爲秀才，積功遷爲太子舍人。因爲父親的仕途不通達，他二十幾歲就希望振興自己的家業，上表啓奏齊武帝請求讓自己嘗試做官，因此遷任秘書丞。他的堂叔王儉起初被授爲開府儀同三司，他贈詩寫信給王儉，王儉對他這舉動暗暗稱奇，笑着對人説：“穰侯的官印哪裏就能够拿走呢?”王融歷任丹陽丞，中書郎。

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瑶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踪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

永明末年，武帝想北伐，命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王融就乘這機會上表，首先提出北伐的主張。圖畫成之後，武帝把它挂在琅邪城射堂壁上，游玩到那兒時就要觀賞這圖。永明九年，武帝在芳林園設祓除不祥的禊飲宴請朝臣，命王融作《曲水詩序》，當時的人都稱贊這篇文章。武帝因爲王融有才學，善機辯，命他兼任主客，接待魏國使者房景高、宋弁。宋弁見王融年輕，就問：“主客年紀多大?”王融説：“五十之年，我早就超過了一半。”房景高又説：“我們在北方聽説主客《曲水詩序》勝過顔延年，實在都希望見一見。”王融於是就拿《曲水詩序》給他看。後來宋弁在瑶池堂對王融説：“以前看司馬相如的《封禪》文，就知道漢武帝的德政；現在讀王生的《曲水詩序》，就可以看到齊主的盛德。”王融説：“皇上的聖明，哪裏衹是和漢武帝相比；

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遍於天下，若騏騮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說到我鄙陋的作品更讓我覺得慚愧，遠不能和前代的司馬相如相媲美。”武帝因爲魏國送來的良馬名不副實，就命王融問使者說：“秦西冀北，有很多駿馬，而魏國送來的良馬，竟然是不好的駑馬，或許是振振有詞的發誓言，有時會背棄；肥壯的良馬，竟然不能相隨而來?”宋弁說：“或許是不習南方水土。”王融說：“周穆王駕馬足迹遍於天下，假若騏騮良馬的特性，會隨着地域改變，那造父策馬奔馳，有時也會跌倒。”宋弁說：“王主客爲何尋求千里馬如此急切?”王融說：“你們國家既然知道區别馬的優劣，望你們再去訪求名馬，假如千里馬到了這裏，皇上將用來駕鼓車。”宋弁說：“先前的意思是需求千里馬，一定不會用它來駕鼓車。”王融說：“買死馬的骨頭回來，也就是郭隗尋求賢才的原則。”宋弁不能回答。

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

王融急於求取名利，自己倚仗才能和門第，三十歲就期望得到公卿宰輔的地位。以前王融任司徒法曹時，拜詣王僧祐，遇上了沈昭略，沈昭略不認識他，屢屢回頭看他，并對主人說：“這個年輕人是什麼人?”王融心中很是不高興，就對沈昭略說：“我出於扶桑，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說不認識，而你却問這問題?”沈昭略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暫且先吃蛤蜊。”王融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你生長在東隅，當然應當嗜好蛤蜊這類東西。”他竟然這樣高高地標舉自己的品第。

及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王融任中書郎，曾經拍案嘆息說：“做這事無聲無息，要被鄧禹耻笑。”一次出行，他遇上朱雀桁浮橋斷開讓船行，造成行人壅塞，他就捶着車壁說：“車中哪可没有七尺男兒，車前豈可缺少八名騶卒。”

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并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

魏軍進攻的時候，竟陵王蕭子良在東府招募人，他用王府名義任命王融爲寧朔將軍、軍主。王融文思敏捷，有要寫的文章，提筆而就，蕭子良和他特别友好。後來王融花許多時間學習騎馬，他募集江西數百名楚人，這些人都有才幹，王融專門充當他們的謀主。齊武帝病重，突然昏絶，蕭子良在宫殿裏，皇太孫還未入宫，王

宫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内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嘆曰："公誤我。"

融穿上戎服絳衫，在中書省閣口阻止東宫的儀仗，使他們不能入宫，想要假傳詔命立蕭子良爲帝。假詔命的草稿已經寫好，齊武帝又蘇醒過來，把朝中事務委托給西昌侯蕭鸞。梁武帝對范雲説："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圖，右手却在割斷自己的喉嚨，連愚蠢的人都不會幹這種事。皇上病重，國家自然會發生變故，道路上鬧騰不安，將會出現不平常的舉動，你聽説了嗎?"范雲不敢回答。不一會兒，齊武帝駕崩，王融於是部署，用蕭子良部下的兵士守住各處宫門，西昌侯聽到這消息，急忙騎馬急馳到雲龍門，不能進門，於是他説："有皇上的敕令要召見我。"接着推開守門人進宫，擁戴皇太孫登上大殿，命隨從扶出蕭子良，西昌侯指揮部署，聲如洪鐘，殿内之人没有一個不聽從他的命令。王融知道事情不能成功，於是脱下戎服回歸中書省，嘆着氣説："子良誤我。"

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毁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虚扇。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内'，不容都無

鬱林王深深怨恨王融，他即位十餘天，就把王融收捕關押到廷尉獄中。命中丞孔珪立即撰文上奏説："王融生性强暴凶險，爲人争名逐利，他的一舉一動驚嚇群臣，他的言論不同於同僚。最近塞外有些小的戰事，朝廷尋求將領，他竟招納不逞之徒，誘騙煽動楚人。狡猾地獲取名聲，獨斷專行，謀取權勢和錢財，依靠口舌，顛倒黑白，撥弄是非，造謡惑衆，傾覆君王，自己作威作福，毫無忌憚，攻擊朝政，逐個誹謗王公大臣。認爲自己的才智超人，毫不謙讓，這些事遠遠近近的人都十分清楚，要王融依照實情據實回答。"王融辯解説："我這個囚犯實在愚鈍，冒犯君主，又多有罪責。但我早年就經受門風的熏陶，接受到君子的教誨。從總髮之年開始，到現在將近而立之年，州閭鄉黨，都稱贊我敦厚謹慎。曾經蒙受大行皇帝錯愛，深受扶掖培養之恩，又承蒙文皇帝賞識、提拔、重用，司徒公曾經賜給我置身士林館的機會，安陸王放下身份和我交游，前前後後我陳奏的討伐索虜的計策，也承蒙先朝皇帝簡選采納。現在犬羊一樣的索虜突然來騷擾，命我草撰詔命。司徒傳布命令招募士卒的時候，雖然這樣的先例不衹一次，但因爲關

主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并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争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宫時過失也。

係到軍機大事，所以我不敢接受命令。接着我接受軍中官職，又命令我招募士卒，這是奉命行事，不敢憑空煽動。況且‘四處獲取名聲’，應當有具體事實。‘獨斷專行，謀取權勢和錢財’，又没貪贓納賄。‘顛倒黑白，撥弄是非’，不清楚是和誰説了這類話。‘造謡惑衆，傾覆君王’，不至於個個都没有主見。我自己呈獻《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盡思慮頌揚君王功德，應當不是誹謗。我才能本來低劣，錯誤地被任用，心中惶恐慚愧，白天黑夜都戰戰兢兢，小心謹慎，自己省察反思，都和流言不符。我想到，聖明的皇上統御天下，普天之下的百姓都蒙受恩澤，漢代戊寅年大赦，輕罪重罪都受到寬宥。古人受刑有百日的寬緩，我却衹寬緩十天，我微不足道的戴罪之身，竟然遭受法紀的制裁。”王融被收捕之後，他的朋友部下，到北寺獄中詢問，來往不絶；王融向蕭子良求救，蕭子良不敢營救他；西昌侯堅决地爲他争取免罪，但没有結果。詔命在獄中賜死，王融死時二十七歲。他臨死的時候感嘆地説：“我假如不是爲了百歲的老母，就將要説一説心中的話。”王融的意思是想要指責皇帝在東宫時的過失。

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爲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這以前，太學生會稽魏準，因爲有才學而被王融賞識，王融想要奉蕭子良爲帝，而魏準鼓勵促成這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暗中議論説：“竟陵王没有才能，王中書缺少决斷，他們的失敗就在眼前。”等到王融被誅，朝廷召魏準進舍人省詰問，魏準竟然因害怕而死，死後全身發青，當時人認爲魏準的膽被嚇破了。王融的文集在當時流傳。

王微

微字景玄，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初爲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嘆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逾分？”文帝

王微字景玄，他是王弘的弟弟光禄大夫王孺的兒子。他自幼好學，善於寫文章，工於書法，同時懂得音律以及醫術、卜筮之術、陰陽數術。宋文帝把著名的用於占卜的蓍草賞賜給他。王微起初任始興王的王府友，因爲父親去世而離職。王微一向没有做官的願望，服喪期滿之後，他被授任爲南平王劉鑠右軍諮議參軍，接着任中書侍郎。當時他的兄長王遠已經被免官多年，王微

即以遠爲光禄勳。

感嘆地說：“我兄長無緣無故被擯黜，我憑什麼能超越本分忝居官職？”宋文帝就任命王遠爲光禄勳。

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

王微寫文章喜歡仿古，言辭很是抑鬱，袁淑見到他的文章，說是在傾訴冤屈。吏部尚書江湛舉拔王微任吏部郎，王微拒絶上任，不肯改變自己不願做官的初衷。當時有人議論這事，説王微被拔舉，廬江何偃亦參預議决。何偃擔心被王微責怪，於是寫信給王微爲自己表白。王微回信大談脱離塵世的安適。王微的堂弟王僧綽傳達宋文帝的旨意要王微就職，王微留王僧綽在自己家住。王微精通天文，知道天下將有大的變故，晚上他單獨和王僧綽仰觀天象，他對王僧綽說：“這天象不會騙人，不是智者，誰將能逃脱這場災難啊。”王微最終還是拒絶任命，不願就職。不久就發生了元凶弑君的動亂。

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净。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毁，以常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秘書監。

王微常住在一間門屋中，讀書探求古事，竟然到了足不踏地的程度。他整天端坐，坐榻上都積滿灰塵，衹有他坐的地方乾乾净净。他的弟弟王僧謙也很有才學，有聲譽，任太子舍人。王僧謙患病，王微親自給他治療，而王僧謙服藥超過分量，於是病逝。王微十分後悔，深深責怪自己，有病也不治療，爲王僧謙去世而哀痛不已，常常寫文章祭告亡靈。王僧謙死後四十天王微也去世，他留下遺言，要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類的東西，設置五尺床作靈床，兩宵一過就拆除，把平常彈的琴放在靈床上，長史何偃來，就拿琴給他。王微没有兒子，他的家人遵從他的遺言辦理。王微所著的文集流傳於世。朝廷追贈王微爲秘書監。

王遠

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禄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王微之兄王遠字景舒，任光禄勳。當時人説王遠如同屏風，能够隨順人意屈曲，能够遮蔽風塵。這是指王遠能够不違戾人情。

王僧祐

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

王遠之子王僧祐字胤宗，自幼聰明穎悟，叔父王微拍着他的背說：“這孩子聰明而又肯動腦筋，將不會成爲無足輕重的人。”王僧祐也很被堂兄王儉看重，王儉常常帶着儀仗隊吹打奏樂到

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

王僧祐的家門看望王僧祐，王僧祐却總是自稱有病，不肯相見。王儉説："這種做法正是我對你們這幫人的期望。"世人都推崇王儉這種愛才愛德的品質，也看重王僧祐不趨炎附勢的美德。

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

王僧祐未到二十歲，家中就頻頻遇上喪事，他守喪時十分有孝心。服喪期滿，他鬚髮差不多要落光了，幾乎不能用簪戴冠。王僧祐被薦舉爲秀才，任驃騎法曹，因身體衰弱而不能接受任命。

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悦，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

王僧祐十分愛好并精通古代的學問，他精通《老》、《莊》，不崇尚浮華。工於草書隸書，善於彈琴，孤傲卓立，不和當代人交游。沛國劉瓛聽到他的操行很高興，於是上書推薦他。王僧祐任著作佐郎，遷任司空祭酒，他稱説有病不和公卿交游。齊高帝對王儉説："你的堂弟可以稱作是在朝廷作官的隱者。"王儉回答説："我的堂弟并不敢妄自與隱士相比，衹是喜歡閑適，又多病而已。"王僧祐曾經贈詩給王儉説："你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你家多賓客，我家多鳥雀。"王儉當時名氣很大，賓客盈門，王僧祐不因爲王儉而改變自己的志向，當時的人都爲此稱贊他。

稍遷晋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座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并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黄門郎。子籍。

王僧祐漸漸遷升爲晋安王王府文學，而陳郡袁利任晋安王王府友，當時人認爲這兩人是擔任這兩個職務的最佳人選。齊武帝多次演練戰陣，王僧祐就獻上《講武賦》，王儉想看這篇賦，王僧祐不給他。竟陵王蕭子良聽説他精於彈琴，在座位上拿琴給王僧祐請他彈奏，王僧祐不答應。永明末年，王僧祐任太子中舍人，在值宿時恰好患病，不等到同時值宿的人接替就擅自離去。中丞沈約彈劾他説："他隨心所欲，任性使氣，不顧朝廷典章，揚眉闊步，長驅而去。"因此被判有罪，以錢財贖罪。當時何點、王思遠等人都請王僧祐和他們交游，王僧祐都不肯屈意相從。從天子到侯伯，王僧祐未嘗與一人交游。王僧祐任黄門郎時去世。他的兒子王籍。

王籍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唐

王籍字文海，在齊出仕，任餘杭令，治政和教化有如神明，他善於揭發隱秘的壞事，手下人没有誰能蒙騙他。他很不檢點，不久就被百姓控

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

告。王籍又任錢唐縣令，剛剛到任就頒布政令，處理公務，百姓都説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事。

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

王籍好學，有才氣，他作詩仿效謝靈運。他有些詩句和謝靈運的雷同，他也不覺得慚愧。當時人都説，謝康樂之後有個王籍，就如同孔仲尼之後有個左丘明，老聃之後有個莊周。梁天監年間，王籍任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王籍隨王府到會稽郡上任。他到若邪溪賦詩説："蟬噪林愈静，鳥鳴山更幽。"劉孺見到這詩，拍案叫絶，贊嘆不已。王籍因公事被免官。

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籍任中散大夫，這時更加感到失意，悶悶不樂，甚至在街市上徒步行走，隨便與人交往。有時途中遇見相識的人，往往用笠傘遮住面孔。後來他任作唐侯相，小城中公務很少，他愈加不高興，不管理縣中事務。有人來打官司，他鞭撻一頓就把人趕走。不多久王籍就去世了。王籍又非常精於草書，筆勢遒勁奔放，大概是孔琳之一類的風格。湘東王把他的文章彙集爲十卷。

王瞻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禄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禄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棋工射。

王瞻字思範，他是王弘的從孫。他的祖父王柳字休季，官職升至光禄大夫、東亭侯。父親王猷字世倫，官職爲侍中、光禄大夫。王瞻六歲時隨從老師學習，有表演歌舞的人從門前經過，一同學習的其他孩童都出外觀看，祇有王瞻不去看熱鬧，像原來一樣學習課業。他的叔父王僧達聽説這事，認爲他與平常的孩童不一樣，就對他父親王猷説："我們這宗族不會衰敗，希望就寄托在這孩子身上。"他十二歲時爲父親守喪，以孝道著稱。服喪期滿，他承襲東亭侯爵位。後來，王瞻很喜歡放縱游樂，爲街坊鄰居帶來許多煩擾，因此以輕浮而出名。長大之後，他改變節操，修養士人的德行，閲讀了許多書籍，善於下棋，精於射藝。

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晋陵太守。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晋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

王瞻曾任驃騎將軍王晏長史。王晏被誅，王瞻外放任晋陵太守。他廉潔奉公，妻子兒女免不了遭受飢寒，當時稱他清廉公正。王敬則叛亂，王瞻趕赴京城，王敬則率軍經過晋陵郡，晋陵很多人依附王敬則。王敬則失敗，朝廷軍隊進討叛

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

賊的同黨。王瞻説，無知的百姓容易騷動，不值得用法律窮究他們。齊明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他這話保全了上萬人的性命。王瞻遷任御史中丞。

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棋、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

梁王臺府建立，王瞻任侍中、吏部尚書。王瞻生性正直，在吏部任職的時候，舉薦官員都按自己的意見辦理。王瞻嗜酒，飲酒有時一整天，但精神充足，毫不迷糊，而且絲毫不影響他批閲文書。梁武帝每每稱贊王瞻有三項本領：射藝、下棋、飲酒。王瞻去世，贈謚爲康侯。王瞻之子王長玄很早去世。

弘四弟：虞、柳、孺、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于前，曇首别卷。

王弘有四個弟弟：王虞、王柳、王孺、王曇首。王虞字休仲，任廷尉卿。王虞之子王深字景度，有很好的名聲，任新安太守。王柳、王孺的事迹在前文已經介紹，王曇首的事迹在另外一卷。

王冲

冲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位給事黄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儛，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

王冲字長深，他是王弘的玄孫。他的祖父王僧衍任侍中。父親王茂璋字胤光，在梁出仕任給事黄門侍郎。王冲之母，是梁武帝之妹新安公主，在齊代就已經去世。梁武帝十分鍾愛王冲，賜給他東安亭侯的爵位。積功升爲侍中，南郡太守。王冲熟悉法令，他施政被稱爲公平合理，雖然他没有顯赫的政績，但日子一久，人們就很懷念他。王冲通曉音樂，熟悉歌舞，善於與人交往，在富貴公子當中，他的名氣很大。

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

侯景叛亂的時候，梁元帝秉承武帝旨意主管國家大事，王冲上表請求把自己南郡太守的職務讓給王僧辯，并且獻納歌舞女子十名，以資助軍中的賞賜。侯景叛亂平定之後，王冲被授任丹陽尹。魏國攻下江陵，梁敬帝任太宰，以皇命主持國政，命王冲爲左長史。紹泰年間，王冲積功升遷爲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并賜給扶。

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禄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

陳武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王冲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禄大夫，領丹陽尹，參與撰寫律令。陳武帝因爲王冲是前代老臣，對他特别敬重。陳文帝即位之後，更加敬重王冲，王冲曾隨從陳文帝駕幸司空徐度家，在宴席之上，文帝以几賜給王冲。光大元年，王冲去世，享年七十六

簡。

沖有子三十人，并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歲，被追贈爲司空，謚號爲元簡。

王沖有三十個兒子，都擔任了顯要的官職；他的第十二個兒子王瑒。

王瑒

瑒字子瑛，沈静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王瑒字子瑛，他沉着冷静而且有氣度，風姿儀表都很美。梁元帝時，他任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朝輔政，命王瑒任司徒左長史。陳文帝即位，王瑒積功遷升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王瑒之父王沖曾經替王瑒辭去領中庶子之職，陳文帝看着王沖説："我把王瑒長時間留在承華宫，目的就正是要使太子稍微學到一些王瑒的風範而已。"

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静，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

陳宣帝即位，王瑒歷任中書令，吏部尚書。王瑒性格寬和，愛好清静，對人無所褒貶。他遷任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與吏部銓選官員的事務。

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王瑒家中十分和睦，每逢過年過節，近親都得到他的饋贈。他諄諄誘導弟弟們，要稟承自己的規誡教導。王瑒去世，被贈爲特進，謚號爲光子。

王瑜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他怒，則召殺之。瑜及憲并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彦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王瑒之弟王瑜字子珪，也很出名。他的儀容很美。三十歲時，他的官職就升到侍中。永定元年，王瑜往北出使齊，陳郡袁憲是他的副使。齊因爲王琳的緣故，囚禁王瑜等人。齊文宣帝每次出行，就用車載着死囚隨從自己，齊人叫這些囚犯爲"供御囚"。每逢因爲别的事而生氣，齊文宣帝就召來死囚殺掉。王瑜和袁憲都多次經歷這種幾乎被殺的局面，齊僕射楊遵彦每每救助保護他們。天嘉二年，王瑜回到朝廷，再任侍中。王瑜死後贈謚爲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晋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謠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并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

論曰：俗語説："没有君子，哪能立國呢？"晋從中原動亂，縮居江左，憑藉一塊小小的土地，能和北方大國相抗衡，度過了三百年，實在是有緣由啊。晋國初移居江左時就有諺語説："王家和司馬家，共有天下。"大概王家人才的鼎盛就是從這時開始。等到王休元弟兄，都承擔了國家的重任，到他們的後代，也没有丢失温文爾

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下文闕）

雅的家風。之所以王家官位顯赫不曾衰敗，哪裏是憑空做到的呢。王僧達狂妄成性，王元長急於求名逐利。（下文闕）

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并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悦。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户何寄?"帝大笑。

王曇首是太保王弘的弟弟。王曇首從小就有樸素高尚的情操,在兄弟分家產時,他衹取書籍而已。王曇首被徵辟爲琅邪王大司馬屬官,跟隨琅邪王修復洛陽園陵。王曇首與堂弟王球一起拜見宋武帝,宋武帝説:"你們兄弟都是富貴人家子弟,從祖上便具有美德的人,現在竟然能够曲意遷就,從軍服役。"王曇首回答説:"參加您這英明威武的人統領的軍隊,自然能使懦夫立下雄心壯志。"當時謝晦也在座,謝晦説:"具有仁德的人果然同時具有勇敢精神。"宋武帝十分高興。到達彭城之後,宋武帝命手下官員在戲馬臺聚會,并命衆人賦詩,王曇首的詩文先完成。宋武帝問王弘説:"你弟弟和你比,怎麽樣?"王弘回答説:"假如個個都衹像我這樣笨拙,那我們的家風傳統由誰來繼承?"宋武帝聽了這話後大笑。

曇首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内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禄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并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

王曇首有見識有器量,喜怒不在外表顯露出來,家中十分和睦。王曇首自己不用金玉製作的器具,家中的婦女也不能佩戴使用金玉飾品。除了朝廷的俸禄和賞賜,王曇首不接受别人的一絲一毫財物。王曇首任文帝鎮西長史,宋武帝對文帝説:"王曇首是輔相之才,你應當事事向他咨詢。"文帝將被迎入京城繼承皇位的時候,文帝手下的僚屬議論這事時都表示懷疑,但王曇首和到彦之,還有王曇首的堂兄王華幾人都勸文帝動身去京城,文帝還未答應。王曇首堅持陳奏,并

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羡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

且進言説上天降下的徵兆與人事相應。文帝這纔順江而下去京城，率領自己官府所屬的文武官員部署軍隊自衛，朝廷派來的百官及其隨從人員都不能接近護衛的軍隊。中兵參軍朱容子親自握着刀在文帝乘坐的平乘舫艙門外守護，幾十天衣不解帶。文帝即位之後，對王曇首説："漢文帝以代王身份入京繼承帝位，祇有宋昌力排衆議勸王入京。如果不是你像宋昌那樣堅持獨到的見解，那我就無法坐上這寶座。"文帝於是任命王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文帝誅除徐羡之等人，平定謝晦的叛亂，都是依靠王曇首和王華的力量。

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元嘉四年，文帝的車駕到北堂，派人三更時直接去命令打開廣莫門。御史臺回覆説："半夜開宮廷之門，必須見到皇上用的符信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啓廣莫門。尚書左丞羊玄保據此陳奏，要免去御史中丞傅隆以下官員的職務。王曇首説："既没有皇上的親筆詔令，又没有充作符信的幡棨，雖然口説皇上的命令要開宮門，這和使用名刺没有區别。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兩次祇奉口頭命令開啓宮門的先例，但這正是違反禮儀的先例。現在遵守以前的規制，不算是違禮的行爲。傳達皇上命令的人不取出白虎幡、銀字棨，致使未能及時開啓宮門，這是由於尚書仿效以前的違禮行爲，也應當糾正。"文帝特别寬容不予追問，以後再訂立新的規定。王曇首遷任太子詹事，侍中之職不變。

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宴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

謝晦平定之後，文帝想要封贈王曇首等人，正逢群臣宴集，文帝舉酒勉勵王曇首，接着拍着御座説："如果不是你們兄弟，我就没有今天。"同時又拿出封賞王曇首等人的詔令給王曇首看。王曇首説："我怎麽能够藉着國家的災禍，邀得自己的寵幸呢。陛下即使想要特施恩寵給我，將來面對那些直言不諱的史臣怎麽辦?"封賞王曇首等人的事也就此擱下了。

時弘録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宫。彭城王義康與弘并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悦。

當時王弘擔任録尚書事，又任揚州刺史。王曇首被皇上親寵重用，同時兼任皇上身邊和太子宫中的職務。彭城王劉義康與王弘同時擔任録尚書事，内心常常悶悶不樂，他又想得到揚州刺

曇首固乞吴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减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悦。

史的職位。因爲王曇首在朝廷中任職分散了自己的權勢，劉義康就更加不高興。王曇首堅决請求去吴郡任職，文帝説："哪有想建大厦却丢掉棟梁的道理？賢兄近來屢屢稱説有病，堅决辭去揚州刺史的職位，將來如果我答應了他這要求，他的職位除了你還有誰能擔任？"當時王弘患病很久，屢次要求讓出官職，文帝不答應。劉義康對賓客説："王公久病不起，神州難道能够躺在床上治理嗎？"王曇首勸王弘把配給自己府中服役的兵丁减去一半，配給劉義康，劉義康纔高興起來。

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禄大夫。九年，以預誅徐羡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

元嘉七年，王曇首去世，死時三十七歲。文帝去哭吊時十分傷心，悲嘆説："王詹事患的病無法救治，這是國家衰敗的徵兆。"中書舍人周赳當時在文帝身旁陪侍，他説："王家將要衰敗，所以賢能的人先去世。"文帝説："這簡直就是我們家的衰敗啊！"朝廷追贈王曇首爲光禄大夫。元嘉九年，因爲參與謀劃誅除徐羡之等人的功勞，又追封王曇首爲豫寧縣侯，贈謚爲文。孝武帝即位，讓王曇首配饗文帝廟庭。

子僧綽嗣。

王曇首之子王僧綽承嗣他的封爵。

王僧綽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

王僧綽從小就有比較完備的才能，大家都稱贊他是國家棟梁之材。他好學，熟悉精通國家的典章制度。王僧綽十三歲時，文帝接見他，他行完拜禮之後就哽咽流淚，文帝也不勝悲傷。王僧綽承襲豫寧縣侯的封爵，娶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爲妻。王僧綽最初任江夏王劉義恭司徒參軍，積功升遷爲尚書吏部郎，參與主持吏部選拔賢才授予官職的事務，他能識别分辨各種人才，選拔授任都恰如其分。

僧綽深沉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并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

王僧綽爲人沉着穩重，有才幹有氣度，又不憑藉自己的才能傲視别人。他的父親王曇首和王華同時受到恩寵，擔當重任，王華之子新建侯王嗣，才能低下，受到的恩遇輕，職位也低。王僧綽曾經對中書侍郎蔡興宗説："我的名聲地位本來衹應當和新建侯相等，我能够被拔擢到今天這地位，大概是因爲我是皇家親戚。"王僧綽遷任侍中，當時衹有二十九歲。始興王劉濬曾經

詢問他的年齡，王僧綽爲避忌自己的過早顯達，拖延很久纔回答。王僧綽謹慎謙讓到了這種地步。

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吴郡及廣州，并不許。會巫蠱事泄，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宫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元嘉末年，文帝很記挂自己身後之事，把身後之事全都托付給王僧綽，朝政無論大事小事，都要王僧綽參與。王僧綽的堂兄王微是個清正耿直的人，他擔心王僧綽名聲地位過於顯赫，於是勸告王僧綽自行貶損。王僧綽於是請求作吴郡或廣州的地方官，文帝都不肯答應。正好劉劭使用巫蠱之術想謀害皇上的奸謀泄露，皇上先召見王僧綽，把事情經過全都告訴他。將要廢去劉劭太子之位另立太子的時候，皇上又命王僧綽找出前朝的典章制度爲依據。劉劭夜晚在東宫宴饗將士，王僧綽把這事秘密地向皇上啓奏。皇上又命王僧綽撰集漢、魏以來各個朝代廢黜諸王的史實，送給江湛、徐湛之看。徐湛之想立隨王劉誕爲太子，江湛想立南平王劉鑠，而文帝却想立建平王劉宏，議論很久都作不了决定。劉誕之妃是徐湛之之女，劉鑠之妃是江湛之妹。王僧綽說："扶立太子之事，應當由皇上確定。我認爲衹應當儘快決斷，機密大事很難保住秘密，不能在這時導致出現意外變亂，被後世之人耻笑。"皇上說："你可以說是能够决斷大事，但這件事不能不慎重處理；况且被廢爲庶人的劉義康剛死，現在又廢黜太子，世人將說我再也没有仁慈愛人之心。"王僧綽說："恐怕千年之後，人們會說陛下衹能裁處自己的弟弟，却不能裁處自己的兒子。"皇上聽了默不作聲。走出宫廷之後，江湛對王僧綽說："你剛纔說的話恐怕太耿直了吧!"王僧綽說："我正爲你的不正直而感到遺憾。"

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侯。

劉劭弑君叛逆的時候，江湛正在尚書省當值，聽到發生變亂的消息，說："没有采用王僧綽的話，事情纔到了這個地步。"劉劭篡位自立，轉任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劉劭清理文帝存放文件的巾箱以及江湛家的書信奏章時，找到了王僧綽啓奏自己夜晚宴饗將士的密奏以及廢黜諸王的奏章，於是就收捕王僧綽而且把他殺害了，并且據此囚禁居住在北第中的諸侯王，認爲他們和王僧

綽存有貳心。孝武帝即位，追贈王僧綽爲金紫光禄大夫，贈謚爲愍侯。

初，太社西空地，本吴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悦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最初，太社西有塊空地，那本來是吴國時丁奉的住宅，孫晧把丁奉家流放了。東晋初年，這塊地成爲周顗、蘇峻的住宅，後來又成爲袁悦的住宅，後來又成爲章武王司馬秀的住宅，這些人都因爲災禍而不得善終；這塊地給了臧燾，臧燾也頻頻遇上禍事，所以人們把這塊地稱爲凶地。王僧綽曾經説過，住宅無所謂吉凶，他要在這塊地建造住宅，剛開始建造，還没來得及居住就遇上了災禍。王僧綽之子王儉。

王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羡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王儉字仲寶，他出生時父親王僧綽就遇害，叔父王僧虔養育他。王儉還衹有幾歲時，就承襲豫寧縣侯爵位。在拜受爵位的時候，王儉流着淚嗚咽起來。王儉從小專心好學，手不釋卷。有的賓客稱贊誇獎王儉，王僧虔説："我不擔心這孩子没有名聲，衹是擔心他的名聲過於顯赫罷了。"王僧虔於是親手抄寫崔子玉的《座右銘》送給王儉。丹陽尹袁粲聽到王儉的名聲，見到王儉之後説："這是宰相的家族。栝柏豫樟這類樹木，即使在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出可作棟梁的氣概，這孩子最終將承擔國家的重任。"袁粲把王儉的情况告訴宋明帝，宋明帝挑選王儉作陽羡公主的丈夫，授王儉爲駙馬都尉。宋明帝認爲王儉的嫡母武康公主曾參與太初年用巫蠱之術加害皇上的奸謀，不能够作公主的婆母，想打開墳墓把武康公主遷出另葬。王儉通過别人表達自己的心意，暗中表示，不能取消分葬的决定自己就去死，所以開墓分葬的行動没有付諸實行。

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晋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晋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吴興爲例，補義興太守。

王儉十八歲時，脱去布衣出仕任秘書郎，太子舍人，後來越級提拔，遷任秘書丞。他依照《七略》的體例撰寫《七志》四十卷，上表把書進獻給皇上。他又編定《元徽四部書目》。因母親去世，王儉離職守喪。服喪期滿，任司徒右長史。晋朝的法令，公府長史穿朝服，宋大明以來改穿朱衣。王儉上書説，應當恢復以前的規定。但當時的輿論不贊同他的看法。蒼梧郡王作皇帝的時候，肆行暴虐，王儉禀告袁粲請求出京

任職，於是援用晉新安主的丈夫王獻之任吴興太守的先例，王儉補任義興太守。

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絶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禪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昇明二年，王儉任長兼侍中，王儉因自己父親在任此職官時遇害，所以堅決拒絶這一任職。在這以前，齊高帝還在任宋的宰相，他想招引當代賢才協助謀劃，共圖奪取天下的大業，當時謝朏任長史，齊高帝夜晚把謝朏召來，屏退僕從與謝朏交談了很久，但謝朏始終不説話。當時衹有兩個僮僕在場捧着燭炬，齊高帝考慮謝朏是因爲兩個僮僕在場而難於開口，於是拿下燭炬，遣走兩個僮僕。謝朏又一言不發，齊高帝纔又把僕從召回來。王儉素來知道齊高帝有雄才大略，異於常人，於是請求屏退從人單獨向齊高帝進言説：“功勞大而不加賞賜，自古以來并不衹一兩個事例，以公今天的地位，想要安心作臣子，做得到嗎?”齊高帝嚴肅地制止王儉，但臉色神態還是平和安祥的。王儉接着又説：“我蒙受您特别優厚的照看，所以纔説出這些不敢輕易出口的話，你爲什麽要斷然拒絶我的進言？宋在景和、元徽年間淫亂暴虐，没有您國家哪能再獲得安定？衹是因爲風氣浮薄，這種安定局面不能持久。假如您再稍微推讓拖延，那些傾慕你的人就會感到失望。這樣一來，不衹是奪取天下的大業永無成功的機會，自己的身軀哪又能保得住?”齊高帝笑着説：“你的話不是没有道理。”王儉又説：“您現在的名聲地位，誠然是處理政務的宰相，應當享受超越朝廷諸王的禮儀，以暗示將要改朝换代。這事應先讓褚彥回知道，請讓我奉命去告訴褚公。”齊高帝説：“我將親自去。”過了幾天，齊高帝親自登門拜訪褚彥回，懇切地交談了很長時間，然後對褚彥回説：“我做夢將要得到官職。”褚彥回説：“您現在的官職剛授任不久，恐怕一兩年之内不會就升遷。况且吉祥之夢未必就在短時間内應驗。”齊高帝回來把經過情形告訴王儉，王儉説：“褚公還未通達事理。”虞整當時任中書舍人，十分精於寫文章，王儉於是自己告訴虞整，要虞整作詔書升遷齊高帝的官職。齊高帝任太尉之後，任用王儉爲右長史，不久就轉任左長史，王儉受到特别的信任和重用。禪讓大典

將要舉行，各種禮儀詔策都出自王儉之手，褚彦回衹是寫了一份禪讓帝位的詔令，齊高帝又命王儉參酌審定。

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

齊國臺府建立之後，王儉遷任尚書右僕射，領吏部，當時王儉二十八歲。王儉任職時薦引舉拔了很多人才。當時有位姓譚的士人，到王儉那兒求官職，王儉對他說："齊桓公滅掉了譚國，哪裏還有你這位姓譚的人?"姓譚的士人回答說："譚子逃奔到莒國，所以纔有我這姓譚的後代。"王儉贊賞他善於引史實爲據，最終給了他一個官職。齊高帝曾經在閑暇時對王儉說："我現在將要把青溪當作鴻溝。"王儉回答說："你順應天命，人心歸順，大概不會出現楚、漢争奪天下那樣的局面。"

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并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宫，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宫制度。"

當時朝廷禮儀尚在創建之中，衣服規制，禮儀制度，都還没有一定標準，王儉議論說："漢景帝六年，梁王入京朝見，中郎謁者頭戴金貂冠飾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中說：'衆多的侍臣，頭上金貂齊放光。'這是藩國侍臣冠上有金貂爲飾的明確的文字記載。晉《百官表》說：'太尉手下有參軍四名，身穿朝服，頭戴武冠。'這又是關於宰府官員服飾的明確記載。"衆人對百官敬奉齊公之禮又有疑慮，王儉又說："晉王接受天命，取代曹魏時，司空鄭冲率群官進獻的《勸進表》說：'鄭冲等人有眷眷誠心。'可見自稱名就完全符合禮儀。"齊公世子的禮儀等第和爵禄品級還未確定，王儉又說："《春秋》記載，曹君世子來朝見，天子以上公之禮接待他，比對待曹君禮儀低一等。現在齊公是九命上公，享受的禮儀在藩臣中居於首位，他的世子和藩臣世子享受的禮儀也應當等級不同。"衆人都贊同了他的說法。齊公世子鎮守石頭城，他住的地方仍然稱爲世子宫，王儉又說："魯有靈光殿，這是漢代的先例。世子府中廳堂應當稱崇光殿，外齋稱宣德殿，命散騎常侍張緒任世子詹事，車騎服飾全部依照太子的規制。"

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户，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

齊高帝登上帝位之後，他和王儉一起議論那些輔佐自己登上帝位的功臣，慢慢地對王儉說："爲我謀劃帝業的功勞，没有人能與你相提并論，

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

你得到的封邑衹有二千户，我認爲少了。漢代趙充國尚且能舉薦自己擔當征伐西零的重任，何况你和我之間有非比尋常的情誼。”王儉説：“從前宋高祖創業的時候，輔佐他創業的衆臣，封贈爵位的時候，食邑不超過二千户，拿我和他們相比，我衹覺得我受的恩寵超過了他們。”齊高帝笑着説：“從前張良想要辭去侯位，他那種美德也没有超過你。”

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奸盗，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凑，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并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

建元元年，王儉被改封爲南昌縣公。當時京城雜亂，而且有很多爲非作歹、劫盗財物的壞人，齊高帝想要建立五家連坐連保的符伍制度，讓家家互相約束。王儉進諫説：“京城莊嚴雄偉，四面八方之人都聚集到這裏，到京城的人如果一定要持有符信，那事情一定很麻煩，即使治理好了，也顯得少了豁達的氣度，謝安説過：‘没有這樣的氣勢那憑什麽稱爲京城？’”齊高帝於是停止了建立符伍制度的做法。這一年，有司上奏，確定郊祀殷祭的禮儀，王儉認爲應當在這年十月在宗廟舉行殷祭大典，從此以後，每五年舉行兩次殷祭。二年正月上旬的辛日，在南郊祭天，就在這天回到明堂祭祖，又在中旬的辛日到北郊祭地，都没有配享之神。齊高帝都聽從了他。第二年，王儉轉任左僕射，領吏部尚書之職不變。

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彦回及叔父僧虔聯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宫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决。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

當初，宋明帝紫極殿有珠簾和雕有花紋的綺柱，用金玉作裝飾，東晋都没有這種華麗的東西，齊高帝想用紫極殿的材料建造宣陽門，王儉與褚彦回以及王儉的叔父王僧虔聯名上表進諫，齊高帝親手寫詔書接納他們的勸諫。宋代，宫門外六門城設置竹籬。這年年初，有人發掘出白虎樽，上面刻着“白門有三重關，竹籬穿破不能全”。齊高帝受這話的影響，把竹籬改建爲大墻。王儉又進言勸諫，齊高帝回答説：“我希望後世的人没有辦法再加大。”朝廷剛剛建立，各種制度都在創建之中，遇上問題就詢問王儉，王儉無不一一决斷。齊高帝常常説：“《詩》中説：‘崧山上有神下來，生下甫侯和申侯。’現在上天給我生下了王儉。”那一年，王儉堅决請求解除吏部尚書的職務，齊高帝答應了他。

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

齊高帝駕幸樂遊園宴集群臣，他對王儉説：

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脱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悦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

“你喜歡音樂，有哪些地方和我相同?”王儉回答說：“聽到音樂，像是沐浴着唐堯的仁政，見到比屋可封的淳樸民風，也像是孔子在齊國聽見《韶樂》，三個月都嘗不出肉的滋味。”齊高帝稱贊他回答得好。後來齊高帝駕幸華林園宴集群臣，命各人呈獻自己的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唱《子夜來》，張敬兒跳舞。王儉說：“我不會奏樂和跳舞，祇知道背誦書。”他就跪在齊高帝面前背誦司馬相如的《封禪書》。齊高帝笑着説：“《封禪書》講的是盛美之事，我憑什麼來承受它?”後來齊高帝命陸澄背誦《孝經》，從“仲尼居”一句開始，王儉說：“陸澄正是人們所説的那種博學但却抓不住要領的人。請讓我來背誦《孝經》。”王儉於是背誦《孝經·君子之事上章》。齊高帝說：“好，以前吴國張子布宴樂時背誦《孝經》這一章的舉動也不令人覺得希奇了。”在這時候王敬則脱去朝服，袒露右臂，用絳紗縛住髮髻，奮起雙臂表演起武術中拍張技藝，叫聲震動左右。齊高帝不高興，説：“哪聽説過三公像這個樣子!”王敬則回答說：“我因爲善於拍張，所以纔能成爲三公，不能忘記拍張這種技藝。”當時人都認爲王敬則的回答是出色的應答。

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官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官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禮爲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録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曆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爲郊

不久，王儉以原有官職領太子詹事，并增加府兵三百人。當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曾經在太子宫中做官，這時弄不清楚該不該爲皇太子妃服喪。王儉分析說：“漢、魏以來，宫中僚屬先要具備臣僕的節操，具體表現在尊重君、親、師。活着時既然要尊敬，那死後怎能不服喪?以前庾翼的妻子死了，王允、滕含還認爲庾翼的府吏應當像對待長輩妻妾那樣爲庾翼妻服喪，何况作爲臣下禮節更重。應當依照禮儀爲以前君主之妻服齊衰喪服三個月，然後除去喪服。”齊高帝崩，遺詔命王儉任侍中、尚書令、鎮軍。王儉每次上朝，常有三五十名令史跟隨他上朝，王儉詢問政事，辨别分析，未曾有一時遲疑和停頓。褚彥回當時任司徒、録尚書，他笑着對王儉說：“看你這尚書令處理公務是很愉快的事。”王儉說：“我能够放下私人情懷處理公務的原因，

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兹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并從之。

還是因爲稟受明公你一舉一動的教化。"齊武帝登上帝位，配給王儉佩帶班劍的侍從二十人，晉升官爵名號爲衛將軍，掌管銓選官員之事。當時，因爲前代皇帝嗣位，有的繼續沿用已故皇帝的郊祀時間，有的按自己繼位的時間另外確定郊祀時間，晉、宋以來，沒有統一的規定，所以有司提出疑問。王儉評議説："晉明帝太寧三年在南郊祭天，這年九月晉明帝崩，晉成帝即位，第二年改變年號，也舉行了郊祀大典。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在南郊祭天，這年七月簡文帝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變年號，也舉行了郊祀大典。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在南郊祭天，這年二月文帝崩，孝武帝繼承皇位，第二年也舉行了郊祀大典。這是前兩個朝代十分清楚的先例，大體上可以仿效。現在聖明天子繼承大業，幽顯歸心，要推廣教化則頻頻郊祀不用避忌，結合具體情況是因爲年號初改，要燔柴祭天，祔祭先帝，敬奉上天，孝敬祖宗的情意都同時可以表達。我認爲明年正月應當準備祭品在南北二郊祭祀天地，恭敬地在明堂祭祖，從這以後，依然按照舊例隔年郊祀。"又因爲第二年正月上旬辛日應在南郊祭天，而立春日在上旬辛日之後，有司又對郊祀在立春前進行有疑問。王儉説："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是辛丑日，在南郊祭天，那個月十一日纔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是辛未日，在南郊祭天，那個月八日纔立春，這是近代十分清楚的先例。"王儉的意見朝廷都聽從了。

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

永明二年，王儉領丹陽尹。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的規定太子敬奉太傅、少傅的禮儀相同，到這時候朝官議定接待少傅用對待太子賓客和友的禮儀。宋代時國學傾敗停辦，朝廷没有閑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朝廷設置總明觀會集學士，有人把這稱之爲東觀，設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設立儒、玄、文、史四科，每科設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不等的人數。這一年，因爲國學已經建立，於是撤除總明觀，在王儉的院宅中開辦學士館，用總明觀中的四部之書充實學士館。齊武帝又下詔命王儉把自己家當作官府處理公務。

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决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永明四年，王儉以原來官職的身份領吏部尚書。以前，宋孝武帝喜歡文章辭藻，天下人全都崇尚文采，没有人把攻讀經學當作學業。王儉在弱冠之年就注意《三禮》，尤其熟悉《春秋》，他説話或是發表議論，即使倉猝之間也一定遵循儒家傳統，因此天下士人一致稱頌敬佩他，也都崇尚經學，儒學在這時就大爲興盛。何承天《禮論》三百卷，王儉抄成八册，又另外抄出條目爲十三卷。朝廷禮儀，先朝典章，晉、宋以來施行這些禮儀典章的先例，他都能依照條理一一熟記，無一遺漏。所以在朝中處理政事，能迅速决斷。他還常常全面進行議論，廣泛引用例證，先儒很少有能做到他這種程度。八座丞郎，也没有誰能説出不同見解。令史向他詢問政事，即使賓客滿堂，王儉也能從容應答，一一酌情處理，身旁不會有人滯留。每十日一輪，王儉到國學監試諸生，諸生戴頭巾、持書卷站在庭中，持劍的衛士、令史分列兩旁，儀容非常嚴整。王儉常使巾幘散垂，斜插頭簪，朝野士人喜歡他這種髮式，紛紛仿效。王儉常對人説：“東晋上稱得是風流宰相的，惟有謝安。”他這是用謝安自比。齊武帝十分重用他，依仗他，選用士人，王儉奏請的都一概應許。

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彦回故事。謚文憲公。

永明五年，朝廷命王儉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堅决推辭。永明六年，朝廷重申以前的任命。這以前，齊武帝下詔命王儉三天一回朝，其他時日尚書令史到朝外向王儉咨詢政事，齊武帝因爲往來頻繁，於是命王儉回到尚書省處理公務，每月准許他在朝外家中居住十天。王儉上表請求解除吏部之職，齊武帝不准許。永明七年，王儉又上表堅决請求解除吏部之職，齊武帝答應了他，王儉改領中書監，參與掌管吏部事務。那年王儉患病，齊武帝親臨探視。王儉薨，死時三十八歲。齊武帝下詔命衛將軍府文武官員以及朝廷配給王儉的持班劍的侍從，全在府衛參與辦理喪葬之事。齊武帝又下詔追贈王儉爲太尉，加羽葆、鼓吹，增配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照太宰文簡公褚彦回的規制。贈謚爲文憲公。

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

王儉很少有嗜好和欲望，衹是把管理國家當

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并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

作要務，車騎服飾都簡陋樸素，家無餘財。他的文筆典雅而有體制，被當時人看重。王儉從小就有成爲國家重臣的志向，他賦詩説："稷契匡扶虞夏，伊吕輔翼商周。"王儉生了兒子之後，給兒子取字爲玄成，就是含有累世作宰相的意思。王儉撰有《古今喪服集記》以及文集，都在世上流傳。梁武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之後，下詔爲王儉立碑，把王儉的封爵降爲侯。

王遜

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彦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晋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彦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

王儉之弟王遜，宋昇明年間任丹陽丞，他告發劉彦節反叛的陰謀，但没有受到封賞。建元初年，王遜任晋陵太守，他流露出不滿的言論。王儉擔心因此招來災禍，於是通過褚彦回把這事上奏朝廷，中丞陸澄根據事實上奏章檢舉。皇上下詔，因爲王儉竭誠盡力輔佐朝廷，特别降刑處理，寬宥王遜，衹是把王遜流放到永嘉郡，在去永嘉郡途中被依罪處死。

長子騫嗣。

王儉長子王騫繼承王儉的封爵。

王騫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填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産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

王騫字思寂，本來他的字是玄成，因爲與齊高帝的名諱有一個字相同，所以改成思寂。王騫性格莊重樸實，仰慕樂廣的爲人，他從不談論别人的短處。王騫的子女子侄或是嫁給王爲嬪妃，或是娶公主爲妻，每逢初一十五，他們回家探望，華麗的輜軿車填塞街巷，但這并非他的願望。王騫於是告誡子侄們一年中回來探望一兩次就可以了。王騫曾經在閑暇時對孩子們説："我們家累代世族，你們本來就能够依照資歷循次漸進，不須一味貪求名位。"王騫歷任黄門郎、司徒右長史。王騫不置辦家産，家中原有别墅在鍾山，有田地八十餘頃，他和同族各家以及老朋友們一同耕種這些田地。他曾經對人説："我不像鄭公業那樣有四百頃田，而我自己的食物常常不能周濟貧窮之人。因此感到慚愧。"永元末年，王騫被召爲侍中，他不肯接受官職。永元三年春天，枉矢星白天在西方出現，從首至尾有十餘丈長。王騫説："這是除舊布新的徵兆。"梁武帝起兵平定動亂的時候，王騫説："天象預兆的人世間的變化，恐怕就在這件事上吧！"梁武帝的霸

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脱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府建立之後，王騫被選用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後遷任侍中。梁武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之後，王騫的封爵被降爲侯。王騫歷任度支尚書，中書令。梁武帝在鍾山西建造大愛敬寺，王騫家原有别墅正在寺旁，田産就是以前王導受朝廷賞賜的土地。梁武帝派主書去向王騫傳達旨意，想向王騫購買這塊地，然後施捨給大愛敬寺。王騫回答説："這田不賣。假如皇上下命令取用，我就不敢作聲了。"他應對的言語又輕慢無禮。梁武帝十分生氣，於是就把這塊田交付市集評定價格，然後把錢交給王騫强迫他收下。王騫因此觸犯了皇上旨意，他出京任吳興太守。

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規。

王騫生性吃食十分講究口味，但服飾却很儉樸，生性多猜忌，常常爲此所拖累。他又懶於與人交往，即使是主書傳達皇上的命令，有時也拖過很多時間不肯相見。王騫的才能和名聲都不如他的弟弟王暕，衹不過因爲他是王儉的嫡長子，所以没有被當時人捐棄。王暕任尚書左丞僕射，在朝中擔當重任，而王騫由中書令去郡中任太守，他心中常悒悒不樂，在郡期間常稱病不處理政事。朝廷徵召王騫又任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王騫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守喪。普通三年，王騫去世，死時四十九歲。朝廷追贈王騫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安。王騫之子王規。

王規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

王規字威明，他八歲時爲自己的生母服喪，服喪期間表現出他至孝的天性。齊太尉徐孝嗣每次見到他都要爲他哀傷流淚，稱他爲"孝童"。王規的叔父王暕也深深器重王規，王暕常説："這孩子是我們家的千里駒。"王規十二歲時，已經能够大致瞭解《五經》大義。長大成人之後，王規廣泛涉獵群書，知識淵博，有口才。他被本州召爲主簿。王規初出仕任秘書郎，積功遷升爲太子洗馬。

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

天監十二年，朝廷改建太極殿完工，王規進獻《新殿賦》，文辭非常精巧。後來，王規任晉安王蕭綱雲麾諮議參軍，過了很久，又任新安太守。王規因父親去世離職守喪，服喪期滿，他

侯。除中書黄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宫，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兹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禄大夫傅昭在坐，并謂爲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

承襲南昌縣侯的封爵。王規被授任中書黄門侍郎，皇上命王規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等人一同侍奉東宫太子，他們都受到昭明太子的禮遇。湘東王蕭繹當時任丹陽尹，他和朝廷官員宴飲集會，委托王規行酒令。王規不慌不忙地説："從東晋以來，就没這種做法。"當時特進蕭琛、金紫光禄大夫傅昭在座，他們都認爲王規的話很有見識。朱异曾經藉着酒意稱王規爲卿，王規指責了朱异失禮的行爲。

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没。

普通初年，陳慶之率軍向北進攻，攻陷洛陽，百官都向皇上道賀。王規退朝之後説："這事應當哀痛，有什麽值得慶賀？道家有句話説：去做一件事情并不難，把事情做成功却很難。以前桓温曾占領洛陽，但得而復失。宋武帝最終也没有完成收復北方的事業。我們軍隊深入敵寇境内，孤立無援，這事將成爲導致禍亂的起因。"不久，攻占洛陽的軍隊就全軍覆没。

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韵。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晋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宫。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悦是舉也。尋爲吴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吴，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户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

普通六年，梁武帝在文德殿爲廣州刺史元景隆餞行，下詔命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韵。王規拿起筆一會兒就把詩寫好，呈奏給皇上，文字又很美，梁武帝很贊賞他，當天就授任王規爲侍中。王規後來任晋安王長史。晋安王立爲太子，王規就任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奉東宫太子。太子把自己使用的貂蟬冠賜給王規，并專門頒布令書，贊美這一舉措。不久，王規任吴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吴郡，前任守宰都盡心盡意地阿附芮珍宗。王規任太守的時候，芮珍宗請假回家，王規待他很薄，芮珍宗回到京城，就秘密啓奏王規不處理郡中事務。不久，朝廷徵召王規任左户尚書。吴郡百姓一千餘人到京城請求讓王規留任，進呈三次表章，朝廷都不答應。他們又請求在郡中爲王規樹碑，朝廷答應了。

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减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禄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韵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

王規因爲自己門第高貴顯赫，因此常常想退隱。王規後來被任命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他以有病爲理由推辭，不肯接受任命，於是在鍾山宋熙寺修建房子住下來。王規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光禄大夫，謚號爲文。王規死後，皇太子親自出宫哭吊。皇太子寫給湘東王蕭繹的令説："王威明風韵超逸不群，氣度光耀特出，

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玆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

好比難見踪迹的千里良馬，絶無旁枝幹高百尺的良材大木，他實在是個傑出的人才啊！現在他突然結束了那如白駒過隙般短暫的一生，永歸九泉之下的漫漫長夜，就像金刀掩去了光芒，長淮斷絶了流水。去年冬天的十一月，我已爲劉子的去世而悼傷，今年的冬初，又爲王生的逝去而哀痛。朋友紛紛逝去的傷痛，實在不是句空話啊。"王規收集各家《後漢書》的不同說法，注《續漢書》二百卷，還有文集二十卷。

子褒，魏剋江陵，入長安。

王規之子王褒，在魏攻下江陵時，被擄入長安。

王暕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驃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并通顯。

王暕字思晦，他是王騫之弟。王暕還在幾歲的時候就已經風度神采敏悟超群，有成人的風度。當時王暕之父王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到王暕的人都對王儉說："你的才氣，你的名望，又都在他身上體現出來了。"王暕在弱冠之年被選中與淮南長公主匹配，授任駙馬都尉，曾任秘書丞。齊明帝下詔尋求傑出人才，始安王蕭遥光推薦王暕以及東海王僧孺。朝廷授任王暕爲驃騎從事中郎。天監年間，王暕歷任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因爲門第顯赫，王暕與一般人很少交往，不能够注意關心那些出身貧寒之家的士人，因此很有冷酷無情的名聲。後來，王暕任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王暕去世，謚號爲靖。王暕的兒子王承、王幼、王訓，官位都高，名聲也大。

王承

承字安期，初爲秘書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游，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悦之。卒郡，謚曰章。

王承字安期，最初任秘書郎，積功升遷爲中書黄門侍郎，兼國子博士。當時富裕顯貴之人，都互相崇尚文學辭采，很少人攻讀經學；祇有王承特别喜歡儒學。王承遷任長兼侍中，不久又轉任國子祭酒。王承的祖父王儉、父親王暕都曾擔任過國子祭酒，三代人任國師，這是以前没有過的事。過了很久，王承出京任東陽太守。他施政主張寬厚仁慈，官吏百姓都很敬愛他。王承在東陽郡去世，謚號爲章。

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

王承生性高傲，不隨意屈從，有自己的品格。右衛朱异在朝中掌握大權，每次休假回家，

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并稱之。

賓客盈門。魏郡有個名叫申英的人，門第貧寒，但才能傑出，他喜歡發表正直而不同凡響的言論抵觸朝廷的權臣。他曾經指着朱异的家門説："這裏車馬聚集，都是爲了謀利而來，能不踏進這家門檻的，衹有大小王東陽而已。"大東陽指王承，小東陽就是王承之弟王幼。當時衹有王承兄弟以及褚翔不進朱异家門，當代人都稱贊他們。

王訓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嫗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疏朗，舉動和韵，此是興門户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毁，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説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虚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賦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甿俗。"追祖儉之志也。

王訓字懷範，他生下來時帶着紫胞衣，師嫗説："按相法，這孩子將會顯貴。"王訓從小聰明機警，有見識有器量，僧正惠超見到王訓，認爲他是個奇才，對門人羅智國説："四郎眉清目秀，開闊清亮，舉止文雅而有風度，這是個振興門户的人。"羅智國把惠超的話告訴王暕，王暕也説："不損害王家的基業，希望恐怕在文殊身上。"文殊是王訓的小名。王訓十三歲的時候，王暕死，王訓因爲守喪而形銷骨立，連家中人都認不出他。王訓十六歲時，皇上在文德殿召見他，他的應答流暢明確，在他離去的時候，皇上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對朱异説："這真稱得上是相門有相啊。"王訓最初補國子生，拜訪老師袁昂。袁昂説："早就聽説你的大名，引發我許多懸想。到現在看到你的儀容舉止，就像是撥開了眼前的雲霧。"不一會兒袁家的子弟都來了，袁昂對助教們説："我們袁家的孩子有十幾個，假若有一個孩子能像王訓這樣，那就不會有遺憾了。"王訓參加射策考試，被授爲秘書郎，積功遷升爲秘書丞。王訓曾經賦詩説："旦奭匡扶天下，蕭曹救助百姓。"這表達了王訓追慕祖父王儉的志向。

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温子。

後來王訓被授爲侍中，入朝見梁武帝。梁武帝問何敬容説："褚彦回多少歲時擔任宰相？"何敬容回答説："稍稍超過三十歲。"梁武帝説："現在的王訓，不遜於褚彦回。"王訓儀容很美，舉止文雅有風度，在文壇上成爲年輕人的領先人物。王訓二十六歲時去世，謚號爲温子。

王僧虔

僧虔，金紫光禄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

王僧虔是金紫光禄大夫王僧綽之弟，他的父親王曇首與自己的兄弟會集子孫們，讓他們隨意

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采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潜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

戲耍。王僧達跳到地下裝出小老虎的樣子。當時王僧虔壘起十二顆圍棋子，這些圍棋子既不倒下來，他也不再重壘。王僧綽采集蠟燭淚製作鳳凰，王僧達把蠟鳳凰奪過來打壞，王僧綽也不痛惜。他們的伯父王弘感嘆地說："僧達雄健敏捷，他不會比別人差；但是將使我們家敗亡的，一定是這孩子。僧虔一定能成爲公侯，僧綽將會憑藉他的名聲道義受到世人褒美。"有人叙述這戲耍過程，説是王僧虔采集蠟燭淚製成蠟鳳凰，所以王弘稱贊他爲長者。還在弱冠之年，王僧虔就很善於寫隸書，宋文帝看到王僧虔在白扇上寫的字，贊嘆道："王僧虔不祇是寫字超過王子敬，將來器度風雅也都會超過他。"王僧虔任太子舍人，他沉默謙退，很少與人交接。他祇是和袁淑、謝莊等人友善，袁淑每每對王僧虔感嘆地説："你才情博大，文辭華美，學問精深，見解出衆，但却深藏自己的實學，掩住自己的才氣，没有人能窺視到你的才華學識，即使像魏陽元那樣隱藏自己善射的本領，像王汝南那樣隱藏自己的騎術，也都没有超過你這種韜晦的本領。"王僧虔遷任司徒左西屬。

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携諸子侄。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

王僧虔之兄王僧綽被宋元凶殺害，親戚朋友都勸王僧虔逃跑，王僧虔哭着説："我的兄長以忠貞的節操事奉國家，以慈愛的感情撫育我，今天他受害，我因爲没有連及我而難受。假如我們能同歸九泉之下，那就如同羽化成仙。"孝武初年，王僧虔出京任武陵太守，他携同子侄同去赴任。中途，兄長王僧綽之子王儉患病，王僧虔爲照顧王儉而廢寢忘食，同行客勸慰王僧虔，王僧虔説："從前馬援對待子侄，感情上没有一點差别；鄧攸對待自己弟弟的兒子，更超過自己的親生兒子。我實在祇是心懷他們那種感情，和古人并没有什麽兩樣。亡兄的親骨肉，不應當輕忽。假若這個孩子不能救治，我將返舟回京，辭去官職。"王僧虔任滿回京，任中書郎，兩次升遷後任太子中庶子。

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

宋孝武帝想自己獨占善於書法的美名，因此王僧虔不敢顯露自己的書法技藝，在大明年間，他常用拙筆寫字，憑藉這辦法纔被宋孝武帝容

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吴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吴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

納。後來，王僧虔任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世家大族向來常常不在御史臺任職，王氏的一支居住在烏衣巷，官職爵位略微降低。王僧虔任御史中丞，於是説："這是烏衣巷諸公子坐的地方，我也可以來這地方試着幹幹。"泰始年間，王僧虔任吴興太守。當初王獻之善於書法，曾任吴興太守，到這時王僧虔工於書法，又到吴興郡任職，談論的人都稱美這事。

徙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敻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王僧虔調任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他請假東歸探家，有人因爲阮佃夫在朝廷受到寵幸，因而勸告王僧虔對阮佃夫以禮相待。王僧虔説："我立身處世有一定的志向，哪能曲意奉承這種人？他假如要毀謗我，我就拂袖離去罷了。"阮佃夫向宋明帝進讒言，命御史中丞孫敻彈劾王僧虔，王僧虔因罪被免官。不久，王僧虔又以白衣領侍中。

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栗，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勖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

元徽年間，王僧虔任吏部尚書，不久又加散騎常侍，轉任右僕射。昇明二年，王僧虔任尚書令。王僧虔曾經用飛白書體在尚書省墻壁上題寫道："圓的會滚動，方的纔静止，這是事物不變的性質。不停地加注就會滿溢，不停地登高就會戰栗，不停地奔馳就會顛躓，不停地拉扯就會斷裂，因此除去這些不知止境的毛病要快。"當時人都驚嘆贊賞這題辭，把它和《坐右銘》相提并論。王僧虔兄長之子王儉每次去拜見王僧虔時，王僧虔都用前賢的言論和德行勉勵王儉，用忠誠堅貞、知足而止的道義教導他。

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

王僧虔很喜歡文史，懂得音律。因爲朝廷的禮樂，很多違背了國家頒定的典章，民間也争着譜制新的樂曲，所以王僧虔上表請求朝廷肅正統一樂曲。當時，齊高帝輔佐治理政事，於是他就命侍中蕭惠基爲清商音律調整、統一標準。

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

齊高帝順應天命登上帝位，王僧虔轉任侍中、丹陽尹。當時，各郡縣監獄都沿襲用湯藥毒殺囚犯的辦法，王僧虔上表進言説："湯藥本是用來爲人治病，但現在用湯藥殺囚犯却是枉法横行。假如犯人的罪行應當歸入重罪，自然會依照國法處以死刑；假如是想要儘快除去惡人，那也應先向朝廷啓奏。哪能讓關係犯人的生死大事，

祇由地方郡縣暗中決定?”齊高帝接納了王僧虔的進言，制止了郡縣用湯藥殺死囚犯的做法。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盗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齊文惠太子鎮守雍州，有人盜掘古墓。被盗的古墓相傳説是楚王墓，盗墓的人從中獲得大量寶物，有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等。竹簡衹有幾分寬，二尺長，竹皮和竹節都與新竹相似。有人得到十餘片竹簡，拿給王僧虔看，王僧虔説竹簡上是用蝌蚪文刻寫的《考工記》，正是《周官》中殘缺的那部分内容。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吴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産，百姓安之。

齊高帝一向精於書法，并且十分愛好，興趣不減。他和王僧虔比賽書法之後，對王僧虔説：“誰的書法第一?”王僧虔回答説：“我的書法第一，陛下的書法也是第一。”齊高帝説：“你真可以説是善於爲自己謀劃。”另一種説法是，齊高帝問王僧虔：“我的書法和你的書法相比怎麽樣?”王僧虔回答説：“我正楷書法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楷書法第三。我没有第三名，陛下没有第一名。”齊高帝大笑着説：“你善於説話。然而孔子説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下人要都善於書法，我也就不會再去參與這些事了。”齊高帝把古人手迹十一卷給王僧虔看，并向王僧虔詢問善於書法的古人人名。王僧虔從民間得到這十一卷以外的書法作品：吴大皇帝、景帝、歸命侯的手迹，桓玄的手迹，以及丞相王導、領軍王洽、中書令王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等人的手迹十一卷，他把這些都進呈給齊高帝。又進呈羊欣撰寫的《能書人名》一卷。王僧虔遷任湘州刺史，侍中之職不變。他在任期間清廉儉約，不置辦家産，百姓安樂。

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還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并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

齊武帝即位，王僧虔因患風疾想陳奏武帝免去自己的官職，齊武帝遷任他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年少的時候，王僧虔與衆堂兄弟聚會，有個客人爲他們相面，説：“王僧虔年壽最長，爵位最高，在仕途可以獲得公的爵位，其他人没有一個比得上他。”得到這一升遷職務任命的時候，王僧虔對兄長之子王儉説：“你在朝中擔當重任，不久將要享受三公的待遇，我假如又接受現在的任命，那我們一家當中就會

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有兩人位居三公，這實在是應當戒懼的事情。”王僧虔於是堅決拒絕接受任命，齊武帝對王僧虔優撫，答應了王僧虔的要求。有人問王僧虔拒絕接受任命的原因，王僧虔說：“我的聲名地位已經超過我應得到的，我没有報效國家的功業，哪能再接受更高的爵位，招來責難和批評呢?”王儉擔任朝廷官員之後，曾經建造長梁齋，建造規格稍微超過了自己的官位，王僧虔見到，很不高興，竟然不肯進門。王儉當天就把長梁齋拆毀。永明三年，王僧虔薨，死時六十歲。朝廷追贈他爲司空，侍中之職不變。謚號爲簡穆。

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内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

王僧虔很懂得星象，他夜晚坐觀天象，推算出豫章分野將有變故發生，當時他的兒子王慈任豫章内史，他擔心兒子在治理政務上遇到麻煩；過了不久，王僧虔薨，他兒子王慈丟開郡中的公務奔喪。當時有個前將軍陳天福，因爲討伐唐寓之時，在錢唐掠奪百姓財物而犯罪，被判處死刑。這以前，陳天福將要率軍出發的時候，吩咐家中人替自己預先建好墳墓，還未到達錢唐，又派出使者催促家人儘快完工。墳墓建成之後，陳天福就被判罪，家人就把陳天福葬在建成的墳墓中。又宋代時光禄大夫劉鎮之在三十來歲時患了病，病勢沉重，家人已經爲他準備了棺材；不久，劉鎮之的病痊愈了，他就留下這副棺材以便爲自己添福增壽，他活到九十餘歲纔去世，這副棺材纔派上用場。據此來看，天道不容易預先測知。

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鷄，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

王僧虔評論書法說：“宋文帝的書法，他自己認爲可與王子敬相比。當時評論書法的人說，宋文帝的書法‘天賦勝過羊欣，但造詣比不上羊欣’。平南將軍王廙，是王右軍之叔，渡江爲官，他的書法在王右軍之前是最出色的。我已故曾祖父中領軍的書法，王右軍評論說：‘你的書法比我竟毫不遜色。’改變古人風格，創制自己風格的，衹有王右軍。中領軍不能做到這一點，他至今還在效法鍾會、張芝。我已故的從祖父中書令的書法，王子敬評論說：‘你的書法像是被人騎着的騾子，迅疾地前進常常想趕到驊騮良馬之前。’征西將軍庾翼的書法，年輕時與王右軍齊

右軍自書表，晋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别，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并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録，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

名，王右軍後來超過了庾翼，但庾翼還不服氣，在荆州寫信給京城的人説：‘孩子們看輕自己家的書法，都去學習王逸少的書法，等我到京城將要和王逸少比試。’張翼，王右軍自己寫的表章，晋穆帝命張翼仿寫後作回覆，王右軍當時没有分辨出來，過了很久纔悟出是别人仿照自己的筆迹，於是説：‘這小子幾乎要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等人都在前一朝代出名，我們無法分辨他們的優劣，衹是看到他們的筆力感到驚異罷了。張澄當時也被稱作是致力於書法。郗愔的章草亞於王右軍。郗嘉賓的草書亞於二王，但書法的緊凑秀美超過自己的父親郗愔。桓玄自認爲書法够得上王右軍一流，但評論的人把他和孔琳之相提并論。謝安也被收進了善於書法的人名録，他也很看重自己的書法，爲王子敬抄寫了嵇康詩。羊欣書法被當時人看重，他曾受過王子敬的傳授。羊欣的行書特别好，正楷却和他的名聲不相稱。孔琳之的書法，自然豪放，很有筆力，章法恐怕應排在羊欣之後。丘道護和羊欣都受到王子敬的指教，所以仍然應排在羊欣之後。范曄與蕭思話同以羊欣爲師，後來稍微叛離了師門，失去了原有的章法，也算是小有創意罷了。蕭思話的書法，像是羊欣字體的影像，風雅秀美，恐怕不會遜於羊欣，但可惜筆力較弱。謝綜的書法，他的舅父稱之爲緊凑、充沛、靈活，這是對謝綜的贊賞，但可惜不够秀美。謝靈運的書法超凡拔俗，遇上他順應時俗的時候，也能够列入書法家的流品。賀道力的書法亞於丘道護。庾昕學習王右軍的書法，也到了將要亂真的程度。”

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吴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

王僧虔曾經自己書寫《讓尚書令表》，文辭既優雅，字迹又秀麗，當時人們把它和王子敬的《崇賢》相提并論。吴郡顧寶先才能高超，多有異於常人之處，自認爲擅長書法，王僧虔於是用飛白書體寫出一篇文字給顧寶先看。顧寶先説：“我被飛白書體折服了。”王僧虔著《書賦》，王儉爲《書賦》作注、作序，非常細緻精美。

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

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

王僧虔在宋代時曾經寫信教誡兒子説：

我知道你因爲我未准許你學經書而怨

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睹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

恨，想要悔恨自勉，有時以朝聞夕死、至死不悔作自己的志向，有時要另外選擇好的產業，經營家事，你將有這種志向，對我一生也算是個安慰。但衹是多次聽到你口中這樣說，没有看見你的實際行動，我不完全相信你，也不是白白操心。往年你有志於研讀史書，把《三國志》放置在案頭，過了一百餘天，又改變方向，轉向玄學。你竟連全書的標目都未曾翻閱，没有瞭解全書的宗旨大意，而終日自欺欺人，别人不會受你的蒙騙。因爲我没有學問，所以無法教導你，但是重華没有個值得尊敬的父親，放勛没有個繼承美德的兒子，是否成才，也衹是在於各人自己罷了。你們私底下議論，也將會説：'哪天不能學習，爲什麼忽然要自己强迫自己？'你衹看到一方面，不全都像你們説的這樣。假如我像馬融、鄭玄那樣治學，也許能大大超過他們；假如遠遠地不如他們，那現在的成就也必定距他們很遠，取得各種成就總有一定的緣由，全在於各人自身的努力。你現在正是壯年，假如你自己勤奮數倍，也許你的成就僅僅能趕上我而已。

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毁譽事。因汝

我在世缺少很好的德行，假如人世往前推移幾十年，我衹不過是個平常人物，人們或許把我和你放在同等地位看待。接受教化之後，假如自己不改變自己，那誰又能知道你呢。我們家中也有從小就獲得美名、弱冠之後被擢拔顯貴官職的人，當時王家一家，優秀的被稱爲龍鳳，拙劣的也被稱做是如同虎豹。假如失去王家的門第庇蔭之後，難道還會有人用龍鳳、虎豹來評議王家子弟嗎？何況我并不能給你以庇蔭，正應當各自努力上進罷了。有人經歷了三公之位，但却默默無聞；有人雖是平民百姓，家境貧寒，但朝廷卿相却降低身份和他們結交。有的人父子地位貴賤懸殊，兄弟聲名優劣迥異，這是什麽原因呢？其根本在於認真研讀數百卷書而已。我現在後悔也没有什麽用處，衹是想要用我的前車之鑒教誡你們這些年輕後輩。你

有感，故略敘胸懷。

年紀已經進入三十歲，正應當出仕作官，又兼有家室拖累，哪還能像王郎那樣關門讀書呢？這些都是和你們自己切切相關的事，難道還和我有關係嗎！作鬼之後祇知道喜愛茂盛濃密的松柏樹，哪裏知道子孫們受到稱譽或者遭到指責的事呢！爲你的事而有感觸，所以大略地抒發我自己的感情。

子慈。

王僧虔之子王慈。

王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内潤也。"

王慈字伯寶。他八歲的時候，外祖父宋太宰江夏王劉義恭把他接進家來，把寶物陳放出來，讓他隨意拿取，王慈祇拿取素琴石硯以及《孝子圖》而已，劉義恭對他這種舉動感到非常滿意。王慈年幼時，袁淑見到他，拍着他的背説："這孩子像荀叔慈那樣穎慧却蘊而不露。"

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吴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

王慈年少時與堂弟王儉一起學習寫字。謝鳳之子謝超宗曾經去拜訪王僧虔，順便去東齋王慈那兒。王慈正在學寫字，没有立即停筆，謝超宗對王慈説："你的書法和虔公相比怎樣？"王慈回答説："我的書法和父親相比，猶如鷄和鳳相比。"謝超宗於是尷尬地急忙退出門去。王慈十歲的時候，和蔡興宗之子蔡約一同到寺廟中去拜佛，正遇上廟中和尚齊聲誦經，蔡約於是戲侮王慈説："這麽多和尚今天可以算得上虔虔。"王慈應聲回答説："你這樣不懂禮儀，憑什麽興盛你們蔡家。"王慈歷任吴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王慈患有脚病，齊武帝命王晏説："王慈有小病，不能騎馬，准許他乘車跟隨在儀衛之後。"東晋以來很少有人享受這種優厚待遇的先例。

慈妻劉彦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吴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爲東海太守，行南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王慈之妻是劉彦節之女，王慈之子王觀娶齊武帝長女吴縣公主爲妻，公主以媳婦之禮拜見婆母時，王慈之妻從來没有回禮答理。江夏王蕭鋒之妃，就是王慈之女，蕭鋒任南徐州刺史時，命王慈任東海太守，行南徐州府州事。王慈回京任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還未接受任命，永明九年王慈去世。朝廷追贈王慈爲太常，謚號爲懿。王慈之子王泰。

王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侄，散棗栗於床，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温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并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侄。

王泰字仲通，他從小聰敏穎悟。在王泰還衹有幾歲的時候，他的祖母把子侄孫兒們聚集在一起，把棗栗等拋散在坐榻上，小孩子們都争着去抓棗栗，衹有王泰一個人不去拿。有人問他爲什麽不去拿，他回答説："我不去取，自然會有人送給我。"因此本族親人和母家親戚都認爲他異於一般的小孩。王泰從小愛好學習，親手抄寫的書籍有二千卷左右。長大成人之後，王泰性格開朗平和，温潤文雅，家人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王泰的姐夫齊江夏王蕭鋒被齊明帝殺害，外甥蕭子友成了孤兒，年紀尚小，王泰供給資助，撫育教導，關心程度超過對自己的子侄。

梁天監元年爲秘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宫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凑，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

梁天監元年，王泰任秘書丞。在齊永元末年，後宫起火，延燒到宫中藏書的地方，宫禁所藏的圖書差不多全都散亂。王泰上表請求校定繕寫，齊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王泰歷任中書侍郎，掌管吏部郎的事務，接着就任吏部郎。晋渡江之後，各朝代吏部郎不再掌管銓選官員之事，謀求官位的小人都聚集在朝廷周圍營謀令史以下的官職，但很少人能稱職。王泰任吏部郎，主管銓選，不因爲貴官請托而改變已經確定的任命，天下人都稱贊他處事公正。

轉黄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嘆。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

王泰轉任黄門侍郎。凡是參預朝中宴會，每逢刻燭賦詩，王泰文字不加塗改，皇上十分贊賞他的才能。沈約曾經説："王家有養、炬，謝家有覽、舉。"養是王泰的小名，炬是王筠的小名。

始革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剛改稱大理寺爲廷尉的時候，朝廷命王泰爲廷尉卿，兩次任侍中，後來又任都官尚書。王泰能够交接士人，所以士人都希望他在吏部任職。不久，王泰任吏部尚書，士人都對他寄予期望。還未進行銓選官員的事務，王泰就因生病，被改授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還未接受任命，王泰就去世了，謚號爲夷。王泰之子王廓。

王志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毁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彦回爲司徒，引志爲主

王志字次道，是王慈的弟弟。他九歲的時候，爲自己的生母守喪，因爲哀痛過度而使身體非常瘦弱，他自己家族人和母家親戚都爲此而感到驚奇。王志弱冠之時，被皇家選中，娶宋孝武

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

帝之女安固公主爲妻，被拜爲駙馬都尉。褚彦回任司徒的時候，舉薦王志任主簿。他對王志的父親王僧虔説："能够入朝爲官，本是朝廷的特殊恩遇，應當引以爲榮的是，讓你的賢能的兒子屈居主簿之職。"

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吴慶争田，經年不决。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争。"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嘆服之。

王志積功升遷爲宣城内史，他在任期間廉潔謹慎，普施仁政，對百姓很有恩德。郡中百姓張倪、吴慶争奪田産，多年都没有結果。王志到任後，百姓們相互説："王府君推行德政，在我們家鄉却竟然出現争奪田産的糾紛！"張倪、吴慶二人相隨到王志那兒認罪，他們争奪的田産也就此閑置。王志後來任東陽太守，郡中監獄中關押着十餘名重罪囚犯，冬至這一天，王志把這些重罪囚犯全都放回家，過完冬至全都回來，衹有一名囚犯未按時回來。王志説："這是我作太守的責任，主管這事的人不必擔憂。"第二天那名囚犯果然返回監獄，他衹是因爲妻子分娩而誤了期限。王志手下的吏員因此更加敬服王志。

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内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嘆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梁武覽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

王志任吏部尚書，在吏部以處事公允恰當而著稱。平定崔慧景的反叛之後，朝廷按慣例加授王志右軍將軍，封爲臨汝侯。王志堅决推辭，於是改領右衛將軍。梁武帝率大軍到達京城的時候，京城裏的人殺死東昏侯，百官把東昏侯的首級送給梁武帝，并在送給梁武帝的書箋上署名表示誠心。王志感嘆地説："帽子雖然破舊，哪能踩在脚下呢?"於是他就摘取庭中樹上的樹葉揉搓之後吞服下去，然後假裝昏迷，不去署名。梁武帝看到書箋上没有王志的簽名，内心稱贊王志的這種行爲，不因此而責備王志。梁武帝的府衙建立之後，王志任驃騎大將軍長史。梁武帝作爲梁王建立臺府之後，王志任散騎常侍、中書令。

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静。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侄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

天監初年，王志任丹陽尹，他爲政清廉，不煩擾百姓。當時京城有個寡婦，没有子女，婆母死後，她借債殯殮婆母，葬埋之後，寡婦無力還債。王志同情寡婦的義舉，用自己的薪俸爲寡婦還債。當時又遇上饑荒，王志每天早晨煮粥放在城門口施捨給百姓，大家都稱贊王志的仁惠。王志常常懷有止足仕途、不再求升遷的心意。他對自己的子侄們説："謝莊在宋孝武帝時，職位衹

九年，還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

到中書令，據我自己看，我哪能超過他?”天監三年，王志任散騎常侍、中書令，他於是多以有病爲托辭，少與人交往。天監九年，王志又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在此期間去世。

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脱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侄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

王志善寫草書和隸書，當時人都把他的字作爲典範。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也號稱善於書法，他常稱王志爲“書聖”。王志家住在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王志之父王僧虔家風待人寬厚仁恕，王志就更加敦厚，他任官的時候從來不因爲過失處罰人。有個門下客曾經偷走王志車上的車帷賣掉，王志知道這件事却不追究，對待這個門下客和當初一樣。對於與自己家交游的賓客，王志總是掩蓋他們的短處而一味稱揚他們的長處。王志的兄弟子侄都樸實厚道，待人謙和，當時人稱馬糞巷的王家人都是忠厚長者。普通四年，王志改葬，梁武帝送給王志家人豐厚的財物營辦改葬之事，給王志贈謚爲安。王志有五個兒子：王緝、王休、王諲、王操、王素。

志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王志之弟王揖任太中大夫，王揖之子王筠。

王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静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韵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娱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王筠字元禮，還有一字是德柔。他從小機敏聰慧，七歲就能寫文章。王筠十六歲時，撰寫《芍藥賦》，文辭非常優美。長大成人之後，王筠心性純正恬静，愛好學習，他和他的堂兄王泰齊名。沈約見到王筠，認爲他像他的外祖父袁粲，沈約對僕射張稷説：“王家這孩子不僅額頭像袁公，風度氣質也差不多相似。”張稷説：“袁公見到人往往矜持莊重，王家這孩子見到人一定歡笑和悦。祇有這一條，他不全像袁公。”

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王筠出仕任尚書殿中郎。從晋朝南渡之後，王家没有誰在郎署任職，有人就勸王筠不要去就職。王筠説：“陸平原是東南的傑出人才，王文度在江東無與倫比。我能够循着他們的足迹走，還有什麽遺憾！”於是他欣然就職。

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

沈約每次見到王筠的文章，都贊嘆不已。他曾經對王筠説：“從前，蔡伯喈見到王仲宣，稱王仲宣爲王公之孫，説是自己家裏的書籍都將要給王仲宣。我雖然不算有才之人，但是請讓我追隨前代賢人之後，用這樣的話獎掖年輕人。從謝

宅閑齋，請筠爲草木十咏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坎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嘆咏，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强韵，每公宴并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朓等賢才相繼去世之後，我平生的好友差不多都離開人世了，想不到在我困頓的晚年又和你相遇。"沈約在郊外的住宅裏建造書齋，請王筠撰寫十首咏草木的詩，題寫在書齋的墻壁上，都徑直寫出文句，不題寫詩篇的題目。沈約對别人説："這些詩針對所咏的草木，描繪它們的形態，用不着再題寫篇名。"沈約撰寫《郊居賦》，構思了很長時間，還没有最終定稿，他拿草稿給王筠看。王筠讀到"雌霓連蜷"時，"霓"讀作入聲"五的反"，沈約欣喜地拍掌説："我常常擔心人們把'霓'讀成平聲'五兮反'。"以後讀到"墜石磓星"以及"冰懸坎而帶坻"等句子的時候，王筠都拍案叫絶，倍加稱贊。沈約説："知音者很難遇到，真正能欣賞我這作品的人幾乎找不到了。邀請你來，正是要共同鑒賞這幾句而已。"王筠又曾經作詩呈送給沈約看，沈約立即回信稱贊，又反復吟咏，認爲王筠的詩在年輕人中獨享美名。王筠作詩又能使用生僻的險韵，每逢朝廷宴會，大家一起作詩，王筠詩中的文辭一定華麗美妙。沈約曾經向皇上啓奏，説是年輕一輩有名聲的人，没有一個比得上王筠。沈約又在皇上設置的宴會上對王志説："你弟弟的兒子文辭之美，可以稱得上在年輕後輩中無與倫比。謝朓曾經對我説，'好詩使人覺得圓美流轉如同丸珠'。近來讀到令侄的幾首詩，纔知道謝朓的這話是可信的。"

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并掌東宫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

王筠積功升遷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同時掌東宫管記。昭明太子喜愛文學之士，他曾經和王筠以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人一同在玄圃游樂宴飲。當時，昭明太子拉着王筠的衣袖，拍着劉孝綽的肩膀説："這正是古人所説的，左手拉着浮丘子的衣袖，右手拍着洪崖先生的肩膀。"王筠被昭明太子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王筠又和殷鈞因爲門第高雅受到禮遇。王筠後來任中書郎，他奉皇上命令撰寫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碑文文辭華麗清新。王筠又奉皇上命令撰寫《中書表奏》三十卷，這些和他平常呈奏的賦、頌等總彙爲一集。

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

後來，王筠任太子家令，又掌書記。普通元

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中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

年，王筠因母親去世離職守喪。王筠很有孝道，因哀痛而身體瘦弱，守喪時盡心盡意，超過了禮儀的規定。中大通二年，王筠任司徒左長史。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皇上命他撰寫哀策文，又受到贊賞。王筠不久出京任臨海太守，在任期間侵奪盤剥百姓，他返京時僅僅是芒鞋就有兩船，其他的家産與鞋子的數量相稱。因此，王筠受到有司的彈劾，多年不能升遷。後來，王筠歷任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簡文帝即位的時候，王筠任太子詹事。

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粗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

王筠積累了千金家産，但他生性節儉，外面穿的衣服粗陋破舊，駕車的牛常用青草喂養。遇上動亂的時候，王筠家原有的住宅先被叛賊燒毁，他於是寄住在國子祭酒蕭子雲家。一夜，突然有盜賊來攻打他住的地方，他因爲害怕，掉入井中而死，死時六十九歲。他全家十三口人同時遇害，有人把尸首全都丢棄在枯井中。

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

王筠形貌醜陋，身材短小，身高不滿六尺。他性情寬厚，不憑藉自己的技藝才能傲視人。王筠從小獨攬有才氣的名聲，他和劉孝綽都被當時人看重。王筠在自己寫的《自序》中説："我從小喜歡抄書，年老之後這種興趣更加濃厚，即使是偶然見到，也都一條條抄寫，後來重新一篇篇地仔細看，歡悦之情就更深。反復習染養成了習慣，經常抄寫不覺得疲倦。從建武二年即乙亥年，我還衹有十三四歲時開始，到梁大同六年，已經有四十六年了。幼年讀《五經》，都讀了七八十遍。我喜愛《左氏春秋》，經常朗讀背誦。粗略地計算，共計抄寫了三五遍，其他經以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等書都抄了兩遍，子書、史書、許多集部書都抄寫一遍。未曾請人代抄，都是親自抄録，大小一共有一百餘卷。這些東西不值得傳給好事之人，衹是爲了防備遺忘、提供查找的資料而已。"王筠又寫信給兒子們，議論王氏的家門集説："史書上説安平崔氏和汝南應氏家中都是好幾代人有文才，所以范蔚宗稱崔氏的文辭博大恢弘，不同凡響。但是他們兩家的文才不過衹流傳父子兩三代而已。我們家七代當中，名氣、道

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德同樣輝煌，爵位連續不斷，人人有文集，再没有哪一家比得上我們。少傅沈約曾經對人説：'我從小喜好百家之言，親自撰寫了四代的史書。從開天闢地以來，從來没有像王氏這樣爵位蟬聯、文才相繼的盛况。'你們往上看看先輩是如何繼承祖先的功業，要想着各自努力。"王筠自己撰寫的文章，按當時所任官職分集，《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每集各有十卷，《尚書》一集三十卷，一共一百卷，在世上流傳。

子祥，仕陳位黄門侍郎。揖弟彬。

王筠之子王祥，在陳朝任黄門侍郎。王揖之弟王彬。

王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宫，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秘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彬字思文，喜歡寫文章，精於篆書隸書，和兄長王志齊名。當時人編造了一條流行語説："三真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修建原有的宫室，王彬爲此作賦進獻，文辭典雅優美。王彬娶齊高帝之女臨海長公主爲妻，被拜爲駙馬都尉。王彬在齊曾任太子中庶子，調任永嘉太守。他在積穀山選地建房，有在這裏度過餘生的想法。梁天監年間，王彬歷任吏部尚書、秘書監。王彬去世，謚號爲惠。王彬爲人品行端方，推薦賢人，交接賢士，有士君子那種高尚的品格。王彬之弟王寂。

王寂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嘆惋。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静，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王寂字子玄，生性敏感愛激動，也喜歡寫文章。王寂每讀《范滂傳》，都爲范滂的遭遇感嘆悲傷。王融獲罪後，門下賓客大多歸附王寂。齊建武初年，王寂想呈獻《中興頌》，他的兄長王志對他説："你是名門子弟，年紀又輕，爲什麽要擔心仕途不能通達？不鎮静處事，恐怕會給人留下笑柄。"王寂於是就放棄了獻頌的打算。王寂官職是秘書郎。死時二十一歲。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禄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吕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

論曰：王曇首有才華有器度，王僧綽有忠誠正直的品格，他們家世代享受俸禄不曾衰敗，難道是憑空如此嗎？王仲寶以正直之道處世，早就懷有像伊尹、吕尚那樣輔佐明主的志向，最終又生逢其時，恰遇明主，達到了宰輔的顯赫地位，

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禀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這正是人們所説的濟濟人才、禮樂教化全都集中在這裏了。齊擁有人才，正處於極盛。其他人温文爾雅，儒雅質樸，各人都繼承了家中的傳統，家業不會衰敗，這也算得上是一件美事啊！

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三

王誕（兄子）偃（偃子）藻（藻弟子）瑩（瑩從弟）亮
王華（從弟）琨　王惠（從弟）球　王彧（子）絢（絢弟）績
（績孫）克（彧兄子）蘊 奐（奐弟）份（份孫）銓 錫 僉 通 勱 質 固

王誕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晋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晋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恨少序節物。"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嘆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内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内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爲陳請，乃徙廣州。

王誕字茂世，是太保王弘的堂祖兄。祖父王恬，任晋中軍將軍。父親王混，任太常卿。王誕從小具有才思文采，晋孝武帝崩，堂叔尚書令王珣撰寫哀策，王珣拿底稿給王誕看，説："還覺得遺憾的是敘述應時節的景物少了。"王誕拿過筆來就增加這方面的内容，接着王珣在寫的"秋冬代變"後面寫道："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王珣贊揚他寫得好，就采用了。王誕後承襲爵位雉鄉侯，任會稽王嫡長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内史。王誕結交事奉元顯的幸臣張法順，所以受到寵愛。元顯納妾，王誕替他迎親。隨府轉任驃騎長史，内史的官職照舊。元顯討伐桓玄，想全部殺死諸桓，王誕解救桓脩等人，桓脩等人因此得以免死。桓脩，是王誕的外甥。及至桓玄得志，王誕將要被殺，桓脩替他説情，於是調任廣州。

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説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時廣州刺史吴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吴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

盧循占據廣州時，用王誕任他的平南府長史，很以賓客之禮對待他。王誕久客思歸，就勸説盧循説："下官我和劉鎮軍情誼不淺，如能北歸，一定會得到任用。"當時廣州刺史吴隱之亦被盧循拘留，王誕又説："將軍現在扣留吴公，論公論私都不是辦法。孫伯符難道不想拘留華子魚，衹是一境之内容不了兩位君王罷了。"因此王誕和吴隱之都得以北還。

誕爲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

王誕任宋武帝太尉長史時，盡心歸依奉事，宋武帝很信賴他。盧循從蔡洲向南逃，劉毅堅持

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帝納其說。後爲吴國内史，母憂去職。

請求追討。王誕秘密禀告武帝説："公已平定了廣固，如果又消滅了盧循，那您的功勛將壓倒千古，無與倫比。如此大的威名，哪能叫其他人來分享？劉毅與您不過是一同自布衣起家，在同一個時期受到推崇罷了，現在他既已失敗，不宜再叫他立功。"宋武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王誕後來任吴國内史，因母憂離職。

武帝伐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時諸葛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官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

武帝討伐劉毅時，起用王誕任輔國將軍，王誕堅決推辭，身穿黑色喪服隨行。當時諸葛長人執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很憂慮。劉毅被平定後，王誕請求先回去。武帝説："長人好像自己有懷疑之心，您難道該馬上離開？"王誕説："長人知道下官受到您的看重，現在我空身一人回去，他必定會認爲没有憂患，正可以稍稍安定他的心情。"武帝笑着説："您的勇氣超過了孟賁、夏育。"王誕於是先回去。後去世，追封作唐縣五等侯。

子詡早卒。誕兄嘏字偉世，侍中、左户尚書、始興公。嘏子僧。

兒子王詡早死。王誕之兄王嘏字偉世，任侍中、左户尚書、始興公。王嘏的兒子王僧。

王僧 王藻

僧字子游，母晋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僧尚宋武帝第二女吴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僧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僧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王僧字子游，他母親是晋孝武帝之女鄱陽公主。宋接受禪讓後，被封爲永成君。王僧娶宋武帝的第二個女兒吴興長公主爲妻，公主名榮男。曾脱光王僧的衣服把他綁在庭院的樹上，當天夜裏下雪，凍得王僧緊咬着牙關過了很久。王僧之兄王恢撞開門辱駡公主，王僧這纔獲免。

僧謙虚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禄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王僧謙虚恭謹，不關心世事，官任右光禄大夫，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愛左右人吴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曰：

長子王藻，官任東陽太守，娶文帝的第六個女兒臨川長公主爲妻，公主名英媛。公主性情好嫉妒，而王藻另愛身邊人吴崇祖。景和年間，公主在廢帝前讒毁王藻，王藻坐牢死了，公主與王氏離婚。宋代諸公主没有不深存嫉妒的，明帝每每痛恨這事。湖熟縣令袁慆的妻子因嫉妒被賜死，明帝叫近臣虞通之撰寫《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的孫子江斆將娶孝武帝女爲妻，皇上於是叫人替江斆作表辭讓婚姻，表中寫道：

伏承詔旨，當以臨汝公主降

秉承詔書的意旨，將要把臨汝公主嫁給

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兹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冒陳愚實。

我，這一榮耀超出我的希望之外，這種恩德超過典策中的規定。回頭細察自己的輕微卑賤，我因此憂愁惶恐。我出身於貧寒的家族，自身平凡淺陋，自然在民間找配偶，本與皇族的婚姻無緣。像我這樣的平素之人，家境貧困，家産稀少，一般在接近行冠禮的年齡上，就都有了妻室。有戴荆釵穿布裙的貧家女子，就完全可以完婚。我每每想不明白，爲什麽直到現在還没配偶，媒人不尋問，普通氏族亦不尋問。皇上把公主下嫁給我，這是我家族的幸福，皇恩廣布，乃施及我這個鄙陋微賤之人。我懷着憂愁恐懼，擔心不能獲免，而按徵召的命令中所選定的，果然是我當選。這是我家庭的吉祥、宗族的榮耀，對我來説却不是寵幸，因聖上寬大，我冒昧地陳述我的實情。

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静，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奶争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竪。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虚實。姆奶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唱多

自從晉代以來，娶皇帝之女爲妻的人，經常多半是王公貴族的後嗣，也很有一些著名才子。至於像王敦的因恐懼而屏息，桓温的收斂威勢，劉惔的假裝愚笨以求避免與公主結婚，王獻之的以火艾灼脚以避免禍患，王偃没有道士王仲都的耐寒體質，却被迫在下雪天裸露着身子站在北階上，何瑀缺少有習水之功的龍的身姿，却被投進深井，謝莊幾乎把自己弄成盲人，殷冲也幾乎不免於受酷刑。以上所列的幾個人，不是没有才能和抱負，但他們的威勢被尊貴之人壓服，他們的事情不被人聽説、看到，自己忍氣吞悲，無處逃避和訴説。對他們的控制超過對僕隸，對他們的防備超過對婢妾，往來出入，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規範，應酬接待賓客，是朋輩之間應盡的情義；但娶了公主後，却使他們謝絶賓客，没有登門拜訪的希望，廢止筵席，斷絶接待賓客的禮節。這不但造成交友離異，亦使得兄弟疏遠。府中差役接受了酒肉之賜，管制着他們的行動和止息，太監接受了錢帛之利，節制着他們的言笑。後宫的女師争相獻媚，勸説公主對丈夫要嚴厲，老少婢女競相上前，討好公主説對丈夫要苛

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强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絶，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毁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

刻些。府中差役必定是平庸、才能低下之人，太監都是遠方之民、愚笨小子。議論一個人的舉止則不懂是非，聽取一個人的言語則會弄錯虚實。後宫的女師敢以故老自負，惟有藉助妒忌，婢女們自稱足智多謀，務必約束自己的言語。這之中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甚至連殘餘的飲食給了誰亦要責問，衣服和被褥舊了破了，必定要追究緣由。再者如何出入合適，是繁是簡難以做到適度，有時進去了又没有獲准上前，有時進去了又不讓出來。如果你不進去的話，那就有想自我疏遠的嫌疑，如果自己請求出來，那就會懷疑你别有用心。召見你定要在傍晚時分，叫你離開定要以日出爲期。晚上不見月亮，早晨不識啓明星。至於説夜晚散步月下，撫弄琴弦，白天執袖而讀書，那在一生之中亦是長期與此相背離的。又纔聽到没根據的謡傳，年少的女僕就奔走相告，人一接近席位，醜陋的老婦就紛沓而至。如果左右人整嚴，那就會因被懷疑受寵而遭到憎惡，賓客如果没戴禮帽，那就會因儀容不整而受到斥責。《禮》有“列媵”之説，《象》有“貫魚”之辭，本没有輕慢正妻的嫌疑，難道會含有輕視婦人的責備？現在就是堅持道義，不把用於直系親屬的禮儀用於旁支親屬、偏愛之人，虔誠地奉事正妻，每次奉事她亦必定會説没有禮節，如果出言相辯，她就會説是小看她。又我私下聽説衆公主聚在一起時，惟獨議論夫族，對丈夫寬緩的不值得對丈夫嚴苛的人效法，嚴苛的則可以成爲寬緩的老師。交相煽誘，本是她們常有的心態，不可寬恕，原是她們常説的話。有的説他敗去，有的説人笑我。雖然説是家事，却有重於王法的，開口説的話，常等同於法令。王藻就是再强横殘忍，亦頗有學識修養，知道戲笑之事，最終會造成冤魂。褚曖因憂憤而遭致夭亡，傷理害義，難以詳盡稟告。《螽斯》之德，是能使人子孫興旺的，專斷嫉妒的品行，則有害於後代的繁衍。因

此娶公主爲妻的家庭，往往絶嗣，駙馬這種身份，常遭到災患。憑我這平凡的身份羸弱的體質，哪裏能够受得了。必將使家族毁滅，門第淪亡，豈衹是自己受災？前後遭遇過這事的，人數雖多，但他們都擔心遠近知曉，因此他們的事情傳不到朝廷，所以吞言咽理，不敢論訴。

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我幸好遇上聖明君主，您依照道來憐憫關心臣民，根據典章制度來促成事物的發展，以公正的態度對待親屬，所以我能够把自己的心願全部説出來。像我這樣的門望，世代蒙受殊榮，衹要充分保住原有的基業，就可以得到提携。清官顯位，或許因才能得到升遷，而一旦接受了這婚事，成了皇帝的親戚，這一切就都成了皇帝賜與的恩澤。因此我冒昧地做了我不宜做的事，袒露自己的赤誠之心，不衹是陳述個人的苦衷，謀求實現自身的願望，實際上亦是要廣泛申述各家族受害之切。希望君王明察，特賜令停止這事，使像我這類燕雀般卑微的人，能保持旺盛，使愚蠢之人會更加愛惜生命。如果降恩的詔書難下達，自己的表白請求得不到批准，那我就將削膚剪髮，投奔山林，浪游湖海。

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

明帝把這表給所有的公主看，以諷勸責備她們，同時亦是譏笑她們。元徽年間，臨川長公主上表請求讓自己回到王家，守護養育年幼的兒子，明帝同意了。

藻弟懋字昌業，光禄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

王藻弟王懋字昌業，官任光禄大夫，封南鄉侯。王懋的兒子王瑩。

王瑩　王實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

王瑩字奉光，被選定娶宋臨淮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多次升遷任義興太守，代替謝超宗。謝超宗離郡時，和王瑩互相懷恨在心，回京城後，謝超宗請求王懋寫封信給王瑩，替他求情要王瑩給他某個吏職，并且説："您老人家説句話，這事就如湯澆雪一般容易。"信送到後，王瑩因謝超宗要的是公吏之職，回答説不行。謝超宗就前往王懋的住處，當着衆賓客的面對王懋

鮓、獐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説："湯定不可澆雪。"王懋聽了後臉色通紅，惟有深感羞愧。王懋後來前往謝超宗的住處，謝超宗擺上精白鮑、美鮓、獐肶。王懋詢問哪裏弄來的佳肴，謝超宗欺騙説是義興纔饋贈的，假裝驚訝説："您老的供應中難道没這些嗎?"王懋大怒，向朝廷禀報，説王瑩供養不足，王瑩因這事丢了郡職，被廢棄了很久。

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吴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詹事、中領軍。

王瑩後歷任侍中，東陽太守。因在郡位上建有惠政，遷升吴興太守。齊明帝爲各種政務憂慮勤勞，王瑩接連任職二郡，都有能幹之名。後回朝廷任中領軍隨王長史。王瑩心中不平，改任太子詹事、中領軍。

永元初，政由群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爲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爲吴興，束身登岸，徐時爲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爲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慚。"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内向，瑩拒慧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宫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

永元初年，衆小人把持朝政，王瑩謹守職事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尚書令徐孝嗣被殺後，王瑩頗總朝政，開口索取徐孝嗣所住的住宅，又把徐孝嗣的封爵枝江縣侯取來作爲自己的封名。他堂弟王亮對他説："這不是有大德的人應做的事。"王瑩發怒説："我以前隨從東度任職吴興，約束自己，謹守職事，直到任滿，徐孝嗣當時任宰相，不能賞識我，用我任領軍長史。現在我占住他的住宅，這基本上没什麽可慚愧的。"當時的人都説王瑩失德。王亮執掌朝政之後，雖然和王瑩一向不友善，當時却想招他與自己共事。王瑩於是遷任尚書左僕射，還没拜授，遇上護軍崔慧景奉事江夏王自京口歸順朝廷，王瑩在湖頭抵抗崔慧景。衆軍潰敗，王瑩投進水中，乘坐舫入樂遊苑，因而得以回到臺城。崔慧景失敗後，王瑩回朝廷任職領軍府。梁武的軍隊到後，王瑩又假節、都督宫城諸軍事。建康被平定，王瑩就把住宅還給了徐氏。

初爲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斂板答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悦，衆咸服焉。

起初任武帝相國左長史，武帝登上皇位後，王瑩被封爲建城縣公，多次升遷任尚書令。王瑩清純謹慎，武帝很喜歡他。當時有猛獸進入城郭，皇上心中不愉快，而責問衆臣，衆臣中没有誰答得上來。王瑩在皇上設的筵席上，於是收起手板回答説："過去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親受圖籙，應運而興，所以虎象降臨。"武帝大喜，衆臣全都嘆服。

十五年，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

十五年，王瑩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同三司、丹陽尹。既爲公，須開黄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黄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静恭。

司、丹陽尹。已是三公，須開設黄閣。王瑩的住宅前面狹窄，想買南面鄰居朱侃的一半住宅。朱侃懼怕受到侵犯，賄賂他一百萬錢，王瑩就改向東面建閣。當時人因這事談論説："開頭想向南，爲的有錢可貪；最後改向東，圖的是黄銅。"及至將要拜授，印工鑄造官印，鑄造了六次，而龜六次毁裂。鑄成後，龜頭空而不實，補充以後纔能使用。任職六天王瑩就突然發病而薨，謚號静恭。

少子實嗣。起家秘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後爲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玉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小兒子王實繼嗣。王實最初任秘書郎，娶梁武帝之女安吉公主爲妻，承襲父親的爵位建城縣公，任新安太守。王實堂兄來到郡城，向王實求助。王實給他五十萬銅錢，不准許他在郡内及路上散用。堂兄秘密在郡中購買貨物，運回到京城以謀求利潤。直到離開郡城幾十里時，王實纔知道，命令手下人去追回他。叫堂兄上岸盤問，命令士兵杖打，堂兄擊臉自責，請求原諒，這纔得免。王實後任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府修禊，王實衣冠不整，王爲人方正嚴肅，見了之後心中特别厭惡。王實稱呼主上的名對王説："蕭玉誌念及我王實，殿下爲什麽憎惡？"王驚懼，立即起駕。後王秘密告發他，王實因這事被終身罷官。

王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黄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其像，亮亦預焉。

王亮字奉叔，是王瑩堂弟。父親王攸字昌達，出仕宋任太宰中郎，追贈給事黄門侍郎。王亮因是有名望人士的子弟，在宋末年娶公主爲妻，拜任駙馬都尉。歷任秘書丞。齊竟陵王蕭子良開設西邸，招納才俊，建成士林館，叫工匠畫他們的像，王亮亦在其中。

累遷晋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晋陵令沈巑之性粗疏，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巑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骰尊傍犬？爲犬傍無骰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

多次升遷任晋陵太守，在任時清廉公正，有美政。當時有個晋陵縣令沈巑之爲人粗疏，喜好犯王亮的家諱，王亮忍受不了，就請求换掉他。沈巑之心中不快，就來到王亮的座位前説道："下官因觸犯了你的家諱而被取代，我不知太守你的家諱是什麽。如果是'攸'字，那當作無脚的尊犬旁的'猷'字呢？還是犬旁無脚尊的'猶'字呢？還是有心的'悠'字？無心的'攸'字？請明確告訴我。"王亮没穿鞋子下床，光着

脚就跑了，沈嶭之拍掌大笑而離開。

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群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爲能。後爲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

建武末年，王亮多次升遷任吏部尚書。當時右僕射江祏掌管朝政，薦引提拔了不少人，受到士子的擁戴。王亮自認爲在吏部任職，常持不同意見。起初王亮還没任吏部郎時，因江祏是皇帝的内弟，所以極力和江祏交往。江祏替他播揚名譽，更加受到皇帝的器重。到這時王亮和江祏交情疏遠冷淡，但江祏仍像當初一樣親近他。及至江祏被殺，衆小人違背命令，所有除授拜任的官職，全由有權寵的内官決定，王亮不能制止。王亮表面上好像詳審，心中并没有明鑒，選用的人，局限於他們的資歷淺深而已，當時人不認爲他有才幹。後任尚書左僕射。東昏侯恣意殘害忠良，王亮因曲從討好而得以避免。

梁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床，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爲首。

梁武帝到達新林，朝廷内外的百官都夾道迎接，梁武帝不能攻取的地方亦派人抄小路來表示誠心歸附，王亮獨獨不遣送。東昏侯被殺後，張稷仍舊招集王亮等人在太極殿前西鐘下就座，商議要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説："城關閉已久，人心離散，征東將軍在眼前，爲何不詢問?"張稷又説："夏桀糊塗凶暴，没有仁德，所以國鼎轉移到殷。現在的確是微子離開殷、項伯歸順漢的時候。"王亮聽了默不作聲。朝中官吏相繼下座，於是派國子博士范雲持東昏侯的頭送往石頭，推舉王亮爲首領。

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裙履見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

京城被平定後，朝中官吏全都來拜見，惟獨王亮後來，穿裙穿鞋見武帝。武帝對他説："盲人跌倒在地却不去扶持，又何必用那個引路的人?"王亮説："如果那人可以扶持，明公您豈有今日的舉動。"隨即哭泣着離去。霸府設立後，用王亮任大司馬長史。梁臺建立，除授侍中、尚書令，王亮堅决推辭，於是任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武帝受禪即位，王亮遷任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

天監二年，轉左光禄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别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爲庶人。

天監二年，轉任左光禄大夫。正月初一朝會，王亮假托有病不上殿，而在别的宫中擺設宴席，談笑自如。過了幾天，詔公卿問訊，王亮并無病容。御史中丞樂藹彈劾王亮大不敬，罪當棄市。詔削除爵位，廢爲庶人。

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悦。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四年，武帝在華光殿設宴，徵求正直之言。尚書左丞范縝起身説："司徒謝朏本來徒有虛名，陛下却如此提拔他；前尚書令王亮頗明瞭施政的要領，陛下却那樣拋棄他。這是愚臣我所不明白的。"武帝改變臉色説："你可敢再多話。"范縝固執不已，武帝不高興。御史中丞任昉因此奏劾范縝妄加褒貶，請求免除他的官職。武帝下詔同意。王亮於是閉門隱居，不和賓客交往。遭母喪，守喪盡禮。後任中書監，加任散騎常侍。去世，謚號煬子。

王華　王廞　孔甯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内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晋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駡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吴，以父存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者十餘年。

王華字子陵，是王誕同曾祖的弟弟。祖父名王薈，曾任衛將軍、會稽内史。父親王廞，任司徒右長史。晋安帝隆安初年，王恭起兵討伐王國寶，當時王廞爲母守喪在家裏。王恭傳檄文命令他起兵，王廞立即聚集民衆響應，任女兒爲貞烈將軍，以女人任所管屬的官吏。王國寶死後，王恭傳檄文要王廞停止用兵。王廞起兵的時候，殺戮了不少人，到了這地步就不再能停止了，於是以討伐王恭爲名起兵。王恭派劉牢之攻打王廞，王廞敗逃，不知道逃到哪裏去了。王廞的長子王泰被王恭殺害。王華當時在軍中，年僅十三歲，和王廞失散後，隨和尚釋曇冰逃亡，釋曇冰叫他提衣裳包裹跟在後面，渡口巡邏的士兵都對此感到懷疑。王華行走緩慢，曇冰駡他説："小小奴僕你懶惰鬆懈，走路還趕不上我。"用手杖捶打王華達幾十下，衆兵這纔不再懷疑，王華因此得以免死。王華後遇到大赦回到吴，因父親是死是活不可揣測，穿布衣吃蔬食，十多年不和人交游。

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别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

宋武帝想舉用他的才能，就爲王廞發喪，叫王華穿喪服。服喪期滿，武帝向北討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徵用王華任州主簿。後任别駕，歷任官職都有名聲。文帝鎮守江陵時，王華任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没有親自處理政務，全部委托給司馬張邵。王華爲人遇事愛争高，不希望有人超越自己。張邵爲人豪奢，每逢出入往來常帶夾車護衛的士兵。王華出入乘坐羊拉車，隨從人員不超過兩三個人，以此來矯正

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爲司馬。

張邵的行爲。兩人曾經相遇，王華表面上好像不知道是張邵，對左右的人說："這人出行時扈從的儀仗隊極盛，一定是殿下。"於是下牽車站立在道旁，等到張邵到達跟前，王華等人都感到驚訝。張邵穿白色衣服登城，遭到王華的糾劾，張邵因此被徵召，王華代任司馬。

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睿慈仁，天下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

文帝將入朝繼承帝位，因少帝被害，不敢東下。王華說："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然繼位的少帝不守綱紀，但衆人仰望的東西還沒有改變。徐羨之是個祇有中等才能的貧寒之士，傅亮是個布衣儒生，他們没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這是顯然的。如果懼怕廬陵王劉義真不寬宥，那將來必定没有容身之處。殿下寬大明智，慈善仁愛，這是天下共知的，再說已經越級奉迎，就期望受到德惠，庸俗之論，想必不會有。徐羨之、傅亮、謝晦又邀約了檀道濟、王弘，五人功績地位相等，誰肯相讓，陛下擔心的事勢必不會發生。現在接受徵召，一點也不必憂慮。"文帝聽從了王華的意見，說："您又想成爲我的宋昌了。"於是留下王華總管後方事宜。

上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鄰里笑之。甯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甯子與華并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咏，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嘆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

文帝即位後，用王華任侍中、右衛將軍。在這之前，會稽孔甯子任文帝鎮西諮議參軍，憑文辭受到賞識，到這時任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孔甯子原先任何無忌安成國侍郎時，東歸修建住宅，叫人把門修得可以通過高高的車蓋，鄰里的人笑話他。孔甯子說："大丈夫哪有常規。"孔甯子和王華同有富貴之心，自從徐羨之等人掌權，兩人日夜不停地在文帝面前構陷他們。有一次孔甯子東歸到達金昌亭，左右的人想停船靠岸，孔甯子命令離開此亭，說："這是殺君亭，不可停靠。"王華每逢閑居諷咏，常誦讀王粲《登樓賦》說："期望國家的政局能很快穩定啊，到那時就可以乘勢施展自己的才力了。"出入時碰上徐羨之等人，每每咬牙切齒憤恨發怒，嘆息說："將會見到太平之時嗎?"元嘉二年，孔甯子去世。三年，殺徐羨之等人。王華遷任護軍將軍，侍中的官職照舊。宋世惟有王華和南陽劉湛不假裝推讓，得官就拜受，以此爲常。

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

王華因情況不同於别人，不曾參加宴飲集

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嘆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

會。終身不飲酒，有宴會不去參加。如果有議論事情的，王華乘車上門，主人出來到車前迎接他。王弘輔佐朝政時，而王弘的弟弟王曇首得到文帝的任用，職位與王華相等。王華常說自己的力量用不盡，每每嘆息說："一下子有幾個宰相，天下哪裏能够安定?"四年，王華去世，終年四十三歲。九年，因誅除徐羨之之功，追封王華爲新建縣侯，謚號宣。孝武即位，王華配享文帝廟庭。

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駡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王華的兒子定侯繼嗣爵位，去世。王定侯的兒子王長繼嗣爵位，因駡母親被削奪爵位，以他的大弟弟王佟繼承封爵。齊接受禪讓後，封地被削除。

王琨

琨，華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崐崘，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

王琨，是王華的堂弟。父親王懌分不清菽和麥，當時人認爲他是殷道矜一類的人。没有人肯和他結婚，家裏派賤婢恭心侍奉他，於是生了王琨。起初取名崐崘，王懌後來娶了南陽樂玄的女兒，没生兒子，所以就以琨作爲他的名，立他爲繼承人。

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

王琨自小謹慎篤厚，受到堂伯司徒王謐的賞愛。宋武帝起初任桓脩參軍，桓脩待帝不薄。後武帝藉事算計桓脩，仍不忘他往日對自己的顧憐，叫王華尋訪累代世族，嫁其二女。王華替王琨娶桓脩的大女兒，把桓脩的小女兒嫁給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時曾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家族。除授王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

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晋世，諸子并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携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托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

在這之前，王琨的伯父王廞獲罪於晋世，諸子一同受牽連被殺，惟獨王華獲免。王華是宋世尊貴的名流，因門第衰落，提携王琨，恩如親兄弟，替他播揚名聲。王琨歷任宣城、義熙太守，都以廉潔儉約著稱。王華臨終時，又把王琨托付給宋文帝，所以王琨一再位居清簡顯要之職。孝建年間，王琨任吏部郎。吏部是銓選職官的地方，權要私相囑托的不少，王琨按照舊例，自公卿以下至士大夫，一律替他進用兩個門生。江夏王劉義恭曾拜托王琨用兩人，後又來請托，王琨回答説不行。

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

王琨後出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授都

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

督。南方土地肥沃物産豐富，在任的人常能成爲巨富。世上傳説廣州刺史衹要從城門一經過，就可得到三千萬。王琨無所取納，上表請求奉獻出俸禄的一半。鎮裏原有鼓吹，王琨又啓請送還。到了卸任，孝武帝知道他清廉，故意問他積聚了多少資財？王琨回答説："我購買住宅用去一百三十萬，其餘之物都是舉債購置的。"孝武帝對他的回答感到高興。王琨後任歷陽内史。皇上因王琨忠誠厚道，移他任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兩次歷任度支尚書，加授光禄大夫。

初，琨從兄華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爲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爲屈。時龢見寵，朝廷嘆琨强正。

當初，王琨堂兄王華的孫子王長承襲了王華的爵位新建縣侯，王長嗜酒多過失，王琨因王長將傾覆已有的家業，上表請求以王長的小弟王佟來繼承爵位。王琨後來出任吳郡太守，升任中領軍，因在郡時用朝舍錢三十六萬，饋贈兩宮諸王，以及製作深紅色棉襖供給軍用，降任光禄大夫。不久加任太常及金紫，加任散騎常侍。廷尉虞龢的意見認爲社稷合爲一神，王琨依據舊例反駁糾正，不爲所屈。當時虞龢正受到寵愛，朝廷贊嘆王琨剛正。

明帝臨崩，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

明帝臨崩時，王琨出任會稽太守，加授都督，因誤判境内囚犯，降任冠軍。順帝即位，王琨升任右光禄大夫。順帝讓位時，百官陪列，王琨攀挽畫輪車上的獺尾慟哭説："别人以壽爲歡樂，老臣我以壽爲悲戚。既然不能爲效命於人不惜先人而死，所以纔一再看到這種事情。"嗚咽不能自任，百官個個都淚如雨下。

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

齊高帝即位後，王琨領武陵王師，加授侍中。當時王儉任宰相，托付王琨用東海郡迎吏，王琨派人傳話給他説："告訴郎官，三臺五省，都是郎官重用的人，遠方小郡，應當尋求寒賤的人，省官怎麽忍心又把它搶奪過去。"就没有辦理王儉所托之事。不久，被解除王師之職。及至高帝崩，王琨聽到國喪時，牛不在宅，離宮臺有幾里路，於是步行入宮。朝官都對他説："本應等車，這樣來有損國家的聲望。"王琨説："今日奔喪，都是自我響應的啦。"隨即得病去世，追贈左光禄大夫，終年八十四歲。

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

王琨謙恭謹慎，到老也没變，朝會一定早

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彦之，爲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巨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碗，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并挂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檦，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檦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并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起，檢查衣裳，整理帽子頭巾，像這樣要進行多次，有時受到輕薄之人的戲笑。大明年間，尚書僕射顔師伯豪貴，在下省陳設女樂，王琨當時任度支尚書，顔師伯邀請王琨一同聽樂，傳杯上菜，全是宫中樂妓。王琨因認爲男女之間不能親授，傳杯上菜每輪到他這裏，就叫放在坐床上，轉過臉去避開，然後取食，完了之後又是如此，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嗤笑的，但王琨臉不改色。顔師伯後來專門設樂邀請王琨，王琨不赴約。中領軍劉勔，晚年有隱退的意願，上表求要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的官員没有不贊美他的。王琨説："永初、景平年間，衹有謝晦、殷景仁任中領軍，元嘉年間有到彦之，都是衆人仰望、才華出衆的人，劉勔比不上他們。最近我聽説劉勔加任侍中，已是心中不快，如果求要東陽郡，我擔心張子房、赤松子的行爲不能輕易仿效。"王琨就是如此剛直。而且王琨用財節儉，置酒不超過兩碗，總是説"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類東西，一同挂在屏風上，酒漿全放在床下，家中家外有人來求，王琨都親手給他。景和年間，討伐義陽王劉昶，六軍戒嚴，應要紫標，左右的人想去經辦這事，王琨説："元嘉初年征討謝晦，有紫標存放在箱子裏，没必要再製作。"翻檢箱子去取，果真有。但王琨避諱太過分，父親的名字王懌，母親的名字恭心，一并不能觸犯，當時人都説他矯枉過正。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

王惠字令明，是王誕同曾祖父的弟弟。祖父王劭，曾任車騎將軍。父親王默，是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

王惠自幼就平易質樸，受到叔父司徒王謐的賞識。恬静不交游，不曾有過雜事。陳郡謝瞻多才善辯，有風度，曾和兄弟子侄們造訪王惠，談論齊起，勢猛而難拒，文史知識交替迭出，王惠不時地應答他們，言辭清楚，道理深遠，謝瞻等人慚愧地走了。宋武帝聽説王惠的名聲後，拿這事問王惠的堂兄王誕，王誕説："王惠後來秀善，是我家族的好事啊。"宋武帝即用王惠任行參軍，多次升任世子中軍長史。

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沾濡而改。

當時會稽內史劉懷敬去上任，送行的人遍及整個京都，王惠也前往送別。回來時順路去看堂弟王球，王球問道："剛纔你看到了什麼?"王惠說："衹感覺到奉承人而已。"王惠和謝靈運素不相識，曾得交談，謝靈運能言善辯，文辭齊發，勢盛而難拒，王惠看準機會之後纔發言。當時荀伯子在座，退席後告訴別人說："謝靈運固然是蕭散直上，王郎則好比是萬頃陂塘水直下。"曾在水濱宴樂以祓除不祥，不料風雨突至，在座的人都奔逃。王惠慢慢起身，和平日無異，不因淋濕了而失態。

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

宋國初建立時，應設郎中令，宋武帝爲選不到合適的人而發愁，對傅亮說："現今選用郎中令，其人不能比不上袁曜卿。"既而說道："我找到郎中令的人選了，袁曜卿不得獨占其美。"隨即用王惠擔任此職。

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

宋少帝即位，以蔡廓任吏部尚書，蔡廓不肯拜受，就以王惠代替他。王惠一被召見就拜受，但不曾接待賓客。人有寫信來求官的，王惠收到後就堆集在閣上，直到他離任時，印封還和當初一樣未動。當時認爲蔡廓不拜受、王惠立即拜受，是事雖不同但意圖一樣。

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兄王鑒頗喜好聚斂錢財，王惠的心意和他不同，對他說："要這麼多田地做什麼?"王鑒發怒說："没田哪裏能有吃的。"王惠又說："要吃的做什麼?"王惠就是如此寄托高遠。後去世，追贈太常，没有兒子。

王球

球字蒨玉，司徒謐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

王球字蒨玉，是司徒王謐的兒子、王惠的堂弟，年少時和王惠齊名。宋武帝即位後，王球任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改任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顯貴傾動朝廷，王球整天拱手直立，不曾和他們來往，王弘亦極敬重他。王球歷任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當時中書舍人徐爰受到皇上的寵愛，皇上曾命令王球和殷景仁與他相知。王球推辭說："士族和庶族有區別，這是國家的法規。臣不敢奉詔。"皇上轉變態度向王球道歉。

球簡貴勢，不交游，筵席虛静，

王球怠慢權貴，不交結他們，筵席虛静，家

門無異客。曇首常云："蒨玉亦是玉巵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并執重權，傾動内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

中没有趣味不同的客人。王曇首常説："王蒨玉亦不過是無底的玉杯罷了。"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一同執掌大權，傾動朝廷内外，王球雖和他們是姻親，却不曾往來。擔任銓選官吏之職，接待賓客很少，不看求官的信疏，但銓選職官很有條理。遷任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

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爲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命左右扶郎還齋，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

當時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專以政事爲本，文筆幹練的人大多受到真心對待。劉義康對劉湛説："王敬弘、王球之類人，到底能怎麽用？爲了謀取自身的富貴，還懂什麽。"王球兄長的兒子王履深交劉湛，對劉義康和劉斌等人以誠相待。王球每每嚴厲教導他，王履不聽。從大將軍從事中郎改任太子中庶子，王履流淚哭訴劉義康不願離開，所以再次任從事中郎。文帝極怨恨王履。及至誅除劉湛的那天晚上，王履赤脚步行來求王球。王球叫人替他拿鞋，先温酒給他喝，對他説："平日我對你説什麽來着？"王履害怕得不能回答。王球慢慢説："有叔父我在，你憂慮什麽。"命令左右的人扶王履回齋，皇上亦因王球的緣故，免除王履一死，把他廢爲庶人還家。

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孫奂爲後。

殷景仁去世後，王球任尚書僕射，王師的職位照舊。王球一向有脚病，大多時候有病在家，極少在朝中值班。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對尚書何尚之説："當今缺乏人才，百官應該更加齊心合力，而王球却如此放縱，應該按照法令彈劾他。"何尚之回答説："王球有清廉高尚的情操，加上又多病，您應該從淡退這方面來衡量他，而不能以處理公文案卷來要求他。"劉義恭又當面稟告文帝説："王球確實有清廉的名聲，頗以超脱於世事之外自許。但專心擔任重要職位，或許不是他所擅長的。"文帝説："我的確知道是這樣，但他總還是現時人們所心服的有威望的人。以前周伯仁整天飲酒却擔任了這一職位，大概是用這個來推崇有清廉品德的人啊。"王球於是受到寬容。後以白衣的身份領職。十八年，王球去世，終年四十九歲。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没有兒子，兄弟之孫王奂過繼給他做後代。

王彧 王僧朗 王智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

王彧字景文，是王球的侄子。祖父名穆字伯遠，是司徒王謐的長兄，官任臨海太守。父親僧朗，出仕宋任尚書右僕射，明帝初即位時，因是皇后的父親，加授特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元公。王彧的名與明帝的名諱相同，因此以他的字號行於世。景文的伯父王智自少簡傲高貴，享有盛名，宋武帝很看重他，常說"見到王智叫人思念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伐劉毅，而王智參與了其事，有一天，劉穆之禀告武帝說："討伐一國這樣重大的事，公爲什麽竟讓王智知道？"武帝笑着回答說："此人清高簡約，難道會聽這班人的議論。"王智就是如此受到賞識。後任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

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一時推謝。袁粲見之嘆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悦，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王智没有兒子，所以父親王僧朗把景文過繼給王智。景文自幼受到叔父王球的賞識愛憐。風采俊美，在當時受到推崇贊揚。袁粲見了他之後贊嘆說："景文不祇是風流可悦，就是飲食亦很可觀。"有個賓客小時候看見過謝混，回答說："景文和謝叔源一比，就成了野父了。"袁粲聽後惆悵了很久，說："恨眼中不見此人。"

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爲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爲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

景文喜好説理，年輕時和陳郡謝莊齊名。文帝曾和衆臣來到天泉池，文帝垂釣了很久没釣着。景文離席說："我認爲是因爲垂釣的人清正，所以纔没釣到貪圖餌料的魚。"衆人都稱贊他説得好。文帝很欽佩看重景文，所以替明帝娶景文的妹妹爲妻，同時用景文的名命名明帝。武帝的第五個女兒新安公主原先嫁給太原王景深，後離異，文帝打算把她嫁給景文，景文藉有病堅决推辭，所以没有成婚。承襲爵位建陵子。元凶用景文任黄門侍郎，未及就任，孝武帝入宫討伐元凶，景文派遣能見機行事的使者去歸順孝武帝。因父親在京城，不能獻身出仕，事情平息後，頗受到猜忌怨責。仍因舊恩，多次升任司徒左長史。

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覬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爲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

皇上因散騎常侍過去和侍中一同掌管進獻可行者、除去不可行者的諫諍之事，想以高要求來確定這一官職的人選，因景文和會稽孔覬同是南北有聲望的人，所以用他們補任其職。不久，景

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文再次任司徒左長史。因姊之墓開不臨喪憑吊，免官。後拜任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任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因和奉朝請毛法因玩樗蒱戲獲得錢一百二十萬，以白衣的身份領職。

景和元年，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服闋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

景和元年，景文任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後，加領左衛將軍，不久加丹陽尹。遇父喪，守喪期未滿應召任尚書左僕射、丹陽尹，景文堅持推辭僕射之職。後出任江州刺史，加都督，服喪期滿這纔受詔。封江安縣侯，景文堅決推讓，但没被同意。後徵召入朝任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景文不願回朝廷，請求任職湘州，没被同意。當時又有説景文在江州任上不能自潔其身的，景文寫信給皇上寵幸的臣子王道隆，極力洗雪自己所受的冤屈。

景文屢辭内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宫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并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爲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彦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

景文多次辭讓所除授的朝中官職，皇上頒手詔曉諭他説："尚書左僕射，您已經擔任過此職，太子詹事用人雖美，職位正可以與中書令相比。異姓任職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一并拜任不辭，論清静美好，才能聲望，您何愧休元；論輔佐中興，您難道不如干木；論情意殷勤，相親相厚，您怎麽就落後於殷鐵了？司徒因是宰相不應兼帶神州，遠遵祖先的旨意，京口是帝都的根基，意義重大，緊靠京城轄區，又不能不用驃騎。陝西職責重大，從來衹用宗室擔任，驃騎一職已經取消，巴陵理應有此職，中游地區雖説是閑散之地，但控制連帶三江，通接荆、郢，是重要的必經之路，素來設有重鎮。照這樣來看，那揚州自然成爲缺少刺史的地方。您如果再推辭，那就不知道誰應該擔任此職。這一職位人選的完全確定關係到公卿的心情，不是暫且這樣。"景文堅持推辭詹事、領選之職，後移任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刺史的官職照舊。又升任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刺史的官職照舊。景文堅決推辭太傅之職，皇上派新任尚書右僕射的褚彦回宣布聖旨，景文不得已纔接受拜任。

時太子及諸皇子并小，上稍爲身後計，諸將帥吴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并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當時太子和諸皇子都年幼，皇上慢慢爲自己死後的事情作打算，衆將帥中像吴喜、壽寂之之徒，皇上擔心他們不能奉事幼主，一同把他們殺了。而景文是外戚中尊貴的名流，張永多次擔任

信，乃自爲謡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

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顔師伯白衣僕射，横行尚書中。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録，令便居昔之録任，置省事及幹僮，并依録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卿虚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晋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

過軍職，皇上又懷疑他們將來難以信任，於是自己造謡言説："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合而爲"王"字，指景文，弓長合而是"張"字，指張永。景文更加懼怕，就自己陳述要求解除揚州刺史之職。皇上下詔回答説：

一個人身居顯職要任，衹問他用心怎樣罷了。大明年間，巢尚之、徐爰、戴法興、戴明寶四人職位不過是個侍衛官，但他們的權勢可與君主抗衡；顔師伯是白衣僕射，却横行於尚書省中。袁粲任尚書僕射，領吏部，而人們却往往不知道有個袁粲。袁粲被升任爲尚書令，他依舊處之不疑。現在已經省察登記了，中書令就擔任以前的録尚書事的職位，設置省事以及服役的僕僮，一并依照録尚書事的規格。袁粲任尚書令後亦和他任僕射時没有不同，人心向着袁粲，袁粲淡然對待這一切，不改常態。用這種方式擔任貴位要任，那還會導致憂愁戒懼不會？您現在雖然任揚州刺史、太子太傅，職位雖尊貴，但從不關朝政，就可以安心不必懼怕來説，您不及袁粲啊。您如果虚心接受榮耀，那即使有亦不會成爲憂患。職位高貴會有危險之懼，地位卑賤會有拋尸溪谷之憂，所以張毅和單豹雙雙遭災，有用的大木和無用的雁兩兩短命。有心去躲避禍患，不如無心地聽任命運擺布。那千仞高的樹木，既已被斧斤摧折，一寸低的小草，亦在踐踏中枯黄。高崖上的長樹枝，和深谷中的短枝條，就其存亡的關鍵而言，粗枝和細條是同一尺度的。晋將領畢萬七次出戰都獲勝，結果老死在窗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最後死在刺客郭循的手中。所以甘心情願面對危險，不一定會遇上禍害，千方百計想求得平安，不一定能保全幸福。衹是尊貴的人自我珍惜，所以常常憂慮自身，低賤的人不自看重，所以容易忘記他自己。然而從事教育的人往往告誡高貴者，不告誡低賤者，説是那高貴驕傲的人喜好自負。大凡名位的高貴通達，人們是把它放在心上的，順暢的話，那碰到人就

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

會變臉色，不順利的話，那就會邊走路邊慨嘆驚愕。至於像低賤的人，那就不管順利還是不順利，都不能够打動他的心，是存是亡亦不值得計數，死於溝渠，困在途中的人，在天地之間又哪有限度，衹是人不在意罷了。據此來推論，顯貴哪裏一定難處，低賤哪裏一定易安。衹是人活着自應以謙虚謹慎爲德，立身行事居心，務思謹慎。

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俙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栗，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羡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言“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絶。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豫圖邪？

至於説到吉凶這樣的大運數，正應該聽任天運的安排。命運的好壞不一，没有不是由命運決定的。既然不是聖人，不能看出吉凶的先兆，那就衹能大致根據常理行事，如果認爲可行就去做。得到吉祥的是他的命吉，遇見不吉的是他的命凶。拿近代之事來説：景和年間，被廢爲庶人的晋平剌王劉休祐從壽陽回到昏亂的朝廷，人們都爲之戰栗，但他竟碰上了中興之運。袁顗企圖避禍於襄陽，當時人們都羡慕他，説他是凌霄駕鳳，但他最終和晋安王劉義嘉一樣被誅滅了。駱宰見了狂亂之君後，告訴人們説“越王長頸鳥喙，可以和他共憂，不可以與他同樂。范蠡離開他，結果保全了性命，文種留下來，結果遭到禍害。當今皇上的嘴和頸頗具有越王的形狀，我留任尚書省中時間長，不離開的話必有危險”。駱宰於是請求任職南江小縣。但後來各位留住京都的都令史，都遇上中興的吉慶之運，個個得到不同等級的爵位；駱宰逢迎劉義嘉受牽連獲罪，金木纏身，幾乎丢了性命。這是您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安和危取决於運數，哪裏能事先料算到呢?

上既有疾，而諸弟并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强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

皇上已經有病，而諸弟全都已被殺；衹有桂陽王劉休範因爲人和才能本來就低劣，所以没受到懷疑，出任江州刺史。皇上擔心自己一旦晏駕，皇后臨朝聽政，那景文自然成爲宰相，他門族强盛，又貴爲長舅，到晚年不是一個忠純篤實之臣。因此，泰豫元年春，皇上病重時，就派使者送藥賜景文死，明帝叫使者告訴景文説：“朕不是説您有罪，但我不能單獨死，所以請您先我

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棋，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争劫竟，斂子内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

而死。”於是下手詔説：“與您周旋，想保全您家，所以對您有這一處分。”敕令到達的那天晚上，景文正與賓客下棋，稍稍打開套封看了看，又照舊封好放在棋盤下，神色怡然不變。當和賓客各運棋思走完争劫的棋，收起棋子放進棋盒完畢之後，景文慢慢對賓客説：“奉敕賜我以死。”這纔把敕令給賓客看。酒拿來還没喝時，門下的食客焦度在旁，憤怒得把酒潑在地上説：“大丈夫怎麽能够坐着等死。州中文武之士將近幾百人，足以一争。”景文説：“我知道您有至誠之心，但您若是顧念我的話，請替我一家人着想。”隨即手書奏啓回答敕命，并謝贈詔。景文酌酒對賓客説：“這酒不能相勸。”自己仰頭把酒喝了。死時六十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懿。長子王絢。

王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繢。

王絢字長素，智慧發育早。五六歲時，讀《論語》讀到“周監於二代”，外祖父何尚之戲弄他説：“‘郁郁乎文哉’可改爲‘耶耶乎文哉。’”王絢應聲回答説：“尊者之名，怎麽可以戲弄，‘草尚之風必偃’難道可説成‘草翁之風必舅？’”偃是王絢舅名。長大後，王絢專心好學。官任秘書丞。先景文去世，謚號恭世子。王絢弟名王繢。

王繢

繢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繢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繢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爲黄門郎，東陽太守。

齊武帝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繢爲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繢教，爲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繢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

王繢字叔素，剛成年就任秘書郎、太子舍人，改任中書舍人。景文因這一除授是越級提拔，要王繢過一年再受任。景文被封爲江安侯，王繢承襲他原來的爵位被封爲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年，王繢任黄門郎，東陽太守。

齊武帝任撫軍時，吏部尚書張岱選用王繢任長史，呈上授官的簿録時，高帝笑着説：“這可謂是素來的望族。”二次遷任義興太守，擅自逮捕郡吏陳伯喜關進陽羨獄中，想殺了他，縣令孔逭不知陳伯喜犯了什麽罪，不接受王繢的教令，王繢因這事受到有司的奏劾，以白衣的身份領職。後來長久兼任侍中。武帝出宫射獵野鷄，王繢因信仰佛教，假托有病不能隨從。永元元年，在太常任上去世，謚號靖子。

繢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繢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

王繢的女兒嫁給了武帝寵愛的兒子安陸王蕭子敬，永明二年被納爲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派文惠太子相隨前往王繢家，置酒設樂，公卿全都戴着冠冕而離開，當世認爲這是榮耀之事。

王約

繢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户尚書，廷尉。

王繢之弟王約，齊明帝在位時被罷官并禁止再任職多年。梁武帝當時任太子中庶子，曾對王約説："您將來定會富貴，一定不會讓您長久地忍受委屈。"及至武帝任輔佐大臣，對王約説："我曾根據您的形貌推測您定會富貴，不料您現在就會獲得富貴。"王約後歷任侍中，左户尚書，廷尉。

繢長子儁，不慧，位止建安太守。

王繢的長子王儁，不聰明，官做到建安太守。

王克

儁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録尚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王儁的兒子叫王克。王克容貌俊美，舉動和善，出仕梁朝歷任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淪陷後，王克在侯景手下任職，官任太宰、侍中、録尚書事。侯景失敗，王克迎候王僧辯，王僧辯問王克説："煩勞您去奉事夷狄之君"，王克不能對答。其次問玉璽在哪兒？王克沉默了很久纔説："趙平原拿去了。"平原名思賢，是侯景的心腹之臣，侯景除授他平原太守，所以王克這樣稱呼他。王僧辯於是責備王克説："王氏世世代代是官宦人家，就這樣毀於一旦。"王克後出仕陳，官任尚書右僕射。

王蘊

蘊字彦深，彧兄子也。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群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户。"蘊曰："荅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并貪縱。後爲給事黄門侍郎。

王蘊字彦深，是王彧兄長之子。父親名王楷，是太中大夫。王楷人平庸，才低劣，所以王蘊不被諸子侄輩禮遇，常心懷耻辱和悲慨。因家貧，任廣德縣令。明帝即位後，天下叛逆，王蘊自我發奮想以將領的身份起兵，常撫摸刀劍説："龍泉 太阿，你們是瞭解我的。"叔父王景文常常告誡他説："阿荅，你會毀滅我們的家族。"王蘊説："荅和童烏貴賤不同。"童烏，是王絢的小字，荅，是王蘊的小字。事情平息後，王蘊被封爲吉陽男。歷任晉陵、義興太守，在所有任職的地方他都貪財放縱。後任給事黄門侍郎。

桂陽之逼，王道隆爲亂兵所殺，

桂陽王劉休範起兵進逼時，王道隆被亂兵

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爲吴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彦回慚，乃議用蘊爲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殺死，王蘊奮力作戰，在御溝旁受了重傷，有人將他救起，這纔免於一死。事情平息後，撫軍長史褚澄任吴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向朝廷提意見説："褚澄打開城門迎納叛賊，却再次任大郡的重臣，王蘊披甲死戰，却棄而不用，賞罰如此不公，哪還用得着擔心天下不亂！"褚彦回感到羞愧，這纔打算用王蘊任湘州刺史。及至齊高帝輔佐朝政，王蘊和沈攸之聯合謀反，事情失敗後，在秣陵集市上被斬首。

王奐

奐字道明，彧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門侍郎。奐繼從祖球，故小字彦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顔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

王奐字道明，是王彧兄長的兒子。父親名王粹字景深，官任黄門侍郎。王奐過繼給從祖王球，所以取小字叫彦孫。年齡纔幾歲時，常陪侍在王球的身邊，很受愛憐。王奐的諸兄出仕是從任諸王國的常侍開始，而王奐則是從著作佐郎做起。琅邪顔延之和王球情意融洽得有點不同尋常，常手撫着王奐的背説："阿奴纔免爲寒士。"

奐少而强濟，叔父景文常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武帝乃止。

王奐年輕時就精强幹練，叔父王景文常把家事托付給他。出仕宋歷任侍中、祠部尚書，改掌吏部。昇明初年，遷任丹陽尹。當初，王晏的父親王普曜任沈攸之的長史，常懼怕沈攸之起兵謀反，自己不能回朝廷，王奐任職吏部時，調王普曜任朝官，王晏深深地感激王奐。及至王晏出仕齊，齊武帝因王奐是宋朝的外戚，且堂弟王蘊又一同謀反，所以懷疑他有反叛的意圖，王晏叩頭擔保王奐没有謀反之意。當時王晏的父母在京城裏，王晏請求用父母作爲人質，武帝這纔打消對王奐的懷疑。

永明中，累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爲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

永明年間，王奐多次升遷任尚書右僕射。王儉死後，皇上想用王奐任尚書令，拿這事問王晏。王晏當時職位已高，待遇已厚，想不推舉王奐，便回答説："柳世隆具有功勛和名望，恐怕不宜在王奐之後。"於是王奐改任左僕射，加授給事中。後出任雍州刺史，加授都督。和寧蠻長史劉興祖不和。十一年，王奐派軍主朱公恩征討蠻失利，劉興祖想將這事上報朝廷，王奐大怒，將他收捕入獄。劉興祖在獄中用針刻畫漆盒盤寫成信，告訴家裏説自己冤枉，要家人啓奏皇上，與此同時，王奐亦快速傳信啓奏皇上，誣告劉興

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奂，又别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奂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箜篌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奂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繫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從，叡又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爲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户，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奂門生鄭羽叩頭啓奂，乞出城迎臺使，奂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吕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奂，奂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奂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并奔魏，後得黄瑶起臠食之。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并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絶。

祖煽動荒蠻。皇上知道劉興祖冤枉，敕令王奂送劉興祖回京城，王奂擔心言辭與實情相背離，就擅自將劉興祖殺了。皇上大怒，派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去收捕王奂，又另外下詔梁州刺史曹武從江陵步行出兵襄陽。王奂的兒子王彪凶殘愚昧，常干預當時的政事，士人和庶民都切齒痛恨他。當時吕文顯用漆匣裝着箜篌放在船中，於是欺騙王彪説，“朝廷使者封刀斬王彪”。及至曹道剛、曹武、吕文顯全部到達，衆力已盛，又懼怕漆匣之言，王彪於是打算關閉城門抗拒朝廷的命令。長史殷叡，是王奂的女婿，他勸阻説：“現在打開城門，身穿白色服裝迎接朝廷使者，祇不過被用檻車送回朝廷，丢官免爵罷了。”王彪固執不聽，殷叡又勸道：“應派典籤從小路送書函去自我申述，這樣也不用擔心不被寬宥。”王彪於是命令殷叡起草書函，派典籤陳道齊出城，陳道齊一出城就被吕文顯抓獲了。殷叡再次勸道：“忠臣不背叛國家，勇者不逃避死亡，百代門第，應該考慮以後的出路，有什麽比得上服毒自殺，保全身首，如果這樣，那名譽地位就都能保全，殷叡請求捨命先死。”王彪還是不聽。王奂的門生鄭羽叩頭上啓王奂，請求出城迎接朝廷使者，王奂説：“我不作賊，想先派人上奏替自己申辯，祇是擔心曹、吕這些小人欺壓我，所以暫且閉門自守。”王彪於是出戰，因失敗而逃回來。後來當地人起義，攻打州城的西門，王彪登上城門抵抗，把他們打退了。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在城中起兵攻打王奂，王奂聽到士兵攻進來了，跪拜敬佛，還没來得及起來，就被軍人斬殺了，王彪以及弟王爽、王弼、殷叡都被殺。王奂的長子太子中庶子王融，王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王琛，在京城被斬首棄市，餘下的孫子都得到原宥。王琛的弟弟王肅、王秉一同投奔了魏，後來抓獲了黄瑶起，將他割成碎塊吃了。王奂弟弟王伷的女兒是長沙王蕭晃的妃子，因所生男女都是長子長女，加上王奂已經出繼，朝廷特准不須離絶。

奂既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爲奂參軍，躬爲殯斂，經理

王奂被殺之後，舊友没有敢上前的，惟有汝南許明達原先任王奂的參軍，親自替王奂入殮停

甚厚，當時高其節。奐弟份。

柩，喪事辦得很隆重，當時的人贊揚他品格高尚。王奐的弟弟王份。

王份 王琳 王銓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奐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

王份字季文。出仕宋官任始安內史。袁粲被誅之後，親戚舊友没有敢去探視的，王份獨自一人前去致哀，因這事而顯名。多次升遷任大司農。王奐被殺之後，他的兒子王肅逃奔魏，王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寬宥了他。王肅多次帶領魏人來到邊境，王份曾因故陪坐，武帝對他説："近來有北來的消息没有?"王份改變臉色回答説："王肅既已近忘墳柏，難道會遠憶有臣。"武帝亦因此諒解他。王份後官任秘書監。出仕梁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

武帝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

武帝曾在宴席上問衆臣説："朕是富有還是一無所有?"王份回答説："陛下順應萬物的變化是有，體悟最根本的道理是無。"武帝稱贊他説得好。王份後來多次升任尚書左僕射。歷任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監丹陽尹。後去世，謚號叫胡子。

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并知名。

長子名王琳，字孝璋，官任司徒左長史。王琳在齊代時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爲妻，生有子女九個，都有名氣。

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王琳的長子名王銓，字公衡，風度儀表俊美，善於言談，娶武帝之女永嘉公主爲妻，拜任駙馬都尉。王銓雖然學業不及弟弟王錫，但他的孝行和弟弟一樣，當時的人認爲銓、錫二王，可謂是玉昆金友。母親義興長公主患病，王銓因悲傷容貌身體瘦損得人們都再也認不出來了。到母死守喪，王銓哭泣無常，因此患了氣疾。官任侍中、丹陽尹。在衛尉卿任上去世。子名王溥，字伯淮，娶簡文帝之女餘姚公主爲妻。

王錫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爲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秘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宫，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

王銓之弟王錫字公嘏，年幼時就機敏聰慧，和兄弟們一同從師學習，到了應該休息的時候，他常常獨自留下來不走，精力不倦，結果損傷了右眼。王錫十二歲成爲國子學的學生，十四歲因高潔淳美得到舉薦，任秘書郎，兩次遷任太子洗馬。當時昭明太子還年幼，武帝下敕王錫與秘書郎張纘，要他們入宫，不限天數。王錫與太子交

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

游親昵，兼具師生、朋友之情。武帝又敕令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任學士，十個人全是被選出的一世的傑出人才。王錫因爲是親戚，封永安侯。

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嘆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

普通初年，魏開始來聯合講和，派劉善明來通問修好，皇上敕令中書舍人朱异接待。劉善明是彭城以前的大家族，氣概風度很不凡，憑仗他的才能氣概，酒喝到痛快時對朱异説："你們國家像中書這樣精通辯論之學的人有幾個?"朱异回答説："我能被派來款待你的原因，是因爲我分管這一部門，如果按照有才善辯來推舉人選，那就不容許派我來。"劉善明這纔説："王錫、張纘，是北邊所聽説的名人，怎麽樣纔能見到?"朱异詳細地向皇上禀報這事，皇上下敕立即在南苑設宴，席上祇有王錫、張纘、朱异和劉善明四個人而已。劉善明入席後，遍論經書史籍，同時藉機進行嘲笑。王錫、張纘隨方就便，靈活應對，没有一點需要决斷的疑事，劉善明很爲嘆服。後來劉善明告訴朱异説："一天見到王、張兩位賢才，的確與我心目中所期待的相副，如果没有這樣的君子，怎麽能够治理好國家。"退宴的那天，下敕要身邊的徐僧權跟在王錫他們的座位後，王錫他們一説話就記録下來。

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凊，隔簾趨侍。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王錫後多次升任吏部郎中，當時他年僅二十四歲。王錫告訴親友説："我因是外戚而受到當世的賞識，加上近來羸弱生病，衆多的政務難以處理好，我怎麽能够捨棄自己所喜好的而捨身去追求自己無法做到的。"於是假托有病不拜任。從此辭謝官府衙役，拒絶賓客，閉門深思，家中冷落凄清。衆兒子冬天爲他御寒，夏天爲他避暑，隔着門簾趨侍倚望，照顧得無微不至。義興長公主於是命令人鑿通墻壁，派兒子王涉、王湜照看他。王錫後去世，終年三十六歲，追贈侍中，謚號貞子。王錫之弟王僉。

王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毁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内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内史，在郡義興主

王僉字公會，八歲遭逢父親喪事，哀傷損身，超過常禮。初始補任國子生，祭酒袁昂稱贊他通情達理。多次升任始興内史，因爲親生母守喪，堅决辭讓不拜。後又任南康内史，在任上義

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宫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僉弟通。

興長公主薨，詔起用他重任南康内史。後任太子中庶子，掌東宫管記。去世，追贈侍中。元帝下詔説：賢能却不誇耀叫做恭，追贈王僉的謚號爲恭子。王僉之弟王通。

王通

通字公達，仕梁爲黄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爲尚書右僕射。陳武帝受禪，遷左僕射。太建元年，爲左光禄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禄、佐史、扶并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勱。

王通字公達，出仕梁朝任黄門侍郎。梁敬帝秉承君王之制命，用王通任尚書右僕射。陳武帝受禪即位，王通遷任左僕射。太建元年，任左光禄大夫。六年，加授特進，侍中、將軍、光禄、佐史、賜給攙扶之人的待遇全都照舊。未及拜任就去世了，謚號成。弟王勱。

王勱

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爲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蕃。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别，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爲太子洗馬。後爲南徐州别駕從事史。

王勱字公齊，風度儀容俊美，廣泛涉獵經書史籍，爲人恬然清簡，不曾拿利欲來擾亂自己的心懷。出仕梁任輕車河東王功曹史。河東王出鎮京口，王勱將跟隨前去藩地。范陽張纘當時主管選舉人才職官，王勱來向他話别，張纘嘉許王勱的風采，便説："以王生的才能和門地，難道能游宦於京都之外的州郡官署嗎?"於是上奏王勱任太子洗馬。王勱後任南徐州别駕從事史。

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敕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大同末年，梁武帝祭拜祖墳，道經朱方，王勱照例迎候，敕令他跟在輦旁。所經過的山川，梁武帝没有不向他請問的，王勱根據具體情况應答，全都含有典故。又跟隨梁武帝登北顧樓賦詩，王勱的詩辭清義正，深受武帝稱許。

時河東王爲廣州刺史，乃以勱爲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爲給事黄門侍郎。

當時河東王任廣州刺史，便用王勱任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河東王到達嶺南後，大肆侵掠，因懼怕治罪而假稱有病，丢下州事回朝廷，王勱代理州府事。越中富饒肥沃，前後守宰，一概多貪婪放縱，王勱獨自以清白著名。後入朝任給事黄門侍郎。

侯景之亂，奔江陵，歷位晋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爲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

侯景作亂時，王勱投奔江陵，歷任晋陵太守。當時正是戰亂饑荒之後，郡中衰敗，王勱爲政清廉簡要，官吏百姓感到便利安全。王勱被徵入朝廷任侍中，遷任五兵尚書。

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

恰逢魏軍到達，元帝徵召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朝救援，用王勱監理湘州。魏削平江陵，敬帝秉承君王的制命，用王勱任中書令，加授侍中。王勱歷任陳武帝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

中、中書令并如故。

書令的官職一并照舊。

及蕭勃平，以勱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携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

蕭勃被平定後，以王勱任廣州刺史。還没赴任，改任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游地區，衡州、廣州必不齊心，王勱無法赴任，滯留在大庾嶺。

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爲晋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德，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温子。勱弟質。

太建元年，王勱多次升任尚書右僕射。當時東部地區發大水，用王勱任晋陵太守。王勱在郡中很有威望廣施仁政，郡中百姓上表請求立碑，頌揚王勱的政德，皇上下詔同意。徵王勱入朝廷任中書監，再次除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去世，謚號温子。王勱的弟弟王質。

王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

王質字子貞，從小慷慨，涉獵經史典籍。在梁代，他因是武帝的外甥，被封爲甲口亭侯。官任太子中舍人、庶子。

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爲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吴州刺史，領鄱陽内史。

侯景渡過長江時，王質率領步兵和騎兵停宿在宣陽門外。侯景的軍隊打到京都，王質不戰而敗，扮成僧人，躲藏在民間。京城淪陷後，王質向西投奔荆州。元帝秉承君王的制命後，王質歷任侍中，吴州刺史，領鄱陽内史。

魏平荆州，侯瑱鎮盆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爲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魏削平荆州後，侯瑱鎮守盆城，與王質不和，王質率領自己帶的兵依附於留異。陳永定二年，武帝命令王質率領自己的部下隨從都督周文育討伐王琳。王質和王琳向來友善，有人向武帝誣陷王質，説他在軍隊裏暗中通信與人勾結，武帝命令周文育殺王質，周文育上奏解救，王質獲免。文帝繼位，用王質任五兵尚書。宣帝輔佐朝政時，王質任司徒左長史。因聚賭獲罪，被免職。後任都官尚書。去世，謚號安子。弟王固。

王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尹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户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

王固字子堅，自幼清正，頗涉獵文史。梁代時王固因是武帝的外甥，被封爲莫口亭侯。官任丹陽尹丞。梁元帝秉承君王的制命，用王固任相國户曹屬，主掌管記。不久王固出使魏，魏人因他是梁氏外戚，待他很厚。

承聖元年，爲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吴郡。文帝以固清静，且欲申以

承聖元年，王固任太子中庶子，遷任尋陽太守。魏攻取荆州後，王固前去鄱陽，跟隨兄王質越過東嶺，寄居信安縣。陳永定年間，移居吴郡。文帝因王固爲人清静，還想跟他結親。天嘉

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

年間，歷任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文帝以王固的女兒爲皇太子妃，對待他的禮節極爲厚重。

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奶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泄，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

廢帝即位後，除授王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帝輔佐朝政時，王固因是廢帝的外戚，乳母常出入宫禁中，頗泄露密旨，這事被發覺後，同黨都被斬殺了，宣帝因王固本來就没有兵權，并且生活清净樸素，所以衹免除他擔任的官職，禁止他以後再任職。太建年間，王固在太常卿任上去世，謚號恭子。

固清虚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王固清净虚無少私欲，守喪以孝著稱。又信仰佛法。及至爲親生母守喪，就終生蔬食，夜晚坐禪，白天誦讀佛經。王固曾受命出使魏，在魏君大宴群臣的時候，他請求停止殺一隻羊。那羊在王固的面前跪拜。魏君又在昆明池設宴，魏人因爲南方人愛吃魚，大肆下網捕魚，王固用佛法詛咒這一行動，結果一條魚也没有捕到。子名叫王寬，官任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焉。奉光、奉叔，并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爲優矣。瑩印章六毁，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立譽，芳聲藉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并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奂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論曰：王誕向有名望輩分，却一再遭遇艱險，他最終能得到皇上皇后的寵信，大概是因爲恰逢其時吧。王瑩、王亮，一并能在齊代任職，但王亮能自我保持堅貞的品質，原本就是優秀的。王瑩六次鑄印而龜六次毁壞，難道是鬼神妒忌他盈滿嗎？王彧幼年就樹立了聲譽，美名遠揚，榮華富貴的獲得，不是由權勢帶來的。假使在泰始年間，王彧不是外戚，與袁粲諸公能并駕齊驅，那麽傾覆的災患，也許可以避免。庾亮的辭讓中書令之職，用意與此相同。王奂有個愚頑的兒子，結果自招誅滅。王份子孫昌繁，尤其增添了家族的吉祥之氣，太好了啊。

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四

王裕之（孫）秀之 延之 阮韜（延之子）綸之（曾孫）峻（峻子）琮
王鎮之（弟）弘之（弘之孫）晏（晏從弟）思遠　王韶之　王悦之
王准之（曾孫）清（清子）猛（准之從弟）逡之 珪之（族子）素

王裕之　王恢之

王裕之字敬弘，晉驃騎將軍廙之曾孫，司州刺史胡之之孫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父茂之字興元，晉陵太守。

王裕之字敬弘，是晉朝驃騎將軍王廙的曾孫，司州刺史胡之的孫子。名和宋武帝的名諱相同，所以以表字行世。父親茂之字興元，官至晉陵太守。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静，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荆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過己，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并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宴。

敬弘年輕時有高尚的節操，從家中徵召出來任本藩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格恬淡安静，喜愛山水，請求任天門太守。到了郡中，妻弟荆州刺史桓玄派遣使者邀約他前往自己住處，敬弘到達巴陵，對别人説："靈寶衹是想見他的姐姐，我不能做桓氏招贅的女婿。"於是派遣另外的船隻送妻子前往江陵，滿了一年也不迎接。山野之郡没有多少事，敬弘恣意游樂，心中十分喜好。後來任南平太守，離職，住在作唐縣境内。桓玄輔政以及篡位，屢次徵召不到建康。宋武帝任用他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的諮議參軍。當時府中主簿宗協也有高雅的志趣，道規都以職責外的事情相期待。曾經一起暢飲，敬弘因喝醉失去禮節，爲州府官員所報告，道規就再引進來，延續起初的飲宴。

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

永初年間，屢經升遷任吏部尚書，敬弘每受召請，就恭敬侍奉，到職後應退讓，隨即解除官職。武帝嘉許他的志向，不隨意違背。授任廬陵王師，加授散騎常侍。自述没有德行，不能給好的親王做榜樣，堅决推讓不受任。

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

元嘉三年，擔任尚書僕射，官署文書，開始

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雖加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

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順帝昇明三年，追謚文貞公。

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棋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文帝嘗問爲政得失，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紋袴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爲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求息。"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并見許。

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

不知怎樣閲讀。曾經參與聽理訴訟，皇帝詢問有疑難的案件，敬弘不回答。皇帝變臉質問左右的人："爲什麽不把訊問文件送僕射一份?"敬弘説："臣下得到訊問文件閲讀，衹是不理解。"皇帝很不高興。雖然對敬弘施以禮敬，也不把當時事務交付給他。六年，升尚書令，堅决推讓，上奏表回到東部。皇帝不能改變他的主意。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予親信三十人。等到回東部，皇帝前往冶亭爲他餞行。

十二年，徵召爲太子少傅，敬弘前往都城上奏表堅决推讓不受任，回到東部，皇帝當時患病，勉强支撑會見他。十六年，任命他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照舊。敬弘又前往都城上奏表推辭，最終不受任而回到東部。二十三年，重申先前的任命，又推辭。第二年，在餘杭的舍亭山逝世，這年八十八歲。順帝昇明三年，追謚爲文貞公。

敬弘身材矮小而起身落坐端莊方正，桓玄稱他爲"彈棋發八勢"。所居住的舍亭山，樹林流水環繞四周，極盡登高望遠的美妙，所以當時人稱他爲王東山。文帝曾經詢問政事得失，敬弘回答説："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論。"皇帝稱道他的話。身邊曾經使用兩個老婦人，戴着五條辮子，穿着青紋的套褲和上衣，用朱紅色面粉修飾。女兒嫁給尚書僕射何尚之的弟弟述之。敬弘曾前往何家看望女兒，遇到尚之不在家，便留在他的内室睡覺。不久尚之返回，敬弘派兩個婦人守門，不准尚之進去，説"天氣正熱不便相見，您可暫且離開。"尚之於是搬到其他的房舍中。皇帝將爲廬陵王娶敬弘的女兒，敬弘推辭説："臣下的女兒年紀小，已經許配孔淳之的兒子。"兒子恢之被徵召爲秘書郎，敬弘爲他求取奉朝請，給恢之寫信説："秘書郎有限額所以有競争，奉朝請没有限額所以没有競争，我想使你處在不競争的地位。"文帝嘉許敬弘的做法，都准許了。

敬弘見兒孫，一年中不過一兩次，見面就約定時間。不曾教子孫讀書，各隨他們的興趣。有人詢問這件事，敬弘回答説："丹朱不應缺乏教育，甯越没聽説受過責打。"恢之擔任新安太守，

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恢之弟瓚之，位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貞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瓚之子秀之。

王秀之

秀之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爲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仕齊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

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羡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勖以静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嘆曰："仲祖之識，見於已多。"便無復仕進，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

曾經請假探親。敬弘約定時間見他，到了時間却未見。假期將結束，恢之請求告辭，敬弘呼喚他上前到内室，又不見。恢之衹好在門外叩頭告辭流着眼淚而離去。

恢之的弟弟瓚之，擔任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貞子。瓚之的弟弟昇之，擔任都官尚書。瓚之的兒子秀之。

秀之字伯奮，年幼時，祖父敬弘喜愛他的風采。在宋爲官任太子舍人。父親去世，在墓旁搭蓋草房，服喪期滿，恢復原職。吏部尚書褚彥回想和他結親，秀之不答應，因此接連任兩府外兵參軍。後來任晉平太守，一年後請求返回，有人詢問緣故，秀之回答說："這個郡土地肥沃，珍寶每日到來，人所貪求的是財物，財物出現禍患就隨之而來，有智慧的人不貪求財物，也不追逐禍患。我居住山野的資本已經充足，豈能長久留下，妨礙賢人的道路。"於是上奏表請求替代。當時人以爲王晉平是恐懼富足請求歸來。

出仕齊國任豫章王蕭嶷的驃騎長史。蕭嶷在荆州建立學校，委任秀之兼儒林祭酒。武帝即位，屢經升遷任侍中祭酒，改任都官尚書。

秀之的祖父敬弘性格堅貞正直，徐羡之、傅亮當權，不同他們來往。等到退休隱居吳興，給秀之的父親瓚之寫信，深切地以恬静退讓勉勵他。瓚之任五兵尚書，不曾一次前往朝中權貴家中。江湛對何偃説："王瓚之現在就是朝中隱士。"等到柳元景、顔師伯顯貴，瓚之終究不探望他們。到秀之任尚書，又不同王儉結交。三代不侍奉當權的顯要人物，當時人稱道他們。改任侍中，兼射聲校尉。

出朝任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後來任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前任各王的長史、行事，便嘆息説："仲祖的見識，表現得已够多了。"便不再爲官，衹經營舍亭山的住宅，有在這裏度過一生的志向。等到授任吳興郡太守，是隱居的好地方，心中樂意擔任。到郡中修復舊山，遷移車馬等物資。隆昌元年去世，遺囑説

"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官服不能放入棺材，祭祀用果酒肉乾而已。世人用奴僕侍妾守靈協助哭喪，當是由於喪葬的主人不能淳厚周至，想用衆多的聲音加以擾亂。如果魂魄有靈驗，我將在地下嘲笑他"。謚號爲簡子。

王延之 阮韜 王綸之 王昕

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彦回以啓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

延之字希季，是昇之的兒子。年輕時沉靜緘默，不同外人交往。在宋爲官任司徒左長史。清寒貧苦，住處漏雨，褚彦回將情況報告給宋明帝，當即下令材官爲延之修建三間房屋。歷任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

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

宋國國運衰微，齊高帝輔佐朝政，朝野的人心，各懷着不同打算。延之和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歸附。當時人編出諺語說："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因此喜愛他。昇明三年，出朝任江州刺史，加授都督。齊建元元年，升官號爲鎮南將軍。

延之與金紫光禄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將軍劉湛外甥，并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晋金紫光禄大夫裕玄孫也。爲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并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至始興王師，卒。

延之和金紫光禄大夫阮韜都是宋國領軍將軍劉湛的外甥，都很早有名聲，劉湛十分喜愛阮韜，說："阮韜今後將爲第一，延之在其次。"延之很不服氣。每次贈送物品到都城，阮韜和朝廷官員是同一標準，高帝聽說後，給延之寫信說："阮韜說你不曾有區别的意思，應當是劉家評論的緣故吧。"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是晋朝金紫光禄大夫阮裕的玄孫。擔任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違反規定索取費用，阮韜說："這是朝廷的職位。"堅持不給。宋孝武帝選拔侍中四人，都是憑風度相貌，王彧、謝莊爲一對，阮韜和何偃爲一對。時常充任兼職，官至始興王師，去世。

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欲，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禄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内，未嘗出户，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事，從容談咏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卒謚簡子。

延之處身簡約樸素，清靜少欲望，凡所任官職，一心不擾亂民衆。在江州，俸禄之外全不收取。獨住房内，不曾出門，官吏民衆難得見到他，即使子弟也不敢隨意上前。經常會見親戚朋友，不曾說政事，輕鬆談論咏詩而已。後來擔任尚書左僕射，不久兼任竟陵王師，去世後謚號爲簡子。

子綸之，字元章。爲安成王記室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司徒袁

兒子綸之，字元章。擔任安成王記室參軍，集會時悠然自得，退下來位居僚屬末列。司徒袁

粲聞而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爲重。"貴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爲高，自綸之始也。齊永明中，歷位侍中，出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寬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琅邪城，綸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敬弘至綸之，并方嚴，皆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

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以憂卒。

粲聽説後嘆息説："額外的官員，現在就貴重了。"貴族子弟擔任這個職位，以不掌管文書記録爲清高，是從綸之開始的。齊朝永明年間，歷任侍中，出朝任豫章太守。到任後祭祀徐孺子、許子將的墳墓，繪陳蕃、華歆、謝鯤的畫像在郡朝堂。行政寬和簡約，被稱爲優秀太守。武帝前往琅邪城，綸之和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因不參見迎候獲罪，被有關官員舉奏免官。後來擔任侍中、都官尚書，去世。從敬弘到綸之，都端莊嚴肅，都約定時間纔見子孫，大概是家族風尚。

綸之的兒子王昕，有學業品行，爲父親服喪超過禮儀規定。謝瀹想派人參加喪事，孔珪説："哪裏需要參與，這豈有保全的道理?"王昕因憂傷去世。

王峻　王琮

峻字茂遠，秀之子也。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内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悦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

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吴興郡，平心不畏强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卒，謚惠子。

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婭爲門户耳。"

王峻字茂遠，是秀之的兒子。年輕時風度美觀，舉止優雅。在齊爲官任桂陽内史。梁朝天監初年，擔任中書侍郎。武帝很喜愛他的風度，和陳郡人謝覽一同被賞識擢升。屢經升遷任侍中，吏部尚書。選拔官吏很受贊譽。

王峻性格安詳雅致，没有趨利競争的心意，曾和謝覽約定，官職到了侍中，不再謀求晋升。謝覽從吏部尚書任上出朝任吴興郡太守，内心不畏懼豪强，也是由於對世宦心情淡薄的緣故。王峻擔任侍中以後，雖然没有離職，也能淡然處世，没有什麽鑽營的事。王峻調任金紫光禄大夫，没有就職，去世，謚號爲惠子。

兒子王琮爲國子監的學生，娶始興王的女兒繁昌公主爲妻。王琮愚笨，被學生們所嗤笑，於是離婚。王峻向始興王道歉，王説："這本是皇上的意思，我極不願意這樣。"王峻説："下官的曾祖是謝仁祖的外孫，也不憑藉殿下的婚姻來確立門户。"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晋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爲剡、上虞令，并有能名。桓玄輔

王鎮之字伯重，是晋朝司州刺史胡之的侄孫、裕之的堂弟。祖父耆之，擔任中書郎，父親隨之，擔任上虞令。鎮之擔任剡縣、上虞令，都有能幹的名聲。桓玄輔佐晋朝，任用他爲大將軍

晋，以爲大將軍録事參軍。時三吴饑荒，遣鎮之銜命賑恤，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

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吴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禄，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録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

録事參軍。當時三吴發生饑荒，派遣鎮之奉命賑濟撫恤，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行符命，鎮之據事實糾舉上奏。王愉的兒子王綏，是桓玄的外甥，當時權勢顯赫，鎮之爲他所排擠抑止。鎮之因母親年老請求授予安成太守，由於母親去世離職。在任清廉，妻子兒女無法返回，於是拋棄家庭送喪回到上虞舊墓地。安葬完畢，爲兒子標之謀求安復令，隨兒子上任。服喪期滿，擔任征西府道規的司馬、南平太守。後來擔任御史中丞，執法公正不屈不撓，百官畏懼他。

出朝任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授都督。宋武帝對别人説："鎮之年輕時有清廉的政績，必將繼承吴隱的美好業績，嶺南的陋習，不如此不能安寧。"在鎮所不領取俸禄，超脱不營求，離職的時候，同剛到時没有差異。武帝初建相國府，鎮之擔任諮議參軍，兼録事參軍。善於行政，嚴厲而不殘酷。升宋臺祠部尚書。武帝即位，鎮之死於宣訓衛尉任上。弟弟弘之。

王弘之 王曇生

弘之字方平，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并貴重之。仕晋爲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桓玄輔晋，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别，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母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

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爲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

弘之字方平，小時候孤單貧窮，爲外祖父徵士何準所撫養，堂叔獻之以及太原人王恭都器重他。在晋爲官任司徒主簿。家中貧窮，性格喜好山水，請求擔任烏傷令。桓玄輔佐晋朝，桓謙委任弘之爲衛軍參軍。當時殷仲文回姑孰，送行的人遍及朝廷，桓謙邀約弘之一同走，弘之回答説："凡是送别餞行，一定是有交情的人，下官和殷氏風馬牛不相及，没有機緣隨從侍奉。"桓謙看重他的話。母親跟隨哥哥鎮之到安成郡，弘之離職一同出行。義熙年間，何無忌和宋武帝徵召，全不應召。

家住在會稽郡上虞縣，堂兄敬弘擔任吏部尚書，奏請弘之爲太子庶子，不就任。文帝即位，敬弘擔任尚書左僕射，陳述弘之高尚的品行，徵召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任。敬弘曾經解下貂皮衣服給弘之，弘之就穿上貂皮衣服采集藥草。性格愛好釣魚，上虞江有個地方叫三石頭，弘之經常在這裏垂釣。經過的人不認識他，有人問漁師釣到魚後賣不賣？弘之説："本來也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築室。謝靈運、顔延之并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逾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遣一个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釣不到魚，釣到了也不賣。"天黑後，裝魚進上虞城郭，經過親戚朋友門口，各將一兩條魚放到門内後而離去。始寧的沃川有美好的山水，弘之又依托山岩建房舍。謝靈運、顔延之都對他欽佩敬重。靈運給廬陵王義真寫信説："會稽境内山水豐富，所以江左隱居之士，大多居住在會稽。比如王弘之决意歸家耕種，超過幾十年，孔淳之隱居幽深的山谷，從開始到現在。阮萬齡辭職歸隱，繼承先人之事，既遠同於伏羲、唐堯，也激勵貪婪争逐者。如果派遣一位使者慰問，真可以説是千載盛事。"

弘之元嘉四年卒，顔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善，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托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弘之在元嘉四年去世，顔延之想給他作誄文，給他的兒子曇生寫信説："您家大人高於世俗的美好，有見識的人歸向敬重，我粗通文墨，應該叙述，何况我仰慕流風餘韵，私下以叙述德行爲職責，祇遺憾文筆淺拙不足以寫出美德。"誄文最終没寫成。

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爲吴興太守。明帝初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曇生喜好文章，以謙遜和順受到稱贊，歷任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帝末年，擔任吴興太守。明帝剛興起，曇生和四方一同反叛，戰敗投降，被寬恕，任中散大夫時去世。

阮萬齡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禄大夫。父寧，黄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户尚書，太常。出爲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卒。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父思曠，官至左光禄大夫。父親阮寧，官至黄門侍郎。萬齡年輕時知名，擔任孟昶的建威長史。當時袁豹、江夷相繼擔任孟昶的司馬，當時人説孟昶府中有三位清廉聲望的人。萬齡家住在會稽郡剡縣，很有歸隱的心思，擔任左户尚書，太常。出朝任湘州刺史，没有政績。後來擔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去世。

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

曇生的弟弟普曜，擔任秘書監。普曜的兒子王晏。

王晏

晏字休默，一字士彦。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晋熙王燮安西板晏主簿，時齊武帝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爲記室。沈攸之事難，隨武帝鎮盆城。齊高帝時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彦。在宋爲官，起初爲建安國左常侍，逐漸升到車騎府僚屬，晋熙王劉燮安西府任用王晏爲主簿，當時齊武帝任長史，和王晏相交往。府改爲鎮西府，任用王晏爲記室參軍。沈攸之起事發難，王晏跟隨武帝鎮守盆城。齊高帝當時聲威權勢雖然大，而衆人的心

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性甚便僻，漸見親待，常參議機密。

還有疑慮，王晏便一心侍奉，軍隊文書都受托付。性格很善於逢迎諂媚，逐漸受到親近厚待，時常參與議論機密事務。

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疏。武帝即位，爲長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

建元初年，擔任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中事務，多不上奏，王晏擔心牽連獲罪，托稱有病以自行疏遠。武帝即位，王晏擔任長兼侍中，情感和重用如同往日。升侍中祭酒。遇母親逝世，服喪期未滿召任司徒左長史。王晏的父親普曜仗恃王晏的權勢，多任顯要職位。普曜去世，王晏服喪有禮節。

永明六年，爲丹陽尹。晏位任親重，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責，連稱疾。久之，轉爲江州刺史，泣不願出，留爲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

永明六年，擔任丹陽尹。王晏地位親近職位權重，自豫章王蕭嶷、尚書令王儉以下官員都抑制心志同他交往，然而王晏經常因疏漏受到斥責，接連托稱有病。很久以後，改任江州刺史，王晏哭泣不願外出，留下來擔任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究因爲舊日恩情受到寵信。

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

當時尚書令王儉雖然尊貴而被疏遠，王晏掌管官吏任免後，在臺閣按自己意圖行事，同王儉很不和。王儉去世，禮官想依照王導的謚號定爲“文獻”，王晏啓奏皇帝説：“王導纔能得到這個謚號，不過宋代以來不加授給普通氏族。”對親近的人説：“光頭御史的事情已經做了。”十一年，擔任右僕射，兼太孫右衛率。

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决，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

武帝逝世，遺令把尚書省事務交付給王晏和徐孝嗣。鬱林王即位，王晏改任左僕射。等到明帝謀劃廢立，王晏馬上響應推舉，改任尚書令，封曲江縣侯，賜給鼓吹一部，可帶兵士五十人入殿堂。當時明帝勢力已經遍布，而無人敢先説話，蕭諶兄弟掌握兵權，猶豫不决，王晏接連三個夜晚秘密步行到蕭諶那裏商議，當時人以此窺測局勢。明帝和王晏在東府談到當時事務，王晏拍掌説：“公常説王晏膽怯，現在到底怎麽樣？”建武元年，升軍號爲驃騎大將軍，賜給班劍二十人，又增加兵士一百人，兼太子少傅，升爵位爲公。因魏國軍隊出動，配給兵士一千人。

晏篤於親舊，爲時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詔三

王晏對親戚朋友真誠，爲當時所稱道，到這時自以爲輔佐帝王除舊布新，言談中時常指責武帝時政事，衆人開始感到奇怪。明帝雖然因事變之際需要王晏，而心中懷疑排斥，檢索武帝詔

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録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爲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其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

書，得到給王晏親筆詔書三百多頁，都是討論國家事務的。永明年間，武帝想用明帝代替王晏掌管官吏任免，王晏啓奏説：“蕭鸞清廉幹練有餘，但不熟悉天下士族，恐怕不能居於這一職位。”於是作罷。等到見到這個詔書，更加猜疑疏遠王晏。皇帝剛即位，始安王遥光就勸説誅殺王晏，皇帝説：“王晏對我有功，而且没有罪。”遥光説：“王晏爲武帝還不能盡力，怎能爲陛下盡力？”皇帝沉默不言變了臉色。當時皇帝經常派遣心腹陳世範等人到街巷中收集傳言，因此把王晏的事放在心上。王晏性格浮躁，欲望没有滿足，自以爲早晚應開府。又盼望總領尚書事務，經常對别人説：“徐公應做尚書令。”又和徐孝嗣的詩説：“三公次第當調任。”王晏的名聲地位在徐孝嗣之前，徐孝嗣如果爲三公，則王晏不言自明，有人因此譏笑他。

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疏，中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内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决，内外要職，并用周旋門義，每與上争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疑晏欲反，遂有誅晏意。有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言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獸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景儁言益見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虚器，并令收付廷尉。

王晏的名望不高，又和皇帝一向疏遠，中興初年，皇帝雖因權宜之計任用他，而内心猜疑隔閡，王晏没有防範的心意。處於尚書省長官地位後，事情多自作主張，内外重要職位，都用朋友和門徒，經常和皇帝争辯用人。多次召唤相面的人給自己看相，説將要大貴。和客人談話，喜好屏退他人。皇帝聽説後，懷疑王晏想反叛，於是産生誅殺王晏的意圖。有個叫鮮于文粲的人和王晏的兒子德元來往，秘密探聽朝廷的旨意，告發王晏有異心。另外皇帝左右的人單景儁、陳世範等收集男巫女巫的話啓奏皇帝，説王晏懷有二心。當時祭祀南郊皇帝應親自侍奉，景儁等人説王晏要趁這個機會和武帝舊日的主帥在途中暗中發難。遇上野獸衝犯祭壇，皇帝更加畏懼，祭祀前一天，皇帝就停止出行，先告知王晏和徐孝嗣，孝嗣奉行旨意，而王晏陳述祭祀事情重大，一定要勉力前往。景儁的話更被相信，元旦集會完畢，於是召見王晏在華林省誅殺了他。下詔宣揚王晏的罪行，説是因河東王蕭鉉見識淺薄，王晏想使蕭鉉名義上占有帝位，并下令逮捕蕭鉉交付廷尉。

晏之爲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

王晏擔任員外郎時，父親普曜房前的柏樹忽然變成梧桐，評論的人以爲梧桐雖然有栖息鳳凰

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摇動，蔌蔌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

的美好，而失去了堅貞的氣節。等到王晏失敗，果然如此。另外未失敗前，看屋上椽子全是大蛇，近處去看還是木頭。王晏厭惡這種現象，就用紙裹住椽子，還是在紙中摇動，有簌簌的聲音。又在北山廟酬謝神靈夜晚返回，王晏喝醉了，部衆也喝了酒，儀仗錯亂，前後十多里中，不再有禁令限制。有見識的人説不再長久了。没過多久而王晏被殺。

王德元

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并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

王晏的兒子德元，有志向，擔任車騎長史。德元起初名爲湛，武帝説："劉湛、江湛，都没有好下場，這不是好名。"王晏於是爲他改名，到這時被誅殺。

王詡

晏弟詡，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詡亦篤舊。後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

王晏的弟弟王詡，擔任少府卿。詔令不到黄門郎，不得畜養女藝人，王詡和射聲校尉陰玄智因畜養女藝人免除官職，禁止十年不能爲官。詔令特地寬恕王詡。王詡也對朋友真誠。後來被任命爲廣州刺史。王晏被殺後，皇帝派人殺死王詡。

王思遠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并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

思遠，是王晏的堂弟。父親羅雲，官至平西長史。思遠八歲時父親去世，祖父弘之和外祖父新安太守羊敬元都隱居有高遠的情操，所以思遠年輕時没有仕進的心意。宋建平王景素徵用爲南徐州主簿，很受禮敬厚待。景素被殺，左右的人逃散，思遠親自料理出殯安葬，親手栽種松柏，和廬江人何昌寓、沛郡人劉璡上奏表爲景素申訴，事情感動朝廷。景素的女兒被廢黜爲平民，思遠分出衣食資助她。年歲長大，爲她備齊頭飾等物品，尋求合適門户，盡其所有置辦嫁妝。

齊建元初，歷竟陵王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并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

齊建元初年，歷任竟陵王司徒録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一向喜愛士人，都蒙受賞賜接待。思遠請求出朝到遠郡任職，授任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去世，思遠兄弟情誼深厚，上奏表請求解職，不批准。到周年祭祀時又堅決地陳請，武帝纔准許。隨之授任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令推舉士人，竟陵王子良推

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吴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爲吴郡，除思遠爲吴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并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

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爲尚書令，不欲并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内外要職，并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内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 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然不答。思遠退後，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

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從横，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

上既誅晏，思遠遷爲侍中，掌優

薦思遠和吴郡人顧暠之、陳郡人殷叡。當時邵陵王子貞任吴郡太守，授任思遠爲吴郡丞，以本身官職代行郡中事務，評論者以爲得到合適人選。後來被任命爲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貪污，思遠依照事實彈劾舉奏，明帝和思遠的堂兄王晏、昭略的叔父文季都請求停止追究，思遠不聽從，照舊查訊事實。

建武年間，升吏部郎。思遠因王晏任尚書令，不想都居於内臺當權的職位，上奏表堅決推讓，於是改授司徒左長史。起初明帝廢立的時刻，思遠對王晏說："兄長受到武帝深厚的恩情，現在忽然贊助别人這樣的事情，别人或許可因權宜之計需要你，不知道兄長將如何處世。到這種地步自行了斷，還可以保全家族，不失後世的名聲。"王晏說："正喝稀粥，没有空閑想這事。"等到被任命爲驃騎大將軍，會見子弟，對思遠的哥哥思徵說："隆昌末年，老弟勸我自殺，如果聽了他的話，哪裏還有今天?"思遠馬上回應說："如老弟所見，現在還不算晚。"王晏不能謙遜退讓，地位處於尚書省之首，事情多自作主張，内外重要職位，多用門生，皇帝外表上很稱贊他，内心猜疑。思遠對他說："形勢逐漸變異，兄長察覺出來没有? 一般人多在爲自己謀出路上笨拙，而在算計别人上精巧。"王晏沉默不答話。思遠退出後，王晏纔嘆息說："天下人竟勸我自殺。"十天後，王晏遇禍。明帝後來知道思遠有這段話，對江祏說："王晏如早聽思遠的話，當不至於如此。"

思遠立身愛清潔，客人有拜訪自己的，窺知衣服污濁，就不上前，儀表楚楚，就促膝交談。雖然如此，等客人離開後，還派二人交相用掃把掃客人坐過的地方。明帝的堂弟季敞性格很豪爽放縱，派他前往思遠那裏，讓他看禮節法度。都水使者李珪之時常說："見王思遠整日端莊坐着，不隨意言談發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就回憶起丘明士。見到明士蓬着頭髮散着衣帶，整日醉酒，談吐縱横上下，冒犯公卿輔臣，便又回憶起思遠。"説的是兩人正好相反。

皇帝誅殺王晏後，思遠升爲侍中，掌管策命

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

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和起居注。去世，時年四十九歲，追贈太常，謚號爲貞子。

思遠和顧暠之友好，暠之去世後，家中貧窮，思遠迎接他的妻子兒女到家中，接濟周到備至。暠之字士明，年輕時孤苦好學，有信義，擔任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王韶之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寫。太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錄。位本國郎中令。

王韶之字休泰，是胡之的侄孫、敬弘的堂弟。祖父羨之，任鎮軍掾屬。父親偉之，年輕時有志向，當代的詔命表奏，都親手抄寫。太元、隆安年間政事，大小都加以撰録。擔任本封國的郎中令。

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爲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晋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

韶之家中貧窮愛好學習，曾經斷糧三天而手不釋卷，家裏人責備他説："窮困到這個地步，爲什麽不耕種?"韶之回答説："我經常自己耕種。"父親偉之擔任烏程令，韶之便住在縣境内。喜好史書，廣泛涉獵見識多。起初任衛將軍謝琰的行參軍，得到父親舊日書籍，便私自撰寫《晋安帝陽秋》。等到寫成，當時人認爲他適宜擔任史職，當即授任他爲著作佐郎，讓他繼續其後史事的撰寫，到義熙九年爲止。他善於叙述史事，文辭議論有水準。升尚書祠部郎。

晋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晋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鴆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黄皆其辭也。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封謬誤，免黄門，事在《謝晦傳》。

晋帝從孝武帝以來經常住在内殿，武官主書在殿中通報，以中書省官員一人掌管詔誥，住在西省，因而稱爲西省郎。傅亮、羊徽相繼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因韶之博學有文才，補任通直郎，兼西省事務，改任中書侍郎。晋安帝的逝世，是武帝派韶之和安帝左右的人秘密下毒致死的。恭帝即位，升黄門侍郎，兼著作郎，西省事務照舊。凡黄紙書寫的詔書都是出自他的手筆。武帝即位，加授驍騎將軍，黄門侍郎照舊。西省職責解除，又掌管宋朝文書。因璽書封緘失誤獲罪，免除黄門侍郎，事情記載在《謝晦傳》中。

韶之爲晋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并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出爲吴郡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相，領揚州刺史。

韶之寫作晋史，記述王珣經商，王廞作亂。王珣的兒子王弘、王廞的兒子王華都尊貴顯赫，韶之畏懼爲二人所陷害，深深地依附交結徐羨之、傅亮等人。少帝即位，升侍中。出朝任吴郡太守。羨之被殺，王弘入朝爲宰相，兼揚州刺

弘雖與韶之不絶，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稱爲良守。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後爲吴興太守，卒。撰《孝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廟歌辭，韶之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史。王弘雖然和韶之不絶交，不相識的弟弟們都不再來往。韶之在郡中，時常擔憂被王弘所糾察，日夜勤懇，政績很好，王弘也抑制私人間的怨恨，文帝對兩人都嘉許。韶之被稱爲優秀太守。徵召爲祠部尚書，加授給事中。因離郡長期收取送故錢而獲罪，免除官職。後來擔任吴興太守，去世。撰寫《孝傳》三卷，文集流行於世間。宋朝宗廟的歌辭，是韶之所創作的。兒子王曄，任臨賀太守。

王悦之

王悦之字少明，晋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

王悦之字少明，是晋朝右軍將軍羲之的曾孫。祖父獻之，官至中書令。父親靖之，擔任司徒左長史，爲劉穆之所厚待，向穆之求取侍中，不衹一次。穆之説："你如果不求取，時間一長自然得到。"最終没有得到。

悦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爲吏部郎，鄰省有會同者，遺悦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黄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忲之後，奸竊者衆，悦之按覆無所避，得奸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悦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悦之年輕時磨礪清高的節操，忠誠正直有風度。擔任吏部郎，鄰省有會合議事的，送給悦之一小碗麵餑。悦之推辭不接受，説："這些東西的費用誠然小，但是我自幼以來不願接受。"在宋明帝泰始年間擔任黄門郎、御史中丞。皇帝因他廉潔耿直，賜給五頃良田，委任爲侍中，在門下省竭心盡力。掌管檢校御史太官太醫各官署。當時承接揮霍無度之後，奸猾盗竊者很多，悦之核查没有迴避，查到很多的奸猾機巧，於是各官署一同詛咒他。悦之病得很嚴重，總看見兩個烏衣人鞭打他。等到去世，皇帝就逮捕掌管財物者十來人，將他們戴上刑具送到淮陰，秘密命令渡瓜步江，把他們投進水流中央。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魯，晋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并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王准之字元魯，是晋朝尚書僕射王彬的玄孫。曾祖彪之，官至尚書令，祖父臨之、父親訥之都是御史中丞。彪之見聞廣博，熟悉朝廷禮儀，從此世代相傳，都熟悉江左舊日事迹，封緘在青箱中，世人稱爲王氏青箱學。

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簒位，以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爲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

准之兼通《三禮》、《左傳》，很有文才。桓玄簒位，任用他爲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准之擔任太尉主簿。外任山陰令，有能幹的名聲，因參與討伐盧循的功勞，封都亭侯。宋朝廷建

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

立，授任御史中丞，爲百官所畏懼。從彪之到准之四代擔任這個職務。准之曾經寫作五言詩，范泰嘲笑他："你僅理解彈劾的事情而已。"准之嚴肅地回答："還是强於你世代閨門亂倫。"因對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奏而獲罪，免除職位。

武帝受命，拜黄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出爲丹陽尹。

武帝即位，准之被任命爲黄門侍郎。永初年間上奏説："鄭玄注釋《禮記》：三年的喪事，二十七個月而脱去喪服。古今的學者多認爲得到禮儀的真髓。晉初采用王肅的意見，祥祭禫祭同在一月，所以二十五個月而脱去喪服。於是成爲定制。江左以來，惟獨晉朝采用，士大夫多遵循鄭玄的義理。先代君王制定禮儀，用來大順衆人心意，'喪葬寧可悲哀'，著録於前代經典。現在大宋開國太平，萬物得以治理，淺見以爲應該順從人心，以鄭玄的義理爲制度。朝野統一禮儀，則家庭没有不同的習俗。"聽從了他的建議。元嘉年間，歷任侍中，都官尚書，改領吏部尚書，出朝任丹陽尹。

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玄虚，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足。"然寡風素，情悁急，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咸見遵用。卒，贈太常。

准之探討舊時禮儀，詢問没有不回答的。當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經常感嘆説："哪裏需要高談玄遠虚幻的道理，衹要得到如同王准之這樣的兩三個人，天下便足以治理了。"然而准之缺乏風度，性情急躁，不爲當時名流所看重。撰寫禮儀制度，都被遵循采用。去世，追贈太常。

子輿之，征虜主簿。

兒子輿之，擔任征虜主簿。

王進之

輿之子進之，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鄰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輿之的兒子進之，在齊爲官任給事黄門侍郎，扶風太守。梁武帝起兵，各處響應，鄰郡多請進之一同派人拜謁。進之説："這不是我的志向。"終於不派人。武帝嘉許他。梁朝廷建立，歷任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

王清

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廬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

進之的兒子王清，擔任散騎常侍，金紫光録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廬公。承聖末年，陳武帝殺死太尉王僧辯，派遣文帝攻打僧辯的女婿杜龕，杜龕向王

僧辯婿杜龕，龕告難於清，引兵援龕，大敗陳文帝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陳武帝。子猛。

王猛

猛字世雄，本名勇。五歲而父清遇害，陳文帝軍度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録事參軍。

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略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奸盜屏迹，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爲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

時孔範、施文慶等并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爲公，加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

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并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

清告急，王清率領兵士援救杜龕，在吳興大敗陳文帝，追擊到晉陵。當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也協同王清增援杜龕，中途改變主意，殺死王清而歸附陳武帝。王清的兒子王猛。

王猛字世雄，本名爲勇。五歲時父親王清遇害，陳文帝的軍隊渡過浙江，尋求王猛，將加以夷滅。母親韋氏携帶他逃到會稽，於是免死。等到長大後勤學不知疲倦，博覽經書史籍，兼習孫子、吳起兵法。因父親遭到殘殺，在整個文帝一代不聽音樂，粗食布衣，以喪禮標準行事。宣帝即位，纔開始謀求職位。太建初年，出仕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升爲永陽王府録事參軍。

王猛激昂慷慨時常羡慕功名，在這之前先上奏疏陳述安定邊疆開拓疆域的策略，很受稱道并被采納，到這時詔令跟隨大都督吳明徹攻取土地，因軍功被封爲應陽縣子。屢經升遷任太子右衛率，調任晉陵太守。恩威并舉，奸人盜賊收斂行迹，富户商人住在野外，説“把物品交付給王府君”。郡中百姓歌頌，把王猛比成爲漢朝的趙廣漢。至德初年，徵召爲左驍騎將軍，加授散騎常侍，深受信任重用。

當時孔範、施文慶等人都互相結夥營私，妒忌王猛的耿直，商議調出王猛而没有機會。遇廣州刺史馬靖不接受徵召，於是授任王猛爲都督東衡州刺史，兼始興内史，和廣州刺史陳方慶一起攻取馬靖。王猛到達，就擒獲馬靖送到建鄴，王猛升爵位爲公，加授光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調發廣州、桂州等二十州兵士征討嶺外荒遠不順從之地，所到之處全都平定。

禎明二年，詔令授任王猛爲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不久命令遷徙鎮守廣州。還没到鎮所，而隋軍渡過長江，王猛總領部衆奔赴增援。當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都隸屬於王猛的都督府，各自觀望不到。王猛派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自率領輕裝的兵士就地斬死他們而調發他們的兵士。等到聽説臺城淪陷，於是舉辦喪事穿上喪

稟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悦，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略。

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及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悦。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此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吊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曰成。

訥之弟瓌之字道茂，位司空諮議參軍。瓌之子逡之。

王逡之　王珪之

逡之字宣約，少禮學博聞。仕宋位吴令。昇明末，尚書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

國學久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禄大夫，加給事中。逡之率素，衣裳不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

服，坐在草席上不進餐，嘆息説："申包胥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於是指揮軍隊緣長江邊抵禦守衛，以保持忠誠的節操。等到確知後主没有死，纔派遣部將辛昉乘驛站馬匹趕赴京城歸附。隋文帝大喜，對辛昉説："王猛懷念舊君主，送别故人的情誼深厚，就是我的忠實臣子。保護一方，不煩勞兵士，又是我的有功之臣。"當日任命辛昉爲開府儀同三司，隨之詔令王猛和行軍總管韋洸就留在嶺南管轄治理。

王猛的母親妻子兒女原先留在建鄴，便隨着後主進入京城，詔令賜予住宅以及用品十分豐厚，另外賞賜布帛一千段，并派人送璽書慰勞王猛。王猛隨之平定山越，通過驛站快速上奏。當時文帝前往河東，遇上王猛使者到達，大喜。楊素道喜，便説："從前漢武帝在這個地方聽到喜事，因此改動縣名，王猛現在報告勝利消息，遥相符合從前的事。"於是又發璽書褒獎賞賜，任命他的長子王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王猛不久在廣州逝世，文帝聽説後而爲他傷痛，派遣使者吊祭，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令他的兒子王繕繼承爵位，隨之授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王繕的弟弟王續上奏陳述王猛的心願，請求安葬在關中，詔令准許。又追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諸軍事，謚號爲成。

訥之的弟弟瓌之字道茂，擔任司空諮議參軍。瓌之的兒子逡之。

逡之字宣約，年輕時在禮學方面見聞廣博。在宋爲官任吴令。昇明末年，尚書右僕射王儉敬重儒學，逡之以著作郎兼任尚書左丞，參與制定齊國禮儀。起初，王儉撰寫《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駁難王儉十一條，另撰《世行》五卷。

國家的學校長久荒廢，齊建元二年，逡之先上奏表建立學校。改任國子博士，又兼任著作郎，撰寫《永明起居注》。後來擔任南康相，光禄大夫，加授給事中。逡之簡易樸素，衣裳不洗滌，文案遍布灰塵而發黑，直到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去世。

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秘閣。

堂弟珪之，擔任長水校尉，撰寫《齊職儀》。永明九年，兒子中軍參軍王顥啓奏獻上這部書，共五十卷，詔令交付秘閣。

王素

素字休業，彬五世孫而逡之族子也。高祖翹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并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隱居不仕。宋孝建、大明、泰始中，屢徵不就，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卒年五十四。

王素字休業，是王彬的五世孫，逡之同族的侄兒。高祖翹之，官至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父泰之，都不出仕。父親元弘，擔任平固令。王素年輕時有志向品行，家中貧困母親年老，隱居不出仕。宋孝建、大明、泰始年間，多次受徵召不就任，聲譽很高。山中有馬蚿聲音清脆悠揚，聽它使人不知滿足，而它的形狀很醜陋，王素於是寫作《蚿賦》來比喻自己。去世時五十四歲。

論曰：昔晋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晋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禄之所專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論曰：從前晋初渡過長江，王導占卜家世興衰，郭璞説："淮水枯竭，王氏泯滅。"考察晋氏以來，王姓大族不衰，大概也是憑人才所得到，豈僅僅是獨占累代的禄位呢？等到陳國滅亡的年代，淮水的確枯竭，往日的人才全部没有了。這是興亡的徵兆已由先前决定。上天所要廢除的，哪裏是才智之士所能謀劃的呢？

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五

王懿　到彥之（孫）撝（撝子）沆（沆從兄）溉（溉弟）洽（洽子）仲舉
垣護之（弟子）崇祖（崇祖從兄）榮祖（榮祖從父）閎（閎弟子）曇深
張興世（子）欣泰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季龍，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縣人，自稱是漢朝司徒王允的弟弟幽州刺史王懋的七世孫。祖父王宏在石季龍手下爲官，父親王苗在苻堅手下爲官，都官至二千石的品級。

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及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徑，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度水，仲德隨後得濟，與叡相及。度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泰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

仲德年輕時沉着慎重有謀略，侍奉母親很恭謹，博通陰陽學術，精解五聲六律。苻氏失敗時，仲德十七歲。和哥哥王叡一同興起義兵，和慕容垂戰敗，仲德受重傷逃走，和家屬失散。路經大草澤，疲憊不能走，躺在林中。有一個穿青衣的小孩，年紀約七八歲，騎着牛行走，見到仲德驚訝地説："小伙子吃飯了嗎?"仲德説飢餓，小孩離去，一會兒又返回，弄到飯給予仲德。仲德吃完想行走，而天下暴雨不知道渡口，有一頭白狼到面前，仰天嚎叫，嚎叫過後銜住仲德的衣服，於是渡水，仲德跟在後面得以渡過，和王叡相遇。渡過黄河到滑臺，又爲翟遼所留下，讓他做將帥。幾年後仲德想回到南方，於是拋棄翟遼投奔泰山。翟遼追擊的騎兵急迫，仲德在夜晚行路時忽然見到前面有大火把引導他，乘着火光行走一百多里得以逃脱。晉太元末年，遷居彭城。兄弟之名冒犯晉宣、元二帝的名諱，所以都以表字行世。王叡字元德。

北土重同姓，并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邑所容。

北方重視同姓，同姓人都稱爲骨肉，有遠地前來投靠的，無不竭力贍養。如有一個人不周到，被認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忍。仲德聽説王

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

愉在江南尊貴有權勢，是太原人，就遠道而來歸附王愉。王愉接待很淡薄，仲德於是到姑孰投靠桓玄。遇桓玄篡位，見到輔國將軍張暢，談到世間事務。仲德説："自古改朝换代誠然不僅一個家族，然而現在興起的恐怕不能够成就大事。"元德果敢强勁有計謀，宋武帝很瞭解他，告訴他起義的舉動，讓他在都城襲擊桓玄。仲德聽到這個謀劃，對元德説："天下的事情不可不保密，而且用兵也不看重緩慢精巧。桓玄心中没有遠慮，喜歡乘夜晚出入，現在收取他衹需要一個壯丁的力量而已。"事情泄露，元德被桓玄誅殺，仲德逃走。遇起義軍攻克建鄴，仲德抱着元德的兒子方回出外等候武帝，皇帝在馬上抱起方回，和仲德相對號哭悲慟。追贈元德爲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任命仲德爲鎮軍中兵參軍。

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盧循寇逼，衆議并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南面，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祆寇豕突，恃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日投草莽則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帝悦。及武帝與循戰於左里，仲德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

武帝征伐廣固，仲德任前鋒，一交戰就打敗敵軍，大小打了二十多仗。盧循進逼，衆人議論都要遷移都城，仲德嚴肅地説："現在天子南面向陽而治，明公高於一世作宰輔，剛建立大功，威震天下四方。妖賊流竄侵擾，仗恃的是我軍遠征，當他們聽説我軍凱旋而回，將自然逃散。現在投奔民間就如同平民，平民發令，怎能威懾人？這個計謀如定下，請讓我就此告辭。"皇帝喜悦。等到武帝和盧循在左里交戰，仲德功勞高於各將領，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升仲德爲征虜將軍，加授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攻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兵到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攻向半城，都接受仲德的統領。仲德率領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人開挖鉅野進入黄河，於是總領各軍進兵占據潼關。長安平定，任命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

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爲王基。遷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

武帝想遷都洛陽，衆人議論都以爲適宜。仲德説："不同尋常的事爲人們所驚駭，現在軍隊在外已有一年，兵士有回家的心意，所以應當以建鄴爲帝王根基。遷都應該等待天下統一。"皇帝完全采納了他的意見。派仲德押送姚泓先回彭

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

城。武帝登位，仲德屢經升遷任徐州刺史，加授都督。

元嘉中，到彦之北侵，仲德同行。魏棄河南，司、兖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虎牢、洛陽并不守。彦之聞二城并没，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今賊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强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

元嘉年間，到彦之向北入侵，仲德一同行動。魏國放棄河南，司、兖三州平定，三軍都喜悦，而仲德有憂慮的神色，説："各位賢士不熟悉北方的實情，必然落入他們的圈套中。"各軍推進駐守在靈昌，魏軍在委粟津渡過黄河，虎牢、洛陽都失守。彦之聽説二城都淪陷，想焚燒船隻步行逃走。仲德説："洛陽失敗，虎牢無法守住，是必然的道理。現在賊寇離我們還在千里之外，滑臺還有强大的軍隊。如果捨棄船隻，士卒必定四散。而應進入濟水到達馬耳谷口，更爲便利。"於是退兵沿濟南歷城步行上路，焚燒船隻拋棄兵器，回到彭城。仲德因之獲罪免官。不久和檀道濟救援滑臺，糧食用光纔返回。從此又失去河南。

九年，又爲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爲家僮所殺。

九年，又擔任徐州刺史。仲德三次治理徐州，威望德行聞名於彭城。建立佛寺，在佛塔中製作白狼、童子像，這是因爲曾在河北遇見二者的緣故。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去世，謚號桓侯。也在廟中立白狼、童子壇，每到祭日必定祭祀二者。兒子正循繼嗣，被家奴殺死。

王文和

仲德兄孫文和，景和中，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内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仲德哥哥的孫子文和，景和年間，擔任征北義陽王劉昶的府中佐吏。劉昶在彭城投奔魏國，部衆都逃散，文和獨自送劉昶到邊界上。劉昶對他説："各人都離去，你有老母親，爲什麽獨獨不離去?"文和於是離去。昇明年間，擔任巴陵内史。沈攸之起事，文和斬殺他的使者，飛奔稟報齊武帝。到齊永明年間，歷任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到彦之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是楚國大夫屈到的後代。宋武帝討伐孫恩，彦之以同鄉樂意隨從，常有戰功。

義旗將起，彦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彦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度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

起義旗幟將竪起來，彦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攻克桓弘，彦之離起事時間很近纔出動，聽説事情成功飛奔趕回，而道規已經向南渡過長江，倉猝間很晚纔渡河。等到京口，武帝

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申理，故不加官。

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彦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彦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受命，進爵爲侯。

彦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爲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彦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彦之爲雍州，上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彦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彦之不過己，彦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彦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元嘉三年討晦，進彦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彦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

上於彦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虎牢、洛陽守兵并走。彦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

已經攻向建鄴，孟昶留守，留下彦之。等到見到武帝受責備，彦之自己不陳述，孟昶又不爲他申訴，所以不加授官職。

義熙元年，補授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近都城，彦之和檀道濟襲擊盧循的軍用物資，同盧循的黨羽荀林交戰失敗，免除官職。後來因爲軍功封佷山縣子，擔任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憐鎮守江陵，任命彦之爲驃騎諮議參軍，不久升爲司馬、南郡太守。又隨從文帝鎮守西方，授任使持節、南蠻校尉。武帝登位，彦之升爵位爲侯。

彦之佐助守衛荆楚，將近二十年，威望信義爲官吏百姓所懷念。等到文帝入繼皇統，因徐羨之等人新近篡逆侵凌，畏懼，想派彦之領兵任前鋒。彦之説："瞭解他們没有二心，就應穿着朝服順流而下；假使有意外，這些軍隊不足以依仗，反開啓嫌隙的端由，不能滿足遠近人的願望。"遇雍州刺史褚叔度去世，於是派遣彦之權且鎮守襄陽。羨之等人想當即任命彦之爲雍州刺史，皇帝不准許，徵召爲中領軍，把軍隊事務委托給他。彦之從襄陽出發，謝晦已到鎮所，顧慮彦之不經過自己住處，彦之到達楊口，步行前往江陵，深深表示誠心，謝晦也厚重地交結。彦之留下馬匹和利劍名刀給謝晦，謝晦因此大感安全。

元嘉三年討伐謝晦，升彦之爲鎮軍將軍，在彭城洲交戰失利，都想退回夏口，彦之不返回。遇檀道濟到達，謝晦纔失敗逃走。江陵平定，彦之便統領荆州州府事務，改封建昌縣公。這年秋天，升爲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守歷陽。

皇帝對彦之恩情深厚，將加授開府，想使他先立大功。七年，派遣彦之調度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真、庾俊之、朱脩之等人北侵，從淮水進入泗水。泗水乾涸，每天纔行走十里路。從四月到七月，纔到東平須昌縣。魏國的滑臺、虎牢、洛陽守軍都逃走。彦之留下朱脩之守衛滑臺，尹冲守衛虎牢，杜驥守衛金墉。十月，魏軍攻向金墉城，隨後到虎牢，

十年，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棄軍伏誅。明年夏，起爲護軍。九年，復封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户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

杜驥逃走，尹冲部衆潰散而死。魏軍繼而推進到滑臺。當時黄河冰層將合攏，糧食又用光，彥之原先有眼病，到這時大發作，將領士兵患病，於是退兵，焚燒船隻到達彭城。起初派遣彥之，物資很豐盛，等到返回，全部花光，府中收藏爲之空虚。文帝派遣檀道濟向北救援滑臺，逮捕彥之入獄，免除官職。兗州刺史竺靈秀拋下軍隊而受死刑。次年春天，彥之復出擔任護軍。九年，恢復封土，堅決推辭。次年去世，纔恢復先前的封户食邑，謚號爲忠公。孝建三年，詔令彥之和王華、王曇首在文帝廟庭配祭。

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并有才用，皆早卒。仲度子撝。

長子元度擔任益州刺史。少子仲度繼嗣，擔任驃騎從事中郎。兄弟都有才幹，都早死。仲度的兒子到撝。

到撝

撝字茂謙。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户郎中擢爲太子洗馬。

到撝字茂謙。繼承爵位建昌公。宋明帝登位，想收取人心，因到撝是功臣的後代，從長兼左户郎中擢升爲太子洗馬。

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

到撝資産富有，奉養豐厚，供養一個人一個月需十萬文錢。房舍山池，藝人侍妾的姿色技藝，盡爲上等。才氣縱橫，善於交游。心愛的歌女陳玉珠，明帝派人求取不給予，强逼奪取，到撝很怨恨，皇帝命令有關官員誣奏他，將要殺死他。到撝入獄，幾個晚上鬍鬚鬢髮都白了，免除死罪，關在尚方署。剥奪封爵給他的弟弟到賁，到撝因此改變節操以受貶平民身份處世。明帝逝世，弟弟到賁推讓封爵還給到撝，朝廷商議准許。

弟遁，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懼，詣齊高帝謝，即板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

弟弟到遁，元徽年間擔任南海太守，住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叛，刺史陳顯達起兵響應朝廷，到遁猶豫被殺。到遁家中的人住在都城，從野外夜晚返回，見兩三個人提着白土塗刷家門，很快就消失了，第二天到遁死的消息傳來。到撝畏懼，前往齊高帝那裏謝罪，齊高帝當即授任到撝爲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年，封國被削除。

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

武帝登位，到撝屢經升遷任司徒左長史。宋朝時，武帝和到撝一同隨從宋明帝到野外打獵，

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游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髮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爲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榠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修部下敬，爲有司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

口渴疲倦，到撝尋到早青瓜，和皇帝對半剖開了吃。皇帝又多次到到撝家游玩，懷念他的舊日恩德，到這時到撝一年中三次升遷。永明元年，擔任御史中丞。皇帝前往丹陽郡，設宴飲酒，到撝仗恃舊交，酒後戲耍侮辱同級官員，對庾杲之説："愚蠢的蠻荆，習俗鄙陋。"又對虞悰説："剪斷頭髮紋飾身體，風尚粗陋。"王晏顯貴後，步態儒雅言談悠閑，到撝又問他："王散騎又爲何如此?"王晏起先擔任封國常侍，改任員外散騎郎，這兩個職位是清高的大族所不願擔任的，所以到撝以此嘲笑他。王敬則拿着榠查，用刀子削皮，到撝又説："這不是元徽的頭，爲什麽自己削它。"到撝被左丞庾杲之糾舉，被判定以財物贖罪。再升爲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兼管彭城郡，到撝問候不使用部下的禮敬，被有關官員舉奏，免除官職。後來擔任五兵尚書，廬陵王的中軍長史，去世。兒子到沆繼嗣。

到沆

沆字茂瀣，幼聰敏，五歲時，父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及長，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悦。

到沆字茂瀣，年幼時聰明，五歲時，父親到撝在屏風上抄寫古詩，到沆請求教讀一遍，就能朗誦。等到長大，善於寫文章，工於篆文隸書，風度優美，舉止令人愉悦。

梁天監初，爲征虜主簿。東宫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待詔，沆通籍焉。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宫書記及散騎省優策文。

梁朝天監初年，擔任征虜主簿。東宫建立，被任命爲太子洗馬。當時文德殿設置學士省，徵召高才博學的人等候詔命，到沆列入簿籍中。武帝在華光殿設宴，命令群臣賦詩，惟獨詔令到沆寫二百字，三刻之間就寫成了。到沆在座位上站立上奏，文辭十分優美。不久以洗馬職位掌管東宫文書和散騎省的策命文書。

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時相代爲之，見榮當世。遷太子中舍人。

三年，詔令在職位上清廉能幹的尚書郎擔任侍郎，任命到沆爲殿中曹侍郎。這個曹以文才選拔，到沆的堂兄到溉、到洽都有才華和名望，當時接替擔任，當世都認爲是一種榮耀。升爲太子中舍人。

沆爲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

到沆爲人謙虚恭敬，口中不談論別人的缺點。任昉、范雲都和他友好。後來在北中郎諮議參軍任上去世。所撰作的詩賦有一百多篇。

到溉

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

到溉字茂灌，是到撝弟弟的兒子。父親到

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携溉、洽二人，廣爲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爲二兒推奉昉。

坦，擔任齊國中書郎。到溉幼年孤苦貧窮，和哥哥到沼弟弟到洽都聞名，出仕任王國左常侍。樂安人任昉對他們大爲賞識友好，總是提携到溉、到洽二人，大力爲他們提高聲譽。到溉的生母魏氏本出自寒微門第，用越中的全部資財，爲兩個兒子推舉敬奉任昉。

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游。昉還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吴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絶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爲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凉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爲太子中舍人。

梁朝天監初年，任昉外出任義興太守，邀約到溉、到洽到郡中，游覽山水。任昉回京任御史中丞，後起之秀都歸向他。當時有彭城人劉孝綽、劉苞、劉孺，吴郡人陸倕、張率，陳郡人殷芸，沛國人劉顯以及到溉、到洽，車輛每天到門前，號稱蘭臺聚會。陸倕贈送任昉的詩篇説："和風相伴華美氣，風下真人共交游，豪邁有如荀文若，賢明有如陳太丘。現時蘭臺來相聚，比之古代爲同儔。任君本來爲通識，張子又把清行修，既有超絶塵俗到，又見内德優美劉。"當時人稱任昉爲任君，比作漢朝的三君，到就是到溉兄弟。到溉被授任爲尚書殿中郎。後來擔任建安太守，任昉寫詩贈送他，求取二衫一段説："鐵錢兩枚當一枚，百代變换名與實，施恩應當正及時，不要等到秋凉日。"到溉回答説："我衣本是結連結，閩中徒種八熟蠶，假令黄金有如穀，豈能使得廉夫貪。"返回擔任太子中舍人。

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皙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脱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毁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到溉身高八尺，眉目如畫，皮膚白皙鬍鬚美，舉止有風度，善於應對。皇帝委任爲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郎，太子中庶子。湘東王蕭繹擔任會稽太守，委任到溉爲輕車長史，代行軍府郡中事務。武帝下令蕭繹説："到溉不僅僅爲你辦事，足以做你的老師。"到溉曾經夢見武帝看遍所有兒子，到了湘東王就取下帽子給予他，到溉於是暗暗地敬奉湘東王。遇母親逝世，服喪竭盡禮節。守喪所住的墓旁小屋四尺見方，消瘦超過一般人。服喪期滿，還堅持粗食布衣幾年。

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日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彦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

歷任御史中丞，都官、左户二尚書，掌管吏部尚書職責。當時何敬容以尚書令參與官吏選拔，事情有不得當的，到溉就堅持己見。敬容對别人説："到溉身上還有殘餘的臭味，就學習作貴人。"敬容當時正尊貴受寵，人們都向他低頭，到溉却如當初一樣違忤他。到溉的祖父彦之起初

爲讖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祿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床，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以擔糞謀生，所以世人以此加以譏諷。後來省門上的鴟尾被震壞，到溉降爲光祿大夫。所任職位上都以清白鞭策自己，性情又直率節儉，不愛好聲色，空室單床，身邊没有侍妾。帽子鞋子十年換一次，朝會的禮服有時穿破打補丁，傳呼清除道路，顯示有朝廷制度而已。

後爲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

後來擔任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上奏表請求在學校講授武帝所撰寫的《正言》，請求設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琛又請求增設博士一人。

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并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到公石也。溉弈棋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棋比勢，復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爲僕射，人爲之恨，溉澹如也。

到溉受到武帝特殊的賞識接待，經常和他下棋，從晚上到天亮。有時不能睡眠，低頭打瞌睡，皇帝寫詩句嘲笑他説："狀如喪家狗，又像懸風槌。"當時作爲笑話取樂。到溉的房舍靠近淮水，房前的山池有一塊奇特的礓石，長一丈六尺，皇帝和他打賭，并附加《禮記》一部，到溉都輸了。還未進呈，皇帝問朱异説："你以爲到溉所輸的可以送上嗎?"朱异收起手板回答説："臣下既侍奉君主，怎敢失去禮節。"皇帝大笑，到溉就是如此地受到親近喜愛。礓石當即迎來放置在華林園宴殿前面。遷移石頭的那一天，都城全城出動觀看，就是所謂到公石。到溉弈棋達到第六品，經常和朱异、韋黯在帝座旁對弈比賽，復盤不差一步。後來因患病失明，詔令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身份回家養病。到溉年輕時有美好名聲，最終不擔任僕射，人們爲他感到遺憾，到溉却很淡然。

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恒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得祿俸，皆充二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致净饌，恩禮甚篤。性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

家庭和睦，兄弟尤其互相友愛。到溉起初和弟弟到洽總是同住一室，到洽去世後，就施捨爲寺院。蔣山有個延賢寺，是到溉家世代所設立。到溉得到俸祿後，都充作二寺費用。於是斷絶肉食，終身吃粗食。另外修建小房舍，早晚跟隨僧徒禮拜誦經。武帝每月三次送潔净的食品，恩情禮節很厚重。到溉生性不喜好交游，惟獨和朱异、劉之遴、張綰志向相同友愛親密。等到患病，門庭冷落，惟獨三人每年於一定的時間總是前後吆喝繞道來問候，設酒暢飲極盡歡樂而後離去。

以太清二年卒，臨終托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竁，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侄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顔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事，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行於時。子鏡。

到溉在太清二年去世，臨終囑托張綰、劉之遴統率子孫施行薄葬的禮節。說："斷氣後就入殮，入殮用禮法規定的服裝，原先有墓穴，收殮完就安葬，不需要選擇時間。喪事一定要節約儉樸，孫子侄兒不能違背。"隨之屏退家人請僧人讀經歌咏，等到去世，臉色如同平日，手彎曲二指，就是佛教所說的修得正果。當時朝廷多事變，最終没有追贈謚號。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當時。兒子到鏡。

到鏡

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鏡五歲便口授爲詩，婉有辭况。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

到鏡字圓照，起初在懷孕時，他的母親夢見懷了鏡子，等到出生，因之以鏡爲名。到鏡五歲時就能口授作詩，婉約有文采。官至太子舍人，寫作《七悟》文章很優美，先於到溉去世。

到藎

鏡子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匹。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溉弟洽。

到鏡的兒子到藎，早熟聰慧，擔任尚書殿中郎，曾經隨從武帝前往京口，登上北顧樓賦詩。到藎受詔後就寫成，皇帝拿給到溉看并說："到藎一定是才子，反倒懷疑你從前的文章是藉助於到藎。"因而賜給到藎絹二十匹。後來到溉每次唱和皇帝的詩，皇帝就親手寫詔書戲弄到溉說："該没有孫子的力量吧?"又賜給到溉《連珠》說："硯臺磨墨以作文，揮毫走筆成書信，如同飛蛾赴火種，焚身哪裏可惜吝。高齡轉眼已將到，尚可藉助於少藎。"到藎就是如此地被賞識。後來授任丹陽尹丞。太清之亂時，奔赴江陵去世。到溉的弟弟到洽。

到洽

洽字茂沿，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洽年十八，爲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欲薦之，洽睹時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岩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任昉與洽兄沼、溉并善，嘗訪洽於田舍，嘆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到洽字茂沿，清秀敏捷有才學。父親到坦因到洽没有舅家，就求娶羊玄保家女兒來作爲舅家。到洽十八歲，擔任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的文章著名於一時，見到到洽深加賞識友好，時常稱贊到洽文武兼備。謝朓後來擔任吏部尚書，想推薦他，到洽看到社會將要動亂，深加拒絶，於是在山岩邊修建房舍，隱居多年，當時人稱他爲居士。任昉和到洽的哥哥到沼、到溉都友好，曾經在田舍訪問到洽，贊嘆說："這人天下無雙。"於是使用拜訪親屬的禮節。

梁武帝嘗問待詔丘遲曰："到洽

梁武帝曾經詢問待詔丘遲說："到洽與到沆

何如沆溉?"遲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韵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爲十二卷。遷尚書殿中郎。後爲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宫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累遷尚書吏部郎,請托不行。徙左丞,準繩不避貴戚。時帝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出。

到溉相比怎麽樣?"丘遲説:"到洽真情超過到沆,文章不差於到溉;加上清雅的言談,二人恐怕難以比得上他。"當即徵召到洽爲太子舍人。皇帝前往華光殿,詔令到洽以及到沆、蕭琛、任昉侍奉宴飲,賦二十韵詩,以到洽的文辭最爲精巧,賜絹二十匹。皇帝對任昉説:"到氏兄弟可以稱得上才子。"任昉説:"臣下時常私下議論,宋得到武才,梁得到文才。"到洽升爲司徒主簿,在待詔省值勤,下令他抄寫經部書籍爲十二卷。升爲尚書殿中郎。後來擔任太子中舍人,和庶子陸倕輪流掌管東宫文書。不久擔任侍讀,侍讀省隨之設置學士二人,到洽充任其選。升爲國子博士,奉命撰寫《太學碑》。屢經升遷任尚書吏部郎,私下求情没有就任。改任左丞,糾舉不避顯官皇戚。當時皇帝想要親自出征,軍隊國家的禮儀多由到洽提出。

尋遷御史中丞,號爲勁直。少與劉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托與諸弟書,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户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决。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相别也。出爲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嘆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

不久升爲御史中丞,被稱爲强勁正直。年輕時和劉孝綽友好,到任就以褻瀆儒教的理由,首先彈劾孝綽。孝綽假托給幾個弟弟寫信,實際上是想讓湘東王知道。到洽因公事降級,還是處在職位上。按舊日制度中丞不能進入尚書下舍,到洽的哥哥到溉擔任左户尚書,到洽徵引親屬不應有限制的理由,交尚書省討論决定。左丞蕭子雲發表意見准許到洽進入到溉的官署,也是因爲他們兄弟一向真誠不加區别的緣故。出朝任尋陽太守。去世,追贈侍中,謚號爲理子。到洽容貌俊美,善於言談,未成年聽伏曼容講課,不知疲倦,伏曼容深爲感嘆。文集流行於世間。兒子仲舉。

到仲舉 到郁

仲舉字德言,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爲長城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内,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由是祗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爲吴興太守,以仲舉爲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

仲舉字德言,没有其他的技藝,而立身處世耿直正派。在梁爲官任長城令,政事有廉潔公平之稱。陳文帝居住鄉間時,曾經到仲舉那裏,當時天氣陰沉多雨,仲舉獨自坐在室内,聽到城外有簫鼓的聲音,不久文帝到來,仲舉覺得奇異,就深相結交。文帝又曾因飲酒夜晚睡在仲舉的帳子中,忽然有五種光彩的神光照在室内,因此仲舉侍奉更恭敬。等到侯景平定,文帝擔任吴興太守,委任仲舉爲郡丞,和潁川人庾持都爲文帝的

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疏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决。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并付推，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賓客。文帝繼位，授任仲舉爲侍中，參與掌管官吏選拔事務。天嘉元年，代理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升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與掌管選拔事務照舊。改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没有學識，朝廷制度又不是他的長處，選拔任用，都出自袁樞之手。性情疏略簡易，不干預時政，和朝廷官員不加親近，衹是聚財暢飲而已。文帝多年患病，不能親自處理各項事務，尚書省和中書省的事務，都指定仲舉决斷。天康元年，升爲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病重，仲舉入宫侍奉醫藥。等到文帝逝世，宣帝接受遺詔擔任尚書令入朝輔政，仲舉和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因朝中大臣歸向他，於是派遣不佞宣布旨意派遣宣帝回東府，事情泄露，師知被關入監獄賜令自殺，王暹、不佞都被交付官署推案，於是委任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内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仲舉及郁，并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當初，仲舉的兒子到郁娶文帝的妹妹信義長公主爲妻，官至中書侍郎，出朝任宣城太守，文帝給他配備兵馬。這年，調任南康内史，因國家喪事没到任。仲舉被廢黜住在私人住宅後，和到郁都内心不安。當時韓子高在都城，人馬一向强盛，到郁時常乘坐小車蒙着婦人的衣服去和子高謀劃。子高的軍主報告了這件事，宣帝逮捕子高、仲舉和到郁，都在獄中賜令自殺。到郁的兒女們因是皇帝的外甥得以免死。

垣護之

垣護之字彦宗，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强，石季龍時，自略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慕容超，并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宋武帝圍廣固，遵、苗逾城歸降，并以爲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

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强果。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彦之北侵魏。彦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彦之不納，散敗而歸。文帝聞

垣護之字彦宗，是略陽桓道人。是豪强大姓，石季龍時，從略陽遷到鄴城。祖父垣敞出仕苻氏，擔任長樂國郎中令。伯父垣遵、父親垣苗出仕慕容超，都受到信任重用。垣遵擔任尚書，垣苗擔任京兆太守。宋武帝包圍廣固，垣遵、垣苗翻城歸附，都被任用爲太尉行參軍。元嘉年間，垣遵擔任員外散騎常侍，垣苗擔任屯騎校尉，便定居於下邳。

護之年輕時很灑脱，不拘小節，身材矮小醜陋而氣魄才幹堅强果敢。元嘉初年擔任殿中將軍，跟隨到彦之北侵魏國。彦之將要撤兵，護之上書勸阻，彦之不采納，潰散失敗而回。文帝聽

而善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并全。留戍糜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户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

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歷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爲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玄謨求救，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龐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還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

大明三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爲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

垣崇祖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也。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弑逆，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之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之來論事，柬

説後贊揚護之。屢經升遷任鍾離太守，跟隨王玄謨進軍到達黄河。玄謨攻打滑臺，護之率一百艘船做前鋒，進軍占據石濟。等到魏國的救兵將要到來，飛奔傳信勸玄謨急速攻打，不被采納。玄謨敗退，來不及告知護之，而魏軍牽制着玄謨的全部水軍大船，用三重鐵鎖相連，截斷黄河通道來斷絶護之的退路。黄河水流湍急，護之順中流而下，每到有鐵鎖的地方，用長柄斧砍斷，魏國人阻止不了。僅失去一艘船，其餘的船都保全下來。留下戍守糜溝城。返回後擔任江夏王義恭的驃騎户曹參軍，戍守淮陰，兼濟北太守。

三十年，文帝逝世，返回駐守歷下。孝武帝入京討伐，護之率所領部衆飛奔前往，皇帝任命他爲冀州刺史。等到南郡王義宣反叛，兗州刺史徐遺寶，是護之妻子的弟弟，給護之寫信，勸他一同作亂。護之派使者乘快馬報告，率領軍隊隨從沈慶之等人攻打魯爽。義宣率領大軍到達梁山，和王玄謨相對峙，柳元景率領護之以及護之的弟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人出鎮新亭，玄謨求救，皇帝派遣元景等人進軍占據南州。護之的水軍先出發，大敗賊寇將領龐法起，元景於是把精兵配備給護之追擊，遇朱脩之已經平定江陵，護之到達尋陽而返回。升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來被任命爲青、冀二州刺史，鎮守歷城。

大明三年，徵召爲右衛將軍回京，在途中聽説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反叛，護之當即率領部衆接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的調度。事情平定，改任臨淮太守，升豫州刺史。護之所任職之處，多聚斂財貨，七年，被判入獄免除官職。次年，起用爲太中大夫，没就任，因憤恨去世。謚號爲壯侯。

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是護之弟弟的兒子。父親詢之，驍勇果敢有力氣。元凶殺父作亂，詢之爲輔國將軍張柬副手。當時張超之親手殺死皇帝，也統領軍隊隸屬張柬，詢之謀劃殺死他，顧慮張柬不同心，張柬早有這個志向，又不能推測詢之贊同與否，互相觀察。遇超之來討論

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之。超之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徑往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

事情，張柬臉色爲之一變，詢之覺察出來，就共同商定謀略，派人徵召超之。超之有疑心不到，改在其他地方住宿，詢之不知道，徑直前去殺他，將他的僕人殺死在床上，於是和張柬向南投奔。當時孝武帝已登位，任命詢之爲積射將軍。梁山的戰役中，詢之拼命作戰中流箭去世，追贈冀州刺史。

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

崇祖十四歲時，有才幹謀略，伯父護之對同宗的人說：“這個孩子必定光大我們的家族。”崇祖後來跟隨徐州刺史薛安都進入魏國。不久又率領同宗的人占據朐山歸附宋國，尋求在淮北建立功勛，明帝任命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

及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祇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爲黄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是甚見親，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崇祖即以家口托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召崇祖還都。及齊高帝新踐阼，恐魏致討，以送劉昶爲辭。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崇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

等到齊高帝鎮守淮陰，崇祖當時戍守朐山，既受齊高帝總領，恭敬侍奉殷勤到極點，皇帝因他勇敢，友好地對待他，崇祖對妹夫皇甫肅說：“這真是我的君主。”於是暗暗進獻忠誠節操。高帝威望名聲已經顯著，宋明帝對他格外忌妒，徵召爲黄門郎，謀劃殺害高帝，崇祖獻計得以免死，因此很受高帝親近，參與秘密謀劃。元徽末年，高帝懼怕禍患，命崇祖進入魏國。崇祖當即把家人托付給皇甫肅，統領幾百人將要進入魏國疆界，另外聽候後面的指令，遇蒼梧王被廢黜，徵召崇祖回到都城。等到齊高帝登位，恐怕魏國討伐，就把劉昶送交魏國以作道歉，請求寬恕。齊高帝以爲軍事要地必定在壽春，非崇祖不能保衛，升任崇祖爲豫州刺史、監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

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邪？”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决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

建元二年，魏國派遣劉昶攻打壽春，崇祖於是在城西北建堰堤堵塞肥水，堰北修建小城，派幾千人守衛。崇之對長史封延伯說：“敵寇必定全力攻打小城，如果挖開這條堰堤，放水一沖，迅急超過三峽，敵寇自然沉没，這豈不是小辛勞而獲大利益嗎？”等到魏軍從西路聚集到堰堤南，分兵到東路，短兵相接攻打小城，崇祖戴着白紗帽，乘轎到了城頭，親手轉動扶手横木，申時，決開小史埭，水流順勢冲下去，魏國攻打小城的兵士，淹死的以千計數，大軍退走。當初，崇祖在淮陰見到高帝，便把自己比作韓信、白起，惟

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横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

獨皇帝認同。等打敗魏軍的啓奏送到，皇帝對朝臣説："崇祖總是把自己比作韓信、白起，現在真的成爲那樣的人了。"升爲都督。崇祖聽説陳顯達、李安人都增加了軍隊儀仗，就上奏求取鼓吹横吹。皇帝下令説："韓信、白起怎能不和一般人不同。"賜給鼓吹一部。

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内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崇祖擔憂魏軍又攻打淮北，上奏把下蔡戍遷到淮水以東。這年冬天，魏軍果然想攻打下蔡，等到聽説已經内遷，就揚言鏟除舊城。衆人懷疑魏軍將在舊城建立據點，崇祖説："下蔡離鎮所很近，魏軍哪敢設置據點，實際上是想拆除這座城，我們衹擔心他們逃跑，殺不光他們而已。"魏軍果然拆除挖掘下蔡城，崇祖大敗他們。

武帝即位，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宫，崇祖不自附。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後，高帝復遣荀伯玉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宫，武帝以爲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欒布。

武帝登位，崇祖擔任五兵尚書，兼驍騎將軍。當初，豫章王大受寵信，武帝在東宫，崇祖不主動依附。等到打敗魏軍，詔令讓他回朝廷，一起秘密商議，武帝有疑心，想方設法加以尊禮厚待。酒後對他説："世間傳言，我已經被皇上拋棄，從今以後，就把富貴托付給您。"崇祖叩頭道謝。等到離去後，高帝又派荀伯玉命他處理邊境事務，受詔後夜晚出發，不能到東宫告辭，武帝以爲崇祖不對自己誠心歸附，記恨在心。永明元年，詔書稱説崇祖和荀伯玉煽動邊境動亂，殺了他。從前的友人没有敢來奔喪的，惟獨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拿出家中財物爲崇祖出殯安葬，當時人把恭叔比作欒布。

夏侯恭叔

恭叔譙國人，崇祖爲豫州，聞其才義，辟爲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運遷改，恭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答。後爲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善政所致。

恭叔是譙國人，崇祖擔任豫州刺史，聽説他的才能道義後，徵用爲主簿，兼管文書。高帝登位，各地藩鎮都有祝賀的奏表，王儉見到崇祖的啓奏，贊嘆了很久，説："這是恭叔的手筆。"當時宋氏的封爵，隨國運而改變，恭叔因柳元景是中興元勛，劉勔爲國事獻出生命，不應被廢黜，上奏表議論，很有道理。雖然不被采納，詔書好言予以答覆。後來擔任竟陵令，恩惠教化大加施行。不同的樹木枝幹連生，枝頭有如同火燭的光彩，都以爲是美好的政令所招致的。

垣榮祖 垣歷生

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父

榮祖字華先，是崇祖的堂兄。父親諒之，是

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宋朝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年輕時學習騎馬射箭，有人說："爲什麽不讀書呢?"榮祖說："曹操、曹丕，上馬橫拿長矛，下馬高談闊論，這纔可以說没辜負飲食。你們這些人没有保全自己的技藝，同狗羊有什麽不同?"

宋孝建中，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宋朝孝建年間，擔任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的兒子襲祖擔任淮陽太守，孝武帝因有關事情將他流放到嶺南，護之不吃飯而餓死。皇帝病重，又派人殺死襲祖。襲祖臨死時給榮祖寫信說："弟弟曾經勸我行爲正直言論卑順，現在果然失敗了。"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説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爲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携家屬南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詣僕射褚彥回，除東海太守。彥回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

明帝剛登位，四方反叛，授任榮祖爲冗從僕射，派他回徐州，游說刺史薛安都說："上天所廢黜的人，誰能使他興起? 使君現在不協同天下的諸侯，在下官看來，不是適中的計策。"安都說："現在京城没有一百里的地方，莫說進攻取勝，自可互相拍手笑死；而且我不想辜負孝武帝。"榮祖說："孝武帝的行爲，足以招致身後的禍殃，現在雖然天下一同起兵，衹不過加速滅亡，没有什麽作用。"安都說："不知道其他人如何，我不畏懼一死，戰事迫在眉睫，趕緊定下計策。"榮祖被拘留不能返回，便成爲安都的將領。安都招引魏國軍隊進入彭城，榮祖携帶家眷向南投奔朐山。齊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保護他。等到宋明帝逝世，高帝寫信送榮祖前往僕射褚彥回那裏，被授任爲東海太守。彥回對榮祖說："蕭公稱説你的才幹謀略，所以用郡太守安置你。"

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脱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榮祖善於彈射，登上西樓，見天鵝飛在雲中，對左右的人說將活捉它。於是彈射它的兩個翅膀，毛掉光，落在地上没有受傷，加以飼養在它的毛長出後飛去，榮祖的彈射技術就是如此地精妙。

元徽末，蒼梧凶狂，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 公今動足下床，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

元徽末年，蒼梧王凶惡狂悖，總是想殺害高帝。高帝想奔向廣陵起兵，荀伯玉等人都贊成這樣做。榮祖規勸說："領軍府離朝廷僅一百步遠，公離開别人哪有不知道的。如果單人匹馬輕裝前往，廣陵人一旦關閉城門不接受，公將到何處去? 公現在衹要動脚下床，恐怕就有人敲朝廷的

矣。"蒼梧明夕自至領府扣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爲楯，以鐵爲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曰："且申今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殺。齊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勛，封將樂縣子。

門奏告，公的大勢就失去了。"蒼梧王次日親自到領軍府敲門，想殺害高帝，高帝曾經在書案下安裝長柄作盾牌，用鐵作書鎮如意，都很粗大，以防備意外，將用來代替兵器。蒼梧王到府中，就說："且拖延今日晚上，片刻找到一個懲罰的理由，回頭將取你的頭。"不久被殺。齊高帝對榮祖說："如不采用你的話，幾乎一無所成。"榮祖因參與輔佐的功勛，被封爲將樂縣子。

永明二年，爲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兗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奬，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

永明二年，擔任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控告製作大型棺材盛大的兵仗，派同鄉運載到長江以北，查無實據，被寬恕。後來被任命爲兗州刺史。當初，巴東王子響起兵，各地藩鎮都啓奏説子響作亂，榮祖說："這不是所應該説的，衹應説劉寅等人辜負恩情，逼迫巴東王，致使巴東王如此。"當時各處啓奏不能送到，事情平定後，皇帝纔閲讀，以爲榮祖是察知真意的。榮祖在永明九年去世。

從弟歷生，亦爲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遥光同反，伏誅。

堂弟歷生，也是驍勇的將領，擔任太子右率。性情苛刻暴虐，和始安王遥光一同反叛，受死刑。

垣閎

閎字叔通，榮祖從父也。父遵，位員外常侍。閎爲宋孝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爲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資財巨萬。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爲富人。明帝初，以爲司州刺史。北破薛道摽，封樂鄉縣男。出爲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

垣閎字叔通，是榮祖的叔父。父親垣遵，擔任員外常侍。垣閎擔任宋孝武帝的南中郎參軍。孝武帝登位，任命垣閎爲交州刺史。當時交州境域完整地區殷實，垣閎罷除州職返回，財產上萬萬。孝武帝晚年貪婪，刺史郡守罷任回京，必定限令貢奉，又以蒱戲來奪取，總之要使其財產賭盡纔作罷。垣閎回到南州，而孝武帝逝世，因此擁有南方的資產成爲富人。明帝初年，任命垣閎爲司州刺史。垣閎向北打敗薛道摽，獲封樂鄉縣男。外出任益州刺史。從蜀地返回的資產，也是幾千兩黄金，先送貢奉的物品，用盡西方資產的一半，明帝還嫌少。等到垣閎到都城，前往廷尉親自登記，預先詔令獄中官員留下垣閎，垣閎於是送上全部資產，然後放回。凡是蠻夷不承受鞭罰，輸送財物贖罪，稱爲賧。當時人因而稱垣閎爲被賧刺史。垣閎歷任度支尚書，衛尉。

齊高帝輔政，使褚彦回爲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

齊高帝輔佐朝政，派褚彦回爲兒子蕭晃求娶垣閎的女兒，垣閎以"齊國大姓我們不般配"加

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仙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依然。"白象，晃小字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憘伯襲爵。

以推辭，高帝雖然嘉許他的謙讓，而心中不歡喜，當即讓蕭晃娶王仙的女兒。高帝對豫章王蕭嶷說："先前想讓白象和垣公家結親，是看重他的淡泊，事情雖然没實現，心中時常想起。"白象，是蕭晃的小名。等到高帝登位，因垣閎有誠心，封爵照舊。在金紫光祿大夫任上去世，謚號爲定。兒子憘伯繼承爵位。

垣憘伯

憘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以爲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地勢陵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輒遣蕭寅代憘伯爲郡。憘伯亦别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敕憘伯解郡。還爲寅軍所躡，束手受害。

憘伯年輕時恃其義氣豪放任俠，精通射雉技藝，格外爲武帝所器重，委任爲直閤將軍。憘伯和王文和都任這個職務，很因家庭地位凌辱文和。後來出朝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當時文和擔任益州刺史，説："時常回憶往日一起在宫内，你當時看我，如同我今日看你。"因此誣奏憘伯的罪過，派使者飛奔啓奏，又擅自派遣蕭寅代替憘伯爲郡守。憘伯也另外派人上奏朝廷，關起門來等待回報，蕭寅率領兵士包圍他。齊明帝輔佐朝政，知道憘伯没有罪，不想違忤文和，於是下令憘伯解除郡職。憘伯返回時被蕭寅的軍隊跟踪，束手被殺。

垣曇深

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爲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爲交州，閎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楷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

垣閎弟弟的兒子曇深，以德行道義著稱。擔任臨城縣令，免職回家，得錢十萬文，用來買房舍侍奉兄長，退出後没有私人的積蓄。在這以前劉楷擔任交州刺史，對王儉説："想要一個南方聞名的人一同出行。"王儉想了很久説："找到了合適的人。從前垣閎擔任交州刺史，垣閎的弟弟垣閔又擔任九真郡太守，都在南方以信義著稱。羽林監曇深，是垣閔的兒子，很有學問德行，應派他同行。"等到跟隨劉楷，没到交州而曇深去世，劉楷悲痛了很長時間。曇深的妻子鄭氏，字獻英，滎陽人，這年二十歲，兒子文凝剛出生，仍然跟隨劉楷到鎮所。日夜紡織，身邊没有親人援助，年輕美麗，很有婦容婦德，自律嚴格操守純潔，没有人敢望她的門。住了一年，私人收拾完畢，於是告訴劉楷請求返回。劉楷大爲驚訝地説："這裏離家鄉一萬里，本不是孀居婦女所能成行的。"就不許可。鄭氏又説："垣氏寄旅的魂魄不能返回，而他的孤兒幼小，我如身死，有什

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麼面目去見已故婆母。"因此大悲痛哭。劉楷悲傷地答應了她，厚重地爲她送行，鄭氏於是輾轉險阻，終於得以返回家鄉。安葬完畢，就說："可以到九泉之下見已故的婆母了。"當時文凝剛四歲，她親自教給經書禮儀，以做人的正道加以引導，鄉里贊美她。

丘景賓

又有吴興丘景賓，字彦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産畜，景賓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嘆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又有吴興人丘景賓，字彦先，也以節操道義聞名。父親康祖，擔任無錫令，亡故後，奴僕幾十人以及住宅田産牲畜，景賓都推讓給哥哥鎮之。鎮之又推讓居室三間給他，也不肯接受。太守孔山士感嘆地說："聽到柳下惠的風範，貪婪的人廉潔，懦弱的人樹立志向。現在又見到了。"景賓任奉朝請時去世。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爲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玄謨伐蠻。後隨孝武鎮尋陽，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

張興世字文德，是竟陵人。本來是單名世，宋明帝增益爲張興世。年輕時家中貧困，以平民身份跟隨王玄謨征伐蠻人。後來跟隨孝武帝鎮守尋陽，補選爲南中郎參軍督護，隨從入京討伐元凶。等到南郡王義宣反叛，又跟隨玄謨出征梁山，立有戰功。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彦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黄紙札。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决，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沮，糧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吴喜并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

明帝登位，四方反叛，升興世爲龍驤將軍，率領水軍抗拒南方賊寇。當時朝廷軍隊占據赭圻，朝廷派遣吏部尚書褚彦回到赭圻就地任官。這次戰役，都在戰前先授職位，檄板供給不上，因此有黄紙札。南方賊寇駐守在鵲尾洲，兩軍相持長久不能决定勝負，興世建議說："賊寇位據上游，軍陣擺開地勢險要，現在用突襲的部隊秘密出現在他們的上游，使他們首尾惶恐，進退疑惑，糧食運輸艱難受阻，這是克敵制勝的奇策。"沈攸之、吴喜都贊同這個計策，分出戰士七千人配備給他。興世於是命令輕便的船隻泝流而上，不久又返回，一兩天中又是這樣，使賊寇不加防備。賊寇將領劉胡聽説興世想到上游，譏笑他說："我還不敢越過他們向下攻取揚州，興世是什麼人要占據我的上游?"興世對攸之等人說："上游僅有錢溪可以占據。"於是前往占據。等到劉胡前來攻打，將領士兵想要迎擊他們，興世說："賊寇遠道而來氣勢急迫强盛。急迫過後力

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顗慍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吴喜共平江陵。還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禄大夫，尋卒。

量用盡，强盛也容易衰竭，這是曹劌用來打敗齊國的辦法。將領士兵不能隨意行動。”賊寇前來更靠近了，興世於是命令壽寂之、任農夫率領强壯的兵士打退他們。袁顗氣憤地説：“賊寇占據在我們的肝臟中，如何能够活命？”這月初一，赭圻的軍士砍伐樹木做栅欄，在青山上遇見一個小孩説：“賊寇下旬將平定，不要勞苦自己。”説完忽然不見。到時候賊寇果然失敗。興世又截斷賊寇運糧的道路，賊寇的兵士逐漸飢餓，劉胡抛下軍隊逃跑，袁顗隨之也逃散了，興世於是和吴喜共同平定江陵。升爲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歷任雍州刺史，左衛將軍。因爲患病，調任光禄大夫，不久去世。

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興世住在沔水邊，從襄陽以下直到長江二千里，原先没有沙洲小島，興世剛出生時，在他門前的水流中，一天忽然産生沙洲，年年逐漸擴大。等到興世任刺史時，洲上竟有十多頃土地。

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行。子欣泰。

父親仲子因興世而官至給事中，興世想携帶父親前往襄陽，仲之熱愛家鄉不肯離開。曾經對興世説：“我雖然是農家老頭，但喜愛聽鼓吹號角，你可以送我一部，在田野行走時想吹奏它們。”興世一向恭敬謹慎畏怕犯法，開導他説：“這是天子的鼓吹號角，不是農家老頭所吹奏的。”興世想到墓地拜祭，仲子對他説：“你的警衛隨從太多，先人必定會受驚恐怖。”興世減少隨從而出行。兒子欣泰。

張欣泰

欣泰字義亨，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彦回，彦回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彦回甚異之。歷諸王府佐。

欣泰字義亨，不把軍職作爲自己的職位，喜好隸書，讀子書史籍。十多歲時，前往吏部尚書褚彦回那裏，彦回問：“張郎射箭騎馬怎麽樣？”欣泰回答説：“性情怯懦畏懼馬，没有力氣拉開弓。”彦回很驚異。欣泰歷任各王府佐吏。

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爲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齊建元初，爲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款遇，及即位，以爲直

宋朝元徽年間，興世在家中，擁有從雍州返回的資産現錢三千萬，蒼梧王親自帶領人劫掠，一夜間差不多劫掠光了，興世憂慮畏懼而病死。欣泰的哥哥欣華當時任安成郡太守，欣泰全部封存殘餘的財物來等待他。齊建元年間，欣泰擔任尚書都官郎。武帝和欣泰早先相交融洽，

閤將軍。後爲武陵内史，坐贓私殺人被糾，見原。還復爲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

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敕欣泰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吕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

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車，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開解。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毁廢塔寺，帝并優詔報答。

建武二年，魏圍鍾離，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

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

等到登位，任命欣泰爲直閤將軍。欣泰後來擔任武陵内史，因貪贜殺人被糾舉，受到寬恕。回京又擔任直閤將軍、步兵校尉，兼羽林監。

欣泰兼具雅俗品性，交往的多是名流，值勤結束就戴着鹿皮帽，穿僧衣拿禪杖，帶着不加裝飾的琴。有人啓奏武帝，皇帝説："將領家的孩子，怎敢作出這樣的舉動。"欣泰後來隨從皇帝到新林，下令欣泰查訪，欣泰放下兵杖，在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吕文度將這事啓奏武帝，皇帝大怒，命欣泰出宫。幾天後消了氣，召唤欣泰對他説："你不樂意武職，將把你安置在清高尊貴的職位上。"授任正員郎。出朝任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

巴東王子響殺死僚屬佐吏，皇帝派遣中庶子胡諧之向西討伐，命欣泰爲副手。欣泰對諧之説："現在太歲在西南方，背逆歲星用兵，是兵家深爲忌諱的，如果暫且屯駐在夏口，向他們昭示禍福，可以不用交戰而擒獲他們。"諧之不聽從，進軍江津，尹略等人被殺。事情平定，欣泰調任爲隨王子隆的鎮西中兵參軍，改兼河東内史。子隆對他深爲喜愛器重，多次和他交談宴飲，待遇和謝朓相近。典籤秘密啓奏這件事，武帝發怒，徵召欣泰回都城。隱居於私巷中，在南岡下建房，面對松山，欣泰背上弓弩射獵，恣意安閑自由，對聲樂各種技藝，有較多開悟理解。明帝登位，擔任領軍長史，調任諮議參軍。上書陳述應做的事二十條，其中一條説應毁除佛塔寺院，皇帝都以詔書好言回答。

建武二年，魏軍包圍鍾離，欣泰擔任軍主，跟隨崔慧景前去救援。等到魏軍撤退，而邵陽洲上剩餘的兵士一萬人，請求送馬五百匹借路，慧景想截斷道路攻打他們。欣泰勸慧景説："返回的軍隊不要阻止，這是古人所畏難的，處於死地的兵士不可輕視。"慧景於是准許魏軍通過。當時領軍蕭坦之也援救鍾離，返回後啓奏明帝説："邵陽洲上有垂死的賊寇一萬人，慧景、欣泰放過而不攻取。"皇帝因此都不加以賞賜。

四年，欣泰出朝任永陽太守。永元初年，回到都城。崔慧景包圍城池，欣泰入城守衛。事情

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内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并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墜。居士逾墻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城内處分，必盡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

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藺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絶，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旆，豈徒然也？

平定，授任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侯任命欣泰爲雍州刺史。欣泰和弟弟前始安内史欣時秘密謀劃交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殿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人，都一同響應梁武帝。東昏侯派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察軍務救援郢城，茹法珍、梅蟲兒和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多人送到中興堂。欣泰等派人身藏兵器，在座位上砍元嗣，頭顱落到果盤中。又砍明泰，刺穿了他的腹部。蟲兒受了幾處傷，手指都掉了。居士翻墻得以脱身，茹法珍也逃跑回到朝廷。靈秀隨之前往石頭城迎接建安王寶寅，率領文武官員幾百人，呼唤行人避開，到杜姥宅。欣泰起初聽到事情發生，快馬奔馳進宫，希望法珍等人在宫外，城内的部署，必定都受委托，便實行廢立。不久法珍得以返回，部署關閉宫門配備兵器，不配備給欣泰兵士，鴻選在殿内也不敢發難，城外的人不久潰散。不多日事情被查清，欣泰、胡松等人都受死刑。

欣泰年輕時，有人爲他看相説當得三公之位，而年紀纔三十歲。後來屋上瓦片落下打傷額頭，又詢問看相的人，看相的人説："不再有三公的相貌，但年紀更加增加，也可以得到刺史之位。"死的時候三十六歲。

論曰：王仲德兩代受重用，能以功名伴隨始終。進入關中的戰役，檀道濟、王鎮惡都在他之下。元嘉年間向北征伐，則受别人的統率，有藺生的志向，而没有關公的憤怒，是長者啊！道豫雖然處於帝王之鄉，榮耀不是出自恩賜，時間經歷四代，人才不絶，文武之道，在這個家族不墜落，大概稱得上優異了。垣氏在宋、齊之際，世代顯示武將節操，崇祖效力於戰場，以韓信、白起稱許自己，最終遭遇如白起在杜郵被殺的殘酷，可稱慘痛。興世在鵲浦的奇計，遠大有深妙的道理，下垂絲帶建立旌旗，豈是憑空得到的？

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六

袁湛（弟）豹（豹子）淑（淑兄子）顗（顗從弟）粲（顗弟子）彖
（彖從弟）昂 馬仙琕（昂子）君正（君正子）樞（樞弟）憲（君正弟）敬 泌

袁湛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晋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内史，并知名。湛少與弟豹并爲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他祖父袁耽，晋時任歷陽太守，父親袁質，任琅邪内史，都很出名。年輕時，袁湛和弟弟袁豹都被從外祖父謝安賞識，謝安把他侄子謝玄的女兒嫁給袁湛。

宋武帝起兵，以爲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晋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爲尚書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武帝，帝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晋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

宋武帝起兵，命袁湛任鎮軍諮議參軍。因爲隨同征伐有功，袁湛被封爲晋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袁湛任尚書右僕射。宋武帝領兵北伐，袁湛兼任太尉，他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晋帝之命帶着賜予宋武帝爲九命上公的命令以及禮物拜授宋武帝，宋武帝謙讓。袁湛等人隨軍到洛陽，住在栢谷塢。范泰認爲受命爲使者，使命尚未完成，不用去拜謁晋先代皇帝的陵墓，袁湛獨自去五陵祭拜，當時人都稱贊他這種做法。

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禄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户。

以前，陳郡謝重是王胡之的外孫，謝重對待舅父們疏於禮儀，謝重之子謝絢是袁湛的外甥，謝絢曾經在辦公場所輕慢袁湛，袁湛嚴肅地對謝絢説："你們家兩代人都没有甥舅之情。"謝絢顯出了慚愧的神色。義熙十四年，袁湛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左光禄大夫。宋文帝即位，因爲袁湛是皇后之父，又追贈袁湛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敬公。大明三年，宋孝武帝駕幸籍田時，途經袁湛墓，派使者去祭拜，并增加五户守墓的民户。

子淳，淳子植，并早卒。

袁湛之子袁淳，袁淳之子袁植，都很早去世。

袁豹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咏，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并贖論。後爲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袁湛之弟袁豹字士蔚，他愛好學習，見聞廣博，善於言談，能兼及文雅和通俗之事。袁豹每次品評古今之事時，同時背誦古書、吟咏歌詩，常使聽的人不知疲倦。袁豹任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奏，請求讓自己母親檀氏拜爲國太夫人，有司上奏，認爲可以答應。袁豹認爲，婦人的爵號應當隨丈夫而定，孟懷玉的父親大司農孟綽現在位居九卿，他的妻子不應當順隨兒子的爵位。袁豹上奏要免去尚書右僕射劉柳等人的官職，皇上下詔令一并以贖罪論處。袁豹後來任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袁豹在任職期間去世。因爲參與伐蜀謀略的制定，袁豹被追封爲南昌縣五等子。袁豹之子袁淑。

袁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遒艷，從横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疏。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

袁淑字陽源，自幼就有風度、有氣概。在他衹有幾歲的時候，他的伯父袁湛對别人説："這個孩子不是一般的小孩。"到十幾歲的時候，他又受到姑父王弘的賞識。袁淑廣泛涉獵，知識廣博，但不從事剖章析句之學。袁淑的文章剛勁秀美，學識淵博貫通，表現出才氣與機辯。彭城王劉義康命袁淑任司徒祭酒。劉義康并不喜歡文學之士，雖然表面上對袁淑以禮相待，實際上感情却較疏遠。袁淑的姨表兄劉湛想要袁淑依附自己，而袁淑却不肯因爲劉湛而改變志向，因此違逆了劉湛。袁淑於是作詩説："種蘭不要傍着門，懷璧不要前去楚。楚地缺少識玉人，門邊不是種蘭處。"不久，袁淑因爲久病而免官。

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

元嘉二十六年，袁淑積功遷任尚書吏部郎。這年秋天，宋大舉北伐，袁淑在陪侍宋文帝時從容地説："現在將要席捲趙、魏，到岱宗去行封禪大典，我願意呈獻《封禪書》一篇。"宋文帝説："這是盛美之事，我哪裏承受得起？"袁淑出京任始興王劉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袁淑剛到任所，劉濬接見并對他説："想不到舅父竟然願意屈駕擔任我府中的官佐。"袁淑回答説："朝廷派我來任職，本來就是藉此光大你官府的聲望。"袁淑回京任御史中丞。

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

當時魏軍向南進攻，直到瓜步，宋文帝命百

議防禦之術，淑上議，其言甚誕。淑喜誇，每爲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

官議定防禦的辦法，袁淑呈奏見解，他的主張虛妄而不可行。袁淑喜歡誇大其辭，因此每每被當時人嘲笑。始興王劉濬曾經贈送三萬錢給袁淑，過了一夜又派人把錢追回，説是派出的使者弄錯了，想要用這種方式戲弄袁淑，袁淑寫信給劉濬説："我聽到古書中説，'七年之中，一會兒給予，一會兒奪走，仁義之士還有人會指責這種行爲'。何況你在短短的十天之内，或給或奪變得多麼急速啊。我恐怕諸侯們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你治國的政令了。"袁淑遷任太子左衛率。

元凶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并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剋？但既剋之後，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爲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床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并早卒。

元凶將行叛逆，那天夜晚袁淑正在朝中當值，元凶把袁淑和蕭斌等人叫來，流着淚告訴他們："明天早晨將要幹一件大事，希望你們協力同心。"袁淑、蕭斌都説："從古以來都没有這樣的事，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元凶劉劭大怒，蕭斌害怕了，就説："我恭敬地聽從你的命令。"袁淑呵斥蕭斌説："你就認爲殿下真有這樣的舉措嗎？殿下幼年時曾經患有癲狂病，或許現在舊病發作了吧。"劉劭更加大怒，就問袁淑："事情將會成功嗎？"袁淑説："你處在不被懷疑的地位，怎麼要擔心事情不成功？但是事情成功之後，你就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也就即刻來臨了。"劉劭的左右隨從拉着袁淑的衣服説："這是什麼樣的事，哪能再説停下來。"劉劭就站起身來，賜給袁淑等人褲褶，又到主衣那兒取來錦，每三尺裁爲一段，又從中剪開，分給蕭斌、袁淑以及左右隨從，命他們用來縛褲褶。袁淑出來回到值宿處，繞着坐榻走到四更纔就寢。劉劭將要出動，已和蕭斌同登一輛車，非常急促地呼叫袁淑，袁淑睡着始終未起。劉劭在奉化門停車，又催促袁淑趕上來。袁淑慢慢爬起來走到劉劭車後，劉劭命袁淑上車，袁淑拒絶不肯上。劉劭命左右在奉化門外槐樹下殺死袁淑。劉劭即位之後，追贈袁淑爲太常。宋孝武帝即位，追贈袁淑爲侍中、太尉，謚號爲忠憲公。又下詔命官府給袁淑家以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長期供應糧食。袁淑有文集在世上流傳。袁淑幾個兒子都很早去世。

兄洵，吴郡太守，謚曰貞。洵子

袁淑之兄袁洵，任吴郡太守，謚號爲貞。袁

顗。

袁顗

顗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晋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宫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毁，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

景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淦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爲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

及至襄陽，使劉胡繕修兵械，會

洵之子袁顗。

袁顗字國章，最初任豫州主簿，積功升遷爲晋陵太守，他繼承南昌縣五等子的封爵。大明末年，他被拜爲侍中，領前軍將軍。當時新安王劉子鸞因爲生母受到皇上的寵幸，自己也獲得隆厚的恩寵，太子在東宫有很多過失，於是皇上暗中有廢黜太子而立子鸞爲太子的心意，閑暇當中談及這事。袁顗極力稱贊太子好學，學問德行有日日更新之美。皇上十分生氣，站起來整衣進入内宫，袁顗也滿面怒容地走出朝堂。左丞徐爰向皇上進言，請求皇上寬宥袁顗，皇上的怒氣纔消解。後來皇上又認爲沈慶之才幹不够，言談當中常常鄙薄嗤笑沈慶之，袁顗又陳奏沈慶之忠誠勤懇，有才幹謀略，可以擔當重任。因此前廢帝深深感激袁顗，沈慶之也深深記住袁顗的恩德。

景和元年，前廢帝誅殺朝臣，他想要提拔袁顗，把朝政交給袁顗，於是袁顗升遷爲吏部尚書，被封爲新淦縣子。不久，前廢帝情趣反常，袁顗受到的恩寵頓然衰减，前廢帝開初命袁顗與沈慶之、徐爰參預主持銓選官員之事；不久却又反而因此怪罪袁顗，命有司糾彈袁顗，袁顗獲罪以白衣領職。袁顗跟隨前廢帝去湖熟，往返數日都不被召見，袁顗擔心禍事降臨到自己身上，就請求出京任職，於是被除授爲建安王劉休仁安西長史。劉休仁不去赴任，就命袁顗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的舅父蔡興宗對袁顗説：“襄陽星象險惡，你哪能頂着風險去那地方呢?”袁顗説：“利刀加在頸上，就顧不上防範飛射來的箭。現在離開京城，本心衹是想活着逃出虎口。况且星象是遥遠的事，哪裏一定會應驗?如果星象預示的災禍出現徵兆，我將推行德政禳除災禍。”於是袁顗就匆匆忙忙啓程，一路上常常擔心被追回京城。後來到達尋陽，袁顗纔説：“今天纔算逃脱了。”袁顗與鄧琬相互親密交往超乎尋常，每有空閑，一定整日整夜待在一起。袁顗與鄧琬品學門第本來相差很遠，現在這樣親密，大家都知道他懷有異心了。

到達襄陽之後，袁顗命劉胡修整兵器，正好

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顗子秘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

宋明帝安定了國家局勢，進京爲帝，晉升袁顗爲右將軍，并且派荆州典籤邵宰乘驛車返回江陵，取道襄陽傳達旨意。袁顗反叛朝廷的主意已經確定，但是糧食、武器還不充足，於是想先奉表向宋明帝稱臣。袁顗之子秘書丞袁戩説："表章一呈上去，我們就算是他的臣子，爲臣子却去討伐君王，在道義上是不行的。"袁顗聽從了袁戩的話，不呈表章。他假稱接受太皇太后的命令起兵。於是竪起軍旗，向四方飛送檄文，勸晉安王劉子勛即位爲帝，寫信給鄧琬要他不要解散軍隊。劉子勛即位，晉升袁顗爲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袁顗本没有作將領的才能，在軍營中未曾穿過軍服，談話之中也從不議論攻戰之事，衹是賦詩、探討文義而已，他又不能安撫結交手下將領。劉胡每每和他議論軍中的事情，他回答都非常簡略，因此，袁顗大失人心，劉胡常懷怨恨，氣得咬牙切齒。

胡以南運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换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踪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駡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顗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爲己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

因爲南方運送的補給還未到，軍士糧草匱乏，於是劉胡就向袁顗借用襄陽的糧食。袁顗回答説："我京城中還有兩座宅子未建成，正要經營料理，不能抽調資糧給你。"袁顗又相信那些來往商旅的話，説是京城米價昂貴，每斗米漲到數百錢，於是認爲用不着攻打，不久人心軍心自會離散，他就率軍坐等。宋明帝派袁顗以前的門生徐碩帶着自己親手寫的詔書勸導袁顗説："你未向我稱臣，現在仿效以前竇融的做法，還不算晚。"劉胡叛逃，没有告訴袁顗，袁顗到夜晚纔知道，於是大發脾氣，駡道："今年被這小子坑害。"袁顗呼叫手下牽來飛燕馬，他對手下的軍衆説："我將親自出營去追回劉胡。"袁顗藉此又暗中逃跑。到鵲頭，他和戍主薛伯珍及其部下數千人，步行攻取青林，想要直趨尋陽。夜晚在山間宿營，袁顗殺馬慰勞將士。袁顗回頭對薛伯珍説："我率領八州的軍隊爲安定王室而戰，但未戰一場就失敗了，這難道不是天意嗎！我不是不肯死，哪想到草野間苟且偷生呢，我衹是希望到尋陽，向主上謝罪，然後自殺罷了。"於是他慷慨激昂地喝呼左右隨從索要符節，再也没人應答他。到清晨，薛伯珍請求袁顗屏退隨從秘密交

方得改葬。

談，於是趁機砍下袁顗的首級到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那兒投降。俞湛之也就殺死薛伯珍，把袁顗的首級送呈朝廷冒作自己的功勞。宋明帝對袁顗違叛自己非常忿怒，就把袁顗的尸體扔入江中任其漂流，袁顗弟弟的兒子袁彖把尸體撈起，在石頭後岡掩埋。後廢帝即位，袁顗纔得以改葬。

顗子戩、昂。戩爲黄門侍郎，戍盆城。尋陽敗，伏誅。

袁顗之子袁戩、袁昂。袁戩任黄門侍郎，戍守盆城。尋陽叛軍失敗後，袁戩被誅。

袁粲　袁最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并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袁粲字景倩，他是袁洵弟弟的兒子。他的父親袁濯，是揚州秀才，去世很早。袁粲自幼失去父親，祖父憐憫他，所以給他取名爲愍孫。袁愍孫的叔叔伯伯都是當代富貴顯達之人，而他自己家却非常貧窮，常遭受飢寒。袁愍孫母親娘家是琅邪王氏，他母親是太尉長史王誕之女。母親親自紡紗績麻，以供給家中日常用度。

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吴郡，擁弊衣讀書，足不逾户。其從兄顗出游，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爲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群臣并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并免官。

袁愍孫自幼好學，有卓越的才能，伯父袁洵任吴郡太守，他隨伯父到吴郡，穿着破舊衣服讀書，足不出户。他的堂兄袁顗出外游玩，邀約他，他總是説有病，不肯出門。叔父袁淑很看重他，袁淑對子弟們説："我們家不缺少賢才，愍孫將一定會再任三公之職。"有人想要爲袁顗説親，袁顗之父袁洵説："袁顗配不上，正好可以與愍孫結親。"袁愍孫當時在場，他流着淚站起來走出去。袁愍孫很早就以品德好而被人看重，宋孝武帝即位，袁愍孫逐漸遷升爲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宋文帝的忌辰，群臣都在中興寺守八關齋，中午進齋食之後，袁愍孫另外同黄門郎張淹又食用魚肉。尚書令何尚之守法一向嚴謹，他把這事秘密報告孝武帝，孝武帝命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彈袁愍孫等人，袁愍孫等都被免官。

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宫，與顔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并摴蒱，愍孫勸師

大明元年，袁愍孫又任侍中，領射聲校尉，封爲興平縣子。大明三年，袁愍孫收受山陰人丁承文的錢財，把丁承文舉爲會稽郡孝廉，他因此而獲罪，被免官。大明五年，袁愍孫任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大明七年，他轉任吏部尚書，左衛將軍之職不變。當年，皇太子行冠禮，皇上駕臨東宫參加宴會，并和顔師伯、柳元景、沈慶之

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并起謝，久之得釋。出爲海陵太守。

等人玩摴蒲博戲，袁愍孫向顔師伯勸酒，顔師伯不肯飲，袁愍孫就凌辱他說："我不能和佞人交朋友。"顔師伯被皇上寵愛，皇上常常討厭袁愍孫因爲顔師伯出身貧寒而凌辱顔師伯，就藉此發怒說："袁濯這家夥如果没有遇上我，員外郎之職都未能得到，而現在你竟敢因爲别人出身寒微而輕視别人！"皇上要親手殺死袁愍孫，命人把他拉下座席。袁愍孫臉色不變，沈慶之、柳元景都起來替袁愍孫謝罪，過了很久皇上的怒氣纔消解。袁愍孫出京任海陵太守。

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

前廢帝即位，袁愍孫在海陵郡夢見太陽墜落到自己胸脯上，就很驚奇。不久，他被徵召進京在掌管機密的部門任職，歷任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袁愍孫非常注重自己的儀表舉止，前廢帝命袁愍孫裸露身體迫使他跑，他却像平常那樣從容不迫地行走，并回過頭來說："風雨交加，天色晦暗，鷄兒嘰嘰喳喳叫不停。"宋明帝泰始元年，袁愍孫任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并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袁愍孫儀容整潔端莊，很有風度和操守，他自視甚高，曾經著《妙德先生傳》，作爲嵇康《高士傳》的續篇，藉以自況。文中說："有位妙德先生，陳國人。神情深遠恬淡，容貌清俊秀美，性情孝敬，品行端正，安於淡泊簡樸的生活，有虞舜的遺風。先生從幼年以來就已多病，性情懶散，無所經營，也無所愛好；但是九流百家的學説，雕飾文辭、談説天人感應的本領，都泛泛瞭解它們的主要宗旨，却不憑藉這些技藝成名。他因爲家中貧窮，曾經出仕，但這并不是他的喜好。他掩蓋自己的行踪，隱藏自己的心智，家門常關，庭中的小道勉强可以走人。即使是揚子那樣沉寂無聲，嚴叟那樣幽居匿迹，也没有超過先生。先生修身養性，滿足自己的願望，别人始終找不到合適的言辭稱贊他。"袁愍孫又曾經對自己的朋友說："從前有一個國家，國中有個泉水被稱爲狂泉，國中之人喝了這泉水個個都變得瘋狂，衹有國君打井，喝井水，惟獨他一個人没染上狂病。國中之人都瘋狂了，反而認爲國君的不狂却正是一種瘋狂。於是國中人聚在一起商量，把國君抓起來，爲他治療狂病。用艾條灸

灼，施針用藥，什麼辦法都采用，國君不能忍受這種痛苦，於是也跑到狂泉喝泉水，喝完水也就變瘋狂了，君臣上下、大人小孩一樣瘋狂，大家纔又高興了。我既然不瘋狂，那就難以在世上立足，不久我也想要試着喝喝這狂泉之水了。”

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

袁愍孫自幼仰慕荀奉倩的爲人，在孝武帝時，他請求改名爲袁粲，孝武帝不答應，到宋明帝即位，袁愍孫又請求改名爲袁粲，字景倩。他的外孫王筠又說：“明帝忌諱很多，用反切，袁愍拼出來就是‘殞門’，明帝内心十分厭惡這個名字，於是命他改名。”泰始二年，袁粲遷任領軍將軍，可帶衛士三十人進入六門。當年，袁粲又遷任中書令，領太子詹事。泰始三年，袁粲轉任尚書僕射，不久即領吏部。泰始五年，加授袁粲爲中書令，又領丹陽尹。

粲負才尚氣，愛好虚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并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言“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袁粲以才幹自負，喜歡憑意氣用事，愛好清虚超逸，雖然權位顯赫，但他不把經營政務放在心上。他經常一個人在園林中散步，飲酒吟詩自娱。他家住在城邊，每每騎馬外出游玩，遇上心情愉快，常高興得忘了回家。郡南有一家園林中很有些竹石，袁粲隨隨便便地步行到這户人家，也不通報主人，而直接到竹林中，長嘯歌吟，悠然自得。主人出見，他便和主人談笑，顯得十分親密。不久，袁粲的車騎、僕從、儀仗、衛士等都趕到這家門口，主人纔知道來客是袁尹。袁粲又曾經在種滿白楊的郊野漫步，途中遇見一位士大夫，袁粲便叫他來一起痛飲，第二天，這人認爲是被袁粲賞識，於是趕到袁粲府門請求晋見。袁粲說：“因爲昨天飲酒無伴，所以暫且邀你作伴罷了。”終不和這人見面。袁粲曾作五言詩，其中說到“足迹雖在京城，心意却在滄洲”。這大概正是他志向的寫照。

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

泰始七年，袁粲任尚書令。起初，袁粲觸忤了孝武帝，袁粲的母親等着孝武帝的車駕出宫，抱着磚向孝武帝叩頭，直到頭上流血，磚破碎傷了袁粲母親的眼睛。從這以後，袁粲與人說話時，假若有人失誤說出‘眼瞎’之類的話，他就往往要整天傷心流淚。袁粲曾經患病，他母親擔心記挂，白天睡覺時，夢見袁粲之父，形貌臉色

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彦回、劉勔并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

和生前一樣，袁粲之父對其母說："愍孫的病不用憂慮，他將要成爲國家的棟梁，不要擔心他會被埋没。衹是怕他富貴之後，最終將要覆亡罷了。"以後袁粲之母未曾説過這事。袁粲顯貴之後擔當重任，他母親常常害怕他覆亡，就把這件事告訴他，因此袁粲常常貶抑自己。宋明帝臨終，袁粲和褚彦回、劉勔等人一同接受遺命，又加班劍二十人，賜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給袁粲增加兵衛五百人。元徽元年，袁粲遭逢母親喪事，袁粲離職葬母，葬禮完畢，袁粲回朝攝理本職，加號衛將軍，袁粲不肯接受。袁粲生性十分孝敬，在喪期中身體衰弱得很厲害，在祭奠親人的祖日和祥日，袁粲都告訴衛軍謝絶客人來訪。

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托，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并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

元徽二年，桂陽王劉休範叛逆，袁粲由人攙扶着走上朝堂，皇上命他增加隨身衛兵，府中設置佐吏。當時形勢危急，叛賊已經攻到南掖門，衆將意志消沉，都不能奮起抗拒叛賊。袁粲慷慨激昂地對衆將帥說："叛賊已經進逼，但我們人心離散，我是居喪之人，但因接受先帝遺命，本來就應當以死報效朝廷，今天我將和褚護軍一同爲社稷而死。"接着就命左右隨從備馬，言辭神色都十分悲壯。這時候陳顯達等人因感動奮發而出城作戰，叛賊當即被消滅。叛亂平息之後，袁粲被授爲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因爲揚州劃分爲郡，袁粲堅決不肯移任。元徽三年，袁粲徙任尚書令，衛軍、開府之號都不變，袁粲都堅決拒絶，服喪期滿纔接受任命。又加授袁粲侍中，爵位晋升爲侯，袁粲又不肯接受。

時粲與齊高帝、褚彦回、劉彦節遞日入直，平决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决，或高咏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

當時袁粲與齊高帝、褚彦回、劉彦節等人依次輪流入朝當值，裁斷處理國家政事。袁粲沉默寡言，不肯裁斷政事，主書每次去請示，要他决斷，他有時高聲吟咏回答主書。偶爾拿出一個主意，那麽就没有人能改變這個主意。袁粲一向很少與人交往，家中没有閑雜賓客，閑居在家就高枕而卧，不與人交往。他接見的文士，清談的客人，不過一兩個。宋順帝即位，袁粲遷任中書監，司徒、侍中之職不變。

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

齊高帝住進東府之後，特地派袁粲鎮守石頭。袁粲一向恬淡謙退，每次朝廷有命令，他總是到迫不得已纔遵命赴任。這次詔命要他鎮守石頭，他立即就順從旨意。袁粲有個門客懂得觀測雲氣，門客對袁粲説："石頭那邊的雲氣很凶險，去那兒必定有災禍。"袁粲不做回答。朝廷又賜給袁粲油絡通幰車，准許他帶衛士五十人進殿。

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彦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并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彦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黄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剋日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彦節、候伯等并赴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彦節已奔，嘆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静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彦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静分兵攻府西門，彦節與兒逾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静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

當時齊高帝正圖謀改换天命，代宋爲帝，袁粲因爲自己身受先帝臨終遺命，不想事奉兩個朝代，因而暗中存有異心。劉彦節是宋氏的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是太后兄長之子，一向喜歡用兵打仗，兩人都擔心不會被齊高帝所容，於是都和袁粲交結，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將領都和袁粲聯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叛，齊高帝親自到袁粲那兒，袁粲假稱有病不肯見齊高帝。袁粲的同宗人袁達認爲這時候不應當表露出自己的異心。袁粲説："他假若要挾持我進朝廷，我就無話可説，一旦被帶進朝廷，就再也不能出來了。"當時齊高帝入駐朝堂，劉彦節堂弟領軍將軍劉韞在門下省值宿，卜伯興任直閤，黄回等將領都率軍在新亭。袁粲等人謀劃，確定日期，假藉太后的命令，派劉韞、卜伯興率領宿衛的軍士到朝堂進攻齊高帝，黄回率軍來接應，劉彦節、任候伯等人都趕赴石頭。但是計劃泄露了。這以前，齊高帝派將領薛深、蘇烈、王天生等人領兵戍守石頭，説是幫助袁粲，實際上是防備袁粲。又派自己的心腹王敬則爲直閤，與卜伯興共同統領禁衛軍。王蘊聽説劉彦節已經逃跑，哀嘆説："今年的事失敗了。"於是他也匆匆忙忙率領部下趕往石頭，薛深等人占據城門向王蘊放箭。王蘊等認爲袁粲等人已經戰敗，於是就四散逃跑。齊高帝把情況告訴王敬則，王敬則誅殺劉韞和卜伯興，又派軍主戴僧静趕往石頭幫助薛深從倉門向裏進攻。當時袁粲與劉彦節等人在東門布置軍士防守，戴僧静分出兵士攻打袁府西門，劉彦節和他的兒子翻城墻逃出。袁粲回到廳堂安坐，四周點亮燭炬照着自己，他對兒子袁最説："我本來就知道一根木頭挽救不了大厦崩塌的危局，衹是因爲維護名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

聲和道義，纔到了現在這種地步。”戴僧靜暗中向前，想要舉刀直向袁粲砍去。袁粲之子袁最覺察到形勢異常，於是大叫，抱着父親請求讓自己先死，兵士們個個都流下了眼淚。袁粲說：“我不失爲忠臣，你不失爲孝子。”於是請求讓自己拿筆寫下遺言說：“我爲大宋獻出忠心，作爲臣子應當做到的忠和義我都已經完成，現在就魂歸墳地，永遠生活在山丘上。”戴僧靜於是把袁粲父子都殺死。

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舫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

以前，在大明年間，袁粲與蕭惠開、周朗同乘一輛車，正逢大舫斷開，他們停車等待，蕭惠開自己照着鏡子說：“我没有活到出仕的壽命。”周朗久久地握着鏡子，然後說：“我視死如歸。”袁粲最後說：“我將會位至三公，却没有個好結果。”到這時他們所説的話都應驗了。

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夜并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

袁最字文高，當時十七歲，袁粲父子被殺之後，他們手下的人都四散逃跑，任候伯等人在那天夜晚也都從新亭趕往石頭，以後都被誅殺。

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没。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

袁粲的小兒子衹有幾歲，乳母帶着他投靠袁粲的門生狄靈慶。狄靈慶說：“我聽説交出這個小孩可以獲得重賞，現在袁氏已被消滅，你還爲誰藏匿這個小孩?”狄靈慶於是抱着這個小孩到官府出首。乳母哭着號呼天地說：“袁公從前待你有恩，所以我冒着危險投靠你，你爲什麽要用小孩的命去换取那小利？假如天地神靈有知，我將會見到你全家死絶。”袁粲的小兒子死了之後，狄靈慶常常見到那孩子像生前一樣騎着大羝狗玩耍，經過一年多，鬬場中忽然出現一條狗跑進狄靈慶家，在庭中遇見狄靈慶，就把他咬死了，不久，狄靈慶的妻子小孩也都死去。這狗就是袁粲小兒子常騎的那條狗。

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彦節并與先朝同奬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録。歲月彌往，宜沾優隆。”於是并命改葬。

齊永明元年，齊武帝下詔說：“袁粲、劉彦節都和我們先代皇帝一同輔佐宋室，沈攸之在景和年間也有忠於宋室的誠心，他們雖然没有保住晚節，但當初的忠心應當記載下來。歲月已經過去很久，應當給予他們優厚的恩遇。”於是下命令讓這幾人全都改葬。

莫嗣祖

粲省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

袁粲手下省事莫嗣祖，平常受到袁粲的信任

劉彦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實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静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閤，中旨用嗣祖爲師。

和重用，袁粲命他向劉彦節等人傳達密謀。到袁粲被殺之後，齊高帝問莫嗣祖："你知道袁粲圖謀叛逆，爲什麽不報告？"莫嗣祖説："我是個小人，没有見識，但蒙受袁公的厚恩，實在不願辜負他的恩德，今天去死也心甘情願。你假若賜給我性命，我也不願意背負袁粲而獨生。"戴僧静勸齊高帝殺掉莫嗣祖。齊高帝説："他是各爲其主。"於是赦免了他，任用他爲省事。幾個朝代都很賞識他。梁豫章王在剛剛出發去自己封國的時候，宫中傳出旨意，讓莫嗣祖爲豫章王師。

袁彖

彖字偉才，顗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内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顗見誅，宋明帝投尸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并器之。

袁彖字偉才，是袁顗之弟袁覬之子。袁覬好學，有傑出的才能，早年就有很好的名聲，在宋出仕，任武陵内史。袁彖自幼就有風度、有氣概，善於寫文章，也精於談論玄學。袁彖被舉爲秀才，依次被授爲諸王府參軍，袁彖都不就職。袁覬臨終時給兄長袁顗寫信説："史公的才學見識都令人贊許，足以光大祖先的基業。"史公是袁彖的小名。袁顗被誅，宋明帝把袁顗的尸體投入江中，不許人收殮埋葬。袁彖與一名家中的老僕，身穿便服暗中尋找尸體，經過四十餘天纔找到，他把尸體秘密埋藏在石頭後岡，他親自背土埋尸。袁彖懷藏袁顗的文集，時刻不離身。宋明帝死後，袁彖纔改葬袁顗。袁彖的堂叔司徒袁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都很器重袁彖。

仕宋爲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己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争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迥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

袁彖在宋代任齊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在齊代任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因爲彈劾謝超宗的奏章違背了皇上旨意而獲罪，袁彖被免官。後來，袁彖被拜爲廬陵王諮議。當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弟苟胡之的妻子被曾口寺和尚奸淫，和尚夜晚又進入苟家，苟蔣之殺死和尚，被官府查獲，苟蔣之陳説，因爲這是污辱一家名聲的事，想要告官却感到羞耻，要忍住却又做不到，和尚實在是自己殺死，苟胡之的陳述也是這樣，兄弟争着承擔罪名去死。江陵令宗躬把這案情禀告州府，荆州刺史廬江王要部屬進行詳盡的討論。袁彖説："在寒冷的季節，纔顯示松竹的節操；危機出現的時刻，纔看出忠貞的品格。我認爲，苟蔣之、苟胡

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

之殺人，本心并非凶暴，審案定罪的日子，兄弟倆互相把生的機會讓出來，這事會讓見着的人傷心，這種道義會讓素不相識的人同情。從前孔文舉把罪責歸於自己，没有被治罪，苟蔣之的心意，實在和古人相符，假如讓他遭受嚴刑，實在傷害了做善事的人。”因此苟蔣之兄弟都免遭死刑。

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吴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瓜，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説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禄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既而帝游孫陵，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腴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

袁彖積功遷升爲太子中庶子，出京任冠軍將軍，監吴興郡事。袁彖生性剛直，因爲説話不注意而觸忤了齊武帝，袁彖又鄙薄王晏的爲人，王晏請求和他結交他却不作回答。齊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削瓜，王晏在齊武帝身旁説：“宫外流傳着有關金刀的言論，陛下恐怕不宜用這種東西。”齊武帝向王晏窮根問底，王晏説：“這事是袁彖對我説的。”齊武帝因此生氣，怒氣很久都没有消解。袁彖到吴興郡，因爲用度超過應得俸禄而獲罪，被免官交付東冶關押。袁彖之妹是竟陵王蕭子良妃，蕭子良世子蕭昭胄當時衹有八歲，去見齊武帝時形容憔悴，神色凄慘，齊武帝問蕭昭胄其中原因，蕭昭胄流着淚説：“我舅舅犯罪，現在關押在尚方獄中，我母親已經悲泣多日，不肯進食，我所以不能平静。”齊武帝説：“我專門爲你赦免他。”不久，齊武帝出游孫陵，遠望東冶説：“東冶中有一名漂亮的尊貴囚犯。”過了幾天，齊武帝與朝臣駕臨東冶，檢查倉庫收藏，順便在那兒宴飲，賞給囚徒酒肉，齊武帝又命袁彖來見自己，并和袁彖談話，第二天就釋放了袁彖。袁彖後來又任侍中。袁彖身體肥胖，異於常人，每次跟從皇上到郊野射雉，要幾個人扶着他，他纔能徒步行走。袁彖幼年時母親就去世，被伯母王氏撫養，袁彖事奉伯母像對待自己的親生母親，在家中很講究孝道。隆昌元年，袁彖去世，被謚爲靖子。

袁廓之

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晋之王裒。顔延之見其幼時，嘆

袁彖同族人袁廓之，字思度，他是袁宏的曾孫。他父親袁景雋，宋代任淮南太守，無罪而被誅。袁廓之終身不聽音樂，穿布衣，吃蔬食，從不出門，以表示不做宋的臣民，當時人把他和晋代王裒相提并論。袁廓之幼年時，顔延之見到

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僩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悦。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他，感慨地說："有個像袁廓之這樣的兒子就足够了。"齊國建立，袁廓之纔出仕，漸漸升遷爲殿中郎，王儉、柳世隆盡心誠意地厚待他。袁廓之任太子洗馬。當時何僩也被稱爲才子，他爲文惠太子作了一首《楊畔歌》，文辭十分艷麗浮華，太子很高興。袁廓之勸諫說："《楊畔》這首歌，既不是典雅之辭，而且聲調十分哀傷，殿下應當把心意放在《簫》、《韶》這種典雅的樂曲上，爲什麼要去聽那種亡國之音?"太子改變態度，神色莊重地向袁廓之道歉認錯。

袁昂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

袁昂字千里，他是雍州刺史袁顗之子，袁顗起兵失敗，袁昂躲在一個和尚那兒。和尚帶着袁昂出關，關吏懷疑袁昂不是普通人，和尚一邊用禪杖敲打袁昂，一邊和袁昂説話，這纔逃過了關卡。又有人説：袁顗敗亡時，袁昂纔五歲，乳母帶着他藏在廬山，州郡派人到山野搜尋，在乳母躲藏的地方見到一隻老虎，就離開了，袁昂於是得以逃脱追捕。遇上赦令，袁昂纔公開身份，但還是被流放到晉安。在南方袁昂祇是一味勤奮學習。到元徽年間，袁昂纔被准許回到京城，當時他十五歲。當初袁顗敗亡時，袁顗的首級被傳送到建鄴，後來收藏在武庫中，用漆在袁顗的頭顱上題寫了他的名字，以資識别，到這時候纔把頭顱還給袁昂。袁昂號呼痛哭，直到嘔出血來，幾次三番昏厥過去又蘇醒過來。袁昂用淚水洗頭顱，頭顱上題寫的漆字都擦洗乾净了，人們認爲這是袁昂孝心的感應。把頭顱和尸體合葬之後，袁昂又穿上喪服，在墓旁結廬而居，他的堂兄袁彖常去看望關懷他，爲减輕他的哀痛而開導他。

昂容質修偉，冠絶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黄門郎。

袁昂容貌秀美，身材高大，在當時首屈一指，因爲父親冤屈而死，所以袁昂終身不聽音樂。後來，袁昂與袁彖同去拜見堂叔司徒袁粲，袁粲對袁彖説："袁昂自幼失去父親，現在能這樣，可知棟梁之材自有所在。"袁昂在齊出仕，任王儉鎮軍府功曹史。王儉後來任丹陽尹，他在後堂單獨接見袁昂，指着北堂對袁昂説："你一定會處於這個地位。"袁昂積功遷升爲黄門郎。

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

袁昂本名千里，齊永明年間，武帝對他説：

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毁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以喻之曰：

"昂昂千里之駒，你有這種氣度。現在把你的名字改爲袁昂，就用千里作字。"袁昂後來任衛軍武陵王長史。袁昂遭逢母親喪事，他因哀痛而身體十分瘦弱，守喪超過禮儀，服喪未滿他堂兄袁彖又去世。袁昂自幼失去父親，被袁彖撫養，於是袁昂身穿齊衰喪服爲袁彖服喪一年。有人對此感到奇怪，問袁昂爲什麼爲堂兄服齊衰喪服，袁昂給這人寫信解釋說：

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虚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侄，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絶，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臨紙哽咽，言不識次。

我聽説，禮儀由恩義决定，喪服是爲了表達感情，所以有小功之親的兄弟二人同在别的國家，一人死去，另一人要加一等喪服爲他服喪，同室而居的人就有緦麻之親，這些都在以前的典籍中寫明。我這孤兒早年没有得到上天保祐，自幼就失去父親的庇蔭，没能以尊奉父親的態度事奉皇上，没能親聆父親的教導，在幼小的童年，未能和達官貴人來往。堂兄對我撫養訓導，教給我道義，又每每藉助他的談論和評價，擴大我的聲譽，我能在人世間交往自立，其來由實在在於此。又加上爲我擴大房宇，使我住宅華麗寬曠，家財與我共有，讓我隨意取用，從始到今，已經有三十餘年了。他對我愛護備至，言辭中從不責駡，姊妹子侄，全都培養成人。我深深地真摯地懷念他，這懷念之情在他去世之後就更加深厚更加濃鬱，對我的這種恩情，我到九泉之下都難以報答。既然感情如同同胞手足，而服喪却又按照堂兄弟間的禮儀，於情於理，都深感不安。從前馬棱與堂弟馬毅同住，馬毅去世，馬棱爲馬毅服心喪三年。仲由不除去喪服，也是順應情感采取的做法。我的見識雖然趕不上古人，但實在是懷着仰慕古人的誠心。我常常想，堂兄百年之後，我要爲他服齊衰一年；想不到家道衰落，災禍降臨，一旦居親喪，我這守喪的人又遭受今天的災難。想到這些，就悲痛欲絶，傷痛日日加深。現在乘我還活着，想要實現爲堂兄服齊衰的願望，希望藉此寄托我無可思慕的悲痛，稍微抒發我無窮無盡的哀思。雖然禮儀中没有明確的依據，

但已有先例，我的心願促使我一定要這樣做。臨到下筆，哽咽不止，言辭雜亂。

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直。

袁昂後來任御史中丞。當時尚書令王晏之弟王詡任廣州刺史，收受很多賄賂，袁昂依據事實彈劾王詡，不畏懼王家的權勢，當時人都稱他正直。

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悦。尋出爲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没，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吴興太守。

以前，袁昂任太子洗馬，明帝任領軍，明帝欽仰袁昂的風采和素養，多次駕臨袁昂那兒拜訪。明帝登上帝位之後，袁昂陳奏政事時，明帝常把袁昂留下來交談，他對袁昂説："從前因爲你有很好的名聲，我曾親自去拜訪你。"袁昂回答説："陛下還未登上帝位的時候，我就蒙受了三顧茅廬的恩遇。"明帝十分高興。不久，袁昂出京任豫章内史，因爲遭逢生母喪事而離職。他護送靈柩回京城，中途，江上風急浪涌，袁昂於是把自己和靈柩縛在一起，發誓將和靈柩一同沉浮。風止住之後，其他船隻都沉没，衹有袁昂一條船得以保全，大家都説這是袁昂孝敬的誠心所致。母親葬事辦完之後，袁昂在守喪期間朝廷命他奪情起復，任吴興太守。

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曰：

永元末年，梁武帝起兵，各州郡都望風而降，衹有袁昂據郡抗拒。梁武帝親自寫信給袁昂曉諭他説：

>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兹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掎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

> 禍福没有定數，興亡却由上天安排，被上天拋棄，憑人力怎能匡救？機運不會兩次出現，要抓住機運就要乘早行動。近來風聞道聽途説，説你想占據一方。我既不清楚你的想法，姑且先陳述我的意思。現在皇上殘暴無道，狂惑悖亂，這是遠古以來没有的事，他窮凶極惡，一天勝過一天。上天没有拋棄齊，聖明的君王爲齊開闢了新的國運，天下有了依靠，百姓獲得新生。我擔當前驅的重任，將要掃除京城中的獨夫和他的黨徒，獨夫敗潰的日子，將不會遠。更加上熒惑星正在端門，太白星進入氐室，星象在天上顯示，人事和天象相符，天下之人不謀而合要掃除獨夫，就應當在這個時機。況且范岫、申胄早就獻納誠心，他們率領手下軍隊各守一方，互爲掎角之勢；而你想要憑藉小

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詳擇。

小的一座郡城，對抗强大嚴整的正義之師，大樹的根、幹既已傾覆，枝葉又想依附在哪裏？現在爲昏庸的君王盡力，不能算是忠；招致全家人被屠滅，不能算是孝。忠孝都丢掉了，你還想托身於何處？何去何從，希望你審慎選擇。

昂答曰：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飧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袁昂回覆説：

都史帶着你的信來了，承蒙你教誨。你憑藉衆人的傳言，説我有率兵勤王的舉動，同時又受到你的責備，説祗有我没向你獻納誠心。反復閲讀你言辭嚴厲的來信，就如臨萬仞深淵。三吴内地，不是適宜打仗的地方，何况憑藉一座偏居一隅的郡城，又怎麽能有什麽大的作爲？近日接到朝廷的命令，説是這個地區出現很多令人擔憂的事情，派我來安撫。在你旌麾所至，人人都肉袒軍門，膝行拜伏，祗有我一個人敢於遲遲未來歸服，就正是因爲我度量自己平庸無能，文武兩方面都没有特長，祗不過是陳國一個低賤之人罷了。我即使想獻納誠心，也不能增添大軍的威勇，赦免我這愚人默不作聲的罪過，哪裏又會摧折將領們的聲威。希望藉助將軍的寬弘大度，讓我能够從從容容按照禮儀辦事。我認爲，受到别人一餐飯那樣小小的施捨，尚且要以死相報；何况食受君王的俸禄，在突然間全都忘却，不祗是一般人認爲不可以，恐怕明公你也會鄙薄這種行徑。

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

建康城被攻克，袁昂爲東昏侯舉哀痛哭。當時梁武帝命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部州郡，他命李元履説："袁昂出生在有德行之家，他們家世代保有忠貞的節操，我們一定要寬容他，不要藉助兵威凌辱他。"李元履到達吴興，傳達朝廷旨意，袁昂也不表示投降，祗是打開城門、撤除防守而已。袁昂到達京城，梁武帝也不追究他的過失。

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曰：

恩隆絶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

天監二年，武帝命袁昂任後軍臨川王參軍事。袁昂上表拒絶説：

在我絶望的時候給我隆厚的恩遇，在我心灰意懶的日子各種喜慶全都來臨，柴薪之

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斫戮之人，赊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

灰不足以比喻我的無能，枯荑生楊也不足以比擬我獲得新生的處境。我提起衣襟，拾級聚足迎接使臣，不勝顛仆狼狽。我翻遍三墳，詳查六典，查找有關賞罰的條文，翻檢判定生死的律法，聖主明君，個個都制定嚴明的法律條文，每個朝代都嚴格地執行五刑。因此塗山剛會集群神，首先就誅戮後至的防風氏，酆邑剛建造，就有征伐助紂爲虐的崇侯虎。從來没有誰像我這樣，本該受到斬戮，遭受耐刑，却在萬死之中獲得生機，受到刑法的寬免。皇上施恩到我這個罪人，對我的恩惠實在弘大，我披心瀝血，請求讓我説幾句話。

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游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

我是東國一卑賤之人，學問德行都没有什麼可取，既没有鳴雁直木那種忠貞的節操，又没有什麼仕官的朋友可以獎掖提携，祇是藉助自己的外表，得以離開農作而出仕。去年爲填補空缺，濫竽充數，在東隅任職，正逢你奉行天子之命懲罰罪人，勢如疾風雷電，遍及四方，在那時候，負鼎獻圖甘願臣服，手執玉帛積極加盟的人接二連三天天趕到；祇有我這愚昧之臣，遲鈍糊塗，不明大義，爲輕如鴻毛之事而殉身，忘記同心同德保衛社稷的重任。但是三吴民風澆薄，地方偏狹，五湖來往都經由這裏，這地方屢屢發生田儋那樣的變亂，每每擔心出現殷通那樣的災禍，我祇是仿效孔君魚那樣保住郡城，於是失去師從涓懷才待時，不苟求名利。誤期而至的人要被斬首，我甘願遭受這刑戮；明施刑法，徇示衆人，誰説不對。幸虧遇上皇上法律寬弘，承蒙皇上開恩寬宥，還是應當减等受罰，遭受鬼薪、白粲的刑罰，但竟然全給我開脱罪名，免受穿囚衣、戴刑具的懲處。再造生靈使我重獲新生，回到人間，滌蕩瑕疵和污穢，入楚游陳，一次又一次受到皇恩的沐浴。古人曾經説過：死并不難，要正確對待死很難。我蒙受的恩惠，自古以來從無記載，我不知道將要怎樣爲皇上盡心竭力而死。

武帝答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

武帝回覆他說：“我遺漏了像管仲那樣的射鉤之臣，你就不要把自己當作外人。”

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不久，袁昂任侍中，遷任吏部尚書。武帝對袁昂說：“齊明帝在你頭髮烏黑時任用你爲尚書，我在你頭髮變白時纔任用你爲尚書，對此，我實在感到有愧於你。”袁昂回答說：“我生下來到現在已經四十七年了，四十歲以前，是我自己的生命，四十歲以後的七年，是陛下賜予的。七歲任尚書，顯達不能算晚。”武帝說：“士人實在不是徒有虛名。”

十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内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并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

天監十五年，袁昂任尚書左僕射，不久任尚書令。當時僕射徐勉權勢顯赫，凌駕於百官之上。徐勉到袁昂家飲宴，賓主都十分高興。徐勉請求袁昂叫出家中婦女來斟酒傳杯，袁昂遲延了很久都不肯叫婦人出來，徐勉苦苦請求。袁昂不得已，就吩咐五六個婦人出來，這些婦人剛走到齋閤，袁昂就對徐勉說：“我家中没有青年婦人，這些老嫗全是我孩子們的母親，她們不是王妃之母，就是公主的婆母，現在命她們問候你。”徐勉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慌忙請袁昂讓婦人們回内室，他這纔知道袁昂地位的尊貴。

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

袁昂在朝中正直敢言，當時人稱他爲宗臣。昭明太子去世，皇上立晋安王蕭綱爲皇太子，袁昂却單獨上表，説應當立昭明太子的長子蕭歡爲皇太孫。他這主張雖未被采納，但袁昂却因此在朝廷享有聲譽。從這以後，袁昂告老請求退職，不再過問朝中事務。

昂雅有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閫棺，無慚鄉里。往忝吴興，屬在昏明之際，既暗於前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得全門户。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絶，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

袁昂很有知人之明，他不隨便和人交往，有機會進入他家門做賓客的人號稱登龍門。大通年間，袁昂位至司空，大同六年，袁昂去世，死時八十歲。皇上下詔當天舉哀悼念袁昂。以前，袁昂臨終時留下奏疏，不要朝廷贈謚，命令兒子們不要爲自己寫記述生平的行狀，也不要寫墓志銘，凡是需要的東西，全都要裁減或不用。袁昂又說：“我釋褐出仕，本不希求富貴，但是官位不低於同輩人，衣食也粗略地反映出我的榮顯，處在這樣的身份而死，面對家鄉不會覺得有愧。以前忝任吴興太守之職，正處在黜昏君、立明主改朝換代的時刻，我昏昧糊塗，没有事前看清形

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脱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

勢，對聖朝没有獻納誠心，我不懂天命，甘心在大庭廣衆之下遭受刑戮，幸虧蒙受皇上的特殊恩遇，我得以保全自己和家族。我自念負罪私門，升登顯貴的希望已經斷絶，能够保存性命，就算是萬幸，想不到又蒙受恩寵，竟然到了現在這榮顯的地位。我常想竭盡忠心報效皇上，實現我素有的心願，所以朝廷每次派兵北伐，我就上表請求出征。這是出自内心的真誠誓言，并不是虚假之辭。因爲平庸怯懦，没有特長，所以都未獲准許。即使我想拼死報國，朝臣們的議決總是不聽從我的請求。今天我瞑目而逝，衹有在九泉之下去了却我的遺憾。聖朝遵用古制，像我這樣的名聲地位，或許會因追念我而賜給你們恩寵，假如贈官爵給你們，無論如何不要接受。”袁昂的幾個兒子多次上表陳奏袁昂臨終的心願，皇上下詔不准許，贈謚爲穆正公。袁昂有文集二十卷。

馬仙琕

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稱。

以前，袁昂歸順梁的時候，有個名叫馬仙琕的人，也以忠義節烈著稱。

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父憂毁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仕齊位豫州刺史。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他的父親馬伯鸞，宋時任冠軍司馬。馬仙琕從小以果决勇敢著稱，父親死後，他哀痛憂傷以致身體瘦弱，守喪超過禮儀的規定，他親自背土堆造墳墓，親手在墓園種植松柏。馬仙琕在齊出仕，位至豫州刺史。

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説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説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

梁武帝起兵，派馬仙琕的老朋友姚仲賓去説降馬仙琕，馬仙琕先爲姚仲賓擺設酒宴，然後在營門把姚仲賓斬首示衆。梁武帝又派馬仙琕的族叔馬懷遠去説降，馬仙琕説：“大義滅親。”又命人把馬懷遠推出斬首。馬懷遠邊哭邊叫，軍中人也爲他求情，他纔得以不死。

武帝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漕。建康城平，仙琕舉哀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滅。公等雖無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内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

梁武帝率軍到達新林，馬仙琕還在江西每天襲擊梁武帝的運糧船。建康城被攻下之後，馬仙琕爲東昏侯舉哀悼念，他對手下的軍士們説：“我受人委任爲刺史，按道義不容許投降，現在兵力衆寡不等，我們勢必會被全部消滅。你們雖然没有背叛之心，但你們的老父老母怎麽辦？我來做忠臣，你們做孝子，各人盡力完成自己承擔的道義，不是也行嗎！”於是馬仙琕把城内的士

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脱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鈎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絶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效耳。”

兵都打發出城去投降梁武帝，衹留下數十名壯士，關閉城門堅守。不久，梁武帝的兵士攻進來，把馬仙琕包圍了數十層。馬仙琕命壯士們張弓搭箭，包圍他們的士兵都不敢靠近。到了夜晚，馬仙琕命壯士丢下弓箭説：“你們儘管來捉我，我信守道義不投降。”士兵們把馬仙琕裝上檻車送往建康，到石頭就除去馬仙琕身上的刑具。梁武帝要馬仙琕等袁昂到後一起來見自己，説：“要天下人見見這兩位忠義之士。”梁武帝勸勉馬仙琕説：“射鈎斬袪，對這些罪過以前的君王可以不怨恨，你也不要因爲曾經殺死使者、斷絶糧運而有所顧忌，自己疏遠我。”馬仙琕道歉説：“我如同失去主人的犬，後來的主人喂養我，我就又被主人驅使。”梁武帝笑着贊賞他這番話。不久，馬仙琕的母親去世，梁武帝知道他家貧窮，於是賜給他豐厚的財物資助他辦理喪事。馬仙琕號哭着對自己的弟弟馬仲艾説：“我蒙受大的恩遇，還未獲得報效的機會，現在又一次蒙受特殊的恩惠，我和你定要盡心竭力報效皇上啊。”

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浛洭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

天監四年，梁國軍隊攻打魏，每次作戰，馬仙琕常常勇冠三軍，他和衆將領談論戰績的時候，口中從來不曾説過功勞之事。有人問他爲什麽這樣做，馬仙琕回答説：“大丈夫遇上好的時世，應當進不追求名利，退不逃避罪責，這就是我平生的願望，爲什麽要談論功勞？”馬仙琕任南義陽太守，多次打敗山蠻，南義陽郡境内平静安寧。因爲有功，馬仙琕被封爲浛洭縣伯。他遷任司州刺史，晋升爲貞威將軍。

魏豫州人白早生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

魏豫州人白早生率領懸瓠來投降，梁武帝命馬仙琕趕往懸瓠，又派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領軍隊做馬仙琕的後援。馬仙琕進駐楚王城，派副將齊苟兒去幫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攻打懸瓠，抓獲齊苟兒，又進攻而擒獲馬廣，把他們送往洛陽。馬仙琕未能援救。武會超等人也相繼潰敗退兵，魏軍進據三關，馬仙琕因此被徵召回京，任雲騎將軍。

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累

天監十年，朐山人殺死琅邪太守劉晰，率琅邪城投降魏，皇上下詔加授馬仙琕假節之號，率軍進討。魏徐州刺史盧昶率領十餘萬軍兵趕赴

戰破走之。進爵爲侯，還豫州刺史，加都督。

琅邪，馬仙琕多次作戰，打敗并趕走魏軍。馬仙琕爵位晋升爲侯，還任豫州刺史，加都督。

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剋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

馬仙琕在擔任將領以及任州郡地方官時，能够和士卒同甘共苦，身上穿的不過是布帛衣服，居住的地方不使用幃幕衾屏，率軍出征，他的飲食和析薪養馬的役夫那些最下等的人相同。他率軍在邊境時，常常單身潛入敵境，偵察敵情，瞭解敵方營壘、村落以及險要之處，因此作戰多能取勝，士卒也心甘情願爲他盡力，梁武帝十分看重并依仗他。馬仙琕在豫州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左衛將軍，謚號爲剛。當初，馬仙琕幼年時名字是仙婢，長大成人之後，認爲婢字作名不典雅，於是用玉作偏旁，代替女字偏旁。馬仙琕之子馬巖夫承襲他的封爵。

袁君正

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

袁昂之子袁君正字世忠，自幼聰明敏捷。還在幾歲時，父親患病，他晝夜不眠，專門在身旁服侍。家中人勸他短時間睡一會兒，他回答説："父親的病還未愈，我睡也睡不安穩。"袁君正曾任太子庶子。

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袁君正容貌很美，風度舉止又都恰當得體，因爲是貴家公子，很早就得當時人的稱譽。袁君正任豫章内史。他生性不相信巫術。有個巫師萬世榮以道術著稱，是全郡的巫師首領。袁君正在豫章郡時患上了小病，主簿熊岳推薦萬世榮給袁君正治病。萬世榮説："一定要患病者的衣服作信物。"袁君正就把自己穿的短襖交給巫師，行完巫術之後袁君正向巫師索取短襖，巫師説是"神把衣服拿去送給了北斗君"。袁君正命人搜查巫師的身上，在外衣内查獲了短襖，袁君正認爲這擾亂政令的施行，於是在集市把巫師萬世榮斬首，焚燒了巫師藉以行術的神像，一郡之中再也没有人敢行巫術。

遷吴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産，服玩靡麗。賊遣張大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己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决。吴人陸映公等懼不

袁君正遷任吴郡太守。侯景叛亂，袁君正率領數百人跟隨邵陵王蕭綸趕赴京城救援，到臺城被攻陷，袁君正就返回吴郡。袁君正任官治政有名聲，他積蓄財産，衣服器玩都很華麗。叛賊派張大墨攻打袁君正，新城戍主戴僧易勸袁君正守城抗禦，然後他自己率領新城戍兵從外面攻擊

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

圍城的賊軍，袁君正拿不定主意。吴人陸映公等人擔心守城禦賊的計劃不能成功，而叛賊會燒死他們的全家，於是勸袁君正投降叛賊。袁君正生性怯懦，於是送米以及牛酒等到城郊向叛賊投降，叛賊掠奪袁君正的財物，抓走他的子女，袁君正因此患病而死。袁君正之子袁樞。

袁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産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

袁樞字踐言，容貌很美，生性沉靜，愛好學習，手不釋卷。袁樞本來出生顯赫富貴之家，家中財産充足，而他却崇尚簡樸，喜歡獨處，與旁人没有交往，除了辦公事之外未曾出游，追求功名利禄之心十分淡薄。

侯景之亂，樞往吴郡省父疾，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争往造請，樞杜門静居，不求聞達。

侯景叛亂的時候，袁樞到吴郡探望生病的父親，父親去世他又爲父守喪。當時四方發生動亂，人人都尋求免死苟活的辦法，而袁樞守喪時以孝心周到而出名。王僧辯平定侯景叛亂，鎮守建鄴，士大夫都争着去拜訪他，而袁樞却閉門閑居，不求顯達。

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吴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

紹泰年間，袁樞歷任吏部尚書、吴興郡太守。陳永定年間，袁樞被徵召爲侍中，掌管銓選官員之事。又遷任都官尚書，掌管銓選官員的職務不變。

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主及岊并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蕆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

袁樞博學，十分熟悉以前的典章制度。以前，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嫁給陳留太守錢蕆，生了個兒子錢岊，公主和錢岊在梁朝就都已經去世。陳武帝接受天命登上帝位之後，衹有公主被追封爵號。到這時候，將要給公主行葬禮，尚書請求朝廷議決，加授錢蕆爲駙馬都尉，并且追贈錢岊官爵。袁樞評議説：

> 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説；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晋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

> 以前天子之女下嫁，一定嫁給諸侯。婚禮上要同姓諸侯主婚，這規定是在《公羊傳》中的説法；王姬下嫁之後，她享受的車服禮儀不能够連及她的夫婿，這話見之於詩人的篇章。漢代剛剛建立，列侯可以娶公主，從這以後，公主就可以下嫁給世家大族。駙馬都尉，是漢武帝設置的官號，或把它賜給功臣，或把它加授給皇家的親戚。因此魏代曹植上表，認爲駙馬都尉和奉車都尉應當合爲一個官號。《齊職儀》説："凡是

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

娶公主的人，一定要拜爲駙馬都尉，魏、晉以來，相沿把這作爲循例照辦的制度。”這是因爲王姬身份尊貴，庶姓身份輕賤，假若不抬高庶姓夫婿的身份地位，哪能和公主行合巹之禮。授於公主夫婿駙馬都尉的職位，就是因爲皇女而抬高夫婿的身份。現在公主早已去世，她和錢蔵的夫妻之情已不存在，既然没有禮儀不明的疑慮，那爲什麼一定要授給他駙馬都尉之位呢？據查核，杜預娶晉宣帝的第二女，晉武帝登上帝位，宣帝之女已死，泰始年間追贈宣帝之女爲公主，杜元凱也没有再得到駙馬都尉的官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已去世，天監初年，她的丈夫王氏也没有追拜駙馬之事。這遠近兩個事例足以證明，没有必要加授錢蔵駙馬都尉之號。現在祇應當追贈爲亭侯。

時議以爲當。

當時朝臣議論，認爲袁樞的評議很恰當。

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并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游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天嘉三年，袁樞任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他因爲安葬父親而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皇上下詔命他葬事完畢之後就留在家中處理郡中政務，服喪期滿後再恢復原職。當時僕射到仲舉雖然參與掌管銓選官員之事，但是考核選拔官員，全都由袁樞確定，袁樞舉薦的人員大多符合皇上的意思。袁樞處事謹慎周密，以品行端正自處，文武職官，很少有人上門和他私下來往。廢帝即位，袁樞遷任尚書左僕射，袁樞去世，謚號爲簡懿。袁樞有文集十卷在世間流傳。袁樞之弟袁憲。

袁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别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袁憲字德章，自幼聰明好學，有恢弘的氣度。梁武帝修建學校，另外開設五座學館，其中一座學館正在袁憲家宅西邊，袁憲常常招請學館中的學生來家中，和他們談論學問，袁憲常發表出人意外的新見解，同輩都慨嘆佩服他的學問。

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

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寫《孔子正言章句》，并且下詔命國學宣講他的見解。袁憲當時十四歲，被招收爲專修《正言》的學生，國子祭酒到溉眼光隨着袁憲移動，他十分喜愛袁憲的風采。國子博士周弘正對袁憲之父袁君正説：“令郎今

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竪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吴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争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吴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

年想參加策試嗎?"袁君正説："我還不敢讓他去參加策試。"過了幾天，袁君正派門客岑文豪和袁憲一起去看望周弘正。恰逢周弘正將要登上主講的座席講學，弟子們全都已會集，周弘正於是把袁憲請進講堂，把麈尾交給他，命他先闡明義理。當時謝岐、何妥也在座，周弘正對謝、何二人説："二位賢士雖然窮究那精微的義蘊，能不忌憚這位年輕人嗎?"何、謝二人於是輪流另外提出新義，深入探究義理，袁憲和他們反復論説，應對嫻熟敏捷。周弘正對何妥説："你可隨意發問，不要把他當作孩童來對待。"當時觀看的人層層叠叠，但袁憲神色自如，答問辯説優裕有餘，周弘正提出數條發問，最終還是不能難倒袁憲。周弘正於是告訴岑文豪説："你回去禀告袁吴郡，這個孩子已經能够代替我這博士了。"當時學生參加策試，多數要賄賂考官，岑文豪請袁君正準備送給考官的禮物。袁君正説："我哪能用錢收買，讓兒子考試及第呢?"學司爲此心中含恨。到袁憲策試時，學司争着提出尖鋭的質難，袁憲隨問隨答，剖析精微，對答如流。到溉看着袁憲説："袁君正將有繼承人了。"袁君正將要到吴郡去，到溉在征虜亭爲袁君正餞行，他對袁君正説："昨天策試學生，蕭敏孫、徐孝克等人并不是不懂得義理，至於風采氣度，離令郎差遠了。"不久，袁憲以優等成績及第，因爲是貴家公子，他被選爲南沙公主的夫婿。南沙公主就是梁簡文帝之女。

中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吴郡。尋丁父憂，哀毁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録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中大同元年，袁憲釋褐出仕，任秘書郎，遷任太子舍人。侯景叛逆，袁憲東行到吴郡。不久他遭逢父親喪事，他因哀痛而身體瘦弱，守喪超過禮儀的規定。陳武帝任丞相，袁憲被授任司徒户曹，他初次拜見陳武帝，就行對等之禮，拱手高舉行揖禮。中書令王勱對袁憲説："你爲什麽故意和衆人相違逆，見擔任録尚書事的陳公不行跪拜禮?"袁憲説："按道理不應當行跪拜禮。"衛尉趙知禮説："袁生舉動審慎恰當，仍有陳、汝之風。"

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

陳武帝接受天命登上帝位，袁憲被授任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他與黄門郎王瑜出使齊，齊

天嘉初乃還。

羈留他們，數年不放他們回國，天嘉初年他們纔返回陳。

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

太建三年，袁憲積功升遷爲御史中丞，羽林監。當時豫章王陳叔英不遵守法紀，强行奪取别人的僕人和馬匹，袁憲依據事實上表彈劾，陳叔英因此被免職。從此之後，朝野人士都很畏懼袁憲。

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袁憲精通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尤其精於聽訟斷案，遇上案情未全部弄清楚而有司却已作出判决的情况，袁憲就乘空閑時間對皇上談起這些案件，被他洗清冤屈的受冤者很多。袁憲曾經陪從在承香閣飲宴，參加宴會的衆賓退席之後，陳宣帝留下袁憲和衛尉樊俊，把宴席移往山上亭中，邊飲酒邊談心，直到夜晚。陳宣帝對樊俊説："袁家仍是有人才。"袁憲就是如此被器重。

自侍中遷吴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内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别相甄録，且勿致辭。"

袁憲從侍中遷任吴郡太守，因爲這是他父親曾經擔任的職務，所以他堅决拒絶接受，於是改授南康内史。後來又遷任吏部尚書。袁憲因爲自己長時間擔任尊貴顯要的官職，因此多次上表自己請求解除職務，陳宣帝説："以前的許多人擔任吏部尚書的職務，我都屢屢收到誹謗和攻訐他們的書函，你擔任這職務已經很久，可以稱得上清白，我另外選用人擔任這職務，你暫且不要辭職。"

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

袁憲遷任右僕射，參掌選事。這以前，袁憲的長兄袁樞任左僕射，到這時袁憲又任右僕射，朝中官員稱袁樞爲大僕射，袁憲爲小僕射，朝廷以任用這二人爲榮。

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詔。"

陳宣帝患病的時候，袁憲和吏部尚書毛喜一起接受宣帝臨終遺命。始興王陳叔陵横行不法、背叛作亂的時候，袁憲指揮軍隊，部署安排，爲平叛出了很大的力。陳後主身受重傷，他拉着袁憲的手説："我的兒子還年紀幼小，我死之後，事情全委托給你。"袁憲説："人人都仰望期待着，希望皇上聖體康復，委托身後之事的命令，我不敢接受。"

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

袁憲因爲有功而被封爲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不久，又被授任爲侍中、太子詹事。太子加元服行冠禮，行釋奠禮之後，袁憲上表請求解

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子爲吴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嘆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除自己的職務，皇上不准許，不久，給予他扶侍之人二名。皇太子很不遵循典籍中的訓導，袁憲親手上表，陳奏諫勸之言十條，都援用古今事例，言辭痛切忠直。太子雖然表面上表示接納，内心却無改悔之意。陳後主想立寵姬張貴妃之子始安王爲皇位繼承人，曾經在閑暇時談及這事，吏部尚書蔡徵曲意順隨皇上的旨意，稱譽皇上的想法，袁憲聲色俱厲地指斥蔡徵説："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皇上的副手，億萬百姓都歸服擁戴，你是什麽人，竟敢隨意談及廢立皇太子之事！"但是這年夏天最終還是廢黜太子爲吴興王。陳後主後來知道袁憲曾經規諫太子，感嘆地説："袁德章實在是忠貞正直的大臣。"當天就下詔，命袁憲爲尚書僕射。

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宫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

禎明三年，隋軍來攻打京城，隋將賀若弼進軍焚燒宫城北掖門，宫城的衛士都四散逃跑，朝中官員也都各自藏了起來，祇有袁憲在陳後主身旁陪侍。陳後主對袁憲説："我對待你，從來没有比對待别人優厚，現在在這種境遇中見到你，可以説是嚴寒季節，纔知道松柏是最後凋零的。現在這樣，不祇是因爲我没有德行，也是因江東士人的道義全都喪失殆盡了。"陳後主將要逃走藏匿起來，袁憲嚴肅地對他説："北方軍人攻進來，一定不會凌辱你，形勢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陛下還能去什麽地方？我希望陛下仿效梁武帝接見侯景的先例等待隋軍。"陳後主不聽從袁憲的勸諫，就走下坐榻跑走。袁憲隨從後主到後堂景陽殿，後主跳進井中，袁憲拜哭之後就出來了。

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晋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

袁憲到達長安之後，隋文帝贊賞他高尚的操守，下詔稱他爲江表第一人才，授任他爲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袁憲被授爲晋王楊廣府長史。開皇十八年，袁憲去世，死時七十歲，隋文帝追贈他爲大將軍、安成郡公，謚號爲簡。

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袁憲長子袁承家，在隋出仕，官職升至秘書丞、國子司業。袁君正之弟袁敬。

袁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

袁敬字子恭，他純樸而自有風度。他自幼酷愛學習，老而不倦。他在梁朝出仕，任太子中舍

魏剋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

人。魏攻陷江陵，袁敬流落他鄉，漂泊到嶺表。陳武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袁敬在廣州依附歐陽頠。歐陽頠去世，他的兒子歐陽紇占據廣州，萌生了反叛朝廷的異心，袁敬多次規諫，歐陽紇都不聽從。

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户、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

陳宣帝即位，派章昭達進討歐陽紇，歐陽紇在將要失敗的時候，悔恨没有接納袁敬的諫勸。朝廷嘉賞袁敬的道義，徵召他進京任太子中庶子。袁敬歷任左户、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授特進。至德三年，袁敬去世，贈謚靖德子。他的兒子袁元友承嗣。袁敬之弟袁泌。

袁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

袁泌字文洋，他清廉正直，有辦事的才幹和氣度，身材魁梧，有志向，操行嚴謹，恪守禮法。袁泌在梁朝出仕，歷任諸王府僚佐。

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吴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宫，板泌爲東宫領直，令往吴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中，使於齊。

侯景叛亂的時候，袁泌之兄袁君正任吴郡太守，梁簡文帝當時還是太子，他用太子的名義任命袁泌爲東宫領直，派袁泌去吴中招募士卒。侯景圍攻臺城，袁泌率領自己的部下趕赴救援。臺城被攻陷，袁泌歸附鄱陽嗣王蕭範。蕭範去世，袁泌投降侯景。侯景叛亂平定之後，王僧辯上表舉薦袁泌任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蕭淵明僭越名分稱帝，命袁泌爲侍中，出使齊。

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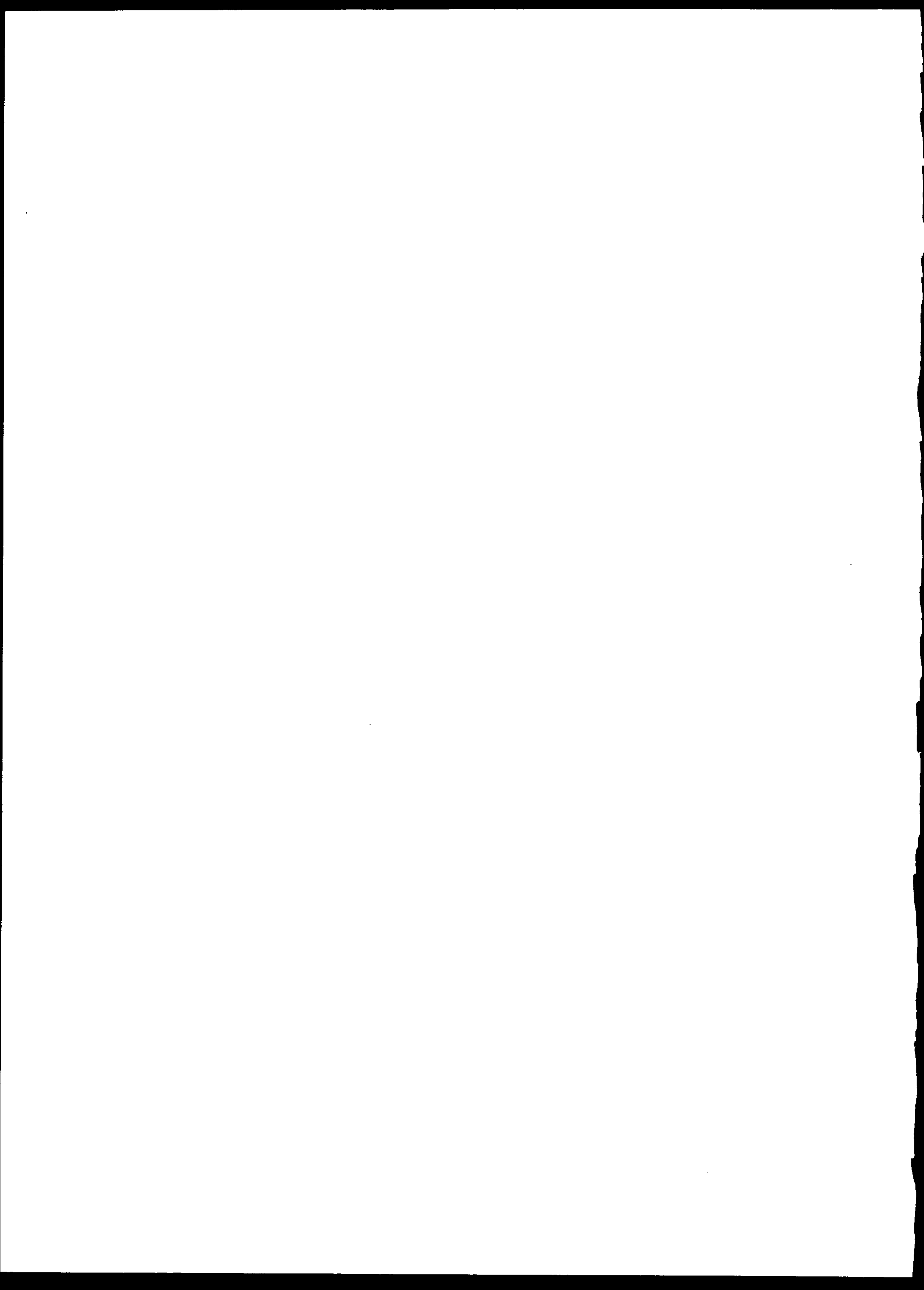
陳武帝接受禪讓登上帝位，袁泌從齊隨從梁永嘉王蕭莊趕往王琳處。蕭莊稱帝之後，命袁泌爲侍中、丞相長史。王琳戰敗後，王琳的部下都逃散，祇有袁泌乘坐小船把蕭莊送到齊國國境内，囑托給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蕭莊，自己回歸陳向陳文帝請罪，陳文帝十分贊賞他的義行。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質。

袁泌積功遷升爲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他奉命出使周。陳宣帝入朝輔政，命袁泌任司徒左長史。袁泌在任職期間去世。他臨終時告誡自己的兒子袁芳華説："我對朝廷一向没有功績，我死之後，殯殮之後立即下葬，不能接受朝廷的贈官和贈謚。"袁泌的兒子袁芳華向朝廷陳述袁泌的遺願，朝廷不准許，追贈袁泌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吝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概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顗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彖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泌立履之地，亦不爲替矣。

論曰：天長地久，四季代謝，死後遠離人世，生命不會再現，所以人們重視宏偉的計劃，却輕視握有天下之權，珍惜每寸光陰却輕賤直徑過尺的玉璧。把道義看得重於生命，衹是在前代典籍空有記載；捨棄自己的生命爲君主殉死，現實中很少遇見這樣的人。看看宋、齊以來的情況，袁氏一家世代履行忠義，由此可以知道，風雪冰霜能够衡量松、竹的秉性。假如没有袁陽源那種節操，那麼史册怎麼獲取褒揚的材料？袁顗雖然晚年猖狂，但推究他的本心確實事出有因。袁彖家居、仕宦的言行，實在光大了家風。袁粲的操守和言行，近於有仁德有勇氣，古人所説的疾風知勁草，莫非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嗎？從前王經保持高尚的節操，以後却在晉代被表彰；袁粲守持正道，堅定不移，也在齊朝得以改葬。激勵忠臣烈士的原則，各個朝代都是相同的。袁昂生在國家分崩離析之時，身逢亂世，雖然獨夫在帝位，喪失爲君之德，他爲臣的節操却始終不變。拒絶接受梁武帝的任命，保住了道義節操；爲堂兄服重喪服，體現了敬愛兄長的高尚情操。不久又大膽議論確立儲君之事，不忘爲臣忠直的原則；拒絶接受死後的尊榮，有心降低自己葬禮的規格。從幼年到老年，始終注重風度和儀表；從卑微之職到顯赫之位，每一任都被人們稱爲稱職，他確實是一代著名的公卿大臣。袁樞風度端莊持重，袁憲遵行仁義之道，韓子曾説“人臣向君主委質獻身，不能存有二心”，袁憲到晚年，作臣的節操始終不變，實在值得稱頌。袁敬、袁泌的立身處事，舉止言論，也説明袁氏一家并没有衰微。



南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七

孔靖（孫）琇之（琇之曾孫）奐　孔琳之（孫）覬　殷景仁（從祖弟）淳

孔靖　孔靈符　孔淵之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晋車騎將軍。父闓，散騎常侍。

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托。"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内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内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厘整浮華，翦罰游惰，由是境内肅清。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因爲名與宋武帝祖父同，因而以字稱呼。孔靖祖孔愉，晋時任車騎將軍。父親孔闓，任散騎常侍。

孔靖開始被選拔爲孝廉，多次遷任司徒左西掾，没有拜受，母親去世。隆安五年，被起用做山陰令，不去赴任。宋武帝向東征討孫恩，屢次到會稽，經過孔靖家。當時孔靖白天正在睡覺，見有一衣服很特別的神人對他説："起來！天子在門口。"説完就不見了。孔靖迅速出來，正好看見宋武帝，把他請進家裏，與他結交，并握着武帝的手説："您日後一定會特别尊貴，我願意把整個生命都托付給您。"於是謙卑而盛情地接待，奉送的禮物非常豐厚。

宋武帝後來討伐孫恩，當時桓玄篡位的迹象已經明顯，武帝想在山陰舉起義旗。孔靖認爲山陰到建鄴的路太遠，再説桓玄還没有處於最高位置，不如等待他篡位後，在京口謀劃這件事，武帝也覺得這個意見對。這時虞嘯父任會稽内史，孔靖想在他手下做個司馬而不成，於是出郡到都城。武帝平息桓玄後，任命孔靖爲會稽内史，使者拿着封官詔書到會稽授官，正好碰上孔靖。孔靖便掉轉船頭連夜回去，到會稽當即叩開城門進去。虞嘯父原來是桓玄授任的，他聽到桓玄失敗，打開城門請罪。孔靖安慰勉勵他，讓他暫時安心在原先地方住下，第二天纔搬走。孔靖到任後，整頓浮華的社會風氣，懲處游手好閑的懶人，從此境内太平。

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内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

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帝親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

子靈符，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愨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

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駡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冶。江陵駡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

幾次遷任後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在這之前，吳興多次死了太守，據説項羽的神靈做卞山王，住在郡聽事，太守常避開他。孔靖在這裏治事，却没有受害。遷任尚書左僕射，堅决推辭。義熙八年，又任會稽内史，修繕學校，督促學子學習。十年，又授爲右僕射，再次推讓，没有拜受。除授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辭官，拜受金紫光禄大夫之號。這年，武帝北伐，孔靖請求隨行，被任爲太尉軍諮祭酒。跟隨武帝平定了關、洛。

宋臺建立，任命爲尚書令，又推讓，於是拜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因事辭官東歸，皇帝親自在戲馬臺爲他餞行，群僚都賦詩叙述這件美事。到宋受天命建立，加封開府儀同三司，推讓了多年都不接受。去世後，朝廷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

子孔靈符，官任丹陽尹、會稽太守，不久加豫章王劉子尚的撫軍長史。孔靈符家本來就很富裕，産業很多，他又在永興建别墅，周圍環繞有三十三里，所占水陸面積二百六十五頃，有兩座山圍在其内，此外又有九處果園。結果被有關官員檢舉，下詔原諒他。但孔靈符的回答與事實不合，坐罪免官。很快又恢復原官。孔靈符老實、有才幹、不浮誇，每到一處做官，政績都很好。廢帝景和年間，觸犯近臣，被讒毁誣陷，派使者把他鞭打死了。兩個兒子孔湛之、孔淵之在都城賜死。明帝即位後，追贈孔靈符金紫光禄大夫。

孔淵之大明年間任尚書比部郎。當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和妻子吳氏一同駡母親黄氏要她去死，黄氏忿恨，自縊而死，正好遇上大赦。按照當時的法律，子殘殺、打傷父母要梟首，謾駡要殺頭棄尸街頭，圖謀殺害丈夫的父母也要殺頭、棄尸街頭。若遇大赦，可以免刑，但仍然要罰做礦山冶煉鑄造工徒。張江陵駡母親，母親自殺，這比打傷更嚴重。如果判殺害一類則可能量刑過重，用打傷和謾駡這一類又嫌太輕。規定中祇有毆打母親遇上赦免仍應梟首，無駡母致死遇上赦免令的條文。孔淵之議論説："里巷門匾如

罾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冶，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吴免棄市。

果題寫得不當，有仁德的人不進去。匾名都討厭，何况人事呢？所以打傷、咒駡，法律不予原諒，咒駡致死，論情理更不可寬宥。處罰從輕，大概是顧慮到過火失當，推究法律條文的意思，説的并不是張江陵這種情況。張江陵雖然遇上赦令，仍然應該梟首。婦人本來衹是按禮義要求侍奉公婆，她對丈夫父母的愛不是自然生就的，黄氏所憤恨的，實際不是吴氏。寬宥她，免她一死，而罰做礦山冶煉鑄造工徒，在法律上這是合理的。”下詔按照孔淵之的論議，吴氏被免去死罪。

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

孔靈符弟弟孔靈運官任著作郎。孔靈運有兒子孔琇之。

孔琇之

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吴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户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吴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晋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晋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决，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孔琇之有管理才能，齊時出仕爲吴縣令。有個十歲的孩子偷割了鄰居一束稻穗，孔琇之交執法部門判罪。有人諫阻，孔琇之説：“十歲就能做盜，長大後什麽事不會做？”縣裏人肅然，都受到震動。遷任尚書左丞，又因治事有成績而知名。後來兼左户尚書，廷尉卿。出任臨海太守，爲政清静簡約。從臨海罷官回朝，獻給朝廷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少，在知道孔琇之爲政清廉後纔嘆息。出朝監吴興郡，不久又拜受太守，爲政清廉嚴明。明帝輔政時，防備衆藩王，傳密旨給各藩王的佐吏，要求他們相機行事。隆昌元年，遷孔琇之爲晋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想叫他殺害晋熙王。孔琇之推辭，未被許可，想自殺，友人陸閑諫止，孔琇之不聽，於是絶食而死。

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奂。

孔琇之子孔臻，官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孔臻子孔幼孫，爲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縣令。孔幼孫有兒子孔奂。

孔奂

奂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嘆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

孔奂字休文，幾歲時，父喪，由叔父孔虔孫撫養。孔奂好學，擅長寫作。沛國劉顯因博學而著稱，常大大贊美他，曾握着他的手説：“從前蔡伯喈把自己的藏書全部送給王仲宣，我要向蔡君學習，足下應無愧於王氏。”不久，劉顯就把自己所收藏的書籍送給了孔奂。梁時出仕，任

户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奂廷議理之，竟得明白。

尚書儀曹侍郎。當時左户郎沈炯被匿名信所毁謗，將被判重罪，臺閣裏的衆官，人人心懷憂懼，孔奂在朝廷爲他辯議，最終洗清了他的罪名。

侯景陷建鄴，朝士并被拘縶，或薦奂於賊率侯子鑒，乃脱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奂獨無所下。或諫奂曰："不宜高抗。"奂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剥掠子女，拘逼士庶，奂保持得全者甚衆。

侯景攻下建鄴後，朝官都被拘禁，有人把孔奂推薦給賊將侯子鑒，侯子鑒給他解去刑具，厚待他，讓他掌管文書。當時侯子鑒正是侯景的心腹，士大夫無不對他卑躬屈膝，衹有孔奂一點也不表示謙卑。有人勸孔奂説："不應該如此剛正不屈。"孔奂説："死生有命，怎能以取媚凶狠醜惡的人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這時賊兵搶人財物，奪人子女，拘捕、迫害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很多人因爲孔奂的保護纔保住了性命。

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奂及吴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并以孝聞。

不久，母喪。當時天下動亂，人們都不能守完三年喪，衹有孔奂和吴國張種在兵亂中仍然堅守喪禮，都因孝聞名。

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奂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奂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箋書表翰，皆出於奂。

侯景被平定後，司徒王僧辯先向孔奂下徵用文書，請他做左西掾。梁元帝在荆州即位時，又徵召孔奂和沈炯，王僧辯一再上表請求把他們留在自己身邊。元帝親筆寫了道敕書回答王僧辯："孔、沈二人，暫時借公。"他們就是如此地被朝廷所重視。王僧辯任揚州刺史時，又補授孔奂爲中從事史。這時侯景剛被平定，許多事情都要開始創辦，而歷史文獻，基本上都被毁滅了。孔奂博聞强記，能够辨明史實，有問必答，儀注體式的制訂，信函奏表的起草，都出自孔奂之手。

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奂建康令。武帝剋日决戰，乃令奂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决戰，大破賊。

陳武帝做丞相時，孔奂被除授爲司徒左長史，遷任給事黄門侍郎。齊派東方老、蕭軌來進犯，各地交通阻塞，糧食運輸接不上，軍需物資，衹有依靠都城附近，這時除授孔奂建康令。武帝剋日决戰，於是命令孔奂多多準備麥飯，用荷葉一個個包裹起來，一個晚上就得到了幾萬個麥飯包。軍人第二天早上吃完後，把多餘的全部拋棄，然後進行决戰，結果大敗賊軍。

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

陳武帝接受禪讓後，孔奂遷任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授晋陵太守。晋陵在宋、齊以來是大郡，雖經過兵亂，但仍然境域完整，物産豐裕，前前後後的太守多暴虐，侵占百姓財物，孔奂却堅守清白，妻兒都没有帶到官署，僅僅單船

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至郡。得到的俸禄，隨即就分送給孤兒寡女，郡人稱他爲神君。曲阿有個富人叫殷綺，他見孔奐住所樸素簡陋，便送了他一套衣氈。孔奐說："太守是肥缺，爲什麽做不了一套衣氈？衹是因爲百姓還没有全部得到救濟，不容許我獨自享受温飽。感謝您的厚意，請不必麻煩了。"

陳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决。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

陳文帝即位，孔奐被徵召任御史中丞。孔奐性格直率、剛正，彈劾檢舉了很多人，朝廷衆官都敬畏他。又通曉施政的要領，他每次的奏書，没有不被稱贊的，各部門滯留未决的事，都向他咨詢，請他决斷。遷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又重新授任御史中丞，不久又任五兵尚書。

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并令僕射到仲舉共奐决。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晋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爲太子詹事。

這時文帝得病，臺閣中的各種事情都命令僕射到仲舉和孔奐共同决定。文帝病情嚴重，孔奐、宣帝、到仲舉以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進内廷侍奉醫藥。文帝曾對孔奐等人説："現在三方鼎立，正需要年長的君主，朕想近學晋成帝遠學古代殷商時的做法，卿等應遵行這個意旨。"孔奐流淚哭泣，跪着回答説："陛下衹是御膳没有調理好，要不了多久就會痊愈。皇太子正年富力强，聖德不斷提高。廢嫡立君的事，臣不敢過問。"文帝説："古代耿直的遺風，又在卿的身上表現出來了。"於是任命孔奐爲太子詹事。

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

廢帝即位後，孔奐被除授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任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孔奐任始興王長史。孔奐在任清廉儉樸，多次規勸矯正始興王，宣帝表揚他，賜給他五百斛米，并且多次頒降敕書，熱情問候他。

太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封賞敘用，紛紜重叠，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悦服。性耿介，絶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

太建六年，孔奐任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當時正向北方進行征討，平定了淮、泗一帶，分封土地、賞賜財物、録用官職，事情既多又紛亂，孔奐忙於接待、引薦，家裏的賓客没有停過。加上他善於鑒别品第人物，熟諳各個姓氏的情况，他選拔的所有人才，貴族和官紳都没有不悦服的。孔奐性格直爽，杜絶説情，即使尊貴的太子、顯要的公侯與他拉交情，他都不爲之屈

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宫，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争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

服。始興王陳叔陵在湘州時多次向有關官員委婉提出，堅持要求封爲宰輔重臣。孔奐説："三公的位置原本是按照德行來起用，不一定是皇家做的。"孔奐便大聲地向宣帝陳述自己的意見。宣帝説："始興王怎麽突然企望三公的位置。朕的兒子做三公應該在鄱陽王之後。"孔奐説："臣的意見跟聖旨相同。"後主這時做太子，想要江總做太子詹事，命令管記陸瑜與孔奐談。孔奐説："江總有潘、陸的才華，但没有園、綺實際的才能，我私下認爲他不是輔佐太子的材料。"後主大爲忌恨，便親自向宣帝提出。宣帝準備答應，孔奐上奏説："江總是很有才華的文人，而皇太子的文學才華已經不少，没有取益於江總之處。按照臣的愚見，應該選擇敦厚持重的人才，來擔任輔佐、引導的職責。"宣帝問："誰可以？"孔奐説："都官尚書王廓，家族中歷代都有美德之人，他本人秉性敦厚、聰慧，可以擔任。"後主當時也在旁邊，便説："王廓是王泰的兒子，不可擔任太子詹事。"孔奐又説："宋朝的范曄就是范泰的兒子，也做了太子詹事。"後主堅持争辯，宣帝任命江總爲詹事，孔奐因此觸犯了聖旨。

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宫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後主原先曾想給自己寵愛的人官位，委婉地向孔奐暗示，孔奐没有答應。後來左僕射陸繕遷官，宣帝想用孔奐代替陸繕，詔書都已草擬好，後主壓住没有頒行。十四年，拜孔奐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没有實行，就改領弘範宫衛尉。至德元年，孔奐去世，終年七十多歲。有文集十五卷，彈劾的文章四卷。

子紹安、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孔奐有子孔紹安、孔紹薪、孔紹忠。孔紹忠字孝揚，也有才學，官任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孔琳之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群，晋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廞，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

孔琳之字彦琳，是會稽山陰人。曾祖孔群，晋御史中丞。祖孔沈，任丞相掾。父孔廞，爲光禄大夫。孔琳之剛强、正直，有志向，從小就喜歡文章的義理，懂音樂，會下棋，特别擅長草隸書法。

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閤祭

桓玄輔助朝政做太尉時，任命孔琳之爲西閤

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爲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

祭酒。這時桓玄提議要廢除錢而用穀帛作貨幣，孔琳之議論道：

《洪範》說的八政，食之後就是貨，難道不是因爲交易所依賴的東西，它的功用特别重要嗎？所以聖王製造出没有實用價值的貨，以便使有實用價值的財物得到流通，這樣既不會有損失和腐爛的浪費，又免去了難於運輸的苦惱，這就是錢在龜貝之後能取得功績，歷代不廢除它的原因。穀帛的寶貴在於可供衣食之需，現在分出來作爲貨幣，帶來的損失很多，又增加了商販的麻煩，而且在裁割、分減時會有消耗和浪費，這種弊端，以前就表現出來了。所以鍾繇說："巧詐的人競相把穀物弄濕以牟取利益，製造薄絹來冒充資財。"曹魏時制定嚴酷的刑法，也還是未能禁止。因而司馬芝認爲"用錢不但可以富國，還可以減少用刑"。現在已經改用錢却又把它廢除，百姓突然失去它的利益，這樣，有錢而無糧的人都衹有坐等受飢受困，這是停止使用錢的失誤。魏明帝時，廢錢而用穀帛達四十年，因爲造成人們的不方便，於是滿朝公議，精明、懂得政治的士人，没有不認爲應該恢復用錢的。那時尚且捨穀帛而用錢，足以説明試用穀物作貨幣的弊端是很明顯的。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

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

桓玄又提議恢復肉刑，孔琳之認爲：

唐虞的時代用不同的服飾象徵五刑，夏禹立定刑法，因爲民風有淳厚和浮薄的差别，帶來了教化及其結果的不同。《尚書》説"有的時代輕有的時代重"，是説刑法隨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三代民風淳樸而事務簡約，所以很少有人犯法；衰世風俗浮薄，事務繁多，所以人們動輒觸犯法網。如果有三千條的刑法在衰世實行，就一定會有受刖刑的人所穿鞋子漲價的問題，這就是五帝用刑不互相因循，肉刑不可全部恢復的道理。漢文帝動惻隱之心，爲受刑的人没有改過自新之路而悲傷，改革古代

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

刑法，創定新法，被人稱贊爲“刑措”即犯法人少，刑法擱置而用不上；然而表面上減輕，事實上反而更重，更爲害人。所以孝景帝繼位後，用刑更輕更寬緩，寬緩了，人們對刑法又會怠慢，這樣又不能禁止奸邪。希望掌握到刑罰最合適的分寸，這是以前人們所贊美的，歷代對此討論最詳但却沒有把握到這個分寸。兵荒年代後，犯法的更多。棄市一刑，原來是斬去右脚趾，漢文帝把它錯改成棄市之後，歷代沿襲而不改，因而從前的賢人感到很遺憾，不斷地進行議論，但沒有辯明。鍾繇、陳群的意思雖然稍有不同，想用斬右脚趾替代棄市。如果采納他的言論，那救活的人就多了。把死罪人降刑讓他活，實在是減輕了刑法，這可以保住他的性命，使他增多生育，這種仁的做法，救了人，功就更大了。另外，現在所憂慮的，第一是逃亡，多次背叛而不改，應該讓他無處逃身，藉此嚴肅地給沒有犯法的人以警戒，永遠杜絶犯罪的根源。至於其他各條，應該依舊。

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

桓玄喜歡人附和説好話，但孔琳之沒有順從他的意見，所以不被重用。多次遷官後任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任官處都表現出顯著的政績。

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恤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

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弈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

當時朝廷要求衆官員提出建議，提議的人認爲應該修建學校，慎用刑法，確定官員守則，明確官員升降，舉薦隱逸人才，發展農業，減輕租賦。孔琳之在衆議之外又提出建議説：

璽印是用來辨明官爵，取信於人的憑證。官沒有比皇帝更大的，爵沒有比公侯更尊貴的，而傳國的玉璽，歷代遞用，爵邑承襲，官印也一代一代相傳：都以用舊的璽印爲可貴，不需要改製。現在衹有尉這一職官單獨用一個印，朝廷内外其餘衆官，每次遷任都要改印，推尋其中道理，我私下很不理解。如果説各任官員姓氏不同，這與國君、封爵的繼承有别，那不同朝代的差别就更大；如果要論身份，即使

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説，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顯貴的公卿也没有帝王尊貴；如果認爲有的被誅殺的臣子，要避凶，而漢用秦璽，傳國四百餘年，没有聽説因爲子嬰被殺亡國而抛棄秦璽不佩。帝王公侯這般尊貴，都不爲繼承璽印而疑問，卑賤的臣子和一般的官僚爲什麽要嫌棄現成的印？文獻記載中没有見到這種説法，推尋先例衹會自己違背自己的標準，但是却整年刻鑄，消耗人力物力，金、銀、銅、炭等的浪費，不可勝言，這不是繼承舊有傳統、平易簡約作風的表現。愚見請求各官都衹用一印，不必改做。如有新設的官職，或者官多而印少，或者官印丢失，方纔鑄印，這不衹是小有好處，而是大有裨益於王朝天府的事。

又曰：

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實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産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式。

孔琳之又提出：

凶門用柏裝飾，有關禮的典籍中没有這樣的記載，這是衰亂年代産生的做法，這種做法長時間延續，就成爲平常事，成爲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約定俗成的禮度。因爲它的實行實在已有一個過程，突然革除一定會使人驚怪；但是如果它與人的感情没有聯係，相反與禮制相違，保存它，不能顯示和弘揚什麽，去除它，也不會失去什麽，那就應該遵守舊典，革除這種後來出現的錯誤，何况是增加人們不必要的費用，實在是帶來禍患的做法呢？大凡人士的喪儀，多是從民間産生，每當有了喪事，動輒就要十多萬，既耗費財力，又没什麽意義。普通百姓，就人人都想盡其所有，即使非常貧乏的家庭，也無不傾家蕩産地操辦。“葬之以禮”，難道就是這個意思嗎？我認爲應當完全去除凶門的這種做法。

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橈。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

孔琳之遷任爲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任宋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任侍中。宋國臺城建立，任宋國侍中。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執法嚴明正直，不向任何勢力屈服。上奏彈劾尚書令徐羨之違法。這時徐羨之領揚州刺史，孔琳之弟孔璩之任徐羨之中從事，徐羨之要孔璩之向孔琳

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

之解釋，讓孔琳之停止彈劾。孔琳之不同意，說："我一個人忤逆宰相，要受罪也衹是一個人的事，你一定不會跟着受牽連，何必辛苦作這努力呢?"從此百官都受到震動，非常嚴肅，不敢犯禁。武帝特別稱贊他，行走經過蘭臺時，親自光臨他的官署。孔琳之遷任爲祠部尚書。他不經營產業，家裏特別貧窮儉樸。景平元年去世，追贈爲太常。

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覬。

兒子孔邈有父親的風采，官至揚州中從事。孔邈有子孔覬。

孔覬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黄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顔竣奏以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

孔覬字思遠，從小就耿直有骨氣，以辨明是非爲己任。口吃，愛好讀書，很早就出名。歷任中書黄門侍郎。起初，在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用的都是很顯要的人，和侍中差不多，後來職務閑散，用人逐漸減輕。孝建三年，孝武帝想重視這個位置的人選，所以吏部尚書顔竣上奏推薦孔覬和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擔任。皇帝不想威權下移，這之後，吏部尚書設置二人，以減輕主管人的權力。侍中蔡興宗對人說："選官重要，常侍閑淡，改變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雖然主上想要調整輕重地位，但人心哪裏能改變呢?"不久，常侍選人又降低，選部的尊貴又像原先那樣。

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秘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大明元年，孔覬遷任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任秘書監，廷尉卿，任御史中丞。因爲鞭打令史，被有關官員所糾舉，朝廷原宥他，没有問罪。

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

六年，孔覬任安陸王劉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孔覬飲酒任性，每次喝醉往往幾天不醒，同僚多被他侮慢，他尤其不能委曲自己的心意來奉承權貴，别人也没有不怕他、恨他的。生活貧窮，談不上富裕或節儉，他從不放在心上。任府長史，典籤來問事，没有叫典籤就不敢近前，没讓走典籤就不敢離去。雖然醉的日子居多，但通曉政事，醒時批閱和處理文件，從來没有積壓過。大家都說："孔公一月二十九天醉，勝過世人二十九天醒。"孝武帝每次想引見他之前，都要派人看他是醉還是醒。

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并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隔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孔覬秉性直率自然，不喜矯揉做作，每次得到了寶玩，照用不誤，而其他東西粗糙破敗，他始終不换。當時吳郡顧覬之也追求儉樸，衣服器用都挑選粗陋的。宋朝儉樸的，就算這兩人。孔覬弟孔道存、堂弟孔徽，很經營了些產業，二位弟弟請假回江東的老家，孔覬出來在水邊迎接。輜重有十多船，都是綿絹紙席之類的東西。孔覬見了假裝高興，對他們說：“我近來貧乏，得來這些東西正是我很需要的。”便命人把東西放在岸邊，一會兒孔覬嚴肅地說：“你們真應羞於在士流當中，怎麽會回家來做商賈呢？”他命人全部燒了纔走。開始時，庾徽之做御史中丞，性格豪奢，用具和玩物都很華麗。孔覬繼任，衣服、器用都很粗陋。蘭臺令史都是三吳一帶的富人，他們都有輕視他的意思。孔覬頭髮蓬鬆，衣帶寬緩，風貌清正嚴肅，大家都叠足站立，屏住呼吸，不敢冒犯他。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隔陵人，後來在南東海太守任上去世。孔覬後任司徒左長史，孔道存代替孔覬任後軍長史、江夏内史。這時東部地區大旱，都城米貴，一斗米差不多要一百錢。孔道存怕孔覬很缺乏，派小吏載來五百斛米送他。孔覬喊叫着小吏，對他說：“我在那兒三年，離任時，連路上的乾糧都没備好。我弟到那兒没多久，怎麽就得到了這麽多米？可把米運還給他。”小吏說：“從古以來，没有運米逆流而上的，都城米貴，請求在此賣掉。”孔覬不同意，小吏衹好載着米走了。

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説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并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鋭，招動三吳，事無不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并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并逃叛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

永光元年，孔覬遷任侍中，後任尋陽王右軍長史、代理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入爲太子詹事，派原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接替孔覬代理會稽郡事。當時都城的上流出現了反叛，皇上派遣都水使者孔璪來會稽慰勞。孔璪到後，勸說孔覬說：廢帝奢侈浪費，倉庫儲存已消耗完了，都城貧乏，物資、器用已經没有了；現在南北兵戈四起，遠近的人都離散叛亂，如果聚集五郡精鋭士卒，招集三吳人馬，發兵起事，没有不攻克的。孔覬相信他的話，傳檄發兵。孔覬子孔長公，孔璪的兩個兒子孔淹、孔玄都在都城，派密探快馬向他們報告，泰始二年正月，他們都叛

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

逃回來。孔覬又發信邀吴郡太守顧琛，顧琛因爲母親年邁，又靠近建鄴，和長子顧寶素商議未定。他的小兒子顧寶先這時任山陰縣令，快馬送信向顧琛報告，説南來的兵已逼近，朝廷勢孤力弱，不及時順從，一定會有覆滅之災。孔覬前鋒部隊已渡過浙江，顧琛便據郡同時反叛。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同時響應。

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

庾業東行後，明帝就命他接替劉延熙任義興太守，任命劉延熙爲巴陵王劉休若鎮東長史。庾業到長塘湖，就與劉延熙合兵一處。明帝派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繼進。巴陵王劉休若統領東討各軍。這時孔覬派遣孫曇瓘等幾支軍隊駐扎在晉陵九里，軍威極盛。沈懷明到奔牛，麾下人少力弱。張永到曲阿，不知沈懷明是否平安，退回延陵依附劉休若。許多將帥都勸撤退到破岡，劉休若宣布命令："敢説撤退的斬！"大家纔稍微安定。軍主劉亮又相繼到達，主力轉移集中，人們的情緒纔安定下來。

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降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

當時齊高帝率軍東討，和張永等在晉陵九里曲扎營與東部叛軍相對抗。皇上派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到晉陵察看賊方形勢，賊將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共有五城，五城互相連結。程扞宗城還不牢固，王道隆率所帶人馬立即進攻，一會兒就摧毁了程扞宗城，斬了程扞宗的頭。劉亮勇武果決，擅長刀楯，他持楯前進，一直衝入重重柵欄之内，衆兵隨着衝入，五城隨即都被攻破。齊高帝和張永等乘勝追擊，又大敗賊軍。孫曇瓘敗逃，孔璪和王曇生燒掉倉庫，逃奔錢唐。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瀆。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嵴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璪所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

會稽城内之人聽説建鄴來軍逐漸逼近，有很多將士逃亡，孔覬再也不能控制。上虞縣縣令王晏起兵攻打郡城，孔覬憂心忡忡，不知道該怎麽辦。這天晚上率領一千人聲言東討，其實是趕往石瀆。正好碰上退潮，没有去成，將士差不多都背叛逃離了，門生用小船載着他逃竄到山嵴村。村民把他捆住，送到了王晏那兒，王晏戲笑説："這事是孔璪幹的，與卿無關，可寫個自首的話，我會爲卿向皇上報告。"孔覬説："在江東被處

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并詣吴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

置，身不由己。推諉罪責求活，這是您這一類人的想法。”王晏於是在東門外把他斬了。孔覬臨死時求酒，説：“這是我平生的愛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都到吴喜那兒自首，吴喜都寬宥了他們。叛軍軍主共七十六人，在軍前斬了十七人，其餘都寬宥了。

覬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剋。”

孔覬起兵時，做夢在宣陽門路上行走，環顧四方看見的都是丘陵。孔覬醒來後，私下告訴人説：“丘陵是不能平的，建康恐怕很難攻克吧。”

孔道存

覬弟道存，位黄門吏部郎、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勛建僞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孔覬弟孔道存，官任黄門吏部郎、南郡太守。晋安王劉子勛建立僞政權，任命孔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失敗後被殺。

殷景仁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禄大夫。父道裕，早亡。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殷融，晋時任太常。祖殷茂之，爲特進、左光禄大夫。父殷道裕，去世得很早。

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

殷景仁從小就有成就大事業的器量，司徒王謐一見到他，就把女兒嫁給了他。殷景仁任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任中書侍郎。殷景仁不作文，但靈敏而思致細密，不談道義，但通達而明事理。對有關朝廷重大禮儀的文獻記載，他没有不收集著録的，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用世之志。

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黄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并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

殷景仁曾提議請百官薦舉人才，并以他所薦舉的人是否有才能來决定對他本人的升降，武帝對他很優遇。少帝即位，補授侍中，他一再上表辭讓。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爲黄門侍郎，歷任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待遇更爲優厚。不久遷任侍中，左衛仍然如前。當時他和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同爲侍中，都因品格、器量和才幹，爲一時的頂尖人才，同時升任的美事，近代以來再没有能比的了。元嘉三年，文帝親自征討謝晦，司徒王弘入主中書下省，殷景仁長時值衛，共同掌握留任。謝晦被平定，殷景仁接替到彦之爲中領軍，侍中仍依前。

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

文帝生母章太后亡故很早，皇上侍奉太后生母蘇氏非常恭敬。六年，蘇氏去世，文帝親往臨哭，下詔想遵照兩漢推恩外家的做法。殷景仁發表議論，認爲“漢代向外戚推恩，追贈爵位，這

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晋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

是因爲漢代承續秦朝弊政，儒家學術淪亡；這種做法恐怕不是太平盛世所宜於遵循的。晋有鑒於兩漢的教訓，改變了漢代的做法，這是當今朝政應該學習的；國君的言行舉止史官都必須記録，所以聖明的君王一言一行都應謹慎。體察最大公心的人，封爵頒賞没有私心；奉天命統治天下的人，往往抑制個人感情而申明國家制度，這樣在各國間取得信譽，并爲後人留下榜樣”。皇上聽從了這個意見。

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伏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毁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盗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晋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宫禁，故其計不行。

母喪，入葬完畢，起初任領軍將軍，堅決辭讓。皇上派公府主簿代爲授官，派中書舍人周赳用車載他到官府。服喪期滿，遷任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接替他任領軍將軍。劉湛和殷景仁原先交情就很好，都爲宋武帝所知遇，都曾被許諾做宰相。劉湛常外放任官。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去世，殷景仁引劉湛回朝共參朝政。劉湛入朝後，認爲殷景仁原先的官位和待遇没有超過自己，現在一下就位居前面，很是憤憤不平。瞭解到文帝信賴殷景仁，不可改易，於是特别巴結司徒彭城王劉義康，想憑藉他宰相的要位搞垮殷景仁。十二年，殷景仁遷任中書令、護軍將軍，并繼續任尚書僕射，很快又加領吏部。劉湛更加發怒。劉義康接受了劉湛的話，在文帝面前毁謗殷景仁，文帝對他的待遇却更厚。殷景仁秘密陳述相王權力過重，説這不是國家應該采納的謀略，皇上認爲是這樣。殷景仁對親人和舊友嘆息道：“把他引進朝廷來，他竟咬人。”於是稱病請求解職，没有被允許，要他住在家裏養病。劉湛提議要派人裝成劫盗在外面把他殺掉，認爲文帝即使知道了，應該不至於傷害親弟。文帝暗中得知這個消息後，把殷景仁遷移到西掖門外的原晋鄱陽公主府第，在那兒設置護軍府。這裏靠近宫廷，所以劉湛的計謀無法實行。

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

殷景仁卧病五年，雖然不見皇上，但密函來往，一天有十多次，大小朝政都一定向他詢問。影迹秘密，没人看到殷景仁和皇上的來往。到將收捕劉湛的那天，殷景仁撣拂衣帽。因爲卧床很久，身邊的人都不明白他的用意。這天夜裏，皇上出來在華林園延賢堂召見他。殷景仁還自稱

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脚痛，在小床輿上就坐，誅討處置，全部委交給他。

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

殷景仁接替劉義康任揚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吏部仍然保留。派使者授予他印綬，主簿代他拜受完畢，他就覺得病情嚴重，精神錯亂，情理不明。他性情原本寬厚，突然變得苛刻殘暴，他向左右的人問道："今年是男的結婚多，還是女的出嫁多?"這年冬天下大雪，殷景仁從廳前乘輿出去觀賞，突然驚問："門前怎麽有大樹?"一會兒又說："我錯了。"病情嚴重，文帝認爲在州府不利，要他回來住在僕射下省。在州上任職一月有餘就去世了，有人說見到劉湛鬼魂作祟。朝廷追贈他爲侍中、司空，謚爲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帝巡行經過殷景仁墓，詔命給予祭祀。

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横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兒子殷道矜，小時候不聰明，官任太中大夫。殷道矜子殷恒，在明帝時，任侍中、度支尚書。當時殷恒的父親病了許久，被有關官員彈劾。詔書說："殷道矜生下來就多病，没有其他突發的病；殷恒因襲了愚蠢懶惰，早就不適宜在朝官的班列，可授任散騎常侍。"

殷淳　殷孚　殷臻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晋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黄門侍郎。黄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

殷淳字粹遠，是殷景仁的堂祖弟。祖殷允，晋時任太常。父殷穆，因性情温和恭謹而爲人稱道，先任五兵尚書，後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年間，殷穆位至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在官任上去世，謚號元子。殷淳從小好學，有美名，任中書黄門侍郎。黄門侍郎清貴，接近皇帝，應留在下省值宿，因爲他父親年老，特别允許他回家住。殷淳清高、疏簡，言語不多，很小就有清雅的追求，他愛好文章義理，未曾抛開過書。在秘書閣撰有《四部書大目》，共四十卷，流傳於世。元嘉十一年，殷淳去世，朝廷沉痛惋惜他。

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蒓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箸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

兒子殷孚有父親的風範。他曾與侍中何勗共同進餐，殷孚羹吃完了，何勗說："益殷蒓羹。"何勗是司空何無忌的兒子，殷孚慢慢停下筷子，說："何無忌諱。"殷孚任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

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

兒子殷臻字後同，幼小時就有很好的品行，

褚彦回并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陽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秘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

袁粲、褚彦回都賞識他。他每次到袁、褚二公席前，總要清談到天黑。王儉任丹陽尹，引他任郡丞。袁昂開始拜任秘書丞時，請求殷臻爲他寫到省表。殷臻答覆説："怎麽不見請我拜受，而請我作表?"竟不給他寫。殷臻歷任太子洗馬。

殷沖

淳弟沖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宫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劭盡力。建鄴平，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殷淳弟殷沖字希遠，任御史中丞，有爲官正直的名聲。兩次遷任度支尚書。元凶妃就是殷淳的女兒，而殷沖在東宫爲元凶劉劭所知遇。劉劭弒文帝自立，任命殷沖爲司隸校尉。殷沖有學問，有文采，劉劭要他作尚書符，指斥孝武帝罪狀，他爲劉劭盡了力。建鄴被平定，殷沖被賜死。殷沖弟殷淡字夷遠，也歷任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年間，又因爲文章而被優待。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踪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没，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論曰：孔季恭命中注定要遇上中興的君王，作爲老部屬，他深受重恩，到官位很高時，他總是謙恭自抑。以"滿招損"的古訓衡量，他確實可以追踪古人。孔琇之有正直高潔的品格，堅决不做不義的事情。《易》説："做臣子的忠心耿耿，一舉一動都很正直。"孔休文做人的方式，可説與此相近。孔琳之的兩個議論，對變通的道理掌握得非常透徹。孔覬律己的節操，可稱當世的賢良，但是他聽信人言，結果犯了錯誤，最終遭致覆滅的災難，真可痛惜啊！殷景仁遠大的抱負，在剛剛出仕的時候就表現出來了，到元嘉盛期，終於成爲朝廷要員，君王言聽計從，對他特别器重，這實在是美事啊。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弟）淡之（玄孫）球（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彥回（彥回子）賁 蓁（蓁子）向（向子）翔
（彥回弟）澄（彥回從弟）炤 炫（炫子）澐（澐孫）玠

褚裕之 褚秀之 褚淡之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

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

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爲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爲侍中。

淡之兄弟并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别室相見，兵人乃逾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褚裒的曾孫。祖褚歆，官至秘書監。父褚爽，爲金紫光祿大夫。

褚裕之長兄褚秀之字長倩，歷官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褚秀之妹，是晉恭帝的后妃。褚秀之雖然是晉皇室的姻親，却對宋武帝盡心。褚秀之遷任侍中，出朝補授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又任祠部尚書。宋受天命建立，褚秀之徙官太常。元嘉初年，在官任中去世。

褚秀之弟褚淡之字仲原，也歷任顯要官位，爲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接受天命建立，褚淡之任侍中。

褚淡之兄弟都竭忠事奉武帝，恭帝每生一男孩，褚淡之兄弟都要叫人尋找機會殺掉，有時是用賄賂誘惑内廷人幹，有時是秘密投毒餌，前後用這種方式害死的不止一個。恭帝退位居住在秣陵宫，經常懼怕遇禍，和褚后同住一室，害怕有鴆毒，親自在面前煮食物吃。武帝準備殺害他，不想派人進去，就命令褚淡之兄弟看望褚后。褚后出來在别室與他們相見，兵士便逾墻進入，向恭帝進藥。恭帝不肯喝，說："按照佛教的說法，自殺的人來生不能爲人。"於是用被子把他悶死了。

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

後來會稽郡守位缺，朝官提議要用蔡廓，武帝說：“他自然是蔡家的好兒子，何必要說情。可用褚佛在這個位置。”佛是褚淡之的小字。於是任命褚淡之爲會稽太守。

景平元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没縣邑，更相樹置，遥以鄮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

景平元年，富陽孫氏聚合族人謀圖叛逆，他的黨羽在永興縣私下串通。永興縣令羊恂發覺了他們的陰謀，報告了褚淡之，褚淡之不相信，還以誣告的罪名把羊恂收捕在縣職局。這時孫法先自號爲冠軍大將軍，和孫道慶等攻下了縣城，又重新建置，遠授鄮縣縣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打出旗號揭竿而起，擂起軍鼓，一直攻向山陰。

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并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并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

褚淡之自授陵江將軍，任命山陰縣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都參與軍事，召集行參軍七十多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孔山士都在守喪，都被起復爲將軍。褚淡之派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兩支人馬渡過浦陽江。陳願等戰敗，賊於是乘勝前進，離城二十多里。褚淡之派陸邵的水兵抵禦，他自己率領部下出城駐扎在近郊。陸邵和行參軍漏恭期同心協力，在柯亭大敗叛軍。褚淡之不久去世，謚號叫質子。

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貲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雍州刺史，領

褚裕之名與宋武帝相同，所以以字相稱。最初任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授建威將軍。跟隨征討鮮卑，盡忠盡力。盧循攻打查浦，褚裕之奮力作戰，有功，盧循南逃。武帝發詔書授褚裕之代理廣州刺史，加授都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多方謀求資財，積累的資財很多，因此獲罪被免官，終身不啓用爲官。回到都城時，所有的親人、舊友以及有一面之交的，都厚送禮物。不久，拜任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天命即位，褚裕之任右衛將軍。武帝因他出身有名望的家族，却能盡心盡力，特別贊揚他，封爲番禺縣男。很快又加封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任雍州刺史，領寧蠻校

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尉。在任三年，以清静簡約著稱。景平二年死。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績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

褚裕之子褚恬之繼嗣。褚恬之弟褚寂之官任著作佐郎，死得很早。褚寂之子褚曖娶宋文帝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爲妻，任太宰參軍，也死得早。褚曖子褚績任太子舍人，也娶宋公主爲妻。

褚球

績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給事中。

褚績子褚球字仲寶，很小就成了孤兒，家中貧窮，立志學習也愛好學習，有才華有思想。宋建平王劉景素在元徽年間被誅滅，衹有一個女兒活下來，劉景素的老部下何昌寓、王思遠聽説褚球品格高潔，把這個姑娘嫁給他爲妻。褚球在齊時入仕，任溧陽令，在任清廉，衹依靠公家俸禄生活。在梁做官時，曾任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和著作還是依前。自從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插貂飾，是從褚球開始的。後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授給事中。

褚湛之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諸尚主者，并因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携二息彦回、澄，登輕舟南奔。彦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彦回。

褚湛之字休玄，是褚秀之的兒子。娶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授爲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死後，又娶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能娶公主的，大多是世家子弟，不必都有才能。褚湛之謹慎踏實，有謀略有才幹，所以爲文帝重視。歷任顯達官位，曾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丹陽尹。元凶劉劭叛逆弑文帝，任命褚湛之爲吏部尚書，又出任丹陽尹，統領石頭戍事。孝武帝入都討伐劉劭，劉劭親自攻打新亭城壘，派褚湛之率水軍同時進攻，褚湛之趁機帶着兩個兒子褚彦回、褚澄，登上輕舟向南逃奔。褚彦回剛生一男孩，被劉劭所殺。孝武帝即位，褚湛之被授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後任尚書左僕射，因南逃而賜爵爲都鄉侯。大明四年去世，謚號叫敬侯。褚湛之有子叫彦回。

褚彦回　褚賁

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

褚彦回幼小時就有很好的聲譽。宋元嘉末

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并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慚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彦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慚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

年，魏軍進逼瓜步，百姓都負擔而立，準備逃跑。這時他父親褚湛之任丹陽尹，要子弟都穿着芒草鞋在房前練習行走。有人譏笑他，褚湛之說：“要居安思危。”褚彦回當時十多歲，很覺得羞慚。褚湛之有一頭牛，是他最爲喜愛的，無緣無故掉入廳前的井裏，褚湛之帶着左右的人親自營救，郡裏鬧鬧嚷嚷，褚彦回放下簾子不看。又有一次，有門生偷了褚彦回衣服，讓彦回碰見，褚彦回對他說：“要秘密藏起來，不要讓人看見。”這個門生慚愧離去，不敢再回來。後來他富貴了，纔回來告罪，褚彦回還像當初一樣待他。

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秘書丞。湛之卒，彦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吴郡主求之，郭欲不與，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彦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

褚彦回娶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爲妻，被拜任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幾次遷任秘書丞。褚湛之死後，褚彦回把父親財産都推給弟褚澄，自己衹取了幾千卷書。褚湛之有兩厨寶物在褚彦回生母郭氏那兒，彦回嫡母吴郡主討要，郭氏想不給，褚彦回說：“衹要彦回在，哪裏怕没有物。”郭氏還是不肯，褚彦回流淚堅持請求，郭氏纔答應。褚彦回承襲都鄉侯爵位，歷任尚書吏部郎。

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召彦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彦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彦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景和年間，山陰公主放任淫逸，她看到褚彦回，很喜歡，告訴皇帝。皇帝召褚彦回入内住了十天，公主晚上來見他，備加逼迫，褚彦回正襟而立，從天黑到天亮，不爲之動心。公主對他說：“您鬍鬚像戟一樣，爲什麽没有男人的情感？”褚彦回說：“彦回雖然不聰明，怎敢自惹禍端？”

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彦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右衛將軍。

宋明帝即位，幾次遷任吏部尚書。有人求官時秘密在袖子裏帶了一個金餅，并請求單獨談事，然後拿出金餅給他看，說：“没有人知道。”褚彦回說：“卿自然應該得到官，不須藉助這東西。如果一定要給，我將不得不報告。”這人非常害怕，把金餅收起來走了。褚彦回說了這件事，但没點他的名，當時人都不知道他是誰。明帝在封邑時和褚彦回性格投合，這時便特别信任和依賴他，褚彦回所提的建議都聽從。改封褚彦回爲雩都伯，歷任侍中，右衛將軍。

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

褚彦回儀表秀美，舉止優雅，進退俯仰，都有風度、合法則。每次朝會，衆官僚和外國使

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别鵠》之曲，宫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并在粲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暫離，不可得已。”

時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

彥回後爲吴興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托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黄羅襬。”指床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内置，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黄羅襬，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痴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托，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

遭所生喪，毁頓不復可識，期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吊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宫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

者，没有不伸長脖子目送他的。明帝曾贊嘆説：“褚彥回會緩步慢行就可做宰相。”當時人把他比作何平叔。有一次在袁粲家聚會，初秋的夜晚，凉風習習，明月當空景色甚是美麗，褚彥回取琴演奏《别鵠》的曲子，宫商諧調，韵致和美。王彧、謝莊都在袁粲家的座席上，擊節贊嘆，説：“以没有牽累的神，運用於有規則有節律的樂器中，即使宫商偶有不調諧，也都是不可多得的。”

這時粗人常珍奇和薛安都叛逆，投降叛逆者的人不止一個。後來常珍奇等請求投降，明帝授給高官。褚彥回認爲“保住性命就已是寬弘，不值得特别給予恩寵”。明帝不聽。常珍奇很快又叛逆。

褚彥回後任吴興太守，明帝病危，派使者快馬召褚彥回入朝，想囑托後事。召入内室，明帝坐在帳中流淚説：“我近日病重，所以召卿來，想讓卿穿黄羅襬輔佐太子。”同時指着床頭的大封函説：“文書都放在函内，此函不得再開。”褚彥回悲不自勝。黄羅襬，是乳母的服裝。明帝雖然病情有了好轉，但還有身後的顧慮。建安王劉休仁，長得壯美，又得人心，明帝和褚彥回謀劃誅殺他，褚彥回認爲不可。明帝發怒，説：“卿真是痴愚，不足以商議事情。”褚彥回懼怕，因而奉旨。又授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因爲母親老而有病，早晚需要奉養，辭讓衛尉卿一職，没有得到許可。明帝崩，遺詔授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同受遺詔輔佐幼主。袁粲等人雖然也同時受托，但帝意主要由褚彥回主持。褚彥回與大臣同心治事，力求簡約，百姓依賴他。不久王道隆、阮佃夫當權，賄賂都公開行使，褚彥回未能禁止。

褚彥回遇上生母喪，因悲哀損傷身體，使人不再認識，整年不盥洗，衹有眼淚流過處纔看得見本色。朝廷下詔命令停止哭泣，禁止客人吊喪。葬後，起復授中軍將軍，原先的官職依舊。

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叛，褚彥回和衛將軍袁粲進入宫内值衛，鎮住人心。褚彥回開始到丹陽任官時與堂弟褚炤同車，路上遇見齊高帝，褚彥回舉手指着高帝的車，對褚炤説：“這

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吴興，高帝餉物别，彦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兖州，高帝固讓，與彦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彦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彦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

不是凡人。"出任吴興太守，高帝送物與他分别，褚彦回又對人説："此人才貌都非凡，前途不可預測。"後來接受明帝遺詔顧命時，引薦高帝也參預了此事。高帝平息桂陽王後，遷任中領軍，領南兖州，高帝堅决辭讓，向褚彦回和衛軍袁粲寫信陳訴自己的想法，褚彦回和袁粲回信不同意，高帝纔接受任命。這年加授褚彦回尚書令、侍中，配班劍衛士二十人，堅决推讓尚書令。三年，進爵位爲侯。服喪期滿，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依舊，配給鼓吹一部。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彦回鰒魚三十枚，彦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彦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啖之，少日便盡。

這時淮水歸屬北朝，南方不再有鰒魚，偶爾有人輾轉得到，一條能值幾千錢。有人送給褚彦回三十條鰒魚，褚彦回當時雖然官高位貴，但仍然十分貧窮，有個門客建議把這些鰒魚賣掉，説可以得到十萬錢。褚彦回臉上變色，説："我認爲這是食物，不是財物，并且不知道它能賣錢，所以纔接受了。雖然貧儉，但怎麼可以賣禮物得錢呢。"都分給了親人和朋友吃，没幾天就吃完。

明年，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期祭禮及，表解職，并不許。

第二年，嫡母吴郡公主去世，褚彦回很悲痛，身體爲之枯瘦，祇剩下一副骨頭架子。安葬完，得詔代職，他堅决推辭，又因爲祭祀的周年到了，上表請求解職，都没有得到許可。

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彦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彦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彦節既不受任，彦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

蒼梧王更加暴虐，齊高帝和褚彦回、袁粲談論世事，袁粲説："主上年幼，小過錯容易糾正。伊尹、霍光所做的事，衰亂的時候不宜實行；即使成功了，終究難於保全自己。"褚彦回默然，他心是向着高帝的。到廢除蒼梧王，各要員聚集商議，袁粲、劉彦節不願意接受任務，褚彦回説："没有蕭公是了結不了這場事的。"親自把事情交給高帝。高帝説："各位都不接受，我怎能推辭。"事情纔確定下來。順帝即位，褚彦回改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一職還是依前，帶甲仗五十人入殿。

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彦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彦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

袁粲懷有二心，他説："褚公眼睛裏白的太多，這是'白虹貫日'，使宋滅亡的最終是這人。"一日，袁粲對褚彦回説："國家所倚靠的，祇有您與劉丹陽和袁粲，願各自勉勵，不要被寫進史書讓人恥笑。"褚彦回説："我的心就是您的心。"但褚彦回却未能恪守諾言。

固。

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黄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脱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彦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彦回謀議，彦回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到高帝輔佐朝政時，王儉提議加授高帝黄鉞，任遐説："這是大事，應該報告褚公。"高帝説："褚如果不同意，卿會有什麽計策？"任遐説："褚彦回保護妻子兒女，愛惜自己性命，没有奇異的才能與節操，任遐能制服他。"褚彦回果然没有異議。等到沈攸之起事，高帝召褚彦回商議謀劃，褚彦回説："西夏發難，事情一定不會成功，您應當先防備内部。"高帝秘密作好防備。事情平息後，褚彦回進位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彦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晋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彦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彦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彦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

齊國臺府建立，褚彦回引用何曾從魏司徒到做晋丞相的故事，來向高帝表白，要求做齊國的官。高帝謙虚地予以回絶。建元元年，褚彦回進位爲司徒，侍中和中書監依舊，改封爲南康郡公。褚彦回辭讓不接受司徒，并且寫信給僕射王儉，想依照蔡謨的先例。王儉認爲不適宜如此説，勸褚彦回接受任命，但他始終不接受。不久加授尚書令。二年，朝廷重新申述原先任命，要他做司徒，又堅持退讓。魏出兵，高帝想發動王公以下没有官職的都參軍，褚彦回進諫，認爲這些人對作戰没有實際益處，這樣做衹會擾亂民心，皇上纔没有實行。

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彦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

三年七月，皇帝親自嘗酒祭祀，想趁盛暑之夜外出，褚彦回和左僕射王儉進諫，認爲"從漢宣帝以來不在夜晚進太廟，以防偶然事件的發生。君王地位重要，應該謹慎"。皇帝聽從了這個意見。

時朝廷機事，彦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并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彦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顔。"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彦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宫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烟燭甚逼，左右驚擾，彦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當時朝廷機要，褚彦回多參與商議謀劃，他的觀點常被采納，對他的禮遇很重。皇上召集朝臣宴飲，酒後對朝臣説："卿等都是宋時大臣，不會説我應該得天子之位吧。"王儉等没有來得及回答，褚彦回收好手板，説："陛下不能説臣没有早識龍顔。"皇上笑着説："我有愧於文叔，我知道您做朱祐已經很久了。"褚彦回善於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宫聚會飲宴時，賜給他金鏤柄銀柱琵琶。褚彦回性格寬和温雅，有器量，不隨便舉動。有一次家宅失火，烟焰已逼近他了，身邊人又驚又懼，但褚彦回神情怡然，叫來車駕從容離去。但是世人多在節操方面譏刺他，那時百姓

寧爲袁粲死，不作彦回生。”

有這樣的話：“可憐一座石頭城，我們寧願作袁粲而死，也不作彦回而生。”

高帝崩，遺詔以爲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别拜録，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并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録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彦回班劍爲三十人，五日一朝。

高帝駕崩，遺詔授褚彦回爲録尚書事。東晋以來，没有單獨拜授録的，有關官員不知是否要立優策文書。尚書令王儉議論道：“居原先的官職，另外再拜授録，這應該有策書，但這種事以前没有記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都是同時有優文和策文；官品第二，則有策文而不設優文。優就是褒美，策則同時明確職務。尚書屬於天官，執掌政治教化之本，所以尚書令官品雖居第三，但拜授一定要有策文。録尚書事没有品秩，但總領的任務非常重，以前各代多和本官同時拜授，所以没有另外的策文。根據事情揣摩情理，不應該與一般的官員同等看待，應有策書，以表明重用的意圖；但又不同於王侯，不必藉助優文。”有關官員聽從了王儉的議論。不久又增加褚彦回班劍衛士三十人，五天朝拜一次。

頃之寢疾。彦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彦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録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

不久褚彦回卧病。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夢見有人給他一套占卜用的蓍草，但缺一根，此時他正好是四十八歲了，年初便卧床。而太白星熒惑星相互糾結觸犯上將，褚彦回考慮到活不長了，上表要求退位。武帝没有准許，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和録尚書事如前。去世時四十八歲，家裏没有多餘的財産，欠債幾十萬，下詔賜贈棺木。

時司空掾屬以彦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彦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録尚書、公如故，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

當時司空府屬僚因爲褚彦回没有拜受，對是否應該行屬官的禮感到疑惑，王儉議論説：“按照《禮》，婦人在路上聽到丈夫在家死去，都要换喪服回家。現在屬官雖然還没有爲他負責勤務，但官符是朝廷授給的，應當行禮。”司徒府的官員又因爲褚彦回已解職，但是後任還没有到任，不清楚是否應穿喪服，王儉又議論説：“按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官陳留，没有進入陳留境内就去世，樂陵郡官吏按見君的禮，陳留迎接的官吏依照‘娶女已定吉日，女子死，丈夫服齋衰弔喪’服喪。司徒府應按有關官員的規定服喪。”又下詔追贈褚彦回爲太宰，侍中、録尚書、公仍依生前，增加班劍衛士爲六十人，葬送的禮儀完全按照宋太保王弘的先例，謚爲文簡。原先的庶

自彦回始也。又詔彦回妻宋故巴西主埏墜暫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族出身的三公，轜車没有規定的式樣，王儉提議官品第一的，都加上幢絡，這是從褚彦回開始的。又下詔把褚彦回妻宋已故巴西公主墓穴暫時打開，追贈爲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栖退之志。位侍中。彦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吊，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内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捶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褚彦回長子褚賁字蔚先，從小就正直。父親背叛袁粲等而依附高帝，褚賁很爲不滿，終身覺得慚愧和遺憾，一直有隱退的願望。褚賁官任侍中。褚彦回去世，服喪期滿，褚賁見武帝，淚流不止。皇上大大表揚他，任命他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但他却常稱病在外，不來辦公。皇上因此對他不滿，委婉地勸他辭去爵位，讓給弟弟褚蓁，他仍然住在父親墓旁。王儉死後，褚賁騎水牛出來吊喪，把水牛繫在王儉門外，進去哭喪，盡哀後就走，王儉家人不知道是誰。當時褚賁病重，兒子褚霽用車載他回去。病稍好，知道不是原先住的地方，大怒，不肯再進飲食，内外的門都全部釘住，不跟人交談，幾天之間，衹剩下一點點氣息了。謝瀹得知褚賁垂危，前往看望他，推門推不開，用杵把門擊破，進去見褚賁説："世界上的事不是想得到就可得到的是生命，人生不是想保全就能保全的是名聲，自行毁滅名聲和生命的，就是您了。怎能不保全它們呢!"褚賁説："我從小就没有世人的凡俗想法，生命和榮名難道是可以留戀和人爲地追求到的嗎?我衹希望在全身全節善終歸天時，一定要依在舊的墳山前。兒子没有才，不瞭解我的志趣，搬動我的軀體，移到别的地方殯葬，違背了我一向的心願，我因此而氣憤罷了。"永明七年，褚賁去世。

褚蓁

蓁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公。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蓁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子。

褚蓁字茂緒，任義興太守。八年，改封爲巴東郡公。上表請求把封邑退還給褚賁兒子褚霽，下詔同意。建武末年，褚蓁任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去世，追贈爲太常，謚號穆子。

褚向

蓁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没，哀毁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向風

褚蓁子褚向字景政，幾歲的時候，父母相繼亡故，悲哀傷身的程度，就像成人一樣，親人都感到奇異。長大後，寬宏儒雅，有器量，長期兼

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任侍中。褚向儀容端莊秀麗，眉眼像畫過一樣，每次在公堂班列中就位，總是爲衆人所矚目。出仕梁朝，任北中郎廬陵王長史時去世。褚翔是他的兒子。

褚翔

翔字世舉，起家秘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韵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毁卒。翔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户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褚翔字世舉，出仕任秘書郎，幾次遷任至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在樂游苑召集群臣飲宴，又下詔要褚翔和王訓作二十韵詩，限三個時刻内完成。褚翔在座位上馬上站起來上奏，武帝感到奇異，當天就補授爲宣城王王府文學，很快又遷爲宣城王王府友。當時宣城王的友和文學，要比其他王高二等，褚翔破格任用，當時議論認爲是美事。出任義興太守，在任廉潔自守，減省繁政、苛政，去除不必要的費用，百姓安心。郡西亭有棵古樹，枯死多年，褚翔到郡裏來後，忽而又長出枝葉，人們都認爲是他的好政績感化的結果。任官期滿，官民到朝廷請求把他留下，敕書同意。不久，徵召爲吏部郎，離郡時，百姓中無論老少，都追着把他送出郡境，流淚拜別。褚翔做吏部郎公正清廉，不因人說情而改變意見，被人稱爲平正公允。遷任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爲母親服喪，因守喪毁傷身體而去世。褚翔從小就有孝行，做侍中時，母親得重病，他請和尚爲母親祈福，夜裏忽然看見户外有異樣的光，又聽到空中撚彈手指的聲音。到第二天清早，病很快就好了，人們都認爲是他的精誠感化的結果。

褚澄

澄字彦道，彦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彦回。後尚吴郡主，生澄。彦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彦回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褚澄字彦道，是褚彦回的弟弟。褚湛之原娶始安公主爲妻，始安公主死後，納妾郭氏，生了褚彦回。褚湛之後娶吴郡主爲妻，生了褚澄。褚彦回事奉吴郡主恭謹孝敬，吴郡主很喜愛他。褚湛之去世後，吴郡主上表把褚彦回立爲嫡子。褚澄娶宋文帝女廬江公主，被拜爲駙馬都尉。做官清要，擅長醫術。

建元中，爲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

建元年間，褚澄任吴郡太守，百姓李道念因公事到郡府，褚澄見了他，說："你有重病。"回答說："原先有冷病，到現在有五年了，很多醫生都没有醫好。"褚澄給他診脉後說："這病非冷

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鷄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户尚書。

非熱，應是吃白水煮鷄蛋過多導致的。”要他取一升蘇煮服，剛一服藥，就吐出一東西，就像量器升一樣，被口涎裹着還會動，打開看是雛鷄，翅膀和脚爪都有，能行走。褚澄説：“還没有吐盡。”又服剩下的藥，又吐出像前面一樣的鷄十三隻，病就全部好了，當時人都稱爲奇妙。豫章王感染上了病，高帝召褚澄爲他治療，立即就好。很快就遷任爲左户尚書。

彦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彦回介幘犀導及彦回常所乘黄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褚彦回死後，褚澄用一萬一千錢到招提寺把高帝賜給褚彦回的白貂坐褥贖回，把它裁開做裘和纓，又把褚彦回的介幘犀導和他平常用的拉車黄牛贖回。永明元年，被御史中丞袁彖所彈劾，免官拘禁，得到寬宥。遷任侍中，領右軍將軍，因勤懇恭謹知名。褚澄女爲東昏侯皇后。永元元年，褚澄去世，追贈爲金紫光禄大夫。

褚炤

炤字彦宣，彦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安成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彦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彦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嘆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彦回性好戲，以軺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户，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褚炤字彦宣，是褚彦回的堂弟。父名法顯，任鄱陽太守。褚炤從小就有高尚的節操，王儉曾説他的才能足以擔任保或傅。從安成郡任職回朝，因爲一隻眼瞎了，召爲國子博士，没有拜受。褚炤經常非議褚彦回一身事二朝。褚彦回子褚賁前往問候褚炤，褚炤問道：“司空今天在哪裏？”褚賁説：“正捧着璽紱在齊大司馬門。”褚炤嚴肅地説：“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東西給另一家是什麽道理。”褚彦回拜受司徒，賓客滿座，褚炤嘆息道：“彦回很小就有節操，怎想到會墮落到這一步！門户不幸，纔會有今天的拜官。假使彦回做中書郎就死了，不正好是一名士嗎？名聲德行不好，就長壽。”褚彦回喜歡開玩笑，他送軺車給褚炤，褚炤大怒，説：“拿這樣的東西來辱没家門，哪可讓人看見。”叫人拿火把它燒掉，駕車的人趕快把車趕跑，纔没有被燒掉。褚炤弟褚炫。

褚炫

炫字彦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彦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

褚炫字彦緒，從小清高傲慢，爲堂舅王景文所知遇。堂兄褚彦回對人説：“堂弟廉正，卓爾不群，勝過我十倍。”任正員郎。隨從宋明帝射雉，明帝到中午還没有收獲，非常羞惱，召問侍

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群情便可載歡。"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

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澐。

臣道："我清早就到水邊來，竟然空着手行走，太可笑。"座中没有人回答，褚炫一人説："現在季節雖然合適，但雲霧還蒙着，所以展翅高飛之禽，驕縱不知驚懼。祇要神駕從容地游樂，大家的情緒就會歡樂起來。"明帝心情放寬，在射場設酒。後來褚炫遷任爲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年，褚炫因爲清雅高尚，和彭城劉俁、陳郡謝朏、濟陽江斅進殿内以文義陪侍，稱爲四友。

齊國臺府建立，褚炫任侍中，領步兵校尉。因爲家裏窮，建元初年，出朝補授東陽太守。他前後三次做侍中，和堂兄褚彥回的操行不同，所以褚彥回在世時，他做不到大官。永明元年，褚炫任吏部尚書。褚炫清高特立，不是吊喪、問候的禮節，從不亂與人交往，人們對他這點評價很好。他在選部做官時，門庭清冷，很少有賓客來往。他外出時，左右的人往往捧着一個黄紙帽箱，風一吹，紙差不多就要被剥脱光。從江夏郡罷官回朝時，得到錢十七萬，在石頭全部分給了同族親人。得病，没錢買藥，用帽子和劍做抵押。自己上表作了解釋，改授爲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立，褚炫以原官領博士。没有拜受就去世了，貧窮得没有辦法殯殮，終年四十一歲。追贈爲太常，謚號貞子。子褚澐。

褚澐

澐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晋安王中録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澐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褚澐字士洋，梁時出仕，任曲阿令。歷任晋安王中録事，正員郎，烏程縣令。兄褚游亡故，他拋棄縣令不做回家，任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去世。褚澐做縣令，清廉謹慎，可以記載。好學，懂音律，看重賓客，很爲湘東王所親近和喜愛。褚澐子褚蒙官任太子舍人。褚蒙生子褚玠。

褚玠

玠字温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褚玠字温理，九歲就成了孤兒，由叔父驃騎從事中郎褚隨撫養。很小就有好名聲，前輩多稱道他的才器。長大後，儀表美，有風度，長於對答，學識淵博，能作文章，語言典雅樸實，不追求靡麗。陳天嘉年間，兼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

齊，還遷中書侍郎。

齊，回朝後遷任中書侍郎。

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奸，全丁大户類多隱没。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户。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栗。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

太建年間，山陰縣有很多豪强的不法之徒，前後的縣令都因貪贓枉法免官，宣帝問中書舍人蔡景歷説："會稽山陰是大縣，很久没有好縣令，卿在文士中考慮一個人選。"蔡景歷推薦褚玠，宣帝説："很好，卿説的和朕想法相合。"於是授任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賄賂勾結不法官吏，隱瞞了很多有全丁的大户。褚玠關押張次的等人，用文書把事情報告了臺省，宣帝頒手敕慰勞他，同時派遣使者幫助褚玠搜查，查出八百多户應出兵丁。這時舍人曹義達被宣帝寵信，縣人陳信家很富，諂諛曹義達，陳信父陳顯文恃勢横行霸道。褚玠派使者收捕陳顯文，打他一百鞭，從此縣裏官吏都戰戰兢兢。陳信後來依附曹義達，毁謗褚玠，褚玠竟然坐罪免官。褚玠在任一年多，僅僅靠俸禄生活，離任的那天，不能備辦還朝的行裝，因而留在縣境内種蔬菜自養。有人認爲褚玠没有治理一個縣邑的才能，褚玠説："我爲朝廷運送物資的政績是第一流的，不會落後於各地長官，除去凶惡之徒，也使不法官吏畏縮恐懼。如果説做官不能肥了自己，這個意見我願接受，如果認爲我不懂得從政，我就不服了。"當時人認爲的確是這樣。皇太子得知褚玠没有還朝的行裝，頒手書賜給他二百斛粟米，因而褚玠得以回到京城。

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决。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截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秘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後多次遷任爲御史中丞。褚玠剛强堅毅，有膽略，有決斷。善於騎馬射擊，曾跟隨司空侯安都在徐州打獵，碰到猛獸，褚玠射箭，箭一發就全部進入猛獸口中，又從口中進入它腹内，一會兒猛獸就倒地而死。到做御史中丞時，很有執法嚴明的名聲。在官任中去世，皇太子親自寫了墓志銘，藉以表彰這位老部屬。至德二年，追贈爲秘書監。褚玠所寫的奏章和其他各種零雜文章二百多篇，都切中事理，因此爲世人所重視。兒子褚亮，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

論曰：褚氏從東晋以來，代代有人才。褚彥回就是靠了先祖，很早得到了聲譽，到後來，他附和齊運的興起，結果毁謗非議沸沸揚揚，他既

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熠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因名望而被人推重，又因名望而被人責駡。褚熠堅貞剛勁的性格，褚炫廉潔正直的作風，即便是古人，也未必能超過他們。褚玠公平、誠實、正直，文武兼備，可以説祖業得到了繼承。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子）興宗（孫）約（約弟）撙（撙孫）凝

蔡廓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晋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是晋司徒蔡謨的曾孫。祖父名系，曾任撫軍長史。父親名綝，曾任司徒左西屬。

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以方鯁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

蔡廓博覽群書，能依照禮節説話做事，皇上發詔書從家中直接徵召他任著作佐郎。後任宋武帝的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因方正鯁直，嫻静文雅，受到武帝的賞識。後又遷任太尉從事中郎，還没拜授，母親去世。蔡廓爲人最爲孝順，三年不梳頭洗臉，似有不盡的哀傷。

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

宋臺省建立後，蔡廓任侍中，提議認爲"審訊囚犯不宜讓其子孫口供，明説父祖之罪。損害禮教，傷害情感，没什麽比這更嚴重。從今以後衹要叫家人與囚犯相見，如没有要求審訊的訴狀，就足以證明他伏罪，不必責令他家人口供"。朝廷經評議采納了蔡廓的提議。

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

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擅自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因没對他進行糾劾被免職。武帝認爲蔡廓剛直，補授御史中丞。蔡廓彈劾了不少違法者，百官因此感到震驚肅然。當時中書令傅亮位高任重，學問爲當世之冠，朝廷的禮儀制度，都由他裁定。傅亮則每件事都要詢問蔡廓之後纔實行，傅亮若有不同意見，蔡廓最終不會因此改變主張。後遷任司徒左長史，出朝任豫章太守。

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後徵任吏部尚書。蔡廓通過北地傅隆問傅亮："銓選職官之事如能全把它交給我的話，那我没意見；不然的話，我不能拜受。"傅亮把這話告訴録尚書徐羡之，羡之説："黄門郎以下的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

官職全把它交給蔡廓決定，我們這些人不再關心過問，從這以上的官職，原本就應當共同商議，協調不同意見。"蔡廓説："我不能替徐干木在紙的末尾署名。"於是不去赴任。干木是徐羨之的小字。銓選職官的文書使用黄紙，録尚書和吏部尚書先後署名，所以蔡廓説"署紙尾"。徐羨之亦因蔡廓正直，不想叫他擔任重要職務，改授他祠部尚書。

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别，廓謂曰："營陽在吴，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

文帝入朝繼承帝位，尚書令傅亮率領百官奉迎，蔡廓亦一同前往。到達尋陽，蔡廓遇病不能前行，傅亮將要上路時來向蔡廓辭别，蔡廓對他説："營陽王在吴地，應厚加供奉。一旦死了，你們這些人就有殺害主上的罪名，再想自立於世，哪裏可能呢?"當時傅亮已和徐羨之商定殺害少帝，於是派人馳馬送信命令停止行動，信送到時已經晚了。徐羨之大怒説："和人家一同商定的，爲何剛轉個身就把作惡的責任推給人家?"

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别，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

及至文帝即位，謝晦將去荆州，和蔡廓告别時，屏退左右之人後問道："我大概能避免禍患吧?"蔡廓説："您受有先帝的遺詔，擔當保衛社稷的重任，廢黜昏君，擁立明主，從道義上説没什麼不可以的；祇是您殺害人家兩個兄長，且靠這個得以北面稱臣，您憑藉着令君主亦震驚懼怕的威勢，占據上游這一重地，以古推今，想避免禍患是困難的。"

廓年位并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蔡廓年紀職位都輕，却受到當時人的推重，在每年一定的時間或季節，都整飾衣冠，束緊衣帶，登門拜訪。蔡廓奉事兄長蔡軌如同奉事父親一般，家中事不論大小，都要問過兄長之後纔實行，從公家領回的俸禄、得到的賞賜，全都交給蔡軌，有要使用的財物，全向主管之人請求支付。蔡廓隨武帝在彭城時，妻郗氏來信請求置備夏裝。蔡廓回信説："知道你需置備夏裝，料定給事會主動供給你，不必另寄。"當時蔡軌任給事中。元嘉二年，蔡廓去世。武帝常説："羊徽、蔡廓，可與當代的三公平等。"蔡廓的小兒子名興宗。

蔡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

興宗字興宗，自幼受到父親蔡廓的器重，蔡

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

廓說他有自己的風範。在寫給親朋的信中說："小兒四歲，神態氣度似還可以，不入行爲不正的人的居室，不與小人交往。"所以以興宗爲他的名，以興宗爲他的字。

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

興宗十歲那年死了父親，因哀痛損傷了身體，與一般兒童有所不同。蔡廓辭去豫章郡太守回家後，起造兩處住宅，先建成東宅把它給了兄長蔡軌。蔡軌辭去長沙郡的官職回家後，送來五十萬錢用以補償住宅的造價。興宗當時衹有十一歲，禀告母親說："一家人從來就必須共享富裕和貧儉，今天伯父送來的造住宅的錢不應接受的。"母親聽後高興并聽從了他的意見。蔡軌深感慚愧，對他的兒子蔡淡說："我六十歲的人了，處理事情不及十歲的小孩。"不久興宗又死了母親。

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并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

興宗自少好學，因學問品德素有所成受到稱贊，後任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劉宏、侍中王僧綽都和他有深厚的交誼。元凶劉劭弒君自立，王僧綽被殺，當時凶威正盛，親朋好友没有誰敢前往，興宗獨獨親臨哭吊，以盡哀思。

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孝武即位後，興宗多次遷任尚書吏部郎。當時尚書何偃疾病發作，皇上對興宗說："您熟悉清官濁吏，現在把銓選職官之事交給你，你即可開門接受，没有什麽謙讓的。"

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

後任侍中，常直言政治得失，無所顧忌。孝武新年祭拜祖墳，興宗身懷玉璽陪從聖駕。及至回宮，皇上想乘便射雉，興宗表情嚴肅地説道："今天來園陵祭祖以表達虔敬之意，悼念之情、敬畏之心都很沉重，追獵禽獸還有剩餘的日子，請等其他時間再來。"皇上大怒，强令興宗下車，興宗因此不合皇上心意。竟陵王劉誕憑藉廣陵謀反，亂事平息後，孝武車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官員呼喊萬歲。興宗當時正陪從玉輦，孝武回頭說："您獨不叫?"興宗表情嚴肅從容不迫地回答說："陛下今天正應該涕泣着行刑殺人，豈能够軍中都呼喊萬歲。"孝武不高興。

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

興宗奉承皇上的旨意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和興宗素來友善，在城内與賊一同被殺了。興宗到達後，親自給他收殮，把尸首運回豫章葬入舊

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又廬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别。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

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見從。

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户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

時義恭録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

墓。皇上聽説後對興宗説："您怎麽敢有意這樣觸犯法網?"興宗高聲回答説："陛下自是殺賊，臣自是埋葬朋友，既然觸犯了嚴厲的法律，正該心甘情願地受斧鉞之刑。"孝武面有愧色。又廬陵内史周朗因直言獲罪，被囚禁着送往寧州，親戚朋友没有誰敢去看望送别，興宗當時正在值班，請假前去和周朗辭别。皇上知道這事後更加惱怒。因爲假托有病多天，以白衣的身份領職。

後任廷尉卿，有個叫解士先的人告發申坦過去曾與丞相劉義宣一同謀反。當時申坦已死，其子令孫任職山陽郡，自己捆綁着向廷尉請罪。興宗評議説："如果申坦過去是戰爭的主謀，現在人還活着的話，那經過多次赦免，尚且應該得到寬宥。令孫是直系親屬，理應替他父親隱瞞。再説人亡事遠，回過頭去揭發誣陷，以禮法來評判，令孫理應不受牽連。"興宗的意見被采納。

出任東陽太守，後任左户尚書，然後又職掌吏部。當時皇上設宴過多過濫，戲謔侮辱群臣，自江夏王劉義恭以下都加以侮辱；惟獨興宗因正直皇上有所忌憚，没有受到侮弄。尚書僕射顔師伯對儀曹郎王耽之説："蔡尚書常能免受狎昵，超出常人實在很遠。"王耽之説："蔡豫章以前在相府任職，亦因正直威嚴没受到狎侮，武帝設家宴的時候，不曾召過他。興宗每去參與官賭之戲，常與好友在一起。蔡尚書現在可説是能擔當重任的人啊。"

大明末年，前廢帝即位，興宗告訴太宰江夏王劉義恭這應該有任命文書。劉義恭説："設立君主繼承人，本是爲了今日之事，哪還用得着這個?"興宗説："歷代的舊例，没有不是這樣的。不遠的永初末年，營陽王即位，亦有任命的文書，現還保存在尚書省，可以查看。"興宗的意見没被采納。

當時劉義恭録尚書，受有遺詔輔佐朝政，輔導年幼的君主主持朝政，但他自己引退迴避公務，政事全交給親近的人。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獨攬朝中大權，威震遠近。興宗的職權統管着九個等級的官吏，銓選職官之事寄托在他身上，每逢到上朝，興宗就和令録以下的官

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

吏陳述要選拔推薦賢才的主張，同時規諫政治得失，廣泛議論朝政。劉義恭爲人向來膽小怕事，迎合順從戴法興，常擔心不合旨意，每聽到興宗的言論，就顫栗懼怕，没有計策。

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毁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在這以前，大明年間奢侈無度，建造了不少土木工程，賦税煩雜嚴苛，徵集百姓服勞役過於繁重，到這時皇上下詔全都削除。因此，紫極殿南北專供君王車馬經過的御道一類的建築物都被毁壞，自孝建以來直到大明末年，所建立的各種制度，没有一樣存在。興宗在大臣議政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對顔師伯説："先帝雖不是有大德的人，總還是始終遵循先王之道。三年不改父志，這是古代經典所推崇的。現在臨時停放先帝靈柩的宫殿剛被拆除，先帝入葬山陵也没多久，而凡是先帝所立的制度，所建的亭臺樓閣之類，不論合理與否，全都删削，即使回到禪讓的時代，也不會到這個地步，天下的有識之士當會據此看出一個人的深淺。"顔師伯没有采用興宗的意見。

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换，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删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黄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

興宗每次上奏銓選職官之事，戴法興、巢尚之等人就加以改動掉换，少有保留的。興宗在朝堂對劉義恭和顔師伯説："皇上居喪，不能親自處理各種重要政務，銓選推舉賢才這樣秘密的事，大多被删改，如果不是你們的筆迹，不知是哪位天子的意思。"王景文、謝莊等人的升遷授任不合常規，興宗又想改换爲合適的人選。當時薛安都任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任中庶子。興宗先選用薛安都任左衛將軍，常侍的官職照舊；殷恒任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任職過多，想衹讓他任左衛將軍。興宗説："率、衛之間的差别，能有多少。再説安都已失去征虜將軍之職，這就不屬於越級提拔，如果再拿掉常侍之職，那就一下子成了貶職。如果説薛安都是晚年得官的貧賤之人，本應該裁減貶抑，使名位和禮器不被看輕，應有選舉的秩序，那就謹請按照銓選職官的法規行事，不是我私下偏愛薛安都。"劉義恭説："如果説太子屬官應給予越級授任的話，那殷恒就應任侍中，哪能够衹擔任黄門而已？"興宗又回答説："中庶、侍中，相差實在很遠。再説安都任太子率已十年，殷恒任中庶子衹

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群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并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

有一百來天，現在又領校，不算少了。"興宗派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人反復辯論堅持，劉義恭這纔在銓選文書上署名。不久皇帝下達意旨，用安都任右衛，加給事中，因爲這事，興宗嚴重冒犯了劉義恭和戴法興等人。被外放出任吳郡太守，興宗堅決推辭；又轉任南東海太守，他也不拜受，而懇切要求去益州。劉義恭因此大怒，上表陳述興宗的過失。詔令交給外廷臣僚詳細討論，劉義恭乘機叫尚書令柳元景劾奏興宗和尚書袁愍孫私下裏互相許諾，互相選官署職，擾亂民衆危害朝政，使治國大道混濁污穢。於是外放興宗任新昌太守，該郡隸屬交州。朝廷因這事議論紛紛，没有不嗟嘆驚訝的。在這以前，興宗納何后寺女尼智妃爲妾，智妃姿容很美。興宗迎親的車子已去，而顔師伯秘密派人誘惑智妃，暗中用車把智妃載回，興宗迎親未成。到這時興宗被調出朝廷，議論的人都説這是由顔師伯造成的，顔師伯深感困惱。戴法興等人不想落個貶徙大臣的名聲，顔師伯又想止息衆人的議論，對興宗的處理因此停止執行。

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并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不久，戴法興被殺，巢尚之被拘捕，劉義恭、顔師伯一同被誅，朝廷重新起用興宗任臨海王劉子頊的前軍長史、南郡太守，代理荆州事，興宗不赴任。當時前廢帝凶暴，興宗的外甥袁顗任雍州刺史，堅持勸説興宗赴任，他説："朝廷的局勢，是人心所能看見的，在朝中的大臣，朝夕難保。舅父現在被外放陝西，任八州行事，我在襄、沔，地勢優越，兵力强大，距離江陵不遠，水陸交通方便。一旦有事，可共建齊桓公、晋文公之功業，這難道可與受制於凶狂之君、禍患難測同日而語嗎?"興宗説："我出身平常門第，按照等次平穩進升，和主上很疏遠，不當有禍患降臨。宫省内外既然人人不能自保，那近來應該會有變故。如果宫省内的災難能够消除，宫省外的矛盾未必可以估量。你想在外尋求安全，我想在朝内避免禍患，各自依照所見去做，不也很好嗎。"當時士人和庶民憂懼，士大夫都想往遠處遷徙，後來都在外患中流離失所，百不一存。

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絶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説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影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沉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没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

再次授任興宗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因很擔心有危險禍患，閉門不和賓客交往，曾派身邊的范羨前去向興宗托付事情。興宗告訴范羨説："沈公閉門謝客，以躲避無休止的告求罷了。我不是有求於你，爲什麽也遭到拒絶？"范羨回稟沈慶之，沈慶之派他去邀請興宗。興宗藉機規勸沈慶之説："主上近來所做的，喪盡人倫之道，他現在所畏懼的，惟有你一個人。你的威望向來著名，受到天下人的欽佩，現在整個朝廷惶惶不安，人人心懷恐怖，你若這時振臂一揮，誰不會如影隨形般跟從呢？如果你不果斷，早晚禍患會降臨。我過去在你府中任佐吏時，得到你的特别眷顧，所以敢把心中的話全説出來，希望你考慮自己的對策。"沈慶之説："我近日來擔心不再能自保，惟有盡忠奉國，始終不改，個人安危正應當聽從天命。加上我年紀大，關閉了自己的府門，兵力困乏，即使有這個意思，事情亦無從做起。"興宗説："當今心懷謀慮想奮起的人，不再是企求富貴，期待建功受賞，各自衹是想救朝夕難保的性命罷了。宫内的將帥，正聽候外間的消息；如果有個人倡導，那俯仰之間就可成事。再説你的聲威氣派早已有名，數朝以來統率軍隊，各路原來的家丁部隊，散布在宫省之中，有誰敢不從命？我在尚書省内，自然應當倡導率領百官，依照前代舊例，另選賢明之君，以奉事國家社稷。又朝廷所做的各種事情，世間人們都認爲你全參預了，現在你若遲疑不决，應當有先你起兵謀反的，你亦就免不了從人作惡的禍患。而且車駕多次臨幸你的府第，開懷暢飲，久留不去。又聽説皇上斥退了身邊人，獨自住進了閤内。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不可錯過。我因深受你的眷顧，所以説出本宜保密的一番話，你應該詳細考慮自己的禍福。"沈慶之説："這件事情重大，不是我所能完成的。如果事情發生，我正應當懷抱忠心而死罷了。"不久，沈慶之果然因受到猜忌而遭禍。

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

當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望，鄉里謠傳王玄謨當會建立大業，有的説王玄謨已經被殺。王玄謨的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是興宗故鄉人，

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閒。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

受到王玄謨的信賴，被派遣來到興宗這裏。興宗告訴説："你家領軍近日特別應當憂懼禍害。"包法榮説："領軍近來因憂懼幾乎不再進食，夜晚也不睡，常説收捕他的人已在門口，片刻難保。"興宗通過包法榮勸説王玄謨起兵謀反。王玄謨又派包法榮回報説："這事也不是容易可行的，我們不會泄露你的話。"右衛將軍劉道隆受到皇帝的寵愛信賴，獨自統率禁軍，乘輿曾在夜晚臨幸著作佐郎江斅的宅舍，興宗乘坐馬車隨從。劉道隆從車後經過，興宗對他説："劉公，近日想一閑談。"劉道隆深知這話的意思，掐着興宗的手説："蔡公不要説。"

時帝每因朝宴，棰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

當時皇帝每每乘朝宴的機會用棍棒毆打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人都受到凌侮捶毆，惟有興宗獲免。

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産、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産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産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

不久，明帝密謀殺廢帝自立成功。王玄謨責備所親近的舊吏郭季産、女婿韋希真等人説："逢到艱難的時候，隨從過我的人没有一句啓發的話。"郭季産回答説："蔡尚書要包法榮所説的，不是没有預料到事情的變化，衹是你認爲這種大事難以成功。季産我説了又有什麽用。"王玄謨聽後面有愧色。

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横尸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

在明帝起事的那天晚上，廢帝横尸太醫閣門口。興宗對尚書右僕射王景文説："這人雖是凶暴悖逆之人，但他是天下之主，應該粗具喪禮。如果總讓這樣放着，四海之内一定會有人藉此發難。"

時諸方并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宫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當時各地都起兵造反，朝廷所保存的衹有丹陽、淮南幾個郡，其中各縣有的已經響應反賊。東面的叛軍已經到達永世，朝廷危懼，皇上召集群臣來謀劃成敗的大計。興宗説："應以冷静的態度來穩定人心，以至信待人。近來，叛逆者的親戚分布在宫省，如果繩之以法，那國家立即會土崩瓦解，應該明白宣示罪不互相連及的原則。"皇上聽從了興宗的意見。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

遷任尚書右僕射，不久領衛尉。明帝對興宗説："近日人心如何？事情會成功嗎？"興宗説："現在米很多，價很低，且人心更安定，據此來推算，清蕩叛逆一定能成功。衹是我所憂慮的，

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

還在事成之後，就像羊公所說的，亂賊已平定之後，正當煩勞聖慮呢。”尚書褚彥回用手板擊打興宗，興宗照說不停。皇上說：“按照你說的辦。”

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不許，改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

赭圻平定後，袁顗的頭被用匣子裝着送到朝廷，敕命興宗跟隨着登上南掖門樓觀看。興宗潸然淚下，皇上不高興。事情平息後，朝廷封興宗爲始昌縣伯，興宗堅決推辭，朝廷不同意，改封他爲樂安縣伯，朝廷給的俸禄、胥吏及僕役，興宗始終不接受。

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

當時殷琰憑藉壽陽造反，朝廷派輔國將軍劉勔圍攻他。四周的亂軍被平定後，殷琰環城固守。皇上派中書起草詔書曉諭殷琰，興宗說：“天下已經安定，這是殷琰想歸順的日子，陛下應賜給他幾行你親手寫的詔書。現在如果僅叫中書起草詔書，那他一定會懷疑這不是真的。”興宗的意見没被采納。殷琰得到詔書後，認爲這是劉勔假造的，果真不敢投降，過了很久纔歸順。

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

在這之前，徐州刺史薛安都憑藉彭城謀反，後來派遣使者歸順朝廷，泰始二年冬，朝廷派鎮軍將軍張永率領軍隊迎接薛安都。興宗說：“薛安都派遣使者歸順朝廷，這事真實不假，現在衹不過須獨派一人，手持短信去迎接而已。如果以重兵相迎，薛安都勢必懷疑懼怕，説不定他會勾結北虜，那造成的禍患是無法估量的。”其時張永已經出發，没見到信。薛安都聽説朝廷大軍已渡過淮河，果然招來魏軍。張永交戰大敗，結果丟失了淮北四州。興宗就是這樣具有先見之明。當初，張永失敗的消息傳到時，皇上正在乾明殿，先召見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見興宗。皇上對休仁說：“我愧對蔡僕射。”把稟報失敗的信拿給興宗看，說道：“我愧對你。”

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

三年，興宗出任郢州刺史。當初，吳興丘珍孫的言談常冒犯興宗。丘珍孫的兒子丘景先品貌甚美，興宗和他交往。及至丘景先任職鄱陽郡，恰逢晉安王劉子勛謀反，丘景先轉徙到竟陵，被吳喜所殺。丘景先的老母幼女，流離夏口。興宗到達郢州後，親自臨喪哭吊，使丘景先的靈柩、家人都能够東歸。

還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宫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并見從。三吴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吴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

遷任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封都督。會稽有衆多豪强大族，不遵守王法，宫省内受到皇上寵信的臣子中，他們占了一半。這些人瓜分山湖，妨礙民衆，損害朝政，興宗全都繩之以法。又因王公大人、妃子、公主大量建造府第，借貸的利息日益增高，督察責罰没完没了，興宗啓奏皇上罷免减省，并且陳説要原有那些拖欠税賦的人，解放各種僕役，這些建議都被采納。三吴過去有鄉射之禮，元嘉年間，羊玄保任職吴郡，曾行此禮，此後長久没有再行此禮。興宗行之，禮儀很是嚴整。

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彦回、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并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

明帝崩，興宗和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彦回、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一同接受遺詔輔政。以興宗任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賜給佩持班劍的衛士二十人，被調回京城。當時右軍將軍王道隆被委任參掌國政，權重一時，趿拉着鞋子走到興宗跟前，不敢就座，過了很久纔離去。興宗始終没叫他坐。元嘉初年，中書舍人秋當到太子詹事王曇首那兒去，不敢坐。後來中書舍人弘興宗受到文帝的寵愛，皇上告訴他説："你想做士人，如果能讓王球叫你坐，就自然與庶民有别了，殷景仁、劉湛都不純净，對你没什麽作用。如果去拜訪王球，你可以聲稱是我的旨意要你就座。"等到弘興宗到達時，王球舉着扇子説："你不能這樣。"弘興宗回來，依照事實稟報給皇上聽。皇上説："那我就無可奈何了。"到這時，興宗又這樣做。

道隆等以興宗强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

王道隆等人因興宗剛正不阿，不想叫他擁兵占據上游，改任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興宗堅决辭謝不拜受。

興宗行己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

興宗立身行事恭敬而謹慎，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他父親蔡廓友好，興宗常表達對父親朋友應有的敬意。又太原孫敬玉曾和興宗的侍兒私通，被捉住後手被反綁着，興宗命令用棍棒打，但孫敬玉毫無愧色。興宗認爲他的回答奇特，命令鬆綁，以技能考他，發現他寫公文書信的水平高，興宗因而把侍兒賜給他，給他建造房屋，孫敬玉後官至尚書右丞。興宗就是這樣揚善抑惡。孫敬玉的兒子名叫孫廉，在梁朝任官，因清廉能

幹官至御史中丞。

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

興宗在家中的行爲更加嚴謹，迎回族姑，奉事守寡的嫂子，撫養兄長留下的孤兒，在當世很有名。太子左率王錫的妻子范氏，是個聰明的婦人，有才學。她寫信責備王錫的弟弟王僧達説："過去謝太傅奉事守寡的嫂子王夫人就像對待慈母，當今的蔡興宗也有恭敬和順的美譽。"興宗受到世人的推重就像這樣。

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覬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覬母也。一孫一侄，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并不許，以女適彖。

興宗的妻子劉氏很早死了，一個女兒年齡很小，外甥袁覬剛生下兒子袁彖，而妻子劉氏亦亡故，興宗的姐姐就是袁覬的母親。一個孫子一個侄女，由袁覬的母親親手撫養，兩人年齡相近，袁覬的母親想要他們結爲婚姻，每次見到興宗，就提及這事。大明初年，詔命興宗之女和南平王敬猷結婚。興宗把姐姐一生的心願，一再向皇上陳述。皇上回答説："你們這些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思行事，那國家從什麽途徑能爲王子公主等人完婚。再説姐姐的話難道是不可違背的嗎?"原來的心願既已違背，袁彖亦另娶了妻子。後來袁彖的妻子早去世，袁顗又遭到災禍和失敗，袁彖亦被廢棄於當時，低微貧賤，一點辦法也没有。敬猷遇害後，興宗的女兒無子寡居，名門望族，大多想聯姻。明帝亦敕令她嫁謝氏，興宗全都不同意，把女兒嫁給了袁彖。

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

泰豫元年興宗去世，終年五十八歲。留下遺囑要求葬禮儉約，奉還所封的爵位。死後賜贈、授予的稱號官職之類，興宗的兒子蔡順堅决推辭不接受，又十多次上表疏陳述此意。皇上下詔特准他的請求，以表彰克己謙讓之風。

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禄大夫云。文集傳於世。

當初，興宗任職郢州時，府參軍彭城顏敬用栻占卜後説："你亥年將會作公，官職中如果含有'大'字，就不能接受。"及至有開府之授，恰好太歲在亥，興宗果然死在光禄大夫任上。興宗有文集流傳於世。

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升明末卒。弟約。

子蔡順字景玄，方正文雅具有父風，曾任太尉從事中郎。升明末年去世。弟名蔡約。

蔡約

約字景撝，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

蔡約字景撝，年少時娶宋孝武之女安吉公主，官任駙馬都尉。出仕齊朝，多次遷任太子中

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脱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

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

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脱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悦。"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撙。

蔡撙

撙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并不就。

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吴興太守。初，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吴贖婢母子五人，吴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吴能爲巫，出入撙内，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吴。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撙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吴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初一，蔡約脱掉軍帽解下佩劍，在宫省中睡到五更不起，受到主管部門的彈劾，判决可以贖罪。

出任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執掌府州政務。武帝對他説："現在用你擔任近處藩王的上佐，希望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望。"蔡約説："南豫近靠京都，不用教化就自然得到治理，我是什麽人，不停地獲得榮耀。"當時諸王、行事之間，大多互相節制損害，蔡約身居重任，但主人和佐吏之間關係和睦。

遷任司徒左長史。齊明帝任録尚書輔佐朝政，百官脱下鞋子走到席位前，蔡約却照舊趿着鞋子。明帝對江祏説："蔡氏是出自講究禮儀法度的門第，所以可愛。"江祏説："大將軍衛青有過一個平揖不拜之客汲黯，這種事情再次出現在今天。"

蔡約喜好飲酒，心地恬淡，不與世混雜。永元二年，死於太子詹事任上，終年四十四歲，追贈太常。弟名蔡撙。

蔡撙字景節，自少方正文雅，恬退静默，和四哥蔡寅都有名氣。出仕齊朝任給事黄門侍郎。守母喪，在墳墓旁建房居住。齊朝末年多難，因此蔡撙服喪期滿後，就住在墓旁的房屋裏。朝廷授任他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蔡撙都不就任。

梁朝建立後，蔡撙任侍中，遷任臨海太守。因公事貶任太子中庶子，後復任侍中，吴興太守。當初，蔡撙任職臨海太守時，百姓楊元孫把婢女采蘭抵押給同鄉黄權，訂約生下子女後，酬報哺乳之費。黄權死後，楊元孫向黄權的妻子吴氏要贖回婢女母子五人，吴氏違背訂約不予歸還。楊元孫向官府投訴，蔡撙判决歸還原主。吴氏會行巫術，出入蔡撙的家中，用金釧賄賂蔡撙的妾，蔡撙於是把母子五人改判給吴氏。楊元孫擊登聞鼓訴冤，蔡撙受到主管部門的彈劾。其時蔡撙已離郡，雖然没定罪，但蔡撙常以此爲耻。蔡撙口中不談論錢，在吴興任職時，他不飲郡井的水，自己在書齋前栽種白莧紫茄，把它作爲常吃的食物，皇上下詔褒獎他的清廉。加封信武將

軍。

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撙。"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

當時梁武帝將替昭明太子納妃，有意選謝氏。袁昂說："當今爲人忠貞純潔簡樸高明的，祇有蔡撙。"於是派吏部尚書徐勉前去拜訪，停車後通報了三次没有回應。徐勉笑着說："必須我來召他。"於是遞上名帖求見，這纔進去。

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并請避之。撙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

天監九年，宣城郡官吏吳承伯挾持祆道聚集徒衆攻打宣城，殺死太守朱僧勇，轉而進犯吳興，官吏和民衆都請求躲避。蔡撙堅守不動，命令衆人出戰，打敗并斬死吳承伯，殘餘的黨羽全被平定。

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撙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

多次遷任吏部尚書，在銓選職官中寬弘簡潔，富有名聲。又任侍中，領秘書監。武帝曾對蔡撙說："你高門舊德，家中還有多少人能奉事我的?"蔡撙說："我門下的食客沈約、范岫已分别被提升，除此以外就没人了。"沈約當時任太子少傅，范岫任右衛將軍。

撙風骨鯁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撙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撙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

蔡撙爲人正直，有骨氣，氣概風度出衆，執掌政務從不屈節退讓。曾啓奏選用琅邪王筠任殿中郎，武帝嫌他没拿奏書給全部參掌官員署名，就把白牒推倒在香凳的底下，説道："你太不明白事理了。"蔡撙表情嚴肅地俯下身子將白牒拾起，回答說："我認爲舉薦自己所瞭解的人，許允已有先例；既然是進用所瞭解的人，就無須煩勞參掌官員署名。蔡撙我自少就出仕，不曾有過不明白事理的評價。"於是手捧白牒徑直退出，立即命令趕車的人駕車離開，繼而想上表直言，自動離職。不久武帝悔悟，拿來蔡撙所奏之事爲他署名。

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唤蔡尚書，撙始放箸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唤。"帝有慚色。

武帝曾置備大臣餅，蔡撙在座。武帝多次呼叫他的姓名，蔡撙始終不應，照舊吃餅。武帝知道他在賭氣，就改叫蔡尚書，蔡撙這纔放下筷子拿起手板說："是。"武帝說："你剛纔爲什麽耳聾，現在爲什麽耳聰?"蔡撙回答說："我早就是皇帝的貴戚，而且官職是納言，陛下不應該直呼其名。"武帝臉有愧色。

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

蔡撙性情極莊重嚴肅，善於自我調節生活。他女兒是昭明太子的妃子，自詹事以下的官員都來拜訪，蔡撙常常聲言有病并通過來訪者把這消

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

息傳給女兒，皇上有時放她回家探親。等到把女兒迎進家門後，父女倆不過寒暄而已，除此以外不再有更多的話。

後爲中書令，卒於吴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

後任中書令，在吴郡太守任上去世，謚號叫康子。司空袁昂曾對衆賓客説："自從蔡侯去世，我没有再見到像他這樣的人。"蔡撙就是這樣受到有名望的人的賞識。

子彦深，宣城内史。彦深弟彦高，給事黄門侍郎。彦高子凝。

子名彦深，曾任宣城内史。彦深弟名彦高，曾任給事黄門侍郎。彦高子名凝。

蔡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晋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

蔡凝字子居，容貌舉止美觀。長大以後，廣泛閲讀經書史傳，會寫文章，尤其擅長草書和隸書。陳太建元年，蔡凝多次遷任太子中舍人。因爲是有名望公卿的兒子被選定娶信義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任晋陵太守。等到要去上任的時候，另叫身邊的人修葺中書官舍，對賓客朋友説："平民出身的就不煩勞了。"

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爲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

不久任吏部侍郎。蔡凝雖然年歲官職還不高，但他的才能門第受到當世人的推重，他常端坐於西齋，如果不是向來顯貴之人和著名人士，蔡凝很少和他交往，趨時附勢的人對他多有譏諷。宣帝曾對蔡凝説："我想用義興公主夫婿錢肅任黄門侍郎，你的意見如何？"蔡凝表情嚴肅地説："如果説錢肅是皇家舊戚，恩澤取決於聖旨，那就不必再問。如果以衆人的意見來衡量，那黄散一類的官職，原應該選用人品與門第都好的人。"宣帝默然不語，取消了原有的打算。錢肅聽説後憤憤不平，義興公主每天讒毁蔡凝，不久蔡凝被免職，貶往交趾。不久又把他召回朝廷。

後主嗣位，爲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宫，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晋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

後主繼位後，蔡凝任給事黄門侍郎。後主曾設酒宴，喝得很開心，想把宴席移到弘範宫中去，衆人都跟着去，惟有蔡凝和袁憲不去。後主問道："爲什麽？"蔡凝回答説："長樂宫莊重威嚴，不是酒後所宜經過的地方，我不敢奉詔。"衆人大驚失色。後主説："您醉了。"叫人拉蔡凝出去。後來，後主告訴吏部尚書蔡徵説："蔡凝憑仗門第矜誇才能，没什麽用了。"不久遷任信威晋熙王府長史，心情鬱悶，志不能伸。蔡凝於

"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是喟然嘆息說："天道有廢有興，孔子說'樂天知命'，這道理也許可以明達。"於是創作《小室賦》以表現自己的志向。陳滅亡後蔡凝進入隋朝，病死在途中，終年四十七歲。子名君知，頗有名聲。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内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論曰：蔡廓做事寬宏方正，品格高尚。興宗出入所行，保持了家族世傳的名聲美譽。雖在人臣之位，而心中向往古代的伊尹、霍光，人說仁德之人富有勇氣，在這裏得到了應驗啊。從蔡廓到蔡凝，時間經歷了四代，但高風亮節，不乏於時，他們之所以能獲取富貴，不是憑空的。至於傲慢自大的過失，大概是社會風氣的影響，如果用正道來衡量，原也是以定名正分爲主的禮教所深加指責的。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子）偃（孫）戢（偃弟子）求（求弟）點
（點弟）胤（胤從弟）炯（尚之弟子）昌寓（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并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吴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奸，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并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己。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曾祖名何準，爲人高尚，不應朝廷的徵召。祖父名何恢，曾任南康太守。父親名何叔度，恭敬謹慎，具有操行，事業有成。叔度的姨媽嫁給沛郡劉璩，和叔度的母親感情很深。叔度的母親早逝，叔度奉事姨媽如親生母親。姨媽死後，每逢初一、十五，他一定要前去致哀，同時設置祭奠，食物都是珍貴新鮮的，自己親臨省視。如果初一、十五將有公事，那就先派人送去祭品，都親手料理選擇，面對祭品流淚。公事一完就前去致哀，把這作爲常規。直到三年服喪期滿。義熙五年，吴興武康縣人王延祖行劫，他父親王睦把這事報告給官府。新的法令規定："凡是行劫自己受斬刑，家人棄市。"王睦已經主動告發，這在法律上是個疑難問題。當時叔度任尚書，議論道："建立法制是爲了制止奸邪，一定要根源於情理，不是説一人行劫，全家都應受刑。之所以罪及親兄弟，是想引導他們相互告發，以供出作惡之人。父子是最親的關係，王睦應當可以全家一同逃亡，但他能够割捨自己的親生兒子，反而把兒子捆綁着移送官府，這種解腕求存的行爲，從感情上説值得同情。都應該從寬處理。"皇上聽從他的意見。後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太保王弘經常稱贊他清正廉潔。

尚之少頗輕薄，好摴蒱，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

尚之年少時頗爲輕薄，喜好摴蒱賭博之戲，長大後，痛改前非，決心走正道，因有操行志向

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

受到稱美。後受到陳郡謝混的賞識，和他交游相處。家境貧困，最初任臨津縣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時，補授尚之爲主簿。跟隨宋武帝征討長安，因公事離職，回到京城。後患癆病多年，喝了婦人的乳汁纔得以痊愈。因隨從武帝征討之功，賜爵都鄉侯。

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往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少帝即位，尚之任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等人不和，常有不平之語。尚之勸誡，義真不聽。義真被廢黜後，尚之入朝任中書侍郎，遷任吏部郎。尚之請假回家省親，滿朝官員在冶渚爲他送别。到達郡邑後，叔度對他説："聽説你來這裏的時候，整個朝廷的人來送别你，大概有多少人？"尚之回答説："大概有幾百人。"叔度笑着説："這是送吏部郎罷了，與你何彦德無關。以前殷浩亦曾去豫章省親，來送别的人很多，等到他被廢置遷往東陽，船停在征虜亭很多天，竟然連親朋舊友都不再有來探望的。"

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并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

後任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很喜愛探求文章的意義，從容不迫地欣賞領會，深受文帝的賞識。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想用司徒長史劉斌任丹陽尹，皇上不同意，於是用尚之來擔任。尚之在南郭外建宅，設置學堂聚集門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全都因追慕他的學説前來游學，稱之爲南學。王球曾説："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説："王球正始之風尚存。"

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

尚之之女嫁給劉湛的兒子劉黯，但劉湛和尚之交情不深。劉湛想領丹陽，就調尚之任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很不滿。劉湛被殺後，尚之遷任吏部尚書。

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説。但使共知如

當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覺到他的思想旨趣不同於尋常，禀告文帝："應外放他到廣州，如果在朝廷中嫌隙釀成，就不得不以鈇鉞相加。一再誅殺大臣，這有損於皇上的教化。"文帝説："纔殺了劉湛等人，正要推薦升遷後進。范曄起事的迹象還不明顯，就預先罷黜他，百姓將説你等不能容才，認爲我聽信讒言。衹要使大

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家都知道有這麼回事，就不必擔憂會導致大的變故。”范曄後來因謀反被誅，皇上嘉獎尚之能事先預知。

二十二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并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

二十二年，尚之任尚書左僕射。這一年營造玄武湖，皇上想在湖中建造方丈、蓬萊、瀛洲三座神山，尚之竭力勸阻纔停止。當時又建造華林園，都要在酷暑下驅使人勞作。尚之又勸阻，皇上不同意，說：“勞動者經常被太陽曬背，此不足爲慮。”其時皇上巡幸，多數時候回來時已入夜了，尚之又上表勸諫，皇上頒布褒獎他的詔書，接受了意見。

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在這之前，因擔心貨物少，鑄造了四銖錢，民間不少人盜鑄，大多剪鑿古錢以獲取銅，皇上爲此擔心。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用一大錢當兩，以防止剪鑿，參加議論的人大多贊同。尚之議論說：“凡是創立制度修改法令，應順從人心，從没有背離民衆違逆物理而能長久的。錢幣的廢興，不容急促談論。前代用的赤仄、白金，一下子停用，造成各種貨物混亂，人們哭泣於市。這的確是因爲事情不統一，難以遵照執行。如果不是有緊急困難因時權變，就應該守護綿續久存的事業。如果現在的幣制執行下去，那富人的財貨自會倍增，貧困的人自會更加窮困，我擔心這不是朝廷想采用現行幣制來達到平均財貨的意圖。”中領軍沈演之認爲如果以大錢當兩，那國家就會流傳難朽的珍貴古錢，家庭就能赢得一倍的利潤，不待施加法令，取巧的根源自會斷絶。皇上聽從沈演之的建議，於是以一大錢當兩。實行了一段時間，國家個人都不方便，就停用了。

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

二十八年，尚之任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辭官歸居，在方山創作《退居賦》以表明自己的操守，然而談論的人都認爲尚之不能堅持自己的志向。文帝給江夏王義恭的詔書說：“羊、孟尚不能告退，尚之受到特別的任用和對待，就更不宜答應他的請求。”尚之重還朝廷任職。羊就是羊玄保，孟就是孟顗。

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録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

尚之既任職後，皇上待他更爲優厚，於是袁淑便抄録自古以來有迹無名的隱士，編成《真隱

《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

傳》以嘲笑尚之。其時，偶爾派兵北侵，軍隊的錢糧供給，全把它托付給尚之。

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説百端，并得全免。

元凶劉劭弑君自立，尚之升任司空、尚書令。當時有三方起義，在京都的將佐家屬，劉劭全想殺掉。尚之百般引導勸説，使他們都得到寬免。

孝武即位，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質長史陸展兄弟并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民從坐者由是得原。

孝武即位，尚之復任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謀反，義宣的司馬竺超民、臧質的長史陸展兄弟一并應連帶被誅，尚之向上稟報這樣做從法律上説太重，竺超民等因受牽連而獲罪的人因此得到原宥。

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

當時朝廷想分荆州設置郢州，討論州府衙署設在何處。江夏王義恭、蕭思話認爲應設在巴陵。尚之發表意見説："夏口地處荆、江之中，正對沔水出口，通接雍、梁，實爲水陸衝要之地，從辦事來説這地方是合適的。"皇上聽從了尚之的建議。荆、揚兩州的户口占了江南的一半，自從定都江左以來，揚州是根本，而把荆州委托給統兵在外的將帥，到這時候一并被分割，想藉此削弱臣下的權力。然而荆、揚都因此空竭。尚之建議應重新合并二州，皇上不同意。

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虚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大明二年，以尚之任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的官職照舊。尚之在家時，常戴鹿皮帽。及至拜授開府儀同三司，天子來到殿前，百官陪席，沈慶之在殿庭嘲弄尚之説："今天怎麽不戴鹿皮帽？"沈慶之多次推辭封爵和任命，朝廷敦促勸導得很苦。尚之對沈慶之説："皇上虚懷側席以待，難道應該堅決辭讓嗎？"沈慶之回答説："沈公不學何公去而復還。"尚之面有愧色。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尚之喜好探求文章的意義，老而不停。他和太常顔延之自少彼此要好，兩人都矮小，尚之常稱顔延之爲猿，顔延之則視尚之爲猴。兩人同游太子西池，顔延之問路人説："我們兩人誰像猴？"路人指着尚之，認爲他像。顔延之高興得笑了，路人説："他衹是像猴，你却是真猴。"

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嘆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

有人曾求任吏部郎，尚之嘆息説："這敗壞風氣。官應當尋人來充任，人哪能够謀求官。"

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并傳於世。

顔延之大笑説：“我聽説古代憑人的才能授官，現在靠人的勢力求官，那人是憑勢力來求官，你有什麽懷疑的呢。”尚之和顔延之反復討論的内容，都流傳於世。

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尚之立身簡約，車子和衣服都很樸素，妻子死後不再續娶，又没有姬妾。執政掌權，對權貴敬而遠之，親戚舊友一個也没有舉薦。尚之既因此招來怨恨，也因此受到稱美。後來復以原職領中書令。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追贈司空，謚號叫簡穆公。子名何偃。

何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并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

何偃字仲弘，元嘉年間，官任太子中庶子。元凶劉劭弒君自立，以何偃任侍中，掌管詔誥。當時尚之任司空、尚書令，何偃在門下省，父子同處權貴，當時人爲之擔驚受怕；但尚之和何偃善於依據時機采取適宜的行動，深得當時人的贊譽。

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恤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奸。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任”。

適逢孝武即位，何偃依舊受到重用和寵遇。歷任侍中，領太子中庶子。其時皇上徵求正直之言，何偃認爲“應重視農業，憂慮根本，精簡機構，减省事務，要通過考核以瞭解官吏是否有才，增加俸禄以消除官吏的奸邪。督責賢能的州郡官吏，使他們持之以恒地對待職守；都督和刺史，應各負其責”。

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顔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悦。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懑，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

何偃後改任驍騎將軍，深受信任和厚待，其程度超過對待舊臣。又轉任吏部尚書。尚之離開銓選職官之位不到五年，何偃又繼任其職，世人認爲這很榮耀。侍中顔竣到這時纔顯貴，與何偃同在門下省，藉助欣賞體會文章的意義，兩人彼此投合，十分融洽。顔竣既已受到重用，認爲自己應處在重要位置，但他的官位級别却與何偃等人没有區别，心情漸漸不樂。等到何偃替代顔竣掌管銓選之事，顔竣更加憤懑，與何偃就有了嫌隙。顔竣其時權傾朝野，何偃心不自安，於是患了心悸病，思考乖戾怪僻。何偃上表辭職，精神不好不能爲官。孝武待何偃既已深重，想方設法爲他醫治，何偃這纔得以痊愈。

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顔竣詔，甚傷

何偃一向喜好談論玄學，注釋《莊子·逍遥篇》流傳於當時。在任上去世，孝武在頒給顔竣

惜之。謚曰靖。子戢。

的詔書中，很爲何偃的去世傷悼。謚號叫靖。子名何戢。

何戢

戢字慧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彦回侍己，彦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彦回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内侍，改授司徒左長史。

何戢字慧景，被選定娶宋孝武的長女山陰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多次遷升任中書郎。景和年間，山陰公主向皇帝請求要吏部郎褚彦回侍候自己，褚彦回雖然受到約束强迫，始終不肯順從。褚彦回和何戢同居共處一個多月，因此更加深了情誼。元徽初年，褚彦回參掌朝政，引薦何戢任侍中，當時何戢二十九歲。何戢因自己不到三十歲，極力推辭内侍之職，朝廷改授他司徒左長史。

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彦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彦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齊高帝任領軍時，與何戢交往，多次設宴歡飲。高帝愛吃水引餅，何戢常爲他備上。過了很久，何戢重任侍中。多次遷升任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何戢遷任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不久改任侍中，詹事的官職照舊。皇上想調何戢掌管銓選之事，詢問尚書令褚彦回，因何戢資深望重，想加授散騎常侍。褚彦回説："宋時王球由侍中、中書令而獨任吏部尚書，他的資歷和何戢相近，掌管銓選之職與何戢過去的官職相比衹稍輕一些，不容一下子加任散騎常侍。皇上您的旨意常認爲侍從貴近之官不宜過多，現在我與王儉已是帽子左方珥貂的侍從官，如果又增加何戢，那八個最大的官職中就有三個侍從官，如果讓他兼領驍、游之類官職，那也不算低。"於是用何戢任吏部尚書，加任驍騎將軍。

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彦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吴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吴郡陸探微、顧寶先皆能畫，嘆其巧絶。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又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

何戢容貌儀表俊美，舉止上與褚彦回相互追慕，當時人稱他爲"小褚公"。何戢家業富盛，爲人又喜好浮華奢侈，被褥服飾之類，極爲奢侈華美。出任吴興太守。皇上頗喜好畫扇，宋孝武賜給何戢畫有蟬雀的扇，是擅長繪畫的人顧景秀畫的。當時吴郡的陸探微、顧寶先都能畫，看後贊嘆此扇巧妙至極。何戢通過王晏進獻畫扇，皇上命令王晏重謝他的心意。去世，終年三十六歲，謚號爲懿子。女兒是鬱林王后。又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

何求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

何求字子有，是何偃弟弟的兒子。父親名

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欲。後爲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吴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吴，隱居波若寺，足不逾户，人莫見其面。

鑠，在宋朝做官任宜都太守。何求元嘉末年任文帝挽郎。歷任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净恬退，没有嗜好和欲望。後任太子中舍人。泰始年間，妻子去世，何求扶柩還吴地，把她葬在舊墓中。朝廷授任他中書郎，何求不受。仍舊住在吴地，隱居波若寺，足不出户，没有誰能見到他的面。

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吴，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

宋明帝駕崩，何求離家奔國喪，朝廷授任他永嘉太守。何求當時寄住在南澗寺，不肯前往宫中，請求在野外拜受，得到同意。一天夜晚，何求忽然坐小船逃回吴地，隱居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授太中大夫，何求不赴任，去世。

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

當初，何求的父親何鑠一向患有風疾，無故害死何求的母親王氏，因犯法被判死罪，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欲望。何求的弟弟名何點。

何點

點字子晳，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絶昏宦，尚之强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

何點字子晳，年十一，守父母喪期，因過分悲哀而幾乎危及性命。長大後，有感於家庭遭受的災禍，想不結婚不做官，何尚之强行替他娶了琅邪王氏。行禮完畢，將去女方迎娶新娘，何點一再哭泣流淚，請求堅持自己的意願，終於獲免。

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户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并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吴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

何點明目秀眉，容貌端正文雅，自然坦率，豁達友善，不因門第顯赫而自誇。博通群書，善於談論。家庭本來一向是世族，自己的親戚中大多仕宦顯貴。何點雖然不進城府，但性情爽直，好戲弄人與物。遨游天下，没有官用的冠簪和冠帶，憑自己的才品和門第都很高，不屈從任何人，放聲高談，傲視公卿，尊敬下民。有時乘坐柴車，趿着草鞋，任情所至，直到醉了纔回去。所以當世的評論認爲何點是孝隱士，他的弟弟何胤是小隱士，士大夫大多仰慕追隨他們。當時人稱許看重何點的通達，稱之爲“游俠處士”。兄何求亦隱居吴郡武丘山。何求死後，何點素食不飲酒，到了三年喪期結束，何點瘦得腰帶減了一半。

宋泰始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并不就。與陳郡謝瀹、吴國張融、會

宋泰始末年，何點被徵入朝廷任太子洗馬。齊初年，多次徵召他任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都不赴任。何點和陳郡人謝瀹、吴國人張融、會

稽孔德璋爲莫逆友。

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招携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咏，優游自得。

初，褚彦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

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悦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槍。

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吴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性通侻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

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吴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

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吴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

稽人孔德璋是莫逆之交。

何點的家庭世代信佛，堂弟何遁把東籬門園給何點居住，孔德璋替他在園中建造居室。園中有卞忠貞的墳墓，何點在墓旁種植花草，每當飲酒一定要灑酒祭奠。何點常招喚相携好友，以及德高望重的僧人，清談賦詩，悠閑自得。

當初，褚彦回、王儉任宰相，何點對人説："我寫作《齊書》已完成，贊道'褚彦回既是世族，王儉亦是國家的精英，不依賴舅氏，又哪有閑暇憂慮國家'。"王儉聽説後，想探望何點，知道不能見到，衹好作罷。豫章王蕭嶷命令御者駕車前去拜訪何點，何點從後門逃離。

司徒竟陵王蕭子良聽説這事，説："豫章王尚且望塵莫及，我應當望岫息心。"後何點住在法輪寺，蕭子良前去拜見，何點頭戴方巾登上席位，蕭子良欣喜不已，送給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槍。

何點年少時曾患渴利病，多年不得痊愈。後在吴中石佛寺設立講壇，在講經的地方白天睡覺夢見一個道人，體貌不同尋常，授給藥丸一掬，何點在夢中服用了，從此病就好了，當時人認爲這是何點淳厚的德行感動了神靈的結果。

何點性情通達灑脱，喜好施捨，遠近贈送的東西，一無所拒，隨後又散發給别人。曾途經朱雀門街，有一個人從車後偷何點的衣服，何點看到了但不作聲，旁人抓來盜賊交給他處理，何點於是把衣服施捨給盜賊。盜賊不敢接受，何點命令報告有關部門，盜賊害怕，這纔接受了。

何點很有鑒别人物流品的能力，甄别和舉薦了不少人才。賞識吴興丘遲於幼童，頌揚贊美濟陽人江淹於門第卑微又没有官爵的時候，後都照他説的兑現了。何點喜怒哀樂之情超出常人。他曾在行走中遇見一個下葬的人，嘆息説："這個哭喪人的心情，難道是能够想像的嗎?"因此悲慟得不能自禁。

何點年老時又娶了魯國孔嗣的女兒，孔嗣也是個隱者。何點雖然結了婚，也不和妻子相見，另外建築居室給她住，人們没有誰明白他的意圖。吴國張融年少時被免職，但作詩有高妙

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

之句，何點在酬答他的詩中寫道：“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這雖是戲言，但張融長時間因此心中不快。及至何點後來結婚，張融這纔作詩贈給何點說：“惜哉何居士，薄暮構荒淫。”何點亦因此不樂。

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裙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

永元年間，崔慧景圍攻郡城，民間没柴燒，何點把園中的樹全砍了，用以供給親屬和同黨。崔慧景爲人喜好佛教教義，原先就欽慕、想結交何點，何點不理會他。到這時竟强行召見何點，何點將裙子撕開做成褲子，前往他的軍隊裏，終日談説，不言及軍事。何點懂得該説與不該説的表現就像這樣。崔慧景被平定後，東昏侯大怒，想殺何點。王瑩爲此感到害怕，向蕭暢要對策。蕭暢對茹法珍説：“何點如果不引誘反賊一同講經，局勢未必可以估量，按照這個來説，何點便應該得到封爵。”東昏侯這纔作罷。

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并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

梁武帝和何點有舊交，及至登位，親手寫詔書叙談舊情，賜給鹿皮巾等物，并且召見何點。何點頭戴方巾，身穿褐衣，被接進華林園，梁武帝饋贈詩酒，恩禮一如舊時，繼而下詔徵何點入朝任侍中。何點捋着梁武帝的鬍鬚説：“你竟想讓老子做你的臣子。”藉病推辭不應徵。梁武帝又下詔備加供給，包括出門在家，每天所必須的費用，由太官另給。

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内監經理。點弟胤。

天監二年去世，武帝下詔賜給上好的棺材一具，喪事所需，由内監料理。何點弟名胤。

何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

何胤字子季，因過繼給叔父何曠，所以改字胤叔。八歲時，居喪，悲哀傷體，如同成人。長大後，輕薄不羈，年紀很大了纔折節好學，拜沛國人劉瓛爲師，學習《易》及《禮記》、《毛詩》。又進鍾山定林寺聽講佛經，其中的學問都精通。但何胤縱情不修節操，當時人還不瞭解他，惟有劉瓛和汝南周顒很器重他，認爲他與衆不同。

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出仕南齊任建安太守，爲政能施恩，講信用，民衆不忍心欺騙他。每到伏天和臘月都放囚犯回家，囚犯自己會按期返回。

歷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

歷任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接受詔令修撰新禮，尚未寫成就去世了。朝廷又叫

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録。

特進張緒繼續完成，張緒又未完成就死了，任務落在司徒竟陵王蕭子良身上。蕭子良把它推讓給何胤，於是設置二十個學士幫助何胤撰録。

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并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

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同任侍中。當時何胤獨任祭酒，不知穿什麽官服合適。陸澄博通古事，富有識見，亦不能找出依據，於是用黑色服裝穿試。此後經過詳細討論，決定使用朱色服裝。祭酒穿朱色官服，是從此時開始的。

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吴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

及至鬱林王繼位，何胤是皇后的族人，很受到親密的對待。任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何胤雖然顯貴，但常懷知止知足之心。建武初年，何胤已在郊外建築居室，常和學徒游處其中。到這時便賣掉園宅想東去。未及出發，聽説謝朏辭去吴興郡的官職不回朝廷，何胤恐怕落後於他，立即上表辭職，不等朝廷同意就離開了。明帝大怒，派御史中丞袁昂奏劾收捕何胤。不久有詔令同意何胤辭職。

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并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何胤因會稽山多靈異，前往游覽，住在若邪山雲門寺。當初，何胤的兩個兄長何求、何點同在隱居，何求先去世，到現在何胤又隱居，世人稱何點爲“大山”，何胤爲“小山”，亦叫“東山”。三兄弟立功揚名的過程雖不同，但最終都能隱居，世人稱爲“何氏三高”。

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并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禄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朏。

永元年間，徵何胤入朝任太常、太子詹事，都不赴任。梁武帝霸朝建立後，進用何胤任軍謀祭酒，且給他寫信，何胤不來。梁武帝登基後，詔令何胤任特進、光禄大夫，派領軍司馬王杲之帶着武帝親手寫的敕令去宣讀，使何胤明白聖上的旨意，同時徵召謝朏。

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床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晋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

王杲之先到何胤的住所，何胤擔心謝朏不會出山，所以先表示自己可以赴任，於是身穿單衣，頭扎鹿皮巾，手持經卷，下床跪受。詔書拿出來後，何胤就席拜讀。何胤乘機對王杲之説：“我過去在齊朝時想陳説三兩件事：一是想正郊祭天地的圓丘，二是想另鑄九鼎，三是想建樹宫門兩側的樓觀。世人傳説晋室想建宫闕，但王丞相手指牛頭山説，‘這是天成的宫闕’。這却是未明瞭建立宫闕的意圖。闕又稱之爲象魏，在它的上面懸挂朝廷公布的法令，十天之後再收起來。

先。圓丘南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

象的意思是法，魏意爲當塗而高大的樣子。鼎是神器，是統治國家的人首先要得到的。圓丘、南郊所祭之物，根據舊典記載是不同的，南郊祭祀的是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祭祀的是天皇大帝、北極大星。前代合之爲郊丘，這是先儒的大失誤。現在梁朝的德政纔開始，不應繼續沿襲前代的謬誤。你應當向上陳述這些事。”王杲之說：“以我之鄙陋，豈敢輕易議論國家的典章制度，這事正當敬候當代的叔孫通呢。”

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

等到王杲之從謝朏的住所回來，詢問何胤出山的日期。何胤知道謝朏已應召，回答王杲之說：“我已五十七歲，每月吃不完四斗米，哪容得再有出仕的欲望？”王杲之大驚失色，不能回答。何胤反過來對王杲之說：“你何不派來傳達詔令的人回朝廷拜表，而自己留下來和我同游呢？”王杲之驚愕地說：“從古至今沒聽說過這種事情。”何胤說：“《檀弓》兩卷，都說的是事物的創始。這事就從你開始，何必要有先例？”何胤、謝朏都是前代高士，何胤的聲譽尤其高。

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

王杲之回到朝廷後，將何胤的意願上奏給皇上聽，皇上頒敕供給何胤白衣尚書的俸祿。何胤堅決推辭。又頒敕每月從山陰庫錢中拿出五萬供給何胤，何胤又不接受。於是敕命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在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對何胤深加禮敬，常在每月十五命御者駕車前往拜訪，兩人談論終日。

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岩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何胤因若邪的住所地勢狹窄，容納不下學徒，於是遷往秦望山。山上有個飛泉，就在那地方建造學舍，用該地的樹木搭成屋架，藉助山岩砌成墻；另建有小閣室，何胤寢處其中，自己開門關門，僕人不得進去。在山側經營二頃田，講學之餘叫生徒隨從自己游戲其中。何胤剛遷來要建居室時，忽然遇見兩個頭戴黑色帽子、容貌極魁偉的人，問何胤說：“你想住在這裏嗎？”接着手指一個地方說：“這地方特別吉祥。”忽然兩人又不見了。何胤按照他們所說的去選擇住所。不久，山中發洪水，樹石全都被冲倒拔起，惟有何胤住的房子巋然獨存。元簡於是叫記室參軍鍾嶸創作《瑞室頌》，把它刻在石上以頌揚這事。

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别。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絶矣。"執手涕零。

及至元簡離郡，進山與何胤辭别。何胤送他走到都賜埭，離郡三里的地方，順便説道："我自從拋棄人事以來，與朋友交往的路子斷絶了，如果不是你降臨這山深林密之地，哪容得我再望見城邑。來游這都賜埭，到今天亦結束了。"何胤拉着元簡的手，流下了眼淚。

何氏過江，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九。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吴，作《别山詩》一首，言甚凄愴。

何氏過江後，從晋司空何充開始，全都葬在吴西山。何胤一家世代年壽都不長，惟有祖父何尚之活到七十九歲。何胤的年歲達到祖父的壽齡時，他就遷回吴地，寫了一首《别山詩》，語言極爲凄愴。

至吴，居虎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

回到吴地之後，何胤住在虎丘山西寺講授佛經理論，來學習的僧徒又跟隨他。在東部地區做官而途經此地的人，没有不來造訪的。何胤常禁止殺生，有個獵人追射鹿，鹿徑直向何胤奔來，伏在他身邊不動。又有一隻如鶴紅色的奇異之鳥，落在講堂，何胤把它馴服得如同家禽，彼此關係親密。

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當初，開善寺藏法師與何胤在秦望山相遇，後來藏法師回京都，死在鍾山。死的當天，何胤在波若寺遇見一位名僧，名僧授給何胤香爐盒子和一函書，説："貧道來自揚都，把這兩件東西呈獻給何居士。"説完就不知哪裏去了。何胤打開書函，竟是《大莊嚴論》，這是世上所没有的。尋訪香爐的來歷，竟是藏公常用之物。何胤又在寺内立明珠柱，柱竟七天七夜放光。太守何遠把情況啓稟昭明太子，太子欽慕何胤的德行，派舍人何思澄送去手令，以褒揚贊美何胤。中大通三年，何胤去世，終年八十六歲。

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説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并衣帢，行列在前，俱拜床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去世之前何胤患病時，他的妻子江氏夢見神靈告訴她説："你的丈夫年壽已盡，既然具有最高尚的品德，應該得到延期，你將代替他先死。"妻子醒來後把夢境告訴了何胤，不久他妻子得病而死，何胤的病這纔痊愈。到這時何胤夢見一位神女和八十來個人，全戴便帽，排列在他面前，一起在床前跪拜，醒來後又見到這夢幻之境，何胤就叫人準備棺材。這之後病越來越重，没再痊愈過。

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

當初，何胤在吃菜方面很奢侈，每用餐肴饌

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

要擺一丈見方，後來逐漸想減去其中太過分的，但還吃白魚、䱇脯、糖蟹，認爲這不是現成的活東西。對於吃蚶蠣，何胤有疑慮，就叫弟子們討論這事。學生鍾岏說："䱇做成脯，驟然使伸展的東西捲曲，蟹用糖拌，火氣重，吃了之後躁動不安就更厲害。仁德之人用心，常深懷憂懼。說到車螯蚶蠣，這東西內缺眉目，可又不像無孔竅的渾沌那樣獨特，粗殼外包，但又不是古代的銅鑄之人爲了表示說話慎重而要三封其口。它既不憔悴也不繁茂，竟連草木都不如，無香無臭，這與瓦礫又有什麼區別。所以應該長期置備在廚房，永遠作爲食物。"竟陵王蕭子良看到鍾岏的建議後大怒。汝南周顒寫信給何胤，勸他吃蔬菜，信中說："最大的變化，莫過於生與死，活着時所看重的，莫過於性命。性命之於人生關係極爲密切，美味佳肴對人來說是可以放後一步的。如果說這三代以來的常理不實，那您盡可以痛快地去享受，假使說這道理當真如此，而您却享受不停。有來就有往，生死本是常有的事情，如此則傷心的慘事，亦將會降臨到自己的身上。您老對於有血液和氣息的一類生物，雖然不親自宰殺，但說到野鴨夜鯉，則不能不從肉鋪買回來備用。錢財如果經過了盜賊之手，尚且遭到清廉之士的嫌棄，用有鈴的刀宰殺活的牲畜，這難道是有仁慈之心的人能忍受的嗎？騶虞即使飢餓，如果不是本身已枯死的草它不吃，這難道不使聽說過它這種作風的人大爲慚愧嗎？您一向熟悉這些道理，我姑且再說片言隻語以勸導您。"所以何胤晚年就停吃了帶血的菜肴。

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胤注釋《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釋《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何撰亦不出仕，有高尚的品格。

何炯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

何炯字士光，是何胤的堂弟。父名何撙，曾任太中大夫。何炯十五歲跟隨何胤學習，一年之內全部精通五經章句。皮膚白皙，容貌俊美，堂兄何求、何點每每說道："叔寶精神清爽，杜乂

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

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

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逾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藉地腰脚虚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毁卒。

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粗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并淡仕進，故禄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温飽無資。乃潸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皮膚潔白，現在看到這小子，好像又見到衛、杜在眼前。”堂兄何戢告訴别人説：“這小子不僅是我們家的珍寶，亦是一代偉人。”

何炯常追慕淡泊安於退讓的生活，不願進入仕途。堂叔何昌寓對他説：“何求、何點都已隱居，你不應該又這樣。再説君子進退亦各是一條出路。”

十九歲時，何炯入仕，任揚州主簿，後被推薦爲秀才，多次遷升任梁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御史。因父親患病請求辭職。何炯服侍生病的父親超過十天，始終衣不解帶，頭不櫛沐，僅兩夜的時間，體貌一下子變衰老了。及至父親去世，何炯號哭悲慟之聲不斷，坐卧在地上，腰和脚都虚腫了。醫生説：“要喝猪蹄湯。”何炯因爲有肉味不肯喝，親友請求曉諭，何炯始終不改變心意，最後因哀傷過度身體受損而去世。

去世之前，何炯對家人説：“王孫、玄晏所崇尚的各不相同，長魚、慶緒對事情的處理是得當的。必須節儉而又合乎禮節，不要强求不同。初一和十五，可放一甌粗粥，如平常所進的一樣。”何炯又感傷兩兄都淡於仕宦，所以俸禄得不到，擔心從今以後，没有錢財來維持温飽。因而涕淚齊下，除此之外没説什麽。

何昌寓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攸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

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空褚彦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

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賫旨詔昌

何昌寓字儼望，是何尚之弟弟的兒子。父名攸之，官任侍中。昌寓年少時就清和静默，獨立不群，所交往的人一定要是在當代有清白名聲的人，因此極爲風流倜儻。在宋做官任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因風流素雅受到推重。母親年老，須求俸禄，於是出任湘東太守。後回朝廷任齊高帝驃騎功曹。

昌寓在郡任職時，景素被殺，昌寓爲此感到悲痛，到這時啓請高帝查清景素的冤案，又寫信給司空褚彦回極力陳述景素之冤。高帝嘉許他能主持正義。歷任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王儉對昌寓説：“以後執掌朝政的人，不是你是誰？”

臨海王昭秀任職荆州，用昌寓任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代理荆州事。明帝將登位時，先派裴叔業帶着自己的旨意去詔令昌寓，要他因利

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

乘便，藉機行事。昌寓拒絶他説："國家把上游這麼重要的地方交給我，把萬里之内的政務托付給我，臨海王没有過失，我怎麼能聽從你單方面的詔令呢？我立時自會向上啓奏，要等到有回音再議。"裴叔業説："如果這樣，那就是拒詔，拒詔，就要按軍法辦事了。"昌寓回答説："能殺我的是你，能拒詔的是我。你若不能殺我，我正有順流而下的打算呢。"昌寓向來德高望重，裴叔業不敢逼迫，於是退去。皇上聽説後嘉獎昌寓，昭秀因此能回到京都。

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

昌寓後任吏部尚書，曾有一個姓閔的賓客來求官。昌寓問他説："你是誰的後代？"那人回答説："閔子騫的後代。"昌寓用團扇掩口而笑，對在座的賓客説："這是個遠而又遠的世家貴族的後代子孫。"

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泛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昌寓不亂交朋友，通達和悦，愛心廣博，歷任郡職都以清白著稱。後在侍中、領驍騎將軍任上去世。追贈太常，謚號叫簡子。子名敬容。

何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爲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吴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

何敬容字國禮，二十歲時被選定娶齊武帝的女兒長城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梁天監年間，任建安内史，清廉公正，政績突出，受到官吏和百姓的稱贊。多次遷升守吏部尚書，能明確地按官吏的資歷政績來審定其升降的等級，有稱職的美稱。出任吴郡太守，爲政能憂慮憐惜民衆的痛苦，審理訴訟案件如神，任職四年，政績爲天下第一。官吏和百姓赴朝廷請求爲敬容樹碑，皇帝下詔同意了。又任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

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并參掌大選如故。

敬容身高八尺，皮膚白皙，鬚眉俊美，性情端莊持重，穿的戴的鮮艷美麗。武帝雖穿洗過的衣服，但左右的人穿着必須整潔。曾經有個侍臣衣帶捲摺，武帝發怒説："你的衣帶就像繩子，想捆縛什麼。"敬容迎合武帝的意旨，所以穿着更加鮮艷明麗。常用膠清刷鬍鬚，衣裳如不整齊，就伏在床上把它熨平，熱天有時後背因此被熱焦。每當在公堂就列，容貌舉止超出衆人。後任尚書右僕射，參掌銓選職官之事。又遷任左僕射、丹陽尹，同時照舊參掌重大的選事。

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酬答二宫，則音韵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敬容應對賓客朋友時，好像不善言詞，而酬答太后和皇上時，就聲音諧和流暢。大同年間，朱雀門發生火災，武帝對群臣説："這門的結構狹窄，我纔想改建，不料就遭了火災。"群臣相顧無言，惟獨敬容説道："此所謂先於天時而行事因而上天不違背人的意願。"當時認爲這是出色的回答。

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晋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晋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吝爲時所嗤鄙。

五年，改任尚書令，照舊參掌銓選之事。敬容久處臺閣，詳細知道晋魏以來的典章制度，而且聰明，見識通達，勤於記事，一大早就處理政務，日已晚亦不停止。職位高，擔子重，獨自參預機密，而不善草書和隸書，學術水平不高，精通饋贈賄賂之事，没有賄賂就一句話亦不和人説。自從晋宋以來，宰相都在文義之中尋求身心的安適，敬容獨獨勤於處理繁多的政務，他的貪婪吝嗇受到當時人的嗤笑鄙視。

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

敬容署名，"敬"字就"苟"寫得大，"文"寫得小，"容"字就"父"寫得大，"口"寫得小。陸倕嘲笑他説："你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終不能對答。敬容又大量泄露宫禁之中的秘密，所以對他的嘲笑日益增多。曾有一個姓吉的賓客，敬容問他説："你和邴吉相差多少?"賓客回答説："正如你與蕭何的差别。"當時蕭琛的兒子蕭巡頗有雕蟲小技，於是作了卦名、離合等詩嘲諷他，敬容對此亦不屑一顧。

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説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

武帝曾夢見自己穿着朝會時的禮服進太廟跪拜哀悼，第二天早晨在延務殿武帝把夢見的事情説了。敬容對答説："我聽説孝悌達到極點，可與神明相通。陛下的性情與上天相通，所以相互回應感發了這夢。"皇上極贊同他的回答，於是有拜祭祖陵的打算。

後坐妾弟費慧明爲漕倉丞夜盗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

後因妾弟費慧明任漕倉丞時夜盗官米，被禁司拘捕，送往領軍府。當時河東王蕭譽任領軍，敬容寫信給他想解救費慧明。蕭譽以前曾托敬容辦事不成，因此立即密封書信將它上奏。武帝大怒，責令御史臺追究他的罪狀。御史中丞張綰奏劾敬容徇私情，欺皇上，罪當殺頭。詔特免職。到溉對朱异説："天氣馬上就覺得放晴了。"敬容就是這樣受到嫉妒。

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

當初，沙門釋寶誌曾對敬容説："你今後必定富貴，最終是'何'導致你失敗。"等到敬容任宰相，認爲姓何的人將是自己的禍患，所以壓制同宗的族人，使他們没有進身爲官的，到這時不料被河東王擊敗。

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喧嘩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

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駕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求參加聽講，武帝頒敕同意了。又起用任金紫光禄大夫，還未拜授，又加侍中。敬容以前的賓客門生像過去一樣喧嘩，希望他重被起用。會稽謝郁寫信勸誡敬容説：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吊也。

我這個山野之人，從道聽途説中得知，您已能早晚見到皇上，出入宫門。不會像李廣那樣受到醉尉的呵斥，但死灰復燃不是没有它逐漸形成的過程的，這很好！向您表示祝賀，但同時將替您擔憂。

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斥，未有嬰時亹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托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説，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吊，實在於斯。

過去，流言剛起，周公旦就東逃，燕王劉旦等人讒害霍光的信纔到，霍光就不敢入見皇上。再説聖賢有給自己加上原本没有的過失以自我貶斥的，没有遭遇時亂反求親近的。曝鰓龍門的魚，雖受挫折也不會渴念杯酌之水，志在雲霄的鳥，哪會顧戀樊籠之中的食糧。爲什麽？因爲它們所依托的已經很多。以前您頭纏幘巾，腰繫鳴玉，插戴回環高聳的貂蟬飾物，出入文昌閣和武帳，可以説是極隆盛的了。您不在這時推薦選拔人才，稍稍報答聖明君主之恩，現在果然如爰絲所説的，已經受到責難批評，這纔又想再度窺伺朝廷，且企盼萬分，我私下認爲這不是您應做的。過去竇嬰、楊惲亦是獲罪於聖明時代，却不能謝絶賓客，仍然和黨羽往來，結果不僅没帶來後福，反加重了以前的禍害。我所擔心的，正在這一點。

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説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

之所以還有相當多的人踏進您家的門，不一定都是感激您的恩惠，懷想您的仁德，具有灌夫、任安的正義感，而是防備您像西漢翟公那樣做，他們是企盼您重被起用啊。再説在反思過失的時候，却心存重被起用的念頭，是不明智的。您應該閉門思過，不和

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

任何人交往，在鐘阜修建茅屋，姑且悠閑自得地度過晚年，表現出在可憐中等待末日的心態，實踐孔子過而能改的良言，想想子貢打的比喻，您要少授人以話柄，有話可略藉筆墨文章抒發，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照這樣去做，讓聖明君主聽說了，那還有希望。

僕東皋鄙人，入穴幸無銜竇，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

我是個山野之人，做起事來幸好無牽無挂没妨礙，我以天下之士不替您言明這番道理爲可耻，所以披肝瀝膽，説出心裏話，您能明察嗎?

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并没。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宫，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

太清元年，敬容遷任太子詹事，侍中的官職照舊。二年，侯景襲擊建鄴，敬容把家從府中遷到宫裏。起初，侯景在渦陽退敗，消息還没能核實，傳説的人又説侯景的部將暴顯反叛，侯景自己和衆將士都身亡了。朝廷爲此擔憂。敬容不久見到太子，簡文對他説："淮北剛剛又有消息，侯景定能脱身免死。"敬容説："如果侯景已死，這是朝廷的大福。"簡文聽後變了臉色，詢問原由，敬容回答説："侯景是反覆無常的叛臣，終究會搞亂國家。"

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晋氏喪亂，頗由祖尚虚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宫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圍内。

這一年，簡文自己一再在玄圃講《老》《莊》兩部書，學士吴孜當時寄居詹事府，每天進去聽講。敬容對吴孜説："過去晋氏喪亂，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尊奉提倡虚玄之學，胡賊最後滅亡了中夏。現今太子又承襲此事，這大概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擔心戰亂將起。"不久侯景之亂興起，敬容的話得到應驗。三年，敬容在圍城中去世。

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并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并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

何氏從晋司空何充、宋司空何尚之開始信奉佛法，都建立塔寺，到了敬容又割捨宅東之地做成寺院，趨附權勢的人乘機資助財物建造，敬容全都不拒絶，所以塔寺的廳堂樓宇建造得頗爲宏麗。當時的輕薄之徒因而呼之爲"衆造寺"。及至敬容免職後搬出原宅時，惟有常用器物及穿的衣服而已，竟没有多餘的財物，敬容亦因此受到當時人的稱贊。

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

敬容特别受到堂兄何胤的親愛，何胤在若邪山曾病重，有信説："田地房屋全給衆僧，書經

奉衆僧，書經并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吴，臨還與胤别，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瑴。曰：“書云兩玉曰瑴，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瑴也。”位秘書丞，早卒。

全歸堂弟敬容。”敬容就是這樣受到賞識。敬容衹有一個兒子，年齡纔八歲。在吴，臨近回家時與何胤辭别，何胤問叫什麽名字，敬容説：“正想向兄長求個名字。”何胤即拿起紙筆，給取名叫何瑴。説道：“書上説兩玉相合叫兩瑴，我和你兩家共有這一個兒子，正是所謂瑴。”何瑴官任秘書丞，早年去世。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逾閑。及乎洗閤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并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晳之赴慧景，子季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虚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論曰：何尚之以正道自處，因而官至三公和輔相，在立身行事的過程中，舉止不超越法規。及至辭官受到譏諷，戴鹿皮帽受到嘲笑，超塵脱俗的高人認爲他没有完全達到純潔粹美的境地。然而父子一時同處權要，雖然經歷過挫折，但都能自始至終保持功名，古代所説的巧宦，指的就是這種人吧。何點、何胤弟兄都説隱居，但考求他們的實際行動，就不能説是寄身山林，觀察他們的立身處世，那亦没能割捨名譽。觀察何點往赴崔慧景軍中，何胤製造假象給謝朏看，顯然能够看出他們的心迹。但他們自己抬高自己的品位，同時代的人都追慕，用這個去行事，則不知道有什麽可取之處。這大概是因爲江南崇尚虚誇之風，不然的話，怎麽會到這地步？昌寓一向保持名譽和節操，大概是衆人所仰望的。敬容幹練有才能，因受賄而敗業，可惜啊。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子）永 岱（岱兄子）緒（緒子）完 充（永子）瓌
（瓌子）率（率弟）盾（瓌弟）稷（稷子）嵊（永從孫）種

張裕 張鏡

張裕字茂度，吴郡吴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吴國内史。

茂度仕爲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别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爲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静百越，嶺外安之。

元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

後爲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

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

張裕字茂度，吴郡吴人。因他的名與宋武帝劉裕的名諱相同，所以以字相稱。曾祖名澄，是晋光禄大夫。祖父名彭祖，曾任廣州刺史。父名敞，曾任侍御史、度支尚書、吴國内史。

茂度出仕任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多次升遷任别駕。武帝西征劉毅，北伐關洛，茂度都居守留任州事。後出朝任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安定百越，嶺外因此安定。

元嘉元年，茂度任侍中、都督、益州刺史。武帝討伐荆州刺史謝晦，詔令益州派兵襲擊江陵。謝晦被平定時，西來的部隊纔到達白帝。茂度和謝晦一向友善，議論的人懷疑他出兵緩慢滯留。茂度弟張邵當時任湘州刺史，出兵接應武帝。武帝因張邵忠誠有節，所以没對茂度治罪。多次升遷任太常，因脚疾出任義興太守。武帝從容告訴他説："不要把西蜀之事放在心上。"茂度回答説："我如没遇上陛下這麽聖明的人，我墓上的樹木早已合抱了。"

茂度後任都官尚書，因病就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對財物心滿意足，自絶人事，開始營建本縣的華山作爲居住的地方。悠閑自得地來往於山野田澤之中，這樣過了七年。十八年，任會稽太守。茂度向來有爲吏的才能，職分之内的事情處理得很好。在任上去世，謚號叫恭子。

茂度的兒子張演，官任太子中舍人。張演的

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

鏡少與光禄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并不及。

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張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爲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

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并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并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

四個弟弟張鏡、張永、張辯、張岱都有名氣，當時稱他們爲張氏五龍。

張鏡年輕時與光禄大夫顏延之是鄰居，顏延之談義飲酒，喧呼不停，而張鏡静默無語。後來張鏡和客人交談，顏延之從籬邊聽到後，取來胡床坐着聽，發現張鏡吐辭清新，義理玄妙。顏延之心服，對客人説："那兒有能人在呢。"從此不再喧叫。張鏡官至新安太守。張演、張鏡在兄弟中名聲最大，其他兄弟都不及他們。

先前，張裕的曾祖父張澄將埋葬父親，郭璞替他占卜墓地，説道："埋在某處，年齡可過百歲，官位可到三司，但子孫不昌盛。若葬在另一處年歲幾乎要减去一半，官位纔到卿校，但歷代都能貴顯。"張澄就把父親葬在差一點的地方。結果官至光禄，六十四歲就去世了，而他的子孫果然昌盛。

張永字景雲，最初任郡主簿，多次升遷任尚書中兵郎。在這以前尚書中分條訂立的制度繁雜，元嘉十八年，想對它進行修訂，就調張永任删定郎，負責這事。二十二年，張永任建康縣令，所任職的地方都有可稱頌的政績。又任廣陵王劉誕北中郎録事參軍。

張永涉獵經書史籍，能寫文章，擅長隸書，騎馬射箭等各種技藝，他能觸類旁通，都很擅長。又有巧妙的構想、設計，更受到文帝的賞識。紙墨都自己製造，皇上每次得到張永的表啓，就把玩贊嘆，感嘆供御者完全比不上他。二十三年，建造華林園、玄武湖，都叫張永監管。所有的造作，都接受張永方法上的指導。張永既有才能，又常盡心力，文帝認爲他可任將帥。二十九年，以張永任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統率王玄謨、申坦等衆將籌劃謀取河南，進攻碻磝，數旬攻不下來，被魏軍殺死的將士很多。張永當夜解除包圍，撤回軍隊，但没通知諸將，致使衆軍驚擾，被魏利用，結果一敗塗地。張永和申坦一同被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拘捕，囚禁在歷城獄中。文帝因多次征討無功，衆將帥都不可信任，下詔責備張永等人和蕭思話。又給江

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勖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明帝即位，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

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

夏王劉義恭寫信説：“早知將領們如此無能，恨沒有用白刃督促他們，現在後悔都來不及了。”

三十年，元凶劉劭弑君自立，起用張永任青州刺史。及至到司空南譙王劉義宣起義，又改换張永任冀州刺史，加都督。張永派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兩支部隊馳赴國難。當時蕭思話在彭城，劉義宣擔心兩人不相和睦，寫信給蕭思話，勸導他和張永坦露胸懷，以誠相待。又叫張永的堂兄長史張暢寫信勉勵張永，要他遠慕廉頗、藺相如一心爲公的品行，近學陳平、周勃公而忘私的美德。事情平息後，徵召張永任江夏王劉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孝武孝建元年，臧質謀反，派張永輔佐武昌王劉渾鎮守京口。大明三年，多次升遷任廷尉。皇上對張永説：“你既然與漢張釋之同姓，就要使天下再没有受冤之人。”張永精通音律，太極殿前的鐘聲音嘶啞，孝武曾拿這事問張永。張永回答説鐘含有銅滓，就敲鐘尋找那地方，鑿除銅滓後，鐘聲終於清澈激揚。

明帝即位，張永任青冀兩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率衆將討伐徐州刺史薛安都，多次交戰獲勝。打敗薛索兒。又遷任鎮軍將軍，不久任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當時薛安都占據彭城請求投降，但心裏其實不想歸順。明帝派張永和沈攸之以重兵迎接他，加張永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薛安都請來的魏兵到達後，張永倉促領兵撤退，遭到魏軍的乘勢追擊，大敗，又遇上寒雪，士兵離散。張永脚趾斷落，僅免一死，失去了他的第四個兒子。

三年，張永移任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的官職照舊。因北行征討失利，堅決請求自貶，於是降號左將軍。張永沉痛悼念失去的兒子，比平常的哀傷要增加一倍，喪服雖已解除，但仍然設靈座，飲食衣服，像兒子活着時一樣對待。每逢出行，常另備名車好馬，稱爲侍從。一有軍事，就告訴身邊人報知死去的兒子。因打敗薛索兒有功，封爲孝昌縣侯。在會稽時，賓客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人盗用他的權力，贓物滿積。方童等人因貪贓枉法下獄處死，張永再次降號冠軍將

軍。

廢帝即位，爲右光禄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吴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饌，必棋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悦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軍。

廢帝即位，張永任右光禄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後出任吴郡太守。元徽二年，任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張永年輕時擅長策馬快跑，意在顯示力量，他擔任將帥，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朝廷供給的乾肉和生肉，一定叫大家如棋子般坐定，平均分割後，親手分發給大家吃。年齡雖然已老，但志氣尚未衰退，悠閑自得，所任清閑，心中很不快樂。得到這次授予的官職後，高興得不同尋常，當天命令御者駕車回京都。還没抵達京城，遇到桂陽王休範作亂，張永率領自己的部下駐守白下。休範到達新亭，前鋒攻打南掖門，張永派人偵探賊情，派去的人回來後，揚言臺城已淪陷，張永的部下因此潰散，張永棄軍逃回。因是老臣没有治罪，僅免職削爵。後因愧疚發病而去世。

張岱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爲吴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

張岱字景山，被州徵召任從事，多次升遷任東遷縣令。當時殷冲任吴興太守，他對人説："張東遷因母親貧困必須奉養，所以滯留在小城邑，但他的名望和器度纔開始顯揚，最終會大爲顯達。"

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後任司徒左西曹掾。母親年已八十歲，所以任期未滿，張岱就離職，依照實際需要回家奉養老母。有關部門認爲張岱違反制度，將要舉發他。宋孝武説："觀察他的過失可以知道他的仁愛，不必追究了。"

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晋安王爲征虜南兖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暗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

多次升遷任山陰縣令，本職内的事情很容易就能料理好。巴陵王休若任職北徐州，不能親自處理政務，用張岱任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任征虜將軍於廣州，豫章王任車騎於揚州，晋安王任征虜於南兖州，張岱歷任三府諮議三王行事，和典籤主帥共同處理事情，事情都能得到料理，情意亦投合。有人問張岱説："主王既年幼，掌事的官吏又衆多，但你常能兼顧公事和私情，你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張岱回答説："古人説，一心可以用來奉事一百個君主。我處理政務公正，待物以禮，悔恨之事，就無從落在我身上；爲政的明暗短

長，更是由他的才能和作用的大小所决定的。”

入爲黄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吴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别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

後入朝任黄門郎。新安王子鸞因大受寵愛任職南徐州，皇上割吴郡歸屬他。爲他物色佐史的好人選，孝武召見張岱，對他説：“您素來以做事效果好著稱，加上爲官的經歷已不少，現在想用您擔任子鸞的别駕，總統刺史之任，不要以爲這稍受委屈，最終您會大有作爲的。”

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吴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

孝武帝駕崩，張岱多次升遷任吏部郎。泰始末年，任吴興太守。元徽年間，任益州刺史，加都督。幾年之後，益州因他的治理而穩定。

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

多次升遷任吏部尚書。王儉當時任吏部郎，獨斷官署的政務，張岱常違背他的意願。王儉任宰相後，因這事對張岱很不友善。

兄子瓌、弟恕誅吴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晋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勛，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加散騎常侍。

張岱兄長的兒子張瓌、弟弟張恕殺死吴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想叫張恕任職晋陵郡。張岱説：“張恕還不熟悉從政，國政不應亂交給人去治理。”高帝説：“張恕的爲人是我所熟悉的，他又和張瓌同建功勛，自然應該受到獎賞。”張岱説：“如因家境貧困賜給俸禄，這我無話可説；如論功推薦官職，那就是我家的耻辱。”張岱後加散騎常侍。

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彦回謂得此過優，若别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别是一理。詔更量。

建元元年，宫中直接頒布皇上的親筆詔令，按等級次序選拔朝臣，想用張岱任右僕射。褚彦回認爲張岱任這一官職太優厚，如果説張岱格外忠誠，應特别予以提拔的話，那又是另一回事。詔令重新酌情授官。

出爲吴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换，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

後出任吴郡太守。高帝心知張岱歷來任職清廉正直，所以張岱到達郡邑没多久，就頒布親筆敕令説：“大郡任重，所以就不想改换您，不過統管軍隊任務衆多，應該要名實相副。現在用您任護軍。加給事中。”張岱拜受完畢，詔令以家爲府。

武帝即位，復爲吴興太守。岱晚節在吴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武帝即位後，張岱再次任吴興太守。張岱晚年在吴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任南兖州刺史，還没拜受就去世了。

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張岱當初寫下遺囑，叫把家財分配好後，密封放在箱子裏，而後隨着家業的增減再進行變更，像這樣過了十多年。謚號叫貞子。

張緒 張充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并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嘆其清淡。

張緒字思曼，是張岱兄長的兒子。父名演，曾任宋太子中舍人。張緒自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張敷、叔父張鏡和從叔張暢全都認爲他尊貴奇特。張鏡把他比作樂廣，張敷則説張緒"是與我們同類的人"。張暢向孝武帝推薦張緒，孝武帝用張緒任尚書倉部郎。總管令史諮詳郡縣米事，張緒蕭然直視，不把它放在心上。宋明帝每見到張緒，就贊嘆他的清淡。

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宫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彦回者，由是出爲吴郡太守，緒初不知也。

後轉任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任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對宋明帝説："我看張緒有正始遺風，適宜擔任宫中之官。"又轉任中庶子。後任侍中，遷任吏部郎，參掌重大選事。元徽初年，東宫官罷，選曹打算用舍人王儉任格外記室。張緒認爲王儉的人品和門第兼美，應轉任秘書丞。皇上聽從了張緒的意見。張緒後又遷任侍中，曾私下對賓客説道："一生不懂得怎麽順從人。"有人把這話告訴袁粲、褚彦回，張緒因此出任吴郡太守，張緒起初不知道這事。

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

昇明二年，張緒由祠部尚書任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任中書令。張緒善於談玄，深受敬重推崇。僕射王儉曾説："張緒是東晋南渡以來所没有的人物，但在南渡以前的北方士人中可找到。不知漢末的陳仲弓、黄叔度能不能超過他?"

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彦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晋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

高帝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因坐得遠没聽到張緒的言談，高帝難以移動張緒的座位，就讓僧達靠近張緒。當時高帝想用張緒任右僕射，拿這事詢問王儉。王儉説："張緒自少就有清白的名望，的確是合適的人選。然而南方的士子從來少有人擔任此職。"褚彦回説："王儉少年時或許没有記住，江左用陸玩、顧和，都是南方人。"王儉説："晋氏政治衰敗，不能作爲榜樣。"在這之前，張緒的衆多兒子都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中子張充少時又不注意小節，王儉又把這作爲一個問題提出，這纔停止。

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嘆曰："晋以子敬、季琰爲此職，

及至設立國學，用張緒任太常卿，領國子祭酒，用王延之代替張緒任中書令。何點感嘆説："晋以子敬、季琰擔任此職，現在用王延之、張

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九事"。

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

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吴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

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

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

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輴車引柩，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

緒擔任，四個人可説都是清官。後來接替他們的人，實在是不容易。"張緒擅長《周易》，言談精妙道理深奥，在當時受到尊崇。張緒常説"何晏不懂《易》中九事"。

武帝即位後，張緒轉任吏部尚書，國子祭酒的職位照舊。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改任太子詹事，師、給事的官職照舊。張緒每逢朝見，武帝都以目光相送，對王儉説："張緒因我居皇位而尊敬我，我因張緒德行好而看重他。"後張緒遷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的官職照舊，賜給親信二十人。

後又領中正。長沙王蕭晃托付張緒選用吴郡聞人邕任州議曹，張緒認爲他資歷不够，堅决不同意。蕭晃寫信給張緒一再請求，張緒態度嚴肅地寫信告訴蕭晃説："這是您自家的州鄉，殿下怎麽能强迫我。"蕭晃這纔罷休。

張緒談吐風流，聽的人都忘却飢餓和疲勞。看到他的人肅然起敬像在宗廟一樣。即使整天和他同住，亦没有誰能測度他。劉悛任職益州時，進獻了幾株蜀柳，枝條很長，形狀像絲縷。其時舊宫芳林苑剛建成，武帝把它們栽種在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贊嘆，説："這種楊柳風流可愛，好比正當年時的張緒。"張緒就是這樣受到賞識和寵愛。王儉任尚書令、丹陽尹，當時衆令史來問候省視，有一個令史善於俯仰，進退舉止值得一看。王儉欣賞推崇他，問道："曾和誰共過事?"那人回答説："十多年在張令的門下。"王儉目送他離去。當時尹丞殷存至在座，説："這是東漢鄭康成的弟子啊。"

七年，竟陵王蕭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令王晏説："我想叫司徒辭去祭酒之職把它授給張緒，輿論會怎麽看待?"蕭子良最終没被拜授，而用張緒領國子祭酒。

張緒口不言利，有財就散施給别人。清談端坐，有時整天不進食。門生看到張緒飢餓，替他準備好食物，但張緒不曾請求過。

張緒死的時候，没住宅用來停柩，臨終囑托"喪事不設柳翣，衹用蘆葭。用輴車拉靈柩，上面放杯水香火即可，不設祭"。堂弟張融敬重張

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禄大夫，謚簡子。

緒，事奉他就如對待親兄。張融把酒送到張緒的靈前，一邊酌飲，一邊痛哭説：“阿兄風流一下子消失了。”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禄大夫，謚號叫簡子。

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子名完，宋後廢帝時任正員郎，以邪惡的品行受到寵幸，因此被罷官并禁止再任職。張完弟名允，永明年間任安西功曹，因通奸殺人，被依法處决。張允兄張充有名氣。

張充

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張充字延符，自少喜好閑游。張緒曾請假回吴，剛進外城的西門，就遇到張充狩獵，右臂架着蒼鷹，左手牽着獵狗。張充看見張緒的船到了，就放開繩索解開皮製臂衣，跪拜在水邊。張緒説：“一身被兩件事情役使，豈不是很辛勞嗎?”張充跪着説：“我聽説三十而立，我今年二十九了，請等到明年。”張緒説：“有過失但能改正，顔回有這種品德。”到了第二年張充就改正舊行，廣泛精通經書史傳，尤其通曉《老》、《易》，善清談。和堂叔張稷都有美名。

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决焉。儉方聚親賓，充裂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

張充歷任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其時尚書令王儉執掌朝政，手握大權，有事時齊武帝都拿給他裁决。王儉正聚攏親近的賓客，張充頭纏紗巾，肩披葛布披肩，一來就要酒喝，言論放任自由，所有在座的人全都爲之傾倒。及至聽説武帝想用張緒任尚書僕射，王儉堅决不同意。張充因此感到愠怒，寫信給王儉説：

>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鐮采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娱，逍遥乎前史。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

> 近日路途遥遠，因久雨雲霞無光，凉暑未消，想必您身體没有虧損。我幸好在釣魚打柴之餘，有時還讀書自娱，研討前代歷史。古往今來，事事紛雜，做官和歸隱的道路多端，升官和降職的途徑不一。所以金之剛强，水之柔弱，這是特性的不同；圓的能滚動，方的滚不動，這是器物的差異。善於運用事物特性的人，不違背金與水的特質；善於製造器具的人，不變更方和圓的用途。張充我平生少遇合，不以利欲擾亂心懷，三十六年來，基本上能安居貧困，自甘淡泊。專一之志，如峭壁聳立在寒崖，堅貞之情，像山峰横矗在海岸。至於像任職朝廷，則我

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泛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

既謝絶了朝廷的奢華，又有愧於衣冠的秀美。這實在是由於我爲人懶散呆板，性情褊急不合群。自以爲是，所以得不到俗人的贊同，獨自表現出傲岸的神情，所以常在現實中遭到困頓。長期和魚鳥同居，整天出没於山林。即使像玉一樣在尋珪的時候被埋没，像桂花一樣在尋芳的日子裏遭掩蓋，那我亦衹不過像漁父一樣泛游，同擇地定居的人一樣安卧，張充我有什麽見識呢？

若夫驚岩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嘆。丈人歲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嘆，得無惜乎。

令人驚駭的崖岸遮蓋着太陽，海浪拍擊着天宇，聳立的石頭從一尋高的地方崩裂，分裂的危石自一仞高的地方墜落。華麗的桂和蘭，一叢叢雜生在幽静的山中，陰森的松與柏，相互纏繞在山澗旁。看到這樣的景觀，蔣詡於是乎樂而不歸，韓康亦因此長期離開官場。至於在水邊甩竿釣魚，在濱水的地方濯洗雙足，獨自浪游山水勝景，高卧清風明月之中，彈琴飲酒，其韵悠悠，可山洞遥遠有誰會來，華麗的文字，徒然在心中構思。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聽到西風起，何嘗不感嘆。老人家您年紀不大，學得優秀於是出仕，道濟蒼生，功比望日漲潮的海水，可以説是德高當代，孤松獨秀。然而茂陵的賢士，渭川的庶民，却面對仕途官吏而長嘆、惶恐，這能不令人憐惜嗎？

充岷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游説。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夐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張充我是岷山之西、泰山之外的一個百姓，靠養蠶耕田維持衣食。不能奉事王侯，尋覓知己，爲當代的人造福，實現自己的主張。衹在屠户和賭徒之中自在逍遥，是極其歡樂的。然而全世的人都説我張充狂放，我又怎麽能向諸君説清楚這事呢。因此，我披露我的所見所聞，完全敞開心胸，述説自己的生平際遇，説明我爲什麽有話没説。我能托夢交魂、推誠相與的，惟有丈人您而已。朝廷路遠道險，信寫完後無由寄達，倘若您賞識我這個樵夫，我怕我的偏妄之舉會玷污您呢。

儉以爲脱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撝

王儉認爲張充輕慢不拘，不重視他，繼而把信拿給張緒看，張緒鞭撻張充一百下。又遭到御

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嘆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并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静，吏人便之。後爲侍中。

史中丞到撝的奏劾，被免職，勒令不准做官。沈約看到張充的信後，感嘆説道："張充開始因此失敗，最終亦會因此成功。"過了很久，張充任司徒諮議參軍，和琅邪王思遠、同鄉陸慧曉等人一同做司徒竟陵王的賓客。後多次升遷任義興太守，爲政清静，官吏和民衆感到便利。後任侍中。

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説，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吴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悦。卒於吴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梁武帝的軍隊到達建鄴，東昏侯被殺，百官在西鐘下集合，召張充，張充不到。武帝霸府建立後，用張充任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年，張充歷任太常卿、吏部尚書，掌管銓選之事以公平允當受到稱贊。二次遷升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張充登堂講説，皇太子以下的人都來聽講。當時王侯大多在學，手持經卷而拜，張充身穿朝會時的禮服站立，不敢接受。後二次遷升任尚書僕射。不久，出任吴郡太守。一到任就撫恤貧民和老人，舊友没有誰不欣悦。在吴郡去世，謚號叫穆子。子張最繼嗣。

張瓌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内史。不欲前兄瑋處禄，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

張瓌字祖逸，是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張永的兒子。出仕宋朝，多次遷升任桂陽内史。因不想超過兄長張瑋處的地位和俸禄，自動棄職不赴任。後任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

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喪，還吴持服。昇明元年，劉彦節有異圖，弟遐爲吴郡，潜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吴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成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吴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并少年未知名，

當初，張瓌的父親張永在白下抵抗桂陽王劉休範，大敗，阮佃夫等人想加罪，齊高帝堅持替張永申明，張瓌因此感激齊高帝的恩情，主動和他交結。後遭遇父親去世，回吴守喪。昇明元年，劉彦節有反叛的圖謀，其弟劉遐任職吴郡，暗中響應。高帝秘密派殿中將軍卞白龍命令張瓌攻取劉遐。諸張世有雄豪氣概，張瓌家中常有父親在世時的老部下幾百人。劉遐召來張瓌把軍事委托給他，張瓌假裝接受任命，和叔叔張恕率領十八個士兵進城殺死劉遐，城中没有誰敢動。事成之後，高帝把消息告訴左軍張沖。張沖説："張瓌拿全家孤注一擲，一舉獲勝啦。"即刻除授張瓌吴郡太守，賜給美名，封義成縣侯。張瓌的堂弟張融聽説這事後，給張瓌寫信説："吴郡多麼遲緩，既然如此，又何必反叛君王？聽到這事

瓌并引爲綱紀，後并立名，世以爲知人。

我嗟嘆驚訝，没料到是阿兄打敗了他！”同郡的顧暠、陸閑都年少没有名氣，張瓌一并引薦他們任主簿，後兩人都建立了功名，世人認爲張瓌知人善任。

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賾、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

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任侍中，和侍中沈文季同在門下省。高帝常對張瓌說：“您雖是我的臣子，但我親近您與我親近蕭賾、蕭嶷等人没有不同。”沈文季每次值班回家時，器物就像搬家一樣多；張瓌僅穿朝服而已。當時集書省的官常在門下省兼職，集書省的官實際上大多清貧，有些不認識張瓌的人，常叫他散騎。

出爲吴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别藏其奉，以表其清。

出任吴興太守。張瓌因爲已有國家給的俸禄，所以不拿郡裏給的俸禄。高帝敕令入庫時另外存放他的俸禄，以表彰他的清廉。

武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户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緬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由是深加嗟賞。

武帝即位後，張瓌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入朝廷拜授左户尚書，加右軍將軍。張瓌回朝廷後，安陸王蕭緬巡視雍州，當巡行登上蔓山時，有個鄉間老人來乞討。蕭緬問道：“你爲什麽不從事生産却出來乞討呢？”鄉間老人回答說：“張使君來到州裏處理政務，百姓家能自保。後來的官吏爲政嚴苛，所以落到行乞的地步。”蕭緬因此對張瓌更加贊賞。

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厩，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

後任太常，張瓌自認爲是閑職，於是辭官回家。武帝說：“你們這些人没取得富貴時，就説别人不給；已經富貴，那又想棄官而去。”張瓌說：“陛下統治我們這些人就如養馬，没事就被關在馬厩中，有事又牽出來。”武帝仍心懷怒氣，於是用張瓌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

鬱林之廢，朝臣到官門參承明帝。瓌托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

鬱林王被廢時，朝臣到宫門參見奉事明帝。張瓌推托脚有病不去。海陵王立，明帝懷疑有封地的諸侯王會起兵，用張瓌鎮守石頭，督衆軍事。張瓌見朝廷多難，就常卧病。

建武末，屢啓求還吴，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者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

建武末年，多次上啓要求回吴地，得到准許。張瓌居室豪富，妓妾滿屋。有人譏笑他年老蓄伎，張瓌說：“我自少喜好音樂，人老後纔懂得音律。平生愛好，没一樣還保留，惟獨没能够去除這一愛好。”

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吴郡太守，以爲之

明帝病重時，爲防備受到懷疑的大司馬王敬則，除授張瓌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王敬則反叛

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

後，張瓌派兵在松江抵抗。聽到王敬則軍鼓聲，一時潰逃。張瓌棄郡逃到民間，事情平息後纔回到郡城，受到有關部門的劾奏，被免除官職和爵位。

永元初，爲光禄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宫。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禄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

永元初年，任光禄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侯任張瓌爲假節，要他戍守石頭，不久棄城回宫。梁天監元年，張瓌任給事中、右光禄大夫，因脚有病在家拜受。四年張瓌去世。

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張瓌有十二個兒子，常説“其中應有好的”。兒子張率有名氣。

張率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毁，更爲詩示焉，托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張率字士簡，性情寬厚文雅。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常每天規定作詩一首，有時幾天没寫，就在後來補上，進而慢慢創作賦頌，到十六歲時，以前所寫的作品達二千多首。有個叫虞訥的人見到後詆毁張率，張率就一下子把它燒毁，重新作詩給虞訥看，假托是沈約寫的。虞訥便句句稱贊，説没有一個字不好。張率説：“這是我寫的。”虞訥慚愧地退去。

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當時陸少玄家有他父親陸澄的藏書一萬多卷，張率和陸少玄友善，於是交换書籍看，全部讀完了他家的書。

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

建武三年，被推舉爲秀才，任太子舍人。張率和同鄉陸倕、陸厥自幼互相友善親昵，曾一同坐車去拜訪左衛將軍沈約，遇到任昉亦在。沈約對任昉説：“這兩個小子後進才秀，都是南方的金子啊，您可認識一下他們。”張率由此和任昉交友。

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吴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宫。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别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

梁天監年間，張率任司徒謝朏掾，在文德待詔省值班，皇帝頒敕叫他抄寫子部書籍，又要他撰寫古代婦人的事迹。然後叫擅長書法的琅邪人王琛、吴郡人范懷約等謄寫好後給後宫看。張率請假東歸，議論的人説他高傲自負，輕視世人，張率懼怕，就創作了《待詔賦》上奏，深受贊賞。武帝親手書寫敕令回答説：“司馬相如作賦精工但不敏捷，枚皋迅速却不工巧，您可説是金馬門中兼有兩人之長的人。”又陪宴賦詩，武帝另賜張率詩説：“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

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秘書丞，掌集書詔策。

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張率來回上奏了六首詩。後來武帝在玉衡殿召見張率，對他說："您是東南有聲望的人，朕以前就聽說過。您說宰相是什麽樣的人，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不是由地下產出來的。您是有名望家族的奇異人才，如再把禮儀法度放在心上，那您就是宰相的人選。秘書丞是天下的清官，東南望族的子孫還沒有擔任這官職的，現在讓您擔任，爲您確立名譽。"不久用張率任秘書丞，掌集書詔策。

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

四年，修禊宴飲於華光殿，那天河南國進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和到溉、周興嗣作賦，武帝認爲張率和周興嗣寫得好。

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珖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珖之乃飛書言與率奸。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

那一年，張率因父憂離職。家有父親在時的歌妓舞女幾十人，其中有個善歌唱的容貌好，同邑的人儀曹郎顧珖之請求訂婚，唱歌的女子不願意，於是出家做尼姑。唱歌的女子曾因齋事聚會在張率宅中，顧珖之便寫匿名信說她和張率通奸。御史臺把這事上奏給皇帝，武帝愛惜張率的才能，壓下奏書不問，但仍把當時的輿論告訴他。服喪期滿，過了很久張率不出仕。

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并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悦。後歷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

七年，張率任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不久在壽光省值班，修訂丙丁部書抄。多次升遷任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張率在府中十年，晉安王待他恩深禮厚。後任揚州別駕。張率雖然處理職位所規定的任務歷時已久，却不曾留心文書。及至任別駕上奏事情，武帝看完書札問他，張率全都答不上來，衹知回答説："事寫在簡牒上。"武帝不高興。後歷任黄門侍郎。出任新安太守。丁親生母憂，去世。

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并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張率喜好飲酒不管事，對於家務尤其不放在心上。在新安時派家僮裝載三千石米回家，等到到家時已耗廢一大半。張率問他們原因，回答說："雀和鼠消耗掉了。"張率笑而説道："壯哉雀鼠。"竟不追問。張率自少寫作，《七略》和《藝文志》已記載其篇名，而當時已散失其文辭的詩賦，一并把它補寫上。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流傳於世。子名長公。張率的弟弟名盾。

張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曰："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張盾字士宣，以謹慎持重著稱。任無錫縣令時，遇到搶劫，張盾問搶劫的人要什麼，搶劫的用刀砍他的面頰，張盾説："咄，咄，不容易。"其他再没説什麽。因此生活物資全被搶光，但張盾不把這事放在心上。後任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縣令。張盾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自己死的時候，家中没有遺留的財物，惟有文集和書一千多卷，酒和米幾甕而已。

張稷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

張稷字公喬，是張瓌的弟弟。自幼具有孝性，親生母親劉氏不被寵愛，患有疾病。當時張稷十一歲，侍養母親衣不解帶，每逢母親病情加重就一連幾夜不睡。到母親病故，張稷哀傷傷身超過常人，要拄着拐杖纔能起身。看到同年齡和輩分的幼童，就哽咽落淚，鄉里稱贊這是淳真之孝。

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

長兄張瑋擅長彈箏，張稷因劉氏生前曾彈過箏，聽到張瑋彈奏《清調》，便悲傷得一下子昏厥，於是終身不聽箏聲。

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游。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

張稷爲人疏於禮法，不拘小節，聰敏具有雄才大略，皇上從家中徵召他任著作佐郎，張稷不赴任。父親張永和嫡母丘氏相繼去世，張稷在墓旁建房守了六年。齊永明年間，張稷任豫章王蕭嶷的主簿，和彭城劉繪同受到禮遇，不曾被叫過名，總是稱呼爲劉四、張五。因家貧張稷要求任剡縣縣令，不怎麼理政，常游小山。逢山賊唐寓之作亂，張稷率領督促所統屬的民衆保全縣境。

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

親生母親劉氏原先假葬在琅邪黄山，建武年間重新舉行葬禮，送來幫助喪事的財物積聚很多。在辦喪事時張稷雖不拒絶，但事辦完之後緊接着就把禮物送還了。從年幼到年長，幾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座。外出和返回都要稟告，像奉事活人一樣。

歷給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宫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昏

歷任給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兩郡的太守。郡名犯了張稷的家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年，張稷任侍中，在宫城值宿，擔任警衛。梁武的軍隊到達後，兼任衛尉的江淹出逃，張稷兼任衛尉卿，輔助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當時東

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

昏侯荒淫暴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前來和張稷商量，於是派直閤張齊行弒東昏侯於含德殿。張稷就召集右僕射王亮等人列坐在殿前的西鐘下，商議派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人出使石頭城拜見武帝，用張稷任侍中、左衛將軍，遷任大司馬左司馬。

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内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勋。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

梁朝建立，張稷任散騎常侍，中書令。及至武帝即位，封張稷爲江安縣子，官任領軍將軍。武帝曾在樂壽殿中宴飲，張稷喝醉後説話多有怨恨之辭，且表露在臉色上。武帝當時亦喝得酣暢，對張稷説："您兄長殺死郡守，您弟弟殺死自己的君主，手提皇帝的頭，衣染皇帝的血，像您們兄弟，有什麽聲望。"張稷説："我是没聲望，至於陛下對這事也不能説没有功勋。東昏侯暴虐，義軍亦來討伐他，豈在我一個人而已。"武帝捋着張稷的鬍鬚説："張公是個值得敬畏的人。"中丞陸杲彈劾張稷説："領軍張稷，家中没有忠貞之人，做官必定是通過險邪之徑來達到，殺君害主，習以爲常。"武帝把奏章留在禁中，終究没有查問。

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孝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并降萬乘，論者榮之。

多次遷升任尚書左僕射。武帝本將臨幸張稷家宅，因盛暑留幸僕射省。以前臨幸時用以擺設酒食的器具，都用來酬答太官所供食物的價值。武帝因張稷清貧，親自書寫詔令讓不受。宋時孝武帝已經到過張永家，到張稷已歷三代，都有皇帝降臨家中，議論的人認爲這很榮耀。

稷雖居朝右，每慚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

張稷雖是朝廷大官，却常因爲已授人話柄而心愧，於是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相同的字不出現，出現的字不相同，用這激勵他們的志向。張稷既懼怕又怨恨，於是請求外任，得到同意。出任青冀兩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門讀佛經。因禁防鬆弛，所屬官吏頗行侵擾。州人徐道角等人乘夜襲擊州城，於是殺害了張稷。有關部門奏請削除張稷的爵位和封地。

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吴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

張稷爲人明達剛烈，善於和人交往，歷任官職没有積蓄，俸禄全分給親戚故友，家無餘財。任吴興太守時，一到任就慰問遺老，進用他們的子孫擔任重要的職位，爲政以寬恕著稱。

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吴，鄉人

當初應徵就任僕射之職時，路經吴，等候張

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稷的鄉人站滿了水路和陸路邊。張稷輕裝徑直回到京城，人們没有誰認出他，張稷爲人簡單樸素就像這樣。

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

張稷的長女楚媛嫁給會稽孔氏，因没生兒子回到娘家，到遇上張稷被害時，她用自己的身子遮擋刀刃，先於父親被害。

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嵊。

張稷和族兄張充、張融、張卷都有名聲，當時人稱張充、張融、張卷、張稷爲四張。張卷字令遠，自小以和順著稱，善清談，官任都官尚書，天監初年去世。張稷子名嵊。

張嵊

嵊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

張嵊字四山。張稷當初任剡縣縣令，到達嵊亭時生了張嵊，於是取名嵊，字四山。張嵊自小富有孝行，三十多歲時，仍身穿彩衣接受張稷的鞭打，常達幾百下，收住眼淚後仍顯出高興的樣子。張嵊大方文雅，有志向操守，善於清談，因感傷家難，終身吃蔬食穿布衣，手不持刀刃，不聽音樂。弟張淮言談氣色不規範，張嵊流着眼淚教訓誘導。

起家秘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

皇上從家中徵召他任秘書郎，多次遷升任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湘東王閑暇的時候喜好玄談，因而替張嵊卜筮，得《節》卦，告訴張嵊説："您以後將會到東部去擔任郡職，恐怕不能享盡自己自然的壽命。"張嵊説："可貴的是得到個適合自己的位置。"當時伏挺在座，説："這是個令君王敬畏的人啊。"

還爲太府卿，吴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效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

張嵊回朝廷任太府卿，吴興太守。侯景圍攻建鄴時，張嵊派弟弟張伊率領本郡士兵前往救援。城邑淪陷後，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張嵊前去見他，對他説："賊臣進逼，正是臣下捨命報效的時候，現在我想收集兵器，守衛您的家鄉，即使是死一萬次，那也没什麽遺憾的。"沈浚堅持勸説張嵊起義。其時邵陵王蕭綸向東逃到錢唐，聽説這事後，派前舍人陸丘公持板除授張嵊征東將軍。張嵊説："天子蒙塵，現在哪有心情再接受光榮稱號。"僅留下授官之板而已。

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説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

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派使者勸説張嵊，張嵊殺死他的使者，接着派遣軍隊打敗神茂。侯景於是派他的中軍侯子鑒援助神茂攻打張嵊。張

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嶸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嶸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嶸弟罤知名。

張種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種少恬静，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虚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

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毁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户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禄大夫。

種沉深虚静，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

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産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

嶸軍敗後，就脱下軍裝坐在廳事堂。賊用刀刃相逼張嶸始終不屈服，賊就把張嶸拘執起來送給侯景。侯景想釋放他，張嶸説："速死爲幸。"就把他殺了。遇害的子弟有十多人。侯景想保存張嶸的一個兒子，張嶸説："我全家已在死者的名册上，不向你那裏乞求恩典。"因此全被殺死。賊平之後，元帝追贈張嶸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忠貞子。張嶸弟張罤有名聲。

張種字士苗，是張永的從孫。祖父名辯，曾任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親名略，曾任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張種自小恬静，生活典雅方正，不去拜求他人。當時的人説道："宋稱揚張敷、張演，梁則稱贊張卷、張充，他們爲學崇尚清静虚無，張種具有他們的遺風。"張種出仕梁朝任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當時他已四十多歲。因家境貧困，請求任始豐縣令。及至武陵王蕭紀任益州刺史後，重新選用幕僚，用張種任左西曹掾。張種以母親年老爲由予以推辭，受到有關部門的彈劾，因此被免職。

侯景作亂時，張種奉事母親向東投奔家鄉。母親去世，當時張種五十歲，但因悲傷身體損傷太大。又加上饑荒没有舉行葬禮，所以雖然服喪期滿，張種在家裏的飲食，常和服喪時一樣。侯景被平定後，當初的司徒王僧辯把張種的情况上奏，朝廷起用張種任中從事，并且替他操辦母親的葬禮，葬完之後，張種纔除去喪服。王僧辯又因張種年老没兒子，賜給他侍妾和生活用具。陳武帝受禪即位，張種任太常卿。歷任左户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禄大夫。

張種深沉虚静，見識和度量宏博，當時認爲他有宰相的才能。僕射徐陵曾上表直言要讓位給張種，認爲他應擔任左執之官，張種受到當時人推重就像這樣。去世，追贈特進，謚號叫元子。

張種仁愛寬恕少欲，雖歷任顯要職位，家中財産一再空無，整天神態安逸，不以爲苦。太建初年，張種的女兒成爲始興王的妃子，因張種住處偏僻簡陋，特賜給他一處住宅。又多次賜給他

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無錫、嘉興兩縣的俸祿。張種曾在無錫看到重囚犯在獄中，天氣寒冷，張種就叫囚犯去曬太陽，結果囚犯逃走了，宣帝聽後大笑，却不深責張種。張種有文集十四卷。

種弟稜亦清静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禄大夫。

張種弟張稜亦清静具有見識和度量，官任司徒左長史，追贈光禄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内所歷，莫非清顯，諸子并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絶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内，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己，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論曰：張裕在劉宋初期，很早就參預了霸政，所歷任的朝廷内外的官職，没有不是清要顯貴的，衆兒子都得到重用，能振興家庭的名聲，他們所得到的美譽，難道是空無憑據的嗎？張緒立身處世簡潔樸素，大概是衆人所仰望的。洗滌冠纓、超脱塵俗和從政處理政務，在道理上没有兩樣，都應取得一個君主的信賴，堅守道義，杜絶不忠之心。在永元末年，人人憂慮災難困苦的時候，張稷在重重包圍之中，率先倡導重大的計謀，但不久就遭到猜忌，又何况不同於這種情况的人呢。雖然這樣，但是士人立身行事，能不深加考慮嗎？張嵊赴湯蹈火的做法，可以説能矯正那些背離正道的人。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子）敷（孫）冲（兄子）暢（暢子）融（融弟）寶積
徐文伯（文伯從弟）嗣伯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張裕的弟弟。當初任晉朝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流放王誕到廣州，王誕的親朋故舊都離他而去，惟獨張邵顧念舊情，執禮更加恭謹，流着眼淚追送。當時賊寇作亂，發生饑荒，張邵又送錢物接濟王誕的妻兒。

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悦，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爲吴郡太守。及王謐爲揚州，召邵補主簿。

桓玄篡奪晉帝位後，張邵的父親張敞先任尚書，因爲奏事有微小的謬誤，被降爲廷尉卿。及至宋武帝討伐桓玄入京城後，張邵向武帝表白父親的一片忠心，武帝大喜，命守門的官員説："有侵犯張廷尉家的，以軍法論處。"桓玄事平後，任命張敞爲吴郡太守。等到王謐鎮守揚州，召張邵補主簿職。

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

劉毅地位僅在丞相之下，喜好結交有才能之士，當朝士人無不聚在他門下，惟獨張邵不與他交往。親友們都感到奇怪并問其原因，張邵説："主公纔是當代人中豪傑，何必去問候其他人。"劉穆之把他的話告訴武帝，武帝對他更加親近。不久轉任太尉參軍，署理長流賊曹。

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

盧循率亂軍到了蔡洲，武帝親臨石頭城，派張邵守南城門。當時老百姓在江邊觀望對岸的賊軍，武帝不明白是什麽意思，便問張邵。張邵説："若救兵未到，老百姓就會奔逃而惟恐走不及，哪還有心思觀望，現在看來没有什麽危險了。"武帝認爲張邵勤勉幹練，心憂國事，重補州主簿之職。張邵全心全意從事政事，精力過

"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人，到朝廷誅殺劉藩，張邵當時在西州官署值宿，當夜告誡衆吏曹說："朝廷大軍將有大的行動，你們可各自整理自己管轄的倉庫和舟船人等，到明天早晨便可提供使用。"第二天，武帝索取各倉庫的出納賬簿，立時就送上來了，武帝奇怪，問爲什麽如此迅速。諸吏回答說："昨晚已接到張主簿的指示。"武帝說："張邵可以說是同我一道憂慮啊!"

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

義熙九年，太子劉義隆開始建征虜將軍府，委任張邵爲録事參軍，又轉任中軍參軍，又遷任諮議參軍，兼管記室。

十一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

義熙十一年，武帝北伐，行前張邵求見，說："人生險危，應有長遠打算。此次劉穆之如果遭遇不幸，那麽何人可以代替他？您的事業已經有這樣的規模和成就，您若有不測，那麽誰來主持大局呢?"武帝說："當然委托穆之和你了。"

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爲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

青州刺史檀祗鎮守廣陵，動輒率兵到滁地追捕逃亡之人，劉穆之怕他要反叛，打算派兵威懾。張邵說："檀韶占據中游，道濟又在全軍之最前，假如我們有懷疑他們的迹象，那麽弄不好要危及大局。不如對他們迎送慰勞，以禮相待，這樣纔能没有危險。"後來，檀祗果然没有異動。

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

劉穆之突然死亡後，朝廷感到恐慌，就發詔令讓司馬徐羡之代替穆之之職。而張邵獨自說："目前的形勢的確危急，穆之的職位終究還是由徐羡之擔任；但太子没有獨斷專行的權力，應當咨詢各方的意見。"信使歸來，方纔讓太子下命令說："朝廷及軍府大事都要請示徐司馬，其餘也要回報。"武帝稱贊張邵遇事不屈撓，有大臣的節操。

十四年，世子改授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

義熙十四年，太子改任荆州，張邵勸諫說："儲君地位重要，關係到天下，不蝕出朝任職，冒死上奏。"太子最終没有赴任。

文帝爲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决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爲政要。從之。荆州刺史謝晦

文帝任中郎將、荆州刺史，任命張邵爲司馬，兼南郡相，府中諸事都取决於張邵。武帝受禪後，張邵以輔佐大計之功封臨沮伯。朝廷分荆州之地立湘州，任命張邵爲刺史，將要建置府署，張邵認爲長沙是内地，不是用兵之區，如置府署必然損害百姓，違背施政的要領。朝廷聽從

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

了他的意見。荆州刺史謝晦謀反，寫信邀張邵參加，張邵接到信後不開封，派人呈交給文帝。

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元嘉五年，轉任征虜將軍，兼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銜。當初，王華與張邵之間不和，及至王華參與朝廷政要，張邵的親朋故舊感到不安。然而張邵說："王子陵品行端正，度量寬宏，處事很公正，他怎會以私人的嫌隙損害公理大義。"而張邵的這次被任命，實際上就是王華推薦的。

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川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并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禽。既失信群蠻，所在并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群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張邵在襄陽任上，圍出了大片荒地，修築堤壩，造田數千頃，從此公家和百姓有充足的供給。丹、淅二川的蠻人屢屢劫掠，張邵便設計將他們的首領都引誘出來，藉聚會之機全部殺掉，然後又派軍隊包圍蠻人盜賊所住的村落，將他們全部生擒。這樣，就失信於蠻人，因此蠻人所在之地都一齊叛亂，水陸交通都斷絶。元嘉七年，張邵的兒子張敷來襄陽看望父親後回京，群蠻打算在半路上截獲他，正遇上蠕蠕國派了使臣來京，蠻人以爲是張敷，就將他抓獲了。張邵因此獲罪，降官號爲揚烈將軍。

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吴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

江夏王劉義恭鎮守江陵，任命張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元嘉九年，因在雍州經營私利收取贓物二百四十五萬而犯法，被交付廷尉治罪，受免官削去所封爵位和土地的處分。後又被起用爲吴興太守，死於任所。朝廷追復他的封爵和封邑，謚號爲簡伯。

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輤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張邵臨終留下遺囑，自己死後，祭品僅用水果蔬菜，用蘆席做喪車，諸兒子都按遺命辦理。長子名敷。

張敷　張柬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

張敷字景胤，出生後母親就死了。到幾歲時從他人處得知，雖然還是個小孩子，但他臉上就有傷感之色。到了十餘歲時，尋求母親的遺物，但當時已經都送給別人了，僅得到一把扇子，於是他密封珍藏起來。每到感傷思念時，就開箱取扇，對而流淚。見到姨母時，也是悲傷得說不出話來。

性整貴，風韵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

張敷性格嚴肅清貴，風度高雅，喜好讀玄學著作，又善寫文章。當時，其父親張邵讓他與高

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嘆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士南陽人宗少文談《繫》《象》，反復辯難多次。交談中少文常常打算認輸，握着麈尾嘆道："我的學術東行了。"這樣一來，張敷的名聲也就更大，身價也就更重了。

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悦。

宋武帝聽説他的美名，召見後十分稱奇地說："真是一匹千里馬。"委任張敷爲世子中軍參軍，多次被接見。張敷逐漸升職爲江夏王劉義恭撫軍記室參軍。一次，義恭請文帝替他找一位有學問的僧人，正巧張敷回江陵度假，入宫辭行，文帝令張敷用後車帶着僧人回江陵去，并說："途中你可以同僧人談談話。"然而張敷却不接受皇上的旨意，說："臣生來不耐煩嘈雜。"皇上很不高興。

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秋當、周赳并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并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張敷又升爲正員中書郎。張敷小名叫樝，他的父親小名叫梨。文帝曾開玩笑說："樝與梨相比怎麽樣?"張敷回答說："梨是百果的祖宗，樝怎敢與它相比?"中書舍人秋當、周赳同在朝掌管機要，因張敷是同事中的名人，想去拜訪他。周赳說："假使他對我們不以禮相待，倒不如不去，怎可輕率行動。"而秋當說："我們都是員外郎的官階，難道還怕不能與他坐在一起?"秋當、周赳二人來訪前，張敷就在旁邊放了兩張座凳，都離墻壁三四尺遠。等二位客人就座凳上後，張敷唤左右僕人說："把我的凳子移得離客人遠些。"周赳等人都驚慌氣憤而去，張敷此人自我標榜到了如此地步。

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别，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張敷善於把握説話發聲的法則，瞭解聲音急緩之間的細微區别。他與人道别時拉着别人的手說："念相聞。"説完後餘音久久不絶。張家後輩都效仿這一點，起源在張敷。

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吴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後來升任黄門侍郎，始興王劉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還未赴任，父親張邵在吴興死了，張敷服喪十多天後，方纔開始進食水漿。葬畢父親後不吃鹽和菜，於是身體毁傷染上了疾病。伯父茂度多次勸説他節哀，然而使他更加傷感痛哭，氣絶復蘇後又接着大哭。茂度說："我希望勸説後對你有用，却更加使你悲痛。"從此不再去勸他了。未過一年，張敷就死了。孝武帝即位，詔令表彰他的孝道，追贈侍中職銜，將他所居的地

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子式嗣。弟冲。

張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内取則焉。

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産，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吴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

永元二年，爲南兖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還冲南兖州刺史，并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冲爲郢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

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説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

方改名叫孝張里。

張敷的弟弟張柬承襲了父親張邵的封爵，官居通直郎。張柬勇猛有力，能徒手與猛獸相搏，元凶篡位後委任他爲輔國將軍。孝武帝率部討元凶，兵至新亭時，張柬出城逃亡，墜入淮河淹死。張柬的兒子張式嗣襲了官位。張式的弟弟名張冲。

張冲字思約，過繼給伯父張敷。張冲的母親是名士戴顒的女兒，頗有儀容風範，張氏的家眷都以她爲榜樣。

張冲從小有至誠之性，曾隨堂叔張永做帶兵之將，受任爲盱眙太守。張永征討彭城時正遇天寒，軍士們的脚掌和小腿凍斷了的十有七八，而張冲的十個脚趾頭全都斷了。齊永明八年，任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張冲父親去世時，遺命説：“祇需用鄉土的果菜來祭我，不要用牲畜之物。”張冲在任上，但仍按四季回吴國取來果菜，每到祭祀之日，就流着眼淚上供。後仍舊轉任刺史。

永元二年，張冲任南兖州刺史，遷司州刺史。恰逢裴叔業以壽春城投降北魏，朝廷又遷調張冲爲南兖州刺史，司、兖刺史二職都未到任。崔慧景叛亂事平，朝廷召建安王寶夤還京，任命張冲爲郢州刺史。一年之中，張冲接連四次受任四州刺史，到此次纔真正到任，受封定襄侯。

梁武帝起兵東下反齊，親自寫信給張冲，要他歸順，又派説客去勸説，張冲決然不允。東昏侯派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和糧草來支援張冲，抵禦梁武帝的軍隊。元嗣等以劉山陽之敗爲戒，對張冲很懷疑，於是不敢率部進郢城，停駐在夏首浦。聽説梁武帝的兵馬到了，元嗣、榮伯纔相繼進入郢城。當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免職回京，到了郢城，東昏侯命他留守魯山，封驍騎將軍。僧寄對張冲説：“下官雖然没有蒙受當朝主上的深恩，但却受到了先帝的厚待。在大樹下乘凉的人不會去折斷樹枝，我願意以微薄的力量爲朝廷效勞。”張冲深深贊許，共同結下盟誓，分兵拒守。派遣軍主孫樂祖率數千人幫助

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静等間出擊之，光静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

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

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晝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僧寄據守魯山，在江岸建城堡防禦。

第二年二月，梁武帝兵圍魯山城，又派軍主曹景宗等率部渡長江攻郢城。張冲的中兵參軍陳光静等率兵乘隙出擊，光静戰死，張冲堅守不出。張冲重病將死，臨終時以忠誠死節勉勵府中僚屬，話説完就死了。薛元嗣、暨榮伯與張冲的兒子張孜及長史江夏人程茂一起固守郢城。東昏侯追贈張冲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元嗣等人處在圍城之中，没有其他的辦法，衹是迎請蔣子文和蘇侯等神巫，於每日中午在州府廳堂上祭神求福，求神的鈴聲日夜不止。又讓蔣子文引導着上城墻巡行，天天如此。有識者都明白郢城守不住了。

僧寄在魯山城病死，孫樂祖形勢危窘，於是全城投降。

郢州被圍兩百餘天，百姓病死的有七八百家。魯山陷落後二天，程茂和元嗣等便商議向梁軍投降，派張孜寫信給梁武帝。張冲的舊部青州中從事房長瑜對張孜説："前使君忠誠直貫青天，節操勝過松竹，郎君衹應正坐守一，承擔解决困難的重任。假若天不助我，郢城破滅，也衹有免冠赴死，追隨先使君大人於地下。現今若聽從衆人的計議，獻城投降，非但郢州百姓對你失去了高山般的崇信，也還怕爲他們所不取。"張孜不聽，終於獻郢州投梁。時人把張冲和房僧寄比作漢末臧洪守東郡被圍時的氣節。朝廷追贈房僧寄爲益州刺史。

張暢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晋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

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張暢字少微，張邵兄長張禕的兒子。張禕自小有品德操守，任晋琅邪王國郎中令。隨從琅邪王至洛。回京城時，宋武帝封藥酒一罌給張禕，讓他秘密毒死琅邪王，張禕奉命但在途中自飲毒酒而死。

張暢自小與堂兄張敷、張演、張鏡齊名，都是後起之秀。開始出仕時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佩之被殺，張暢騎馬奔喪，喪禮中極盡悲哀，爲人們稱贊。張暢的弟弟張牧，曾被瘋狗咬傷，醫生説要服用蟾蜍，張牧吃不下去。而張暢笑着先嘗，這樣張牧纔肯吃，傷也很快痊愈了。

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迹。"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

張暢逐漸升遷爲太子中庶子之職。孝武帝鎮守彭城時，張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南征，宋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統率軍隊鎮守彭城。而太武帝拓拔燾親自率大軍離彭城幾十里外扎下陣脚。彭城守軍雖多，但軍糧不足，義恭想放棄彭城南歸京城，整日商議决斷不下。當時歷城人少糧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以兵車組成車箱陣，外面以精兵爲輔翼，保護江夏王、安北王及妃嬪等直奔歷城，而分彭城兵給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意，他建議席捲全城軍民奔鬱洲，從海路回京。這兩種建議都没有定下來，又集合衆僚佐商議。張暢説："假若歷城、鬱洲有可去之理，下官怎敢不高聲贊同。如今城内缺糧，百姓們都有逃走的想法，衹因門關看守堅固嚴密，想離城而没有出路罷了。假如一旦棄城，則大家就會各自逃散，你想去那些地方，又怎麽樣去得了？如今軍糧雖少，但還未到一下子窮盡的地步，豈可捨棄萬全的方略，而去走危險的道路，假若一定要用奔走的計策，就請讓下官自殺，以頭上的血來玷污君馬蹄之迹。"孝武帝聽了張暢的一番議論，對義恭説："張長史的話不可不聽。"義恭也就放棄了原先的打算。

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説久之。城内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

魏太武帝到彭城，登上城南亞父冢，在戲馬臺上立氈帳。起初宋軍隊主蒯應被俘，到日落時，太武帝派人將蒯應送到小市門向宋軍致意，并求甘蔗和酒。孝武帝就派人送酒兩箱，甘蔗百枝，并向魏方求駱駝。第二天，太武帝又登上戲馬臺，又派使者到小市門求見孝武帝，送上駱駝和其他雜物，孝武帝派人在南門接受。張暢在城上與城外的魏尚書李孝伯説話。孝伯説："你姓什麽？"回答説："姓張。"孝伯説："是張長史。"張暢説："您怎麽認識我？"孝伯説："您聲名遠播，足令我知道。"於是兩個人談了很久。彭城内有一個叫具思的人曾在魏國住過，義恭讓他去看一看，認識是孝伯，於是就開城門讓他送進駱駝等物。

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杯雜粽，南土所珍。太武

太武帝又索求酒和柑橘，張暢向魏方宣告孝武帝意旨，又送給他們用螺殼雕的酒杯和五色粽

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

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脱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黄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

子，都是南方的珍奇。太武帝又令孝伯傳話説："魏主有詔令向你們借博戲用具。"張暢説："博戲用具將會送給你們，但有詔令這話衹可以用於你們國家，怎麽能用在這裏？"孝伯説："鄰國的國君，爲什麽不能對鄰國的臣子稱詔令呢？"張暢説："您這稱呼，尚且不能用於中華，何况以我們高貴的諸王都在這裏，你能獨稱鄰國之君嗎？"孝伯説："魏主説太尉和鎮軍將軍在此與南方久不通音訊，的確感到憂愁，如若想派信使去，我們可以爲你們護送。"張暢説："這裏小路很多，不再拿此事去煩勞魏主。"孝伯説："也知道有水路，好像被白賊所截斷了。"張暢説："您也穿白衣服，所以也叫白賊嗎？"孝伯大笑説："當今的白賊也無異於黄巾和赤眉。"張暢説："黄巾、赤眉好像不在江南。"孝伯説："但也不離青、徐二州。"張暢説："如今青、徐二州的確也有賊，但不是白賊。"孝伯又索求博具，一會兒就送來給他了。

太武又派人送來毛氈及九種鹽和胡豉，説："這幾種鹽各有用處：白鹽是魏主所食用的；黑鹽可以治腹脹氣悶，用時細細刮取六銖，用酒送服；胡鹽治目痛；柔鹽不可以吃，用來治馬背脊的創傷；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都不能吃。胡豉可以吃。"又索求黄甘，并且説"魏主致意太尉、安北，爲何不派人來我這裏？彼此之間雖不可能全部瞭解，但總可以看見我的身材高矮，知道我的年齡老少，瞭解我的行事爲人。假若僚佐們不好派遣，派童僕來也可以。"張暢又宣知二王的意旨回答説："魏主的形貌和才幹，早爲往來使者所陳説，又有李尚書親自領命而來，不怕彼此間不能盡達情意。所以不再派使者。"魏方又説："魏主遺憾於以前所送的馬很不如意，安北如需大馬，必當再送之；或許要蜀地之馬，也有上等的。"張暢説："安北不缺良馬，如送來是你們的心意，但不是我們所求。"義恭又送給魏主大燭十支，孝武帝也送錦一匹。又説："知道您想要黄甘，但的確不是我們吝嗇，衹是數量不够滿足您一軍之需。以前送給魏主的，不一會兒就吃完了，所以不再送上了。"

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太武帝又求甘蔗、安石榴，張暢說："石榴出自鄴下，也應當不是你們缺乏的。"孝伯說："您是南方富貴之人，爲什麽脚穿草鞋？您尚且穿草鞋，讓將士們怎麼説呢？"張暢說："你稱我富貴之人，實在有愧，但是以我不才，受皇命統領軍隊，征戰之時，無法穿着寬大的官服。"

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韵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視嘆息。

太武帝又派孝伯找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樂器和棋子。孝伯的辭辯有北地的風格；張暢也隨機應答，談吐如流，音韵平和高雅，風度華美生輝。孝伯及左右之人都相視嘆服。

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

當時北魏聲言要出兵襄陽，因此朝廷又任張暢爲南譙王劉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君篡位，義宣於文帝死訊公布的當天，立即宣布起兵討伐元凶。張暢是官階最高的輔臣，位居僚屬之首，在哀悼文帝時，他的悲痛之態，映照在場的所有人。哀悼完畢，張暢改换服裝，穿黄軍服，出射堂檢點人數，聲音和容貌舉止，無不引人注目，看到他的人都很感動，都表示願意爲國效力至死。元凶事平後，朝廷徵召他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僧寶遂不得去。

義宣既有不臣之心，蔡超等人看到張暢得人心，勸義宣留住他。於是義宣就解除南蠻校尉的官職以授給張暢，又加冠軍將軍號，領丞相長史。張暢派門生荀僧寶去京城，通過顏竣上陳義宣將要叛亂的情狀。僧寶帶有私人貨物，停在巴陵没有立即東下。正逢義宣起兵，水陸道路都斷絶了，僧寶於是也就未能到京城。

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别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悦，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廷尉，尋見

義宣將要起兵叛亂，派近侍翟靈寶將密謀告訴張暢，張暢陳説叛逆必無道理，請求以死來證明自己。靈寶知道張暢不會改變主意，就勸義宣把他殺掉示衆，多虧丞相司馬竺超人解救纔得以免死。義宣又給張暢進號撫軍將軍，爲他另立軍府，以此來收買人心。張暢雖然署理文書命令，但常常飲酒至大醉，不理文書事務。後隨義宣兵馬東下。義宣在梁山兵敗，張暢在亂軍中自己回來，被士兵搶掠，身上的衣服都被剥掉了。正遇上右將軍王玄謨乘車出營房，張暢已穿上破衣，就擠開玄謨自己先上車。玄謨很不高興，諸將也

原。

請求殺掉他，又因隊主張世營救纔得以免禍。張暢被押送京城，下廷尉治罪，不久被寬宥赦免。

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黄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黄閤，故暢譏之。

起用爲都官尚書，轉任侍中，代子張淹任太子右衛率。孝武帝宴請朝中賢士，張暢也在座。何偃乘着醉意説："張暢的確是奇才，夥同義宣一起做叛賊，却能够没有罪責，不是奇才怎能這樣？"張暢也厲聲説："太初之年，是誰在黄閤洗浴？"孝武帝説："你們爲什麽要互相過不去呢。"起先，元凶篡位時，何偃的父親何尚之任元凶朝中司空，當討伐元凶的義師開到新林時，手下人都逃散，而尚之父子親自和婢女侍妾們一起在黄閤洗浴，所以張暢以此來譏諷他。

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

孝建二年，出任會稽太守。死於任所，謚號爲宣。張暢很喜歡侄子張輯，臨終遺命，自己與張輯合墳而葬，時人認爲不妥。

張悅

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張暢的弟弟張悅也有美名，歷任侍中、臨海王劉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劉子勛建僞國號即位，召張悅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同輔佐僞政權。事敗後，張悅殺鄧琬歸降朝廷，又任太子中庶子。後任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在巴郡設置三巴校尉，命張悅任此職，加持節、輔師將軍官號，兼巴郡太守。未上任就死了。

張淹

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黄門郎，封廣晋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爲光禄勛，臨川内史。後與晋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張暢的兒子張浩，官任義陽王劉昶征北諮議參軍。張浩的弟弟張淹，任黄門郎，封廣晋縣子，任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在太守任上逼迫郡中吏員燒手臂照耀佛像。老百姓有罪，就讓他們拜佛贖罪，動不動就有幾千人拜佛求贖。因此事獲罪受免去官職、禁止做官的處分。但後來又起用爲光禄勛，臨川内史。後與晋安王子勛一同謀反，兵敗被殺。張淹的弟弟張融。

張融 張寶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静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

張融字思光，二十歲時就有名聲。同郡的道士陸脩静送給他一柄白鷺羽麈尾扇，説："這既然是珍稀之物，就將他送給珍稀之人。"開始出仕時任宋新安王劉子鸞行參軍。新安王的母親殷淑儀去世，後來在四月八日設齋壇舉行浴佛儀

至一萬，少不减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不悦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賊異之而不害也。

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咏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之與融兄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

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

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將爲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

式紀念，僚佐官員施捨給僧人的錢多的有一萬，少的也不下五千，而張融偏衹施捨一百錢。皇上不高興，說："張融太貧窮了，應給他安排一個俸祿高的官職。"於是出任封溪令。他的堂叔張永送他到後渚，說："好像聽到皇上的旨意，你不久會回來。"張融說："不怕不能回來，衹怕回來還要走。"上路後，途經高山險嶂，遇獠賊將他抓起來并且要殺而食他的肉。張融神色不變，正作洛生咏，賊人感到驚異而没有加害他。

渡海到交州，在海上遇風暴，始終没有畏懼之色，同時口中吟咏道："乾魚還可以回到他的故鄉，肉脯又有什麽辦法?"又作《海賦》，文辭奇詭不平，與衆不同。後來將此賦給鎮軍將軍顧覬之看，覬之說："您的賦實在作得超拔玄妙，衹遺憾没有寫到鹽。"張融當時求筆作注說："淘沙石成白玉，熬海水見素珠，春日裏也會滿地積雪，夏天裏有時也會降下飛霜。"這四句是後來補足的。覬之同張融的哥哥交情很好，覬之死，張融親自背土培墳。張融在南方時與交趾太守卞展交好。卞展在嶺南被人所殺，張融立即挺身奔喪。

後被舉薦爲秀才，經殿試對策中選，任命爲尚書殿中郎，不赴任，改授儀曹郎。不久請假奔叔父喪，在途中處罰吏員錢敬道，鞭打五十，并將他關押在延陵獄。宋大明五年曾訂法制，二品清官處罰小吏員，鞭打不得超出十下。被左丞孫緬所彈劾，免官。

後又復職，攝祠部、倉部二曹。當時領軍劉劭戰死，張融以祠部名義建議，皇上應當到劉劭靈堂哭祭，皇上聽從了。又一般人都忌諱在正月間開國家倉庫，張融又建議國事不應爲小的忌諱所拘束。不久兼管皇厨，一日在厨中見人宰殺牲畜，便調轉車頭徑直出去，親自上表請求辭職。

再遷任南陽王友。張融父親張暢任丞相長史，義宣發難事敗時，張暢險些被王玄謨所殺，當時王玄謨的兒子王瞻任南陽王長史，張融就上表辭官，朝廷不許。張融家貧，想求得俸禄較好的官職，就給堂叔征北將軍張永寫信說："融自幼讀書，早受家風訓教，雖然不才，然而也養成

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禄，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

了好的習性。穿布衣，繫皮帶，少年時就覺得很安然；粗茶淡飯，也不覺得不快樂。衹是家業清貧，人生中又多事，兒女都長大了，男婚女嫁所需的榛、栗、棗、乾肉、玉帛、禽鳥的禮物，也要準備。因此勉强自己去做官，十年中七次任命，假如不是想要爲官食禄，又何至於這樣。往日想求得三吳一個郡丞，雖然是不對的，如今聽説南康缺一太守，願意得到這個位置。張融不懂得官階高下，官階也可以不瞭解我張融，正是求郡丞不得，所以改求郡守，假如郡守求不到，也可以再求郡丞的職位了。”又給吏部尚書王僧虔寫信説：“張融本世外隱逸之人，若升遷也不明地位高貴，若降貶也不知地位低賤，實在是家中久貧，見孤寡的弟侄們分外傷心，幾個侄子都喪父，兩個弟弟都弱小，冒昧請求山海偏遠地區的低下官職，以解决我的困難。過去阮籍喜愛東平縣的民風，如今我也欣賞晉平的閑靜。”當時人們認爲張融不是統御人的材料，此事最終没有結果。

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并以理音辭、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慚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後來朝廷徵召張融爲太傅掾，不久遷任中書郎，這些職位都不是他所愛好的。求任中散大夫，未得允許。張氏自張敷以來，都以講究語音言辭、修養風度儀容爲事業。到了張融，風度舉止更是奇詭不同常人。他坐的時候將膝蓋高聳，行路的時候拖着脚步，挺身仰頭，做作的地方很多。看見他的人都感到奇怪，往往聚而圍觀，如同鬧市，而張融却没有一點羞慚之色。他隨衆人而行，常常是慢慢拖在後面。齊高帝素來喜歡張融，高帝任太尉時，與張融交往融洽。見到張融時常笑着説：“這個人不可没有，也不可以有第二個。”

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

齊高帝即位後，親筆下詔賜給張融一件上衣説：“見到你衣服粗舊，誠然是平素情懷的表現。但讓你穿着這樣破舊，也有虧於朝中賢士的聲望。今送上一件舊衣，意思是雖然是舊物，却勝過新的。這件上衣本來是我所穿，已經命人加以裁剪，正合你的身材；同時還送你鞋子一雙。”高帝到太極殿西室，張融進殿問安，很久纔登上殿前的臺階。就座後，皇上説：“爲什麽這樣

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慢。”回答說：“由地升天，按理是快不了的。”當時魏主南下至淮河又退兵了，皇上問：“怎麽他忽然而來，忽然而去?”没有人能答得上，張融當時坐在後面，高聲說：“魏主無道而來，見到有道而去了。”公卿大臣都認爲他敏捷。

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善作草書，常常自誇。高帝說：“你的書法特别剛勁雄健，衹遺憾没有二王的法度。”回答說：“不要衹遺憾臣没有二王的法度，也要遺憾二王没有臣的法度。”

融假還鄉，詣王儉别。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歜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趍士，豈不善乎。”常嘆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張融告假回鄉，到王儉處告别。王儉站在那裏舉起衣袖同他打招呼，没有向前走，張融也舉手唤王儉說：“顔歜說‘齊王到我跟前來’。”於是王儉不得已快步走向張融。張融說：“這樣做使融不是貪慕權勢，而使您又顯得禮賢下士，豈不是很好嗎?”張融常說：“不遺憾我看不到古人，所遺憾的是古人又看不到我。”

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户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

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交情好，一日去訪何戢，可是誤去了尚書劉澄家。下車進門就說：“不是。”到了室内看見了劉澄，又說：“不是。”然後坐下來望着劉澄說：“本來就不是。”於是離去。他這人行爲就是如此怪異。

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并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職。

又任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并且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學，皇上令朝臣都去聽講。張融扶杖而入座，私自要酒喝。講畢，於是長嘆說：“嗚呼！仲尼是什麽人啊!”被御史中丞到撝奏劾免官，不久又復職。

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張融形貌又矮又醜，但精神清爽明徹。王敬則見張融的腰帶垂下來太長，快要到大腿了，就對他說：“您的腰帶束得太緊了。”張融說：“我又不是行走小吏，腰帶束緊幹什麽?”

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張融請假東去，武帝問他住在何處，回答說：“臣在陸地上住，但又没有屋；在船上住，但又没有水。”後來皇上問他的堂兄張緒，張緒說：“張融近日到京城東邊去，没有居住之所，暫且拉來一隻小船在岸上住。”皇上大笑。

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

後來皇上派張融接待北魏使臣李道固，就座後，道固看着他說：“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的兒子麽?”張融皺眉蹙額良久，然後說：“家父不

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幸，名聲傳到了六夷。”豫章王大會群僚佐，宴席上張融吃烤肉，分光了烤肉後，分肉的人就離去了。張融想要鹽和蒜，但他口中始終不說話，衹是不斷摇動食指，半天纔停止。每當他出入宫廷，大家都擦擦眼睛驚訝地望着他。

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屐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永明八年，朝臣聚會慶賀公事祥瑞，張融由人扶着行禮，又爲有關部門所彈劾，被寬宥。後遷任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任諸暨令，犯罪當處死刑，欣時的父親興世討伐宋南譙王義宣時，官軍要殺張融父親張暢，興世用衣袍覆蓋張暢，自己再坐在上面，因此張暢纔得免一死。興世死，張融曾穿高底鞋爲他背土壘墳。到此時，張融啓告竟陵王蕭子良，請求自己代替欣時去死。子良答覆説：“這本是長史您的好意，但朝廷有成法，不能如你所願。”後又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吊之，悉脱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

張融有孝道，每年在父母死的那一月裏不聽音樂，侍奉寡嫂十分恭謹。父親張暢臨終時對兒子們説：“從前丞相義宣起事發難時，我因爲有不同意見，險些被殺，是靠司馬竺超人的營救纔得以活命，你們一定要報答他的兒子。”後來竺超人的孫子竺微的母親冬月去世，居家服喪，生活貧困，張融前往吊慰，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脱下來贈給竺微，以助他辦喪事，自己披着牛蓑衣回來。平日對待竺微像對待兄長一樣。豫章王蕭嶷、竟陵王蕭子良去世，張融因曾經做過他們的僚佐，祭靈時悲傷得失聲痛哭。

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建武四年，張融病死，遺囑中令後人樹白色無旒的招魂幡，不設祭壇，衹需令人提麈尾上屋頂招魂。遺囑中説：“我平生所向往的就是要在雲端一笑。死後用三千錢買棺木，也不必爲我做新被。下葬時用左手拿《孝經》、《老子》，右手拿節本的《法華經》。兩個侍妾待喪事一完，就送她們回娘家。”又説：“以我平生的風度，怎麽至於讓婦人爲我痛哭失聲，不必要讓她們暫留在我家中。”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

張融的玄理没有師法，而悟性過人，高談玄義時，很少有人能與他對答。永明年間生病，作《門律》，《自序》中説：“我的文章體式，大都爲

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彦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世人所驚奇，你可以心做耳的老師，而不可以耳做心的老師。文章本來没有通常的體式，但又要有體式爲常規，所以還是應當有它的體式。大丈夫應當如孔子，删節《詩》、《書》，制作禮樂，怎至於因循守舊，寄人籬下。”臨終，又告誡兒子説：“《周禮》中説，父親死後他讀過的書不可讀，因爲父親的手汗還在書中，又何况父親的聲音容貌，宛然留在書裏文章音韵之中。我的意見不同，有另外的旨意留給你。我的文章英華變化，愈變愈奇，豈是我有天才，衹大概可不毁我家的名聲。你可以號哭着看我的遺文。”張融有文集數十卷流傳於世，給自己的文集命名《玉海》。司徒褚彦回問起名的緣由，張融説：“大致玉用來比喻德行，海是崇尚完美罷了。”張氏中突出者前有張敷、張演、張鏡、張暢，後有張充、張融、張卷、張稷。

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并第五。

張融的第六弟寶積，建武年間，出任廬陵太守。當時的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到張融弟弟張鐵居處拜訪。何點坐下後就説：“今天可以説是盛會，兩個阿五是我們兄弟一流的人，而阿六却是能爲張氏保住家道聲望的兒子。”又看着王思遠説：“你假作善人，并不符合事實的。”兩個阿五説的是孔珪和張融都排行第五。

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横流，既不能爲比干之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

寶積在永元年間任湘州太守，到江陵蕭穎胄處辦事，乘坐手挽的便輿去見穎胄，舉動自如。穎胄問：“你爲什麽來得這麽晚？”寶積回答説：“本朝形勢危急，天下混亂不堪，我既不能像比干一樣直諫而死，又不忍心像微子一樣離開朝廷而去做隱士，因此來得晚了。”穎胄深深稱善，立即用他爲相府諮議。後來位居御史中丞。

徐文伯

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𤬛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凄

張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交情深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徐熙的曾孫。徐熙愛好黄、老之學，隱居在秦望山，一天有一個道士路過找他要水喝，喝完後留下一個葫蘆給他，并説：“你的子孫應以道術來拯救人世，將會官居二千石。”徐熙打開葫蘆，内有《扁鵲鏡經》一卷，於是用心揣摩學習，慢慢名震天下。徐熙的兒子秋夫，更精通此術，官居射陽令。他居處曾有鬼夜中呻

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吟，聲音特别淒慘，秋夫問有什麽事相求，鬼回答説本姓某，家住東陽，患腰痛病死。雖然變成鬼還是疼痛難忍，請求治療。秋夫説："你説用什麽方法治療呢?"鬼請他做一草人，按照穴位針灸。秋夫按鬼説的辦，給草人灸四處，又針了肩井部三處，然後供上祭品，將草人埋了。第二天見一人來向他謝恩，忽然就不見了。當時人們都信服他醫術能通神。

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絶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悦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秋夫生子道度、叔嚮，都能精通醫術。道度脚有病不能走路，宋文帝就命他乘小輿進宫，爲皇子們治病，没有不治愈的。道度官居蘭陵太守。宋文帝説："天下有五絶，而都出於錢唐。"五絶指的就是杜道鞠彈棋，范悦作詩，褚欣遠作書，褚胤圍棋，徐道度治病。

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并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

道度生子文伯，叔嚮生子嗣伯。文伯也精通醫術，兼有學識品行，卓越超凡而不屈求於公卿，也不以行醫爲業。張融對文伯、嗣伯説："以前王微，嵇叔夜都有學問而不是能士，殷仲堪之流更不論列。通曉人生的人由於思慮深遠，然後可以達到目的，所以不是我輩所能趕得上的。而且有侍中褚澄地位高貴還能救人疾病，你這樣更會成爲仕途不通達的人。"回答説："衹有通達的高官纔知道仕途可追求，不通達的人多半認爲仕途太累贅，既然以官爵爲低下之物，那麽又怎麽會不以謀官爲耻。"文伯也效法嗣伯的爲人，與他差不多。宋孝武帝母親路太后生病，衆醫都診斷不出是什麽病。文伯診斷説："這是有石頭附在小腸上罷了。"於是服用水劑消石湯，太后病立即痊愈。因此朝廷拜文伯爲鄱陽王常侍，贈給他千金，十餘天内恩賞隆重。宋明帝的宫人腰痛牽動心臟，每每痛起來就像將要斷氣一樣，衆醫都以爲是腹中有肉瘤所致，文伯説："這是髮瘤。"於是讓病人服油，立即吐出一物，狀如頭髮，慢慢抽出就有三尺長，首端像蛇一樣能動，挂在門上不過一根頭髮那麽長而已，病也全好了。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遇上一婦人身懷有孕，皇上也善診脉，診脉後説："腹中是個女嬰。"又問文伯，文伯説："腹内有兩個嬰兒，一

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男一女，男孩在左邊，皮膚青黑，身體比女孩小。”皇上性急，馬上就要給婦人剖腹驗證。文伯心中不忍，説：“假若用刀斧剖腹恐怕大人有不測，請讓我用針灸的方法，胎兒立即就會掉下來。”便先針刺婦人脚上太陰穴，再刺手上陽明穴，胎兒應針而産。兩個胎兒相繼産出，正如文伯所説。

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毁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

文伯的兒子徐雄也繼承了家業，尤其精於診察疾病，官居奉朝請。徐雄能清談，很爲朝中貴官們善待。侍奉母親淳孝恭謹，母死，哀傷而身體受損，幾乎喪命。不久兄長又亡故，拄杖治喪，撫胸大哭，於是因爲過度哀傷而死。

徐嗣伯

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

嗣伯字叔紹，也有孝行，善清談，任正員郎，諸府佐，特别爲臨川王蕭映所器重。當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用了五石散十多劑，對身體没有用處，反而更怕冷了，夏天常常還穿夾衣。嗣伯爲他診斷，説：“你體内有熱毒，應當用水將它發散出來，治療此病痛非在冬天十一月不可。”至十一月，冰天雪地，嗣伯令兩個人在左右將伯玉夾住，脱下他的衣裳，讓他坐在石頭上，取來冷水從頭上澆下，澆了二十多斛水。伯玉頓時口不能言，氣息斷絶，家人都不忍心，啼哭着請求别治了，嗣伯就派人拿着木棍在閤門口守着，有敢勸阻者就打他。又澆下冷水一百斛，這時伯玉開始能動，又見背上熱氣蒸騰。一會兒，伯玉坐了起來，説：“熱得不可忍耐，請給冷水喝。”嗣伯又給他冷水喝，一下子喝下去一升，病全都好了。伯玉自此以後體内常常發出熱氣，冬天仍穿單衣單褲，而且身體愈加肥壯。

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而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蛔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

曾經有老年婦女患滯冷症，多年不愈。嗣伯診療説：“這是尸注，應取來死人的枕頭煮服，纔能治愈。”於是到古墓中取枕頭，枕頭的一邊已經腐爛缺損，服下去立即痊愈。後有秣陵人張景，十五歲，腹脹面黄，衆醫不能治，來問嗣伯。嗣伯説：“這是體内有石蛔蟲，特别難治。應取死人的枕頭煮服。”依照他的説法煮枕頭，以枕湯爲藥引，服後大瀉，瀉下頭硬如石的蛔蟲共有五升之多，病立即痊愈。後來沈僧翼患眼

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䵳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䵳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痛，又眼前常見鬼物，求醫於嗣伯。嗣伯說："這是邪氣入肝，可找一死人枕頭煮服。湯藥服完後，可將枕頭埋在原處。"照他的話去做，病又痊愈。王晏問他說："三個人的病不同，都用死人枕頭治，而都病除，是何緣故？"嗣伯回答說："尸注，是鬼氣潛伏未出，所以使人沉滯。用死人的枕頭爲藥引，鬼氣就飛走了，不能再附在人體内，所以尸注可除。石蚘蟲在人體内很久，從前的療法既然不對，那蚘蟲也就變得堅硬，世上的藥物不能驅除，所以要用鬼物驅逐，這樣纔能排出，因此要病家煮死人枕頭當藥。而邪氣入肝，故使眼痛又見鬼魅，應當用邪物來鉤出邪氣，所以用死人枕頭作藥引，邪氣依枕頭而離去，所以就令將枕頭重新埋進墓中。"又一年春天，嗣伯出南籬門游玩，聽到一間竹屋中有人呻吟。嗣伯說："從聲音聽來，這個人病得很重，過兩天不治療必定會死。"於是進去看視，屋裏有一老婦人說自己身體疼痛，全身到處有無數黑斑。嗣伯回家煮一斗湯藥送去讓她服下，服後疼痛更加厲害，痛得無數次從床上滾下地來。一會兒工夫，從老人身上黑斑處都拔出了釘子，每枚有一寸長。又用藥膏塗在傷口上，三天後復原，嗣伯說："這個病名叫釘疽。"

薛伯宗

時又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當時又有薛伯宗善於驅除膿瘡，公孫泰背上生瘡，伯宗用氣將瘡封死，將它遷移到屋前的柳樹上。第二天，公孫泰背上的膿瘡就消失了，而樹邊便長出一個有拳頭大的瘤子。瘤子慢慢長了二十多天，變大後就腐爛，流出黄紅色的膿汁一斗多，柳樹也因此枯萎。

論曰：有晋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己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

論曰：東晋自建於淮海，張氏中就有不少優秀人物。到了宋、齊兩朝之間，張家的雅正之道也就更加興盛。其前有張敷、張演、張鏡、張暢是其中特别著名的。然而景胤的敬愛之道，少微立身行事的法則，大概也近於美好品德的一類。而思光律己不同凡響，不遵常人的習俗，齊高帝說"此人不可有第二個，也不可没有一個"，這話大概也得當。徐氏兄弟醫道通神，不是常人所

何以加玆。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

能達到的，即使是古代良醫和及扁鵲，又怎能勝過他們。張融與文伯交情真摯，因此也將文伯的傳記附在後面。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子）曄 荀伯子（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廣兄子）豁
鄭鮮之 裴松之（孫）昭明（曾孫）子野 何承天（曾孫）遜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并有名前代。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祖父范汪，晋朝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親范甯，豫章太守。都是前朝的知名人物。

泰初爲太學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鋭，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

范泰起初任太學博士，他的表弟荆州刺史王忱請求朝廷任他爲天門太守。王忱嗜好喝酒，動不動就大醉數旬，但酒醒後又顯得端莊嚴肅。范泰向王忱陳説酒既然傷身體，所以應當認真引起警戒的道理，言詞十分懇切。王忱聽後感嘆良久，説："來規勸我的人很多，没有誰像他那樣誠懇。"有人問王忱，范泰與謝邈相比怎麽樣，王忱説："茂度爲人很隨便。"又問與殷覬想比如何，王忱説："伯通太簡易。"王忱常常有意爲朝廷立功，對范泰説："現今我們的城池已很堅固，兵員和甲仗也充足，我打算北伐掃平中原，實現往日的願望。伯通很有鋭氣，可讓他揮戈爲先鋒官；而你很老成穩重，想委托你負責後方留守，你看這樣安排如何?"范泰説："百年來追捕逃寇，前賢爲之受挫折的已經很多了，功名雖然寶貴，但我這粗鄙的人却不敢謀求。"

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

後逢王忱病死，朝廷召范泰爲驃騎諮議參軍，又遷任中書郎。當時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在朝廷當權，朝内外百官請假，不再奏請皇上，祇報告元顯。范泰上言認爲這樣做不適當，但元顯不采納。後來范泰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又承襲了陽遂鄉侯的爵位。

桓玄輔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

桓玄在朝任宰輔，讓御史中丞祖台之彈劾范

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并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

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黄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

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

後加散騎常侍，爲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得在政事官。

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

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説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争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廪未充，

泰和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等人都是服喪時不守喪禮，范泰因此被免去官爵，流徙到丹徒。

宋武帝起義師討伐桓玄，范泰逐漸升遷爲黄門侍郎、御史中丞，因議論殷祠事的錯誤，免職留任。後又出朝任東陽太守。歷任侍中，度支尚書。當時僕射陳郡謝混在後進中很知名，武帝曾很隨便地問謝混説："范泰在名流中可比哪一類？"回答説："是王元太一流的人。"後范泰改任太常。

起初，司徒道規没有兒子，收養了文帝劉義隆。道規去世後，就以兄長道憐的第二子義慶爲後嗣。武帝因爲道規素來喜愛文帝，就又令文帝爲道規的後嗣。道規被追封南郡公後，按例應將原封爵華容縣公賜給文帝。范泰上表認爲"禮儀上規定國無二主"，因此文帝歸回本來屬籍。

後來范泰加封散騎常侍，任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代表朝廷授給武帝劉裕宋公爵位及九錫儀仗，隨武帝行軍到洛陽。武帝軍回彭城，與范泰一起登城。范泰有脚病，武帝特許他乘輿。范泰好酒，爲人不拘小節，直率隨意而行。即使是在公廳，談笑無忌，與在私宅没有什麽不同。武帝很賞識喜歡他。然而缺少處理政務的才能，因此没有安排他在政務部門任職。

武帝接受晋朝禪讓即皇帝位後，計議建立國子學，任范泰爲國子祭酒，范泰上表陳述獎掖學生進步的方法。當時國子學最終没有建起來。又有朝廷的諫官們多認爲貨幣減少，國家費用不够，打算再鑄造五銖錢。范泰又上表勸諫説：

臣聽説想爲國家救治弊端，最爲重要的莫過於務本。"百姓不富足，國君哪裏能富足"，没有聽説過民貧而國富，根本不足而枝末有餘的情况。因此袋子漏了還要往裏面藏東西，這是有識者不取的，將皮衣反穿過來，背負柴草，想皮上之毛不磨掉，那也很難。君王不説自己財富有無，諸侯也不言自己家産多少，食國家俸禄的人，不與百姓争利。因此食俸禄的官員，拔掉私園中的葵菜，這表示廉明爲官之道，而食俸禄的官員

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

家中，若有家屬織蒲席賺錢，這就是不仁。因此地位貴賤，都有一定的章程，職責也不會混亂和差錯。現今所擔憂的，在於農民的財産還很少，糧倉也不充實，如商業貿易中轉運不停，吃糧食的人多，而農家又没有積儲，就會難以抵禦荒年。貨幣之類，不在乎多少，往年所貴重的，今年所低賤的，它們的標準是一樣的。祇要使官府和百姓中同樣流通，那就不怕貨幣少了。假若一定要增加貨幣以爲國家所用，那麽龜甲、貝殼一類，自古也用來作貨幣流通。細究銅做成的器物，它的用處就很大了。鐘和律一類，它們所傳的聲音很遠；機和衡一類，它們所衡量的範圍很大。夏朝的大鼎上刻的《河圖》，實在是衆多祥瑞先兆之首；晉朝的大鈴上所顯示的形象，也啓示了美好的兆頭。一種器物假若有重要作用，那麽不論其他物品是貴是賤，都要資助它；一種器物對國家有用處，那麽全國都要以它爲當務之急。如今要毀壞必須資助扶持的器物，而去做無用的錢幣，在貿易方面是功不補勞，在作用方面是造成國家和百姓的共同困迫。對照實際，鑄錢的措施實在是損失多而收益少。惟願皇上思慮長遠的方略，探求欲速而不達的道理，張開山海一般的胸懷，擇取山野之言。

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羡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托，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

景平初年，范泰加位特進，第二年辭去官職，解除了國子祭酒之職。少帝在位時，曾犯有許多過失，范泰上奏章極力諫阻。少帝雖然不采納，但也不治他的罪。徐羡之、傅亮等人與范泰素來不和，廬陵王劉義真、少帝被殺後，范泰對親近的人説："從古到今的事我看得多了，從來没有看到過有人受先帝的遺命托付，而又使繼君被殺，賢王送命的。"

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奬勸。拜表遂輕舟游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羡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

元嘉二年，范泰上表祝賀元旦并陳述旱災發生，皇上多有奬勵。范泰上表拜謝後就泛輕舟游東陽，隨意去留，也不問朝廷的事。有關部門彈劾他，文帝不理。當時文帝雖然在位親政，但徐羡之等人仍掌握重權，范泰又上表論述朝政得失，言中牽涉到執政掌權者。范泰的兒子們不讓

他這樣做，表章最後没有上奏。

三年，羡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容之。

元嘉三年，徐羡之被處死，范泰進官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仍舊。皇上因范泰是先朝老臣，恩賜禮遇十分隆重。因爲有脚病，每當宴會和朝見之日，特許他乘輿到座。他所陳奏的事情，皇上每次都特别對待。

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

這一年秋天，發生了旱災和蝗災，范泰又上表説："有蝗蟲的地方，縣官們多半派人去捕捉，但無益於已枯萎的莊稼，又殺害了生靈。又犯官的妻子在處理上都被寬宥，從來都是這樣，犯官謝晦的妻子還關在皇家作坊服苦役，假若她能被赦免，也會對朝廷有所感激。"表章上奏，皇上批准赦免謝晦的妻子。

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誡。

當時司徒王弘任宰輔，范泰對王弘説："彭城王義康，是皇上的次弟，應召他回朝，共同參與國政。"王弘采納了他的建議。當時旱災未止，又加上流行疾病，范泰又上表對皇上有所勸誡。

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奬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曄最知名。

范泰博覽典籍，又好作文章，愛護奬掖後進，孜孜不倦。他撰有《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都傳於世。晚年事佛十分精誠，在宅西建了祇洹精舍。元嘉五年故世。起初商議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殷景仁説："范泰素來威望不重，不可擬定追贈三公的高位。"於是便未追贈開府。下葬時，王弘撫棺痛哭説："你平生推重殷鐵，如今他就這樣回報你。"追贈車騎將軍，謚號宣侯。他的第四子范曄最知名。

范曄 孔熙先

曄字蔚宗，母如厠産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爲尚書吏部郎。

范曄字蔚宗，是母親上厠所時所生，由於墜地時額頭被磚所傷，所以用磚作他的小名。過繼給堂伯范弘之，後來世襲武興縣五等侯。范曄自幼好學，善於作文章，又能寫隸書，通曉音律。在朝任秘書丞，因父親去世離職服喪。服喪完畢，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任尚書吏部郎。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并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

元嘉九年，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彭城太妃去世，將要下葬，頭天晚上舉行了祭祀路神的儀式，義康的僚屬故舊雲集東府，范曄和司徒左西

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

屬王深以及他的弟弟司徒祭酒范廣却在那裏喝酒到深夜，并打開北窗聽挽歌取樂。義康大爲震怒，將范曄貶官爲宣城太守。范曄因仕途不得意，於是删集各家的《後漢書》爲自己一家之言，書中記叙到人物的窮達榮辱之時，没有不將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其中的。

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後來，范曄遷任長沙王劉義欣鎮軍長史。他的兄長范暠任宜都太守，范曄的嫡母在范暠的任所亡故，范暠火速通知范曄，然而范曄并不立即奔喪。出發上路，又帶了妓妾同行，此事被御史中丞劉損所彈劾。文帝愛他的才華，没有治罪。服喪完畢，逐漸升遷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

范曄身高不滿七尺，軀體肥胖，皮膚黝黑，眉稀鬚疏，善於彈琵琶，能創作新曲。皇上想聽他演奏，多次委婉地暗示他，范曄却裝着不明白，始終不肯爲皇上彈奏。皇上曾在宴飲歡暢時對范曄説："我想放歌一曲，卿可爲我伴奏。"這時，范曄纔奉旨彈奏。皇上的歌聲一落，范曄的琴聲即止。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横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説。曄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

在此之前，魯國孔熙先學識淵博，才氣縱横，文史曆算，無所不通，任員外散騎侍郎，但没有得到時人的賞識，久久不得升遷。當初，熙先的父親默之任廣州刺史，因爲貪污犯法，交由廷尉府治罪。由於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的保護，纔得以免罪。義康被貶後，熙先密懷報恩之心，因范曄也對朝廷心懷不滿，熙先想拉攏他，但没有機會進言。范曄的外甥謝綜很受范曄賞識，熙先憑藉着父親在嶺南做官時的遺産，家境十分富足，就一心事奉謝綜。於是與謝綜諸弟賭博，故意表現得十分拙笨，將財物輸給對方，這樣熙先與謝綜的感情就慢慢深厚起來。謝綜又帶熙先去與范曄賭博游戲，熙先故意失敗，先後輸給范曄很多財物。范曄既貪圖熙先的財寶，又愛他的文才技藝，於是就與他結成了莫逆之交。熙先起初以暗示試探范曄，范曄没有理睬。范曄的家風素來不正，招人議論，官府民間都知道，所以他的門第雖是望族大户，但皇室却不與他聯姻，熙先就以此來相激説："老先生如果認爲朝廷對你很

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時曄與沈演之并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

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

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静尼出入義康

好，那又爲什麽不與您聯姻，是因爲門户不當嗎？人家將你作猪狗一樣看待，而老先生却爲他效死，不是很糊塗嗎？"范曄沉吟不語，但謀反之心已定。

當時范曄與沈演之都爲皇上所賞識厚待，常同時被召見，召見時，范曄如先到，皇上必定等演之來後一同召入，而演之若先到，則曾經被單獨召入，范曄又因此而心懷怨恨。范曄曾長期任義康的僚佐，曾受義康厚待，范曄貶官宣城太守後，兩人就不相友好了。謝綜任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義康鎮守豫章。謝綜回家時，向范曄轉達義康的意思，希望范曄能與他抛棄前隙，重修舊好，於是二人又成了好友知交。

范曄既有反意，就想探聽一下皇上的心意，於是對皇上説："臣歷覽前朝兩漢的陳規，那些藩王用妖術詛咒皇上使其遭害的，都按大逆重罪處以刑罰。況且義康的奸邪之心，謀叛之迹，已經遠近皆知，而至今仍安然無恙，臣私下裏迷惑不解。而且大害不除，將成混亂之端。"皇上没有采納。

熙先平素精曉天文，説："文帝必定不會壽終正寢，而應死於骨肉相殘。江州應出新天子。"認爲這新天子就是義康。謝綜的父親謝述也爲義康賞識厚待，謝綜的弟弟謝約又是義康的女婿，因此文帝就派謝綜隨從義康去南方。既因爲熙先平日的誇獎，也有酬報之心。

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給他六十萬錢，讓他去廣州集合部隊。可是靈甫一去不復返。大將軍府史仲承祖，原爲義康所信任，多次奉命到下都，也暗中結納心腹，謀劃異志。聽説熙先有謀反的誠意，就秘密交結。丹陽尹徐湛之平素受到義康的喜愛，雖然是甥舅關係，對待他却勝過自己的兒子，承祖因此也結交湛之，告知謀反密計。承祖到南方，把義康的意思告知蕭思話及范曄，説："本來想與蕭家聯姻，但遺憾的是起先的想法没有成功。與范曄本來感情很好，中間出現不和，衹是旁人破壞罷了。"

有一個名法略的道人，先前受過義康的供養，也一般當作知己看待。又有王國寺的尼姑法

家内，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并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法略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

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静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内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静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箋書，陳説圖讖。法静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棋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鴆采藻殺之。

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并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許耀侍上，扣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并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

静，也曾出入義康的府第，他們都感激義康的舊恩，約定同甘共苦，并且與熙先來往。義康又讓法略還俗，恢復其本姓孫，改名爲景玄，讓他做臧質的寧遠參軍。

熙先善於治病，又能號脉。法静尼姑的妹夫許耀，是皇宫内衛隊的頭領，在殿省值宿警衛，許耀曾經患病，由法静介紹到熙先處診治，病治好了，因此二人就有了交往。熙先認爲許耀有膽量才幹可以利用，就將反謀告訴了許耀，許耀答應做内應。豫章胡藩的兒子胡遵世與法静交情很好，也密相勾結。法静尼姑南上到豫章時，熙先派侍女采藻隨行，帶上熙先的書信，信中陳述了圖讖的内容。法静回來，義康送給了熙先銅匕、銅鑷、袍緞、棋奩等物。熙先怕事情泄露，將采藻用毒酒毒死。

徐湛之又對范曄等人説："臧質見解不同常人，他與蕭思話來往密切，二人都受大將軍義康的厚待，必定没有異心，不必擔心兵力不足，祇是要不失時機。"於是對人事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徐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范曄爲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爲左衛將軍。其餘同黨也都考慮了任用。凡是平素關係不好以及不阿附義康的人，又立了另册，都填入處死欄内。

熙先派他弟弟休先預先寫好了起事的檄文，説賊臣趙伯符起兵侵犯皇上，禍及東宫太子，於是擁戴義康。又認爲既要起大事，必須憑藉義康的意旨，就僞造了義康給徐湛之的書信，向同黨宣布。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出鎮封國，皇上在武帳岡設宴餞行。范曄等人本來打算在這一天作亂，當時，許耀侍衛皇上，用手扣擊佩刀，目示范曄，范曄不敢正視，一會兒宴會就散了，因互相配合失誤而未能發難。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發，全部拿出了謀反者的檄文書信、事成後的人事安排以及同黨人名單手迹。皇上下詔收捕謝綜等，都供認服罪，惟有范曄不供認。皇上頻頻派人追問，纔説："熙先誣陷我。"熙先聽説他不服罪，笑着對殿中將軍沈邵之説："各事處置、兵

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

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誡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

曄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遥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憒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凄然。

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顔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埋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及將詣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

符檄文、文件書信都出自范曄或經他改定，怎麽還作這種抵賴。"皇上出示了范曄的手迹，范曄纔認罪。第二天將他交付廷尉，入獄後，纔知道是湛之告發的。

孔熙先在獄中仰首而談，辭氣不屈，皇上對他的才華很驚異，派人對他説："以你的才能，却久滯在集書省不得重用，按理是應該有異心的，這是我對不起你呵。"熙先在獄中上表向皇上道謝，并陳説天文占卜，告誡皇上將會有骨肉相殘的禍災，言辭十分深摯懇切。

范曄與謝綜等人關在隔壁，隔墻問謝綜説："你懷疑是誰告發的?"謝綜説："不知道。"范曄叫着徐湛之的小名説："就是徐僮。"范曄在獄中作詩説："雖然禍福本來没有先兆，但人生總歸一死，到了注定要死的時候，誰人又能拖延一息。今生的一切已可明白，來世如何却茫然不知，不論好歹都歸於一丘黄土，又何必説什麽是非曲直。也不管是死在東陵之上，還是埋在首陽山側，雖然不能像嵇生那樣臨刑鼓琴，但也總還有夏侯的視死如歸之色。寄語活着的那幫人，這條道路上即將印下你們的足迹。"皇上有一柄很美的白團扇，送到范曄處讓他在上面題寫美好的詩句。范曄奉旨提筆寫道："就要離開光明的人間世界，走進遥遠的幽冥地府之中。"皇上讀後很是凄楚。

范曄本認爲一經入獄，必死無疑，不料皇上對這一案件深加追究，二十天不見動静，范曄轉而覺得有活命的希望。獄吏因而戲弄他説："外面傳説范詹事可能會長期關押。"范曄聽到後很驚喜。謝綜和熙先笑着説："范詹事以往同我們一起議事時，無不挽袖怒目，待到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是一世英雄，而今天却如此紛亂，坐卧不安，怕死到如此地步。假如皇上讓你活命，爲人之臣，而對主人圖謀不軌，又有何面目偷生呢?"范曄對衛獄將説："可惜呵，這樣的好人居然被埋没了。"獄將説："不忠於主上的人，有何可惜。"范曄説："大將説得對。"

將赴法場，范曄走在最前面，在監獄門口回顧謝綜説："今天出門也按官位排列次序嗎?"謝

"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慚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强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别?"綜曰："别與不别，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别，曄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爲别駕數十聲。曄問曰："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

綜回答說："賊首應當在先。"一路上歡聲笑語，并不感到慚愧和羞恥。到刑場後問謝綜："行刑的時辰快到了吧?"謝綜說："看樣子不會太久了。"范曄在法場上吃完酒飯，又苦勸謝綜吃，謝綜說："這和病重之時不同，何必强迫我吃。"范曄的家人都到了法場，監刑官問："要不要相見?"范曄問謝綜："家人已經來了，總算能見最後一面，你不想與他們暫且告别嗎?"謝綜說："告别與不告别，又有何意義，家人來了必定號哭，衹能擾亂我的心意。"范曄說："號哭有什麽關係? 剛纔看見親朋故舊在道旁瞻望，所以我想與他們相見。"於是喊家人到面前。他的妻子先下車撫摸兒子，回頭大罵范曄說："你不爲上百歲的阿婆着想，不感激皇上的恩遇，你自身一死固然不足以抵罪，怎能使兒子們也冤枉被殺呢。"范曄也衹有尷尬地笑着，說自己罪大惡極罷了。他的生母也哭着對他說："皇上對你這樣好，你不能感激恩德，又不體念我年邁，今日叫我怎麽辦啊?"説着用手批打范曄的脖頸和面頰。范曄的妻子勸解說："他是罪人，阿婆不要惦念他。"隨後妹妹和妓妾們也來作訣别，此時范曄纔止不住悲痛，淚流滿面，謝綜說："舅舅大不同於夏侯臨刑時的表現。"范曄也就止淚不哭。謝綜的母親認爲兒子弟弟自陷叛逆，偏偏不出來作訣别。范曄對謝綜說："姐姐今天不出來，此舉遠比别人高明。"漸漸范曄有些醉意，他的兒子范藹也醉了，拾起地上的泥塊及果皮向范曄擲去，連呼范曄爲"别駕"數十聲。范曄問他："你恨我嗎?"范藹說："今天還說什麽恨不恨哩，衹不過父子同死，不能不悲傷罷了。"

曄常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繆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决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并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范曄常說人死後没有靈魂，想寫一篇無鬼論，到這時寫了一封信給徐湛之，却說什麽："我要在陰間與你打官司。"思想的荒謬混亂到了如此地步。他又對别人說："請帶話給何僕射，天下肯定没有佛和靈魂，假若有神靈，一定要報答你。"朝廷抄没范曄的家産，他家中的樂器、衣服、玩物，都十分珍貴華麗，妓妾們也是盛妝打扮，可是他的母親的住所却很簡陋，僅有兩個裝柴薪的厨房容身，侄子們冬天没有棉絮，叔父

曄及黨與并伏誅，曄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

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并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曄獄中與諸生侄書以自序，其略曰：

> 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
> 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也是長年穿布衣。

范曄及其同黨一起被處死，范曄死時四十八歲。謝綜的弟弟謝緯流放到廣州。范藹的兒子魯連，是吳興昭公主的外孫，經請求得以保全性命，也得流放到邊遠地區。孝武帝即位後，被召回。

范曄生性精深細密，有新穎的構思，學什麼精什麼，他的衣服器用，都自己重新設計改變式樣，社會上的人都效法模仿。他撰寫了《和香方》，序文中說：“麝香本來有很多避忌，用得過量，必然有害。沉實平易和緩，用上一斤也無妨。零藿性虛燥，詹唐性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類的藥物，在外國都十分珍貴，而在中原却不看重。又，棗膏性昏鈍，甲煎淺俗，不僅無助於增加香味，而且還會使疾病加重。”這一序文中所列舉的藥物，都是用來類比朝中人物：“麝本多忌”，比喻庾仲文；“零藿虛燥”，比喻何尚之；“詹唐黏濕”，比喻沈演之；“棗膏昏鈍”，比喻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喻徐湛之；“甘松蘇合”，比喻慧琳道人；“沉實易和”，比喻自己。

范曄在獄中給他的學生及侄子們寫信以叙述自己，其中大略說：

> 我少年時懶於學習，到了三十歲，方纔開始有所愛好。從那時以來，內心受到感化，至於在讀書時有了透徹瞭解的地方，都是自己思考的心得體會而已。我常說文章是傳達情志的，所以應當以意爲主，以文詞傳其意。以意爲主，文章的主旨就必然明確；以文傳意，文章的語言就不致空泛。如此以後，纔會放出芬芳的香氣，發出金石般的聲音。通觀古今的文人，大多不完全明白這一道理，年輕人中，謝莊最有天分，手筆靈活，這是他的文章不受韵律制約的結果。我的思路也很活躍，但我所寫的大多數是公文之類，很少作表達高遠意趣的文章，正以此爲憾，這也是由於無意於博取文名的原因。
>
> 本來我并未關注史書，正是常感到其艱深而難於理解。後來既作了《後漢書》，因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此掌握了頭緒。詳觀了古今的著述以及評論，幾乎很少有滿意的。史家中班固是最享盛名的，但其史作《漢書》太隨意而無體制，衹有志這一部分還可以推崇罷了。我的《後漢書》，在廣博華贍上恐怕不及《漢書》，然而在條理上未必不如。我的那些傳論，都有精確而深刻的內容，至於《循吏傳》以下篇章以及《六夷》等篇的《序論》，筆力縱橫奔放，實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最滿意的，往往不遜於賈誼的《過秦論》等文章。我曾將《後漢書》與班固的《漢書》相比，發現并不僅僅是不比它差而已。我想遍作各志，凡《前漢書》所有的，都要具備，雖然文中記事不必多，但要使人看過之後有全面的瞭解。又想就作記之事在文中發表議論，以匡正一個時代的得失，這個想法也還没有全部辦到。書中的贊本是我的文章中最傑出的思想，幾乎没有一個字是空談，而且爲文變化無窮，結合了各種體例作法，自己也不知道應如何稱説了。這本書行世之後，將有賞識它的知音。紀、傳中的事例是舉其大略，文中細微之意很多。此書宏大而思致精深，自古以來的史籍未有比得上它的。我怕世人不能全面瞭解這部書，而人們又多半是以古爲貴，以今爲賤的，所以在此任情狂言來自我稱贊罷了。

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我對於音樂，耳聽的功力不如手彈，但所精通的又不是雅聲，這是很遺憾的，然而在樂曲的終結處，也就没有什麽區别了。我彈琴時其中深長的意味，用言語是不能完全表達的，而弦外的蘊意，聲外的聲響，也不知是從何而來。我也曾以此教授别人，但不論是官員或百姓，没有一個人能與我所奏的有一點相似之處，這方面也永遠不能傳下去了。我的書法雖有小小的成就，但筆勢不流暢，其餘的方面也就没有什麽成就，常常感到愧對自己的名聲。

曄自序并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

范曄的《自序》説的都是實話，所以保存下來了。范藹自幼愛整潔，衣服上一年四季都没有

十。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户。”果如其言。

污迹，死時年方二十。范曄小時，他的兄長范晏常説：“這小子喜歡追名逐利，終究是要敗壞家門的。”最後果然被他説中。

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污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藴文采，自棄於污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起先，何尚之任吏部尚書，主管銓選官吏，他曾自誇説天下没有被滯留不用的人才，到孔熙先被捕時，皇上責問尚之説：“讓孔熙先三十歲了還衹是個散騎侍郎，他哪能不做叛賊呢？”熙先被處死後，皇上又對尚之説：“孔熙先有美好的才華，又出身於世家，然而却在朝廷官員中無聲無息，難道不是執政大臣的過失麽？”尚之説：“臣以前錯謬地在吏部供職，確實没有爲朝廷起到去污揚清的作用；然而君子既有才智，如同鳳凰身有紋彩，等待時機而振翼高飛，又何患不能出於青雲之上。倘若熙先一定要隱没自己的文采，而自暴自棄於污泥之中，那麽，最終此人也不值得一提。”皇上説：“過去也有良才而遇不到知己的情況，又何嘗不會給後人留下遺憾啊。”

荀伯子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羡之孫也。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游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并爲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荀羡的孫子。父親荀猗，秘書郎。伯子自少好學，博覽經傳，性情直率好説俚語瑣談，游蕩市井，因此失去了進入清貴仕途的機會。入仕時任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看重他的才學，薦舉伯子及王韶之都爲著作佐郎，一同撰寫晉史及著桓玄等傳。

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勳參佐命，功盛平吴，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横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

伯子後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伯子上表説：“已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參與統一大業，功在平定東吴，但子嗣未有，祭祀無人。漢朝因蕭何開國大功，所以讓他享有世代承襲封爵的優待，愚意認爲對鉅平侯羊祜的封爵，應當等同於漢酇國侯蕭何。已故太尉廣陵公陳准依附孫秀作亂，給淮南帶來災禍，但却竊享大國之封爵，依憑犯罪而得利。當時是西晉朝廷的政令刑法錯誤，王室南渡中興後又未將其封爵奪除，如今王道更新，怎可不正式判定歷史人物的功過？因此廣陵公的封國，應當削除。已故太保衛瓘本來爵位是菑陽縣公，既已遭横禍，於是朝廷晉升他的官階，加贈蘭陵公，又轉江夏公。而當時朝中宰

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勛，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并不施行。

輔大臣，大多不是壽終正寢，衛瓘的功勞并不特殊，也就没有理由單獨受到重賞。應當恢復他本來封爵，以此端正國家的法度。"皇上命令將伯子的奏章交門下省。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及潁川陳茂先都各自上表自述先代所立的功勞，不同意貶降封爵。皇上都將奏章交付門下省，削封之事没有實施。

伯子爲妻弟謝晦薦達，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沉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黄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并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晋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晋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爲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

伯子爲妻弟謝晦推薦，任尚書左丞，出朝任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贊伯子"穩重而不浮華，有漢平陽侯曹壽的風采"。伯子常自誇自己門第之美，對王弘説："天下富貴子弟中傑出者，惟有使君和我罷了，宣明之徒不足道。"後遷任散騎常侍，又上表説："朝廷百官的官位排列，陳留王位在零陵王之上，臣私下裏感到疑惑。過去周武王滅殷商後，封神農帝的後代於焦，黄帝的後代於祝，堯帝的後代於薊，舜帝的後代於陳，夏后的後代於杞，殷商的後代於宋。杞、陳都是列國，而薊、祝、焦等國則默默無聞。這就是天子褒揚尊崇的對象，近代的優越於遠代的明顯的例證。因此《春秋》中給諸侯列次序，宋國位居杞、陳二國之上，考察近代，也有事例爲證。晋泰始元年，武帝詔賜給山陽公劉康的子弟中一人關内侯爵位，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中一人爲駙馬都尉。又在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人建議，稱衛公姬署在大晋朝已屬於前三朝的子孫，衹需客禮相待，應降封爵爲侯。因此，臣以爲零陵王的位置應列於陳留王之上。"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毁，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

伯子任御史中丞，任職勤勉認真，有盡忠而不顧自身之稱。上朝時態度嚴肅，衆官都害怕他。大凡對他所彈劾的人，無不深加指責，有時延及他們的祖上，表現出痛切堅决的態度。其奏章中又對被彈劾人雜以嘲笑，因此世人以此批評他。後補任司徒左長史，死於東陽太守任上。有文集傳於世。

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伯子的兒子赤松，任尚書右丞，因爲是徐湛之的同黨，被元凶所殺。

荀昶

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絶

伯子的同族弟弟荀昶字茂祖，與伯子已斷絶

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

了五服之内的兄弟關係，元嘉初年，以文章義理的特長官至中書郎。荀昶的兒子爲萬秋。

荀萬秋

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爲；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爲。"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爲晋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萬秋字元寶，也以才學表現自己。荀昶見僧人慧琳，對他說："昨天萬秋的對策文章，想給你看一看。"慧琳回答說："這不必看。假使不先看而答，則貧僧不能做；假若先看了再答，則貧僧的奴僕都能做到。"荀昶說："這樣不是有損於道德嗎?"回答說："大的道德就是没有道德。"於是二人相視而笑，最終没有看他的對策文章。萬秋在孝武帝初年任晋陵太守，因在自己的郡中建華林閣，設主衣、主書等内侍官職而得罪，下獄免官。前廢帝末年，又起用爲御史中丞，死於任上。

徐廣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産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晋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父親徐藻，任都水使者。兄長徐邈，任太子前衛率。他家世代崇尚學術，到徐廣一代尤爲精湛。諸子百家及數術之類，無不研讀。家裏貧窮，而又從未留意增置産業，他的妻子是中山劉謐的女兒，對此很氣憤，多次與他争吵，而徐廣終究不改變。像這樣過了十多年，家道日益衰落，妻子就與他離婚了。後來東晋孝武帝因徐廣學識淵博，任爲秘書郎，負責校勘秘閣藏書，并配備了官員協助他。

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

晋安帝隆安年間，尚書令王珣推舉他爲祠部郎。李太后去世，徐廣擬議喪服制度説："太皇太后的名分既已確定，地位等同皇上，治喪的禮制要完備周全，如此情理纔能更加表現出來。《陽秋》中説，母因子而貴。既然太后是國君夫人，喪禮應依最高規格。過去成風受國君夫人的封號，因此魯文公爲她服喪三年，兒子對於父親的生母，應該看得地位尊貴情義深重。况且祭祀祖父母是不嫌孫輩多的，孫子固然應當服喪而不感到委屈。而依據人情來確立制度，若不訂立明文規定，則人們對此疑惑更重。所以説皇上應當以祖母後人的禮制，穿齊衰的喪服三年。"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

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内使廣立議，由是内外

及至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任録尚書事，想使百官對他致敬，朝廷派徐廣草擬制度，此後内外

并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

官屬都向元顯行下級禮，徐廣常因此事感到羞愧悔恨。

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晋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秘書監。

晋安帝義熙初年，宋武帝命徐廣撰寫《車服儀注》，授職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又轉任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義熙二年，尚書省啓奏由徐廣撰寫晋史。義熙六年，升任驍騎將軍。當時遇上風雹災難，徐廣向武帝劉裕進言，多所勸告慰勉。又轉任大司農，領著作郎，遷任秘書監。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晋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欷。

當初，桓玄篡位，安帝被迫離宫，徐廣在陪同出宫的行列中悲傷痛哭，哀聲感動左右。宋武帝劉裕接受禪讓，晋恭帝退位，徐廣又哀傷感嘆，淚流滿面。謝晦看到後對他説："徐公將不會因此而獲罪吧?"徐廣止淚回答説："我和你不同，你是輔佐新帝即位，真是千載難逢的好運氣。我世代蒙受晋朝的舊恩，怎能不眷戀故主。"語畢更是抽噎不已。

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晋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

宋武帝永初元年，皇上下詔任命徐廣爲中散大夫。徐廣説他的祖墳在晋陵丹徒，他又生長在京口，如今兒子道玄在京口任主官，請允許他隨同兒子一道回去，終老於家鄉。皇上允許了他的要求，并給予豐厚的賞賜。徐廣生性喜好讀書，年過八十，仍每年讀《五經》一遍。宋文帝元嘉二年死。

廣所撰《晋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

徐廣著有《晋紀》四十二卷，晋安帝義熙十二年書成，上表進獻皇上。又著有《答禮問》百餘條，流行於世。

郗紹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晋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當時有高平郗紹也作了《晋中興書》，數次將此書給何法盛看。法盛有心圖謀此書，對郗紹説："你已名高位顯，不再要等着用這部書來擴大聲名。我是一個寒士，在世上無聲無息，像袁宏、干寶這些人，依靠有著作，而流名於後。我希望你能將此書送給我。"郗紹不同意。郗紹將此書寫成後，藏在居室的厨房裏，一天法盛又來看郗紹，郗紹不在家，法盛便徑直到厨房將書偷走。郗紹回來發現書丢失了，但又没有複本，於是世上就流行的是署名何法盛的《晋中興書》。

徐豁

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初初，爲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爲時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

徐豁字萬同，徐廣兄長的兒子。父親徐邈，官任晉太子前衛率。徐豁在宋永初初年，任尚書左丞、山陰令，精通法律，受到世人的推崇。元嘉初年，任始興太守，上表陳奏三件事。得到了文帝的嘉獎，賜給他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後改任廣州刺史，未到任便死了。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爲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鄭渾的玄孫。祖父鄭襲，任大司農，曾經任江乘令，因此居家於此。父親鄭遵，官拜尚書郎。

鮮之下帷讀書，絶交游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没，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

鮮之入學讀書，專心致志，謝絶交游。起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前，兖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殺，尸首没有運回來。而滕恬的兒子滕羨没有離職服喪，議論者都很嫌惡他。桓玄在荆州鎮守，令衆僚佐廣議此事。鮮之發表意見說："名教的根本，不過是忠孝二字。至於視情而變通褒貶，每件事都有不同情況。從根本上看，都是探求本心而遺去行迹。行迹的表現，是根據遭遇而不同。因此聖人或者依行迹而有助教化，或者因行迹而定下罪名，抑屈伸揚，獎罰褒貶，很難説是一樣的，推究事情發展的途徑，就可以有結論。比如説，天子難道是可以放逐的嗎？而伊尹就廢了商湯的孫子太甲；君王是可以脅迫的嗎？而鬻拳就對楚文王實行了兵諫，這是爲國家做了好事；忠臣可以愚弄君主嗎？而箕子就因佯狂而騙過了紂王，同樣是符合仁義的。從此以來，行事不同而名譽等同的，聲譽不同而一樣稱美的，數不勝數。如今像滕羨這件事，他或者終生隱居，不問世事，或者在朝爲官，不違前賢處事的權變。欲使滕羨通達的，就以前賢有例爲證明，欲使滕羨受阻的，就以隱居爲美事。而衹要調和二端，取其中間，那麽事理就明白了。聖人立教化，尚且説合禮教而無時機，君子也不出仕。有禮無時，正是説事情有變通，不可以拘守於一端。"

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

宋武帝劉裕起義兵討伐桓玄，鮮之逐步升遷爲御史中丞。他性情剛直，十分符合當諫官的

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

要求。鮮之的外甥劉毅權重一時，朝野人士無不歸順到門下，而鮮之仍全心全意事奉武帝，偏偏不向劉毅表示順從，劉毅十分氣憤。鮮之因爲與劉毅是舅甥關係，朝廷制度中規定彼此不能互相彈劾，就派書侍御史丘洹彈劾劉毅擅自赦免傳詔羅道盛。皇上下詔不必追究。

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今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下，父母及爲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毁及疾病，族屬輒去，并不禁錮。

當時朝中有新規定，長吏以上官員因父母生病離開職守去探望的，要受三年不許做官的處分。山陰令沈叔任因父親生病而離職探望，鮮之因此上奏説："如今規定去探視生病的父母的人要受處分，那麽違背道義傷害事理的，没有比這更大了。建議仍依原來的制度，這樣方纔符合道理。"皇上聽從了。從此自二品以下，有父母親及祖父母的後人，墳墓崩塌或生病的情況，衹要是同族的親屬即可去料理，不受免官廢置的處分。

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并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劉毅當時鎮守江陵，武帝集會群臣於江寧，朝中人士都來了。劉毅好賭博，於是大家一起賭博爲戲。武帝和劉毅收拾賭局，各人都赢了一半，錢堆得遮住了人，劉毅又叫武帝來賭。劉毅先擲骰得一雉彩，武帝見後不高興，沉默很久纔答話，在場的人全都注視着這場賭局。武帝擲骰後得到了最好的盧彩，於是劉毅又很生氣，對武帝説："我知道您是不肯把大座席給别人的。"而鮮之大喜，赤足繞床大叫，一聲連一聲，劉毅很氣憤不平，對他説："你這個鄭先生在幹什麽?"再也没有外甥對舅父的恭敬了。

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慚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

武帝自少從軍，未曾涉獵學問，當了宰相後，又很羡慕風流文采。有時他談古論今，别人都模棱兩可，不敢反駁。而鮮之衹要有所反駁，一定準確無誤，也不講客氣。與武帝争議，一定要使武帝理屈詞窮，方纔罷休。武帝有時也因羞慚而臉上變色，但感激他誠心相待，當時人們稱鮮之爲"糾正佞幸的人"。

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晋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凄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任鮮之爲右長史。鮮之的曾祖父晋江州長史鄭哲的墓在開封，請求前去拜祭，武帝派騎兵送他去。武帝入咸陽，遍游了阿房宫、未央宫故地，感傷動容，問鮮之秦、漢兩朝滅亡的原因。鮮之以賈誼《過秦論》

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

中的內容一一回答。武帝説："及至子嬰之世，想要挽救滅亡的命運，已經爲時太晚了。然而我看秦始皇這個人，他的智力足以明見是非，但任人又不當，是何原因？"鮮之回答説："那些佞巧的話，表面上很忠誠，奸邪的言論，表面上看很誠懇，才智中等以上的人，方纔能與皇上談話，秦始皇才智不及中等，因此不能正確識别士人。"向前到了渭水之濱，武帝又感嘆説："此地難道還有呂望嗎？"鮮之説："過去葉公好龍而真龍出現，燕昭王千金買馬骨而駿馬到來。明公您衹要禮賢下士，何愁四海没有人來投奔。"武帝對此話贊賞良久。

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

宋國初建，鮮之轉任奉常。夏王赫連勃勃攻陷關中，武帝想再次北伐，鮮之上表諫阻。到武帝即位，鮮之升任太常、都官尚書。當時傅亮、謝晦的地位和待遇日益隆厚，范泰曾經在人衆中譏諷鮮之説："你與傅、謝都隨從皇上北伐，建功關、洛，你還位居首席幕僚，今日這樣不振作，與人家比相差太遠，怎麽不賢到如此地步。"鮮之看着他很久，并不回答。

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

鮮之爲人通達直率，在武帝處坐時，言談没有什麽隱晦之處，時人都害怕他。而爲人忠厚實在，對親朋故舊都能贍養撫恤，他坐車出游，有時自己也不知去向，隨駕車的拉到哪算哪。鮮之特别爲武帝所親近。皇上曾在內殿設宴，朝中貴官們都請來了，惟獨不請鮮之。衆人坐定後，皇上對群臣説："鄭鮮之一定會自己跑來。"果然，過了一會兒殿外啓奏説尚書鄭鮮之已在神獸門外求見奏事，皇上大笑，將他請入。他就是這樣被皇上知遇。鮮之因跟從皇上征討有功，封龍陽縣五等子爵位。

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

宋少帝景平年間，徐羡之、傅亮等在朝當權，派鮮之出朝任豫章太守。當時王弘任江州刺史，私下裏對人説："鄭公德高望重，受先朝的禮遇，如同前朝的鍾元常、王景興等人一樣。如今徐、傅將他派出朝作郡守，一定有目的。"不久就有徐羡之等廢少帝立文帝之事。

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

宋文帝元嘉三年，王弘入朝拜相，任鮮之爲尚書右僕射。鮮之於元嘉四年死。有文集傳於

子愔，始安太守。

世。兒子鄭愔，官居始安太守。

裴松之　裴駰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員外郎。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祖父裴昧，官至光禄大夫。父親裴珪，曾任正員外郎。

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

松之博覽古籍，爲人簡潔質樸。二十歲時官拜殿中將軍。此官侍衛皇帝左右，晋孝武帝太元年間，選擇名流以作顧問，開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任此職，此二人都是南北的望族。

義熙初，爲吴興故彰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

晋安帝義熙初年，裴松之任吴興故彰令，在任上很有政績。入朝任尚書祠部郎。松之因爲時下有許多人私自爲祖上立碑，有違背事實的地方，上表陳述意見，認爲："凡想立碑的人，應該讓他們向朝廷呈報，待朝廷議論同意後，方纔可以立碑，這樣方纔可以防止無根據的褒揚，而表彰真正盛美的業績。"從此普遍禁斷。

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

武帝北伐，自領司州刺史，令松之爲州主簿，轉任中從事。攻克洛陽後，松之在州主持公務。宋朝初立，毛德祖出朝到洛陽宣曉旨意，武帝命令他説："裴松之是國家大才，不宜久居邊疆任職，今召爲世子洗馬，官與殷景仁同，可以讓他本人知曉。"

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内史，徵爲國子博士。

當時，朝議確定祭祀五廟的音樂，松之認爲臧妃的祭廟用樂應當與昭穆四廟相同。後任零陵内史，又徵召爲國子博士。

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并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

元嘉三年，文帝誅司徒徐羡之等人，分遣使者巡行全國，出使之人都兼散騎常侍，負責頒布皇上的二十四條詔書。松之出使湘州，很能領會皇上差遣出巡的旨意，議論到此事的人都對他予以贊揚。

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

轉任中書侍郎。皇上讓他注釋陳壽的《三國志》，松之搜集傳記，廣泛增加新的資料。書成上奏，皇上閲後説："裴世期將萬世不朽了。"

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

松之外調永嘉太守，在任期間，勤於政事，體恤百姓，官民安適。後又調任南琅邪太守，不久辭職，另授中散大夫。不久任國子博士，進位太中大夫。皇上命他續完何承天未修成的本朝歷史，但未動筆就去世了。

子顒，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顒注司馬遷《史記》，并行於世。顒子昭明。

兒子裴顒，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的文論及《晉記》，裴顒注釋的司馬遷的《史記》，都流傳於世。裴顒子名昭明。

裴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

昭明自少繼承文史家業，宋泰始年間任太學博士。有關部門奏議，太子成婚，下聘禮用玉璧虎皮，但未説明是以何作根據擬定的。昭明奏議説："《禮儀》中説'下聘禮用兩張皮'。鄭玄注釋説：'皮是諸侯見天子時進獻之物，是鹿皮'，晉太子納妃的儀注'用虎皮二張'。太元年間，公主下聘，用虎豹皮各一張。這些都有據可查，怎能説婚禮制度不詳。以王公的地位高，因此用虎豹這樣有紋彩的皮以示尊貴。虎豹皮雖有紋彩，但納徵之制中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之規中不用；珪璋雖美，但有時用途不同。如今應根據經書，凡是現行荒僻謬誤的提法，一律加以詳細更正。"於是有關方面討論，太子成婚下聘加珪璋各一塊、虎豹熊羆皮各二張。

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

宋後廢帝元徽年間，出任長沙郡丞。解職回朝時，刺史王蘊對他説："你家世清貧，肯定没有還朝的資用，湘中人士中若有人通過你要買一官做的，我不會吝惜的。"昭明説："下官愧爲郡守僚佐，不能够爲刺史您增光，怎能以鴻都之事，損傷您清正的官風。"昭明歷任祠部通直郎。

齊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内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

齊永明三年，昭明出使北魏，武帝説："因爲你有不辱使命之才，出使歸來後將賞給你一個郡守。"回朝任始安内史。始安郡有一個叫龔玄宜的人説："神人給我玉印玉板書，不需用筆，口吹紙便可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來迷惑衆人，而前後的太守都恭敬地服事他。昭明到任後，將他下獄治罪。任滿回京時，十分貧窮，武帝説："裴昭明要解職，還京竟然没有住宅，我没有讀什麽書，真不知道古人有誰比得過他。"升任射聲校尉。

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

永明九年，昭明再次出使北魏。建武初年，任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因爲昭明在任時没有向朝廷奏事，於是將他重新召回朝廷任職，責備他，昭明説："臣不過是不願争權罷了。"

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

昭明歷任郡守，都能清廉勤勉，常常對別人說："人生何必要聚蓄財產，自己一身之外，還有什麼需求。子孫假若不成器，我聚財他却散掉了。子孫若能成器，則不如留給他們一部經書。"因此終生不謀產業。齊和帝中興二年去世。兒子名子野。

裴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殷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

裴子野字幾原，出生時母親魏氏就亡故了，由祖母殷氏撫養。殷氏性情温柔開朗，知書識文，教他讀文章。九歲時，殷氏亡故，子野痛哭而泣出血來，極其悲哀，家裏人都很感驚異。

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沾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

子野自少好學，善作文章，在齊做官任江夏王行參軍。此時父親去世，離職服喪。起先，父親染病多年，子野禱告上天，爲父除病，十分虔誠周到，淚流滿面。父親夜間夢見了他悲傷的樣子，清晨召見如夢中一樣，不久病也就好轉了。父親認爲是他的至誠孝心感動的結果，命他作《孝感傳》，子野堅決謙辭纔罷。服喪時，每次到父親墓地，墓邊青草也爲之枯萎。還有白兔白鳩馴順地停留在墓側。

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游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

梁天監初年，尚書僕射范雲贊揚他超凡的品行，將要上表舉薦，恰逢范雲去世，此事没有結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者所仰慕，凡投訪他門下的，任昉必定向朝廷推薦。子野和任昉是中表兄弟，偏偏不去拜望，任昉心裏氣憤，因此二人關係不好。

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

過了很久，子野兼任廷尉正，此時，廷尉府三官共同簽署了一項管理監獄的命令，子野當時不在場，同僚就將他的名字簽上。上奏後皇上不同意，子野也受牽累而獲罪免官。有人勸他請托有關方面，可以不獲罪，子野笑着說："雖然爲没有柳季的大義而羞愧，又何至於爲自己的訴訟而屈身事人。"自此次被免官，很久没有起用，但始終没有怨恨之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没有見過面，聽到他的作爲而由衷稱贊。恰逢朝廷任范縝爲國子博士，上表讓與子野，有關部門認爲子野資歷淺不合進升順序，便不與他轉呈皇上。

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悦，合境

後來出任諸暨令，在縣裏不亂用刑罰，老百姓發生了爭執，他總是講明道理，因此百姓們都

無訟。

心悦誠服，全縣境内没有訴訟官司。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嘆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

起先，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宋元嘉年間受詔續修何承天的宋史，未完成就死了，子野想繼續完成祖先的遺業。齊武帝永明末年，沈約在他修撰的《宋書》中聲稱“松之以下，裴氏家族就再也没有出什麼人才了”。子野另外撰寫了《宋略》二十卷，其中叙事和評論都很好，說：“宋孝武帝殺淮南太守沈璞，是因爲他不響應討逆義師之舉的緣故。”沈約讀後大爲恐慌，赤着雙足到子野處請罪，要求彼此都擯棄仇怨，互相諒解。沈約贊嘆子野的《宋略》說：“我真不如他啊！”蘭陵蕭琛評價子野書中的史論，認爲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庭抗禮。於是吏部尚書徐勉將他的成就上奏武帝，任命他爲著作郎，負責修撰國史和起居注。不久又兼任中書通事舍人，隨即又授通直員外，著作郎、舍人官職不變。又命他負責中書省起草皇帝詔令的事務。

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吴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吴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

當時西北邊遠之地有名爲白題和滑國的兩國派遣使節經岷山一路入朝進貢，這兩個國家歷來與中原没有賓服關係，没有人知道兩國的由來。子野說：“漢朝潁陰侯斬殺胡人白題國將領一名。服虔在《漢書音義》中注釋說：‘白題，胡名也。’另外漢定遠侯出擊胡虜，八滑曾隨從作戰，這個白題、滑國就是漢朝白題、八滑的後代吧。”當時之人都嘆服他知識淵博。於是皇上命他撰成《方國使圖》，廣述各國使臣懷恩來朝的盛況，從京城一千五百里外至海邊，共計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吴郡顧協、京兆韋稜皆爲博學之士，他們都互相賞識，交誼甚好，劉顯特别推崇子野。當時吴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次討論典籍，莫不以子野的意見爲準。

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并嘆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

繼母曹氏亡故，子野服喪超過了喪禮的規定，服喪完畢，再次遷任員外郎。梁武帝普通七年，大舉北伐，命子野作《移魏文》，受命之後，一揮而就。武帝認爲此事關係重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中在壽光殿，共同觀看文稿，當時大家都很嘆服。武帝看着子野說：“他的外表雖單

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

薄瘦弱，但文章却寫得很雄壯。"接着又命子野作文曉諭魏相元叉。當夜受命，子野認爲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纔上奏，因此没有動筆，及至五更時分，皇上下詔催促子野快速奏上。子野這纔慢慢起身，提筆就寫，拂曉時就寫好了。上奏之後，武帝深爲嘉獎。從此，各類符書檄文都命他起草。

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子野寫文章既典雅又神速，不尚華靡綺麗，文體也多效法古人，與時下之駢文體裁不同。開初還有人對他加以詆毀，但到後來都一致推重他的文風了。有人問他文章爲什麽寫得那麽快，子野回答説："人家是用手作文，惟獨我用心來作文。"

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静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侄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爲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

遷任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皇宫十多年，沉默寡欲以自守，未曾有過什麽要求。他的母親、妻子的娘家及表兄弟們家中貧乏，他所得的俸禄全部用來供給他們。没有住宅，就借官家之地兩畝，修築茅屋數間，妻室兒女長期苦於飢寒，子野惟以教誨爲本，子侄們對他十分敬畏，如同侍奉威嚴的君王一樣。劉顯常以具有爲人師表之道來推崇他。晚年深信佛教，終生吃麥飯蔬菜。武帝中大通二年去世。起先，子野自己占算死期不過庚戌年，這一年從中書省上書辭職養病，對同僚劉之亨説："我快要離開人世了。"遺命喪事務必從簡。武帝痛悼惋惜，爲之流淚。追贈散騎常侍，當天舉行悼念儀式。起先，五等君及侍中以上的官員死後纔有謚號，到子野時特别因享有美名而被嘉獎，賜給他謚號貞子。

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謇，官至通直郎。

子野年輕時集注《喪服》、續成《裴氏家傳》各二卷，抄集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奉皇上之命撰成《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又有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世。還準備撰寫《齊梁春秋》，剛開始編寫草稿，就去世了。下葬時，湘東王爲子野寫墓志銘，陳放在墓内。邵陵王又立一墓志，安放在墓道裏。在墓道裏陳列墓志，就是從此而始的。兒子裴謇，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何承天，東海郯人。五歲喪父。母親是徐廣的姐姐，聰明博學，因此承天自幼就習染文章義理。宋武帝起義兵初期，撫軍將軍劉毅鎮守姑孰，召請爲行參軍。劉毅曾出巡，恰好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當值的軍帥，雖未傷人，但處罰是斬首於市曹。承天評議說："判斷案件應重於情理，如有疑義時就應從輕。古時有人驚闖了漢文帝皇輿的乘馬，張釋之以侵犯皇上車駕罪彈劾，而處罰衹是罰金。爲什麽呢？因爲知道他不是有意驚馬的。所以不以皇上車駕的重要，而施行特别的處罰。如今陳滿意在射鳥，不是有意射人。法律中規定誤傷人的判三年徒刑，何況没有傷人。處以輕微處罰就可以了。"

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

宋朝臺署建立，任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同撰擬朝儀。謝晦鎮守江陵，召請他任南蠻長史。謝晦進號衛將軍，承天轉任諮議參軍，領記室。

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决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彦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

元嘉三年，朝廷討伐謝晦，謝晦向承天討問對策，承天說："朝廷與你相比，力量大小懸殊，逆順處境又相異，衹有到國境之外以求保全，這是上策。以心腹之人領兵守義陽，將軍自己率衆在夏口與朝廷一戰。若敗，馬上奔赴義陽，從義陽出境北走，這是中策。"謝晦思索良久說："荆楚古來用兵之地，還是先决戰一場，再撤走也不晚。"及至謝晦率部東下，承天留在府中没有跟從。到彦之兵至馬頭，承天自己到軍中歸順請罪，被寬赦。後兼任尚書左丞。

吴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并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讁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制應補讁，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讁。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

吴興餘杭人薄道舉做了盜匪，法律規定同族的期服内的親屬要補受服兵役的處罰。道舉的堂弟代公、道生等與他是大功服内的親屬，不應在補受責罰之例。處罰决定認爲代公等人的母親還在世，與道舉是期服之親屬，那麽她的兒子就應該依從母親的關係而補服兵役。承天評議說："推究對搶劫罪處罰條例，同族期服之内的親屬補服兵役，而大功服内的親屬不在此例。而且婦人有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如今道舉爲劫匪，假若他的叔父還在，據法應補受責罰，妻子兒女在家謀生，本來這是應當的。但是在他做盜

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并宜見原。"

匪的時候，叔父已經死了，代公、道生都是堂弟，屬於大功服内的親屬，不在補罰之列。如今假若因嬸母屬於期服親，而令代公依據母親的關係補服兵役，既違背了大功服親屬不受責罰的規定，又不合婦人三從的道理。這是由於主事的人死守'期親'兩個字，而不分辨男女的區别。建議代公母子等都應寬宥。"

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内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

承天爲人强硬固執，不能屈身降意於朝廷中官位比他高的人，又常以自己的長處輕慢同僚，僕射殷景仁對此憤憤不平。後出任衡陽内史。過去在西邊做官時與官員百姓大多不協，這次在衡陽郡任職又不公正清廉，被州中有關部門糾彈，收捕押入監獄，後遇赦免罪。

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并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奶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元嘉十六年，任著作佐郎，撰修國史。承天年已老，而其他佐郎都是出身名流之家的青年。潁川荀伯子嘲笑他，常呼他爲奶媽。承天説："你應當説鳳凰養育九子，奶媽算是什麼話?"不久轉任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依舊。

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久喪而不棺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况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

當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人家中死了人很久而不用棺木埋葬，承天上奏議説："《禮經》中説'還葬'，應當指一時遭遇荒年歉收，因此允許喪主量自己的財力來辦喪事，而不求全責備。丁况等三家幾年中都没有用棺木埋葬死人，實在是無情無義如同禽獸。臣私下裏考慮丁寶等人與丁况同伍多年，也從未用道義來勸阻，或用法度來約束。目下是元嘉十六年冬，朝廷既没有頒布新的法令，也没有重申舊的制度，形勢没有什麼嚴厲迫切，而丁寶突然對丁况進行舉發。這很可能因爲是鄰居之間爲了小事争執，引發了這件事。聽説在東邊的一些地區，這種現象很多，江西、淮北特别嚴重。假若這次責罰這三個人，大概對法令不會有所整肅，而且如開了這個先例，就會使百姓趁此互相攻訐。臣愚以爲丁况等三家可暫且不問罪，藉此機會定下制度，假若人死後家人不按法令規定下葬的，同伍的鄉鄰應立即舉報。但服喪三年完畢之後，就不准再繼續舉發。"

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顔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

元嘉十九年，建國子學，承天以本來官職再兼國子博士。皇太子研習《孝經》，承天和中庶子顔延之共同爲太子講解。不久，升御史中丞。

史中丞。

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内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

當時魏軍南伐，文帝向群臣詢問抵抗魏軍的方略。承天上《安邊論》，共陳說了四件事：第一，將遠駐之兵調回，以充實内地防禦力量；第二，修理城墻及護城河，以增强防禦工事；第三，裝配車牛，整治好武器裝備；第四，計算好所需壯丁人數，檢查兵仗甲胄，保證戰時的需要。文章很長，不全文記載了。

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

承天向來喜愛下棋，常因此而誤了正事。又善彈箏。文帝賜給他棋盤棋子和銀裝箏。承天上表答謝，皇上說："棋盤和棋子的賞賜，何必非要張武的錢呢。"

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何顔色，如其不悦，無須多陳。"

承天博古通今，受當時的人們推重。張永曾開浚玄武湖遇到古墓，從墓外得到一個銅斗，有柄。文帝詢問朝臣銅斗的來由。承天說："這是已滅亡的王莽新朝的威斗。王莽朝中的三公死去，都賜給威斗隨葬。葬時一斗放在墓穴外，一斗放在墓穴内。當時的三公中家在江左的，祇有大司徒甄邯，這裏一定是甄邯的墓。"不久張永打開墓穴再得到一斗，還有一塊石頭上刻有"大司徒甄邯之墓"幾個字。當時皇帝每有疑難之處，必定先詢問承天，信使在路上來往不斷。承天性情偏狹急躁，曾對信使厲聲說："天說什麽呢，說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地上百物按時生長。"文帝聽說後，在派遣信使前往承天處時，總要告誡說："好好觀察何承天的臉色，假如他不高興，就不要多問了。"

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

元嘉二十四年，承天遷任廷尉，還未上任，皇上又想任他爲吏部郎，承天已收到了密旨，但他泄露出去了，因此免官。死於家中，終年七十八歲。

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删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并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起先，《禮論》有八百卷，經承天進行删減并合，同類的合編在一起，一共編成三百卷，加上《前傳》、《雜語》，所編的《纂文》及文集，都流傳於世。又改定了《元嘉曆》，改漏壺上的漏箭刻度爲二十五格，朝廷都依從了。承天的曾孫叫何遜。

何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

何遜字仲言，八歲時便能寫詩，尚未成年，

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

被州府舉薦爲秀才。南鄉范雲見到他的對策文章，大加贊賞，於是二人結成了忘年交。范雲對他親近的人說：“通觀當今文人的作品，風格質樸的則過於迂執死板，風格華麗的則敗壞文風，而能內捨清濁，中和古今的，就是何生了。”沈約曾對何遜說：“我每每讀你的詩，一天要重復讀三遍，還是不能罷手。”他就是這樣被名流推重。

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吴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吴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疏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

梁天監年間，何遜兼任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召請他爲賓客，掌管記室事務，後來又將他推薦給武帝，與吴均一道被寵幸。後來又漸漸失意，武帝說：“吴均不公平，何遜不謙遜。不如我有朱异，忠信就是卓異了。”何遜從此與皇上疏遠隔閡，見皇上的機會也很少了。死於仁威廬陵王記室任上。

初，遜爲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

當初，何遜爲南平王所知遇，恩賞禮遇都很深重，聽説何遜死訊，下令迎回他的靈柩安葬，而且贈糧食給何遜的妻子兒女。東海王僧孺收集何遜的詩文編爲八卷。

初，遜文章與劉孝綽并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當初，何遜與劉孝綽的文章都被人推崇，時人稱爲何、劉。梁元帝作論文評論說：“詩寫得多而好的是沈約，少而好的是謝朓、何遜。”

遜從叔僩字彦夷，亦以才著聞，宦游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禀賜不殊。”位至臺郎。

何遜的堂叔何僩字彦夷，也以才學著稱，但仕途不得意，因此作《拍張賦》來寄托心意。文章的結尾處說：“漢朝東方朔由俳優而得意，這就和厨子之流受到主人賞賜没有什麼不同。”何僩官至臺郎。

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并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爲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并有文集。

當時有會稽虞騫善寫五言詩，名聲與何遜差不多，官至王國侍郎。後來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二人都是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善寫詩，江避學識廣博、思致深刻，注釋了《論語》、《孝經》。二人都有文集傳世。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咏，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并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本期俱不爲弘。雖才則有餘而

論曰：美好的名譽聲望，詩人因此作詩歌咏，處世有禮節有法度，前賢也就由此而贊美播揚。觀察范泰、荀伯子二公，都以學業超卓而著名於世，至於求得從政的美譽，這方面他們自己

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爲貴，實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慚舅氏，美矣乎。

本來也就不希望有如何宏大。他們是雖然才華有餘但聲望不足。范曄才藝有許多超人之處，但考察他的處世行事，是何等地爲了名利而不顧一切。徐廣的行爲不違仁者之道，道義有儒家風範。鮮之被時人稱爲"糾劾巧言媚上的人"，這話説得不錯呵。松之以學問文章爲事業，誠然弘揚了高尚的道德。承天也一向努力於學業，没有辱没他舅舅徐廣的聲名，這是很好的啊。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顔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沖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顒 (顒子)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弘直子)確

顔延之

顔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曾祖含，晋右光禄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絶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

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宫室，盡爲禾黍，凄然咏《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

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彦畢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悦。

顔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曾祖父顔含，晋右光禄大夫。祖父顔約，零陵太守。父親顔顯，護軍司馬。延之年少喪父，家境貧寒，住在靠近城墻處，好讀書，無所不讀，詩文在當時爲第一。好喝酒，不拘小節。到三十歲尚未結婚。妹妹嫁給東莞劉穆之的兒子劉憲之。劉穆之聽説了他的優秀才能，準備舉薦他做官，想先見見面，顔延之不去見他。

後任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臨到武帝北伐時，朝廷有封賜宋公的命令，公府派遣顔延之慶賀這項特殊的任命。走到洛陽，看遍了原先的皇宫，都成了長禾黍的田地，就憂傷地吟咏《黍離篇》。在路上作了二首詩，被謝晦、傅亮所欣賞。

宋武帝接受天命建宋朝，顔延之補任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居廬山，以儒學成就高著名。宋武帝永初年間，徵召周續之到京城，開設學館給他居住。宋武帝親自來學館，朝廷英才也都來了。顔延之任宫内之官，官位低下，却被引導坐上上席。皇上讓他問難周續之《周禮》中的“三義”，周續之自恃能言善辯，顔延之却以簡要精練的論説連連挫敗續之。皇上又讓他再獨自詳細解釋，顔延之語言簡約，説理通暢，没有人不稱贊他講得好的。再升遷太子中舍人。當時尚書令傅亮自以爲文章義理名冠一時，没人比得上自己，顔延之對自己的才能很自負，不認爲比傅亮

差，傅亮很忌恨他。廬陵王劉義真對他很優厚，徐羨之等人懷疑顔延之心有異議，感到很不高興。

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宋少帝即位，顔延之累功遷任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對顔延之説："先前荀勗忌恨阮咸，把他排斥出朝廷就任始平郡太守，今天您又任始安太守，可以稱爲'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也對他説："這就是人們所説的，世人往往厭惡俊傑之才，喜歡挑剔文雅之士。"顔延之到郡上任，路過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寫《祭屈原文》，表達他的思想感情。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床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宋文帝元嘉三年，徐羨之等人被殺死，徵召顔延之爲中書侍郎，轉任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受到賞識、待遇優厚。顔延之既已因才學受到賞識，當時人多推崇、佩服他。衹有袁淑年歲小顔延之一半，却不推崇敬重他。顔延之當衆忿怒地指責他："先前陳元方與孔元駿年歲和文學成就一般大，元駿却在床下拜元方，現在你爲什麽不拜見我？"袁淑無言對答。

延之疏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咏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咏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咏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録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

顔延之爲人疏慢放誕不羈，不見容於當世。見劉湛、殷景仁擔任要職專權，心中忿忿不平。常説"天下事怎能是以一個人的才智解决得了的"。説話偏激意氣用事，常常冒犯當權要人。又年少時曾經做過劉湛父親劉柳後將軍主簿，到這時對劉湛説："我官位升不上去，就是因爲做過你家小吏。"劉湛因此恨他，就向彭城王劉義康進言，外放出任永嘉太守。顔延之十分怨恨憤怒，就寫作了《五君詠》，叙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因富貴顯赫被貶斥。頌咏嵇康説："鸞的羽翅有時被剪除，龍的倔强性格誰能馴服？"咏阮籍説："世事物情不好評説，處於窮途能不悲慟？"咏阮咸説："屢次被推薦但不做官，一做官就持旌出任太守。"咏劉伶説："胸有城府故每日沉湎於飲酒，誰知道這不是耽溺酒宴。"這四句大概也是説自己。劉湛及劉義康以爲詩意不禮貌，大怒，想貶黜他到邊遠之郡。宋文帝給劉義康詔書説："應讓他在家閉門思過，假如還不悔改，就應當趕往東方；如遇難以寬恕的事，自然根據情節輕重記録在案。"於是顔延之遠離世事

隱居起來，不與人交往達七年之久。

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

中書令王球作爲名公子超然於政事之外，與顏延之有高雅的友誼，常常賑濟他的匱乏。晉恭思皇后入葬，需要百官，都要求義熙元年授任官職的人。因顏延之那年兼任侍中，邑吏送去信札，顏延之醉酒，把信札投在地上說："顏延之没能侍奉活着的，怎能侍奉死了的。"宋文帝曾經召見顏延之，傳去詔令却遲遲不晋見，整天衹在酒店内袒露身體唱着挽歌，根本不應對，一日，酒醒纔去拜見。宋文帝問他各位兒子的才能，顏延之說："顏竣得到我的散文才能，顏測得到我的韵文才能，顏㚟得到我的義節，顏躍得到我的酒量。"何尚之嘲諷說："誰得到您的狂放？"回答說："我的狂放是不可及的。"尚之任侍中正在宫内值勤，顏延之乘醉去見他。何尚之遠遠見了便裝做睡着了，顏延之拉開簾子久久看着他說："朽木不可雕也。"何尚之對手下人說："這人醉了還很可怕。"閑居没事，就寫《庭誥》訓誡子弟。

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闒茸，沈迷䴵蘗，横興譏謗，詆毁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懷奔競，干禄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聲非外來，問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

劉湛被殺死後，起用顏延之爲始興王劉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上放縱自己不理政事，没有什麽檢舉奏議。遷任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向來與顏延之親密，致信給王球說："延之以後會有重大任命，教育機構再也不會有光輝。"因爲奏請購買别人的田地但又不肯付錢而犯罪，尚書左丞荀赤松爲此奏他一本："訪求購買田地房舍，是前代賢人所鄙視的。延之惟利是圖，輕率奏陳讓皇上知道，恃着詔令，抵賴掉餘下的錢，拖了一周年，還没了結。貪圖利益和不義之財，無所顧忌。延之原先犯事被貶斥，又蒙恩進官，但不曾悔改，怨言謗訕没完没了。跟不肖之人交往，沉溺於飲酒，肆意譏諷誹謗，詆毁朝廷人士。仰仗自己享受的過分的榮耀，增長了偏激尖刻的性格，自恃有皇上的照顧，造就了他强横的心性。對外表示没有欲求，内心却懷着對名利的追逐，祈求禄位升遷，不知滿足。出席宴會，放肆咒駡上席。皇上胸懷如山海般寬容，常常因存有順應時勢積蓄力量而容忍他，又愛好雕蟲小技，不忍心遺棄他。但他驕横

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强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秘書監，光禄勳，太常。

放縱毫不拘束，一天比一天嚴重。臣聽説，名聲超過實情，孟軻深以爲耻，况且名聲不是外加的，是由自己獲得的。即使心智刻薄惡劣，但自視極高，言行矯情虛僞，竟然没有一點點羞愧畏懼。怎能輔佐教化，給朝廷增光。請追究延之在田地訴訟案上不講實情，妄自冒犯皇上聽聞，以强欺弱，免去他所任的官職。"下詔批准。以後任命爲秘書監，光禄勳，太常。

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當時僧人釋慧琳因才學被宋文帝賞識，朝廷政事多和他商量，於是士族庶族人士仰慕依附他。皇上常召見，總是起用專用的榻位，顏延之很忌恨。趁着酒醉對皇上説："先前同子和皇上同坐一車，袁絲嚴肅勸諫。這是三台高官的座位，怎可以讓刑餘之人坐呢？"皇上變了臉色。

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

延之性格偏激，又犯有酒狂，肆意直言，一點也不隱諱，所以，論者多不贊同他，把他稱作顏彪。平時生活節儉，不謀錢財，穿布衣，吃蔬菜，常常一個人在郊野喝酒。一旦感到暢快，就會旁若無人。元嘉三十年，退休。

元凶弑立，以爲光禄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

元凶劉劭殺了父親宋文帝自立爲帝，任命顏延之爲光禄大夫。長子顏竣爲孝武帝劉駿南中郎諮議參軍。等到義軍進京聲討元凶，顏竣秘密定下計謀，并寫了檄文。劉劭召來顏延之出示檄文，問道："這檄文是誰寫的？"顏延之説："是顏竣的手筆。"又問道："憑什麽知道？"説："顏竣文筆的風貌，臣不可能不認得。"劉劭又説："言語爲何這樣？"顏延之説："顏竣尚且不顧老臣我，怎能照顧到陛下你呢？"劉劭疑意纔消除，顏延之因此免罪。

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孝武帝即位，任顏延之爲金紫光禄大夫，兼領湘東王師。曾和何偃一同跟隨皇上去南郊祭天，何偃在路上遠遠地招呼顏延之説："顏公！"顏延之認爲他輕佻，心中怪他，答道："我本身不是三公官位之公，又不是農家田舍的公公，又不是您家公公，憑什麽稱作公？"何偃羞愧地退下。

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

顏竣既已權重顯貴，權力大得壓倒當時朝臣，所有供奉的錢財，顏延之一概不接受。器用服飾不因此改變，宅子仍一如原先舊樣，一直乘

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

坐瘦弱老牛拉的車，碰到顏竣儀仗，就立刻隱蔽在道旁。又喜歡騎馬漫游大街小巷，遇見老朋友就靠着馬鞍索取酒，得到酒就必定喝光，欣欣然很滿足的樣子。曾經告誡顏竣說："我平生不喜歡見到當權要人，現在很不幸見到你。"見顏竣建宅第，就對他說："好自爲之，別讓後人笑你愚蠢。"上表請求解除師傅之職，朝廷加賜給親信二十人。

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有一次早上看望顏竣，遇見賓客盈門，而顏竣正躺在床上不起身，顏延之怒道："恭敬節制，是福的基礎。驕橫傲慢，是禍事的開端。何況是出身低賤，而後身居高位，驕傲不可滋長，難道還能久遠嗎？"

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蕩延之墜床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

顏延之有位寵愛的侍妾，姬不在身旁就吃不飽，睡不安穩。姬自恃受寵，曾搖晃顏延之跌下床受傷，顏竣就殺了她。顏延之極其痛惜，常常坐在靈前哭着說："是當官貴人殺了你，不是我殺你的。"因冬天在靈前哭泣，忽然間見妾推倒屏風來壓顏延之，他驚恐倒地，因此得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去世，時年七十三歲。追贈特進，謚號憲子。

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絶。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謡耳，方當誤後生。"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都以詩文華美齊名，但寫作速度快慢相差極大。宋文帝曾敕令各人擬作《樂府北上篇》，顏延之接到詔令當即寫成，謝靈運許久纔完。顏延之曾問鮑照自己與謝靈運誰優誰劣，鮑照說："謝的五言詩像剛開放的芙蓉，自然可愛。你的詩像鋪排錦綉，到處是雕飾。"顏延之常常貶低湯惠休的詩，對人說："惠休寫的東西，是陋巷中的歌謡，真正是貽誤後人。"當時評論者認爲，顏延之和謝靈運自從潘岳、陸機之後，文人中没有比得上的，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顏竣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

顏竣字士遜，是顏延之的長子。早年就精通文章，任宋孝武帝撫軍主簿，很被厚待賞識，顏竣也盡心盡力地輔佐。宋文帝元嘉年間，皇上不要諸王各自私結黨羽，將召回顏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他在軍中有好名聲，不宜召回改官，就中止任命。隨軍府轉任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

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

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録事，任總内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并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内，斷决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

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顔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

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産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强，以比漢侍中辟强，張良之子也。

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

簿。

當初，僧人釋僧含精通學術，對顔竣説："貧道常見讖驗記載，應當有真人應驗靈符，名稱次序，隸屬在宫殿下。"後來顔竣在彭城，曾對親人説了，話就傳開了，被宋文帝聽到。恰巧元凶巫蠱案發，所以皇上不加追究。

孝武帝鎮守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春，因父親顔延之退休，堅決要求解除職務，賜給假期回家，還未出發，宋文帝駕崩的消息傳來，孝武帝舉兵進京討伐，顔竣轉任諮議參軍，領録事，總領内外，兼起草檄文。孝武帝從尋陽出發，便生了病，自沈慶之以下官員的人一并不能相見，衹有顔竣出入卧室内，決策軍機事務。這時孝武帝屢經病危，不能稟告咨議軍機，所有軍務，顔竣都獨斷專行，施行下去。

孝武帝即位，顔竣歷任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武帝孝建元年，轉任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拔官員，不斷作出努力。官位和賞識既已很隆重，奏議没有不批准的。後來謝莊代替顔竣主持選官，意見多不被采納施行。顔竣容貌嚴肅堅毅，謝莊儀容風度很美，賓客吵鬧告狀，一直以歡笑對待他們。人們説顔竣嗔怒就給人家官位，謝莊歡笑反而不給官位。

南郡王劉義宣、臧質等人造反，孝武帝讓顔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臧質的兒子們躲藏在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孝武帝大怒，免去丹陽尹褚湛之的官職，拘捕四縣官長，任命顔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

先前，顔竣没有兒子，而大司馬江夏王劉義恭的兒子全被元凶殺了，到這時兩人各生了一個兒子，皇上親自爲孩子取名，給劉義恭的兒子取名爲伯禽，以比作周公的兒子魯公伯禽，給顔竣的兒子取名爲辟强，以比作張良的兒子漢侍中辟强。

先前，宋文帝元嘉年間鑄造四銖錢，輪廓形狀與五銖相同，浪費材料虧損嚴重，無利可得，所以百姓不私自鑄錢。及至孝武帝即位後，又鑄孝建四銖錢，所鑄造的錢形式薄小，輪廓不

間盗鑄者雜以鉛錫，并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盗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内。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税三千，嚴檢盗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奸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絶，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减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奸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絶，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奸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

完整，於是民間私自鑄錢的人摻雜進鉛錫鑄造，都不牢固。又有人剪鑿古錢以收集這上面的銅，錢越發薄小，很是違反官方樣式。雖然制定嚴酷刑律，并與官吏受罰判死刑免去官職相聯係，但私自鑄錢更加嚴重，物價上漲騰貴，人們深以爲苦。就立下品位格式，薄小没有邊緣輪廓的一律加以禁絶。始興公沈慶之上奏議論説："應該聽任人們鑄錢。設置官署，樂意鑄錢的人家就居住在署内。去年春天所禁止的新錢樣品，當時都使用了，現在鑄錢可全都依照這一格式。一萬上税三千，嚴格檢查私自鑄錢，并且禁止剪鑿銅錢，這樣施行數年，公家私人都富起來，銅用完了事情也會平息，作奸犯科也自然停止。禁止鑄錢那麽銅變成器物，放開鑄錢那麽銅就成爲財富。"皇上將此事示下公卿大臣，顔竣議論説："今天説開設官署放任鑄錢，確是我想贊同的，但考慮到礦山被掘空了，器物日漸消耗。銅越來越少，器物也更加昂貴。假設該器物價值一千，那麽鑄造時减半，做了也無利可圖，即使下令也行不通。"這時議論者又認爲銅很難獲得，要鑄兩銖錢。顔竣又議論説："現在鑄兩銖錢，肆意使用新鑄細錢，對於官方而言不能解除財政困乏，但人們奸巧作弊會大規模興起，天下貨幣都將粉碎光了。衹是説嚴厲禁止，但利益豐厚難以禁絶，不過在一二年之間，那弊端再也無法補救了。這是這個方法不可行的第一點。使奸人隨意作爲，而留下他們罪過的教訓，這是這辦法不可行的第二點。富商獲利得意，窮人貧困，這是不可行的第三點。倘若是使雙方獲利極多，尚且不能實施，何况又不見得會獲利，而又有如此衆多的弊端，在當時失策，貽笑子孫後代。"宋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更細小，官錢每一發行，民間立刻仿造，但私鑄錢的大小厚薄都不及官制。没有邊緣輪廓，不打磨，像今天剪鑿的銅錢一樣，被稱爲耒子錢。前廢帝景和元年，沈慶之奏請通用私錢，因此錢幣混亂敗壞，一千貫長不到三寸，大小與此相當的，被稱爲鵝眼錢；比這拙劣的稱爲綖環錢。用縷綫貫穿，放在水上不沉，隨手可以捏破，市場上不再數錢數量，十萬錢不

滿一把。一斗米值一萬錢，商品貿易停止。宋明帝初年，衹禁止使用鵝眼錢、綖環錢，其他的都流通使用。又禁止人們鑄私錢，官署也廢掉，不久全部禁用，衹用古錢。

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逾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顔竣從散騎常侍、丹陽尹任上加中書令，上表推讓中書令，被准許。這時發生旱災，百姓挨餓，顔竣上表請求禁止熬麥穀糖一月，節省米近萬斛。又取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任，父死服喪。纔過了一個月，起任爲右將軍，仍任丹陽尹。顔竣堅決推辭，上了十道表，皇上仍不准許。派中書舍人戴明寶抱顔竣上車，送到郡城官舍。賜給他一襲布衣，用彩綸作棉絮，派主衣官前去穿在他身上。

竣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内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争懇切，并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悦，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

顔竣憑着自己是皇上做藩王時的舊臣，常常極力陳説爲政得失。皇上從登基之後，宮内很有些醜聞，又建造多處建築，顔竣進諫争執態度十分懇切，一切都没有迴避。皇上心中很不高興，多數未被采納。顔竣自認爲才幹足以主持朝政，恩寵舊情無人能比，應當在朝中輔佐皇上，永遠執掌朝政，但他所陳奏多不被皇上采納，懷疑皇上要疏遠他，就請求外放任地方官職，以揣測皇上旨意。大明元年請求任東揚州刺史，請求已被准許，便感到憂慮擔心，無計可施。到州上任又逢母死服喪，不許他離職，衹聽任他送喪回都城，待遇仍很優厚，顔竣更加放不下心，常常對着親人故舊，很是發泄了一些埋怨憤怒。又説朝廷施政錯誤，皇上得失。

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懷挾奸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内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唇腹

及至王僧達被誅殺，認爲是顔竣進讒言所致，臨死時陳述顔竣前後不滿情况，痛恨自己的意見不被皇上聽從。王僧達所説的，大致與實際相符，皇上就讓御史中丞庾徽之參奏顔竣説："窺伺國家權力，陰謀永遠執政。受命選拔官員，煽動人心越來越厲害，出京任官，所作所爲更加放肆。傳達詔令違犯憲章，按舊例必須啓奏皇上，但顔竣認爲申訴違忤冒犯自己，就加以鞭笞羞辱，不顧皇上威嚴，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心懷奸詐，隱藏用心，參預聞知皇上旨意，没有不表現出來的。懲罰就歸於皇上，好的就歸於自己，脅迫恐嚇宰輔之臣，煽動百姓。不考慮皇上

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勛貴，造立同異，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頹。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譏，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説，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

聽聞，心懷猜疑，假意請求任東方牧守，以猜測天子意圖。既已出任地方長官，怨言更放肆，用內心誹謗來比方已是很輕微的了。前年冬天母親亡故，下詔賜他回都葬母，完事也不離去，盤桓了很長時間。又離間權貴，建立異己，就以爲自己被排斥在外，國家命運將被顛覆。再加上在家中品行有虧缺，早就被世人貶議，惡毒對待父親，親友震驚。街談巷議已不是傳聞，應該加以揭露，以顯示教化聖明。請求以所見諸事免去顔竣所任官位，下令太常削奪他的爵位封地。”皇上本不想殺他，姑且祇免官就行了。但顔竣連連上啓謝罪，并乞求饒命。皇上更怒，下詔答覆説：“御史所奏之事，并不是先前所希望你的。卿受榮譽恩遇，正應當到此爲止。攻擊怨恨，已辜負了我的期望，又過分擔心，怕不能活下去，難道這是下級侍奉上級忠誠盡節的表現嗎?”

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强徙交州，又於宫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

到竟陵王劉誕叛亂，因此陷害他，説他勾結劉誕。召來御史中丞庾徽之在面前立刻奏劾，奏議成立，下詔先折斷脚，然後在牢裏賜死，妻子兒女被赦，流放遠方。兒子顔辟强遷徙到交州，又在宫亭湖被沉湖殺害。顔竣的文集流傳於世。

顔測　顔臭

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録事參軍。以兄貴爲憂，先竣卒。

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臭，伏事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臭，延之第三子也。

顔竣弟顔測，也以善寫文章受賞識，官做到江夏王劉義恭大司馬録事參軍。因兄長顯貴而擔憂，比顔竣早死。

宋明帝即位，下詔説：“顔延之先前親自爲師訓導朕，情誼交情都很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顔臭，在朕爲藩王時事奉朕，故舊情深，可提拔爲中書侍郎。”顔臭是顔延之第三個兒子。

顔師伯

顔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

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

顔師伯字長深，是顔竣的族兄。父親顔邵，剛正有控制局面的能力，爲謝晦領軍司馬。謝晦鎮守江陵，請求任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事務都委任他處理。顔邵憂慮謝晦有禍，請求任竟陵太守，未來得及到任，正巧謝晦被討伐，顔邵服毒而死。

顔師伯少年父死貧窮，閱讀經書傳記，很精通聲樂。弟顔師仲之妻，是臧質之女。臧質爲徐

州，辟師伯爲主簿。孝武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

州太守，辟任顏師伯爲主簿。孝武帝爲徐州太守，顏師伯仍留任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此時爲諮議參軍，愛他詼諧機敏，引薦給孝武帝，任命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巴結，極受賞識。及至孝武帝離任，顏師伯任主簿送行。

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啓爲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

孝武帝鎮守尋陽，啓請宋文帝任顏師伯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對典籤官員說："中郎府主簿，哪能用顏師伯。"孝武帝啓奏求任顏師伯爲長流正佐，文帝又說："朝廷不能任命他，郎官你可以持板上奏，但不宜署長流官員。"就板奏爲參軍刑獄。等到討伐元凶時，纔轉任主簿。

孝武踐阼，以爲黄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群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悦，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

孝武帝即位，任命顏師伯爲黄門侍郎，累遷侍中。孝武帝大明元年，封平都縣子。親信寵幸隆重親密，群臣中没有第二人。大量接受錢幣賄賂，家産累計達千金。孝武帝曾與顏師伯投摴蒱賭博，孝武帝擲得雉面，大悦，説必定勝利。顏師伯後擲得盧面，孝武帝大驚變了臉色，顏師伯趕緊收攏骰子説："差點是盧。"這天，顏師伯一下輸了百萬錢。接着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皇上不想權力威信在臣子手裏，前後主持選官的人僅止於奉行文書，顏師伯却獨斷專行，所奏請没有不批准的。

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并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黄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

孝武帝大明七年，任尚書右僕射。這時分别設置兩個選官之職，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同任吏部尚書。顏師伯的兒子四處活動周旋以推舉寒門出身的張奇爲公車令，皇上以爲張奇資格不够，讓他兼任管市場的市買丞，以蔡道惠取代他。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黄難、周公選等人壓下蔡道惠的敕令，讓張奇先就任公車，不施行張奇兼任市買丞之事。顏師伯因兒子干涉選官受連累，謝莊、王曇生被免去官位，潘道栖、褚道惠被殺棄市，顏禕之等六人受鞭杖之刑一百下。顏師伯不久領太子中庶子，雖然被黜貶受挫，但受到的信任一如當初。

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領衛尉。

孝武帝臨死時，顏師伯接受遺詔輔佐幼主，尚書中事專委任給他。廢帝即位，顏師伯不久就掌實權，加領衛尉。

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凑，游其門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納貨賄，家産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

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顏師伯掌權時間久了，天下臣民都紛紛投靠他，登門交往的人的爵位没有不超過應得的名分。大量接受錢幣賄賂，家財豐厚起來，妓妾音樂，盡選天下最好的，宅第園林池塘，在當時第一，驕奢淫欲深爲士人所痛恨。又遷任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想親理朝政，轉任顏師伯爲左僕射。任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削奪他的京尹之職，又分散他的臺官權力。顏師伯這時纔恐懼，與柳元景謀議廢立皇帝。

當初，顏師伯對朝政獨斷專行，不讓沈慶之參預商議，對令史説："沈公是個爪牙，怎能夠參預政事。"沈慶之聽了恨得咬牙切齒，就泄露了他的陰謀。不久與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一道被殺死，六個兒子都被殺了。宋明帝即位，賜謚號爲荒。

沈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吴興武康人也。祖寂，晋光禄勳。父宣，新安太守。

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

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悦。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豫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

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劭大怒，會殷冲救得免。托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録事參

沈懷文字思明，吴興武康人。祖父沈寂，晋光禄勳。父親沈宣，新安太守。

沈懷文年少愛好玄學，善寫文章，寫了《楚昭王二妃詩》，被世人稱道。任江夏王劉義恭東閤祭酒。父死服喪，新安郡的故舊送禮豐厚，葬禮完畢，剩餘的都分給親戚，一點都未留下。宋文帝聽説後嘉獎他，賜給他奴婢六人。服喪期滿，拜任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召居住鍾山，後往南回廬江。何尚之在道上設宴餞行，文人都來了。寫作連句詩，沈懷文寫的尤其美，辭句文采高過所有在座的人。隨王劉誕鎮守襄陽，沈懷文外放就任後軍主簿，和諮議參軍謝莊共同掌管寫文書，任義成太守。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劉誕應當爲廣州刺史，要任沈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拜任通直郎。沈懷文堅決推辭南行，皇上不高興。弟弟沈懷遠娶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劉劭搞巫蠱活動，王鸚鵡參加了，事情敗露，沈懷文因此貶官，爲治書侍御史。

元凶劉劭殺父篡立，任沈懷文爲中書侍郎。孝武帝進京討伐，元凶叫沈懷文寫檄文，堅決推辭。劉劭大怒，正好殷冲營救纔得以免死。假托有病跌下馬，潛逃去新亭，擔任竟陵王劉誕驃

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内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録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

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

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悦，容虧化本。"又不從。

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

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

孝武嘗有事圜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悦。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兹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

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禄，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

騎録事參軍、淮陵太守。這時國哀尚未解除，劉誕要設置内齋。沈懷文認爲不合適，就作罷了。不久轉任揚州中從事史。當時議論任省録尚書，沈懷文以爲不適宜，皇上議論時不聽從。遷別駕從事史。

及至江夏王劉義恭遷西陽王劉子尚爲揚州刺史，沈懷文任職如故。這時火星一直在南斗，皇上就廢棄西州舊館，派劉子尚移居東城以鎮壓星相。沈懷文説："天道顯示變故，應該以德政應變，今天即使空出西州，恐怕没有益處。"不被聽從，但西州終究廢置。

孝武帝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這時朝議要依古制建立王畿，揚州移歸會稽，還因是星象變故的原因。沈懷文説："周朝制定封畿，漢代設置司隸，分别是因時制宜，不是存心相反。安撫人民安定國家，其標準一致。假如是人心安定，天也聽從它。没有必要改今制以追隨古制，乃至同一。神州大地，歷代相傳，與邊境州郡不同，時而設置時而撤置。既然物理人情不高興，可能有損教化之本。"又不聽。

大明三年，劉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實管州府事務。當時關押囚犯很多，動輒要關一年，沈懷文到任，審訊五郡九百三十六個案子，衆人都稱贊他公平。

入宫爲侍中，寵幸親密。竟陵王劉誕以廣陵爲基地造反，等到攻陷廣陵城，士庶人士都被迫裸身，鞭笞面孔，然後處以死刑，在石頭城南岸聚攏所殺的人頭，稱爲髑髏山。沈懷文説這不合適，皇上不采納。

孝武帝曾有事去圜壇祭天，未到期，連夜陰雨。第二天清晨雨止，風和日麗，雲色很美，孝武帝上壇大悦。沈懷文慶賀道："先前漢皇后郊祀太一，明亮的太陽與月亮重叠，神光四射。今天陛下有事行此禮，而前夜有及時雨相迎，早晨又有清麗的景物，這實在是陛下聖明感動天神所致，臣願和侍臣賦詩。"皇上笑着説好。

揚州治所移到會稽，皇上忿恨浙江以東人民不和睦，要貶下他們的功勞，衹有西州故舊不改。沈懷文説："揚州搬遷治所，既已違背人情，

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

而一州之內有兩種規格，尤其有失大體。”皇上不聽從。

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悦。

沈懷文與顏竣、周朗一向很好，顏竣因失寵而被殺，周朗也因違背旨意而獲罪。皇上對沈懷文説：“顏竣若是知道我殺他，也就不敢如此。”沈懷文默然。又曾在歲末和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令入省，未來得及進去，王景文在言談之間等量齊觀地稱贊顏竣、周朗等人之美，沈懷文跟着附和。顏師伯後來告訴皇上，叙述了王景文等人的這些話。沈懷文屢次冒犯違忤皇上，至此皇上加倍不悦。

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

皇上又破壞慣例令諸郡士族人充任將吏，但他們都不服役，乃至都逃亡了。加以嚴格控制但仍不能禁止，就改用軍法處置，抓到了就處斬。人們都逃竄入山湖，聚合爲盜賊。沈懷文又因此進言。

齋庫上絹年調巨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

齋庫需民間上貢絹匹，年調運量達萬匹之巨，綿的上貢量也有此數，期限嚴格。民間買絹一匹價漲到三二千，綿一兩值三四百，貧困的人賣掉妻子兒女，甚至有的上吊自殺。沈懷文詳細陳述人民的困境，因此徵收絹綿數量有所減少，不久又還原。

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遍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

劉子尚等諸皇子都設置旅舍，追逐十分税一的小利益，爲害遍及天下。沈懷文又説：“排列店鋪販賣商品是古人所非議的。卜式説明不下雨的緣由，桑弘羊受到導致旱災的指責。如果費用不充足，應該適當節省。”不聽。

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

宋武帝孝建以來，貶抑諸位皇弟，而廣陵之亂以後，又更加嚴厲。沈懷文説：“漢明帝不讓自己的兒子比作漢光武帝之子，前代史載認爲是美談。陛下既已明白管、蔡被誅殺的情况，臣願寄予唐、衛崇高的希望。”等到海陵王劉休茂被殺，想要實現前面所議過的。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刺探到秘密旨意，先開了議論的頭，沈懷文堅决請求不行，因此停息。

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宫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

當時皇上出游没有節制，太后六宫后妃一直乘副車跟在後面。沈懷文和王景文常常諫止皇上不要屢次出游，後跟隨出游坐在松樹下，風雨驟來。王景文説：“卿可以進言了。”沈懷文説：

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并傳於世。

懷文三子：淡、深、沖。

沈沖 沈淡 沈深

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嘆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録事。

齊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

“一人進言難以爲繼，應一道陳說。”江智深卧在草旁，也說好。不久被召都進入雉場，沈懷文說：“風雨如此，不是聖上親自出游所適宜的。”王景文又說：“懷文所奏啓的應該聽從。”江智深未來得及進言，皇上正射弩，怒容滿臉地說：“卿要仿效顏竣嗎？怎麽總是知道人家所作所爲。”又說：“顏竣這小子，恨不得鞭打他的臉。”

皇上常常舉行宴會，令在座的人都要喝醉。沈懷文向來不飲酒，又不好游戲，皇上說他故意違逆自己。謝莊曾告誡沈懷文說：“您常和别人不同，怎麽長久得了。”沈懷文說：“我自小以來就這樣，豈能一朝一夕改變得了。不是有意不同於别人，實在是生性不能呀。”

大明五年，外放任晉安王劉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次年因正月朝見天子事得罪，被遣返回北方，因女兒生病請求寬恕，臨訴訟時又乞求停三天，到期還不離去，被有關部門追究，免官職，禁閉十年。既已免官，賣掉宅子還鄉。皇上大怒，拘捕起來交付廷尉賜死。

弟弟沈懷遠爲始興王劉濬征北長流參軍，很被親近賞識。因納王鸚鵡爲妾獲罪，孝武帝貶徙他到廣州。刺史宗慤要殺他，正巧南郡王劉義宣造反，沈懷遠很擅長文筆，宗慤起兵呼應，派他寫檄文，并肩負使命去始興王處，與始興王丞相沈法系商討起兵事宜。事變平定，宗慤爲他陳情請命，因此被原諒。在孝武帝在位期間不能還朝。前廢帝在位時回來，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和沈懷文文集一并流傳於世。

沈懷文有三個兒子：沈淡、沈深、沈沖。

沈沖字景綽，學習學術義理，在宋做官歷任撫軍正佐，兼記室。及至沈懷文獲罪被捕，沈沖兄弟前去謝罪，神情悲哀痛苦，看到的人都爲之感傷。柳元景要救沈懷文，向孝武帝進言說：“沈懷文三個兒子身陷艱苦之中，令人不忍看見，願陛下快快定他的罪。”孝武帝說：“應火速殺他，盡他的情分。”最後殺了他。柳元景爲他嘆息，沈沖兄弟也因此知名。累遷司徒録事。

齊武帝爲江州刺史，沈沖爲征虜長史、尋陽

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宫，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并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晋、宋所未有也。

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吴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繢父在儭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并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沈曇慶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

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苻氏事，其書傳於世。

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褘。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

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

太守。齊高帝建元年間，累遷太子中庶子。齊武帝爲東宫太子，把他當作老朋友來對待。等到他即位，沈沖轉任御史中丞、侍中。齊武帝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沈沖和兄長沈淡、沈深名譽有優有劣，世人稱爲“腰鼓兄弟”。沈淡、沈深都歷任御史中丞。兄弟三人都任過司直，這在晋、宋兩朝是從未有過的。

中丞負有判案的職責，被判罪者多結爲怨家。永明年間，沈深彈劾吴興太守袁彖。建武年間，袁彖堂弟袁昂爲中丞，到任幾天，上奏彈劾沈深之子沈繢在父親健在之時雇坐白幔帷車子，免官關押。沈沖母親孔氏在家鄉，鄰家失火，懷疑有人故意縱火燒毁房屋，大聲呼道：“我三個兒子都做御史中丞，跟人家哪有友好的。正恐怕骨肉分離，豈止是焚家。”兄弟後都歷位侍中，武帝正要任命沈沖，不久死去。追贈太常，謚號恭子。

沈曇慶，沈懷文的堂叔伯兄。父親沈發，員外散騎侍郎。沈曇慶在宋做官任尚書左丞。當時年年有水澇旱災，沈曇慶建議設立常平倉以救人民之急，宋文帝采納他的建議却不實施。

大明元年，爲徐州刺史。當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協助戍衛彭城，裴景仁本是北方人，熟知關中很多事情。沈曇慶讓他撰寫《秦記》十卷，叙述苻氏史事，此書流傳於世。

沈曇慶謹慎篤實清廉正直，所任官都有值得稱道的政績。常對子弟説：“我處世没有才能，衹想作厚道的老頭子。”世人以長者稱道他。死在祠部尚書任上。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父親周淳，宋初歷任侍中、太常。兄長周嶠娶宋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個女兒嫁給建平王劉宏、廬江王劉褘。因是皇親貴戚任顯赫的官職。周朗年少愛奇，很有風度，與周嶠志趣不同，周嶠很忌恨他。爲江夏王劉義恭太尉參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向北進攻北

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

魏，應當派劉義恭出朝鎮守彭城，爲各軍大統帥。周朗聽説此事就辭職了。及至劉義恭出鎮赴任，府主簿羊希跟隨前行，致信周朗開玩笑，勸他獻上奇襲進攻計策。周朗回信援引古代道理，文辭瀟灑。

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録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孝武帝即位，周朗爲建平王劉宏中軍録事參軍。當時到處都是指責百官的正直之言，周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負自誇。書奏違忤皇上旨意，自行辭職。

後爲廬陵内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

後爲廬陵内史，郡内荒蕪，多有野獸。母親薛氏想看打獵，周朗就合圍縱火，讓母親觀看。火蔓延燒了郡衙署，周朗都用官俸米建房，賠償所燒掉的範圍。推説有病辭官，被州府有關部門追究，回都城向孝武帝謝罪説："州府有關部門檢舉臣過失多不允當，臣在郡任時猛獸三次吃人，蟲鼠咬莊稼，在這兩件事上辜負陛下。"皇上變了臉色説："州府有關部門不公允，或許是有的。蟲獸之災，祇是與卿無關的小事。"

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顒。

周朗不久母亡服喪，每一次哭必痛哭傷心，其他就不依照服喪禮節了。孝武帝大明四年，皇上派有關部門奏他服喪無禮。詔曰："周朗違背禮節又善狡辯，應當清除，微小的人物不足以亂典刑，特鎖住押付邊遠郡。"於是押送去寧州，在道上殺了他。周朗族孫周顒。

周顒

顒字彦倫，晋左光禄大夫顗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

周顒字彦倫，晋左光禄大夫周顗的七世孫。祖父周虎頭，員外常侍。父親周恂，歸鄉相。

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悦，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

周顒年少時就爲族祖父周朗所賞識，開始做官任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異常賞識他，帶他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縣令，連任府主簿。常説蕭惠開生性險惡，常常進諫，惠開不高興，回答周顒説："天險地險，王侯製造險惡，祇問你怎樣使用險惡就行了。"隨蕭惠開回都城。

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内，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

宋明帝很喜好玄學，以周顒有思辯文才，引進宫殿内，親近他并讓他宿宫内值班。明帝所做的慘毒之事，周顒不敢明顯進諫，就誦經書中因緣獲罪得福之事，明帝也因此小有節制。元徽年

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文惠在東宫，顒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

間，詔令他爲剡令，爲政施恩惠，百姓懷念他。齊高帝輔佐朝政，爲齊王殿中郎。齊高帝建元初年，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回都任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文惠在東宫時，周顒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在殿省值班侍奉，深受賞識。

顒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周顒語言和諧華麗有思辯性，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談空假之義。西涼州智林道人致信周顒大加贊美，說：“手把麈尾談佛理以來迄今四十餘載，很是讀了一些談佛理的書，衹是這道上的黑白是非没有一人談到，爲此生病，没有想到此話說得好入耳。”他的論述如此被推重。周顒在鍾山西建立隱居房舍，官休日就去隱居。

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游侍東宫。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换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轉任太子僕，兼著作，撰寫起居注。遷中書郎，仍兼著作。常常拜訪侍奉東宫太子。年少時從外公車騎將軍臧質家得到衛恒散筆隸書法帖，學得很像。文惠太子令周顒在玄圃茅齋壁上作書。國子祭酒何胤以篆書中的倒薤書法找周顒請求交换，周顒說：“天下有道，孔丘不會交换。”

每賓友會同，顒虚席晤語，辭韵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

常會見賓客朋友，周顒半空着位子表示禮貌地與他們交談，話語音韵和諧對答如流，聽者忘記疲倦。又擅長《老子》、《易經》，和張融相遇，就用玄言相問難，終日不解。清貧寡欲，長期吃素，雖有妻子兒女，却獨自住處山舍。很有機鋒辯才，衛將軍王儉對周顒說：“卿在山中吃什麽?”周顒說：“赤米白鹽，緑葵紫蓼。”文惠太子問周顒菜食哪一道味最好，周顒說：“初春早季韭菜，秋末晚季黄芽白。”何胤也精通信奉佛法，無妻。太子又問周顒：“卿的佛學造詣和何胤相比怎樣?”周顒說：“火途、血途、刀途三道，地獄、餓鬼、畜生、鬱單越、長壽天、盲聾喑啞、世智辯聰、佛前佛後八難，我倆都在所難免，但各人有各人的牽挂。”太子問：“牽挂你們的是什麽?”對答說：“周爲妻所牽挂，何爲肉所牽挂。”他言辭應變就是如此機辯。

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轉國子博士，仍兼著作。太學學生仰慕他的風采，爭着效仿華詞機辯。先前著《四聲切韻》在當時很流行。後死在官任上。兒子周捨。

周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韵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爲剡縣，贓污不少，籍没資財，捨乃推宅助焉。

周捨字昇逸，幼年聰敏，周顒器重他。臨終時對他説："你不愁不富貴，應當用道德挂帥。"長大後博學，尤其精通義理，善誦《詩經》、《尚書》，音韵清潤流利。二十歲時被舉爲秀才，拜任太學博士。堂兄周綿爲剡縣令，貪污不少，被官方没收資財，周捨就讓出宅子幫助他。

建武中，魏人吴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悦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

齊武帝建武年間，魏人吴苞南歸，有儒學造詣。尚書僕射江祐招吴苞來講學，周捨上前去在座上駁倒他，言辭説理道勁有力又瀟灑自如，因此以口才著名。王亮爲丹陽尹，聽説後很喜歡他，辟他爲主簿，政事多委托他處理。遷太常丞。

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吴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

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和周顒一向友好，器重周捨的才能，向武帝進言，召拜尚書祠部郎。增減禮儀，多爲周捨制訂。先前，武帝致信諸王及吴平侯都稱弟，周捨建言，援引武王、周公故事，都稱汝，聽從了。

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爲有公輔器。

累遷鴻臚卿。這時王亮獲罪回家，没故友往來，惟獨周捨特别顧念舊恩情。及至王亮去世，親自操持殯葬，時人稱贊他。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然官職屢經變動，但一直留在省内，極少休假。國史詔誥，儀禮法律，軍旅謀劃，都由他兼管。日夜侍奉皇上，參預機密政事共二十餘年，未曾離開左右。皇上認爲他有公卿輔佐之才。

初，范雲卒，衆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當初，范雲去世，大臣認爲沈約適合任樞管，皇上認爲沈約不如徐勉勝任，於是徐勉、周捨一同參預國政。徐勉因小仇隙中途被撤職，周捨專掌權力，心胸不如徐勉但清正簡約超過他，兩人都被稱爲賢相。

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

當時議論國史，疑慮文帝紀傳名稱。周捨認爲"皇帝本紀籠貫百事，就像《乾象》包舉六爻，今天如追述爲本紀，就包舉不了什麽事，如直書皇上功德，就是傳記而非本紀。應在皇上本紀之前，略加敬述史事"。聽從。

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

周捨占卜應對善辯敏捷，曾住在值班房内，

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悦。與人論謔，終日不絶，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床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騎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慟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

和人們談及嗜好，裴子野説從不吃薑。周捨應聲説道："孔子説'不徹'，裴先生却不嘗。"滿座人都笑了。和人開玩笑，終日不斷，但絶不會泄漏機密。生性節儉樸素，衣服器用，居處床席，就像百姓中的貧困者。常入官府，即使是廣厦華堂，重重閨閤，周捨居處其中就積滿塵埃。用荻葦爲屏風，壞了也不修理。歷任侍中、太子詹事。梁武帝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得始興王相白渦的信，送給周捨衣履及婢女，讓皇上知道了，獲罪免官。以右驍騎將軍知詹事。去世。皇上來哀悼哭泣，感動了左右之人，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號爲簡子。

初，帝鋭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普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當初，梁武帝鋭意收復中原，群臣都説不可，惟獨周捨贊同。普通年間，多次報捷，皇上懷念他的功勞，下詔記述他的美德。認爲"往昔御史因白渦彈劾他，朕恐怕外臣議論説朕徇私情，所以有這次黜免。緬懷愧對此人的一點善行，另外可適當加以褒獎，以表彰善人"。周捨有文集二十卷。兩個兒子，周弘義、周弘信，弟弟的兒子周弘正。

周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

周弘正字思行。父親周寶始，梁朝司徒祭酒。周弘正幼年喪父，和弟弟弘讓、弘直都被伯父周捨收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周捨常與他談論，對他感到十分詫異，説："看你清警思辯，後世知名，應當超過我。"河東裴子野極賞識他，請求把女兒嫁給他。十五歲，召進京補國子生，仍在國學講《周易》，學生學習他的講義。因春末入學，初冬應舉，學校官員認爲上學時間短不許應舉。博士到洽説："周郎二十歲時就講經了，怎能坐等策試？"

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説，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褌，錦絞髻，踞門而

梁武帝普通年間，最初設置司文義郎，在壽光省值班，任周弘正爲司義侍郎。周弘正長得醜但不粗俗，口吃但談吐不凡，譏諷取笑就像演詼戲的藝人，剛直，擅長玄理，爲當世人宗仰。藏法師在開善寺講説佛法，門徒數百人，周弘正年少，不知名，穿紅褌，用錦扎髻，踞坐在門上

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

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復詔答之。

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敕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

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簒之際，使掌禮儀。

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决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

聽講，衆人蔑視他，故不罵走他。不久鑽空子問難，全座人爲之傾倒，法師懷疑他不是凡人，暗中瞭解後，大加賞識。劉顯將要去尋陽，朝廷賢人都在道上餞行，劉顯懸挂帛十匹，約定説："穿怪衣來的人，賞給他。"衆人競相改變平常服裝，不過是長短不同而已。劉顯説："將有一個超過這些的人。"不一會兒周弘正穿緑絲布褲，綉假種，氣宇軒昂地來了，折掉標志取下帛匹。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他的嗣子華容公不能立爲太子，就立晉安王蕭綱爲皇太子。周弘正奏記，請求"發揚目夷至仁之義，堅持子臧大賢節操"。他就是這樣直言抗争。

常自稱有才能没相貌，僕射徐勉主管選拔官員，因他醜陋不能當尚書郎，就致信徐勉，言詞懇切，衹略略升遷爲國子博士。國子學中有塊宋元凶劉劭講述《孝經》的碑，歷代不改，周弘正纔到任，就上表請求刊除。當時在城西設立士林館，周弘正住在那兒講授，聽者中會集了朝野人士。周弘正啓講《周易》疑義共五十條，又請求解釋《乾》《坤》二個《繫辭》，又下詔答覆。

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犯罪應流放，敕令賜放干陁利國。未去，暫時關在監獄中。在獄中獻上武帝《講武詩》，下詔恕罪，仍恢復原官職。

周弘正知識淵博，能識别許多事物，知曉天象，善於根據天象的變化來預測吉凶。梁武帝大同末年，曾對弟弟周弘讓説："國家這幾年有難，當有兵變，我和你不知往哪兒逃。"及至梁武帝接納侯景，周弘正對周弘讓説："動亂從此開始了。"臺城陷落，周弘正阿諛附和王偉，又與周石珍同族，避侯景諱，改姓姬，拜太常。侯景將簒位時，令他掌管禮儀。

及至王僧辯往東方討伐侯景，梁元帝對僧辯説："朝廷大軍臨近京城，朝士誰會先來?"王僧辯説："大概是周弘正吧。以周弘正心智，不會錯過機會，相信能支持獲勝，没有妻兒的後顧之憂，有决策的明智，其餘人碌碌無爲趕不上他。"不久，前部傳來消息説周弘正來了，王僧辯飛騎

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晋氏平吴，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黄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户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秘府圖籍，敕弘正讎校。

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陜，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業。兼故府臣僚皆楚人，并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凋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閑，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悦。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爲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黄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并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

迎接。及至見面，非常歡欣地説："我當然知道王僧達不是錯過機會的人，您可以坐在我膝上。"對答道："可以説是進一步就像放在膝上，老夫憑什麽敢當。"王僧辯即日啓奏梁元帝，元帝親手寫信給周弘正，接着派遣使者迎接他，對朝臣説："晋朝平定吴國，喜得二陸，今天我討伐叛賊，也得到二周。"等他到達，禮節優厚，朝臣没人比得上。授黄門侍郎，在中省值班侍奉。不久遷左户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穿短褲，穿紅衣，被有關部門彈劾。他就是這樣放達。

梁元帝曾著《金樓子》，説："我對諸僧推重招提寺琰法師，對隱士推重華陽陶貞白，對士大夫推重汝南周弘正，他對玄學義理清簡流轉没有窮盡，也是一時的名士。"

周弘正擅長玄學清談，在梁朝末期是玄學領袖。及至侯景叛亂被平定，王僧辯啓奏送秘府圖籍，敕令周弘正讎校。

當時朝議遷都，衹是梁元帝再次主管荆陜，前後達二十餘年，極有感情，不想回建業。再有原公府的臣僚都是楚人，都想建都江陵，説："建康大約是舊都，凋敝荒蕪到極點。况且王氣已盡，又與北方衹隔一條長江，如有不祥，後悔都來不及。而且臣等又聽説荆南有天子氣，今天大概應驗了吧。"元帝没有離去的意思。這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周弘正都侍奉在身旁，皇上回頭説："卿意下如何?"王褒等人因皇上猜忌，不敢當衆公開發言，僅僅是唯唯喏喏。王褒後因爲清静安閑，秘密進諫回丹陽很急切，皇上雖然采納了，臉色很不高興。到次日，當衆對王褒説："卿昨日勸我還建鄴，不能説没有理由，我昨夜想了，心裏還存疑惑。"王褒自知不被采納，就停止了。另一日，周弘正就嚴肅進諫，反復兩三次，説："假如是士大夫，衹聽任聖王所建的首都，本没有一定的去處。至於百姓，未見入建鄴城，就説不是天子，就像各國諸王。今天要歸百姓之心，不可不回建鄴。"當時很受酬謝贊許。周弘正退下後，黄羅漢、宗懍就説："弘正、王褒都是東方人，敬勸回東面，不是爲國家打算。"周弘正私下知道他們的話，一日又在皇上面前折

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并勸還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遍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還，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

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宫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

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代。

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

周弘讓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

損他倆，説："如果是東方人勸皇上回東方，説是爲自己打算，但西方人勸住西方，也不是爲自己打算嗎?"衆人默然，但人心都勸遷都。皇上又曾在後堂宴集文武百官，參預的人有四五百人，皇上想試遍所有人，説："勸我離開的袒露左衣。"於是袒左衣的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是皇上原先的舊臣，且是宦官，頗有才幹，所以皇上提拔了他。在這時勸皇上遷都，説："買臣的家在荆州，豈不願長住這兒，衹是恐怕買臣富貴，不是做官富貴。"皇上對他的話深受感動，最終不能采用。

及至魏平定江陵，周弘正逃回建鄴。梁敬帝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他太子詹事。陳文帝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前往長安迎接宣帝。天嘉三年，從周回來。陳廢帝繼位，領都官尚書，總管五禮事宜。陳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拐杖。陳宣帝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不久敕令侍奉東宫太子講授《論語》、《孝經》。太子以爲周弘正德高望重，敬重爲老師。

周弘正特别擅長玄理，又精通佛典，即使是博學德高的僧人，無人不請他解疑。太建六年，死在官任上，時年七十九歲，追贈侍中、中書監，謚號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文集二十卷，在當時流行。

兒子周豫玄，十四歲時，與他一道坐車回東方，乘小船過渡，看見藤花，周弘正伸手勾花，船翻全部落水，僅周弘正幸免於難，豫玄就得了易驚悸的心病。次子周墳，做尚書吏部郎。

周弘讓生性簡易樸素，博學多識。開始做官，不得志，隱居在句容的茅山，頻頻徵召他却不出山。晚年做了侯景的官員，爲中書侍郎，人家問他原因，回答説："往昔王道正直，可以依禮進退，今天乾坤顛倒，不到任就必將被他人所害，我怕死罷了。"起初彭城劉孝先也推辭任

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并獲譏於代。

命，跟隨兄長劉孝勝在蜀地。梁武帝立廟號，入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兩位隱士在當時都獲譏評。

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周弘讓在梁簡文帝承聖初年，任國子祭酒。承聖二年，爲仁威將軍，把句容作爲駐地讓他居住，命名爲仁威壘。陳文帝天嘉初年，以百姓身份領太常卿、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

周弘直　周確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爲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緩、沛國劉瑴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年聰敏。在梁做官任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和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劉緩、沛國劉瑴一同掌管書記。湘東王出朝鎮守江、荆二州，累功拜授諮議參軍。及至奉承皇上旨意，封湘濱縣侯。累遷昌州刺史。

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王琳起兵造反，周弘直正在湘州，王琳失敗，就投奔陳朝，位太常卿、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

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絶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内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

周弘直正直文雅敦厚，氣質高於他的兄弟。有人問三周哪位最賢，人説“像蜂腰”。陳宣帝太建七年去世。遺疏：“斷氣之後，就買市面上常見現成的小棺材。用平常服裝殮尸，古人慣禮，衹是下世見先人，必須具備禮儀，可以穿單衣裙衫舊鞋。既應該奉養，應當備有手巾，有時遇見故友，又需要香烟，棺内衹放白布手巾粗香爐就行了，此外没什麽要用的東西。”在家去世，時年七十六歲。有文集二十卷。

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

兒子周確，字士潛，容貌風度很美，大度而又行爲檢點。博覽經史，篤好玄學言談。位都官尚書，在陳後主禎明初年去世。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顔、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轢犯難，餌彼慈親，棄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

論曰：文人不拘小節，古今相同。由於輿論好受賞識，所以引起别人的逆反心理。看看顔延之、謝靈運之於宋朝，并非不是在一個時代享有崇高名聲，靈運既因此斃命，延之也在當年不得意，先前抬高他們身價的東西，反而成爲害自己的東西了。顔士遜操筆數落罪過，臨答對時冒險，養育他的父母，被丢棄到獸口，以此爲忠，在以前誥文中聞所未聞。大概殘忍對待自己親人的，必將殘忍對待别人的親人，士遜忘了自己盡

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己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踪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誡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爲尤。顒、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孝，期望申明別人之孝，當然不是公允而合乎道義的嚴父之辭，就難以免禍了。顏師伯處世放縱情感，好進官忘記退下，既以此始也以此作終結，也是活該。沈懷文立足走過的地方，足以追踪古代忠烈之士，致使母親孔氏害怕中丞，其教訓也够深刻的了。周朗一生節操，也尤其瀟灑倜儻。周顒、周捨父子，文雅不絶，弘正兄弟以道義爲業，差不多是遵循禮教的一家人了。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悦（族弟）登之 仲文（仲文子）弘遠（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覬之（孫）憲之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并晋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父劉耽，父親劉柳，都在晋朝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劉湛過繼給他的伯父劉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劉湛小時候有氣度才力，不好浮華，廣泛地閱讀歷史傳記，熟悉前代的典章制度。還未成年便有治理天下的抱負。常自比爲管仲和諸葛孔明。不作文章，也不喜歡議論。

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并稱其器幹。

宋武帝授任他爲太尉行參軍，受到的賞識和待遇很是親厚。劉湛父親劉柳死在江州，州府官員送來的禮物十分豐厚，劉湛一概不受，當時，人們很稱贊他。劉湛守喪期滿，被任命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都贊美他的器識才幹。

武帝入受晋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武帝入京接受晋朝的輔國使命，以他的第四個兒子劉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守壽陽。用劉湛任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因未成年，没有親自處理政務，府州政務一概交給劉湛。義康進爲右將軍，劉湛仍隨從他在府衙轉任。義康又以原先的封號遷任南豫州刺史，劉湛便改任歷陽太守。劉湛爲人剛正，執法嚴厲，貪官得贓一百錢以上的，都處以死刑，部下無不畏懼守法。

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

廬陵王劉義真出任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劉湛又擔任他的長史，仍兼任歷陽太守。義真爲武帝服喪期間，曾命手下人準備酒席，劉湛禁止此事，義真又讓他身邊的人買魚肉等珍美食品，在齋宫内另設厨房。恰遇劉湛進來，於是義真吩咐煮酒烤車螯，要請劉湛一起飲宴。劉湛嚴肅地

設。"義真曰："旦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說："您現在不應當擺設宴席。"義真說："天很冷，喝杯酒有什麽妨害？長史您與我共事像一家人一般，希望您不要生分了。"酒菜送上來了，劉湛站起來說："您既不能以禮法約束自己，又不能以禮法對待别人。"

後爲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悦。華等出，帝目送良久，嘆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

此後，劉湛任廣州刺史，因嫡母去世，服喪離職。期滿，任侍中。當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也任侍中，文帝在合殿同劉湛、王華等四人一起宴飲，玩得很是愉快。王華等人離席回去，文帝久久地用目光相送，嘆息説："這四位賢才是當世的英傑，一起作爲我的喉舌，恐怕後代難得有這樣的人物了。"

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

到撫軍將軍江夏王劉義恭鎮守江陵時，朝廷以劉湛任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管理所轄州府的事務。當時王弘在朝廷任宰輔職務，而王華、王曇首也在朝中主管政事，劉湛自以爲才能不在王華、王曇首之下，因此不願外任。此番去江陵，認爲是王弘等人對他的排斥，心裏很不痛快，他常説："二王如果不是代王王府的故舊，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地位，可以説是遇上機會罷了。"

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咨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關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劉湛自負其才氣，常常欽慕汲黯和崔琰的爲人，所以給他的長子取名叫黯，字長孺，第二子取名叫琰，字季珪。劉琰在江陵病逝，劉湛請求由他親自送葬回京，義恭也替他向朝廷請求。文帝下詔回答義恭説："我也得到了劉湛奏書，我爲他的不幸傷心，不想隨便違背了他的請求；但你年幼，剛剛接手軍機事務，江陵八州的土地廣闊，你管理決斷事情的責任重大，咨詢委任，不可没有適當的人選。思量再三，還是不能同意劉湛的請求。現在回覆劉湛的奏啓，讓他暫且將劉琰在江陵埋葬。近來朝臣相繼棄世，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越來越少，劉湛實在是國家的寶貴人才，我自要讓他回朝，祇因爲他在西夏國的責任重大，必須暫時擱置調他回京的打算。凡慶賀、獎賞、罷黜、刑罰等關係到得失之事，你都應當全部交劉湛去處理。"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

義恭的性情十分狂妄狹隘，年歲又漸漸長大，就想自己獨立處理事務，而往往被劉湛所裁

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受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制。這樣，主官和佐職之間，猜疑和怨恨也就產生了。文帝聽説這種情况，暗中派人責問義恭。義恭便説劉湛没有爲人部下的禮法，并認爲自己已經長大，而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即使是遵奉皇上的旨意，也常出怨言。文帝一向看重兄弟情誼，想對義恭加以撫慰，於是給他下詔説："劉湛是當今的人才，既然委任他的職務，就應當儘量彌合相互之間的縫隙，采用他可以用的意見，摒棄他不可用的意見。"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并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内任，謂爲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禄。由敬文暗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諂如此。

原先，王華已經亡故，王曇首也已經逝世，領軍將軍殷景仁以爲當代的英才逐漸亡故，勸告文帝徵調劉湛入朝。元嘉八年，朝廷召劉湛入朝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和殷景仁一同受到重用。劉湛説："做當代的宰相有什麽難處？這個職務不過正與我南陽郡漢代的功曹相當罷了。"第二年，殷景仁轉任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劉湛代他爲領軍將軍。元嘉十二年，又領詹事。劉湛與景仁平素感情和洽，劉湛又是因爲景仁的建議徵調回朝的，所以劉湛對景仁很是感激和喜愛。而等到兩人都被朝廷重用，相互之間的猜疑和隔閡便漸漸産生了。劉湛以爲殷景仁專管内政，阻隔了自己同皇上的關係。當時彭城王義康獨攬朝廷大權，而劉湛從前是他的高級幕僚，便憑藉當年的情誼傾心交結，想通過宰相的力量挽回皇上對他的感情，搞垮殷景仁，由自己來獨立掌管政務。義康多次在文帝面前替劉湛説話，但事情終没有辦妥。義康的部下和依附劉湛的官吏暗中約束，没有敢登殷景仁的門的。劉湛的黨徒劉敬文的父親劉成没有明白這裏的秘密，到殷景仁那裏去請求授一郡太守的官職，劉敬文知道以後趕緊到劉湛那裏去道歉説："我父親年邁糊塗，竟然到殷鐵門上去求官。這都是因爲我糊塗淺薄，辜負了您對我的栽培，我一家都感到慚愧惶恐，無地自容。"劉敬文奸詐諂媚竟是這樣。

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内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

義康專權，獨攬朝政，威勢壓倒朝廷内外，劉湛對他更是推崇，而對於皇上也就不再有君臣的禮數了，皇上慢慢心中不快。劉湛剛剛回朝任職時，皇上委任給他的職權很重，他很能够講論治國之道，并且熟悉前代歷史，他講起話來，聽

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

的人可以忘却疲勞。他每次進入雲龍門，駕車的人便解開馬匹，隨從的人和儀仗人員可以隨意分散，因爲劉湛不到晚上是不會出宫的，這已習以爲常了。到晚年劉湛煽動義康，欺侮朝廷，皇上雖然内心和他不和了，表面上對他的禮遇還與往日一樣。皇上對自己親近的人説："劉斑剛剛從江陵回朝，我和他談話常看日色早晚，恐怕他就要出宫去了；現在他進宫來我也看日色早晚，是恐怕他不走。"劉湛小名叫斑獸，所以皇上稱他劉斑。後來遷任丹陽尹，詹事如故。

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争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吊。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等從誅。弟素，黄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嘆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元嘉十七年，劉湛的生母去世。此時皇上與義康矛盾已很明顯，大禍就要發生，劉湛也知道已經没有保全自己的餘地了。到爲母親守喪，對自己的親信説："今年一定要破敗了，往常衹是靠了口舌的争辯，所以能推延到今。現在事情已嚴重到如此地步，再没有拖延的希望了。大禍將至，還能久嗎?"於是在屋中埋伏甲兵，以等待皇上前來吊喪時將他刺殺。却又泄露機密，皇上終没有前去吊唁。這年十月，皇上下詔將劉湛逮捕，收交給廷尉，在獄中被殺，時年四十九歲。劉湛的兒子劉黯等人也受株連被殺。劉湛弟劉素，本爲黄門侍郎，劉湛被殺以後，貶於廣州。劉湛剛被逮捕時，嘆息説："這是亂國呀。"又説："不是説没有我應該亂，殺我就是亂法。"到獄中見到劉素，説："竟然還連累到你呀？互相鼓勵去做壞事，惡事不可做；互相鼓勵去做好事，却有今日的下場，有什麽辦法呢！"劉湛生了女兒便殺掉，當時的人都感到奇怪。

庾悦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晋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羲，吴興内史。父準，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悦仕晋爲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

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悦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悦相聞曰："身并貧躓，營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晋朝太尉庾亮的曾孫。他的祖父庾羲，任吴興内史。父親庾準，任西中郎將、荆州刺史。

庾悦在晋朝作官任司徒右長史。桓玄篡奪皇位後，任中書侍郎。宋武帝平定建鄴以後，庾悦經多次升遷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

原先，劉毅家住京口，十分貧窮，曾與同鄉的士大夫到東堂練習射箭，當時庾悦任司徒右長史，一日，他邀集府州的僚屬去東堂，劉毅先到，派人給庾悦傳話説："我們這些人都貧窮困

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并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頓，難得有一個機會出外游玩。您如果想滿足我們的請求，您到哪裏不可以感到適意？難道不能讓我們在東堂玩耍一會兒?”庾悅素來性格粗獷，直往前去，而不答話。劉毅叫大家迴避，衹有他仍然留在堂中射箭。庾悅在東堂擺出飲食十分豐盛，也没有請劉毅一起用膳，因爲劉毅不離開東堂，庾悅已經很不高興了。劉毅又對庾悅說：“我今年没有得小鵝兒，怎麽可以用剩菜賜我?”庾悅又不答話。由此劉毅上表朝廷解除了庾悅的都督和將軍的官銜，衹以刺史身份去鎮守豫章郡。庾悅用自己的親近將領趙恢領一千兵鎮守尋陽，其餘原建威府中的三千文武官吏、士卒全都到劉毅的將府之中，劉、庾二人怨恨很深，互相攻擊凌辱。庾悅平生本不得志，又發背瘡，到豫章郡没有多久就去世了。

庾登之　庾仲遠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晋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

登之字元龍，庾悅同族弟。曾祖庾冰，任晋朝司空。祖父庾蘊，任廣州刺史。父親庾廓，任東陽太守。

登之少以强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荆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

登之少年時即能奮發自立，先任宋武帝鎮軍參軍，因參加討伐桓玄有功，封爲曲江縣五等男。累功升任爲新安太守。謝晦爲荆州刺史，向朝廷奏請登之作他的長史和南郡太守，仍舊任衛軍長史。登之與謝晦都是曹家的女婿，名望地位本來是相同的，一旦做了謝晦的下屬，心中很不舒服。他到刺史廳報到衹說：“我當日就奉命來了。”從没有感激的話。每次進見謝晦，準備的箱囊、書案、座席，缺少一件，他就不肯坐下。登之又曾在謝晦座席上朗誦潘安仁《西征賦》云：“人生有或長或短的命運，仕途有或通或塞的遭逢。”謝晦雖然心中怨恨，而表面上還是對他寬容。

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

後來，文帝討伐謝晦，謝晦抵抗朝廷的軍隊，想用登之留守荆州，登之不同意。謝晦反叛失敗，登之以不能勝任職事的罪名罷官，拘禁後令他回家。何承天跟他開玩笑說：“因禍得福，此理人們不一定都知道。”登之說：“我也差一點與三個小人一起被殺了。”何承天代謝晦寫表狀，表中說：“我要乘舟東下，殺掉那三個小人。”所

以登之以此來嘲笑他。

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悦，出爲吴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

後任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喜歡獨攬公事，不願意聽取下級的意見。而登之性格剛强，他每次陳述自己的意見，義康都不高興，因此出任爲吴郡太守，因貪贓罷官。以後又拜授豫章太守，徵入朝廷任中護軍，未到任去世。

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録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庾登之的兒子庾仲遠，起初在宋明帝府中任輔職，廢帝景和年間，明帝爲了防衛，賓客故舊没有能够到他門上的，衹有仲遠每天都來拜見。到明帝即皇帝位，對他說："您便是所謂疾風知勁草了。"仲遠於是從録事參軍提拔到太子中庶子，死在豫章太守任上。朝廷追贈他爲侍中。登之弟叫仲文。

庾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并加敬，仲文獨與抗禮。

庾仲文任廣平太守，兄登之任謝晦的長史，仲文去看望登之。當時謝晦權力很大，朝中大臣都特别敬畏他，衹有仲文和他以平等的禮節相待。

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

後來仲文爲彭城王義康的驃騎主簿，還未到任，改任丹陽縣丞。仲文既然没有到義康的王府任職，那麽他是否應當對王府的主人行屬吏的禮節呢？因有疑問，朝廷便將這個問題交給主持禮儀的官員去作廣泛討論。中書侍郎裴松之發表議論說："查《春秋》桓公八年，祭公於紀國迎接王后。《公羊傳》解釋說：'女子還在諸侯國的時候本來稱爲女，爲什麽稱作王后呢？因爲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王后的説法是成立的。'推演《公羊傳》的這種解釋，那麽仲文作爲府吏的責任，開始於他接受詔令的日子。名分既已確立，那麽對於他的禮遇也應當跟上，怎麽可以因他没有到任便廢除他的禮節呢？仲文應當行屬吏的禮節。"皇上聽從了這種議論。

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游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

後來始興王劉濬本當鎮守湘州，用仲文任司馬。劉濬不赴任，仍然授仲文爲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此時領軍劉湛輔助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不和。凡朝廷官員與殷景仁來往的，不能進入劉湛門下，衹有仲文可以往來於殷、劉二人之間，真誠地盡忠於朝廷。殷景仁稱

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

病一年多不上朝朝見，文帝便命仲文負責景仁與文帝之間的往來，而劉湛并不因此懷疑仲文。

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强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户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義康到邊鎮任職後，劉湛被誅殺，朝廷用仲文爲尚書吏部郎，同右衛將軍沈演之一起參預朝廷機密，歷任侍中、吏部尚書，兼任義陽王的老師。朝廷内外都依附他，他的權勢壓倒朝野所有的人。仲文爲人强悍急躁而不耐煩，門下食客將不該他處理的事告訴他，他就會怒氣衝衝地罵將起來。他平生没有什麽學問，所以不被衆人所推崇。他很好乾净，士大夫來拜訪他，客人還没走出門就叫人擦拭座席。當時陳郡殷冲也喜歡乾净，他的侍僮没有洗澡更衣，不能到他身邊，但士大夫穿着稍爲不整潔，他還是常常接待他們。這與庾仲文好潔的習慣相反，常因此被人譏諷。

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仲文主持官吏的選拔，既不注意士大夫的意見，又很喜歡接收賄賂，他用少府卿劉道錫任廣州刺史，道錫到任之後，給仲文送了一部白檀木做的車子，仲文經常乘坐。有人將此事告訴文帝，文帝見到仲文，問他説："聽説劉道錫送了您一部小車，裝飾非常美麗，有這事嗎?"仲文害怕，趕緊起身謝罪。

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

又有一次仲文有急事請假回家，吏部的令史錢泰、主客曹的令史周伯齊出宫到仲文宅中請示公務。錢泰會彈琵琶，伯齊善於唱歌，仲文因此留他們在宅中過夜。按照尚書的工作制度，令史請示公務不能滯留在外，就是八座官員的指派也不能允許，因而被有關官員告發。皇上對於仲文一向看重，想要寬恕他，於是召見尚書右僕射何尚之，聽取他的意見，尚之全面地陳述了仲文的功過得失，奏文上説：

> 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疏。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

> 仲文所作壞事，堆積如山，如果放縱而不糾正，又怎麽能嚴肅政紀?晉武帝不算賢明的君主，撤了鬲國令史的官職，便能奮發圖强。華廙受到的待遇不差，廢置多年，以後再次出仕，不過改任城門校尉罷了。如果説仲文有誠心於國家，那麽我并不知道他爲國家做了什麽有益的事。他的政績要説與殷景仁比較，也没有什麽分别，同劉湛的劣迹比較，他也不算疏遠。况且殷景仁當時的得

掩其惡。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説，便即遠出。陛下聖睿，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釁，既自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擊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辨有所得失。

意功績，怎麽可以輕視。可是縱然他對於國家有一些精誠，又怎麽可以掩蓋得了他的惡行。賈充爲國家建立了功業，成爲晉代的大臣，雖然他的事業不被稱頌，也没聽説他有什麽大罪，而諸位大臣在皇帝面前進言，賈充便立即遠遠地離開了朝廷。陛下您聖明睿智，爲什麽對仲文的處分遲遲不決，直到現在？仲文身上的事端，比范曄事發以前的惡兆要多，所差的祇是仲文還没有反叛罷了，臣希望皇上認真地思考。皇帝試着用各種可以處分的意見普遍地訪問可以顧問的人，臣子們看到皇上對仲文既是如此厚待，恐怕不會給仲文太大的傷害，所以去徵求意見的時候，須説明將不受到猜疑指責的意思。如不這樣，也就聽不到人們對於庾仲文的功過是非的議論。

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

當時仲文自己辯解説他不懂得臺省制度，錢周二令史又都説在外住宿也没有什麽可以嫌疑的。文帝則認爲這麽一件小事不足以作爲傷害大臣的理由，何尚之又上奏説：

令史具向仲文説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又云“不痴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

當時兩位令史一起向仲文説了不得停留在外的意思，仲文全不聽他們的話，他不是不懂得制度，祇是隨便留人罷了。雖然是令史出宮，畢竟大大地損害了朝廷的制度，又不能説這是小事。當年謝晦的聲望不是今天一般人所能够比擬的，因爲一件事情的錯誤，罷免了侍中的官職。王珣當代賢士，稍有過失，桓胤則因春狩的謬誤，皆貶授官職，何况公然違犯法度呢？孔萬祀身居左局，他説：“仲文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和别的尚書不同。”又説：“不痴不聾，不成姑公。”他敢説這樣的話，也是令人奇怪的。

文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

文帝聽了尚之的話，還是猶豫不决，又讓何尚之進一步陳述他的意見。尚之詳細陳述仲文的罪過説：

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

我想到張遼的話，他説：“雖然關羽和我如同兄弟，而曹公與我如同父子，我怎麽可以不把關羽終要回歸玄德的心事報告曹公呢？”静觀現在爲人臣子操心國事的很少，

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

我對此種狀況，也緘口不言。日月的光輝，還有被遮蔽的時候。這樣一來，不瞭解我的人豈不要說我有同人爭競的用心，現在想來使人感到失望。我與仲文交往，一起受到皇上的接納恩寵，不應該再有誰厚誰薄的意見。太尉昨日和我說到仲文有許多不妥當的事，不是祇有一條。遠近人士對他都推崇畏懼，他的威勢震動國內。仲文原先與劉德願關係極壞，德願親自拿了一把極爲精美的琵琶送他，關係便親密了。市令盛馥送他幾百根木材幫助他修建住宅，恐怕别人知道，寫了假的收買文券。劉道錫對他偶有饋贈，便用了他作爲廣州刺史的薪俸的一半。劉雍自己說他得到仲文的幫助，對待仲文像對待父親一樣，夏天送甘蔗，那甘蔗新鮮得像剛剛從地上收割起來的。用公家的差役給仲文運輸柴火，車輛不斷於路。仲文看見别人有東西，少有不向人索取的，聽說劉遵考有木材便要木材，見他有好燭槃又向他要燭槃。選用官吏不能公平，這就不逐一稟報了。太尉又說庾仲文没有一點與人共事的樣子，凡是選拔官員全是他的主意，祇是讓太尉知道罷了。仲文提議由虞秀之作黃門侍郎，太尉不予附和，所以罷議了。太尉近來給仲文疏通，想用德願的兒子任州西曹，仲文却將他啓用爲主簿，又立即告訴德願要他感謝太尉。這種泄露機密、賣恩賣賄的事情，前前後後又哪有完呢？因此，對於仲文即使不給論罪，也應當讓他離開朝廷。自從裴劉受到刑罰以來，將領們爲朝廷百倍地出力，今天的事情是好是壞是可以考察的。如果現在皇上能憤然發怒，嚴明法制，陛下便可以閑居宮中，不再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帝欲出仲文爲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

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文帝想外放仲文出任爲丹陽令，又將此事去徵詢何尚之的意見，尚之回答說：

庾仲文犯下罪行，辜負皇上的恩寵，而陛下猶豫於昔日的情分，不忍心完全按照法律作出制裁，因此纔授予他京城長官的顯赫官位。這樣一來，恐怕全心爲國的人就没有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采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己之意耳。

了，而任意狼貪的人則會隨着日月的推移越來越多。照我聽到的天下人的議論，仲文常常是如塵掩日月，遮蔽了聖上的光芒，没見他給您增加一毫的光亮，他竟然更加顯赫，他真是老王雅了。古人說，没有賞罰，就是堯舜也不能治理國家。陛下怎麽可以坐看皇家的聲譽受到如此嚴重的損失，被一個凡人所迷惑。即使賈誼、劉向再生，豈不讓他們激昂慷慨流涕在這聖明的時代？我以前曾向皇上報告過范曄的一些迹象，當時也就是恐怕他獨犯朝廷，走向極端，祇要是我心中感受到的，嘗不能不向皇上奏明，這叫做“就是九死也不後悔”了。我認爲此次應暫將仲文外放，如能改變行爲，在他的職位上有顯著的政績，再還朝也就不難了，由此能够稍稍地使國家的法紀得到執行，略略應對國内人士的責問。現在仲文的罪過如山，却依然得到朝廷尊榮的任命而不受到什麽損害，如果仲文又有大的罪行，那麽誰還敢啓奏皇上知道？這樣，就知道陛下不能聽取臣子的意見，所以臣子也就不能憑自己的意思說話了。

又曰：

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是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嘆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

又說：

我看到劉伯龍，他對於仲文的所爲十分激憤，據他說有人送張幼緒，幼緒對人說：“我雖做了一個縣令，可欠下了三十萬錢。庾仲遠仍應當送到新林，見到被綁縛者還不能解手。”荀萬秋曾去拜訪仲文，在仲文府上遇見一位客人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嗎?”客人說没有。又問：“有好馬嗎?”又說没有，祇有好的驢子。仲文便回答說：“這正是我特別喜歡的。”客人出門了，我便聽到仲文向客人要驢子。據說劉道錫是仲文舉薦的，仲文就向道錫索取他嫁女兒的用具及祭祀用器，這些物品竟達百萬以上的款項，還有人說不止此數。選令史章龍對我說起仲文，也嘆息他接受賄賂太過分了。說他得到劉道錫出嫁女兒的銅爐要四個人纔能抬得起來，得到細葛斗帳等物件數也數不清

無，不審少簡聖聽不？

楚。他在任尚書吏部郎時叫僕人出賣酃酒，贏利是百分之十，這也是自立臺閣以來所没有的，不知有人稍微啓奏聖上没有？

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録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文帝這纔准許了有關官吏的奏議，罷免了仲文的官職。他在家中去世。文帝念他從前的忠誠，追贈他原來的官職。他的兒子是庾弘遠。

庾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并殺之。

弘遠字士操，清儉樸實有士人的聲譽。在齊朝作官任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起兵抵抗東昏侯蕭寶卷失敗，被斬於朱雀航。將要受刑，要一頂帽子戴上，他説："子路臨死要戴上帽子，我也不能不戴帽子而死。"又對圍觀的人説："我不是賊，而是義兵，是爲你們請命罷了。陳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如果聽我的話，天下百姓將可以免於災難痛苦了。"弘遠的兒子子曜纔十四歲，抱着他父親，乞求代父受刑，於是與弘遠一起被殺了。

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文的堂弟徽之任御史中丞。徽之的兒子庾漪，爲齊代邵陵王的書記。庾漪的兒子庾仲容。

庾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

仲容字子仲，小時候即成孤兒，由叔父庾泳養育。到他長大，隔絶與人交往，專心精究學問，白天黑夜手不釋卷。

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宫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并以强學爲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并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吴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

起先，他任安西法曹行參軍，當時庾泳位尊名顯，吏部尚書徐勉準備用庾泳的兒子晏嬰作太子屬官。庾泳哭泣着請求説："我哥哥的兒子仲容小時候即成孤兒，人才還可以，我希望能將晏嬰的職事轉給仲容。"徐勉同意庾泳的請求。任用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當時平原劉峻也在安成王府中任府佐，他們都因爲發奮好學受到安成王的禮遇。此後，仲容又先後任永康、錢唐、武康縣令，但都没有政績，多次因受到别人的劾奏被免官。很久以後，拜任安成王記室。當他隨安成王離京去封地時，皇太子因舊時的恩義賜宴餞行，并給他贈詩説："孫子奔走於陟陽道，吴起崛起於朝歌縣，都不及你起身於草莽之間，在臨華殿享受盛大的酒宴。"當時人們頗羡慕此種榮耀。

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

後來任尚書左丞，因爲糾察官員不公被免

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游會稽卒。

官。仲容博學，小時候便有很大的名聲，很是意氣放任，喜歡縱酒，又好高談闊論，士人們因此對他不滿。衹與王籍、謝幾卿感情相好，王、謝兩人當時也與一般人合不來，便與仲容互相往來，狂放醉酒，不檢點自己的行爲。仲容遭遇太清年間的侯景之亂，游於會稽，去世。

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於代。

仲容手抄諸子書三十卷，各家文集三十卷，各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都流行當世。

顧琛

顧琛字弘瑋，吴郡吴人，晋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惔，并爲司徒左西曹掾。

顧琛字弘瑋，吴郡吴縣人，晋代司空顧和的曾孫。他的祖父顧履之，父親是顧惔，都任司徒左西曹掾。

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虚。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録事參軍。

顧琛爲人謹慎實在，不好浮華，開始作官任州從事、駙馬都尉，經多次升遷爲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派遣到彦之攻取河南，大敗，武器盔甲都丢光了，武庫因此空虚。文帝舉行宴會，有投降的人在座，文帝問顧琛庫中還有多少武器，顧琛謊言回答説還有十萬人的武器。本來庫中武器儲量多少的秘密是不能説的，皇上發問以後，後悔不該這樣問。當顧琛以謊言回答，皇上認爲他回答得很好。尚書寺機構有制度，八坐官員的下屬隨從而入者按不同等級就座，不能雜入一般人士。顧琛將同族中人顧碩的名字放在尚書張茂度門下，而與顧碩同席就坐。因此，受到指責，第二年便從尚書寺中打發出來，免去中正的職務。凡尚書寺中官員，大罪則免官，小罪便批評放出。被放出後，如果他的原來官職一百天没人代理，就讓他恢復原職。顧琛仍然因爲彭城王劉義康的奏請，又補授司徒録事參軍。

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

元嘉十五年，顧琛出任義興太守。起初，劉義康請顧琛進入他的王府，是想將重要機密都交給他，但顧琛不能秉承劉湛的意見辦事，所以不久就被排斥在外。元嘉十九年，顧琛調任東陽太守，是想讓顧琛來防守彭城王義康，顧琛堅决推辭這一委派，違反了皇上的意志，因此被罷免回家多年。

及元凶弑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

到劉劭殺文帝自立爲皇帝的時候，分出會稽等五郡立爲州，用隨王劉誕任刺史，便以顧琛

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吴興太守。

任會稽太守。劉誕起兵抵抗孝武帝時，加顧琛爲冠軍將軍。平定劉誕以後，顧琛遷任吴興太守。

孝建元年，爲吴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吴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

孝建元年，任吴郡太守，因爲參與劉誕起義有功，朝廷封他爲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吴縣縣令張闓因爲母親守喪不遵禮法，被逮捕交付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對張闓一案處理不當，本當因此受到彈劾。顧琛對此却在衆人面前説，"張闓開始受到彈劾的時候，曾多次作出申明"。又説"應當奏啓皇上讓沈文秀仍爲縣令"。孝武聽了大怒，説顧琛將惡人的責任歸於皇上，免了他的官職。顧琛因母親年老仍還鄉居家。

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并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吴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

顧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都曾在竟陵王劉誕府中任職。劉誕反叛，派門客陸延稔携帶書信授顧琛及其子弟官位。此時孝武帝因爲顧琛一向在劉誕府中任事，或者他會有反叛的圖謀，於是派使者送信給吴郡太守王曇生，要他將顧琛父子殺了。恰好陸延稔先到，顧琛等人即將他逮住殺了，然後顧琛又派他的兩個兒子將延稔的頭送給孝武帝，報告事情的經過。孝武帝派出去誅殺顧琛的使者，與延稔同一天到達吴郡而顧琛没有被殺害。

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吴中作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

顧琛的母親孔氏此時已一百多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在吴中作亂，用他的女兒爲貞烈將軍，全部屬官都用女人，用顧琛的母親孔氏爲司馬。到了孫恩作亂以後，東方州郡百姓饑荒，人吃人，孔氏散家中糧食以賑濟鄉里百姓，使許多人得以存活，他們生了兒子都以"孔"字作名字。

琛仍爲吴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盗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

顧琛仍任吴興太守，第二年因郡中人多剪大錢以及偷鑄小錢獲罪被免官。歷任都官尚書。

廢帝即位，爲吴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吴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吴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吴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

廢帝即皇帝位，顧琛又任吴郡太守。起先，顧琛在景平年中任奉朝請，告假東歸，天色將晚，舟到方山。此時有商船、客船數十條全都停泊在岸邊，見有一人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頭巾，拿着鞭子指揮那些船隻説："顧吴郡的部隊就要到了，應當停泊在這裏。"於是原來停在這裏的船各分東西。一會兒，有一條僞裝的船到來，划船的人用力很小，仍然停泊在原來的地方，有人問："顧吴郡什麽時候到?"那條船上的

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吴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人回答説："没有顧吴郡。"又有人問："這來的是什麽船?"船上的人回答説："是顧朝請罷了。"附近的人没有不感到驚奇的。顧琛心中知道這是好的徵兆，於是立下誓言説："我如果能爲郡太守，定當在此建立廟宇。"到現在，顧琛果然做了吴郡太守，於是在方山建廟，名稱白馬廟。

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

明帝泰始初年，顧琛與四方叛兵一同作亂，兵敗，送母親逃往會稽，朝廷軍隊追來，歸降，後任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去世。

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厘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吴興丘深之及琛，吴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吴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琛的第二個兒子顧寶先，大明年間，任尚書水部郎。原先，顧琛被左丞荀萬秋所彈劾，到寶先任水部郎時，萬秋還在職，他聲言不禮拜荀萬秋。孝武聽説此事下詔書説："批評和糾察違反與怠慢朝廷的行爲，這是御史的職責，如糾察不公，自然應當改正。而近來，不論彈劾輕重，隨便就使私交斷絶，要將此種風氣壓抑下去，就是要使主持法制的人嚴肅地執行法令。"原先宋代江東尊貴顯達的人中，有會稽孔季恭的兒子孔靈符、吴興丘深之和丘琛，操東吴口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吴興烏程人，任侍中、都官尚書，在太常任上去世。

顧覬之

顧覬之字偉仁，吴郡吴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晋平原内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曹掾。

顧覬之字偉仁，吴郡吴縣人。他的遠祖顧謙字公讓，是晋代平原内史陸機的姐夫。祖父顧崇，任大司農。父親顧黄老，任司徒左西曹掾。

覬之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覬之竟免。

覬之爲謝晦的衛軍參軍，謝晦喜歡他的高雅淳樸，對他特别賞識。官至尚書都官郎。殷景仁與劉湛的矛盾日益尖鋭，覬之不願和景仁長久交往，於是以脚疾辭官，回歸故里。每夜常在床上行走，家人對此都私下感到奇怪而不知道他的用意。到義康被貶斥廢爲庶人，朝中人士多因此遭到災難，覬之竟然没有受到牽連。

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覬之後來任山陰縣令。山陰是大縣有三萬户人家，前後官長日夜不得休息，事情還是辦不完。覬之以簡捷的方法處理繁雜的事務，因此縣裏平静無事。白天垂着門簾，庭階閑静，自宋代立朝以來的山陰縣令，政務簡約而事情又能得到治理的，没有誰能比得過他。

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

後來，覬之任尚書吏部郎。他曾在文帝座上議論江東人物，説到顧榮，袁淑對覬之説："您是南方人，南方人士膽小手軟，哪能治理盗賊?"覬之嚴肅地回答説："您爲人忠義，竟然取笑别人?"袁淑面有愧色。孝建年間，覬之任湘州刺史，因有政績著名。

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子棄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遵往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

大明元年，徵召任度支尚書，轉任吏部尚書。當時沛郡相縣唐賜到鄰村一家姓彭的人家飲酒，因此得病，吐出二十多種蟲來。唐賜的妻子張氏聽從唐賜的臨終遺言，死後，親自給唐賜剖腹檢驗，見五臟全都爛碎。郡縣官吏認爲張氏殘忍剖腹，唐賜的兒子唐副又不制止母親。判爲妻子傷害丈夫，服刑五年；兒子不孝敬父母，唐副殺頭。這一判决，并不符合法律。三公郎劉勰奏議説："唐賜的妻子痛苦地實踐丈夫的遺言，他的兒子瞭解他的母親而不加干預也合乎情理，推究這一事件的始末，考察張氏母子的心理，不是殘忍，我以爲應當哀憐他們。"覬之奏議説："作爲妻子而忍心做出殘酷的事來，不應當委曲地通融卑微的情感，我以爲唐副是不孝，張氏同樣是無道。"皇上下詔同意覬之的奏議。

後爲吴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

此後，覬之任吴郡太守，寵臣戴法興權勢超過皇帝，但覬之從不對他曲意逢迎。左光禄大夫蔡興宗與覬之交好，嫌覬之風節過高。覬之説："辛毗説過，孫資、劉放不過使我不做三公罷了。"後來逝世在湖州刺史任上，謚號稱簡子。

覬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吴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嘆彌日。

覬之家庭和睦，受到州郡百姓的尊重。他的兒子顧綽有豐富的私有財産，鄉村的士子庶民中許多人都欠他的債，覬之禁止他兒子放債，但不能制止。到後來覬之做了吴郡太守，誘導顧綽出契約文券一大橱，覬之叫把它們全都燒掉。對遠近士人百姓宣布，所欠債款都不要還了。顧綽知道以後，整日裏又是煩惱，又是嘆息。

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覬之常常認定人的名分是命中注定的，不是智力可以改變的，所以一個人衹應該自重自持，聽任自然，任從天意、命運的安排。而愚昧的人没有此種通達，胡思亂想，希望僥幸成功，白白地損害了清雅的風尚，却無關得失。於是用這個

大意，命他的侄子顧愿撰寫了一篇《定命論》。

顧愿

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

顧愿字子恭，父親顧深之，任散騎侍郎。顧愿好學，有才華文采，逝世在太子舍人任上。覬之的孫子是憲之。

顧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决。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憲之字士思，性格尤其清高正直。宋元徽年間，任建康令。當時有偷牛的人，與牛的主人爭牛，各人都説是自己的牛，二家的言辭證據都一樣，以前幾任建康令都不能裁决，憲之到了建康，審察這件案子，叫人解開牛繩，聽任那牛走去，牛一直回到主人宅子裏去，偷牛的人這纔認罪，當時人稱憲之爲神明。至於有權勢的要人前來求情，托辦事情，部屬貪污殘暴，一律依照法律，秉公辦理，没有苟且放任的。他的性子又很清廉儉樸，努力從政，很得人民的擁護，所以京城飲酒的人對美酒便稱爲“顧建康”，這是以美酒來比喻憲之的清純美好。

仕齊爲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椁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奂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後來在齊國作官任衡陽内史。這以前，衡陽境内連年瘟疫流行，百姓大半死去，棺材賣得很貴，尸體都用葦席包裹，丢在路旁。憲之一到任便分别指示所屬各縣，尋找死者的親屬，叫將全部尸體埋葬。如果是親屬全部死去的，憲之便拿出自己的薪俸使僕役去掩埋。又衡陽的風俗，山裏人有病便説是先死的人作的禍害，都掘挖了墳墓，打開棺材，用水清洗枯骨，叫做除祟。憲之告訴百姓，説明生死有别，兩者事不相關，於是改變了這種除祟的風俗。當時刺史王奂初至任上，瞭解到惟獨衡陽郡没有訴訟，於是感嘆地説：“顧衡陽的教化太好了，如果本州九郡都能像衡陽郡一樣，我還有什麽事可做呢?”

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吕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横。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争赴吊，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

後來任東中郎長史，代理會稽郡太守職事。山陰人吕文度受齊武帝寵愛，在餘姚建築住宅，規模很大。憲之到了會稽郡，當天就把它拆除了。文度後來歸葬餘姚，郡縣官吏争相前去吊唁，憲之不聞不問。文度很恨憲之，但到底不能傷害憲之。

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吴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

當時西陵的守將杜元懿認爲吴興郡歉收，會稽郡豐收，所以販運糧食的商人超過往年一倍。

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

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僦以納税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己功，或禁遏别道，互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吴興頻歲失稔，今兹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舊格新减，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并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盗臣。"言盗公爲損蓋微，斂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西陵的牛埭税，官價拖船一日三千五百錢，請求加到一倍，這樣一算，一年的牛埭税可以長到百萬。浦陽南北津和柳浦四處牛埭，請求官方管理，一年可以在額外長四百多萬錢。武帝將杜元懿的奏議轉給憲之，請他陳述這一奏議的得失。憲之上書議論説：

追溯當初牛埭税的建立，不是爲了隨便租給商旅而收取税利，應是因爲風浪危急，依靠人力拉縴，速度太慢，所以用牛埭來救急而利於商旅罷了。既然公私兩方都樂於此事，所以人家願意交錢而不埋怨。京城的航渡，就是這種例子。但後來那些管理牛埭的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甚或禁止商旅走别的道路，致使相互滋生出自己管理範圍之外的事來，所有此類事件，不經過牛埭的皇上已經清楚。由於受到投訴而蒙朝廷下令停止實行的法定以外的條款十項，致使一向的喧騰訴訟纔得到暫時的平息。據我的考察吴興連年歉收，現在更是饑荒，百姓離開糧食不足的地方到糧食豐富的地方去，實在是因爲飢餓難忍，以前的價格應當降低，這還没有議定，現在加倍地提高官價，不知道這將用什麽方法去施行？皇上慈愛，同情哀憐百姓，發放糧食，免除租賦，而元懿却是因百姓的災難而慶幸，乘機謀利，更加重了人民的困苦，没有仁愛的人，自古至今爲人所共同痛恨。况且我近來見到那些提高價格來買賣的，前後接連不斷，不但没有新的利潤，并且舊時官價也有不當，我恐怕元懿現在的奏議也不會有什麽差别。要是事實與他的意見不符，恐怕要給人留下詰難的話柄，使得多方受到侵害、受苦，給國家招來怨恨，元懿所要推舉的心腹，也是禽獸衣冠罷了。古書上説："與其有喜好聚斂的臣子，寧可有做盗賊的臣子。"這説的是偷盗公家，損害不大；向百姓聚斂，那傷害就大了。但如果掌管賦税的人能够簡約廉潔，那麽也不會給百姓造成禍害。我又認爲所謂便宜，大概是説方便於公家而適合於百姓吧。我看見現在

講便宜的人，不是能够在人的能力之外，以天來適地的，全都是現在不宜於人，將來又不便於公，名稱與實際相反，違背了國家的政治要領。所有這些，實在應當深深體察。

山陰一縣課户二萬，其人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户役人，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横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况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人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之。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汚。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

山陰一個縣，納税的户口就是二萬，其中資産不滿三千的，將近一半，削減再削減，還有三分之一。凡是有資産的多半是免除了租税徭役的士人，那些極端貧窮的都露宿在外，成爲别人的雇役。數目不多的官吏，將他們都瓜分完了，百端徵斂，又經常如此。近來許多官署的官吏，首尾連接，隨便被拘繫的人也在不少。一個人被拘執，十個人跟着而來，一樁案子剛剛發生，千種禍端一起産生。養蠶業破壞了，農業生産也已經荒廢，以很賤的工錢去給别人做工，用很重的利息去向人借債，既要供應國家，又要贍養私人，日不暇給，要百姓不行不軌，能够做到嗎？百姓死都不怕，何况是那些刑罰？自己的身體已不愛惜，又何况妻子兒女？所以前面的檢察還没有處理完畢，後面的詐巧又滋生出來，制定的法律雖然十分嚴峻，但不能使人改過。我想人之所以奸僞，實在是因爲宋代末年戰争頻繁，賦税和徵役又多又重，人民憂愁不堪，這便是奸巧之事繁多的原因，積習爲常，於是迷途忘返。四海之大，百姓之多，人心也就不同，難於使他們全部安定。教化應當漸漸地進行，不可以要求迅速地成功，心裏專誠不會受到干擾，包容壞人壞事。政務詳明寬大，胡作非爲的人慢慢便會自己變爲淳正。官府又散發徵調文書，前後上千件。這些文書的要求既嚴，不敢冒昧地相信。縣裏將文書傳到郡府，郡又上傳給朝廷的使者，其中的記載奇形怪狀，千種變化，萬種事端。聽的人不曾注意，没放在心上；見到現實狀况的人足以感傷和驚駭。更有親屬鄉民，流亡於道路，日益窮困，禍難正没有停止的時候，士人婦女更難得到關注。不向上報告，則懷疑其中有奸詐，想向上報告，又不知如何安定民

衆。我認爲這種科條應當交給縣保，衹列舉它的綱領，略去細目。自然會有疏漏，這是不出所料的。這樣一來，那些患了嚴重疾病的人差不多就可以蒙受朝廷救死扶傷的恩德了。

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吴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吴興本是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

又永興、諸暨二縣受到唐寓盜寇的騷擾，公私財物受到損害，更是嚴重。如果遇上水旱災害，實在不堪設想。民間諺語説："會稽打着鼓去給别的地方送撫恤的財貨，吴興郡的長官衹好步行擔擔。"會稽舊時稱爲肥沃的土地，現在還是這樣。吴興本來就是土地貧瘠，饑荒的狀況可以想知。恪守舊時弊政的狀况，實在應當改革了。

武帝并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

武帝完全聽從憲之的奏議，因此憲之以爲人正直很受武帝的賞識。

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顔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采。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屯禁。

遷任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和南豫二州刺史。他對於典籤諮事，從不待以或喜或怒的臉色，總是遵照法制辦事。當時司徒竟陵王在宣城、臨成、定陵三縣邊界屯田，封山澤數百里，禁止百姓打柴。憲之一再陳言不可，説得非常切直。竟陵王説："不是您不可能聽到這樣的好話。"即命令停止封地屯戍。

遷給事黄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元中爲豫章内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遷給事黄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在宋朝憲之祖父顧覬之曾任尚書吏部郎，他在院子裏栽種了一排好樹，對人説："我是給憲之栽的。"至今，憲之果然也遷任吏部郎中的職務。永元年間任豫章内史，他在任上清廉簡政，務在寬厚惠民。有位貞節婦叫萬晞的，青年時候守寡孀居，没有兒子，服侍公婆特别孝敬，她的父母要改變她的志願將她改嫁，她誓死不肯。憲之賜給她束帛，以表彰她的節義。

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别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吴，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

梁武帝平定建鄴的時候，憲之任揚州刺史，朝廷徵召他爲别駕從事史，憲之到了建鄴，武帝已受禪讓。憲之的風濕病漸漸嚴重，於是請求返回吴郡，因此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然多次擔任州郡長官，却没有一石的資財，回歸故里以後，全家不免飢寒。

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

憲之於天監八年，在家中逝世。臨終時寫下遺囑吩咐他的兒子説：

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并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列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床，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疏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人有出生入死，這道理就如同有白天就有黑夜。一個人活着的時候，也不知自己會走向何處，又怎麼能知死了以後會到哪裏去？延陵說："人死了，他的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魄就無所不到。"説得很有道理。延陵説的雖然迷茫幽渺難於得到證實，總的説不是妄言。人的一生迅速地過去，就像白駒過隙，我現在預先作好遺囑，我死以後，希望能一切遵行，不要違背了我的意願。莊周、澹臺，是達觀人生的人；王孫、士安，是匡正世俗的人。我前進一步，達不到放達人生的地步；退後一步，又没有什麽匡正世俗的行爲。常説中都的制度，合於情理，用衣服遮蔽全身，表示不違禮法，然後再裝入棺槨，足以掩蔽臭味。陪葬之物，什麽都不需要，衹要用靈車載了棺木，蓋上粗布，爲的是不至於使人見了生厭。漢明帝位高到天子，臨終遺詔死後衹用杯水、乾飯祭奠，范史雲賢人中的高士，也用冷水、乾飯作爲祭物。況且像我這樣平凡的人物，怎麽可以不節制内心的欲念。有人亡故，悲痛代替了安樂，這是親愛親人的感情；禮節很多而治喪儉樸，這就差不多是聽從我的意見了。不必在我的靈位面前常設祭筵，可衹用香火燈燭，使哀悼的人在表達自己的情感時有所憑藉而已。初一、十五、忌日和大祥小祥的日子，可暫時設置小桌，安放几席，但衹用素菜，不用牲畜。春秋祭祠，無論貴賤，不可廢去，要求祭物祭具齊備難以做到，反會導致人對祭祀的懶怠荒疏。祭祀祖先本有舊規，不可闕失，自我以下，則衹用蔬食時鮮果品，不同於前代，不過向子孫表示没有忘記他們的親人罷了。孔子説"雖然是菜羹瓜果的祭祀也必須沐浴齋戒恭敬其事"，祭祀祖先本來貴在誠心敬意，哪裏是爲了追求美好的祭品呢？

所著詩賦銘贊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憲之著有詩賦銘贊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奸，苟相崇悦，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悦亦鵝炙以速尤。乾糇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爲災，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吴郡，徵兆於初筮，覬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爲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論曰：古人説“利令智昏”，利與害的相互傾軋竟是這樣嚴重。劉湛的學問才能，包容着治國方略。哪知使弟弟成爲臣子，君臣間的禮法得到了體現，而變哥哥爲君主，兄弟間的情義就産生了變異。劉湛、義康自恃才幹，心懷奸計，相互苟且地推崇相好，這與使用長槍去侵犯順從天命的人，有什麽不同呢？從前華元失敗是因爲羊羹而得禍，看來庾悦也因爲烤鵝而招至怨恨。因爲一般的食物而得罪别人，華元、庾悦二人遭難的性質是相類的。登之因禍得福，禍福相倚相伏，變化無常。仲文索賄而釀成災禍，這又是喜歡取人財物的過失了。顧琛爲吴郡太守，徵兆表現在早年的占卜；覬之清白的行爲，則表現在他的暮年。憲之主持政事，所到之處，百姓贊美，歷任宋齊梁三代，他的美德一點也没有喪失，在古人當中尋找，也不易發現憲之這樣的人物。看他的遺囑，可以説他是一個有始有終的人了。

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子）戎（兄子）希

沈演之（子）勃（兄孫）顗（演之從祖弟子）憲（憲孫）浚

江夷（子）湛（曾孫）斆（斆子）蒨 祿（蒨子）紑（紑子）總（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孫）謐

羊欣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晋徐州刺史。祖權，黄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曾祖羊忱，是東晋徐州刺史。祖父羊權任黄門郎。父親羊不疑，是桂陽太守。

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吴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羊欣年少時嫻静沉默，與人無争，言談很美，儀表舉止都很好。他廣泛地閲讀經典文籍，特别擅長隸書。父不疑任烏程縣令時，羊欣十二歲。當時王獻之任吴興郡太守，他對羊欣很是賞識和喜愛。羊欣曾在夏日穿着新絹裙白天睡覺，恰好獻之到烏程縣來碰見，便在絹裙上作書數幅而去。羊欣的書法本來不錯，因見獻之書法便越發精妙了。

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羊欣初出仕時任輔國參軍，因官署解散還家。隆安年間，朝廷漸漸混亂，羊欣自由自在地游學私人門下，不再進入仕途。會稽王的長子司馬元顯每次請羊欣題寫扇面，而羊欣總不答應。元顯不高興，便命羊欣爲他的後軍府舍人。這種職務本來衹用出身寒門的人擔任，但羊欣意態恬然，并不因職位的高低而表現出喜怒的神色，議論此事的人對他很是稱贊。羊欣曾去拜訪領軍謝混，謝混爲他拂拭座席，更换了衣服，然後出來與他相見。當時謝混的同族子弟謝靈運在座，事後，他告訴族兄謝瞻説："望蔡接見羊欣竟拂拭座席，更换衣服。"羊欣因此而更爲知名。

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

到桓玄輔佐朝政，用羊欣爲平西主簿，參與

豫機要。欣欲自疏，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

機要。羊欣自己想要離開這一機構，因此時常有泄露機密的情況發生。桓玄瞭解到羊欣的這種心事，更看重他，任命他爲楚臺殿中郎。對他說："尚書是政事的根本，朝廷中的禮樂由他制定。您從前處於重要的位置，兩相比較您現在這個職務要輕鬆了。"羊欣就職没有多久，説是有病，自行免職，退居鄉里十餘年。

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

義熙年間，羊欣的弟弟羊徽受到武帝的賞識，武帝對諮議參軍鄭鮮之說："羊徽是一代俊才，但世人認爲羊徽的才能還是次於他的哥哥。"即授羊欣補爲右軍劉藩的司馬。

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并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

後來，羊欣又任新安太守，在郡四年，以簡政惠民著稱。授予臨川王劉義慶的輔國長史，廬陵王劉義真的車騎諮議參軍，都不赴任。文帝再任他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於新安山水，曾對子弟們說："人生官至俸禄二千石，這就可以了。"所以，羊欣到此便不想進取了。轉任義興太守，這不是他所喜好的。不久，説是病重，免官歸居鄉里。授中散大夫。

素好黄、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并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

羊欣一向喜歡黄帝、老子的著作，常常親手抄寫其中的章節。他有病不服藥，祇飲符水而已。同時，他善於醫術，撰《藥方》數十卷。羊欣以不能拜伏爲理由，辭去朝覲。如果不是尋訪親近，不隨便出行。出行必定是在城外，不曾進入過六門。武帝、文帝都因爲不認識他而感到遺憾。元嘉十九年逝世。

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欣弟羊徽，字敬猷，同時代的人對於羊徽的贊譽多於羊欣，任河東太守，死在官任上。

羊玄保　羊戎

羊玄保，泰山南城人也。祖楷，晋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

羊玄保，泰山南城人。祖父羊楷任晋尚書都官郎。父羊綏，任中書侍郎。

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黄門侍郎。

玄保起初任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年間，經幾次擢拔至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很賞識和器重他，對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說："你們二位賢才，德行美好，學問精深，諸事通達，但大美的聲望，本當共舉羊氏。"不久，入朝任黄門侍郎。

善弈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玄保善於弈棋，棋藝屬第三等。文帝也好弈棋，便與玄保以郡太守作賭注，玄保勝，文帝便

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授玄保爲宣城太守。這以前，劉式之爲宣城太守曾制定處置官吏和百姓逃亡的法令，規定一人逃亡而不能捉拿回來，就將伍里吏送到州的作部去服役；能够捉拿逃亡的則提拔兩級官階作爲獎賞。玄保認爲這法令不合適，上奏朝廷說："臣私下追究吏人叛逃的原因，都是因爲窮困的逼迫。現在制定的這種特别的法令，對於逃亡吏人的處分過於苛刻了。又想到這法令衹在一郡實行而已，如果它是對的，那麽普天之下應同樣實行；如果它是錯的，也就不應當獨在一郡實行。"由於玄保的奏議，式之所制定的法令停止實行了。

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吴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産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并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爲解。

玄保歷任丹陽尹，會稽郡太守，太常，吴郡太守。文帝認爲玄保廉潔樸素而少有欲望，所以頻頻地授任他爲名郡太守。玄保在政務方面雖然没有特别的業績，而他離郡之後，常常爲人所思念。他不謀財利，衹有微薄的産業。文帝曾說："一個人在仕途，不衹需要才能，也需要命運。每當有好官缺額，我没有不是先想到羊玄保的。"到劉劭殺了文帝自立爲帝時，便用玄保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到了孝武入京討伐劉劭，朝廷官員多往南逃去，劉劭招集手下官員，横刀怒目地說："你們都可以走了。"大家都害怕，不敢說話。玄保面色不改，慢慢地說："我要以死來侍奉朝廷。"劉劭因而息怒。

孝武即位，爲金紫光禄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

孝武即皇帝位，玄保任金紫光禄大夫，因爲他爲人鄭重恭敬受到賞識。大明五年，加官爲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恭敬祭奠，四季之中，凡新鮮食品不曾用於祭奠的，不隨便食用。逝世以後，謚號稱定子。

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床，須臾王出，以床狹，乃自開床。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棋，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摇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玄保常嫌其輕脱，云

玄保子羊戎年少而有才氣，但爲人輕薄缺乏操行，喜用雙聲詞語說話。江夏王劉義恭曾舉辦齋醮，讓羊戎布置神床，一會兒劉義恭出來，嫌神床過窄，便自己動手擴寬神床，羊戎說："官家恨窄，更廣八分。"劉義恭笑着說："您何衹善於用雙聲詞語說話，簡直是辯士了。"文帝喜歡和玄保弈棋，曾有一次内使到來，玄保說："今日皇上爲什麽召我?"羊戎在旁說："金溝水色清澈，銅池檐前摇動。景物既然佳美，應當玩

"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并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

棋。"玄保常常嫌他輕佻，曾説："這小子一定要敗亡我的家。"羊戎任通直郎，因與王僧達一起誹謗時政被賜死。羊戎死後，孝武帝召見玄保，玄保謝罪説："臣没有日磾的明智，因此對不住皇上。"皇上認爲他的話説得好。羊戎的兩個弟弟，文帝都賜給名字一個叫咸，一個叫粲。文帝對玄保説："我想讓您的兩個兒子都有林下正始的餘風。"

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吴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不許，時人痛惜之。

玄保既善弈棋，何尚之也極喜歡此事。吴郡褚胤纔七歲，棋藝便到了高品，到長大成人，他的棋藝便成爲當時的最高水平。褚胤的父親褚榮期與臧質一同反叛，褚胤本應跟他的父親一起受誅，何尚之一再請求説："褚胤棋藝高妙，超過古人，冠蓋當代。魏犨犯法，因爲他有才能得以免死，殺了父親，赦免兒子，這種例子很多。特此乞求皇上捨他小命，以便使優異的棋藝不致斷絶。"皇上不許，當時的人爲褚胤的死感到十分痛惜。

羊希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絶。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强盗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恒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

玄保哥哥的兒子羊希字泰聞，年紀小而有才氣，任尚書左丞。當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劉子尚上書朝廷説："禁止侵占山湖，雖然有舊的法令，但習俗相傳，廢棄而不遵守，燒山封水，占爲自己的利益。最近以來，法令破壞日甚一日，富强人家連山帶嶺地占領山地，貧弱的人家連采樵的地方也没有，至於捕魚的地方也是如此。這實在是侵害百姓利益的嚴重弊病，是當政者所應當杜絶的。必須增删舊有的法令，重新頒布長久的法規。"有關主管官員檢查壬辰年的詔書，詔書説："占領山林湖泊的，按强盗論處。占領一丈見方以上山水的都處死刑。"羊希認爲"壬辰詔書，禁令嚴酷而苛刻，在執行上難於遵守，管理上也日漸鬆弛。而占領山地、封鎖水域的事，逐漸發展擴大，又祖孫相傳，便成了各家的祖業。一旦立即追奪，容易招致怨恨。現在應當再行改革，立五條規定：凡以前經常燒野，已經種了竹木，雜果成林，以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工修作的，都從私人所有，不予追取。官位在一品二品的，由他占山三頃；三品四品的，占二頃五十

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畝；五品六品的，占二頃；七品八品的，占一頃五十畝；九品與一般百姓，占一頃；都依照這一規定，登記在册。如果先已占山，不能再占，先占不足，按規定占足。如不屬於上面規定的自己的舊有産業，一律不得禁止。有違犯者，水土一尺以上，都算貪贓，按一般的盜賊論處。廢除咸康二年壬辰詔中的條款。”皇上准許了羊希的奏議。

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毁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當時益州刺史劉瑀原先任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和，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劉宏所親待，多次在劉宏那裏詆毁劉瑀。恰當劉瑀出任益州刺史，奪士人妻子爲妾，劉宏便指使羊希檢舉此事，劉瑀因此免官。劉瑀於是對羊希有切齒之恨。劉瑀有門生謝元伯來往於劉瑀和羊希之間，劉瑀指使他秘密地訪問自己被免官的原因。羊希説：“舉奏劉瑀不是我的本意。”劉瑀即日到劉宏家中奉上表文賠罪，説：“從羊希那裏聽來的。”羊希便以泄露機密罪免官。

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晋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逾城走，思道獲而殺之。

泰始三年，羊希任寧朔將軍、廣州刺史。泰始四年羊希以沛郡劉思道兼任晋康太守，率領軍隊攻打俚人。劉思道違反命令，出軍不利，羊希派人拘捕思道。思道不接受命令，率所領軍隊襲擊廣州，羊希越過城墻逃走，思道將他擒獲殺了。

羊崇

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毁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羊希子羊崇，字伯遠，任尚書主客郎，爲母親守孝，哀傷過分。當聽到廣州兵亂，即日便赤足步行走出新亭，不能涉江，俯伏江邊，門生義徒用小船將他救護出來。羊崇在埋葬完父親以後，因不勝哀痛去世了。

沈演之

沈演之字臺真，吴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晋車騎將軍、吴國内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

沈演之字臺真，吴興武康人。高祖沈充，晋車騎將軍、吴國内史。曾祖沈勁，是冠軍陳祐的長史，戍守金墉，被燕國將領慕容恪擒獲，不願投降而遭殺害，朝廷追贈他爲東陽太守。祖父沈赤黔，任廷尉卿。父沈叔任，小時即有才器，朱齡石伐蜀時，任齡石建威府司馬。他在平定蜀地中的功績僅次於元帥，因有戰功，封爲寧新縣男。後來授任益州刺史，去世。

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黄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淸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子睦，位黄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鬩，坐徙始興郡。

沈勃

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

演之十一歲時，尚書僕射劉柳與他初次見面即賞識他，說："這小孩終將成爲很好的人才。"沈氏世代爲將，但演之却虛心好學，他曾讀《老子》百遍，以道理、學問、志向知名。襲封他父親的另一爵位吉陽縣五等侯。考取秀才，出任嘉興縣令，以有才幹而聞名。

元嘉年間，多次升遷至尚書吏部郎。起先，劉湛、劉斌等人結黨，要排斥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素來主持正義，一向與景仁友善，對朝廷盡心。文帝很稱贊他。到彭城王劉義康前往封地，誅殺了劉湛等人，朝廷任用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不久去世，便用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沈演之共同掌管禁軍，一起參與機密要事。不久，加官爲侍中，文帝對他說："您任侍中兼領戍衛，聲望顯要，此是宰相的別座，希望您勉力職事。"

皇上要攻伐林邑國，朝廷大臣多有不同意見，祇有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皇上的主意。到林邑平定以後，朝廷賜給群臣黄金、牲畜、銅器等物，演之得到的偏多。皇上對他說："朝廷的謀略，您貢獻了力量，平定了這遠方的民族，但還不足於多建侯國。待收復舊都，巡行東岳，不愁河山不開擴了。"

元嘉二十一年，皇上詔令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心懷逆謀，演之感覺到他的不軌行爲，便告訴文帝，不久范曄被殺。演之歷官至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演之向來有心病，卧病一年。皇上讓他一邊治病，一邊仍料理政事。演之生性喜歡推舉英才，使屈居不進的士人得到伸展救濟，而他自己能够謙遜儉約、自我克制，皇上賜他女樂，不受。暴病而亡。文帝痛惜，追贈他爲金紫光祿大夫，謚號爲貞。

演之子沈睦，任黄門侍郎，與弟西陽王的文學侍從沈勃不和，於是轉官始興郡。

沈勃輕薄好利，任太子右衛率，加官給事中，因貪贓受賄獲罪，貶於梁州。後來回到朝中，和阮佃夫、王道隆等結交，任司徒左長史，後爲後廢帝所殺。

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顗。

沈顗

顗字處默，幼清静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吴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閾。勃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顗内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顒，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

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并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

顗素不事家産，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揚州别駕陸任以書與吴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别賢。惲大慚，即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沈憲

憲字彦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説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

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棋，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彦回嘆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并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

沈演之哥哥的兒子沈坦之，出任齊都官郎。坦之的兒子是沈顗。

沈顗字處默，小時候性情清静而有善行，追慕黄叔度、徐孺子的爲人。他讀書不剖章析句，著述不喜歡浮華。經常獨處一室，人們很難見到他。堂叔沈勃地位顯貴，每次回到吴興，賓客擁擠，而沈顗不到他的門口。沈勃去看他，沈顗送迎不出門檻。沈勃感嘆地説："我現在知道貴顯不如貧賤了。"

沈顗在家中操行很好，對母親孝順，對哥哥友愛。哥哥沈昂，一名顒，亦恬淡質樸，因家貧出仕爲始安縣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前去赴任。

齊永明年間，朝廷徵召沈顗，授官爲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都不赴任。文惠太子曾模擬古詩説："磊磊落落玉山崩。"沈顗聽了説："此是讖言呀。"不久，太子去世。到秋天，武帝去世，鬱林王、海陵王相繼被廢黜。

沈顗一向不置家産，到沈昂逝世，正遇上齊代末年兵亂，沈顗和家人兩天纔能吃上一頓飯。有時，有人送他米肉，沈顗閉門不受，衹采取水葵、荇菜根以供食用，靠打柴自給，而他仍然心曠神怡，長久不改其樂。

梁天監四年，梁武帝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縣令，使沈顗隨軍到建鄴，揚州别駕陸任寫信給吴興太守柳惲，責備他不能分别賢善。柳惲很感慚愧，即上表使沈顗從軍中退役。沈顗在家中逝世。他所撰寫的文章有數十篇。

沈憲字彦璋，是沈演之從祖父弟弟的兒子。他的祖父沈説道，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親沈璞之，任北中郎行參軍。

沈憲年輕時即有辦事的才幹，任駕部郎。宋明帝與他弈棋，對他説："您是廣州刺史的人才呀。"補授烏程縣令，政績很是顯著，太守褚彦回贊美他，以爲沈憲的才幹無施不可。少府掌管的事務煩雜，有才幹的人都换了别的職務，沈憲

府卿。

因有辦事的能力，多次擢拔至少府卿。

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户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武陵王蕭曄爲會稽郡守，以沈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認爲山陰户口衆多，要分成兩縣。武帝奏議説："縣大怎麽不可以治理？衹是用的人不得當罷了。"便以沈憲兼山陰縣令，他的政聲非常顯著。孔珪請假回家，對人説："沈縣令料理政事特别有天才。"

後爲晋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

後爲晋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刺史，沈憲仍留任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的典籤劉道濟受贓款贓物多至百萬，被有關官員告發，劉道濟被賜死。沈憲以未能糾察罪免去官職。後來又授任散騎常侍，沈憲没有受命便逝世了。當時，人們稱贊他爲優秀的官吏。

丘仲起

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晋平郡，清廉自立。褚彦回嘆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沈憲的同郡人丘仲起原先爲晋平郡太守，爲人清廉自立。褚彦回感嘆説："眼睛見到自己喜歡的，而心中不亂，這便是楊公所遺傳給子孫的。"仲起字子震，官至廷尉，逝世。

沈浚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吴、建康三縣，并有能名。

沈憲孫沈浚，字叔源，年少時涉獵學問而有才幹，出仕梁朝，歷任山陰、吴縣、建康三縣縣令，都有賢能的聲譽。

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并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内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内知其背盟，復舉烽鼓噪。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内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宫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决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

太清二年，屢經升遷爲御史中丞。當時臺城被侯景圍困，外面的援軍一起到來，侯景便上書請和，請求許他解圍返回江北。皇上下詔准許他的請求。朝廷派右衛將軍柳津與侯景歃血結盟。侯景知道城内發生了流行病疫，放鬆了守備，於是拖延撤兵。城内守軍知道侯景違背盟約，再舉起烽火，擂鼓吶喊。過了幾日，侯景又上書請和，簡文帝派沈浚前去侯景營中。侯景説："近日天氣漸熱，不是行軍的時候，正要立即效力以求停戰，您可以現在就將我的打算申報朝廷知道。"沈浚説："大將軍這個意思，是想要得到城池了。在下聽説，您的兵士久已缺乏糧食，而臺城裏面雖疲困，但還有軍糧。朝廷恐怕和好會有變故，已密令外面的救援部隊：如果臺城傾覆，不要挂念二宫，應當以死來洗雪國家的耻辱。如不能决戰，就應當堅壁自守。大將軍您十萬兵

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嘆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嵊立義，後得殺之。

士，將以什麼作爲資用?"侯景將大刀放在膝上，睁大眼睛怒斥沈浚。沈浚嚴肅地指責侯景説："您是人主的臣子，却起兵指向京城。現在朝廷已赦免您的罪過而與您結爲盟好，口邊的血還没乾，而又背約。沈浚已六十歲了，況且是天子的使臣，奉命行事，用不着對我進行威脅。"即刻離去，不看侯景一眼。侯景感嘆説："這是真正的司直呀。"但心中懷恨他。沈浚又勸説吴興太守張嵊起義兵討伐侯景，後來兵敗，沈浚被侯景俘去殺了。

江夷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霦，晋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祖父江霦，任晋朝護軍將軍。父江敳，任驃騎諮議參軍。

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

江夷年少時便能自我修飾砥礪，爲晚輩中的優秀人物。宋武帝授任他爲鎮軍行參軍，參加討伐桓玄有功，封爲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多次升遷至大司馬，武帝命令將大司馬府、琅邪王府的政事，一起交托給他。

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吴郡太守。營陽王於吴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

武帝即皇帝位後，江夷歷任吏部尚書、吴郡太守。營陽王在吴縣被害，江夷到靈前哭祭極盡禮節。因兄患病辭去官職，後任右僕射。

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

江夷風度很美，舉止優雅，在所任官職上，都以政簡人和著稱。出任湘州刺史，加官散騎常侍，未到任逝世。遺囑喪事從簡，用蔬食祭奠，務必簡約。江夷子江湛。

江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棋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疏，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内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

江湛字徽深，服喪期間以孝聞名。喜愛文章的義理，善於弈棋彈琴，又懂得算術。任彭城王劉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給他的兒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不同意，義康要他答應，又不聽。同時代的人很看重他能堅定志向。義康貴盛的時候，人們競相追求和他親近，祗有江湛自圖疏遠，堅决要求到外地做官，就做了武陵内史。隨王劉誕做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任命江湛做長史、南東海太守，把政務交給他處理。

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

元嘉二十五年，江湛被徵入朝廷爲侍中，委任他機密事務。遷左衛將軍。當時改選學官職

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務，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江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核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轉任吏部尚書。江湛家中很是貧窮，但他不謀取財利，饋送盈門，自己不受一粟。他没有兩件衣服，没有多餘的糧食。有一次，他被皇上召見，正碰上洗了衣服，衹好說有病，拖延了一天，到衣服乾了之後纔去赴召。他家中的牛餓了，駕車的人向他要草，江湛沉默了好一會兒說："可給它水喝。"在主管銓選期間頗有苛刻的譏嫌，但他公平無私，不接受考生的求告，議論此事的人都因此而稱贊江湛。

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并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湛直上省，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窗受害，意色不橈。五子恁、恕、憼、愻、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斅。

當初，皇上大舉北侵北魏，滿朝大臣都認爲不可，衹有江湛贊成此事。到魏太武帝駐軍瓜步，朝廷以江湛兼領軍，一切軍事處置，全都委托給他。魏國派使者求婚，皇上召集太子劉劭以下朝臣商議。大家都認爲應當准許，江湛認爲許了婚事并無什麽益處。太子劉劭不高興地對江湛說："現在三位王處於困境，難道應該隨便堅持不同意見?"聲色很是嚴厲。於是大家離座散去，劉劭使持劍衛士和他的近侍撞擊江湛，幾乎將他推倒。劉劭後來設宴集會，不再吩咐要江湛參加，皇上於是爲劉劭長子劉偉之求娶江湛的第三個女兒，想以聯姻的方法來調和他們的關係。皇上將要廢黜劉劭，使江湛撰寫詔書。劉劭入宫刺殺文帝的時候，正好江湛在尚書臺值夜，聽到叫喊之聲便躲入旁邊的小屋。劉劭派人尋找江湛，看管房子的小吏欺騙說："不在此。"士兵即殺了小吏，於是發現了江湛。江湛靠着窗子被殺害，態度神色不屈。江湛有五個兒子江恁、江恕、江憼、江愻、江法壽全遭殺害。起先，江湛家中出現許多怪異現象，在他遇害前不久，他所睡眠的床忽然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江湛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忠簡公。江恁曾任著作佐郎。江恁子江斅。

江斅

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

江斅字叔文，他的母親是宋文帝的女兒淮陽長公主。他在幼小時候，曾以親屬的身份得皇上召見。孝武帝對謝莊說："這小孩正要成爲大器。"江斅少年時具有美好的聲譽，娶孝武帝女

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兒臨汝公主爲妻，任命爲駙馬都尉，任丹陽縣丞。當時袁粲爲縣尹，見到江斅感嘆説："風流不墜，正在江郎。"多次和他一起飲宴賞玩，日夜留連。

遷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内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彦回爲衛軍，重斅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斅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

遷任中書郎。江斅庶祖母王氏年老有病，江斅侍奉飲食，親嘗湯藥，七十餘日没有解衣就寢。到多次身居朝中近臣，常常向皇上陳請奉養事宜，朝廷認爲他是優秀的當值。起初，江湛娶褚秀之的女兒爲妻，婚姻未果。褚顔回爲衛軍，看重江斅的爲人，先和他説明意圖，推薦他爲長史。又跟隨褚彦回的幕府改任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又轉任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建臺省，任吏部郎。高帝即皇帝位，江斅因祖母久病，自己要求解去官職。

初，宋明帝敕斅出繼其叔悉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期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悉絶後，可以斅小兒繼悉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起初，宋明帝命江斅出繼他的堂叔江悉，作爲從祖江淳的後裔，對此，僕射王儉禀告説："從禮法上説没有大宗過繼小宗的記載，近代因爲家族情分，以大繼小，都由父親、祖父的意思，没有已孤之後，再出繼宗族的。雖然人臣人子同一道理，但君臣之間畢竟不是血緣關係。江忠簡後嗣的寄托衹有江斅一人，旁無親屬，江斅應當還他本家。如不想讓江悉絶後，可用江斅的小兒過繼給江悉爲孫。"尚書參與議論説："隔代立後，《禮記》上没有這樣的文字。荀顗無子而立孫，是失禮的開端，何琦又立此論，在道義上没有根據。"於是江斅回到本家，皇上詔令説由江家自己商議誰可立爲江悉之後。

出爲豫章内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信檢覆，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

出任豫章内史，還朝授太子中庶子，未到任，他的門客貪圖臟利，武帝派使者考查核實，江斅藏匿這位門客，而自己承認過失。皇上覺得很奇怪。王儉從容地對皇上説："江斅如果能出任郡守，這便是全美了。"皇上的疑惑這纔消除。

永明中，爲竟陵王司馬。斅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海、吴二郡太守，復爲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

永明年間，任竟陵王的司馬。江斅喜好文辭，圍棋屬第五等，是朝廷顯貴中棋藝最好的。遷爲侍中，歷任五兵尚書與東海、吴郡二郡的太守，再任侍中，轉任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向武帝禀告説："江斅現在重登禮閣，并且掌管六軍，皇上慈愛廣布，實在是過分寬待臣下；衹就江斅的政績而言，幾乎和一般人相似。皇上

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

既有擢升他的官職的意思，我以爲以侍中領驍騎將軍，這名望清要顯貴，與納言的職位不同。”皇上説：“江斆常對我説他鼻子中有疾，如今因爲何胤、王瑩已歸門下省，所以有這回的調換。”

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斆風格，不爲權倖降意。

原先，中書舍人紀僧真爲武帝所寵愛，紀僧真擔任過短期的軍官職務，他的儀容舉止有士人的風度。他對皇帝説：“臣一介小民，是本縣武吏出身，遭逢聖明的時代，榮耀地升到如此官階。爲兒子婚事，聘得荀昭光的女兒，現在没有別的需要，祇向陛下乞求讓小兒作一士大夫。”皇帝説：“此事由江斆、謝瀹安排，不能由我來表明此意，您可以徑自去拜訪他們。”僧真秉承武帝的旨意去拜訪江斆，剛剛在坐榻上坐下，江斆便對身邊的人説：“搬開我的坐席，送客。”僧真喪氣退出，向武帝回報説：“士大夫本來不是天子所指派的。”時人尊重江斆的風格，認爲他不因爲權幸而屈意逢迎。

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宫。斆至雲龍門，方知廢立，托散動，醉吐車中而去。

隆昌元年，任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王被廢黜，朝廷大臣都被召入宫。江斆行至雲龍門，纔知道廢立的事，托言酒力發作，佯醉嘔吐車中而去。

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斆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

明帝即位，江斆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逝世，遺囑喪事不收饋贈。皇帝詔令賜喪葬錢三萬，布一百匹。江斆的兒子江蒨上奏説遵守父親遺囑不能領受，請皇上准許，皇上下詔褒奬江蒨，依從他的請求。追贈江斆爲散騎常侍、太常卿，謚號敬子。子江蒨。

江蒨

蒨字彦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内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被原。

江蒨字彦標，小時候聰明機警，讀書過口便可背誦。被選拔爲國子學的學生，因成績優異，起家任秘書郎，多次升遷至廬陵王主簿。爲父守喪而以孝聞名，他築室在父親墳墓旁邊，明帝命派祭祀儀仗衛士二十人在墓地駐守。服喪完畢，經幾次升遷至建安内史。梁武帝起兵，派遣寧朔將軍劉諓之出任郡太守，江蒨抵制他。到建鄴平定以後，江蒨因此受到拘禁，不久得到寬恕。

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

歷任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將軍。江蒨爲人大方文雅，有風度。僕射徐勉掌管大權，衹有江蒨及王規和他行對等的禮節，不

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并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冑所悦，故勉斥泰爲之。

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禄大夫。卒，謚肅。

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

江曇

蒨弟曇字彦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禄。

江禄

禄字彦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録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陵威王續代爲荆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别，王答書乃致恨。

禄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禄，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爲作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絜皋木人賦》、《敗船詠》，并以自喻。

因爲他的權勢而屈服。徐勉通過江蒨的門客翟景爲他的兒子徐繇求婚，想娶江蒨的女兒，江蒨不答應。翟景再次提起此事，於是打了翟景四十棍棒，因此江蒨與徐勉不和。徐勉又爲自己的兒子向江蒨的弟弟江葺和王泰的女兒求婚，江葺、王泰都拒絶了他。江葺任吏部郎，因杖打府中幹辦人員被免官，王泰因病告假離開官府，於是遷散騎常侍，這都是徐勉的意思。起先，在天監六年，皇帝詔令侍中、常侍一起侍奉宫中，在門下省分設二局收集圖書，其官品作侍中看待，但這種官位不爲世家貴族子弟樂意擔任，所以徐勉便指定王泰出任此種職務。

江蒨不久遷任爲司徒左長史。原先，王泰到地方任職，武帝對徐勉説："就江蒨的資歷而論，他應在選部。"徐勉説："江蒨有眼疾，又不熟悉人物。"武帝便作罷了。遷任光禄大夫。逝世，謚號肅。

江蒨好學，特别熟悉朝廷的禮儀和舊時的典章制度，撰有《江左遺典》三十卷，没有完成便去世了。有文集十五卷。

江蒨的弟弟江曇字彦德，年少時即有學識修養，有器度，任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年逝世。江曇弟爲江禄。

江禄字彦遐，幼時好學有文才，工於書法，善於彈琴。他身材短小，而精神焕發。任太子洗馬、湘東王録事參軍，因憑意氣冒犯了湘東王，湘東王對他深爲不滿。廬陵威王蕭續代爲荆州刺史，留江禄爲驃騎諮議參軍。江禄上書與湘東王告别，湘東王在回信中便表現出悵恨的感情。

江禄原先任武寧郡太守，頗有資産，將錢藏在壁中，墻壁因此倒塌，房子中的銅器受到撞擊都響了起來。人們開玩笑説："這就是叫做'銅山從西邊傾倒，洛陽的大鐘在東邊響應'的了。"湘東王對他懷恨已深，因他的名字叫禄，便給江禄改字叫榮財，以此來表示自己的忿恨。江禄後來爲作唐侯相，去世。江禄撰有《列仙傳》十卷流行世間，并撰有《井絜皋木人賦》、《敗船詠》，

子徽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爲戲。

都是用來比方自己的。

江祿的兒子江徽有文采，但清狂而不聰明，常常拿父親開玩笑。

蒨子紑。

江蒨的兒子江紑。

江紑

紑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説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晋時顔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江紑字含絜，小時候有孝心，十三歲時，父親江蒨患眼疾，江紑服侍父親治病將近一月，沒有脱過衣服睡覺。一夜他夢見一個和尚説："患眼病的人飲慧眼水必定痊愈。"夢醒來向人講述夢中的事，沒有人能够解答。江紑的三叔江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友善，便去拜訪他。智者説："《無量壽經》説，慧眼見真人，可以渡到彼岸。"江蒨因此受到智者的啓發捐出同夏縣牛屯里的房舍作爲寺院，請求皇上賜給好的名字。皇帝敕書答道："忠臣和孝子往往可以感動神明，得到神的報應，晋代的顔含於是見有陰間送藥的，近日又聽説智者對您第二個兒子的夢的解釋是'飲慧眼水'。慧眼則爲五眼中的一個名字，寺即可以慧眼爲名。"到寺中，清理舊井，井水清洌，與一般泉水不同。於是依照夢中和尚的話取井水洗眼及煎藥，慢慢覺得有了好轉，這樣眼疾便痊愈了。當時人認爲這是孝心的感應。

南康王爲徐州，召爲迎主簿。紑性沈静，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乃卒。子總。

南康王爲徐州刺史，召江紑爲迎主簿。江紑性格沉静，喜歡莊子、老子的玄理，特别喜好佛理，而不願意仕進。到他父親逝世後，江紑在父親的墓旁搭小屋居住，整天哭聲不斷，一個多月便去世了。江紑的兒子江總。

江總

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吴平侯蕭勱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江總字總持，七歲成爲孤兒，托身外婆家中。他自幼聰明機靈，有純厚的性情。長舅吴平侯蕭勱名重當代，對江總特别鍾愛，對他説："你的精神風采俊偉不凡，你以後的名望，當比我更高。"

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并高才碩學，總時年

江總長大以後，好學有文辭。出仕梁朝爲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剛剛寫完，又作《述懷詩》，江總用同一題目參與寫作。武帝讀江總的詩，極爲嘆賞。改任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都有高才、富於學問，江總當時年少而有名

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

氣，張纘等人對他很是推許看重，和他結成忘年交。劉之遴曾答江總詩，對他十分欽佩推崇。

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爲始興内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

多次升遷至太子中舍人。侯景入侵建鄴，皇帝詔令以江總暫且兼太常卿，駐守小廟。臺城失陷，江總在會稽郡避難，住在龍華寺，於是撰《修心賦》。江總的九舅蕭勃在此以前占據了廣州，江總又從會稽到廣州去依附他。到元帝平定了侯景之亂，徵召江總爲始興内史。恰遇北魏攻克江陵，故未能成行，從此江總流寓嶺南多年。

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户尚書，轉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爲宫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游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户尚書。

陳天嘉四年，江總以中書侍郎的職位爲朝廷徵還。經多次升遷至左户尚書，轉任太子詹事。江總性情寬和溫厚，特别工於五言與七言詩，沉湎於浮華靡弱的文采。到任宫中職務，與太子作深夜飲宴，養太子妾陳氏作女兒，太子多次便裝出游到江總家中，宣帝發怒，免了江總太子詹事的職務。後又歷任侍中、左户尚書。

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多爲艷詩，好事者相傳諷玩，于今不絶。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

後主即皇帝位，江總歷任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給加扶的待遇。江總雖已掌握大權，擔任宰職，却不主持政務，衹是每日與後主在後庭游玩飲宴，多作艷詩，喜好這類事的人互相傳誦吟玩，到現在没有終斷。衹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結成黨羽，當時人稱他們爲狎客。因此國家政治日益頹敗，没有法度，有敢以批評時政的人，便加以罪名給予斥責，君主昏庸，臣子亂法，直至陳朝滅亡。

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之乖。有文集三十卷。

禎明三年，陳朝滅亡，江總入仕隋朝，拜授上開府。開皇十四年，逝世於江都，年七十六歲。他撰寫的《自序》説："太建時候，大權轉到一群小人手中，諂諛妒嫉，濫用權威，多次受到罷斥，無可奈何，這是命運注定的。"有識之士譏笑他的語言和他實際人生的不合。江總有文集三十卷。

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秦王文學，卒。

長子江溢，頗有文辭，性情傲慢放縱，看不起人，即使是親近的部屬和老朋友，也免不了要受到他的詆毁和欺負。歷任中書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仕隋朝，爲秦王文學，逝世。

江智深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

江智深，是江夷弟弟的兒子。他的父親江僧安，任宋朝的太子中庶子。江夷負有盛名，江夷

有清譽，父子并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的兒子江湛又有清美的聲譽，父子二人都位高名顯。智深的父親少年時没有聲譽，江湛對他的禮節十分簡慢，智深常因此忿恨，要不是逢年過節不入江湛的家門。到做了隨王劉誕的後軍參軍之後，在襄陽，劉誕對他十分優待。當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和江智深很要好，沈懷文常說："所應該有的全有、所應當没有的就全都没有，這說的就是江智深吧？"

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元嘉末年，除授尚書庫部郎。當時貴族之家的人士任官不擔任尚書郎的職務，江智深家門勢孤，又少有別人援助，衹有這種選擇，心中很是不快，一再推辭而不赴任。後爲竟陵王劉誕的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劉誕將要叛逆，智深悟出了他的機密，先告假回家。劉誕謀反的事情敗露以後，朝廷授智深爲中書侍郎。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侣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麗富贍，孝武帝對他很是賞識，十分優待，給予他的恩惠和禮遇爲朝中第一。皇上爲私人設宴很是頻繁，大多是讓三五群臣集會游樂，而智深常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有時同伴還没有到來，智深便獨自被引進，常因爲超越衆人而感到羞慚，從没有過高興的神色。每次隨從皇帝出游，與同僚相隨，見傳遞詔書的人急奔而來，他知道是要傳呼自己，便慚愧不安，表現在容貌上，議論此事的人因此而贊揚他。

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以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皇上每次宴飲醉酒，便呵斥群臣，并指令他們互相嘲弄，攻擊別人的短處，用這種方法來歡笑取樂。智深一向方正退讓，漸漸地不合皇上的意思。皇上曾使王僧朗戲弄其子景文，智深嚴肅地說："恐怕不應當有這種游戲。"皇上生氣地說："江僧安是個痴人，痴人當然互相愛護。"智深伏在座席上流淚，從此皇上對他的恩寵大大減退了。

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

外放爲新安王子鸞的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刺史職務。原先，皇上的寵姬宣貴妃殷氏逝世，皇上讓群臣商議宣貴妃的謚號，智深奏議稱"懷"。皇上認爲這不是完美的謚號，心裏對他很是怨恨。後來皇上游幸南山，乘馬至

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

殷氏墓前，群臣都乘馬跟隨，皇上用馬鞭指着墓前石柱對智深説"此石柱上不容許有'懷'字"。智深更加恐懼，因憂愁去世。

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

智深子江筠，官居太子洗馬，早年去世。後廢帝皇后，便是江筠的女兒。廢帝即皇帝位，江筠以皇后父親的原因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江筠的妻子王平追封爲望鄉君。

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智深哥哥的兒子江槩小時喪父，智深教養他如同自己的兒子。江槩歷任黄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劉贊的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　江邃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晋太常。父纂，給事中。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祖父江逌，晋朝的太常。父親江纂，任給事中。

秉之少孤，弟妹七人并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户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并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秉之小時即爲孤兒，弟妹七人都年幼，秉之對他們的撫養教育、婚姻嫁娶，盡心盡力。宋少帝時，秉之任永世、烏程縣令，以良好的政績聞名東方。徵爲建康令，治理政務嚴肅而明察，部下對他十分恭敬。後任山陰縣令，山陰三萬户人家，政事繁擾，訟訴文案積累甚多，公堂中常有數百人。秉之以簡御繁，常常没有訟事。在劉宋一代衹有顧覬之也能以精簡事務而政績卓著，其餘官吏雖一再修改刑條政法，却不能精簡政事。秉之因在縣令的職事上表現出良好的辦事能力，補授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改任臨海太守，都以簡約政事爲人所稱頌，逝世在臨海任上。秉之在官，得到俸禄全散給親戚故舊，而妻子兒女常常飢寒。有人勸他置辦田地，秉之嚴肅地説："以俸禄爲食的家庭，怎麼可以與農民争利?"他在太守任上製作書桌一張，離任時也將它存入倉庫。

秉之宗人邃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

秉之的同宗江邃字玄遠，頗知文章義理，撰《文釋》流傳於世，任司徒記室參軍。

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吴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謐。

秉之子江徽，任尚書都官郎，吴縣縣令。劉劭殺徐湛之，江徽以徐湛之黨羽的罪名被殺。江徽子江謐。

江謐

謐字令和，父徽遇禍，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

江謐字令和，父親江徽遭遇元凶的禍害，江謐被關押在尚方。宋孝武帝平定建鄴，纔被釋

令，强濟稱職。宋明帝爲南豫州，謐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即位，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

放，授任于湖縣令，他精强幹練，稱於職守。宋明帝出任南豫州刺史時，江謐竭力侍奉，成爲明帝的依靠。到明帝即皇帝位，便用江謐爲驃騎參軍。江謐的弟弟江蒙容貌醜陋，皇帝經常召見而戲弄他。

謐再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敻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敻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敻又結免贖論，詔可。

江謐再遷任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劉義恭第十五女去世，纔十九歲，尚未及笄，禮官建議按照成人的禮儀辦理喪事，諸王都行大功喪禮。左丞孫敻再次上奏說："《禮記》'女子十五歲束髮'，鄭玄注說：'應當是十五歲許配了人家的，那没有許配人家的女子，是二十歲纔束髮。'射慈說：'十九歲死了還稱作是夭折。'禮官違反經典，在道理上没有根據。"太常以下判決免贖罪，江謐被杖責五十，剥奪官職，强制服勞役一百天。江謐又上奏說孫敻事先不研究各種爭辯，將錯誤意見混合爲一，以慣例爲準，也應當給予處分。孫敻又被判決以免贖論處，皇帝詔准。

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

出任建平王景素的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代理湘州刺史職務。刑賞教化苛刻，僧人遵道與江謐情意融洽，隨從江謐到郡，犯了小事，江謐將他下獄，且不給飲食。遵道撕裂身上三件衣裳吞食，食盡而死。此事被有關官員奏知朝廷，江謐被召還京師。明帝去世，遇赦免罪。

齊高帝領南兖州，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謐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黄鉞，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户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謐。尋敕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

齊高帝領南兖州，江謐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召入任游擊將軍。江謐性情同於流俗，善於追求眼前的利益。元徽末年，朝廷與民間都歸心建平王景素，江謐用心與他交結。景素起兵失敗，江謐衹是免於禍難而已。蒼梧王被廢黜以後，民意仍懷二心，江謐獨竭盡誠心歸順齊高帝。昇明元年，江謐爲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起兵反叛，有議論說要給高帝加黄鉞，這便是江謐提議的。平定沈攸之叛亂以後，江謐遷吏部郎。齊建元元年，任侍中。不久驃騎將軍豫章王蕭嶷領湘州刺史，用江謐爲長史，封爲永新縣伯。建元三年，任左户尚書。諸皇子到封地居住，委任文武主帥，全托付江謐選派。不久，皇上詔令選拔江謐說："江謐是出身貧寒的士人，本來不應當與貴族子弟們同等的待遇，但他很有

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謐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棋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碗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

子介，建武中爲吴令，政亦深苛。人間榜死人髑髏爲謐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迹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晋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踪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才幹，可升任他掌管吏部。"

江謐長於文案，在他任職的地方，他都是幹練的官吏。高帝去世，江謐稱病不入宫，衆人很懷疑他心懷怨恨，不願意聽取高帝的臨終遺命。武帝即位，江謐又没有升遷，因此不滿。當時武帝有病，江謐去拜訪豫章王蕭嶷，請求避開衆人説話，説："皇帝患不治之症，太子又無才，您現在作何打算?"武帝得知此事，讓江謐出任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没上路，十分憂愁，便用棋子卜卦，卦文説："有客南來，金碗玉杯。"皇上指使御史中丞沈冲上奏江謐的前後罪惡，要求把江謐收繫監獄。皇帝詔令他自盡，果然用金杯盛藥將他毒殺了。

江謐子江介，建武年間爲吴縣縣令，刑罰也很苛刻。民間有人把死人的頭骨當作江謐的腦袋來敲打，江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因簡政和平而得到聲譽，玄保有盛美的聲望而受到推舉，他們爲世人所尊重，哪是因爲虛名呢？而玄保常爲皇帝所思念，雖然是他命中得到上天的庇佑，研究他受到恩寵的原因，大概也是由於"猶賢"的幫助吧。沈氏世代以武人的氣節相傳，而演之却以學問志向爲人所賞識，運籌帷幄，參與機密要事。處默保持清凈，深愛恬淡；叔源處危難之中表現出節操，美好的德行，高尚的風範，可以説世代有傑出人才了。茂遠由出仕東晋到出仕陳朝，以正道相聯係，所謂每代都有美好的德行記入史册，説的就是他們了。而江總溺於寵愛玩好，反因文雅失敗，由此看來，士人的成名所貴重的在於文質兼備而已。玄叔以清高耿介顯其美名，足以追踪古代的光明之士。令和窺伺名利成性，終於跌倒在險途，這結局對於他是合適的。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孫）昭略（子）文季（弟子）文秀（從父兄子）攸之（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從子）夬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吴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晋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

沈慶之字弘先，吴興武康人。少年時代即有志向和氣力，東晋末年孫恩作亂，派他的徒衆侵犯武康，慶之此時還没到加冠的年齡，便隨從鄉中族人抵抗他們，多次得勝，因此慶之以勇力聞名。兵亂騷擾之後，城鄉百姓流離逃散，慶之躬耕於壟畝，勤苦勞作而有家産，到四十歲尚不爲人所知。兄敞之爲趙倫之的征虜參軍，出監南陽郡，因爲抗擊蠻人有功，於是正式授任爲南陽郡太守。慶之到襄陽探望兄長，趙倫之見到慶之，很賞識他，吩咐他的兒子竟陵太守伯符授任他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人多次侵擾，慶之爲此經營謀劃，常常擊敗蠻人，伯符因此得到將帥的名號。

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装？"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吴郡太守劉斌殺之。

永初二年，慶之被授予殿中員外將軍，又跟隨伯符的部下到彦之北侵。伯符因病回到京城，仍舊歸檀道濟領屬。檀道濟向文帝報告，説慶之忠誠謹慎，懂得軍事，皇帝派遣他領兵防守東掖門，慢慢得到引進，在宫中出入。領軍劉湛得知這一狀況，想同慶之交接，對他説："您在宫中時間長久，我應當替您向皇上呈説。"慶之嚴肅地説："下官在宫中十年，本應轉任，不再因此有仰望的憂慮。"不久，轉正員將軍。到劉湛被拘繫的那天夜裏，皇上開宫門召見慶之，慶之着軍服，衹穿着襪子，捆縛着褲子進入宫中，皇上見了吃驚地説："您爲什麽如此匆促裝束？"慶之説："夜半召唤隊長，不容許緩緩着裝。"皇上派

遣他將吳郡太守劉斌拘捕，把他殺了。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

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逝世，各處蠻民大肆擾亂，征西司馬朱脩之征討蠻民不利，朝廷用慶之爲建威將軍，領兵協助脩之。朱脩之因行軍没有紀律，被捕下獄，慶之獨自率領軍隊進討蠻兵，大敗沔水一帶各路蠻兵。

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後來任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帝以本號任雍州刺史，慶之跟隨他的幕府西上，征討蠻寇多次立功。返回都城，再任廣陵王劉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民再次入侵，慶之以將軍、太守名號又同隨王劉誕進入沔水。到襄陽，率領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伐沔北各地山中的蠻兵，將他們打得大敗。威震諸山，群蠻都極度虔誠地行跪拜禮。慶之患頭風病，喜歡戴狐皮帽，衆蠻人都討厭他，稱他爲蒼頭公。每次見到慶之的軍隊，便害怕說："蒼頭公又來了。"

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樐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并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并移都下，以爲營户。

慶之帶兵出擊，前後被他打敗而投降的很多，又征討犬羊各地山蠻，沿着險要地形建築重城，城上的望樓建得很高。慶之在山下連營，營中開門相通。又命令各軍在營内開掘水池，早晚都不在營外汲水。并用於預防蠻人用火攻。不久大風猛烈，蠻人下山，每人持一把火炬來燒軍營。火來了，便用池水將它澆滅。蠻兵被圍困久了，都飢餓乏力，從此以後纔慢慢出來歸降。慶之前後所得蠻兵，都轉移到京都，集中編出户籍，由軍隊看管。

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彦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逾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别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吊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并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

元嘉二十七年，慶之遷任太子步兵校尉。當年，文帝將要向北侵略，慶之勸諫説："檀道濟第二次出征無功，到彦之失利而還，如今，我料想王玄謨等人不能超出檀、到兩將的才能，恐怕要嚴重地辱没了朝廷的軍隊。"皇上説："朝廷軍隊兩次受辱，是别有原因。檀道濟致使敵寇自足，到彦之是中途病發。虜寇所可以依賴的祇有馬匹，夏天水勢浩大，泛舟渡過黄河以後，碻磝的守兵必定逃離，滑臺小小的防地，容易攻下。攻克了碻磝、滑臺兩處防地，就可以住他們的館舍，吃他們的穀米，安撫他們的人民，虎牢關和

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洛陽城，自然也就不堅固了。"慶之一再勸阻，文帝不聽，當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都在座，皇上指使徐湛之等人向沈慶之問難。慶之説："治國譬如治家，耕種應當詢問農奴，紡織就要詢問織女。陛下現在要討伐別國，而同白面書生這般人謀劃，事情怎麽能够成功?"皇上大笑。

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

到軍隊出發的時候，慶之任王玄謨的副將。玄謨進軍圍困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然領蕭斌的輔國司馬。玄謨攻打滑臺，幾十天還攻打不下，魏太武帝率領大軍南下，蕭斌派遣慶之帶領五千人援救王玄謨。慶之説："兵士少而輕易出動，必定没有益處。"恰值王玄謨退還，蕭斌要把他殺了，慶之勸諫，方纔作罷。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并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

蕭斌因前軍失敗，要拼死固守碻磝，慶之認爲不能這樣。恰好皇帝的使者到來，不准退兵，以爲諸位將領都應當留下。蕭斌再向慶之問計，慶之説："都城以外的軍事，由將軍所專權，使者遠來，形勢已經不同了。將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談有什麽用?"蕭斌及在座的人都笑着説："還是沈公學問更多。"慶之大聲地説："衆人雖然知道古今，不如下官耳聞的多。"王玄謨因作戰失敗，要求守衛碻磝。蕭斌便回到歷城。申坦與垣護之共同據守清口，慶之坐驛車奔馳而歸。

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歡動群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并遣軍受慶之節度。

元嘉二十九年，王師又一次出征，慶之堅決勸諫，文帝不聽。因爲朝中的議論不統一，不讓向北魏出征。此時逃亡在外的司馬黑石、廬江郡反叛的吏人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發動蠻人，從淮汝之間到長江沔水，都遭到他們的災難，朝廷於是派慶之督率諸位將軍征討蠻人，皇上命令江州、豫州、荆州、雍州都派出軍隊受慶之的節制調度。

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弑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并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

元嘉三十年，孝武出駐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與孝武商議軍事謀略。正碰上孝武的典籤董元嗣從建業回來，報告劉劭謀弑文帝自立的消息，孝武派慶之率領各軍。慶之對心腹説："蕭斌像個婦人不值一提，其餘將帥都容易對付。現在輔助順正者，討伐邪逆者，不愁不

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内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内外處分。

能成功。"當時劉劭秘密地給慶之寫信，命令他殺掉孝武。慶之入室求見，孝武稱病不敢接見。慶之衝上前去，將劉劭的親筆信呈上，孝武請求進入内室同母親告别。慶之説："下官受先帝的厚恩，常常想着報答這份恩德，今日的事，我要盡我的力量去做，殿下怎麽疑心這樣重呢?"孝武起身拜了兩拜説："家國的安危，就在於將軍您了。"慶之立即控制住内外事務的處理。

府主簿顔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内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悦。

府主簿顔竣聽説慶之到來，馳馬進來拜見孝武帝説："現在天下還不知道已有正義之師起義，而劉劭占據着要害的地方，致使正義之師首尾不能相應，這是危險的。應當等到與各地建立起脣齒相依般的關係，然後纔可以行動。"慶之大聲地説："現在正要發動大事，而黄頭小兒都來參預，如此，災禍就要到了，應當把顔竣斬了向大家宣示。"孝武帝説："顔竣爲何不跪拜謝罪?"顔竣起身拜了兩拜。慶之説："你衹應當管理筆墨書信的事。"於是分派事務，十天之内裏裏外外辦理妥當，當時人都稱慶之的軍隊爲神兵。百姓很高興。

衆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内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并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

各方的軍隊已經集中，孝武用慶之代爲武昌内史，領府司馬。孝武到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人都勸他登皇帝位，孝武没有同意。賊劉劭派慶之的門生錢無忌携帶書信勸説慶之解除兵甲，慶之拘留錢無忌向孝武報告此事。孝武即皇帝位，用慶之爲領軍將軍，不久出任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守盱眙，封爲南昌縣公。

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

孝建元年，魯爽反叛，孝武帝派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前去討伐。安都在陣前殺了魯爽，慶之被進封爲鎮北大將軍。不久與柳元景都被授予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堅決辭謝，改封始興郡公。慶之因年滿七十，堅決要求辭去職事，被任命爲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又堅決推讓，甚至於叩頭觸地表述他的意見，一説話便流淚。皇上不能改變他的意願，同意了他的請求，衹以郡公的封號罷官回家，每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侍衛人員五十人。

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

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劉誕憑據廣陵反叛，朝廷又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慶

儀同三司，固讓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齎書説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并依晋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恤吏五十人，門施行馬。

之堅決推辭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率領兵衆討伐劉誕。劉誕派遣門客沈道愍携帶書信來勸説慶之，送給慶之玉環刀。慶之送沈道愍回去，向他數説劉誕的罪惡。慶之到城下，劉誕登樓對他説："沈公，您白頭的年紀，爲什麽還要到這裏來?"慶之説："朝廷認爲你狂妄愚笨，不必要勞動年輕力壯的人，所以派了我來。"慶之填塞壕溝，建築攻城的道路，建造移動樓車、土山和各種攻城器具。時值夏季大雨，不能攻城，皇上指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議，免去慶之官職，以此來激發他加緊攻城，又不許他詢問罷免的原因。劉誕送給慶之食物，提携這些食物的有一百多人，慶之不開封，將它燒掉。劉誕在城上投下給朝廷的表函，要慶之爲他呈送。慶之説："我奉命討賊，不能代你送表。"每次攻城，慶之都身先士卒。皇上勸誡説："您身爲統領，應當使處置安排有方，何必身受箭鏃、石塊的攻擊呢?"從四月攻城到七月，纔攻破廣陵城，屠殺城中軍民，殺了劉誕。朝廷晋升慶之爲司空，慶之又堅決推辭爵位。於是和柳元景都依照晋代密陵侯鄭袤的舊例，朝會時慶之排列在司空的班位上，元景則在從公之上，賜給侍從小吏五十人，門前設置行馬。

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從前，慶之曾在夢中導引皇帝的儀仗進入厠所之中，慶之很討厭進入鄙陋的厠所。當時有善於説夢的人替他解夢，説："您一定大富大貴，不過不在旦夕之間。"問他原因，回答説："儀仗固然是富貴的外觀，而厠中就是所謂的後帝。所以知道您富貴不在當今皇帝這個朝代。"到慶之建立中興的功勛，從五校一直到登上三公的位置。

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

大明四年，西陽五水蠻又入侵，慶之以郡公的職位統率各軍將其討平。

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

慶之居住在清明門外，有住宅四所，房子很是漂亮。又有園林房舍在婁湖，慶之一夜之間携帶子孫徙居婁湖，將清明門外住宅歸還朝廷，將親戚和表兄弟全都移居婁湖，他們各有門户，而同一墻垣。廣開田園之業，常常指着他的土地對人説："錢都在此。"中興之後，他有了很大的封

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并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

地，家中素來豐厚富貴，積累到萬金産業，奴僕一千多人。又獻錢千萬，穀萬斛，因封地始興靠近都城，要求改封在南海郡，没有許可。慶之有樂妓、小妾十數人，都美貌而善於技藝。慶之生活優越没有事務糾纏，盡情歡愉，要不是朝請祝賀大事不出家門。而每次隨從皇帝出游和演武射獵，上馬敏捷，和少壯時候没有什麽不同。太子妃給孝武皇帝獻上鏤金的湯匙、筷子和杆杓，孝武都拿來賜給慶之，説："飲器的賜予，應當從大夫開始。"

上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悦，衆坐并稱其辭意之美。

皇上有一次飲酒高興，吩咐臣子都要賦詩，慶之略有辯説的能力，但不會寫字，每次要簽署公文，便惱恨自己不識字。皇上逼令他作詩，慶之説："臣不會寫字，請允許我口授師伯。"皇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給師伯念道："平生遭遇多有幸運，得以適逢時運隆昌。老朽筋骨已衰力氣已盡，徒步回到南邊的山崗。辭去榮華在此聖明時代，無愧於漢代的張子房。"皇上很高興，座上的同僚都稱贊慶之的詩意很美。

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并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并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并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微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孝武皇帝去世，慶之與柳元景等一起爲顧命大臣，輔佐新君。遺詔説"如果有大的軍事行動以及征討之事，全都委托給慶之"。前廢帝即皇帝位，加賜慶之几案和手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次上朝拜賀，經常乘坐猪鼻式無帳幔的車子，身旁隨從的不過三五個騎士。慶之步行田野，每到農桑大忙的日子，没有人隨從，碰上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大臣。到賜三望車，慶之對人説："我每次出游步行田園，有人隨從時，同馬一起成三數，無人隨從，我同馬一起成兩數。現在乘坐此車，有地方要去嗎？"到賜給几案手杖，都堅決辭讓。柳元景、顏師伯曾去訪問慶之，正碰上他游行田間，元景等人吹響胡笳，在路上布滿兵士，慶之衹同身邊一人在田間，見到這種情狀，慶之慢慢顯出愁苦的面容説："貧賤不會永遠是貧賤，富貴也難以固守。我與諸公都出於貧賤，憑藉時代的機緣而有了遇合，到如此富貴，現在衹應當想想謙虚退讓的事。老夫八十歲的年紀，親眼所見成功和失敗的事已經很多，諸位炫耀這些車騎衣服，想做什麽呢？"於是插

了手杖，下田除草，不看他們。元景等人撤去侍從，挽起衣裳跟慶之一起耕田，慶之這纔和他們相對歡笑。

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嘆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爲劫首者數十人，士民悉患之。慶之詭爲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悦。

慶之已顯達富貴，同鄉舊時相識向來輕慢慶之的人，後來見到慶之都膝行前來。慶之感嘆說："我還是當年的沈公。"慶之見沈氏中有打劫的首領數十人，士人百姓都以此爲患。慶之詭稱是置酒大會，一時全將他們殺了，於是全境肅清，人人都高興。

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

廢帝狂妄違理，没有治國的方略，衆人勸他另立皇帝，到柳元景等人共同謀劃，便以此事告訴慶之，慶之與江夏王劉義恭交誼不厚，將此事告發。廢帝殺了劉義恭、柳元景等人，用慶之爲侍中、太尉。到義陽王劉昶反叛，慶之隨從廢帝渡過長江，總統各路軍隊。

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争，帝意稍不悦。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青溪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輼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泰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廢帝一天比一天凶暴，慶之還是盡力，進行規勸，廢帝心中很不高興。到要誅殺何邁時，廢帝考慮到慶之不會贊同此事，估計他一定會來勸阻，於是切斷青溪等處橋梁來拒絶他。慶之果然去了不能過去而返回。廢帝更討厭他，便派他的侄子沈攸之携帶毒藥賜他自盡，慶之死時八十歲。這年元旦，慶之夢見有人用兩匹絹送給他，對他說："這絹够長了。"醒了以後對人說："老夫今年免不了啦。兩匹，八十尺也，够長度，没有多餘的了。"死後，朝廷贈喪事錢很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輼輬車，前後用鳥羽裝飾的車子、樂隊，謚號忠武公。還没有埋葬，廢帝失敗了。明帝即皇帝位，追贈慶之侍中、司空，謚號襄公。泰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的部屬親戚，由於慶之的關係而在官位的數十人。

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

慶之的長子文叔官任侍中，慶之死時不肯喝藥，沈攸之用被子將他蒙住使他窒息而死，文叔秘密取藥收藏。有人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廢帝斷截江夏王劉義恭肢體，想到逃亡之時會引起廢帝的惱怒，而會導致劉義恭那樣的變故，便喝藥自殺。文叔之子昭明任秘書郎，聽説父親死了，說："一個人獨生怎麽受得了。"也自縊而死。

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

元徽元年，恢復了慶之先前的封爵，此時將

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

始興郡改爲廣興郡。昭明子曇亮繼承祖父的爵位爲廣興郡公，齊高帝接受禪讓後，封國被取消。昭明弟昭略。

沈昭略 沈昭光 沈曇亮

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痴。"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奈何王約，奈汝痴何！"

昭略字茂隆，生性狂放儁逸，不肯事奉公卿大臣，好飲酒而仗意氣，無論對誰都不肯謙讓。曾醉酒，傍晚時分扶杖領着家中賓客、子弟到婁湖苑，遇上王景文的兒子王約，瞪着眼睛對他説："你是王約嗎？爲什麽又肥又痴？"王約説："你是沈昭略嗎？爲什麽又瘦又狂？"昭略鼓掌大笑説："瘦已勝肥，狂又勝痴，你有什麽辦法呢，我對你的痴又有什麽辦法！"

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吴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

昇明末年，任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識他，到高帝即皇帝位，對王儉説："南方士人之中有沈昭略，應該給他安排什麽職位？"王儉給他擬任前軍將軍，皇上不想反對，便准許王儉的奏議。不久任中書郎，多次遷任侍中。王晏曾經和昭略開玩笑説："您叔叔可説是吴興的僕射了。"昭略回答説："家叔晚年纔任僕射，但還是賢過於令尊因承蒙恩蔭而爲卿大夫。"

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駡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脱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

永元年間，昭略與叔父文季都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人進奉藥酒，昭略怒駡徐孝嗣説："廢除昏君，確立明君，這是古今國家的法令，衹因爲宰相没有才能，以至於是今天這個樣子。"又用甌投擲徐孝嗣面部，説："讓你成破面鬼。"昭略死時，言語笑貌如往常一般，没有一點害怕的樣子。徐孝嗣對他説："見到您使人想起夏侯泰初。"回答説："您還想到夏侯，便因爲您心中不能全然豁達。下官要是見到龍逢、比干，便會高興地和他們相對；如果霍光問您今天的事，您用什麽語言回答他呢？"

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絶吭而死。時人嘆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昭略弟昭光聽説收禁他的兵卒來了，家裏人勸他逃走，昭光不忍心離開母親，進入内室拉着母親的手痛哭，於是被殺。當時昭明子曇亮已經逃走，聽説昭光已死，便説："一家都被滅亡了，要獨生做什麽。"又割斷喉嚨死了。當時人感嘆沈氏一家幾代孝義。中興元年，追贈昭略爲太常，昭光爲廷尉。

沈文季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棋，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

文季字仲達，文叔的弟弟。因爲人寬厚、風雅、正直被人們賞識，特别善於戲塞和彈棋，在劉宋朝封爲山陽縣五等伯，官位到中書郎。父慶之被殺害，他的兒子們都被收禁了，文叔對文季說："我能死，你能報復。"便自殺。文季揮刀馳馬逃去，拘留他的人不敢追，於是免於死難。

明帝立，爲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晋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彦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蕃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爲吴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明帝即位，文季任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廷大臣，用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察没有喝醉的人，文季不肯飲，被趕下殿。晋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太守，明帝通過褚彦回尋求能辦事的人作州郡的高級佐官，彦回推薦文季，文季轉任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然用了諸侯的葬禮，他的部屬大多不敢來，惟獨文季前往墓前致哀。元徽初年，自秘書監出任爲吴興太守。文季飲酒可多至五斗，妻王氏也能飲到三斗，曾終日對飲，但不廢公事。

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吴興錢唐軍事。初，慶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

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叛，齊高帝給文季加官爲冠軍將軍、監督吴興郡錢唐郡軍事。起先，廢帝賜慶之死時，攸之請求執行，到了攸之反叛，文季便拘禁了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殺了他的宗族，以報復舊日的怨恨，致使他的親信黨徒也厨不生火了。君子認爲文季能報復先輩的耻辱。齊代建國，文季任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任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爲西豐縣侯。

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彦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户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宫，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彦回。彦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彦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彦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武帝曰："褚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

文季風采傲岸，善於進退舉止，司徒褚彦回當時尊貴而有聲望，很想用高貴的門第來控制文季。文季不因此屈服。武帝在東宫，在玄圃宴請朝中大臣，文季多次舉杯勸彦回飲酒。彦回很是不平，向武帝報告説："沈文季認爲彦回治理他的郡邑，依然還有舊情。"文季説："因爲是父輩種的桑樹梓樹，所以必須敬重它。哪像您亡了自己的郡邑，失去土地，竟不認識自己的故鄉了。"於是，談到北魏軍事行動的事情。褚彦回説："陳顯達、沈文季是當今的將才，足以委任邊防大事。"沈文季不喜歡别人稱他出自將門，因此發怒，向武帝報告説："褚彦回竟然評定人的等

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并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顔色無異，終曲而止。

級，臣不知他身死的日子，有什麽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着説："沈率醉了。"中丞劉休檢舉此事，得到寬恕。後來在豫章王的北宅後堂裏集會，沈文季與褚彥回都擅彈琵琶，飲宴將畢，彥回取過樂器奏《明君曲》。文季便離席大聲喊道："沈文季不能做伎兒。"豫章王蕭嶷又解釋説："這本來不會減損仲容的品德。"彥回顔色不改，奏完樂曲纔停下來。

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

永明年間，經多次升遷到領軍將軍。文季儘管不喜好讀書，發言一定很有辭采。武帝對文季説："南方文士中没有官到僕射這一位置，已經有許多年了。"文季回答説："南方的曲調不剛强，不是一天了。"同時代的人稱贊他回答得很好。

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吴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

明帝輔佐政事，要用文季任江州太守，派身邊侍從單景儁傳布這個意思。文季辭讓，説是老了，不願外出，便問右執法這個位置不知有了人選没有，單景儁回到宫中將文季的話全都説了。延興元年，文季被任命爲尚書右僕射。明帝登帝位，加官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曾戲言文季爲吴興僕射。文季回答説："琅邪執法官吏，似乎都不出您的門户。"

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爲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

建武二年，北魏的軍隊向南攻伐，明帝以此憂愁，任命文季鎮守壽春。文季進入壽春城，城門嚴加守備。魏軍不久撤退，百姓没有受到損害。

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史。

永元元年，轉任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遥光造反，那夜，遥光派人在宅中暗取文季，要任他做都督，而文季已回到宫中。第二天，文季與尚書令徐孝嗣同坐南掖門上。此時東昏侯蕭寶卷已行誅殺，徐孝嗣深懷憂慮，想同文季一起討論時事，而文季則以别事相辭，始終不能在一起。國事安定以後，朝廷加文季爲鎮軍將軍，安置府史。

文季以時方昏亂，托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

文季以爲當時政治昏亂，推説年老有病不參與朝廷的謀略。他哥哥的兒子昭略對文季説："我父親六十歲爲員外僕射，他想過免職嗎？"文季笑而不答，不久被害。起先，他被召見，便知道身要敗亡，但他舉動和往常一樣。上了車回過

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頭説："此次出去，恐怕往而不返了。"他在華林省被殺，終年五十八歲，朝中、民間都爲他感到冤枉。中興元年，追贈司空，謚號爲忠憲公。

沈文秀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説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衆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晋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并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安本任。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弟的兒子。父邵之，任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在宋前廢帝時，多次升遷到青州刺史，將要赴任，隨從部隊行至白下。文秀勸説慶之因爲皇帝狂妄無理，不知何時會遭到災禍，想憑藉手下的兵衆圖謀出路。慶之不願聽從。到文秀登程上路，慶之果然被殺害。前廢帝又派直閤江方興領兵去誅殺沈文秀，没趕到，明帝已平定了前廢帝之亂。當時晋安王劉子勛據守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聯合劉子勛反叛。尋陽被平定，明帝派遣他的弟弟徵召他，文秀乘機歸順請罪。明帝即讓他安於本來職務。

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剋，終于北。

泰始四年，封爲新城縣侯。原先冀州刺史崔道固也據有歷城與劉子勛等人同時反叛，文秀派使者聯絡北魏，魏派慕容白曜來支援他。援兵到來時，而文秀已接受朝廷任命。文秀善於撫慰和駕御他的部衆，所以他的軍隊被魏兵圍困三年而没有叛變的。泰始五年，文秀被魏兵打敗，死在北方。

沈攸之　宗儼之　臧寅　邊榮　程邕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

攸之字仲達，慶之伯父的兒子。父叔仁是宋衡陽王劉義季的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

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吴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

攸之小時孤苦貧窮，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調發三吴軍隊，攸之也被徵出征。到了建鄴，攸之拜見領軍將軍劉遵考要求任命他爲白丁隊主。遵考以爲他貌醜不能委任，攸之嘆息説："從前孟嘗君身長六尺做齊國的相國，而現在運用人才却要取身材肥大的呀。"於是跟隨沈慶之出兵征討。

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

元嘉二十九年，沈慶之率兵征討西陽蠻，攸之纔被任命爲隊主。巴口起義，授任爲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戰中，身受重傷，劉劭之亂被平定以後，任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太尉府轉任大司馬行參軍。

晋時都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

東晋時候，京城兩岸揚州舊設都部從事，分

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

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并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

明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宗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内撫將士，外諧群帥，衆并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并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悦。攸之既出，諸軍主并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

管二縣非法違紀之事，永初以後撤去省的建制。孝建三年，重又設置都部從事職位，攸之掌管北岸，會稽孔璪掌管南岸，後又撤去。攸之升遷爲員外散騎侍郎，又隨從慶之去廣陵征討劉誕，累有戰功，中箭破骨。孝武帝因他善戰，配給他仇池步矟。平定劉誕叛亂以後本當給予厚賞，却被慶之所壓制。升爲太子旅賁中郎，攸之很恨慶之。

前廢帝景和元年，改任豫章王劉子尚的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都爲廢帝所寵愛。廢帝誅殺朝廷諸大臣，攸之等人都爲他效命，封爲東興縣侯。

明帝登上帝位，照例革除封爵。不久有人告發宗越、譚金等人謀反，攸之再次被召入直閤。恰遇各地反叛，南賊已到附近的道路，朝廷任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守虎檻。當時王玄謨爲統領，還未出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之後還有軍隊絡繹到來，每夜各立口令，互相没有承受。攸之對軍官們説："現在衆軍同發，而口令不同，如果有耕夫漁父在夜裏互相喊叫，便會導致軍隊的驚亂，這是失敗的途徑。暫時就聽從某一軍制定的口令好了。"衆人都聽從他的主意。

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很不得士兵擁護，攸之對内安撫將士，對外調和各位統帥之間的關係，將士們都因爲攸之的調解而安定下來。當時殷孝祖中流矢去世，軍主范潛帶領五百人向賊人投降，軍情震驚，都説攸之應當代替殷孝祖爲統領。此時建安王劉休仁屯兵虎檻，總領衆軍，聽説殷孝祖死了，便派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開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兵有乘勝的心理，第二日如不再行攻戰，便是向賊兵示弱。又認爲方興名位雖次於自己，但一定不願居於自己名下，作戰的方針思想不一致是失敗的原因，於是率領各位軍主到方興處表示對他的推許尊重，并且慰問勉勵他，方興很是高興。攸之等人出來，諸軍主都埋怨他。攸之説："你們忘記了廉與藺、寇與賈的故事了嗎？我的本意是爲了濟國救家，哪能計較這些或升或

降的事。”第二天一早進攻，從寅時到午時，在赭圻大破賊兵。

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

不久，攸之進封號爲輔國將軍，代替殷孝祖都督前鋒各項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糧食已盡，南賊大帥劉胡駐扎在濃湖，用袋子裝米繫上木筏固定在船中，佯裝翻船，順風流下，用作赭圻薛常保等的軍糧。攸之懷疑這些船隻有特異之處，派人將船和筏取來，得到很多大米，不久便攻克赭圻。

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顗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

遷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官爲都督。袁顗又領大軍進入鵲尾，相持已久，軍主張興世越過鵲尾從上方占據錢溪，劉胡因而攻打張興世。攸之率將領們攻打濃湖。錢溪有報告説那兒已大破賊兵，攸之將從錢溪送來的胡軍耳鼻送給劉顗觀看。劉顗驚悸，急追劉胡回來。攸之各軍全力進攻，斬殺擄獲甚多，劉胡於是棄衆逃走，劉顗也逃走。在平定赭圻、濃湖的戰役中，賊軍丢棄許多資財，珍貴的寶器堆積如山，部隊各自競相收藏，祇有攸之、張興世約束自己的部下，不侵犯一根毫毛、一根小草，將領們因此稱贊他們。攸之進而平定尋陽，遷任中領軍，封貞陽縣公。當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皇帝所賜座位上對遵考説：“形貌醜陋的人現在怎麽樣？”皇帝問他是怎麽回事，攸之據實回答，皇帝大笑。

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强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

經多次升遷，攸之官至郢州刺史，他處理政事苛刻暴虐，有時鞭笞士大夫。上佐以下屬官有反對意見，便當面辱駡。而他自己通曉吏治事務，自强不息，官吏百姓都害怕他，没有人敢欺騙他。聽説山中有猛虎，他便親自去圍捕，祇要他去了没有不捕到的，有時甚至一天得到兩三隻。要是到了日暮時候還没有捕到，便宿夜圍守。賦斂苛酷，徵調差役没有限度，并且修理船隻，製造兵器盔甲。自從到了夏口，他便圖謀不軌。進爲監督豫、司二郡的軍事，進號鎮軍將軍。

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并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搔擾。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

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都在外地，共同參與顧命之責。恰遇巴西人李承明反叛，蜀地騷擾。此時荆州刺史建平王劉景素被徵召回朝，新任荆州刺史蔡興宗尚未到任，於是

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沉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絶貌。

派攸之代行荆州刺史的職事。恰好李承明反叛已被平定，便用攸之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攸之乘機聚集兵力，養馬到二千餘匹，都分給擔負巡邏任務的將士，讓他們耕田自給。糧食財貨全入倉庫儲蓄。荆州作部每年給朝廷送數千人的武器，攸之將它分下一部分留着，簿上説"用來討伐四山蠻人用"。裝備戰艦數百千艘，將它沉放在靈溪裏，金錢錦緞、各種器械都有了很大的積蓄。於是，攸之漸漸有了反叛的心思，朝廷的制度不遵照執行。富貴可與諸王相比，夜裏各處廂房走廊蠟燭點到天亮，後房佩帶珠玉的幾百人，都是一時的絶代佳麗。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撿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

江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暗中有反叛的思想，想用隱約的意思去挑動攸之，派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封，封上題字曰"沈丞相"，送到攸之衙門。攸之不開啓書信，經推究知道是陳公昭送來的書信，便把它送往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起兵襲擊都城，攸之對所屬官吏説："桂陽王現在進逼朝廷，必定會聲稱我和他是同黨，如果我不辛苦盡力於王事，朝野都會增加對我的猜疑。"於是派使者到郢州刺史晉熙王劉燮處表示願意受他的調度。恰已平定了休範之亂，使者便返回了。攸之進封號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他堅決推辭開府儀同三司之職。攸之自己統兵擅權在外，朝廷對他疑慮畏忌，幾次要將他調入朝中，考慮到他不能接受命令，於是作罷。

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毁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説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

元徽四年，建平王劉景素憑藉京城反叛，攸之再次支持朝廷，不久平定了景素。當時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到荆州，道慶在家中，開列出他的親戚十餘人，要求攸之録用爲從事、西曹一類的官吏，攸之衹録用了三人。道慶大怒，親自到州上取出他的書信將它撕毁而離去。道慶一向嫻熟於騎術，攸之參與宴飲於聽事衙前，并馬作握槊游戲，道慶持槊擊中攸之馬鞍，攸之發怒求用帶利刃的槊游戲，道慶馳馬奔出。道慶回到都城向朝廷説攸之企圖反叛的情形，并請求朝廷撥三千兵士去攻打攸之。朝中大臣商議恐怕此事難以成功，高帝又對攸之持保護態度，不許出兵。楊運長等常常疑畏攸之，於是

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淩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

與高道慶密謀派出刺客帶着廢帝親手詔書，用金餅賞賜攸之，并晋升他的州府輔佐官吏的官銜。當時有三頭象到江陵城北面數里，攸之親自將它們擊殺，忽然有亂箭飛來，都集中在攸之坐騎的障泥上，這以後謀刺的事情敗露了。廢帝已逝，順帝即位，加封攸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派遣攸之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携帶廢帝剖腹斷肢的刑具給攸之看，攸之説："我寧可如王淩那樣死去，不作賈充那樣活着。"因還没有得到起兵的機會，便上表爲齊高帝稱賀慶祝，并給齊高帝寫信推崇他的功德。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

攸之有白絹寫成的書信十餘行，常常藏在背心的兩角，説是宋明帝同自己的誓約。又皇太后使者到，賜攸之燭十支，剖開蠟燭得太后手令，説"國家的事，一切都委托給您"。第二天，攸之便起兵。他的妾崔氏、許氏勸諫説："官人年紀已老，哪能不爲全家一百多人着想。"攸之指着背心的兩角給她們看。

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悦。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鋭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鑽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猪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

攸之一向養畜勇士馬匹，物資用品積累豐厚，到此時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要從江陵出發，使和尚釋僧粲占卜出兵吉凶，釋僧粲説："不到都城，當從郢州回還。"攸之心中很是不快。剛從江津出發，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方向飛來，正籠罩在軍隊上空。齊高帝派遣各路軍隊向西征討攸之，攸之盡其精鋭攻打郢州，行事柳世隆多次擊敗攸之的進攻。昇明二年，向江陵撤還，未到達，江陵城已被雍州刺史張敬兒占領，攸之没有歸處，便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到華容縣的鑽頭林，投靠州中官吏家中。這個官吏曾被攸之鞭笞過，但招待攸之十分厚重，不因從前的處罰抱怨，殺猪進食。後來村子裏有人要捉拿他，攸之與文和便在櫟林一同吊死，村裏人斬了他們的頭送往京城。有人剖開攸之的胸腹，他的心有五個洞。征西主簿荀昭先用家財收葬了攸之。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沉没。倉曹

攸之晚年喜歡讀書，手不釋卷，《史》、《漢》歷史記得很多。經常感嘆説："早知窮困發達都是命中注定的，恨不十年讀書。"到攻打郢城時，曾夜起風浪，米船沉没。倉曹參軍崔靈鳳之女此

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

前嫁給柳世隆的兒子，攸之嚴肅地對崔靈鳳説："當今軍糧要急，而您不在意，是因爲同城内結了親家吧？"靈鳳回答説："樂廣説過，下官怎能用五男换一女。"攸之聽了，心中高興，疑意頓消。

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録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攸之招集有才力的人士，隨郡人雙泰真有體力，召而不肯來。攸之派二十人披甲衣追拿他，泰真射死數人，想回到家中將母親帶走，因事情緊急，没有成功，隻身逃入蠻人地區。追拿的人已是失去了泰真，便將他母親逮去。泰真失了母親，便自己回來歸附攸之，攸之不加罪，説："這是孝子啊！"賜錢一萬，轉補隊主，他克制自己的情感優待才士就是這樣。

初，攸之賤時，與吴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禄大夫。

起初，攸之貧賤時，同吴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條小船離開京都，三人一起走過上船的土壩，有一人攔住他們觀察他們的面相説："你們三人都將成爲地方長官。"攸之説："哪有此事。"看相的人説："要是不能應驗，便是相書有錯誤了。"後攸之治理郢州、荆州，超之任廣州刺史，景文任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年間卒於光禄大夫任上。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説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東下而取京城的想法，府中主簿宗儼之勸他攻取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與守的形勢不同，郢城不是十天半月可以拿下的，而如果不能及時拿下，就會挫傷鋭氣，損害了自己的威望，攸之没有聽從臧寅的勸告。失敗以後，將帥們都奔走逃散，有人招呼臧寅一起逃走。臧寅説："我委身給人做事，哪可以希望他的成功而責備他的失敗。"便投水自盡。又倉曹參軍金城人邊榮被府中録事凌辱，攸之爲了邊榮將録事用鞭打死。攸之從江陵東下，用邊榮做留府司馬守江陵城。張敬兒將到，有人勸他派使者到張敬兒那裏求降。邊榮説："我受沈公厚恩，一朝有點輕緩緊急，就改變原來的心意，不能呀！"守城失敗，見到張敬兒，敬兒問："邊公爲什麽要和别人一道做賊，而不及早來降？"邊榮説："沈荆州起義，匡正國家，他的身體雖然可以滅亡，總是宋代的忠臣。天下還有直言的人，不可稱他做賊。我本來就不求活着，何必問我！"

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

張敬兒説：“要死有什麽困難。”下令將他殺了，邊榮歡笑而去，面不改色。泰山人程邕之，一向跟隨邊榮，到此時抱持着邊榮對敬兒説：“您進入别人的國土，没聽到您的仁愛惠民的聲音，而先殺義士，三楚的百姓寧可跳長江、漢水而死，豈肯同將軍您同日而生。”敬兒説：“要死很容易，爲什麽不允許？”於是先殺了邕之，然後殺邊榮，三軍没有不垂淚而泣的，都説：“爲什麽一天殺了兩個義士。”人們將邊榮比作臧洪，邕之比作陳容。

廢帝之殂，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廢帝逝世的時候，攸之將要起兵，問卜於星相占卜的術士葛珂之。珂之説：“凡起兵都要等候太白星，太白現則成，太白伏則敗。從前桂陽王在太白隱没時起兵，剛一出戰便繳了腦袋，這是近代極明顯的驗證。現在蕭公廢去昏君，另立明主，正遇上太白星隱没的時候，這與天意相合了。況且現在太白星連續出現，利在東方用兵，對西方不利。”因此，攸之作罷，没有起兵東下。到後來起兵，葛珂之又説：“今年太白星出現在南斗旁邊，那個國家不可征伐。”攸之不聽從葛珂之的話，果然失敗了。

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答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

攸之的上表、檄文、奏疏，都是他的記室南陽人宗儼之的文辭，攸之起兵失敗，有人責備他，他回答説：“士爲知己，這哪裏是能被你們所瞭解的。”於是被誅殺。

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并養之宫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

攸之在景和年間曾與齊高帝一同在宫中當值，互相表白喜愛的情感，高帝將長女義興憲公主嫁給攸之的第三子文和爲妻，生了兩個女兒，都養育在宫中，她們得到的禮遇、賞賜很厚，到出嫁時都得到舊時家人相伴，由朝廷操辦。齊武帝下令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作義興公主的後代。

沈僧昭

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泰山録事，幽司中有所收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

僧昭另一名字法朗，小時候跟從天師道士，經常在甲子和甲午日夜裏，裹黄色頭巾，穿黑色衣服，在他自己房中設壇祭神。時時記録别人將要遭到的吉凶，多有應驗。自稱是泰山録事，説是陰間要收録一個鬼魂，必須有僧昭的署名。中年爲山陰縣縣令。

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

梁武陵王蕭紀爲會稽太守，坐在池邊亭内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黄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内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飲宴，青蛙嘈噪刺耳。武陵王說：“實在敗壞了我們對音樂的欣賞了。”僧昭念咒十幾聲，蛙鳴便停止了。到了傍晚，王又說：“要青蛙再鳴。”僧昭說：“王歡飲已畢，現在你們隨便地叫吧。”蛙聲立即喧噪聒耳。又曾外出練武射獵，半途返回，身邊人問他返回的原因，回答說：“國家邊境上有事，必須回去處理。”又問他怎麽知道，說：“剛纔聽到南山虎嘯，因此知道。”一會兒，使者到。又對人說：“我從前被陰司使喚，實在很繁瑣，現在已自己解脱了。”於是打開匣子拿出黄紙書册，上面有一個大字，不能認識。說：“教我如此處理。”到太清初年，他對親信知己說：“明年天下喪亂，百姓十人不存一人。”於是苦苦請求回歸故里。終不獲准，禍亂到來，他一家百口都遭到殺戮。僧昭官至廷尉卿，太清三年逝世。

宗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户。”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并以文義爲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叔父少文爲人高尚，不願出仕，宗慤少年時，叔父問他的志向，宗慤回答說：“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說：“你要是不能富貴，必定敗壞我的門户。”宗慤兄宗泌娶妻，剛進門的當夜即遭打劫，宗慤當時纔十四歲，挺身而出抵抗打劫的人，十多個人都被他打散，不能入室。當時天下無事，讀書人都以研究文章的義理爲自己的事業，少文終是保持高尚情操，衆多學子都愛好三墳五典，而宗慤則是任性使氣愛好武藝，所以不被鄉人賞識。

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

江夏王劉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宗慤隨義恭鎮守廣陵。當時他的堂兄宗綺爲征北將軍府中主簿，與宗慤住在一起，宗綺妾與隨從牛泰私通，宗綺去府中值夜，牛泰便潛身來與宗綺妾幽會。宗慤知道此事，入室殺了牛泰然後告訴宗綺。義恭以爲宗慤的性情豪壯，没給他治罪。後來任命他爲補國上軍將軍。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

元嘉二十二年，攻伐林邑國，宗慤自告奮勇願意隨行，義恭推舉宗慤，說他有膽識勇氣，便任命他爲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的副將。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攻區粟城。林邑國派將軍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派偏軍抵禦他，被賊軍打

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

敗。又派宗慤去抵擋，宗慤便分成幾路支隊，捲起旗幟秘密進軍攻破林邑國兵，於是攻下區粟，進入象浦。林邑國王范陽邁出動全國的軍隊前來迎戰，把大象裝備上全副鎧甲，前後無際。宗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它的威風可以懾服百獸，便製作假獅子同大象抵抗，大象果然驚恐逃跑，林邑的軍隊因此潰敗逃亂，於是攻克林邑。收繳了林邑國的珍異物品，都是不知名的寶物，其他雜物無法計算。宗慤對這些珍異之物絲毫不取，他自己的物品衹是被、梳、枕、刷，此外再無别物。文帝對他十分贊許。

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

元嘉三十年，孝武帝起兵討伐叛逆的劉劭，用宗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率領中軍。到平定反叛，戰功次於柳元景。

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慣噉粗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孝武即皇帝位，用宗慤爲左衛將軍，封爲洮陽侯。孝建年間，一再升遷到豫州刺史，監督五州各項軍事。起先，同鄉庾業家中富有，生活豪華奢侈，穿王侯的衣服，吃珍美的食物。和賓客相對，用膳必定菜肴豐盛，而對宗慤衹給他安排米飯腌菜。對客人説："宗慤是軍人，慣吃粗食。"宗慤吃飽了退出，從來没有説過不滿意的話。到現在，庾業做了宗慤的長史，并管理梁郡，宗慤待他很好，不因從前的事而厭惡他。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

大明三年，竟陵王劉誕據有廣陵反叛，宗慤上表請求前去討伐，乘坐驛車到京城，當面接受朝廷的部署。皇帝停下車子向他撫慰勉勵，宗慤高高地跳起數十次，左右顧盼，皇帝以爲他豪壯。到出發時，宗慤歸屬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統轄。原先，劉誕欺騙他的部屬説："宗慤要幫助我。"等到宗慤到了廣陵，他便躍馬繞城喊道："我是宗慤。"平定劉誕以後，宗慤入朝任左衛將軍。

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

大明五年，宗慤隨從皇帝出獵，墮馬跌斷了脚，不能朝拜和入宫當值，任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家中有好牛可以進貢皇帝，官方要買而他不肯賣，因此被免官。第二年恢復原先的職務。

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

廢帝即皇帝位，任命宗慤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任都督。逝世，追贈征西將軍，謚號爲

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肅侯，配祭於孝武廟庭。子羅雲，死後，子元寶繼承爵位。

宗夬

慤從子夬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

宗慤的侄子宗夬字明揚，祖父少文，名字列在《隱逸傳》中。父宗繁，任西中郎諮議參軍。

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并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

宗夬少時勤於學問，有氣量才幹，在齊任驃騎行參軍。當時竟陵王蕭子良募集學士在西邸，那些人都被畫在圖畫裏，宗夬也在其中。齊鬱林封爲南郡王，居住西州，使宗夬掌管書記，因他的書信堅貞端方而被推崇，所以有這個任命。當時齊與北魏通和，朝廷命宗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去迎接魏國使者，二人都是恰當的人選。到文惠太子去世，南郡王爲皇太孫，宗夬仍掌管書記。

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疏，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荆州刺史，引爲别駕。

太孫昭業即皇帝位，多過錯，宗夬主動地與他疏遠，因此被授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被殺，從前爲他所寵愛的人多蒙受他的災難，衹有宗夬與傅昭因爲人清正而得到赦免。齊明帝用他爲郢州中從事，宗夬因父親年老辭官。南康王任荆州刺史，請他出任别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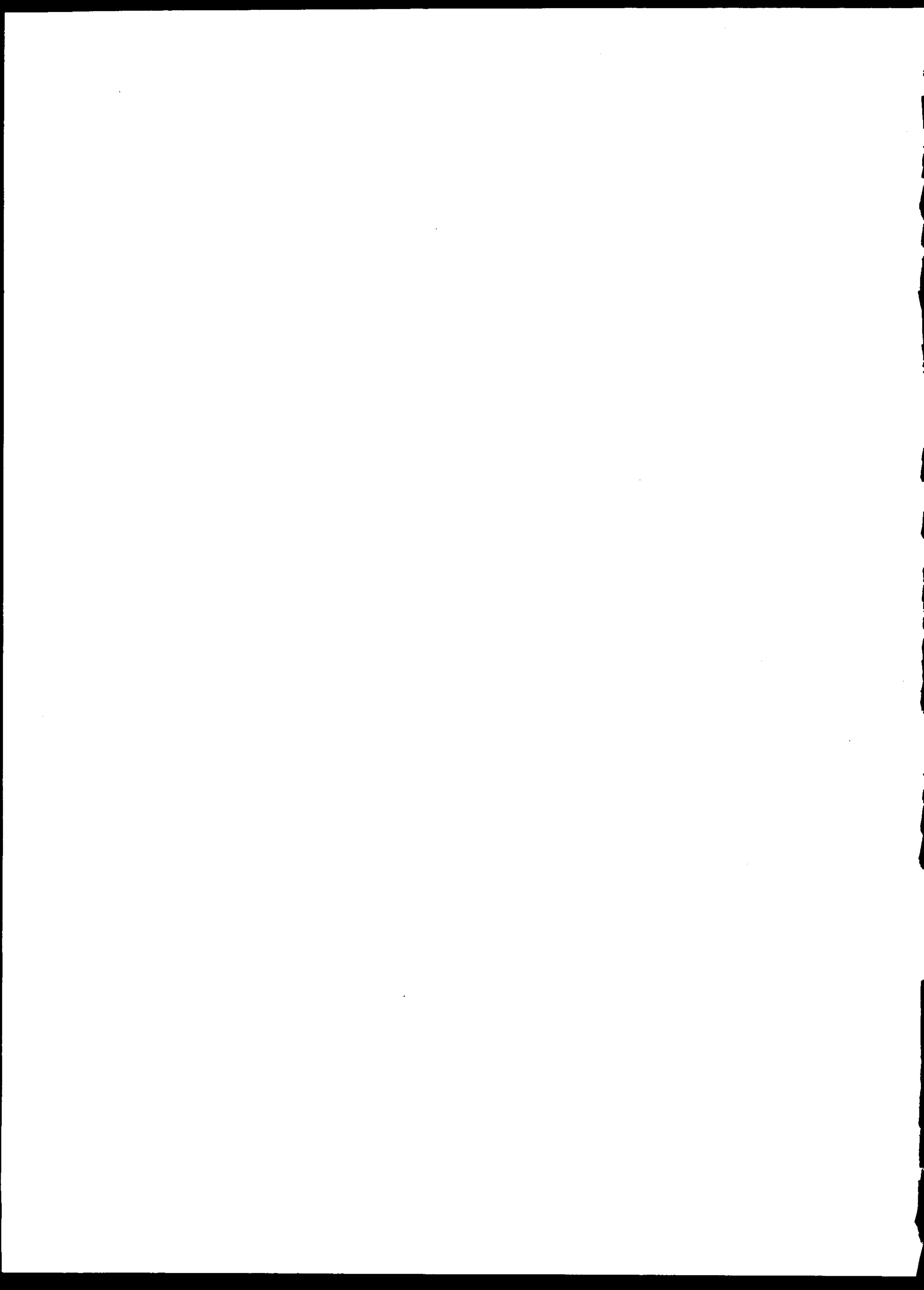
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梁武帝起兵，遷任西中郎諮議。當時在西部，論地位聲望衹有宗夬與同鄉樂藹、劉坦被州中人氏所推重佩服，所以領軍蕭穎胄很倚重他。武帝接受禪讓，宗夬歷任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與掌管吏部銓選授官。天監三年逝世。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召。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并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概風雲，竟成其志；夬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論曰：沈慶之憑着他勇武剛毅的姿態，適逢天下深可憂慮的日子，在軍旅中驅逐奔馳，他走到哪裏都被人推重。他平定禍亂的功績，大概也算得上宋代的方叔、召虎了。到救助朝廷的事業成功，登上了宰輔的高位，而年已古稀，官位已成，名望已定，而終至滅亡，禍福哪易知曉。沈門諸子弟，各負才氣，都有高尚風格，所謂將門有將，這話説對了。攸之仕宦的地方處於京城的上游，在名譽上説是仗義起兵，而獨逞威風，擅自發號施令，如此過了十多年的日子。終於順着星象家葛珂之所預言的結果而死，朝代的更替果有它的命運嗎？宗慤氣概不凡，最終成就了他的

志向；宗夬行爲清正，因而升到顯要的位置，他們都是有志氣有才能的人物。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元景弟子）世隆（世隆子）惔（惔弟）惲
（惲子）偃（偃子）盼（惲弟）憕（憕弟）忱（世隆從弟）慶遠
（慶遠子）津（津子）仲禮 敬禮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縣人。高祖柳純，授任平陽太守，辭不赴任。曾祖柳卓，從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父柳恬，西河太守。父柳憑，馮翊太守。

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産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産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爲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

元景年少時便熟習騎馬弓箭，多次隨從父親討伐蠻人，因勇敢著稱。説話不多，有器度資質，荆州刺史謝晦聽説他的名聲，邀請他去荆州，元景還没有去而謝晦已經失敗了。雍州刺史劉道産很愛他的才能，恰逢荆州刺史江夏王劉義恭又招請他，道産對他説：“長久以來便謀求委屈您到雍州任事，現在尊貴的江夏王已有召命，難以擅自留您，離别的情思使人悵然若失。”服滿，經多次升遷至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到以後，又很賞識他。

先是，劉道産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户口殷盛。及道産死，群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起先，劉道産在雍州行惠民德化之政，遠地蠻民都從山裏出來歸順他，沿着沔水結成村落，户口繁盛。到道産死後，各處蠻民成爲盗匪猛烈暴動。孝武西守襄陽，義恭推舉元景，於是用他任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到任以後，多方設計策略，斬殺和擒獲蠻人數百，州郡邊境一片肅静。

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

隨王劉誕鎮守襄陽，元景改任後軍中兵參軍。到朝廷大舉向北侵入，命令各地分别出兵。元嘉二十七年八月，劉誕派尹顯祖出兵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兵盧氏，田義仁出兵魯

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

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并造陝下，列營以逼之，并大造攻具。

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并鼓噪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并成列，

陽，加元景爲建威將軍，總統各路將帥。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是三秦地區的望族，請求去長安，招撫關、陝百姓，便從貲谷進入盧氏。盧氏人趙難接受了他。元景率兵續進，祇派先鋒深入，孤軍没有後續部隊，便快馬命令尹顯祖進軍盧氏，作爲各軍的援軍。元景因軍糧不足，難以長時間地與之相持，於是包好馬脚，挂牢戰車，率領軍隊攀登上百丈崖，走出温谷而入盧氏。法起等各路軍隊進駐方伯堆，離弘農城五里。元景率領軍隊越過熊耳山，薛安都駐軍弘農。法起進而占據潼關，季明率領方平、趙難諸軍向陝進軍。十一月，元景率兵到達弘農，扎營在關方口，并以元景任弘農太守。

當初，安都留住在弘農而其他各路軍隊已經進入陝。不久元景來到，對安都説："您不能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應當急速進軍。"各路軍隊同到陝地，排開軍營而逼魏兵，并大造攻城器械。

魏城因靠着黄河而特别顯得安全鞏固，魏兵憑着地形的險要堅守城池。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各路軍隊頻繁攻城，未能攻克，安都、方平各自在城的東南面擺開陣勢等待魏兵。魏兵大量會集，用輕騎挑戰，安都怒目横持長矛，單騎突入魏兵陣地，四面奮擊，左右皆後退迴避，殺傷不可勝數，於是各路軍隊一起擂鼓吶喊前進。魏軍多縱使突騎兵，各路軍隊都有些害怕。安都大怒，便脱下兜鍪，解去身上鎧甲，衹穿絳色裲襠衫，馬也去掉裝備，馳入賊人陣中。猛氣勃發，所向無敵，敢阻擋他的刀鋒的無不應刃而倒。如此衝擊多次。每一次突入，魏軍無不潰散。

魏軍將要到來的時候，方平派驛騎報告元景。當時各路軍隊糧食將盡，各自祇餘幾天的糧食。元景正催收義租，并徵集驢馬，作爲運糧之用，派軍副柳元怙挑選步兵、騎兵二千，以便救助關、陝的緊急狀况，收起鐵甲來加倍趕路，一夜便到。次日，魏軍又開城出來，在城外擺開陣

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

勢。方平等各路軍馬也都列陣。安都兼領騎兵，方平率領的全是步兵，一左一右，成互爲支持的陣勢，其他義軍并排在城的西南面布成陣列。方平對安都説："現在强勁的敵人在我們的前面，堅固的城池在我們的後邊，這是我赴死的日子了。您要是不上前，我將殺了您；我要是不上前，您就應當殺了我。"安都説："您説得對。"於是和魏兵交戰。安都忍不住心中的憤怒，橫持長矛直奔向前，被他殺傷的很多。他自己手臂流血。長矛折斷，換了一柄再次衝入敵陣，軍副譚金率騎兵隨從他奔馳。從清早戰鬥到太陽落山時候，魏軍大敗，被反手綁縛至軍營門前的有二千餘人。將領們要將這些俘虜全都殺了，元景以爲不可，便全都解開綁縛放了他們。這些魏兵都喊萬歲而離去。

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并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

當時向北侵入的各路軍中王玄謨等失敗後退，魏軍向南深入。文帝以爲元景不適宜孤軍獨進，要他暫且撤兵。各路軍隊便從湖關越過白楊嶺出至長洲，安都斷後，由宗越輔助他。法起從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合，季明也從胡谷南歸，都立了戰功回來。劉誕登城瞭望，從鞍上跳下馬來迎接元景。

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

此時魯爽向虎牢關撤退，文帝又命元景率安都等人向北出兵，魯爽失敗以後纔撤兵回來。又一次出兵向北侵入，威信著稱於國境之外。

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噪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

孝武入京討伐劉劭，以元景爲諮議參軍，配給萬人作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都隸屬於他。當時義軍船隻既小而且簡陋，恐怕水戰抵擋不住。到蕪湖，元景大喜，加倍趕路到新亭，依山建築堡壘柵欄，東西兩邊憑據險要。下令軍中説："擊鼓太多，士氣容易减退；吶喊多次，軍力容易用盡。祇要口中銜枚無聲激戰，全聽我營中鼓聲。"元景觀察到賊兵士氣衰落，便下令打開壁壘擂鼓吶喊追擊敵人，賊兵大敗逃散。劉劭又率領殘餘部隊親自前來攻打軍營，元景又一次將他打得大敗，劉劭祇是自己身免於死罷了。孝武到新亭即皇帝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不久轉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督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四州及荆州的竟陵、隨兩

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

郡各項軍事。起初，皇上在巴口，問元景平定劉劭以後有什麽要求，回答説：“希望返回故鄉。”所以有雍州刺史的授任。

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暗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

起初，臧質起義，因爲南譙王劉義宣愚昧軟弱，容易控制，想擁戴他，而暗中報告元景，讓元景率所領軍隊向西返回。元景當即拿臧質的書信呈報孝武，并説：“臧將軍一定是不知道殿下您的仗義舉措罷了，正應討伐逆賊，容不得我向西撤回。”臧質因此怨恨元景。到元景任雍州刺史，臧質擔心元景要成爲荆州、江陵的後患，因此就散布言論説朝廷武臣不宜遠出。皇上難以違背他的建議，改用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

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叛，朝廷派遣左衛將軍王玄謨去討伐他。加元景爲撫軍將軍，持節設佐官，隸屬王玄謨。後以他任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

臧質、義宣并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晋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

臧質、義宣一起反叛，王玄謨往南占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渡江占據歷陽，元景出兵駐守采石。玄謨請求增加軍隊，皇帝命令元景前進駐扎姑孰。元景派出全部精兵援助王玄謨，用瘦弱兵卒駐守采石。派出的軍隊多舉旗幟，從梁山眺望這支部隊如有數萬人，都説京都的軍隊全都到了，因此勝利。元景與沈慶之都在本來的官職上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晋安郡公。元景堅決推辭開府一職。又任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

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晋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

大明三年，任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因封在嶺南，又改封巴東郡公。又授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推辭開府一職。與沈慶之一起按照晋密陵侯鄭袤不接受司空任命的先例。

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衛都下。

大明六年，進位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堅決推辭。於是授任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在都城負責保衛。

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并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二十

孝武駕崩，元景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顔師伯一起接受皇帝的顧命輔助年幼的君主，遷任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驃騎大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給帶木劍的儀仗二十

人。固辭班劍。

人。元景堅决推辭儀仗。

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元景少年時生活貧苦，曾從京城至大雷，天色已晚，十分寒冷，頗有客居他鄉的慨嘆。岸邊有一個老人自稱善於看相，對元景説："您將要大富大貴，官至三公。"元景認爲是和他開玩笑，説："人生能免除飢餓寒冷就十分幸福了，哪裏還希望富貴。"老人説："以後您會回憶起我來。"元景到官高位尊時尋找老人，而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

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勛要多事産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

元景生長於將帥家庭，等到他進入朝廷，治理政務雖然不是他的專長，却有大度方正之美。當時在朝中的貴官顯要多置辦財産，衹有元景不經營這些。而在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子的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回元景宅中，元景發怒説："我開闢這個園地種菜，是爲了供家中食用罷了，哪是爲了拿去賣了取錢，奪取百姓的利益呀!"他把錢給了守園子的人。

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并相謂曰："今日始免横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顔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决。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怡然。

孝武皇帝嚴酷暴虐無度，元景雖然得到寵愛與優待，而常常擔心要遭遇災難。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和各位大臣没有不是叠足而立，斂氣屏聲，他們不敢私下互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都相互説："到今天纔算免於意外的災禍而死了。"義恭與義陽等各位王，元景與顔師伯等常常互相追逐聲樂暢飲，夜以繼日。前廢帝小時候便有凶殘的品性，心中總是躁亂不安，殺了戴法興以後，越來越顯得荒謬糊塗，義恭、元景憂慮害怕，便與師伯等人商量廢去前廢帝擁立義恭，正在猶豫不决時，事情被發覺了，皇帝親自率領宿衛兵出宮討伐元景等人，説是皇帝有詔書要召見元景。元景身邊的人奔走相告，説宮中警衛不同平常。元景知道大禍來臨，穿好朝服登上車子，應召出門。遇上他的弟弟車騎司馬叔仁，他身着軍服，身邊壯士數十人，想要拒絶接受皇帝詔令，元景苦苦制止他。出得巷來，衆多兵士一齊擁來，元景下車被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他的臉色顯得十分安静。

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

長子慶宗有辦事的能力，而性情和一般的人不同，孝武命元景將他送回襄陽，他在途中被賜自殺。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

仲宗、成宗、秀宗至是并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侄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蓍并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宗、成宗、秀宗到此時一起被害。元景有六個弟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侄在京城和在襄陽受難的有幾十人。元景的小兒子承宗、嗣宗的兒子柳蓍都還在胎中而得以保全生命。明帝即位，贈元景爲太尉，賜給班劍儀仗三十人，羽葆儀仗和鼓吹一部，賜謚號稱忠烈公。

柳元怙 柳光世

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晋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元景堂哥元怙，大明末年同晋安王劉子勛叛逆，事情失敗以後歸順朝廷。元景同曾祖的弟弟光世先留居鄉下，後出仕魏國任河北太守，封爲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近。崔浩被殺後，光世逃往南方。明帝時，任右衛將軍、順陽太守。他的兒子欣慰謀反，皇帝賜光世自殺。

柳世隆

世隆字彦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驎，位建威參軍事，早卒。

柳世隆字彦緒，元景之弟的兒子。他的父親柳叔宗字雙驎，任建威參軍事，早年便逝世了。

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温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

世隆年幼喪父，而堅强自立，與衆人不同。他雖是有權勢的名門子弟，却專門研究普通百姓的事業。等到長大，喜歡讀書，改變小時志向，學習彈琴，閱讀文史，言談温和柔潤。元景對他的喜愛和稱揚，和其他子弟不同。元景將世隆介紹給宋孝武帝，得到召見。孝武帝對元景説："這小孩將來又是三公中的一個。"任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任武威將軍、上庸太守。皇帝對元景説："您從前用武威的稱號作隨郡太守，現在仍然以武威將軍授任世隆，讓您族中世代不缺三公的位置。"

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并見縶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

元景被前廢帝殺了，世隆因在遠郡得以免難。泰始初年，到處反叛，世隆在上庸起兵，以響應宋明帝，被孔道存擊敗，部下逃散隱匿，道存懸賞捉拿世隆很急。軍人當中有相貌和世隆相似的，便斬了他的頭送上。當時世隆的母親郭氏妻閻氏都被拘繫在襄陽獄中，道存將送來的頭顱給她們看，世隆母親見了，悲痛的感情得到緩解，而世隆妻子閻氏則哭喊得正厲害，她私下對郭氏説："現在我們不悲痛，便會被人發覺，衹應當用極大的悲痛來掩護世隆。"而世隆最終因此免於死難。

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

後來任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成爲君子之交。多次升遷至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當時齊武帝任長史，與世隆相交很好。齊高帝圖謀據有廣陵的時候，指令武帝率兵同到京城會合。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人戒嚴等待，後來高帝没有實踐他的謀略。

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當時朝廷疑懼沈攸之，秘密地提防着他。府州的兵器，平日都有所儲備。武帝將去都城，劉懷珍告訴高帝說："夏口是軍事要衝，應當有合適的人駐守。"高帝采納了他的意見，給武帝寫信說："你已進入朝中，必須有文武兼備的人，將後方事務交待給他，世隆是合適的人選。"武帝便推薦世隆代替自己的職務。後來，世隆轉任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刺史職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

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叛，朝廷派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人領三萬人爲先鋒，又派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在後面接應他們，又派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占據魯山。沈攸之乘小船由數百人跟着在大部隊的前頭先到白螺洲住下。他坐在胡床上瞭望他的大軍，有自滿得意的神色。已到了郢州，他認爲郢州城小兵弱不值得攻占，攸之將要離去。世隆派兵在西渚挑戰，攸之果然被激怒了，日夜攻城。世隆隨機應戰，攸之的部隊全都敗退。

武帝初下，與世隆别，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内，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内外并喜。

武帝開始東下時，與世隆分别，說："沈攸之一旦叛變，即使留兵攻城，也不能倉促攻下。您在内抵抗，我在外支援，便没有什麼憂慮了。"到攸之攻城的時候，武帝派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守衛西塞，命令堅固營壘等待賊兵的疲困。又考慮到世隆守城危急，便派遣心腹胡元直奉使潛入郢城通報援軍將到的消息。因此，城裏城外都很高興。

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并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

郢城既然不能攻下，而平西將軍黄回的軍隊已到了西陽，他們乘坐三層的大艦，在艦中表演羌族、胡人的技藝，泝流而上。攸之一向對人缺乏感情，此次反叛，部下本來就迫於他的威力，所以軍隊剛從江陵出發，便已經有叛變的了，到攻打郢城不下，叛變的人便慢慢多了，攸之大

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

怒，於是一人叛逃，派十人去追拿，而派出去的人一起逃走不回。劉攘兵用箭射信入城給世隆請求投降，世隆打開城門接納他。攸之發怒，嘴裏含着鬍鬚咒駡攘兵，逮捕了攘兵哥哥的兒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殺了他們。兵士大肆逃散，世隆便派軍副劉僧驎沿路追擊他們。

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爲吴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阼，起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爲公。上手詔司徒褚彦回甚傷美之。彦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

攸之死後，徵調世隆入朝任侍中，并遷任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任吴郡太守，居母喪，天寒不穿棉衣。齊高帝即皇帝位，世隆被起用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封爲公爵。皇上下手詔給司徒褚彦回對世隆非常哀憐和贊美。彦回説："世隆侍奉陛下，在危急時能够盡忠，居喪期滿而後再仕，這都是做人的本分。忠孝二理，同一準則，朝廷給他增益榮譽，增加寵愛，足可以純化和勉勵風俗。"

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

建元二年，授任右僕射，不受任。世隆喜愛廣泛閱讀，他禀告高帝要求借閲秘閣圖書，高帝借給他二千卷。建元三年出任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

世隆善卜，别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世隆善於占卜，用龜甲分辨吉凶禍福，每占卜一次，要價多至一萬。永明初年，世隆説："永明九年我死，死後三年皇上駕崩，齊代也在此時候進入尾聲了。"世隆摒退衆人，讓典籤李黨取過筆及高齒的鞋來，在竹簾子上題道："永明十一年。"於是流着眼淚對李黨説："你能看到，我見不到了。"

還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

改任護軍，而衛軍王儉對他行下級的禮儀十分嚴謹。世隆勸阻他，王儉説："將軍您雖心存寬宏眷愛，可是對王法有什麽辦法?"他就是如此被人所敬重。

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世隆爲人清白廉潔，祇是特别好讀古書。張緒問他説："看您的行動，是要以清白的名譽留給子孫呀?"世隆回答説："除自己身體以外，還要求什麽。子孫没有才學，那就要爲他們安排府邸。要是他們有才氣學問，就不如熟知一經。"

光禄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爲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爲，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

光禄大夫韋祖征是州郡中年老而有德望的人，世隆雖已身貴名重，還是常常去拜望他。也有人勸説祖征制止世隆，回答説："司馬公的行爲，是後生法式，我哪能制止他呢?"

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興生，爲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

後來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人騷動，朝廷派遣世隆以原本的官職總督討伐蠻人的各路軍隊，并任湘州刺史，加都督。到了軍鎮，他用計謀討平了蠻人。在州上立府邸，治産業，被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參奏，皇帝詔令不予追究。

復入爲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韵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謚曰忠武。

再入朝中任尚書左僕射，不受任，便轉任尚書令。世隆年輕時候建立功名，晚年專門拿研究義理作爲自己的事業。他善於彈琴，世人稱他爲柳公雙瑣，是士人中的第一好手。他常自己説："騎馬舞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他在朝中不理公務，放下簾子彈琴，風度清朗悠遠，很得世人的稱譽。因病退位，任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逝世，詔令賜給棺木，贈司空職位，班劍儀仗二十人，謚號稱忠武。

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

世隆懂得數術，在倪塘建墓，與賓客一起到實地考察，十次有五次總是坐在同一個地方。到他逝世以後，墓工圖畫墓形，正取他坐處。

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

他撰寫的《龜經祕要》二卷，流行世間。

長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長子悦字文殊，少年時候便有清雅的情致，官任中書郎，早年逝世，謚號恭。世隆第二個兒子名惔。

柳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悦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悦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柳惔字文通，好學，工於作文，特别是懂得音律，少年時與兄長柳悦名望相等。王儉對人説："柳家兩條龍，可説是一日千里，是世間的俊才。"王儉任尚書左僕射，曾到世隆住宅訪問。世隆以爲是來拜訪他，徘徊等待了許久，到了家中，王儉衹求見柳悦和柳惔。然後派人對世隆説："賢子都有大才，他們曾有一天來看望過我，今天我特地前來還禮。如果他們再來造訪，那似乎不是出於本心，恐怕是年輕人窺探别人了。"

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韵清爽，亦屬文遒麗。"後爲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都。及難作竟以得免。

柳惔曾參與齊武帝烽火樓宴會，武帝喜歡他的詩，對豫章王蕭嶷説："柳惔不衹是風度清爽，文章也寫得遒勁美麗。"後來成了巴東王蕭子響的朋友，子響任荆州刺史，柳惔跟他到任所。子響親近小人，柳惔知道將要成爲禍患，便托言有病回京城了。到子響遭難，柳惔終免於禍患。

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建武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

梁武受命，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爲詩貽惔曰："爾實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

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四十六，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

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伎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柳惲 柳偃 柳盼

惔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經幾次升遷官至新安太守，在郡守任上因没有政績被免去職務。建武末年，任梁州、南秦二州刺史。到梁武帝起兵，柳惔在漢中起兵響應。

梁武帝即皇帝位，柳惔任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出守襄陽時，柳惔爲他餞行，武帝解下茅土和玉環送給他。天監二年元旦朝會，武帝對柳惔説："您身上佩帶的玉環是我在新亭贈送給您的嗎?"回答説："我佩帶它後，美玉感動了神明，臣要鄭重地佩帶它而不厭煩。"武帝乘此機會給他勸酒，柳惔當時没有喝完杯中的酒，武帝説："我常常拿您和劉越石比擬，你近來戒酒了嗎?"宴會結束以後，封爲曲江縣侯。武帝在宴會上作詩贈柳惔説："您實在是諸侯的冠冕，而我衹是想念您的學業文章的功力。"武帝又曾對他説："徐元瑜在嶺南違抗朝廷命令，《周書》上説父子兄弟有罪不互相牽連，我已經將徐元瑜的幾個兒子釋放了，您看怎麽樣?"柳惔説："罰罪不能牽連到後代，獎賞却可以延及到他的後人，這種善政又再現於這聖明的朝代。"當時人認爲柳惔善於言辭。

不久遷任尚書左僕射，四十六歲時在湘州刺史任上逝世，謚號穆。

柳惔度量寬宏，家中的人没有見過他有喜怒於色的。很敬重他的妻子，對她很是畏懼。他天性愛好音樂，歌女十分美麗，而他不敢稍稍注視。僕射張稷和柳惔相交密切，而爲柳惔妻賞識敬重。張稷每次到柳惔家中來，一定先給夫人問安。柳惔每次想見女樂，常常是通過張稷要求她們奏樂。奏樂時，他的妻子隔着布幔而坐着，女樂然後出來，因爲這個緣故，柳惔纔能將目光停留在女樂身上。

柳惔著有《仁政傳》和各種詩賦，略有辭采和意義。子柳昭，任中書郎，繼承父親的爵位爲曲江侯。

柳惔弟柳惲字文暢，少年時即有操行志向。喜歡學習，善於書信。與陳郡謝瀹鄰居，很得謝瀹的友愛，謝瀹説："我屋子南邊的柳郎，可以作爲儀表。"

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并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爲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杲善。每嘆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踪古烈。"

起初，劉宋時有叫嵇元榮、羊蓋的，都善於彈琴，據説他們學習的是戴安道的技法。柳惲向他們學習，柳惲特別能深究這技法的奧妙。齊時竟陵王蕭子良聽説柳惲的爲人，舉薦他爲法曹行參軍，而柳惲祇與王暕、陸杲交好。常嘆息説："王暕雖是名家，恐怕還是要牽累我了。"很爲子良賞識親近。子良曾在後園擺酒，有晉太傅謝安彈過的琴放在近旁，子良拿過來遞給柳惲，柳惲彈出雅曲調，子良説："您心靈手巧超過嵇元榮，技法高妙可趕上羊蓋，良好的品質，美妙的手藝，相信就是今夜所奏。不祇是當今可稱爲奇妙，也可以追上古人的成就。"

爲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爲征東府司馬。上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義。帝從之。徙爲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

任太子洗馬，守父喪離職，著有《述先頌》，抒寫他無窮的悲傷，文辭十分哀痛而美麗。後來試任鄱陽郡相，聽任下屬官吏爲父母盡三年喪禮，這是他在道德教化方面的建樹，他因此得到百姓稱贊。回到朝中授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到建鄴，柳惲在石頭城等候進見，武帝用他任征東府司馬。他給梁武帝寫信請求在平定建鄴城之後，首先收集圖書典籍，并且遵從漢高祖寬大的政策。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轉任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任長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人一起制定新的律令。

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柳惲性格忠貞樸素，因貴公子出身早有美名，幼年時即工於詩文，作詩説："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王蕭融見而嘆賞，於是將它寫在書房中壁間和所持白團扇上。武帝參與宴會，一定要命令柳惲吟詩。他曾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很爲武帝贊美。當時人們都共爲稱賞傳誦。

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吴興太守，爲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

歷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秘書監，右衛將軍。再任吴興太守，處理政務清静平和，官吏百姓都很懷念他。他在郡中患病，自己請求辭去職務。父老一千餘人上表請求留任，事情還没進行，他就逝世了。

初，惲父世隆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

原先，柳惲父世隆彈琴，在文士中稱第一。柳惲每次彈奏起他父親作的曲子，便常常感想思念。又將古曲全部變化譜過。有一次他作詩還没

坐客過，以箸扣之，惲驚其哀韵，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絶，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闊，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有完，用筆敲打琴弦，恰有客人經過，用筷子扣擊，柳惲驚異於那悲涼的聲音，因而創作了雅音。後人傳説用敲打方法奏琴是從此開始的。柳惲常因當時的音樂廢棄古代的方法，於是撰寫了《清調論》，體例具備。齊竟陵王有次舉行夜宴，次日早晨將要上朝進見，柳惲在夜宴上投壺梟游戲不止，停車等候甚久，進見晚到了。齊武帝責怪他們來遲了，竟陵王據實回答。武帝再讓柳惲表演一番，賜絹二十匹。柳惲曾與琅邪王蕭瞻比賽射箭，柳惲嫌作爲箭靶的皮太寬了容易射中，便摘了梅花貼在靶中的黑點上，祇要發箭一定命中，觀看的人十分驚奇。

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爲第二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卜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

梁武帝喜歡下棋，讓柳惲品定棋譜，合格的二百七十八人，分出他們的優劣，著《棊品》三卷，柳惲屬第二品。武帝對周捨説："我聽説君子不可苛求十分完備，至於像柳惲這樣的可以説是十全十美了。如果將他的才能技藝分開，足够當十個人。"柳惲著有《卜杖龜經》。他品性喜好醫術，窮盡了它的精妙。

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内史，卒。

柳惲的少子柳偃字彦游，十二歲，梁武帝召見，問他讀什麽書，回答説："《尚書》。"又問他有什麽好的句子，回答説："德祇在於好的政治，而政治在於養活百姓。"衆人都對他感到驚異。詔令娶武帝女長城公主作妻子，授駙馬都尉、都亭侯，官至鄱陽内史，逝世。

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劾免，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

柳偃子柳盼娶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授駙馬都尉。後主即皇帝位，柳盼因皇帝舅舅的身份加散騎常侍。柳盼品性愚笨，好酒，因醉酒乘馬進入殿門，被有關官員檢舉免官，死在家中。追贈侍中、中護軍。

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深被恩禮。位度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惲弟憕。

帝后從祖弟柳莊清醒警覺而有識别能力，自從柳盼逝世以後，太后家屬中祇有柳莊比較親近，并且他一向有名望，深深蒙受朝廷的恩寵禮待。官至度支尚書。陳朝滅亡以後入仕隋朝，任岐州司馬。柳惲弟柳憕。

柳憕

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

柳憕字文深，年少時有遠大的志向，喜歡玄妙之言，通曉《老》、《易》。

梁武帝舉兵至姑孰，憕與兄惲及

梁武帝起兵至姑孰，柳憕與兄柳惲以及衆多

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絶後追。當時服其善斷。

朋友在近郊迎接。當時道路仍然阻塞不通，柳憕與大家同在旅店休息飲食，又一道離開旅店，走了一里多路，柳憕說："寧可我辜負别人，不要讓别人辜負我。如果有人來追擊我們，他們便可以在此客舍休息。"於是命令隨從的人放火燒了旅舍，以便斷絶追兵。當時大家都佩服他善於決斷。

歷位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

歷官至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蕭峻齊名，都擔任中庶子的職務，當時人稱他爲方王。

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憕。帝曰："柳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政，益部懷之。憕弟忱。

後來任鎮北始興王的長史。始興王改任去鎮守益州，又聘請柳憕。皇帝說："柳憕有風度才氣，恐怕不能長久地作年少王子的臣子。"始興王請求了多次，不得已，用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柳憕在蜀郡方正恭謹地處理政事，益州的官吏都懷念他。柳憕弟是柳忱。

柳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并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

柳忱字文若，纔幾歲，父親世隆和母親閻氏同時患病，柳忱整年衣不解帶地服侍，到服喪又以哀痛聞名。

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冑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并勸同武帝，穎冑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穎冑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摇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出仕齊朝任西中郎主簿。東昏派遣巴西太守劉山陽從荆州出兵到雍州去襲擊梁武帝，西中郎長史蕭穎冑還没有拿定應變的計劃，便召見柳忱和他的親信席闡文等人夜裏來商量此事。柳忱和闡文都勸說蕭穎冑歸附武帝，穎冑聽從了他們的意見。武帝用柳忱任寧朔將軍，經多次升遷到侍中。平定郢州之後，穎冑提議將都城遷到夏口，而柳忱認爲巴峽地區還没有歸順，不應當隨便地將京城丢掉了，從而動摇人心，不願服從穎冑的提議。不久巴東的軍隊到達峽口，遷都的計議便停止了。議論此事的人認爲柳忱能够明辨時機。

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禄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

梁朝建國，柳忱被封爲州陵伯。歷任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任給事中、光禄大夫。因病重没有受命就職。逝世，謚號叫穆。

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柳忱兄弟十五人，多是少年時代就亡故了，衹有二哥柳惔、三哥柳惲、四哥柳憕和他自己，二三年間四兄弟相繼做了侍中，又都身居地方長官的位置，當時很少有人可以相比。子柳範繼承

柳慶遠　柳津　柳仲禮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内史。

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

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嘗夜火，衆并驚懼。武帝時居宫中，悉斂諸門籥，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霸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别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詠之。

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

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

了他的爵位。

柳慶遠字文和，柳元景弟弟的兒子。父親柳叔珍，義陽内史。

慶遠出仕齊朝任魏興太守，郡中遭水災，百姓要遷徙到杞城去。慶遠説："我聽説江河水漲再長不過三日，下令築土抵擋而已。"不久大水退了，百姓佩服他的判斷。

後來任襄陽縣令，梁武帝到了雍州，向京兆人杜惲尋求州府主簿，杜惲介紹慶遠，武帝説："文和此人我已知道他了，我要詢問的是我不知道的人。"於是徵用慶遠擔任别駕。慶遠對他親近的人説："天下正亂，成就霸業的大概是我的主人吧。"因而竭盡誠心協助武帝。到武帝起兵時，慶遠常在營帳之中爲主要的謀士，從軍東下，作戰時衝鋒在士兵的前面。武帝行軍，見慶遠的部隊營寨布置得嚴肅整齊，常常感嘆説："如果將領們都像柳慶遠這樣，我還有什麽憂慮。"平定建康城以後，任侍中，兼任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曾夜中失火，衆人都驚恐。當時武帝在宫中，將各宫門鑰匙集中起來，問柳侍中在哪裏。慶遠來了，武帝便將所有鑰匙都交給他，他就是這樣被武帝所信用。

梁武帝在進爵爲王建立官邸的當時，慶遠便任從事中郎。梁武帝接受禪讓即皇帝位，封慶遠爲重安侯，官至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出任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在新亭餞别慶遠，對他説："您衣錦還鄉，我没有向西的顧慮了。"原先，武帝任雍州刺史，慶遠任别駕，武帝對慶遠説："從前羊公對劉弘説，您以後定當居於我的位置。現在看您也是這樣。"後竟不到十年，而慶遠建立了軍府，談論此事的人認爲慶遠忠誠助人過於晉朝的魏詠之。

慶遠經幾次升遷至侍中、領軍將軍，賜給手杖。出任雍州刺史。慶遠再度治理本州，很能堅持高潔的節操，官吏百姓都懷念他的恩德。在雍州刺史任上逝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忠惠侯。遺體運回京都，武帝親臨他的喪禮。

原先，慶遠堂哥柳世隆曾對慶遠説："我從

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前夢見太尉賜我以褥席，我於是位次臺司，剛纔又夢見用我的座席給了你，你一定會使我們的家族光耀了。"至此，慶遠也就繼承了世隆的功業。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强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

柳慶遠子柳津，字元舉，雖然缺乏風采才華，而性格强悍耿直。有人勸他聚積圖書，他説："我常常請求道士給天神上表驅逐鬼魅，哪裏還要用那些死人的名字呢?"歷官散騎常侍，太子詹事，繼承他父親的爵位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

侯景圍攻臺城已急，武帝召見柳津詢問對策，回答説："陛下有邵陵，我有仲禮，不忠不孝，怎麼能够平定叛賊。"太清三年，城破，逝世。

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宫，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黄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

柳津子仲禮，勇力過人，少年時便有膽量和勇氣，身高八尺，眉清目秀。起初，簡文帝任雍州刺史時，柳津擔任他的長史。到簡文帝進入宫中立爲太子，柳津又成了侍從。仲禮留在襄陽，車馬、儀仗和兵士全都交給他。仲禮安撫故交舊吏，與衆人很是和好。他離家入仕先任著作佐郎，不久升遷爲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年間，西魏將軍賀拔勝領兵進逼樊城、鄧縣，仲禮出兵將他擊破。除授黄門郎，不久遷任司州刺史。梁武帝想見到他，讓畫工繪畫他的面容。

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己若也。

原先，侯景暗中圖謀反叛，仲禮先知道此事，多次請求用三萬精兵去討伐侯景，而朝廷不許可。等到侯景渡過長江，朝中民間便都希望仲禮兵來。仲禮會集雍州、司州二州的精壯兵士，同各地軍隊一起趕赴京城救援，被推舉任總督。侯景一向聽説仲禮的名字，對他很是害怕。仲禮也自認爲是當代英雄，所有將領都不如自己。

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

韋粲受到攻擊，仲禮正在吃飯，聽到消息放下筷子穿起戰袍奔馳而去，能跟上他的騎士衹有七十人。等仲禮趕到，韋粲已經失敗，仲禮便與侯景戰於青塘，將侯景打得大敗。侯景與仲禮交戰，互不認識對方。仲禮的槊正要刺到侯景身上，而賊將支伯仁從後面擊中仲禮，又砍傷了仲禮的肩膀。仲禮的馬陷於泥沼之中，賊人用槊一起刺他，騎兵將領郭山石將他救出，纔免於死。從此仲禮的豪壯氣概衰落了，不再談論作戰。神情驕傲凶狠，輕視欺凌將帥。邵陵王蕭綸也策

忿嘆，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脱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

馬來到軍營前面，而且每日必來，等待很長時間，仲禮也不接見。蕭綸既忿恨慨嘆，隔閡也就生成。仲禮又經常擺酒舉行盛大的宴會，每天效法戲人游樂，掠奪禍害百姓，污辱妃子公主。他的父親柳津入城對他説："你的君主在危難之中，你不能盡心竭力，百世以後，人們將怎樣評論你?"仲禮聽了父親的話，言談歡笑和往常一樣，淫樂不改。後來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和。侯景曾登上朱雀樓同他談話，送給他金環。仲禮自此以後便閉營不戰。軍士們天天堅决要求出戰，仲禮全都拒絶。南安侯蕭駿對他説："城池到了這樣危急的地步，都督您不再設法應付，如果城池失守，我們有什麽面目見天下義士?"仲禮没有話回答他。

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宫闕淪没，正當悉力决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

到臺城失陷，侯景假傳梁武帝的詔令使石城公大款用白虎旗調用各路援軍。仲禮召集將軍們一起計議，邵陵王以下全都到會。邵陵王説："今天，我們的性命交給將軍了。"仲禮仔細看着他却没有回答。裴之高、王僧辯説："將軍您率領百萬之衆，致使城闕淪陷，正應當全力决戰，還有什麽多説的。"仲禮最終没有説一句話，各路援軍於是相隨散去。

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乃沉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并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嘆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

當時湘東王蕭繹派遣王琳送大米二十萬石給仲禮等各路援軍，王琳到了姑孰聽説臺城已經失守，便將大米投入長江返回。仲禮和他的弟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一起打開營門投降叛賊。當時城雖失守，城外援軍很多，士兵都想盡力救助，到聽説投降，没有不嗟嘆悲憤的。評論史實的人認爲梁朝的災難始於朱异，而終於仲禮。

仲禮等入城，并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并以相付。"

仲禮等人進入城中，一道先去拜見侯景，然後纔去見武帝，武帝不跟他們説話。不久，侯景留下柳敬禮、羊鴉仁，而派遣仲禮、僧辯西上，恢復他們原來的職務。侯景在後渚設宴餞别。侯景拉着仲禮的手説："天下的事情就依靠將軍了。郢州、巴西都交付給您了。"

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

到了江陵，正遇上岳陽王蕭詧向南侵犯，湘東王用仲禮爲雍州刺史，襲擊襄陽。仲禮正要觀察二王的成敗，没有出發。到南陽被圍，情况

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强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漴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忠援之。仲禮與戰于漴頭，大敗，并弟子禮没于魏。魏相安定公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緊急，杜岸請求救援，仲禮纔用别將夏侯强任司州刺史，鎮守義陽，自己率軍前往安陸，派遣司馬康昭去竟陵討伐孫暠。孫暠捉拿魏國守邊兵士前來投降。仲禮命令他的將領王叔孫任竟陵太守，副軍馬岫任安陸太守。將妻子兒女安置在安陸，而用輕兵出至漴頭，準備襲擊襄陽。岳陽王蕭詧向魏告急，魏派大將楊忠來支援他。仲禮和楊忠在漴頭交戰，大敗，和弟子禮一起投降魏國。魏國丞相安定公用對待客人的禮節對待仲禮。西魏於是得到漢東全部土地。

柳敬禮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粗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爲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

仲禮弟敬禮，年少時以勇猛聞名。爲人粗暴而没有操行，常掠賣人口，給百姓造成痛苦，所以襄陽有《柳四郎歌》。

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

敬禮初入仕時任著作佐郎，不久升遷爲扶風太守。侯景渡江南侵，敬禮率領馬步兵三千人奔赴京城救援，到了京都，同侯景連連開戰，威名大著。

臺城陷，與兄仲禮俱見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爲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

臺城陷落，與兄仲禮一道去見侯景，侯景派仲禮治理長江上游地區，留下敬禮作爲人質，任命他爲護軍將軍。侯景在後渚餞别仲禮，敬禮對仲禮説："今日侯景來和你相會，我將他抱住，兄便可將他殺了，我雖死無恨。"仲禮認爲他語言豪壯，同意他的主意。等到飲酒過幾巡，敬禮向仲禮使眼色，仲禮見戒備甚嚴，不敢動手，終於没有成功。

會景征晋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恰當侯景征伐晋熙郡，敬禮與南康王蕭會理密謀襲擊其城，約定日子將要出發，建安侯蕭賁告發了他們，於是敬禮被侯景殺害了。敬禮臨死時説："我哥哥是一個老奴婢罷了，國敗家亡，實在是我的責任，今日就死，難道不是天命嗎?"

論曰：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

論曰：柳元景憑自己的資質行事，不祇勇武剛毅；他在朝中任職，實際上是兼行正道。終至滅族，他的遭遇是命運使然吧！柳世隆文武方面的才能功業，大概是衆望所歸了，他的子孫們受家庭傳授的功業，都説可以有所成就，而仲禮從始至終不孚人望，那原因又是什麽呢？難道正是

迹也。

應了要滅亡梁朝的天意，不然，爲什麽這樣的人而有這樣的行迹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南史　第一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页数＝８５４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３４
出版日期＝
【形态项】　８５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５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４－９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ｎ
【原书定价】　３４５．００（全二册）
下载＝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１／０４／！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８５４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５９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４－９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ｎ
【原书定价】　３４５．００（全二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南朝时代　纪传体　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南史　第一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